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中華大藏經



中華書局

漢文部分
八二

內封題簽 李一氓

裝幀設計 伍端端

中華大藏經

(漢文部分)

第八二冊

《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787×1092毫米·65磅印張·插頁2

1994年7月第1版 1994年7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720冊 定價：250元

ISBN 7—101—01299—x·B·242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

第八十二冊目錄

千字文編次 塞

一七五二 御錄經海一滴二十卷

清世宗胤禛錄

（清藏本）

序

總目

卷一

校勘記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一 三 四 一〇 一一 一二 二二 三六 四二 五三 六七 七九 九一

卷一〇

卷一一

卷一二

卷一三

卷一四

卷一五

卷一六

卷一七

卷一八

卷一九

卷二〇

一七五三

永明心賦註四卷

宋妙圓正修智覺永明壽禪

師述

（清藏本）

卷一

校勘記

卷二

校勘記

卷三

一〇六 一一九 一二七 一四一 一四八 一五六 一六七 一七六 一八四 一九五 二〇五 二一三 二二九 二三〇 二四二 二四三

2011/08

目錄

校勘記

二五四

卷四

二五五

校勘記

二六五

一七五四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十卷

宋克勤說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閱

(清藏本)

序

二六六

目錄

二六七

卷一

二八三

校勘記

二八四

卷二

三〇〇

卷三

三一二

卷四

三二五

卷五

三三六

卷六

三四七

卷七

三五七

卷八

三六八

卷九

卷一〇

三八〇

一七五五

佛祖統紀五十四卷

宋四明東湖沙門志磐撰

(明永樂南藏本)

卷首

三九三

序

三九三

通例

三九三

目錄

三九六

校勘記

四〇一

卷一

四〇一

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一

校勘記

四〇八

卷二

四〇九

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二

校勘記

四一六

卷三上

四一七

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三上

校勘記

四二七

卷三下

四二八

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三下

四二八

校勘記	四三七
卷四	
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四	四三九
校勘記	四四五
卷五	
西土二十四祖紀第二	四四六
校勘記	四五六
卷六	
東土九祖紀第三之一	四五七
校勘記	四六七
卷七	
東土九祖紀第三之二	四六八
校勘記	四七一
卷八	
興道下八祖紀第四	四七二
校勘記	四七七
卷九	
諸祖旁出世家第五之一	四七八
校勘記	四八五
卷一〇	
校勘記	四八七

諸祖旁出世家第五之二	四八七
校勘記	四九七
卷一	
諸師列傳第六之一	四九八
校勘記	五〇二
卷二	
諸師列傳第六之二	五〇四
校勘記	五〇七
卷三	
諸師列傳第六之三	五〇八
校勘記	五一二
卷四	
諸師列傳第六之四	五一三
校勘記	五一三
卷五	
諸師列傳第六之五	五一九
校勘記	五二五
卷一六	
諸師列傳第六之六	五二六
校勘記	五三六
校勘記	五三一

卷一七

諸師列傳第六之七

五三二

校勘記

五三二

卷一八

諸師列傳第六之八

五三六

校勘記

五三八

卷一九

諸師列傳第六之九

五三九

校勘記

五三九

卷二〇

諸師列傳第六之十

五四〇

校勘記

五四〇

卷二一

諸師雜傳第七

五四一

校勘記

五四一

卷二二

未詳承嗣傳第八

五四五

校勘記

五四五

卷二三

歷代傳教表第九

五四九

五五〇

校勘記

五五三

卷二四

佛祖世繫表第十

五五四

校勘記

五五四

卷二五

山家教典志第十一

五六一

校勘記

五六一

卷二六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一

五六五

校勘記

五六五

卷二七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二

五七九

校勘記

五七九

卷二八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三

五九二

校勘記

五九二

卷二九

諸宗立教志第十三

六〇二

校勘記

六〇二

卷三〇

六一一

三世出興志第十四

六一一

校勘記

六一七

卷三一

六一八

世界名體志第十五之一

六一八

校勘記

六一七

卷三二

六一八

世界名體志第十五之二

六一八

校勘記

六三三

卷三三

六三五

法門光顯志第十六

六三五

校勘記

六四二

卷三四

六四三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一

六四三

校勘記

六四七

卷三五

六四八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二

六四八

校勘記

六五二

卷三六

六五三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三

六五三

校勘記

六六四

卷三七

六六五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四

六六五

校勘記

六七一

卷三八

六七二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五

六七二

校勘記

六七八

卷三九

六七九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六

六七九

校勘記

六九二

卷四〇

六九三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七

六九三

校勘記

六九九

卷四一

七〇〇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八

七〇〇

校勘記

七〇七

卷四二

七〇八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九

七〇八

校勘記

七一八

卷四三

七一九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

七一九

校勘記

七二八

卷四四

七二九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一

七二九

校勘記

七三五

卷四五

七三六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二

七三六

校勘記

七四五

卷四六

七四六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三

七四六

校勘記

七五二

卷四七

七五三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四

七五三

校勘記

七六一

卷四八

七六二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五

七六二

校勘記

七六三

卷四九

七六四

名文光教志第十八之一

七六四

校勘記

七七二

卷五〇

七七二

名文光教志第十八之二

七七二

校勘記

七七八

卷五一

七七九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一

七七九

校勘記

七八四

卷五二

七八五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二

七八五

校勘記

七八七

卷五三

七八八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三

七八八

校勘記

七九八

卷五四

七九九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四

七九九

校勘記

八〇五

一七五六 佛祖歷代通載一——二十卷

元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

持華亭念常集

(明永樂北藏本)

卷一

八〇六

序

八〇六

凡例	八〇七
目錄	八〇八
校勘記	八一六
卷二	八一八
七佛偈	八一八
彰所知論	八一九
校勘記	八二八
卷三	八二九
盤古至周康王	八二九
校勘記	八三五
卷四	八三七
周昭王至威烈王	八三七
校勘記	八四六
卷五	八四七
周安王至東漢明帝	八四七
校勘記	八五七
卷六	八五八
東漢章帝至三國	八五八
校勘記	八七〇
卷七	八七二

西晉武帝至東晉簡文帝	八七二
校勘記	八八三
卷八	八八五
東晉孝武帝至恭帝	八八五
校勘記	八九九
卷九	九〇一
南北朝	九〇一
校勘記	九一四
卷一〇	九一五
南北朝	九一五
校勘記	九三〇
卷一一	九三二
南北朝至隋恭帝	九三二
校勘記	九四四
卷一二	九四六
唐高祖至太宗	九四六
校勘記	九五五
卷一三	九五七
唐太宗	九五七
校勘記	九六五

卷一四

唐高宗

校勘記

卷一五

唐高宗至中宗

校勘記

卷一六

唐睿宗至玄宗

校勘記

卷一七

唐玄宗至肅宗

校勘記

卷一八

唐代宗至德宗

校勘記

卷一九

唐德宗至順宗

校勘記

卷二〇

唐憲宗

九六七

九六七

九七四

九七六

九七六

九八六

九八八

九八八

九九六

九九七

九九七

一〇〇五

一〇〇六

一〇〇六

一〇一五

一〇一六

一〇一六

一〇二七

一〇二八

一〇二八

校勘記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校勘凡例

一〇三八

一〇四〇

御錄經海一滴序

見一

釋迦牟尼文佛大智慧海中緣起漚生度諸眾生今入無餘涅槃普說三藏十二分文字至爲浩瀚然佛所覺了一切諸法未說者無論其已說者自西天來至震旦僅百分之一耳然即此已來震旦者雖一經中一品一門中一法中一義一義中一句如欲詮量演布縱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寫之而不能盡雖然此三藏十二分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有言相不作無言相即世尊更歷恒河沙數劫住世轉輪更說百千萬億倍三藏十二分終不得云我佛如來曾轉法輪也如是兩邊俱不得絲毫滯著回互然則大藏經卷如何可有所揀擇耶乃朕今者萬幾餘暇隨喜敷海於般若華嚴寶積大集等經卷帙浩繁者未及遍閱但於圓覺金剛楞嚴淨名等經展誦易周者若干部每部各親錄數十則其義何居曰無量無邊差別佛事皆不離無相真心而有即卷常舒如來於一言語中演出無邊契經海即舒常卷一切

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是以如網有網提之則孔孔皆正如衣有領牽之則縷縷俱來夫金剛經有演四句偈之說佛口親宣也大般若經六百卷而以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二百六十字撮其指要舉彼例此何妨向眾寶內探如意珠於羣藥中取阿陀妙固可從本得柯從柯得條從條得枝從枝得葉矣唯夫三藏十二分並入無相三昧演廣非多此是一中之多標略非一此是多中之一有說亦得此是默中說無說亦得此是說中默昔如來以不說說故四十九年未嘗轉法輪迦葉以不聞聞故畢鉢巖中無人聚會而三藏十二分不曾著一字朕今以不揀擇揀擇故所採所錄不獨震旦經藏未嘗缺遺一言一句即西天未來古佛未說者亦復不增不減無欠無餘焉夫五千教典屢說降魔而不二心宗本自無諍佛魔對待我人之見刺橫生邪正分疆法執之情塵宛立如來的旨夫豈其然觀夫經中所載羣魔外道當其一承佛語率多立時皈依願爲弟子然則佛之降

魔祗與古德爲人無異不過教化羣迷同證無生豈其執已爲正簡他爲邪種種我相人相如此爲佛如彼爲魔而存佛見法見哉蓋佛界無量而魔界一如佛界以無量智海無邊而迷雲一如智海以無邊我佛如來具正徧知正如日照中天徧知如澤潤大地如是無量無邊魔界迷雲如來悉知悉見爲諸眾生一一破除咸歸無上正覺永不入於魔罣凡諸問答皆屬一期方便之門不持所問之答爲佛所開示眾生即所答之問亦乃佛所幻化敷宣無非析理分條窮業識之萬變發矇振聵燭深覆之羣幽萬派千支滔天濁浪入覺海而無波不息千回百折長夜昏衢昇慧日而有暗皆消唯其眾生多病是以醫王多藥其問也列千千之病狀其答也示一一之良方迨其藥病雙消法爾問答俱寂所爲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以八萬四千塵勞門作八萬四千功德藏以無自性真實法自證即以無自性真實法爲人四十九年因此一大事出世故曰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

真若謂釋迦牟尼佛能令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悉皆摧伏由於辨才無礙者不特是非未泯猶然背覺合塵者所不必論即經毫許佛魔之見未消而以辨才無礙讚歎三藏十二分是人即為不能解佛所說義此經云何受汝讚歎經不云乎不著世間如蓮花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量礙稽首如空無所依夫此性經真空性空真經清淨本然周遍法界學人安得妄以識心分別作實事實境會哉況實事實境即非實事實境而非實事實境即是實事實境歷歷文加重重無盡斯皆實語如語述佛真文非學者言思之所可明唯達人親證方自了耳永明云以聖言為定量邪偽難移用至教為指南依憑有據故師所作宗鏡錄廣引羣經備彰佛意乃尚有魔民弘忍輩斥師為義解沙門謂法眼宗由此而衰其罪與謗三藏經文無異定隨無間地獄夫船筏以渡迷津之者導師為引失路之人若其生而知之未嘗迷則無文無字與恒沙文字一道齊平并不得有同異總別

成壞之相又有何義解非義解之別若有一絲未盡則所以淨此一絲者豈得不藉如來善能分別諸相於第一義而不動之大智慧光大威神力乎又况躑躅於情塵識浪之中傍徨於聖果凡因之際不以佛祖如語實語導入此宗轉用何等法門為人乃可宗鏡錄者全引佛經錄其綱骨不特是三藏十二分之旨併且是三藏十二分之語若謂宗鏡錄是義解者則佛之三藏十二分盡是義解矣且世間凡有一文一字一點一畫皆是義解又何者為非義解耶必擊拳豎拂揚眉瞬目胡喝亂棒方非義解乎若作如是會則是義解之尤更且無義可解同於狂癡耳况從上宗師為人語句亦不過是經典中片語單詞取以為人逗機應節何嘗離經一字乃片語單詞則謂非義解整重全偈即斥為義解可乎既此是義解則古今宗徒又何得上堂說法豈此等野狐亂統即非義解而我佛如來所說之微妙法趣廣大法門轉皆義解耶永明之意謂上上根人目宗之一字即入如來

大智慧海何必更問諸餘若因法利無邊廣欲為人普說則龍宮寶藏鷲嶺金文皆同一際總無異旨非略非詳不多不一是以錄茲百卷凡欲學人從此入於五千教典也末世僧徒多愚少慧於此百卷猶復意恣情煩千有餘年無人知其最尊最上迺者朕為刊十存二錄其大綱所以俯徇機宜引入人勝蓋永明以宗鏡為大藏之嚮導朕又以宗鏡大綱之書為宗鏡錄之嚮導耳節錄宗鏡之後因而泛覽經文下與未來眾生同一傾心悲仰上與過去諸佛同一化建無門爰思五千教典廣博無涯目覽心周實為不易乃推廣永明纂集宗鏡之心即用朕前此節錄大綱之例親御丹鉛隨披隨錄既以受持讀誦即刊刻頒行導引羣生入於如來普光明藏大智度海凡以人之根利根鈍不同樂簡樂繁各別欲探堂奧往往之逸於門庭未觀本原勢必難尋其枝葉今者標茲甚深妙義聽其文勢不全則務多之者既欲上藥而化凝酥執總之人復探宏綱而思細目庶幾學人

由此知闍三藏十二分而非朕於三藏十二分有取有舍也朕於宗乘實有所見而無疑至於教典向來從未研究然了知既悟之人根本教乘一貫若不與佛口相應設使妙證亦非究竟不見達摩直指人心傳此教外別傳而今以楞伽為印證乎且迦葉阿難馬鳴龍樹並是西天四七中教外別傳之祖乃種種諸經皆迦葉今阿難述其所聞於我佛如來者如是迨後馬鳴龍樹如佛之心復造種種諸論何有一經一論不出宗門祖師之所紹述若執宗徒水母借鰓為眼之謂則皆屬自相矛盾乎只緣未了自心隨文起執恐違教意是以為人簡文字令其自證簡文字非是簡教亦即是明教簡亦是教如何因簡議教若既分明自證法爾須明佛語印可自心

何得偏生局且惟懼多聞若於未證之時因詮得旨不作心境對治直了佛心則有何過學者如欲廣覽靈文既可於是先窺其奧闢如欲直探驪頤更可從茲即屆於寶城但莫執義上之文隨語生解要須探詮下之旨契

會本宗言言冥合真心一一消歸自己將積此眾微定到須彌之高廣且舉斯一滴已同渤澥之清涼矣是為序

雍正十三年乙卯二月十五日

御錄經海一滴總目

- 卷之一 金剛經
- 卷之二 楞嚴經
- 卷之三 維摩經
- 卷之四 文殊說般若經
- 卷之五 仁王護國經

思益經

卷之六

菴提遮女經

卷之七

入法界體性經

善住意所問經

卷之八

金剛手經

卷之九

解深密經

卷之十

持世經

卷之十一

心地觀經

卷之十二

妙法蓮華經

卷十三之二十

涅槃經

淨口真言 唵舒嚕的薩嗎哩的噠哩呢吽哈

一心頂禮

南無大慈悲父本師釋迦牟尼文佛世尊

自歸依佛

南無十方三世常住佛

自歸依法

南無十方三世常住法

自歸依僧

南無十方三世常住僧

無上甚深微妙法

願得見聞受持者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一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如是我聞一時娑伽婆入於神通大光明藏

三昧正受一切如來光嚴住持是諸眾生清

淨覺地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

隨順於不二境現諸淨土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善男子無上

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流出一切清

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蜜教授菩薩一切

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

明方成佛道云何無明善男子一切眾生從

無始來種種顛倒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妄認

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譬彼病

目見空中華及第二月善男子空實無華病

者妄執由妄執故非唯惑此虛空自性亦復

迷彼實華生處由此妄有輪轉生死故名無

明善男子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

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如眾空華滅於

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故

一切眾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說名輪

轉生死善男子如來因地修圓覺者知是空

華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無

本性無故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虛空者明

空華相亦不可說無知覺性有無俱遣是則

名為淨覺隨順何以故虛空性故常不動故

如來藏中無起滅故無知見故如法界性究

竟圓滿徧十方故是則名為因地法行菩薩

因此於大乘中發清淨心末世眾生依此修

行不墮邪見

爾時世尊告普賢菩薩言善男子一切眾生

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猶如空華從

空而有幻華雖滅空性不壞眾生幻心還依

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依幻說覺亦名為

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

是故幻滅名為不動善男子一切菩薩及末

世眾生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 知

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

爾時世尊告普賢菩薩言善男子此虛妄心

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

中緣塵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善男

子彼之眾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

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

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善男子當知身

心皆為幻垢垢相永滅十方清淨善男子譬

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諸愚

癡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善男子圓覺淨性

現於身心隨類各應彼愚癡者說淨圓覺實

有如是身心自相亦復如是由此不能遠於

幻化是故我說身心幻垢對離幻垢說名菩

薩垢盡對除即無對垢及說名者 證得諸

幻滅影像故爾時便得無方清淨無邊虛空
覺所顯發覺圓明故顯心清淨心清淨故見
塵清淨見清淨故眼根清淨根清淨故眼識
清淨識清淨故聞塵清淨聞清淨故耳根清
淨根清淨故耳識清淨識清淨故覺塵清淨
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善男子根清
淨故色塵清淨色清淨故聲塵清淨香味觸
法亦復如是善男子六塵清淨故地大清淨
地清淨故水大清淨火大風大亦復如是善
男子四大清淨故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
清淨彼清淨故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佛
十八不共法三十七助道品清淨如是乃至
八萬四千陀羅尼門一切清淨善男子一切
實相性清淨故一身清淨一身清淨故多身
清淨多身清淨故如是乃至十方衆生圓覺
清淨善男子一世界清淨故多世界清淨多
世界清淨故如是乃至盡於虛空圓裹三世
一切平等清淨不動善男子虛空如是平等
不動當知覺性平等不動四大不動故當知
覺性平等不動如是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

門平等不動當知覺性平等不動善男子覺
性徧滿清淨不動圓無際故當知六根徧滿
法界根徧滿故當知六塵徧滿法界塵徧滿
故當知四大徧滿法界如是乃至陀羅尼門
徧滿法界善男子由彼妙覺性徧滿故根性
塵性無壞無雜根塵無壞故如是乃至陀羅
尼門無壞無雜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徧
滿無壞無雜善男子覺成就故當知菩薩不
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受涅槃修
習此心得成就者於此無修亦無成就圓覺
普照寂滅無二於中百千萬億阿僧祇不可
說恒河沙諸佛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不
即不離無縛無脫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生死
涅槃猶如昨夢善男子如昨夢故當知生死
及與涅槃無起無滅無來無去其所證者無
得無失無取無捨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
無滅於此證中無能無所畢竟無證亦無證
者一切法性平等不壞善男子彼諸菩薩如
是修行如是漸次如是思惟如是住持如是
方便如是開悟求如是法亦不迷悶

爾時世尊告金剛藏菩薩言善男子一切世
界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
循環往復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
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
是處譬如動目能搖湛水又如定眼由迴轉
火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亦復如是善男子諸
旋未息彼物先住尚不可得何況輪轉生死
垢心曾未清淨觀佛圓覺而不旋復是故汝
等便生三惑善男子譬如幻翳妄見空華幻
翳若除不可說言此翳已滅何時更起一切
諸翳何以故翳華二法非相待故亦如空華
滅於空時不可說言虛空何時更起空華何
以故空本無華非起滅故生死涅槃同於起
滅妙覺圓照離於華翳善男子當知虛空非
是暫有亦非暫無况復如來圓覺隨順而爲
虛空平等本性善男子如銷金鑛金非銷有
既已成金不重爲鑛經無窮時金性不壞不
應說言本非成就如來圓覺亦復如是善男
子一切如來妙圓覺心本無菩提及與涅槃
亦無成佛及不成佛無妄輪迴及非輪迴善

男子但諸聲聞所圍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何況能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是故我說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先斷無始輪迴根本善男子

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已如空華用此思惟辨於佛境猶如空華復結空果展轉妄想無有是處善男子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

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言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愛欲為因愛命為果由於欲境起諸違順境背愛心而生憎嫉造種種業是故復生地獄餓鬼知欲可厭愛厭業道捨惡樂善復現天人又知諸愛可厭惡故棄愛樂捨還滋愛本便現有為為增上善果皆輪迴故不成聖道是故眾生欲脫生死免諸輪迴先斷貪欲及除愛渴 若諸末世一切眾生欲泛如來大圓覺海先當發願勤斷二障二障已伏即能悟

入菩薩境界若事理障已永斷滅即入如來微妙圓覺滿足菩提及大涅槃

爾時世尊告清淨慧菩薩言善男子圓覺自性非性有循諸性起無取無證於實相中實無菩薩及諸眾生何以故菩薩眾生皆是

幻化幻化滅故無取證者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眾生迷倒未能除滅一切幻化於滅未滅妄功用中便顯差別若得如來寂滅隨順實無寂滅及寂滅者 善男子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念無非解

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為般若菩薩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無明真如無異境界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眾生國土同一法性地獄天堂皆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隨順覺性善男子但諸菩薩及末世眾生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彼諸眾生聞是法門信解受持不生驚畏是則名為隨順覺性善

男子汝等當知如是眾生已曾供養百千萬億恒河沙諸佛及大菩薩植眾德本佛說是人名為成就一切種智

爾時世尊告威德自在菩薩言善男子無上妙覺徧諸十方出生如來與一切法同體平等於諸修行實無有二方便隨順其數無量圓攝所歸循性差別當有三種 善男子若諸菩薩悟淨圓覺以淨覺心取靜為行由澄諸念覺識煩動靜慧發生身心客塵從此永滅便能內發寂靜輕安由寂靜故十方世界

諸如來心中顯現如鏡中像此方便者名奢摩他 善男子若諸菩薩悟淨圓覺以淨覺心知覺心性及其根塵皆因幻化即起諸幻以除幻者變化諸幻而開幻眾由起幻故便能內發大悲輕安一切菩薩從此起行漸次增進彼觀幻者非同幻故非同幻觀皆是幻故幻相永離是諸菩薩所圓妙行如土長苗此方便者名三摩鉢提 善男子若諸菩薩悟淨圓覺以淨覺心不取幻化及諸靜相了知身心皆為罣礙無知覺明不依諸礙永

得超過礙無礙境受用世界及與身心相在塵域如器中鏗聲出於外煩惱涅槃不相留礙便能內發寂滅輕安妙覺隨順寂滅境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眾生壽命皆爲浮想此方便者名爲禪那 善男子此三法門皆是圓覺親近隨順十方如來因此成佛十方菩薩種種方便一切同異皆依如是三種事業若得圓證即成圓覺 若諸菩薩以圓覺慧圓合一切於諸性相無離覺性此菩薩者名爲圓修三種自性清淨隨順

爾時世尊告淨諸菩薩言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來妄想執有我人眾生及與壽命認四顛倒爲實我體由此便生憎愛二境於虛妄體重執虛妄二妄相依生妄業道有妄業故妄見流轉厭流轉者妄見涅槃由此不能入清淨覺非覺遠拒諸能入者有諸能入非覺入故是故動念及與息念皆歸迷悶 善男子云何我相謂諸眾生心所證者譬如有人百骸調適忽忘我身攝養乖方微加針艾則知有我故證取方現我體善男子

其心乃至證於如來畢竟了知清淨涅槃皆是我相善男子云何人相謂諸眾生心悟證者善男子悟有我者不復認我所悟非我悟亦如是悟已起過一切證者悉爲人相其心乃至圓悟涅槃俱是我者心存少悟備彈證

十一

理皆名人相善男子云何眾生相謂諸眾生心自證悟所不及者善男子譬如有人作如是言我是眾生則知彼人說眾生者非我非彼云何非我我是眾生則非是我云何非彼我是眾生非彼我故善男子但諸眾生了證了悟皆爲我人而我人相所不及者存有所了名眾生相善男子云何壽命相謂諸眾生心照清淨覺所了者一切業智所不自見猶如命根善男子若心照見一切覺者皆爲塵垢覺所覺者不離塵故如湯消冰無別有冰知冰消者存我覺我亦復如是善男子末世眾生不了四相雖經多劫勤苦修道但名有爲終不能成一切聖果 何以故認一切我爲涅槃故有證有悟名成就故譬如有人認賊爲子其家財寶終不成就有我愛者亦愛

涅槃伏我愛根爲涅槃相名不解脫云何當知法不解脫善男子彼末世眾生習菩提者以已微證爲自清淨猶未能盡我相根本若復有人讚歎彼法即生歡喜便欲濟度若復誹謗彼所得者便生瞋恨則知我相堅固執

十二

持潛伏藏識遊戲諸根曾不間斷善男子彼修道者不除我相是故不能入清淨覺 善男子末世眾生說病爲法是故名爲可憐憫者雖勤精進增益諸病末世眾生不了四相以如來解及所行處爲自修行終不成就或有眾生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見勝進者心生嫉妬由彼眾生未斷我愛是故不能入清淨覺善男子末世眾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唯益多聞增長我見但當精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今斷貪瞋愛慢諂曲嫉妬對境不生彼我恩愛一切寂滅佛說是人漸次成就求善知識不墮邪見若於所求別生憎愛則不能入清淨覺海 爾時世尊告善覺菩薩言善男子末世眾生將發大心求善知識欲修行者當求一切正

知見人心不住相不著聲聞緣覺境界雖現塵勞心恒清淨示有諸過讚歎梵行不令眾生入不律儀求如是人即得成就三藐三菩提末世眾生見如是人應當供養不惜身命彼善知識四威儀中常現清淨乃至示現種種過患心無憍慢於彼善友不起惡念即能究竟成就正覺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善男子彼善知識所證妙法應離四病云何四病一者作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作得故說名為病二者任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不斷生死不求涅槃涅槃生死無起滅念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任有故說名為病三者止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自心永息諸念得一性寂然平等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止合故說名為病四者滅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永斷一切煩惱身心畢竟空無所有何况根塵虛妄境界一切永寂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寂相故說名為病離四病者則知清淨作是觀者名

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善男子末世眾生欲求圓覺應當發心作如是言盡於虛空一切眾生我皆今入究竟圓覺於圓覺中無取覺者除彼我人一切諸相如是發心不墮邪見

爾時世尊告賢善首菩薩言善男子是經百千萬億恒河沙諸佛所說三世如來之所守護十方菩薩之所歸依十二部經清淨眼目是經唯顯如來境界唯佛如來能盡宣說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依此修行漸次增進

至於佛地善男子是經名為頓教大乘頓機眾生從此開悟亦攝漸修一切羣品 若復有人聞此經名信心不感當知是人非於一佛二佛種種福慧如是乃至盡恒河沙一切佛所種諸善根聞此經教汝善男子當護末世是修行者無令惡魔及諸外道惱其身心今生退屈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佛言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人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少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如來悉知悉見 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

法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二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否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否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爲有佛若尊重弟子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否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則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 佛告須

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爲非住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生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爲發大乘者說爲發最上乘者說 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爲人解說 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須

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否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爲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 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衆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衆生如來度者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衆生壽

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否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 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

無所去故名如來 如來說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一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二十卷。無校。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萬行首楞嚴經

爾時阿難殷勤啓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
 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 世尊在大衆
 中舒金色臂摩阿難頂告示阿難及諸大衆
 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
 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汝今諦聽 阿
 難汝等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
 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
 想不真故有輪轉 汝今欲研無上菩提真
 發明性應當真心酬我所問十方如來同一
 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
 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阿難當汝
 發心由目覩見如來勝相心生愛樂吾今問
 汝惟心與目今何所在阿難白佛言世尊我
 今觀此浮根四塵祇在我面如是識心實居
 身內佛告阿難汝之心靈一切明了若汝現
 前所明了心實在身內爾時先合了知內身
 縱不能見心肝脾胃爪生髮長筋轉脈搖誠
 合明了如何不知是故應知心在身內無有

是處 阿難言我聞如來如是法音悟知我
 心實居身外佛告阿難若汝覺了知見之心
 實在身外身心相外自不相于則心所知身
 不能覺覺在身際心不能知我今示汝兜羅
 綿手汝眼見時心分別不阿難答言如是世
 尊佛言若相知者云何在是外是故應知心在
 身外無有是處 阿難言如佛所言不見內
 故不居身內身心相知不相離故不在身外
 我今思惟潛伏根裏猶如有人取琉璃椀合
 其兩眼雖有物合而不留礙彼根隨見隨即
 分別佛告阿難如汝所言潛根內者猶如琉
 璃彼人當以琉璃籠眼當見山河見琉璃不
 世尊是人當以琉璃籠眼實見琉璃佛言汝
 心若同琉璃合者當見山河何不見眼若見
 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隨若不能見云何說
 言此了知心潛_{見二}在根內如琉璃合是故應知
 汝言覺了能知之心潛伏根裏無有是處
 阿難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是衆生身
 腑臟在中竅穴居外有藏則暗有竅則明今
 我對佛開眼見明名為見外閉眼見暗名為

見內是義云何佛告阿難汝當閉眼見暗之
 時此暗境界為與眼對為不對眼若與眼對
 暗在眼前云何成內若不對者云何成見是
 故應知汝言見暗名見內者無有是處 阿
 難言我嘗聞佛開示四衆由心生故種種法
 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我今思惟隨所合處
 心則隨有亦非內外中間三處佛告阿難汝
 今說言由法生故種種心生隨所合處心隨
 有者是心無體則無所合若有體者為復一
 體為有多體若一體者則汝以手捏一支時
 四支應覺若感覺者捏應無在若捏有所一
 體不成若多體者則成多人何體為汝是故
 應知隨所合處心則隨有無有是處 阿難
 言如世尊言眼色為緣生於眼識眼有分別
 色塵無知識生其中則為心在佛言汝心若
 在根塵之中此之心體為復兼二為不兼二
 若兼二者物體雜亂物非體知成敵兩立云
 何為中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即無體性中何
 為相是故應知當在中間無有是處 阿難
 言我昔見佛與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常言覺

知分別心性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則我無著名爲心不佛告阿難汝言覺知分別心性俱無在者諸所物象名爲一切汝不著者爲在爲無無則同於龜毛兔角云何不著有不著者不可名無無相則無非無即相相有則在云何無若是故應知一切無著名覺知心無有是處爾時阿難即從座起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我是如來最小之弟蒙佛慈愛雖今出家猶恃憐憐所以多聞未得無漏當由不知真際所詣惟願世尊大慈悲愍闡示我等奢摩他路

佛告阿難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又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

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

爾時世尊闡示阿難及諸大眾欲令心入無生法忍於師子座摩阿難頂而告之言如來常說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阿難若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葉縷結詰其根元咸有體性縱令虛空亦有名貌何況清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而自無體若汝執悟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爲心者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別有全性如汝今者承聽我法此則因聲而有分別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閉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我非勅汝執爲非心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真汝心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斷滅其誰修證無生法忍於是如來普告大眾若復眾生以搖動者名之爲塵以不住者名之爲客汝觀阿難頭自動搖見無所動又汝觀我手自開合見無舒卷云何汝今以動爲身以動爲境從始洎終

念念生滅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性心失真認物爲已輪迴是中自取流轉

佛與慈悲哀愍阿難及諸大眾發海潮音徧告同會諸善男子我常說言色心諸緣及心所使諸所緣法惟心所現汝身汝心皆是妙

見二

五

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云何汝等遺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認悟中迷晦昧爲空空晦暗中結暗爲色色雜妄想相爲身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爲心性一迷爲心決定感爲色身之內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惟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汝等即是迷中倍人如來說爲可憐愍者 佛告阿難且汝見我見精明元此見雖非妙精明心如第二月非是月影汝應諦聽今當示汝無所還地阿難此大講堂洞開東方日輪升天則有明耀中夜黑月雲霧晦暝則復昏暗戶牖之隙則復見通牆宇之間則復觀塵分別之處則復見緣頑虛之中遍是空性鬱埒之象則紆昏塵澄霽欽氛又觀清

淨阿難汝咸看此諸變化相吾今各還本所
因處阿難此諸變化明還日輪何以故無日
不明明因屬日是故還日暗還黑月通還戶
牖墜還牆宇綠還分別頑虛還空鬱埽還塵
清明還霽則諸世間一切所有不出斯類汝

見八種見精明性當欲誰還何以故若還於
明則不明時無復見暗雖明暗等種種差別
見無差別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
汝而誰則知汝心本妙明淨汝自迷悶喪本
受輪於生死中常被漂溺是故如來名可憐
愍 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迷已為物失於本
心為物所轉故於是中觀大觀小若能轉物
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於一毛端徧
能含受十方國土

佛告文殊及諸大眾十方如來及大菩薩於
其自住三摩地中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
空華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
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文殊吾今問汝如汝
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為無文殊文殊言
如見世尊我真正文殊無是文殊何以故若有

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
無是非二相佛言此見妙明與諸空塵亦復
如是本是妙明無上菩提淨圓真心妄為色
空及與聞見如第二月誰為是月又誰非月
文殊但一月真中間自無是月非月

阿難白佛言世尊亦曾於楞伽山為大慧等
敷演斯義彼外道等常說自然我說因緣非
彼境界我今觀此覺性自然非生非滅似非
因緣云何開示不入羣邪佛告阿難我今如
是開示方便真實告汝汝猶未悟惑為自然
阿難若必自然自須甄明有自然體汝且觀
此妙明見中以何為自此見為復以明為自
以暗為自以空為自以塞為自阿難若明為
自應不見暗若復以空為自體者應不見塞
如是乃至諸暗等相以為自者則於明時見
性斷滅云何見明阿難汝言因緣吾復問汝
汝今因見見性現前此見為復因明有見因
暗有見因空有見因塞有見阿難若因明有
應不見暗如因暗有應不見明如是乃至因
空因塞同於明暗復次阿難此見又復緣明

有見緣暗有見緣空有見緣塞有見阿難若
緣空有應不見塞若緣塞有應不見空如是
乃至緣明緣暗同於空塞當知如是精覺妙
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無非非非
無是非是離一切相即一切法汝今云何於

中措心以諸世間戲論名相而得分別如以
手掌撮摩虛空祇益自勞虛空云何隨汝執
捉是故阿難汝今當知見明之時見非是明
見暗之時見非是暗見空之時見非是空見
塞之時見非是塞四義成就汝復應知見見
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云何復
說因緣自然及和合相 若能遠離諸和合
緣及不和合則復滅除諸生死因圓滿菩提
不生滅性清淨本心本覺常住阿難汝猶未
明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
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妙覺明體如是乃至五
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
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滅不能知生滅去
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真如性
性真常中未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

阿難譬如有人以清淨目觀精明空惟一睛
虛過無所有其人無故不動目睛睇以發勞
則於虛空別見狂華復有一切狂亂非相色
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譬如有人手足宴安百骸調適忽如志
生性無違順其人無故以二手掌於空相摩
於二手中妄生澀滑冷熱諸相受陰當知亦
復如是

阿難譬如有人談說昨梅口中水出思踊懸
崖足心酸澀想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譬如瀑流波浪相續前際後際不相踰
越行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譬如有人取頻伽瓶塞其兩孔滿中擊
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識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來常說和合因緣一切
世間種種變化皆因四大和合發明云何如
來因緣自然二俱排擯我今不知斯義所屬
惟垂哀愍開示眾生中道了義無戲論法爾
時世尊告阿難言汝先厭離聲聞緣覺諸小
乘法發心勤求無上菩提故我今時為汝開

示第一義諦如何復將世間戲論妄想因緣
而自纏繞汝雖多聞如說華人真華現前不
能分別如來說為真可憐愍汝今諦聽吾當
為汝分別開示亦令當來修大乘者達達實
相阿難默然承佛聖旨阿難如汝所言四大

和合發明世間種種變化阿難若彼大性體
非和合則不能與諸大雜和猶如虛空不和
諸色若和合者同於變化始終相成生滅相
續生死生生死死如旋火輪未有休息
阿難如水成冰冰還成水汝觀地性麤為大

地細為微塵至隣虛塵析彼極微色邊際相
七分所成更析隣虛即實空性阿難若此隣
虛析成虛空當知虛空出生色相汝今問言
由和合故出生世間諸變化相汝且觀此一
鄰虛塵用幾虛空和合而有不應鄰虛合成
鄰虛又鄰虛塵析入空者用幾色相合成虛
空若色合時合色非空若空合時合空非色
色猶可析空云何合汝元不知如來藏中性
色真空性空真色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眾
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世間無知惑為因

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
都無實義

佛言富樓那如汝所言清淨本然云何忽生
山河大地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本
覺明妙富樓那言唯然世尊我常聞佛宣說
斯義佛言汝稱覺明為復性明稱名為覺為
覺不明稱為明覺富樓那言若此不明名為
覺者則無所明佛言若無所明則無明覺有
所非覺無所非明無明又非覺湛明性性覺
必明妄為明覺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既妄
立生汝妄能 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
異因異立同同異發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
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
是引起塵勞煩惱 富樓那言若此妙覺本
妙覺明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
大地諸有為相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大
地有為習漏何當復生佛告富樓那譬如迷
人於一聚落惑南為北此迷為復因迷而有
因悟所出富樓那言如是迷人亦不因迷又
不因悟何以故迷本無根云何因迷悟非生

迷云何因悟佛言彼之迷人正在迷時條有
悟人指示令悟富樓那於意云何此人縱迷
於此聚落更生迷不也世尊富樓那十方
如來亦復如是此迷無本性畢竟空昔本無
迷似有迷覺覺迷迷滅覺不生迷亦如病人

見空中華翳病若除華於空滅忽有愚人於
彼空華所滅空地待華更生汝觀是人為愚
為慧富樓那言空元無華妄見生滅見華滅
空已是顛倒教今更出斯實狂癡云何更名
如是狂人為愚為慧佛言如汝所解云何問

言諸佛如來妙覺明空何嘗更出山河大地
又如金鐵雜於精金其金一純更不成雜如
木成灰不重為木諸佛如來菩提涅槃亦復
如是 富樓那又汝問言地水火風本性圓
融周徧法界疑水火性不相凌滅又微虛空

及諸大地俱徧法界不合相容富樓那譬如
虛空體非羣相而不拒彼諸相發揮 富樓
那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
隨為色空周徧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澄日
明雲暗眾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

間相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
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為無量
無量為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
十方界身舍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
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滅塵合覺故發真

如妙覺明性而如來藏本妙圓心非心非空
非地非水非風非火非眼非耳鼻舌身意非
色非聲香味觸法如是乃至非大涅槃非常
非樂非我非淨以是俱非世出世故即如來
藏元明心妙即心即空即地即水即風即火
即眼即耳鼻舌身意即色即聲香味觸法如

是乃至即大涅槃即常即樂即我即淨以是
俱即世出世故即如來藏妙明心元離即離
非是即非即 譬如琴瑟笙篳琵琶雖有妙
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汝與眾生亦復如是
寶覺真心各各圓滿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

暫舉心塵勞先起由不勤求無上學道愛念
小乘得少為足富樓那言我與如來寶覺圓
明真妙淨心無二圓滿而我昔遭無始妄想
久在輪迴今得聖乘猶未究竟世尊諸妄一

切圓滅獨妙真常敢問如來一切眾生何因
有妄自蔽妙明受此淪溺佛告富樓那汝雖
險疑餘惑未盡吾以世間現前諸事今復問
汝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
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已頭不

見面目以為魑魅無狀狂走於意云何此人
何因無故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
故佛言妙覺明圓本圓明妙既稱為妄云何
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諸妄想展轉相
因從迷積迷以歷塵劫雖佛發明猶不能返

如是迷因因迷自有識迷無因妄無所依尚
無有生欲何為滅得菩提者如寤時人說夢
中事心縱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况復無
因本無所有如彼城中演若達多豈有因緣
自怖頭走忽然狂歇頭非外得縱未歇狂亦

何遺失富樓那妄性如是因何為在汝但不
隨三種相續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則汝心中
狂性自歇歇即菩提不從人得 譬如有人
於自衣中繫如意珠不自覺知竊露他方乞
食馳走雖實貧窮珠不曾失忽有智者指示

其珠所願從心致大饒富方悟神珠非從外得

佛告阿難即如城中演若達多狂性因緣若得滅除則不狂性自然而出因緣自然理窮於是 若悟本頭識知狂走因緣自然俱為

戲論是故我言三緣斷故即菩提心菩提心生滅心滅此但生滅滅生俱盡無功用道

若有自然如是則明自然心生滅心滅此亦生滅無生滅者名為自然猶如世間諸相

雜和成一體者名和合性非和合者稱本然性本然非然和合非合然俱離離合俱非

此句方名無戲論法菩提涅槃尚在遙遠非汝歷劫辛勤修證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

部經清淨妙理如恒河沙只益戲論 今汝且觀現前六根為一為六阿難若言一者耳

何不見目何不開頭奚不履足奚無語若此六根決定成六如我今會與汝宣揚微妙法

門汝之六根誰來領受阿難言我用耳聞佛言汝耳自聞何關身口口來問義身起欽承是故應知非一終六非六終一終不汝根元

一元六阿難當知是根非一非六由無始來顛倒淪替故於圓湛一六義生汝須陀洹雖得六銷猶未亡一如太虛空叅合羣器由器

形異名之異空除器觀空說空為一彼太虛空云何為汝成同不同何況更名是一非一

則汝了知六受用根亦復如是 汝但不循動靜合離恬變通塞生滅明暗如是十二諸

有為相隨拔一根脫粘內伏伏歸元真發本明耀耀性發明諸餘五粘應拔圓脫不由前

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為用 阿難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

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銷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阿難如彼世人聚見

於眼若令急合暗相現前六根黯然頭足相類彼人以手循體外繞彼雖不見頭足一辨

知覺是同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根塵既銷云何覺明不成

圓妙 以諸眾生從無始來循諸色聲逐念流轉曾不開悟性淨妙常不循所常逐諸生滅由是生生雜染流轉若棄生滅守於真常

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銷落想相為塵識情為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汝欲識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汝復

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根塵同源縛脫無二

識性虛妄猶如空華阿難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是故汝今知見立知

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真性有為空 緣生故如幻 無為無起滅 不實如空華 言妄顯諸真 妄真同二妄 猶非真非真 云何見所見 中間無實性

是故若交蘆 結解同所因 聖凡無二路 汝觀交中性 空有二俱非 迷晦即無明 發明便解脫 解結因次第 六解一亦亡

根選擇圓通 入流成正覺 陀那微細識 習氣成暴流 真非真恐迷 我常不開演

習氣成暴流 真非真恐迷 我常不開演

自心取自心 非幻成幻法 不取無非幻
非幻尚不生 幻法云何立 是名妙蓮華
金剛王寶覺 如幻三摩提 彈指超無學
此阿毘達摩 十方薄伽梵 一路涅槃門
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
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
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
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
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
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趣
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
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
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
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
仰世尊由我供養觀音如來蒙彼如來授我
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此佛如來同慈力
故今我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與諸眾生
同悲仰故令諸眾生於我身心獲十四種無
畏功德
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我今欲令阿難開悟

何方便門得易成就文殊師利法王子奉佛
慈旨即從座起頂禮佛足承佛威神說偈對
佛
覺海性澄圓 圓澄覺元妙 元明照生所
所立照性亡 迷妄有虛空 依空立世界
想澄成國土 知覺乃眾生 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 有漏微塵國 皆依空所生
漚滅空本無 况復諸三有 歸元性無二
方便有多門 聖性無不通 順逆皆方便
初心入三昧 遲速不同倫 我今白世尊
佛出娑婆界 此方真教體 清淨在音聞
欲取三摩提 實以聞中入 離苦得解脫
良哉觀世音 於恒沙劫中 入微塵佛國
得大自在力 無畏施眾生 妙音觀世音
梵音海潮音 救世悉安寧 出世獲常住
我今啟如來 如觀音所說 譬如人靜居
十方俱擊鼓 十處一時聞 此則圓真實
目非觀障外 口鼻亦復然 身以合方知
心念紛無緒 隔垣聽音響 邇邇俱可聞
五根所不齊 是則通真實 音聲性動靜

聞中爲有無 無聲號無聞 非實聞無性
聲無既無滅 聲有亦非生 生滅二圓離
是則常真實 縱今在夢想 不爲不思無
覺觀出思惟 身心不能及 今此娑婆國
聲論得宣明 眾生迷本聞 循聲故流轉
阿難縱強記 不免落邪思 豈非隨所淪
旋流獲無妄 阿難汝諦聽 我承佛威力
宣說金剛王 如幻不思議 佛母真三昧
汝聞微塵佛 一切秘密門 欲漏不先除
畜聞成過誤 將聞持佛佛 何不自聞聞
聞非自然生 因聲有名字 旋聞與聲脫
能脫欲誰名 一根既返源 六根成解脫
見聞如幻翳 三界若空華 聞復翳根除
塵銷覺圓淨 淨極光通達 寂照含虛空
却來觀世間 猶如夢中事 摩登伽在夢
誰能留汝形 如世巧幻師 幻作諸男女
雖見諸根動 要以一機抽 息機歸寂然
諸幻成無性 六根亦如是 元依一精明
分成六和合 一處成休復 六用皆不成
塵垢應念銷 成圓明淨妙 餘塵尚諸學

明極即如來 大眾及阿難 旋汝倒聞權
 反聞聞自性 性成無上道 圓通實如昇
 此是微塵佛 一路涅槃門 過去諸如來
 斯門已成就 現在諸菩薩 今各入圓明
 未來修學人 當依如是法 我亦從中證
 非惟觀世音
 即時阿難及諸大眾得蒙開示心慮虛凝斷
 除三界修心六品微細煩惱而白佛言大威
 德世尊善開眾生微細惑令我身心得大
 饒益世尊若此妙明真淨妙心本來徧圓即
 是如來成佛真體佛體真實云何復有地獄
 餓鬼畜生修羅人天等道佛告阿難如是地
 獄餓鬼畜生人及神仙天洎修羅精研七趣
 皆是昏沉諸有為相妄想受生妄想墮業於
 妙圓明無作本心皆如空華元無所著但一
 虛妄更無根緒阿難此等眾生不識本心受
 此輪迴經無量劫不得真淨皆由隨順殺盜
 淫故反此三種又則出生無殺盜淫有名鬼
 倫無名天趣有無相傾起輪迴性若得妙發
 三摩提者則妙常寂有無二無無二亦滅尚

無不殺不偷不淫云何更隨殺盜淫事阿難
 不斷三業各有私因各各私眾私同分非
 無定處自妄發生生妄無因無可尋究汝曷
 修行欲得菩提要除三惑不盡三惑縱得神
 通皆是世間有為功用習氣不滅落於魔道
 雖欲除妄倍加虛偽如來說為可哀憐者汝
 妄自造非菩提作是說者名為正說若他
 說者即魔王說
 爾時如來將罷法座普告大眾及阿難言汝
 等當知有漏世界十二類生本覺妙明覺圓
 心體與十方佛無二無別由汝妄想迷理為
 咎癡愛發生生發徧迷故有空性化迷不息
 有世界生則此十方微塵國土非無漏者皆
 是迷頑妄想安立當知虛空生汝心內猶如
 片雲點太清裏况諸世界在虛空耶汝等一
 人發真歸元此十方空皆悉銷殞云何空中
 所有國土而不振裂汝輩修禪飾三摩地十
 方菩薩及諸無漏大阿羅漢心精通滑當處
 湛然一切魔王及與鬼神諸凡夫天見其宮
 殿無故崩裂大地振坼水陸飛騰無不驚懼

凡夫昏暗不覺遷說彼等咸得五種神通惟
 除漏盡戀此塵勞如何令汝摧裂其處是故
 神鬼及諸天魔魍魎妖精於三昧時來惱
 汝然彼諸魔雖有大怒彼塵勞內汝妙覺中
 如風吹光如刀斷水了不相觸汝如沸湯彼
 如堅冰暖氣漸隣不日消殞徒恃神力但為
 其客成就破亂由汝心中五陰主人主人若
 迷客得其便當處禪那覺悟無惑則彼魔事
 無奈汝何陰消入明則彼羣邪咸受幽氣明
 能破暗近日消殞如何敢留擾亂禪定若不
 明悟被陰所迷則汝阿難必為魔子成就魔
 人如摩登伽殊為眇劣彼惟咒汝破佛律儀
 八萬行中只毀一戒心清淨故尚未淪溺此
 乃瞿汝實覺全身如宰臣家忽逢籍沒宛轉
 零落無可哀救阿難當知汝坐道場銷落諸
 念其念若盡則諸離念一切精明動靜不移
 憶忘如一當住此處入三摩地如明目人處
 大幽暗精性妙淨心未發光此則名為色陰
 區宇若目明明十方洞開無復幽黯名色陰
 盡是人則能超越劫濁觀其所由堅固妄想

以為其本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提者摩他中色陰盡者見諸佛心如明鏡中顯現其像若有所得而未能用猶如魔人手足宛然見聞不惑心觸客邪而不能動此則名為受陰區宇若覺咎歇其心離身反觀其面去住自由無復留礙名受陰盡是人則能超越見濁觀其所由虛明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地受陰盡者雖未漏盡心離其形如鳥出籠已能成就從是凡身上歷菩薩六十聖位得意生身隨往無礙譬如有人熟寐寤言是人雖則無別所知其言已成音韻倫次令不寐者咸悟其語此則名為想陰區宇若動念盡浮想消除於覺明心如去塵垢一倫生死首尾圓照名想陰盡是人則能超煩惱濁觀其所由融通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地想陰盡者是人平常夢想消滅寤寐恒一覺明虛靜猶如晴空無復塵重前塵影事觀諸世間大地山河如鏡鑑明來無所粘過無踪跡虛受照應了罔陳習惟一精真生滅根元從此披露見諸十

方十二衆生羣殫其類雖未通其各命由緒見同生基猶如野馬熠燿清擾為浮根塵究竟樞穴此則名為行陰區宇若此清擾熠燿元性性入元澄一澄元習如波瀾滅化為澄水名行陰盡是人則能超衆生濁觀其所由幽隱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彼善男子修三摩地行陰盡者諸世間性幽清擾動同分生機倏然墮裂沉細網紐補特伽羅酬業深脉感應懸絕於涅槃天將大明悟如鷄後鳴瞻顧東方已有精色六根虛靜無復馳逸內外湛明入無所入深達十方十二種類受命元由觀由執元諸類不召於十方界已獲其同精色不沉發現幽祕此則名為識陰區宇若於羣召已獲同中消磨六門合開成就見聞通鄰互用清淨十方世界及與身心如吠琉璃內外明徹名識陰盡是人則能超越命濁觀其所由罔象虛無顛倒妄想以為其本 阿難汝等存心秉如來道將此法門於我滅後傳示末世普令衆生覺了斯義無令見魔自作沉孽保綏哀救消息邪緣令其身心入

佛知見從始成就不遭岐路如是法門先過去世恒沙劫中微塵如來乘此心開得無上道識陰若盡則汝現前諸根互用從互用中能入菩薩金剛乾慧圓明精心於中發化如淨琉璃內含寶月如是乃超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心菩薩所行金剛十地等覺圓明入於如來妙莊嚴海圓滿菩提歸無所得 阿難精真妙明本覺圓淨非留死生及諸塵垢乃至虛空皆因妄想之所生起斯元本覺妙明精真妄以發生諸器世間如演若多迷頭認影妄元無因於妄想中立因緣性迷因緣者稱為自然彼虛空性猶實幻生因緣自然皆是衆生妄心計度阿難知妄所起說妄因緣若妄元無說妄因緣元無所有何況不知推自然者是故如來與汝發明五陰本因同是妄想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如我先言心想酢味口中涎出心想登高足心酸起懸崖不有酢物未來汝體必非虛妄通倫口水如何因談酢出

是故當知汝現色身名為堅固第一妄想

即此所說臨高想心能令汝形真受酸澀由

因受生能動色體汝今現前順益違損二現

驅馳名為虛明第二妄想 由汝念慮使汝

色身身非念倫汝身何因隨念所使種種取

像心生形取與念相應寤即想心寐為諸夢

則汝想念搖動妄情名為融通第三妄想

化理不住運運密移甲長髮生氣消容皺日

夜相代曾無覺悟阿難此若非汝云何體選

如必是真汝何無覺則汝諸行念念不停名

為幽隱第四妄想 又汝精明湛不搖處名

恒常者於身不出見聞覺知若實精真不容

習妄何因汝等曾於昔年觀一奇物經歷年

歲憶忘俱無於後忽然覆覩前異記憶宛然

曾不遺失則於精了湛不搖中念念受熏有

何籌算 阿難當知此湛非真如急流水望

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若非想元寧受

妄習非汝六根互用合開此之妄想無時得

滅故汝現在見聞覺知中串習機則湛了內

罔象虛無第五顛倒細微精想 阿難是五

受陰五妄想成汝今欲知因果淺深惟色與

空是色邊際惟觸及離是受邊際惟記與忘

是想邊際惟滅與生是行邊際湛入合湛歸

識邊際此五陰元重疊生起生因識有滅從

色除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

盡我已示汝劫波中結 汝應將此妄想根

元心得開通傳示將來末法之中諸修行者

令識虛妄深厭自生知有涅槃不戀三界

阿難此佛頂光聚悉怛多般怛囉祕密伽陀

出生十方一切諸佛十方如來因此咒心得

成無上正徧知覺十方如來執此咒心降伏

諸魔制諸外道十方如來乘此咒心坐寶蓮

華應微塵國十方如來舍此咒心於微塵國

轉大法輪 阿難若復有人徧滿十方所有

虛空盈滿七寶持以奉上微塵諸佛承事供

養心無虛度若復有人身具四重十波羅夷

瞬息即經此方地方阿鼻地獄能以一念將

此法門於末劫中開示未學是人罪障應念

消滅變其所受地獄苦因成安樂國得福越

越前之施人百倍千倍千萬億倍如是乃至

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阿難若有眾生能誦此
經能持此咒如我廣說窮劫不盡依我教言
如教行道直成菩提無復魔業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二

三三

三四

維摩詰所說經

佛國品第一

一時佛在毘耶離菴羅樹園與無量百千之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爾時毘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爾時一切大眾合掌禮佛瞻仰尊顏目不暫捨長者子寶積即於佛前以偈頌曰

法王法力超羣生 常以法財施一切
能善分別諸法相 於第一義而不動
已於諸法得自在 是故稽首此法王
說法不有亦不無 以因緣故諸法生
三轉法輪於大千 其輪本來常清淨
天人得道此為證 三寶於是現世間
以斯妙法濟羣生 一受不退常寂然
佛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
稽首能斷眾結縛 稽首已到於彼岸

悉知眾生來去相 善於諸法得解脫
不著世間如蓮華 常善入於空寂行
達諸法相無罣礙 稽首如空無所依

爾時長者子寶積說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惟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佛言寶積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所以者何菩薩取於淨國皆為饒益諸眾生故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菩薩如是為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為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何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非日月咎舍利弗眾生罪故不見如來國土嚴淨非如來咎舍利弗我此土淨而汝不見方便品第二

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值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

礙遊戲神通達諸總持獲無所畏善於智慧

通達方便大願成就明了眾生心之所趣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毘耶離無量方便饒益眾生其以方便現身有疾以其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皆往問疾其往者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為說法諸仁者是身無常此可患厭當樂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從方便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從三十七道品生從止觀生從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生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從盡實生從不放逸生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諸仁者欲得佛身斷一切眾生病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弟子品第三

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於牀世尊大慈寧不垂憐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

諸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曾於林中晏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爲晏坐也夫晏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爲晏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爲晏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爲晏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爲晏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爲晏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爲晏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目健連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入毘耶離大城於里巷中爲諸居士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目連夫說法者當如說法無衆生離衆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無壽命離生死故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無分別離諸識故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隨於如無所隨故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法無去來常不住故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爲幻人說法當建是意而爲說法當了衆生根

有利鈍善於知見無所呈礙以大悲心讚於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法 迦葉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於貧里而行乞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爲不食故應行乞食爲壞和合相故應取搏食爲不受故應受彼食若能不捨入邪入八解脫以邪相入正法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間非住涅槃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爲蓋不爲損是爲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若如是食爲不空食人之施也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入其舍從乞食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謂我言唯須菩提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乃可取食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入諸邪見不

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時我世尊聞此茫然不識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鉢欲出其舍維摩詰言唯須菩提提取鉢勿懼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詰寧有懼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應有所懼也所以者何一切言說不離是相至於智者不著文字故無所懼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解脫相者則諸法也 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於大林中在一樹下爲諸新學比丘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富樓那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無以穢食置於寶器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無以瑠璃同彼水精汝不能知衆生根源無得發起以小乘法彼自無落勿傷之也欲行大道莫示小徑無以大海內於牛跡無以

日光等彼螢火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忘此
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我觀小乘智慧
微薄猶如盲人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
鈍 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憶念昔者佛爲諸
比丘畧說法要我即於後敷演其義謂無常
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時維摩詰來謂
我言唯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諸
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五受陰洞達空
無所起是苦義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於
我無我而不二是無我義法本不然今則無
滅是絕滅義 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憶念我
昔於一處經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稽首作
禮問我言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我即答言
仁者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
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
阿那律天眼所見爲作相耶無作相耶假使
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若無作相即是無爲
不應有見有佛世尊得真天眼常在三昧悉
見諸佛國不以二相 優波離白佛言世尊
憶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爲恥不敢問

佛來問我言願解疑悔得免斯咎我即爲其
如法解說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優波離無
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勿擾其心所以
者何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佛
所說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心亦不
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
諸法亦然不出於如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
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
淨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雷諸法不相待
乃至一念不住諸法皆妄見如燄如水中月
如鏡中像以妄想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
知此者是名善解 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憶
念昔時毘耶離諸長者子稽首作禮問我言
其出家者有何等利我即如法爲說出家功
德之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羅睺羅不應
說出家功德之利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
爲出家有爲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夫出家
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功德夫出家者無
彼無此亦無中間離六十二見處於涅槃摧
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無繫著無我所無

所受隨禪定離眾過若能如是是真出家於
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汝等於正法中宜共
出家所以者何佛世難值諸長者子言居士
我聞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維摩詰言然
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
家是即具足 阿難白佛言世尊憶念昔時
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我即持鉢詣大婆
羅門家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難何爲晨
朝持鉢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有小疾當用
牛乳故來至此維摩詰言止阿難莫作是
語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爲世尊
過於三界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無爲不
隨諸數如此之身當有何疾時我世尊實懷
慚愧即聞空中聲曰阿難如居士言但爲佛
出五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眾生行矣阿難
取乳勿慚世尊維摩詰智慧辯才爲若此也
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
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菩薩品第四
彌勒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爲兜率天王及

其眷屬說不退轉地之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彌勒世尊授仁者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用何生得受記乎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若過去生過去生已滅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如佛所說比丘汝今即時亦生亦滅若以無生得受記者無生即是正位於正位中亦無受記亦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爲從如生得受記耶爲從如滅得受記耶若以如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若以如滅得受記者如無有滅一切眾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衆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眾生亦應受記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異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眾生皆亦應得所以者何一切眾生即菩提相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眾生亦當滅度所以者何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當今此諸天子捨於分別菩提之見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 光嚴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

出毘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爲作禮而問言居士從何所來答我言吾從道場來我問道場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深心發行菩提心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慈悲喜捨神通解脫方便多聞三十七品四諦緣起力無畏不共法如上盡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密教化衆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 持世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住於靜室時魔波旬從萬二天女來詣我所即語我言正士受是萬二天女可備掃灑我言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所言未訖時維摩詰來謂我言是爲魔來燒汝耳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也天女即問何爲法樂答言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衆樂離五欲樂觀五陰如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禪入如空聚樂隨護道意樂饒益衆生樂敬養師樂廣行施樂堅持戒忍辱柔和樂勤集善根樂禪定不亂樂離垢明慧

樂廣菩提心樂降伏衆魔樂斷諸煩惱樂淨佛國土樂修無量道品之法是爲菩薩法樂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衆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滅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 善德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會時維摩詰來入會中謂我言長者子夫大會不當如汝所設當爲法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爲我言居士何謂法施之會答曰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衆生是名法施之會我言何謂也曰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衆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喜心以攝智慧行於捨心以攝慳會起檀波羅密以化犯戒起尸羅波羅密以無我法起羸提波羅密以離身心相起毘黎耶波羅密以菩提相起禪波羅密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密教化衆生而起於空不捨有爲

法而起無相示現受生而起無作護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知一切衆生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於慧業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爲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爲大施主亦爲一切世間福田世尊故我不任詰彼問疾如是諸菩薩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詰彼問疾

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爲訓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於是衆中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咸作是念今二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妙法即時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人皆欲隨從恭敬圍繞入毘耶離大城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

無諸所有獨寢一牀時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且置是事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衆生病是我病若一切衆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所以者何菩薩爲衆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衆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衆生病愈菩薩亦愈又仁言是疾何所因起菩薩疾者以大悲起文殊師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又問以何爲空答曰以空空又問空何用空答曰以無分別空空故空又問空可分別耶答曰分別亦空又問空當於何求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答曰當於一切衆生心中求又仁所問何無侍者一切衆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所以者何衆魔者樂生死

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文殊師利言居士所疾爲何等相維摩詰言我病無形不可見又問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於此四大何大之病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火火風大亦復如是而衆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又問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答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槃說身無我而說教導衆生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滅說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以已之疾愍於彼疾當作醫王療治衆病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又問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答有疾菩薩應作是念離我我所云何離我我所謂離二法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內外諸法行於平等云何平等謂我等涅槃等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此二皆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是有疾菩薩以無所受而受諸受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衆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爲斷病本而教導之何謂病本謂有

攀緣從有攀緣則爲病本何所攀緣謂之三界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何謂無所得謂離二見何謂二見謂內見外見是爲有疾菩薩調伏其心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衆生病亦非真非有作是觀時於諸衆生若起愛見大悲即應捨離所以者何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愛見悲者則於生死有疲厭心若能離此無有疲厭在在所生不爲愛見之所覆也所生無縛能爲衆生說法解縛如佛所說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若自無縛能解彼縛斯有是處是故菩薩不應起縛何謂縛何謂解食着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又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復不住不調伏心所以者何若住不調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調伏心是聲聞法是故菩薩不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離此二法是菩薩行在於生死不爲汙行住於涅槃不永滅度是菩薩行非凡夫行非賢

聖行是菩薩行非垢行非淨行是菩薩行雖過魔行而現降伏衆魔是菩薩行求一切智無非時求是菩薩行雖觀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邪見是菩薩行雖攝一切衆生而不受著是菩薩行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是菩薩行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殖衆德本是菩薩行雖行無相而度衆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雖行止觀助道之法而不畢竟墮於寂滅是菩薩行雖行諸法不生不滅而以相好莊嚴其身是菩薩行雖現聲聞辟支佛威儀而不捨佛法是菩薩行雖隨諸法究竟淨相而隨所應爲現其身是菩薩行雖觀諸佛國土永寂如空而現種種清淨佛土是菩薩行雖得佛道轉於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

不思議品第六

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牀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衆當於何坐長者維摩詰知

其意語舍利弗言仁者爲法求耶爲牀座耶舍利弗言我爲法來非爲牀座維摩詰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牀座夫求法者非有欲色無色之求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衆求所以者何法無戲論若言我當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則戲論非求法也唯舍利弗法名寂滅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求法也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着非求法也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則取捨非求法也法無處所若着處所是則着處非求法也法名無相若隨相識是則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法名無爲若行有爲是求有爲非求法也是故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爾時長者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

座文殊師利言居士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之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於毗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見如故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廣之座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已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着右掌中擲過恒沙世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已之所往又復還置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弗或有衆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演七日以爲一劫

令彼衆生謂之一劫或有衆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菩薩即促一劫以爲七日令彼衆生謂之七日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通現作佛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世主身或現轉輪聖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衆聲上中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音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皆於其中普令得聞舍利弗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若廣說者窮劫不盡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歎未曾有謂舍利弗譬如有人於盲者前現衆色像非彼所見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爲若此也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爲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薩應大欣慶頂受此法若有菩薩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一切魔衆無如之何爾時維摩詰語大迦葉仁者十方無量

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故教化衆生現作魔王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

觀衆生品第七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衆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衆生爲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燄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薩觀衆生爲若此如無色界色如焦穀芽如須陀洹身見如阿那舍入胎如阿羅漢三毒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如佛煩惱習如盲者見色如入滅盡定出入息如空中鳥跡如石女兒如化人煩惱如夢所見已寤如滅度者受身如無煙之火菩薩觀衆生爲若此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衆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又問何謂爲悲答曰菩薩

所作功德皆與一切眾生共之何謂為喜答曰有所饒益歡喜無悔何謂為捨答曰所作福祐無所怖望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眾生又問欲度眾生當何所除答曰欲度眾生除其煩惱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答曰當行正念又問云何行於正念答曰當行不生不滅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又問善不善孰為本答曰身為本又問身孰為本答曰欲貪為本又問欲貪孰為本答曰虛妄分別為本又問虛妄分別孰為本答曰顛倒想為本又問顛倒想孰為本答曰無住為本又問無住孰為本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

去爾時天問舍利弗何故去華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謂此華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為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為也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答曰我止此室如昔年解脫舍利弗言止此久耶天曰昔年解脫亦何如久舍利弗默然不答天曰如何者舊大智而默答曰解脫者無所言說故吾於是不知所云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舍利弗言不復以離淫怒癡為解脫乎天曰佛為增上慢人說離淫怒癡為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淫怒癡性即是解脫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

何所得以何為證辯乃如是天曰我無得無證故辯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證者則於佛法為增上慢舍利弗問天汝於三乘為何志求天曰以聲聞法化眾生故我為聲聞以因緣法化眾生故我為辟支佛以大悲法化眾生故我為大乘舍利弗如人入薈蔔林唯嗅薈蔔不嗅餘香如是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舍利弗其有釋梵四天王諸天龍鬼神等入此室者聞斯上人講說正法皆樂佛功德之香發心而出舍利弗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聞菩薩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何等為八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為明是為一法此室入者不為諸垢之所惱也是為二法此室常有釋梵四天王他方菩薩來會不絕是為三法此室常說六波羅密不退轉法是為四法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是為五法此室有四大藏寶積滿周窮

濟乏求得無盡是爲六法此室十方無量諸佛是上人念時即皆爲來廣說諸佛祕要法藏說已遷去是爲七法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諸佛淨土皆於中現是爲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誰有見斯不思議事而復樂於聲聞法乎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爲正問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爲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人而非女也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天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

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舍利弗問天汝於此沒當生何所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日佛化所生非沒生也天曰衆生猶然無沒生也舍利弗問天汝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天曰如舍利弗還爲凡夫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弗言我作凡夫無有是處天曰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所以者何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舍利弗言今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得當得如恒河沙皆謂何乎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羅漢道耶曰無所得故而得天曰諸佛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得故而得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是天女已曾供養九十二億諸佛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住不退轉以本願故隨意能教化衆生佛道品第八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答曰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於地獄無諸罪垢至於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至於餓鬼而具足功德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爲勝示行貪欲離諸染著示行瞋恚於諸衆生無有恚礙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示行慳貪而捨內外所有不惜身命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示行瞋恚而常慈忍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示行亂意而常念定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示入形殘而具諸相好以自莊嚴示入下賤而生佛種性中具諸功德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示有資生而恒觀無常實無所貪示有妻妾妹女而常遠離五欲淤泥現徧入諸道而斷其因緣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文殊師利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爲如來種種文殊師利言有身爲種無明有愛爲種貪恚癡爲種四顛倒爲種五蓋爲種六入爲種七識處爲種八邪法爲種九惱處爲種十不善道爲種以要言

之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曰何謂也答曰若見無爲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爲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衆生起佛法耳又如植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爲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爲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爾時大迦葉歎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快說此語誠如所言塵勞之儔爲如來種凡夫於佛法有反復而聲聞無也所以者何凡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爾時維摩詰謂衆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會中有菩薩名法自在說言諸仁者生滅爲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爲入不二法門德守菩薩曰我我所爲二因有我故便有我所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爲入不二法門不瞋菩薩曰受不受爲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不可得故無取無捨無作無行是爲入不二法門德頂菩薩曰垢淨爲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爲入不二法門善眼菩薩曰一相無相爲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是爲入不二法門弗沙菩薩曰善不善爲二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爲入不二法門師子菩薩曰罪福爲二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無解者是爲入不二法門師子意菩薩曰有漏無漏爲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著於相亦不住無相是爲入不二法門淨解菩薩曰有爲無爲爲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礙者是爲入不二法門那羅延菩薩曰世間出世間爲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爲入不二法門善意菩薩曰

生死涅槃爲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然不滅如是解者是爲入不二法門普守菩薩曰我無我爲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是爲入不二法門電天菩薩曰明無明爲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離一切數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爲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爲入不二法門珠頂王菩薩曰正道邪道爲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樂實菩薩曰實不實爲二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是爲入不二法門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師利曰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香積佛品第十

於是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時維摩詰知其意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諸大眾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衆香佛號香積今現在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爲第一彼土

五

五

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有清淨大菩薩衆佛爲說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此諸大眾莫不目見於是維摩詰不起於座居衆會前化作菩薩相好光明威德殊勝蔽於衆會而告之曰汝往到彼如我詞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時化菩薩即於會前昇於上方舉衆皆見其去到衆香界禮彼佛足又聞其言彼諸大士見化菩薩歎未曾有今此上人從何所來娑婆世界爲在何許云何名爲樂小法者即以問佛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

二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於五濁惡世爲樂小法衆生敷演道教彼有菩薩名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爲諸菩薩說法故遣化來稱揚我名并讚此土令彼菩薩增益功德於是香積如來以衆

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并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衆佛言可往攝汝身香無令彼諸衆生起惑著心又當捨汝本形勿使彼國求菩薩者而自鄙恥又汝於

彼莫懷輕賤而作礙想所以者何十方國土皆如虛空又諸佛爲欲化諸樂小法者不盡現其清淨土耳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時維摩詰即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嚴好如前諸菩薩皆坐其上時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薰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薰無以限量食之使不

消也有異聲聞念是飯少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四海有竭此飯無盡使一切人食搏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所以者何無盡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於是鉢飯悉飽衆會猶故不餓其諸菩薩聲聞

天人食此飯者身安快樂又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衆香國土諸樹之香爾時維摩詰問衆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彼菩薩曰我土如來無文字說但以衆香令諸天人得入

律行菩薩各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彼諸菩薩問維摩詰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維摩詰言此土衆生剛強難化故佛爲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言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諸難處是愚人生處是身邪行是身邪行報是口邪行是口邪行報是意邪行是意邪行報是殺生是殺生報是不與取是不與取報是邪淫是邪淫報是妄語是妄語報是兩舌是兩舌報是惡口是惡口報

是無義語是無義語報是貪嫉是貪嫉報是
瞋惱是瞋惱報是邪見是邪見報是慳悋是
慳悋報是毀戒是毀戒報是瞋恚是瞋恚報
是懈怠是懈怠報是亂意是亂意報是愚癡
是愚癡報是結戒是持戒是犯戒是應作是
不應作是障礙是不障礙是得罪是離罪是
淨是垢是有漏是無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
為是無為是世間是涅槃以難化之人心如
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譬
如象馬懶快不調加諸楚毒乃至徹骨然後
調伏如是剛強難化眾生故以一切苦切之
言乃可入律彼諸菩薩聞說是已皆曰未曾
有也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量自在之
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斯諸菩薩亦能
勞謙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維摩詰言此土
菩薩於諸眾生大悲堅固誠如所言然其一
世饒益眾生多於彼國百千劫行
菩薩行品第十一

時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眾并師子座置
於右掌往詣佛所到已著地稽首佛足右遶
七巾一心合掌在一面立於是世尊如法慰
問諸菩薩已各令復坐即皆受教眾坐已定
佛語舍利弗汝見菩薩大士自在神力之所
為乎唯然已見汝意云何世尊我觀其為不
可思議非意所圖非度所測爾時阿難白佛
言世尊今所聞香自昔未有是為何香佛告
阿難是彼菩薩毛孔之香是長者維摩詰從
眾香國取佛餘飯於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
若此阿難問維摩詰是香氣住當久如維摩
詰言至此飯消曰此飯久如當消曰此飯勢
力至於七日然後乃消又阿難若聲聞人未
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已入
正位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若未發
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已發意食此
飯者得無生忍然後乃消已得無生忍食此
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譬如藥名曰
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此飯如
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阿難白佛

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飯能作佛事佛言
如是如是阿難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
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
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
臥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
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
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
而作佛事眾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有以夢
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焰如是等喻而
作佛事有以首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
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無
為而作佛事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
施為無非佛事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
煩惱門而諸眾生為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
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菩薩入此
門者若見一切淨好佛土不以為喜不貪不
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為憂不礙不沒
但於諸佛生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諸
佛如來功德平等為教化眾生故而現佛土
不同阿難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

無若干也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礙慧無若干也其有智者不應限度諸菩薩也一切海淵尚可測量菩薩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神通之力一切聲聞辟支佛於百千劫盡力變化所不能作爾時眾香世界菩薩來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今自悔責捨離是心所以者何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為度眾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唯然世尊願賜少法還於彼土當念如來佛告諸菩薩有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何謂為盡謂有為法何謂無盡謂無為法如菩薩者不盡有為不住無為何謂不盡有為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眾生終不厭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不惜身命種諸善根無有疲厭志常安住方便迴向求法不懈說法無倦勤供諸佛故入生死而無所畏於諸榮辱心無憂喜行少欲知足而不捨世法不壞威儀而能隨俗起神通慧引導眾生得念總持所聞不忘

善別諸根斷眾生疑以樂說辯演法無礙淨十善道受天人福修四無量開梵天道以大乘教成菩薩僧心無放逸不失眾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何謂菩薩不住無為謂修學空不以空為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為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為證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觀於無漏而不斷諸漏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眾生觀於空無而不捨大悲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為又具福德故不住無為具智慧故不盡有為大慈悲故不住無為滿本願故不盡有為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爾時彼諸菩薩聞說是法皆大歡喜稽首佛足歎未曾有言釋迦牟尼佛乃能於此善行方便言已忽然不現還到彼國見阿閼佛品第十二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為以何等

觀如來乎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眾生觀於寂滅亦不永滅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此彼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為非無為無示無說不施不慳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進不怠不亂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來不去不入一切言語道斷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非取非捨非有相非無相同真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世尊如來身為若此作如是觀以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爾時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而來生此維摩詰言汝所得法有沒生乎舍利弗言無沒生也曰若諸法無沒生相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於意云何譬如幻師幻作男女童沒生耶舍利弗言無沒生也汝豈不聞佛說諸法如幻相乎答曰如是若一切法如幻相者云何問言汝於何

沒而來生此舍利弗沒者為虛誑法壞敗之
 相生者為虛誑法相續之相菩薩雖沒不盡
 善本雖生不長諸惡是時佛告舍利弗有國
 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
 生此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捨
 清淨土而來樂此多怨害處維摩詰語舍利
 弗於意云何日光出時與冥合乎答曰不也
 日光出時則無眾冥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
 闇淨提答曰欲以明照為之除冥維摩詰言
 菩薩如是雖生不淨佛土為化眾生不與愚
 闇而共合也但滅眾生煩惱闇耳於是維摩
 詰入於三昧現神通力取妙喜世界置於此
 土雖入此土如本無異佛告舍利弗汝見此
 妙喜世界及無動佛不舍利弗言唯然已見
 世尊願使一切眾生得清淨土如無動佛獲
 神通力如維摩詰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見
 是人親近供養其諸眾生若今現在若佛滅
 後聞此經者亦得善利况復聞已信解受持
 讀誦解說如法修行若有手得是經典者便
 為已得法寶之藏若有讀誦解釋其義如說

修行則為諸佛之所護念若能信解此經乃
 至一四句偈為他說者當知此人即是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法供養品第十三
 爾時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我雖從佛及文
 殊師利聞百千經未曾聞此不可思議自在
 神通決定實相經典如我解佛所說義趣若
 有眾生聞此經法信解受持讀誦之者必得
 是法不疑何况如說修行斯人則為開眾惡
 趣開諸善門常為諸佛之所護念世尊若有
 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者我當與諸眷屬共到
 其所其未信者當令生信其已信者當為作
 護佛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吾助爾喜天帝
 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是有如來號曰藥王
 世界名大莊嚴是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寶蓋
 七寶具足主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爾
 時輪王供養藥王如來施諸所安告其千子
 汝等亦當如我以深心供養於佛於是千子
 受父王命供養藥王如來其王一子名日月
 蓋獨坐思惟寧有供養殊過此者以佛神力

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養勝諸供養即
 問何謂法之供養天曰汝可往問藥王如來
 當廣為汝說即時月蓋王子行詣藥王如來
 稽首佛足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供養中
 法供養勝云何名為法之供養佛言善男子
 法供養者諸佛所說深經一切世間難信難
 受微妙難見清淨無染非但分別思惟之所
 能得菩薩法藏所攝陀羅尼印印之至不退
 轉成就六度善分別義順菩提法若聞如是
 等經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為諸眾生分
 別解說顯示分明守護法故是名法之供養
 又於諸法如說修行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
 見得無生忍無我無眾生而於因緣果報無
 違無諍離諸我所依於義不依語依於智不
 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於法不依
 人隨順法相無所入無所歸無明畢竟滅故
 諸行亦畢竟滅乃至生畢竟滅故老死亦畢
 竟滅作如是觀十二因緣無有盡相不復起
 相是名最上法之供養佛告天帝王子月蓋
 從藥王佛聞如是法得柔順忍即解寶衣嚴

身之具以供養佛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我當行法供養守護正法願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伏魔怨修菩薩行佛知其深心所念而記之曰汝於末後守護法城天帝時王子月蓋見法清淨聞佛授記以信出家修習善法具菩薩道以其所得神通總持辯才之力滿十小劫藥王如來所轉法輪隨而分布即於此身化度百萬億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轉十四那由他人深發聲聞辟支佛心無量衆生得生天上天帝月蓋比丘則我身是如天帝當知此要以法供養於諸供養爲上爲最第一無比是故天帝當以法之供養供養於佛

囑累品第十四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於汝如是輩經於佛滅後末世之中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布於閻浮提無令斷絕所以者何未來世中當有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樂於大法若使不

聞如是等經則失善利彌勒當知若於如是甚深經典無有恐懼如說修行當知是爲久修道行復有二法名新學者不能決定於甚深法一者所未聞深經聞之驚怖生疑不能隨順毀謗不信二者若有護持解說如是深經者不肯親近供養恭敬有此二法當知是新學菩薩爲自毀傷不能於深法中調伏其心彌勒復有二法菩薩雖信解深法猶自毀傷而不能得無生法忍何等爲二一者輕慢新學菩薩而不教誨二者雖信解深法而取相分別是爲二法彌勒菩薩聞說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說我當遠離如斯之惡若未來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當令手得如是等經與其念力使受持讀誦爲他廣說世尊若後末世有能受持讀誦爲他說者當知是彌勒神力之所建立佛言善哉善哉彌勒如汝所說佛助爾喜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三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四

見四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滿足千人菩薩摩訶薩十千人俱爾時世尊問文殊師利汝實先來到此

住處欲見如來耶見文殊師利即白佛言如是

世尊我實來此欲見如來何以故我樂正觀

利益衆生我觀如來如相不異相不動相

不作相無生相無滅相不有相不無相不在

方不離方非三世非不三世非二相非不二

相非垢相非淨相以如是等正觀如來利益

衆生佛告文殊師利若能如是見於如來心

無所取亦無不取爾時舍利弗語文殊師利

言若能如汝所說見如來者甚為希有爾

時文殊師利語舍利弗言雖為一切衆生發

大莊嚴心恒不見有衆生相為一切衆生發

大莊嚴而衆生界亦不增不減假使一佛住

世若一劫若過一劫如此一佛世界復有無

量無邊恒河沙諸佛如是一一佛若一劫若

過一劫晝夜說法心不暫息各各度於無量

恒河沙衆生皆入涅槃而衆生界亦不增不

減乃至十方諸佛世界亦復如是以故衆

生定相不可得故是故衆生界不增不減亦

無菩薩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衆生

而為說法何以故我說法中無有一法當可

得故爾時佛告文殊師利若無衆生云何說

有衆生及衆生界文殊師利言衆生界相如

諸佛界又問衆生界者是有量耶答曰衆生

界量如佛境界量又問衆生界量有處所不答

曰衆生界量不可思議又問衆生界相為有

住不答曰衆生無住猶如空住佛告文殊師

利如是修般若波羅蜜時當云何住般若波

羅密文殊師利言以不住法為住般若波羅

密又問云何不住法名住般若波羅密答曰

以無住相即住般若波羅密又問如是住般

若波羅密時是諸善根云何增減答曰若能

如是住般若波羅密於諸善根無增無減於

一切法亦無增無減是般若波羅密性相亦

無增無減世尊如是修般若波羅密則不捨

凡夫法亦不取賢聖法何以故般若波羅密

不見有法可取可捨亦不見涅槃可樂生死

可厭何以故不見生死况復厭離不見涅槃

何況樂著如是修般若波羅密不見垢惱可

捨亦不見功德可取世尊不見諸法有增有

減是修般若波羅密何以故法無好醜離諸

相故法無高下等法性故法無取捨住實際

故如來自覺一切法空是可證知佛告文殊

師利如是如是如來正覺自證空法文殊師

利白佛言世尊是空法中當有勝如而可得

耶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如汝所說是真

法乎文殊師利言修般若波羅密時不見

凡夫相不見佛法相不見諸法有決定相是

為修般若波羅密復次修般若波羅密時不

見欲界不見色界不見無色界不見寂滅界

何以故不見有法是滅盡相是修般若波羅

密佛告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汝能如是善說

甚深般若波羅密相是諸菩薩摩訶薩所學

法印乃至聲聞緣覺學無學人亦當不離是

印而修道果佛告文殊師利若人得聞是法

不驚不畏者不從千佛所種諸善根乃至百

千萬億佛所久植德本乃能於是甚深般若波羅密不怖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修般若波羅密時不見縛不見解而於凡夫乃至三乘不見差別相 佛言文殊師利汝得無礙智乎文殊師利言我即無礙云何以無礙而得無礙佛言汝坐道場乎文殊師利言一切如來不坐道場我今云何獨坐道場何以故現見諸法住實際故佛言云何名實際文殊師利言身見等是實際佛言云何身見是實際文殊師利言身見如相非實非不實不來不去亦身非身是名實際 佛告舍利弗善男子善女人若聞如是甚深般若波羅密心得決定不驚不怖不沒不悔當知是人即住不退轉地是即具足檀波羅密尸羅波羅密羼提波羅密毘黎耶波羅密禪波羅密般若波羅密亦能爲他顯示分別如說修行佛告文殊師利汝於先佛久種善根以無相法淨修梵行文殊師利言若見有相則言無相我今不見有相亦不見無相云何而言以無相法淨修梵行佛告文殊師利汝見聲聞

戒耶答曰見佛言汝云何見文殊師利言我不作凡夫見不作聖人見不作學見不作無學見不作大見不作小見不作調伏見不作不調伏見非見非不見 舍利弗語文殊師利言云何名佛云何觀佛文殊師利言云何爲我舍利弗言我者但有名字名字相空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如我但有名字佛亦但有名字名字相空即是菩提不以名字而求菩提菩提之相無言無說不生不滅不來不去非名非相是名爲佛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唯有智者乃能知耳是名觀佛 舍利弗語文殊師利言佛於法界不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文殊師利言不也何以故世尊即是法界若以法界證法界者即是諍論舍利弗法界之相即是菩提何以故是法界中無眾生相一切法空故一切法空即是菩提無二無分別故舍利弗無分別中則無知者若無知者即無言說無言說相即非有非無非知非不知一切諸法亦復如是以故一切諸法不見處所決定性故是故舍利弗

若見犯重比丘不墮地獄清淨行者不入涅槃如是比丘非應供非不應供非盡漏非不盡漏何以故於諸法中住平等故舍利弗言云何名不退法忍文殊師利言不見少法有生滅相名不退法忍舍利弗言云何復名不調比丘文殊師利言漏盡阿羅漢是名不調何以故諸結已盡更無所調故名不調若過心行名爲凡夫何以故凡夫眾生不順法界是故名過舍利弗言善哉善哉汝今爲我善解漏盡阿羅漢義 佛告文殊師利諸菩薩等坐道場時覺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文殊師利言菩薩坐於道場無有覺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如菩提相無有少法而可得者菩提即五逆五逆即菩提何以故菩提五逆無二相故無覺無覺者無見無見者無知無知者無分別無分別者如是之相名爲菩提若言見有菩提而取證者當知此輩即是增上慢人 佛告文殊師利汝今不謂如來出現於世耶文殊師利言若有如來出現世者一切法界亦應出現佛告文殊

師利汝謂恒沙諸佛入涅槃耶文殊師利言
諸佛一相不可思議佛語文殊師利如是如
是佛是一相不思議相無過去未來現在相
但衆生取著謂有出世謂佛滅度 佛告文
殊師利汝謂如來爲無上福田耶文殊師利
言如來是無盡福田是無盡相無盡相即無
上福田非福田非不福田是名福田無有明
闇生滅等相是名福田若能如是解福田相
深植善種亦無增無減佛告文殊師利云何
植種不增不減文殊師利言福田之相不可
思議若人於中如法修善亦不可思議如是
植種名無增無減亦是無上最勝福田 佛
言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師利言不也世
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者云何而
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是定而今
思惟實無心相而入三昧如人學射久習則
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我亦如是
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習成就更
無心想恒與定俱舍利弗語文殊師利言更
有勝妙寂滅定不文殊師利言若若不思議

定者汝可問言更有寂滅定不可思議定
尚不可得云何問有寂滅定乎舍利弗言不
思議定不可得耶文殊師利言思議定者是
可得相不可思議定者不可得相一切衆生
實成就不思議定何以故一切心相即非心
故是名不思議定是故一切衆生相及不思
議三昧相等無分別佛讚文殊師利言善哉
善哉汝於諸佛久植善根淨修梵行乃能演
說甚深三昧汝今安住如是般若波羅密中
文殊師利言若我住般若波羅密中能作是
說即是有想便住我想若住我想有想中者
般若波羅密便有處所般若波羅密若住於
無亦是我想亦名處所離此二處住無所住
如諸佛住安處寂滅非思議境界如是不思
議名般若波羅密住處 爾時佛言菩薩摩
訶薩若欲學菩提自在三昧得是三昧已照
明一切甚深佛法及知一切諸佛名字亦悉
了達諸佛世界無有障礙當如文殊師利所
說般若波羅密中學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
尊當云何行能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文殊師利如般若波羅密所說行能速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一行三昧若
善男子善女人修是三昧者亦速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文殊師利言世尊云何名一
行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繫緣法界是名一行
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當先
聞般若波羅密如說修學然後能入一行三
昧如法界緣不退不壞不思議無礙無相善
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應處空閒捨諸
亂意不取相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念一佛
功德無量無邊亦與無量諸佛功德無二如
是入一行三昧者盡知恒沙諸佛法界無差
別相 復次文殊師利譬如有人得摩尼珠
示其珠師珠師答言此是無價真摩尼寶即
求師言爲我治磨珠師治已珠色光明映徹
表裏修學一行三昧不可思議功德無量名
稱隨修學時知諸法相明達無礙功德增長
亦復如是文殊師利譬如日輪光明徧滿無
有減相若得一行三昧悉能具足一切功德
無有缺少亦復如是照明佛法如日輪光文

殊師利我所說法皆是一味離味解脫味寂滅味若善男子善女人得是一行三昧者其所演說隨順正法無錯謬相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以如是因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佛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何以故不思議界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若善男子善女人聞如是說不生懈怠當知是人以於先佛種諸善根即是從佛出家即是成就真歸依處 爾時以佛神力一切大地六反震動佛時微笑放大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即是如來印般若波羅密相佛言文殊師利如是如是佛說是已爾時諸大菩薩及四部眾聞說般若波羅密皆大歡喜頂戴奉行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經

佛一時住者闍維山中有無量四眾菩薩天人復有十六大國王皆來集會爾時十號三明大滅諦金剛智釋迦牟尼佛初年月八日方坐十地入大寂室三昧思緣放大光明照

三界中復於頂上出千寶蓮華上至非想非非想天光亦復爾乃至他方恒河沙諸佛國土時十六大國王中舍衛國主波斯匿王名曰月光即散百億種色華變成百億寶帳蓋諸大眾而白佛言世尊一切菩薩云何護佛果云何護十地行因緣佛言菩薩化四生不觀色如受想行識如眾生我人常樂我淨如知見壽者如菩薩如六度四攝一切行如二諦如是故一切法性真實空不來不去無生無滅同真際等法性無二無別如虛空是故陰入界無我無所有相是為菩薩行化十地般若波羅密大明白佛言世尊若諸法爾者菩薩護化眾生為化眾生耶佛言大王法性色受想行識常樂我淨不住色不住非色不住非非色乃至受想行識亦不住非非住何以故非色如非非色如世諦故三假故名見眾生一切法性實故乃至諸佛三乘七賢八聖亦名見六十二見亦名見大王若以名名見一切法乃至諸佛三乘四生者非非見一切法也世尊般若波羅密有法非非法摩訶

行云何照大王摩訶行見非非法法若非法是名非非法空法性空色受想行識空十二入十八界空六大法空四諦十二緣空是法即生即住即滅即有即空刹那刹那亦如是法生法住法滅何以故九十刹那為一念一念中一刹那經九百生滅乃至色一切法亦如是以般若波羅密空故不見緣不見諦乃至一切法空內空外空內外空有為空無為空無始空性空第一義空般若波羅密空因空佛果空空故空但法集故有受集故有名集故有因集故有果集故有十行故有佛果故有乃至六道一切有善男子若菩薩見法眾生我人知見者斯人行世間不異於世間於諸法而不動不到不滅無相無無相一切法亦如也諸佛法僧亦如也是即初地一念心具足八萬四千般若波羅密即載名摩訶行即滅為金剛亦名定亦名一切行大王若菩薩見境見智見說見受者非聖見也倒想見法凡夫人也見三界者眾生果報之名也六識起無量欲無窮名為欲界藏空或

色所起業果名為色界藏空或心所起業果名無色界藏空三界空三界根本無明藏亦空三地九生滅前三界中餘無明習果報空金剛菩薩藏得理盡三昧故或果生滅空有果空因空故空薩婆若亦空滅果空或前已空故佛得三無為果智緣滅非智緣滅虛空薩婆若果空也善男子若有修習聽說無聽無說如虛空法同法性聽同說同一切法皆如也大王菩薩修護佛果為若此護般若波羅密者為護薩婆若十力十八不共法五眼五分法身四無量心一切功德果為若此世尊護十地行菩薩云何行可行云何行化眾生以何相眾生可化佛言大王五忍是菩薩法伏忍信忍順忍無生忍寂滅忍名為諸佛菩薩修般若波羅密善男子初發信眾生修行伏忍於三寶中生習種性十心心精進心心念心慧心定心施心戒心護心願心迴向心是為菩薩能少分化眾生已超過二乘一切善地一切諸佛菩薩長養十心為聖胎也波斯匿王以偈歎曰

世尊導師金剛體 心行寂滅轉法輪
 八辯洪音為眾說 五忍功德妙法門
 三賢十聖忍中行 惟佛一人能盡源
 佛眾法海三寶藏 無量功德攝在中
 三世諸佛於中行 無不由此伏忍生
 一切菩薩行本源 是故發信心心難
 若得信心必不退 進入無生初地道
 教化眾生覺中行 是名菩薩初發心
 入理般若名為住 住生德行名為地
 初住一心足德行 於第一義而不動
 大寂無為金剛藏 一切報盡無極悲
 第一義諦常安隱 窮源盡性妙智存
 三賢十聖住果報 惟佛一人居淨土
 一切眾生暫住報 登金剛原居淨土
 如來三業德無極 我今月光禮三寶
 法王無上人中樹 覆蓋大眾無量光
 口常說法非無義 心智寂滅無緣照
 人中師子為眾說 舍生之生受妙報
 佛告諸得道果實大眾善男子是月光王已於過去十千劫中龍光王佛法中為四住開

士我為八住菩薩今於我前大師子吼如是如是惟佛與佛乃知斯事爾時波斯匿王言世尊第一義諦中有世諦不若言無者智不應二若言有者智不應一二之義其事云何佛告大王汝於過去七佛已問一義二義汝今無聽我今無說無聽無說即無一義二義故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法修行七佛偈如是無相第一義 無自無他作 因緣本自有無自無他作 法性本無性 第一義空如諸有本有法 三假集假有 無無諦實無寂滅第一空 諸法因緣有 有無義如是有無本自二 譬若牛二角 照解見無二二諦常不即 解心見不二 求二不可得非謂二諦一 非二何可得 於解常自一於諦常自二 遍達此無二 真入第一義世諦幻化起 譬如虛空華 如影三手無因緣故誑有 幻化見幻化 眾生名幻諦幻師見幻法 諸實則皆無 名為諸佛觀菩薩觀亦然

復次大王菩薩摩訶薩於一義中常照二諦
 化衆生佛及衆生一而無二何以故以衆生
 空故得置菩提空以菩提空故得置衆生空
 以一切法空故空空何以故般若無相二諦
 虛空般若空於無明乃至薩婆若無自相無
 他相故五眼成就時見無所見行亦不受不
 行亦不受非行非不行亦不受乃至一切法
 亦不受菩薩未成佛時以菩提爲煩惱菩薩
 成佛時以煩惱爲菩提何以故於第一義而
 不二故諸佛如來乃至一切法如故王言世
 尊無量品衆生根亦無量行亦無量法門爲
 一爲二爲無量耶大王一切法觀門非一非
 二乃有無量一切法亦非有相非非無相若
 菩薩見衆生見一見二即不見一不見二一
 二者第一義諦也大王若有若無者即世諦
 也以三諦攝一切法空諦色諦心諦故我說
 一切法不出三諦我人知見五受陰空乃至
 一切法空衆生品根行不同故非一非二
 法門大王七佛說摩訶般若波羅密我今說
 般若波羅密無二無別汝等大眾受持讀誦

解說是經功德有無量不可說不可說於此
 經中起一念信是諸衆生超百劫千劫十地
 等功德當知是人即是如來得佛不久時諸
 大眾聞說是經十億人得三空忍百萬億人
 得大空忍十地性佛言此經名爲仁王問般
 若波羅密經即此般若波羅密是護國土如
 城塹墻壁刀劍鋒楯汝應受持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四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五

見五

思益梵天所問經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大眾恭敬圍繞而為說法於是網明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身相超百千萬日月光明我自惟念若有眾生能見佛身甚為希有我復惟念若有眾生能見佛身皆是如來威神之力佛告網明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若佛不加威神眾生無有能見佛身亦無能問網明當知如來有光名寂莊嚴若有眾生遇斯光者能見佛身 又如來光名示一切色佛以此光能令眾生皆見佛身無量種色網明當知如來若以一劫若減一劫說此光明力用名號不可窮盡爾時網明菩薩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來身者即是無量光明之藏說法方便亦不可思議

爾時世尊即放光明照此三千大千世界時東方過七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清潔佛號日月光如來有菩薩梵天名曰思益住不退轉見此光已到日月光佛所白佛言世尊我欲詣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所親近諮

受其佛告梵天思益菩薩言彼娑婆國有若干千億諸菩薩集汝應以十法遊於彼土何等為十於毀於譽心無增減聞善聞惡心無分別於諸愚智等以悲心於上中下眾生之類意常平等於輕毀供養心無有二於他闕失莫見其過見種種乘皆是一乘聞三惡道亦勿驚畏於諸菩薩生如來想佛出五濁世生希有想梵天汝當以此十法遊彼世界

爾時日月光佛國有諸菩薩白佛言世尊我得大利不生如是惡眾生中其佛告言善男子勿作是語所以者何若菩薩於此國中百千萬劫淨修梵行不如彼土從旦至食無瞋礙心其福為勝 於是思益梵天與萬二千菩薩俱於彼佛土忽然不現譬如壯士屈伸臂頂到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所頭面禮佛足右繞三匝却住一面 爾時佛告網明菩薩汝見是思益梵天不唯然已見網明當知思益梵天於諸正問菩薩中為最第一於諸善分別諸法菩薩中為最第一於諸決疑菩薩中為最第一 爾時網明菩薩問思益梵

天言佛說汝於正問菩薩中為最第一何謂菩薩所問為正問耶梵天言網明若菩薩以彼我問名為邪問分別法問名為邪問若無彼我問名為正問不分別法問名為正問又網明以生故問名為邪問以滅故問名為邪問以住故問名為邪問若不以生故問不以滅故問不以住故問名為正問又網明若菩薩為垢故問名為邪問為淨故問名為邪問為生死故問名為邪問為出生死故問名為邪問為涅槃故問名為邪問若不為垢淨故問不為生死出生死故問不為涅槃故問名為正問所以者何法位中無垢無淨無生死無涅槃又網明若菩薩為見故問為斷故問為證故問為修故問為得故問為果故問名為邪問若無見無斷無證無修無得無果故問名為正問又網明是善是不善故問名為邪問是世間法是出世間法是罪法是非罪法是有漏法は無漏法是有為法は無為法如是等二法隨有所依而問者名為邪問若不見二不見不二問名為正問又網明若善

薩分別佛問名為邪問分別法分別僧分別
衆生分別佛圖分別諸乘問名為邪問若於
法不作一異問者名為正問又網明一切法
正一切法邪網明言梵天何謂一切法正一
切法邪梵天言於諸法性無心故一切法名
為正若於無心中以心分別觀者一切法
名為邪一切法離相名為正若不信解是離
相是即分別諸法若分別諸法則入增上慢
隨所分別皆名為邪網明言何謂為諸法正
性梵天言諸法離自性離欲際是名正性網
明言少有能解如是正性者梵天言是正性
不一不多網明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如是知
諸法正性若已知若今知若當知是人無有
法已得無有法今得無有法當得所以者何
佛說無得無分別名為所作已辦相若人聞
是諸法正性勤行精進是名如說修行 思
益梵天白佛言世尊誰應受供養佛告梵天
不為世法之所牽者世尊誰能消供養佛言
於法無所取者世尊誰為世間福田佛言不
壞菩提性者世尊誰為衆生善知識佛言於

一切衆生不捨慈心者世尊誰知報佛恩佛
言不斷佛種者世尊誰能供養佛言能通
達無生際者世尊誰能親近於佛佛言乃至
失命因緣不毀禁者 世尊何謂菩薩能為
施主佛言菩薩能教衆生一切智心世尊何
謂菩薩能奉禁戒佛言常能不捨菩提之心
世尊何謂菩薩能行忍辱佛言見心相念念
滅世尊何謂菩薩能行精進佛言求心得
世尊何謂菩薩能行禪定佛言除身心麁相
世尊何謂菩薩能行智慧佛言於一切法無
有戲論世尊何謂菩薩能行慈心佛言不生
衆生想世尊何謂菩薩能行悲心佛言不生
法想世尊何謂菩薩能行喜心佛言不生我
想世尊何謂菩薩能行捨心佛言不生彼我
想 世尊何謂菩薩徧行佛言能淨身口意
業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身淨無惡 口淨常實語 心淨常行慈
是菩薩徧行 知法名為佛 知離名為法
知無名為僧 是菩薩徧行 不依止欲界
不住色無色 行如是禪定 是菩薩徧行

信解諸法空 及無相無作 而不盡諸漏
是菩薩徧行
思益梵天復白佛言世尊所說四聖諦何等
是真聖諦梵天苦不名為聖諦苦集不名為
聖諦苦滅不名為聖諦苦滅道不名為聖諦
所以者何若苦是聖諦者一切牛驢畜生等
皆應有苦聖諦若集是聖諦者一切在所生
處衆生皆應有集聖諦所以者何以集故生
諸趣中若苦滅是聖諦者觀滅者說斷滅者
皆應有滅聖諦若道是聖諦者緣一切有為
道者皆應有道聖諦梵天以是因緣故當知
聖諦非苦非集非滅非道聖諦者知苦無生
是名苦聖諦知集無和合是名集聖諦於畢
竟滅法中知無生無滅是名滅聖諦於一切
法平等以不二法得道是名道聖諦梵天真
聖諦者無有虛妄 梵天若行者言我知見
苦是虛妄我斷集是虛妄我證滅是虛妄我
修道是虛妄所以者何是人遺失佛所護念
是故說為虛妄何等是佛所護念謂不憶念
一切諸法是名佛所護念若行者住是念中

則不住一切相若不住一切相則住實際若住實際是名不住心若不住心是人名為非實語非妄語者梵天是故當知若非實非虛妄者是名聖諦 非離生死得涅槃名為聖諦若人證如是四諦是名世間實語者梵天當來有比丘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是人說生相是苦諦眾緣和合是集諦滅法是滅諦以二法求相是道諦佛言我說此愚人是外道徒黨我非彼人師彼非我弟子是人墮於邪道破失法故說言有諦梵天且觀我坐道場時不得一法是實是虛妄若我不得法是法寧可於眾中有言說有論議有教化耶 梵天如來坐道場時唯得虛妄顛倒所起煩惱畢竟空性以無所得故得以無所知故知所以者何我所得法不可見不可聞星五不可覺不可識不可取不可着不可說不可難出過一切法相無語無說無有文字無言說道梵天此法如是猶如虛空汝欲於如是法中得利益耶梵天言不也世尊諸佛如來甚為希有成就未曾有法深入大慈大悲得

如是寂滅相法而以文字言說教人令得世尊其有聞是能信解者當知是人小功德求世尊是法一切世間之所難信所以者何世間貪著實而是法無實無虛妄世間貪著法而是法無法非法世間貪著涅槃而是法無生死無涅槃世間貪著善法而是法無善無非善世間貪著樂而是法無苦無樂世間貪著佛出世而是法無佛出世亦無涅槃雖有說法而是法非可說相雖讚說僧而僧即是無為是故此法一切世間之所難信譬如水中出火火中出水難可得信如是煩惱中有菩提菩提中有煩惱是亦難信所以者何如來得是虛妄煩惱之性亦無法可得有所說法亦無有形雖有所知亦無分別證涅槃亦無滅者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信解如是法義者當知是人安住道場當知是人破壞魔軍當知是人得一切種智當知是人轉於法輪當知是人作無量佛事 佛告梵天若人能於如來所說文字語言章句通達隨順不違不逆和合為一隨其義理

不隨章句言辭而善知言辭所應之相知如來以何言說法以何隨宜說法以何方便說法以何法門說法以何大悲說法梵天若菩薩能知如來以是五力說法是菩薩能作佛事 爾時網明菩薩白佛言世尊是思益梵天云何聞大悲法而不喜悅思益言善男子若識在二法則有喜悅若識在無二實際法中則無喜悅譬如幻人見幻戲事無所喜悅菩薩知諸法相如是則於如來若說法若神通亦無喜悅又善男子如佛所化人聞佛說法不喜不悅菩薩知諸法相與化無異於如來所不加喜悅於餘眾生無下劣想網明言梵天汝今見諸法如幻相耶梵天言若人分別諸法者汝當問之網明言汝今於何處行梵天言一切凡夫行處吾於彼行善男子凡夫行賢聖行皆無二無差別善男子一切行非行一切說非說一切道非道 網明言汝說一切凡夫行處吾於彼行者則有行相梵天言若我有所生處應有行相網明言汝若不生

云何教化衆生梵天言佛所化生吾如彼生
網明言佛化所生則無生處梵天言寧可見
不網明言以佛力故見梵天言我生亦如是
以業力故網明言汝於起業中行耶梵天言
我不於起業中行網明言云何言以業力故
梵天言如業性力亦如是是二不出於如爾
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能入是菩薩隨
宜所說法中者得大功德所以者何世尊乃
至聞是上人名字尚得大利何況聞其所說
譬如有樹不依於地在虛空中而現根莖枝
葉華果甚爲希有此人相亦復如是不住
一切法而於十方現有行有生死亦有如是
智慧辯才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智
慧自在力者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 於是迦葉問網明菩薩言善男子仁
者幾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網明言
大迦葉若有問幻所化人汝幾時當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幻人當云何答大迦葉
言善男子幻所化人無決定相當何所答網
明言大迦葉一切諸法亦如幻所化人無決

定相誰可問言汝幾時當成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大迦葉言善男子幻所化人離於自
相無異無別無所志願汝亦如是耶若如是
者汝云何能利益無量衆生網明言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即是一切衆生性一切衆生
性即是幻性幻性即是一切法性於是法中
我不見有利不見無利大迦葉言善男子汝
今不令衆生住菩提耶網明言諸佛菩提有
住相耶大迦葉言無也網明言是故我不令
衆生住於菩提亦不令住聲聞辟支佛道大
迦葉言善男子汝今欲趣何所網明言我所
趣如如趣大迦葉言如無所趣亦無有轉網
明言如如無趣無轉一切法住如相故我無
趣無轉大迦葉言若無趣無轉汝云何教化
衆生網明言若人發願則是不能教化衆生
若人於法有轉是亦不能教化衆生大迦葉
言善男子汝不轉衆生生死耶網明言我尚
不得生死何況於生死中而轉衆生大迦葉
言汝不令衆生得涅槃耶網明言我尚不見
涅槃何況教化衆生令住涅槃大迦葉言善

男子若汝不得生死不見涅槃何故今爲無
量衆生行於菩提此豈不爲滅度衆生耶網
明言若菩薩得生死分別涅槃因衆生行菩
提此則不應說爲菩薩大迦葉言善男子汝
今於何處行網明言我非生死中行非涅槃
中行亦不以衆生相行大迦葉如汝所問汝
何處行者如佛所化人行處吾於彼行大迦
葉言佛所化人無有行處網明言當知一切
衆生所行亦如是相大迦葉言佛所化人無
貪無恚無癡若一切衆生所行如是相者衆
生貪恚癡從何所起網明言我今問汝隨意
答我大迦葉汝今寧有貪恚癡不答言無也
網明言是貪恚癡盡滅耶答言不也網明言
若大迦葉今無貪恚癡亦不盡滅者汝置貪
瞋癡於何所耶答言善男子凡夫從顛倒起
妄想分別生貪恚癡耳賢聖法中善知顛倒
實性故無妄想分別是以無貪恚癡大迦葉
於汝意云何若法從顛倒起是法爲實爲虛
妄耶答言是法虛妄非是實也網明言若法
非實可令實耶答言不也網明言若法非實

仁者欲於是中得貪恚癡耶答言不也網明言若然何者是貪恚癡能惱眾生者答言善男子若爾者一切從本已來離貪恚癡相網明言以是故我說一切法相如佛所化

佛告迦葉是網明菩薩當作佛號普光自

在王如來不以文字說法但放光明照諸菩薩即得無生法忍其佛光明復照十方通達無礙令諸眾生得離煩惱又其光明常出三十二種清淨法音何等三十二所謂諸法空無眾生見故諸法無相離分別故諸法無作

出三界故諸法離欲性寂滅故諸法離瞋無有礙故諸法離癡無闇冥故諸法無所從來本無生故諸法無所去無所至故諸法不住無所依故諸法過三世去來現在無所有故諸法無異其性一故諸法不生離於報故諸

法無業報作者不可得故諸法不作無所起故諸法無起無為性故諸法無為離生滅故諸法真不從和合生故諸法實一道門故諸法無眾生眾生不可得故諸法無我第一義故諸法鈍無所知故諸法捨離憎愛故諸

法難煩惱無有執故諸法無垢性不汙故諸法一相離欲際故諸法離相常定故諸法住實際性不壞故諸法如相不分別故諸法入法性徧入故諸法無緣諸緣不合故諸法是菩提如實見故諸法是涅槃無因緣故迦葉

普光自在王如來光明常出如是清淨法音亦能令諸菩薩施作佛事其佛國土無有魔事佛壽無量阿僧祇劫爾時思益梵天白佛言世尊菩薩以何行諸佛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佛言若菩薩不行生法不行滅

法不行善不行不善不行世間不行出世間不行有罪法不行無罪法不行有漏法不行無漏法不行有為法不行無為法不行修道不行除斷不行生死不行涅槃不行見法不行聞法不行覺法不行知法不行施不行捨

不行戒不行覆不行忍不行善不行發不行精進不行禪不行三昧不行慧不行行不行知不行得梵天若菩薩如是行者諸佛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所以者何諸所有行皆有所是無所是是菩提諸所有行皆是

分別無分別是菩提諸所有行皆是起作無起作是菩提諸所有行皆是戲論無戲論是菩提是故當知若菩薩過諸所行則得受記離諸法二相故是受記義梵天我於往昔供養諸佛恭敬尊重讚嘆淨修梵行一切布

施一切持戒及行頭陀離於瞋恚忍辱慈心如所說行勤修精進一切所聞皆能受持獨處遠離入諸禪定隨所聞慧讀誦思問是諸如來亦不見授記何以故依止所行故以是當知若諸菩薩出過一切諸行則得受記

梵天我於是後見然燈佛即得無生法忍佛時授我記言汝於來世當作佛號釋迦牟尼如來應供正徧知我爾時出過一切諸行具足六波羅蜜所以者何若菩薩能捨諸相名爲檀波羅蜜能滅諸受持名爲尸羅波羅

密不爲六塵所傷名爲羼提波羅蜜離諸所行名爲毘黎耶波羅蜜不憶念一切法名爲禪波羅蜜能忍諸法無生性名爲般若波羅蜜我於然燈佛所具足如是六波羅蜜世尊云何名具足六波羅蜜梵天若不念施不依

止戒不分別忍不取精進不住禪定不二於
慧是名具足六波羅密 於是網明菩薩白
佛言世尊何謂菩薩家清淨佛言善男子菩
薩若生轉輪聖王家不名家清淨若生帝釋
中若生梵王中亦不名家清淨在所生處乃

至畜生自不退失善根亦今眾生諸善根
是名菩薩家清淨又網明慈是菩薩家心平
等故悲是菩薩家添心念故喜是菩薩家生
法喜故捨是菩薩家離貪著故不捨菩提是
菩薩家不貪聲聞辟支佛地故 爾時思益

梵天謂文殊師利言如來不說法耶文殊師
利言佛雖說法不以二相何以故如來性無
二故雖有所說而無二也梵天言若一切法
無二其誰為二文殊師利言凡夫貪著我故
分別二耳不二者終不為二雖種種分別為

二然其實際無有二相梵天言云何識無二
法文殊師利言若無二可識則非無二所以
者何無二相者不可識也 梵天言誰能聽
如來如是法答言不漏六塵者梵天言誰能
知是法答言無識無分別無評訟者 梵天

若於法中有高下心貪著所愛皆是評訟佛
所說法無有評訟梵天樂戲論者無不評訟
樂評訟者無沙門法樂沙門法者無有妄想
貪著梵天言云何比丘隨佛語隨佛教答言
若比丘稱讚毀辱其心不動是名隨佛教若

比丘不隨文字語言是名隨佛語 梵天言
云何比丘能守護法答言若比丘不逆平等
不壞法性是名能守護法梵天言云何比丘
親近於佛答言若比丘於諸法中不見有法
若近若遠是名親近於佛 梵天言誰能見

佛答言若不著肉眼不著天眼不著慧眼是
名能見佛梵天言誰能見法答言不逆諸因
緣法者梵天言誰能順見諸因緣法答言不
起平等不見平等所生相者梵天言誰得真
智答言不生不滅諸漏者 梵天言誰為得

解脫者答言不壞縛者梵天言誰為得度答
言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者梵天言漏盡比丘
盡何事耶答言若有所盡不名漏盡知諸漏
空相隨如是知名為漏盡 梵天言誰能見
聖諦答言無有見聖諦者所以者何隨所有

見皆為虛妄無所見者乃名見諦 梵天言
是諦當於何求答言當於四顛倒中求梵天
言何故作如是說答言求四顛倒不得淨不
得常不得樂不得我若不得淨是即不淨若
不得常是即無常若不得樂是即為苦若不

得我是即無我梵天一切法空無我是為聖
諦若能如是求諦是人不見苦不斷集不證
滅不修道梵天言云何名修道答言若不分
別是法是非法離於二相名為修道以是道
求一切法不得是名為道是道不令人離生

死至涅槃所以者何不離不至乃名聖道
爾時等行菩薩白佛言世尊所言菩薩菩薩
者為何謂耶佛言善男子若菩薩於邪定眾
生發大悲心於正定眾不見殊異故言菩
薩所以者何菩薩不為正定眾生不為不定

眾生故發心但為度邪定眾起大悲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名菩薩 若
菩薩能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亦復能捨一
切福事與諸眾生是名菩薩 爾時等行菩
薩謂文殊師利如汝所說皆為真實答言一

切言說皆為真實又問虛妄言說亦真實耶
答言如是所以者何是諸言說皆為虛妄無
處無方若法皆虛妄無處無方是故一切言
說皆是真實善男子提婆達語如來語無異
無別所以者何一切言說皆是如來言說不
出如故一切言說有所說事皆以無所說故
得有所說是以一切言說皆平等文字同故
文字無念故文字空故等行言如來不說凡
夫語言賢聖語言耶文殊師利言然以文字
說凡夫語言亦以文字說賢聖語言如是善
男子諸文字有分別凡夫語言是賢聖語
言耶等行言不也文殊師利言如諸文字無
分別一切賢聖亦無分別是故賢聖無有言
說所以者何賢聖不以文字相不以眾生相
不以法相有所說也譬諸鐘鼓眾緣和合而
有音聲是諸鐘鼓亦無分別如是諸賢聖善
知來因緣故於諸言說無貪無礙等行言如
佛所說汝等集會當行二事若說法若聖默
然何謂說法何謂聖默然答言若說法不違
佛不違法不違僧是名說法若知法即是佛

離相即是法無為即是僧是名聖默然 又
善男子若知一切眾生諸根利鈍而教誨之
名為說法常入於定心不散亂名聖默然等
行言如我解文殊師利所說義一切聲聞辟
支佛無有說法亦無聖默然所以者何是人
不能了知一切眾生諸根利鈍亦復不能常
在於定文殊師利若有真實問何等是世間
說法者何等是世間聖默然者則當為說諸
佛是也所以者何諸佛善能分別一切眾生
諸根利鈍亦常在定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
是如等行所說唯諸如來有此二法爾時須
菩提白佛言世尊我親從佛聞汝等集會當
行二事若說法若聖默然世尊若聲聞不能
行者云何如來勅諸比丘行此二事佛告須
菩提於汝意云何若聲聞不從他聞能說法
能聖默然不須菩提言不也須菩提是故當
知一切聲聞辟支佛無有說法無聖默然
爾時須菩提問文殊師利若聲聞辟支佛不
能如是說法不能如是聖默然者諸菩薩有
成就如是功德能說法能聖默然不答言唯

佛當知於是佛告須菩提有三昧名入一切
語言心不散亂若菩薩成就是三昧皆得是
功德爾時文殊師利謂等行菩薩善男子為
眾生入萬四千行故說入萬四千法藏名為
說法常在一切滅受想定中名聖默然善男
子我若一劫若減一劫演說是義是名說法
相是聖默然相猶不能盡於是佛告等行菩
薩善男子乃往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
僧祇劫時世有佛號曰普光 其普光佛以
三乘法為弟子說亦多樂說如是法言汝等
比丘當行二事若說法若聖默然 復廣說
淨明三昧所以名曰淨明三昧者若菩薩入
是三昧即得解脫一切諸相及煩惱著亦於
一切佛法得淨光明是故名為淨明三昧又
前際一切法淨後際一切法淨現在一切法
淨是三世畢竟淨無能今不淨性常淨故是
以說一切諸法性常清淨何謂諸法性淨謂
一切法空相離有所得故一切法無相相離
憶想分別故一切法無作相不取不捨無求
無願畢竟離自性故是名性常清淨以是常

淨相知生死性即是涅槃性涅槃性即是一切法性是故說心性常清淨善男子譬如虛空若受垢汙無有是處心性亦如是若有垢汙無有是處又如虛空雖為烟塵雲霧覆障不明不淨而不能染汙虛空之性設染汙者不可復淨以虛空實不染汙故還見清淨凡夫心亦如是雖邪憶念起諸煩惱然其心性不可垢汙設垢汙者不可復淨以心相實不可垢汙性常明淨是故心得解脫善男子是名入淨明三昧門 爾時等行菩薩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諸佛菩薩為大饒益如所說行精進眾生世尊其懈怠不能如所說行者雖值百千萬佛無能為也當知從勤精進得出菩提

思益梵天謂文殊師利若行者於平等中不

見五

十六

見諸法名得聖道已文殊師利言何故不見思益言離二相故不見不見即是正見又問誰能正見世間答言不壞世間相者又問云何為不壞世間相答言色如無別無異受想行識如無別無異若行者見五陰平等如

相是名正見世間又問何等是世間相答言減盡是世間相又問減盡相復可盡耶答言減盡相者不可盡也又問何故說言世間是減盡相答言世間畢竟盡相是相不可盡所以者何已盡者不復盡也又問佛不說一切有為法是盡相耶答言世間是盡相終不可盡是故佛說一切有為法是盡相又問何等數名有為法答言以盡相故名有為法又問有為法者為何所答言無為性中住又問有為法無為法有何差別答言有為法無為法文字言說有差別耳所以者何以文字言說言是有為是無為若求有為無為實相則無差別以實相無差別故又問何等是諸法實相義答言一切法平等無有差別是諸法實相義又問何等為義答言以文字說令人得解故名義所以者何實相義者不如文字所說諸佛雖以文字有所言說而於實相無所增減文殊師利一切言說皆非言說是故佛語名不可說諸佛不可以言相說故又問云何得說佛相答言諸佛如來不可以色

身說相不可以三十二相說相不可以諸功德法說相又問諸佛可離色身三十二相諸功德法而說相耶答言不也所以者何色身如三十二相如諸功德法如諸佛不即是如亦非離如如是可說佛相不失如故又問諸佛世尊得何等故號名為佛答言諸佛世尊通達諸法性相如故說名為佛正徧知者於是等行菩薩白佛言世尊何謂菩薩發行大乘爾時世尊以偈答言

菩薩不壞色	發行菩提心	知色即菩提
是名行菩提	如色菩提然	等入於如相
不壞諸法性	是名行菩提	不壞諸法性
則為菩提義	是菩提義中	亦無有菩提
正行第一義	是名行菩提	若法及非法
不分別為二	亦不得不二	是名行菩提
若二則有為	非二則無為	離是二邊者
是名行菩提	行於世間法	處中若蓮花
遵修最上道	是名行菩提	世間所行處
悉於是中行	世間所食著	於中得解脫
菩薩無所畏	不沒生死淵	無憂無疲倦

而行菩提道 斯人能善知 法性真實相
 是故不分別 是法是非法 常住於平等
 護持佛正法 一切無所念 則是如來法
 若有佛無佛 是法常住世 能通達是相
 是名護持法 諸法之實相 了達知其義
 安住於此中 而為人演說 行於甚深法
 魔所不能測 是人於諸法 無所貪着故
 願求諸佛慧 亦不着願求 諸佛慧無礙
 不着法非法 若能不着此 究竟得佛道
 法性不可議 常住於世間 若能知如是
 不生亦不滅 菩薩念眾生 不解是法相
 為之勤精進 令得離顛倒 信解常定法
 及寂滅無漏 其心得解脫 故說常定者
 自住平等法 以此導眾生 不違平等行
 故說常定者 志念常堅固 不忘菩提心
 亦能化眾生 故說常定者 常念於諸佛
 真實法性身 遠離色身相 故說常定者
 常修念於法 如諸法實相 亦無有憶念
 故說常定者 常修念於僧 僧即是無為
 離數及非數 常入如是定 我見與佛見

空見生死見 涅槃之見等 皆無是諸見
 無量智慧光 知諸法實相 無聞無障礙
 是行菩提道 是乘名大乘 不可思議乘
 悉容諸眾生 猶不盡其量 虛空無有量
 亦無有形色 大乘亦如是 無量無障礙
 若人聞此經 乃至持一偈 永脫於諸難
 得到安隱處 敬念此經者 捨是身已後
 終不墮惡道 常生人天中 於後惡世時
 若得聞是經 我皆與授記 究竟成佛道
 若持此經者 佛法在是人 是在佛法
 亦能轉法輪 若人持是經 能轉無量劫
 生死諸往來 得近於佛道 若能持是經
 精進大智慧 是名極勇猛 能破魔軍眾
 我於然燈佛 住忍得授記 若有樂是經
 我授記亦然 若人於佛後 能解說是經
 佛雖不在世 為能作佛事
 爾時思益梵天謂文殊師利如來是實語者
 能說如是法文殊師利言如來於法無所說
 何以故如來尚不得諸法何況說法思益言
 如來豈不分別諸法是世間是出世間是有

為是無為耶文殊師利言於汝意云何是虛
 空可說可分別不思益言不也文殊師利言
 今說虛空名字以所說故有生有滅耶思益
 言不也文殊師利言如來說法亦復如是不
 以說故諸法有生有滅如此說法是不可說
 相亦以此法有所教誨是無所教誨所以者
 何如說法性不說法性亦如是是故說一切
 法住於如中如亦無所住爾時釋梵四天王
 俱在會中即以天華散於佛上而作是言世
 尊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文殊師利說法有信
 解者當知是人能破魔軍及餘怨敵所以者
 何文殊師利今所說法能破一切邪見妄想
 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於是法不驚不怖
 當知是人小功德來 世尊我等於此
 經中得智慧光明而不能得報佛及文殊師
 利思益梵天之恩 爾時世尊語釋梵四天
 王等大眾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若人所從聞
 是經處若和尚若阿闍黎我不見世間供養
 之具能報其恩是法出於世間世間供養所
 不能報是法度於世間世間財物所不能報

是法無染染汗之物所不能報諸善男子是法餘無能報唯有一事如說修行若人於此法中能如說修行者是名能報師恩是則名為順如來語順如來教 爾時會中有天子名不退轉白佛言世尊所說隨法行隨法行者為何謂耶佛告天子隨法行者不行一切法是名隨法行所以者何若不行諸法則不分別是正是邪如是行者不行善不行不善不行有漏不行無漏不行世間不行出世間不行有為不行無為不行生死不行涅槃是名隨法行若起法相者是則不名隨法行也若念言我行是法是則戲論不隨法行若不受一切法則隨法行於一切法無憶念無分別無所行是名隨法行

量法故名爲甚深一切聲聞辟支佛不能測故名爲無底迦葉又如大海集無量水此諸菩薩亦復如是集無量法無量智慧是故說諸菩薩心如大海 迦葉又如大海有三種寶一者少價二者有價三者無價此諸菩薩所可說法亦復如是隨諸眾生根之利鈍今得解脫有以小乘而得解脫有以中乘而得解脫有以大乘而得解脫迦葉又如大海漸漸轉深此諸菩薩亦復如是 迦葉又如劫盡燒時諸小陂池江河泉源在前枯竭然後大海乃當消盡正法滅時亦復如是諸行小道正法先盡然後菩薩大海之心正法乃滅迦葉此諸菩薩寧失身命不捨正法汝謂菩薩失正法耶勿造斯觀迦葉如彼大海有金剛珠名集諸寶乃至七日出時火至梵世而此寶珠不燒不失轉至他方大海之中若是寶珠在此世界世界燒者無有是處此諸菩薩亦復如是正法滅時七邪法出爾乃至於他方世界何等七一者外道論二者惡知識三者邪用道法四者互相惱亂五者入邪見

棘林六者不修福德七者無有得道此七惡出時是諸菩薩知諸眾生不可得度爾乃至於他方佛國不離見佛聞法教化眾生增長善根迦葉又如大海爲無量眾生之所依止此諸菩薩亦復如是眾生依止得三種樂人樂天樂涅槃之樂迦葉又如大海鹹不可飲此諸菩薩亦復如是諸魔外道不能吞滅於是迦葉白佛言世尊大海雖深尚可測量此諸菩薩不可測也佛告迦葉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猶可知數此諸菩薩功德無量不可數也 爾時世尊現神通力令魔波旬及其軍眾來詣佛所作是言世尊我與眷屬今於佛前立此誓願是經所流布處若說法者及聽法者并彼國土不起魔事亦當擁護是經爾時世尊放金色光照此世界告文殊師利言如來今護念是經利益諸法師故是經在閻浮提隨其歲數佛法不滅 佛說是經時七十二那由他眾生得無生法忍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五

佛說長者女菴提遮師子乳了義經

舍衛國城西有一村名曰長提有一婆羅門名婆私賦迦在其中住其人學問廣博深信內典敬承佛教欲設大會至祇洹所請佛及

僧佛受其請與大眾往詣彼村爾時長者見佛歡喜即率眷屬來至佛所各各禮佛恭敬

而住其婆羅門有女名菴提遮先適與人其女容貌端正器度高遠事夫如禁其儀無比

自以生來父母莫測其所由故名之菴提遮爾時婆羅門長跪佛前敬設供養聖眾食訖

文殊師利問菴提遮曰汝今知生死義耶答曰以佛力故知又問曰若知者生以何為義

答曰生以不生為生義又問曰云何不生

生為義耶答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畢竟未曾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有所

說者以為生義又問曰若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有所和合為生義者即應無有生相

將何為生義答曰雖在生處而無生者是為正生故說有義文殊又問曰死以何為義耶

答曰死以不死為死義又問曰云何以不死為死義耶答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有所散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

是為死義又問曰若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有所散者即無死相將何為死義答曰雖

在死處其心不亡者是為正死故說有義文殊師利又問曰常以何為義答曰若能明知

諸法畢竟生滅變易無定如幻相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為常義又問曰若知諸法

畢竟生滅無定如幻相者即是無常義云何將為常義耶答曰諸法生而不自得生滅而

不自得滅乃至變易亦復如是以不自得故說為常義也又問曰無常以何為義答曰若

知諸法畢竟不生不滅隨如是相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為無常義又問曰若知諸

法畢竟不生不滅者即是常義云何說為無常義耶答曰但以諸法自在變易無定相不自得隨如是知者故說有無常義又問曰空

以何為義答曰若能知諸法未曾自空不壞今有而能不空空不有者故說有空義

又問曰若不空空不有者即無有事將何為空義耶菴提遮以偈答曰

嗚呼真大德 不知真空義 色無有自性 豈非如空也 空若自有空 則不能容色 空不自空故 眾色從是生

爾時文殊師利又問曰頗有明知生而不生相為生所留者不答曰有雖自明見其力未

充而為生所留者是也又問曰頗有無知不識生性而畢竟不為生所留者不答曰無所

以者何若不見生性雖因調伏少得安處其不安之相常為對治若能見生性者雖在不

安之處而安相常現前若不如是知者雖有種種勝辯談說甚深典籍而即是生滅心說

彼實相密要之言如盲辨色因他語故說得青黃赤白黑而不能自見色之正相今不能

見諸法者亦復如是但今為生所生為死所死者而有所說者乃於其人即無生死之義

耶若為常無常所繫者亦復如是當知大德空者亦不自得空故說有空義耶爾時佛告

文殊師利如是如是如菴提遮所說真實無

異日可令冷月可令熱是菴提遮所說不可
 移易時舍利弗問其女曰汝之智慧辯才若
 此佛所稱歎我等聲聞之所不及云何不能
 離是女身色相也其女答曰我欲問大德即
 隨意答我大德今現是男不舍利弗言我雖
 色是男而心非男也其女言大德我亦如是
 如大德所言雖在女相其心即非女也舍利
 弗言汝今現為夫所拘執何能如此其女答
 曰大德能自信已之所言不舍利弗言我之
 自言云何不自信其女答曰若自信者大德
 前說我色是男而心非男者即心與色有所
 二用也若大德自信此言者即於我所不生
 有夫之惡見大德自男故生我女相以我女
 色故壞大德心也而以自男見彼女者則不
 能於法生實信也舍利弗言我於汝所不敢
 生於惡見其女答曰但以對世尊故不敢非
 是實言也若實不生惡見者云何說我言汝
 今現為夫所拘執耶是言從何而來舍利弗
 言我以久離習故有此之言非實心也其女
 問曰大德我今問者隨意答我大德既言久

離男女相者大德色久離耶心久離耶時舍
 利弗默然不答爾時菴提遮以偈頌曰
 若心得久離 畢竟不生見 誰為作女人
 於色起不淨 若論色久離 法本不自有
 畢竟不會汗 將何為作惡 嗚呼今大德
 徒學不能知 自男生我女 豈非妄想非
 悔過於大眾 於法勿生疑 我上所言說
 是佛神力持
 時菴提遮說是偈已其比丘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諸天及人於中有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者有得無生法忍者得法眼淨者
 又得心解脫者其無量聲聞眾而於佛法自
 生慙恥者無量爾時佛告舍利弗是女非凡
 已值無量諸佛常能說如是師子吼了義經
 利益無量諸眾生我亦自與是女人同事無
 量諸佛已是女人不久當成正覺是諸眾中
 於是女人所說法要即能生實信者皆已久
 聞是女人所說法故今則能生正信是故應
 當諦受是師子吼了義經勿疑之也佛告阿
 難此長者女菴提遮所說了義問答經付囑

於汝汝當諦受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
 一時佛住南海濱楞伽山頂種種寶華以為
 莊嚴與大比丘僧及大菩薩眾俱從彼種種
 異佛刹來是諸菩薩摩訶薩無量三昧自在
 之力神通遊戲大慧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諸識
 有幾種生住滅佛告大慧諸識有二種生住
 滅非思量所知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
 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
 謂流注滅及相滅大慧諸識有三種相謂轉
 相業相真相大慧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
 相何等為三謂真識現識及分別事識大慧
 譬如明鏡持諸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大
 慧現識及分別事識此二壞不壞相展轉因
 大慧不思議熏及不思議變是現識因大慧
 取種種塵及無始妄想熏是分別事識因大
 慧若覆彼真識種種不實諸虛妄滅則一切
 根識滅是名相滅大慧相續滅者相續所因
 滅則相續滅所從滅及所緣滅則相續滅大

慧所以者何是其所依故依者謂無始妄想
熏緣者謂自心見等識境妄想大慧譬如泥
團微塵非異非不異金莊嚴具亦復如是大
慧若泥團微塵異者非彼所成而實彼成是
故不異若不異者則泥團微塵應無分別如
是大慧轉識藏識真相若異者識識非因若
不異者轉識藏識亦應滅而自真相實不
滅是故大慧非自真相滅滅但業相滅若自
真相識滅者藏識則滅大慧藏識滅者不異
外道斷見論議大慧彼諸外道作如是論謂
攝受境界滅識流注亦滅若識流注滅者無
始流注應斷大慧外道說流注生因非眼識
色明集會而生更有異因復次大慧有七種
第一義所謂心境界慧境界智境界見境界
超二見境界超于地境界如來自到境界大
慧此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應供等正覺
性自性第一義心以性自性第一義心成就
如來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法聖慧眼入
自共相建立如所建立不與外道論惡見共
大慧云何外道論惡見共所謂自境界妄想

見不覺識自心所現分齊不通大慧愚癡凡
夫性無性自性第一義作二見論大慧若復
諸餘沙門婆羅門見離自性浮雲火輪水月
及夢內外心現妄想無始虛偽不離自心妄
想因緣滅盡離妄想說所說觀所觀受用建
立身之藏識無所有境界離生住滅大慧彼
菩薩不久次第隨入無相處次第隨入從地
至地三昧境界解三界如幻分別觀察當得
如幻三昧度自心現無所有得住般若波羅
密捨離彼生所作方便隨入如來身隨入如
如化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莊嚴等入一
切佛刹外道入處離心意意識是菩薩漸次
轉身得如來身是故欲得如來身者當離所
作方便生住滅觀察無始虛偽過妄想習氣
因三有思惟無所有佛地無生到自覺聖趣
自心自在到無開發行如隨眾色摩尼隨入
眾生微細之心而以化身隨心量度諸地漸
次相續建立是故大慧自悉檀善應當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請為楞伽國
摩羅耶山海中住處諸大菩薩宣說海浪藏

識境界法身特世尊以偈告言
譬如巨海浪 斯由猛風起 洪波鼓寔壑
無有斷絕時 藏識海常住 境界風所動
種種諸識浪 騰躍而轉生 日月與光華
非異非不異 七識亦如是 心俱和合生
譬如海水變 種種波浪轉 謂以彼意識
思惟諸相義 譬如海波浪 是則無差別
諸識心如是 異亦不可得 心名採集業
意名廣採集 諸識識所識 現等境說五
復次大慧若菩薩摩訶薩欲知自心現量攝
受及攝受者妄想境界當離羣聚習俗睡眠
初中後夜常自覺悟修行方便當離惡見經
論言說及諸聲聞緣覺乘相當通達自心現
妄想之相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建立智慧
相住已於上聖智三相當勤修學何等為聖
智三相所謂無所有相一切諸佛自願處相
自覺聖智究竟之相大慧是名聖智三相若
成就此聖智三相者能到自覺聖智究竟境
界 佛告大慧有一種外道作無所有妄想
計著覺知因盡免無角想如兔無角一切法

亦復如是大慧復有餘外道見種求那極微陀羅驛形處漢法各各差別見已計著無免角橫法作牛有角想大慧彼墮二見不解心量自心境界妄想增長身受用建立妄想根量八大慧一切法性亦復如是離有無不應作

想大慧若復離有無而作免無角想是名邪想免無角不應作想大慧聖境界離不應作牛有角想爾時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得無妄想者見不生相已隨比思量觀察不生妄想言無耶佛告大慧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

所以者何妄想者因彼生故依彼角生妄想以依角生妄想是故言依因故離異不異故非觀察不生妄想言無角大慧若復妄想異角者則不因角生若不異者則因彼故乃至微塵分析推求悉不可得不異角故彼亦非性二俱無性者何法何故而言無耶大慧若無故無角觀有故言免無角者不應作想大慧不正因故而說有無二俱不成大慧復有餘外道見計著色空事形處橫法不能善知虛空分齊言色離虛空起分齊見妄想大慧

虛空是色隨入色種大慧色是虛空持所持處所建立性色空事分別當知大慧四大種生時自相各別亦不住虛空非彼無虛空如是大慧觀牛有角故免無角大慧又牛角者折為微塵又分別微塵剎那不住彼何所觀故而言無耶若言觀餘物者彼法亦然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言當離免角牛角虛空形色異見妄想汝等諸菩薩摩訶薩當思惟自心現妄想隨入為一切剎土最勝子以自心現方便而教授之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

說偈言
色等及心無 色等長養心 身受用安立
識藏現衆生 以無故成有 以有故成無
微塵分別事 不起色妄想 心量安立處
惡見所不樂 救世之所說 自覺之境界

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淨除一切衆生自心現流為頰為漸耶佛告大慧漸淨非頰如菴羅果漸熟非頰又如大地漸生萬物非頰生也如來淨除一切衆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頰大慧頰悟非漸譬如明鏡頰

現一切無相色像如來淨除一切衆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頰現無相無所有清淨境界如日月輪頰照顯示一切色像如來為離自心現習氣過患衆生亦復如是頰為顯示不思議智最勝境界 大慧法依佛說一切法

不實如幻種種計著不可得大慧法佛者離心自性相自覺聖所緣境界建立施作大慧化佛者說施戒忍精進禪定及心智慧離陰界入解脫識相分別觀察建立超外道見無色見大慧又法佛者誰攀緣攀緣離一切所作根量相滅非諸凡夫聲聞緣覺外道計著

我相所著境界自覺聖究竟差別相建立昇故大慧自覺聖究竟差別相當勤修學自心現見應當除滅 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所說常不思議自覺聖趣境界及第一義境界非諸外道所說常不思議因緣耶佛告大慧非諸外道因緣得常不思議所以者何諸外道常不思議不因自相成若常不思議不因自相成者何因顯現常不思議復次大慧不思議若因自相成者彼則應當由作者因相

故常不思議不成大慧我第一義常不思議
第一義因相成離性非性得自覺相故有相
第一義智因故有因離性非性故不同外道
常不思議論如是常不思議自覺聖智所得
應當修學復次大慧諸外道常不思議於所
作性非性無常見已思量計常大慧我亦以
如是因緣所作者性非性無常見已自覺聖
境界說彼常無因大慧若復諸外道因相成
常不思議因自相性非性同於兔角此常不
思議但言說妄想諸外道輩有如是過所以
者何謂但言說妄想同於兔角自因相非分
大慧我常不思議因自覺得相故離所作性
非性故常非外性非性無常思量計常復次
大慧諸聲聞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
生死涅槃差別一切性妄想非性未來諸根
境界休息作涅槃想非自覺聖智趣藏識轉
是故凡愚說有三乘說心量趣無所有是故
大慧彼不知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自心現
境界計著外心現境界生死輪常轉復次大
慧一切法不生是過去未來現在諸如來所

說所以者何謂自心現性非性離有非有生
故大慧一切性不生一切法如兔馬等角是
愚癡凡夫不覺妄想自性妄想故大慧一切
法不生自覺聖智趣境界者一切性自性相
不生非彼愚夫妄想二境界大慧藏識攝所
攝相轉愚夫墮生住滅二見希望一切性生
有非有妄想生非聖賢也大慧於彼應當修
學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三自性云何
三自性謂妄想自性緣起自性成自性大慧
妄想自性從相生若依若緣生是名緣起云
何成自性謂離名相事相妄想聖智所得及
自覺聖智趣所行境界是名成自性如來藏
心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名相覺想 自性二相 正智如如
是則成相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觀二種無我相謂
人無我及法無我云何人無我謂離我所
陰界入聚云何法無我離自共相不實妄想
相菩薩摩訶薩當善分別一切法無我善法
無我菩薩摩訶薩不久當得初地菩薩無所

有觀地相觀察開覺歡喜次第漸進超九地
相得法雲地於彼建立無量寶莊嚴幻自性
境界修習生到自覺聖智法趣當得如來自
在法身見法無我故是名法無我相汝等諸
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白
佛言世尊建立誹謗相唯願說之令我及菩
薩離二邊惡見世尊告大慧言有四種非有
有建立云何為四謂非有相建立非有見建
立非有因建立非有性建立於彼所立無所
得觀察非分而起誹謗是名誹謗相愚夫妄
想不善觀察自心現量非聖賢也是故離建
立誹謗惡見應當修學復次大慧菩薩摩訶
薩為安眾生故作種種類像如妄想自性處
依於緣起譬如眾色如意寶珠普現一切諸
佛刹土一切如來大眾集會悉於其中聽受
佛法所謂一切法如光影水月於一切法離
生滅斷常及離聲聞緣覺之法得百千三昧
游諸佛刹供養諸佛生諸天宮宣揚三寶示
現佛身聲聞菩薩大眾圍繞以自心現量度
脫眾生分別演說外性無性悉令遠離有無

等見乃宣得言

心量世間 佛子觀察 種類之身

離所作行 得力神通 自在成就

大慧菩薩復請佛言惟願世尊為我等說一

切法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佛告大慧空空

者即是妄想自性處大慧為妄想自性計著

者故說空無生無二離自性相略說七種空

謂相空性自性空行空空一切法離言

說空第一義聖智大空彼彼空是名七種空

彼彼空者是空最難汝當遠離大慧不自生

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無生離自性即是無

生大慧一切法無二非於涅槃彼生死非於

生死彼涅槃異相因有性故是名無二如涅

槃生死一切法亦如是是故空無生無二離

自性相應當修學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我常說空法 遠離於斷常 生死如幻夢

而彼業不壞 虛空及涅槃 滅二亦如是

愚夫作妄想 諸聖離有無

爾時世尊復告大慧菩薩言大慧空無生無

二離自性相凡所有經悉說此義諸修多羅

悉隨眾生希望心故為分別說顯示其義如
鹿渴想誰感羣鹿如是一切修多羅所說諸
法為令愚夫發歡喜故非實聖智在於言說
是故當依於義莫著言說

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修多羅說如來藏自

性清淨轉入眾生身中如大價寶垢衣所纏

而如來藏常住不變云何世尊同外道說我

言有如來藏耶佛告大慧我說如來藏不同

外道所說之我大慧未來現在菩薩摩訶薩

不應作我見計著如來於法無我離一切妄

想相以種種智慧善巧方便或說如來藏或

說無我開引計我諸外道故說如來藏令離

不實我見妄想入三解脱門境界是故大慧

為離外道見故當依無我如來之藏爾時大

慧菩薩復請世尊惟願說修行大方便佛告

大慧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

便謂善分別自心現觀外性非性離生住滅

見得自覺聖智善樂是名成就四法得修行

者大方便 菩薩得自覺聖智無生法忍住

第八地得離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

得意生身意生身者譬如意去迅疾無礙故
名意生譬如意去石壁無礙於彼異方無量
由延因先所見憶念不忘自心流注不絕於
身無障礙生大慧如是意生身得一時俱菩

薩摩訶薩意生身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

相莊嚴聖種類身一時俱生猶如意生無有

障礙隨所憶念本願境界為成就眾生得自

覺聖智善樂如是菩薩得無生法忍當如是

學爾時大慧菩薩復請世尊惟願為說一切

諸法緣因之相以覺緣因相故我及諸菩薩

離一切性有無妄見世尊宣示此義而說偈

言

一切都無生 亦非因緣滅 於彼生滅中

而起因緣想 非遮滅復生 相續因緣起

唯為斷凡愚 癡惑妄想緣 有無緣起法

是悉無有生 習氣所迷轉 從是二有現

真實無生緣 亦復無有滅 觀一切有為

猶如虛空華 攝受及所攝 捨離或亂見

非已生當生 亦復無因緣 一切無所有

斯皆是言說

復次大慧有四種言說妄想相謂相言說夢言說過妄想計著言說無始妄想言說相言說者從自妄想色相計著生夢言說者先所經境界隨憶念生從覺已境界無性生過妄想計著言說者先怨所作業隨憶念生無始妄想言說者無始虛偽計著過自種習氣生大慧白佛言世尊言說妄想為異為不異佛告大慧言說妄想非異非不異所以者何謂彼因生相故大慧若言說妄想異者妄想不應是因若不異者語不顯義而有顯示是故非異非不異大慧復白佛言世尊為言說即是第一義為所說者是第一義佛告大慧非言說是第一義亦非所說是第一義所以者何謂第一義聖樂言說所入是第一義非言說是第一義第一義者聖智自覺所得非言說妄想覺境界是故言說妄想不顯示第一義言說者生滅動搖展轉因緣起自他相無性故彼不顯示第一義是故大慧當離言說諸妄想相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諸性無自性 亦復無言說 甚深空空義

愚夫不能了 一切性自性 言說法如影 自覺聖智自 實際我所說

復次大慧有四種禪云何為四謂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來禪云何愚夫所行禪謂聲聞緣覺外道修行者觀人無我性

十六

自相共相骨鏤無常苦不淨相相不除滅是名愚夫所行禪云何觀察義禪謂人無我自相共相外道自他俱無性已觀法無我漸次增進是名觀察義禪云何攀緣如禪謂妄想二無我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攀緣如

禪云何如來禪謂入如來地得自覺聖智相

三種樂住成辦眾生不思議事是名如來禪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佛說緣起即是

說因緣外道亦說因緣世尊外道說因不從

緣生而有所生世尊說觀因有事觀事有因

如是因緣雜亂佛告大慧我非無因說及因

緣雜亂說此有故彼有者攝所攝非性覺自

心現量 大慧若攝所攝計著不覺自心現量

外境界性非性彼有如是過非我說緣起我

常說言因緣和合而生諸法非無因生大慧

復白佛言世尊非言說有性有一切性耶世

尊若無性者言說不生是故言說應有性有

一切性佛告大慧本無性而作言說如兔角

龜毛等但世間現此言說耳大慧如汝所說

言說有性有一切性者汝論則壞大慧非一

十七

切刹土有言說言說者是作耳如瞻視及香

積世界普賢如來國土但以瞻視令諸菩薩

得無生法忍及諸勝三昧是故非言說有性

有一切性大慧見此世界蚊蚋蟲蟻是等眾

生無有言說而各辦事爾時世尊欲重宣此

義而說偈言

如虛空兔角 及與槃大子 無而有言說

如是性妄想 因緣和合法 凡愚起妄想

不能如實知 輪迴三有宅

大慧復白佛言如世尊所說一切性無生及

如幻將無世尊前後所說自相違耶佛告大

慧謂生無生覺自心現量有非有外性非性

無生現大慧非我前後說相違過然壞外道

因生故我說一切性無生大慧說性者為攝

受生死故壞無見斷見故 復次大慧一切

法離所作因緣不生無作者故一切法不生
 大慧何故一切性離自性以自覺觀時自共
 性相不可得故說一切法不生何故一切法
 不可持來不可持去以自共相欲持來無所
 乘欲持去無所去是故一切法離持來去大
 慧何故一切諸法不滅謂性自性相無故一
 切法不可得故一切法不滅大慧何故一切
 法無常謂相起無常性是故說一切法無常
 大慧何故一切法常謂相起無生性無常常
 故說一切法常 復次大慧有二種覺謂觀
 察覺及妄想相攝受計者建立覺大慧觀察
 覺者謂若覺性自性相選擇離四句不可得
 是名觀察覺大慧彼四句者謂離一異俱不
 俱有無非有非無常常是名四句大慧此
 四句離是名一切法大慧此四句觀察一切
 法應當修學云何妄想相攝受計者建立覺
 謂妄想相攝受計者四大種宗因喻不實建
 立而建立是名妄想相攝受計者建立覺復
 次大慧諸外道有四種涅槃云何為四謂性
 自性非性涅槃種種相性非性涅槃自相自

性非性覺涅槃諸陰自共相相續流注斷涅
 槃是名諸外道四種涅槃非我所說法大慧
 我所說者妄想識滅名為涅槃 大慧菩薩
 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自覺聖智相及一
 乘佛告大慧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想無性
 菩薩摩訶薩獨一靜處自覺觀察不由於他
 離見妄想上上昇進入如來地是名自覺聖
 智相大慧云何一乘相謂得一乘道覺謂攝
 所攝妄想如實處不生妄想是名一乘覺大
 慧一乘覺者非餘外道聲聞緣覺梵天王等
 之所能得唯除如來以是故說名一乘世尊
 重宣偈言
 諸天及梵乘 整閻緣覺乘 諸佛如來乘
 我說此諸乘 乃至有心轉 諸乘非究竟
 若彼心滅盡 無乘及乘者 無有乘建立
 我說為一乘 引導眾生故 分別說諸乘
 解脫有三種 及與法無我 煩惱智慧等
 解脫則遠離
 爾時世尊復告大慧菩薩言有三種意生身
 云何為三所謂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覺法自

性意生身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修行
 者了知初地上上增進相得三種身大慧云
 何三昧樂正受意生身謂第三第四第五地
 三昧樂正受故種種自心寂靜安住心海起
 浪識相不生知自心現境界性非性大慧云
 何覺法自性性意生身謂第八地觀察覺了
 如幻等法悉無所有身心轉變得如幻三昧
 及餘三昧門無量相力自在明如妙華莊嚴
 迅疾如意猶如幻夢水月鏡像非造非所造
 如造所造一切色種種支分具足莊嚴隨入
 一切佛刹大眾通達自性法故大慧云何種
 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所謂覺一切佛法緣
 自得樂相大慧於彼三種身相觀察覺了應
 當修學因說偈言
 非我乘大乘 非說亦非字 非諦非解脫
 非無有境界 然乘摩訶行 三摩提自在
 種種意生身 自在華莊嚴
 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何等是佛之知覺佛
 告大慧覺人法無我了知二障離二種死斷
 二煩惱是名佛之知覺以是因緣故我說一

乘世尊偈言

善知二無我 二障煩惱斷 永離二種死

是名佛知覺

大慧菩薩復請世尊惟願為說一切法有無
有相佛告大慧此世間依有二種謂依有及

無墮性非性欲見不離離相大慧因是故我

說寧取人見如須彌山不起無所有增上慢

空見大慧無所有增上慢者墮自共相見希

望不知自心現量見外性無常剎那展轉壞

陰界入相續流注變滅離文字相妄想是名

為壞者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有無是二邊 乃至心境界 淨除彼境界

平等心寂滅 無取境界性 滅非無所有

有事悉如如 如賢聖境界 誰集因緣有

而復說言無 邪見論生法 妄想計有無

若知無所生 亦復無所滅 觀此悉空寂

有無二俱離

大慧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謂宗

通及說通大慧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相遠

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遠

離一切虛妄覺想降伏一切外道眾魔緣自

覺趣光明輝發是名宗通相云何說通相謂

說九部種種教法離異不異有無等相以巧

方便隨順眾生如應說法令得度脫是名說

通相大慧汝及餘菩薩應當修學大慧菩薩

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不實妄想相不實妄

想云何而生爾時世尊宣說偈言

諸因及與緣 從此生世間 妄想著四句

不知我所通 世間非有生 亦復非無生

不從有無生 亦非非有無 如是觀世間

心轉得無我 一切性不生 以從緣生故

一切緣所作 所作非自有 事不自生事

有二事過故 無心之心量 我說為心量

量者自性處 緣性二俱離 性究竟妙淨

我說名心量 施設世諦我 彼則無實事

諸陰陰施設 無事亦復然 妄想習氣轉

有種種心生 境界於外現 是世俗心量

離一切諸見 及離想所想 無得亦無生

我說為心量 非性非非性 性非性悉離

謂彼心解脫 我說為心量 如如與空際

涅槃及法界 種種意生身 我說為心量

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說菩薩摩

訶薩當善語義云何為語云何為義佛告大

慧云何為語謂言字妄想和合依咽喉唇舌

齒斷頰輔因彼我言說妄想習氣計著生是

名為語大慧云何為義謂離一切妄想相言

說相是名為義善語善菩薩摩訶薩觀語與

義非異非不異若語異義者則不因語辯義

而以語入義如燈照色復次大慧如緣言說

義計著墜建立及誹謗見凡愚眾生作異妄

想非聖賢也復次大慧智識相今當說若善

分別智識相者汝及諸菩薩則能通達智識

之相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慧彼智

有三種謂世間出世間上上云何世

間智謂一切外道凡夫計著有無云何出世

間智謂一切聲聞緣覺墮自共相希望計著

云何出世間上上智謂諸佛菩薩觀無所有

法見不生不滅離有無品如來地人法無我

緣自得生大慧彼生滅者是識不生不滅者

是智復次墮相無相及墮有無種種相因是

識超有無相是智復次長養相是識非長養相是智復次無礙相是智境界種種礙相是識復次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識無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復次得相是識不得相是智自得聖智境界不入故如水中月 大慧

外道有九種轉變彼亦無有轉變無有法若生若滅如見幻夢色生爾特世尊偈言

形處特轉變 四大種諸根 中陰漸次生

妄想非明智 最勝於緣起 非如彼妄想

然世間緣起 如乾闥婆城

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一切法相續義解脫義爾特世尊宣說偈言

不真實妄想 是說相續相 若知彼真實

相續網則斷 於諸性無知 隨言說攝受

譬如彼蠶蟲 結網而自纏 愚夫妄想縛

相續不觀察

爾特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所言涅槃者說

何等法名為涅槃而諸外道各起妄想佛告

大慧如諸外道妄想涅槃或有外道陰界入

滅境界離欲見法無常心心法品不生不念

去來現在境界諸受陰盡如燈火滅如種子壞妄想不生斯等於此作涅槃想大慧非以見壞名為涅槃大慧或以從方至方名為解脫境界滅猶如風止或復以覺所覺見壞名為解脫或見常無常作解脫想或見種種

相想招致苦生因思惟是已不善覺知自心現量怖畏於相而見無相深生愛樂作涅槃

想或有覺知內外諸法自相共相去來現在

有性不壞作涅槃想或謂我人眾生壽命一

切法壞作涅槃想或謂諸煩惱盡或謂智慧

或見自在是真實作生死者作涅槃想有如

是比種種妄想外道所說不成所成智者所

棄大慧如是一切悉墮二邊作涅槃想智慧

觀察都無所立如彼妄心意來去漂馳流

動一切無有得涅槃者大慧如我所說涅槃

者謂善覺知自心現量不著外性離於四向

見如實處不墮自心現妄想二邊攝所攝不

可得一切度量不見所成棄捨彼已得自覺

聖法知二無我離二煩惱淨除二障永離二

死上上地如來地如影幻等諸深三昧離心

意識說名涅槃大慧汝等及餘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當疾遠離一切外道諸涅槃身大慧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為作耶為不作耶為事耶為因耶為相耶為所相耶為說耶為所說耶為覺耶為所覺耶如是等

辭句為異為不異爾特世尊欲宣此義而說

偈言

悉離諸根量 無事亦無因 已離覺所覺

亦離相所相 陰緣等正覺 一異莫能見

若無有見者 云何而分別 非作非不作

非事亦非因 非陰非在陰 亦非有餘雜

亦非有諸性 如彼妄想見 當知亦非無

此法法亦爾 以有故有無 以無故有有

若無不應受 若有不應想 或於我非我

言說量留連 沉溺於二邊 自壞壞世間

解脫一切過 正觀察我通 是名為正觀

不毀大導師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世尊為無性

故說不生不滅為是如來異名佛告大慧我

說一切法不生不滅有無品不現大慧白佛

言世尊若一切法不生者則攝受法不可得
一切法不生故若名字中有法者性願為說
佛告大慧我說如來非無性亦非不生不滅
攝一切法亦不待緣故不生不滅亦非無義
大慧我說意生法身如來名號彼不生者一
切外道聲聞緣覺七住菩薩非其境界大慧
彼不生即如來異名大慧譬如因陀羅釋迦
不蘭陀羅如是等諸物一一各有多名亦非
多名而有多性亦非無自性如是大慧我於
此娑呵世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愚夫悉
聞各說我名而不解我如來異名大慧或有
衆生知我如來者有知一切智者有知佛者
有知導師者有知僊人者有知梵者有知自
在者有知真實邊者有知月者有知日者有
知主者有知無生者有知無滅者有知空者
有知如者有知諦者有知實際者有知法
性者有知涅槃者有知常者有知平等者有
知不二者有知無相者有知解脫者有知道
者有知意生者大慧如是等百千名號不增
不減此及餘世界皆悉知我如水中月不出

不入彼諸愚夫不能知我墮二邊故然悉恭
敬供養於我而不善解知辭句義趣不分別
名不解自通計著種種言說章句於不生不
滅作無性想不知如來名號差別如因陀羅
釋迦不蘭陀羅不解自通會歸終極於一切
法隨說計著大慧彼諸癡人作如是言言說
之外更無餘義惟止言說大慧彼惡燒智不
知言說自性不知言說生滅義不生滅大慧
一切言說墮於文字義則不墮離性非性故
無受生亦無身大慧如來不說墮文字法文
字有無不可得故除不墮文字大慧若有說
言如來說墮文字法者此則妄說法離文字
故是故大慧我等諸佛及諸菩薩不說一字
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離文字故非不饒益
義說言說者衆生妄想故大慧若不說一切
法者教法則壞教法壞者則無諸佛菩薩緣
覺聲聞若無者誰說為誰是故大慧菩薩摩
訶薩莫著言說隨宜方便廣說經法以衆生
希望煩惱不一故我及諸佛為彼種種異解
衆生而說諸法令離心意意識故不為得自

覺聖智處大慧於一切法無所有覺自心現
量離二妄想諸菩薩摩訶薩依於義不依文
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壞第一義
亦不能覺他若善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通
達章句具足性義則攝受正法攝受正法者
則佛種不斷佛種不斷者則能了知得殊勝
入處知得殊勝入處菩薩摩訶薩常得化生
建立大乘十自在力現衆色像如實說法如
實者不異如實者不來不去相一切虛偽息
是名如實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應攝受隨
說計著真實者離文字故大慧真實義者從
多聞者得大慧多聞者謂善於義非善言說
善義者不隨一切外道經論身自不隨亦不
令他隨是則名曰大德多聞是故欲求義者
當親近多聞計著言說應當遠離爾時大慧
菩薩復承佛威神而白佛言世尊世尊顯示
不生不滅一切外道因亦不生不滅惟願世
尊為說差別佛告大慧我說不生不滅不同
外道不生不滅所以者何彼諸外道有性自
性得不生不變相我不如是墮有無品大慧

我者誰有無品離生滅非性非無性如種種
 幻夢現故非無性云何無性謂色無自性相
 攝受現不現故攝不攝故以是故一切性無
 性非無性但覺自心現量妄想不生安隱快
 樂世事永息愚癡凡夫不實妄想如捷闍婆
 城及幻化人其實無有若生若滅性無性無
 所有故一切法亦如是離於生滅愚癡凡夫
 墮不如實起生滅妄想如性自性妄想亦不
 異若異妄想者計著一切性自性不見寂靜
 不見寂靜者終不離妄想是故大慧無相見
 勝非相見相見者受生因故不勝大慧無相
 者妄想不生不起不滅我說涅槃爾時世尊
 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滅除彼生論 建立不生義 我說如是法
 愚夫不能知 一切法不生 無性無所有
 捷闍婆幻夢 有性者無因 世間種種事
 無因而相現 折伏有因論 申暢無生義
 申暢無生者 法流永不斷 熾然無因論
 恐怖諸外道
 大慧以偈問曰

云何何所因 彼以何故生 於何處和合
 而作無因論
 爾時世尊偈答
 觀察有為法 非無因有因 彼生滅論者
 所見從是滅
 大慧復以偈問
 云何為無生 為是無性耶 為顧視諸緣
 有法名無生 名不應無義 惟為分別說
 爾時世尊復以偈答
 非無性無生 亦非顧諸緣 非有性而名
 名亦非無義 一切諸外道 聲聞及緣覺
 七住非境界 是名無生相 遠離諸因緣
 亦離一切事 唯有微心性 想所想俱離
 其身隨轉變 我說是無生 無外性無性
 亦無心攝受 斷除一切見 我說是無生
 如是無自性 空等應分別 非空故說空
 無生故說空 因緣數和合 則有生有滅
 離諸因緣數 無別有生滅 捨離因緣數
 更無有異性 若言一異者 是外道妄想
 有無性不生 非有亦非無 除其數轉變

是悉不可得 但有諸俗數 展轉為鈎鏤
 離彼因緣鏤 生義不可得 生無性不起
 離諸外道過 如燈顯眾像 鈎鏤現若然
 彼生無生者 是則無生忍 如醫療眾病
 為設種種治 我為彼眾生 破壞諸煩惱
 知其根優劣 而有種種法 惟說一乘法
 是則為大乘
 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一切外道皆起無常
 妄想世尊亦說一切行無常是生滅法此義
 云何佛告大慧一切外道有七種無常非我
 法也何等為七彼有說言作已而捨是名無
 常有說形處壞是名無常有說即色是無常
 有說色轉變中間是名無常無間自之散壞
 如乳酪等轉變中間不可見無常毀壞一切
 性轉有說性無常有說性無性無常有說一
 切法不生無常入一切法大慧我法起非常
 非無常所以者何謂外性不決定故惟說三
 有微心不說種種相有生有滅四大合會差
 別四大及造色故妄想二種事攝所攝知二
 種妄想離外性無性二種見非凡愚所覺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供等正覺
為常為無常佛告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非
常非無常謂二俱有過若常有作主過若
無常者有作無常過大慧一切所作皆無常
如絺衣等一切皆無常過一切智眾具方便
應無義以所作故一切所作皆應是如來無
差別因性故是故大慧如來非常非無常大
慧如來所得智是般若所熏非心意意識彼
諸陰界入處所熏大慧一切三有皆是不實
妄想所生如來不從不實虛妄想生大慧以
二法故有常無常非不二二者寂靜一切
法無二生相故是故如來應供等正覺非常
非無常大慧乃至言說分別生則有常無常
過分別覺滅者則離愚夫常無常見爾時世
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眾具無義者 生常無常過 若無分別覺
永離常無常 從其所立宗 則有眾雜義
等觀自心量 言說不可得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世尊更為我
說陰界入生滅彼無有我誰生誰滅佛告大

慧如來之藏是善不善因能徧與造一切起
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所為無始虛
偽惡習所熏名為識藏生無明住地與七識
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斷離無常過離於我論
自性無垢畢竟清淨其餘諸識有生有滅意
意識等念念有七因不實妄想取諸境界種
種形處計者名相不覺自心所現色相大慧
此如來藏識藏一切聲聞緣覺心想所見雖
自性清淨客塵所覆故猶見不淨非諸如來
大慧如來者現前境界猶如掌中視阿摩勒
果是故汝及餘菩薩於如來藏識藏當勤修
學莫但聞覺作知足想爾時世尊重宣偈言
甚深如來藏 而與七識俱 二種攝受生
智者則遠離 如鏡像現心 無始習所熏
如實觀察者 諸事悉無事 如愚見指月

觀指不觀月 計著名字者 不見我真寶
心為工伎兒 意如和伎者 五識為伴侶
妄想觀伎象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五法自性
識二種無我究竟分別相佛告大慧五法自

性識二種無我分別起相者謂名相妄想正
智如如若修行者修行入如來自覺聖趣離
於斷常有無等見現法樂正受住現在前大
慧愚夫計著俗數名相隨心流散流散已種
種相像貌墮我我所見希望計著妙色計著
已無知覆障故生染著染著已貪恚癡所生
業積集積集已妄想自纏如蠶作繭墮生死
海諸趣曠野如汲井輪以愚癡故不能知如
幻野馬水月自性離我我所起於一切不實
妄想離相所相及生住滅從自心妄想生非
自在時節微塵勝妙生愚癡凡夫隨名相流
大慧彼相者眼識所照名為色耳鼻舌身意
意識所照名為聲香味觸法是名為相施設
眾名顯示諸相是名妄想正智者彼名相不
可得猶如過客諸識不生不斷不常不墮一
切外道聲聞緣覺之地菩薩摩訶薩以此正
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捨離二見建立及
誹謗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大慧菩薩摩訶
薩住如如者得無所有境界故得菩薩歡喜
地正住出世間趣法相成熟分別幻等一切

法自覺法趣相離諸妄想見性異相次第乃至法雲地於其中間三昧力自在神通開敷得如來地已種種變化圖顯示現成熟衆生如水中月善究竟滿足十無盡句爲種種意解衆生分別說法法身離意所作是名菩薩入如如所得 佛告大慧三種自性及八識二種無我悉入五法大慧彼名及相是妄想自性若依彼妄想生心心法名俱時生如日光俱種種相各別分別持是名緣起自性正智如如者不可壞故名成自性自心現妄想八種分別謂識藏意識及五識身相者不實相妄想故我我所攝受滅二無我生是故大慧此五法者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自覺聖智諸地相續次第一切佛法悉入其中我及諸佛隨順入處普爲衆生如實演說施設顯示於彼隨入正覺不斷不常妄想不起隨順自覺聖趣一切外道聲聞緣覺所不得相是名正智大慧當自方便學亦教他人勿隨於他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五法三自性 及與八種識 二種無有我

悉攝摩訶衍 大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說句過去諸佛如恒河沙未來現在亦復如是云何世尊爲如說而受爲更有餘義惟願如來哀愍解說佛告大慧莫如說受三世諸佛量非如恒河沙所以者何過世間望非譬所譬諸佛易見非如優曇鉢華難得見故如來者世間悉見不以建立自通故說言如來出世如優曇鉢華自覺聖智境界無以爲譬真實如來過心意識所見之相大慧然我說譬佛如恒河沙無有過咎大慧譬如恒沙一切魚鱉人獸踐踏沙不念言彼惱亂我而生妄想如來應供等正覺自覺聖智恒河大力神通自在等沙一切外道諸人獸等一切惱亂如來不念而生妄想如來寂然無有念想如來本願以三昧樂安衆生故無有惱亂猶如恒沙等無有異又斷貪恚故譬如恒沙是地自性劫盡燒時燒一切地而彼地大不捨自性與火大俱生故其餘愚夫作地燒想而地不燒以火因故如是大慧如來法身如恒沙不壞

大慧譬如恒沙無有限量如來光明亦復如是無有限量爲成熟衆生故普照一切諸佛大衆大慧譬如恒沙增減不可得知如是大慧如來智慧成熟衆生不增不減非身法故身法者有壞如來法身非是身法如壓恒沙油不可得如是一切極苦衆生逼迫如來乃至衆生未得涅槃不捨法界自三昧願樂以大悲故大慧譬如恒沙隨水而流非無水也如是大慧如來所說一切諸法隨涅槃流是故說言如恒河沙如來不隨諸去流轉大慧生死本際不可不知故云何說去大慧去者斷義而愚夫不知一切諸法悉皆寂靜不識自心所現故妄想生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觀察諸導師 猶如恒河沙 不壞亦不去 亦復不究竟 是則爲平等 觀察諸如來 猶如恒沙等 悉離一切過 隨流而性常 是則佛正覺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六

入法界體性經

婆伽婆在耆闍崛山中從三昧起見文殊師利童子住別門外見已告言文殊師利汝來汝來入內莫住於外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言善哉世尊即詣佛所到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告文殊師利汝可就坐時文殊師利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向佛合掌却坐一面於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今者世尊住何三昧而從起耶佛告文殊師利有三昧名曰寶積然我於時行此三昧而從彼起文殊復言以何因緣名此三昧為寶積耶佛告文殊師利譬如大摩尼寶善磨瑩已安置淨處隨彼地方出諸珍寶不可窮盡如是文殊師利我住此三昧觀於東方見無量阿僧祇世界現在諸佛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如是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我皆現見是諸如來住此三昧為衆說法文殊師利我住此三昧不見一法然非法界文殊師利又此三昧名實際印若有純直男子

女人行此印者辯才不斷文殊師利言世尊我知辯才佛言汝云何知辯才文殊言世尊譬如彼摩尼寶不依餘處還依實際而住如是世尊一切諸法更無所住唯依實際而住佛言汝知實際乎文殊言如是世尊我知實際佛言何謂實際文殊言世尊有所際彼即實際所有凡夫際彼即實際若業若果報一切諸法悉是實際佛言文殊師利汝云何為初行人說法文殊言世尊我不滅貪欲諸患而為說法所以者何此等諸法本性無生無滅故世尊若能滅實際即能滅我見所生際如是說法不受佛法不著凡夫法於諸法不舉不捨文殊師利言世尊教化衆生時云何說法佛言文殊師利我不壞色生亦不壞色不生故說法如是受想行識亦不壞不生故說法文殊師利我不壞欲瞋癡等而為說法我為諸教化者當令知不思議法我為說法如是種種名字諸法入於法界中無有名字差別譬如種種諸穀聚中不可說別是法界中亦無別名有此有彼是染是淨凡夫聖

人及諸佛法如是名字不可示現如是法界無違無逆何以故其逆順界法界無二相故無來無去不可見故爾時世尊問文殊師利言汝知法界耶如是世尊我知法界即是我界佛復問汝知世間耶文殊言世尊如幻化人所作處是世間處世尊世間者但有名字無實物可見說名世間行然我不離法界見於世間何以故無世間故如世尊問言世間何處行者所謂色性不生不滅彼行亦不生不滅如是受想行識此識性不生不滅如是行亦無生無滅世尊如是一相所謂無相佛問汝豈不作是念若現在如來佛陀當滅度耶文殊答言世尊豈可法界有已修習未修習也法界既無修習云何得有滅不現耶佛問過去諸佛如恒伽沙等已滅度汝豈不信耶文殊答言世尊我信諸如來皆已涅槃見彼出處故佛問欲使諸凡夫死已更生也文殊答言世尊我尚不見有凡夫何有更生耶佛問汝豈不樂法界耶文殊答言世尊我不見有一非法界者更何所樂佛言文殊師

利若慢者聞汝說生大恐怖文殊師利言世尊若慢者生怖實際亦生恐怖其實際不恐怖故即一切諸法皆無恐怖以無修作故此是金剛句佛問何故名此為金剛句文殊言世尊諸法性不壞是故名金剛句世尊如來不思議句是諸法不思議是金剛句佛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汝善說此語文殊師利我見無量世界中如來亦說此法本時長老舍利弗在門外邊而住世尊告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是舍利弗比丘今在門外為欲聽法汝今使入文殊師利言世尊若彼舍利弗際若法界際此二際豈有在內在外長老舍利弗際即是實際舍利弗界即是法界然此法界無出入無入不來不去其長老舍利弗從何處來當入何所佛言文殊師利若我在內共諸聲聞語論汝在於外而不聽入汝意豈不生苦惱想耶文殊師利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凡所說法不離法界如來說法即是法界法界即是如來界世尊若我恒河沙劫等不來至世尊說法所我時不生愛樂亦無憂

惱何以故若有二者即生憂惱法界無二故無惱耶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弗言舍利弗汝來聽文殊師利辯才耶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我甚樂聞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今長老舍利弗得入聽法爾時世尊言舍利弗汝來前入舍利弗言善哉世尊即前入室頂禮佛足退坐一面文殊師利言長老舍利弗汝見何義故而來此耶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欲聽法故來此耳說法以何義為甚深最勝文殊師利言舍利弗此法難知以無器故說法以無所依無能依故發此說法是故說法平等平等無有住處畢竟寂靜說諸法故此無所住故稱最勝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聽世尊及汝說法無有厭足時文殊言大德舍利弗汝信涅槃法是舍利弗耶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有信諸法本性成就故我無涅槃文殊又問汝信無死法耶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有信夫法界者不死不生我信如是文殊問大德汝信漏盡阿羅漢解脫法耶舍利弗答我實有信彼諸法離諸法然不取諸

法我如是信問大德汝信諸佛是一佛耶答我信法界不可分別我如是信問大德汝信諸佛刹即是一佛刹耶答我有信是諸佛刹依如無盡刹亦無盡我如是信問大德汝信諸法無可證無可滅無可思念不可修作耶答我有信自體不自知自體本性不捨本性自體亦不證亦無思念不相違背不生不滅不取不捨善住彼際我如是信問大德汝信有為界於法界中無有法生亦無有滅亦無積聚耶答我有信彼諸法性不可得知若生若滅若積聚住者我如是信問大德汝信有般若法界於中亦有阿羅漢名字耶答我有信厥行般若法界是阿羅漢界然法界體離非欲墮癡體其阿羅漢豈能離法界也我如是信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汝信諸法皆是佛境界忍耶舍利弗言我實有信世尊本性覺自性離故我如是信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大德舍利弗我如是問汝如是答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弗言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法本句若為他解釋若讀若

誦然彼人等當得無生法忍爾時無量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佛說如來智印經

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世尊入佛境界三昧無色無執無示無形無得無我無主作無不作無來無去無住無攀緣無心非心行非實非不實入是三昧時不見如來身及身相不見心及心相不見衣不見坐如是三昧生諸功德是佛境界即於此定放大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於此世界日月星辰光悉不現三千世界聞眾妙香一切世界中間幽冥之處佛光普照莫不大明一切世界生奇妙華迦蘭陀竹園及耆闍崛山通為一會坦然平正時此三千大千世界大威德眾皆悉雲集爾時舍利弗等問文殊師利如來今在何處以何色像見如來乎文殊答曰且待須臾自當見佛爾時世尊從三昧起佛身殊特威光顯耀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來所入三昧以何為相爾時佛告舍利弗此三昧者無緣無處是佛境界非一切聲聞緣覺

所知如是舍利弗如來境界不可思議舍利弗佛身真實非身非作非起非滅無跡無行無此無彼本性清淨無有一法非受非願非生非報非見非聞非覺非施設非思非非思非入非來非去去來道斷非現非依非暗非明寂靜非寂靜常住靜定非受寂住非處非動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不福田非盡非非盡捨諸著名為空非違諍無音聲離名字捨憶想非二非不二非此岸非彼岸非中流非著樂行諸法法法同相如真實為度眾事實無所度解未解者調未調者救未救者示無二法非等非非非非相似非不相似轉不退輪決定無疑非雜異非二法所習清淨本行威儀解脫具足非身相非陰相非入相非界相非有為起非無為起非作非不作非定非非定佛告舍利弗是名如來身相一切眾生皆依於相有能知此三昧者不唯然世尊一切相中不得佛身爾時世尊告舍利弗是為如來智印三昧悉能滿足十方一切世界菩薩無礙智慧舍利弗若欲速見十方諸佛及

諸菩薩晝夜精勤修此三昧悉皆得見舍利弗此三昧是菩薩無量門徧行諸行陀羅尼能持法界令不斷絕此陀羅尼執諸法門若成就此相名為菩薩能成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具相應行業行清淨出魔境界不動不出等行佛行身口意業皆悉清淨欲解如來密法應當修學如三昧何以故舍利弗猶如意珠隨眾所欲皆得滿願此三昧者是諸菩薩一切妙事悉能滿足一切願行爾時世尊說是法時無量菩薩得此三昧淨修諸行於無上道得不退轉

善住意天子所問經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六萬二千人諸菩薩摩訶薩四萬二千人俱復有四大神王天帝釋王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如是等上首六萬天子俱復有七萬三千天子善住意天子善寂天子摩醯首羅天子而為上首復有二萬阿修羅王羅睺阿修羅王彌樓阿修羅王而為上首復有六萬龍王不苦惱龍王月龍王得叉

迦龍王而為上首皆樂修行菩薩之道如是復有無量百千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與非人諸大眾俱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皆悉來集爾時世尊無量百千眷屬圍繞恭敬尊重而為說法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於自寺住獨坐思惟心靜三昧正念觀察起彼三昧生如是心佛出世難人身難得如是如來應正徧知若無說法則不可得盡生死苦諸佛正法甚深難知若無佛者云何聞法若不聞法則不能令眾生苦盡若我往至如來所如法難問畢竟得發眾生善根畢竟能令菩薩乘人不可思議佛法滿足我召十方無量百千諸菩薩眾令集此處聞如來法以身證知甚深法忍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念已即入普光離垢莊嚴三昧放大光明徧照十方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佛世界爾時十方諸佛世界諸佛世尊皆悉現在現命現住以佛力故一切聲音皆悉寂然止息爾時十方恒河沙等諸佛世尊同一聲音同一口業皆同一法為大眾說

此法光明所有功德能令眾生乃至無量不可思議善根成就能令一切菩薩乘人乃至無量不可思議布施助道戒忍精進禪慧助道皆悉滿足善男子汝今當知若以一劫若餘殘劫說此光明所有功德不可窮盡諸佛菩薩於諸眾生起慈悲心放此光明善男子彼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所文殊師利童子菩薩為集十方不可計數諸菩薩故放此光明一一世界諸菩薩等既觀光明各到佛所頭面禮足各請其佛白言世尊我今欲詣娑婆世界奉見世尊釋迦牟尼如來並見童子文殊師利佛言便往今正是時時彼十方不可計數百千菩薩摩訶薩等於其國土忽然不現一剎那頃到此娑婆世界皆至世尊釋迦牟尼如來住處各各兩上妙華香同聲讚歎如來功德頭面禮足右繞三匝上虛空中去地不遠一多羅樹忽然不現一切皆入隱一切身菩薩三昧爾時長老摩訶迦葉白言世尊以何因緣有大光明徧照世界佛告尊者大迦葉言止止迦葉如此之事非是一切

聲聞緣覺所能測量一切天人所迷沒處惟是諸佛如來所知迦葉文殊師利童子今入普光離垢莊嚴三昧以三昧力放此光明徧照十方普召十方不可計數百千菩薩皆悉集此娑婆世界彼諸菩薩今現住虛空中迦葉言不爾世尊何處有此菩薩可見佛言迦葉彼乃非是聲聞緣覺之所能見何以故迦葉何處大悲菩薩境界何處大慈何處利益何處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菩薩境界非彼聲聞緣覺信行迦葉當知此諸菩薩一切皆入隱一切身菩薩三昧住地菩薩尚不能見此善男子惟依信行何況聲聞緣覺能見若能見者無有是處迦葉白佛言世尊菩薩修行成就幾法行何善根成何功德而能得入隱一切身菩薩三昧佛言迦葉諸菩薩摩訶薩畢成就十種法故則能得入隱一切身菩薩三昧何等為十一者信行堅固二者為滿大悲心常不捨一切眾生三者捨一切物四者受持佛法而不取著五者不受聲聞緣覺智慧六者一切所有皆悉能

捨乃至身命何況餘物七者行不可數有為諸行而心不取彼有為行八者不可數量施戒忍進禪慧滿足波羅蜜行而不分別九者起如是一心一切眾生我悉安置於佛法中令趣菩提十者不取眾生不取菩提諸菩薩摩訶薩畢竟成就如是十法則便得入隱一切身菩薩三昧爾時長老舍利弗作如是念佛說我於聲聞弟子智慧人中最為第一若我見彼菩薩摩訶薩在於何法專心修行應能見知作是念已以佛神力自神力故即入三萬諸三昧門入已復起欲望得見彼諸菩薩在於何法專心修行而不能見非彼菩薩若來若去是故不知爾時長老須菩提禮二足尊而作是言世尊如來說我阿蘭若行最為第一如是寂靜三昧法門我已得之我如是法智慧具足四萬三昧入已復起欲望得見彼諸菩薩乃至一人而不能見亦復不能知其住處彼如是法不可思議甚深智慧如是世尊若我漏心未解脫者於未來際常在生死更不捨離如是大乘爾時世尊讚歎尊者

須菩提言善哉善哉汝須菩提以信心故作如是說汝之善根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覺何以故彼諸菩薩摩訶薩行一切聲聞緣覺不行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復現神通化作八萬四千蓮華彼蓮華中一一有化菩薩於華臺上結跏趺坐金色之身具三十二大人之相具足妙色具足光明時彼蓮華至四天王三十三天夜摩兜率化樂他化自在如是徧到一切處去召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須彌四天天王乃至徧召色究竟天彼化蓮華徧至一切欲界天子色界天子若干宮殿時化菩薩說偈召曰
慧日大世尊 時乃出世間 佛如優曇華 如是甚難值 雄猛釋師子 出現此世間 依正法正說 盡一切苦惱 有為行眾生 三界悉無樂 汝等宜速去 見佛聞勝法 惟有聞正法 能生眾生福 速到三十二 大人相佛所 佛能救眾生 餘不可歸依 佛是世間主 大慈不思議 修行不可數 不可思議劫 集無上智慧 成佛釋師子

開示第一法 深寂難可見 除捨一切相 為眾生說法 無少物可憶 無思憶念說 說法如響聲 無響聲可取 色受想行識 如是等皆空 雖說五陰法 無物可積聚 眼耳鼻舌身 如意自相空 雖復說彼空 而空不可得 色聲香味觸 皆是意所樂 虛妄起此法 無自根本空 如是諸眾生 解佛所說法 欲得脫苦處 應到醫師所 彼化菩薩周徧三千大千世界說此偈時九十六億欲界諸天色界天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十千天子是菩薩乘修行之人一切皆得無生法忍時彼菩薩所召天子不可數量阿僧祇耶百千之眾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從自寺出善住意天子等頭面敬禮文殊師利童子足已文殊師利童子如是思惟何等人能與我相隨於世尊前問答論義或說何等不思議句難解句無處所句不戲論句不可說句甚深句實句無障礙句不破壞句空句無相句無願句真如說句實際句法界句無相似句不取句不捨句佛句法句僧句得智

慧滿足句三界平等句一切法無所得句一切法不生說句師子句健句無句如是思惟善住意天子已曾供養過去諸佛辯才無礙彼則堪能與我相隨於世尊前問答論義如是念已語善住意天子言天子汝得深忍三無礙辯才於世尊前與我相隨問答論義於是善住意天子語文殊師利童子言今此地處所說法語此諸天子於仁者邊作意欲聽仁為說不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若有念言我聽法者我不為說彼說我聽如是取著而說法者有三障礙何者為三一者得我二者得衆生三者得法天子當知若非我慢非我所如是聽法有三圓淨心不分別無所希望無所憶念若如是聽彼平等聽時善住意天子讚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云何名為不退轉耶惟願說之文殊師利言止天子汝莫分別若使菩薩有退轉者菩提正覺非得菩提天子問言文殊師利何處退轉文殊師利答言天子貪欲退轉瞋恚退轉愚癡退轉有愛退轉無明退轉乃至十二有支退轉欲界

退轉色界退轉無色界退轉聲聞行退轉緣覺行退轉斷退轉常退轉取退轉捨退轉白身退轉自身見退轉自身根本六十二見退轉五蓋退轉五取陰退轉一切內外入退轉界退轉佛想退轉法想退轉僧想退轉我成佛我說法我度衆生我破魔王我得智慧有彼想退轉如是天子若菩薩此處退轉彼不退轉時善住意天子問言何處不退轉文殊師利答言天子佛智慧不退轉空不退轉無相不退轉無願不退轉真如不退轉法界不退轉實際不退轉說此法時十千天子得無生法忍爾時善住意天子言今共仁者到如來所見於如來禮拜供養如法問難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汝莫分別取如來行天子問言如來何處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即此前頭有五如來住天子問言若有如來我何不見文殊師利問言天子今於汝前有何物耶天子答言有虛空界文殊師利言如是如來者即是虛空界何以故以虛空界於一切法悉平等故如是如來即是虛空虛空如來不二不異

當如是觀如實際知非有少物可分別取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入壞魔軍三昧法門其時若三千大千世界百億魔宮毀變欲壞一切魔身皆悉衰變爾時衆魔皆生怖畏驚恐毛豎心生疑慮未久之間文殊師利童子復化作百億天子語魔波旬作如是言汝莫怖畏今有童子菩薩摩訶薩名文殊師利得不退轉彼今住在破壞魔軍三昧法門是彼菩薩威力所作汝今往詣釋迦牟尼如來佛所如來大悲於怖畏者能施無畏彼化天子如是說已即於其處忽然不現時魔波旬一切眷屬於一念頃往到佛所一切同聲而白佛言救我世尊救我世尊我本妙色今者如是衰變不好我甚恥愧如是身老我甚怖畏世尊我憶本身我憶本色願還如本少身少色佛言波旬且住且住且待須臾文殊師利童子菩薩當來至此汝此色者非是真色宜可除捨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起彼三昧無量百千諸天導從百千音樂皆出妙聲種種香華如雨而下極大莊嚴娛樂戲樂來至佛所

頭面禮足右繞三匝却住一面爾時世尊作如是言文殊師利汝入破壞一切魔軍三昧門耶文殊師利答如來言入已世尊世尊問言文殊師利於何佛所得是三昧聞此三昧其已久如答言世尊我於過去無量不可思議劫未發菩提心時得聞如是三昧法門世尊問言此三昧門云何而得答言世尊有二

十法若菩薩摩訶薩畢竟成就得此三昧能壞魔軍何等二十世尊所謂菩薩破壞貪欲破壞貪心破壞瞋恚破壞瞋心破壞愚癡破壞癡心破壞嫉妬破壞嫉心破壞憍慢破壞慢心破壞垢惡破壞垢心破壞執惱破壞執心破壞想念破壞想心破壞見著破壞見心破壞分別破壞分別心破壞取著破壞取心破壞執著破壞執心破壞取相破壞相心破壞有法破壞有心破壞常法破壞常心破壞斷法破壞斷心破壞陰法破壞陰心破壞界法破壞界心破壞入法破壞入心破壞三界破壞三界心成就此二十法得此三昧爾時世尊作如是言文殊師利止汝神力所入三

昧令魔波旬還復前色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即止神力時魔波旬一切前色皆悉還復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問魔波旬作如是言魔波旬輩何處波旬眼何處眼想何處眼著何處眼相何處眼攀緣何處眼障礙何處眼憶念何處眼我何處眼依止何處眼喜樂何處眼戲論何處眼我所何處眼護何處眼修何處眼取何處眼捨何處眼分別何處眼思量何處眼決定何處眼滅何處眼生何處眼執何處眼來如是等法是汝境界魔業妨礙如是

主意應如是知色乃至法應如是知何處波旬非眼非眼想非眼著非眼相非眼攀緣非眼障礙非眼憶念非眼我非眼依止非眼喜樂非眼戲論非眼我所非眼護非眼修非眼取非眼捨非眼分別非眼思量非眼決定非眼滅非眼生非眼執非眼來如是等法非汝境界汝於其中無主無力無自在非自在取如是最意應如是知色乃至法應如是知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如如法說彼魔眾中十千魔眾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魔之眷屬

八萬四千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從座而起整服左右有膝著地向佛合掌白言世尊我於今者欲少問難願為解說佛言文殊師利隨意問難我能解說令汝心喜文殊師利言世尊以何義故得言菩薩摩訶薩佛告文殊師利所言菩薩摩訶薩者一切法覺一切法者言語所說彼菩薩覺文殊師利如此菩薩眼覺耳覺鼻覺舌覺身覺

意覺如此菩薩眼本性空覺非有我覺分別耳鼻舌身意等本性空覺非有我覺分別聲香味觸法本性空覺非有我覺復次菩薩摩訶薩者五取陰覺何等法覺所謂空覺無相覺無染覺寂靜覺不動覺不生覺不來覺不去覺無主覺無記覺無知覺無見覺如幻覺如夢覺復次菩薩摩訶薩者貪瞋癡覺云何而覺從分別起貪瞋癡覺彼分別空非有無體非戲論非記覺復次菩薩摩訶薩者謂欲界覺色界覺無色界覺云何而覺無我行名空遠離覺復次菩薩摩訶薩者眾生行覺云何而覺謂此眾生欲行願行發行平等平

等行故善知行覺彼覺覺已如如法說令彼
 衆生如如解脫復次菩薩摩訶薩者一切衆
 生覺云何而覺一切衆生惟空有名不離彼
 名更有衆生一切衆生即一衆生彼衆生者
 非是衆生若如是知不分別者得言菩薩摩
 訶薩也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菩薩初發菩
 提心者云何說言初發心耶佛言文殊師利
 菩薩正觀三界一切想生如是得言初發心
 者文殊師利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貪
 生瞋生愚癡心生得言菩薩初發心者善住
 意天子語文殊師利言若使菩薩初發心時
 有貪欲恚愚癡生者毛道凡夫皆有初心應
 名菩薩文殊師利言不爾天子毛道凡夫貪
 欲恚癡無力能生何以故天子諸佛如來緣
 覺聲聞不退菩薩貪恚癡生天子問言以何
 意故如是說耶如是衆會不解仁者如是言
 語皆生疑心云何云何文殊師利問言天子
 於意云何於虛空中鳥行動去彼鳥跡相得
 言有行得言不行天子言行文殊師利言如
 是天子如說彼相如是言語我如是說諸佛

如來緣覺聲聞不退菩薩貪恚癡生天子當
 知隨於何處無依止生無處可取彼如是生
 於何處所無差別生無跡無句不得言跡不
 得言句如是言生無物體句如是言生無物
 說句如是言生以不來句如是言生以不去
 句如是言生以不生句如是言生無受持句
 如是言生以無記句如是言生不破壞句如
 是言生以不執句如是言生天子當知初心
 菩薩發菩提心於如是法不憶念不觀察不
 思量不起不見不聞不知不取不捨不生不
 滅如是天子菩薩摩訶薩依止何等此法界
 此平等此實際此方便貪生瞋生愚癡心生
 眼依止生如是乃至意依止生色無處取生
 如是至識無處取生名生色生因生一切見
 行生無明生有愛生乃至十二分因緣流轉
 生五欲功德生三界處生我我所生自身生
 自身見生自身根本六十二見生佛想法想
 僧想生我想他地想生水想生火想風
 想空想識想生四顛倒生五蓋生八邪九惱
 十不善業道生如是乃至一切分別一切不

分別一切取著一切喜樂一切憶念一切障
 礙菩薩皆生天子如是法門如是應知爾時
 世尊讚歎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
 如是菩薩何處初發菩提之心汝已供養恒
 河沙等諸佛世尊能如是說爾時文殊師利
 童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一切
 心生皆是不生若不生者則彼菩薩初發心
 生如是言生說此法時二萬三千菩薩得無
 生法忍爾時長老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文
 殊師利童子能作難作說法如是能作衆生
 利益文殊師利言長老迦葉此乃非我能
 作難作一切諸法皆悉不作無有已作無有
 今作無有當作我亦如是非有法作亦非有
 作亦非不作非有衆生非縛非解何以故無
 物可取乃是正法長老迦葉若一切佛皆
 不已得今得當得毛道凡夫一切皆得大迦
 葉言一切諸佛不得何法文殊師利言一切
 諸佛皆不得我不得衆生不得壽命不得士
 夫亦不得斷亦不得常亦不得陰亦不得界
 亦不得入亦不得心亦不得色不得欲界不

得色界不得無色界不得分別不得無分別
乃至不得一切諸法毛道凡夫一切皆得如
是難作凡夫人作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
尊言無生忍者云何而說無生忍耶佛言文
殊師利實無有人得無生忍言得忍者惟有
言語何以故實無所得彼忍法故不得法忍
得無所得不得不失如是得言得無生忍文
殊師利無生法忍者不生一切法忍不來一
切法忍不去一切法忍不取一切法忍不捨
一切法忍塵虛空相似一切法忍不壞一切
法忍無煩惱染一切法忍無淨一切法忍真
如法界實際安置一切法忍如幻如化如響
如影一切法忍此法忍者非法非非法惟有
名說如是名者無處無取如是得言菩薩無
生法忍爾時善住意天子問文殊師利童子
言云何菩薩地地轉行文殊師利問言天子
佛說諸法皆如幻化汝為信不天子答言我
信是說文殊師利問言天子何等幻人地地
轉行如是乃至十地轉行天子答言化人不
有轉行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如佛所說一

切諸法皆如幻故如是我說地轉行者非是
轉行譬如幻師以幻力作十重宮殿彼自作
已即自坐上於意云何如是彼人有坐處不
天子答言無處坐也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
菩薩十地見有轉行亦復如是爾時善住意
天子問文殊師利童子言若有人來依投仁
者欲求出家云何教誠文殊師利答言天子
若至我所求出家者我為說言善男子汝今
莫生出家之心何以故彼心不可為他所生
勿保此心善男子汝莫除髮是善出家若如
是者得言出家天子問言以何意故如是說
耶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如來說法不斷不壞
天子問言何法不斷不壞文殊師利答言天
子色不斷不壞受想行識不斷不壞無心憶
念不說不答彼實安住天子問言所言實者
是何言語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實者虛空得
言其實非是空盡不盡不長或有或無是故
得言虛空為實性空是實真如是實法界是
實實際是實者是實者得言不實何以故非
今實有非後時有是故彼實復次天子若至

我所求出家者我為說言汝善男子不取袈
裟不著袈裟若如是者得言出家何以故如
來說法皆悉不取天子問言不取何法答言
天子謂不取色若常無常如是不取受想行
識若常無常亦不取眼若常無常不取色不
取耳不取聲不取鼻不取香不取舌不取味
不取身不取觸不取意不取法不取貪不取
瞋不取癡不取顛倒如是乃至一切諸法皆
悉不取天子一切諸法不取不捨不離不散
天子若取袈裟是愚癡念是故我說非取袈
裟是淨解脫文殊師利復語善住意天子言
天子若至我所求出家者我為說言汝善男
子若不受戒是汝出家天子問言以何意故
如是說耶文殊師利答言天子如佛所說二
種受戒何者是二謂等受戒不等受戒何者
名為不等受戒謂不等隨何者不等隨謂著
我隨著衆生隨著壽命隨著士夫隨著所常
隨著邪見隨著貪瞋癡隨著欲界墮色無色
界憶念取墮不知出法取一切法天子當知
如是名為不等受戒何者名為平等受戒謂

空平等無相平等無願平等天子若如是證
三解脱門如實而入則不分別無所分別則
不退轉天子如是名為平等受戒復次天子
若修貪欲瞋恚愚癡若修自身身根本六
十二見若修顛倒若修三惡身口意行八邪
九惱十不善業道如是得言正受戒也天子
譬如一切種子皆依地生藥草樹林依地生
長平等具足若正受戒正戒具足何以故以
住戒故法和合有如彼種子藥草樹林具足
生長如是得言平等具足天子戒依信住如
是一切菩提分法以依戒故生長具足天子
如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一切聲聞以
正受戒是故證得三解脱門一切戲論皆悉
斷滅如是受戒是正受戒非不平等天子我
與彼人如是出家如是受戒汝善男子當如
是學莫憶念取我如是學一切諸法皆悉不
取汝若取戒三界亦取應知戒無所得天子
若心無所得則戒不憶念若戒不憶念則三
昧無所得若三昧無所得則慧無所得若慧
無所得則一切疑不有若一切疑不有彼則

清淨若清淨者彼不和合若不和合彼則不
漏若不漏者彼則正行若如是行無色相似
若無色相似彼是虛空何以故以彼虛空無
形色故天子問文殊師利言禪師者何等比
丘得言禪師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此禪師者
於一切法一行思量所謂不生若如是知得
言禪師乃至無有少法可取得言禪師不取
何法所謂不取此世彼世不取三界至一切
法悉皆不取無少法取非取不取以是義故
得言禪師爾時善住意天子讚言善哉善哉
文殊師利利智慧人善說如是甚深空忍文
殊師利言天子我非利智一切毛道凡夫利
智何以故毛道凡夫如利智知何者世間利
智三界利智貪欲利智瞋恚利智愚癡利智
如是而知天子問言仁戲論不大殊師利答
言不也天子問言惟言語耶文殊師利答言
如是如是天子我取言語若菩薩一守一句
不動彼守不動句義次第問道如實而知不
知空不知離知無體知不生如是知若不知
非知非解非受非作是故得言惟言語句爾

時世尊讚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汝今已得
陀羅尼故能如是說文殊師利言世尊非我
得陀羅尼何以故世尊若愚癡人得陀羅尼
得何等法所謂得我得衆生得壽命得士夫
得斷得常得貪瞋癡得無明有愛五陰自身
十八界六內入六外入見分別不分別如是
世尊愚癡凡夫得陀羅尼以取相故則非佛
得非菩薩得善住意天子言仁者若非得陀
羅尼何故得陀羅尼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我實
像鈍何以故彼像鈍行無人能知若非像鈍
彼人則是愚癡凡夫何以故以障礙故愚癡
凡夫貪著心行像鈍點慧須陀洹人障礙行
說尚貪心行何況愚癡凡夫之人如是天子
我是像鈍非得陀羅尼乃至少物我不得故
爾時會中五百比丘聞此法門不能信受生
大怖畏棄捨而去自身將墮大地獄中爾時
尊者舍利弗語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
應當觀察此會大眾然後說法文殊師利言
大德舍利弗汝莫分別乃至無有少物可得
墮於地獄何以故以一切法悉不生故爾時

世尊即告尊者舍利弗言舍利弗此諸比丘
速出地獄得證涅槃何以故善男子善女人
若得聞此甚深法門一經於耳雖不信受墮
於地獄而速解脫善住意天子語文殊師利
言仁欲與我同梵行耶文殊師利答言如是
天子我欲與汝同於梵行以汝梵行不取梵
行不行梵行天子問言以何意故如是說耶
答言天子若其取者彼得言行若其不取彼
何所作何以故以此梵行則非梵行非梵行
故如是得言我行梵行文殊師利復語善住
意天子言若汝天子於佛不染法僧不染如
是我汝同於梵行天子問言以何意故如是
說耶文殊師利問言天子所言佛者汝云何
解天子答言如真如法界如是言佛文殊師
利問言天子真如法界汝能染不答言不也
文殊師利言於佛不染如是我汝同於梵行
復次天子所言法者汝云何解天子答言是
離欲法如是言法文殊師利問言天子欲離
欲法汝能染不答言不也文殊師利言於法
不染如是我汝同於梵行復次天子所言僧

者汝云何解天子答言以無為故如是言僧
文殊師利問言天子彼無為僧汝能染不答
言不也文殊師利言於僧不染如是我汝同
於梵行天子若人得佛彼則染佛若人得法
彼則染法若人得僧彼則染僧何以故以佛
法僧非彼人得天子若人愛佛愛法愛僧彼
人染佛染法染僧若不得佛彼不愛佛則不
染佛若不得法彼不愛法則不染法若不得
僧彼不愛僧則不染僧於佛不染法僧不染
如是我汝同於梵行爾時善住意天子言甚
為希有文殊師利乃能如是施甚深法我當
報恩文殊師利答言天子汝莫報恩愚癡之
人作異異法作異異見作異異行以作異異
法行見故得言報恩天子當知此非正行善
男子也如佛世尊平等說法謂一切法皆悉
不作亦不可作心平等不異取不異作是故
得言不報恩者天子問言仁住何法如是說
也為住忍說為住法說文殊師利答言天子
非忍非法天子問言於何處住如是說耶文
殊師利言天子幻化人身於何處住天子問

言何處復有幻化人住文殊師利答言天子
如真如住彼幻化人如是而住云何問言何
忍何法天子當知忍惟有各名無住處法不
移動亦無分別處所天子一切眾生於何處
住於彼處住如佛所說如真如住一切眾生
亦如是住真如不動如一切眾生真如如來
真如不二真如不異真如爾時十方世界諸
來菩薩摩訶薩等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以
威神力加被文殊師利童子今至十方諸佛
世界如是說法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語彼菩
薩摩訶薩言汝善男子各各觀察自佛世界
時彼菩薩摩訶薩等普往十方各各觀察自
佛世界各各自聞自佛世界文殊師利童子
音聲各見文殊師利童子住其佛前為諸大
眾說此法門各各皆有善住意天子問此法
門如是見已得未曾有皆悉嘆言希有希有
今此文殊師利童子此佛世界安住不動而
一切處皆悉普現一切皆見爾時文殊師利
童子為彼菩薩說如是言善男子譬如幻師
善學幻術不動坐處示種種色如是菩薩善

學般若波羅蜜幻如幻法中乃至一切諸佛
世界隨心憶念皆悉普現何以故一切諸法
皆如幻故爾時文殊師利童子白佛言世尊
惟願世尊護此法門後世末世五十年時於
閻浮提廣行流布令善男子若善女人咸得
聞之佛言如是如是此經法門住持不滅爾
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華樹皆悉敷榮出種
種華放大光明徧滿世界蔽日月光六十四
億百千諸天歡喜踴躍雨天華香鼓天妓樂
一切合掌同聲唱言善說如是最勝妙法奇
妙勝法若有衆生聞此法門有能信解不驚
怖畏當知是人必定不從小功德來已曾供
養過去諸佛乃得聞此甚深法門說此經已
一切大衆皆大歡喜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七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八 見八

佛說如來不思議金剛手經

世尊在王舍城鷲峰山中有無數百千人
大眾恭敬圍繞聽受說法佛告大眾我有正
法名普攝諸菩薩摩訶薩最上勝行清淨妙
門此能圓滿一切行故謂若菩薩修布施行
即能成熟一切有情若諸菩薩修持戒行即
得一切勝願圓滿若諸菩薩修忍辱行即得
一切相好具足若諸菩薩修精進行即得圓
滿一切佛法若諸菩薩修禪定行能令一切
調伏其心若諸菩薩修智慧行即能斷除一
切煩惱若諸菩薩修勝福行即能長養一切
有情若諸菩薩修妙智行即能成就無礙之
智當佛世尊說是法時金剛手大祕密主菩
薩摩訶薩現威神力侍佛之右前白佛言希
有世尊如來善攝諸菩薩摩訶薩最上勝行
清淨妙門廣大正法如我解佛所說義趣一
切勝行皆從福智二行中出當知隨入福智
二行何以故諸菩薩修福行故能令一切有
情離諸障礙若修智行能為一切有情善說

法要令生喜悅世尊是故諸菩薩摩訶薩福
行智行二應和合此二行即是菩薩二種聖
道普攝一切道行菩薩住是道者即能降伏
難降伏者爾時會中寂慧菩薩摩訶薩前白
金剛手大祕密主菩薩摩訶薩言大祕密主
汝常近侍諸佛如來汝能樂說如來所有祕
密之法願為發起如是言已時金剛手大祕
密主菩薩默然而住爾時寂慧菩薩前白佛
言惟願世尊勅金剛手大祕密主為此眾會
發明如來祕密之法爾時世尊告金剛手菩
薩言我今勸請於汝應善為此會大眾宣說
菩薩祕密如來祕密真實之法時金剛手大
祕密主菩薩承佛聖旨前白佛言世尊如佛
教勅我今宣說菩薩祕密如來祕密真實之
法然此會中若有少能悟入之者皆是世尊
威神建立爾時金剛手菩薩告寂慧菩薩言
寂慧當知今我世尊昔於然燈如來法中居
菩薩位從彼佛所得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記從是以來我常隨逐釋迦菩薩而是菩
薩所有身業曾無異作亦不見有邪曲之相

語無異作亦不曾聞虛妄之信心無異作亦
不曾聞愛著之失隨其身業現威儀相但為
成熟一切有情不可稱譽由彼菩薩身威儀
相無其邊際乃至一切有情諸威儀事悉入
菩薩威儀相中而菩薩不假勤力亦無發語
安然而住所謂應以禪定可度者諸有情類
即現禪定而為化度應以鼓樂弦歌可度者
即現鼓樂弦歌而為化度應以男子身可度
者即現其身而為化度應以女人身可度者
即現其身而為化度應以卑劣身可度者即
現其身而為化度應以屠屠身可度者即現
其身而為化度應以三惡趣相及人趣身可
度者即皆現之而為化度應以天身可度者
即現其身而為化度應以梵王身可度者即
現其身而為化度應以轉輪王身可度者即
現其身而為化度應以苾芻苾芻尼優婆塞
現其身而為化度應以苾芻苾芻尼優婆塞
優婆夷身可度者即皆現之而為化度應以
聲聞緣覺身可度者即現其身而為化度應
以菩薩身可度者即現其身而為化度應以
如來身可度者即現其身而為化度非可現

者謂除無色 以彼菩薩無所分別平等捨
 心即隨其身現身成儀然菩薩身法爾不動
 以不動故現起身業雖身離相而亦不壞菩
 薩身清淨已發現光明普照地獄一切有情
 令得安樂又復菩薩普為一切有情不惜身
 命復次寂慧菩薩於此三千大千世界現廣
 大身或實蓋中或現指端乃至劫火洞然燄
 熾能以手指而悉覆之而菩薩身都無所壞
 又復能現身相普為諸佛世尊作供養事所
 有憍慢貢高諸有情類菩薩即現大力那羅
 延身或金剛手菩薩可畏之相彼等有情見
 已驚怖即向菩薩折伏其心歸命頂禮 寂
 慧當知菩薩身者是不破壞堅固真實不生
 滅身若諸有情應以有壞之身可化度者即
 現其身而為化度若諸有情應以無壞之身
 可化度者即現其身而為化度於一切種類
 悉不破壞火不能燒刀不能斷是身堅固真
 實不壞金剛所成而是菩薩無所思維亦無
 分別是身是相知身離相故即得法離相亦
 非身離相與一切法離相有二差別若相即

身離相彼相即法離相如是離相能隨入故
 即自身離相與一切有情身離相二俱平等
 何以故由自身離相一切有情身離相故即
 入一切法界離相以法界離相故即入法離
 相然於其中而實無有少法可得謂以自身
 真如即入一切有情身真如一切有情身真
 如即入自身真如又復自身真如即入一切
 法真如以入一切法真如故即入一切佛真
 如又以自身真如故即入過去未來現在真
 如亦非過去真如與彼未來現在真如有所
 違背所有過去未來現在真如即是蘊處界
 真如即是染淨真如染淨真如即是生死涅
 槃真如生死涅槃真如即是無造作真如無
 造作真如即是一切造作真如善男子所說
 真如即是實性實性即是如性是無異性無
 種類性無生性無諍論性無執取性謂以真
 如無法可取故說真如是無取法由彼真如
 無所取故即如是取於諸取中菩薩示現有
 所取法亦非真如有取有作以無取故即無
 諍論無諍論故於諸色中現有所取然彼真

如亦無所對是故以其如實之智伺察如來
 真實之身以觀如來身平等故即當伺察自
 身真如取要言之審觀一切身非身性畢竟
 不生知一切身皆是緣生法所成故如是知
 已乃能悟入彼法身門入是法身門故即成
 法身非蘊處界身即彼法身廣大增勝如實
 觀想從是現身為諸有情作利樂事乃至一
 切見聞覺知悉為有情成利樂事故是故當
 知菩薩法身不生不滅亦無所起於中示現
 生滅起作但為成熟諸有情故滅即無滅亦
 無造作於一切法應如是知諸有生者即和
 合義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又復應知彼一切
 法生即無生如來身者即是法身即是法食
 即是法力是法歸趣如來身者即虛空身無
 等等身三界一切最勝上身一切如來通達
 身無喻無比清淨無垢無染汚身自性明亮
 身自性不生身自性無起身離心意識身幻
 焰水月自性身無邊無際身無種類無分別
 身非地界所成身非水風火界所成身一切
 世間無比身善男子由如是故應當如實觀





如來身而是菩薩於如來身住平等性得清淨已行菩薩行菩薩於一切處普為現身然於是中亦無所現亦無對礙又復菩薩能於十方現諸魔身於有現中現無對礙於無現中現無對礙由如是故無見無聞無覺無知諸有所見但為成熟一切有情菩薩於其身念處中亦無增減菩薩雖復知身無常知身是苦知身無我然為有情示現其身作利樂事菩薩知身法爾寂靜為有情故起分別身作諸利樂菩薩又復了知因緣能成其身然於彼彼因緣法中如實而觀亦無作者亦無受者又復能觀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菩薩身業雖已清淨然為有情示現其身寂慧當知釋迦菩薩始從然燈佛所發菩提心身語心業皆悉清淨其身業者具有無量無邊功德假使過於說伽沙數等劫說彼菩薩所有身密身業廣大清淨不可窮盡

寂慧云何名為菩薩語密語業清淨寂慧當知隨諸菩薩所起之處即彼菩薩本生隨其菩薩本生即入菩薩音聲所有一切有情音

聲語言悉入菩薩音聲中住都無障礙今諸有情得聞菩薩音聲之者身心輕安乃至一切有情種類音聲菩薩悉以音聲隨入復次寂慧當知菩薩摩訶薩語言音聲之中無愛著語無猛惡語無癡亂語無染污語無縛解語無高下語無違順語無忿恚語無非時語無邪曲語無劣弱語無隱覆語無出入語無執取語無不清淨語無不如理語無不可愛語無不防護語無輕慢智若語無毀謗聖賢語無不救拔語無不饒益語寂慧當知菩薩所出語言音聲皆是神通智力福行果報之所成立善種隨轉相縛不斷凡所言說皆悉成就菩薩所言如實無妄不假我念過去久遠世中有一仙人名曰妙愛有婆羅門名曰黑相彼時有一尼拘陀大樹其名賢善有多枝葉周匝垂蔭縱廣可及一俱盧舍時妙愛仙人居其樹側以神通力經七日中審細觀矚數其樹葉於後一時彼黑相婆羅門入城乞食經遊至彼樹下飯食已訖即詣妙愛仙人所到已歡喜互以美言而相慰問多種

談論咸生適悅時仙人言大婆羅門汝必應知於人世中可能有人於此尼拘陀大樹審細觀知枝葉數不婆羅門言尊者世亦有人仙人復言為何人耶婆羅門言即汝尊者應為我說仙人答言大婆羅門汝為我說時婆羅門不觀其樹不數其葉應聲即為說伽陀

曰

八千那庾多數量 俱胝復有九十二
六十阿闍婆應知 十六齊等其枝數
又復三十那庾多 九十六數兢羯羅
尾播舍量有十三 此等皆為彼葉數
其樹所有枝及葉 如前數量無增減
我隨智力如實言 疑者自數應無失
是時妙愛仙人聞是說已深生驚異說伽陀

曰

汝婆羅門神通智 以真實語而善說
賢善尼拘陀樹王 所有枝葉如實知
汝亦不曾觀其樹 而復不曾算其數
即彼枝葉數無量 能以智心而解入
仙人說伽陀已又復問言大婆羅門如汝所

說為自智力而能知耶為諸賢聖助汝說耶
婆羅門答言尊者汝今善聽我以人中之智
如實而說虛空可破斯言無妄寂慧汝今當
知彼時妙愛仙人者即今大智舍利子是黑
相婆羅門者即今世尊釋迦師子是由如是
故菩薩所有語功德海即能安住真實功德
如理法義寂慧菩薩語密語業清淨其中若
有少解入者我說彼為最上慧人

寂慧云何名為菩薩心密心業清淨寂慧當
知菩薩諸所作業皆智所作非慢所作悉是
不滅神通妙智以神通智遊戲示現一切事
業神通建立廣大勢力之所成辦而彼神通
智相即能成立一切行相又彼神通妙慧即
能觀見一切諸法又神通智即無盡相於一
切處悉能隨順又神通智即能隨現一切色
相於彼彼色而悉徧故又神通智即能隨入
彼一切聲於前後際音聲平等故又神通智
昔能觀察諸有情心以心自性伺察可見故
又神通智善能思念無邊劫事以前後際無
所斷故又神通智善作調伏諸有情事又神

通智得大灌頂於一切法而能自在寂慧菩
薩心密心業清淨心清淨故彼即無染潔白
明亮離諸煩惱能善調伏善作諸業善入禪
定解脫雖復有生而無所生如是即能圓具
大乘一切佛法然彼佛法若於十方審諦伺

求悉無所得亦非無得以一切佛法無得非
無得故即能隨得彼一切法一切佛法是故
於一切法一切佛法中無法非無法若或有
慧可了知者即為障礙彼無礙慧是即無著
若無者即無住若無住即無盡若無盡即無
非我若無非我即亦無我若無我即無取若
無取即無諍若無諍即無論即彼無論此說
是為沙門之法即沙門法譬若虛空本來平
等以虛空平等故非欲界繫非色界繫非無
色界繫由如是故於一切處悉無所繫以無
繫故無形顯色及諸相狀無色相故即能隨
順覺了若能如是隨覺了故即能一切差別
分別寂慧菩薩言云何名為隨順覺了復何
名為差別分別金剛手菩薩言無有少法而
可得者此名隨順覺了以覺了故即能差別

分別是故法中作此二觀寂慧當知此等名
為菩薩心密心業清淨菩薩如是清淨已即
得一切有情心亦清淨而是菩薩乃能隨入
諸有情心即彼一切有情之心皆從大菩提
心光明中出譬如虛空於一切處住隨入一
切處菩薩心者亦復如是於一切處住隨入
於一切處○當知諸法從緣所生中無主宰
亦無作者知內是空外無所行諸法皆空虛
假無實於見於作應悉清淨猶如虛空而無
所取○若諸菩薩摩訶薩欲證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果者當學菩薩大士所行非以語
言得最勝道要當真實修行乃得菩提正道
爾時尊者舍利子前白佛言世尊所有十
方世界賢劫諸菩薩眾彼金剛手菩薩大祕
密主於是諸菩薩眾中常隨何等菩薩之後
佛言舍利子金剛手菩薩大祕密主常隨我
後汝能見不舍利子白佛言我以世尊威神
力故今方得見佛言舍利子如是如是汝今
當知彼賢劫中諸菩薩眾而金剛手菩薩常
隨其後於一切處現金剛手菩薩形相以宿

願力及神通力故能如是又舍利子彼金剛手菩薩常隨慈氏菩薩之後汝能見不舍利子白佛言世尊我今初見非昔所見佛言舍利子彼常隨後汝自不見他方世界若諸菩薩若梵天帝釋護世天等常來見彼金剛手菩薩執金剛杵隨慈氏菩薩之後又舍利子或於一時彼賢劫中諸菩薩衆爲慈氏菩薩現俱胝那庾多百千種諸變化事而是菩薩亦隨彼諸菩薩之後助加持故又舍利子乃至如來作變化事時彼菩薩亦隨佛後以願力故助揚聖化舍利子當知此等皆是金剛手菩薩大秘密主不思議神通加持智力悉具足故爾時金剛手菩薩白佛言世尊諸如來心真實決定我於如來所說深法或有知解皆是如來勝智在我身中此非我有士夫力用佛言秘密主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所以者何一切衆生皆有如來勝智在於身中何以故以諸衆生徧一切處隨其如來所說秘密若不容受如來加持之力而能隨順如來法性者

無有是處又復於彼如來所說秘密深法若聞若說若有知解皆是如來加持力故復次秘密主如來正語有所說時應知如來法性如實法性眞常又復如來所行如實所行眞常是故如來以正語言說是正法又秘密主所有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以一切世間難信難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正法宣說引導廣爲開示而彼衆生若於如是難信難解甚深正法聞已即能生信解者當知彼等衆生非於一佛十佛親近承事當知已於廣多俱胝那庾多百千佛所親近承事應知彼人是爲正士精修福行又秘密主假使須彌山王或摧墜時尚能有人或以頂肩而爲荷負若彼不種善根衆生能於如是甚深正法一念生起淨信解者無有是處何況受持讚誦如說修行爾時寂慧菩薩前白佛言世尊如佛世尊說近止法此以何義而名近止此近止者何所從來佛言善男子所說近止者即是近止煩惱增語此近止煩惱即是近止思惟分別徧計增語此近止思惟分

別徧計即是近止顛倒增語此近止顛倒即是近止因所緣增語此近止因所緣即是近止無明有愛增語此近止無明有愛即是近止我我所增語此近止我我所即是近止名色增語此近止名色即是近止斷常見增語十二此近止斷常見即是近止有身見增語寂慧當知若與所緣因見相應即諸煩惱而亦隨轉一切皆從有身見起若能近止有身見者即諸見止息若有身見近止即一切願求亦止若有身見近止即諸煩惱亦止寂慧譬如大樹若斷其根即枝葉並幹而悉枯悴此有身見亦復如是若近止已諸煩惱亦止寂慧當知一切衆生始以不能覺了有身見故即諸取煩惱隨逐而生若能覺了有身見者即諸取煩惱不復隨生亦無所害又復寂慧當知有身見者即是空增語若能隨順空智忍者即見無所取此即是爲如實覺了彼有身見復次寂慧當知有身見者即是無身非開非合一切皆是不實分別以其不實所分別故彼即無分別亦不離分別由無分別不離

分別故即無所作無障無起以無起故即無所行由無所行故如是此說乃名近止寂慧菩薩言何名近寂佛言寂慧有所緣心如火熾然若無所緣及無所作即不熾然不熾然法此名近寂又如大火有薪即然無薪即滅所緣心火熾亦然若無所緣心火自滅寂慧當知具善巧方便菩薩於般若波羅密多清淨所緣法中平等了知善根所緣勝法而不息滅煩惱所緣染法制今不起波羅密多勝法常令增進魔業煩惱所緣染法永令斷滅菩提分法清淨所緣不應棄捨聲聞緣覺意樂所緣而不取著一切智心最上所緣不應捨離於空所緣審諦伺察一切眾生大悲所緣深生願樂寂慧當知具善巧方便菩薩於般若波羅密多清淨所緣法中而得自在無生所緣思惟決定和合生起所緣亦不厭捨菩薩以慧方便於其無生一切所緣法中自在而轉寂慧譬如所有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大地隨諸所生無有不是一切眾生受用之所彼諸菩薩亦復如是所有一切所緣

境界無有不是善巧方便菩薩共所受用菩提道分無不成熟菩提道法又如色法一切皆是四大所造善巧方便菩薩亦復如是或有所緣一切皆以菩提勝相和相應復次寂慧若有眾生慳惜惡作者菩薩即為圓滿布施波羅密多持戒波羅密多若諸眾生起瞋恚行及懈怠者菩薩即為圓滿忍辱波羅密多精進波羅密多若諸眾生起散亂心及愚癡行者菩薩即為圓滿禪定波羅密多勝慧波羅密多若諸眾生常稱讚者菩薩於彼而無高心若諸眾生不稱讚者菩薩於彼亦無下心若見一切苦惱眾生菩薩即起大悲之心若見一切快樂眾生菩薩即起歡喜之心若見一切粗獷眾生菩薩即起調伏之心若見一切調順眾生菩薩即起慈愛之心若見智慧開明眾生菩薩即為宣說甚深之法若見眾生樂著文句者菩薩即以少略文句而為說法若見眾生樂曠野住者即為宣說心寂淨法若見眾生樂修頭陀行者即為宣說聖慧根法若見鈍根眾生即為宣說聞隨

順法若見眾生樂巧說法所應度者即以緣起譬喻解釋說法若見眾生樂甚深法所應度者即為宣說緣生無我無人無眾生法若見有眾生著諸見者為說空法若見眾生起尋求行者即為宣說無相之法若見眾生著諸蘊者即為宣說如幻之法若見眾生著諸界者即為宣說善決擇法若見眾生著諸處者即為宣說如夢之法若見眾生著欲界者即為宣說遺惱之法若見眾生著色界者即為宣說諸行苦法若見眾生著無色界者即為宣說彼一切行無常之法若見眾生樂以苦法所應度者即為宣說今於聖種生歡喜法若見眾生樂以樂法所應度者為說無量禪定之法若見眾生樂以久修道行菩薩之法所應度者即為宣說於輪迴中無懈怠法若見眾生樂以不退轉菩薩之法所應度者即為宣說嚴淨佛土之法若見眾生樂以一生補處菩薩之法所應度者即為宣說大菩提場莊嚴之法若見眾生樂以佛身所應度者為說菩薩勝行相續不空之法寂慧當知如

是等法皆是具足智慧方便諸大菩薩於彼清淨所緣法中而得自在是故廣說不空之法其所說法為令一切眾生歡喜故說是法時會中有十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五千菩薩得無生法忍爾時世尊告寂慧菩薩言今此金剛手菩薩大秘密主於此貧劫諸佛如來應供正等正覺所持金剛杵作供養事以利益心守護正法今於我此秘密法中廣大施作普為無量一切眾生成熟最上菩提善根於此賢劫乃至最後樓至如來法中隱沒即於歡喜世界阿闍如來佛剎中生圓滿菩提分法而乃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號金剛步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出現於世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名普淨劫名清淨爾時寂慧菩薩前白金剛手菩薩言秘密主世尊如來授仁者記耶金剛手言善男子佛授我記如夢自性寂慧言今汝授記有何所得金剛手言無所得故而我得記寂慧言何法無所得金剛手言我人眾生壽者悉無所

得彼蘊處界亦無所得乃至若善不善有罪無罪有漏無漏世間出世間有為無為若染若淨生死涅槃皆無所得寂慧言若法無所得云何是有中授記乎金剛手言由無所得故即於是以通達智而乃授記寂慧言智何有二而可觀耶金剛手言若有二可觀即無授記可得然以彼智無二可觀是故諸菩薩於無二智中如是授記此中無有少法可求何以故以無法可求故法即無法善男子如是應知若言法者謂於文字不著不行是故說言一切諸法無言無說寂慧言秘密主若爾者豈非如來諸所說法亦非說耶金剛手言寂慧我先曾為汝說世尊如來不說一字以無說故如來即以神通願力隨眾生意示有所說寂慧言設有說者何過失耶金剛手言有所說者語業過失寂慧言彼語業者復何過失金剛手言文字思惟取著過失寂慧言此復何能離過失耶金剛手言一切法中若有所說若無所說悉無少法而可表了無表了故即離過失寂慧言其過失者何為

根本金剛手言彼過失者取為根本寂慧言取孰為本金剛手言執著為本寂慧言執著孰為本金剛手言虛妄分別為本寂慧言虛妄分別孰為本金剛手言增上所緣見為本寂慧言增上所緣見孰為本金剛手言色聲香味觸法即是增上所緣根本寂慧言云何無所緣金剛手言愛不相續即無所緣寂慧言當知如佛所說一切法中若斷於愛即無所緣爾時金剛手菩薩大秘密主滿所思念得授記已安慰其心生大歡喜踴躍慶快前白佛言世尊我今勤請世尊降赴我所居止秘密宮中微伸供養佛即默然而受其請爾時金剛手菩薩大秘密主頂禮佛足右繞七匝速離佛會還復所止曠野大城至自宮已乃起思念我今如何施設供養復依何等境界莊嚴而為嚴飾令欲色界諸天子眾起希有心復令十方世界所來集會大菩薩眾咸生歡喜我亦於佛廣大施作妙供養事作是念已即運神力於此曠野大城中施設無邊功德妙寶莊嚴又復安布百千莊嚴妙師子

座嚴辦最上清淨珍食深心清淨將欲供養世尊如來菩薩大眾爾時世尊告必芻衆言汝等宜應著衣持鉢往赴金剛手請令此衆中諸已得神通之菩薩聲聞各各隨應以自神力游空而往若復未具神力之者應當隨入如來清淨大圓光中游空而往爾時世尊即於王舍大城鷲峰山中隱身不現菩薩聲聞恭敬圍繞放大光明普徧照耀天人天女導前從後歌詠稱讚奏百千種俱佩那度多鼓吹音樂震動大地天雨種種殊妙寶華於佛剎中廣現種種佛大威力佛大神通佛大施作佛大變化佛大吉祥佛大勝光佛大威儀佛大遊戲等相游空自在往詣於彼曠野大城彼欲色界諸天子衆遙見世尊高處空中猶如鵝王宛轉自在咸生歡喜適悅慶快十八又如日輪初出清淨可愛如圓滿月瑩潔光明衆星圍繞如帝釋天主天衆圍繞如大梵王梵衆圍繞天衆見已即起清淨希有之心各持種種天妙香華供養於佛及菩薩聲聞大眾從空而下至彼宮中爾時世尊處彼

殊妙種種莊嚴師子之座並諸菩薩聲聞衆亦各就座爾時金剛手菩薩大秘密主即告四天王並餘一切諸衆會言汝等宜應成來助我同發至誠嚴以清淨殊妙飲食奉上世尊使令汝等獲大利益菩薩即與眷屬衆會自手清潔嚴辦最上百味精珍發最勝心奉上世尊并諸菩薩聲聞大眾悉令充足飯食事訖而復奉上清淨香水盥手滌器乃於佛前退坐聽法是時曠野大城所居一切夜叉羅刹必舍左等各各諦誠瞻仰世尊合掌慶恭歸命頂禮 金剛手菩薩大秘密主勸請世尊宣說正法爾時世尊普告金剛手菩薩等諸衆會言諸仁者汝等諦聽極善作意若善男子善女人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即能具信廣多清淨欲見諸聖闍正十九法善捨無惜手出無盡善樂積集施作福行樂行平等無障礙心無濁染心信有業報離諸分別疑惑猶豫如是知已於命緣等不應作者而悉不作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言不綺語不兩舌不惡口不貪不瞋不邪見

於此十善業道堅持積集於其十種不善業道捨而不作普行淨信與沙門婆羅門及有戒有德者正道法中同修淨行於諸善法多聞勤行深固作意善行相應聞三有門息滅諸病超越疑惑出離諸有即於善知識所隨其所應親近恭敬承事尊奉聞其所說甚深之法謂空無相無願加行等法復聞無生無起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甚深緣起之法此法是有此即有得此法是無此即無得此法若有此即是生此法若無此即是滅此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即一大苦蘊生若法不有此即無得即是滅法謂無明滅即行滅行滅即識滅識滅即名色滅名色滅即六處滅六處滅即觸滅觸滅即受滅受滅即愛滅愛滅即取滅取滅即有滅有滅即生滅生滅即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即一大苦蘊滅此等諸法若生若滅於勝義諦中無有少法可得何以故一切法緣生故無主宰無作

者無受者因緣故轉然於是中無法可轉亦非無轉亦無異法隨轉和合施設三界但以煩惱業轉故有施設愚迷之者於不實法中觀以為實智者應知無有少法作者可得作者不可得故無法可轉亦非無轉如是所說甚深之法若能聞已不生疑惑是人即入一切法無障礙性不著色受想行識不著眼色耳聲鼻舌味身觸意法眼識乃至意識信一切法自性本空信一切法自性本離諸仁者彼信不退菩薩信是法故即不減失見佛聞法承事淨眾在在所生常得見佛聽受正法承事淨眾常生佛世發起精進勤求善法於諸佛世尊清淨教中正信出家得出家已近善知識而能獲得諸善樂聽聞善法隨所聞已真實修行不以語飾勝慧具足發起精進勤求多聞隨所聞法為他廣說無所希求使聽法者獲得大慈於一切眾生起大悲心於身命緣少欲喜足寂靜圓滿增長善行非但為已勤修勝行廣為眾生勤求無上最勝之智令他眾生於佛智中得不放逸此

復云何名不放逸以要言之一切罪不善法皆悉斷除此名不放逸諸仁者此如是等不放逸法菩薩勤行即得淨信而不放逸大秘密主汝等當知信之一法廣多清淨即能當時專求善法若具信補特伽羅於他世中離惡趣怖亦復不隨諸惡作心而常獲得眾聖稱讚復次大秘密主住法行人即能獲得正法善趣常樂見佛安住聖道得大自在得自在已復令他人皆皆圓滿自在之法住菩提心得如來智大秘密主若人欲得最勝妙樂應當畢竟善修正行修涅槃法大秘密主今此眾會皆承宿善根力故來集此善修正行於諸善根而不減失云何善根得不減失謂修不放逸行彼不放逸心善護諸境故能離一切貪愛欲染近習法愛即能制止欲瞋害尋復能息除不深固作意諸不善法若人信解不放逸法即能隨順諸精進事以精進不放逸故是人乃能積集修作淨信功德由修淨信及不放逸精進法故即能修作正念正知以正念正知故即於一切菩提分法而不

壞失即能勤修深固之法大秘密主菩薩若於深固法中得解脫者即於有於無如實能知此中云何是有云何是無如實知已雖行於有而不取著雖行於無亦不取著即能通達諸佛世尊所說實義復次大秘密主如來於一切法中總略而說有四法印何等為四一者諸行無常為諸沙門婆羅門及常壽天執常語者破常想故二者諸行是苦為諸天人計樂想者破樂想故三者諸法無我為彼執我諸外道等破其我想四者涅槃寂靜為諸增上慢者起尋求行破彼增上慢故此言無常者即是畢竟無有常法增語此言苦者即是遠離願求增語此言無我者即是空相增語涅槃寂靜者即是無相作證增語大秘密主此如是法若諸菩薩深固信解勤行修習即於善法而不減失速能圓滿菩提分法爾時護世四大天王前白佛言世尊我等四王皆名護世當以何法而能護世佛告四大天王言汝諸仁者當修正法行即能護世其正法行者所謂十善何等為十一者不殺二

者於自富樂而生喜足三者他妻室不起染
 污四者不破他家五者不出惡言六者所言
 如實七者言無綺飾八者於他富樂無所希
 望九者止息瞋恚十者正見清淨諸仁者此
 十善法能護世復有八法而能護世何等為
 八一者如說能行二者於一切處尊重師長
 三者順行正道四者心意質直五者心常柔
 順六者於一切眾生常起慈心七者不作諸
 罪八者集諸善根如是八法乃能護世復有
 一法而能護世何等為一謂真實行以真實
 故即能護世如是等法汝等勤行自能護已
 復令他人亦能護世 爾時金剛手菩薩大
 秘密主長子金剛軍前白佛言世尊菩薩云
 何能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佛
 言善男子菩薩若能具修十法即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何等為十一者常
 行無礙大慈二者常起無倦大悲三者精進
 辦諸事業四者善修空三摩地五者現前通
 達勝慧六者於一切處皆善通達七者能以
 妙智清淨三世八者以無礙方便觀實業報

九者雖了知空而植眾德本十者如其所說
 自性清淨而善入聖道菩薩若具如是十法
 即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金剛
 軍復白佛言世尊菩薩當修何法於佛不思
 議門聞已安然不生驚怖佛言善男子菩薩
 當修八法即能於佛不思議門聞已安然不
 生驚怖何等為八一者增長勝慧二者增長
 妙智三者常為善友之所攝受四者具大信
 解五者善達如幻無生之法六者信解無常
 之法七者心行平等猶如虛空八者於諸法
 中善知障礙所起之相菩薩若具如是八法
 即能於佛不思議門聞已安然不生驚怖金
 剛軍復白佛言菩薩當修何法即能於諸所
 作而得自在佛言善男子菩薩當修四法即
 能於諸所作而得自在何等為四一者善修
 現前無滅之法具五神通二者善觀勝解脫
 門具四禪定三者超勝梵世具四梵行四者
 以方便慧於一切處善修無生菩薩若具如
 是四法即能於諸佛所作而得自在金剛軍
 復白佛言菩薩有幾種勇佛言善男子菩薩

有九種力何等為九一者定力大悲起故二
 者精進力不退轉故三者多聞力勝慧生故
 四者信解力圓滿解脫故五者修習力離散
 亂故六者忍力善護眾生故七者菩提心力
 降伏諸魔故八者大悲力成熟眾生故九者
 無生忍力圓滿十力故如是名為菩薩九力
 當佛世尊說是法時彼長子金剛軍得無生
 法忍爾時世尊於金剛手菩薩宮中住經七
 日廣為無量一切眾生作利益已還住鷲峰
 山中 時阿闍世王知佛世尊已復山中持
 種種上妙香華等諸供養出王舍大城詣鷲
 峰山佛世尊所到已頭面頂禮佛足前白佛
 言世尊彼金剛手菩薩大秘密主甚為希有
 具大威力能善宣說如來法律而金剛手者
 往昔曾於何佛如來所植種種德本乃能成辦
 如是佛告阿闍世王言大王當知彼不種善
 根眾生於如是事極難信解昔因緣者我念
 過去阿僧祇劫復過於前時有如來號曰多
 聞世界名極嚴劫名無毀彼佛告言諸善男
 子汝等當知若有菩薩能發大精進者即於

身命而悉棄捨時彼會中有一菩薩名曰勇
力前白佛言如是世尊若有菩薩發精進者
即於身命而悉棄捨菩薩若生懈怠豈能速
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何以故能發精
進諸菩薩者於生死中不起厭倦之意而彼

見八

三五

菩薩於生死中常當稱讚不樂涅槃但為成
熟諸衆生故隨其所應隨有施作亦隨所應
皆獲其樂若住涅槃而何能作是故諸菩薩
於生死境界中自得其樂而即不取涅槃境
界菩薩以住生死境界故即能隨入衆生境
界而於涅槃境界之中不著捨行菩薩住生
死境界者以怖墮於非境界中何以故非境
界中不復能作利衆生事不能安住如來境
界以不能住如來境界故不能長養一切衆
生此中何名非境界耶所謂聲聞緣覺之地
若樂住者即棄捨衆生以聲聞緣覺怖畏生
死若能攝受無量生死者惟除清淨大菩薩
耳時彼多聞如來讚勇力菩薩言善哉正士
善說此語大王當知彼時多聞如來法中勇
力菩薩者豈異人乎即此會中金剛手菩薩

大秘密主是此大士者被堅固精進之鎧於
多佛所親近恭敬深種善根爾時阿闍世
王問金剛手菩薩大秘密主大士所持此金
剛杵幾何輕重金剛手菩薩告阿闍世王言
大王當知此金剛杵亦輕亦重為欲調伏憍
慢貢高諸衆生故此杵即重為示無慢正直
諸衆生故此杵即輕金剛手菩薩即以金剛
杵置之於地時阿闍世王欲舉其杵竭其力
勢不能動搖一毛端量即白尊者大目捷連
言佛說尊者於聲聞衆中神通第一願今尊

者舉此地中大金剛杵尊者大目捷連運自
神力方欲前舉彼金剛杵即時三千大千世
界六種振動海水騰涌唯金剛杵不動不搖
是時尊者大目捷連前詣佛所白言佛說我
於聲聞衆中神通第一具大威神名稱力勢
能以四大海水置於掌中亦能轉此三千大
千世界猶如有人以一金錢轉於指端又能
空中止其日月制彼威光不令轉動又能取
彼須彌山王擲過梵世此金剛杵其量微小
然我亦復不能動搖世尊豈非我今神力減

耶佛言大目捷連非汝神力有所減少但為
菩薩威力加持一切聲聞緣覺悉不能動况
餘衆生爾時尊者大目捷連生希有心此大
秘密主為即父母所生力耶為神力耶佛言
大目捷連菩薩神通力者無量無限我若開

示使天人世間咸生迷惑爾時世尊告金剛
手菩薩言汝今應自舉其地中所置大金剛
杵時金剛手菩薩即以左手舉取其杵戲擲
空中旋繞七匝杵旋空已即時接置安右手
中一切衆會生希有心合掌頂禮大秘密主
咸作是言希有秘密主能具如是廣大力量
時阿闍世王復白佛言世尊菩薩具修幾法
即能獲得如是勝力佛言大王菩薩若修十
法獲得勝力何等為十一者菩薩寧捨身命
終不棄捨無上正法二者於一切衆生作謙
下想不增慢心三者於彼劣弱衆生起慈念
心不生損害四者見饑渴衆生施妙飲食五
者見怖畏衆生施其無畏六者見疾病衆生
施藥救療七者見貧乏衆生惠令滿足八者
見佛塔廟形像塗飾圓淨九者出歡喜言安

憇眾生十者見彼負重疲困苦惱眾生為除
 重擔菩薩若具如是十法即能獲得如最
 最勝之力 王復問言世尊如何是佛出世
 佛言大王隨發菩提心即是佛出世王言云
 何發菩提心佛言所謂大悲出生王言云何
 大悲出生佛言謂即發起淨信王言云何發
 起淨信佛言若發菩提心即是發淨信王言
 當云何發彼菩提心佛言深心不退轉即是
 發菩提心云何能發大悲於一切眾生不生
 厭捨之心即是大悲云何於三寶常不捨離
 若能除去一切煩惱即於三寶而不捨離
 爾時寂慧菩薩前白金剛手菩薩大秘密主
 言我今勸請大秘密主願以神力加持護念
 令此正法於後時後分後五百歲廣宣流布
 便彼正法所攝諸大士等得此正法墮於手
 中金剛手菩薩言善男子諸佛如來於此正
 法已共加持何以故今此正法即是文字所
 成而彼文字無生無盡亦不隱沒以其文字
 及所說義不能隱故如來此說甚深正法亦
 不能隱所以者何無法可生若法無生即法

無滅如是當知如佛所言若佛出生若不出
 世諸法常住所謂法性法界法住實際清淨
 法如是故如其所說諸法緣生亦不相違若
 法緣生不相違故即是正法以正法故即不
 隱沒如是所說乃名正法寂慧菩薩言秘密
 主云何能被精進鎧攝護正法金剛手言若
 於一切法不相違即能被精進鎧攝護正法
 何以故而此正法與一切法不相違故寂慧
 言何法是相違金剛手言文字相違故即法
 相違而不復與生法相違若彼不相違是為
 攝護正法者寂慧言大秘密主汝當云何攝
 護正法金剛手言如我攝護者謂無我無眾
 生無法而乃攝護寂慧言此復云何金剛手
 言謂三世離故三世不離故諸佛離故諸佛
 不離故刹土離故刹土不離故法離故法不
 離故若能通達如是法者即能攝護正法爾
 時世尊讚金剛手菩薩大秘密主言善哉善
 哉大士汝善攝護正法若於一切法無執無
 取即能攝護正法當知菩薩有三無著之法
 何等為三一者我無著二者眾生無著三者

法無著有三種通達清淨何等為三一者法
 界清淨二者真如清淨三者實際清淨又有
 三種通達無盡何等為三一者法無盡二者
 文字無盡三者演說無盡佛說是已普告眾
 言誰堪以我阿僧祇劫積集菩提勝行最上
 正法受持衛護令不隱沒爾時帝釋天主尸
 棄梵王毘沙門天王為護法故說伽陀曰
 今此正法如妙藥 能治一切眾生病
 我等當來悉護持 願佛知我眾心意
 爾時金剛手菩薩大秘密主前白佛言世尊
 我當受持如來於阿僧祇劫積集無上正等
 正覺菩提聖法即說伽陀曰
 諸法本來無文字 無中假以文字說
 聖尊悲愍故敷宣 我當受持而流演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八

解深密經

爾時如理請問菩薩即於佛前問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言最勝子一切法無二者何等一切法云何為無二答曰善男子一切法者略有二種所謂有為無為是有為非有為非無為無為亦非無為非有為乃說頌曰

佛說離言無二義 甚深非愚之所行

愚夫於此癡所惑 樂著二依言戲論

爾時法涌菩薩白佛言世尊我於先日曾見衆多外道同一會坐為思諸法勝義諦相彼共思議稱量觀察徧尋求時於一切法勝義諦相竟不能得唯各種種意解別異意解變異意解互相違背共與諍論口出矛鬩更相攢刺惱壞既已各各離散世尊我於爾時竊作是念如來出世甚奇希有由出世故乃於如是超過一切尋思所行勝義諦相亦有通達作證可得 爾時世尊告法涌菩薩曰善男子如汝所說我於超過一切尋思勝義諦相現正等覺為他宣說顯現開解我說勝義

是諸聖者內自所證尋思所行是諸異生展轉所證法涌我說勝義無相所行尋思但行有相境界我說勝義不可言說尋思但行言說境界我說勝義絕諸諍論尋思但行諍論境界是故法涌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超過一切尋思境相法涌當知譬如有人盡其壽量習辛苦味於蜜石蜜上妙美味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或於長夜由欲貪勝解諸欲熾火所燒然故於內除滅一切色聲香味觸相妙遠離樂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由言說勝解樂著世間綺言說故於內寂靜聖然樂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如是法涌諸尋思者於超一切尋思所行勝義諦相不能尋思不能比度不能信解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內證無相之所行 不可言說絕表示
息諸諍論勝義諦 超過一切尋思相
爾時善清淨慧菩薩白佛言世尊勝義諦相微細甚深超過諸法一異性相難可通達世尊我即於此曾見一處有求菩薩等正修行

勝解行地同一會坐皆共思議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異性相或唱是言勝義諦相與諸行相都無有異或唱是言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世尊我見彼已稿作是念此諸善男子愚癡頑鈍不明不善不如理行於勝義諦微細甚深超過諸行一異性相不能解了爾時世尊告善清淨慧菩薩曰善男子如是如是即說頌曰

行界勝義相 離一異性相 若分別一異彼非如理行 衆生為相縛 及為羸重縛
要勤修正觀 爾乃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尊者善現曰善現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不名有因非因所生亦非有為是勝義諦得此勝義更不尋求餘勝義諦唯有常常時恒恒時如來出世若不出世諸法法性安立法界安住是故善現由此道理當知勝義諦是徧一切一味相譬如種種非一品類異相色中虛空無相無分別無變異徧一切一味相如是異性異相一切法中勝義諦徧一切一味相當知亦爾爾時世尊欲重宣此

義而說頌曰

此徧一切一味相 勝義諸佛說無異
若有於中異分別 彼定愚癡依上慢

爾時廣慧菩薩白佛言世尊於心意識秘密
善巧菩薩者齊何名為於心意識秘密善巧

菩薩爾時世尊告廣慧菩薩曰善哉善哉廣

慧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汝應諦聽

廣慧當知於六趣生死彼彼有情墮四類有

情眾中身分生起於中最初一切種子心識

成熟展轉和合增長廣大依二執受一者有

色諸根及所依執受二者相名分別言說戲

論習氣執受有色界中具二執受無色界中

不具二種廣慧此識亦名阿陀那識亦名阿

賴耶識亦名為心廣慧阿陀那識為依止為

建立故六識身轉謂眼識耳鼻舌身意識此

中有識眼及色為緣生眼識與眼識俱隨行

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耳鼻舌身及聲香

味觸為緣亦然若五識身轉亦一分別意識

與五識身同所行轉廣慧譬如大暴水流若

有一浪生緣現前唯一浪轉若二若多浪生

緣現前有多浪轉然此暴水自類恒流無斷

無盡又如善淨鏡面若有一影生緣現前唯

一影起若二若多影生緣現前有多影起非

此鏡面轉變為影亦無受用滅盡可得如是

廣慧由似暴流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故

若於爾時有一眼識生緣現前一眼識轉乃

至有五識身生緣現前五識身轉廣慧若諸

菩薩於內各別如實不見阿陀那不見阿賴

耶識不見心不見六識六塵齊此名為於心

意識一切秘密善巧菩薩乃說頌曰

阿陀那識甚深細 一切種子如暴流

我於凡愚不開演 恐彼分別執為我

爾時德本菩薩白佛言世尊於諸法相善巧

菩薩者齊何名為於諸法相善巧菩薩爾時

世尊告德本菩薩曰諸法相略有三種一者

徧計所執相二者依他起相三者圓成實相

云何諸法徧計所執相謂一切法名假安立

自性差別乃至為令隨起言說云何諸法依

他起相謂一切法緣生自性則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行乃至招集純大苦

蘊云何諸法圓成實相謂一切法平等真如

於此真如諸菩薩眾勇猛精進為因緣故如

理作意無倒思惟為因緣故乃能通達於此

通達漸漸修習乃至無上正等菩提方說圓

滿 如是德本由諸菩薩如實了知徧計所

執相依他起相圓成實相故如實了知諸無

相法雜染相法清淨相法如實了知無相法

故斷滅一切雜染相法斷滅一切染相法故

證得一切清淨相法齊此名為於諸法相善

巧菩薩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

若不了知無相法 雜染相法不能斷

不斷雜染相法故 壞證微妙淨相法

不觀諸行眾過失 放逸過失害眾生

懈怠住法動法中 無有失壞可憐愍

爾時勝義生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一

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

涅槃未審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說我今請

問如來斯義爾時世尊告勝義生菩薩曰善

哉善哉勝義生當知我依三種無自性性密

意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所謂相無自性

性生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善男子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謂諸法徧計所執相何以故此由假名安立為相非由自相安立為相是故說名相無自性性云何諸法生無自性性謂諸法依他起相何以故此由依他緣力故有非自然有是故說名生無自性性云何諸法勝義無自性性謂諸法圓成實相何以故一切諸法法無我性名為勝義亦得名為無自性性是一切法勝義諦故無自性性之所顯故由此因緣名為勝義無自性性譬如空華相無自性性當知亦爾譬如幻像生無自性性當知亦爾譬如虛空性是眾色無性所顯徧一切處勝義無自性性當知亦爾法無我性之所顯故徧一切故善男子我依如是三種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一切諸法皆無性 無生無滅本來寂
諸法自性恒涅槃 誰有智言無密意
大悲勇猛證涅槃 不捨眾生甚難得
微妙難思無漏界 於中解脫等無差

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世尊諸佛如來密意語言甚奇希有最微妙最甚深最難通達如是我今領解世尊所說義者譬如虛空徧一切處皆同一味不障一切所作事業如是世尊依此諸法皆無自性廣說乃至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了義言教徧於一切不了義經皆同一味不障一切聲聞獨覺及諸大乘所修事業爾時世尊歎勝義生菩薩曰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善解如來所說甚深密意言義

爾時慈氏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何依何住於大乘中修奢摩他毘鉢舍那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當知菩薩法假安立及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為依為住於大乘中修奢摩他毘鉢舍那慈氏菩薩復白佛言如世尊說四種所緣境界一者有分別影像所緣境界二者無分別影像所緣境界三者事邊際所緣境界四者所作成辦所緣境界於此四中幾是奢摩他所緣境界幾是毘鉢舍那所緣境界幾是俱所緣境界佛曰善男子

一是奢摩他所緣境界謂無分別影像一是毘鉢舍那所緣境界謂有分別影像二是俱所緣境界謂事邊際所作成辦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奢摩他道與毘鉢舍那道當言有異當言無異佛曰善男子當言非有異非無異何故非有異以毘鉢舍那所緣境心為所緣故何故非無異有分別影像非所緣故世尊諸毘鉢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彼與此心當言有異當言無異佛曰善男子當言無異何以故由彼影像唯是識故善男子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世尊若彼所行影像即與此心無有異者云何此心還見此心善男子此中無有少法能見少法然即此心如生時即有如是影像顯現善男子如依善瑩清淨鏡面以質為緣還見本質而謂我今見於影像及謂離質別有所行影像顯現如是此心生時相似有異三摩地所行影像顯現世尊若諸有情自性而住綠色等心所行影像彼與此心亦無異耶善男子亦無有異而諸愚夫由顛倒覺於諸影像不能如實知

唯是誠作顛倒解世尊齊何當言菩薩一向
 修毘鉢舍那佛曰善男子若相續作意唯思
 惟心相世尊齊何當言菩薩一向修奢摩他
 善男子若相續作意唯思惟無聞心世尊齊
 何當言菩薩奢摩他毘鉢舍那和合俱轉善
 男子若正思惟心一境性世尊云何心相善
 男子謂三摩地所行有分別影像毘鉢舍那
 所緣世尊云何無聞心善男子謂緣彼影像
 心奢摩他所緣世尊云何心一境性善男子
 謂通達三摩地所行影像唯是其識或通達
 此已復思惟如性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
 菩薩齊何名得緣總法奢摩他毘鉢舍那佛
 曰善男子由五緣故當知名得一者於思惟
 時剎那剎那融銷一切粗重所依二者離種
 種想得樂法樂三者解了十方無差別相無
 量法光四者所作成滿相應淨分別無分別
 相恒現在前五者為令法身得成滿故攝受
 後後轉勝妙因世尊此緣總法奢摩他毘鉢
 舍那當知從何名為通達從何名得佛曰善
 男子從初極喜地名為通達從第三發光地

乃名為得 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修奢
 摩他毘鉢舍那諸菩薩眾知法知義云何為
 智云何為見佛曰善男子我無量門宣說智
 見二種差別今當為汝略說其相若緣總法
 修奢摩他毘鉢舍那所有妙慧是名為智若
 緣別法修奢摩他毘鉢舍那所有妙慧是名
 為見世尊修奢摩他毘鉢舍那諸菩薩眾由
 何作意云何除遣諸相佛曰善男子由真如
 作意除遣法相及與義相若於其名及名自
 性無所得時亦不觀彼所依之相如是除遣
 如於其名於句於文於一切義當知亦爾乃
 至於界及界自性無所得時亦不觀彼所依
 之相如是除遣世尊諸所了知真如義相此
 真如相亦可遣不善男子於所了知真如義
 中都無有相亦無所得當何所遣善男子我
 說了知真如義時能伏一切法義之相非此
 了達餘所能伏世尊如是了知法義菩薩為
 遣諸相勤修如行有難可除相誰能除遣善
 男子空能除遣 爾時慈氏菩薩復白佛言
 世尊何等空是總空性相若諸菩薩了知是

已無有失壞於空性相離增上慢爾時世尊
 歎慈氏菩薩曰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乃能
 請問如來如是深義令諸菩薩於空性相無
 有失壞善男子若諸菩薩於空性相有失壞
 者便為失壞一切大乘是故汝應諦聽諦聽
 當為汝說總空性相善男子若於依他起相
 及圓成實相中一切品類雜染清淨徧計所
 執相畢竟遠離性及於此中都無所得如是
 名為於大乘中總空性相 善男子如是菩
 薩於內止觀正修行故證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慈氏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修
 行引發菩薩廣大威德善男子若諸菩薩善
 知六處便能引發菩薩所有廣大威德一者
 善知心生二者善知心住三者善知心出四
 者善知心增五者善知心減六者善知方便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於法假立瑜伽中 若行放逸失大義
 依止此法及瑜伽 若正修行得大覺
 爾時觀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菩
 薩十地所謂極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

極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復說佛地爲第十一如是諸地幾種清淨幾分所攝爾時世尊告觀自在菩薩曰善男子當知諸地四種清淨十一分攝云何名爲四種清淨能攝諸地謂增上意樂清淨攝於初地增上戒清淨攝第二地增上心清淨攝第三地增上慧清淨於後地轉勝妙故當知能攝從第四地乃至佛地善男子當知如是四種清淨普攝諸地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緣最初名極喜地乃至何緣說名佛地佛曰善男子成就大義得未曾得出世間心生大歡喜是故最初名極喜地遠離一切細微犯戒是故第二名離垢地由彼所得三摩地及聞持陀羅尼能爲無量智光依止是故第三名發光地由彼所得菩提分法燒諸煩惱智如火焰是故第四名焰慧地由即於彼菩提分法方便修習最極艱難方得自在是故第五名極難勝地現前觀察諸行流轉又於無相多修作意方現在前是故第六名現前地能遠證入無缺無間無相作意

與清淨地共相鄰接是故第七名遠行地由於無相得無功用於諸相中不爲現行煩惱所動是故第八名不動地於一切種說法自在獲得無礙廣大智慧是故第九名善慧地龐重之身廣如虛空法身圓滿譬如大雲皆能覆護是故第十名法雲地永斷最極微細煩惱及所知障無著無礙於一切種所知境界現正等覺故第十一說名佛地世尊是諸菩薩凡有幾種所應學事佛曰善男子菩薩學事略有六種所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智慧到彼岸世尊如是六種所應學事幾是福德資糧所攝幾是智慧資糧所攝佛曰善男子當知初三福德資糧所攝慧學一種是智慧資糧所攝我說精進靜慮二種徧於一切世尊何因緣故施設如有所應學事佛曰善男子二因緣故一者饒益諸有情故二者對治諸煩惱故當知前三饒益有情後三對治一切煩惱觀自在菩薩復白佛言世尊經幾不可數劫能斷如是煩惱佛曰善男子經於三大不可數劫或無量劫所謂年

月半月晝夜一時半時須臾瞬息刹那量劫不可數故世尊是諸菩薩於諸地中所生煩惱當知何相何失何德佛曰善男子無染汙相何以故是諸菩薩於初地中定於一切諸法法界已善通達由此因緣菩薩要知方起煩惱非爲不知是故說名無染汙相於自身中不能生苦故無過失菩薩生起如是煩惱於有情界能斷苦因是故彼有無量功德觀自在菩薩白佛言甚奇世尊無上菩提乃有如此大功德利令諸菩薩生起煩惱尚勝一切有情聲聞獨覺善根何況其餘無量功德爾時曼殊室利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應知諸如來心生起之相佛告曼殊室利菩薩曰善男子夫如來者非心意識生起所顯然諸如來有無加行心法生起當知此事猶如變化曼殊室利復白佛言世尊若諸如來法身遠離一切加行既無加行云何而有心生起佛曰善男子先所修習方便般若加行力故有心生起善男子譬如正入無心睡眠非於覺悟而作加行由先所作加行勢力而復

覺悟又如正在滅盡定中非於起定而作加行由先所作加行勢力還從定起如是如來由先修習方便般若加行力故當知復有心法生起世尊如來化身當言有心為無心耶佛曰善男子非是有心亦非無心何以故無自依心故有依他心故世尊如來所行如來境界此之二種有何差別佛曰善男子如來所行謂一切種如來共有不可思議無量功德眾所莊嚴清淨佛土如來境界謂一切種五界差別何等為一者有情界二者世界三者法界四者調伏界五者調伏方便界如是名為二種差別曼室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成等正覺轉正法輪入大涅槃如是三種當知何相佛曰善男子當知此三皆無二相謂非成等正覺非不成等正覺非轉正法輪非不轉正法輪非入大涅槃非不入大涅槃何以故如來法身究竟淨故如來化身常示現故世尊諸有情類但於化身見聞奉事生諸功德如來於彼有何因緣佛曰善男子如來是彼增上所緣之因緣故又彼化身是

如來力所住持故世尊等無加行何因緣故如來法身為諸有情放大智光及出無量化身影像聲聞獨覺解脫之身無如是事佛曰善男子等無加行譬如從日月輪水火二種顯厥迦寶放大光明非餘水火顯厥迦寶謂大威德有情所住持故諸有情業增上力故又如從彼善工業者之所雕飾末尼寶珠出印文像不從所餘不雕飾者如是緣於無量法界方便般若極善修習磨瑩集成如來法身從是能放大智光明又出種種化身影像非惟從彼解脫之身有如斯事世尊說是經時於大會中有七十五菩薩摩訶薩皆得圓滿法身證覺

大乘瑜伽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

一時釋迦牟尼如來在摩醯首羅天王宮毘楞伽寶摩尼殿中百寶座上與毘盧遮那如來在金剛性海蓮華藏會同說此經時毘盧遮那如來法界性海中有大聖曼殊室利菩薩現金色身身上出千臂千手千鉢鉢中現

出千釋迦千釋迦復現出千百億化釋迦爾時釋迦牟尼世尊在大會眾中告普賢等十大士及一切諸大菩薩摩訶薩諦聽諦聽今說毘盧遮那如來往昔修證曼殊室利祕密金剛心三摩地所有菩薩及一切眾生令得自智入佛知見是時毘盧遮那如來告牟尼世尊及千釋迦千百億化釋迦言吾從往昔修持金剛祕密菩提法教是大聖曼殊室利菩薩是吾本師吾今以本源自性性金剛聖智種子清淨心出現大聖曼殊室利千臂金色之身顯示修行加持祕密性海法藏令傳授與一切菩薩摩訶薩觀照旨趣迅疾證入玄通智觀入一切佛心證毘盧遮那法身智身清淨聖智法界海性如是玄通勝義祕密法教次第觀照總有五門一者阿字觀本寂無生義是吾毘盧如來說根本清淨無生門二者囉字觀本空離塵義是阿闍如來說圓成實相無動門三者跋字觀本真無染著離垢義是寶生如來說法界真如平等門四者左字觀本淨妙行義是觀自在如來說妙

觀理趣淨土門五者巽字觀本空無自性義是不空成就如來說金剛菩提解脫門爾時釋迦牟尼如來聞是五如來教觀已告諸菩薩摩訶薩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曼殊室利菩薩有甚深大願爲作師僧弟子和尚闍黎同學伴侶令受法教同願同行廣度有情速登正覺是曼殊室利以聖性願力不入三界亦不出三界心如虛空常在如來清淨性海真如藏中安住法界偏在衆生心識體性加持有情令罪垢消滅得入菩提諸佛聖果是名菩薩大願如是時大會諸衆同時讚歎曼殊大士聖力自在不可思議不可言說咸皆歡喜信奉奉行 是時釋迦牟尼世尊從摩醯首羅天下降閻浮世界在舍衛國中祇園精舍大會道場內告師子勇猛雷音菩薩摩訶薩吾對大衆會中所說過去三世一切諸佛金剛菩提三摩地教法汝今當與曼殊室利菩薩共十六大士傳授與一切菩薩摩訶薩及一切衆生令證如來金剛三密菩提實相法性三摩地經教及修如來

聖性觀師子勇猛言云何名爲實相法性三摩地經教云何名爲如來聖性觀佛告師子勇猛此經宗及體都有二門一者清淨實相爲宗二者真如法界爲體宗復有三一者毘盧遮那法身本性清淨出一切法金剛三摩地爲宗二者蘆舍那報身出聖性普賢願行力爲宗三者千釋迦化現千百億釋迦顯現聖慧身流出曼殊室利身作般若母爲宗體復有五一者本源自性清淨聖智金剛聖性爲體二者無動大圓性鏡金剛菩提爲體三者平等性金剛法界爲體四者如性觀察理趣金剛聖力智用爲體五者成就菩提聖性金剛慧劍爲體如上所說一切菩薩應當志誠修學速證佛地如來聖性觀者謂一切菩薩及一切衆生有十種纏縛難障若欲修持聖性觀者先須識自心地體性無明纏縛若其不識即被蔽覆心性聖慧道眼則不能開故其纏縛性者甚爲微細障於菩提先當識心十種纏縛云何名爲十種纏縛一者由性慳嫉常網其心令心邪見不得正悟二者無

明影蔽之所障礙慧眼難開三者煩惱迷悶貪瞋邪見處處計者不能信正四者貪愛五欲惑障迷心無明漂沒無有歇期五者味魔死節相續無休六者忿恨密烟之所熏焯於心眼中被所翳障七者貪欲熾火恒所燒然虎狼之心四向又撮以者飲惡魔酒悶醉蓋心喫過失毒藥惑亂狂走九者五蓋惱害常被遮礙覆正智心難可解脫十者苦海大河駛水常流輪迴六趣無能間斷如是一切菩薩摩訶薩及諸衆生應修如來菩提聖性觀此聖性觀開通心地總有三義謂三性三無性徧計無性者謂淨識性中微覺智起則是慧用徧計所執於慧用照寂則智用寂照證慧用寂滅如何得滅徧計所執若覺智無起相名了證慧用寂靜則滅徧計所執其性清淨依他無性者心皆依色而起圓成無性者無有所依心性無託諦觀無用心性瑩徹寂靜無動猶如瑠璃內外明淨是則名爲見性無動心證寂靜是名三性三無性菩薩證得如是觀者則能除去十種纏縛適然解脫以

遠達本源自性清淨菩提涅槃故 是時釋迦牟尼如來告曼殊室利菩薩言吾今故請諸佛如來令聖力加持一切菩薩摩訶薩進修一切如來金剛三密三菩提法三摩地觀令諸菩薩心等虛空性如法界廣度一切無盡眾生又令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與一切菩薩一切眾生作為導首是時曼殊室利菩薩對世尊大眾菩薩前告言若有一切菩薩及一切眾生志求無上菩提修持真實佛金剛聖性三摩地一切法者一切法即一切有情心也為有情心地法藏有煩惱種性煩惱種性即是菩提性則有情心處本性真淨空無所得是故有情心是大圓鏡智心處菩薩於圓鏡智心作志求用功觀照大圓鏡智心性覺證寂滅即得了悟心鏡瑩淨瑩淨達空即心證平等性智證平等性智者通悟達性本性實空證入空中心心性如如性體地名入如如智則證妙觀察智也得入如如性清淨聖智者獲得金剛成所作智證菩提性成就聖智是則名為四智菩提立通觀智入

一切佛心金剛三摩地聖智相應則名瑜伽三密門加持身口意如性真淨證性印三昧不空聖智金剛喻定三摩地如來成就如是秘密故令一切諸大菩薩摩訶薩及一切眾生修學其時大會諸菩薩眾中唯有十六大菩薩共曼殊室利同願同行修證大乘瑜伽金剛三密菩提三摩地餘諸一切十信菩薩如颯陀婆羅聲聞人如舍利弗等不同曼殊心等虛空性如法界廣度有情自諸菩薩聲聞人等心量不廣小智有限志願下劣過八十億俱胝那庾多百千劫修行菩薩道始滿五波羅密是時曼殊室利共十六菩薩摩訶薩對於如來大眾前重發廣大弘願願我等心同虛空廣度有情復願一切眾生同我無盡大願我當救之無有休息復願我等智身報身常現於六道眾生眾類有情之前凡見我形通然障滅發菩提心歸向大乘修習菩提速超佛地是時師子勇猛菩薩稽首白世尊言是十六菩薩如何修行秘密菩提加被後學 佛言一者東方第一普賢菩薩號金

剛手證入一切如來清淨法身轉金剛法輪令一切菩薩摩訶薩修佛心觀二者不空王菩薩號金剛鉤召自入三昧召請一切如來作神通力令一切菩薩修入菩提真如觀三者摩羅菩薩號金剛弓成就金剛菩提入如來聖性聖力加持一切菩薩身心性智除去諸障入迅疾金剛菩提實性觀四者極喜王菩薩號金剛喜波羅證入毘盧佛心出歡喜波羅形狀加持一切菩薩入金剛菩提薩埵無我體性智空觀五者南方第一虛空藏菩薩號金剛藏王自入三昧出一切如來三昧光明照耀加持一切菩薩摩訶薩修入金剛菩提輪三摩地法空觀六者大威德光菩薩號金剛光明證入毘盧佛心出金剛日輪三昧加持一切菩薩摩訶薩令修入金剛三密佛三摩地得證日輪菩提一性觀七者寶幢摩尼菩薩號金剛幢自入三昧出金剛秘密法藏聖力加持令一切菩薩證入無動地涅槃佛性無心觀八者常喜悅菩薩號金剛喜智自入金剛歡悅實性三摩地令一切菩薩

摩訶薩證悅意性清淨金剛實際觀九者西方第一觀自在王菩薩號金剛眼自入三昧已令一切眾生住三摩地性同為一體量等法界聖力加持一切微塵數佛剎中一切菩薩摩訶薩令入聖性自在神用諸佛慈心淨土觀十者曼殊室利菩薩摩訶薩號灌頂王金剛慧自入首楞嚴三昧加持微塵數佛剎世界諸大菩薩摩訶薩修入一切如來金剛三摩地證金剛慧劍揮滅一切眾生煩惱障成就一切眾生修證無上正等菩提觀十一者妙慧法輪菩薩號金剛場自入法性輪三昧加持一切菩薩摩訶薩證得瑜伽三密三摩地聖性相應同等神通自在聖力修證法性法輪三摩地觀十二者聖意無言菩薩號金剛聖語自入文字般若無相三昧加持一切諸大菩薩摩訶薩令自勤修證三密三摩地入法界佛性法身聖性觀十三者北方第一毘首羯磨菩薩號金剛毘首羯磨轉法輪王自證毘盧遮那佛心出生一切金剛薩埵毘首羯磨令諸菩薩觀照自性心地證得

諸佛智鏡金剛瑜伽三密三菩提圓通一切金剛三摩地觀十四者難敵精進力菩薩號金剛慈力迅疾灌頂自入金剛智地三昧聖力加持一切菩薩摩訶薩得難敵聖力精進道行疾入如來金剛甲冑體性三菩提觀十五者摧一切魔怨菩薩號金剛暴怒自入三昧出金剛牙器仗作降伏暴怒神通加持一切菩薩摩訶薩成就金剛牙安立世界中暴怒恐怖摧伏一切天魔及一切自性煩惱魔令入聖智自性三密迅疾金剛觀十六者金剛拳法界王菩薩摩訶薩號堅跡金剛界自入月輪心瑩淨自性智鏡三昧入一切佛心金剛薩垂菩提地出一切佛世界微塵數如來加持一切菩薩摩訶薩令修證入一切平等性智三摩地證金剛甚深一切法義成就菩提速超入一切如來毘盧遮那法身智鏡性則見自身同如來形證入金剛界性成就一切如來法智身佛五眼觀是為十六菩薩自證觀門令一切菩薩修學爾時則有一切如來出現為作證明同聲讚言善哉善哉

曼殊普賢十六大士能從往昔無量劫來發弘大願而度有情心等虛空無有休歇殊勝之願不可說不可說不可思議其時復有六大金剛出現亦同讚歎十六大士深德之行而作證明復同聲發大誓願我等亦同曼殊普賢等往昔行願奉如來教守護佛法不令天魔諸惡外道惱亂攪擾復願盡於未來之際心等法界荷護一切眾生同到菩提成無上道爾時釋迦牟尼如來告師子勇猛菩薩等於往昔久遠世時有師子聰世界其中有佛號難垢幢如來坐滿月光明道場彼菩薩眾會之中有十大士所謂上方妙樂歡喜世界上意菩薩下方金剛界地天世界持世菩薩東方無極日曜世界普明菩薩次則東南方最勝青色瑠璃世界不思議菩薩南方無垢世界廣意菩薩西南方白色玻瓈世界無邊智菩薩西方無量壽世界無邊音聲吼手菩薩西北方殊妙紅色世界益音菩薩又有北方不空寶月世界無盡慧眼菩薩東方金剛色世界賢護菩薩此十大菩薩與毘盧

遍那入十方世界作十方菩薩主教化修持皆經無量微塵數劫承事諸佛世尊爲度有情修持如來祕密三摩地觀發大誓願於後末世有佛出世我等皆爲出現而作證明是時十方大菩薩俱在會坐世尊告言汝等本自修行觀門如來瑜伽祕密法教當自說之時上方妙樂歡喜世界上意菩薩尊佛教旨頂禮合掌而自陳說當來一切諸菩薩修入菩提性聖智證如來金剛三密三摩地照見自性入無動涅槃無性觀者識心妄想如來聖性二義和合成熟金剛聖智菩提大法則能證得自體法界菩提云何方便而證入無性觀菩薩先須當心觀照本性寂靜悟入滅盡定得心識性證見清淨惟清淨證見聖性自性如如一道寂淨悟達本源及照見靜見九

建立所依世界無有障礙等如虛空無差別相皆是本源毘盧遮那如來金剛體性堅固祕法性海中安立是一切菩薩修習菩提解脫聖道成就如此世界一切衆生令同一性達一切如來三摩地聖智相應同入菩提入於如來功德性海得成諸佛菩薩解脫之門游戲神通合同本願力故起大悲心誓度有情悉歸諸佛金剛菩提性海云何疾得入此方便而證此觀即自心眼應當觀照入自心性體法界得見自心性體證於如來金剛聖性洞達法空無邊覺智大寂慧空觀其大智入心心空證空復空心如虛空同於法界了了見性名證自性聖智法體是本心生神通自在清虛一靜法同法性真如實際若達此性則名金剛菩提甚深法忍實性觀其次東方無極日耀世界普明菩薩稽首如來言諸大菩薩住清淨真如法藏實際觀則得入於毘盧遮那如來三昧性海法藏法身之中亦見自身中平等體性法界虛空示現於我自性法界平等體性中廓周法界自在無礙

出入神用無邊性海普皆包納十方三世一切衆生悉皆顯現復現諸佛三昧大智光明無相性海成就一切諸佛功德法藏顯示如來諸大願海及諸菩薩摩訶薩行願一切諸佛法輪流出無盡般若波羅密令諸菩薩演說護持使不斷絕入諸佛法界身現一切諸佛國土於此國土復顯出微塵佛刹所有微塵佛刹一一微塵中復有諸佛淨土於佛淨土中有微塵數諸佛令一切菩薩及一切有情衆生同願修持入此性淨實際觀門云何應得修入此觀菩薩則當觀照心地覺用心智惟照心性細細觀覺照心體見性無動證覺不動即能常用用觀體智見性清淨性自離念離念無物心等虛空即證聖智如如聖性二俱澄寂空同無體性體虛靜是則名爲證入真如法界性印法藏實際觀門其次東南方青色瑠璃世界不思議菩薩摩訶薩當如來前陳說觀門若有一切諸大菩薩摩訶薩及一切有情衆生欲得速入無上菩提者先當修習金剛三摩地五眼無障觀菩薩

摩訶薩住此金剛三摩地者善能曉知一切諸法如來深密明智知諸佛法性自在聖智法界空性無動無轉疾入如來十種性海三摩地一者證入性海三摩地意三業行一切諸罪盡皆消滅二者身三業中殺盜淫罪亦

是

重

皆消滅三者消滅四種口過諸罪不善能以慧眼照見五陰空故四者消滅一切眾罪入無生心無動慧智神用自在五者了別法相入第一義觀照諸察修入菩提聖性佛智悉皆圓滿六者廣行菩薩行示現聖智開示悟入諸佛菩提性地七者得見種種因緣差別不同能令善知如來諸法一切義故八者廣通諸佛智慧入法聖地般若性海九者行諸佛甚深菩提行能令自心他心悟入百法明門速令具足一切諸佛智故十者修證入此諸佛本願無邊性海三摩地者令自身他身得入無上正等地悉使成就諸佛聖行如來法身菩提法藏云何修習得入此觀菩薩用自心智眼內觀澄寂智眼照見五蘊性空智眼寂靜寂智同體觀見意淨靜照無見名見

肉眼觀用心眼智見相應用照寂體心眼無礙智眼明淨名見天眼諦觀識用了別體靜識用智明慧觀照性了見法性名見慧眼諦觀法智所知了見法義無邊聖性能見自性慧體名見法眼觀照寂滅覺了寂靜性同法

界法性無體覺即真淨無覺實際了了見性名見佛眼是名金剛三摩地五眼聖性無障觀其次南方無垢世界廣意菩薩言我今欲令一切菩薩修持金剛秘密首楞嚴三昧性海其首楞嚴三昧者譬如虛空無有內外一切無礙亦無動搖諸佛一切神通自在法性聖智慧海總是首楞嚴金剛三昧王攝所以者何一切眾生根本賴耶含藏之識塵勞種子猶如微塵甚深密細難可得見如何相捨而得出離若修金剛首楞嚴三昧者則得出離不假功力諦觀本心立入心地到於法藏真如性海當自消滅云何修此楞嚴三昧當心照看細細觀性用慧方便智燈照入即見心定如如不動智性寂靜空無有性用慧細觀澄心見性本源體淨證性清淨唯靜唯正

唯寂唯靜了了見性是名正定楞嚴本靜如此用功不入邪定證法身如如得名究竟其次西南方白色玻黎世界無邊智菩薩而白佛言我為現在一切菩薩陳說秘密令覺平等性智現證菩提心觀菩提心者不屬因亦

不屬緣不可名言似有為法而可立相非是造作亦非不造作如是菩提無量功德微妙事業無有形相菩提心者不可名心亦不可說名為無心不可說名為色亦不可說名為無色如是菩提無量功德微妙清淨永不可得同法界故是故一切菩薩當發如來四無量心如來心者同於法界聖性金剛等若虛空云何修入菩提心觀當用其心觀心見心心眼見性了了分明見性無見心淨意寂識用性靜寂照靜無見塵滅定俱等身中澄寂澄靜不見身根與觸同性修是觀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次西方無量壽世界無邊音聲吼手菩薩答白世尊若有菩薩如實知見令受心法入心意念則名受法已受得法則是受者心即無念意即無思召心無動

於心無動是真念佛得入淨土云何修入觀門證得法性諸佛淨土先當自心觀本覺體照見心性內心外緣內覺心起即覺外緣但觀內心心寂無始圓照寂滅覺悟無物細觀心性六識俱泯五蘊自空覺證寂靜得心心空滅盡癡定三毒一體覺了同性唯真唯正法身寂定入佛淨土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次西北方紅色摩尼世界殊勝蓋意菩薩啓白世尊若有菩薩求菩提時修持無礙法性觀者先當發願起大悲心諦觀心性清淨無物用覺證定見性寂靜唯照唯寂唯用唯靜照見心靈虛朗瑩淨廓然明達無有邊際如月在空清徹法界神用聖性等空無礙法性無礙者法本不生今則無滅菩提不增波羅密多不減若菩薩住此法性觀門修學無上正等菩提者速起法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次北方不空寶月世界無盡慧眼菩薩而白佛言菩提之性體無染汗亦無色象菩提之性與空俱等菩提之性同於法界法界性者等同等平等性者則同

究竟心性寂靜同為一體是故菩提聖性無一無二亦無別異如此證者真同法性不執於入不執於出如來聖性無出入處法智聖慧明達無障神用寂滅無相無境云何名為無相無境不取眼識名為無相不觀色塵名為無境乃至不隨意識了別名為無相不觀外緣心無妄想名為無境法性本如相境亦靜二相無別同體一性何以故入佛三昧性同等至菩提性境等無有異是故證入無二法性觀者無上菩提速得圓滿最後東北方金色世界賢護菩薩啓白世尊一切如來無盡不壞金剛福田聖性聖慧自在神通如幻三昧若欲修持先當修入十種殊特甚深難勝諸佛聖行一者修行達悟菩提心證虛空無意識想自性清淨如如真靜自性本空體性寂靜如幻三昧二者修持得入法位聖性聖慧超越二諦一體真如同於如來智海佛性如幻三昧三者如說修行入於聖性金剛三摩地不住佛法亦不住菩提不證道果亦不見於罪行入邪道入佛聖行性同一體法

身聖性如幻三昧四者修習不捨三業證三脫門入於世諦行菩薩道從是三昧起聲聞心入聲香界不著三世性同真如如幻三昧五者修持而行空法示現住於聲聞形相威儀盛行非道見行非行於非行中持淨梵行接引眾生能行非相得達菩提見入於佛道是名聖行如幻三昧六者修行無相入十二緣證聖心量不習二諦緣覺斷妄住煩惱性不入有障盛行有為不著法相現辟支身作世尊像引歸大乘成就無上阿耨菩提一切迴向是名迴向菩提如幻三昧七者修學常觀無礙智慧辯才說法導引有情眾生入佛法性徧於一切不染世間入涅槃靜恒住苦海常在禪定不入於定住於三昧不在三摩地名為如幻三昧八者修行能現有相住於非相而入諸欲不染於行離眾生見執著結縛向世間心住淨常樂出三界心名為幻樂如幻三昧九者修行現凡夫事不著三界入於邪道不染貪愛住世諦中離癡五蓋入三毒根不住五欲證於空性法滿具足在陰界心

智慧如燭證解脫門出離五欲名爲無著如幻三昧十者修學不壞世法而住涅槃於生死海不犯八難住於三界不爲繫縛如是住者當證無見於五欲法實無所犯不著世諦是則名爲如幻三昧殊特難勝真實聖行無盡福田若有一切菩薩次第修行如幻三昧者先當證悟諸佛三密聖行無量聖性金剛聖力三摩地然後得證如幻三昧迅疾玄悟入一切諸佛金剛聖性實際三摩地觀云何習學當了一切三昧實無可得如幻無定性真如諸法寂靜證寂體性空無所有是故如來一切諸法皆悉如幻三世衆生悉亦如幻有情無情及諸賢聖皆當如幻何以故爲由於業隨業流轉之所化故若欲修者又應先發大慈大悲大願大行如幻聖性然後修習無上正等菩提觀門用慧照性見圓鏡智心眼處觀見心體性唯觀唯定唯定唯正聖智圓明唯寂唯靜入自真如同佛體性達金剛際神用自聖作如是用功證金剛喻定速得成佛同如來聖是時釋迦牟尼世尊共一

切賢聖同聲讚歎善哉賢護能以真實無漏慧智演諸如來金剛妙性秘密聖教是時舍衛國大會諸衆數未曾有咸皆悟解歡喜無盡信受奉行 其時菩薩衆會之中有一菩薩名曰普眼稽首頂禮而白佛言普賢菩薩今何所在世尊報言普眼普賢菩薩今現在此道場衆會初無動移是時普眼周徧求覓不可得見世尊語普眼曰普賢菩薩住於法性之身甚深微妙不可說見獲無邊智慧金剛性身同於如來法身清淨證得無礙實際是故汝等不能見爾是時普眼菩薩白佛言世尊我已入十千阿僧祇三昧求見普賢菩薩而復畢竟不可得見其身相好普賢之行及彼身業語業業坐立行住悉皆求覓都無所見佛言如是如是譬如幻中種種幻相所幻住處尚不可得見何況普賢菩薩秘密身相體同虛空身亦秘密語亦秘密意亦秘密當知普賢聖力自在不可思議而於法界能入能出能見能隱能沒何以故普賢菩薩境界甚深不可比度難思難測惟佛能

知無有量已過量舉要言之普賢菩薩以金剛慧三昧普入聖性同一切法性法界於一切世界無所依止普賢知一切衆生身心皆空無去無來性同普賢無有差別無依無作性無動轉至於法界到究竟處譬如虛空虛空之性不可得見普賢身心亦復如是爾時世尊告普賢菩薩摩訶薩汝乃於過去世來久遠值遇諸佛如來汝曾見聞毘盧遮那如來出世之時遇佛聞法是誰爲首是誰爲師令發菩提之心引化成佛普賢菩薩向佛作禮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我念往昔久遠已前有曼殊室利大士菩薩出世教化無量微塵數一切衆生令發菩提之心修金剛三密三摩地盡當成佛又更爾時曼殊室利廣弘大願願我心等虛空徧同法界如太空中法界無盡我則當自盡其志力廣度蒼生無有休歇復向大衆之中告言諸仁者誰能與我同願同行與我爲子紹繼我法我則爲說大乘瑜伽金剛秘密聖性三摩地成等正覺無上菩提廣大因緣時彼衆中有五仁者大

丈夫發大聲言我能依此大願大行廣度衆生心同虛空亦無休歇曼殊室利菩薩告言善男子汝等五仁大丈夫能同吾發行立願汝即真是吾子吾即與汝五仁同其心故廣度蒼生盡未來際其時五仁者一名毘盧遮

見九

三

那二名阿閼三名寶生四名觀自在在王五名不空成就就是五仁者便配五方各住一處金剛性海三摩地世界導引有情教化蒼生是時五仁啓曼殊室利菩薩唯願仁者與我說一切諸法為有為無曼殊室利答言亦有亦無復有二種之義一者有我法無我法二義執我執法者即於我法之中有障有礙有徧計所執性則是慧性不能明徹自在用故無我執無法執者即於我法之中通達無礙無徧計所執性則得慧性明徹自在用故二者心真如心根本自性清淨二義心真如者為執真如作有為相即自執著我性根本自性垢故不得清淨於一切處有障有礙則生煩惱貪瞋癡故任運繫縛處處生滅我性苦故心根本自性清淨者為自性本來寂靜無障

無礙則真如無為徧一切處與根本自性清淨性同空故是以性等真如根本清淨自性同體聖性空故無縛無解畢竟清淨性體寂靜故是五仁者大丈夫闍說無上菩提正真妙法心大歡喜即起作禮重啓曼殊室利菩薩言仁者今我身中心性與大士菩薩并一

見九

三

切衆生心性妙智同一性不曼殊室利答言吾與汝五仁及一切衆生心性等同一體無有別異淨如瑠璃內外明徹無有增減悉同清淨是故善男子汝當諦信佛說我心無主身亦無我名曰摩訶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為身心性具足一切法亦同如來智身法身何以故身如性相同體無別常住首楞嚴三昧性三摩地性清徹則得隨名解脫如名毘盧遮那者身心清淨性智菩提得圓滿是如名阿閼者身心無動性亦無相大圓鏡智菩提圓通是如名寶生者身心平等性智菩提一靜一性是如名觀自在王者身心清淨妙觀察智智慧通達金剛菩提是如名不空成就者身心量性等虛空形同法界聖性聖

慧成所作智自在神通悉地成就一切菩提解脫是爾時普賢菩薩陳往事已如來說言如五仁大丈夫智性須假大士曼殊室利金剛般若慧為身心主成就一切法聖智性身心成熟慧性圓明法滿成就乃能證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釋迦牟尼如來說一切菩薩修學大乘求無上正等菩提者入四十二位修證所謂三賢十聖地等覺妙覺佛地菩薩於大乘法中廣發大願行菩薩道地前次第凡有二義云何有二一者外凡二者內凡云何名為外凡所謂菩薩持五戒十善修諸業行學習六波羅密散心修持得生天上亦生人間成有為福受有漏快樂故云何內凡所謂菩薩學習菩提無為無漏福即三賢位一者下賢二者中賢三者上賢下賢菩薩者修學十信行得十住行相扶接引為信成就故中賢菩薩者修學十住行得十迴向相扶接引名為解行成就故上賢菩薩者修持十迴向進學煖頂忍世第一法成就聖胎漸登聖位故此三

賢位純在有漏修學次第說十聖位等妙二地漏無漏有四等一者下等六地已下位菩薩修學三密三摩地者名為隨相行用修行入定半有漏半無漏入定即無漏出定即有漏故二者中等七地位菩薩修學三密三摩地者名為無相用修持入定者住於三昧則得分證無漏聖道漸證修行入菩提道次第成就故三者上等八地位菩薩乃至法雲地菩薩修學三密三摩地者是名無功用定住是三昧得名純無漏道證入金剛性運通無為自在神力無相無功用任運成就得登佛地進成菩提故四者最上殊勝等覺妙覺二位菩薩修入佛地住如來三摩地故得三種意身身證金剛法界聖性三昧與真如同無相無念一念慧得金剛喻定同佛不壞金剛性入無為聖智道聖性相應則成無上正等菩提智身法身滿足故名為如來是故如來說一切菩薩及一切眾生修學如來無上菩提者依一切諸佛金剛聖覺智修行得入佛地云何入聖覺智得入佛地菩薩修入聖

智者則是覺也覺者佛也覺諸有情聖智相應是名眾生本自覺也覺本心源即名了見煩惱性者是名菩提性也菩提性者則是法身佛也是故諸菩薩及一切眾生求於無上菩提者常當修持如來一切覺一切覺者是一覺覺諸情識空寂無生何以故決定本性本無動搖一切境界本自是空一切識識本來空性一切境識本即是空如何言見見即為妄何以故一切萬有本自於空無生無相本來不有本不自名悉皆空寂一切法相亦復如是一切眾生身亦如是云何有見本來清淨故是名本覺覺本淨性清徹無處名為法身智身滿足覺本心性體靜無生離眾生垢故覺本無寂離涅槃性故覺應諸法於一切法無住動故無動無住如菩提故譬如毘楞伽寶隨色而應同為一體無有分別如來佛性隨情皆有悉應清淨眾生德感亦復如是菩薩若證心無所住無有出入得同菩薩羅清淨佛識故是故一切大眾菩薩摩訶薩應當修學爾時世尊向大道場眾會之

中告諸菩薩摩訶薩眾及諸聲聞大梵天王并諸天梵眾龍神八部四眾弟子諸善男子善女人等吾從往昔於毘盧遮那世尊聽受瑜伽祕密金剛菩提三密三摩地法聖性之教曼殊室利導引於吾今得成佛號為釋迦牟尼如來如是大會諸大菩薩眾應共啟請曼殊室利菩薩與汝大眾為師上首當引大眾總皆成佛吾於當來末世之時亦助曼殊室利化羣品爾時大會諸菩薩等即依如來教命禮敬曼殊稱為師首是時曼殊室利菩薩從座而起稽首如來長跪合掌叉手向佛而白世尊我依如來指示不敢違越惟願世尊加被於我大會諸眾咸皆歡喜頂禮世尊信受奉行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九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十

見十

持世經

四利品

持世菩薩摩訶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能善知諸法實相亦善分別諸法之相亦能得念力亦善分別一切法章句見十慧亦轉身成就不斷念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世尊告持世菩薩言善哉善哉持世汝能為諸菩薩摩訶薩故問如來是事利益安樂諸天人亦為今世後世諸菩薩等作大光明汝之功德不可限量汝欲於後世守護正法於後恐怖惡世欲度眾生汝今諦聽吾當為汝解說持世諸菩薩摩訶薩見四利故勤修習諸法實相亦善分別諸法之相何等四當得具足念當得不斷念當以安慧而自增長念常在心持世復見四利何等四當善知決定諸法義當善知諸法義當善知諸法種種因緣當善入諸法如實門持世復見四利何等四當善知無量法相當修習善知決定無量法當行無量功德而自增

長當知見諸法生滅相持世是為諸菩薩摩訶薩見四利故勤修諸法實相亦善分別諸法之相持世諸菩薩摩訶薩見四利能求念力何等四當修習具足念根當行安慧當具足不斷念當修習具足四念處持世諸菩薩摩訶薩有四法名得念力何等四念安慧故常勤精進不休不息常一其心得諸法實相故常不放逸正憶念諸法故常護諸根正思惟故持世諸菩薩摩訶薩見四利能修習一切法分別章句慧何等四當善知一切諸法實相當分別一切法所因當知諸法決定義當善知一切法語言章句分別知了義未了義經持世諸菩薩摩訶薩有四法轉身常得不斷念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等四明了善不善法成就第一念安慧能離五見十蓋心終不忘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持世復有四法何等四得諸陀羅尼門亦修習無生智入於盡智亦觀於滅智持世復有四法何等四斷於愛患不貪著一切有為無為法心通達無為智慧至如來所行處持世是

為諸菩薩有四法轉身常得不斷念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持世諸菩薩摩訶薩有五淨智力皆具足能得如上功德何等五深心淨智力願淨智力善根淨智力迴向淨智力障業淨智力持世復有五淨智力何等五捨心淨智力利益眾生淨智力生大慈淨智力生大悲淨智力生大喜大捨淨智力持世復有五淨智力何等五持戒淨智力不著持戒淨智力忍辱淨智力不著忍辱淨智力多聞淨智力持世復有五淨智力何等五慧淨智力多聞決定方便淨智力世間出世間淨智力慧方便淨智力有為無為淨智力持世是為諸菩薩摩訶薩有五淨智力疾得具足如是一切功德持世以是利故諸菩薩摩訶薩於是淨智力中應勤修習持世諸菩薩摩訶薩成就三法於是淨智力中能勤修習何等三者欲二者精進三者不放逸何以故持世欲精進不放逸皆是一切法根本亦名為精進不退者亦名不退法者以此功德自得增長於一切法中疾得淨智力持世

若有人如是一切法中得清淨智力者是爲世間福田是人次我能消供養是人能至如來行處是人能觀如來法是人不久能證如來智慧是人亦轉法輪如我今轉是人亦師子吼如我今師子吼自然於一切法中得自在力如我今也持世汝等於此淨智力中當勤精進不久自然具足一切智慧持世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以欲精進不放逸爲根本及餘助道法能具足佛法者持世我以如是精進得值二十億佛於諸法中世世成就念力世世得識宿命修習是法不休不息我終不失是欲精進不放逸我常成就欲精進不放逸諸善男子今世衆生火有於是法中能行欲能行精進能行不放逸若信受如是甚深清淨法能至佛慧是爲希有何况能信解如來所行諸善男子我常長夜莊嚴如是願如是精進忍辱行利益無量阿僧祇衆生諸善男子當知如來恩力本清淨願精進故諸善男子是賢劫中諸佛出世無不讚我作如是言釋迦牟尼佛深行精進具足精

進具足精進波羅密出於五濁利益無量阿僧祇衆生諸善男子我今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精進猶不休息至涅槃時猶發精進碎身骨如芥子解散支節何以故憐愍未來世衆生故我先世行菩薩道時所化衆生或行有錯謬墮諸難處欲免濟之起大悲心分佈舍利乃至如芥子皆與神力我滅度後若有衆生應以舍利度者心得清淨心得清淨已處處地中隨願成就我以如是無量福德因緣大悲心故於後惡世普覆衆生諸善男子若諸善薩於此法中能生欲精進不放逸必發是願於後末世受持讀誦爲人廣說如是等經我當以神力加護諸善男子隨是經所住當知其土有佛不滅是故如來以是經囑累諸菩薩諸善男子當知我宿世以如是因緣攝取衆生今世亦復攝取衆生後世亦復攝取衆生所謂護念如是經法於後五百歲普流布故以是因緣我說諸佛即是法身以見法故則爲見佛佛不應以色身見若人信法聽法於此法中能如是修行是人則

爲見佛是人名爲實語者法語者隨法行者諸善男子我身非法非非法是名隨法行是名第一法施所謂不貪著法不貪著非法何以故若貪著法者不名見佛若於一切法中無所見者是名見佛何以故如來不可以法說不可以非法說亦不可以法見若知我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如來名爲捨一切法者不貪不受諸法名字不墮法名字中何況墮非法名字中諸善男子若一切法不可得捨離一切法是中即無戲論是法是非法名字無行無示是名見如來若能如是見如來者是名正見若異見者名爲邪見若邪見者則爲妄見是人不知爲真見諸善男子真見者斷一切語言道非真非妄非有非無離一切法不取一切法不得一切法諸善男子汝等應如是見如來如是觀者當知一切法皆是如來當得一切法如當得一切法實相當得一切法非虛妄相當知一切法是如來法當知一切法是如來所行處當知一切法是不可思議行處諸善男子是故我說

一切法是如來行處如來行處是無行處何以故一切法行處是中無法可行是故說無行處是如來行處如來通達證是法故是名無行處是如來行處諸善男子能知一切法無行處是人能入如來行處是人能觀如來行處是人能求如來行處是人亦不貪著如來行處何以故是人知無行處是如來行處是名入智行處不入一切法故何以故一切法無門故以是門入諸善男子一切法無入無出無形所以者何如來於法無所_得何法若出若入若見若說一切法無合無散無縛無解是一切法門以無門故說是門名為不可出門不可入門不可歸門不可說門畢竟無生門以是法門於法無所知無所見以是法門於法無所證無所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入是法門者則入一切法門則知一切法門則說一切法門

五陰品

爾時佛告持世菩薩諸菩薩摩訶薩勤修習如是法門入是法方便門能得分別陰方便

界方便入方便因緣生法方便入聖道分方便世間出世間法方便分別有為無為法方便持世何謂菩薩分別五陰方便諸菩薩摩訶薩正觀五取陰諸菩薩云何分別觀擇色取陰是色取陰無有自性但以四大和合假名為色陰色陰無有作者非陰是色陰凡夫於此無陰陰想以顛倒心貪著色已於色中依止我我所行種種惡不善業我等不應隨凡夫學應正觀色陰知同水沫聚但從眾緣生不可執捉無有堅牢水沫聚中無有聚相無聚是水沫聚色陰亦是色陰中無有陰相我等應當善知修習色無相方便不貪著色相若人貪著色相即貪著色我等應善知入色相是色陰皆從凡夫憶想分別起若法從憶想分別起即是不生一切憶想分別皆非真實見色性如夢譬如夢中色皆從憶想分別覺觀起色相無有決定色陰相亦如是從先世業因緣出無有決定性諸菩薩如是思惟不取色若我若我所於色中愛念貪著皆悉除斷善知色正相善知色平等相善知

色滅相善知色滅道相如是內色不貪不受外色不貪不受即知一切色陰是無生相是菩薩爾時不滅色亦不求滅色法持世何謂菩薩觀擇受取陰菩薩作是思惟是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皆從因緣生屬諸因緣入受相中此中無有受者但以貪著故貪著即是不真虛妄從憶想分別起是凡夫為虛妄受所縛為三受所害若受樂為愛結所使能起惡業若受苦為恚結所使起諸惡業若受不苦不樂受為無明結所使不脫憂悲苦惱我等今不應隨凡夫學應作是念非陰是受除從憶想分別起顛倒相應無有受者但從先世業因今世緣故受自性空受中無有受相譬如兩滴水泡有生有滅無有決定凡夫可憍為諸受所制為諸受所縛馳走往來從身至身輪轉五道無有休息不知受陰如實相我等今不應隨凡夫學應知受陰無所從來無有所屬無法能生受者但從顛倒相應虛妄因緣相續今於樂受中除却愛結苦受中除却恚結不苦不樂受中知見無明結故

勤行精進如實知三受相爾時有所受若苦若樂若不苦不樂皆離不著知受陰如實無常不為諸受所汙知受陰集受陰滅受陰滅道然後如實知受陰是無生相以無生相通達受陰無相 持世何謂諸菩薩觀擇想陰 九十一
菩薩正觀想陰皆從顛倒起虛妄不堅不實從本已來不生相以因緣和合起非陰是想陰想陰中無想陰相譬如春後日焰以名字故說名為焰隨想陰亦如是此中若內若外無有想者凡夫虛妄想所繫故或識貪欲或識瞋恚或識愚癡依止是想陰貪者虛妄以是想陰馳走往來以我相彼相男女相繫於想陰不能得脫我等不應隨凡夫學正觀想陰中想陰相不可得如焰陰中焰不分別若我若彼即行滅想受陰道通達想陰是無生不見想陰若來處若去處如實知想陰集滅盡則離想陰欲染亦能行斷想陰欲染道 持世何謂諸菩薩觀擇行陰觀行陰從顛倒起虛妄憍想分別假借無有根本虛劣無力以衆緣和合緣說行陰是中無有真實行陰無

陰是行陰從本已來不生是行陰無性是行陰諸行前際不可得後際不可得中際不可得無有住時諸行念念生滅是諸凡夫為行陰所繫貪著所縛不知行陰性入無明癡冥於諸行中生真實想以顛倒故貪著受取行陰起樂行已得樂身起苦行已得苦身起不苦不樂行已得不苦不樂身是人得樂身已生愛得苦身已生恚得不苦不樂身已生癡是人以愛恚癡故不見諸行過惡不能清淨身口意行不清淨故墮不清淨道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正觀今我等不應隨凡夫學應觀行陰過惡應求出行陰道即觀諸行空見行陰無所從來去無所至不得諸行決定生相亦不得決定滅相譬如芭蕉堅牢相不可得無堅牢相亦不可得即觀諸行無生滅相生厭離心亦不生離證諸行無生相而善通達諸行相 持世何謂諸菩薩正觀擇識陰 九十二
諸菩薩摩訶薩觀非陰是識陰顛倒陰是識陰虛妄陰是識陰何以故是識陰從顛倒起虛妄緣所繫從識而生有所識故名之為識

從憶想分別覺觀生假借而有有所識故數名為識以識諸物故以起心業故以思惟故衆緣生相以起種種思惟故數名識陰或名為心或名為意或名為識皆是意業分別故如是非陰是識陰何以故是識陰從衆因緣生無自性次第相續念念生滅是識終不生陰相何以故是識陰生相不可得決定相根本無所有故凡夫於非識陰生識陰想以覺觀分別憶想顛倒相應虛妄所縛故貪著內識貪著外識貪著內外識以識相故分別起識陰以憶想分別假借強名是心是意是識凡夫貪著識陰為識陰所縛心意識合故貪著見聞覺知法馳走往來所謂從此世至彼世從彼世至此世或起善識或起不善識或起善不善識是人常隨識行不知識所生處不知識如實相諸菩薩摩訶薩於此中如是正觀知識陰從虛妄識起所謂見聞覺知法中衆因緣生無法生法想我等不應隨凡夫學知識陰虛妄不實從本已來常不生相知非陰是識陰幻陰是識陰譬如幻所化人

識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識性亦如是
 知識皆無常若不淨無我凡夫為虛妄相應
 所縛故於識陰中貪著若我若我所若起下
 思得下身若起上思得上身若起中思得中
 身是人隨心意識力故生依止諸入貪著識
 陰故不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菩薩於此中
 如實觀識陰無常相所謂如實知識如實知
 識集如實知識滅如實知識滅道能壞識陰
 能斷一切相知識陰集滅相亦通達識陰集
 滅相菩薩爾時亦不生識陰亦不滅識陰不
 分別識滅相通達識陰無生相從本已來常
 畢竟空如是觀識陰時即知識陰是無作無
 起相不貪不著 持世若菩薩能如是方便
 入五陰能如是方便正觀五陰是名通達入
 五陰集滅道皆能斷諸陰相真知五陰方便
 以是方便故於五取陰中不貪不著不縛不
 繫如是觀時能知五取陰微細生滅相持世
 菩薩觀衆生初入胎歌羅邏時先五陰滅即
 更有五陰生雖先識滅亦知五陰非斷滅相
 識雖依止歌羅邏亦知五陰不至不當持世

是五取陰微細生滅相者所謂先五取陰滅
 次第無物至胎識初合時五陰即有生滅因
 歌羅邏五取陰假名為人所以者何識無所
 依則不能住識所依者五取陰是持世又無
 色界諸天五取陰微細生滅相亦應如是知
 持世如是細微五取陰生滅相辟支佛智慧
 所不能及何況聲聞智慧惟諸佛如來善知
 五取陰從初入胎細微生滅相持世諸佛如
 來無有隨他智慧自然得一切智慧方便無
 所不達諸佛無礙智慧於一切法中得自在
 力何以故於無量無邊劫行於深法故持世
 一切凡夫不能如是方便觀五取陰何況觀
 五取陰細微生滅相若無諸佛衆生則無所
 知無所見不能正觀五取陰諸佛出於世間
 壞衆生依止色壞依止受想行識壞和合一
 相故作如是分別說汝等所依所歸是名為
 色是色但以四大和合受想行識但有名字
 名色相成就故說五取陰汝等衆生莫貪歸
 此不堅牢五取陰持世是凡夫人從顛倒生
 入無明網馳走往來不知五陰為是何等不

知五陰從何所來不知五陰如實故貪受五
 陰是故說名取陰於此中誰有取者此中取
 者不可得但以顛倒貪著分別虛妄自縛無
 明癡闇故取我取我所取此取彼是故說取
 陰是五陰無有取者亦無決定相是諸凡夫
 為愛縛所縛貪愛五取陰為諸蓋所覆入無
 明闇冥不知不覺往來六道中生死所縛貪
 歸生死不放不捨不斷五陰亦不能知五陰
 如實相不如實知故為種種苦惱所害墮虛
 空獄不知出處故不得度無量生死險道持
 世我以是因緣故為弟子說法汝等比丘當
 正觀五陰亦當如實知色無常相如實知受
 想行識無常相若於色受想行識中有欲染
 者當疾除斷持世若有人能如說修行當得
 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若人不能如說修行
 為色縛所縛為愛繫所繫入無明闇冥貪取
 五陰是人貪取五陰故不能得脫生死險道
 不知五陰性不知五陰空相而與我諍是人
 違逆佛語墮大衰惱持世諸佛不與人諍但
 為衆生演說實法作是言一切衆生顛倒力

故貪歸五陰往來世間為種種邪見煩惱種種憂悲苦惱之所殘害其有見五陰者見五陰相者貪五陰者我則不與是人為師如是之人非我弟子入於邪道取不實者不知佛第一義是外道徒黨持世當來之世法欲滅時於我法中出家決定說五陰者貪著五陰者不聽受人一杯之水所以者何是人於我法中違逆我法背捨聖行持世是故諸菩薩摩訶薩於後惡世應如是發大誓願於我如是甚深經典當共護持亦斷眾生五陰見故而為說法持世我是經中說破一切陰相離貪著陰相爾時多有在家出家聞如是等經起於諍訟不生實想菩薩摩訶薩於此中應發大慈忍力於後惡世度脫貪著五陰邪見眾生隨宜方便以法利益是故諸菩薩摩訶薩善男子善女人若欲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於是清淨無染法中勤行修習此陰入性及餘有為法中說實知見相十八性品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善知十八性諸菩薩

摩訶薩方便正觀十八性作是念眼性眼性中不可得是眼性無我無我所無常無堅牢自性空故眼性虛妄無所有從憶想分別起眼性無有決定相譬如虛空無決定相無根本故眼性中實事不可得故眼性無處無方眼性不過去不未來不現在眼性眼相不可得識行處故數名眼性若眼根清淨色在可見處意根相應以三事因緣合故說名為眼性智者通達無眼性是眼性 持世諸菩薩摩訶薩若能如是觀擇眼性即通達無性是色性何以故色性中色性不可得但以憶想分別色在可見處眼根清淨以意識相應見現在色故數名色性譬如鏡中面像若鏡明淨則生色相鏡中色無決定相因知色無性相無形性無決定性是名色性菩薩知是色性即知無性是色性無生性是色性無作性是色性亦假名性名為色性如是觀擇色性 持世是菩薩正觀擇眼識性所謂眼識中無眼識無眼識性無有常性是眼識性非合非散無有根本但以先業因緣起屬現在緣

繫色緣故隨凡夫顛倒心故數名眼識性暨聖通達眼識性即是非性如來方便分別破壞和合一相故說十八性示識無決定相故說眼識性示眼識實相故說眼識性眼識性者示眼所行處能識色是眼識性即是說無性又眼性色性眼識性說三事和合以知諸緣相故即是離諸性義所謂是眼性是色性是眼識性有如是數得令眾生入於實道此中實無眼性色性眼識性諸如來方便分別說是諸性若人通達是諸性方便者則知三性無性何以故諸性中無性相故諸性中相不可得故耳性聲性耳識性鼻性香性鼻識性舌性味性舌識性身性觸性身識性皆亦如是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觀擇意性菩薩作是念意性無決定根本無所有故意性中無意性譬如諸種子種於大地因於水潤得日得風漸漸芽出芽不從種子出種子亦不與芽和合芽生則種子壞種子不離芽芽中無種子意性亦如是能起意業故示意識故如種示芽得名意性離意性則無意意性

不能知意，似名字故說為意性。是意性不在意內，不在意外，不在兩中間，但以先業因緣故起識，是意業。故知所緣故，數名意性，即是不決定意業。相即是眾緣和合相。意性即是世俗語第一義中決定無意性。過去未來現在不可得。智者通達無性是意性。持世諸菩薩觀擇法性無性是法性。法性無自性自性不可得。但為起顛倒眾生虛妄結縛有所知故說言法性。欲令眾生入無性故說。是法性何以故。法性中無法性。相是法性。從眾緣生無有自性。如來於此欲教化眾生。說是法性。以世俗語言示無性。法是法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兩中間。無所有是法性。法性中無決定有相。譬如虛空。智者證知無性是法性。智者通達無相是法相。法性中無分別。相法性中無有住處。無起無住無依止。是法性。從本已來不生。故諸菩薩摩訶薩觀擇法性。如是所謂無性是法性。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觀擇意識性。菩薩作是念。不生性是意識性。不決定性是意識性。意識性無根本

無有定法。以意識性示無性。相何以故。意識性中意識性不可得。顛倒相應以意為首識。諸法故名為意識。隨凡夫所行故說。意識性賢聖觀知非性是意識性。從眾因緣生。憶想分別起。無有性相。即是第一義中無性相。義世俗法中為引導眾生故說。是意識性。欲令眾生知無性是意識性。是意識性不在一切法中。無處無方。不與法若合若散。第一義中意識性無緣不可得。不可示。故智者通達意識性不作是意識性。作者不可得。故無生是意識性。生相無所有。故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觀擇意識性。諸菩薩作是觀時。觀擇欲界色界無色界。皆是無生性。無所有性。云何為觀。所謂欲界中無欲界。色界中無色界。無色界中無無色界。以界示無界。法為取欲界相者。示是欲界。為取色界。相者示是色界。為取無色界。相者示是無色界。是三界皆無根本。無有定法。智者不得是三界。不說是三界。通達是三界。虛妄無所有。無自性。離諸法。但從顛倒起。為斷眾生顛倒。故知見三界。故如

來分別說。是三界相。欲令眾生知無界。義故說三界非以性相。持世菩薩摩訶薩如是觀時。觀眾生性。我性。即是虛空性。無所有性。無生性。何以故。眾生性。我性。虛空性。無別無異。如是諸性皆從虛空出。但從眾緣生。故名之為性。此中決定無性。相何以故。虛空中無一定性。是諸性相。皆入虛空。是無所有。義譬如虛空。無性是法。畢竟離相。無所有。相一切諸法。亦如是。離性相。諸性中無性。相性相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兩中間。性中無有性。性中不攝性。性不依止性。一切性無所依止。一切性不生。智者於諸法性中不得生性。不得滅性。不得住性。一切諸性不生不起不住。從本已來不可得。故智者通達知見一切諸性皆是無生相。若是無生相。即無有滅。第一義中不說諸性。智者知見通達一切諸性。如第一義。持世諸菩薩摩訶薩如是觀擇通達十八性及三界眾生性。我性。虛空性。諸菩薩如是觀擇。通達時不得性不見性。亦通達一切諸性。假名字亦信解。入一切諸性。是無性

14868

八二——二二

亦知分別諸性以世俗分別說諸性令一切諸性入第一義中亦善通達無性方便亦為衆生分別說諸性亦令衆生善住諸性方便亦不以二相示諸性雖知一切諸性無二亦以方便說諸性從因緣起難以世俗言說引導衆生而示衆生第一義雖善知分別諸性而信解通達一切諸性無所有何以故如來以第一義故於性無所得亦不得諸法性相以第一義中一切性同虛空一切性入虛空一切性無生相如來通達一切性如是持世如來不說諸性相亦不說諸法力勢何以故若法無所有不應更說無所有性相持世如來亦說無所有性相此中實無所說性相是明善分別諸性菩薩摩訶薩得是善分別能知一切諸性假名能知世俗相能知第一義相能知世諦能知諸相旨趣能知諸相所入能分別諸相能知諸法相無性能令一切諸性同虛空性亦於諸性不作差別持世是故諸菩薩摩訶薩若欲入如是諸性方便於如是甚深經中應勤精進

十二入品

佛告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善知十二入菩薩摩訶薩正觀擇十二入時作是念眼中眼入不可得眼中眼入無決定又眼入根本不可得何以故眼入從衆緣生顛倒起以緣色故繫在於色二法合故有因色有眼入因色說眼入二法相依故說名眼色色是眼入門與緣故眼是色入門與見故是故說入以緣色入門故說眼入以眼見故說色入但以世諦故說其實眼不依色色不依眼眼不依眼色不依色但從衆緣起色作緣故說名眼入又從衆因緣起眼所知見故說名色入隨世俗顛倒法故說第一義中眼入不可得色入不可得智者求諸入不見有實但以凡夫顛倒相應以二相說是眼入是色入欲令衆生如實知諸法實相故說是諸入皆從衆因緣生顛倒相應行此中諸入相實不可得賢聖通達是眼入色入無生無滅不來不去相眼不知眼眼不分別眼色不知色色不分別色何以故二俱空故一皆離故眼色皆無性無

法眼不自作眼亦不自知色不自作色亦不自知二俱無所有故眼不作是念我是眼色亦不作是念我是色眼色性如幻性以虛妄假名故說是眼是色諸菩薩觀擇眼入色入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亦如是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觀擇意入作是念意入中意入不可得意無決定入相意入無根本何以故意入即是衆因緣生從顛倒起繫法入緣二法和合能有所作是意入因法入起意是法入處是故說名意入法入是意入門是故說名法入緣法入門故說是意入示知意入門故說是法入以世諦故說其實意不依法不依意因緣生故以諸法為緣故說意入因緣生故示意相故說法入隨世諦顛倒故說第一義中意入不可得法入亦不可得智者求諸入不且有實但凡夫顛倒相應以二相說是意入是法入是意入法入虛妄無所有如來如實通達故示是諸入賢聖通達意入法入不生不滅不來不去意不知意不分別意法不知法不分別法二俱空故二俱離

故意不知意性法不知法性是二性無所有此中無一決定法意不能成就意不能壞意法不能成就法不能壞法是二俱空皆如幻相但假名字故分別說菩薩摩訶薩觀擇意入法入如是 持世何謂諸菩薩摩訶薩正

持世

觀擇內六入外六入所謂是十二入皆虛妄從眾緣生顛倒相應以二相故有內外用凡夫不聞真法不知十二入如實相故貪著眼入我是眼入我所是眼入貪著色入我是色入我所是色入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亦如是我是意入我所是意入我是法入我所是法入以貪著故為十二入所縛馳走往來五道生死不知出道菩薩摩訶薩於此中正觀見是十二入空如幻相不貪著諸入若我若我所以不貪著故不憶念分別持世菩薩摩訶薩得如是諸入方便於一切十二入中不繫不縛亦證諸入知見而能分別諸入亦知諸入性則是無性亦知諸入方便究竟是為菩薩善知諸入如是

十二因緣品

持世何謂諸菩薩摩訶薩善觀擇十二因緣菩薩摩訶薩觀擇十二因緣所謂無有故說名無明不知明故說名無明云何不知明知無明中決定法不可得是名無明何故說無明因緣諸行諸行無所有而凡夫起作是

持世

故說無明因緣諸行從行起故有識生是故說諸行因緣識從識生名色二相是故說識因緣名色從名色生六入是故說名色因緣六入從六入生觸是故說六入因緣觸從觸生受是故說觸因緣受從受生愛是故說愛因緣愛從愛生取是故說愛因緣取從取生有是故說取因緣有從有生是故說有因緣生從生有老死憂悲苦惱聚集是故說生因緣老死憂悲苦惱聚集持世世間如是為十二因緣所繫縛首無眼故入無明網墮黑闇中無明為首故具足起十二因緣諸菩薩如是思惟觀無明實相知無明空故本際不可得不貪著無明知一切法無所有是為即得明於此中更無餘明但知見無明是名為明何以故明無所有故 無明因緣諸行昔

諸法無所有凡夫入無明闇冥中誑或作諸行業是行業無形無處行業不依無明無明不依行業無明不知無明行業不知行業如是無明行業以顛倒故不得無明性不得諸行業性但以無明闇冥故分別說行業從無

所有法起作故無明行業皆是無所有 諸行業因緣識者是識不依行業亦不離行業行業亦不生識但顛倒眾生從行業生識是識無有生者但緣行業相續不斷故有識生智者求識相不可得亦不得識生 識因緣名色者名色不依識亦不離識生名色是名色亦不從識中求但緣識故凡夫闇冥貪著名色智者於此求名色不可得不可見從憶想分別起是名色相識因緣故有識性尚不可得何況從識緣生名色若決定得名色性者無有是處 名色因緣六入者是六入因名色起名色在身中故有出入息利益身及心心數法是六入皆虛誰無所有從分別起有顛倒用 六入因緣觸者是觸依色而有觸不觸色何以故色無所知與草木瓦石無

異但從六入起故分別說是觸六入尚虛妄無所有何况從六入生觸觸空無所有以無觸性故 觸因緣受者是諸受不在觸內不在觸外不在兩中間是觸亦不餘處持受來而從觸起受是觸尚虛妄無所有何况從觸生受受無一決定相受皆無所有從顛倒起有顛倒用 受因緣受者是受不於餘處持受來受亦不與愛合受亦不知愛愛亦不知受是愛亦不依受亦不離受有愛受中尚無受相何况受因緣生愛是愛但從虛妄憶想顛倒相應故名爲愛智者知是愛無處無方虛妄無所有 愛因緣取者愛不於餘處持取來愛亦不能生取有愛故說名取隨因緣和合故說取不與愛合亦不散愛不與取合亦不散愛尚無有何况愛因緣生取諸取決定相不可得智者知見是取虛妄無所有但從顛倒起無有根本無一定法可得 取因緣有者取不能生有而說取因緣有是有不在取內不在取外不在兩中間有不依止取取不與有合亦不散但以衆緣和合故說取

因緣有取尚虛妄無所有何况從取因緣生有智者通達是有虛妄顛倒相應無合無散無所分別 有因緣生者有不能生生亦不離有生生有與生非緣非不緣有尚不可得何况從有生生智者通達生中無生相生中無自性生中無根本無一定法可得是生前際後際中際不可得從衆因緣生顛倒相應虛妄無所有如幻化相 生因緣老死憂悲苦惱者是生不持老死憂悲苦惱來生亦不能生老死憂悲苦惱老死憂悲苦惱不在生內不在生外不在兩中間亦不依止生以生故老死憂悲苦惱可說但示衆因緣生法故生不與老死憂悲苦惱合亦不散生中生尚不可得何况生因緣老死苦惱但顛倒相應衆緣和合具足十二因緣故說生因緣老死苦惱智者通達老死苦惱虛妄無所有顛倒相應無有根本不作不起不生 如是觀十二因緣法不見因緣法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亦不見十二因緣法相但知因緣是無緣無生無相無作無起無根本從本以來一切

法無所有故通達是十二因緣亦不見有作者受者若法從因生是因無故是法亦無菩薩隨無明義故一切法不可得入如是觀中無緣即是十二因緣此中無所生是虛妄生菩薩爾時不分別是明是無明無明實相即是明因無明故一切法無所有一切法無緣無憶想分別是故隨順無明義通達十二因緣持世若菩薩能如是通達善得無生智慧何以故以生滅觀則不能善知十二因緣若觀衆緣集散是名得無生智慧若得無生智慧是名通達十二因緣持世若菩薩摩訶薩知無生即是十二因緣者則能得如是十二因緣方便是人以無生相知見三界疾得無生法忍當知是菩薩不久當得受記於一切法得智慧光明於諸惡魔無所怖畏度生死流到安隱處持世若於今世若我滅後若聞若信若讀誦若修習是十二因緣方便者我與是人授記當得無生法忍不久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入聖道分品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善能知道菩薩摩訶薩安住道中何等為道所謂入聖道分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菩薩摩訶薩得正見安住正見為斷一切見故行道安住於道乃至斷涅槃見佛見何以故

一切諸見皆名邪見破壞一切貪著諸見故名為正見見一切法寂滅知相不生不滅同於涅槃如是亦不念不分別是一切法不取不捨是名出世間正見如實知見不見邪不見正斷一切心所念一切平等是名菩薩安住正見 持世菩薩曰正見中如實知正思惟作是念一切思惟皆為是邪斷諸分別名為正思惟無所分別名為正分別住如是正分別中不得分別若正若邪如是之人離諸分別故見一切分別皆虛誑不實從顛倒起諸分別中無分別斷諸分別故無所繫縛性皆平等是名安住正思惟 持世何謂菩薩勤集正語是人見一切語言虛妄不實從顛倒起從眾因緣有是語言無所從來去無所至安住實相中得第一清淨口業知見諸口

業相通達一切語言是人所語終不有邪是故說名住於正語 持世何謂菩薩善知正業知一切諸業虛妄無所有不作不起滅一切業名為正業正業者於業不分別入諸業平等故說名正業又正業者則是不繫三界義如實知見義更無分別是正是邪於法無取無捨是故說名住正業 持世何謂菩薩善知正命若所有命相法相取相乃至涅槃相佛相清淨佛法相住於是中作命皆名邪命正命者捨諸實生所著不分別是邪命是正命即得一切清淨命離於命相無動無作不念命不念非命名為如實知者是故說名住正命 持世何謂菩薩善知正精進為斷一切精進道故名為住正精進何以故一切精進皆為是邪諸有所發有作有行皆名為邪皆是虛妄正精進者無發無作無行無願一切法中斷有所作乃至涅槃相佛相中不生有所作相為無所作故行道善知精進不取不捨故說名住正精進正精進者即是諸精進不可得義 持世何謂菩薩善知正念

知見一切念皆是邪念何以故一切念從虛妄因緣起是故所有生念處皆為邪念若於處所無生無滅是名正念安住清淨念中更無處生邪念是正法中無念通達一切念皆無念相無所貪樂亦不分別是無念以諸法平等通達一切念是人如實知見一切念故若念若非念無取無捨安住正念故不可示不可說離一切語言如實知一切語言不分別此彼故說名安住正念 持世何謂菩薩安住正定凡諸法中所取緣定相所取知定相所取三昧戲論定相皆名是邪邪者即是貪著義不取相無法無戲論無憶念不食著不取定相心無所住是名正定又正定者不依止一切定相如實通達法之本體正定者即是諸法平等義正定者能出諸禪定諸三界一切有為法能如實知見一切五道生死義持世是名諸菩薩摩訶薩得正定方便名為善知道善知道方便所謂如實知見能至涅槃道

世間出世間品

持世何謂菩薩摩訶薩善知世間出世間法何謂得世間出世間法方便諸菩薩摩訶薩正觀世間出世間法凡所有法皆非是實從虛妄緣起無起相但因陰界入色聲香味觸法故說因名色故說隨凡夫人心所貪著如亂絲無緒如茅根蔓草互相連著隨顛倒相應故說名世間法何等為出世間法如是世間法從本已來如實性離是名出世間智者求世間法不可得求出世間法不可得無世間出世間處是中無分別世間是出世間但為世間故說出世間世間實相即是出世間何以故世間無定相可得從本已來是寂滅相是菩薩不念不著世間出世間故不與世間諍訟何以故通達世間是虛妄相見世間實相故更不分別是世間是出世間持世世間者即是五受陰義一切世間法皆攝在中智者求覓陰不得陰不得陰性不得陰來處不得住處不得去處無分別無名字無性無相無行即名出世間持世諸菩薩觀世間出世間法時不見世間法與出世間合

不見出世間離世間不離世間見出世間亦不離出世間見世間不復緣於二行所謂是世間是出世間以無所有通達是法持世若世間與出世間異者諸佛不出於世諸佛亦不說一切世間不可得一切世間不生是故諸佛出於世間一切諸法若世間若出世間以不二不分別證如實知見故即是說出世間法持世如是世間甚深難可得測其依世間法者得世間法者希望出世間法者於世俗語生第一義者住在二法皆不能得入如是法中何以故是人不知世間不知出世間持世行二法者不能通達世間出世間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善知世間出世間法則得世間出世間法方便有為無為法品

智者通達是中不得有為法不得有為所攝法何以故賢聖不墮一切諸法名數是故說得無為者名為賢聖智者通達一切有為皆無為是故不復起作諸業持世無有行有為緣而能通達無為通達無為者更不復緣有為非離有為得無為非離無為得有為有為如實相即名無為但為顛倒相應眾生令知見有為性故分別說是有為法無為法是有為相是無為相何等為有為相謂生滅住異何等為無為相謂無生無滅無住異是有為相無為相但為引導凡夫故說持世有為法無生相無滅相無住異相無相是故說生滅住異相若是有為法定有三相佛當決定說如是相是生如是相是滅如是相是住異持世如來說一切法皆是無相持世無生若當有相無滅若當有相無住異若當有相佛應決定說是無為相持世若無為有相有說即非無為菩薩如是思惟亦不見無為法與有為法合但作是念有為法如實相若不分別有為無為法即是無為法若分別是有

為是無為則不能通達無為是名通達無為
 如實諸菩薩摩訶薩有為無為法方便所謂
 於諸法無所住無所繫亦不食著有為法
 若無為法 持世若諸菩薩摩訶薩能如是
 善知五陰善知十八性善知十二入善知十
 二因緣善知八聖道分善知世間出世間法
 善知有為無為法當得善知諸法實相亦善
 分別諸法之相亦得念力亦得善分別一切
 法章句慧亦得轉身成就不斷念乃至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囑累品

爾時持世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惟願利
 益諸菩薩摩訶薩故護念是經令於後世得
 聞是法心淨喜樂勤行精進爾時世尊即以
 神力令此三千大千世界香氣徧滿告持世
 菩薩言若有能受持讀誦思惟是經者是人
 不久當得五陰方便乃至世間出世間法有
 為無為法方便亦得諸法實相亦得分別諸
 法之相成就不斷念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諸善男子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所集

大法寶藏甚為難集受諸無量無邊憂悲苦
 惱亦捨無量無邊歡喜快樂今以囑累汝等
 於後末世廣為四眾分別解說此正法種令
 不敗壞汝等還當然大法炬諸善男子如來
 今者請汝等佛子住佛所住即時無量菩薩
 摩訶薩頂禮佛足作是言我等承佛威神當
 於後世廣宣流布是法寶藏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十

1. 9/2 B 7-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十一 機一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薩言汝等大士諸善男子為欲聽聞出世之法為欲思惟如如之理為欲修習如如之智來詣佛所供養恭敬我今演說心地妙法引導眾生令入佛智如來世尊出興於世甚難值遇如優曇華所以者何一切眾生遠離大乘菩薩行願趣向聲聞緣覺菩提厭離生死永入涅槃不樂大乘常樂妙果然諸如來轉於法輪遠離四失說相應法一無非處二無非時三無非器四無非法應病與藥令得復除即是如來不共之德聲聞緣覺未得自在諸菩薩眾不共之境以是因緣難見難聞菩提正道心地法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妙法一經於耳須臾之頃攝念觀心熏成無上大菩提種不久當坐菩提樹王金剛寶座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佛告五百長者汝等諦聽我今為汝分別演說世出世間有思之處善男子世間之恩有其四種一父母恩二眾生

恩三國王恩四三寶恩如是四思一切眾生平等荷負善男子父母恩者父有慈恩母有悲恩母悲恩者若我住世於一劫中說不能盡我今為汝宣說少分假使有人為福德故恭敬供養一百淨行大婆羅門一百五通諸大神仙滿百千劫不如一念住孝順心色養悲母隨所供侍比前功德百千萬分不可校量世間悲母念子無比恩及未形始自受胎經於十月行住坐臥受諸苦惱愛念之心恒無休息若產難時如百千刃競來屠割或致無常若無苦惱諸親眷屬喜樂無盡猶如貧女得如意珠其子發聲如聞音樂以母胸臆而為寢處左右膝上常為遊履於胸臆中出甘露泉長養之恩彌於普天憐愍之德廣大無比世間所高莫過山岳悲母之恩逾於須彌世間之重大地為先悲母之恩亦過於彼若有男女背恩不順即墮地獄餓鬼畜生一切如來金剛天等及五通仙不能救護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悲母教承順無違諸天護念福樂無盡如是男女即名尊貴天人種類或

是菩薩為度眾生現為男女競益父母若善男子善女人為報母恩經於一劫每日二時割自身肉以養父母而未能報一日之恩所以者何一切男女處於胎中口吮乳根飲嗽母血及出胎已幼稚之前所飲母乳百八十斛母得上味皆與其子愚癡鄙陋情愛無二以是因緣父母有十高厚恩德一名大地於母胎中為所依故二名能生經歷眾苦而能生故三名能正恒以母手理五根故四名養育隨四時宜能長養故五名智者能以方便生智慧故六名莊嚴以妙瓔珞而嚴飾故七名安隱以母懷抱為止息故八名教授善巧方便導引子故九名教誡以善言辭離眾惡故十名與業能以家業付囑子故善男子於諸世間何者最富何者最貧父母在堂名之為富父母不在名之為貧父母在時名為日中父母去時名為日沒父母在時名為月明父母去時名為闇夜是故汝等勤加修習孝養父母若人供佛福等無異應當如是報父母恩善男子眾生恩者即無始來一切眾生

輪轉五道經百千劫於多生中互為父母以互為父母故一切男子即是慈父一切女人即是悲母昔生生中有大恩故猶如現在父母之恩等無差別如是昔恩猶未能報或因妄業生諸違順以執著故反為其怨何以故無明覆障宿住智明不了前生曾為父母所可報恩互為饒益無饒益者名為不孝以是因緣諸眾生類於一切時亦有大恩實為應報國王恩者福德最勝雖生人間得自在故三十三天諸天子等恒與其力常護持故山河大地屬於國王一人福德勝過一切眾生福故是大聖王以正法化能使眾生悉皆安樂亦如梵王能生萬物聖王能生治國之法利眾生故如日天子能照世間聖王亦能觀察天下人安樂故譬如長者唯有一子愛念無比憐慈饒益常與安樂晝夜不捨國大聖王亦復如是等示羣生如同一子擁護之心晝夜無捨如是人王令修十善名福德王若不令修名非福主所以者何若王國內一人修善其所作福皆為七分造善之人得其五

分於彼國王常獲二分善因王修同福利故造十惡業亦復如是同其事故若有人王成就正見如法化世名為天主以天善法化世間故諸天善神及護世王常來加護雖處人間修行天業賞罰之心無偏黨故一切聖王法皆如是王見人民造諸不善不能制止諸天神等悉皆遠離若見修善歡喜讚歎盡皆唱言我之聖王龍天喜悅甘露雨五穀成熟人民豐樂如意寶珠必現王國於王隣國咸來歸服人與非人無不稱歎若有惡人於王國內而生逆心於須臾頃如是之人福自衰滅命終墮地獄之中經歷畜生備受諸苦所以者何由於不知聖王恩故起諸惡逆得如是報若有人民能行善心敬輔仁王尊重如佛是人現世安隱豐樂有所願求無不稱心所以者何一切國王於過去時曾受如來清淨禁戒常為人王安隱快樂以是因緣違順果報皆如響應聖王恩德廣大如是善男子三寶恩者名不思議利樂眾生無有休息是諸佛身真善無漏無數大劫修因所證

三有業果永盡無餘功德寶山巍巍無比一切有情所不能知福德甚深猶如大海智慧無礙等於虛空神通變化充滿世間光明徧照十方三世一切眾生煩惱業障都不覺知沉淪苦海生死無窮三寶出世作大船師能截愛流超昇彼岸諸有智者悉皆瞻仰佛法僧寶具足無量神通變化利樂有情暫無休息以是義故諸佛法僧說名為寶善男子我為汝等畧說四種世出世間有恩之處汝等當知修菩薩行應報如是四種之恩爾時五百長者白佛言世尊如是四恩甚為難報當修何行而報是恩佛告諸長者言善男子為求菩提有其三種十波羅密如布施中一者布施波羅密多二者親近波羅密多三者真實波羅密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能以七寶滿於三千大千世界布施無量貧窮眾生如是布施但名布施波羅密多不名真實波羅密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大悲心為求無上正等菩提以自妻子施與他人無吝惜身肉手足頭目

髓腦乃至身命施來求者如是布施但名親近波羅密多未名真實波羅密多若善男子善女人發起無上大菩提心住無所得勸諸衆生同發此心以真實法一四句偈施一衆生使向無上正等菩提是名真實波羅密多前二布施未名報恩若善男子善女人能修如是第三真實波羅密多乃名真實能報四恩所以者何前二布施有所得心第三施者無所得心以真法施一切有情令發無上大菩提心是人當得證菩提時廣度衆生無有窮盡紹三寶種使不斷絕以是因緣名爲報恩

於一道而得涅槃爾時薄伽梵以無量劫中修諸福智所獲清淨決定勝法大妙智印印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汝今真是三世佛母一切如來在修行地皆曾引導初發信心以是因緣十方國土成正覺者皆以文殊而爲其母然今汝身以本願力現菩薩相請問如來不思議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普爲分別解說唯然世尊我等樂聞爾時薄伽梵妙善成就一切如來最勝住持平等性智種種希有微妙功德已能善獲一切諸佛決定勝法大乘智印已善圓證一切如來金剛祕密殊勝妙智已能安住無礙大悲自然救攝十方有情已善圓滿妙觀察智不觀而觀不說而說是薄伽梵告諸佛母無垢大聖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言大善男子此法名爲十方如來最勝祕密心地法門此法名爲一切凡夫入如來地頓悟法門此法名爲一切菩薩趣大菩提真實正路此法名爲三世諸佛自受法樂微妙寶宮此法名爲一切饒益有情無盡寶藏此法能引諸菩薩衆到色究竟

自在智處此法能引諸菩提樹後身菩薩真實導師此法能而世出世財如摩尼寶滿衆生願此法能生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功德本源此法能銷一切衆生諸惡業果此法能與一切衆生所求願印此法能度一切衆生生死險難此法能息一切衆生苦海波浪此法能救苦惱衆生而免急難此法能竭一切衆生老病死海此法善能出生諸佛因緣種子此法能與生死長夜爲大智炬此法能破四魔兵衆而作甲冑此法即是正勇猛軍戰勝旌旗此法即是一切諸佛無上法輪此法即是最勝法幢此法即是擊大法鼓此法即是吹大法螺此法即是大師子王此法即是大師子吼此法猶如國大聖王善能正治若順王化獲大安樂若違王化尋被誅滅善男子二界之中以心爲主能觀心者究竟解脫不能觀者永處纏縛譬如萬物皆從地生如是心法生世出世善惡五趣有學無學獨覺菩薩及於如來以是因緣三界唯心心名爲地一切凡夫親近善友開心地法如理觀察如

說修行自作教他讚勵慶慰如是之人能斷
 二障速圓眾行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大聖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
 所說唯將心法為三界主心法本元不染塵
 穢云何心法染貪瞋癡於三世法誰說為心
 過二去心已滅未來心未至現在心不住諸法
 之內性不可得諸法之外相不可得諸法中
 間都不可得心法本來無有形相心法本來
 無有住處一切如來尚不見心何況餘人得
 見心法一切諸法從妄想生以何因緣今者
 世尊為大眾說三界唯心願佛哀愍如實解
 說爾時佛告文殊師利菩薩言如是如是如
 汝所問心心所法本性空寂我說眾喻以明
 其義善男子心如幻法由徧計生種種心想
 受苦樂故心如水流念念生滅於前後世不
 暫住故心如大風一剎那間歷方所故心如
 燈焰眾緣和合而得生故心如電光須臾之
 頃不久住故心如虛空客塵煩惱所覆障故
 心如猿猴遊五欲樹不暫住故心如畫師能
 畫世間種種色故心如僮僕為諸煩惱所策

役故心如獨行無第二故心如國王起種種
 事得自在故心如怨家能令自身受大苦故
 心如埃塵空汚自身生雜穢故心如幻夢於
 我法相執為我故心如夜叉能噉種種功德
 法故心如青蠅好穢惡故心如殺者能害身
 故心如盜賊竊功德故心如大鼓起關戰故
 心如飛蛾愛燈色故心如野鹿逐假聲故心
 如眾蜂集蜜味故善男子如是所說心心所
 法無內無外亦無中間於諸法中求不可得
 去來現在亦不可得超越三世非有非無常
 懷染著從妄緣現緣無自性心性空故如是
 空性不生不滅無來無去不一不異非斷非
 常本無生處亦無滅處亦非遠離非不遠離
 如是心等不異無為無為之體不異心等心
 法之體本不可說非心法者亦不可說何以
 故若無為是心即名斷見若離心法即名常
 見永離二相不著二邊如是悟者名見真諦
 悟真諦者名為賢聖一切賢聖性本空寂無
 為法中戒無持犯亦無大小無有心王及心
 所法無苦無樂如是法界自性無垢無上中

下差別之相何以故是無為法性平等故如
 眾河水流入海中盡同一味無別相故此無
 垢性非實非虛此無垢性是第一義無盡滅
 相體本不生此無垢性常住不變最勝涅槃
 我所淨故此無垢性遠離一切平等不平等
 體無異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一心修習如是心地
 觀法
 爾時如來於諸眾升起大悲心猶如父母愛
 念一子為滅世間大力邪見利益安樂一切
 有情宣說觀心陀羅尼曰 唵 室佉 波
 羅底 吠憚 迦盧弭
 爾時如來說真言已告文殊師利菩薩摩訶
 薩如是神咒具大威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持此咒時舉清淨手左右十指更互相叉以
 左壓右更相豎握如縛著形名金剛縛印成
 此印已習前真言所獲功德無有限量乃至
 菩提不復退轉
 爾時薄伽梵為諸眾生宣說觀心妙門已告
 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言大善男子我為眾

生已說心地亦復當說發菩提心令諸有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速圓妙果爾時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不住三世所有一切心法本性皆空彼菩提心說何名發菩提心願為解說佛告文殊師利諸心法中起眾邪見為欲除斷六十二見種種見故心心所法我說為空如是諸見無依止故善男子以何因緣立空義耶為滅煩惱從妄心生而說是空若執空理為究竟有空性亦空執空作病亦應除遣何以故若執空義為究竟者諸法皆無因無果路伽耶陀有何差別如阿伽陀藥能療諸病若有病者服之必差其病既愈藥隨病除無病服藥藥遂成病本設空藥為除有病執有成病執空亦然誰有智者服藥取病善男子若起有見勝起空見空治有病無藥治空以是因緣服於空藥除邪見已自覺悟心能發菩提此覺悟心即菩提心無有二相善男子自覺悟心有四種義云何為四謂諸凡夫有二種心諸佛菩薩有二種心凡

夫二心其相云何一者眼識乃至意識因緣自境名自悟心二者離於五根心心所法和合緣境名自悟心如是二心能發菩提善男子賢聖二心其相云何一者觀真實理智二者觀一切境智如是四種名自悟心爾時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尊心無形相亦無住處凡夫行者最初發心依何等處觀何等相佛言善男子凡夫所觀菩提心相猶如清淨圓滿月輪於胸臆上明朗而住若欲速得不退轉者在阿蘭若及空寂室端身正念結前如來金剛縛印冥目觀察臆中明月作是思惟是滿月輪五十由旬無垢明淨內外澄徹最極清涼月即是心心即是月塵翳無染妄想不生能令眾生身心清淨大菩提心堅固不退

無量義經

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俱文殊師利法王子大莊嚴菩薩等八萬人俱是諸菩薩皆是法身大士咸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之所成就其心禪寂常在

三昧恬安憺怕無為無欲守志不動億百千劫無量法門悉現在前得大智慧通達諸法曉了分別性相真實又善能知諸根性欲以陀羅尼無礙辯才諸佛法輪隨順能轉開涅槃門扇解脫風除世惱熱致法清涼布善種子徧功德田普令一切發菩提萌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量大悲救苦眾生是諸眾生真善知識是諸眾生大良福田是諸眾生不請之師是諸眾生安隱樂處於如來地堅固不動安住願力廣淨佛國是諸菩薩摩訶薩皆有如斯不思議德爾時大莊嚴菩薩摩訶薩與八萬菩薩摩訶薩俱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欲得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應當修行何等法門佛言善男子有一法門能令菩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一法門名為無量義菩薩欲得修學無量義者應當觀察一切諸法自本來今性相空寂無大無小無生無滅非住非動不進不退猶如虛空無有二法而諸眾生虛妄橫計是此是彼是得是失起不善念造眾惡業輪

迴六趣備受苦毒無量億劫不能自出菩薩摩訶薩如是諦觀生憐愍心發大慈悲將欲救拔又復深入一切諸法法相如是生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異如是法法相如是滅如是法法相如是能生惡法法相如是能生善法住異滅者亦復如是菩薩如是觀察四相始末悉徧知已次復諦觀一切諸法念念不住新新生滅復觀即時生住異滅如是觀已而入眾生諸根性欲性欲無量故說法無量說法無量故義亦無量無量義者從一法生其一法者即無相也如是無相無相不相不相無相名為實相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真實相已所發慈悲明諦不虛於眾生所真能拔苦復為說法令受快樂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如是修一法門無量義者必得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自我道場菩提樹下端坐六年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佛眼觀一切諸法不可宣說所以者何諸眾生等性欲不同性欲不同種種說法以方便力四十餘年未顯真實是故

眾生得道差別不得疾成無上菩提善男子法譬如水能洗垢穢若井若池若江河溪渠大海皆悉能洗諸有垢穢其法水者亦復如是能洗眾生諸煩惱垢善男子水性是一江河井池溪渠大海各各別異其法性者亦復如是洗除塵勞等無差別三法四果二道不一善男子水雖俱洗而井非池池非江河溪渠非海如來世雄於法自在所說諸法亦復如是初中後說皆能洗除眾生煩惱而初非中而非後初中後說文詞雖一而義各異義異故眾生解異故得法得果得道亦異是故善男子自我得道初起說法至於今日演說大乘無量義經未曾不說苦空無常無我非真非假非大非小本來不生今亦不滅一相無相法相法性不來不去而眾生四相所遷善男子以是義故諸佛無有二言能以一音普應眾聲能以一身示百千萬億那由他無量無數恒河沙身一一身中又示若干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種種類形善男子是則諸佛不可思議甚深境界

非二乘所知亦非十住菩薩所及唯佛與佛乃能究了善男子是故我說微妙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文理真正尊無過上三世諸佛所共守護無有眾魔外道得入不為一切邪見生死之所壞敗菩薩摩訶薩若欲疾成無上菩提應當修學如是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佛說是已於是眾中三萬二千菩薩摩訶薩得無量義三昧無量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爾時世尊告大莊嚴菩薩言善男子是經有十不思議功德力第一是經能令菩薩未發心者發菩提心無慈仁者起慈仁心好殺戮者起大悲心生嫉妬者起隨喜心有愛著者起能捨心諸性貪者起布施心多憍慢者起持戒心曠惠盛者起忍辱心生懈怠者起精進心諸散亂者起禪定心於愚癡者起智慧心未能度彼者起度彼心行十惡者起十善心樂有為者志無為心有退心者作不退心為有漏者起無漏心多煩惱者起除滅心第二若有眾生得是經者若一轉若一偈乃至一句則能通達百千億義

無量劫不能演說所受持法所以者何以是法義無量故譬如從一種生子百千萬百千萬中一一復生百千萬數如是展轉乃至無量是故此經名無量義第三若有衆生得聞是經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出生入死無怖畏想於諸衆生生憐愍想於一切法得勇健想能荷無上菩提重任擔負衆生出生死道未能自度已能度他猶如船師能度衆生衆生如說行者得度生死第四若有衆生得聞是經得勇健想雖未自度而能度他諸佛如來常向是人而演說法是人聞已悉能受持隨順不逆轉復爲人隨宜廣說善男子是人譬如國王夫人新生子若一日若一月若至七歲雖復不能領理國事已爲臣民之所尊敬是持經者亦復如是常爲諸佛之所護念慈愛徧覆第五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書寫如是甚深無上大乘無量義經是人雖復具縛煩惱未能遠離諸凡夫事而能示現大菩提道延於一日以爲百劫百劫亦能促爲一日令彼衆生歡喜信伏譬如龍子始

生七日即能與雲亦能降雨第六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滅度後受持讀誦是經典者雖具煩惱而爲衆生說法令遠離煩惱生死斷一切苦衆生聞已修行得法得果得道與佛如來等無差別譬如王子雖復稚小若王巡遊及以疾病委是王子領理國事王子是時依大王命如法教令羣僚百官宣流正化國土人民各隨其安如大王治等無有異持經善男子善女人亦復如是雖未得住初不動地依佛如是所用說教而敷演之衆生聞已斷除煩惱得法得果乃至得道第七若善男子善女人如法修行發菩提心起諸善根興大悲意欲度一切苦惱衆生未得修行六波羅密六波羅密自然在前即於是身得無生法忍生死煩惱一時斷壞昇於菩薩第七之地譬如健人爲王除怨怨既滅已王大歡喜賜與半國之封持經善男子善女人亦復如是六度法寶不求自至生死怨敵自然散壞證無生忍半佛國寶封賞安樂第八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得是經典者受持讀誦

書寫頂戴如法奉行堅固戒忍兼行檀度深發慈悲廣爲人說若人先來都不信有罪福者以是經示之設種種方便彊化令信以經威力故令其人心歛然得迴信心既發勇猛精進即證無生法忍得上地與諸菩薩以爲眷屬速能成就衆生淨佛國土不久得成無上菩提第九若善男子善女人爲人分別解說經義者即得宿業餘罪重障一時滅盡便得清淨遠得大辯次第莊嚴諸波羅密獲諸三昧入大總持門得勤精進力速得越上地善能分身散體徧十方國土拔濟一切二十五有極苦衆生悉令解脫第十若善男子善女人如說修行復能廣勸在家出家人受持讀誦如法修行以慈心勸化力故是善男子善女人即於是身便速無量諸陀羅尼門於凡夫地自然能發弘誓大願深能拔救一切衆生成就大悲饒益一切而演法澤洪潤枯涸以此法藥施諸衆生漸見超登位法雲地恩澤普潤慈被無外是故此人不久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是經

十種功德不思議力能令一切衆生於凡夫地生起諸菩薩無量道芽令功德樹鬱盛扶疎增長是故號不可思議功德無量義經大莊嚴菩薩及八萬菩薩摩訶薩同聲白佛言世尊慈愍快爲我等說如是法令我大獲法利世尊慈恩實難可報爾時佛告大莊嚴菩薩及八萬菩薩摩訶薩言汝等當於此經廣化一切勤心流布於當來世必令廣行闍浮提令一切衆生得見聞讀誦書寫供養以是之故亦疾令汝等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大會皆大歡喜頂禮世尊信受奉行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十

世

十八

爾時世尊四眾圍繞供養恭敬尊重讚歎為諸菩薩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教菩薩法佛所護念說此經已結跏趺坐入於無量義處三昧身心不動是諸大眾得未曾有歡喜合掌一心觀佛爾時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八千世界靡不周徧下至阿鼻地獄上至阿迦尼吒天於此世界盡見彼土六趣眾生又見彼土現在諸佛及聞諸佛所說經法爾時彌勒菩薩欲自決疑而問文殊師利言以何因緣而有此瑞神通之相文殊師利語彌勒菩薩摩訶薩及諸大士善男子等如我惟付今佛世尊欲說大法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告舍利弗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所以者何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舍利弗取要言之無量無邊未曾

有法佛悉成就止舍利弗不須復說所以者何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如是大果報 種種性相義 我及十方佛 乃能知是事 是法不可示 言辭相寂滅 諸餘眾種類 無有能得解 假使滿世間 皆如舍利弗 盡思共度量 不能測佛智 舍利弗當知 諸佛語無異 於佛所說法 當生大信力 佛以方便力 示以三乘教 眾生處處著 引之令得出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慙勤稱歎甚深微妙難解之法今者四眾咸皆有疑惟願世尊敷演斯事爾時佛告舍利弗止不須復說若說是事一切世間諸天及人皆當驚疑即說偈言
止止不須說 我法妙難思 諸增上慢者 聞必不敬信

爾時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惟願說之惟願說之如我等輩必能敬信佛告舍利弗汝已殷勤啟請豈得不說汝今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說此語時會中有比丘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即從座起禮佛而退世尊默然而不制止告舍利弗我今此眾無復枝葉純有真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汝今善聽當為汝說舍利弗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所以者何我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法非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唯有諸佛乃能知之所以者何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舍利弗諸佛如來但教化菩薩諸有所作常為一事唯以佛之知見示悟眾生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一切十方諸佛法亦如是皆為一佛乘故是諸眾生從諸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智舍利弗我今亦復

如是知諸衆生有種種欲深心所著隨其本性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力而為說法如此皆為得一佛乘一切種智故舍利弗十方世界中尚無二乘何況有三舍利弗諸佛出於五濁惡世衆生垢重堅貪嫉妬成就諸不善根故諸佛以方便力於一佛乘分別說三舍利弗有諸比丘比丘尼自謂已得阿羅漢是最後身究竟涅槃便不復志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知此輩皆是增上慢人所以者何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除佛滅度後現前無佛所以者何佛滅度後如是等經受持讀誦解義者是人難得若遇餘佛於此法中便得決了舍利弗汝等當一心信解受持佛語諸佛如來言無虛妄無有餘乘唯一佛乘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十方佛土中 唯一乘法 無二亦無三
 除佛方便說 但以假名字 引導於衆生
 說佛智慧故 諸佛出於世 唯此一事實
 餘二則非真 佛自住大乘 如其所得法

定慧力莊嚴 以此度衆生 我以相嚴身
 光明照世間 無量衆所尊 為說實相印
 舍利弗當知 我本立誓願 欲令一切衆
 如我等無異 若我遇衆生 盡教以佛道
 無智者錯亂 迷惑不受教 我知此衆生
 未曾修善本 堅著於五欲 癡愛故生惱
 以諸欲因緣 輪迴六趣中 世世常增長
 入邪見稠林 若有若無等 依止此諸見
 深著虛妄法 堅受不可捨 如是人難度
 我為設方便 說諸盡苦道 示之以涅槃

我雖說涅槃 是亦非真滅 諸法從本來
 常自寂滅相 佛子行道已 來世得作佛
 一切諸世尊 皆說一乘道 今此諸大衆
 皆應除疑惑 諸佛語無異 唯一無二乘
 更以異方便 助顯第一義 若有衆生類
 值諸過去佛 若聞法布施 或持戒忍辱
 精進禪智等 種種修福慧 如是諸人等
 皆已成佛道 若有聞法者 無一不成佛
 諸佛本誓願 我所行佛道 普欲令衆生
 亦同得此道 諸佛兩足尊 知法常無性

佛種從緣起 是故說一乘 是法住法位
 世間相常住 諸法寂滅相 不可以言宣
 以方便力故 如來如是說

爾時舍利弗踴躍歡喜即起合掌而白佛言
 我今從佛聞所未聞未曾有法斷諸疑悔身
 意泰然快得安隱今日乃知真是佛子從佛
 口生從法化生 爾時佛告舍利弗我昔曾
 於二萬億佛所為無上道故常教化汝汝亦
 長夜隨我受學我以方便引導汝故生我法
 中舍利弗我昔教汝志願佛道汝今悉忘而
 便自謂已得滅度我今還欲令汝憶念本願
 所行道故為諸聲聞說是大乘經名妙法蓮
 華教菩薩法佛所護念舍利弗汝於未來世
 奉持正法具足菩薩所行之道當得作佛號
 曰華光如來國名離垢劫名大寶莊嚴其國
 中以菩薩為大寶故爾時四部大衆見舍利
 弗於佛前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心大
 歡喜踴躍無量釋提桓因梵天王等與無數
 天子各以天衣天香天華天樂供養於佛而
 說偈言

大智舍利弗 今得受尊記 我等亦如是
必當得作佛 我所有福業 今世若過世
及見佛功德 盡回向佛道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今親於佛前得
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是諸千二百心
自在者昔住學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
老病死究竟涅槃是學無學人亦各自以離
我見及有無見等謂得涅槃而今於世尊前
聞所未聞皆懷疑惑善哉世尊願為四眾說
其因緣令離疑悔爾時佛告舍利弗我先不
言諸佛世尊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方便說
法皆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今當復以
譬喻更明此義舍利弗若國邑聚落有大長
者財富無量其家廣大唯有一門多諸人眾
止住其中堂閣朽故牆壁墮落柱根腐敗梁
棟傾危周帀俱時欻然火起焚燒舍宅長者
諸子若二十或至三十在此宅中長者見
是大火從四面起即大驚怖而作是念我雖
能於此所燒之門安隱得出而諸子等於火
宅內樂著嬉戲不覺不知不驚不怖火來逼

身苦痛切已心不厭患無求出意是長者作
是思惟是舍唯有一門而復陞小諸子幼稚
未有所識戀著戲處或當墮落為火所燒我
當為說怖畏之事此舍已燒宜時疾出無令
為火之所燒害父雖憐愍善言誘喻而諸子
等樂著嬉戲不肯信受不驚不畏了無出心
爾時長者即作是念此舍已為大火所燒我
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諸子
先心各有所好而告之言汝等所可死好希
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如此種種羊車
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汝等於此火
宅宜速出來隨汝所欲皆當與汝爾時諸子
聞父所說珍玩之物適其願故心各勇銳互
相推排競共馳走爭出火宅爾時長者名賜
諸子等一大車其車高廣眾寶莊校駕以白
牛膚色克潔形體殊好有大筋力行步平正
其疾如風又多僕從而侍衛之是時諸子各
乘大車得未曾有舍利弗於汝意云何是長
者等與諸子珍寶大車寧有虛妄不舍利弗
言不也世尊是長者但令諸子得免火難全

其軀命非為虛妄何況長者自知財富無量
欲饒益諸子等與大車佛告舍利弗善哉善
哉如汝所言如來亦復如是以智慧方便於
三界火宅拔濟眾生為說三乘而作是言汝
等莫得樂住三界火宅勿貪羶弊色聲香味
觸也若貪著生愛則為所燒汝速出三界當
得聲聞辟支佛佛乘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
不虛也汝等但當勤修精進舍利弗若有眾
生聞法信受欲速出三界自求涅槃名聲聞
乘如求羊車出於火宅求自然慧樂獨善寂
深知諸法因緣名辟支佛乘如求鹿車出於
火宅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無師智如來知
見力無所畏利益天人度脫一切是名大乘
如彼諸子為求牛車出於火宅舍利弗是諸
眾生脫三界者悉與諸佛禪定解脫等娛樂
之具皆是一相一種聖所稱歎能生淨妙第
一之樂以是因緣當知諸佛方便力故於一
佛乘分別說三 爾時慧命須菩提摩訶迦
旃延摩訶迦葉摩訶目犍連從佛所聞未曾
有法歡喜踴躍即從座起而白佛言我等居

僧之首年並朽邁自謂已得涅槃無所堪任
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遊戲神通淨佛
國土成就眾生心不喜樂今於佛前得聞希
有之法深自慶幸獲大善利無量珍寶不求
自得爾時摩訶迦葉而說偈言

佛二

我等今日	聞佛音教	歡喜踊躍
得未曾有	譬如童子	幼稚無識
捨父逃逝	遠到他土	其父憂念
四方推求	頓止一城	其家巨富
而年朽邁	益憂念子	癡子捨我
五十餘年	庫藏諸物	當如之何
爾時窮子	求索衣食	從邑至邑
從國至國	或有所得	或無所得
饑餓羸瘦	體生瘡癬	漸次經歷
到父住城	備質展轉	遂至父舍
爾時長者	於其門內	施大寶帳
處師子座	眷屬圍繞	諸人侍衛
窮子見父	豪貴尊嚴	驚怖自怪
馳走而去	借問貧里	欲往傭作
長者是時	在師子座	遙見其子

然而識之	知子愚劣	不信是父
方便遣人	云當相雇	除諸糞穢
倍與汝價	窮子聞之	歡喜隨來
於是長者	著弊垢衣	執除糞器
往到子所	方便附近	語令動作
當益汝價	飲食充足	又以輕語
若如我子	漸令入出	執作家事
示其金銀	皆使令知	父知子心
漸已曠大	即聚親族	利利若士
說是我子	捨我他行	凡我所有
悉以付之	子念昔貧	志意下劣
今於父所	大獲珍寶	甚大歡喜
得未曾有	佛亦如是	知我樂小
未曾說言	汝等作佛	一切諸佛
祕藏之法	但為菩薩	演其實事
而不為我	說斯真要	如彼窮子
得近其父	雖知諸物	心不希取
我等雖說	佛法寶藏	自無志願
亦復如是	自謂為足	更無餘事
所以者何	一切諸法	皆悉空寂

無生無滅	無大無小	無漏無為
無貪無著	修習空法	得脫三界
苦惱之患	則為已得	報佛之恩
導師見捨	觀我心故	初不勸進
說有實利	我等今日	得未曾有
如彼窮子	得無量寶	世尊我今
得道得果	於無漏法	得清淨眼
我等長夜	持佛淨戒	始於今日
得其果報	法王法中	久修梵行
今得無漏	無上大果	於諸世間
應受供養	世尊大恩	以希有事
憐愍教化	利益我等	無量億劫
誰能報者	頭頂禮敬	兩肩荷負
盡心恭敬	四事供養	於恒沙劫
亦不能報		

爾時世尊告摩訶迦葉及諸大弟子善哉善哉
迦葉當知如來是諸法之王若有所說皆
不虛也於一切法以智方便而演說之其所
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如來觀知一切諸
法之所歸趣亦知一切眾生深心所行通達

無礙又於諸法究盡明了示諸眾生一切智
 慧迦葉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谿谷土地
 所生卉木叢林及諸藥草種類若干名色各
 異密雲彌布澍澤普洽其小根莖枝葉中根
 莖枝葉大根莖枝葉隨上中下各有所受一
 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華果數實雖一
 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迦葉
 當知如來亦復如是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
 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觀是眾
 生諸根利鈍精進懈怠隨其所堪而為說法
 種種無量皆令歡喜快得善利是諸眾生聞
 是法已現世安隱後生善處以道受樂離諸
 障礙如來說法一相一味所謂解脫相離相
 滅相究竟至於一切種智其有眾生聞如來
 法若持讀誦如說修行所有功德不自覺知
 所以者何唯有如來知此眾生種種相體性如
 實知之明了無礙觀眾生心欲而將護之是
 故不即為說一切種智迦葉諸佛世尊隨宜
 說法難解難知 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
 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名大

通智勝彼佛滅度已來甚大久遠譬如三千
 大千世界所有地種假使有人磨以為墨過
 於東方千國土乃下一點大如微塵又過千
 國土復下一點如是展轉盡地種墨於汝等
 意云何是諸國土能得邊際知其數不不也
 世尊諸比丘是人所經國土若點不點盡抹
 為塵一塵一劫彼佛滅度已來復過是數我
 以如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乃述
 往事而說偈言
 大通智勝佛 十劫坐道場 佛法不現前
 不得成佛道 過十小劫已 乃得成佛道
 諸天及世人 心皆懷踊躍 頭面禮佛足
 而請轉法輪 無量慧世尊 受彼眾人請
 為宣種種法 四諦十二緣 千萬恒沙眾
 皆成阿羅漢 時王十六子 出家作沙彌
 皆共請彼佛 演說大乘法 佛知童子心
 宿世之所行 以無量因緣 種種諸譬喻
 說六波羅密 及諸神通事 分別真實法
 菩薩所行道 說是法華經 如恒河沙偈
 彼佛說經已 靜室入禪定 是諸沙彌等

各各坐法座 宣揚助法化 廣度諸眾生
 是諸聞法者 常與師俱生 其有住聲聞
 漸教以佛道 我在十六數 曾亦為汝說
 以是本因緣 今說法華經 譬如險惡道
 迥絕多毒獸 又復無水草 人所怖畏處
 無數千萬眾 欲過此險道 其路甚曠遠
 經五百由旬 時有一導師 強識有智慧
 明了心決定 在險濟眾難 眾人皆疲倦
 而白導師言 我等今頓乏 於此欲退還
 導師作是念 此輩甚可愍 如何欲退還
 而失大珍寶 尋時思方便 當設神通力
 化作大城郭 莊嚴諸舍宅 周而有園林
 慰眾言勿懼 汝等入此城 各可隨所樂
 諸人既入城 心皆大歡喜 皆生安隱想
 自謂已得度 導師知息已 集眾而告言
 汝等當前進 此是化城耳 汝今勤精進
 當共至寶所 我亦復如是 為一切導師
 見諸求道者 中路而懈廢 不能度生死
 煩惱諸險道 故以方便力 為息說涅槃
 言汝等苦滅 所作皆已辦 既知到涅槃

皆得阿羅漢 爾乃集大眾 為說真實法

諸佛方便力 分別說三乘 唯有一佛乘

息處故說二 今為汝說實 汝所得非滅

為佛一切智 當發大精進 汝證一切智

十力等佛法 具三十二相 乃是真實滅

諸佛之導師 為息說涅槃 既知是息已

引入於佛慧

爾時千二百阿羅漢心自在者作是念我等

歡喜得未曾有若世尊各見授記如餘大弟

子者不亦快乎佛知此等心之所念而說偈

言

僞陳如比丘 當見無量佛 過阿僧祇劫

乃成等正覺 其五百比丘 次第當作佛

同號曰普明 轉次而授記 餘諸聲聞眾

亦當復如是 其不在此會 汝等為宣說

爾時五百阿羅漢於佛前得授記已歡喜踊

躍即從座起到於佛前頭面禮足悔過自責

世尊譬如有人至親友家醉酒而臥是時親

友官事當行以無價寶珠繫其衣裏與之而

去其人醉臥都不覺知起已遊行到於他國

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艱難若少有所得 便以為足於後親友會遇見之而作是言咄

哉丈夫何為衣食乃至如是我昔欲令汝得

安樂五欲自恣於某年月日以無價寶珠繫

汝衣裏今故現在而汝不知勤苦憂惱以求

自活甚為癡也汝今可以此寶貿易所須常

可如意無所乏短佛亦如是為菩薩時教化

我等令發一切智心而尋廢忘不知不覺今

者世尊覺悟我等今乃知實是菩薩得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以是因緣甚大歡

喜得未曾有 爾時佛告藥王菩薩摩訶薩

我所說經典無量千萬億已說今說當說而

於其中此法華經最為難信難解藥王此經

是諸佛祕要之藏不可分布妄授與人而此

經者如來現在猶多怨嫉况滅度後藥王當

知如來滅後其能當持讀誦供養為他人說

者如來則為以衣覆之又為他方現在諸佛

之所護念藥王譬如有人渴之須水於彼高

原穿鑿求之猶見乾土知水尚遠施功不已

轉見濕土遂漸至泥其心決定知水必近苦

薩亦復如是若未聞未解未能修習是法華

經當知是人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遠

若得聞解思惟修習必知得近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菩薩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皆屬此經此經開方便門示真實

相是法華經藏深固幽遠無人能到今佛教

化成就菩薩而為開示若聲聞人聞是經驚

疑怖畏當知是為增上慢者藥王若有善男

子善女人如來滅後欲為四眾說是法華經

者云何應說是善男子善女人入如來室著

如來衣坐如來座爾乃應為四眾廣說斯經

如來室者一切眾生中大慈悲心是如來衣

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安

住是中然後以不懈怠心為諸菩薩及四眾

廣說是法華經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

偈言

欲捨諸懈怠 應當聽此經 不聞法華經

去佛智甚遠 若人說此經 應入如來室

著於如來衣 而坐如來座 處眾無所畏

廣為分別說 大慈悲為室 柔和忍辱衣

諸法空為座 處此為說法 若人具是德
或為四眾說 空處讀誦經 皆得見我身
諸佛護念故 速得菩薩道

爾時佛前有七寶塔高五百由旬從地涌出
住在空中種種寶物而莊校之四面皆出多
摩羅跋栴檀之香充徧世界爾時寶塔中出
大音聲歎言善哉善哉釋迦牟尼世尊能以
平等大慧教菩薩法佛所護念妙法華經為
大眾說如是如是釋迦牟尼世尊如所說者
皆是真實爾時有菩薩摩訶薩名大樂說知
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心之所疑而白佛
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寶塔從地涌出又於
其中發是音聲佛告大樂說菩薩此寶塔中
有如來全身乃往過去東方無量千萬億阿
僧祇世界國名寶淨彼中有佛號曰多寶其
佛行菩薩道時作大誓願若我成佛滅度之
後於十方國上有說法華經處我之塔廟為
聽是經故涌現其前為作證明爾時釋迦牟
尼佛即從座起住虛空中一切四眾起立合
掌一心觀佛於是釋迦牟尼佛以右指開七

寶塔戶出大音聲如却關輪開大城門即時
一切眾會皆見多寶如來於寶塔中坐師子
座全身不散如入禪定時多寶佛於寶塔中
分半座與釋迦牟尼佛而作是言釋迦牟尼
佛可就此座即時釋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坐

其半座結跏趺坐爾時大眾見二如來在七
寶塔中師子座上結跏趺坐各作是念佛坐
高遠惟願如來以神通力令我等輩俱處虛
空即時釋迦牟尼佛以神通力接諸大眾皆
在虛空以大音聲普告四眾誰能於此娑婆
國土廣說妙法華經佛欲以此妙法華經付
囑有在而說偈言

聖主世尊 雖久滅度 在寶塔中
尚為法求 諸人云何 不勤為法
彼佛本願 我滅度後 在所往
常為聽法 令法久住 故來至此
共有能護 此經法者 則為供養
我及多寶 諸善男子 各諦思惟
此為難事 宜發大願 諸餘經典
數如恒沙 雖說此等 未足為難

於我滅後 若能奉持 如斯經典
是則為難 我為佛道 於無量土
從始至今 廣說諸經 而於其中
此經第一 若有能持 則持佛身
如是之人 諸佛所歎 是則勇猛

是則精進 是名持戒 行頭陀者
則為疾得 無上佛道
於時下方多寶世尊所從菩薩名曰智積白
多寶佛當還本土釋迦牟尼佛告智積曰善
男子且待須臾此有菩薩名文殊師利可與
相見論說妙法爾時文殊師利坐千葉蓮華
從於大海娑竭羅龍宮自然涌出至於佛所
頭面敬禮二世尊足修敬已畢智積問言仁
往龍宮所化眾其數幾何文殊師利言其
數無量非口所宜且待須臾自當證知所言
未竟無數菩薩坐寶蓮華從海涌出諸靈鷲
山住在虛空此諸菩薩皆是文殊師利之所
化度文殊師利謂智積曰於海教化其事如
是我於海中唯常宣說妙法華經智積問言
此經甚深微妙諸經中寶願有眾生勤加精

進修行此經速得佛不文殊師利言有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得陀羅尼諸佛所說甚深祕藏悉能受持深入禪定了達諸法於利那頌發菩提心得不退轉言論未訖時龍王女忽現於前頭面禮敬以偈讚曰

深達罪福相 徧照於十方 微妙淨法身 具相三十二 以八十種好 用莊嚴法身 天人所戴仰 龍神咸恭敬 一切衆生類 無不宗奉者 又聞成菩提 唯佛當證知 我聞大乘教 度脫苦衆生

時舍利弗語龍女言汝謂不久得無上道是事難信爾時龍女有一寶珠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持以上佛佛即受之龍女謂智積菩薩尊者舍利弗言我獻寶珠世尊納受是事疾不答言甚疾女言以汝神力觀我成佛復速

於此當時衆會皆見龍女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具菩薩行即往南方無垢世界坐寶蓮華成等正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普為十方一切衆生演說妙法爾時娑婆世界三千衆生住不退地三千衆生發菩提心而得受記智

積菩薩及舍利弗一切衆會默然信受 爾時世尊視八十萬億那由他諸菩薩摩訶薩是諸菩薩皆是阿惟越致轉不退法輪得諸陀羅尼即從座起至於佛前一心合掌敬順佛意并欲自滿本願而發誓言世尊我等於如來滅後周旋往反十方世界能令衆生書寫此經受持讀誦解說其義如法修行惟願世尊在於他方遙見守護即時諸菩薩俱同發聲而說偈言

惟願不爲慮 於佛滅度後 恐怖惡世中 我等當廣說 有諸無智人 惡口罵詈等 及加刀杖者 我等皆當忍 惡世中比丘 邪智心詭曲 未得謂爲得 我慢心充滿 或有阿練若 納衣在空閒 自謂行真道 輕賤人間者 貪著利養故 常念世俗事

假名阿練若 排謗說我惡 我等敬佛故 皆當忍受之 濁劫惡世中 多有諸恐怖 我不愛身命 但惜無上道 當著忍辱鎧 護持佛所囑 諸聚落城邑 其有求法者 我皆到其所 說佛所囑法 我是世尊使

處衆無所畏 我當善說法 願佛安隱住 我於世尊前 諸來十方佛 發如是誓言 佛自知我心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甚爲難有敬順佛故發大誓願世尊於後惡世云何能說是經佛言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有持是法華經者於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於非菩薩人中生大悲心隨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是法華經於無量國中乃至名字不可得聞何况得見受持讀誦文殊師利譬如強力轉輪聖王欲以威勢降伏諸國王見兵衆戰有功者即大歡喜隨功賞賜或與田宅聚落城邑或與衣服嚴身之具或與種種珍寶金銀唯誓中明珠不以與之所以者何獨王頂上有此一珠如見兵衆有大功者心甚歡喜而乃與之如來亦復如是以禪定智慧力得法國王於三界而諸魔王不肯順伏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其有功者心亦歡喜於四衆中爲說諸經賜以禪定解脫無漏

根力諸法之財又復賜與涅槃之城言得滅
度引導其心令皆歡喜而不為說是法華經
文殊師利此法華經諸佛如來秘密之藏諸
經最上長夜守護不妄宣說始於今日乃與
汝等而敷演之爾時他方國土諸來菩薩

佛二

十

摩訶薩同白佛言世尊若聽我等於佛滅後
在此娑婆世界勤加精進護持讀誦是經願
於此土而廣說之爾時佛告諸菩薩摩訶薩
眾止善男子不須汝等護持此經所以者何
我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恒河沙等菩薩摩訶
薩一一菩薩各有六萬恒河沙眷屬是諸人
等能於我滅後護持讀誦廣說此經佛說是
時娑婆世界三千大千國土地皆振裂而於
其中有無量千萬億菩薩摩訶薩同時涌出
是諸菩薩皆是大眾唱導之首各將六萬恒
河沙眷屬共詣虛空七寶妙塔向二世尊頭
面禮足以種種讚法而讚於佛如是時間經
五十小劫是時釋迦牟尼佛默然而坐及諸
四眾亦皆默然五十小劫佛神力故令諸大
眾謂如半日爾時彌勒菩薩及諸菩薩眾皆

作是念我等從昔已來未見未聞如是大菩
薩摩訶薩眾從地涌出住世尊前時彌勒菩
薩摩訶薩合掌向佛以偈問曰

無量千萬億 大眾諸菩薩 是從何所來
以何因緣集 巨身大神通 智慧叵思議

佛二

三

所將諸眷屬 如恒河沙等 此大菩薩眾
誰為其說法 教化而成就 修習何佛道
我於此眾中 乃不識一人 無量德世尊
惟願決眾疑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彌勒菩薩善哉善哉阿
逸多汝等當共一心被精進道發堅固意如
來今欲顯發宣示諸佛智慧諸佛自在神通
之力諸佛師子奮迅之力諸佛威猛大勢之
力阿逸多是諸大菩薩摩訶薩無量無數阿
僧祇從地涌出汝等昔所未見者是我於娑
婆世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教化示
導此諸菩薩調伏其心令發道意是諸善男
子等皆於是娑婆世界之下虛空中住不樂
在眾多有所說常樂靜處勤行精進未曾休
息亦不依止人天而住常樂深智無有障礙

亦常樂於諸佛之法一心精進求無上慧爾
時彌勒菩薩及無數諸菩薩等心生疑或怪
未曾有而作是念云何世尊於少時間教化
如是無量無邊阿僧祇諸大菩薩令住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即白佛言世尊佛轉法輪

已來始過四十餘年云何於此少時教化如
是無量無邊諸佛所植諸善根成就菩薩道譬
如有人年當少壯指百歲人言是我子其百
歲人亦指年少言是我父生育我等世所難
信佛亦如是世尊得佛未久乃能作此大功
德事我等雖信佛所出言未曾虛妄佛所知
者皆悉通達然諸新發意菩薩於佛滅後若
聞是語或不信受而起破法罪業因緣唯願
世尊宣示解說爾時佛告諸菩薩及一切大
眾諸善男子汝等當信解如來誠諦之語譬
如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抹為微塵過於
東方五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乃下一
塵如是東行盡是微塵諸善男子於意云何
是諸世界可得思惟校計知其數不彌勒善

薩等俱白佛言世尊是諸世界無量無邊非算數所知亦非心力所及一切聲聞辟支佛以無漏智不能思惟知其限數爾時佛告大菩薩眾諸善男子今當分明宣語汝等我成佛已來復過於此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自從是來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亦於餘處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國導利眾生處處自說名字不同年紀大小亦復現言當入涅槃然我實成佛已來久遠若斯但以方便教化眾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說諸善男子如來所演經典皆為度脫眾生或說已身或說他身或示已身或示他身或示已事或示他事諸所言說皆實不虛所以者何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以諸眾生有種種性種種欲種種行種種憶想分別故欲令生諸善根以若干因緣譬喻言辭種種說法所作佛事未曾暫廢如是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

劫常住不滅諸善男子我本行菩薩道所成壽命今猶未盡復倍上數然今非實滅度而便唱言當取滅度如來以是方便教化眾生所以者何若諸佛久住於世間薄德之人不種善根貪著五欲入於憶想妄見網中若見如來常在不滅便起憍恣而懷厭念不生難遭之想恭敬之心愈起色見聲求之妄念益執緣聚假合之幻身是故如來大慈方便說言當知諸佛出世難可值遇百千萬億劫或有見佛或不見者令諸眾生聞如是語生難遭想心懷戀慕渴仰於佛便種善根是故如來雖不實滅而言滅度譬如良醫智慧聰達明練方藥善治眾病其人多諸子息以有事緣遠至餘國詣子於後飲他毒藥藥發悶亂宛轉于地是時其父還來歸家詣子飲毒或失本心或不夫者遙見其父皆大歡喜拜跪問訊善安隱歸我等愚癡誤服毒藥願見救療更賜壽命父子等苦惱如是依諸經方求好藥草色香美味皆悉具足搗篩和合與子令服而作是言此大良藥色香美味皆悉

具足汝等可服速除苦惱無復眾患其諸子中不失心者見此良藥色香俱好即便服之病盡除愈餘失心者見其父來雖亦歡喜同訊求索治病然與其藥而不肯服所以者何毒氣深入失本心故父作是念此子可愍為毒所中心皆顛倒我今當設方便令服此藥三即作是言汝等當知我今衰老死時已至是好良藥今留在此汝可取服勿憂不差作是教已復至他國遣使通告汝父已死是時諸子聞父背喪自惟孤露無復恃怙常懷悲感心遂醒悟乃知此藥色香美味即取服之毒病皆愈諸善男子於意云何頗有人能說此良醫虛妄過不也世尊佛言我亦如是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自我得佛來 所經諸劫數 無量百千萬
 億載阿僧祇 為度眾生故 方便現涅槃
 而實不滅度 常住此說法 以方便力故
 現有滅不滅 餘國有眾生 恭敬信樂者
 我復於彼中 為說無上法 汝等不聞此
 但謂我滅度 於阿僧祇劫 常在靈鷲山

衆生見劫盡 大火所燒時 我此土安隱
天人常充滿 園林諸堂閣 種種寶莊嚴
寶樹多華果 衆生所遊樂 我智力如是
慧光照無量 壽命無數劫 久修業所得
汝等有智者 勿於此生疑

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阿逸多其有衆
生聞佛壽命長遠如是乃至能生一念信解
所得功德無有限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爲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於八十萬億那由
他劫行五波羅密以是功德比前功德百分

千分百千萬億分不及其一若有聞佛壽命
長遠解其言趣是人所得功德無有限量能
起如來無上之慧若聞是經若教人聞若自
持若教人持若自書若教人書是人功德無
量無邊能生一切種智爾時世尊欲重宣此
義而說偈言
若我滅度後 能奉持此經 斯人福無量
如上的所說 况復持此經 兼布施持戒
忍辱樂禪定 不瞋不惡口 恭敬於塔廟
謙下諸比丘 遠離自高心 常思惟智慧

有問難不瞋 隨順爲解說 若能行是行
功德不可量 若見此法師 成就如是德
頭面接足禮 生心如佛想 不久詣道樹
得無漏無爲 廣利諸人天 應種種供養
其所住止處 乃至說一偈 是中應起塔
莊嚴令妙好 佛子住此地 則是佛受用
常在於其中 經行及坐臥

爾時佛告常精進菩薩摩訶薩若善男子善
女人受持是法華經若讀若誦若解說若書
寫是人當得六根清淨即說偈言
若於大衆中 以無所畏心 說是法華經
汝聽其功德 是人得八百 功德殊勝眼
以是莊嚴故 其目甚清淨 父母所生眼
悉見三千界 其中諸衆生 一切皆悉見
雖未得天眼 肉眼力如是

父母所生耳 清淨無濁穢 以此常耳聞
三千世界聲 遙聞是衆聲 而不壞耳根
持是法華者 雖未得天耳 但用所生耳
功德已如是
是人鼻清淨 於此世界中 若香若臭物

種種悉聞知 在在方世尊 聚衆而說法
衆生在佛前 聞經皆歡喜 如法而修行
聞香悉能知 雖未得菩薩 無漏法生鼻
而是持經者 先得此真相
是人舌根淨 終不受惡味 以深淨妙聲
於大衆說法 以諸因緣喻 引導衆生心
諸佛及弟子 聞其說法音 常念而守護
或時爲現身

若持法華者 其身甚清淨 如彼淨琉璃
衆生皆喜見 又如淨明鏡 悉見諸色像
菩薩於淨身 皆見世所有 唯獨自明了
餘人所不見 雖未得無漏 法性之妙身
以清淨常體 一切於中現

是人意清淨 明利無濁穢 以此妙意根
知上中下法 乃至聞一偈 通達無量義
以持法華故 悉知諸法相 隨義識次第
達名字語言 此人有所說 皆是先佛法
以演此法故 於衆無所畏 持法華經者
意根淨若斯
爾時佛告得大勢菩薩摩訶薩乃往古昔過

無量劫有佛名威音王如來爾時有一菩薩比丘名常不輕得大勢以何因緣名常不輕是比丘凡見四眾皆悉禮拜讚歎而作是言我深敬汝等不敢輕慢所以者汝等皆行菩薩道當得作佛而是比丘不專讀誦經典但行禮拜乃至遠見四眾亦復故往禮拜讚歎而作是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是比丘聞威音王佛先所說法華經悉能受持即得如上眼根清淨耳鼻舌身意根清淨得是六根清淨已更增壽命二百萬億那由他歲廣為人說是法華經於四眾中說法心無所畏得大勢是常不輕菩薩摩訶薩於後復值千萬億佛亦於諸佛法中說是經典功德成就當得作佛 爾時世尊於文殊師利等一切眾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上至梵世一切毛孔放於無量無數色光皆悉徧照十方世界於時十方世界通達無礙如一佛土爾時佛告上行等菩薩大眾諸佛神力如是無量無邊不可思議若我以是神力於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為燭累故說此

經功德猶不能盡以要言之如來一切所有之法如來一切自在神力如來一切祕要之藏如來一切甚深之事皆於此經宣示顯說若有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如說修行若經卷所住之處即是道場諸佛於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佛於此轉於法輪諸佛於此而般涅槃爾時釋迦牟尼佛從法座起現大神力以右手摩無量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言我於無量百千萬億阿僧祇劫修習是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付囑汝等汝等應當一心沈布此法廣令增益令一切眾生普得聞知所以者何如來有大慈悲無諸慳吝亦無所畏能與眾生佛之智慧如來智慧自然智慧如來是一切眾生之大施主汝等亦應隨學如來之法勿生慳吝汝等若能如是則為已報諸佛之恩時諸菩薩摩訶薩聞佛作是說已皆大歡喜益加恭敬合掌向佛俱發聲言如世尊勸當具奉行唯然世尊顯不有慮 爾時釋迦牟尼佛放大人相肉髻光明及放

眉間白毫相光徧照東方八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諸佛世界過是數已有世界名淨光莊嚴其國有佛號淨華宿王智如來國中有一菩薩名曰妙音久已植眾德本供養親近無量百千萬億諸佛而悉成就甚深智慧得妙幢相三昧法華三昧淨德三昧智印三昧集一切功德三昧清淨三昧神通遊戲三昧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淨光明三昧得如是等百千萬億恒河沙等諸大三昧釋迦牟尼佛光照其身即白淨華宿王智佛言世尊我當往詣娑婆世界禮拜親近供養釋迦牟尼佛於是妙音菩薩不起於座身不動搖而入三昧以三昧力即來詣此娑婆世界耑闍崛山到已下七寶臺以寶瓔珞持至釋迦牟尼佛所頭面禮足奉上瓔珞而白佛言世尊淨華宿王智佛問訊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四大調和不世事可忍不眾生易度不所化眾生無多貪欲曠志愚癡嫉妬慳慢者不無不孝父母不敬沙門邪見不善心不攝五情者不眾生能降伏諸魔怨不世

尊我今欲見多寶佛身惟願世尊示我令見
爾時釋迦牟尼佛語多寶佛是妙音菩薩欲
得相見時多寶佛告妙音菩薩善哉善哉汝能
為供養釋迦牟尼佛及聽法華經并見文殊
師利等故來至此爾時華德菩薩白佛言世

尊是妙音菩薩種何善根修何功德有是神
力佛告華德汝但見妙音菩薩其身在此而
是菩薩現種種身處處為諸衆生說是經典
是菩薩以若干智慧明照娑婆世界令一切
衆生各得所知於十方恆河沙世界中亦復

如是若應以聲聞形得度者現聲聞形而為
說法應以辟支佛形得度者現辟支佛形而
為說法應以菩薩形得度者現菩薩形而為
說法應以佛形得度者即現佛形而為說法
如是種種隨所應度而為現形乃至應以滅
度而得度者三示現滅度華德妙音菩薩摩訶
薩成就大神通智慧之力其事如是 爾時
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
而作是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以何因緣名觀
世音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無量百

千萬億衆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
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
脫無盡意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
種種形遊諸國土度脫衆生是故汝等應當
一心供養觀世音菩薩是觀世音菩薩摩訶
薩於怖畏急難之中能施無畏是故此娑婆
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爾時無盡意菩薩
以偈問曰

世尊妙相具 我今重問彼 佛子何因緣
名為觀世音 具足妙相尊 偈答無盡意
汝聽觀音行 善應諸方所 弘誓深如海
歷劫不思議 侍多千億佛 發大清淨願
我為汝略說 聞名及見身 心心不空過
能滅諸有苦 假使與害意 推落大火坑
念彼觀音力 火坑變成池 或漂流巨海
龍魚諸鬼難 念彼觀音力 波浪不能沒
或在須彌峰 為人所推墮 念彼觀音力
如日虛空住 或被惡人逐 墮落金剛山
念彼觀音力 不能損一毛 或值克賊繞
各執刀加害 念彼觀音力 咸即起慈心

或遭王難苦 臨刑欲壽終 念彼觀音力
刀尋段段壞 或因禁枷鎖 手足被杻械
念彼觀音力 釋然得解脫 咒詛諸毒藥
所欲害身者 念彼觀音力 還著於本人
或遇惡羅刹 毒龍諸鬼等 念彼觀音力
時悉不敢害 若惡獸圍繞 利牙爪可怖
念彼觀音力 疾走無邊方 蚊蛇及蝮蠍
氣毒烟火然 念彼觀音力 尋聲自迴去
雲雷鼓掣電 降雹澍大雨 念彼觀音力
應時得消散 衆生被困厄 無量苦逼身

觀音妙智力 能救世間苦 具足神通力
廣修智方便 十方諸國土 無刹不現身
種種諸惡趣 地獄鬼畜生 生老病死苦
以漸悉令滅 真觀清淨觀 廣大智慧觀
悲觀及慈觀 常願常瞻仰 無垢清淨光
慧日破諸闇 能伏災風火 普明照世間
悲體戒雷震 慈意妙大雲 澍甘露法雨
滅除煩惱蝕 靜訟經官處 怖畏軍陣中
念彼觀音力 衆冤悉退散 妙音觀世音
梵音海潮音 勝彼世間音 是故須常念

念念勿生疑 觀世音淨聖 於苦惱死厄
能為作依怙 具一切功德 慈眼視眾生
福聚海無量 是故應頂禮

爾時藥王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
佛而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有能受

世三

世五

持法華經者若讀誦通利若書寫經卷得幾
所福佛告藥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養八
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諸佛於汝意云何
其所得福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佛言若善男
子善女人能於是經乃至受持一四句偈讀

誦解義如說修行功德倍多 爾時普賢菩

薩白佛言世尊我於寶威德上王佛國遙聞

此娑婆世界說法華經與無量無邊百千萬

億諸菩薩眾共來聽受惟願世尊當為說之

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如來滅後云何能得是

法華經佛告普賢菩薩若善男子善女人成

就四法於如來滅後當得是法華經一者為

諸佛護念二者植眾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

者發救一切眾生之心善男子善女人如是

成就四法於如來滅後必得是經如是之人

不復貪著世樂不好外道經書手筆具正憶
念有福德力是人為三毒所惱亦不為嫉
妬我慢邪慢增上慢所惱是人少欲知足能

修普賢之行普賢若有人見受持讀誦法華

經者應作是念此人不久當詣道場破諸魔

世二

世五

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法輪擊法鼓
吹法螺雨法雨當坐天人大眾中師子法座
上是人須貪著衣服臥具飲食養生之物
所願不虛亦於現世得其福報說是經時恒
河沙等無量無邊菩薩得百千萬億旋陀羅

尼大會大眾皆大歡喜受持佛語作禮而去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十二

大般涅槃經之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拘施那城力士生地阿利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與大比丘八十億百千人俱前後圍繞二月十五日大覺世尊將欲涅槃一切衆生見聞是已

心大憂愁同時舉聲悲啼號哭嗚呼慈父痛哉苦哉舉手拍頭椎胸叫喚 聖慧日明從今永滅無上法船於斯沉沒嗚呼痛哉世間大苦

爾時會中有優婆塞名曰純陀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悲泣墮淚頂禮佛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復起禮佛而說偈言

佛如優曇華	值遇生信難	遇已種善根
永滅惡道苦	芥子投針鋒	佛出難於星
佛不染世法	如蓮華處水	善斷有頂種
永度生死流	生世爲人難	值佛世亦難
以知佛世尊	欲入於涅槃	高聲唱是言
世間無調御	不應捨衆生	應視如一子

如來在僧中 演說無上法 如須彌寶山 安處於大海 佛智能善斷 我等無明闇 猶如日出時 除雲光普照 是諸衆生等 悉爲生死轉 以是故世尊 應長衆生信 爲斷生死苦 久住於世間

佛告純陀如汝所說佛出世難如優曇華值佛生信亦復甚難佛臨涅槃最後施食能具足檀倍復甚難汝今純陀莫大愁苦應生踴躍喜自慶幸得值最後供養如來成就具足檀波羅密不應講佛久住於世汝今當觀諸佛境界悉皆無常諸行性相亦復如是即爲純陀而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	生者皆歸死	壽命雖無量
要必當有盡	夫盛必有衰	合會有別離
無有法常者	一切皆遷動	流轉無休息
三界皆無常	諸有無有樂	故我不貪著
離欲善思惟	而證於真實	究竟斷有者
今日當涅槃	我度有彼岸	已得過諸苦
是故於今日	純受上妙樂	以是因緣故
證無戲論邊	永斷諸纏縛	今日入涅槃

我無老病死 壽命不可盡 我今入涅槃 猶如大火滅 純陀汝不應 思量如來義 當觀如來性 猶如須彌山 我今正涅槃 受持第一樂 諸佛法如是 不應復啼哭 於是純陀復白佛言如來不欲久住於世我當云何而不啼泣苦哉苦哉世間空虛唯願世尊憐愍我等及諸衆生久住於世勿般涅槃佛告純陀汝今不應發如是言憐愍我故久住於世我以憐愍汝及一切是故今欲入於涅槃何以故諸佛法爾有爲亦然是故諸佛所說偈曰

有爲之法 其性無常 生已不住 寂滅爲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莫如凡夫憂愁啼哭當勤精進繫心正念復說偈言

汝等當開意	不應大愁苦	諸佛法皆爾
是故當默然	樂不放逸行	守心正憶念
遠離諸非法	慰意受歡樂	
復次比丘若有疑惑今皆當問若空不空若常無常若苦非苦若依非依若去不去若歸		

非歸若恒非恒若斷非斷若衆生非衆生若有若無若實不實若真不真若滅不滅若密不密若二不二如是等種種法中有所疑者今應諮問我當隨願爲汝斷之亦當爲汝先說甘露然後乃當入於涅槃諸比丘佛出世

難人身難得值佛生信是事亦難能忍難忍是亦復難成就禁戒具足無缺得阿羅漢果是事亦難如求金沙優曇鉢華汝諸比丘離於八難得人身難汝等過我不應空過我於往昔種種苦行今得如是無上方便爲汝等故無量劫中捨身手足頭目髓腦是故汝等不應放逸汝等比丘云何莊嚴正法寶城具足種種功德珍寶戒定智慧爲塿塿塿汝今遇是佛法寶城不應取此虛偽之物譬如商主遇真實城取諸瓦礫而便還家汝亦如是值遇寶城取虛偽物汝諸比丘勿以下心而生知足汝等今者雖得出家於此大乘不生貪慕汝諸比丘身雖得服袈裟染衣其心猶未得染大乘清淨之法汝諸比丘雖行乞食經歷多處初未曾乞大乘法食汝諸比丘

雖除鬚髮未爲正法除諸結使汝諸比丘今當真實教勅汝等我今現在大衆和合如來法性真實不倒是故汝等應當精進攝心勇猛摧諸結使十力慧日既滅沒已汝等當爲無明所覆諸比丘譬如大地諸山藥草爲衆生用我法亦爾出生妙善甘露法味而爲衆生種種煩惱病之良藥我今當令一切衆生及以我子四部之衆悉皆安住秘密藏中我亦復當安住是入於涅槃何等名爲秘密之藏猶如入字三點若並則不成伊縱亦不成如摩薩首羅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點若別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異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爲衆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爾時諸比丘聞佛世尊定當涅槃涕淚盈目稽首佛足白佛言世尊我等常修習無我之想如佛所說一切諸法無我我所世尊我等不但修無我想亦更修習其餘諸想所謂苦想無常等想世尊譬如人醉其心眩眩見諸山河日月皆悉迴

轉世尊若有不修苦無常想無我等想如是之人不名爲聖多諸放逸流轉生死爾時佛告諸比丘言諦聽諦聽汝向所引醉人喻者但知文字未達其義何等爲義如彼醉人見上日月實非迴轉生迴轉想衆生亦爾爲諸煩惱無明所覆生顛倒心我計無我常計無常淨計不淨樂計爲苦以爲煩惱之所覆故雖生此想不達其義如彼醉人於非轉處而生轉想我者即是佛義常者是法身義樂者是涅槃義淨者是法義汝等比丘云何而言有我想者憍慢貢高流轉生死汝等若言我亦修習無常苦想無我想是三種修無有實義我今當說勝三修法苦者計樂樂者計苦是顛倒法無常計常常計無常是顛倒法無我計我我計無我是顛倒法不淨計淨淨計不淨是顛倒法有如是等四顛倒法是人不知正修諸法汝諸比丘於苦法中生於樂想於無常中生於常想於無我中生於我想於不淨中生於淨想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間亦有常樂我淨世間法者有字無義出世間

者有字有義何以故世間之法有四顛倒故不知義所以者何有想顛倒心倒見倒以三倒故世間之人樂中見苦常見無常我見無我淨見不淨是名顛倒以顛倒故世間知字而不知義何等為義無我者名為生死我者名為如來無常者聲聞緣覺常者如來法身若者一切外道樂者即是涅槃不淨者即有為法淨者諸佛菩薩所有正法是名不顛倒以不倒故知字知義若欲遠離四顛倒者應知如是常樂我淨 汝等比丘當知如來為大醫王出現於世降伏一切外道邪醫故唱是言無我無人衆生壽命養育知見作者受者比丘當知是諸外道所言我者如虫食木偶成字耳是故如來於佛法中唱言無我為調衆生故為知時故說是無我有因緣故亦說有我猶如良醫善知於乳是藥非藥非如凡夫所計吾我凡夫愚人所計我者或有說言大如姆指或如芥子或如微塵如來說我悉不如是是故說言諸法無我實非無我何者是實若法是實是真長常是主是依性不

變易是名為我如彼大醫善解乳藥如來亦爾為衆生故說諸法中真實有我汝等四衆應當如是修習是法

佛告迦葉如來長壽於諸壽中最上最勝所得常法於諸常中最為第一如八大河及諸小河悉入大海迦葉如是一切人中天上地及虛空壽命大河悉入如來壽命海中是故如來壽命無量復次迦葉譬如阿耨達池出四大河如來亦爾出一切命迦葉譬如一切諸常法中虛空第一如來亦爾於諸常中最為第一迦葉如諸藥中醍醐第一如來亦爾於衆生中壽命第一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壽命若如是者應住一劫若減一劫常宣妙法如澍大雨佛言迦葉汝今不應於如來所生滅盡想迦葉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乃至外道五通神仙得自在者若住一劫若減一劫經行空中坐臥自在若欲住壽能得如意於壽命中修短自住如是五通尚得如是隨意神力况如來於一切法得自在力而當不能住壽半劫若一劫若百

劫若百千劫若無量劫以是義故當知如來是常住法不變易法如來此身是變化身非雜食身為度衆生示同毒樹是故現捨入於涅槃迦葉當知佛是常法不變易法汝等於第一義中應勤精進一心修習既修習已廣為人說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出世之法與世間法有何差別如佛言曰佛是常法不變易法世間亦說梵天是常自在天常無有變易我常性常微塵亦常若言如來是常法者如來何故不常現耶若不常現有何差別何以故梵天乃至微塵世性亦不現故佛告迦葉譬如長者多有諸牛色雖種種同共一羣付放牧人令逐水草但為醍醐不求乳酪彼牧牛者構已而食長者命終所有諸牛悉為羣賊之所抄掠賊得牛已無有婦女即自構將得而食之爾時羣賊各相謂言彼大長者畜養此牛不期乳酪但為醍醐我等今者當設何方而得之耶夫醍醐者名為世間第一上味我等無器設使得乳無安置處復共相謂唯有皮囊可以盛之雖有盛處不知鑽

搖蕩猶難得况復生酥爾時諸賊以醍醐故加之以水以水多故乳酪醍醐一切俱失凡夫亦爾雖有善法皆是如來正法之餘何以故如來世尊入涅槃後盜竊如來遺餘善法若戒定慧如彼諸賊劫掠羣牛諸凡夫人雖復得是戒定智慧無有方便不能解說以是義故不能獲得常戒常定常慧解脫如彼羣賊不知方便喪失醍醐如彼羣賊為醍醐故加之以水凡夫亦爾為解脫故說我眾生壽命士夫梵天自在天微塵世性戒定智慧及與解脫非想非非想天即是涅槃實亦不得解脫涅槃如彼羣賊不得醍醐是諸凡夫有少梵行供養父母以是因緣得生天上受少安樂如彼羣賊加水之乳而是凡夫實不知因修少梵行供養父母得生天上又不能知戒定智慧歸依三寶以不知故但說常樂我淨雖復說之而實不知是故如來出世之後乃為演說常樂我淨 迦葉諸善男子善女人常當繫心修此二字佛是常住迦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修此二字當知是人隨我所

行至我至處善男子若有修習如是二字為滅相者當知如來則於其人為般涅槃善男子涅槃義者即是諸佛之法性也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法性者其義云何夫法性者即是捨身捨身者名無所有若無所有身云何存身若存者云何而言身有法性身有法性云何得存我今云何當知是義佛言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說滅是法性夫法性者無有滅也善男子譬如無想天成色陰而無色想不應問言是諸天等云何而住歡娛受樂云何行想云何見聞善男子如來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不應說言如來身者是滅法也善男子如是滅法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及汝今不應思量如來何處住何處行何處見何處樂如是之義亦非汝等之所知及諸佛法身種種方便不可思議復次善男子應當修習佛法及僧而作常想是三法者無有異想無無常想無變異想若於三法修異想者當知是輩清淨三歸則無依處所有禁戒皆不具足終不能證聲聞

緣覺菩提之果若能於是不可思議修常想者則有歸處善男子譬如因樹則有樹影如來亦爾有常法故則有歸處非是無常若言如來是無常者如來則非諸天世人所歸依處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譬如闇中有樹無影佛言迦葉汝不應言有樹無影但非肉眼之所見耳如來亦爾其性常住是不變異無智慧眼不能得見如彼闇中不見樹影凡夫之人於佛滅後說言如來是無常法亦復如是若言如來異法僧者則不能成三歸依處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今當學如來法僧不可思議既自學已亦當為人廣說是義若有諸人不能信受當知是輩久修無常如是之人我當為其而作霜雹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汝今善能護持正法如是護法不欺於人以不欺人善業緣故而得長壽善知宿命 世尊復告迦葉善男子如來身者是常住身不可壞身金剛之身非雜食身即是法身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如是等身我悉不見唯見無常破壞微塵雜

食等身何以故如來欲入於涅槃故佛言迦
葉汝今莫謂如來之身不堅可壞如凡夫身
善男子汝今當知如來之身無量億劫堅牢
難壞非人天身非恐怖身非雜食身如來之
身非身是身不生不滅不習不修無量無邊
無有足跡無知無形畢竟清淨無有動搖無
受無行不住不作無味無雜非是有為非業
非果非行非滅非心非數不可思議常不可
議無識離心亦不離心其心平等無有亦有
無有去來而亦去來不破不壞不斷不絕不
出不滅非主亦主非有非無非覺非親非宇
非不宇非定非不定不可見了了見無處亦
處無宅亦宅無間無明無有寂靜而亦寂靜
是無所有不受不施清淨無垢無諍斷諍住
無住處不取不墮非法非非法福田非不
福田無盡不盡離一切盡是空離空離不常
住而亦常住非念念滅無有垢濁無字離字
非聲非說亦非修習非稱非量非一非異非
像非相諸相莊嚴非勇非畏無寂不寂無熱
不熱不可親見無有相貌如來度脫一切衆

生無度脫故能解衆生無有解故覺了衆生
無覺了故如實說法無有二故不可思量無
等等故平如虛空無有形貌同有生性不斷
不常非合非散非長非短非陰入界亦陰入
界如來之身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無有知者
無不知者無有見者無不見者非有為非無
為非世非不世非作非不作非依非不依非
身非不身不可宣說除一法相不可算數般
涅槃時不般涅槃如來法身皆悉成就如是
無量微妙功德迦葉唯有如來乃知是相非
諸聲聞緣覺所知迦葉如來真身功德如是
云何復得諸疾患若危脆不堅如坏器乎如
來所以示病苦者為欲調伏諸衆生故善男
子汝今當知如來之身即金剛身汝從今日
常當專心思惟此義莫念食身亦當為人說
如來身即是法身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
如是如是誠如聖教如來常住不壞無有變
異我今善學亦當為人廣宣是義佛讚善哉
善哉如來身者即是金剛不可壞身菩薩應
當如是善學正見正知若能如是了了知見

即是見佛金剛之身不可壞身如於鏡中見
諸色像佛告迦葉是經名為大般涅槃如諸
藥中醍醐第一善治衆生熱惱亂心是大涅
槃為最第一譬如甜酥八味具足大般涅槃
亦復如是八味具足云何為八一者常二者
徧三者安四者清涼五者不老六者不死七
者無垢八者快樂是為八味具足八味是故
名為大般涅槃若諸菩薩摩訶薩等安住是
中復能處處示現涅槃是故名為大般涅槃
迦葉善男子善女人若欲於此大般涅槃而
涅槃者當如是學如來常住法僧亦然 爾
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世
尊有秘密藏是義不然何以故諸佛世尊唯
有密語無有密藏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
子如汝所言如來實無秘密之藏何以故如
秋滿月處空顯露清淨無翳人皆親見如來
之言亦復如是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
解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譬如有人
多積金銀至無量億其心慳吝不肯惠施拯
濟貧窮如是積聚乃名祕藏如來不爾於無

邊劫積聚無量妙法珍寶心無慳吝常以惠施一切眾生云何當言如來祕藏善男子譬如長者唯有一子以愛念故晝夜殷勤教其半字而不教誨毘伽羅論何以故以其幼稚力未堪故如是長者於是子所有祕藏不若有瞋心嫉妬慳吝乃名為藏如來無有瞋心嫉妬云何名藏善男子彼大長者謂如來也所言一子者謂一切眾生如來視於一切眾生猶如一子教一子者謂聲聞弟子半字者謂九部經毘伽羅論者所謂方等大乘經典以諸聲聞無有慧力是故如來為說半字九部經典而不為說毘伽羅論方等大乘如彼長者子既長大堪任讀學若不為說毘伽羅論可名為藏若諸聲聞有堪任力能受大乘毘伽羅論如來祕藏不為說者可言如來有祕藏如來不爾今為演說毘伽羅論所謂如來常存不變復次善男子譬如夏月與大雲雷降注大雨令諸農夫下種之者多獲果實不下種者無所克獲無所獲者非龍王咎而此龍王亦無所藏我今如來亦復如是降

大法雨大涅槃經若諸眾生種善子者得禁芽果無善子者則無所獲無所獲者非如來咎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涅槃佛性決定如來是一義者云何說言有三歸依佛告迦葉一切眾生怖畏生死故求三歸以三歸故則知佛性決定涅槃善男子有法名一義異有法名義俱異名一義異者佛常法常比丘僧常涅槃虛空皆亦是常是為名一義異名義俱異者佛名為覺法名不覺僧名和合涅槃名解脫虛空名非善亦名無礙是為名義俱異善男子三歸依者亦復如是名義俱異云何為一是我告摩訶波闍波提憍曇彌莫供養我當供養僧若供養僧則得具足供養三歸摩訶波闍波提即答我言求僧之中無佛無法云何說言供養眾僧則得具足供養三歸我復告言汝隨我語則供養佛為解脫故即供養法眾僧受者則供養僧善男子是故三歸不得為一善男子如來或時說一為三說三為一如是之義諸佛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迦葉復言如佛所說畢竟安

樂名涅槃者是義云何夫涅槃者捨身捨智若捨身智誰當受樂佛言善男子如來畢竟遠離二十五有永得涅槃安樂之處不可動轉無有盡滅斷一切受名無受樂如是無受名為常樂若言如來有受樂者無有是處是故畢竟樂者即是涅槃涅槃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迦葉復言不生不滅是解脫耶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不生不滅即是解脫如是解脫即是如來迦葉復言若不生不滅是解脫者虛空之性亦無生滅亦是如來如來性即是解脫佛告迦葉善男子是事不然如迦蘭伽鳥及命鳥其聲清妙寧可同於鳥鵲音不也世尊鳥鵲之聲比命鳥鳥百千萬倍不可為此迦葉復言迦蘭伽等其聲微妙身亦不同如來云何比之鳥鵲無異菩薩比須彌山佛與虛空亦復如是迦蘭伽聲可喻佛聲不可以喻鳥鵲之音爾時佛讚迦葉菩薩善哉善哉汝今善解甚深難解如來有時以因緣故引彼虛空以喻解脫如是解脫即是如來真解脫者一切人天無

能為匹而此虛空實非其喻為化眾生故以
虛空非喻為喻當知解脫即是如來如來之
性即是解脫解脫如來無二無別善男子非
喻者如無比之物不可引喻有因緣故可得
引喻如經中說面貌端正猶月盛滿白象鮮
潔猶如雪山滿月不得即同於面雪山不得
即是白象善男子不可以喻喻真解脫為化
眾生故作喻耳以諸譬喻知諸法性皆亦如
是 善男子以是因緣我說種種方便譬喻
以喻解脫雖以無量阿僧祇喻而實不可以
喻為比或有因緣亦可喻說或有因緣不可
喻說是故解脫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以如是
等無量功德成就滿故名大涅槃迦葉菩薩
白佛言世尊我今始知如來至處為無有盡
處若無盡當知壽命亦應無盡佛言善哉善
哉善男子汝今善能護持正法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欲斷煩惱諸結縛者當作如是護持
正法 復次善男子聲聞緣覺於諸煩惱而
生怖畏學大乘者都無恐懼學大乘有如
是力以是因緣先所方便說者為欲令彼證

聞緣覺調伏諸魔非為大乘是大涅槃微妙
經典不可消伏甚奇甚特若有聞者聞已信
受能信如來是常住法如是之人甚為希有
如優曇華我涅槃後若有得聞如是大乘微
妙經典生信敬心當知是等於未來世百千
億劫不墮惡道 若復有人能信如是大乘
經典本所受形雖復羸陋以經功德即便端
正威顏色力日更增多常為人天之所樂見
恭敬愛戀情無捨離國王大臣及家親屬聞
其所說悉皆敬信若我聲聞弟子之中欲行
第一希有事者當為世間廣宣如是大乘經
典善男子譬如霧露勢雖欲住不過日出日
既出已消滅無餘是諸眾生所有惡業亦復
如是住世勢力不過得見大涅槃日是日既
出悉能除滅一切惡業 迦葉菩薩白佛言
世尊善哉善哉如來所說真實不虛我當頂
受譬如金剛珍寶異物如佛所說是諸比丘
當依四法何等為四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
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十三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十四

機四

大般涅槃經之二

佛告迦葉我般涅槃七百歲後諸魔波旬漸當沮壞我之正法譬如獵師身服法衣魔王波旬亦復如是作比丘像比丘尼像優婆塞像優婆夷像亦復化作須陀洹身乃至化作阿羅漢身及佛色身魔王以此有漏之形作無漏身壞我正法我於往昔八十億劫常離一切不淨之物少欲知足威儀成就善修如來無上法藏亦自定知身有佛性是故我今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名為佛有大慈悲如是經律是佛所說若有不能隨順是者是魔眷屬若能隨順是大菩薩復有說言無四波羅夷十三僧殘二不定法三十捨墮九十一墮四懺悔法衆多學法七滅諍等無偷蘭遮五逆等罪及一闍提若有比丘犯如是等墮地獄者外道之人悉應生天何以故諸外道等無戒可犯是故如來示現怖人故說斯戒若言佛說我諸比丘若欲行淫應捨法服著俗衣裳然後行淫復應生念淫欲

因緣非我過答如來在世亦有比丘習行淫欲得正解脫或命終後生於天上古今有之非獨我作或犯四重或犯五戒或行一切不淨律儀猶故而得真正解脫如來雖說犯突吉羅如切利天日月歲數八百萬歲墮在地獄是亦如來示現怖人言波羅夷至突吉羅輕重無差是諸律師妄作此言言是佛制必定當知非佛所說如是言說是魔經律若復說言於諸戒中若犯小戒乃至微細當受苦報無有齊限如是知已防護自身如龜藏穴如是之人真我弟子若有律師復作是言凡所犯戒都無罪報如是之人不應親近如佛所說若過一法是名妄語不見後世無惡不造是故不應親近是我佛法中清淨如是况復有犯偷蘭遮罪或犯僧殘及波羅夷而非罪耶是故應當深自防護如是等法若不守護更以何法名為精修我於經中亦說有犯四波羅夷乃至微細突吉羅等應當苦治衆生若不護持禁戒云何當得見於佛性一切衆生雖有佛性要因持戒然

後乃見因見佛性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九部經中無方等經是故不說有佛性也經雖不說當知實有若作是說當知是人真我弟子迦葉菩薩自佛言世尊如上所說一切衆生有佛性者九部經中所未曾聞如其說有云何不犯波羅夷耶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說實不毀犯波羅夷也善男子譬如有人說言大海唯有七寶無八種者是人無罪若有說言九部經中無佛性者亦復無罪何以故我於大乘大智海中說有佛性二乘之人所不知見是故說無不得罪也如是境界諸佛所知非是聲聞緣覺所及善男子若人聞如來甚深秘密藏者云何當知有佛性耶何等名為秘密之藏所謂方等大乘經典有諸外道或說我常或說我斷如來不爾亦說有我亦說無我是名中道若有說言佛說中道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煩惱覆故不知不見是故應當勤修方便斷煩惱若有能作如是說者當知是不犯四重若不能作如是說者是則名為犯波羅夷若有說言我已成

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以有佛性故有佛性者必定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緣我今已得成就菩提當知是人則名為犯波羅夷罪何以故雖有佛性以未修習諸善方便是故未見以未見故不能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以是義故佛法甚深不可思議 善男子所言苦者不名聖諦若有不知如來甚深境界常住不變微密法身謂是食身非是法身不知如來道德威力是名為苦何以故以不知故法見非法非法見法輪轉生死多受苦惱若有能知如來常住無有變異真是修苦多所利益若不知者雖復勤修無所利益是名知苦名苦聖諦若人不能如是修習是名為苦非苦聖諦若集諦者於真法中不生真知受不淨物能以非法言是正法若有深知不壞正法以是因緣得生天上及正解脫若有不知苦集諦處而言正法無有常住悉是滅法以是因緣於無量劫流轉生死受諸苦惱若能知法常住不異是名知集名集聖諦若人不能如

是修習是名為集非集聖諦苦滅諦者若有修習學空法是為不善何以故滅一切法故壞於如來真法滅故作是修學是名修空若言修空是滅諦者一切外道亦修空法應有滅諦若有說言有如來藏雖不可見若能滅除一切煩惱亦乃得入若發此心一念因緣於諸法中而得自在若有修習如來密藏無我空寂如是之人於無量世在生死中流轉受苦若有不作如是修者雖有煩惱疾能滅除何以故因知如來祕藏故是名苦滅聖諦若能如是修習滅者是我弟子若有不能作如是修是名空修非滅聖諦道聖諦者所謂佛法僧寶及正解脫有諸眾生顛倒心言無佛法僧及正解脫生死流轉猶如幻化修習是見以此因緣輪轉三有久受大苦若能發心見於如來常住無變法僧解脫亦復如是乘此一念於無量世自在果報隨意而得何以故我於往昔以四倒故非法計法受於無量惡業果報我今已滅如是見故成佛正覺是名道聖諦若有人言三寶無常修習

是見是虛妄修非道聖諦若修是法為常住者是我弟子真見修習四聖諦法 善男子謂四倒者於非苦中生於苦想非樂中生於樂想名曰顛倒無常常想常常想是名顛倒無我想我想無我想是名顛倒淨不淨想不淨淨想是名顛倒亦是則名為四種顛倒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從今日始得正見世尊自是之前我等悉名邪見之人世尊二十有五有我不也佛言善男子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切眾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如是我義從本以來常為無量煩惱所覆是故眾生不能得見如貧女人舍內多有真金之藏家人大小無有知者時有異人善知方便即於其家掘出真金之藏女人見已心生歡喜善男子眾生佛性亦復如是為諸煩惱之所覆蔽不能得見如來今日普示眾生諸覺寶藏所謂佛性真金藏者即是佛性也善男子如來為度一切救諸眾生修無我法如是修已永斷我心入於涅槃為除世間諸妄見故示現出過世間法故復示世間計我虛妄非真

實故修無我法清淨身故為修空故說言諸法悉無有我今說如來藏比丘不應生怖應自分別如來祕藏不得有 我諸弟子不知親近善知識故修學無我亦復不知無我之處尚自不知無我真性况復能知有我真性善男子如來如是說諸眾生皆有佛性喻如良醫示彼力士額中金剛寶珠是諸眾生為諸無量億煩惱等之所覆蔽不識佛性若盡煩惱爾時乃得證知了了如彼力士於明鏡中見其寶珠如來祕藏如是無量不可思議復次善男子譬如雪山有一味藥名曰樂味其味極甜在深叢下人無能見有人聞香即知其地當有是藥過去往世有轉輪王於此雪山為此藥故在在處處造作木甯以按是藥是藥熟時從地流出集木甯中其味真正王既歿已其後是藥或酢或鹹或甜或苦或辛或淡如是一味隨其流處有種種異是藥真味停留在山猶如滿月凡人薄福難以鏤斷加功困苦而不能得復有聖王出現於世以福因緣即得是藥真正之味善男子

如來祕藏其味亦爾為諸煩惱叢林所覆無明眾生不能得見一味藥者喻如佛性以煩惱故出種種味 如是佛性終不可斷性若可斷無有是處如我性者即是如來祕密之藏如是祕藏一切無能沮壞燒滅雖不可壞然不可見若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乃證知 善男子方等經者猶如甘露亦如毒藥即說偈言
如是大乘典 亦名雜毒藥 如酥醍醐等
及以諸石蜜 服消則為藥 不消則為毒
方等亦如是 智者為甘露 愚不知佛性
服之則成毒 迦葉汝今當 善分別三歸
如是三歸性 則是我之性 若能諦觀察
我性有佛性 當知如是人 得入秘密藏
知我及我所 是人已出世 佛法三寶性
無上第一尊 如我所說偈 其性義如是
迦葉菩薩白佛言佛性如是不可思議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亦不可思議爾時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成就深利智慧我今當更善為汝說入如來藏若我住者即是常

法不離於苦若無我者修行淨行無所利益若言諸法皆無有我即是即斷見若言我住即是常見若言一切行無常者即是斷見諸行常者復是常見若言苦者即是斷見若言樂者復是常見修一切法常者墮於斷見修一切法斷者墮於常見修常斷者要因斷常以是義故修餘法苦者皆名不善修餘法樂者則名為善修餘法無我者是諸煩惱分修餘法常者是則名曰如來祕藏所謂涅槃無有窟宅修餘法無常者即是財物修餘法常者謂佛法僧及正解脫當知如是佛法中道遠離二邊而說真法 若言有者智不應染若言無者即是妄語若言有者不應默然亦復不應戲論評訟但求了知諸法真性凡夫之人戲論評訟不解如來微密藏故若說於苦愚人便謂身是無常說一切苦復不能知身有樂性 有智之人應當分別不應盡言一切無常何以故我身即有佛性種子若說無我凡夫當謂一切佛法悉無有我智者應當分別無我假名不實如是知已不應生疑若

言如來祕藏空寂凡夫聞之生斷滅見有智之人應當分別如來是常無有變易若言解脫喻如幻化凡夫當謂得解脫者即是磨滅有智之人應當分別人中師子雖有去來常住不變若言無明因緣諸行凡夫之人聞已

分別生二法想明與無明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諸行因緣識者凡夫謂二行之與識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十善十惡可作不可作善道惡道白法黑法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應修一切法若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一切行無常如來祕藏亦是無常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若言一切法無我如來祕藏亦無有我凡夫謂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我與無我性無有二如來祕藏其義如是不可稱計無量無邊諸佛所讚我今於是一切功德成就經中皆悉說已善男子我與無我性相無二汝應如是受

持頂戴善男子汝亦應當堅持憶念如是經典如我先於摩訶般若波羅密經中說我無我無有二相如因乳生酪因酪得生酥因生酥得熟酥因熟酥得醍醐如是酪性為從乳生為從自生從他生耶乃至醍醐亦復如是

當知酪性從因緣有不得定言乳中無有酪相離乳而有無有是處善男子明與無明亦復如是若與煩惱諸結俱者名為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為明是故我言無有二相以是因緣我先說言雪山有草名曰肥膩牛若食者即成醍醐衆生薄福不見是草佛性亦爾煩惱覆故衆生不見譬如大海雖同一鹹其中亦有上妙之水味同於乳喻如雪山雖復成就種種功德多生諸藥亦有毒草諸衆生身亦復如是雖有四大毒蛇之種其中亦有妙藥天王所謂佛性非是作法但為煩惱客塵所覆若利利婆羅門毘舍首陀能斷除者即見佛性成無上道譬如虛空震雷起雲一切象牙上皆生華若無雷震華則不生衆生佛性亦復如是常為一切煩惱所

覆不可得見是故我說衆生無我若得聞是大般涅槃微妙經典則見佛性如象牙花雖聞契經一切三昧不聞是經不知如來微妙之相如無雷時象牙上華不可得見聞是經已即知一切無量衆生皆有佛性以是義故說大涅槃名為如來祕密之藏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有能習學是大涅槃微妙經典當知是人能報佛恩真佛弟子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是佛性者云何甚深難見難入佛言善男子如百盲人為治目故造詣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篋抉其眼膜以一指示問言見不盲人答言我猶未見復以二指三指示之乃言少見善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如來未說亦復如是無量菩薩雖具足行諸波羅密乃至十住猶未能見所有佛性如來既說即便少見是菩薩摩訶薩既得見已成作是言甚奇世尊我等流轉無量生死常為無我之所惑亂善男子如是菩薩位階十地尚不了知見佛性何況聲聞緣覺之人能得見耶 善男子今日如來所說真我名曰佛性

若有凡夫能善說者即是隨順無上佛法若有善能分別隨順宣說是者當知即是菩薩相貌所有種種異論咒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說非外道說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鳥有二種一名迦隣提二名鴛鴦遊止共俱不相捨離是苦無常無我等法亦復如是不得相離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是苦無常無我如彼鴛鴦迦隣提鳥佛言善男子異法是我異法無我譬如稻米異於麻麥麻麥復異豆粟甘蔗如是諸種從其萌芽乃至葉華皆是無常果實成熟人受用時乃名為常何以故性真實故世尊如是等物若是常者同如來耶佛言善男子汝今不應作如是說何以故若言如來如須彌山劫壞之時須彌崩倒如來爾時豈同壞耶善男子一切諸法唯除佛性涅槃更無一法而是常者直以世諦言果實常 復次善男子譬如菴羅樹其華始數名無常相若成果實多所利益乃名為常如是善男子雖修一切契經諸定未聞如

是大涅槃經時咸言一切悉是無常聞是經已雖有煩惱如無煩惱即能利益一切人天何以故曉了自身有佛性故是名為常 復次善男子譬如眾流皆歸大海一切契經諸定三昧皆歸大乘大涅槃經何以故究竟善說有佛性故是故我言異法是常異法無常乃至無我亦復如是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已離憂悲毒箭何故稱言如來憂悲佛言善男子無想天者名為無想若無想者則無壽命若無壽命云何而有陰界諸入以是義故無想天壽不可說言有所住處譬如樹神依樹而住不得定言依枝依節依莖依葉雖無定所不得言無無想天壽亦復如是善男子佛法亦爾甚深難解如來實無憂悲若惱而於眾生起大慈悲現有憂悲視諸眾生如羅睺羅復次善男子無想天中所有壽命唯佛能知非餘所及乃至非想非非想處亦復如是迦葉如來之性清淨無染猶如化身何處當有憂悲苦惱若言如來無憂悲者云何能利一切眾生弘廣佛法若言無者云何

而言等視眾生如羅睺羅若不等視如羅睺羅如是之言則為虛妄以是義故佛不可思議法不可思議眾生佛性不可思議無想天壽不可思議如來有憂及以無憂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譬如空中舍宅佛言微塵不可住立若言舍宅不因空住無有是處以是義故不可說舍住於虛空不住虛空凡夫之人雖復說言舍住虛空而是虛空實無所住何以故性無住故心亦如是不可說言住陰界入及以不住無想天壽亦復如是如來憂悲亦復如是若無憂悲云何說言等視眾生如羅睺羅若言有者復云何言性同虛空 是故如來名無礙智示現幻化隨順世間凡夫肉眼謂是真實而欲盡知如來無礙無上智者無有是處有憂無憂唯佛能知以是因緣異法有我異法無我是名鴛鴦迦隣提鳥性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眾生得涅槃者名第一樂佛言善男子如我所說諸行和合名為老死 謹慎不放逸 是處名甘露 放逸不謹慎

是名為死句 若不放逸者 則得不死處
如其放逸者 常趣於死路

若放逸者名有為法是為法為第一若若
不放逸者則名涅槃彼涅槃者名為甘露第
一最樂 復次善男子譬如有人見月不現

皆言月沒而作沒想而此月性實無沒也轉
現他方彼處衆生復謂月出而此月性實無
出也其月常生性無出沒如來應正徧知亦
復如是出於三千大千世界或閻浮提示有
父母衆生皆謂如來生於閻浮提內或閻浮

提示現涅槃而如來性實無涅槃而諸衆生
皆謂如來實般涅槃喻如月沒善男子如來
之性實無生滅為化衆生故示生滅 復次
善男子譬如陰闇日月不現愚夫謂言日月
失沒而是日月實不失沒如來正法滅盡之

時三寶現沒亦復如是非為永滅是故當知
如來常住無有變易何以故三寶真性不為
諸垢之所染故出無佛世衆生皆謂如來真
實滅度生憂悲想而如來身實不滅沒如彼
日月無有滅沒復次善男子譬如日出衆霧

悉除此大涅槃微妙經典亦復如是出與於
世若有衆生一經耳者悉能滅除一切諸惡
無間罪業是大涅槃甚深境界不可思議善
說如來微密之性以是義故諸善男子善女

人等應於如來生常住心無有變易正法不
斷僧寶不滅是故應當多修方便勤學是典
是人不久當得成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故此經名為無量功德所成亦名菩提不
可窮盡 復次善男子譬如閻夜諸所管作
一切皆息若未訖者要待日明學大乘者雖

修契經一切諸定要待大乘大涅槃日開於
如來微密之教然後乃能造菩提業安住正
法猶如天雨潤益增長一切諸種成就果實
悉除饑饉多受豐樂如來祕藏無量法雨亦
復如是是經出世如彼果實多所利益安樂

一切能令衆生見於佛性如法華中八千聲
聞得受記荊成大果實如秋收冬藏更無所
作 如是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經無量
無數不可思議未曾有也當知即是無上良
醫最尊最勝衆經中王譬如大船從海此岸

至於彼岸復從彼岸還至此岸如來應正徧
知亦復如是乘大涅槃大乘寶船周旋往返
濟度衆生在在處處有應度者悉令得見如
來之身以是義故如來名曰無上船師譬如

有船則有船師以有船師則有衆生渡於大
海如來常住化度衆生亦復如是 復次善
男子譬如金師得好真金隨意造作種種諸
器如來亦爾於二十五有悉能示現種種色
身為化衆生拔生死故是故如來名無邊身
雖復示現種種諸身亦名常住無有變易

善男子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於我滅後有諸
衆生不能恭敬無有威德何以故是諸衆生
不知如來微密藏故所以者何以是衆生薄
福德故復次善男子如來正法將欲滅盡爾
時多有行惡比丘不知如來微密之藏懶惰

懈怠不能讀誦宣揚分別如來正法譬如癡
賊棄捨真寶擔負草蕪不解如來微密藏故
於是經中懈怠不勤哀哉大險當來之世甚
可怖畏苦哉衆生不動聽受是大乘典大涅
槃經唯諸菩薩摩訶薩等能於是經取真寶

義不著文字隨順不逆為眾生說復次善男子如牧牛女為欲賣乳貪多利故加二分水轉賣與餘牧牛女人彼女得已復加二分轉復賣與近城女人彼女得已復加二分轉復賣與城中女人彼女得已復加二分詣市賣之雖復無味於苦味中十倍為勝何以故乳之為味諸味中最勝善男子我涅槃後正法未滅餘八十年爾時是經於閻浮提當廣流布是時當有諸惡比丘抄掠是經分作多分能滅正法色香美味是諸惡人雖復讀誦如是經典滅除如來深密要義安置世間莊嚴文飾無義之語抄前著後抄後著前前後著中著前後當知如是諸惡比丘是魔伴黨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而言如來悉聽我畜如牧牛女多加水乳諸惡比丘亦復如是雜以世語錯定是經令多眾生不得正說正為正取尊重讚歎供養恭敬是惡比丘為利養故不能廣宣流布是經所可分流少不足言如彼牧牛貪窮女人展轉賣乳乃至成糜而無乳味是大乘典大涅槃經亦復如是展轉薄

淡無有氣味雖無氣味猶勝餘經足一千倍何以故是大乘典大涅槃經於聲聞經最為上首喻如牛乳味中最勝以是義故名大涅槃復次善男子如來常為一切眾生而作父母所以者何一切眾生種種形類二足四足多足無足佛以一音而為說法彼彼異類各自得解各各歡言如來今日為我說法以是義故名為父母復次善男子如人生子始十六月雖復語言未可解了而彼父母欲教其語先同其音漸漸教之是父母語可不正耶善男子諸佛如來亦復如是隨諸眾生種種音聲而為說法為今安住於正法故隨所應見而為示現種種形像如來如是同彼語言言可不正耶如來所說如師子吼隨順世間種種音聲而為眾生演說妙法爾時世尊從面門放種種色光明照純陀身純陀遇已與諸大眾各持供養至於佛前爾時三千大千世界莊嚴微妙猶如西方安樂國土純陀憂悲悵快重白佛言唯願如來猶見哀愍住壽一劫若減一劫佛告純陀汝欲令我久住

世者宜當速奉最後具足檀波羅密是時天人阿修羅等啼泣悲歎而作是言如來今日已受我等最後供養受供養已當般涅槃我等當復更供養誰我今永離無上調御首無眼目爾時世尊為欲慰喻一切大眾而說偈言
 汝等莫悲歎 諸佛法應爾 我入於涅槃 已經無量劫 常受最勝樂 永處安隱處 汝今至心聽 我當說涅槃 令諸一切眾 咸得安隱樂 汝聞應修行 諸佛法常住 如來視一切 猶如羅睺羅 常為眾生尊 云何永涅槃 假使一切眾 一時成佛道 遠離諸過患 爾乃入涅槃 以是故汝等 應深樂正法 不應生憂惱 號泣而啼哭 若欲自正行 應修如來常 常觀如是法 長存不變易 三寶皆常住 四眾應善聽 聞已應歡喜 即發菩提心 若能計三寶 常住同真諦 此則是諸佛 最上之誓願 爾時大眾以種種物供養佛已世尊與文殊師利迦葉菩薩及以純陀而受記別受記別

已說如是言諸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逸
我今欲臥汝等文殊當為四部廣說大法今
以此法付囑於汝乃至迦葉阿難等來復當
付囑如是正法爾時如來說是語已為欲調
伏諸眾生故現身有疾右脅而臥如彼病人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已免一切
疾病患苦悉除無復怖畏如是種種身心諸
病諸佛世尊悉無復有今日如來何緣顧命
文殊師利而作是言我今背痛汝等當為大
眾說法世尊實無有病云何默然右脅而臥
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常作是願願令眾生
永斷諸病得成如來金剛之身又願一切無
量眾生作妙藥王斷除一切諸惡重病又願
眾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退轉速
得成就無上佛藥銷除一切煩惱毒箭又願
眾生勤修精進成就如來金剛之身作微妙
藥療治眾病又願眾生得入如來智慧大藥
微密法藏世尊菩薩如是已於無量百千萬
億那由他劫發是誓願令諸眾生悉無復病
何緣如來乃於今日唱言有病 此闍浮提

有諸愚人當作是念如來正覺必當涅槃生
滅盡想復為外道九十五種之所輕慢生無
常想彼諸外道當作是言不如我等以我性
常自在時節微塵等法而為常住無有變易
沙門嬰無常所遷是變易法以是義故世
尊今日不應默然右脅而臥 如來世尊有
大智慧照明一切人中之龍具大威德成就
神通無上仙人永斷疑網已拔毒箭進止安
詳威儀具足得無所畏今者何故右脅而臥
令諸人天憂愁苦惱 爾時世尊大悲熏心
知諸眾生各各所念將欲隨順畢竟利益即
從卧起結跏趺坐顏貌熙怡如融金聚面目
端嚴猶月盛滿形容清淨無諸垢穢放大光
明充徧虛空其光大盛過百千日照於東方
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諸佛世界惠施眾生大
智之炬悉令得滅無明黑闇令百千億那由
他眾生安止不退菩提之心 爾時佛告迦
葉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具足如是甚
深微妙智慧不為一切諸魔外道之所破壞
汝已安住不為一切諸邪惡風之所傾動汝

今成就樂說辯才已曾供養過去無量恒河
沙等諸佛世尊是故能問如來正覺如是之
義善男子我於往昔無量無邊億那由他百
千萬劫已除病根永離倚卧 迦葉我今實
無一切疾病所以者何諸佛世尊久已遠離
一切病故迦葉是諸眾生不知大乘方等密
教便謂如來真實有疾 迦葉我今言病亦
是如來祕密之教是故顧命文殊師利吾今
背痛汝等當為四眾說法迦葉如來正覺實
無有病右脅而卧亦不畢竟入於涅槃迦葉
是大涅槃即是諸佛甚深禪定如是禪定非
是聲聞緣覺行處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十四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十五

機五

大般涅槃經之三

爾時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應於是大涅槃經專心思惟聖行梵行常當修習復有如來行所謂大乘大涅槃經迦葉云

何菩薩摩訶薩佛五所修聖行菩薩摩訶薩若從

聲聞若從如來得聞如是大涅槃經聞已生

信心已應作如是思惟諸佛世尊有無上道

有大正法大眾正行復有方等大乘經典我

今當為愛樂貪求大乘經故捨離所愛妻子

眷屬剃除鬚髮服三法衣既出家已奉持禁

戒威儀不缺進止安詳無所觸犯乃至小罪

心生怖畏護戒之心猶如金剛善男子譬如

有人帶持浮囊欲渡大海爾時海中有一羅

刹即從其人乞索浮囊其人聞已即作是念

我今若與必定沒死答言羅刹汝寧殺我浮

囊四得羅刹復言汝若不能全與我者見惠

其半是人猶故不肯與之羅刹復言汝若不

能惠我半者幸願與我三分之一是人不肯

羅刹復言若不能者當施手許是人不肯羅

刹復言汝今若復不能與我如手許者我今

飢窮眾苦所逼願當濟我如微塵許是人復

言汝今所索誠復不多然我今日方當渡海

不知前途近遠如何若與汝者氣當漸出大

海之難何由得過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護持

禁戒亦復如是如彼渡人護惜浮囊菩薩如

是護戒之時常有煩惱諸惡羅刹語菩薩言

汝當信我終不相欺但破禁戒令汝安隱得

入涅槃菩薩爾時應作是言我今寧持如是

禁戒隨阿鼻獄終不毀犯而生天上菩薩摩

訶薩於是諸戒律中護持堅固心如金剛受

持如是諸禁戒已作是願言寧以此身投於

熾然猛火深坑終不毀犯過去未來現在諸

佛所制禁戒 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復

作是願寧以熱鐵周巾纏身終不敢以破戒

之身受於信心佛五檀越衣服復作是願寧以此

口吞熱鐵丸終不敢以毀戒之口食於信心

檀越飲食復作是願寧卧此身大熱鐵上終

不敢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牀卧敷具

復作是願我寧以身受三百鉞終不敢以毀

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醫藥復作是願寧以

此身投熱鐵鑊不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檀

越房舍屋宅復作是願寧以鐵鎚打碎此身

從頭至足令如微塵不以破戒受諸利利婆

羅門居士恭敬禮拜復次善男子菩薩摩訶

薩復作是願寧以熱鐵挑其兩目不以染心

視他好色復作是願寧以鐵錐徧耳攪刺不

以染心聽好音聲復作是願寧以利刀割去

其鼻不以染心貪嗅諸香復作是願寧以利

刀割裂其舌不以染心貪著美味復作是願

寧以利斧斬斫其身不以染心貪著諸觸何

以故以是因緣能令行者墮於地獄畜生餓

鬼是名菩薩護持禁戒菩薩摩訶薩護持如

是諸禁戒已悉以施於一切眾生以是因緣

願令眾生護持禁戒得清淨戒善戒不缺戒

不垢戒大乘戒不退戒隨順戒畢竟戒具足

成就波羅密戒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持如

是清淨戒時即得住於初不動地云何名不

動地菩薩住是不動地中不動不墮不退不

散譬如須彌山旋嵐猛風不能令動墮落退

散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不爲色聲香味觸所動不墮地獄畜生餓鬼不退聲聞辟支佛地不爲異見邪風所散而作邪命善男子又不動者不爲貪欲恚癡所動又不墮者不墮四重又不退者不退戒還俗又不散者不爲違逆大乘經者之所散壞亦復不爲諸煩惱魔之所傾動不爲陰魔所墮乃至坐於道場菩提樹下雖有天魔不能令其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復不爲死魔所散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修習聖行善男子云何名爲聖行聖行者佛及菩薩之所行故故名聖行以何等故名佛菩薩爲聖人也如是等人有聖法故常觀諸法性空寂故以是義故故名聖人有聖戒故復名聖人有聖定慧故故名聖人有七聖財所謂信戒慙愧多聞智慧捨離故故名聖人有七聖覺故故名聖人是以義故復名聖行 復次迦葉又有聖行所謂四聖諦苦集滅道是名四聖諦迦葉苦者逼迫相集者能生長相滅者寂滅相道者大乘相復次善男子苦者現相集者

轉相滅者除相道者能除相復次善男子苦者有三相苦苦相行苦相壞苦相集者二十五有滅者滅二十五有道者修戒定慧復次善男子有漏法者有二種有因有果無漏法者亦有二種有因有果有漏果者是則名苦有漏因者則名爲集無漏果者則名爲滅無漏因者則名爲道復次善男子八相名苦所謂生苦苦老苦苦死死苦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盛陰苦能生如是八苦法者是名爲集無有如是八法之處是名爲滅十力四無所畏三念處大悲是名爲道 迦葉三界受身無不有生老不必定是故一切生爲根本迦葉世間衆生顛倒覆心貪著生相厭患老死迦葉菩薩不爾觀其初生已見過患迦葉如有女人相好莊嚴入一人舍主人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乃功德大天我所至處能令其家財寶豐盈主人歡喜恭敬禮拜更見門外一女衣貌陋垢主人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名黑闇我所行處能令其人財寶耗散主人聞已持刀驅逐女人答言汝甚愚癡

無有智慧汝舍內者即是我姊我常與姊進止共俱汝若驅我亦當逐彼主人入問功德天言實是我妹我與此妹行住不離隨所住處我常作好彼常作惡我爲利益彼爲衰損若愛我者亦應愛彼若見恭敬亦應敬彼主人即言若此好惡我俱不用各隨意去是時二女相將還其所止迦葉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願生天以生當有老病死故是以俱棄憎無愛心凡夫愚人不知老病死等過患是故愛憎生死二法譬如毒樹根亦能殺莖亦能殺皮華果實惡亦能殺善男子二十五有受生之處所受五陰亦復如是一切能殺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五盛陰苦是義不然何以故如佛往昔告釋摩男若色苦者一切衆生不應求色若有求者則不名苦如佛告諸比丘有三種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如佛先爲諸比丘說若有人能修行善法則得受樂又如佛說於善道中六觸受樂眼見好色是則爲樂耳鼻舌身意思好法亦復如是世尊如諸經中所說樂相其義

如是如佛今說云何當與此義相應 佛告迦葉善哉善哉善能諮問如來是義善男子一切眾生於下苦中橫生樂想是故我今所說苦相與本不異猶如有人當受千罰受一下已即得脫者是入爾時便生樂想是故當知於無樂中妄生樂想迦葉言世尊彼人不知以下生於樂想以得脫故而生樂想迦葉是故我昔為釋摩男說五陰中樂實不虛也迦葉有三受三苦三受者所謂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三苦者所謂苦苦行苦壞苦善男子苦受者名為三苦所謂苦苦行苦壞苦餘二受者所謂行苦壞苦善男子以是因緣生死之中實有樂受苦薩摩訶薩以苦樂性不相捨離是故說言一切皆苦善男子生死之中實無有樂但諸佛菩薩隨順世間說言有樂世尊諸佛菩薩若隨俗說是虛妄不如佛所說修行善者則受樂報持戒安樂身不受苦乃至眾事以辦是為最樂如是等經所說樂受是虛妄不佛言善男子如上所說諸受樂者即是菩提道之根本亦能長養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先於經中說是樂相 善男子諸凡夫人有苦無諦聲聞緣覺有苦有苦諦而無真實諸菩薩等解苦無苦是故無苦而有真諦諸凡夫人有集無諦聲聞緣覺有集有集諦諸菩薩等解集無集是故無集而有真諦聲聞緣覺有滅非真菩薩摩訶薩有滅有真諦聲聞緣覺有道非真菩薩摩訶薩有道有真諦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見滅見滅諦所謂斷除一切煩惱若煩惱斷則名為常滅煩惱火則名寂滅煩惱滅故則得受樂諸佛菩薩求因緣故故名為淨更不復受二十五有故名出世以出世故名為我常於色聲香味觸男女生住滅苦樂不苦不樂不取相貌故名畢竟寂滅真諦善男子是四聖諦諸佛世尊次第說之以是因緣無量眾生得度生死爾時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尊所說世諦第一義諦其義云何世尊第一義中有世諦不世諦之中有第一義不如其有者即是一諦如其無者將非如來虛妄說耶佛言善男

子世諦者即第一義諦世尊若爾者則無二諦善男子有善方便隨順眾說有二諦善男子若隨言說則有二種一者世法二者出世法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義諦世人知者名為世諦善男子五陰和合稱言某甲凡夫眾生隨其所稱是名世諦解陰無有某甲名字離陰亦無某甲名字出世之人如其性相而能知之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或復有法有名有實或復有法有名無實有名無實者即是世諦有名有實者是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若燒若割若死若壞是名世諦無燒無割無死無壞是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有八苦相名為世諦無生無老無病無死無愛別離無怨憎會無求不得無五盛陰是名第一義諦言實諦者名曰真法善男子若法非真不名實諦實諦者無有顛倒無顛倒者乃名實諦善男子實諦者無有虛妄若有虛妄不名實諦實諦者名曰大乘非大乘者不名實諦實諦者是佛所說非魔所說善男子實諦者一道清淨無有二也善男子

有常有樂有我淨是則名為實諦之義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以真實為實諦者真實之法即是如來虛空佛性若如是者如來虛空及與佛性無有差別佛告文殊師利有苦有諦有實有集有諦有實有滅有諦有實

第五

有道有諦有實善男子如來非苦非諦是實虛空非苦非諦是實佛性非苦非諦是實文殊師利所言苦者為無常相是可斷相是為實諦如來之性非苦非無常非可斷相是故為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所言

集者能令五陰和合而生亦名為苦亦名無常是可斷相是為實諦善男子如來非是集性非是陰因非可斷相是故為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善男子所言滅者名煩惱滅亦常無常二乘所得名曰無常諸佛所得是則名常亦名證法是為實諦善男子如來之性不名為滅能滅煩惱非常無常不名證知常住無變是故為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善男子道者能斷煩惱亦常無常是可修法是名實諦如來非道能斷煩惱非常無常非可修法

常住不變是故為實虛空佛性亦復如是復次善男子言真實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真實真實者即是虛空虛空者即是真實真實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真實文殊師利有苦有苦因有苦盡有苦對如來非苦乃至非對是故為實不名為諸虛空佛性亦復如是苦者有為有漏無樂如來非有為非有漏

第五

湛然安樂是實非諦 文殊師利言若佛所說名為實諦當知魔說則為不實世尊如魔所說聖諦攝不佛言文殊師利魔所說者二諦所攝所謂苦集凡是一切非法非律不能令人而得利益終日宣說亦無有人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名虛妄如是虛妄名為魔說文殊師利言如佛所說一道清淨無有二者諸外道等亦復說言我有一道清淨無二若言一道是實諦者與彼外道有何差別若無差別不應說言一道清淨佛言善男子諸外道等有苦集諦無滅道諦於非滅中而生滅想於非道中而生道想於非果中生於果想於非因中生於因想以是義故彼無一道清

淨無二文殊師利言世尊諸外道等種種說有常樂我淨當知定有常樂我淨世尊以是義故諸外道等亦得說言我有真諦佛言善男子若有沙門婆羅門有常有樂有我淨者是非沙門非婆羅門何以故迷於生死離

一切智大導師故如是沙門婆羅門等沈沒諸欲善法羸損故是諸外道繫在貪欲瞋恚癡獄堪忍受樂故是諸外道雖知諸果自作自受而猶不能遠離惡法是諸外道非是正法正命自活何以故無智慧火不能消故是諸外道迷惑顛倒言諸行常諸行若常無有是處善男子我觀諸行悉皆無常云何知也以因緣故若有諸法從緣生者則知無常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善男子佛性無生無滅無去無來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因所作非無因作非作非作者非相非無相非有名非無名非名非色非長非短非陰界入之所攝持是故名常善男子佛性即是如來如來即是佛法即是常善男子常者即是如來如來即是僧僧即是常以是義故從因

生法不名為常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因生是諸外道不見佛性如來及法是故外道所可言說悉是妄語無有真諦善男子一切有為皆是無常虛空無為是故為常佛性無為是故為常虛空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無為無為者即是常常者即是法法者即是僧僧即無為無為者即是常善男子有為之法凡有二種色法非色法非色法者心心數法色法者地水火風善男子心名無常何以故性是攀緣相應分別故眼識性異乃至意識性異是故無常色境界異乃至法境界異是故無常眼識相應異乃至意識相應異是故無常善男子心若常者眼識應獨緣一切法若眼識異乃至意識異則知無常以法相似念念生滅凡夫見已計之為常善男子諸因緣相可破壞故亦名無常所謂因眼因色因明因思惟生於眼識耳識生時所因各異非眼識因緣乃至意識異亦復如是 復次善男子壞諸行因緣異故心名無常所謂修無常心異修苦空無我心

異心若常者應當修無常尚不得觀苦空無我况復得觀常樂我淨以是義故外道法中不能攝取常樂我淨善男子當知心法必定無常復次善男子心性異故名為無常所謂聲聞心性異緣覺心性異諸佛心性異一切外道心有三種一者出家心二者在家心三者在家庭離心樂相應心異苦相應心異不苦不樂相應心異貪欲相應心異瞋恚相應心異愚癡相應心異一切外道心相亦異所謂疑惑相應心異邪見相應心異進止威儀其心亦異善男子心若常者亦復不能分別諸色所謂青黃赤白紫色心若常者諸憶念法不應忘失心若常者凡所讀誦不應增長復次善男子心若常者不應說言已作今作當作若有已作今作當作當知是心必定無常心若常者則無怨親非怨非親心若常者則不應言我物他物若死若生心若常者雖有所作不應增長以是義故當知心性各各別異有別異故當知無常善男子我今於此非色法中演說無常其義已顯復當為汝說

色無常是色無常本無有生生已滅故內心處胎歌羅邏時本無有生生已變故外諸芽莖本無有生生已變故是故當知一切色法悉皆無常善男子所有內色隨時而變歌羅邏時異初生時異嬰孩時異童子時異乃至老時各各變異所有外色亦復如是芽異莖異枝異葉異華異果異復次善男子歌羅邏時狀貌異乃至老時狀貌亦異歌羅邏時果報異乃至老時果報亦異歌羅邏時名字異乃至老時名字亦異故知無常凡夫無知見相似生計以為常以是義故名曰無常復次善男子諸行無我總一切法謂色非色非我者可破可壞我者不爾以是義故知色非我非色之法亦復非我何以故因緣生故若諸外道以專念故知有我者專念之性質非我也若以專念為我性者過去之事則有忘失有忘失故定知無我若諸外道以憶想故知有我者無憶想故定知無我若諸外道以有避故知有我者善男子以有避故定知無我如言調達終不發言非調達也我亦如是

若定是我終不遮我以遮我故定知無我若以遮故知有我者汝今不遮定應無我復次善男子若諸外道以相貌故知有我者善男子相故無我無相故亦無我若人睡時不能進止俯仰視胸不覺苦樂不應有我若以進止俯仰視胸知有我者機關木人亦應有我善男子如來亦爾不進不止不俯不仰不視不胸不苦不樂不貪不恚不癡不行如來如是真實有我善男子是諸外道癡如小兒無慧方便不能了達常與無常苦樂淨不淨我無我壽命非壽命眾生非眾生實非實有非有於佛法中取少許分虛妄計有常樂我淨而實不知常樂我淨如生盲人不知乳色便問他言乳色何似以是義故我佛法中有真實諦非諸外道文殊師利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於今臨般涅槃方便轉於無上法輪乃作如是分別真諦佛告文殊師利汝今云何故於如來生涅槃想善男子如來實是常住不變不般涅槃善男子若有計我是佛我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即是法法是我

所我即是道道是我所我即世尊世尊即是我所我即是聲聞聲聞即是我所能說法令他聽受我轉法輪餘人不能如來終不作如是計是故如來不轉法輪善男子若言常住無有變易云何說言佛轉法輪是故汝今不應說言如來方便轉於法輪譬如因眼緣色緣明緣思惟因緣和合得生眼識眼不念言我能生識色乃至思惟終不念言我生眼識眼識亦復不作念言我能自生善男子如是等法因緣和合得名為見如來亦爾因六波羅密三十七助菩提之法覺了諸法復因咽喉舌齒唇口言語音聲為憐陳如初始說法名轉法輪以是義故如來不名轉法輪也譬如因鼓因空因桴和合出聲鼓不念言我能出聲乃至桴亦如是聲亦不言我能自生如來亦爾終不念言我轉法輪轉法輪者名為不作不作者即轉法輪轉法輪者即是如來善男子轉法輪者乃是諸佛世尊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虛空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為法如來亦爾非生非出非作

非造非有為法如來性佛性亦爾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為法諸佛世尊語有二種一者世語二出世語如來為諸聲聞緣覺說於世語為諸菩薩說出世語善男子是諸大眾復有二種一者求小乘二者求大乘我於昔日波羅奈城為諸聲聞轉於法輪今始於此拘施那城為諸菩薩轉大法輪復次善男子我昔於彼波羅奈城初轉法輪八萬天人得須陀洹果今於此間拘施那城八十萬億人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善男子波羅奈城大梵天王稽首請我轉於法輪今於此間拘施那城迦葉菩薩稽首請我轉大法輪復次善男子我昔於彼波羅奈城轉法輪時說於無常苦空無我今於此間拘施那城轉法輪時說常樂我淨復次善男子我昔於彼波羅奈城轉法輪時所出音聲聞於梵天如來今於拘施那城轉法輪時所出音聲偏於東方二十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善男子諸佛世尊凡有所說皆悉名為轉法輪也譬如聖王

所有輪寶未降伏者能令降伏已降伏者能令安隱諸佛世尊凡所說法亦復如是無量煩惱未調伏者能令調伏已調伏者今生善根譬如聖王所有輪寶則能消滅一切惡賊如來演法亦復如是能令一切諸煩惱賊皆

悉寂靜 爾時世尊告迦葉菩薩善男子是名菩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所行聖行是諸世尊安住於此大般涅槃而作如是開示分別演說其義以是義故名曰聖行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如是聞已則能奉行故名聖行善

男子是菩薩摩訶薩得是行已則得住於無所畏地若有菩薩得住如是無所畏地則不復畏貪患愚癡生老病死亦復不畏惡道地獄畜生餓鬼善男子惡有二種一者阿修羅二者人中人中有三種惡一者一闍提二者誹謗方等經典三者犯四重禁住是地中諸菩薩等終不畏墮如是惡中亦復不畏沙門婆羅門外道邪見天魔波旬亦復不畏受二十五有是故此地名無所畏菩薩摩訶薩住無畏地得二十五三昧壞二十五有善男子

得無垢三昧能壞地獄有得無退三昧能壞畜生有得心樂三昧能壞餓鬼有得歡喜三昧能壞阿修羅有得日光三昧能斷弗婆提有得月光三昧能斷瞿耶尼有得熱燄三昧能斷耨單越有得如幻三昧能斷閻浮提有

得一切法不動三昧能斷四天王處有得摧伏三昧能斷三十三天處有得悅意三昧能斷餓摩天有得青色三昧能斷兜率天有得黃色三昧能斷化樂天有得赤色三昧能斷他化自在天有得白色三昧能斷初禪有得

種種三昧能斷大梵王有得雙三昧能斷二禪有得雷音三昧能斷三禪有得霖雨三昧能斷四禪有得如虛空三昧能斷無想有得照鏡三昧能斷淨居阿那含有得無礙三昧能斷空處有得常三昧能斷識處有得樂三昧能斷不用處有得我三昧能斷非想非非想處有善男子是名菩薩得二十五三昧斷二十五有如是二十五三昧名諸三昧王諸菩薩摩訶薩入如是等諸三昧王若欲欲壞須彌山王隨意即能欲知三千大千世界所

有眾生心之所念亦悉能知欲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內於己身一毛孔中隨意即能亦令眾生無迫迫想若欲化作無量眾生悉令充滿三千大千世界中者亦能隨意欲分一身以為多身復合多身以為一身雖作

如是心無所著猶如蓮華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得入如是三昧王已即得住於自在之地菩薩得住是自在地得自在力隨欲生處即得往生譬如聖王領四天下隨意所行無能障礙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一切生處若欲

生者隨意往生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之所成就如是功德無量無邊百千萬億尚不可說何況諸佛所有功德而當可說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讚大涅槃經猶如醍醐最上最妙若有能服眾病悉除一切諸藥悉入其中我聞是已竊復思念若有不能聽受是經當知是人為大愚癡世尊我於今者實能堪忍剝皮為紙刺血為墨以髓為水折骨為筆書寫如是大涅槃經書已讀誦令其通利然後為人廣說其義爾時佛讚迦葉菩薩

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以此善心因緣當得
起越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大菩薩在前得
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汝亦不久復當如
我廣為大眾演說如是大般涅槃如來佛性
諸佛所說秘密之藏善男子過去之世佛日

未出我於爾時作婆羅門修善薩行悉能通
達一切外道所有經論修寂滅行具足威儀
其心清淨不為外來能生欲想之所破壞滅
瞋恚火受持常樂我淨之法周徧求索大乘
經典乃至不聞方等名字我於爾時住於雪

山其山清淨流泉浴池樹林藥木充滿其地
處處石間有清流多諸香華周徧嚴飾眾
鳥禽獸不可稱計甘果滋繁種別難計復有
無量藕根甘根青木香根我於爾時獨處其
中唯食諸果食已繫心思惟坐禪經無量歲

善男子我修如是難行苦行時釋提桓因及
諸天人等心大驚怪即共集會各相謂而
說偈言

功德莊嚴王 已離貪瞋慢 永斷諸愚癡
寂靜離欲主 清淨雪山中 永斷諸愚癡

口初未曾說 轟惡等語言

爾時眾中有一天子名曰歡喜復說偈言

如是離欲人 清淨勤精進 將不求帝釋

及以諸天耶 若是外道者 修行諸苦行

是人多欲求 帝釋所生處

爾時復有一仙天子即為帝釋言僑師迦世

有大士為眾生故不貪己身亦不願求生於

天上唯求欲令一切眾生得受快樂如我所

解如是大士清淨無染眾結求盡唯欲求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釋提桓因復作是言

如汝言者是人則為攝取一切世間眾生大

仙若此世間有佛樹者我等悉當得滅無量

熾然煩惱如是之事實為難信何以故無量

百千諸眾生等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見少微緣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便

動轉如水中月水動則動猶如畫像難成易

壞苦提之心亦復如是難發易壞是故我今

雖見世人修於苦行無惱無熱住於道檢其

行清淨未能信也我今要當自往試之大仙

猶如車有二輪則有載用鳥有二翼堪任飛

行是苦行者亦復如是我雖見其堅持禁戒

未知其人有深智不若有深智當知則能堪

任荷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重擔也大

仙如菴羅樹華多果少眾生發心乃有無量

及其成就少不足言爾時釋提桓因自摩其

身作羅剎像形甚可畏下至雪山宣過去佛

所說半偈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是苦行者聞是半偈心生歡喜譬如估客於

險難處失伴遇同侶亦如久病遇良醫妙藥

如人沒海卒遇船舫如渴之人遇清冷水亦

如農夫炎旱值雨亦如行人還得歸家善男

子我於爾時聞是半偈心中歡喜亦復如是

即從座起以手舉髮四向顧視而說是言向

所聞偈誰之所說誰開如是解脫之門誰能

雷震諸佛音聲誰於生死睡眠之中而獨覺

寤唱如是言誰能於此示導生死飢饉眾生

無上道味無量眾生沉生死海誰能於中作

大船師是諸眾生常為煩惱重病所纏誰能

於中為作良醫說是半偈悟我心猶如半

月漸開道華善男子我於爾時更無所見唯見羅刹復作是念而此羅刹或能得見過去諸佛從諸佛所聞是半偈我今當問即便前至羅刹所言善哉大士汝於何處得是過去離怖畏者所說半偈復於何處而得如是半如意珠善男子我問是已即答我言大婆羅門汝今不應問我是義何以故我不食來已經多日處處求索了不能得飢渴苦惱心亂癡語非我本心之所知也我即問言汝所食者爲是何物羅刹答言我所食者唯人煖肉其所飲者唯人熱血自我薄福唯食此食周徧求索困不能得善男子我復語言汝但具足說是半偈我聞偈已當以此身奉施供養大士我設命終如此之身無所復用我今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捨不堅身以易堅身羅刹答言誰當信汝如是之言爲八字故棄所愛身善男子我即答言汝真無智譬如有人施他瓦器得七寶器我亦是捨不堅身得金剛身汝言誰當信者我今有證大梵天王釋提桓因及四天王能證是事復有天

眼諸菩薩等爲欲利益無量衆生修行大乘具六度者亦能證知復有十方諸佛世尊利衆生者亦能證我爲八字故捨於身命羅刹復言汝若如是能捨身者諦聽諦聽當爲汝說其餘半偈善男子我於爾時聞是事已心中歡喜即解已身所著鹿皮爲此羅刹敷置法座白言和尚願坐此座我即於前叉手長跪而作是言唯願和尚善爲我說其餘半偈令得具足羅刹即說

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

春名聞財寶轉輪聖王四大天王釋提桓因大梵天工人天中樂爲欲利益一切衆生故捨此身善男子我捨身時復作是言願令一切慳惜之人悉來見我捨離此身若有少施起貢高者亦令得見我爲一偈捨此身命如棄草木菩薩爾時說是語已尋即放身自投樹下未至地時虛空之中出種種聲其聲乃至阿迦尼吒天爾時羅刹還復釋身即於空中接取菩薩安置平地爾時釋提桓因及諸天人大梵天王稽首頂禮菩薩足下讚言善哉善哉真是菩薩能大利益無量衆生欲於無明黑暗之中然大法炬由我愛惜如來大法故相婉惱唯願聽我懺悔罪咎汝於未來必定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見濟度爾時釋提桓因及諸天衆禮菩薩足於是辭去忽然不現善男子如我往昔爲半偈故捨棄此身以是因緣使得超越足十二劫在彌勒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得如是無量功德皆由供養如來正法汝今亦爾發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則已超過

無量無邊恒河沙等諸菩薩上善男子是名菩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修於聖行

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梵行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住七善法得具梵行何等爲七一者知法二者知義三者知

時四者知足五者知自六者知眾七者知尊卑善男子云何知法菩薩摩訶薩知十二部經能作論義分別廣說是名知法善男子云何知義菩薩摩訶薩若於一切文字語言廣知其義是名知義云何知時菩薩善知如是

時中任修寂靜如是時中任修精進如是時中任修捨定如是時中任供養佛如是時中任供養師如是時中任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具足般若波羅密是名知時云何知足菩薩摩訶薩知足者所謂飲食衣藥行住

坐卧睡寤語默是名知足云何自知是菩薩自知我有如是信如是戒如是多聞如是捨如是慧如是去來如是正念如是善行如是問如是答是名自知云何知眾是菩薩知如是等是刹利眾婆羅門眾居士眾沙門眾應

於是眾如是行來如是坐起如是說法如是問答是名知眾云何知人尊卑人有一種一者信二者不信菩薩當知信者是善其不信者不名爲善善男子是名菩薩摩訶薩住於大乘大涅槃經住七善法菩薩住是七善法

已得具梵行復次善男子復有梵行謂慈悲喜捨夫修慈者能斷貪欲修悲心者能斷瞋

患修喜心者能斷不樂修捨心者能斷貪欲瞋患善男子四無量心成就甚難何以故久於過去無量劫中多習煩惱未修善法是故不能於一日中調伏其心又如家犬不畏於人山林野鹿見人怖走瞋患難去如守家狗

慈心易失如彼野鹿是故此心難可調伏初住菩薩修大慈時於一闍提心無差別不見其過故不生瞋以是義故得名大慈善男子爲諸眾生除無利益是名大慈欲與眾生無量利樂是名大悲於諸眾生心生歡喜是名大喜無所擁護名爲大捨若不見我法相已身見一切法平等無二是名大捨自捨已樂施與他人是名大捨善男子唯四無量能

今菩薩增長其足六波羅密其餘諸行不必能爾菩薩摩訶薩先得世間四無量心然後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次第方得出世間者善男子因世無量得出世無量以是義故名大無量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除無利益與利樂者實無所爲如是思惟即是虛觀無有實利 善男子夫修慈者實非妄想諦是真實若是聲聞緣覺之慈是名虛妄諸佛菩薩真實不虛云何知耶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行如是大涅槃者觀土爲金觀金爲

土地作水相水作地相水作火相火作水相地作風相風作地相隨成就無有虛妄觀實眾生爲非眾生觀非眾生爲實眾生悉隨意成無有虛妄善男子當知菩薩四無量心是實思惟非不真實 善男子能爲善者名實思惟實思惟者即名爲慈慈即如來慈即大乘大乘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菩提道菩提道即如來如來即慈善男子慈即大梵大梵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者即是眾生佛性如是佛性久爲煩惱之所覆蔽故今

實思惟實思惟者即名爲慈慈即如來慈即大乘大乘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菩提道菩提道即如來如來即慈善男子慈即大梵大梵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者即是眾生佛性如是佛性久爲煩惱之所覆蔽故今

實思惟實思惟者即名爲慈慈即如來慈即大乘大乘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菩提道菩提道即如來如來即慈善男子慈即大梵大梵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者即是眾生佛性如是佛性久爲煩惱之所覆蔽故今

實思惟實思惟者即名爲慈慈即如來慈即大乘大乘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即菩提道菩提道即如來如來即慈善男子慈即大梵大梵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慈者即是眾生佛性如是佛性久爲煩惱之所覆蔽故今

衆生不得親見佛性即慈慈即如來善男子
 慈即大空空即慈慈即是常常即是法法
 即是僧僧即是慈慈即如來善男子菩薩摩
 訶薩住於大乘大般涅槃修如是慈雖復安
 住眠睡之中而不睡眠動精進故雖常覺寤
 亦無覺寤以無眠故於睡眠中諸天雖護亦
 無護者不行惡故眠不惡夢無有不善離睡
 眠故命終之後雖生梵天亦無所生得自在
 故善男子夫修慈者能得成就如是無量無
 邊功德我說是慈有無量門所謂神通善男
 子如提婆達教阿闍世欲害如來阿闍世王
 即放護財狂醉之象欲令害我及諸弟子爾
 時王舍大城之中一切人民同時舉聲啼哭
 號泣作如是言怪哉如來今日滅沒如何正
 覺一旦散壞善男子我於爾時爲欲降伏護
 財象故即入慈定舒手示之即於五指出五
 師子是象見已其心怖畏舉身投地敬禮我
 足善男子我於爾時五指頭實無師子乃
 是修慈善根力故今彼調伏 復次善男子
 此南天竺有一大城名首波羅於是城中有

一長者名曰盧至我時欲度彼長者故從王
 舍城至彼城邑彼衆尼健聞我欲至首波羅
 城即作是念沙門瞿曇若至此者此諸人民
 便捨我等更不供給諸尼健輩各各分散告
 彼城人沙門瞿曇今欲來此於此人民大不
 利益彼人聞已即懷怖畏白言大師我等今
 者當作何計尼健答言沙門瞿曇性好叢林
 流泉清水汝等便可相與出城諸有之處斫
 伐令盡莫使有遺流泉井池悉置糞穢堅閉
 城門各嚴器仗我等亦當作種種術令彼瞿
 曇復道還去彼諸人民一一施行善男子我
 於爾時至彼城邑見是事已羣生憐愍慈心
 向之所有樹木還生如本河池井泉清淨盈
 滿變其城壁爲紺瑠璃門自開闢無能制者
 所嚴器仗變成雜華盧至長者而爲上首與
 其人民俱相隨往至佛所我即爲說種種
 法要令彼諸人一切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善男子我於爾時實不化作種種樹
 木清淨流水盈滿河池變其本城爲紺瑠璃
 闢其城門器仗爲華善男子當知皆是慈善

根力能令彼人見如是事 復次善男子瑠
 璃太子以愚癡故多害釋種則剝耳鼻斷截
 手足推之坑壑彼時諸人身受苦惱作如是
 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於爾時在竹林中
 聞其音聲即起慈心諸人爾時見我來至迦
 毘羅城以水洗瘡以藥敷之苦痛尋除耳鼻
 手足還復如本我時即爲略說法要悉令俱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如來爾
 時實不往至迦毘羅城以水洗瘡敷藥止苦
 當知皆是慈善根力令彼諸人見如是事悲
 喜之心亦復如是善男子以是義故菩薩摩
 訶薩修慈思惟即是真實非虛妄也夫無量
 者不可思議菩薩所行不可思議復次善男
 子菩薩摩訶薩修慈悲喜已得住極愛一子
 之地云何是地名曰極愛復名一子善男子
 譬如父母見子安隱三六心大歡喜菩薩摩訶薩
 任是地中視諸衆生同於一子見修善者生
 大歡喜是故此地名曰極愛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十五

大般涅槃經之四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諸菩薩修慈悲喜
得一子地者修捨心時復得何地佛言善哉
善哉善男子汝善知時知我欲說汝則諮問

菩薩摩訶薩修捨心時則得住於空平等地
如須菩提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住空平等地
則不見有父母兄弟姊妹兒息親族知識怨
憎中人乃至不見陰界諸入眾生壽命譬如
虛空無有父母兄弟妻子乃至無有眾生壽

命菩薩見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其心平等如
彼虛空善能修習諸法空故善男子空者所
謂內空外空內外空有為空無為空無始空
性空無所有空第一義空空空大空 善男
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觀於大空言大空者謂
般若波羅密是名大空菩薩摩訶薩得如是
空門則得住於虛空等地善男子菩薩摩訶
薩住是地已於一切法中無有滯礙繫縛拘
執心無迷悶以是義故名虛空等地譬如虛
空於可愛色不生貪著不愛色中不生瞋恚

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於好惡色
心無貪恚譬如虛空廣大無對恚能容受一
切諸物菩薩摩訶薩住是地中亦復如是廣
大無對悉能容受一切諸法以是義故復得
名為虛空等地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能如

是知得四無礙法無礙義無礙辭無礙樂說
無礙法無礙者菩薩摩訶薩雖知諸法而不
取著義無礙者雖知諸義而亦不著辭無礙
者雖知名字亦不取著樂說無礙者雖知樂
說如是最上而亦不著若取著者不名菩薩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不取著則不知法

若知法者則是取著若知不著則無所知云
何如來說言知法而不取著佛言善男子夫
取著者不名無礙無所取者乃名無礙若無
無礙不名菩薩當知是人名為凡夫一切凡
夫取著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心
生貪心故為色繫縛乃至為識之所繫縛以
繫縛故則不得免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
煩惱是故取著名為凡夫善男子菩薩摩訶
薩已於無量阿僧祇劫知見法相以知見故

則知其義而於色中不生繫著乃至識中亦
復如是說繫著者名為魔縛若不著者則脫
魔縛有繫著者為魔所縛無繫著者魔不能
縛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而無所著 善男
子菩薩摩訶薩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修行

世諦以修行故知法無礙復於無量阿僧祇
劫修第一義諦故得義無礙亦於無量阿僧
祇劫修習毘伽羅論故得辭無礙亦於無量
阿僧祇劫修習說世論故得樂說無礙善男
子聲聞緣覺若有得是四無礙者無有是處

善男子譬如恒河有無量水辛頭大河亦
亦無量博又大河水亦無量悉陀大河水亦
無量阿耨達池水亦無量大海之中水亦無
量如是諸水雖同無量然其多少其實不等
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四無礙智亦復如是若
說等者無有是處善男子聲聞之人或有得
一或有得二若具足四無有是處迦葉菩薩
白佛言世尊菩薩知見得四無礙者菩薩知
見則無所得若使菩薩心有得者則非菩薩
名為凡夫云何如來說言菩薩而有所得佛

言善男子善哉善哉我將欲說而汝復問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實無所得無所得者名四無礙若有得者則名為礙有礙者名四顛倒菩薩摩訶薩無四倒故故得無礙是故菩薩名無所得 善男子如來普為諸眾生故雖知諸法說言不知雖見諸法說言不見有相之法說言無相無相之法說言有相實有無常說言有常實有有常說言無常樂我淨等亦復如是三乘之法說言一乘一乘之法隨宜說三略相說廣廣相說略善男子如來雖作是說終無虛妄隨宜方便則為說之善男子一切世諦若於如來即是第一義諦何以故諸佛世尊為第一義故說於世諦亦令眾生得第一義諦若使眾生不得如是第一義者諸佛終不宣說世諦善男子如來有時演說世諦眾生謂佛說第一義諦有時演說為一義諦眾生謂佛說於世諦是則諸佛甚深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菩薩常得第一義諦云何難言無所得也迦葉復言世尊第一義諦亦名為道亦名菩提亦名涅

槃若有菩薩言有得道菩提涅槃即是無常何以故法若常者則不可得猶如虛空誰有得者世尊如世間物本無今有名為無常道亦如是道若可得則名無常法若常者無得無生猶如佛性無得無生世尊夫道者非色非不色不長不短非高非下非生非滅非赤非白非青非黃非有非無云何如來說言可得菩提涅槃亦復如是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道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菩提涅槃亦爾外道道者名為無常內道道者名為常聲聞緣覺所有菩提名為無常菩薩諸佛所有菩提名為常外解脫者名為無常內解脫者名為常善男子道與菩提及以涅槃悉名為常一切眾生常為無量煩惱所覆無慧眼故不能得見而諸眾生為欲見故修戒定慧以修行故見道菩提及以涅槃是名菩薩得道菩提及涅槃也道之性相實不生滅以是義故不可捉持善男子道者雖無色像可見稱量可知而實有用如眾生心雖是非色非長非短非麤非細非縛非解非是見法

而亦是有以是義故我為須達說言長者心為城主若不護心則不護身口若護心者則護身口以不善護是身口故令諸眾生到三惡趣護身口者則令眾生得入涅槃得名真實其不得者名不真實善男子道與菩提及以涅槃亦復如是亦有亦常如其無者云何能斷一切煩惱以其有故一切菩薩了了知見善男子見有二種一相貌見二了了見云何相貌見如遠見烟名為見火實不見火雖不見火亦非虛妄如見華葉便言見根雖不見根亦非虛妄如人遙見籬間牛角便言見牛雖不見牛亦非虛妄如見女人懷妊便言見欲雖不見欲亦非虛妄如見樹生華便言見水雖不見水亦非虛妄如見身業及以口業便言見心雖不見心亦非虛妄是名相貌見云何了了見如眼見色善男子如人眼根清淨不壞自觀掌中阿摩勒果善薩摩訶薩了了見道菩提涅槃亦復如是雖如是見初無見相善男子以是因緣我於往昔告舍利弗一切世間若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若

魔若梵若人之所不知不見不覺唯有如來
悉知見覺及諸菩薩亦復如是舍利弗若諸
世間所知見覺我與菩薩亦知見覺世間衆
生之所不知不見不覺亦不自知不知見覺
世間衆生所知見覺便自說言我知見覺舍
利弗如來一切悉知見覺亦不言我知見
覺一切菩薩亦復如是以故若使如來作
知見覺相當知是則非佛世尊名為凡夫菩
薩亦爾世間所知見覺菩薩摩訶薩於如是
事亦知見覺菩薩如是知見覺已若言不知
不見不覺是為虛妄虛妄之法則為是罪以
是罪故墮於地獄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沙門
若婆羅門說言無道菩提涅槃當知是輩名
一闍提魔之眷屬名為謗法名謗諸佛善
男子如來終不起諸法相如來不著一切諸
法如來身行無有動搖如來已到般涅槃
如來雖為一切衆生演說諸法實無所說猶
如嬰兒言語未了雖復有語實亦無語如來
亦爾語未了者即是諸佛秘密之言如彼嬰
兒啼哭之時父母即以楊樹黃葉而語之言

莫啼莫啼我與汝金嬰兒見已生真金想便
止不啼然此楊葉實非金也若有衆生厭生
死時如來則為說於二乘然實無有二乘之
實以二乘故知生死過見涅槃樂以是見故
則能自知有斷不斷有真不真有修不修有
得不得善男子如彼嬰兒於非金中而生金
想如來亦爾於不淨中而說為淨如來以得
第一義故則無虛妄時大衆中忽然之頃
有大光明非青見青非黃見黃非赤見赤非
白見白非色見色非明見明非見而見大衆
過斯光已身心快樂爾時世尊問文殊師利
言文殊師利何因緣故是大衆中有此光明
文殊師利言世尊如是光明名為智慧智慧
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無有因緣云何佛問
何因緣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名大涅槃大
涅槃者則名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
佛問何因緣故有是光明是光明者即是如
來如來者即是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
何如來問於因緣光明者名大慈大悲大慈
大悲者名為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

如來問於因緣光明者即是念佛念佛者是
名常住常住之法不從因緣云何如來問於
因緣世尊亦有因緣因滅無明則得熾然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燈佛言文殊師利汝今
莫入諸法甚深第一義諦應以世諦而解說
之文殊師利言世尊於此東方過二十恒河
沙等世界有佛世界名曰不動其佛號曰滿
月光明如來告瑠璃光菩薩言善男子西方
去此二十恒河沙佛土彼有世界名曰娑婆
彼中有佛號釋迦牟尼如來大悲純厚愍衆
生故於拘施那城娑羅雙樹間為諸大衆敷
演大涅槃經汝可速往自當得聞世尊彼瑠
璃光菩薩聞是事已與八萬四千菩薩摩訶
薩欲求至此故先現瑞以此因緣有此光明
是名因緣亦非因緣爾時瑠璃光菩薩與八
萬四千諸大菩薩俱來至此娑羅雙樹間頭
而禮足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
訶薩有能修行大涅槃經聞所不聞爾時如
來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所有疑網毒
箭我為大醫能善拔出汝於佛性若未明了

室中井種種七寶人亦知有暗故不見有智之人善知方便然大明燈持往照了悉得見之是人於此終不生念水及七寶本無今有涅槃亦爾本自有之非適今也煩惱暗故眾生不見大智如來以善方便然智慧燈令諸菩薩得見涅槃常樂我淨是故智者於此涅槃不應說言本無今有以是義故涅槃是常恒不變易是以無量阿僧祇劫修習善法以自莊嚴然後乃見善男子譬如地下有八味水一切眾生而不能得有智之人施功穿掘則便得之涅槃亦爾譬如盲人不見日月良醫療之則便得見而是日月非是本無今有涅槃亦爾先自有之非適今也如人有罪繫之囹圄久乃得出還家得見父母兄弟妻子眷屬涅槃亦爾若言因緣故涅槃之法應無常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因有五種一者生因二者和合因三者住因四者增長因五者遠因涅槃之體非是如是五因所成云何當言是無常耶復次善男子復有二因一者作因二者了因如陶師輪繩是名作因如燈燭等

照暗中物是名了因善男子大涅槃者不從作因而有唯從了因了因者所謂三十七助道法六波羅密是名了因善男子布施者是涅槃因非大涅槃因檀波羅密乃得名為大涅槃因三十七品是涅槃因非大涅槃因無量阿僧祇助菩提法乃得名為大涅槃因如來於此拘施那城娑羅雙樹間示現入於般涅槃常樂我淨故斷三漏故三漏者欲界一切煩惱除無明是名欲漏色無色界一切煩惱除無明是名有漏三界無名無明漏如來永斷是故非漏復次一切凡夫不見有漏云何凡夫不見有漏一切凡夫於未來世悉有疑心未來世中當得身耶不得身耶過去世中身本有耶為本無耶現在世中是身有耶是身無耶若有我者是色耶非色耶非色耶非非色非非色耶想耶非想耶非想耶非非想耶非非想耶是身屬他耶不屬他耶屬不屬耶非屬非不屬耶有命無身耶有身無命耶有身有命耶無身無命耶身之與命有常耶無常耶常無常耶非常非無常耶身之

與命自在作耶時節作耶無因作耶世性作耶微塵作耶法非法作耶士夫作耶煩惱作耶父母作耶我住心耶住眼中耶徧滿身中耶從何來耶去何至耶誰生耶誰死耶我於過去是婆羅門姓耶是刹利姓耶是毘舍姓耶是首陀姓耶當於未來得何姓耶我此身者過去之時是男身耶是女身耶畜生身耶若我殺生當有罪耶當無罪耶乃至飲酒當有罪耶當無罪耶我自作耶為他作耶我受報耶身受報耶如是疑見無量煩惱覆眾生心因是疑見生六種心決定有我決定無我我見我我見無我無我見我我作我受我知是名邪見如來永拔如是無量見漏根本是故非漏善男子菩薩摩訶薩於大涅槃修聖行者亦得永斷如是諸漏善男子凡夫不能善攝五根則有三漏為惡所牽至不善處譬如惡馬其性很快能令乘者至險惡處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攝五根馳騁五塵譬如牧牛不善守護犯人苗稼善男子若能善守此五根者則能攝心若能攝心則攝五根若得聞

是大涅槃經則得智慧得智慧故則得專念
 五根若散念則能止何以故是念慧故菩薩
 摩訶薩有念慧者不見我相不見我所相不
 見眾生及所受用見一切法同法性相一切
 凡夫見有眾生故起煩惱菩薩摩訶薩修大
 涅槃有念慧故於諸眾生不生貪著善男子
 譬如畫師以眾雜絲畫作眾像若男若女若
 牛若馬凡夫無智見之則生男女等相畫師
 了知無有男女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法
 異相觀於一相終不生於眾生之相何以故
 有念慧故復次菩薩摩訶薩觀諸眾生為色
 香味觸因緣故從昔無數無量劫來常受苦
 惱一一眾生一劫之中所積身骨如王舍城
 毘富羅山所飲乳汁如四海水搏此大地猶
 如粟等易可窮極生死難盡一切眾生欲因
 緣故受苦無量菩薩以是生死行苦故不失
 念慧善男子譬如世間有諸大眾滿二十五
 里王勅一臣持一油鉢經由中過莫令傾覆
 若棄一滴當斷汝命復遣一人拔刀在後隨
 而怖之臣受王教盡心堅持經歷爾所大眾

之中雖見可意五邪欲等心常念言我若放
 逸著彼邪欲當棄所持命不全濟是人以是
 怖因緣故乃至不棄一滴之油菩薩摩訶薩
 亦復如是於生死中不失念慧以不失故雖
 見五欲心不貪著善男子是大涅槃經若有
 眾生一經耳者却後七劫不墮惡道若有書
 寫讀誦解說思惟其義必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當知是人真我弟子善受我教是我
 所見我之所念是人諦知我不涅槃隨如人
 人所住之處若城邑聚落山林曠野房舍田
 宅樓閣殿堂我亦在中常住不移我於是人
 常作受施或作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婆羅門梵志貧窮乞人云何當令人得知
 如來受其所施之物善男子是人或於夜臥
 夢中夢見佛像或見天像沙門之像國王聖
 王師子王像蓮花形像優曇華像或見大山
 或見大海水或見日月或見白象及白馬像
 或見父母得華得果爾時當知即是如來受
 其所施寤已喜樂尋得種種所須之物心不
 念惡樂修善法善男子是大涅槃悉能成就

如是無量阿僧祇等不可思議無邊功德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自觀其身如病如瘡如
 癰如怨如箭入體是大苦聚悉是一切善惡
 根本是身雖復不淨如是菩薩猶故瞻視將
 養何以故非為貪身為善法故為於涅槃不
 為生死為菩提道不為有道為於一乘不為
 二乘為法輪王不為轉輪王善男子菩薩摩
 訶薩常當護身何以故若不護身命則不全
 命若不全則不能得書寫是經受持讀誦為
 他廣說思惟其義是故菩薩應善護身以是
 義故菩薩得離一切惡漏善男子如欲渡者
 應善護筏臨路之人善護良馬田夫種植善
 護糞穢如為避毒善護毒蛇如人為財護旃
 陀羅為壞賊故將護健兒亦如寒人愛護於
 火如癩病者求於毒藥菩薩摩訶薩亦復如
 是雖見是身無量不淨具足充滿為欲受持
 大涅槃經故猶好將護不令乏少菩薩摩訶
 薩觀於惡象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
 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
 惡知識生畏懼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

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
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
是惡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
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象等能壞肉身惡知
識者壞於法身為惡象殺不至三惡為惡友
殺必至三惡是惡象等但為身怨惡知識者
為善法怨是故菩薩常當遠離諸惡知識如
是等漏凡夫不離是故生漏菩薩離之則不
生漏況於如來是故非漏 復次善男子菩
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得他心智異
於聲聞緣覺所得云何為異聲聞緣覺以一
念智知人心時則不能知地獄畜生餓鬼天
心菩薩不爾於一念中徧知六趣眾生之心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成就具足功
德有十事何等為十一者根深難可傾拔二
者於自身生決定想三者不觀福田及非福
田四者修淨佛土五者滅除有餘六者斷除
業緣七者修清淨身八者了知諸緣九者離
諸怨敵十者斷除二邊云何根深難可傾拔
所言根者名不放逸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根一切諸佛諸善根本皆由不放逸不
放逸故諸餘善根轉轉增長云何於身作決
定想於自身所生決定心我今此身於未來
世定當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器云何菩
薩不觀福田及非福田菩薩摩訶薩悉觀一
切無量眾生無非福田以修集故不見眾生
持戒破戒施者受者及施果報是故得名持
戒正見云何名為淨佛國土菩薩摩訶薩修
大涅槃微妙經典以此善根願與一切眾生
共之於未來世成佛之時世界眾生悉得受
持摩訶般若波羅密云何菩薩摩訶薩滅除
有餘有餘有三一者煩惱餘報二者餘業三
者餘有云何餘報謂習近煩惱墮於惡道從
惡道出或生人中貧窮乞丐為人輕賤菩薩
摩訶薩以能修集大涅槃故悉得斷除云何
餘業謂一切凡夫業一切聲聞業須陀洹人
受七有業斯陀含人受二有業阿那含人受
色有業是名餘業如是餘業菩薩摩訶薩悉
得斷除云何餘有阿羅漢得阿羅漢果辟支
佛得辟支佛果無業無結而轉二果是名餘

有菩薩摩訶薩修集大乘大涅槃經故得滅
除云何菩薩修清淨身善男子譬如妙好金
銀五器盛之淨水中表俱淨菩薩摩訶薩其
身清淨亦復如是以身淨故疾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菩薩摩訶薩修於淨
身云何菩薩善知諸緣菩薩摩訶薩不見色
相不見色緣不見色體不見色生不見色滅
不見一相不見異相不見見者不見相貌不
見受者何以故了因緣故如色一切法亦如
是名菩薩了知諸緣云何菩薩離諸怨敵
一切煩惱是菩薩怨敵菩薩摩訶薩常遠離
故是名菩薩壞諸怨敵五住菩薩視諸煩惱
不名為怨所以者何因煩惱故菩薩有生以
有生故故能展轉教化眾生以是義故不名
為怨云何菩薩遠離二邊菩薩常離二十五
有及愛煩惱是名遠離二邊爾時光明徧照
菩薩言如佛所說若有菩薩修大涅槃悉作
如是十事功德如來何故唯修九事不修淨
土佛言善男子我於往昔亦常具修如是十
事一切菩薩及諸如來無有不修是十事者

若使世界不淨充滿諸佛世尊於中出者無有是處善男子汝今莫謂諸佛出於不淨世界當知是心不善狹劣汝今當知我實不出閻浮提界譬如有人說言此界獨有日月他方世界無有日月如是之言無有義理若有菩薩發如是言此佛世界穢惡不淨他方佛土清淨嚴麗亦復如是善男子西方去此娑婆世界度四十二恒河沙等諸佛國土彼有世界名曰無勝彼土何故名曰無勝其土所有嚴麗之事悉皆平等無有差別猶如西方安樂世界亦如東方滿月世界我於彼土出現於世為化衆生故於此土閻浮提中現轉法輪非但我身獨於此中現轉法輪一切諸佛亦於此中而轉法輪以是義故諸佛世尊非不修行如是十事善男子慈氏菩薩以誓願故當來之世令此世界清淨莊嚴以是義故一切諸佛所有世界無不嚴淨 復次善男子一切善法無不因於思惟而得何以故有人雖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專心聽法若不思惟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

是義故思惟因緣則得近於大般涅槃若有衆生信佛法僧無有變易而生恭敬當知皆是繫念思惟因緣為故因得斷除一切煩惱如法修行善男子云何如法修行見一切法空無所有無常無樂無我無淨以是見故寧捨身命不犯禁戒是名菩薩如法修行復次云何如法修行有二種一者真實二者不實不實者不知涅槃佛性如來法僧實相虛空等相是名不實云何真實能知涅槃佛性如來法僧實相虛空等相是名真實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不見虛空何以故佛及菩薩雖有五眼所不見故唯有慧眼乃能見之慧眼所見無法可見故名為見若見無物名虛空者如是虛空乃名為實以是實故則名常無以常無故無樂我淨善男子空名無法無法名空譬如世間無物名空空虛空之性亦復如是無所有故名為虛空衆生之性與虛空性俱無實性何以故如人說言除滅有物然後作空而是虛空實不可作何以故無所有故以無有故當知無空是虛空性

若可作者則名無常若無常者不名虛空善男子如世間人說言虛空無色無礙常不變易是故世稱虛空之性為第五大而是虛空實無有性以光明故故名虛空實無虛空猶如世諦實無其性為衆生故說有世諦涅槃之體亦復如是無有住處直是諸佛斷煩惱處故名涅槃涅槃即是常樂我淨涅槃雖樂非是受樂乃是上妙寂滅之樂諸佛如來有二種樂一寂滅樂二覺知樂實相之體有三種樂一者受樂二者寂滅樂三覺知樂佛性一樂以當見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名菩提樂 善男子斷煩惱者不名涅槃不生煩惱乃名涅槃所有智慧於法無礙是為如來如來身心智慧徧滿無量無邊阿僧祇土無所障礙是名虛空如來常住無有變易名曰實相以是義故如來實不畢竟涅槃是名菩薩修大涅槃微妙經典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心善解脫慧善解脫云何菩薩心善解脫貪恚癡心永斷滅故是名菩薩心善解脫云何菩薩慧善解脫菩薩摩訶薩

於一切法知無障礙是名菩薩慧善解脫
御録經海一滴卷之十六

第六

三十一

一七五二 御録經海一滴卷一六

八一—一七五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十七
大般涅槃經之五

機七

爾時光明徧照高貴德王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心解脫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心本無繫所以者何是心本性不為貪欲瞋恚愚癡諸結所繫若本無繫云何而言心善解脫世尊若心本性不為貪結之所繫者何等因緣而能得繫如人穀角本無乳相雖加功力乳無由出穀乳之者不得如是加功雖少乳則多出心亦如是本無貪者今云何有若本無貪後方有者諸佛菩薩本無貪相今悉應有世尊譬如石女本無子相雖加功力無量因緣子不可得心亦如是本無貪相雖造眾緣貪無由生云何貪結能繫於心當知貪心二理各異設復有之何能汙心世尊譬如有人安概於空終不得住安貪於心亦復如是世尊若心無貪名解脫者諸佛菩薩何故不拔虛空中刺世尊如過去燈不能滅暗未來世燈亦不滅暗現在世燈復不滅暗何以故明之與暗二不並故心亦如是云何而言心得解

脫世尊貪亦是有若貪無者見女相時不應生貪若因女相而得生者當知是貪真實而有以有貪故墮三惡道世尊譬如有人見畫女像亦復生貪以生貪故得種種罪若本無貪云何見畫而生於貪若心無貪云何如來說言菩薩心得解脫若心有貪云何見相然後方生不見相者則不生也我今現見有惡果報當知有貪瞋恚愚癡亦復如是世尊譬如眾生有身無我而諸凡夫橫計我想雖有我想不墮三惡云何貪者於無女相而起女想墮三惡道世尊譬如鑽木而生於火然是火性眾緣中無以何因緣而得生耶世尊貪亦如是色中無貪香味觸法亦復無貪云何於色香味觸法生於貪耶若眾緣中悉無貪者云何眾生獨生於貪諸佛菩薩而不生耶世尊心亦不定若心定者無有貪欲瞋恚愚癡若不定者云何而言心得解脫貪亦不定若不定者云何因之生三惡趣貪者境界二俱不定何以故俱緣一色或生於貪或生於瞋或生愚癡是故貪者及與境界二俱不定

若俱不定何故如來說言菩薩修大涅槃心得解脫 爾時世尊告光明徧照高貴德王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心亦不為貪結所繫亦非不繫非是解脫非不解脫非有非無非現在非過去非未來何以故善男子一切諸法無自性故善男子有諸外道作如是言因緣和合則有果生若眾緣中本無生性而能生者虛空不生亦應生果虛空不生非是因故以眾緣中本有果性是故合集而得生果所以者何如提婆達欲造牆壁則取泥土不取彩色欲造畫像則集彩色不取草木作衣取縷不取泥土作舍取泥不取縷縷以人取故當知是中各能生果以生果故當知因中必先有性若無性者一物之中應當出生一切諸物若是可取可作可出當知是中必先有果若無果者人則不取不作不出惟有虛空無取無作故能出生一切萬物以有因故如尼拘陀子生尼拘陀樹乳有醍醐縷中有布泥中有瓶善男子一切凡夫無明所盲作是定說色有著義心有貪性復言凡夫心

有貪性亦解脫性過貪因緣心則生貪若遇解脫心則解脫雖作此說是義不然有諸凡夫復作是言一切因中悉無有果因有二種一者微細二者麤大細即是常麤則無常從微細因轉成麤因從此麤因轉復成果麤無常故果亦無常善男子有諸凡夫復作是言心亦無因貪亦無因以時節故則生貪心如是一等輩以不能知心因緣故輪迴六趣具受生死譬如枷犬繫之於柱終日繞柱不能得離一切凡夫亦復如是無明枷繫生死柱繞二十五有不能得離何以故一切凡夫唯觀於果不觀因緣如犬逐塊不逐於人以不觀故從非想退還三惡趣善男子諸佛菩薩終不定說因中有果因中無果及有無果非有非無果若言因中先定有果及定無果定有無果定非有非無果當知是等皆魔伴黨繫屬於魔即是愛人如是愛人不能永斷生死繫縛不知心相及以貪相善男子諸佛菩薩顯示中道何以故雖說諸法非有非無而不決定所以者何因眼因色因明因心因念

識則得生是識決定不在眼中色中明中心中念中亦非中間非有非無從緣生故名之為有無自性故名之為無是故如來說言諸法非有非無善男子諸佛菩薩終不定說心有淨性及不淨性淨不淨心無住處故從緣生貪故說非無本無貪性故說非有善男子從因緣故心則生貪從因緣故心則解脫善男子是心不與貪結和合亦復不與瞋癡和合譬如日月雖為烟塵雲霧之所覆蔽令諸眾生不能得見而日月之性終不與彼羣翳和合心亦如是以因緣故生於貪結眾生雖說心與貪合而是心性實不與合若是貪心即是貪性若是不貪即不貪性不貪之心不能為貪貪結之心不能不貪善男子以是義故貪欲之結不能汗心諸佛菩薩永破貪結是故說言心得解脫一切眾生從因緣故生於貪結從因緣故心得解脫善男子譬如雪山懸峻之處人與獼猴俱不能行或復有處獼猴能行人不能行或復有處人與獼猴二俱能行善男子人與獼猴能行處者如諸獵

師純以豬膠置之案上用捕獼猴獼猴癡故往手觸之觸已粘手欲脫手故以脚踏之腳復隨著欲脫脚故以口嚙之口復粘著於是五處悉無得脫於是獵師以杖貫之負還歸家雪山險處喻佛菩薩所得正道獼猴者喻諸凡夫獵師者喻魔波旬豬膠者喻貪欲結人與獼猴俱不能行者喻諸凡夫魔王波旬俱不能行獼猴能行人不能者喻諸外道有智慧者諸惡魔等雖以五欲不能繫縛人與獼猴俱能行者一切凡夫及魔波旬常處生死不能修行凡夫之人五欲所縛令魔波旬自在將去如彼獵師捕獼猴擔負歸家善男子一切眾生若能自住於己境界則得安樂若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惱自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也云何名為繫屬於魔有諸眾生無常見常常見無常若見於樂樂見於苦不淨見淨淨見不淨無我見我我見無我非實解脫橫見解脫真實解脫見非解脫如是之人名繫屬魔繫屬魔者心不清淨復次善男子若見諸法真實是有總

別定相當知是人若見色時便作色相乃至見識亦作識相見男男相見女女相見日日相見月月相見歲歲相見陰陰相見入入相見境界相如是見者名繫屬魔繫屬魔者心不清淨復次善男子若見我是色色中有我我中有色色屬於我乃至見我是識識中有我我中有識識屬於我如是見者繫屬於魔非我弟子 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世尊佛說一闍提謂斷善根是義不然何以故不斷佛性故如是佛性理不可斷云何佛說斷諸善根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言若一闍提有佛性者云何不遮地獄之罪善男子一闍提中無有佛性譬如有王聞箜篌音其聲清妙心即耽著即告大臣如是妙音從何處出大臣答言從箜篌出王言持是聲來爾時大臣即持箜篌置於王前王語箜篌出聲出聲不聞箜篌聲出爾時大王即斷其絃取其皮木悉皆析裂推求其聲了不能得即瞋大臣云何如是妄言大臣白王夫取聲者法不如是應以眾緣善巧方便聲乃出耳眾生佛性亦

復如是無有住處以善方便故得可見以可見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闍提輩不見佛性云何能遮三惡道罪善男子若一闍提信有佛性當知是人不至三惡是亦不名一闍提也 善男子若有沙門及婆羅門見一切法性不空者當知是人非是沙門非婆羅門不得修集般若波羅密不得入於大般涅槃不得現見諸佛菩薩是魔眷屬善男子一切諸法性本自空亦因菩薩修集空故見諸法空如一切法性無常故滅能滅之若非無常滅不能滅有為之法有生相故生能生之有滅相故滅能滅之以修空故見一切法性皆空寂高貴德王菩薩復作是言世尊若空三昧唯見空者空是無法為何所見佛言善男子是空三昧見不空法能令空寂然非顛倒貪是有性非是空性貪若是空眾生不應以是因緣墮於地獄若墮地獄云何貪性當是空耶善男子色性是有何等色性所謂顛倒以顛倒故眾生貪若是色性非顛倒者云何能令眾生貪以生貪故當知色性

非不是有以是義故修空三昧非顛倒也善男子一切菩薩住九地者見法有性以是見故不見佛性若見佛性則不復見一切法性以修如是空三昧故不見法性以不見故則見佛性諸佛菩薩有二種說一者有性二者無性為眾生故說有法性為諸賢聖說無法性為不空者見法空故修空三昧今得見空無法性者亦修空故空善男子汝言見空空是無法為何所見者菩薩摩訶薩實無所見無所見者即無所有者即一切法菩薩摩訶薩修大涅槃於一切法悉無所見若有見者不見佛性不能修集般若波羅密不得入於大般涅槃是故菩薩見一切法性無所有善男子菩薩不但因見三昧而見空也般若波羅密亦空禪波羅密亦空毘梨耶波羅密亦空羼提波羅密亦空尸羅波羅密亦空檀波羅密亦空色亦空眼亦空識亦空如來亦空大般涅槃亦空是故菩薩見一切法皆悉是空世尊何等眾生於是經中不生恭敬佛言善男子我涅槃後有聲聞弟子愚癡

破戒喜生鬪誣捨十二部經讀誦種種外道典籍文頌手筆受畜一切不淨之物言是佛聽如是之人以好栴檀貿易凡木以金易鉛石以甘露味易於惡毒放捨十善行十惡法向諸白衣若自譽讚言得無漏共坐談論言

涅槃經者非佛所說邪見所造諸佛畢竟入於涅槃是經言佛常樂我淨不入涅槃是經不在十二部數即是魔說非是佛說善男子如是之人雖我弟子不能信順是涅槃經善男子當爾之時若有眾生信此經典乃至半句當知是人真我弟子因如是信即見佛性入於涅槃爾時光明徧照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世尊善哉善哉如來今日善能開示大涅槃經

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師子吼前禮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欲請問唯願如來大慈聽許爾時佛告諸大眾言諸善男子汝等今當於是菩薩深生恭敬尊重讚歎是人已於過去諸佛深種善根福德成就故於我前欲師子吼如師子王自知身力牙齒鋒銳

四足據地安住巖穴振尾出聲若有能具如是諸相當知是則能師子吼真師子王晨朝出穴頻申欠吐四向顧望發聲震吼一切禽獸聞師子吼水性之屬潛沒深淵陸行之類藏伏窟穴飛者墮落香象怖走如彼野干雖

逐師子至於百年終不能作師子吼也若師子子始滿三年則能哮吼如師子王爾時世尊告師子吼菩薩言善男子汝若欲問今可隨意師子吼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為佛性以何義故名為佛性何故復名常樂我淨若一切眾生有佛性者何故不見一切眾生所有佛性十住菩薩住何等法不了了見佛住何等法而了了見十住菩薩以何等眼不了了見佛以何眼而了了見佛言善男子善哉善哉若有人能為法諮答則為具足二種莊嚴一者智慧二者福德若有菩薩具足如是二莊嚴者則知佛性及名為佛性乃至能知十住菩薩以何眼見諸佛世尊以何眼見福德莊嚴者有為有漏有果報有礙非常慧莊嚴者無為無漏無有果報無礙常住師子

吼菩薩言世尊若有菩薩具足如是二莊嚴者則不應問一種二種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無一二種一種二種者是凡夫相佛言善男子若有菩薩無二種莊嚴則不能知一種二種若有菩薩具二莊嚴則能解知一種二種

若言諸法無一二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無一二云何得說一切諸法無一無二善男子若言一二凡夫相是乃名為十住菩薩非凡夫也善男子汝問云何為佛性者佛性者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智慧所言空者不見空與不空智者見空及與不空常與非常苦之與樂我與無我見一切空不見不空不名中道乃至見一切無我不見我者不名中道中道者名為佛性以是義故佛性常恒無有變易無明覆故令諸眾生不能得見聲聞緣覺見一切空不見不空乃至見一切無我不見於我以是義故不得第一義空不得第一義空故不行中道無中道故不見佛性汝問以何義故名為佛性者佛性即是菩提中道種子善男子眾生起見凡有二種一者

常見二者斷見如是二見不名中道無常無斷乃名中道無常無斷即是觀照十二因緣智如是觀智是名佛性二乘之人雖觀因緣未能渡十二因緣河猶如兔馬何以故不見佛性故善男子是觀十二因緣智慧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子以是義故十二因緣名為佛性佛性者有因有果有緣有果有果者即十二因緣因者即是智慧有果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果者即是無上大般涅槃善男子譬如無明為因諸行為果行因識果以是義故彼無明體亦因亦因因識亦果亦果佛性亦爾以是義故十二因緣不出不滅不常不斷非一非二不來不去非因非果善男子是因非果如佛性是果非因如大涅槃是因是果如十二因緣所生之法非因非果名為佛性非因果故常恒無變以是義故我經中說十二因緣其義甚深無知無見不可思惟乃是諸佛菩薩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及以何義故甚深甚深眾生業行不常不斷而得果報雖念念滅而

無所失雖無作者而有作業雖無受者而有果報受者雖滅果不敗亡無有慮知和合而有一切眾生雖與十二因緣共行而不見知不見知故無有始終十住菩薩唯見其終不見其始諸佛世尊見始見終以是義故諸佛了了得見佛性善男子一切眾生不能見於十二因緣是故輪轉如蠶作繭自生自死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不見佛性故自造結業流轉生死猶如拍毬善男子是故我於諸經中說若有人見十二緣者即是見法見法者即是見佛佛者即是佛性何以故一切諸佛以此為性師子吼菩薩白佛言世尊若佛與佛性無差別者一切眾生何用修道佛言善男子如汝所問是義不然佛與佛性雖無差別然諸眾生悉未具足以是義故我於此經而說是偈

本有今無 本無今有 三世有法 無有是處

善男子有者凡有三種一未來有二現在有三過去有一切眾生未來之世當有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是名佛性一切眾生現在悉有煩惱諸結是故現在無有三十二相八種種好一切眾生過去之世有斷煩惱是故現在得見佛性以是義故我常宣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乃至一闍提等亦有佛性善男子譬如有人家有乳酪有人問言汝有酥耶答言我有酪實非酥以巧方便定當得故故言有酥眾生亦爾悉皆有心凡有心者定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切眾生煩惱覆故不能得見十住菩薩雖見一乘不知如來是常住法以是故言十地菩薩雖見佛性而不明了善男子是佛性者實非我也為眾生故說名為我善男子如來有因緣故說無我為我真實無我雖作是說無有虛妄善男子有因緣故說我為無我而實有我為世界故雖說無我而無虛妄佛性無我如來說我以是常故如來是我而說無我得自在故善男子若有人見一切諸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見非一切法亦無常無我無樂無淨如是之人不見佛性一切者名為生死非一切者名

爲三寶聲聞緣覺見一切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非一切法亦見無常無我無樂無淨以是義故不見佛性十住菩薩見一切法無常無我無樂無淨非一切法分見常樂我淨以是義故十分之中得見一分諸佛世尊無常無我無樂無淨非一切法見常樂我淨以是義故見於佛性如觀掌中阿摩勒果 善男子如汝所問十住菩薩以何眼故雖見佛性而不了了諸佛世尊以何眼故見於佛性而得了了善男子慧眼見故不得明了佛眼見故故得明了爲善提行故則不了了若無行故則得了了住十住故雖見不了了不住不去故得了了菩薩摩訶薩智慧因故見不了了諸佛世尊斷因果故見則了了^{十一}一切覺者名爲佛性十住菩薩不得名爲一切覺故是故雖見而不了了善男子見有二種一者眼見^{十二}二者聞見諸佛世尊眼見佛性如於掌中觀阿摩勒果十住菩薩聞見佛性故不了了十住菩薩唯能自知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能知一切衆生悉有佛性 師子吼

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如乳中有酪金剛力士諸佛佛性如淨醍醐云何如來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佛言善男子我亦不說乳中有酪酪從乳生故言有酪世尊一切生法各有時節善男子乳時無酪亦無生酥熱酥醍醐一切衆生亦謂是乳是故我言乳中無酪如其有者何故不得二種名字如人二能言金鐵師善男子因有二種一者正因二者緣因正因者如乳生酪緣因者如煖醉等從乳生故故言乳中而有酪性世尊如佛所說有二因者正因緣因衆生佛性爲是何因善男子衆生佛性亦二種因正因者謂諸衆生緣因者謂六波羅密世尊如佛所說我今定知乳有酪性何以故我見世間求酪之人唯取於乳終不取水是故當知乳有酪性善男子是義不然何以故譬如有人有筆紙墨和合成字而是紙中本無有字以本無故假緣而成若本有者何須衆緣譬如青黃合成綠色當知是本無緣性若本有者何須合成譬如衆生因食得命而此食中

實無有命若本有命未食之時食應是命善男子一切諸法本無有性因緣故生因緣故滅若諸衆生內有佛性者一切衆生應有佛身如我今也衆生佛性不破不壞不牽不捉不繫不縛如衆生中所有虛空一切衆生悉有虛空無罣礙故各不自見有此虛空若使衆生無虛空者則無去來行住坐臥不生不長以是義故我經中說一切衆生有虛空界虛空界者是名虛空衆生佛性亦復如是十住菩薩少能見之如金剛珠善男子衆生佛性諸佛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知一切衆生不見佛性是故常爲煩惱繫縛流轉生死見佛性故諸結煩惱所不能繫解脫生死得大涅槃師子吼言世尊一切衆生有佛性性如乳中酪若乳無酪性云何佛說有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緣因佛言善男子若使乳中定有酪性者何須緣因世尊以有性故故須緣因何以故欲明見故緣因者即是了因世尊譬如闇中先有諸物爲欲見故以燈照了若本無者燈何所照是故雖先有性要假了因

然後得見以是義故定知乳中先有酪性善男子一切衆生有佛性者何故修集無量功德我見世人本無禁戒禪定智慧者從師受已漸漸增益若言師教是了因者當師教時受者未有戒定智慧若是了者應了未有云何乃了戒定智慧今得增益世尊若了因無者云何得名有乳有酪善男子如世人言有乳酪者以定得故是故得名有乳有酪佛性亦爾有衆生有佛性以當見故師子吼言世尊過去已滅未來未到云何名有若言當有名爲有者是義不然云何說言一切衆生悉有佛性佛言善男子過去名有譬如種橘芽生子滅芽亦甘甜乃至生果味亦如是熟已乃酢善男子而是酢味子芽乃至生果悉無隨本熟時形色相貌則生酢味而是酢味本無今有雖本無今有非不因本如是本子雖復過去故得名有以是義故過去名有云何復名未來爲有譬如有人種植胡麻有人問言何故種此答言有油實未有油胡麻熟已收子熬蒸擣壓然後乃得出油當知是人非

虛妄也以是義故名未來有云何復名過去有耶善男子譬如有人私屏罵王經歷年歲王乃聞之聞已即問何故見罵答言大王我不罵也何以故罵者已滅王言罵者我身二俱存在云何言滅以是因緣喪失身命善男子是二實無而果不滅是名過去有云何復名未來有耶譬如有人往陶師所問有瓶不答言有瓶而是陶師實未有瓶以有泥故故言有瓶當知是人非妄語也乳中有酪衆生佛性亦復如是欲見佛性應當觀察時節形色是故我說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實不虛妄師子吼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一心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慈大悲見生老死煩惱過患觀大涅槃無生老死煩惱諸過信於三寶及業果報受持禁戒如是等法名爲佛性若離是法有佛性者何須是法而作因緣世尊若使衆生從本已來無菩提心亦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後方有者衆生佛性亦應如是本無後有以是義故一切衆生應無佛性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知佛性

之義爲衆生故作如是問一切衆生實有佛性汝言衆生若有佛性不應而有初發心者善男子心非佛性何以故心是無常佛性常故此菩提心實非佛性何以故一闍提等斷於善根墮地獄故若菩提心是佛性者一闍提輩則不得名一闍提也菩提之心亦不得名爲常也是故定知菩提之心實非佛性善男子衆生佛性不名爲佛以諸功德因緣和合得見佛性然後成佛汝言衆生悉有佛性何故不見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以諸因緣未和合故善男子以是義故我說二因正因緣因正因者名爲佛性緣因者發菩提心以二因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當知有六法壞菩提心何等爲六一者恡法二者於諸衆生起不善心三者親近惡友四者不勤精進五者自大驕慢六者營務世業如是六法則能破壞菩提之心善男子復有五法退菩提心何等爲五一者樂在 outdoors 出家二者不修大慈之心三者好求法師過罪四者常樂處在生死五者不善受持讀誦書寫解

說十二部經是名五法退菩提心復有二法
 退菩提心何者為二一者貪樂五欲二者不
 能恭敬尊重三寶以如是等眾因緣故退菩
 提心云何復名不退之心有人聞佛能度眾
 生生老病死不從師諮自然修集以是因緣
 發菩提心作是誓願願我常得親近諸佛及
 佛弟子具五善根不生憍慢復願常聞十二
 部經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寧當少聞多解義
 味不願多聞於義不了願作心師不師於心
 身口意業不與惡交能施一切眾生安樂身
 戒心慧不動如山為欲受持無上正法於身
 命財不生慳吝不淨之物不為福業正命自
 活心無邪諂受恩常念小恩大報善知世中
 所有事藝善解眾生方俗之言讀誦書寫十
 二部經不生懈怠懶惰之心若諸眾生不樂
 聽聞方便引接令彼樂聞父母師長深生恭
 敬怨憎之中生大慈心常修六念空三昧門
 十二因緣生滅等觀佛說禁戒堅固護持終
 不生於毀犯之想修習菩薩難行苦行其心
 歡喜不生悔恨不為果報而集因緣於現在

樂不生貪著善男子若有能發如是願者是
 名菩薩終不退失菩提之心能見如來明了
 佛性能調眾生度脫生死善能護持無上正
 法能得具足六波羅密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十七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十八
大般涅槃經之六

機八

師子吼菩薩白佛言世尊無相定者名大涅槃是故涅槃名為無相以何因緣名為無相佛言善男子若有比丘時時修習三種相者則斷諸相時時修習三昧定相時時修習智慧之相時時修習捨相是名三相師子吼言世尊云何名為定慧捨相佛言善男子若取色相不能觀色常無常相是名三昧若能觀色常無常相是名慧相三昧慧等觀一切法是名捨相如善御駕馳過疾得所遲疾得所故名捨相菩薩亦爾若三昧多者則修習慧若慧多者則修習三昧三昧慧等則名為捨善男子十住菩薩智慧力多三昧力少是故不得明見佛性聲聞緣覺三昧力多智慧力少以是因緣不見佛性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見佛性了了無礙如觀掌中菴摩勒果見佛性者名為捨相奢摩他者名為能滅能滅一切煩惱結故又奢摩他者名曰能調名曰寂靜名曰遠離名曰能清以是義故故名定

相毘婆舍那名為正見亦名了見名為能見名曰徧見名次第見名別相見是名為慧憂畢業者名曰平等亦名不諍又名不觀亦名不行是名為捨善男子為三事故修奢摩他何等為三一不放逸故二莊嚴大智故三得自在故復為三事故修毘婆舍那何等為三一為觀生死惡果報故二為欲增長諸善根故三為破一切諸煩惱故世尊如經中說若毘婆舍那能破煩惱何故復修奢摩他耶佛言善男子汝言毘婆舍那破煩惱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有智慧時則無煩惱有煩惱時則無智慧云何而言毘婆舍那能破煩惱善男子譬如明時無暗暗時無明若有說言明能破暗無有是處善男子誰有智慧誰有煩惱而言智慧能破煩惱如其無者則無所破善男子若言智慧能破煩惱為到故破不到故破若不到破者凡夫眾生則應能破若到故破者初念應破若初念不破後亦不破若初到便破是則不到云何說言智慧能破若言到與不到而能破者是義不然如地堅性火

熱性水濕性風動性而地堅性乃至風動性非因緣作其性自爾如四大性煩惱亦爾性自是斷若是斷者云何而言智慧能斷以是義故毘婆舍那決定不能破諸煩惱善男子如鹽性鹹令異物鹹蜜本性甘令異物甘水本性濕令異物濕智慧性滅令法滅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法無滅云何智慧強能令滅若言鹽鹹令異物鹹慧滅亦爾令異法滅者是亦不然何以故智慧之性念念滅故若念念滅云何而言能滅他法以是義故智慧之性不破煩惱善男子一切諸法有二種滅一性滅二畢竟滅若性滅者云何而言智慧能滅善男子一切諸法性若自空誰能令生誰能令滅異生異滅無造作者善男子若修習定則得如是正知正見以是義故我經中說若有比丘修習定者能見五陰出滅之相若不修定世間之事尚不能了況於出世若無定者平處顛墜若有修習三昧定者則大利益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菩薩摩訶薩具足二法能大利益如拔堅木先以手動後

則易出菩薩定慧亦復如是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如浣垢衣先以灰汁後以清水衣則鮮潔如先讀誦後則解義如先平地然後下種先從師受後思惟義菩薩摩訶薩修是二法常攝其心不令放逸不為利養行於非法客塵煩惱所不能汙不為諸邪異見所惑常能遠離諸惡覺觀不久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定相者名空三昧慧相者名無願三昧捨相者名無相三昧若有菩薩摩訶薩善知定時慧時捨時及知非時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菩提道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因於受樂生大憍慢或因說法而生憍慢或因精勤而生憍慢或因世間善法功德而生憍慢或因蒙貴恭敬而生憍慢當知爾時不宜修智宜應修定是名菩薩知時非時若有菩薩勤修精進未得利益涅槃之樂以不得故生於悔心以鈍根故不能調伏五情諸根諸垢煩惱勢力盛故自疑戒律有羸損故當知爾時不宜修定宜應修智是名菩薩知時非時善男子若有菩薩定慧二法不平等者當知

爾時不宜修捨二法若等則宜修之是名菩薩知時非時善男子若有菩薩修習定慧起煩惱者當知爾時不宜修捨宜應讀誦書寫解說十二部經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天念捨是名修捨善男子若有菩薩修習如是三法相者以是因緣得無相涅槃 善男子應觀戒是一切善法梯磴亦是一切善法根本如地一切樹木所生之本如天帝釋所立勝幢戒能永斷一切惡業及三惡道能療惡病猶如藥樹戒是生死險道資糧戒是摧結惡賊鎗仗戒是滅結毒蛇良咒戒是度惡業行橋梁若有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戒善男子又應觀心輕躁動轉難捉難調馳騁奔逸如大惡象念念迅速如彼電光躁擾不住猶如獼猴如幻如炎乃是一切諸惡根本若有不能如是觀者名不修心菩薩摩訶薩修心修戒因緣得定慧均等無相三昧 師子吼菩薩言世尊若一切眾生有佛性者即當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須修習三昧道耶佛言有佛無佛法界常住若言佛性住眾生

中者善男子常法無住若有住處即是無常如十二因緣無定住處若有住處十二因緣不得名常如來法身亦無住處法界法入法陰虛空悉無住處佛性亦爾都無住處譬如四大雖均等有堅有熱有濕有動有重有輕有亦有白有黃有黑而是四大亦無有業異法界故各不相似佛性亦爾異法界故時至則現善男子一切眾生不退佛性故名之為有阿毘跋致故以當有故決定得故定常見故是故名為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譬如有王告一大臣汝牽一象以示盲者時彼眾盲各以手觸即喚眾盲各各問言汝見象耶眾盲各言我已得見其觸牙者即言象形如蘆葦根其觸耳者言象如箕其觸頭者言象如石其觸鼻者言象如杵其觸脚者言象如木曰其觸脊者言象如牀其觸腹者言象如蘆其觸尾者言象如繩善男子如彼眾盲不說象體亦非不說若是眾相悉非象者離是之外更無別象善男子王喻如來正徧知臣喻方等大涅槃經象喻佛性盲喻一切無明眾

生是諸眾生聞佛說已或作是言色是佛性何以故是色雖滅次第相續是故獲得無上如來三十二相如來色常如來色者常不斷故譬如真金質雖遷變色常不異或時作釧作釵作盤然其黃色初無改易眾生佛性亦復如是質雖無常而色是常以是故說色為佛性或有說言受是佛性何以故受因緣故獲得如來真實之樂如來受者謂畢竟受第一義受眾生受性雖復無常然其次第相續不斷是故獲得如來常受譬如有人姓憍師迦人雖無常而姓是常經千萬世無有改易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受為佛性又有說言想是佛性何以故想因緣故獲得如來真實之想如來想者名無想想無想想者非眾生想非男女想亦非色受想行識想非想斷想眾生之想雖復無常以想次第相續不斷故得如來常恒之想譬如眾生十二因緣眾生雖滅而因緣常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想為佛性又有說言行為佛性何以故行名壽命壽因緣故獲得如來常住壽

命眾生壽命雖復無常而壽次第相續不斷故得如來真實常壽譬如十二部經聽者說者雖復無常而是經典常存不變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行為佛性又有說言識為佛性何以故識因緣故獲得如來平等之心眾生意識雖復無常而識次第相續不斷故得如來真實常心如火熱性火雖無常熱非無常眾生佛性亦復如是以是故說識為佛性又有說言離陰有我我是佛性何以故我因緣故獲得如來八自在我有諸外道說言去來見聞悲喜語說為我如是我相雖復無常而如來我真實是常善男子如陰入界雖復無常而名是常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善男子如彼盲人各各說象雖不得實非不說象說佛性者亦復如是非即六法不離六法是故我說眾生佛性非色不離色乃至非我不離我有諸外道雖說有我而實無我眾生我者即是五陰離陰之外更無別我譬如蓮葉鬚臺合為蓮華離是之外更無別華譬如牆壁草木和合名之為舍離是之外更無別

舍如住陀羅樹波羅奢樹尼拘陀樹鬱曇鉢樹和合為林離是之外更無別林譬如車象馬步和合為軍離是之外更無別軍譬如五色雜線和合為綺離是之外更無別綺如四姓和合名為大眾離是之外更無別眾眾生我者亦復如是離五陰外更無別我善男子如來常住則名為我如來法身無邊無礙不生不滅得八自在是名為我眾生真實無如是我及以我所但以必定當得畢竟第一義空故名佛性善男子我若說色是佛性者眾生聞已則生邪倒以邪倒故命終則生阿鼻地獄如來說法為斷地獄是故不說色是佛性乃至說識亦復如是善男子若諸眾生了佛性者則不須修道十住菩薩修八聖道以見佛性况不修者而得見耶如文殊師利諸菩薩等已無量世修習聖道了知佛性云何聲聞辟支佛等能知佛性若諸眾生欲得了知佛性者應當一心受持讀誦書寫解說供養恭敬尊重讚歎是涅槃經見有受持乃至讚歎如是經者應當以好房舍衣服飲食

臥具醫藥而供給之無復讚歎禮拜問訊善男子若有已於過去無量無邊世中親近供養無量諸佛深種善根然後乃得聞是經名善男子佛性不可思議佛法僧寶亦不可思議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而不能知是亦不可思議如來常樂我淨之法亦不可思議一切眾生能信如是大涅槃經亦不可思議師子吼言世尊如來得入自在何因緣故不生耶佛言善男子劫初眾生皆悉化生當爾之時佛不出世善男子若有眾生遇病苦時須醫須藥劫初之時眾生化生雖有煩惱其病未發是故如來不出其世善男子一切眾生父作子業子作父業如來世尊若受化身則無父母若無父母云何能令一切眾生作諸善業是故如來不受化身善男子佛正法中有二種護一者內二者外內護者所謂禁戒外護者族親眷屬若佛如來受化身者則無外護是故如來不受化身善男子有人恃姓而生憍慢如來為破如是慢故生在貴姓不受化身善男子如來世尊有真父母父名

淨飯母名摩耶而諸眾生猶言是幻云何當受化生之身若受化身云何得有碎身舍利如來為益眾生福德故碎其身而令供養是故如來不受化身一切諸佛悉無化生云何獨令我受化身爾時師子吼菩薩合掌長跪右膝著地以偈讚佛

如來無量功德聚 我今不能廣宣說
今為眾生演一分 唯願哀愍聽我說
眾生無明闇中行 具受無邊百種苦
世尊能令遠離之 是故世稱為大悲
眾生往返生死繩 放逸迷荒無安樂
如來能施眾安樂 是故永斷生死繩
如來為眾修苦行 成就具足滿六度
心處邪風不傾動 是故能勝世大士
眾生常欲得安樂 而不知修安樂因
如來能教令修習 猶如慈父愛一子
佛見眾生煩惱患 心苦如母念病子
常思離病諸方便 是故此身繫屬他
不為三世所攝持 無有名宇及假號
覺知涅槃甚深義 是故稱佛為大覺

有河洞液沒眾生 無明所言不知出
如來自度能度彼 是故稱佛大船師
能知一切諸因果 亦復通達盡滅道
常施眾生痛苦藥 是故世稱大醫王
如來世尊破邪道 開示眾生正真路
行是道者得安樂 是故稱佛為導師
成就具足戒定慧 亦以此法救眾生
以法施時無妬悋 是故稱佛無緣悲
如來世尊無怨親 是故其心常平等
我師子吼讚大悲 能吼無量師子吼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一闍提輩以何因緣無有善法佛言善男子一闍提輩斷善根故眾生悉有信等五根而一闍提輩永斷滅故以是義故殺害蟻子猶得殺罪殺一闍提無有殺罪世尊一闍提者終無善法是故名爲一闍提耶佛言如是如是世尊一切眾生有三種善所謂過去未來現在一闍提輩亦不能斷未來善法云何說言斷諸善法名一闍提耶善男子斷有二種一者現在滅二者現在障於未來一闍提輩具是二斷是故我言

斷諸善根譬如有人沒圍廁中唯有一髮毛頭未沒雖復一髮毛頭未沒而一毛頭不能勝身一闍提輩亦復如是雖未來世當有善根而不能救地獄之苦未來之世雖可救拔現在之世無如之何是故名爲不可救濟以佛性因緣則可得救佛性者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是故佛性不可得斷如朽敗子不能生芽一闍提輩亦復如是世尊一闍提輩不斷佛性佛性亦善云何說言斷一切善善男子若諸衆生現在世中有佛性者則不得名一闍提也如世間中衆生我性佛性是常三世不攝三世若攝名爲無常佛性未來以當見故故言衆生悉有佛性以是義故十住菩薩具足莊嚴乃得少見世尊佛性者常猶如虛空何故如來說言未來如來若言一闍提輩無善法者一闍提輩於其同學同師父母親族妻子宜當不生愛念心耶如其生者非是善乎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快發斯問佛性者猶如虛空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一切衆生有三種身所謂過去未來現在衆生未

來具足莊嚴清淨之身得見佛性是故我言佛性未來善男子我爲衆生或時說因爲果或時說果爲因是故經中說命爲食見色爲觸未來身淨故說佛性世尊如佛所說義如是者何故說言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善男子衆生佛性雖現在無不可言無如虛空性雖無現在不得言無一切衆生雖復無常而是佛性常住無變是故我於此經中說衆生佛性非內非外猶如虛空非內非外如其虛空有內外者虛空不名爲一爲常亦不得言一切處有虛空雖復非內非外而諸衆生悉皆有之衆生佛性亦復如是如汝所言一闍提輩有善法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一闍提輩若有身業口業意業取業求業施業解業如是等業悉是邪業何以故不求因果故如阿梨勒果根莖枝葉華實悉苦一闍提業亦復如是善男子如來具足知諸根力是故善能分別衆生上中下根能知是人轉下作中能知是人轉中作上能知是人轉上作中能知是人轉中作下是故當知衆生根性無有決定

以無定故或斷善根斷已還生若諸衆生根性定者終不先斷斷已復生亦不應說一闍提輩墮於地獄壽命一切善男子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無有定相 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具足是知根力是故能知一切衆生上中下根利鈍差別知現在世衆生諸根亦知未來衆生諸根如是衆生於佛滅後作如是說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或不畢竟入於涅槃或說有我或說無我或有中陰或無中陰或說有退或說無退或言如來身是有爲或言如來身是無爲或有說言十二因緣是有爲法或說因緣是無爲法或說心是有常或說心是無常或有說言受五欲樂能障聖道或說不遠或說是第一法唯是欲界或說三界或說布施唯是意業或有說言即是五陰或有說言有三無爲或有說言無三無爲或說佛性即衆生有或說佛性離衆生有或有說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一闍提等皆有佛性或說言無或有說言有十方佛或有說言無十方佛如其如來具足成就知根力者何

故今日不決定說佛告迦葉菩薩善男子如是之義非眼識知乃至非意識知乃是智慧之所能知若有智者我於是人終不作二是亦謂我不作二說於無智者作不定說而是無智亦復謂我作不定說善男子如來所有一切善行悉為調伏諸眾生故譬如醫王所有醫方悉為療治一切病苦如來世尊為國土故為時節故為他語故為度人故為眾根故於一法中作二種說於一名法說無量名於一義中說無量名於無量義說無量名善男子若如是義作定說者則不得稱我為如來具知根力有智之人當知香象所負非驢所勝一切眾生所行無量是故如來種種為說無量之法何以故眾生多有諸煩惱故若便如來說於一行不名如來具足成就知諸根力是故我於餘經中說五種眾生不應還為說五種法為不信者不讚正信為毀禁者不讚持戒為慳貪者不讚布施為懈怠者不讚多聞為愚癡者不讚智慧何以故智者若為是五種人說此五事當知說者不得具足

知諸根力亦不得名憐愍眾生何以故是五種人聞是事已生不信心惡心嗔心以是因緣於無量世受苦果報是故不名憐愍眾生具知根力是故我先於餘經中告舍利弗汝慎勿為利根之人廣說法語鈍根之人略說法也舍利弗言世尊我但為憐愍故說非是具足根力故說善男子廣略說法是佛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善男子佛涅槃後諸弟子等各異說者是人皆以顛倒因緣不得正見是故不能自利利他善男子是諸眾生非唯一性一行一根一種國土一善知識是故如來為彼種種宣說法要以是因緣十方三世諸佛如來為眾生故開示演說十二部經善男子如來說是十二部經非為自利但為利他是故如來第五力者名為解力是故如來深知是人現在能斷善根是人後世當斷善根是人現在能得解脫是人後世能得解脫是故如來名無上力士若言如來畢竟涅槃不畢竟涅槃是人不解如來意故作如是說善男子菩薩二種一者實義二者假名

假名菩薩聞我當入涅槃皆生退心而作是言如其如來無常不住我等何為為是事故無量世中受大苦惱如來世尊成就具足無量功德尚不能壞如是死魔况我等輩當能壞耶善男子是故我為如是菩薩而作是言如來常住無有變易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定言如來終不畢竟入於涅槃善男子有諸眾生於斷見作如是言一切眾生身滅之後善惡之業無有受者我為是人作如是言善惡果報實有受者云何知有過去之世拘施那竭有王名曰善見作童子時經八萬四千歲作太子時八萬四千歲及登王位亦八萬四千歲於獨處坐作是思惟眾生薄福壽命短促常有四怨而隨逐之不自覺知猶故放逸是故我當出家修道斷絕四怨生老病死即勅有司於其城外作七寶堂時善見王將一使人獨往堂上復經八萬四千年中修習慈心是慈因緣於後八萬四千年中次第得作轉輪聖王三十世中作釋提桓因無量世中作諸小王善男子爾時善見豈

異人乎即我身是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有我及我所又我一時為諸眾生說言我者即是性也所謂內外因緣十二因緣眾生五陰心界世間功德業行自在天世即名為我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有我善男子復有異時有一比丘來至我所作如是言世尊云何名我誰是我耶何緣故我我時即為比丘說言比丘無我所眼者即是本無今有已還無其生之時無所從來及其滅時亦無所至雖有業果無有作者無有捨陰及受陰者如汝所問云何我者我即期也誰是我者即是業也何緣我者即是愛也比丘譬如二手相拍擊出其中我亦如是眾生業愛三因緣故名之為我比丘一切眾生色不

是我我中無色中無我乃至識亦如是比丘諸外道輩雖說有我終不離陰若說離陰別有我者無有是處一切眾生行如幻化熱時之焰比丘五陰皆是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善男子爾時多有無量比丘觀此五陰無我

我所得阿羅漢果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定說無我善男子我於經中復作是言三事和合得受是身一父二母三者中陰是三和合得受是身或時復說阿那舍人現般涅槃或於中陰入般涅槃或復說言中陰身根具足明了皆因往業如淨醍醐我或時說弊惡眾生所受中陰如世間中蠱澀耗竭純善眾生所受中陰如波羅奈所出白鬘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中陰我復說言無色眾生無有中陰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定無中陰善男子我於經中復說有退何以故因於無量懈怠懶惰諸比丘等不修道故說退五種一者樂於多事二者樂說世事三者樂於睡眠四者樂近在家五者樂多游行以是因緣令比丘退說退因緣復有二種一內二外阿羅漢人雖離內因不離外因以外因緣故則生煩惱生煩惱故則便退失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有退善男子經中復說譬如焦炭

不還為木亦如瓶壞更無瓶用煩惱亦爾阿羅漢斷終不還生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無退善男子我經中說一切眾生作善惡業捨身之時四大於此即時散壞純善業者心即上行純惡業者心即下行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心定常善男子我於一時為頻婆娑羅王而作是言大王當知色是無常何以故從無常因而得生故是色若從無常因生智者云何說言是常若色是常不應壞滅生諸苦惱今見是色散滅破壞是故當知色是無常乃至識亦如是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心定斷善男子我經中說我諸弟子受諸香華金銀寶物妻子奴婢八不淨物獲得正道得正道已亦不捨離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定言如來說受五欲不妨聖道又一時復作是說在家之人得正道者無有是處善男子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如來說受五欲定遠正道 善男子我經中說

佛性具有六事一常二實三真四善五淨六可見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善男子我又說言眾生佛性猶如虛空虛空者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非內非外非是色聲香味觸攝佛性亦爾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善男子我又復說眾生佛性猶如貧女宅中藏寶力士額上金剛寶珠轉輪聖王甘露之泉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善男子我又復說犯四重禁一闍提人謗方等經作五逆罪皆有佛性如是眾生都無善法佛性是善我諸弟子聞是說已不解我意唱言佛說眾生佛性離眾生有善男子我於處處經中說言一人出世多人利益一國土中

十八

十八

須彌山若於是中生決定者是名執著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執著佛言善男子如是之人若從他聞若自尋經若他故教於所著事不能放捨是名執著世尊如是執著為是善耶是不善耶善男子如是執著不名為善何以故不能摧壞諸疑網故世尊如是人者本是不疑云何說言不壞疑網善男子夫不疑者即是疑也世尊若有人謂須陀洹人不墮三惡是人亦當名著名疑善男子是可名定不得名疑如人先見牛與水牛後遙見牛便生疑想彼是牛耶是水牛耶一切眾生先見二物後便生疑何以故心不了故我亦不說須陀洹人有墮三惡不墮三惡是人何故生於疑心迦葉言世尊如佛所說要先見已然後疑者有人未見二種物時亦復生疑何等是耶善男子所謂涅槃世尊譬如有人路遇濁水然未曾見而亦生疑如是水者深耶淺耶是人未見云何生疑善男子夫涅槃者即是斷苦非涅槃者即是苦也一切眾生見有二種見苦非苦若苦者即是飢渴寒

十八

十八

熱曠喜病瘦安隱老壯生死繫縛解脫思愛別離怨憎聚會眾生見已即便生疑當有畢竟遠離如是苦惱事不是故眾生於涅槃中而生疑也汝意若謂是人先來未見濁水云何疑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是人先於餘處見已是故於此未曾到處而復生疑世尊是人先見深淺處時已不生疑於今何故而復生疑佛言善男子本未行故所以生疑是故我言不了故疑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疑即是著著即是疑為是誰耶善男子斷善根者世尊何等入輩云斷善根善男子若有聰明點慧利根能善分別遠離善友不聽正法不善思惟不如法住如是之人能斷善根善男子斷善根者非是下劣愚鈍之人世尊如是之人何時當能還生善根佛言善男子是人二時還生善根初入地獄出地獄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云何名因亦是過去現在未來果亦過去現在未來非是過去現在未來佛言善男子五陰二種一者因二者果是因五陰是過去現在未

來是果五陰亦是過去現在未來亦非過去現在未來善男子一切無明煩惱等結悉是佛性何以故佛性因故從無明行及諸煩惱得善五陰是名佛性從善五陰乃至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我於經中先說眾生佛性如雜血乳血者即是無明行等一切煩惱乳者即是善五陰也是故我說從諸煩惱及善五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眾生身皆從精血而得成就佛性亦爾須陀洹人斯陀舍人斷少煩惱佛性如乳阿那舍人佛性如酪阿羅漢人猶如生酥從辟支佛至十住菩薩猶如熟酥如來佛性猶如醍醐善男子現在煩惱為作障故令諸眾生不得覩見世尊若言五陰是佛性者云何說言眾生佛性非內非外善男子眾生不解即是中道我為眾生得開解故說言佛性非內非外眾生佛性非內六入非外六入內外合故名焉中道是故如來宣說佛性即是中道非內非外故名中道云何名為非內非外善男子或言佛性即是外道何以故菩薩摩訶薩於無

量劫在外道中斷諸煩惱調伏其心教化眾生然後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以佛性即是外道或言佛性即是內道何以故菩薩雖於無量劫中修習外道若離內道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以佛性即是內道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名內外是名中道復次善男子或言佛性即是如來金剛之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以故不虛誑故或言佛性即是十力四無所畏大悲及三念處首楞嚴等一切三昧何以故因是三昧生金剛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故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名內外是名中道復次善男子或有說言佛性即是內善思惟何以故離善思惟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是故佛性即是內善思惟復有說言佛性是外謂檀波羅密從檀波羅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以說言檀波羅密即是佛性或有說言佛性是內謂五波羅密離是五事當知則無佛性因果是以說言五波羅密即是佛性

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內亦外是名中道復次善男子或有說言佛性在內譬如力士額上寶珠何以故常樂我淨如寶珠故是以說言佛性在內或有說言佛性在外如貧女寶藏何以故方便見故佛性亦爾在眾生外以方便故而得見之是故如來遮此二邊說言佛性非內非外亦內亦外是名中道善男子眾生佛性非有非無所以者何佛性雖有非如虛空何以故世間虛空雖以無量善巧方便不可得見佛性可見是故雖有非如虛空佛性雖無不同兔角何以故龜毛兔角雖以無量善巧方便不可得生佛性可生是故雖無不同兔角是故佛性非有非無亦有亦無云何名有一切悉有是諸眾生不斷不滅猶如燈焰乃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名有云何名無一切眾生現在未有一切佛法常樂我淨是故名無有無合故即是中道是故佛說眾生佛性非有非無善男子如有人問是種子中有果無耶應定答言亦有亦無何以故離子之外不

能生果是故名有子未出芽是故名無以是
義故亦有亦無所以者何時節有異其體是
一衆生佛性亦復如是若言衆生中別有佛
性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衆生即佛性佛性即
衆生直以時異有淨不淨若有說言乳中有
酪是名執著若言無酪是名虛妄離是二事
應定說言亦有亦無何故名有從乳生酪因
即是乳果即是酪是名爲有云何名無色味
各異服用不同善男子若言乳中有酪性者
乳即是酪酪即是乳其性是一何因緣故乳
在先生出酪不先生若有因緣一切世人何故
不說若無因緣何故酪不先生若酪不先生
誰作次第乳酪生酥熟酥醍醐是故知酪先
無今有若先無今有是無常法善男子若有
說言乳有酪性能生於酪水無酪性故不生
酪是義不然何以故水草亦有乳酪之性所
以者何因於水草則生乳酪若乳中定有酪
性水草無者是名虛妄何以故心不等故故
名虛妄若言乳中定有酪者酪中亦應定有
乳性何因緣故乳中出酪酪不出乳若無因

緣當知是酪本無今有是故智者應言乳中
非有酪性非無酪性善男子是故如來於是
經中說如是言一切衆生定有佛性是名爲
著若無佛性是名虛妄智者應說衆生佛性
亦有亦無善男子四事和合生於眼識何等
爲四眼色明欲是眼識性非眼非色非明非
欲從和合故便得出生如是眼識本無今有
已有還無是故當知無有本性乳中酪性亦
復如是若有說言水無酪性故不出酪是故
乳中定有酪性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諸法
異因異果亦非一因生一切果非一切果從
一因生善男子如從四事生於眼識不可復
說從此四事應生耳識是故我於是經中說
因生故法有因滅故法無善男子如我所說
十二部經或隨自意說或隨他意說或隨自
他意說我常宣說一切衆生悉有佛性是名
隨自意說一切衆生不斷不滅乃至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名隨自意說如我所說
十住菩薩少見佛性是名隨他意說一切衆
生悉有佛性煩惱覆故不能得見我說如是

汝說亦爾是名隨自他意說善男子如來或
時爲一法故說無量法如經中說一切梵行
因善知識一切梵行因雖無量說善知識則
已攝盡如我所說一切惡行邪見爲因一切
惡行因雖無量若說邪見則已攝盡或說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信心爲因是菩提因雖
復無量若說信心則已攝盡如來雖說無量
諸法以爲佛性然不離於陰入界也善男子
如來說法爲衆生故有七種語一者因語二
者果語三者因果語四者喻語五者不應說
語六者世流布語七者如意語 善男子信
有二種一者信正二者信邪言有因有果有
佛法僧是名信正言無因果三寶性異是名
信邪若人雖信佛法僧寶不信三寶同一性
相雖信因果不信得者是人名爲信不具足
信不具足故所受禁戒亦不具足戒有二種
一者作戒二者無作戒是人雖具作戒不具
無作戒是故名爲戒不具足信戒不具故所
修多聞亦不具足如來說說十二部經唯信
六部不信六部是故名爲聞不具足是人不

具如是三事所修智慧亦不具足如經說言
如來即是解脫解脫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涅槃
涅槃即是解脫於是義中不能分別是故名
為智不具足若自知見不具足故求近善
友樂諮未聞聞已樂受受已樂善思惟善思
惟已能如法住二五云何為住常樂觀見善光明
故若佛出世若不出世終不造惡是名為住
世尊復說偈曰

若人善能分別義 至心求於法門果
若能訶責一切有 是人名為如法住
若能供養無量佛 則能無量世修道
若受世樂不放逸 是人名為如法住
親近善友聽正法 內善思惟如法住
樂見光明修習道 獲得解脫安隱住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十八

大般涅槃經之七

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眾生佛性猶如虛空云何名為如虛空耶佛言善男子虛空之性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佛性亦爾善男子虛空非過去何以故無現在故法若現在可說過去以無現在故無過去亦無現在何以故無未來故法若未來可說現在以無未來故無現在亦無未來何以故無現在過去故若有現在過去則有未來以無過去現在故則無未來以是義故虛空之性非三世攝善男子以虛空無故無有三世不以有故無三世也如虛空華非是有故無有三世虛空亦爾非是有故無有三世善男子無物者即是虛空佛性亦爾善男子虛空無故非三世攝佛性常故非三世攝善男子如來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有佛性一切佛法常無變易以是義故無有三世猶如虛空善男子如世間中無罣礙處名為虛空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於一切佛法

無有罣礙故言佛性猶如虛空世尊如來佛性涅槃非三世攝而名為有虛空亦非三世攝何故不得名為有耶佛言善男子為非涅槃名為涅槃為非如來名為如來為非佛性名為佛性云何名為非涅槃耶所謂一切煩惱有為之法為破如是有為煩惱是名涅槃非如來者謂一闍提至辟支佛為破如是一闍提等至辟支佛是名如來非佛性者所謂一切牆壁瓦石無情之物離如是等無情之物是名佛性善男子一切世間無非虛空對於虛空世尊世間亦無非四大對而猶得名四大是有虛空無對何故不得名之為有佛言善男子若言涅槃非三世攝虛空亦爾者是義不然何以故涅槃是有可見可證是色足跡章句是有是相是緣是歸依處寂靜光明安隱彼岸是故得名非三世攝虛空之性無如是法是故名無若有離於如是等法更有法者應三世攝虛空若同是有法者不得非是三世所攝善男子如世人說虛空名為無色無對不可親見若無色無對不可見

者即心數法虛空若同心數法者不得不是三世所攝若三世攝即是四陰是故離四陰已無有虛空復次善男子諸外道言夫虛空者即是光明若是光明即是色法虛空若爾是色法者即是無常是無常故三世所攝云何外道說非三世若三世攝則非虛空若三世攝云何言常善男子若復說言夫虛空者不離三法一者空二者實三者空實若言空是當知虛空是無常法何以故實處無故若言實是當知虛空亦是無常何以故空處無故若空實是當知虛空亦是無常何以故二處無故是故虛空名之為無善男子如說虛空是可作法如說去樹去舍而作虛空平作虛空覆於虛空上於虛空畫虛空色如大海水是故虛空是可作法一切作法皆是無常猶如瓦瓶虛空若爾應是無常善男子世間人說一切法中無罣礙處名虛空者是無礙處於一切法為具足有為分有耶若具足有當知餘處則無虛空若分有者則是彼此可數之法若是可數當知無常善男子若有人

說虛空無礙與有並合又復說言虛空在物如器中果二俱不然何以故若言並合則有三種一異業共合如飛鳥集樹二共業合如兩羊相觸三已合共合如二雙指合在一處若言異業共合異則有二一是物業二虛空業若空業合物空則無常若物業合空物則不徧如其不徧是亦無常若言虛空是常其性不動與動物合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虛空若常物不應常物若無常空亦無常若言虛空亦常無常無有是處若共業合是義不然何以故虛空名徧若與業合業亦應徧若有徧者應一切徧若一切徧應一切合不應說有合與不合若言已合共合如二雙指合是義不然何以故先無有合後方合故先無後有是無常法是故不得說言虛空已合共合如世間法先無後有是物無常虛空若爾亦應無常若言虛空在物如器中果是義不然何以故如是虛空先無器時在何處住若有住處虛空則多如其多者云何言常言一言徧若使虛空離空有住有物亦應離虛空住

是故當知無有虛空善男子若有說言指住之處名為虛空當知虛空是無常法何以故指有四方若有四方當知虛空亦有四方一切常法都無方所以有方故虛空無常若是無常不離五陰要離五陰是無所有善男子有法若從因緣住者當知是法名為無常善男子譬如一切眾生樹木因地而住地無常故因地之物次第無常善男子如地因水水無常故地亦無常如水因風風無常故水亦無常風依虛空空無常故風亦無常若無常者云何說言虛空是常徧一切處虛空無故非是過去未來現在亦如兔角是無物故非是過去未來現在是故我說佛性常故非三世攝虛空無故非三世攝善男子我終不與世間共諍何以故智者說有我亦說有智者說無我亦說無世尊菩薩摩訶薩具足幾法不與世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汙佛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具足十法不與世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汙何等為十一者信心二者有戒三者親近善友四者內善思惟五者具足精進

六者具足正念七者具足智慧八者具足正語九者樂於正法十者憐愍眾生善男子若沾汙如優鉢羅華善男子凡夫之色從煩惱生是故智說色是無常苦空無我如來色者遠離煩惱是故說是常恒不變 善男子煩惱三種所謂欲漏有漏無明漏智者應當觀是三漏所有罪過所以者何知罪過已則能遠離善男子有智之人又復當觀一切漏因何以故若但觀漏不觀漏因則不能斷諸煩惱何以故智者觀漏從是因生我今斷因漏則不生如彼醫師先斷病因病則不生智者先斷煩惱因者亦復如是有智之人次觀果報知從善因生於善果知從惡因生於惡果觀果報已遠離惡因次復應觀煩惱輕重先離重者輕者自去善男子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為斷煩惱修行道者即是如來以是因緣如來色常乃至識常善男子不知煩惱煩惱因煩惱果報煩惱輕重不能修道即是凡夫是故凡夫色是無常受想行

誠悉是無常善男子世間智者一切聖人菩薩諸佛說是二義我亦如是說是二義是故我說不與世間智者共諍不為世法之所沾汗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衆生一身云何能起種種煩惱佛言善男子如一器中有種種子得水雨已各各自生衆生亦爾身雖是一愛因緣故而能生長種種煩惱世尊智者云何觀於果報善男子智者當觀諸漏因緣能生地獄餓鬼畜生是漏因緣亦得人天身皆是無常苦空無我是身器中得三種苦三種無常是漏因緣智者當觀我既受得如是之身不應生起如是煩惱受諸惡果迦葉菩薩言世尊有無漏果若言智者斷諸果報無漏果報在斷中不諸得道人有無漏果如其智者求無漏果云何佛說一切智者應斷果報

名因中說果果中說因此六入者名過去業是名果中說因善男子一切聖人真實無有無漏果報一切聖人修道果報更不生漏是故名爲無漏果報善男子有智之人如是觀特則得永滅煩惱果報善男子智者觀已爲斷如是煩惱果報修習聖道聖道者即空無相願修是道已能滅一切煩惱果報善男子猶如世間從子生果是果有能與子作因有不能者有能作者名果子若不能作唯得名果不得名子一切衆生亦復如是皆有二種一者有煩惱果是煩惱因二者有煩惱果非煩惱因是煩惱因是則名爲清淨梵行善男子衆生觀受知是一切漏之近因所謂內外漏受因緣故不能斷絕一切諸漏亦不能出三界牢獄衆生因受著我所生於心倒想倒見倒是故衆生先當觀受如是受者爲一切愛而作近因是故智者欲斷愛者當先觀受既觀受已復當更觀如是受者何因緣生若因緣生如是因緣復從何生若無因生無因何故不生無受復觀是受皆

從緣合而生因緣者即是愛也分別何等受能作愛因何等愛能作愛因善男子衆生若能如是深觀愛因受因則便能斷我及我所善男子若人能作如是等觀則應分別愛之與受在何處滅即見愛受有少滅處當知亦應有畢竟滅爾時即於解脫生信心生信心已是解脫處何由而得知從入正道即便修習善男子若有衆生能如是觀雖從煩惱而得果報而是果報更不復爲煩惱作因是則名爲清淨梵行世尊若以因此煩惱之想生於倒想一切聖人實有倒想而無煩惱是義云何佛言善男子云何聖人而有倒想世尊一切聖人牛作牛想亦就是牛馬作馬想亦就是馬男女大小舍宅車乘去來亦爾是名倒想善男子一切凡夫有二種想一者世流布想二者著想一切聖人唯有世流布想無有著想一切凡夫惡覺觀故於世流布生於著想一切聖人善覺觀故於世流布不生著想是故凡夫名爲倒想聖人雖知不名倒想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爲清淨梵

行佛言善男子一切法是世尊如來說一切法為清淨梵行悉是何等一切法耶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微妙大涅槃經乃是一切善法寶藏譬如大海是眾寶藏是涅槃經亦復如是即是一切字義秘藏善男子如須彌山眾藥根本是經亦爾即是菩薩戒之根本善男子譬如虛空是一切物之所住處是經亦爾即是一切善法住處善男子譬如猛風無能繫縛一切菩薩行是經者亦復如是不為一切煩惱惡法之所繫縛善男子譬如金剛無能壞者是經亦爾雖有外道惡邪之人不能破壞善男子是經能為諸菩薩等作法光明如世日月能破諸闇善男子是經能為病苦眾生作大良藥如雪山藥王能治眾病善男子是經即是大無畏王能壞一切煩惱惡魔如師子王降伏眾獸善男子是經能住一切善法如世間地能住眾物善男子是經即是剛利智斧能伐一切煩惱大樹即是一切諸天之眼即是一切人之正道善男子是故此經攝一切法此經雖攝一切諸法我

說梵行即是三十七助道之法善男子若離如是三十七品終不能得聲聞正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不見佛性及佛性果以是因緣梵行即是三十七品善男子三十七品根本是欲善欲即是初發道心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根本也是故我說欲為根本世尊如來先於此經中說一切善法不放逸為本今乃說欲是義云何佛言善男子若言生因善欲是也若言了因不放逸是如世間說一切果者子為其因或復有說子為生因地為了因是義亦爾世尊如來先於餘經中說三十七品佛是根本是義云何善男子如來先說眾生初知三十七品佛是根本若自證得欲為根本 善男子雖因修習三十七品獲得四禪神通安樂不名為實若壞煩惱證解脫時乃名為實是三十七品發心修道雖得世樂及出世樂四沙門果及以解脫不名畢竟若能斷除三十七品所行之事是名畢竟畢竟者即大涅槃復次善男子善愛念心即是欲也因善愛念親近善友因

近善友能善思惟因善思惟能生長道因生長道得二解脫除斷受故心得解脫斷無明故慧得解脫是名為實畢竟者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色是無常因滅是色獲得解脫常住之色受想行識亦是無常因滅是識獲得解脫常住之識憍陳如色即是苦因滅是色獲得解脫安樂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即是空因滅空色獲得解脫非空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是無我因滅是色獲得解脫真我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憍陳如色非寂靜因滅是色獲得涅槃寂靜之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有人能如是知者是名沙門名婆羅門具足沙門婆羅門法若離佛法無有沙門及婆羅門亦無沙門婆羅門法一切外道虛假詐稱都無實行雖復作想言有是二實無是處何以故若無沙門婆羅門法云何而言有沙門婆羅門我常於此大眾之中作師子吼汝等亦當在大眾中作師子吼爾時外道有無量人聞是語已心生瞋恚

外道衆中有婆羅門名闍提首那作如是言瞿曇汝說涅槃是常法耶如是如是大婆羅門婆羅門言瞿曇若說涅槃常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世間之法從子生果相續不斷如從泥出瓶從縷得衣瞿曇常說修無常想獲得涅槃因是無常果云何常瞿曇又說解脫欲貪即是涅槃解脫色貪及無色貪即是涅槃滅無明等一切煩惱即是涅槃從欲乃至無明煩惱皆是無常因是無常所得涅槃亦應無常瞿曇又說從因故生天從因故地獄從因得解脫是故諸法皆從因生若從因生故得解脫者云何言常瞿曇亦說色從緣生故名無常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如是解脫若是色者當知無常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若離五陰有解脫者當知解脫即是虛空若是虛空不得說言從因緣生何以故是常是一偏一切處瞿曇亦說從因生者即是苦也若是苦者云何復說解脫是樂瞿曇又說無常即苦苦即無我若是無常苦無我者即是不淨一切從因所生諸法皆無常苦無我不淨云

何復說涅槃即是常樂我淨若瞿曇說亦常無常亦苦亦樂亦我無我亦淨不淨如是豈非是二語耶我亦曾從先舊智人聞說是語佛若出世言則無二瞿曇今者說於二語復言佛即我身是也是義云何佛言婆羅門如汝所說我今問汝隨汝意答婆羅門言善哉瞿曇佛言婆羅門汝性常耶是無常乎婆羅門言我性是常婆羅門是性能作一切內外法之因也如是瞿曇佛言婆羅門云何作因瞿曇從性生大從大生慢從慢生十六法所謂地水火風空五知根眼耳鼻舌身五業根手脚口聲男女二根心平等根是十六法從五法生色聲香味觸是二十一法根本有三一者染二者蠱三者黑染者名愛蠱者名瞋黑名無明瞿曇是二十五法皆因性生婆羅門是大等法常無常耶瞿曇我法性常大等諸法悉是無常婆羅門如汝法中因常果無常然我法中因雖無常果是常者有何等過婆羅門汝等法中有二因不答言有佛言云何有二婆羅門言一者生因二者了因佛言

云何生因云何了因婆羅門言生因者如泥出瓶了因者如燈照物佛言是二種因因性是一若是一者可令生因作於了因可令了因作生因不也瞿曇佛言若使生因不作了因了因不生因可得說言是因相不婆羅門言雖有相作故不因相婆羅門了因所了即同了不也瞿曇佛言我法雖從無常獲得涅槃而非無常婆羅門從了因得故常樂我淨從生因得故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是故如來所說有二如是二語無有二也是故如來名無二語如汝所說曾從先舊智人邊聞佛出於世無有二語是言善哉一切十方三世諸佛所說無差是故說言佛無二語云何無差有同說有無同說無故名一義婆羅門如來世尊雖名二語爲了一語故云何二語了於一語如眼色二語生識一語乃至意法亦復如是婆羅門言瞿曇善能分別如是語義我今未解所出二語了於一語爾時世尊即爲宣說四真諦法婆羅門言苦諦者亦二亦一乃至道諦亦二亦一婆羅門言世尊

我已知已佛言善男子云何知已婆羅門言
世尊苦諦一切凡夫二是聖人一乃至道諦
亦復如是佛言善哉已解婆羅門言世尊我
今聞法已得正見今當歸依佛法僧寶唯願
大慈聽我出家時憍陳如受佛勅旨為其刺

第九

十三

髮鬘提首那有二種落一者鬚髮二者煩惱
即於坐處得阿羅漢果 復有梵志姓婆私
吒復作是言瞿曇所說涅槃常耶如是梵志
婆私吒言瞿曇將不說無煩惱為涅槃耶如
是梵志婆私吒言瞿曇世間四種名之為無
一者未出之法名之為無如瓶未出泥時名
為無瓶二者已滅之法名之為無如瓶壞已
名為無瓶三者異相互無名之為無如牛中
無馬馬中無牛四者畢竟無故名之為無如
龜毛兔角瞿曇若以除煩惱已名涅槃者涅
槃即無若是無者云何言有常樂我淨佛言
善男子如是涅槃非是先無同泥時瓶亦非
滅無同瓶壞已亦非畢竟無如龜毛兔角同
於具無善男子如汝所言雖牛中無馬不可
說言牛亦是無雖馬中無牛亦不可說馬亦

是無涅槃亦爾煩惱中無涅槃涅槃中無煩
惱是故名為異相互無婆私吒言瞿曇若以
異無為涅槃者夫異無者無常樂我淨瞿曇
云何說言涅槃常樂我淨佛言善男子如汝
所說是異無者有三種無牛馬悉是先無後
有是名先無已有還無是名壞無異相無者

如汝所說善男子是三種無涅槃中無是故
涅槃常樂我淨如世病人一者熱病二者風
病三者冷病是三種病三藥能治酥能治熱
油能治風蜜能治冷是三種藥能治如是三
種惡病善男子風中無油油中無風酥蜜亦
然是故能治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有三種病
一者貪二者瞋三者癡如是三病有三種藥
不淨觀者能為貪藥慈心觀者能為瞋藥觀
因緣智能為癡藥善男子為除貪故作非貪
觀為除瞋故作非瞋觀為除癡故作非癡觀
第九
三種病中無三種藥三種藥中無三種病善
男子三種病中無三種藥故無常無我無樂無
淨三種藥中無三種病是故得稱常樂我淨
婆私吒言世尊如來為我說常無常云何為

常云何無常佛言善男子色是無常解脫色
常乃至識是無常解脫識常善男子若有善
男子善女人能觀色乃至識是無常者當知
是人獲得常法婆私吒言世尊我今已知常
無常法佛言善男子汝云何知常無常法婆
私吒言世尊我今知我色是無常得解脫常
乃至識亦如是佛言善男子汝今善哉已報

是身告憍陳如是婆私吒已證阿羅漢果汝
可施其三衣鉢器時憍陳如如佛所勸施其
衣鉢時婆私吒受衣鉢已作如是言大德憍
陳如我今因是弊惡之身得善果報惟願大
德為我屈意至世尊所具宣我心我既惡人
觸犯如來稱瞿曇姓惟願為我懺悔此罪我
亦不能久住毒身今入涅槃時憍陳如即往
佛所白婆私吒說佛言憍陳如婆私吒比丘
已於過去無量佛所成就善根今受我語如
法而住如法住故獲得正果汝等應當供養
其身爾時憍陳如從佛聞已還其身所而設
供養時婆私吒於焚身時作種種神足 諸
外道輩見是事已高聲唱言是婆私吒已得

瞿曇沙門咒術是人不久復當勝彼瞿曇沙門爾時衆中復有梵志名曰先尼復作是言瞿曇有我耶如來默然瞿曇無我耶如來默然第二第三亦如是問佛皆默然先尼言瞿曇若一切衆生有我徧一切處是一作者瞿曇何故默然不答佛言先尼汝說是我徧一切處耶先尼答言瞿曇不但我說一切智人亦如是說佛言善男子若我周徧一切處者應當五道一時受報若有五道一時受報汝等梵志何因緣故不造衆惡爲遮地獄修諸善法爲受天身先尼言瞿曇我法中我則有二種一作身我二者常身我爲作身我修離惡法不入地獄修諸善法生於天上佛言善男子如汝所說我徧一切處如是我者若作身中當知無常若作身無云何言徧瞿曇我所立我亦在作中亦是常法瞿曇如人失火燒舍宅時其主出去不可說言舍宅被燒主亦被燒我法亦爾而此作身雖是無常當無常時我則出去是故我亦徧亦常佛言善男子如汝說我亦徧亦常是義不然何以故

徧有二種一者常二者無常復有二種一色二無色是故若言一切有者亦常亦無常亦色亦無色若言舍主得出名無常是義不然何以故舍不名主主不名舍異燒異出故得如是我則不爾何以故我即是色色即是無色即我我即無色云何而言色無常時我則得出善男子汝意若謂一切衆生同一我者如是則違世出世法何以故世間法名父子母女若我是一父即是父子子即是父母即是子女女即是母怨即是親親即是怨此即是彼彼即是此是故若說一切衆生同一我者是即違背世出世法先尼言我亦不說一切衆生同於一我乃說一人各有一我佛言善男子若言一人各有一我是爲多我是義不然何以故如汝先說我徧一切若徧一切一切衆生業根應同天得見時佛亦得見若天得見非佛得見者不應說我徧一切處若不徧者是則無常先尼言瞿曇譬如一室有百千燈炷雖有異明則無差燈炷別異喻法非法其明無差喻衆生我佛言善男子汝說

燈明以喻我者是義不然何以故室異燈異是燈光明亦在炷邊亦徧室中汝所言我若如是者法非法邊俱應有我若法非法無有我者不得說言徧一切處若俱有者何得復以炷明爲喻善男子汝意若謂炷之與明真實別異何因緣故炷增明盛炷枯明減是故不應以法非法喻於燈炷光明無差喻於我也何以故法非法我三事即一善男子汝意若謂我是作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若我作者何因緣故自作苦事然今衆生實有受苦是故當知我非作者若言是苦非我所作不從因生一切諸法亦當如是不從因生何因緣故說我作耶善男子衆生苦樂實從因緣如是苦樂能作憂喜憂時無喜喜時無憂或喜或憂智人云何說是常耶善男子汝說我常若是常者云何說有十特別異善男子若我作者是我亦有盛時衰時衆生亦有盛時衰時若我爾者云何是常善男子汝意若謂離眼有見是義不然何以故若離眼已別有見者何須此眼乃至身根亦復如是汝意若謂

我雖能見要因眼見是亦不然何以故如有
人言須曼那華能燒大村云何能燒因火能
燒汝立我見亦復如是先尼言瞿曇如人執
鎌則能刈草我因五根見聞至觸亦復如是
善男子鎌人各異是故執鎌能有所作離根
之外更無別我云何說言我因諸根能有所
作善男子汝意若謂執鎌能刈我亦如是我
有手耶爲無手乎若有手者何不自執若無
手者云何說言我是作者善男子能刈草者
即是鎌也非我非人若我人能何故因鎌善
男子人有二業一則執草二則執鎌是鎌唯
有能斷之功衆生見法亦復如是眼能見色
從和合生若從因緣和合見者智人云何說
言有我善男子汝意若謂身作我是義不
然何以故世間不見天得作業佛得受果若
言不是身作我非因受汝等何故從於因緣
求解脫耶汝先是身非因緣生得解脫已亦
應非因而更生身如身一切煩惱亦應如是
先尼言瞿曇我有二種一者有知二者無知
無知之我能得於身有知之我能捨離身猶

如花瓶既被燒已失於本色更不復生智者
煩惱亦復如是既滅壞已終不更生佛言善
男子所言知者智能知耶我能知乎若智能
如何故說言我是知耶若我知者何故方便
更求於智汝意若謂我因智如同華喻壞善
男子譬如刺樹性自能刺不得說言樹執刺
刺智亦如是智能知云何說言我執智知
善男子如汝法中我得解脫無知我得知我
得耶若無知得當知猶故具足煩惱若知得
者當知已有五情諸根何以故離根之外別
更無知若具諸根云何復名得解脫耶若言
是我其性清淨離於五根云何說言徧五道
有以何因緣爲解脫故修諸善法譬如有人
拔虛空刺汝亦如是我若清淨云何復言斷
諸煩惱汝意若謂不從因緣獲得解脫一切
畜生何故不得先尼言瞿曇若無我者誰能
憶念佛告先尼若有我者何緣復忘善男子
若念是我者何因緣故念於惡念念所不念
不念所念先尼復言瞿曇若無我者誰見誰
聞佛言善男子內有六入外有六塵內外和

合生六種識是六種識因緣得名譬如一火
因木得故名爲木火因草得故名爲草火衆
生意識亦復如是因眼因色因明因欲名爲
眼識若是因緣和合故生智不應說見即是
我乃至觸即是我善男子是故我說眼識乃
至意識一切諸法即是幻也云何如幻本無
今有已有還無凡夫不能思惟分別如是事
故說言有我及有我我所我作我受先尼言如
瞿曇說無我所何緣復說常樂我淨佛言
善男子我亦不說內外六入及六意識常樂
我淨我乃宣說滅內外入所生六識名之爲
常以是常故名之爲我有常我故名之爲樂
常我樂故名之爲淨先尼言世尊唯願大慈
爲我宣說我當云何獲得如是常樂我淨佛
言善男子一切世間從本已來具足大慢能
增長慢亦復造作慢因慢業是故今者受慢
果報不能遠離一切煩惱得常樂我淨若諸
衆生欲得遠離一切煩惱先當離慢先尼言
世尊如是如是誠如聖教我今已離如是大
慢是故誠心啟請求法云何當得常樂我淨

佛言善男子諦聽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
善男子若能非自非他非眾生者遠離慢法
无尼言世尊我已解得正法眼佛言善男
子汝云何言知已解已得正法眼世尊所言
色者非自非他非諸眾生乃至識亦復如是
我如是觀得正法眼世尊我今甚樂出家修
道願見聽許佛言善來比丘即時具足清淨
飛行證阿羅漢果 外道眾中復有梵志姓
迦葉氏復作是言瞿曇身即是命身異命異
如來默然第二第三亦復如是梵志復言瞿
曇若人捨身未得後身於其中間豈可不名
身異命異若是異者瞿曇何故默然不答佛
言善男子我說身命皆從因緣非不因緣如
身命一切法亦如是瞿曇我見世間有法不
從因緣如大火焚燒榛木風吹絕焰墮在餘
處是豈不名無因緣耶佛言善男子我說是
火亦從因生非不從因瞿曇絕焰去時不因
薪炭云何而言因於因緣佛言善男子雖無
薪炭因風而去風因緣故其焰不滅瞿曇若
人捨身未得後身中間壽命誰為因緣佛言

梵志無明與愛而為因緣是無明愛二因緣
故壽命得住善男子有因緣故身即是命命
即是身有因緣故身異命異智者不應一向
而說身異命異梵志言世尊唯願為我分別
解說令我了了得知因果佛言梵志因即五
陰果亦五陰善男子若有眾生不然火者是
則無烟梵志言世尊我已知我已解已佛
言善男子汝云何知汝云何解世尊火即煩
惱若有眾生不作煩惱是人則無煩惱果報
世尊我已正見唯願聽我出家爾時世
尊告憍陳如聽是梵志出家受戒經五日已
得阿羅漢果 外道眾中復有梵志名曰富
那復作是言瞿曇汝見世間是常法已說言
常耶如是義者實耶虛耶常無常亦常無常
非常非無常有邊無邊亦有邊無邊非有邊
非無邊是身是命身異命異如來滅後如去
不如去亦如去不如去非如去非如去佛
言富那我不說世間常虛實無常亦常無常
非常非無常有邊無邊亦有邊無邊非有邊
非無邊是身是命身異命異如來滅後如去

不如去非如去非不如去富那復言瞿曇今
者見何罪過不作是說佛言富那若有人說
世間是常唯此為實餘妄語者是名為見見
所見處是名見行是名見業是名見著是名
見縛是名見苦是名見取是名見怖是名見
熱是名見纏富那凡夫之人為見所纏不能
遠離生老病死迴流六趣受無量苦乃至非
如去非不如去亦復如是富那我見是見有
如是過是故不著不為人說瞿曇若見如是
罪過不著不說瞿曇今者何見何著何所宣
說佛言善男子夫見著者名生死法如來已
離生死法故是不著善男子如來名為能
見能說不名為著瞿曇云何能見云何能說
佛言善男子我能明見苦集滅道分別宣說
如是四諦我見如是故能遠離一切見一切
受一切流一切慢是故我具清淨梵行無上
寂靜獲得常身是身亦非東西南北富那言
瞿曇何因緣故常身非是東西南北佛言善
男子我今問汝意答善男子如於汝前
然大火聚當其然時汝知然不如是瞿曇是

火滅時汝知滅不如是瞿曇富那若有人問
汝前火聚然從何來滅何所至當云何答瞿
曇若有問者我當答言是火生時賴於衆緣
本緣已盡新緣未至是火則滅若復有問是
火滅已至何方面復云何答瞿曇我當答言
緣盡故滅不至方所善男子如來亦爾若有
無常色乃至無常識因愛故然然者即受二
十五有是故然時可說是火東西南北現在
受滅二十五有果報不然以不然故不可說
有東西南北善男子如來已滅無常之色至
無常識是故身常身若是常不得說有東西
南北富那言請說一喻唯願聽採佛言善哉
善哉隨意說之世尊如大村外有娑羅林中
有一樹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時林主灌之
以水隨時修治其樹陳朽皮腐枝葉悉皆脫
落唯真實在如來亦爾所有陳故悉已除盡
唯有一切真實法在世尊我今甚樂出家修
道佛言善來比丘說是語已即時出家漏盡
證得阿羅漢果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十九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二十

機十

大般涅槃經之八

爾時世尊告憍陳如言阿難比丘今為所在憍陳如言世尊阿難比丘在娑羅林外去此大會十二由旬而為六萬四千億魔之所燒

亂是諸魔眾悉自變身為如來像宣說一切諸法阿難比丘八魔曾故而作是念此諸佛

說各各不同我於今者當受誰語世尊阿難

今者極受大苦雖念如來無能救者以是因緣不來至此爾時文殊師利菩薩白佛言世

尊此大眾中有諸菩薩亦能受持無量諸佛

十二部經何憂不能受持如是大涅槃典何

因緣故問憍陳如阿難所在爾時世尊告文

殊師利諦聽諦聽文殊師利阿難事我二十

餘年具足八種不可思議何等為一者事

我已來二十餘年初不隨我受別請食二者

事我已來初不受我陳故衣服三者自事我

來至我所時終不非時四者自事我來隨我

入出諸王刹利豪貴大姓見諸女人及天龍

女不生欲心五者自事我來持我所說十二

部經一經於耳曾不再問如寫瓶水置之

瓶六者自事我來雖未獲得知他心智常知

如來所入諸定七者自事我來而能了知如

是眾生到如來所現在能得四沙門果有得

人身有得天身八者自事我來如來所有祕

密之教悉能了知善男子阿難比丘具足如

是八不思議是故我稱阿難比丘為多聞藏

善男子阿難比丘具足八法能具足持十二

部經何等為一者信根堅固二者其心質

直三者身無痛苦四者常勤精進五者具足

念心六者心無憍慢七者成就定意八者具

足從聞生智善男子如汝所說此大眾中雖

有無量無邊菩薩是諸菩薩皆有重任所謂

大慈大悲如是慈悲之因緣故各各忽務調

伏眷屬莊嚴自身以是因緣我涅槃後不能

宣通十二部經是故我今顧問阿難為何所

在欲令受持是涅槃經文殊師利阿難比丘

今在他處去此會外十二由旬而為多魔之

所惱亂汝可往彼發大聲言一切諸魔諦聽

諦聽如來今說大陀羅尼一切天龍乾闥婆

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與非人

山神樹神河神海神舍宅神等聞是持名無

不恭敬受持之者是陀羅尼十恒河沙諸佛

世尊所共宣說若欲受持應受五事一者梵

行二者斷肉三者斷酒四者斷辛五者樂在

寂靜受五事已至心信受讀誦書寫是陀羅

尼當知是人則得超越七十七億弊惡之身

爾時世尊即便說之

阿摩隸 毗磨隸 涅磨隸 曹伽隸 醯

磨羅若竭掉 三曼那跋提 娑婆陀 娑

檀尼 波羅磨他 娑檀尼 摩那斯 阿

拙啼 毗羅祇 菴摩賴垢 婆嵐彌 娑

嵐摩 莎隸富泥富那 摩奴賴綿

爾時文殊師利從佛受是陀羅尼已至阿難

所在魔眾中作如是言諸魔眷屬諦聽我說

所從佛受陀羅尼咒魔王聞是陀羅尼已悉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捨於魔業即放

阿難文殊師利與阿難俱來至佛所阿難見

佛至心禮敬却住一面佛告阿難是娑羅林

外有一梵志名須跋陀其年極老已百二十

雖得五通未捨憍慢獲得非想非非想定生一切智起涅槃想汝可往彼語須跋陀言如來出世如優曇華於今中夜當般涅槃若有所作當及時作莫於後日而生悔心阿難汝之所說彼定信受何以故汝曾往昔五百世中作須跋陀子其人愛心習猶未盡以是因緣信受汝語爾時阿難敬受佛勅往須跋陀所作是言已須跋陀言善哉阿難我今當往至如來所時須跋陀到已問訊作如是言一切眾生受苦樂報皆隨往日本業因緣是故若有持戒精進受身心苦能壞本業本業既盡眾苦盡滅眾苦盡滅即得涅槃我已先調伏心佛言善男子汝今云何能先調心須跋陀言世尊我先思惟欲是無常無樂無淨觀色即是常樂我淨作是觀已欲界結斷獲得色處是故名為先調伏心次復觀色色是無常如癩如瘡如毒如箭見無色常清淨寂靜如是觀已色界盡得無色處是故名為先調伏心次復觀想即是無常癩瘡毒箭如是觀已獲得非想非非想處是非想非非想

即一切智寂靜清淨無有墮落常恒不變是我能調伏其心佛言善男子汝云何能調伏心耶汝今所得非想非非想定猶名為想涅槃無想汝云何言獲得涅槃善男子汝已先能訶責羸想今者云何愛著細想不知訶責如是非想非非想處故名為想如癩如瘡如毒如箭善男子汝師鬱頭藍弗利根聰明尚不能斷如是非想非非想處受於惡身况其餘者世尊云何能斷一切諸有佛言善男子若觀實相是人能斷一切諸有須跋陀言世尊云何名為實相善男子無相之相名為實相世尊云何名為無相之相善男子一切法無自相他相及自他相無無因相無作相無受相無作者相無受者相無法非法相無男女相無士夫相無微塵相無時節相無為自相無為他相無為自他相無有相無無相無生相無生者相無因相無因相無果相無果果相無晝夜相無明暗相無見相無見者相無聞相無聞者相無覺相無覺知者相無菩提相無得菩提者相無業相無業主

相無煩惱相無煩惱主相善男子如是等相隨所滅處名真實相善男子一切諸法皆是虛假隨其滅處是名為實是名實相是名法界名畢竟智名第一義諦名第一義空善男子是相法界畢竟智第一義諦第一義空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中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無上菩提爾時須跋陀羅從佛聞說大般涅槃甚深妙法而得法眼見法清淨於是須跋陀羅歡喜踴躍欣慶無量即時鬚髮自落而作沙門法性智水灌注心源無復縛著漏盡意解得羅漢果即前佛所瞻仰尊顏頭面禮足悲喜交流深自悔責恨我毒身久劫已來常相欺惑令我長沒無明邪見淪溺三界外道法中今大喜慶蒙如來思得入正法累劫碎軀未能報此須臾之恩說是語已悲泣流淚復白佛言世尊我年老邁餘命無幾未脫眾苦行苦遠通唯願世尊少住教誠哀愍救護莫般涅槃爾時世尊默然不許須跋陀羅不果所請愁憂熱惱高聲唱曰苦哉苦哉世間空虛世間空虛哀哉哀哉

衆生福盡正慧眼滅於如來前舉身投地忙
 亂濁心昏迷悶絕久乃甦醒涕淚哽咽而白
 佛言世尊我今不忍見於如來入般涅槃中
 心痛切難任裁抑我自何能與此坏器毒身
 共住唯願世尊後當涅槃於是時頃即入涅
 槃爾時不可說不可說無數億恒河沙諸大
 菩薩比丘比丘尼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等
 知佛必欲涅槃同聲唱言苦哉苦哉如何正
 覺一旦捨離無主無歸無依無趣思慕戀愛
 悲感號泣互相執手捶胸悶絕迷失諸方哀
 慟三千大千世界爾時世尊出八種聲音告
 大衆莫大號哭猶如嬰兒各相裁抑勿自亂
 心汝等於此行苦生死大海勤修淨心莫失
 念慧疾求正智速出諸有三界受身苦輪無
 際無明郎主恩愛魔王役使身心策爲僮僕
 徧緣境界造生死業貪恚狂癡念傷害無
 量劫來常受苦惱何有智者不反斯源汝等
 當知我曠劫來已入大寂無陰界入永斷諸
 有金剛寶藏常樂我淨我今於此顯難思議
 現方便力入大涅槃示同世法欲令衆生知

身如電生戀慕心生死暴河漂流速疾諸行
 輪轉法應如是如來涅槃甚深甚深不可思
 議乃是諸佛菩薩境界非諸聲聞緣覺所知
 佛復告諸大衆是須跋陀羅已曾供養恒河
 沙佛於諸佛所深種善根以大願力常在尼
 乾外道法中出家修行以方便慧誘進邪見
 失道衆生令入正智須跋陀羅乘末願力今
 得遇我最後涅槃得聞正法既得果已復入
 涅槃自我得道度阿若憍陳如最後涅槃度
 須跋陀羅吾事究竟無復施爲設我久住無
 異今也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即歎長歎唱言
 善哉善哉須跋陀羅爲報佛恩汝等大衆應
 當供養其屍安立塔廟須跋陀羅當焚屍時
 即於火中放大光明現十八變爾時無量大
 衆及諸外道邪見衆生發菩提心得入正見
 是時大衆悲感傷悼收取舍利起塔供養
 爾時佛告阿難普及大衆吾滅度後汝等四
 衆當勤護持我大涅槃我於無量萬億阿僧
 祇劫修此難得大涅槃法今已顯說汝等當
 知此大涅槃乃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金剛

寶藏常樂我淨周圍無缺一切諸佛於此涅
 槃而般涅槃最後究竟理極無遺諸佛於此
 故捨身命故名涅槃汝等欲得決定真報佛
 恩疾得菩提諸佛摩頂世世所生不失正念
 十方諸佛常現其前晝夜守護今一切衆得
 出世法當勤修習此涅槃典佛復告阿難吾
 未成佛示入鬱頭藍弗外道法中修學四禪
 八定受行其教吾成佛來毀訾其法漸漸誘
 進最後須跋陀羅皆入佛道如來以大智炬
 燒邪見幢如乾草葉投大火燄阿難今我親
 戚諸釋種子吾甚憂念我涅槃後汝當精勤
 以善教誡我諸眷屬授與妙法深心誨誘勿
 得調戲放逸散心入諸境界受行邪法未脫
 三界世間痛苦早求出離於此五濁愛欲之
 中應生憂畏無救覆想一失人身難可追復
 舉此一形常須警察無常大鬼情求難脫憐
 愍衆生莫相殺害乃至蠢動應施無畏身業
 清淨常生妙土口業清淨離諸過惡莫食肉
 莫飲酒調伏心蛇令入道果深思行業善惡
 之報如影隨形三世因果循環不失此生空

過後悔無追涅槃時至示教如是爾時阿難
 聞佛語已身心顫動情識忙然悲哽嗚咽哀
 不自勝 爾時天人一切大眾悲哀流淚不
 能自裁爾時世尊普告四眾佛般涅槃汝等
 天人莫大愁惱何以故佛雖涅槃而有舍利
 常存供養復有無上法寶修多羅藏毘那耶
 藏摩達摩藏以是因緣三寶四諦常住於世
 能令眾生深心歸依何以故供養舍利即是
 佛寶見佛即見法身見法身即見賢聖見賢
 聖故即見四諦見四諦故即見涅槃是故當
 知三寶常住無有變易能為世間作歸依故
 佛復告諸大眾汝等莫大愁苦我今於此垂
 欲涅槃若戒若歸若常無常三寶四諦六波
 羅蜜十二因緣有所疑者當速發問為究竟
 問佛涅槃後無復疑悔三迴告眾爾時四眾
 無發問者何以故一切四眾已於戒歸三寶
 四諦通達曉了無有疑故爾時世尊知諸四
 眾無復餘疑歎言善哉善哉汝等四眾已能
 通達三寶四諦無有疑也猶如淨水洗滌身
 垢汝等當勤精進早得出離莫生愁惱迷悶

亂心爾時世尊於師子座以真金手却身所
 著僧伽梨衣顯出紫磨黃金師子胸臆普示
 大眾告言汝等一切天人大眾應當深心看
 我紫磨黃金身爾時四眾一切瞻仰世尊
 以黃金身示大眾已即放無量無邊百千萬
 億大涅槃光普照十方一切世界日月所照
 無復光明故是光已復告大眾當知如來為
 汝等故累劫勤苦截身手足盡修一切難行
 苦行大悲本願於此五濁成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得此金剛不壞紫磨色身具足三十
 二相八十種好無量光明普照一切見形遇
 光無不解脫佛復告諸大眾佛出世難如優
 曇華希有難見汝等大眾最後遇我為於此
 身不生空過我以本誓願力生此穢土化緣
 周畢今欲涅槃汝等以至誠心看我紫磨黃
 金色身汝當修習如是清淨之業於未來世
 得此果報爾時世尊如是三反殷勤三告以
 真金身示諸大眾即從七寶師子大牀上昇
 虛空高一多羅樹一反告言我欲涅槃汝等
 大眾看我紫磨黃金身如是展轉高七多

羅樹七反告言我欲涅槃如是三反上昇虛
 空高七多羅樹三反從空中下坐師子牀如
 是殷勤二十四反告諸大眾我欲涅槃汝等
 深心看我金剛堅固不壞紫磨黃金無畏色
 身如優曇華難可值遇汝等大眾應當深心
 瞻仰為是最後見於如來自此見已無復再
 觀汝等大眾瞻仰令足無復後悔佛復告諸
 大眾我涅槃後汝等大眾應廣修行早出三
 有勿復懈怠散心放逸爾時一切世界天人
 四眾遇涅槃光瞻仰佛者一切三塗八難世
 間人天所有煩惱四重五逆極惡罪咎永滅
 無餘皆得解脫爾時世尊顯出紫磨黃金色
 身殷勤相告示大眾已還舉僧伽梨衣如常
 所披
 佛復告諸大眾我今時至說是語已即入諸
 禪爾時世尊如是逆順入諸禪已普告大眾
 我以甚深般若徧觀三界一切六道諸山大
 海大地舍生如是三界根本性離畢竟寂滅
 同虛空相無名無識永斷諸有本來平等無
 高下想無見無聞無覺無知不可繫縛不可

14868 A 14

解脫無衆生無壽命不生不起不盡不滅非世間非非世間涅槃生死皆不可得二際平等諸法故閑居靜住無所施爲究竟安置必不可得從無住法法性施爲斷一切相一無所有法相如是其知是者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汝等大眾應斷無明滅生死始復告大眾我以摩訶般若徧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入法悉皆究竟無繫縛者無解脫者無主無依不可攝持不出三界不入諸有本來清淨無垢無煩惱與虛空等不平等非不平等盡諸動念思想心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真見此法名爲解脫凡夫不知名曰無明作是語已復入超禪從初禪出乃至入滅盡定從滅盡出乃至入初禪如是逆順入超禪已復告大眾我以佛眼徧觀三界一切諸法無明本際性本解脫於十方求了不能得根本無故所因枝葉皆悉解脫無明解脫故乃至老死皆得解脫以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爾時世尊娑羅林下寢臥寶牀於其中夜入第四禪寂然無聲於是時

須便般涅槃其娑羅雙樹即特慘然變白猶如白鶴爾時阿難心苦迷悶都不覺知不識如來已入涅槃未入涅槃爾時樓豆以清冷水灑阿難面扶之令起以善方便而慰喻之語阿難言哀哉哀哉痛苦奈何奈何莫大愁毒熱惱亂心如來化緣周畢一切人天無能留者苦哉苦哉奈何奈何阿難佛雖涅槃而有舍利無上法寶常住於世能爲衆生而作歸依我與汝等當勤精進以佛法寶授與衆生令脫衆苦報如來思爾時阿難聞慰喻已漸得醒悟哽咽流淚悲不自勝其拘施那城娑羅林間縱廣十二由旬天人大衆皆悉徧滿尖頭鉞鋒受無量衆間無空缺不相障礙爾時無數億菩薩一切大眾一時昏迷悶絕躄地苦毒入心隘聲不出如是異類殊音一切大眾哀聲普震一切世界爾時阿難悶絕漸醒舉手拍頭捶胸哽咽悲泣流淚哀不自勝長跪佛前以偈悲歎我昔與佛誓願力 幸共同生釋種中如來得成正覺道 我爲侍者二十載

深心敬養情不足 一旦見棄入涅槃痛哉哀哉荼毒苦 無極長夜痛切心我身未脫諸有網 無明之轂未出離世尊慧背未啄破 如何見捨疾涅槃我如初生之嬰兒 失母不久必當死世尊如何見放捨 獨出三界受安樂我今懺悔於世尊 侍佛已來二十年四威儀中多懈惰 不能悅可大聖心願正覺尊大慈悲 施我甘露令安樂我願窮盡未來際 常覲世尊爲侍者唯願世尊大慈光 一切世界攝受我痛哉痛哉不可說 嗚咽何能陳聖恩爾時無數億恒河沙菩薩一切世間天人大衆互相執手悲泣流淚哀不自勝各相裁抑即皆自辦無數微妙香華寶蓋寶幢寶播瓔珞徧滿虛空投如來前悲哀供養爾時欲界六天色界無色界諸天一切供養倍勝於前敬請如來入金棺已爾時拘施城內一切士女期請如來聖棺入城自伸供養爾時世尊大悲普覆令諸世間得平等心得福無異

於娑羅林即自舉棺昇虛空中高一多羅樹爾時帝釋及諸天眾即持七寶大蓋四柱寶臺四面莊嚴七寶瓔珞垂虛空中覆佛聖棺無數香華幢幡瓔珞音樂微妙雜緣空_中供養爾時世尊大聖金棺於娑羅林虛空之中徐徐乘空從拘施城西門而入東門而出入城南門從北門出乘空左繞還從拘施西門而入爾時七寶聖棺當入城時一切大眾悲號哽咽各持無數寶幢幡蓋香華瓔珞至茶毘所悲哀供養佛初成道恒河北岸一樹栴檀隨佛而生大如車輪高七多羅樹香氣普熏供養如來其香樹神與樹俱生常取此香供養於佛佛入涅槃此一檀樹即隨佛滅枝葉俱落神亦隨死有諸異神取此香樹送茶毘所悲哀供養其地乃是三世諸佛茶毘之處大覺世尊乘本願力亦於是處茶毘爾時一切大眾哀泣盈目各持七寶香炬一時大哭茶毘香樓哀震大千一切世界復以香華徧滿供養是時寶炬至香樓所自然殞滅爾時世尊大悲普潤待迦葉眾來至乃然時大

迦葉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去拘施城五十由旬身心寂然入於三昧於正受中修爾心驚舉身顛慄從定中出見諸山地皆大震動即知如來已入涅槃告諸弟子我佛大師入般涅槃時經七日已入棺中苦哉苦哉迦葉以敬佛故不敢飛空往如來所即將弟子尋路疾行至拘施城北門而入迦葉前進道見佛棺將諸弟子一時禮拜號哭哽咽絕跡地昏濁亂心良久乃醒爾時如來大悲平等為迦葉故棺自然開顯出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真金紫磨堅固色身迦葉與諸弟子見已悶絕跡地啞咽悲哽良久乃甦燒香散華哀泣供養供養已訖棺門即閉世尊大悲即現二足千輻輪相出於棺外迺示迦葉從千輻輪放千光明徧照十方一切世界爾時迦葉與諸弟子見佛足已哀號哽咽右繞七匝復禮佛足悲哀哭泣聲震世界說偈哀歎如來究竟大悲心平等慈光無二照眾生有感無不應示我二足千輻輪我今深心歸命禮千輻輪相二足尊

千輻輪中放千光徧照十方普佛刹我今歸依頭面禮千輻輪相長光照眾生遇光皆解脫三塗八難皆離苦我復歸依頭面禮輪光普救諸惡趣世尊往昔無數劫為我等故修苦行今證得此金剛體足下由放千光明悲哀稽首歸命禮安於象生千輻輪佛修眾德為一切修道樹日降四魔四魔降已伏外道眾生因此得正見稽首歸依頭面禮眾生正見光明足佛為一切真慈父足光平等度眾生我復歸依頭面禮平等離苦輪足光我遇千輻光明足悲喜交流哀切心我復悲哀頭面禮有感人輻輪光明稽首歸依輪足光乘究竟乘出三界敬禮天人歸依足輪光普照三有苦眾生未得脫苦門皆悉歸命輪光足我等輪迴未出離如何輪足見放捨哀哉哀哉諸眾生長夜莫覩輪足光悔過世尊大慈悲示我千輻輪光足

哀哉今遇輪光相 自此當何復再觀

爾時迦葉與諸弟子說是偈已大覺世尊千
輻輪相金剛雙足還自入棺封閉如故爾時
如來以大悲力從心胸中火踊棺外漸漸荼
毘經於七日焚妙香樓爾乃方盡爾時城內
士女天人大衆於七日間悲號哭泣哀聲不
斷各以所持供養不歇分布舍利起塔供養

御錄經海一滴卷之二十

御製大般涅槃經跋

大般涅槃經四十卷釋迦牟尼佛如來世尊
在拘施那城娑羅雙樹間將入涅槃時酬諸
善薩所問是爲四十九年轉大法輪最後垂
示究竟指歸惟譚不思議真性解脫法門直
指無上上決定第一義諦乃諸經中之轉輪
聖王法寶中之金剛摩尼一入全真真外無
法雖三藏十二分並是本師金口聖典其中
皆有了義真詮然如來世尊爲衆生故隨順
世間種種音聲應時及節方便開示雖一音
演出七語成無量法門而以九部經等喻爲
半字唯大乘經典乃爲滿字若然則滿字經
典中亦尚隱有半字此涅槃經唯一絕待如
來法界猶彼醍醐尚不雜於酥酪何況於乳
譬如虛空爲一切物之所住處是經亦爾爲
一切妙義之所住處譬如四大和合而成萬
物其中若無空大則四大亦不能成是經亦
爾爲一切善法之空大誠爲無相無名之寶
海非文非字之義天最尊最勝之法幢難議
難思之聖藥也夫五通仙人聲聞辟支佛等

並能於壽命中修短自在如來於一切法得
大自在力豈不能住壽億劫萬劫而乃同於
凡夫八旬之壽入般涅槃何歎蓋業識幻軀
出生我我所想纔有此岸即無彼岸雖得聖
果而於此有絲毫許未能淨盡解脫便爲生
死之所流轉既未達彼岸尚於此岸繞經八
萬劫終竟落空亡不能常住於無所住清淨
覺海如來爲衆生故不肯示現辟支佛五通
仙等於壽命中隨意自住以致後學弟子起
於法愛落我我所故現捨頭目腦髓入般涅
槃欲俾百億萬人天衆生悟此業識幻軀猶
同毒樹雖以如來紫磨黃金色身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慈善根力具足神通尚非常住之
身所以如來棄之猶棄敝屣隨順化緣毫無
執吝此如來親身示現一切世界無常無樂
無我無淨此岸本無唯此大海之中緣起漚
生緣滅漚散如來化身有老病死同於凡夫
之壽明示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也雖然如來
真身非人天身非恐怖身非雜食身是身非
身非身大身無量億劫堅牢不壞等如虛空

無有形貌同無生性非斷非常一切人中天上地及虛空諸有壽命悉入如來壽命海中於諸壽中最高第一人若了證定不於如來世尊生滅盡想是故如來於般涅槃時佛口親宣佛是常法不變易法有常有樂有我淨令諸弟子離四顛倒一心精進如來法身無老病死壽不可盡入般涅槃而非般涅槃明示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也入涅槃時又為天人衆生增廣福田為菩薩聖衆垂示法要分身千百起舍利塔布列閻浮提界分明提持千萬億劫如佛住世舉光明奉禮人心目為衆生故粉碎虛空此我佛最後檀波羅密於戲我佛如來世尊誠為恩重無盡上至十地菩薩下至六道衆生之大醫王大慈悲父矣朕閱斯經尊重頂禮悲欣交集如是涅槃秘藏本應具錄全文緣從他經之例錄其四分之一蓋因卷帙繁多難以備錄非有別義也經云遇是佛法寶城不應取於虛偽之物如彼商主遇真寶城取諸瓦礫而便還家又永明云此非誦文法師湊其智海闡證禪伯

了此慧燈唯除真見性人一乘道種方能悟入了徹無疑此經有超劫之功獲頓成之力雖在生死常入涅槃恒處虛勞長居淨刹現具肉眼而開慧眼之光明匪易凡心便同佛心之知見煩惱客塵不待斷而自滅菩提妙果弗假修而自成乃至等冤親和諍論齊凡聖泯自他一去來印同異融延促混中邊世出世間不可稱不可量不可說不可說之力莫過大慈悲父末後之垂範者當來佛子咸共勉旃朕願與同此無上甘露妙味焉

雍正十三年乙卯四月初八日

十

十九

永明心賦註卷一

妙圓正修覺永明壽禪師述

部六

覺王同票

註曰楞伽經佛語心為宗無門為... 妙圓正修覺永明壽禪師述... 永明心賦註卷一... 部六

所謂法者謂眾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出... 永明心賦註卷一... 部六

籍謀生不因境起時頃頃知非頃頃悟時... 永明心賦註卷一... 部六

華明一乘皆非佛性此之求福豈不慮禍若
知名異體一則隨喜之善通於法界何所詳
乎又諸經內則錄雜說更有許多名隨處安立
以廣大義連日之為海以圓明理顯稱之日
珠以萬法所宗說之曰王以能生一切諸之
口母但是無義之真義多亦不多無心之真
心一亦不一故華嚴私記云取決斷義以智
言之取能生長以地言之取其高顯以山言之
此上約有名向乃無數更有無名豈可測量
如大法炬陀羅尼經云佛告諸菩薩汝等勿
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佛告諸菩薩汝等勿
如一事有種種名如一人有種種名如一天
乃至佛見無名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
種種名如眾生於一時開現無量色身云何
可得呼其名也若佛見等有生處名宇受食
名字及壽命名字若地獄眾生無名宇受食
處者則其形亦無定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
於一念中種種變身釋曰如地獄中一日一
夜之中萬生萬死豈可名其名宇耶又無間
獄中之一身無間各各直達八萬四千由旬
地獄之量不相障映是知業果不可思議非
獨聖果如法清淨妙法身湛然應一切分時
人將謂諸佛法身能分能通不信眾生亦一
身無量身以眾生業果不可思議故是以經
云佛界不可思議眾生界亦不可思議以經
生界亦不可思議大士修之而行立菩薩
修行十波羅蜜四攝法行皆發其慈悲心起
救金剛三昧經云空不動具足六波羅蜜
又般若經云一心具足萬行十波羅蜜者禮
因心捨經云無可與者名為有施是名具施
若心外捨法即名住相者如虛空持者即無
所見或曰因心持經云或性如虛空持者即無
別自性之律立執事相安分持犯忍辱即心
念滅豈可將心對治前境為不受見即心
作經云若能心不起精進無有溫寧者有為
安與覺處耶耶心發經云能觀心姓名為
上定覺進宣離而守靜處耶般若從心起經

云不求諸法性相因緣是名正慧寧外翰文
言現生知解耶方便從心生經云菩薩以無
所得而為方便則四大心外皆法行菩薩之
道力從心運四心外皆法行菩薩之
力最無上神通變化入不思議之心力也
願起智一切速如未盡心是一切行門皆從
念具足十波羅蜜乃至八萬四千法門皆從
心出如眾生心中修持引出法界身心中
身心中有相大今日修持引出法界身心中
用大今日修持引出法界身心中
自心中出心外更無一法而能建立如
蓮源觀云一體起二用一者海印森羅常住
用海印者真如本覺也妄盡心澄萬象齊現
佛而不現故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一
法者所謂一心是心所攝一切世間出世間
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唯是一真如故云海印
三昧二者法界圓明自在用是華嚴三昧也
謂廣修善行攝理成德普同法界而證菩提
良以非真流之行無以契真何有真之行
不從真起此則真該妄未行覺帝體之而圓
無不修妄微真源相無不寂覺帝體之而圓
成註曰諸佛自心但法無分計起必同時真
無如運深觀云良以法無分計起必同時真
理不礙萬端顯應一際用即法騰海濤空真
體以運行即鏡淨水澄來隨味而會空若
顯見之流影即心而朗十方如明鏡之端形
不動而聲聞證之為四諦註曰聲聞不了
呈萬象諸法諸道諸生滅四諦為斷之果
苦諦盡諸苦道諸生滅四諦為斷之果
不達一心圓融會中得見其性見覺佛記
後方懺悔云同共一法中而不得此事支
佛悟之諸緣生註曰緣生雖斷於自心法
門亦成法斷之果皆不能天女之華無著註
一心圓具十法界之體用

淨名經中天主讚華於菩薩身上即無著於
華周身上即華華身大凡一切菩薩應為皆
是真心作用以心無著故華亦無著法以隨
佛隨生故知萬法隨海慧之水澄清淨日大
自心生隨自心滅海慧之水澄清淨日大
海慧菩薩初來之時不見四執謬解而外道
衆盡見為水以法外無法故故
門開邊邪網密註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皆
赴火無益若行但心外見法理外則來皆異
外道盡成邪見如密網自開不能得出一絲
役妄念而凡途業起生宛波橫註曰一切諸
起無心即無業故起云諸法不牢固但立
在於心善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又云一念
中有九十剎那一剎那中有九百生滅故知
生無念即念即生先所以經云有念即生
即泥洹括古搜今深含獨占註曰此一心法
指歸佛道於此如大栗本生心地觀經觀心
品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
尊如佛所說善妙法門我今為是發問如來云
何為心地微妙法門我今為是發問如來云
始大聖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言諸佛母無
此法名為十方如來真珠秘密心法門此法
名為一切菩薩起大菩提真寶正法此法名
為三世諸佛自覺法樂微妙寶正法此法名
一切究竟有情無量寶藏此法能引諸菩薩
果到色究竟自在智度此法能引諸菩薩
後身菩薩真寶導師此法能引諸菩薩如
摩尼寶滿本原此法能消一切眾生諸惡業
諸佛功德本原此法能消一切眾生諸惡業
果此法能與一切眾生所求願印此法能度
一切眾生生死險難此法能息一切眾生苦
海波浪此法能救苦惱眾此法能出生諸
佛國緣種子此法能與眾生究竟為大智眼

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
 句嚴佛第一於足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如
 維摩詰室乃至其室廣博志色容三萬二千
 所妙無芥子針鋒而不窄註曰彌名經云
 芥子中而不通室淫樂經云近塵遠刹而
 針鋒上無遺身菩薩等近塵遠刹而
 全通註曰華嚴經頌云一一微塵中能容一
 微塵中一切國土攝無量安住功德云一切
 不思議事於一切處悉能普現其唯一是虛
 淨法身之應用耳此法身者即是心也心
 是法家之身所以言若能神觀心不二方見
 虛空清淨身一念起惡法身亦隨現一念起
 善法身亦隨現名為處處互現乃至色處現
 空處現自在無礙更其速推諸佛唯一念起
 心是華嚴云猶如海印現經云一念現
 故謂無前後如印現成又常現非如明鏡有
 現不現時又非現現如明鏡對至方現以不
 得對是故常現三昧已上塵滅塵增綿
 綿而常凝妙體非成非壞續續而不墜元風

得對是一真心寂照無著之義耳
 註曰巨古善今通凡微聖更無異法唯是一
 心得時不增失時不減時不成墜時不壞
 如華嚴經云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大者即
 是心體心體無邊故名為大方是心相心具
 德相之法故名為方廣是心用心有緣體之
 用故名為廣佛是心果心解脫處名之為佛
 華是心因心所行行喻之以華嚴是心之功
 用心能善巧嚴飾目之為嚴經是心教心起
 名心能顯於此故名為經斯即大等七字並
 不離心然心之一字非體非用非因非果非
 義非教雖非一切能為一切何以故謂一法
 界念是體若能依此悟解念即是華嚴法
 界念即是法法身如華嚴經云若與如
 是觀行相應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一切佛法
 是得現前切發心時即成正大業機關金輪
 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種族註曰釋迦傳是金輪王之種一林和尚
 是所以祖代相傳但示印心如類如鳥而韻
 是佛性生信解即知祖位矣如類如鳥而韻
 壓羶音註曰類如鳥未出殼時於殼中發聲
 際底下凡夫未脫煩惱殼便能識心我猶好
 當作佛已起過一切聲聞辟支佛上猶好
 堅樹而高陞東木註曰西天有好堅樹出土
 便高百尺起過羶木之上

此况圖教之人知即具法界圓解圓修出
 過二乘遠別教修行之人若論功程日劫
 倍一賢初起續紛而華影駢空瞥念纒與縱
 橫而森羅滿目註曰首楞嚴經云由汝無始
 息勞亂起一切世間山河大地生光濕翳皆
 無因亂起一切世間山河大地生光濕翳皆
 即在勞顯則華相是知萬法因想而生隨念
 而至故理路經云佛言我從本來不得一法
 究竟定意如今始知所謂無念若得無念者
 觀一切法悉皆無形因此得成無上正真之
 道又如起信論云是故三界虛唯唯心所作
 離心即無六塵境界此義云何以一切法皆
 從心起妄念而生一切分別即一切法皆
 不見心無相可得當知世間一切境界皆依
 眾生無明妄念而得任持是以一切法如鏡
 中像無體可得唯心虛妄以心生則種種法
 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又云一切境界唯心
 妄動心若不動則一切境相咸滅一真心通
 一切處是知心外見有境界皆自妄念情想
 而生故云情生智隔想覺體殊情生智隔者
 夫正智而成妄想故想覺體殊者迷真如以
 成名相故還源觀云真空滿於心者極為味
 相要云起自心相有二者影像相萬法法
 心之影像二者所執相諸境無體道絕浮言
 道執而生因自心生運與心為相道絕浮言
 至妙難論出生死而無別路登涅槃而唯一

門註曰華嚴經云一切無礙入一道出生死
 二教惟宗一心法而求出世雖是以既了一心
 而出亦不住生光涅槃謂大慈故當處生光
 漸大智故當處涅槃是俱住二大慈故不生
 明俱不住者有二義故不住生光即一見生光
 明俱不住者有二義故不住生光即一見生光
 上二皆約智故不住有二義故不住涅槃一
 見涅槃本自有故不住二由不異生光故不

可須臾而即俗歸真莫倚茲旨頃刻而從凡
 入聖難報斯恩註曰釋宗門下從上已來但
 道場但信之凡聖不隔一念若不信天地懸
 殊如經頌云諸佛從心得解脫心者清淨名
 無垢五道解脫不受染有解此者成大道直
 能染故云五道解脫不受染以性常淨身即
 諸佛法身不增不減雖隨流返流其性不改
 是以隨流作眾生時不滅返流成佛時不增
 信受唯速情生不見自性故先德云羣籍共
 妄情牽引何年了畢負靈臺一照光羣籍共
 推罕逾深理吞蛇得病而皆是疑生註曰晉
 佛廣有觀客久隔關不復來廣開其故答曰
 前在座蒙賜酒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
 而疾于時河南縣界上有角弓上畫作蛇
 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前處家作蛇
 初豁然意解懸砂止饑而悉從思起
 沉痾頓愈懸砂止饑而悉從思起
 食草云思食者如饑饉之廣小兒從母求食
 啼而不可止母遂思砂食之七日後解下示之
 皆見其食特為是食其母七日後解下示之
 其兒見是砂絕望因此命終方驗生老病死
 皆是自心地水乃至筌拔寒林註曰五宗父
 宗逃絕竹而魚跳冰止註曰晉王祥至孝早
 注夢乃隨生魚跳冰止
 黃所觀後母朱氏喜

以梵莊輕千乘之圖而重中教一言竟說哉
萬姓之田以貴舟人片說此乃成家立國尚
輕珍重言孔稱揚心地法門諸佛秘密靈春
言下契無生聞之成大道身家而歸路遠貴
懃容之金 註曰如採無人真窮而歸路遠貴
歸真不依權漸不了我教直入一心實教之
門則所學功程日劫相倍而深寂心吟不迷
須有不迷心看時淺淺用時深此謂真味者
珠舍先未示人了則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
一微塵一納一塵並舉喻一心包含廣大矣
此凡人間之實此乃出世之珍珠萬化之原
統一真之至隨緣應用猶如意珠對物現形
若大圓鏡是以能包萬象是大法藏出生無
量是如來藏妙慧無窮是大智藏法法恒如
是如來藏本性無形是淨法身法身恒如
虛空身相好虛元是妙色身妙辨無窮是智
慧身身隨願無礙是應化身萬行莊嚴是功德
身念念無滯是入解脫法門心心寥廓是入

空寂法門六根自在是入無礙法門一念不
生是人無相法門又此中若若相資則唯
廣唯大演之無際若相奪則唯微唯細唯
無礙斯乃離有無而不壞有無非一異而非
一異則四遺之夫真能燒百非之垢焉能榮
但隨緣顯現如空谷響故大聖聖經云譬如
用彼名者所能若其走時則名走者若若收則
則名工匠匠師金銀時名金銀師如是有一人
多名字法亦如是其實是一而有多名故知
約用分多體恒實一廬山遠大師云唯一知
心隨用多非全心外別有情數譬如一金
作種種器非是嚴異析同而情自隔註曰摩
金外別有器體唯一真如譬如有人迴影鏡
論云嚴真捨別唯真如譬如有人迴影鏡
八萬四千塵勞恒當捨此取彼而理恒任註
正位以各不離心故境且一心真如之理未
嘗移易如釋摩訶衍論云一心真如體大通

於五人平等平等無差別故示何名五種
假人一等凡夫二者聲聞三者緣覺四者菩
薩五者如來是名五如是五人自是五
真自唯一所以者何真自體無有增減亦
無大小亦無一自何無中道亦無去來亦
已來一自成一自自作同取捨別唯真一
如是故諸法真一如三三昧契中作如是
說譬如金剛作五起像五人平等亦復如是
於諸人中無有增減故起信云心真如者即
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
滅相一切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別繩上生
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差別之相繩上生
蛇而驚悸 註曰繩上生蛇此蛇是麻是夜
豈若繩上更上生蛇此蛇是心作境之人如繩
上生蛇若麻上生蛇是依他起性若繩上生
蛇是遍計所執性無名無體情有理無例
觀萬境亦復如是是悲悲用通計度之心 祝
中見鬼而沉吟 註曰如夜看鬼為鬼鬼離
所見以萬法體虛成事此亦喻迷心作境自
起怖心若了一心無境作對自然忻厭不生
疑猿投月而費力渴鹿逐鏡而虛尋 註曰並
取法無有得理故證道歌云不離當處常逢
然見即知君不可見寶藏論云察察辨動後
與夢覺迎送外 欲狂藥而情隨轉日食蕩蕩
見轉失元路 註曰大聖聖經云如人醉時見
而眼布華針 註曰此見妄心境動幻境旋
生又經云如人眼迷蕩子眼見皆自想生萬
對華並况不迷一心妄蕩子眼見皆自想生萬
品而始終常寂重因念起一真而境界恒深
註曰經云一切國土皆悉持之若無想即無
法又一切境界隨念而至若無念諸境不生
如運運觀云攝境歸心真空觀者得三境界
心法唯是一心由自心無一法可外境能與
心為緣何以故由心不起外境本空論云由

依唯識故境本無體真不生 法內規模人
故以塵無有故本識即不生 法內規模人
間軌則 註曰此一心法門可謂盡善盡美何
不能書其過降茲已下皆謂其美則地境
諸失如昔人云夫大道混然無形寂而無聲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知不得以
毀譽稱也降此以純則事不覺其名不虛見
於毀譽也故天有折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
有滿缺之變五星有動靜之狀竟有不惑之
神身有禍父之誦湯主有放君之辨武王有
弑主之讓齊桓有食地之目晉文有不臣之
聲伊尹有狂君之迷管仲有節上之名以夫
二儀七曜之靈不能無虧爾免舜湯式之聖
也不能免難勝短文伊管之賢不能遺職
過由此觀之宇宙廣流冥能得免惡淨而無
悔法也若以心智通量成無為之化則萬累
不能干矣又具心二諦並從心起第八識心
是持性依真如心是迷悟依如華嚴記云依
主識八識辨二所由顯法相但是心境依持
而即如來藏辨其二所以於中先應後以會
攝入實下別示二相即以此起信真如生滅二
門為二義耳存壞不二唯是一心者結歸華嚴
信依一心法立二門無礙真是一心者結歸華嚴
具分唯識問唯識第九亦說其所轉依有其
二體一持他依謂第八識二迷悟依謂即真
如何以說言然依生滅八識唯有心境依持
若被離說迷悟依非即心境依持以真如不
時非是攝相即真如故但是所迷耳後還淨
境依持即是真妄非有二體故說一約真不
同分或兩義說二門到後論云然此二門皆
各總攝一切法以願無不從信無不覓見萬
像於掌中收十方於座側 註曰華嚴經云
而無礙者是所緣之境能緣是緣之根今
即是眼故無緣也古全眼為色恒稱見而非

依唯識故境本無體真不生 法內規模人
故以塵無有故本識即不生 法內規模人
間軌則 註曰此一心法門可謂盡善盡美何
不能書其過降茲已下皆謂其美則地境
諸失如昔人云夫大道混然無形寂而無聲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非可以影響知不得以
毀譽稱也降此以純則事不覺其名不虛見
於毀譽也故天有折之象地有裂之形日月
有滿缺之變五星有動靜之狀竟有不惑之
神身有禍父之誦湯主有放君之辨武王有
弑主之讓齊桓有食地之目晉文有不臣之
聲伊尹有狂君之迷管仲有節上之名以夫
二儀七曜之靈不能無虧爾免舜湯式之聖
也不能免難勝短文伊管之賢不能遺職
過由此觀之宇宙廣流冥能得免惡淨而無
悔法也若以心智通量成無為之化則萬累
不能干矣又具心二諦並從心起第八識心
是持性依真如心是迷悟依如華嚴記云依
主識八識辨二所由顯法相但是心境依持
而即如來藏辨其二所以於中先應後以會
攝入實下別示二相即以此起信真如生滅二
門為二義耳存壞不二唯是一心者結歸華嚴
信依一心法立二門無礙真是一心者結歸華嚴
具分唯識問唯識第九亦說其所轉依有其
二體一持他依謂第八識二迷悟依謂即真
如何以說言然依生滅八識唯有心境依持
若被離說迷悟依非即心境依持以真如不
時非是攝相即真如故但是所迷耳後還淨
境依持即是真妄非有二體故說一約真不
同分或兩義說二門到後論云然此二門皆
各總攝一切法以願無不從信無不覓見萬
像於掌中收十方於座側 註曰華嚴經云
而無礙者是所緣之境能緣是緣之根今
即是眼故無緣也古全眼為色恒稱見而非

我識註曰此明具分唯識者以不生滅與生
即通真心也若不依真心不生滅即如來藏
約生滅便非具分有云影外有實為半頭唯
識皆影俱非具分者此乃唯識宗中之具
分耳又三界唯心法唯識唯心法總有四
義一是事隨境分別見聞覺知二是法論體
唯是生滅法數此二義論俗故有約真故無
實如是理窮之空寂四是大乘方便經云佛言
一實境界者謂眾生心體從本已來不生不
滅乃至一切眾生心一切二乘心一切菩薩
心一切諸佛心皆同一不生不滅真如相故乃
至盡十方虛空一切世界求其心相狀無一
臣分而可得者但以眾生無明翳障習因
緣現妄境界令生念計或我所不能自知
妄自謂有起妄知想計或我所不能自知
知之相以此妄心畢竟無體不可見故若無
別之相以別者則無十方三世一切境界差
別故有所謂一切境界各各不自念為有知
此為自知彼為他故一切法不能自有則
無別異唯依妄心不了不知內自無故為有
前外所知境界妄生種種法想謂有諸無
無道法想當知一切諸法皆從妄心生
依妄心為本然此妄心無自相故亦依境界
而有所謂緣念覺知前境界故說名為依境
此妄心與前境界俱相依起無前後而此
心不了法界一相故說心有無明依無明力

因故現妄境界本依無明滅故一切境界滅
非依一切境界自不了故說境界有無明亦
非依境界故生於無明以一切諸法於一切
境界不生無明故又復不依境界滅故無明
境滅以一切無明滅從本已來體性自滅未嘗
有故因如此義是故但說一切諸法依心為
本當知一切諸法悉名為心以義體心不異
心所攝故又一切諸法從心起與心作相
和合而有共生共滅同無有住以一切境界
但隨心所緣念念相續而得住持等時而
有手出金毛師子皆籍善根城變七寶華池
畫承慈力 註曰大涅槃經云阿闍世王欲言
禮佛言我於爾時手五指頭實無師子乃是
修慈善根力故今彼見如斯事又云南天竺
因有一大城名首波羅城中有長者名曰
盧至為眾學首師吹至彼城邑化度彼人彼
眾凡乾闥佛欲至遂破壞城眾聖開城坐各
嚴器仗防護固守彼後來者莫令得前佛言
我於爾時至彼城不見一切樹木叢林唯
見諸人莊嚴器仗當壁自道是事已畢生
慈愍慈心向之所有樹木運生如本河池泉
井清淨盈滿如清淨池生泉種種樹木清
淨華池當知皆是慈善根力能令彼見如是
事故知凡有一切善樂境界仗佛力為增上
緣但是自心感現例見目前實境卷舒不
定隱顯千端或開爾無跡或爛然可觀處繁
而不亂復險而常安 註曰心境諸法互奪互
入則性相俱存爛然可見若相入若相別理
事俱空開爾無跡以萬法從心隨緣建立以
無性從緣大千之空無性空如寶印重
元序常居攝土會寂滅於因緣之際得圓常
於生死之輪理事雙現而兩亡性相共成而

手奪一具湛圓而非寂滅化倫然而且管明
虛諸相而不空通與多事而非有不得一法
而容傳心豈不演一字而但轉圓音一體通
光輝朝月而影分千水多身入一若明鏡而
萬形醍醐之海泓深橫吞眾派法性之山挺
出高落羣德 註曰法華經云譬如一切川流
華經亦復如是若諸水之中海為第一此法
大又云及十寶山東山之中須彌山為第一
此法華經亦復如是於諸經中最高其上此
經是醍醐之教為第一心宗故經云十方諸
國土唯有 理體融通芳名震烈瞻時而別相
難窮入處而一門深徹 註曰若以事相觀隨
心照隨平等而歸根所以首標嚴經云但於
一門深入則六知根一得清淨又云入一無
妄字夾者論云一入全具如新豐和尚偈道
頌云向前物物上求通融為從前不悟宗如
今悟了淨無事方 服善見王之藥餌眾病咸
知萬法本來空 服善見王之藥餌眾病咸
消秦師子筋之琴絃羣音頓絕 註曰善見王
心之妙藥亦復如是能治諸法故傷云一九
療萬病不限藥方多又云以師子筋為琴絃
其音一心能收萬法 爾乃明逾皎日德越太
清隨機起用順物無生 註曰開初心學人悟
功獲頓成之力難在生定常入涅槃地處塵
勞長居淨利現具向眼而開慧眼之光明區
易凡心便同佛心之知見則煩惱塵勞不待
電親而自滅菩提妙果便修而圓滿乃至等
融延促混中邊世出世間不可無不可量不
可說不可說之力莫能過者亦名佛力亦名
般若力亦名大力亦名住持者則大劫不離一

所以先德釋云無住力持者則大劫不離一

念又云色平等是佛力色既平等則唯心莫
成故知觀心之門理無過者最尊最貴妙
經云譬如藥師之功顯哉昔輪之力大焉藥
師能滅諸病樹不作念若取散葉及皮身等
雖不作念能愈諸病理藥亦爾是以若於心
無不除八萬塵勞三障二死之病大品經云
如摩尼珠所在住處一切非人不得其便以
珠著身中得明照時得涼寒時得溫若在
水中隨物現色即此心如意靈珠
信堅固一切時莫不為無明塵勞非人之所
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非異非同盈利而**
坦然平現不大不小適空而法爾圓成 注曰
心法是大真理不假有緣生亦非無緣生以
法體故為萬法之性遠一切處隨人所感應
現無盡異而非異同而非同大而非常小
非小如華嚴經頌云一一微塵中能燈一切
法一切眾生心著在三世中 **神靈之臺秘密**
如來於一念一切悉明達 注曰此一切悉明達
之府 聖故曰靈臺又萬法之指歸于途之通
體故云 **病遇良醫民逢聖主** 注曰法華經云
子得母如波得船如病得醫如暗得燈如貧
得寶如民得王如貴客得海此凡人所遇
若於佛法中直了心人可以永脫塵勞具
聖地治煩惱之重病成無上之法王校量稱
失天以本攝末駕智海之津梁 注曰一心
慧味矣以本攝末駕智海之津梁 注曰一心
為未欲渡生先海 **一葺諸開元關之規矩**
應以心一法攝盡無餘此一心門能建立
凡聖境界攝生化門六度萬行無不具足如
蓮六觀一體者即自性清淨明即通五
十定之體言二用者一海印森嚴常伴用即
海印三昧二法界圓明自在用即華嚴三昧

言三過者一者一塵普周法界過二一塵出
生無盡過三一塵含容空有過此三蓋是因
陀羅網三昧門言四德者一隨緣妙用無方
總二成德性持有利三秉和實直攝生德
離障止二能人寂滅此五止者一照法清虛
止言六觀光顯現無念止五事理元通非相
止言六觀光顯現無念止五事理元通非相
境妙有觀三心境妙有觀三心境妙有觀三心
東輝觀五多身入一鏡像觀六主伴互現帝
網觀上之止觀並是 **匡時龜鏡為物權衡** 注
家用無過三昧門也 匡時龜鏡為物權衡 注
此一月法能考古抽今窮凡達聖如秤如
重似鏡聖切但了一心無不知法根源
巨加 **相奪則境智互泯相資則彼此俱生** 注
以境奪智則智泯以智奪境則境亡無明樹
以破資我則我立以我資彼則彼生無明樹
上而覺華頓發八苦海內而一味恒清 注曰
須彌大海中有圓滿如來宜說實相常住之
理本覺實性中有無明眾生起無量無邊煩
惱之波論云唯真不立單妄不成真妄相成
故 **全體現前豈用更思於妙悟本來具足何**
須苦待於功成 注曰諸佛將眾生心為佛家
但爾迷悟以心是佛故離分三身之異於
無別體故云法身相好一際無差又古德云
新佛舊成曹無二體以觀身說法身如出機
分以法身就親身如金成像像似分以有
未成像金故今成像像似分於二諸佛如已
成似分許後則全體始終更無別異 **顯異**
標奇精明究竟如舒果日之光似布句芒之
令 注曰此一心法如日照天下無法 **三毒四**
而不明猶象過雲中無物而不發

倒而非凡八解六通而非聖 注曰在凡達凡
是心故終無別理實藏論云 **至寶居懷兮**
於實際中無毫釐凡聖可得 注曰聖遠乎
終不他求靈珠在握今應須自慶 注曰聖遠乎
是體悟之即神何者為聖即今日當覺之真性
即是般若聖智也此明真智乃悟理之聖
非神通果證也又所謂云般若聖智若正智
即觀照般若如如即實相般若若此正智如如
即是圓成實性圓成實性即是如來藏心如
未藏心即是眾生靈覺之性眾 **慈同體今起**
無緣 注曰菩薩觀一切眾生同一體性慈故
吸氣任運而行大悲無緣者即無緣慈如石
切眾生而無度怨 **法財今資慧命** 注曰法
命者即自心無盡真如之性此七種法財乃
至恒沙智德皆是心所有 **履得一之旨豁爾**
法悟入之者資益無窮 履得一之旨豁爾
消疑 注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
得一萬事畢若得一真心何理而不圓何事
而不畢也如古德問云所言真心性是一者何
得眾生界見有種種答以真心性是一者何
緣生滅而成種種又第八識正是所熏心體
含多種子熏成種種一是一者真心性是一
性是一者古釋有二義一者真心性是一者
之性以性相不同故真心之性真心即性
二者通成此二性則明二藏首之二性皆
具二藏但為妄覆名如來藏直攝體即自
性心故此自性清淨真心不與妄名名空
藏具恒沙德名不空藏前明即離此明空有
故重出也言皆平等無二者上二即離不同
由心之性故不即由心之性故不離不即不
離為心之性故不即由心之性故不離不即
二之性即是不即不離之性故但云一也入

不二之門廓然無諍

註曰心外有法即見有... 若了境即心能所實一即無諍矣此不諍能... 所即非情無情但直論見性之門匪落是非... 之道足以能所不同不可執一其味一亦不... 可別異若以性從緣則情非情異為性亦味... 若深緣從性則非覺不覺若二性互融則無... 非覺悟華嚴經云真如無少分非覺悟者則... 真如過一切有情無情之處若無少分非覺... 悟者皆無性非佛性又經意但除執凡塵

無情之見非除佛性則性無不在量出虛空... 寧可除乎又古德云覺性是理覺了屬事如... 無情中但有覺性而無覺了如木中但有火... 性亦無火然今言性者但據理本准論枝末... 又覺智緣慮名情自性不改名性愚人迷性... 生情故境智不一智者了情成性故物我無... 二大理齊平不虧不盈道性如是無送無迎... 于海海底而孤峻萬仞峰頭而坦平 註曰傳... 大士行

自長桐孫向日而潛榮數朶之青山長在一... 片之閒雲忽生 註曰丹霞和尚忘已云青... 山管雲常在山在雲青山自閒雲 意地頓... 自鏡皆比一心之道性智境閒雲 意地頓... 空如兔角之鈺利解心全息猶談水之澄清

註曰新曹和尚頌云井底燈塵生高山起波... 浪石女生得兒龜毛長數丈若欲學善莫... 須看大建法幢深提寶印居下恒高處達常... 此樣 註曰此一心法門為一際地體下又是佛相... 順之印乃平等門為一際地體下又是佛相... 順逆自違諍若入真智必無差別如華嚴經... 云智入三世悉皆平等此明俗體本真故云... 平等以六相諍之即總而全別即別而全總... 即同而俱異即異而相同即成而俱變即增

握王庫刀之真形撫修羅琴之正韻

而俱 註曰... 成 聖經中况眾生佛性味者不見如王庫中... 有真寶刀重臣無能識者又經云阿修羅王... 琴不然而華嚴經云眾生心何轉根本法輪未... 嘗斷斷而華嚴經云眾生心何轉根本法輪未... 說得趣而幽途大開胡用多求了一而萬焉... 齊休但生深信 註曰信心銘云一即一切一... 切即一若能如是何慮不異... 華嚴經頌云種種變化無量身一切世界微... 塵等欲悉了達從心起菩薩以此初發心

自在無礙超古絕倫棘變為行樹象貌啼... 成梵輪 註曰高僧傳云釋智通云若夫尋近... 念之初原便可刺棘擗無常之音象貌說甚... 深之法十方淨土未必過此矣凡言唯心淨... 土者則一淨一切淨可似毛端之頭含於寶... 謂即塵勞而成佛國也

月 註曰... 金身 註曰法華經云如淨 若暢斯宗發明... 妙慧別摩訶衍之骨髓摘優曇華之根蒂 註... 摩訶衍大乘心優曇華是 任聚須彌之等... 未寫纖毫縱鏡樂說之門難敷一偈 註曰華... 嚴經云

衆須彌山為華未寫印同異泯中邊等來去... 絕偏圓 註曰以自心之體非同異中邊之見... 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者一切凡夫聖賢... 信論云後次真如自體相者一切凡夫聖賢... 緣覺菩薩無有增減非前際生非後際滅... 畢竟常恒無始已來本性具足一切功德所... 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通無法界美真實... 識知美自性清淨心美常樂我淨義清涼不

水朝東而星拱北

變自 註曰水朝東者尚... 在義 註曰水朝東者尚... 者華也似於朝心為萬法宗未有一法... 而不歸心者星拱北者星拱北之為政以... 德學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為政以... 者無為之德也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拱之... 如一心不動 谷孕風而海納川 註曰新... 東行歸之 谷孕風而海納川 註曰新... 自然如寶藏論云谷風無地東水無海未比... 道性無有間絕則道不離心心不離道故先

聲眾響羣音而吼地蕩然無相奇形異狀而... 參天 註曰即相無相無相即相以是一心之... 境界故如華嚴經中境界重重佛身無... 盡互相微入能同能別全界全同淨微國土... 無障無礙不論有情無情之異皆為一心真... 智之約理而分稱真而說審齊海內之甜火

均天下之熱 註曰一蜜甜遍天下之蜜皆甜... 若此一法是心則世出世 當正位之發揚因... 法性之施設 註曰此心賦者有二觀一唯心... 入真如楞如如云二真如實觀先覺唯心心... 攝論云速速唯是意言分別無有實法即為... 入唯識方便不取外相即入唯心占察經云... 一唯心誠觀二真如實觀唯心觀淺真如觀

深能入法性法性即真如其名如起作論云... 心若馳散即當攝來令住正念其正念者云... 知唯心無外境界此即唯心誠觀次云即復... 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此即真如實觀... 若了唯心成唯心誠觀則成無分別智佛從事... 真如實觀心境兩亡則成無分別智佛從事... 而失體非一非多不守已而任緣亦同亦別... 註曰如前云正位發揚者未嘗有一法出心... 之正位如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

因日法華經云若未開法華經者當知美
能善行善德之道又善修所修萬行皆莫不
空如來藏真心不變性起功德如起信論云
復次如來藏真心不變性起功德如起信論云
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者如實不
空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華嚴記云
自性清淨心不與妄念合則名為空性具真
即名不空若離妄心實無可空則顯空真德
妄而顯不空藏要由細法方顯不空如本有
種德今為性食本有尸德今隨五欲本有家
定今為亂想本有大智今為愚癡是則無德
於此乃至惡藏於惡故論云以法性無德
貪故隨順修行權波羅蜜等萬行則然故本
心之動藏其真如是以即至之空藏不空之
萬德故經云知妄本自真見佛則清淨以能
究竟顯實故名為空故知空藏能藏不空能
藏既空則顯不空藏之本來具矣又普賢行
遊入十方略略有十門一入世界法界緣起十
即入故二入眾生界生界佛界無二體故三
供養一一供具皆稱真故四明諸法窮法界
生無時不請諸佛無時不說法故五大智攝
十方塵刹于八重重震動現相而無息故七
常安定未嘗一念有起動故八廣出生念念
毛孔出現諸境無窮盡故九廣出生念念常
兩無遺法兩一切故十明總說上之九義
兼一全收 萬別千差塵出虛空之性尊高卑
無前後故

下難逃平等之津 註曰一切法性即是眾生
性問真妄相其稱水火云何此二得交徹
耶答真妄二法同一心故而不曾交徹若演若
時多狂故失頭却復本心頭不曾失設爾狂
時頭亦不失狂情變歡歌即善提性淨明心
不從人得如迷真就妄逆情變悟 剪惑裁疑
即復真心故正迷時真亦不失 剪惑裁疑
探真顯正使佛法之穹崇致宗門之昌盛類

秋江萬影而交羅 註曰想十喻中一如影
用能照實故華嚴記云如明淨物得日光
照於屋壁上先有影現如來應化現身亦
謂日喻如來上影現如來應化現身亦
實有萬差樹影形影正影不現於日
內但隨心造弄影 狀寒室千燈而互映一
千燈先光涉入一心為若鳥夢漢以翔翔似
境萬境一心如光無礙

魚沉淵而游泳 註曰入楞伽經云若一切唯
云何見地中如鳥虛空中依心風而去不住
不聚於地地上而去如是諸眾生依分別心
動自心中來去如空中飛鳥見是實生器佛
離心何如是以驚者魚若離水豈得浮沉故祖師
誦通地問祖師須審日何方而來復往何
許答曰從自心啼笑而佛慧分明行坐而覺
來復性無處

源清淨 註曰長者論云不華當念益功即佛
法輪又云無時分運轉之相應自性常轉
法又云三世一念古今成即過去未來無盡
之劫同時無礙一念成正覺時也三賢菩薩
念念入法流水中任運至佛初水後水一性
水故因佛果佛一性佛故於其中間無初中
後不隔念故依本法故無念可隔因果便於
一念相應一念佛不隔相好及與神通相好
神通從此正覺中得方便正覺即不著相相
但覺世間即法界故法界通好不自思又云
明眾生分別即如來智故又如來根本智妙解
是眾生分別心與無二故法界自在妙解
而唯應我是列祖襟喉 註曰此心藏者但說
心妄心各有性相且真心以靈知照無影
心空無性為體實相為相妄心以六塵為影
能知之妄心而無自體但是前塵隨境有無

境來即生境去即滅因境而起全境是心又
因心照境全境是心無水但隔氣耳障中無色但
法句經云無時炎氣日先光燦燦者似水但
從想生唯陽氣耳此虛妄色心亦復如是但
從業生因父母外塵為緣和合似復如是但
綠氣耳故開堂經云妄認六塵塵影為自心
性緣生緣生之法皆無常如鏡裏之形但
體而全因外境似水中月不實而虛現空
輪認此為真惡之甚矣所以慶喜執而無據
七處茫然二祖了而不得一言契道則二祖
求此緣慮不安之心不得即知其心過一切
處悟此為宗遂乃最初初於祖位阿難因如
來推破妄心乃至於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
界七大性一一徹細窮詰徹徹唯空皆無自
性既非因緣自他和合而有非自然無因
而生是意言誠想分別因茲豁悟妙明真
心廣大含容備一切處即與大眾俱達此世
同聲讚佛云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
有消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身
同初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一真心則到
祖之標 通心而其更餘思羣賢性命 註曰如
或也 滅經云甚深義者即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
即眾生界眾生界者即如來藏如來藏者即
法身釋曰夫心者為諸法總持之門作萬有
真實之性故稱第一義諦總持之心故號眾
生是心之界即眾生界從具如性起名如
來無所缺減乃目為藏龍積聚沙功德故
名法身是以仁王經云最初一念具足八萬
四千波羅蜜諸身分中命根為上諸法門中
其上

永明心賦註卷一

永明心賦註卷一
因心照境全境是心無水但隔氣耳障中無色但
法句經云無時炎氣日先光燦燦者似水但
從想生唯陽氣耳此虛妄色心亦復如是但
從業生因父母外塵為緣和合似復如是但
綠氣耳故開堂經云妄認六塵塵影為自心
性緣生緣生之法皆無常如鏡裏之形但
體而全因外境似水中月不實而虛現空
輪認此為真惡之甚矣所以慶喜執而無據
七處茫然二祖了而不得一言契道則二祖
求此緣慮不安之心不得即知其心過一切
處悟此為宗遂乃最初初於祖位阿難因如
來推破妄心乃至於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
界七大性一一徹細窮詰徹徹唯空皆無自
性既非因緣自他和合而有非自然無因
而生是意言誠想分別因茲豁悟妙明真
心廣大含容備一切處即與大眾俱達此世
同聲讚佛云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
有消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身
同初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一真心則到
祖之標 通心而其更餘思羣賢性命 註曰如
或也 滅經云甚深義者即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
即眾生界眾生界者即如來藏如來藏者即
法身釋曰夫心者為諸法總持之門作萬有
真實之性故稱第一義諦總持之心故號眾
生是心之界即眾生界從具如性起名如
來無所缺減乃目為藏龍積聚沙功德故
名法身是以仁王經云最初一念具足八萬
四千波羅蜜諸身分中命根為上諸法門中
其上

因 註曰法華經云若未開法華經者當如是
 能善行善德之道又善德所修萬行皆莫不
 空如未誠真心不變性起功德如起信論云
 復次真如休言說分則有二種義云何為二
 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德二者如實不
 空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德故華嚴記云
 即名不空若離妄心實無可空則顯空蓋有
 妄而顯不空藏要由顯空方顯不空如本有
 極德今為性貪本有尸德今隱五欲本有家
 定今為亂想本有大智今為愚癡是則應藏
 於施乃至惡藏於慧故論云以知法性無性
 貪故隨順修行摧波羅塞等萬行則法性無
 有其實誠知義云若心有動非真誠知明空
 萬德故經云知妄本自真見佛則清淨不空
 究竟顯實故名為空故知空藏能藏不空能
 藏既空則顯不空藏之本來具矣又普賢行
 遊入十方略有十門一入世界法界緣起于
 即入故二入眾生界生界佛界無二緣故三
 供養一一供具皆稱真故四明諸法實法界
 智無時不請諸佛無時不雨法故五大智攝
 生了生迷倒而無眾生不化故六明現通
 十方塵刹于八重震動現相而無思故七
 常家定未會一念有起動故八廣出生念念
 毛孔出現諸境無窮盡故九者說法念念常
 兩孔遺法兩兩一切故十明總說上之九義
 無前復故 **萬別千差靡出虛空之性尊高卑**
下難逃平等之津 註曰一切法性即是眾生
 性問真妄相華其體水火云何此二得空微
 耶答真妄二法同一心故而得交徹若演若
 速多狂故失頭却復本心頭不會失淨明狂
 時頭亦不失狂情雖歇即菩提悟
 不從人得如迷真就妄迷情變悟
 即復真心誠止迷時真亦不失 **剪惑裁疑**
標真顯正使佛法之穹崇致宗門之昌盛類

秋江萬影而交羅 註曰經明十喻中一如影
 用能磨覆故華嚴記云如明淨物得日光
 耀於屋壁上身影現如來應機現身亦爾
 謂日喻如來身影現如來應機現身亦爾
 質有萬差樹影形影正影不現於日
 多端隨心萬品 **狀寒室千燈而互映** 註曰
 千燈隨心萬品 **狀寒室千燈而互映** 註曰
 境萬境一心如光無礙 **若鳥夢漢以翔翔似**
魚沉淵而游泳 註曰八楞伽經云若一切唯
 云何見地中如鳥虛空中依心風而去不住
 不觀察於地上如空中飛鳥見是實生區佛
 動自心中來去如空中飛鳥見是實生區佛
 說心如是以故知來足下不離自心如鳥若
 離心則問祖師須臾日何方而來復往何
 謂過逝問祖師須臾日何方而來復往何
 許答曰從自心 **啼笑而佛慧分明行坐而覺**
源清淨 註曰長者論云不華當念益功即佛
 法輪又云誠無不隔於十方毛孔莊妙於刹
 海又云三世無一念古今成即過去未來無盡
 之劫同時無礙一念成正覺時也三賢菩薩
 念念入法流水中任運至佛初水後水一性
 水故因佛果佛一性佛故於其中間無初中
 後不隔念故依法故無念可隔因果便終
 一念相應一念佛不隔相好及與神通相好
 神通從此正覺中得者性正覺即不著詳相
 但求覺道相應故神通相好不來自思又云
 明來生世間即法界故眾生性即不思又云
 眾生分別即如法界故眾生性即不思又云
 是眾生分別心契同無二故法界自在妙解
而唯應我是列祖喉 註曰此心賦者但說
 心妄心各有性相且真心以靈知寂照為心
 不空無性為體實相為相妄心以六塵覺影
 為心無性為體實相為相妄心以六塵覺影
 能知之妄心而無自體但是前塵隨境有無

境來即生境去即滅因境而起全體是心又
 因心照境全體是境各無自性唯是因緣故
 法句經云諸法無自性但緣氣耳陰中無色但
 緣氣耳以熱時炎氣因日光緣邊者似水但
 從想生唯因父母此處妄念色心亦復如是
 自業為因父母外塵為緣和合似緣影為自心
 緣氣耳故同覺經云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
 緣緣生緣生之法皆是無常如鏡裏之影但
 從緣生緣生之法皆是無常如鏡裏之影但
 體而全因外境似水中月不實而虛現空
 輪認此為真惡之甚矣所以慶善執而無據
 七處茫然二祖了而不生一言契道則二祖
 求此緣塵不安之心不得即知其心通一切
 處悟此為宗遂乃最初起於祖位阿難因如
 米推破妄心乃至於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
 界七大性一一徹如窮結微塵唯空皆無自
 性既非因緣自他和合而有又非自然無自
 而生是是意言識想分別因茲豁悟妙明真
 心廣大含容備一切處即與大眾俱達此世
 同聲讚佛云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
 希有消我體劫顛倒想不歷曾無法身身
 同初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一真心則到
 祖也 **通心而其更餘恩澤賢性命** 註曰如
 或經云甚深義者即第一義諦第一義諦者
 即眾生界眾生界者即如來藏如來藏者即
 法身禪曰夫心者為諸法總持之心故說眾
 真實之性故稱第一義諦總持之心故說眾
 生是心之界即眾生界從真如性起名曰如
 來無所缺減乃為藏能積聚恒沙功德故
 名法身是以仁王經云最初一念具足八萬
 四千波羅蜜諸身分中命根為上諸法門中
 心為 **求明心賦註卷一**

永明心賦註卷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二一三頁上一行經名，〔徑作〕註心賦卷第一，卷末經名同。以下各卷例同。
- 一 二一三頁上二行述者，〔徑作〕杭州慧日永明寺智覺禪師延壽述。以下各卷同。
- 一 二一三頁中一五行註釋右第二字「元」，〔徑作〕「玄」，以下凡避諱字「元」同。
- 一 二一七頁中一四行「析梅檀」，〔徑作〕作「析梅檀」。
- 一 二二〇頁上六行註釋左首字「欲」，〔徑作〕「故」。
- 一 二二〇頁下一七行註釋左「引入」，〔徑作〕「引入」。
- 一 二二二頁中五行註釋右「起信」，〔徑作〕「起信論」。
- 一 二二二頁下三行註釋右「皆隨形

名」，〔徑作〕「皆墜形名」。

一 二二三頁下一一行正文第四字「王」，〔徑作〕「主」。

一 二二五頁上五行註釋左第五字「性」，〔徑作〕「情」。

一 二二六頁下五行註釋右「註曰一性」，〔徑作〕「註曰性」。

一 二二七頁上一七行註釋左「食頃」，〔徑作〕「食頓」。

一 二二七頁下末行註釋右「叢之」，〔徑作〕「覆之」。

一 二二七頁下末行註釋右「叢之」，〔徑作〕「覆之」。

一 二二七頁下末行註釋右「叢之」，〔徑作〕「覆之」。

一 二二七頁下末行註釋右「叢之」，〔徑作〕「覆之」。

一 二二七頁下末行註釋右「叢之」，〔徑作〕「覆之」。

一 二二七頁下末行註釋右「叢之」，〔徑作〕「覆之」。

永明心賦註卷二

郡七

妙圓正修智覺永明壽禪師述

逆順同歸行住不離兩寶而摩尼絕意演教

而天鼓無私註曰摩尼天鼓音無功用無私

運深觀云定光顯現無念止者謂一乘教也

白淨寶網萬字輪王之寶珠此珠體性明徹

十方齊照無私成事念者皆從現現奇功心

無念慮若人入此大妙止觀門中無念慮

任運成事如彼寶珠遠近齊照分明告言諸

藏虛空如華嚴經云時天鼓中出聲告言諸

天子菩薩摩訶薩非此命終而後復聞但以

神通隨諸眾生心之所宜令其得見諸天子

知我今者非眼所見而能出聲如著寶行願

亦云圓音非和而長演果海離念而心傳萬

行空寂而齊修漸重而理事相須恒體恒

用一一而有空齊現常寂常知註曰理因心

體實於理用與於事即體之用體不失即用

之體用不亡故云恒體恒用又有從心作空

從心現空故常寂有故常知即寂而知知不

失寂即知而寂寂不失知故云常寂常知所

以云有為法從心現迎之弗前隨之不散匿纖

芥而非無展十方而易有旋轉陀羅之內常

當大士之心註曰法華經云爾時受持請誦

轉後精進以見我故即得三昧名為旋陀羅

尼百千萬億旋陀羅尼此法華經是為一大

事因緣出現於世立於眾生心中開佛知見

佛知見者即是一切眾生真心若持此經即

當當大士之心頻呻三昧之中不墜二乘之

手註曰歸子頌呻三昧者此明如來以即用

之體無非法界即體之用緣起為差其理

事皆無障礙名歸子頌中如華嚴經云爾時

頻呻三昧時遊多林菩薩大眾悉見一切盡

法界虛空界一切佛刹乃至或入佛所住三

味無差別大神變即頻呻遊多林中一理當

而諸聲聞等不知不知如響如言

錄萬境皆融囊括智源之底冠擊法海之宗

註曰歸子一心無事不達無理不通該古指

今收無不盡如寶藏論中本際虛元品云經

云佛性平等廣大難量凡聖不二一切圓滿

一而有故云能知一萬事畢也是以一切

衆生皆衆一而生故為一衆若達故則真覺

故則一切法云前念是凡後念即聖又云一念

知一切法也是以一切一切一切即一故知

以一切法功成萬德故經云一切若有心即

迷一切若無心即迷十方故真一萬是萬差

真一譬如海涌千波千波即海一切皆無有

異也夫言一者對彼異情情既非異一亦非

一非一不一假雙真一夫言一者非名字所

統也是以不一非見一若有所見則有二也不

得名為一如鏡中現千重之影像猶窟窟隙

見無際之虛空註曰此是說一見土知山萬

景雖分還歸一總註曰此一心法舒通法界

萬法源成一切智慧之本無邊行願之宗不

達斯文無路成佛出必由戶斯之謂歟諸大

乘詮證明非一皆云觀一心之元極實萬法

之根由如華嚴經云菩薩知一切法皆是自

心又云解了世間皆如變化明達眾生知即

一念於此善入菩提行常勤修習不退轉又

頌云諸佛隨宜所作業無量無邊等法界智

者能以方便一泐游之潤同濕鷲十方之

空齊芥孔註曰濕性與空性俱無大小其猶

今古之日照無異明仍停過現之風鼓無二

動註曰日光無私動性不履實際地沖涅槃

天掘泉生之乾土涌善逝之智泉註曰法華

有人渴乏須水於彼高原穿鑿求之猶見乾

土知水尚遠施功不已轉見濕土遂漸至泥

其心決定知水必近眾生如乾土聲聞之焦

枯蓋統註曰淨名經云二乘如焦芽敗種不

一乘得受真記重發圖華王之極果功圓註

信之芽結菩提之果華王之極果功圓註

衆生之心是諸佛果源故華嚴經云十方諸

佛生於一乘生心念中念念成知得返現之

正覺轉法輪而眾生不覺不知如得返現之

香枯芽再發似服還丹之藥寒燄重燃註曰

理之香力善起死是猶還丹之藥功能換凡

骨況一心之功力處凡身而成聖體即生死

而入涅槃亦如枯樹生華榮承發映即如華

開於法華會上見如來性得受佛記則如華

嚴生芽首覺重燃了達無疑何勞科判駕

牛車而立至祇林乘慈舟而坐昇彼岸註曰

自心他發願斷故信心無云疑疑淨覺正信

又信若不信自心不名正信心即體也此

則體信不二故起信論云自信已心知心安

動修遠難法是知所說一切理智等事並不

難心是故我分千年闍室而破在一燈無始樊

籠而唯憑妙觀註曰千手千眼一燈無始樊

籠而唯憑妙觀註曰千手千眼一燈無始樊

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臨法圖

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臨法圖

邑三才中唯人靈者由與心神合也佛說內
四大與外四大不同正法此但能自然應心
源靈性顯現無法不正是法報身自然應心
無窮名化身佛是知若了一心三身頓現故
般若云悟則一身佛速疑萬本經祖佛不
即知三教皆一真心為原人本體問佛不
道父母非親密多曰父母非我親誰為最親
者諸佛非我道誰為最道者偈答云法言與
心親父母非可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
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知三有異我而明
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知三有異我而明
佛性注曰大涅槃經云迦葉菩薩問二十五
具八自在在義即是我即佛性也此是異我
外道凡夫所執之我如華嚴記云佛性之體
體非因果因中取之名因因果中取之名
為果性非佛性分因果果如瓶取空之名
中空世界取空是世界中空空無有異故言
衆生智慧是佛性因菩提涅槃是佛性果非
是佛性分因果故結示云然則佛性非因
非果若以無障礙法為宗則法性即佛性
知一切法即心自性若以心性為佛性者無
法非心性則不隔內外而體非內外內外
相性不同相何有內外然迷一性而變成外
外既唯心何有非佛所變無實故說佛性
無佛性以性該相無非性矣如烟因火烟即
是大而烟勢大依性起相相顯於性如烟即
成波波即非水境因心變境不異心若有
性境等非有況心與境皆即真性真性不二
心境豈非若以性從相不妨內外境而例於
心今有覺知修行作佛即是邪見外道之法
故須常照不即不離不一不異所成矣故
策林問東生與佛迷悟不同東生則六道循
環佛則萬國歸途如何有即東生即佛二乎
相故混亂因緣全非法界真真真真二妙
言常均持由迷悟不同迷有來生與佛迷真
起妄觀衆生體妄即真故謂為佛妄則全
違真理雖真無迷悟即迷本是真非是斯有

迷因機起若執東為西悟解理生如東本不
易以相假稱生佛約體故得相故不見此源
生由未離了斯一切愚了知此是法界東
生由未離了斯一切愚了知此是法界東
如未離了斯一切愚了知此是法界東
佛心中自受其苦若異者云之士無捨妄以
真會萬物為己而成聖人注曰華法師云會
唯聖人乎又云聖達于盡聖之即神達于
我關事而真夫云聖達于盡聖之即神達于
道即是正人達心背道即是一兩真金勝
邪人邪正由心淨穢在我一兩真金勝
花千斤之價值注曰高僧釋道世云動勇
若真悟心遠離前境者如經云譬如無花千
斤不如真金一兩喻能觀心勝即滅軍強又
華嚴策問二障塵沙尚非所喻阿僧祇劫未
斷斷既越常規難以取信答云本無從速真
忽起迷而不返淵漫無涯若纖雲布空其來
無所須災滿六合照然長風忽來陵爾雲
盡千里無萬像塵埃方便風生照感無性
沙或障並是異源眼翳未除空華亂起但淨
法眼何家不除淨半株檀樹改伊蘭四十之
由旬注曰經云一株檀樹能改四十由旬之
台教立無法通一真法能破一切染法如
為破一切法通一真法能破一切染法如
明而不可隱蔽神力而為能改注曰此一心
唯對上機方能信入倫五趣而不置設戴角
登一相而非非以是不變易之法故設戴角
披毛之者本性非殊任形消散之人至重
常在注曰如般若經云百億那由他諸佛
謝此性云何等覺不遺隨物周旋不動等覺
為法攝滅

而建立諸法不壞假名而鍊實相若等覺之
心即不動以染淨之覺隨緣而作諸法亦不
壞諸法而淨實相以諸法無體為出世真慈
不可壞若壞即失諸法法無體為出世真慈
之父作歸宗所敬之天注曰如宗鏡錄中立
即不立身生緣慮妄心此心無體諸經所破
然此妄心無體即真故不用破以衆生執實
故須破之宗鏡錄云心有二種一隨染緣所
起妄心而無自體但是前塵逐境有無隨塵
生滅唯破此心難法可破而無所破以無性
故百論破破情品云譬如愚人見熱時礙幸生
水想逐之疲勞智者告言此非水也為斷彼
想不為礙水如是諸法自性空衆生取相故
著為礙是類則故言破實無所破二常任真
心無有變異即立此心以為宗鏡錄論云心
有二種一相應心二不相應心所謂常任第一
煩惱結使相應心不相應心所謂常任第一
義諦古今一相自性清淨心今言常任第一
者是相應心不相應心立為宗本一雨無
私羣木而自分甘苦太虛絕量衆器而各現
方圓注曰法華經明三草二木一雨而受潤
除說方圓則既在正觀須當神聽注曰上士
心聽下士耳聽神扣寂寂之元門驛如如之
聽入元能契心性扣寂寂之元門驛如如之
道徑若玻璃隨物而現色於自體而匪亡注
如玻璃珠雖現外色猶金剛對日而分形逐
青黃赤白不失珠體猶金剛對日而分形逐
前塵而不定注曰如金剛珠於日中而色不
綠雖不自白性亦不失自性不菩提窟宅解
守性是隨緣不失性是不變菩提窟宅解
脫叢林澹泊而慧眼何見香齋而大智難尋
五嶽崢嶸而不峻四溟浩渺而非深注曰一

橫豎難量山未為高海未為深又過界盤空
無法可現山非是山海非是海以唯心故如
非淨亦復無雜知皆從自起非亦輪王坐妙
寶床時方能入定注曰輪王生妙寶床時善
薩戴法冠冠處始得明心注曰善薩法性
現在滯念繞通幽襟頓成現而可以坐參

周遍而徒煩遊歷註曰此一心成現法門不
白先德云沙門採寶不動神情其寶自現又
云虛明自照不勞心力又云不離當處常湛
然見即如君不見如君不見如君不見如君
不入三業修習此虛通明法身觀轉云夫欲
釋如來法身觀者先觀於起首觀於起首觀
行願後應以三密加持身心則能入文殊師
利大智慧海然修行最初於空聞處攝念安
心聞目滿身結跏趺坐運心普緣無邊刹海

淨觀三世一切如來過於一佛菩薩前
勤恭敬禮拜恭敬又以種種供具雲海未獻
如是等一切聖眾廣大供養已後復觀自心
心本不生自性成就光明遍照猶如虛空復
感深起悲念慈悲眾生不悟自心輪迴諸趣
我當善化接濟令其開悟盡無有餘應請起
一相成大菩提心登敬消淨無染無過圓明
皎潔成大菩提心登敬消淨無染無過圓明
等空虛無有遺餘

無他他念唯守一法然後見真釋曰一法為
宗諸佛無寄他緣自絕妙性顯然志當歸一
而何智不明尋流得源而何疑不釋疑源之
品三告之大入如世尊最顯是示應入諸
禪已普喻大我以為深源若通觀三界本
性離罪離苦離空相無生無滅無斷無諸
有本來平等無高下無見無聞無覺無知
不可變轉不可斷脫無生無死無壽無命不
起不盡不滅非世間非世間涅槃生死皆
不可得二際平等諸法故開居靜住無所
施為究竟安星必不可得從無住法性施
為斷一切相一無所有法相如是其如是者
名出世人是事不知名生死始汝等大東應
斷無明滅生死始及復告大眾我以摩訶般
若通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
無繫縛者無解脫者無主無依不可攝持不
出三界不入諸有本來清淨無垢無煩惱與
虛空等不平等非不平等盡諸動念思想心

息如是法相名大涅槃真見此法名為解脫
凡夫不知名曰無明作是語已復入起解脫
初禪出乃名入滅定從滅定出乃入入
眼通觀三界一切諸法無明本際性本解脫
於十才求了不能得根本無故所因枝葉皆
是因緣我今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如上
真實思父廣大悲心不可思議三告之文或
百遍斯教者可以折骨為筆到皮為紙刺血
為墨而書寫之不可用而虛虛將大地為標
項起智念到那失照

道無隔唯理堪親註曰若洞達一心能通萬
一切處皆心在作唯是心分別心通一切處至
支聲聞唯是心分別人體及五陰諸法及微
塵勝人自在以心唯是心分別心通一切處至
的如人所見無地及諸佛無國土及化佛碎
碎如經得云無地及諸佛無國土及化佛碎
支聲聞唯是心分別人體及五陰諸法及微
塵勝人自在以心唯是心分別心通一切處至
道無隔唯理堪親註曰若洞達一心能通萬

空似徑尺鏡中扶目而金鏡快利註曰大涅
見千里之影一指示中未見佛性並如於首
一說名三指示中未見佛性並如於首
華嚴疏釋以三指為指指為首首首首首
一時橫觀觀觀觀觀觀觀觀觀觀觀觀觀
一指者即示佛性佛性是有心定當三佛皆
有佛性二指者示真諦為第二指云佛性者名
第一善提道種子故非有如虛空非無如見
無上善提道種子故非有如虛空非無如見

前故知三指靈頂而甘露新註曰頓悟一
前於三指靈頂而甘露新註曰頓悟一
前於三指靈頂而甘露新註曰頓悟一
前於三指靈頂而甘露新註曰頓悟一
前於三指靈頂而甘露新註曰頓悟一
前於三指靈頂而甘露新註曰頓悟一

慧日晶明信心調直被大乘衣而坐正覺跡
飲菩提漿而餐禪悅註曰大涅槃經云汝
如來大乘法衣法華經云如來者一切法
是乃至善普加樂念皆與摩訶行相應下
正法味養涅槃食所以何難為不了心宗誠
悔云我身雖出家心不入道如黃葉和尚云
違摩面來唯傳一心法直下指一切眾生本
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令識取自心見自本
性其則求法云何識自心即如今言語者是
法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猶如虛空相
似實無相觀亦無方所亦一向是無礙此
有而不可見云但悟一心更無有異不如言下
即真佛佛與眾生一心更無有異不如言下
自認取本法此法即心心無法自心即法
法外無心又仰山和尚云頓悟自心即法
無別所持無別安立即本地即本土善財

知見舉目而皆入法門華藏山河立相而無

非具德注曰善財童子登山入關皆從法門

見道所以運源觀云華藏海內其羣象盡正

一榮齊平迹分塵界而不濁性合真空而靡

清體凝一味而匪縮用周萬物而非盈注曰

心法湛然不動雖隨事開合任物卷舒其體

未曾增減設對機說法廣界開通不可能方

便之古述於宗旨如華嚴經云言詞所說

法小智妄分別是故生障礙不了於自心不

由顛倒慧增長一切惡似天中意樹之林

常隨天轉注曰天中有意樹若人間心想之

處還逐人成注曰一切境界因想而生故經

頌云一切諸國土想樹之所現幻網方便故

一念念能入又論云離人無有法網法無有

人貧濟驪珠幽明玉燭如來寶眼而自絕織

毫注曰佛眼無金沙大河而更無理曲

大河直入大海以若海中之鹹味物物圓通

猶色裏之膠青門門具足注曰如傳大士心

有大神力能滅下災成就萬德難性擊空能

攝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大法將持戒

影起水中鹽味色裏膠青門出入應物隨情

自在無礙所作皆成色裏膠青者云青出

於藍而青於藍水結於水而寒於水又一切

法中皆有安樂性則足色總持門如水大般若

經云一切法趣色色尚不可得云何當有趣

非趣如是其應諸法皆然般若意以當諸法

之性不異色性故皆趣色色不可得當諸法

空既無所趣安有能趣若智者意一切法趣

色似觀色尚不可得空觀云何當有能趣

即以中道觀今但要切句以取色性為諸法依

一事無礙之義故隨孤高獨步瑩徹摠情意

一法皆法界故注曰淨名經云淨即佛土

根淨而寶坊淨注曰淨名經云淨即佛土

故果生始如一一切垢淨世界及合教四土祇

淨也如鏡明則照遠鈴響則聲高是以華嚴

經頌云佛刹無分別無量無有變但隨衆生

心如是見有殊又攝論云一切淨土是諸佛

唯菩薩唯識智為體即金剛般若論云智覺

遍心為體非離淨土若佛淨心所緣離佛自心之

也又云色等即是佛淨心所緣離佛自心之

即此淨心能顯假實之色皆不離佛淨心

云青色青光黃色黃光等是也心地平而世

界平注曰首楞嚴經云思舍如來摩持地若

若拂霧以披天神襟頓爽似撥雲而見日法

眼恒清注曰悟心之時頓消積滯如彌勒成

日證菩提證云久欲度衆生欲拔無由乾今

無無所有一道道遠牽心仰慕保證而猶

玉璽之真文注曰一切萬法皆為心之所印

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包藏而若瓊林

之寶庫注曰法中而見有種種法如摩訶

了具遍吉之明宗注曰法中而見有種種法如摩訶

生於大因力初心不初學易親成慈氏之入

龍入云何獲圓通彌勒菩薩云得成無上

路妙圓識心三昧乃至盡如來國土淨穢有

善皆是我心變化所現我知如是正念纒發

唯心識故識性流出無量如來

狐疑自惺匪五目之可鑒豈二耳之能聽注曰

五眼尚不見云何無目凡夫而稱見乎二耳

士神聽中士心聽下士耳聽非有而非空故

稱卓絕不出不在實謂通靈注曰首楞嚴

靈一切明了是知性自神解寂照冷然如室

而用不可定執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

而有心能壞一切能成一切故云一切法皆

心此心能壞一切能成一切故云一切法皆

皆心所為好惡皆由心要生亦得生不生亦

得即是無礙義祇今一切法為行住坐卧即

是心相心不變不異也無中現有動中現無

亦名神變亦曰神通總是一心之用隨處差

別即多義一中解無量中解一了彼乎

生起當成無所畏又東方入正定西方從定

出若了心外無法一切唯心即無一法當情

無有好惡是非即不生生死一切處皆是故

云當成無所畏無所畏即佛具一切處無畏也

塵思俱逃煩機頓洗注曰未悟道時多與妄

想相為塵深潭開靜想滅無為又首楞嚴經云

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又大乘理觀不

念諸佛即是念覺故昔人云真如無念非念

法能隨實相無生豈生心能至無念念者則

念真如無生念生者生乎實相故起信云若知

念無有能念所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若

為得入淨名云常求無念實相智慧故般若

之先深徹法源之底月光大士變清水於自

不覺而起第八識滅一半不執受為無情世
 間山河大地等一半有執受為有情世間來
 生五陰身等從一心中所造不違此理者此
 間月裡或稱泥洹西天外道或說冥初老子
 云首當冥冥其中有精法雷震四生之幽蟄
 恍惚惚惚其中有物
慧日燭三界之重關 註曰此一心宗當悟之
 千日限於曠野能令墮業繫之人出三不世
 界之牢獄潮生死之者脫六龜之樊籠

之珍抱元門而寂寂非常之道任法性以閉
 閉 註曰不世之珍者以此心實非世之珍非
 常之道者此一心大道非常情之所解

發覺根苗亂靈筋骨 註曰因心悟道發覺根
 初即坐道場便登祖位

若谷神之安靜似幻雲之出沒 註曰身無塵
 物以形骸若無知對緣而照萬機煩起而不
 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處動若行雲止

類谷神直有心於彼此情繫於動靜者于註
 云法身無形能現眾像智慧無知能照萬機
 無心處物雖覺而不撓其神有難皆通雖通
 而不干其處無心而動動若行雲心無定方
 猶谷神之不死也彼此動靜之心也老聃曰
 谷神不死是謂元氣元氣之謂道也

根註云谷者養也人能養神則不死神即五
 藏之神也若五藏虛傷則五神去矣是謂元
 氣之謂道也元者天也此者地也主出入於鼻
 與天通故鼻為元也主出入於口與地通故

口為元也元北之門是謂天地之根者根事
 者元也言鼻口之門是乃通天之地元氣事

因理顯猶金鳥照萬里之程 註曰華嚴云
 緣起之無違事得理用就體施如五兔攝千

融于差涉入而無礙 註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
 切月照一切水一月攝一切法

江之月 註曰一月攝一切法

性常與非相非名孤寂幽清一言無不累盡
 如來合

如來合非相非名孤寂幽清一言無不累盡

殊說更非異 註曰一古者約事說約理說
 動一如而演諸義不壞諸義而顯一心即春
 常舒如來於一法門中演說無邊妙法即
 舒常卷一如法門無盡法海一切法歸中
 即如草木四散從地而生還歸地滅猶波浪
 動依水而起還復水源如法從心生還歸心
 滅故經云當處生當處滅法華經云佛
 智通達淨無礙一念普智三世法皆從心
 因緣起生滅常無自性所以清涼眼云華

須澄性海 註曰性海深湛然明淨當悟心
 心經云行深般若之時能直若源深淵見故般若
 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降四魔而夷六賊 註曰四魔者一天魔二陰魔三死
 魔四心魔六賊者眼耳鼻舌身意

應固心城 註曰四魔者一天魔二陰魔三死
 魔四心魔六賊者眼耳鼻舌身意

除怪談詭語應清涼心城謂思惟一切諸法
 實性應增長心城謂成辦一切功德之法應
 城謂普入一切諸佛道場聽受般若波羅蜜
 法應增長心城謂普攝一切佛方便護心城
 謂常奉持佛名功德應普應心城謂開引
 一切諸佛智光明應普應心城謂受一切
 佛一切諸法功德防外寇護國安人堅固牢
 海譬曰夫城者能防外寇護國安人堅固牢

強即無來患况心城須護固守關津無令外
 障六塵魔賊所侵內結煩惱劫區所亂防非
 禁惡常施空淨之功立德運慈廣莊嚴之
 法界可以攝提劫變教化無廣演元風長施

法利 註曰沙門律以弘教說法能利佛是名
 為報佛恩又經道云以此深心奉應則名

說說時照大施門開無雜塞諸聖不改其儀

諸聖不改其儀

諸聖不改其儀

諸聖不改其儀

諸聖不改其儀

諸聖不改其儀

諸聖不改其儀

諸聖不改其儀

諸聖不改其儀

諸聖不改其儀

諸聖不改其儀

諸聖不改其儀

諸聖不改其儀

諸聖不改其儀

註曰此一心法是古萬邪莫測其致註曰
 今千聖不易之道天魔不能壞外道不能亂
 法印魔界即佛界外道經言皆是佛說既同
 輪並駕焉**十軍三藏消影響於幻場** 註曰十
 獨愛為第四軍要惡為第五軍要惡為第六軍
 獨愛為第七軍要惡為第八軍要惡為第九軍
 獨愛為第十軍要惡為第十一軍要惡為第十二軍

能破之者我以智慧力摧伏汝軍眾汝雖不
 欲故到法不到處是知戰魔軍者即是自心
 廣終無心外境能與心為緣但是自心生還
 以心為相三藏者一見思惑二塵沙惑三無
 明成若直了心者不唯十軍三藏乃至八萬
 四千塵勞門悉皆殲滅故經云爾時世尊告
 幻師若一切眾生及諸寶具皆是幻化謂由
 於業之所幻故諸此五眾亦是幻化謂由於
 法之所幻故我身亦幻智所幻故三千大千

一切世界亦皆是幻一切眾生共所幻故凡
 所有法無非是幻因緣和合之所幻故但了
 一心諸幻自息故實論云一切皆智刃慧
 幻其幻不實知幻是幻守真抱一

智刃慧 註曰一智契理天下知音故云體標
 下同歸名無異而長兼道無根而永固

奇而顯妙用含虛而洞徹可謂鎮敵國之寶

珠千金罕易擬驚人之法將萬古傳 註曰
 之寶珠者此心或為無價之寶或在輪王頂
 上或處寶子衣中龍女觀成或成佛剎那者
 美求之而利濟無盡驚人之法將者剎那地
 法門之時天魔降臨道人現驚如舍利佛智
 慈第一馬蹄之右動而無鳥寂而常照立佛
 面弟子稱馬法將

道之垣墻樹修行之大要 註曰大約修行不
 出定慧一心真如

出定慧一心真如

出定慧一心真如

出定慧一心真如

出定慧一心真如

出定慧一心真如

出定慧一心真如

出定慧一心真如

出定慧一心真如

出定慧一心真如

出定慧一心真如

妙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 畫出山河國土意

名觀非能所觀而分二法 註曰華嚴

筆縱橫分開赤白青黃心燈照耀 註曰華嚴

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陰悉從生無法而

不造心光照耀若大般若經云若由實世界

及於一世界中間日月等光所不照處為

論云光明應學般若者即心智之光華

覺照一切世間無量世界總佛境界自亦同

等以心隨光 性自神解不同虛空或垂本以

一照之 顯跡或居邊而即中猶師子就人之機理標

徑直 註曰巖狗逐塊師子就人此喻上機

王索一鎚之器言下全通 註曰王索實器須

第三徒成皆不中道此喻一言之 慧海關防

下便契無生不須再問落於陰界

靈園苗裔遍滋廣攝而不揀高低堅徹橫該

而混同 註曰以一除平等法門故豎徹三

際橫亘十方寬而不遺故無不盡處處現

如莫加現 註曰法隨緣法體恒寂之心言常

無變 作一種之光輝為萬途之津濟 註曰大

論說求唯識人頌云能取及所取此二唯心

先貪光及信光二光無二體釋曰求唯識人

應知能取所取此之二種唯是心光如是貪

等項顯光及信等善法先如是二光亦無染

淨法故二光亦無相偶曰種種心光起如是

種種相光體非體故不得彼法實釋曰種種

心光即是種種事相或異時起或同時起異

時起若謂貪光嗔光等同時起者謂淨位心

光等先體非體等者如是染位心散淨位心

或世尊不說彼為真實之法 闍鬼沒於明燈

註曰如人謂中疑見以燭照之 毛輪消於

然疑解况如人見目有瞽空如毛輪消於

厚譬 註曰妄見心外之境如毛輪消於

事毛輪等在在諸物相此 確乎不拔高起變

易之門 註曰真法不遍一心常住但當見性

鏡中引不流野馬飄風不動日月歷天而不

注而不流野馬飄風不動日月歷天而不

明疏云前風非後風故催我而常靜前水非

後水故鏡注而不流前氣非後氣故飄散而

不動前日非後日故歷天而不周妙云然乃

至最後吹著山時初一念起時非第二念時乃

定從彼來吹其山也且山從初動時以至倒

附地時其山自體念念不同則初一念動時

非第二念動時乃至最後著地時非初動時

則無初動山體定從彼來至著地時皆風

不至山歟不著地雖旋旋未嘗動也以

此四物世為運動然則則欲歷天皆不相

知各不相到念念自住各不連且如世間

之木實不動如義海六鑿動寂者為塵隨風

飄即全以動寂然不起是靜而今靜時由靜

以靜成動也由全體相成是故動時正靜靜

則夫自體不復更動今觀此風周遍法界湛

然不動寂爾無形推此動由皆從緣起且如

室室之中若云有風風何不動若云無風遇

緣即起或通法界拂則滿法界生故知風大

不動動者諸法亦是能息神所空中觀不固

人拂或自起時亦如是能息神所空中觀不固

風除至晚則風多故乃至初末成壞之

緣會則生緣散則滅世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

生何得繁緣和合而成事各不和合亦無緣

緣之中供無自性但是心動反推自心亦

不動以心無形起處不可得即知皆從真

性起真性即不起方見心性通四大性體合

真無靜慮亦滅故首楞嚴經云性風動靜相

空真風即 湛爾唯堅未出輪迴之際 註曰此

斯言矣 不生中際不住後際不滅故法華經云

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世間相者即眾生五陰

心離五陰無世間相何者無情世間即眾生心

變既從心變 一隨心常住真如之法位

妙極象理統諸方如積海而含萬水猶聚

日而放千光 註曰此一照靈臺自性光明通

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現處即心更無別體

如圓覺疏序云夫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

者必同體所謂真淨明妙虛靈靈通卓然而

得故曰皆親交徹融攝故曰法界寂靜常樂

故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清淨不妄不變故

曰真如離風絕非故曰佛性護善通惡故曰

總持隨覆含攝故曰如來藏起元無故曰

圓覺其實皆一心也背之則凡順之則聖逆

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觀而求之則止

觀之慧推而廣之則六度萬行引而為智蒸

法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故證

足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故證

三乘非同覺無如來深圓覺無異法其實皆

一道也二世諸佛之所證蓋此也如來為

多羅蓋此也此也三十二部一切修

可窮以圓滿而能覺故曰圓覺此約能證也

曰圓覺此約所證也且所謂圓覺無有缺減故

之心能為一切萬法之性又能現三乘六道

之相攝相歸性皆無異轍則世間出世間昇

水明心賦註卷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二三〇頁上五行註釋右「止者」，
〔徑〕作「觀者」。

一 二三〇頁中五行註釋左第一四字
「元」，〔徑〕作「玄」。以下凡避諱字
「元」同。

一 二三〇頁下七行正文「極果」，〔徑〕
作「佛果」。

一 二三三頁上一六行註釋右「亦爾」，
〔徑〕作「而爾」。

一 二三四頁上一七行註釋右「不一
不異」，〔徑〕作「不二不異」。

一 二三四頁上一九行註釋左第四字
「持」，〔徑〕作「特」。

一 二三六頁上一二行「幽明」，〔徑〕作
「幽冥」。

一 二三六頁中五行註釋右「台教」，
〔徑〕作「合教」。

一 二三六頁下一七行註釋右第三字

「階」，〔徑〕作「皆」。

一 二三八頁上一行註釋右「一半」，
〔徑〕作「半」。左同。

一 二三八頁上一五行註釋左第九字
「主」，〔徑〕作「玄」。

永明心賦註卷三

妙圓正修智覺永明壽禪師述

郡八

忘心而照無念而知若瑞草生於嘉運如林

華結於盛時註曰忘心而照者實藏論云唯

妙恒真唯道無事古今同貴唯道無事無事

無知苦離無念而知如昔云天何言頓息疑

情現額珠於明鏡註曰大涅槃經云王家有

而後復有良醫執鏡以照其類珠陷入膚中

分明顯現此况一切眾生身中佛性無智照

性亦復如是余曾集心鏡錄一百卷以心為

鏡洞徹十方一法相宗以第八識為鏡二法

性宗以如來藏性為鏡如標佛經云譬如明

鏡現衆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言如來藏

美與虛空等猶如淨鏡云何為四一者如實

空鏡速離一切境界相無法可現非覺照義

故二者因現習鏡謂如實不空一切世間境

界悉於中現不入不壞不壞一切法所不能

以一切法即真實性故又一切法所不能

染智體不動具足無漏熏染和合相純淨明

故四者緣熏習鏡謂依法出離放逸顯眾生

之心今修善根隨念示現故釋曰四鏡之名

者一空鏡謂離一切外物之體二不空鏡謂

指故四受用鏡謂置之高堂須者受用四中

前二自性淨後二離垢淨又初二就因隱時

說後二就果顯時說又前二約空不空為二

後真寶故云探珠宜靜流動水取應離定水

澄清心珠自現又莊嚴經說見人見覺謂

是瑠璃珠之瓶內皆悉成水後見真瑠璃亦

謂為真珠而不取世人皆是不應取而取應

取而不取也不應取而取者知但隨外境不

向內觀取取而不取者知不信自反求能

學體廣用深註曰如龍以一滴水可沒深谷

前唯心所變日用而一爐火可炙阿房皆是現

聖人一切悲愍志公和尚傷云法性甚同太

虛生坐發文豐理詣攀覺樹以分枝受輪王

之解警註曰法華經云譬如強力轉輪聖王

難事王解警中明珠賜之能職心魔心珠自

現故融大師云若能強戰有功勳習中明珠

惜不初終交徹即凡心而見佛心理事該羅

富世諦而明真諦註曰即凡心而見佛心者

色種族而見人中調御師是為病眼顛倒見

彼不能知真勝法又頌云假使百千劫常見

相增長不依真實義而觀救世者是入取諸

何不見佛一為不識自心二為不明應顯何

因隱之本覺是果顯之法身果能成則佛

果則眾生之佛故云凡聖交徹理事相合矣

又華嚴演教云謂真諦妄未妄微真源如波

與濕無有不濕之波無有不濕之濕其真妄

故以交徹者不離一心故妄攬真無二體故

真外有妄理不違故妄外有真事無二體故

實際也一切諸法皆與實際為定量今古凡

聖不可易也所以云道俗之不失二外有不

失若薩之愛也又一切法皆如妄妄外有真

又真如過一切處豈真外有妄是知真妄常

向微亦不壞真之妄妄非妄而妄與真之真真非真

而明龍宮詮奧海藏抽奇空裏披文之際

真諦也註曰實性論云有一智人恐如來教法將滅

遂仰誓一藏經文於空中莫有知者況心中

具一切法門此塵中剖卷之時註曰華嚴經

約空門顯心塵中剖卷之時云一微塵中

有大千經卷有一明眼人破塵出經卷亦況

衆生情塵中具無量教法此約有門顯心如

恒沙法門一心一晚覺華枝秀忍草苗垂臨

太華之猶低機前鵬註曰大鵬翼者九萬

于此況直了自心圓信成就宜小機劣解而

能達手機前者本心成現意在言前不涉迷

悟不待問答經云圓明了知不因此比毗嵐

念又祖師云虛明自照不勞心力

之未速言外厲馳註曰目擊道存不待言說

云疾走往捉又云乘此寶乘直至道場等音

喻識心見道疾矣祖師云即心是者疾發心

行也身泛禪河手開元鑰執石為珍註曰所

尾樂皆樂珠珍又如福德人捉石成金如了

妄心無體即是真心連煩惱性成菩提大

道如執成藥攬草成藥註曰者要獲華無

無非

傳智

胡假

世燈

註曰

非是

樂達

七見

境

受佛

職分

寧

齊天

爵

註曰

十

此

一

真

心

可

謂

富

貴

買

省不探

法華經云譬如有人至親

當行以無價寶珠擊其衣裏其人辭謝不肯

以此寶珠所須常可知矣故制南和而高

密印而明知廉求乾鶴相傳皆感佛心印又

華嚴經說海印三昧印即是普皆淨淨淨

然不動四天下中色身形像皆於其中而有

印文如印印物亦猶澄波萬頃晴天無雲則

宿星月朗然齊現無去非有非無不一

不異當知如來智海亦復如是深廣不生至

明至靜無心頓現一切眾生心念根本並在

智中如海含像如鏡頌云如海普現眾生身

以此說名為大海普提普印諸心行是故正

覺名無量廣未乾鶴者書云張顯因親證

視衆人爭取之乃化為石鏟破其文有印云

張顯忠孝侯印後願乃任晉封侯此是世間

行志孝獲斯符印豈同祖佛所傳心印耶

迷時徒昧諦處非難念想而如山不動襟懷

而似海常安註曰迷時心外見境寓目生情

境見無心外法遠取捨萬端無時暫歇若知心是

緣自家身心坦然實際無差異三世佛而一

時成道真空平等共十類生而同日涅槃註

如合敬云如過去有佛號在無住覺願使已

開衆生同日同時成佛即日涅槃又賢劫前

有佛號平等亦願已國及十方衆生亦同日

成佛即日滅度故淨名經云觀一切衆生即

菩提相不復更得一切衆生觀即涅槃相不復

更滅華嚴經云如來初成正覺時於自身中

相從此息分別悟平等真空同如上所說一
切衆生已成佛已涅槃覺則何用諸佛出
世答為方便衆生一出生現上如人諸佛
不出不沒又為一切衆生不知如是事故諸
佛出世說此實法如淨名云說衆生空是真
佛亦非二化門如佛說佛度衆生之度即化
真亦非二化門如佛說佛度衆生之度即化
切衆生方處正覺如今衆生未度何得先成
有道本願如古師云如實衆生未度何得先
智二門以大悲故願未來際無成佛時故普
應開提不成佛也以大智故念念速成又欲
化盡諸衆生界自須速成方能廣化而無化
是則常成亦常不成亦常化生而無化應智
自任何心若不分法終無答是之而六蔭七
情非之而二頭三手註曰於一心其境之上
解無有實義故信心銘云境有是非紛然夫
心如大摩經云如第五大如第七情如十九
界無出入無生無滅無有 從因緣而生起
造作無心意識乃名無通 宗因緣然老子雖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似有因緣而非正因緣言道生一
者道即虛無自然故彼又云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謂道曰道即自然而然
是雖有因緣亦成自然之真耳佛法顯有無
師自自然而常任其真耳佛法顯有無
因緣矣故教說三世修因因果非無善因惡
因故楞伽經大慧白佛說常不思識寂諸
外道亦有常不思識以無因故說常不思
識有因於內理宜得同無以因緣亦因
緣顯淨名云說法一乘經云一切諸法因緣
法生法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
從緣起是故說一乘經云一切諸法因緣
本中起是故說一乘經云一切諸法因緣
切法無不是空者則法空中道本因緣矣
屬涅槃十六云或觀諸行惡善無常云何如
耶以因緣故一切法從緣生者則知無常

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是故無常則
外道有因緣矣釋曰此明外道在因緣內執
於緣相以為常住是故破之言無常耳今明
教緣因緣妙理具常無常得同耶況復示
者從多分說所以因緣 不同兔角之無向正
是所宗尚不應致疑 法而施為豈顯乾城之有註曰真正空是有妙
有是不有之有有微真源一切正法從因緣
而生是依他起性不同真斷滅之無乾闥
婆城日光暫現是衆生過計性所執之有夫
有無難解多落斷常如善惡記云一者或說
空真有如涅槃經云空者所謂生死不空
者所謂大眾涅槃經云空者所謂真空即是
性俗有即是相三者皆自相待無性故四者
俱有性相不壞故於諸常自二於解常自一
故 德業無盡至理難論恒一恒異常派常存
註曰此一心法是無盡之藏大法之源若播
入之人功齊妙覺不可以一異斷常情見之

解說證說知背天真而永沈有海無照無悟
失圓修而常鎖空門註曰若於真心執有修
若無修無照又失圓修李長者論云策修
而至無修方知萬法無修又云所寂不當放
遠還非以有作者故所以若執有淨空皆不
達自心一色一番中道之旨如華嚴疏云事
理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若不執理者則依
本智性無修無修無修無修不修不修若執
法者須起事行當求如來依他勝緣以成已
德並為備執故辯雙行若言依本智者約事
無所求中吾故求之所以心鏡本自久磨
勢性沙性德至理顯顯是故須隨順法修
證滿羅羅以助顯故諸佛已證我未證故又
求不取事不抄理故事不取理求即無 大體
求故若此之修修即無修為真修矣 焉分隨機自別萬派而豈有殊源千卓而終

無異轍 註曰心為萬法根源如六妙門云此
諸法之原所謂眾生心也一切法由心而起
若能反觀心性不得心原即知萬法皆無根
本不隨不顯四聰而真其歸 註曰四聰而
絕觀論云夫道者若言一人得之道即不道
若言眾人得之道即有若言空者各有之道
即有若言共者有之方便即空者各有之行
得之造作非其若言本未有之萬行虛設何

以故非限量無性無形 註曰無性無形者蓋
之所分別故無性無形一切眾生已
妄心分別有又云以佛眼觀見一切眾生已
成佛覺已涅槃竟皆同一性所謂無性乃至
大患之體故得起惑二由眾生不知無性佛
智無性故化令得知如淨名云觀衆生空是
真妙辯而難窮實說 註曰摩竭淨名杜口
於毗耶須菩提無說而顯道得究竟絕離而
兩事此則理為神禦口以之照豈曰無辯辯

而不能 實心合道意解難明了達而尚非於
智參詳而豈在於情 註曰此一心法門是諸
可以識識唯應觀者莫能知之故祖師傳法
得時不說知如般若無知論云直言以真得
之所徵求般若之智即般若之智非以真知
何者為真語之緣唯是中道第一真空無相
之理所知之緣既無相能知之智安得有
知耶故不然也或人皆緣色生識者當對此
特舉爾眼識同時意識別邪起時見之色此
即是第八識中相分依他似有境之色此色
當現時未有一切相由此色境為緣引生第
二念為求心此求心即有尋求心識故即
緣色生識是名見色者由有尋求心識故即
此尋求心緣本境界不著便即變影而緣即
變出一切森羅萬像之相達於此影相上
起其現量之心不本空若實有取色分
割計從外來故云是識見色此即成境有相

成智有知也反此真智即不識者此明佛人
不緣色生識也何者由其悟之人達其諸法
本體皆空猶如幻夢無有其實但從自識所
變專意無前境界可得故起信云一切諸法
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即無一切諸
界之相是故一切諸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
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
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不可言說
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當知萬法唯
是自心現量見計為有若能心無妄念了
法本空即無一切境界之相何有於色可緣
既無有緣可緣即無有相既無有相之成境即
無色可緣故即無有相既無有相之成境即
是無相之真境既無有相之成境即無知
之真智此乃真境無相非知也化人舞而
幻士誦誰當斷透木馬奔而泥牛關孰定輪
羸住此山答曰見兩泥牛關入海直至如今

無消息木馬泥牛此故知唯識唯心無二無
非心識思量之境界一切智智清淨乃至一切
別法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是知諸
法與心全同非同體用無別一旨而已絕
相連不斷似分能所無底無差
詮量 註曰萬法清淨首領無差
設 註曰諸法無體但空生空滅設標名立體
皆 註曰諸法無體但空生空滅設標名立體
想持之如是得名初發心菩薩何者悟心為
入道之始又融入道場修習空華萬生虛
行降伏能像軍成統帥中佛事 虛生虛
滅唯情想而成就 註曰首領無二俱連離則
法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是知
一切生死皆從情想而生情想若無心道自
開轉想滅無為以假似名但意言而分別

如金剛三昧 註云佛言善不善法從心化生
一切境界意言分別制之一處乘緣斷滅何
以故一本不起三用無住於如理六道門
社又攝論云從願樂住乃至究竟位若欲入
唯識觀修如行緣何境界意言分別似文字
離此無別外境何以故此意言分別似文字
言罷及義顯現唯有言言分別外無別有名
善能通達名無所有則離外塵別執又此
義依名言唯意言分別前以道名此下依名
道義者即六識所緣境界離名無別此境名
言既唯意分別故義亦無別體善善道達無
所有亦離外塵邪執又此名義自性差別唯
假說為量前已道名義既無自性自性及其
別云何可立若離假說無別名義自性及其
義差別由據見此二法不可得故名為道達
又有二種一似名二似義名義攝一切法皆盡
以此名義俱是意言分別所緣此無別餘法
是當時意言分別如食浪蕩妄見針火據彼
妻情意謂是實不知妄見謂有外火據實唯
是意言大解大則唯是意言分別謂有火名
身是意言謂有火風等皆亦似彼復說實唯
識無外據凡安情謂有能所如古德云謂色
等五塵界是現量境五相六七妄想謂有現
法想所現相是分別變分別變相但可為境
而無實用如日發發華微塵非實紅非實紅
也如水澄清合輕雲而俱緣非實綠也如觀
知畫像而非真若了識性了虛境而為妄故
經云非不真真如而能了諸行皆如幻事等
非真 於一圓湛拈出根塵外擲地水而成
境內聚風火而為身 註曰首領無二俱連離則
外四大合成其身象生第八識相分之中
身為外聚風火而為身象生第八識相分之中
覺受故如來藏何緣如此法如是故行象
引故如云想澄成國土知覺乃象生楞嚴經

鈔云且妄見心動故外感風輪由愛心發故
 外感水輪由堅執心故外感火輪由研求故
 見六塵故知三界無情有情則更無別體若
 無明根本一色界無體則持種之門第八
 識亦名本識一切有為法種子所依止亦名
 宅識一切種子之所攝處亦名藏識一切種
 子隱伏 **作生死之元始** 註曰顯揚論云阿賴
 耶識者謂先世所作
 增上業煩惱為緣無始時來藏識習為因
 所生一切種子異熟為體此識能執受了別
 色根根所依處及諸論謂習於 **總報之主** 註
 一切時一類生死不可了知 **總報之主** 註
 第八識為一切衆生總報之主此識相及境
 不可分報一體無異此識能生一切煩惱業
 果報事又總報者如受感招得人身是總
 報業由於因中有嗔有忍等於人總報中而
 有妍醜名 **為涅槃之正因** 註曰阿毘達磨頌
 別報業 **為涅槃之正因** 註曰阿毘達磨頌
 切法等依由此有 **標實慈宗** 註曰法華經云
 諸起及涅槃證得 **成真性軌** 註曰法華經云
 佛如見古釋云佛知見者即衆生 **成真性軌**
 真此心亦名實慧亦名佛性 **成真性軌**
 註曰台教於一心說三軌一真性軌二觀照
 三實成軌即是一心三德以真性軌為一
 乘體即是法身觀照軌為般若祇點真性
 而常照名為報身以實成軌為解脫祇點真
 性法界含藏無量 **具體而有法皆宗** 註曰真
 衆善名為應身 **具體而有法皆宗** 註曰真
 然常住不空之體與萬法為宗故 **絕待而無**
 首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 **絕待而無**
 塵可比 註曰神性獨 **高法座非聲聞短**
 立絕待無比 **高法座非聲聞短**
 之能昇 註曰淨名經云須彌王師子座高
 八萬四千由旬八居士坐諸新發意
 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 **赫赫日輪豈外**
 悟一乘圓教非淺解 **赫赫日輪豈外**
道嬰兒之所視 註曰經云如朝日初生七日
 嬰兒若視即失眼光况外道

無目不能見如來 **無偏無黨至極至尊總干**
 智日失正見之光 **無偏無黨至極至尊總干**
岐而得旨搜一切而歸根 註曰絕觀論云云
 何為宗答云何為宗
 虛空為法體法為用如頓教五法門云
 第一談心者語是心見是心聞是心覺是心
 知是心此是第一悟一能知如許多心皆
 身不知痛痒好惡一切皆是心不干身事心
 能作人心能作畜心能作魚心能作鳥第二
 破四大身身即是空空即是無生空無內外
 中間離一切相第四破五色陰色陰若有四陰
 不虛色陰若無四陰何有第五見性成佛湛
 然常 **眼底放光照破十方之刹土** 註曰法華
 淨光 **眼底放光照破十方之刹土** 註曰法華
 光者照字有連耶 **意根演教破開一代之法**
 門 註曰如來一代時教並按衆生心說離心
 更無一字可說故金剛經云無法可說是
 名 **觸目相應盈懷周匝清白混同水乳無**
雜理從事變存泯而盡逐緣分事得理融一
 多而常隨性合意網彌布心輪過生 註曰意
 者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則知意如密網一切
 衆生不能出故如經頌云諸法不牢固但立
 在於念善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若了法空
 意地亦寂則安心幻境既虛一道真心自現
 心輪過生者上座師立九心輪一有分二
 能引分三見心等專求五等觀六安立七
 勢用八返緣九有分然實但有八心如周匝
 時未分能別心但任運緣於境轉各有分二
 三其有覺已於此境上轉見覺後能別見
 彼已便等專求其善惡五既察彼已達等觀
 微六識其善惡而安立心起語分別語其善
 惡七隨其善惡便有動作勢用心生八動作

既與善惡而廣送更近緣前所作事九既運
 緣已退歸有分任運緣故名九心方成輪
與羣徒而作體向萬物以安名初居圓成
現量之中浮塵未起 註曰前五轉識及第八
 法自性不帶名言無善惡心是圓成者不
 外解不落此非之量猶善又論云五識現量
 總無二種顯則猶如明鏡現色相第七染
 識有想倒見例第六意識具有三倒取我法
 相名為想對於想愛樂復名 **後落明了意根**
 心對於想計著建立名見例 **後落明了意根**
之地外狀潛呈 註曰眼識與同時明了意識
 成此量則 **原夫業識之宗何成教訓能所不**
分是非焉運 註曰三細識中第一業識未分
 一業識以微細細作諸識本故如是業識見
 相未分然諸善惡知心安動無前境界了一
 切法唯是識量捨前外執順業識設名業
 識又楞伽經傷云身資生住持若如夢中生
 應有二種心而心無二相如刀不自割如指
 不自觸如心不自見其事亦如是若如夢中
 所見諸事是實有者即諸心若如此夢中
 其夢中實無二法二即諸心若如此夢中
 之外無可分別故言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
 而說自心不能自見如刀指等故言心不見
 心既無他可見亦不能自見所見無故能見
 不成能所二相皆無 **因依轉相之內條起見**
 所得故言無相可得 **因依轉相之內條起見**
心 註曰於此第二 **俄關現識之間忽陳相**
分 註曰至初起見 **俄關現識之間忽陳相**
 相分三自證分四證分四義一分分二
 相分三自證分四證分四義一分分二
 為法有相狀故通影及質唯是識之所變四

義相名相即能蓋下所詮義相分是於上四
 種相中唯取後三相而為相分又相分有
 二一識所頓變即是本質二識等緣境唯變
 緣緣不得本質二見分者唯識論云於自
 三根本智見分是一點燭名見此通根心俱
 有照攝義故三能緣名見即通內三分俱能
 緣故四念解名見以念解所詮故此五種能
 名見即此董心推度一切境故於此五種見
 中除五色根及內二分餘皆見分所攝三自
 證分為能親證自見分緣相分不認能作證
 故四證自證分謂能親證第三自證分緣見
 分不認故從所証實得名此三分義總以鏡
 喻鏡如自證分鏡明如見分鏡像如相分鏡
 後把如證自證分 **光消積障影射重昏** 註曰
 悟者頓證自心方省其所知境各從心現者
 如昏目見明珠有難不淨眼觀淨無瑕美
 惡唯自見明珠體未如一當悟之時如徹
 開藏取寶判得珠光發輝懷影含法界

古而真源不散該今而妙用常存八萬四千

之教乘苗抽性地三十七品之道樹果秀靈
 根 註曰三十七品法者四念處四正勤四神
 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此是一切善
 薩助道之法一修習並從心起何者夫身
 受心法俱無自性了不可得即四念處觀身
 不善法從心化生即四正勤心空通隱顯
 自在即四神足信心堅固湛若虛空即五根
 五力覺心不起即七覺支直了心性邪正不
 干即八正道不唯三十七品助道之法塵沙
 佛法悉從心起如入楞伽經傳云爾時佛神
 力復化作山城所有諸佛等皆悉見自身入
 化楞伽中如來神力亦同彼楞伽諸山及
 因林寶莊嚴亦爾一山中佛皆有大覺圓
 如來悉為說內身所證法出百千妙聲說此
 經法已佛及諸佛子一切應不現聲聲耶夜
 又忽然見自身在巴本宮殿更不見餘物而
 作是思惟向見者誰作說法者誰見誰而

聽聞我所見何法而有此等事彼諸佛國土
 及諸如來身如此諸妙事今皆何處去為是
 善所德為是幻所作為是實城邑為是國
 城為是宮安見為是陽起為是雲何復自深
 思惟諸法體如是明自心境界內心能證知
 而諸此夫等無明所覆障虛妄心分別而所
 能證知見及所見一切不可得證者及所
 說如見等亦無佛法真寶體非有出迷之津
 亦非無法相恒如是唯自心分別迷之津

履元之始

註曰因心而迷因心而悟因心而
 起不唯迷悟之始而滅如因地而倒因地而
 德云求大乘者所疑有二夫大乘法體為一
 為多如其是一即無異法無異法故無諸眾
 生善惡為誰發引若顯若是多法即非一體
 非一體故物我各別如何得起一體大悲由
 是疑或不能發心今為遣此二疑立一心法
 更無別法但有無明迷自一心起諸波流浪
 轉六道離起六道之浪不出一心之善真由
 一心動作六道故得發引誓之願六道不出
 一心故能起一體大悲如是依於一 **義似華**
 心能遣二疑得發大心具足佛道 **義似華**
 開行同雲起 註曰一心無盡之義如華開
 如華嚴佛冠云法界功德大雲雲起長空
 舉也然大慈十義故同於雲一從法性起如
 雲起於空二感應而生如龍吟雲起三性相
 體離如雲無心六龍法界如雲滿空五用無
 物如雲不竭六龍密祐如雲高覆七動地譬
 如雲雲覆八放光明如雲發電若以三昧
 為首智慧為電亦得九普善大法如雲注而
 十用羅即寂如雲無依具此十義故喻於雲

當覆一篲之日山聳千尋元行初步之時程

通萬里 註曰百尺之山起於累土千里之程
 之水起於涓滴初一念心生若善若惡善則
 遠期佛果惡則永劫沈淪應須發於初念

真俗無礙其道在中非即非離常泯常通應
 用恒沙求之而奚窮秘跡含容百巧窺之而
 靡衍殊功 註曰維摩經云夫求法者應無所
 向外求即內不足也此一心妙道是無功
 之功非有所作故不可誇其功矣 **易**
辨邪途難探正穴聽之者無得無開演之者
非示非說 註曰諸佛無有色聲功德唯有如
 衆生自心影像則說唯心說唯心聽唯心
 之外何處有法古德云如來演說八辨洪音
 聞者託起自心所現如依仗鏡變起毫端本
 質已無影像如在掌中結集自隨見聞依所
 聞見結集自語良以離自心原無有外境離
 境亦無自心得法自解未起無以悟悅自解不
 從他來他解非自起是故結集及傳授者
 皆得影像不得本質無有自心得他境故是
 知結集乃是自心所現之經至傳授者傳授
 自心所現之法得影非質思而可若常
 善分別自心所現能知一切外性非性此人
 知見可與佛同所說之法與 **妙峰聳於性地**
仰之彌高 註曰華嚴經云善財南行向勝樂
 心為總持之妙高顯如山故稱妙峰德靈語
 善財言我住在心念佛門如隨自心所有
 欲舉一切諸法水涌於真源酌而何竭 註曰
 佛現其像故法水涌於真源酌而何竭此一
 佛現其像故法水涌於真源酌而何竭此一
 可窮一得永得盡未來際 **包空而適匪界**
而周是以大忘天下方能萬事無求火災欲
壞之時一吹頓滅 註曰般若經云三千大千
 與一氣故今頓 **世界將成之際舉念全收** 註

減應舉般若

梵王轉法輪亦如舍利弗諸佛廣長舌
 法華經等皆是傾心禮敬三請法華經出舌至梵天說阿
 之敷揚 諸佛經時舌覆大千世界以凡夫
 人舌說法華三乘等心地法門時舌出至雙
 際以上以表所說心 暫被而即能薰種
 法華經云須臾信故 即得阿耨菩提又云一
 句染神塵劫不忘如華嚴兼林間響有法源
 位有階降阿鼻地獄極惡罪人如何頓超便
 階十地若言經力或推佛光何不欲中談
 何借光明常照仰所以用顯大遠蒙顯
 敬海德用難思諸佛威神到衆巨剛然其化
 物要在有緣地獄罪人皆開法門金剛
 得遇佛光流成道之時則是根機已熟其
 機印聖感應道亦似萌芽久含陽氣東風
 一拂頓示抽條位雖頓久因積善非其
 器亦不過斯光諸地久修果無頓得其由影
 隨質妙響遂聲倫理教而然亦何致感善惡
 之法皆是 五寶語之剖析 註曰五寶者金剛
 重成矣 註曰五寶者金剛
 語三如語四不誑語五不異語此表所說一
 心金剛教若之法不虛以金剛是不可壞最
 般若即無一覽而須納千金 註曰明妙云
 法善薩門徒獲法造得唯識本一百卷臨
 入滅時將付元聖居士云支那善應到為將
 分付此土如有入借看但見取金一百兩可
 借與看一過三載於居士處得此本歸翻
 為十卷即成唯識論是也又天親菩薩造唯
 識三十頌付一居士亦謂云若有看者者索
 金一兩過後門人求法觀者輪金如索是知
 古人重教珍珍與人求法況而為則比即故
 出世之人豈世間珍寶而為則比即故 舉止
 法華經傳云若有問法者無一不成即
 施為現大神變 註曰證道誦云三身即智體
 康生身中三身者法身是報身是報身用是
 化身四智者前眼等五識是成所作智第六

意識是妙觀察智第七末耶識是平等性智
 第八門執取識當佛地時智強識劣但名為
 識強但名不轉其體又謂云六較神用空
 智祇轉其名不轉其體又謂云六較神用空
 云運用元來聲色中凡夫不了爭為計理不
 偏而事不孤行常順而道常適即多用之一
 體同時頓具而非分於一體之多門前後交

羅而齊現 註曰出世之道理由心成處世之
 即一切法舒之無邊以唯心之理一切法即
 一法卷之無跡因卷而說一此法未嘗一因
 舒而說多此法未嘗多則非一非多有而不
 有而多而一無而不無華嚴記云一多十門
 分別者一孤標獨立者即頌云多中無一性
 一亦無有多多二法互奪故得獨立亦一即
 多而唯多多即一而唯一發已同他故云獨
 立二雙現同時頓具云知以一故衆知以衆
 故一無一即無多無多即無一故二雙現更
 無前後如牛二角三兩俱亡即前二俱捨
 也四自在無礙者欲一即一不壞相故欲多
 即多一即多故一既如此多亦准之常一常
 多常即故一自在五主去不動者一入多而
 一在多入一而多存若兩鏡相入而不動木
 相相即亦然六無力相持者因一有無多無
 力而持一因多皆無一無力持多七彼此無
 諸法互用亦無有體性故以一切覺各云
 不相知八力用交徹者即頌云一中解無量
 無量中解一真九自性非有者互為因起舉
 體性空十究竟離言者不可言一不可言非
 一不可言亦一非一不可言相入一非即
 故不可言即入不壞相故不可言不即入互
 交徹故口欲言一辭真心將淨而慮不背
 又如春財求道事此一乃即多之一故至
 賢賢一時頓圓則是一即之一多一無礙故

胎獄華池受報而自分優劣瓊林棘樹菓生
 而各具榮衰 註曰淨名經云心淨故菓生淨
 諸法皆相待而成故知垢淨由心更無別體
 莊嚴論云諸行利耶增上者如佛說心將世
 間去心牽世間來由心自在世間隨轉滿緣
 名色此說亦爾故知諸行是世間隨轉淨者
 淨是禪定人心彼人諸行隨淨心轉淨比
 丘具足神通心得自在若欲今木為金則得
 隨意故知諸行皆是心果如作菓生可得
 外物一切下劣作福菓生可得外物一切妙
 好故知諸行皆是心菓當知一切萬法能以
 心為因亦以心為果雖然淨穢顯現不同於
 影了不可得 明斯由人斯言可聽運意而
 須契正宗舉步而莫行他徑 註曰心鏡錄中

曰離思又三昧章云一諸門融合同明頓現
 具足一切也二隨舉一門亦具一切三隨舉
 一義亦具一切四隨舉一句亦具一切五以
 此圓分俱是總攝一切七俱是同相能所攝
 相莫不皆所攝一切七俱是同相能所攝
 義者均同故八俱是具相義各別不相礙故
 九俱是成相緣起義門立立俱別不相礙故
 十俱是填相緣起無作同一味故 莫惡無
 體唯想任持聲響冥合形影相隨 註曰夫十
 心生果道心受於生報後報現報中三報之
 驗此是增上業果於總別報中現身便變如
 自龍錄云新羅國大興輪寺第一老僧厥名
 道安自小出家即住茲寺一薄解經論為少
 長所宗然於飲食偏好簡得一味平心杖楚
 交主朝夕及汲略無暇日東鄰慮之莫能救
 止後因抱疾更劇由東馬賈真打彈器器身
 內外親隣不敢瞻視經數日遂生變作蛇身
 長百餘尺號吼出房徑赴林野道俗見聞莫
 不傷心而誠矣此即真火從自心而發運鏡
 自身實之一法既然八萬四千煩惱亦爾

性無生凡聖同倫云何說妄答本心湛寂能相離言性雖自爾以不守性故離離淨且如一水若珠入則清塵離則濁又如一空若雲遮則昏月現則清塵離則濁又如一空若淨池水狂風入中令其渾濁若清水珠入水即清淨不得言水外無象無味心亦如是須領入故能令心濁諸惡等善法入心令心清淨然若淨不定真妄從緣若昧之則念念輪迴遺失真性若照之則心寂滅圓證涅槃故知真妄無因空有言說約真無說約說無真皆是狂迷情想建立于遠竟起空如急湍之水逐南北而分流注曰人性如急湍水方圓任柔曲直隨形似蜈蟻之身食青黃而心之性亦復如是似蜈蟻之身食青黃而不定注曰如軟蟻食蒼而身蒼食黃而身黃由黃如云心大若若大心小若若小則轉變由來之藏萬德之林湛然無際曷用推心矣

尋木母變色之時生於孝意注曰如丁蘭至昏敬養形善慍之色土木不變唯心感耳亦如世間致生祠堂有政德及民往往有遺愛去思為立祠宇中塑像以四時饗之其人當饗祭日則酒氣腹飽金像舒光之日起自誠心注曰成志心供奉專像而放光明者皆是志誠所感如經云一切化佛從敬心起又引喻何窮證明非若云河嶽不靈唯人所感

一理理而悉具圓常事事而皆談真實注曰華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以一心是萬法之實性故又須云離說種種道其實為一乘是以釋摩訶衍論云一切諸法一心量無心外法以無心外法故直一心法與一心法作障礙事亦一心法與一心法作解脫事無有障礙無有解脫一心之法即是心也即是無一別心無心別一切諸法平等一味一相無相作一種光明心地之海似

幻師觀技而無着了是心生如調馬見影而弗驚知從身出注曰幻師幻出男女之形而調馬見影不驚知影從我形諸塵不隔此旨出則心不見心無相可得

塔連變化莫測綿密難論如善財不出道場適歷百城之法注曰善財者論云善財適遇安羅之林慈氏受一生成佛猶海幢常冥寂之功不出一念無生性海

定廣開佛事之門結語結語入于三昧離出無入息無別思覺身安不動從其足下出無數百千德長者居士婆羅門眾皆以種種諸莊嚴具莊嚴其身悉著寶冠頂繫明珠著往十方一切世界而一切寶一切綵絡一切衣服一切飲食如法上味一切華一切鬘一切香一切塗香一切欲樂養生之具於一切處散攝一切貧窮眾生安慰一切苦惱眾生皆令歡喜心意清淨成就無上菩提之道如金剛動足具六波羅蜜最上之宗第一之說大悟而豈假他求內證而應須自決似冰含水融通而豈有等倫注曰冰則結水成冰春則釋凍如釋性亦爾在凡身如結冰若聖如金與體如釋性亦爾在凡身如結冰若聖如金與

銀展轉而更無差別注曰密嚴經頌云如來全與指展展轉無差別以如來藏不守自性隨緣六道如金運工匠之緣造作瓶盤案器隨緣轉而不失金體如來藏亦復如是雖隨緣緣作眾生是隨緣義而不失自體是不變

永明心賦註卷三

永明心賦註卷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二四三頁下一四行正文第七字「元」，徑作「玄」。以下凡避諱字「元」同。
- 一 二四五頁中一九行註釋右「無土」，徑作「無上」。
- 一 二四七頁上三行註釋左第八字「一」，徑作「二」。
- 一 二四九頁上四行註釋左首字「所」，徑作「能」。
- 一 二四九頁上一七行註釋右「真明」，徑作「無明」。
- 一 二四九頁中一行註釋右「擾惱」，徑作「煩惱」。
- 一 二五〇頁上一五行註釋右第六字「令」，徑作「今」。
- 一 二五二頁下一五行註釋左「識情」，徑作「識性」。
- 一 二五三頁下末行註釋左「魔易」，徑作「靡易」。

一心決無別法所以法華經云我觀久遠諸
 若今日則三世情消矣無時之正觀一真六
 現唯唯識之圖說已上釋三細六塵六種相
 故相者論云彼以有境界緣故復生六種相
 心起分別愛與不受故二生智相依於境界
 依於智故生其苦樂覺心起念相應不斷故
 持苦樂心起著故四立名四者計名字起著
 於妄執分別假名言相故五違棄五者起著
 相依於名字取著違棄種種棄故六受報
 六者業報苦相以住業受報不自在故上
 三細六塵皆攝一切法皆因**根身園土因**
 根本無明不了真如一心而起
本識而先生 註曰根身器世間從第八識而
 唯有識識有二種一顯識即是本識此本識
 轉作五塵四大等二分顯識即是意識於顯
 識中分別作人天長短大小男女諸物等分
 別一切法譬如依鏡影起如是緣顯識
 分別識得起又轉識能起轉識作無量諸法
 或轉作根或轉作塵轉作我轉作他轉作
 種種不同唯識所作或於自他互相隨逐於
 自則轉為五陰於他則轉為老觀中人一一
 識中皆具能所分別是識所分別是境能
 即依他性所分別性由如此義顯識之外
 更無別境但唯有識又轉識論明所緣識轉
 出此二此二實無但是識轉作一切所緣又
 論云雖非無色而是識變兩識生時內因緣
 力變似眼等色等相現即以此相為所依緣
 然眼等根非現量得能發識比知是有此
 但功能非外所達外有對色理既不成故應
 而是識所現現非是心外別有極微以成
 根境但八識生時內因緣種子力等第八識
 變似五根五塵等五識依彼所緣緣故
 本質塵境雖不得要託彼生實於本識色
 塵之上變作五塵相現即以此五根為所依
 以彼反此二種五塵為所緣緣五識若不託

第八所變便無所緣緣所緣緣中有親緣故
 然眼等根非現量者色等五塵世間共見現
 量所得緣等五根非現量者不信餘心中無
 如未等緣等現量得世不共信餘心中無
 現量得此但能有發識之用比知是有此功
 有功能非是心外別有大種所造之色此功
 能言即是發生五識作用顯用如顯用如顯
 芽比知顯用是有所以密顯顯用云顯用等
 為緣而得生於顯用顯用顯用顯用顯用
 境轉隨安心猶如逐塊石如乾城陽顯用
 之所取中無能造物但隨心變異復如乾城
 人往來皆不實來生身亦顯用立悉非真亦
 已本寂然四大微塵聚離心無所得**妍醜**
高低從分別而潛起 註曰凡分別為第六意
 別二隨念分別三計度分別如祖師曰境
 無好醜好醜起於心若不強名妄心從
 何起妄心既不**真然端直塵歷光陰德用之**
 起真心任道知
道恢廓善巧之門甚深 註曰若不先了真如
 本局能顯本顯起化輪垂善巧權門備無邊
 德用如十住經序云以重無故號名一心以
 所緣故總號一法若夫名隨數變則浩然無
 際統以心法則未始非一又十二門論序云
 論之者欲以窮其心源盡其至理也若一理
 之不盡則眾莫紛然有或起之乎一源之不
 窮則眾迷扶疎有殊致之迷殊致之迷殊致
 之不矣乘起之不派大士之憂也**金地豚河**
匪出化源之意 註云百法妙云十地善慶所
 離化向山魚米等事今眾生得實用此皆生
 自心成見乃是苦難本願力**波鬼火車離**
業識之心 註曰唯識論云且如一水四見成
 見是火魚見是窟宅故知前塵無定相轉變
 由人如云境隨業識轉是故唯心識論云

身不定如鬼者或見猛火或見廣河等實是
 清河無外異境然猶鬼者皆同見廣滿河
 而流乃至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惟
 而自體此時異熱皆並現前彼多有情同見
 斯事實無外境為思智成熱之特更世間亦
 然共同造作所有思智成熱之特更世間亦
 色等相分從識而生是故定知不由外境顯
 方得起現見有良家賊室貪富鬼見如是便
 成見其鬼等應有差別同彼鬼見如是便
 然諸鬼雖同一起見亦差別由業異故所
 見亦然彼彼或有見大熱顯顯顯顯顯顯
 見有尿屎橫流非相似故或有難同人趣薄
 垢火是故定知雖在人趣亦非同見是吐其
 變法無差別如先德云人水鬼火豈在異方
 毛海芥山嶽論巨細一塵一微萬九井心矣
 又業色顯有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
 溼入祠者淚水則溫清若有顯顯顯顯顯顯
 則混濁又漢時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顯
 故友四顯荒榛沽酒無處因投錢水中各飲
 水而醉故知境隨業識而轉有**跡現多門**
 情感而生若離於心萬法何有
光韜實地不用天眼而十方洞明 註曰華嚴
 悟善法故名普眼眼外無法故名普眼既
 心眼之外無纖毫之法即如心通一切處處
 榜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中猶如片雲無
 榜嚴經云十方虛空生汝心中猶如片雲無
 志公和尚偈云大士內眼圓通二乘天眼有
 譬又淨名經云不以二相見名真天眼以了
 一心無相可得由無相**豈運神通而千界飛**
 即無有二足名真天眼豈運神通而千界飛
 至相是神足通故經云諸佛菩薩於無二法
 中現大**未離兜率雙林而已般涅槃** 註曰華
 神變矣如來已成道釋天籍未下下胎猶未出
 味而已般涅槃不出一剎那三昧當知降
 生時即是涅槃時即是涅槃時以不出一心
 故爾筆論涅槃論云至入空洞無像而物無

中能就此經是則為難又西天外道以持咒
力能移山塞海及得五神通皆不免生鬼但
能覺了即心是佛復能開示自覺他結歸
佛種此難信之法淺淺難解故云能說此經
是則為難是以寶藏論云通有五種一日道
通二曰神通三曰依通四曰報通五曰妖通
妖通者狐狸老變木石精化附傍人神聽
奇異此謂妖通何謂報通何謂神通何謂
化中除了生神通龍變通鬼神通何謂天變
約法而知練身而用乘符往來集解謂變此
謂依通何謂神通心照物宿命記持種種
分別皆隨定方此謂神通何謂道通無心應
物緣化萬有水月空華辨玉須真探珠宜靜
但向境外而求心焉知圓光而在肯註曰肯
首楞嚴經云如世間八目有赤青夜見燈先
別有圓影五色重重此况迷心為境之人不
知境是真心如燈捏目之虞飛三有之虛華
上圖先認為他境捏目之虞飛三有之虛華

註曰肯楞嚴經云三界有法皆捏出故於欲
界色界無色界中所有之法皆是捏出本無
來處徹底唯空又如捏目生華有何真實唯
有真心通一切處有佛無佛性相常住故經
云眼病見空華除腎不除華妄心執有法違
執不違法又一切國土皆想持之取像曰想
若無想則無境如盛熱時地蒸炎氣日光熾
之遠望似水但是心想世間所見皆如欲水
無有真實如華嚴經頌云勇猛諸佛如欲水
入妙法善觀一切想心想方世間眾想如勝
鏡今眾生倒解善善知想捨離一切倒眾
生各別異形類非一種了達皆是想一切無
真實十方諸眾非皆為想所覆若捨顛倒見
則滅世間想世間如陽鏡以覆有差別如世
住於想遠離三顛倒譬如熱時欲世見謂為
水水實無所有智者不應求眾生亦復然世
趣皆無有如欲住迷頭之時認六塵之幻影
於想無礙心境界迷頭之時認六塵之幻影
註曰肯楞嚴經云佛言富樓那汝豈不聞室
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

中顧目前可見噴費已顧不見面目以為龜
魅無狀狂走此人何因無故狂走富樓那言
是人心在更無他故是以三界之順法界性
合真如心智必資理而成照理不待發而自
深意絕思惟鑒徹十方之際佛不說法開通
無盡之音註曰意絕思惟者實兩經云如理
惟者即是絕一切思惟如六祖云善惡都莫
思量自然得入心體佛不說法者大涅槃經
云若知如來常不說法是名具足多聞所以
法華元義云手不執卷常讀是經口無言音
遍滿眾典佛不說法恒聞梵音心不思惟
普照法界故知不動真心獲如是功德莫
摘枝苗須搜祖禰豁爾而無明頓開湛然而
情塵自洗惡從心起如鐵孕垢而自毀鐵形

善逐情生猶珠現光而還照珠體註曰猶珠
照珠體者如古釋云止觀無所現有二義者
一無心現約止二所現空約觀三心現約約
止觀契合一約心二約境三心現約約
一約智二約理三理智實契就第三義中疏
先正釋後自體顯照故名為覺者通妨謂有
難言若無別體何能現眾主心行故答云
自體顯現如珠有光自照珠體體喻心光
喻於智心之體性即諸法性照諸法時是自
照故引起信文甚分明然論問曰虛空無邊
故世界無邊世亦無邊故眾主無邊不可分
違故心行差別亦復如是境界不可分剎離
切難解若無明斷無有心想云何能了名一
知種種答曰一切境界本來一心離於想念
以眾生妄見境界故心有分別以去定想念
不解法性故不能決了諸佛如來離於見想
無所不通心真實故即是諸法之性自體顯
照一切法法有大智用無量方便隨諸眾生
所觀得解皆能開示種種法義是故得名一

切種 鶴林大意須歸唯恐註曰法華經頌云
智 形 瑞 影 直 風 靜 波 澄 辨 偽 真 如 試 金
實 之美石除昏鑿物猶照世之明燈註曰密嚴
經如明燈又如試金石正道之標相連離於
斷滅夫世間出世間一切萬法但以一心歸
之自無差別似燈破闇如石試金悉皆一心歸
辨真破邪歸正故頌云正道之標相自然不
落斷常有無之見故 事絕塵毫本無稱謂因
須云迷離於斷滅 用之而不窮從讚之而成實註曰心本無名
則無窮因讚則成德此皆 體亦寂滅因用
為傳布故隨順於世間矣 義天行布重重之
星象璨然法海圓融浩浩之波瀾一味註曰
有二門一行布門二圓融門若行布則一中
無量若圓融則無量中一如經云一中解無
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又
約事行布約理圓融皆不出心了之成佛故
云當成 根塵混合能所雙銷了了而如同眼
無所畏 見一一而盡是心標註曰若決定信入此唯
車而立至避方猶乘舟而生岸彼岸如經所
說言大乘者謂是菩提薩埵所行之路及佛
勝果乃得此故修唯觀是無邊方方便正
路為此類故願彼方便於諸經中種種行相
而廣宣說如地水火風并所持物品類難悉
方處無邊由此審知自心相現達於諸處格
其外相連離欣感復觀有海空靜無差別
小送絕大衆望及於諸有能若之類觀若除
崖深生怖畏正趣中道若知但如少心所作
無邊資糧易為積聚不待多時如少用心能
成大事菩薩行處猶若掌中由斯理故所有
願求當能圓滿隨意而轉以此界一法是
心則此知無邊法界皆是我心故云善進行
處猶若掌中又入楞伽經偶云不生現於生

不違常現還同時如水月萬像隨土見一身
及無量身火及霞兩心不異故說但是
心中但是心無心而生種種色形種種
見唯是心佛及聲聞身等種種種種
色身但說是內心又聲聞云佛名曰不離煩
惱而得涅槃天女曰不出塵界而入佛界然
則元道在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
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澄觀和尙云實相心
界者依此心所生諸制譬如大海所生諸物
皆無不海一切諸法皆從實相心所生皆無
不心是故當知眼中所見色耳中所聞聲皆
真法也一切法唯一法故如經云一切法
唯一相故於諸法中若了觀心如如眼見

照燭森羅隨念而未曾暫歇飛穿石壁舉意
而頃赴非遙 註曰此真心體家而常照猶如
云應眼時若十日萬象不能遮影實凡夫欲
是未嘗觀何得運轉而自屈應耳時若幽谷

大小音聲無不足十方維故一時鳴雷先運
運常相續應時時分別照燭森羅終不歇
遂過山河石壁問 絕觀通人破塵上將作智
要且照時常寂滅 註曰絕觀通人者
海之健舟為法筵之極唱 註曰絕觀通人者
如解脫皆是住觀之語若親證一心諸觀與
息又謂此唯心法門時法華經云是第一之
說金剛經云為最上乘者說華嚴如蜜附翽
建云不思議說故云法筵之極唱

鷲之尾迥登丹漢之程猶聲入畫角之中出
透重霄之上 註曰如法性論云問本際可得
說旨微罕見故發體美之問有天名曰體美
問文殊師利所答本際為何謂乎文殊答曰
衆生之原名曰本際又問衆生之原為何謂
乎答曰生死之本為衆生原又問於彼何謂
為生死本答曰虛空之本為生死原體美於
是抱元首而報同如悟不住之本若然則因

緣之始可開而不可明可存而不可捨問虛
空有本乎答無問若無有本何故云虛空之
本為生起原答此猶本際之本耳則於虛空
無本為衆生之宗化表無化之府矣
故知人心為凡聖之本則凡亦是心聖亦是
心以所習處不能自弘諸佛將衆生心登
妙覺衆生將佛心滿虛勞若以心死事則執
而內不覺其心則廣度凡世入多外重其附
處卑故耳如博牛之直飛極百步若附鷲尾
則一着萬里非其異正所託也亦如塔頭
之華角裏之聲皆能致其高遠者所託之勝
也如入心法中一附於自心則能 言言合
毛吞巨海塵含十方豈非深廣乎

道法法隨根對大心之高士談普眼之法門
註曰心本無法名為普眼華嚴經云海雲比
丘語善財言如來為我演說普眼法門假使
有人以大海量墨須彌果華書寫於此普眼
法門一品中一門一法中一法中一法中一法
一美中一句不得 厚地金剛穿之而始終不
少分何况能盡 註曰大涅槃經云譬如有人善知代識即
壞取利鑽斯地直下沙磧直過無難唯
有全剛不能穿徹此况心堅空不從前際
生不於中際住不隨後際滅不變不異性相
常雪山正味流之而今古恒存 註曰大涅槃
中藥味常正此况一切衆生一真之心隨緣
緣時流轉五道其性不滅乃至隨淨緣時成
就佛身性亦不增隨緣而不失自性故云一
切衆生一時成佛佛界不增衆生界不減佛
界即一性故 一際無差隨緣自結曠代無
減十方咸說如天寶器任福而飯色不同 註
如三十三天共食寶器 似一無為隨證而三
隨其福德飯色有異 一切賢聖皆以無為
乘有別法而有差別此一心法隨三賢十聖

狗智淺深歷時各別如大涅槃經云十二因
緣是一法隨智成四種善提上上智觀得
諸佛善提上智觀得諸佛善提上上智觀得
覺善提上智觀得諸佛善提上上智觀得
上上智人果出金上福人果出銀 萬法萬形
中福人果出銅下福人果出鐵 萬法萬形
皆逐心成孤光一照衆慮俱清如瓶貯醴
隨諸器而不同猶水分江海逐流處而得各
註曰此一心法是一際門如履廟一味無差
諸器自分大小猶水一味不別江海自分異
名直了無疑襟懷自豁非劣解情當乃上根
機奪猶如庭雀焉攀鴻鵠之心還似井蛙豈
測滄溟之潤 註曰夫真如一心圓信離解且
覺合塵不識自心境界故云海枯終見底人
死不知心若是深開緣覺但證生空亦執心

外有其實境若識通二教善善識識自心皆
是緣生無性微塵空若大衆別教善善識
知常住不空之心能令十法界性即今未具
直待熏修次第生起唯唯唯唯唯唯唯唯
具十法界一念圓足則悟心大士方了圓宗
高廣義天深遊性海宜凡小權漸之所通乎
又滄溟者即况如來智海如華嚴經云佛子
此圓淨提有二五百河流入大海乃至如
是大海其水無量衆寶無量衆生無量所依
大地亦復無量佛子於汝意云何彼大海為
無量不答言實為無量不可為喻佛子此大
海無量比知來智海無量百分不及一百分
不及一乃至優波尼沙能分不及其一但隨
衆生心為作譬喻而佛境界非量從初發心
善善摩訶薩應知如來智海無量從初發心
修一切善行不斷故應知所住衆生無量
一切學無學學問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
無量從初發心乃至究竟無障礙地諸善
居賢群經之府衆義之都寓西來之的意脫

外有其實境若識通二教善善識識自心皆
是緣生無性微塵空若大衆別教善善識
知常住不空之心能令十法界性即今未具
直待熏修次第生起唯唯唯唯唯唯唯唯
具十法界一念圓足則悟心大士方了圓宗
高廣義天深遊性海宜凡小權漸之所通乎
又滄溟者即况如來智海如華嚴經云佛子
此圓淨提有二五百河流入大海乃至如
是大海其水無量衆寶無量衆生無量所依
大地亦復無量佛子於汝意云何彼大海為
無量不答言實為無量不可為喻佛子此大
海無量比知來智海無量百分不及一百分
不及一乃至優波尼沙能分不及其一但隨
衆生心為作譬喻而佛境界非量從初發心
善善摩訶薩應知如來智海無量從初發心
修一切善行不斷故應知所住衆生無量
一切學無學學問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斷
無量從初發心乃至究竟無障礙地諸善
居賢群經之府衆義之都寓西來之的意脫

出世之真模或徇他求如鑽冰而覓火但歸
 已解猶向乳以生酥注曰鑽冰見火者道法
 求酥者順法性故似背理觀心如遠海觀云
 山岳易移非宗者鑄鍊難入又昔實行願者
 云笑文殊之妙智定是初心入普賢之元門
 實無別體失其自也徒修因於正業常新恒
 續劫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

居本位統一心之高廣注曰法華經云其車

廣則橫亘十方攝法無遺包藏無外凡有所
 見隨其業所受報相行惡者見於地獄畜
 生餓鬼所有一切眾苦境界或或或或或或
 湯或見刀山或見劍樹種種逼迫受諸苦惱
 作苦業者即見一切諸天宮殿無量天眾天
 諸緣女種種衣服具足莊嚴宮殿園林盡皆
 妙好身雖未死而諸業力見如是善善財者
 子亦復如是以前諸業不思攝力得見一切
 莊嚴燭微言之周備注曰如首楞嚴經云諸
 境界三界無別法但是一心造則了宗之際
 一言無不略盡殊說更無異矣注曰首楞嚴經云若一人發
 願十方之虛空注曰首楞嚴經云若一人發
 願懺罪之時翻無邊之大地注曰修一心無
 亦云若欲懺悔者端生念實相實相者即無
 相也亦云實地故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無
 二即一華開而海內春一理現而法界真注
 非真和發生無處不春心為法界之體無如
 法不心故經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眾生如
 二乘之蒙佛記注曰台教云八千聲聞於法
 如秋收冬藏更無所作如來性者即受佛記
 性也若識心八萬緣皆辦故云已事已辦性

行已似窮子之付家珍注云一念起五陰
 立心即是定父子付家財此是定天性之我
 子付了一心之法財家財我定天性之我
 子當了了明心之日即是際際合覺亦云返
 源矣水未入海之時不成鹹味注曰百川
 之鹹萬境歸心之境若歸心之日方可言均
 盡趣一真之道

古德云水未入海不鹹薪未入火不燒境未

入心不等故經頌云一切諸法中皆以等觀
 入心解心寂然夢宅虛無注曰三界是夢宅
 三界無倫定夢宅虛無注曰三界是夢宅
 所夢之境皆是夢中意識如唯識論云如夢
 由極重染愛現前便致如斯流溢之相由於
 夢有等無開緣差別力故遂便引起非理作
 意以此為因便見遺洩又如小兒夢遺尿等
 事如似夢中雖無實境能出不淨又如夢食
 毒等應身成病有開絕流汗之此亦由其
 唯識有用又如論云諸地獄中之所有獄伴物
 鳥等所有動作不待外緣彼地獄受罪眾生
 先罪惡業為任持故如木影舞同象生相所
 俱不出心故夢中無境唯心成事與覺無異
 不信乘立九難難大乘師云我信夢中唯識
 淨等亦有實作用用故因以信夢中唯識
 境色是有法定唯識為宗因云以有實作用
 故同喻如汝夢中境色是以華嚴經頌云善
 薩諸法法無分別如夢非夢非夢非夢非夢
 一切悉如是夢體無生滅亦無三世所三世
 悉如是見者心解脫夢不在世間不在非世
 佛說諸法無分別得入於實地如大智度論云
 證明是事故說夢中受五欲會如須菩提意
 若一切法畢竟空無所有性今何以故現力
 眼見耳聞法以是故佛說夢覺喻如人夢力

故雖無實事而有種種開見難處善處覺人
 在傍則無所見如是凡夫人無明切法若有
 妄有所見聖人覺悟則無所見一切法若有
 漏若無漏若有漏若無漏若無漏若無漏若
 見開如肉突錄魚湖廟有一拍板或云玉板
 板有小拆時單父縣人楊林有估客至廟祈
 求廟巫謂曰若欲好婿否林曰幸甚玉即遣
 林返板邊因入塚中遂見朱門瑣室有趙太
 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為私書郎
 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板

佛能了於夢次正在夢時不知是夢者謂為

實故為諸凡夫長眠大夜不生厭求故厥公
 云夢中唯夢純昏心也次說知是夢亦未覺
 故者此通妨難謂亦有人夢知是夢如人重
 眼忽有夢生了我夢以睡重故取覺不能
 喻諸菩薩從初發心即知三界皆夢豈非是
 覺何用更說覺時故今釋云亦未見覺未大
 覺故故起信論云若人覺知前念起念令其
 不起雖復名覺即是不覺有生滅故無明覆
 心不自在故次云覺時了夢知實無夢者非
 唯覺時知夢亦知無夢如八地菩薩夢渡河
 喻夢無生忍不見生死此岸涅槃彼岸能度
 苦欲拔無由得脫今日益菩提經云久念眾生
 由夢方有覺故對夢說覺無夢無覺既了夢
 此辨對何說覺故覺夢斯能如無不化源寂
 覺則無始覺覺夢斯能如無不化源寂
 滅注曰凡聖境界悉從心化一切萬法不
 離心故如金剛三昧經云善不善法從心

佛利諸集妙行調伏衆生發大誓願入一切
 智自在遊戲不可思議解脫之門得佛菩提
 現大神通通往一切十方世界以微細智普
 入諸劫如是一切悉由自心是故善男子應
 以善法扶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以
 境界淨治自心應以智慧深固自心應以思
 明坦蕩自心應以智證深白自心應以智慧
 等廣大自心應以佛十力照發自心應以佛平
 尼沉泥高能而實明鏡匠垢為以照人猶象
 生心久積塵勞似障真性今雖明達要假真
 修故云設有餘習還以佛知見治之則成出
 脫究竟清淨矣**照世行慈而不謬先洞三**
 註曰三明者一過去宿命明二未來天眼明
 三現在漏盡明雖約三世而立三明明但是心
 明故說通淨云心鏡明聖**觀根投道而無差**
 無礙顯然登微周沙界**須憑十力**
 註曰十力者一是處非處力二兼
 力三定力四根力五欲力六性力
 七至處道力八宿命力九天眼力十漏盡力
 此十力者通知因果普照萬法若窮萬法根
 本是心但了一**杜源大士立志高強**
 註曰直
 心十力如鏡一**杜源大士立志高強**
 實觀之人如杜源漸教法學之人如乘流故
 圓教初心已起權學之士如云以小乘之極
 極不如圓教之初初故心為源法如流心
 為所現法依於心則萬法是心之影故**或**
 剝皮出髓而誓思繕寫
 註曰釋迦如來因地
 值無佛世欲求經法
 天帝化爲羅刹言汝能剝皮爲斷骨爲筆
 打骨出髓爲墨我能示汝佛經菩薩問之歡
 喜遂剝皮折骨羅刹驚之遂乃隱**或投巖赴**
火而志願傳揚
 註曰大涅槃經云有仙人於
 我當爲說仙人羅刹求法羅刹言汝能捨身
 得爲說偈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下滅滅已
 寂滅爲樂則是悟心性之樂如智度論云如
 慎于啾啾鳴喚見母即止一切諸法亦復如

是至法性即住其身燭千燈燃而唯求半
 法到心諸緣並絕身燭千燈燃而唯求半
傷
 註曰華嚴門求法於身刻成于燭供養彼
 師取上妙如無量以爲莊嚴成于燭供養彼
 師死滅爲樂此顯法是法王說偈曰夫生報
 窮爲樂雙蓮查對舞柘枝是人間樂樂故
 智度論頌云獨坐林樹間寂然滅諸惡怖
 得一心此
足勉七日傾心而爲讚華王
 註曰
 如來因地於林中勉足七日以一偈讚底沙
 比世間所有我獨尊又云此事我知能知是
 門非佛難證**更有念法勤苦祇希一言懸懸**
而頓忘寢食願願而不避寒驅邊界南求行
菩薩之大道
 註曰善財童子南行通法界參
 法門鳥求菩薩之道最先參見文殊初友已
 悟自心後漸至諸善知識皆云我已先發菩
 提心但求菩薩差別智道及至滿物證一生
 成佛之果後彌彌如指歸再見初友文殊以
 表前心後心一等更無差別始**忘身東請爲**
般若之真源
 註曰常啼菩薩東行於法滿菩
 林爲求般若未聞般若時恒常啼泣故號常
 啼及道空中聲告言往東行當遇善友開發
 菩提身求供直至法滿菩薩處遇菩薩入定
 立待定出仍刺血塗地等後乃得悟法音頓
 明般若**冲遠幽奇舉文難述任身塵與肉燈**
州海壘而山筆
 註曰如法華經中提婆達多
 于燈華嚴經云聚須彌山爲筆以四大海水
 爲墨不能寫者眼之一品斯皆爲法忘離

皆求至道寧**藥王燒手報莫大之深恩**
 註曰
 容道次千菩薩燃百福莊嚴臂供養日月神
 明德佛七萬二千歲乃至云我捨兩臂必當
 得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令我兩臂還復如
 故我捨兩臂者即是捨斷常一切法得成佛
 如華嚴經頌云一切法不生一法不滅若
 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不生是不常不滅是
 不斷離斷常諸見自然成**普明劍頭求難**
思之妙術
 註曰大方廣佛華嚴經云有藥羅
 衆生故願於來世得大智慧願施於沙等乃
 至爾時普明王者即釋迦如來是佛言我捨
 轉輪王頭布施數滿一千況餘身分大凡苦
 難捨頭目髓腦皆爲求無上正等正覺之心
 此無上心乃是**能法冰執可定行藏**
 註曰心
 便成執滯所以首楞嚴經頌云見聞如幻覺
 三界若空華若洞境明心則無執想所以解
 故佛言我於諸法無所執**證自覺之聖智**
 註曰
 楞伽經云佛告大慧前聖所知轉相傳授妄
 想無性菩薩摩訶薩獨一靜處自覺觀察不
 由於他離見妄想入上騰進入如地是名
 自覺聖智相是以覺自心成聖智如地是名
 頌云如地無分別萬物依以生藏識亦復然
 衆境之依處如人以手還自捫其身亦如
 指如是識分別現境還似指嬰孩以口合其
 通於三有久修觀行者而能善**入本住之道**
 通達內外諸世間一切唯心現入本住之道
 場註曰楞伽經云大慧後自佛言如世尊所
 樂於我中間不說一字亦不說某夜入般涅
 是佛說大慧自佛言何言不說某夜入般涅
 大慧我因二法故作是說一自得法二本住
 法云何自得法若彼如來說自得法得之無
 增減緣自得法若彼如來說自得法得之無
 文字二趣云何本住法謂古先聖道如金銀

等性法界常住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界
常住如越彼道隨入城夫行曠野中見向
古城平坦正道即隨入城夫行曠野中見向
觀空品云若有修習隨說如虛空同法性一
切法皆如也又諸佛所說但是傳述古佛之
教非自製作無若論云須菩提言如來無所
說此義云何無若論云須菩提言如來無所
說如密嚴經頌云譬如百川流日夜常歸注
而地有泉寶種種色相味備有情受用隨福
而死轉依正覺故知漏生死河登菩提座皆
是自心致此昇降是以先德云智人求心不
求佛愚人求步步而到泥徹底注曰如香象
佛不求心步步而到泥徹底注曰如香象
底此喻心教不同權漸如免馬渡河故李長
者論云不如一合圓證無生起彼三乘權學
等見實積經頌云文殊 箭箭而破的穿楊曰
大智人深達法源底 箭箭而破的穿楊曰
如財若以的為的多乘少中若以地為的無
不中者如以心的無不中若以地為的無
百發百中百步穿楊箭不虛發
故云但以大乘理對萬不失一齊禱而唯思
舉頌整綱而祇要提綱 注曰况此一心秘密
要而談亦云單刀直入夫教中有顯了說顯
密說有真實說方便說有遠途表途此是顯
了說真實說是表途直表其心體不是遠非
破執方便之言故法華經頌云正直捨方便
但說無上道顯了說者如密嚴經頌云無心
亦無境能所量俱無但依於一心如是而分
別又領云如火輪垂髮乾開筵
之域不了唯自心妄起諸分別 浴浴溼而已
用諸河之水熱一塵而皆含眾味之香 注曰
聖經云如人入海中浴已用諸河之水濯足
三昧經云如搗萬種為丸若熱一塵具足眾
氣皆皆若合一心 如切利雜林靡作差殊
切法門悉皆實心 如切利雜林靡作差殊
之見 天和合極力所感若諸天泉不在此林

宮殿等事共樂時受勝劣有異有我我所差
別受用若在此林若事若受用能無勝劣皆同
上妙無我我所和合受用能無勝劣皆同
林此由諸天修修平等和合福業增上力故
令彼諸天阿賴耶識變現此林同處同時同
一相狀由此難林耶識變現此林同處同時同
變現雖各受用謂上力故令彼諸天阿賴耶
法皆心想生即從世俗門入聖行處 猶須
彌南面純舒金色之光 注曰須彌山南面純
入山時皆同金色如萬 乍似醉醒如同夢起
法歸心皆同心法故 乍似醉醒如同夢起
外道授呪於天中婦人求男於林裏 注曰西
道供養梵天求呪遂於夢中見天授呪然梵
天實不下但託天為增上力皆是夢心所感
如斯事耳又復聞手為求子息者密隱林中
夢見有人共為交乘便得其子此並是夢中
自心實無外境無為無事全當實相之門唯
寂唯深頓悟法空之旨 注曰千經萬論正教
之旨八識之源此一心 入空微細難入一心
能生起前之七識如起信論云生滅與不生
滅滅心非一非異何賴耶識云生滅與不生
生滅心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者以七識染
心為生滅以如來藏淨法為不生滅不生滅
心解體動故心不離生滅相不生滅之相莫非
神解體動故心不離生滅相不生滅之相莫非
合為阿賴耶識以和合故非一非異若一即
無和合若異亦無和合非一非異故得和合
也又如來藏清淨心動作生滅不相離故云
汝非外合謂有生滅末與真心如動水作波
之生滅因無明成生滅之心從本覺起而無
動水不相捨離故云和合如大海水因風波
動水相相離故云和合如大海水因風波
生滅相相離故云和合如大海水因風波
於斷遣若是異者依無明風熏動之時靜心

之體不應隨緣即應常違離此二違非一非
異又上所謂覺與不覺二法互熏成其染淨
既無自體全是一覺何者由無明故成不覺
以不覺真本覺故生諸染法又由本覺熏
不覺故生諸淨法依此二法進退 百氏冥歸
一切故言識有二養生一切法 百氏冥歸
萬古難移據前塵之無體唯自法之施為若
樂工之弄木偶如戲場之出技兒 注曰起信
云佛說如來藏以為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
即賴耶識阿賴耶受若明此云我受執藏即
是一切眾生第八根本識心第八識心即如
未識一切外道眾生不能了達執為藏識
佛言大慧七識不流轉不受若樂非淫解因
大慧如來藏受若樂非淫解因 佛言大慧七
七識念念生滅無常當起即謝如何流轉自
體無成故不受若樂非淫解因 佛言大慧七
體無成故不受若樂非淫解因 佛言大慧七
能令隨緣成事受苦樂果與七識俱名與因
俱不守自性而成故七識依此而得生滅云
若生若滅此明如來藏即是真如隨緣故受
苦樂等又云常與無明七識共俱無有斷絕
意云如來藏以隨緣故名阿賴耶識故與無
明共俱說大海如阿賴耶識如無明七識水
即如來藏云無斷絕者無始時來相續不斷
故如來藏者即所熏之淨性隨染緣成虛偽
等者即能熏之染幻識藏即所成緣耶也為
善不善因者謂此性隨善緣起若善法性即
為善因隨不善緣起若不善法性即不善
因受苦樂與因俱者若生受苦樂者循環諸趣
惡受苦性亦在其中若生受滅者循環諸趣
萬死萬生亦在其中若生受滅者循環諸趣
是一人初未嘗易故如佛如如如如如如
見意如和技者五樂如佛如如如如如如
以草堂和尚偽云樂見本是一形驅作官
人作作奴名目服章雖改變始終奴主了無
殊常住以不守自性一染淨之心遂成凡聖
十法界雖即隨緣又不失自性在凡不滅處

註曰龍州曹侯漢是第六祖能大師住處示
 衆云善惡無其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湛然常
 寂妙用恒沙故先德云不得一法就曰傳心
 釋迦成道於摩竭國中能云善惡不行見法
 不行聞法等諸佛與授記故華嚴經頌云
 所取不可取所見不可見所聞不可聞一心
 不思議但直了自心之時心外可謂履道之
 了無所得即是得記之時矣此一心門能收一切
通衢悟宗之真訣 註曰此一心門能收一切
 乘法所以筆論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衆生得一以成道一者
 道也天有道以輕清地有道以寧靜谷有道
 以盈滿草木有道以生長鬼神有道以靈聖
 君王有道執王天下故知道不
 可斯須廢之道即靈知心也

永明心賦註卷四

宋杭州慧日天和尚智覺禪師心賦筆諸經語
 以自註釋實際理地一味清淨心地法門貫

一大哉之要言別三乘賢聖之器根弘諸部之
 大綱闡華傳之旨會諸異辭一進而起諸諸
 佛之心了衆生之妄念衆生之妄即諸佛之心
 實不可思議無礙解脫最勝法門也昔既遂行
 道將授記於空即志誌衆衆衆命工諸梓葉雖
 之於不朽節顯

請佛大慈加教傳此法門普通三世十方諸處
 空界微塵刹土一切衆生依正色心法界普垂
 平等祥雲究竟成道
 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伏願

百首滿從三俱而即共八首遠度今九界以
 爲特
 古德六十一首庚午年二月說首經前四日
 八年
 此在妙叶 焚香齋用

永明心賦註卷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二五五頁上八行註釋右「莫大廣」，
〔徑〕作「莫之廣」。
- 一 二五五頁中一行第三字「元」，
〔徑〕作「玄」。以下凡避諱字「元」同。
- 一 二五五頁中四行註釋右「二攝」，
〔徑〕作「三攝」。
- 一 二五八頁中一三行註釋左「第三
 義中」，
〔徑〕作「第二義中」。
- 一 二五九頁中一五行註釋左「其性
 不滅」，
〔徑〕作「其性不滅」。
- 一 二六〇頁上一九行「二乘」，
〔徑〕作「二塵」。又註釋右「台教云」，
〔徑〕作「合教云」。
- 一 二六〇頁中一行註釋左「背覺合
 塵」，
〔徑〕作「皆覺合塵」。
- 一 二六〇頁下一七行註釋右第四字
 「巨」，
〔徑〕作「回」。
- 一 二六五頁上卷末經名後，
〔徑〕有比

丘妙叶附文一篇，茲補載於卷尾。

碧巖集序

馬一

至聖命脉列祖大機換骨靈方願神妙術其
 惟雪竇禪師具超宗超格正眼提掇正令不
 露風規秉烹佛煨祖鉗鎚頌出衲僧向上巴
 鼻銀山鐵壁孰敢鑽研蚊咬鐵牛難為下口
 不逢大匠焉悉玄微粵有佛果老人住碧巖
 日學者迷而請益老人慙以垂慈剔抉淵源
 剖析底理當陽直指豈立見知百則公案從
 頭一串穿來一隊老漢次第總將按過須知
 趙壁本無瑕類相如謾誑秦王至道實乎無
 言宗師垂慈救弊儻如是見方知徹底老添
 其或泥句沈言未免滅佛種族普照幸親師
 席得聞未聞道友集成簡編鄙拙敘其本末
 時建炎戊申暮春晦日叅學嗣祖比丘普照
 謹序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目錄

卷一

武帝問達摩	趙州至道無難
馬大師不安	德山挾複子
雪峯盡大地	雲門十五日
法眼答慧超	翠巖夏末示徒
趙州東西南北	睦州問僧甚處
夾山禪師降魔表	

卷二

黃檗酒糟漢	洞山麻三斤
巴陵銀碗雪	雲門對一說
雲門倒一說	鏡清草裏漢
香林西來意	肅宗請塔樣
俱胝指頭禪	龍牙西來意

卷三

智門蓮花	雪峯驚鼻蛇
保福妙高峯	劉鐵磨臺山
蓮花庵主不住	百丈奇特事
雲門體露金風	涅槃和尚諸聖
大隋劫火洞然	趙州大蘿蔔

卷四

麻谷振錫遠床	臨濟佛法大意
陳尚書看保福	仰山問甚處來
文殊前三三	長沙一日遊山
風穴鐵牛機	雲門金毛獅子
南泉如夢相似	

卷五

趙州大死底人	龐居士好雪片片
洞山寒暑迴避	禾山解打鼓
趙州萬法歸一	鏡清雨滴聲
雲門六不收	王太傅煎茶
三聖以何為食	雲門塵塵三昧

卷六

雪峯是甚麼	趙州石橋畧衍
馬大師野鴨子	雲門近離甚處
道吾漸源弔忿	欽山一鐵破三關
趙州至道無難	趙州時人窠窟
趙州唯嫌揀擇	雲門拄杖子

卷七

風穴若立一塵	雲門中有一寶
--------	--------

南泉兩堂爭猫
外道問佛有無
梁武帝請講經
南泉拜忠國師

南泉問趙州
巖頭什麼處來
仰山問三聖
瀉山侍立百丈

卷八

百丈併却咽喉
馬大師四句百非
烏白問法道
雲門答餠餅
投子一切聲

百丈問雲巖
金牛和尚呵呵笑
丹霞問甚處來
十六開士入浴
趙州孩子六識

卷九

藥山射麈中塵
雲門露柱相交
桐峯庵主大蟲
雲門藥病相治
雲巖問道吾手眼

大龍堅固法身
維摩不二法門
雲門有光明在
玄沙接物利生
智門般若體

卷十

鹽官犀牛扇子
大光師作舞
長慶有三毒

世尊一日陞座
楞嚴經若見不見
趙州三轉語

金剛經輕賤
肅宗十身調御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目錄終

天平和尚兩錯
巴陵吹毛劍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一

秣陵遠庵吳自弘 校
天界比丘 性湛 閱

垂示云隔山見烟早知是火隔牆見角便知是牛舉一明三目機鉢兩是衲僧家尋常茶飯至於截斷眾流東湧西沒逆順縱橫與奪自在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行履處看取雪竇葛藤

舉梁武帝問達磨大師說道不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是甚繁磨云廓然無聖將謂多

達磨遂渡江至魏道野狐精不免一場帝後舉問志公貧兒惡債志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和志公提出因始得好帝云

不識却是武帝來當志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胡亂拈法臂帝悔遂遣使去

請果然把不住志公公莫道陛下發使去取東家人死西家人取東家也一時趕出國國人去佗亦不回志公也好與三十棒

和脚跟下吹大光明

達磨遙視此土有大乘根器遂泛海得而
來單傳心印開示迷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若恁麼見得便有自由分不隨一
切語言轉脫體現成便能於後頭與武帝對
譚并二祖安心處自然見得無計較情塵一
刀截斷灑灑落落何必更分是非辨得辨
失雖然恁麼能有幾人武帝嘗披袈裟自講
放光般若經感得天花亂墜地變黃金辨道
奉佛誥詔天下起寺度僧依教修行人謂之
佛心天子達磨初見武帝帝問朕起寺度僧
有何功德磨云無功德早是惡水慈頭澆若
透得這箇無功德話許你親見達磨且道起
寺度僧爲什麼都無功德此意在什麼處帝
與婁約法師傳大士昭明太子持論真俗二
諦據教中說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
真俗不二卽是聖諦第一義此是致家極妙
窮玄處帝便拈此極則處問達磨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天下衲僧跳不出
達磨與他一刀截斷如今人多少錯會却去
弄精魂瞪眼睛云廓然無聖且喜沒交涉五

祖先師嘗說只這廓然無聖若人透得歸家
穩坐一等是打葛藤不妨與他打破漆桶達
磨就中奇特所以道叅得一句透千句萬句
一時透自然坐得斷把得定古人道粉骨碎
身未足時一句了然起百億達磨劈頭與他
一拶多少漏逗了也帝不省却以人我見故
再問對朕者誰達磨慈悲恁然又向道不識
直得武帝眼目定動不知落處是何言說到
這裏有事無事拈來卽不堪端和尚有頌云
一箭尋常落一鵬更加一箭已相饒直歸少
室峯前坐梁主休言更去招復云誰欲招帝
不契遂潛出國這老漢只得慳懃渡江至魏
時魏孝明帝當位乃北人種族姓拓跋氏後
來方名中國達磨至彼亦不出見直過少林
面壁九年接得二祖彼方號爲壁觀婆羅門
梁武帝後問志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
曰不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
似是則不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答他
禪後來武帝是對他志公乃相識之識且得
沒交涉當時志公恁麼問且道作麼生祇對

何不一棒打殺免見捺胡武帝却供他軟道
不識志公見機而作便云此是觀音大士傳
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好不唧啣當時等
他道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亦好損他出
國猶較些子人傳志公天鑿四年化去達磨
普通八年方來自隔十餘年何故却道同時
相見此必是謬傳據傳中所載如今不論這
事只要知他大綱且道達磨是觀音志公是
觀音問那箇是端的底觀音既是觀音爲什
麼却有兩箇何止兩箇成羣作隊時後魏光
統律師菩提流支三藏與師論議師斥相指
心而福局之量自不堪任就起害心數加毒
藥至第六度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
端居而逝葬於熊耳山定林寺後魏宋雲奉
使於蔥嶺遇師手携隻履而往武帝追憶自
撰碑文云嗟夫見之不見逢之不逢遇之不
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復讚云心有也曠却
而受沈淪心無也剎那而成正覺且道達磨
卽今在什麼處踆過也不知

聖諦廓然箭過新何當辨的遇也有什對

朕者誰再未不直半文還云不識三箇四

因茲暗渡江穿人鼻孔不得扣彼別人闔國人追不再來

豈免生荆棘脚跟下已千古萬古空相

憶換手掛臂休相憶道什麼向見清風匝

地有何極果然大小師顧視左右云這

裏還有祖師你待番歇那自云有阿勞

喚來與老僧洗脚更與三十棒趕出也未

且據雪竇頌此公案一似善舞太阿劍相似

向虛空中盤礴自然不犯鋒銜若是無這般

手段纔拈着便見傷鋒犯手若是具眼者看

他一拈一撥一褒一貶只用四句指定一則

公案大凡頌古只是繞路說禪拈古大綱據

款結案而已雪竇與他一撥劈頭便道聖諦

廓然何當辨的雪竇於佗初句下着這一句

不妨奇特且道畢竟作麼生辨的直饒鐵眼

鋼睛也摸索不着到這裏以情識卜度得麼

所以雲門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這箇些子

不落心機意識情想等你開口堪作什麼計

較生時鷄子過新羅雪竇道你天下衲僧何

當辨的對朕者誰着箇還云不識此是雪竇

忒煞老婆重重為人處且道廓然與不識是

一般兩般若是了底人分上不言而論若是

未了底人決定打作兩樞諸方尋常皆道雪

竇重拈一徧殊不知四句頌盡公案了後為

慈悲之故頌出事跡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荆

棘達磨本來茲土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

剷除荆棘因何却道生荆棘非止當時諸人

即今脚跟下已深數丈闔國人追不再來千

古萬古空相憶可煞不丈夫且道達磨在什

麼處若見達磨便見雪竇末後為人處雪竇

恐怕人逐情見所以撥轉關捩子出自已見

解云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既休相憶你

脚跟下事又作麼生雪竇道即今箇裏匝地

清風天上天下有何所極雪竇拈千古萬古

之事拋向面前非止雪竇當時有何極你諸

人分上亦有何極他又怕人執在這裏再看

老僧洗脚大煞減人威光當時也好與本分

手脚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到這裏喚作驢

則是喚作馬則是喚作祖師則是如何名遷

往往喚作雪竇使祖師去也且喜沒交涉且

道畢竟作麼生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垂示云乾坤窄日月星辰一時黑直饒棒如

雨點喝似雷奔也未當得向上宗乘中事該

使三世諸佛只可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

一大藏教詮注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到

這裏作麼生請益道箇佛字拖泥帶水道箇

禪字滿面慚惶久叅上士不待言之後學初

機直須究取

舉趙州示眾云這老漢作什麼至道無難

非難其打這葛藤唯嫌揀擇眼前三和猶在纔有語言是

揀擇是明白兩頭三面少黃弄魚老僧不

在明白裏賊身已露這老是汝還護惜也

無對也一箇半箇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

惜箇什麼也州云我亦不知這老漢僧云和尚既不知為什麼却道

得禮拜了退顯有這一着遠老賊

趙州和尚尋常舉此話頭只是惟嫌揀擇此是三祖信心銘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纔有是非是揀擇是明白纔恁麼會蹉過了也鍊釘膠粘堪作何用州云是揀擇是明白如今參禪問道不在揀擇中便坐在明白裏老僧不在明白裏汝等還護惜也無汝諸人既不在明白裏且道趙州在什麼處為什麼却教人護惜五祖先師常說道垂手來似過你你作麼生會且道作麼生是垂手處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這僧出來也不妨奇特捉趙州空處便去授佗既不

依舊無奈這老漢何只得飲氣吞聲此是大手宗師不與你論玄論妙論機論境一向以本分事接人所以道相罵饒你接嘴相唾饒你潑水殊不知這老漢平生不以棒喝接人只以平常言語只是天下人不奈何蓋為他平生無許多計較所以橫拈倒用逆行順行得大自在如今人無理會得只管道趙州不答話不為人說殊不知當面蹉過

至道無難三重公案滿口言端語端魚行水濁
七花八裂一有多種分關好只一般二無
拈切也

兩般何堪四五六七天際日上月下觀面
頭上漫波脚下漫相更
漫切忌昂頭低頭不再活
還覺寒毛枯木再生花
同枯木龍吟銷未乾枯木再生花
難難難難
和法難扶倒一說道遠揀擇明白君自看
是什麼所在說難扶

如此答他如今禪和子問着也道我亦不知不會爭奈同途不同轍這僧有奇特處方始會問和尚既不知為什麼却道不在明白裏更好一撥若是別人往往分疏不下趙州是作家只向他道問事即得禮拜了退這僧

却無兩般若不具眼向什麼處摸索若透得這兩句所以古人道打成一片依舊見山是山水是水長是長短是短天是天地是地有時喚天作地有時喚地作天有時喚山不是山喚水不是水畢竟怎生得平穩去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則此四句頓頓絕了也雪竇有餘才所以分開結裏算來也只是頭上安頭道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雖無許多事天際日上時月便下檻前山深時水便寒到這裏言也端語也端頭頭是道物物全真豈不是心境俱忘打成一片處雪竇頭上太孤峻生末後也漏逗不少若參得透見得徹自然如醍醐上味相似若是情解未忘便見七花八裂決定不能會如此說話體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銷未乾只這便是

雪竇知佗落處所以如此頃至道無難便隨後道言端語端舉一隅不以三隅反雪竇道一有多種二無兩般似三隅反一你且道什麼處是言端語端處為什麼一却有多種二

用心恭尋二十年來曾苦辛為君幾下蒼龍窟似箇什麼一似人入蒼龍窟裏取珠相似後來打破漆桶將謂多少奇特元來只消得箇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雪竇語落在什麼處須是自家退步看方始見得他落處豈不見與陽剖侍者答遠錄公問娑竭出海龍宮震觀面相呈事若何剖云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遠云忽出頭又作麼生剖云似鶻捉鳩君不信觸樓前驗始知親遠云恁麼則屈節當曾退身三步剖云須彌脚下烏龜立更待臨時點額回所以三皇五帝亦是何物人多不見雪竇意只管道諷國若恁麼會只是情見此乃禪月題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鸚鵡閑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雪竇道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多少人向蒼龍窟裏作活計直饒是頂門具眼肘後有符明眼衲僧照破四天下到這裏也莫輕忽須是子細始得垂示云青天白日不可更指東劃西時節因緣亦須應病與藥且道放行好把定好試舉

看
舉德山到瀉山據板漢野狐精挾褻子於法堂上不妨令人疑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可憐有顧視云無無使出好與三十棒可然氣子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然然德山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放去收來頭上未高必改能生未後太生知便具威儀再入相見死已矣第二山提起坐具云和尚也須是這般人始得德拂子須是那漢始得運籌帷幄之德山便喝拂袖而出野狐精見解這一喝也有權是字雪竇也雪竇着語云勘破了也然然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行風光可受公頂上頭失却脚下鞋來未圓無得已是喪身失命了也瀉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東邊落蹄西邊拉座云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至適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賊過後下衲僧跳不出雪竇着語云雪上加霜然然夾山下三個點字諸人還會麼有時將一莖

草作丈六金身用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德山本是講僧在西蜀講金剛經因教中道金剛喻定後得智中干劫學佛威儀蕙劫學佛細行然後成佛他南方魔于便說即心是佛遂發憤擔鉢行脚直往南方破這魔子輩看他恁麼發憤也是箇猛利底漢初到澧州路上見一婆子賣油糴遂放下鉢鉢且買點心喫婆云所載者是什麼德山云金剛經疏鈔婆云我有一問你若答得布施油糴作點心若答不得別處買去德山云但問婆云金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上座欲點那箇心山無語婆遂指令去恭龍潭繞跨門便問久響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龍潭和尚於屏風後引身子云子親到龍潭師乃設禮而退至夜間入室侍立更深潭云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云門外黑潭遂點紙燭度與山山方接潭便吹滅山豁然大悟便禮拜潭云子見箇什麼便禮拜山云某甲自今後更不疑着天下老和尚舌頭至

來日潭上堂云可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山遠取疏鈔於法堂前將火炬舉起云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燒之後闢瀉山盛化直造瀉山便作家相見包亦不解直上法堂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且道意作麼生莫是顧麼人多錯會用作建立直是無交涉看他恁麼不妨奇特所以道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退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又奚爲到這裏須是通方作者方始見得何故佛法無許多事那裏着得情見來是他心機那裏有如許多阿勞所以玄沙道直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到這裏亦無得失是非亦無奇特玄妙既無奇特玄妙作麼生會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且道意作麼生瀉山老漢也不管他若不是瀉山也被他折挂一上看他瀉山老作家相見只管坐觀成敗若不深辨來風爭能如此雪實

着語云勘破了也一似鐵樞相似眾中謂之着語雖然在兩邊却不住在兩邊作麼生會他道勘破了也什麼處是勘破處且道勘破德山勘破瀉山德山遂出到門首却要拔本自云也不得草草要與瀉山揪出五臟心肝法戰一場再具威儀却回相見瀉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可煞奇特眾中多道瀉山怕他有甚交涉瀉山亦不忙所以道智過於禽獲得禽智過於獸獲得獸智過於人獲得人參得這般禪蓋大地森羅萬象天堂地獄草芥人畜一時作一喝來他亦不管掀倒禪床喝散大眾他亦不顧如天之高似地之厚瀉山若無坐斷天下人舌頭底手脚時驗他也大難若不是他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到這裏也分疎不下瀉山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便出去且道他意作麼生你道德山是勝是負瀉山恁麼是勝是負雪實着語云堪破了也是他下工夫見透古人請訛極則處方能恁麼不妨奇特訥堂云雪

實着兩箇勘破作三段判方顯此公案似傍人斷二人相似後來這老漢緩緩地至晚方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肯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瀉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且道他意旨如何瀉山老漢不是好心德山後來呵佛罵祖打風打雨依舊不出他窠窟被這老漢見透平生伎倆到這裏喚作瀉山與他受記得麼喚作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得麼若恁麼且喜沒交涉雪實知此公案落處敢與他斷更道雪上加霜又重拈起來故人見若見得去許你與瀉山德山雪實同參若也不見切忌妄生情解

一 勘破 言猶在 二 勘破 兩重 雪上加霜皆
險墮 三 跌不同 飛騎將軍入虜庭 險 跌 軍
在什麼處

勞再新表 再得完全能幾箇 死 中 急走過
身失命 傍若無人三十六策 不放過 理能伏豹
靈你神通堪作何用 穿過鼻孔也未為奇
峯頂上草裏坐 物為什麼却在草裏坐
吐會 雨及相傷雨雨三三
管 路行相相隨便打

雪實頌一百則公案一則則焚香拈出所以

大行於世他更會文章透得公案盤礴得熟方可下筆何故如此龍蛇易辨袖手難瞞雪竇參透這公案於節角請說處着三句語撮來頌出雪上加霜幾乎噙唾只如德山似什麼一似李廣天性善射天子封為飛騎將軍深入虜庭被單于生獲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遂詐死脫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騰身上馬推墮胡兒奪其弓矢鞭馬南馳彎弓射退追騎以故得脫這漢有這般手段死中得活雪竇引在頌中用比德山再入相見依舊被他跳得出去看他古人見到說到行到用不到不妨英靈有殺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有立地成佛底人自然殺人不眨眼方有自由自在分如今人有底問着頭上一似衲僧氣概輕輕撥着便腰做四段股做截七支八離禪無些子相續處所以三古人道相續也大難看他德山為山如此言是莫莫真真底見解再得完全能幾箇急走過德山喝便出去一似李廣被捉後設計一箭射殺一箇番將得出虜庭相似雪竇頌到

此大有工夫德山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道得便宜殊不知這老漢依舊不放他出頭在雪竇道不放過馮山至晚間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馮山云此子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幾曾放過來不妨奇特到這裏雪竇為什麼道孤峯頂上草裏坐又下一喝且道落在什麼處更叅三十年垂示云大凡扶監宗教須是英靈底漢有殺人不眨眼底手脚方可立地成佛所以照用同時卷舒齊唱理事不二權實並行放過一着建立第二義門直下截斷葛藤後學初機難為湊泊昨日恁麼事不獲已今日又恁麼罪過彌天若是明眼漢一點謾他不得其或未然虎口裏橫身不免喪身失命試舉看五

舉雪峯示眾云一首引眾首三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是什麼手以山僧只恐拋不下漆桶不會倚勢欺人自領出有什麼後備睹打鼓為三軍

長慶問雲門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

麼門云有慶云作麼生門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雪峯云匹上不足匹下有餘我更與你打葛藤拈拄杖云還見雪峯麼咄王公稍嚴不許攙奪行市大為詰云我更與你諸人土上加泥拈拄杖云看看雪峯向諸人面前放屁咄為什麼屎臭也不知雪峯示眾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古人接物利生有奇特處只是不妨辛艱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置漆桶木杓到處作飯頭也只為透脫此事及至洞山作飯頭一日洞山問雪峯作什麼峯云淘米山云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峯云沙米一齊去山云大眾喫箇什麼峯便覆盆山云子緣在德山指令見之纔到便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云道什麼因此有省後在鰲山阻雪謂巖頭云我當時在德山棒下如桶底脫相似巖頭喝云你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瓊是自己曾中流出益天蓋地方有少分相應雪峯忽然大悟禮拜云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如今人只管道古人特地做作教後人依規矩若恁

歷正是謗他古人謂之出佛身血古人不似如今人苟且豈以一言半句以當平生若扶豎宗教續佛壽命所以吐一言半句自然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着意路作情解涉道理處看他此箇示眾蓋爲他曾見作家來所以

有作家鉗錘凡出一言半句不是心機意識思量鬼窟裏作活計直是超羣拔萃坐斷古今不容擬議他家用處盡是如此一日示眾

云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取時稜道者出眾云恁麼則今日堂中大有

人喪身失命去在又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倚又云望州亭與汝

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時有僧出便問僧堂前即且置

如何是望州亭烏石嶺相見處雪峯驟步歸方丈他常舉這般話示眾只如道盡大地撮

來如粟米粒大這箇時節且道以情識卜度得麼須是打破羅籠得失是非一時放下酒

洒落落自然透得他圓續方見他用處且道雪峯意在什麼處人多作情解道心是萬法

之主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沒交涉到這裏須是箇真實漢聊聞舉着徹骨徹髓見得透且不落情意思想若是箇本色行脚衲子見他恁麼已是即當爲人了也看他雪竇

須云

牛頭沒閃電相似馬頭回如擊曹溪鏡裏

絕塵埃打破鏡來與你相見打鼓看來君不見刺破你眼眉莫輕易好百花春至爲誰

開法不相饒一場狼藉雪竇自然見他古人只消去他命脉上一劄

與他頌出牛頭沒馬頭回且道說箇什麼見得透底如早朝喫粥時喫飯相似只是尋

常雪竇慈悲當頭一鎚擊碎一句截斷只是不妨孤峻如擎石火似閃電光不露鋒銚無

你湊泊處且道向意根下摸索得麼此兩句一時道盡了也雪竇第三句却通一線道略

露些風規早是落草第四句直下更是落草若向言上生言向上生句意上生意作解作

會不唯帶累老僧亦乃辜負雪竇古人句雖如此意不如此終不作道理繫縛人曹溪鏡

裏絕塵埃多少人道靜心便是鏡且喜沒交涉只管作計較道理有什麼了期這箇是本分說話山僧不敢不依本分牛頭沒馬頭回雪竇分明說了也自是人不見所以雪竇如此即當頌道打鼓看來君不見癡人還見麼

更向你道百花春至爲誰開可謂豁開戶牖與你一時八字打開了也及乎春來幽谷野

澗乃至無人處百花競發你且道更爲誰開舉雲門垂語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前牛

收舊曆日河北這裏不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見

從朝至暮切忌道着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收販跳不出斗誰家無明月清

日風還和塵海神和責不知價雲門初叅睦州州旋機電轉直是難湊泊尋

常接人纜跨門便擱住云道道擬議不來便推出云秦時鞞轆鑽雲門凡去見至第三回

纜敲門州云誰門云文偃纜開門便跳入州擱住云道道門擬議便被推出門一足在門

闌內被州急合門拶折雲門脚門忍痛作聲忽然大悟後來語脉接人一摸脫出睦州後於陳操尚書宅住三年睦州指往雪峯處去

至彼出眾便問如何是佛峯云莫寐語雲門便禮拜一住三年雲峯一日問子見處如何門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又云我首座牧牛也復云我首座坐行脚也忽一日令撞鐘三門前接首座眾皆訝之雲門果至便請入首座寮解包靈樹人號曰知聖禪師過去未來事皆預知一日廣主劉王將與兵躬入院請師決滅否靈樹已先知怡然坐化廣主怒曰和尚何時得疾侍者對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合子今俟王來呈之廣主開合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廣主悟旨遂寢兵請雲門出世住靈樹後來方住雲門師開堂說法有鞠常侍致問靈樹果子熟也未門云什麼年中得信道生復引劉王昔為黃香客等因緣劉王後謚靈樹為知聖禪師靈樹生不生通雲門凡三生為王所以失通一日劉王詔師入內過夏共數人尊宿皆受內人問訊說法唯師一人不言亦無人親近有一直殿使書一偈貼在碧玉殿上

云大智修行始是禪禪門宜默不宜喧萬般巧說爭如實輸却雲門總不言雲門尋常愛說三字禪顯鑿又說一字禪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什麼處懺悔門云露又問如何是正法眼藏門云普直是不容擬議到平鋪處又却罵人若下一句語如鐵橛子相似後出四哲乃洞山初智門寬德山圓香林遠皆為大宗師香林十八年為侍者凡接他只叫遠侍者遠云喏門云是什麼如此十八年一日力悟門云我今後更不叫汝雲門尋常接人多用睦州手段只是難為漆泊有抽釘拔楔底鉗錘靈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垂箇問頭示眾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坐斷千差不通凡聖自代云日日是好日十五日已前這語已坐斷千差十五日已後這語也坐斷千差是他不道明日是十六後人只管隨語生解有什麼交涉他雲門立箇宗風須是有箇為人處垂語了却自代云日日是好日此語通貫古今從前至後一時坐

斷山僧如此說話也是隨語生解他殺不如自殺纔作道理墮坑落澗雲門一句中三句俱備蓋是他家宗旨如此垂一句語須要歸宗若不如此只是杜撰此事無許多論說而未透者却要如此若透得便見古人意旨看取雪竇打葛藤

去却一七穿八穴向什麼拈得七却不放
 過上下四維無等匹何似生上是天下是北東南西北與四維
 有什麼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
 拄杖在我手裏徐行踏斷流水聲
 下難為體先打入縱觀寫出飛禽跡
 葛藤虛裏去了也亦無

此浦息野狐精見解草茸腦後拔箭是
 依前只在舊窠裏什麼消息隨
 實處烟爨足下雲生
 空生巖畔花狼籍在什麼處不唧
 彈指堪悲舜若多四方
 畫法界向弄若多鼻孔裏真動着
 道將一句來在什麼處前言何
 動着三十棒自佛出
 何法便打

雪竇頌古偈能如此當頭以金剛王寶劍揮一下了然後略露些風規雖然如此畢竟無有二解去却一拈得七人多作算數會道去却一是十五日已前事雪竇慈頭下雨句言語印破了却露出教人見去却一拈得七切

忌向言句中作活計何故胡餅有什麼汁人多落在意識中須是向語句未生已前會取始得大用現前自然見得也所以釋迦老子成道後於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我寧不說法疾入

於涅槃到這裏覓箇開口處不得以方便力故爲五比丘說已至三百六十會說一代時教只是方便所以脫珍御服着弊垢衣不得已而向第二義門中淺近之處誘引諸子若教他向上全提盡大地無一箇半箇且道作

麼生是第一句到這裏雪竇露些意教人見你但上不見有諸佛下不見有衆生外不見有山河大地內不見有見聞覺知如大死底人却活相似長短好惡打成一片一一拈來更無異見然後應用不失其宜方見他道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若於此句透

得直得上下四維無有等匹森羅萬象草芥人畜着着全彰自己家風所以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年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人多

逐末不求其本先得本正自然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徐行踏斷流水聲徐徐行動時浩浩流水聲也應踏斷縱觀寫出飛禽跡縱目一觀直饒是飛禽跡亦如寫出相似到這裏鏤湯爐炭吹教滅劍樹刀山喝便摧不爲難事雪竇到此慈悲之故恐人坐在無事界中復

道草茸茸烟霧所以蓋覆却直得草茸茸烟霧且道是什麼人境界喚作日日是好日得麼且喜沒交涉直得徐行踏斷流水聲也不是縱觀寫出飛禽跡也不是草茸茸也不是烟霧也不是直饒不恁麼正是空

生巖畔花狼籍也須是轉過那邊始得豈不見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尊者曰空中雨花讚嘆復是何人天曰我是天帝釋尊者曰汝何讚嘆天曰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密多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嘆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雪竇亦曾有頌

云雨過雲凝曉半開數峯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天帝旣動地

雨花到這裏更藏去那裏雪竇又道我恐逃之逃不得大方之外皆充塞忙忙擾擾知何窮八面清風惹衣祴直得淨裸裸赤洒洒都無纖毫過患也未爲極則且畢竟如何即是看取下文云彈指堪悲舜若多梵語舜若多

此云虛空神以虛空爲體無身覺觸得佛光照方現得身你若得似舜若多神時雪竇正好彈指悲歎又云真動着動着時如何白日青天開眼瞋睡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未曾親親如隔

大千設使向聲前辨得截斷天下人舌頭亦未是性慍漢所以道天不能蓋地不能載虛空不能容日月不能照無佛處獨稱尊始較些子其或未然於一毫頭上透得放大光明七縱八橫於法自在自由信手拈來無有不

是且道得箇什麼如此奇特復云大衆會麼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卽今事且致雪竇公案又作麼生看取下文
寒僧問法眼通什麼擔慧超咨和尚如何
是佛通什麼眼法眼云汝是慧超依摸脫
睛突出出錢飲

偏執身
打劫

法眼禪師有啐啄同時底機具啐啄同時底用方能如此答話所謂超聲越色得大自在縱奪臨時救活在我不妨奇特然如此箇公案諸方商量者多情解會者不少不知古

人凡垂示一言半句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下撥開一條正路後人只管去言句上作解會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辜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若要見他全機除非是一棒打不回頭底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向言外知歸方有少分相應若一一作情解盡大地是滅胡種族底漢只如超禪客於此悟去也是他尋常管帶叅究所以一言之下如桶底脫相似只如則監院在法眼會中也不曾叅請入室一日法眼問云則監院何不來入室則云和尚豈不知某甲於青林處有箇入頭法眼云汝試為我舉看則云某甲問如何是佛林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法眼云好語恐你錯會可更說

看則云丙丁屬火以火求火如某甲是佛更去覓佛法眼云監院果然錯會了也則不慎便起單渡江去法眼云此人若回可救若不回救不得也則到中路自付云他是五百人善知識豈可賺我耶遂回再叅法眼云你但

四

三

問我我為你答則便問如何是佛法眼云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如今有者只管瞠眼作解會所謂彼既無瘡勿傷之也這般公案久叅者一舉便知落處法眼下謂之箭鋒相拄更不用五位君臣四料簡直論箭鋒相拄是他家風如此一句下便見當陽便透若向句下尋思摸索不着法眼出世有五百眾是時佛法大興時詔國師久依疎山自謂得旨乃集疎山平生文字頂相領眾行脚至法眼會下他亦不去入室只令叅徒隨眾入室一日法眼陞座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云是曹源一滴水其僧惘然而退詔在眾聞之忽然大悟後出世承嗣法眼有頌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印云只這一頌可繼吾宗子後

有王侯敬重吾不如汝看他古人恁麼悟去是什麼道理不可只教山僧說須是自己二六時中打辦精神似恁麼與他承當他日向十字街頭垂手為人也不為難事所以僧問法眼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有甚相辜

五

三

負處不見雲門道舉不顧即差五擬思量何劫悟雪竇後面頌得不妨顯赫試舉看

江國春風吹不起盡大地那裏得這鷓鴣啼在深花裏啼謂何用又被風吹

高魚化龍通這一路莫說大癡人猶辱夜塘水扶筇摸壁挨門傍戶拍僧

雪竇是作家於古人難咬難嚼難透難見節角諸訛處頌出教人見不妨奇特雪竇識得

法眼關楸子又知慧超落處更恐後人向法眼言句下錯作解會所以頌出這僧如此問法眼如是答便是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

在深花裏此兩句只是一句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風吹不起用頌汝是慧超只這箇消息直鏡江國春風也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用頌

諸方商量這話浩浩地似鷓鴣啼在深花裏相似有什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一句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他問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向這裏罵得去可以丹霄獨步你若作情解三生六十劫雪竇第三第四句忒煞傷慈為人一時說破超禪師當下大悟處如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肩夜塘水禹門三級浪孟津卽是龍門禹帝鑿爲三級今三月三桃花開時天地所感有魚透得龍門頭上牛角昂鬚鬣尾擎雲而去跳不得者點額而回癡人向言下咬嚼似肩夜塘之水求魚相似殊不知魚已化爲龍也端師翁有頌云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不開三此頌極好只是太拙雪竇頌得極巧不傷鋒犯手舊時慶藏主愛問人如何是三級浪高魚化龍我也不必在我且問你化作龍去卽今在什麼處

不會則世諦流布羝羊觸藩守株待兔有時一句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句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句坐斷天下人舌頭有時一句隨波逐浪若也途中受用遇知音別機宜識休咎相共證明若也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以坐斷十方壁立千仞所以道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且道憑箇什麼道理還委麼試舉看

舉翠岳夏末示衆云一夏以來爲兄弟說

話開口爲看翠岳眉毛在麼只贏得眼晴
孔也失了人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灼然
地獄如箭射長慶云生也舌頭落地將雲門云關定在
跳去天下初借處不出散也

古人有晨參暮請翠岳至夏末却恁麼示衆然而不妨孤峻不妨驚天動地且道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不免說心說性說頓說漸還有這箇消息麼一等是恁麼時節翠岳就中奇特看他恁麼道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古人垂一鈞終不虛設須是有箇道理爲人

人多錯會道白日青天說無向當話無事事夏末先自說過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他且喜沒交涉這般見解謂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世若不垂示於人都無利益圖箇什麼到這裏見得透方知古人有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手段如今人問着便向言句下咬嚼眉毛上作活計看他屋裏人自然知他行履處千變萬化節角請訛着着有出身之路便能如此與他酬唱此語若無奇特雲門保福長慶三人啞啞地與他酬唱作什麼保福云作賊人心虛只因此語惹得適來說許多情解且道保福意作麼生切忌向句下覓他古人你若生情起念則換你眼睛殊不知保福下一轉語截斷翠岳脚跟長慶云生也人多道長慶隨翠岳脚跟轉所以道生也且得沒交涉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各有出身處我且問你是什麼處是生處一似作家面前金剛王寶劍直下便用若能打破常流見解截斷得夫是非方見長慶與他酬唱處雲門云關不妨奇特只是難參雲門

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看他古人臨機酬唱自然與今時人迥別此乃下句底樣子他雖如此道意決不在那裏既不在那裏且道在什麼處也須仔細自參始得若是明眼人有照天照地底手脚直下八面玲瓏靈寶為他一箇闕字和他三箇穿作一串頌出

翠品示徒這老賊教壞人家男女千古無對千箇萬箇也有分一箇半箇關字相酬不信道不妨奇特若道是怎麼人方解怎麼失錢遺罪不少和聲便打潦倒保福

同行道伴猶作道抑揚難得放行把住難去就兩箇三箇嘮嘮翠品這野狐精分明是賊道着也不妨白圭無玷這辨得麼天辨真假多只是假山僧從長慶相詰是精須是他始得眉毛生也在什麼處從頂門未得一半在上至脚跟下一莖草也

雪竇若不恁麼慈悲頌出令人見爭得名蓋知識古人如此一一皆是事不獲已蓋為後學着他言句轉生情解所以不見古人意旨如今忽有箇出來掀倒禪牀喝散大眾恠他

不得雖然如此也須實到這田地始得靈寶道千古無對他只看翠品眉毛在麼有什麼奇特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靈寶着一言半句如金剛王寶劍如踞地

獅子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若不是頂門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箇示眾直得千古無對過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靈寶為人意在什麼處你且作麼生會他道千古無對闕字相酬失錢遺罪這箇意如何直饒是具透關

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翠品失錢遺罪是靈寶失錢遺罪是雲門失錢遺罪你若透得許你具眼潦倒保福抑揚難得抑自己揚古人且道保福在什麼處是抑什麼處是揚嘮嘮翠品分明是賊且道他偷什麼來靈寶却道是賊切忌隨他語脈轉却到這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頌翠品大似白圭相似更無些瑕翳誰辨真假可謂罕有人辨得靈寶有大才所以從頭至尾一串穿却未後却方道長慶相詰眉毛生也且道

生也在什麼處急着眼看

垂示云明鏡臨臺妍醜自辨鑊錮在手殺活臨時漢去胡來漢去死中得活活中得死且道到這裏又作麼生若無透關底眼轉身處到這裏灼然不奈何且道如何是透關底眼轉身處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河北河南總說對不在河南州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關也相罵鏡你接紫相唾鏡你滾水見成公案還見麼便打

大凡參禪問道明究自己切忌揀擇言句何故不見趙州舉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又不見雲門道如今禪和子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地道這箇是上才語句那箇是就身處打出語不知古人方便門中為初機後學未明心地未見本性不得已而立箇方便語句如祖師西來單傳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那裏如此葛藤須是斬斷語言格外見諦透脫得去可謂如龍得水似虎靠山久參先德有見而未透透而未明謂之請益若是見得透請益却要語句上周旋無有疑滯久參請

益與賊過梯其實此事不在言向上所以雲門道此事若在言向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何須達磨西來汾陽十八問中此問謂之驗主問亦謂之探拔問這僧致箇問頭也不妨奇特若不是趙州也難抵對他這僧問如何是趙州趙州是本分作家便向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僧云某甲不問這箇趙州州云你問那箇趙州後人喚作無事禪賺人不少何故他問趙州州答云東門西門南門北門所以只答他趙州你若恁麼會三家村裏漢更是會佛法去只這便是破滅佛法如將魚目比况明珠似則似是則不是山僧道不在河南正在河北且道是有事是無事也須是子細始得遠錄公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指南之旨不在言詮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安邦樂業鼓腹謳歌謂之太平時節謂之無事不是拍盲便道無事須是透過關棧子出得荆棘林淨裸裸赤灑灑依前似平常人由你有事也得無事也得七縱八橫終不執無定有有般底人道本來無一星事但只遇茶

喫茶過飯喫飯此是大妄語謂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元來不曾參得透見人說心說性說玄說妙便道只是狂言本來無事可謂一盲引眾盲殊不知祖師未來時那裏喚天作地喚山作水來爲什麼祖師更西來諸方陞堂入室說箇什麼盡是情識計較若是情識計較情盡方見得透若見得透依舊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古人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到這箇田地自然淨裸裸赤灑灑若極則理論也未是安穩處在到這裏人多錯會打在無事界裏佛也不禮香也不燒似則也似爭奈脫體不是纔問着却是極則相似纔拶着七花八裂坐在空腹高心處及到臘月三十日換手拋臂已是遲了也這僧恁麼問趙州恁麼答且道作麼生摸索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畢竟如何這些子是難處所以雪竇拈出來當面示人趙州一日坐次侍者報云大王來也趙州豐然云大王萬福侍者云未到和尚州云又道來也參到這裏見到這裏不妨奇特南禪師拈

云侍者只知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知渾身泥水這些子實處諸人還知麼看取雪竇頌
句裏呈機劈面來鱗魚行水濁 莫訪趙州好 樂迦羅眼
絕纖埃撒沙撒土 莫帶累 趙州地作什麼處 東西南北門
相對開也 那裏有許多門 背天 趙州城向什麼處去無限輪鎚擊
不開自是你輪鎚 不到開也
趙州臨機一似金剛王寶劍擬議即截却你頭往往更當面換却你眼睛這僧也敢將虎鬚致箇問頭大似無事生事爭奈句中有機他既呈機來趙州也不辜負他問頭所以亦呈機答不是他特地如此蓋爲透底人自然合轍一似安排來相似不見有一外道手握雀兒來問世尊云且道某甲手中雀兒是死耶是活耶世尊遂騎門闔云你道我出耶入耶一本云世尊豎起 掌頭云開也合也外道無語遂禮拜此話便似這公案古人自是血脈不斷所以道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雪竇如此見得透便道句裏呈機劈面來句裏有機如帶兩意又似問人又似問境相似趙州不移易一絲毫便向

他道東門西門南門北門燦迦羅眼絕纖埃

此頌趙州人境俱奪向句裏呈機與他答此

謂之有機有境纔轉便照破他心膽若不如

此難塞他問頭燦迦羅眼者是梵語此云堅

固眼亦云金剛眼照見無碍不唯千里明察

秋毫亦乃定邪決正辨得失別機宜識休咎

雪竇云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鎚擊不開

既是無限輪鎚何故擊不開自是雪竇見處

如此你諸人又作麼生得此門開去請參詳

看

垂示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若論戰也

箇箇立在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

迦彌勒文殊普賢千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

飲氣吞聲若向下轉去醯鷄蟻蝶蠢動合靈

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仞儻或不上不

下又作麼生商量有條條無條攀例試舉

看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探羊僧便喝作客

且莫詳明頭影草州云老僧被汝一喝信處

也無恁麼去燒人州云老僧被汝一喝燒人

作僧又喝看取頭角似似是則州云三

頭漢若是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

生合作麼生祇對免得他道掠虛頭漢這裏

若是識存亡別休咎腳踏實地漢誰管三喝

四喝後作麼生只為這僧無語被這老漢便

據款結案聽取雪竇頌出

兩喝與三喝雷聲浩大雨點全無作者

知機變若不是作家爭驗若謂騎虎頭因

漢虎頭如何騎多少人二俱成瞎漢認

度會也有人作這見解誰瞎漢強難辨有未後

拈來天下與人看看即不無若看則兩手拈

空德麼舉且道是第幾拈

雪竇不妨有為人處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

亂喝所以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

時一喝却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

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興化道我見你諸

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喝

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氣息

一點也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有何故

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

只管胡喝亂喝作什麼臨濟道我聞汝等總

學我喝我且問你東堂有僧出西堂有僧出

頭漢若是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

生合作麼生祇對免得他道掠虛頭漢這裏

若是識存亡別休咎腳踏實地漢誰管三喝

四喝後作麼生只為這僧無語被這老漢便

據款結案聽取雪竇頌出

兩喝與三喝雷聲浩大雨點全無作者

知機變若不是作家爭驗若謂騎虎頭因

漢虎頭如何騎多少人二俱成瞎漢認

度會也有人作這見解誰瞎漢強難辨有未後

拈來天下與人看看即不無若看則兩手拈

空德麼舉且道是第幾拈

雪竇不妨有為人處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

亂喝所以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

時一喝却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

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興化道我見你諸

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喝

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氣息

一點也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有何故

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

只管胡喝亂喝作什麼臨濟道我聞汝等總

學我喝我且問你東堂有僧出西堂有僧出

頭漢若是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

生合作麼生祇對免得他道掠虛頭漢這裏

若是識存亡別休咎腳踏實地漢誰管三喝

四喝後作麼生只為這僧無語被這老漢便

據款結案聽取雪竇頌出

兩喝與三喝雷聲浩大雨點全無作者

知機變若不是作家爭驗若謂騎虎頭因

漢虎頭如何騎多少人二俱成瞎漢認

度會也有人作這見解誰瞎漢強難辨有未後

拈來天下與人看看即不無若看則兩手拈

空德麼舉且道是第幾拈

雪竇不妨有為人處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

亂喝所以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

時一喝却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

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興化道我見你諸

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喝

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氣息

一點也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有何故

兩箇齊下喝那箇是賓那箇是主你若分賓主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所以雪竇頌道作者知機變這僧雖被睦州收他却有識機變處且道什麼處是這僧識機變處鹿門智禪師點這僧云識法者懼品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黃龍心和尚道窮則變變則通這箇些子是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你若識機變舉着便知落處有般漢不管他道三喝四喝作什麼只管喝將去說什麼三十二十喝喝到彌勒佛下生謂之騎虎頭若恁麼知見不識睦州則固是要見這僧太遠在如人騎虎頭須是手中有刀兼有轉變始得雪竇道若恁麼二俱成瞎漢雪竇似倚天長劍凜凜全威若會得雪竇意自然千處萬處一時會便見他雪竇後面頌只是下注脚又道誰瞎漢且道是賓家瞎是主家瞎莫是賓主一時瞎麼拈來天下與人看此是活處雪竇一時頌了也爲什麼却道拈來天下與人看且道作麼生看開眼也着合眼也着還有人免得麼

夾山無碍禪師降魔表

慧芳附刊

臣聞三乘路廣法界無涯智海晏清十方安泰時有魔軍競起侵撓心田六賊既強心王驚動朝生百恠暮起千邪撼惑真如困勞法體菩提道路隔絕不通破壞涅槃傷殘三寶無爲珠玉悉被偷將大藏法財皆遭劫奪塵勞翳日欲火亘天飄蕩法城焚燒聖境臣乃見如斯暴亂忍佛法以難存遂與六波羅蜜商量同爲剪滅遣性空爲密使聽探魔軍見今屯在五蘊山中有八萬四千餘衆既知體勢計在剎那遂點十八界雄兵並立體空爲號人人有無碍之力箇箇懷勇健之能直心爲見性之功一正去百邪之亂攬堅固甲執三昧鏘智箭禪弓光明慧劍向大乘門中訓練寂滅山內安營三明嶺上開旗八正路邊排布遣大覺性爲捉生之將游歷四方搜求妄想之踪抄截無明之蹟復使慈悲王破三毒之暴忍辱帥伐嗔怒之城精進軍除傲慢之妖喜捨士捉慳貪之賊遠巡而魔軍大起

殺氣衝天臣乃部領摩訶一時齊入當爾之時眼不觀色耳不聽聲鼻不嗅香舌不了味身不受觸意不攀緣一志向前念念不退倏忽而魔軍大敗六賊全輪殺戮無邊掃除蕩盡生擒妄想活捉無明領向涅槃場中以慧劍斬爲三段煩惱林當時摧折人我山化作微塵癡愛網遭智火焚燒邪見林被慧風吹竭因茲三明再朗四智重圓內外無瑕廓然清淨心王坐懽喜之殿真如登解脫之樓自性遊無碍之堂三身踞法空之座從茲法界寧靜永絕驚塵共渡生死之河齊到菩提之岸魔軍既退合具奏聞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一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十卷。無校。

禪云吾已知濟來辭禪云汝不得向別處去直向高安灘頭見大愚去濟到大愚遂舉前話不知某甲過在什麼處愚云禪與麼老婆心切爲你徹困更說什麼有過無過濟忽然

大悟云黃檗佛法無多子大愚揚云你適來又道有過而今却道佛法無多子濟於大愚脇下墜三拳愚拓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一日禪示衆云牛頭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棧子在是時石頭馬祖下禪和子浩浩地說禪說道他何故却與麼道所以

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搯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十人處便去不可只圖熱鬧也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唐時愛罵人作噇酒搯漢人多喚作黃檗罵人具眼者自見佗落處大意垂一

釣釣人問衆中有人不惜身命底禪和便解恁麼出衆問佗道只如諸方匪徒領衆又作麼生也好一搜這老漢果然分疎不下便却漏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且道意在什麼處佗從上宗旨有時擒有時縱有時殺有時活

有時放有時收敢問諸人作麼生是禪中師山僧恁麼道已是和頭沒却了也諸人鼻孔在什麼處良久云穿却了也

凜凜孤風不自誇猶自不知有也端居寰海定龍蛇也要別端素也大中天子曾輕觸說什麼大中天子在大地球三度親遭弄爪牙死蝦蟆多口作什麼未爲奇特猶

是方世界乃至山河大地盡在黃檗處亡命靈竇此一頌一似黃檗真贊相似人却不得作真贊會他底句下便有出身處分明道凜凜孤風不自誇黃檗恁麼示衆且不是爭人負我自逞自誇若會這箇消息一任七縱八橫有時孤峯頂獨立有時鬧市裏橫身豈可僻守一隅愈捨愈不歇愈尋愈不見愈權荷愈沒溺古人道無翼飛天下有名傳世間盡

情捨却佛法道理玄妙奇特一時放下却較些子自然觸處現成雪竇道端居寰海定龍蛇是龍是蛇入門來便驗取謂之定龍蛇眼擒虎兇機雪竇又道定龍蛇兮眼何正擒虎兇兮機不全又道大中天子曾輕觸三度親

遭弄爪牙黃檗豈是如今惡脚手從來如此大中天子者續咸通傳中載唐憲宗有二子一日穆宗一日宣宗宣宗乃大中也年十三少而敏黠常愛跣趺坐穆宗在位時因早朝罷大中乃戲登龍林作揖羣臣勢大臣見而謂之心風乃奏穆宗穆宗見而撫歎曰我弟乃吾宗英胄也穆宗於長慶四年晏駕有三子曰敬宗文宗武宗敬宗繼父位二年內臣謀易之文宗繼位一十四年武宗即位常喚大中作癡奴一日武宗恨大中昔日戲登父位遂打殺致後苑中以不潔灌而復甦遂潛遁在香巖閑和尚會下後剃度爲沙彌未受具戒後與志閑遊方到廬山因志閑題瀑布詩云穿雲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開吟此兩句佇思久之欲釣他語脉看如何大中續云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開方知不是尋常人乃默而識之後到鹽官會中請大中作書記黃檗在彼作首座禪一日禮佛次大中見而問曰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禮拜當何所求禪云不着佛求

不着僧求禮拜當何所求禪云不着佛求

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常禮如是大中云用禮何為孽便掌大中云太倉生孽云這裏什麼所在說說說細孽又掌大中後繼國位賜黃孽為窟行沙門裴相國在朝後秦賜斷降禪師靈寶知他血脉出處使用得巧如今還有弄爪牙底麼便打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亦今時之樞要若論殺也不傷一毫若論活也喪身失命所以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且道既是不傳為什麼却有許多葛藤公案具眼者試說看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鉢葉天下山云初僧跳不出麻三斤灼然破草鞋指槐樹罵柳樹為秤鉞

這箇公案多少人錯會直是難咬嚼無你下口處何故淡而無味古人有多少答佛話或云殿裏底或云三十二相或云杖林山下竹筋鞭及至洞山却道麻三斤不妨截斷古人舌頭人多作話會道洞山是時在庫下秤麻有僧問所以如此答有底道洞山問東答西有底道你是佛更去問佛所以洞山遠路答

之死漢更有一般道只道麻三斤便是佛且得沒交涉你若恁麼去洞山向下尋討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夢見在何故言語只是戴道之器殊不知古人意只管去句中求有什麼巴鼻不見古人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見道即忘言若到這裏還我第一機來始得只這麻三斤一似長安大路一條相似舉足下足無有不是這箇話與雲門餠餅話是一般不妨難會五祖先師頌云賤賣擔板漢貼秤

麻三斤千百年滯貨無處着渾身你但打疊得情塵意想計較得失是非一時淨盡自然會去

金烏急左眼半斤快鷄翅右眼八不及火焰裏轉身玉兔速兩担鐵官某作善應何曾有輕觸如鐘在扣展事案案投機見洞山錯認定盤星自是開黎恁麼見跛驚盲應入空谷自領出去同坑無異花簇簇錦簇簇土阿誰打你鴿子死兩重公案一狀南地竹兮北地木三重重公案頭因思長慶陸大夫癡兒牽伴山僧上安頭解道合笑不合哭可呵蒼天夜嘆什麼打便

靈寶見得透所以劈頭便道金烏急玉兔速與洞山答麻三斤更無兩般日出月沒日日如是人多鮮解只管道金烏是左眼玉兔是右眼纔問着便瞋眼云在這裏有什麼交涉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道垂釣四海只釣得龍格外玄機為尋知已靈寶是出陰界底人豈作這般見解靈寶輕輕去離關擊節處畧露些子教你見便下箇注脚道善應何曾有輕觸洞山不輕許這僧如鐘在扣如谷受響大小隨應不敢輕觸靈寶一時突出心肝五臟呈似你諸人了也靈寶有靜而善應頌云觀面相呈不在多端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金鏡影動寶劍光寒直下來也魚着眼看洞山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山云渣渡門云夏在甚麼處山云湖南報慈門云幾時離彼中山云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參堂去師晚間入室親近問云某甲過在什麼處門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洞山於言下豁然大悟遂云某甲他日向無人烟處卓箇庵子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

常接待往來十方大善知識盡與伊抽却釘
拔却楔拈却臍脂帽子脫却鶻鼻布衫各令
灑灑落落地作箇無事人去門云身如椰子
大開得許大口洞山便辭去他當時悟處直
下顛脫豈同小見後來出世應機麻三斤語
諸方只作答佛話會如何是佛杖林山下竹
筋鞭丙丁童子來求火只管於佛上作道理
靈寶云若德麼作展事與投機會正似跛驚
盲龜入空谷何年日月尋得出路去花簇簇
錦簇簇此是僧問智門和尚洞山道麻三斤
意旨如何智門云花簇簇錦簇簇會麼僧云
不會智門云南地竹兮北地木僧回舉似洞
山云我不為汝說我為大衆說遂上堂云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受滯向者迷雪
寶破人情見故意引作一串頌出後人却轉
生情見道麻是孝服竹是孝杖所以道南地
竹兮北地木花簇簇錦簇簇是棺材頭邊畫
底花草還識羞麼殊不知南地竹兮北地木
與麻三斤只是阿侖與阿爹相似古人答一
轉語決是意不佞麼正似靈寶道金烏急玉

兔速自是一般寬曠只是金輪難辨魚魯參
差雪竇老婆心切要破你疑情更引箇死漢
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若論他
頌只頭上三句一時頌了我且問你都虛只
是箇麻三斤雪竇却有許多葛藤只是慈悲
忒煞所以如此陸巨大夫作宣州觀察使參
南泉泉遷化巨開喪入寺下祭却呵呵大笑
院主云先師與大夫有師資之義何不哭大
夫云道得即哭院主無語巨大哭云蒼天蒼
天先師去世遠矣後來長慶聞云大夫合笑
不合哭雪竇借此意大綱道你若作這般情
解正好笑莫哭是即是末後有一箇字不妨
請訛更道噴雪竇還洗得脫麼
垂示云雲凝大野徧界不藏雪覆蘆花難分
朕迹冷處冷如冰雪細處細如米末深深處
佛眼難窺密密處處外莫測舉一明三即且
止坐斷天下人舌頭作麼生道且道是什麼
人分上事試舉看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白馬入蘆花
道什麼點
巴陵云銀梳裏盛雪雲斷你咽喉
七花八裂

這箇公案人多錯會道此是外道宗有什麼
交涉第十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數
因見第十四祖龍樹尊者以針投鉢龍樹深
器之傳佛心宗繼為第十五祖楞伽經云佛
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馬祖云凡有言句是
提婆宗只以此箇為主諸人盡是衲僧門下
客還曾體究得提婆宗麼若體究得西天九
十六種外道被汝一時降伏若體究不得未
免着返披袈裟去在且道是作麼生若道言
句是也沒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沒交涉且
道馬大師意在什麼處後來雲門道馬大師
好言語只是無人問有僧便問如何是提婆
宗門云九十六種汝是最下一種昔有僧辭
大隋隋云什麼處去僧云禮拜普賢去大隋
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盡在這裏僧畫一圓
相以手托呈師又拋向背後隋云侍者將一
貼茶來與者僧去雲門別云西天斬頭截臂
這裏自領出去又云赤橋在我手裏西天論
議勝者手執赤橋負墮者返披袈裟從偏門
出入西天欲論議須得奉王勅於大寺中聲

鐘擊鼓然後論議於是外道於僧寺中封禁鐘鼓為之沙汰時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難遂運神通登樓撞鐘欲擯外道外道遂問樓上聲鐘者誰提婆云天外道云天是誰婆云我外道云我是誰婆云我是你外道云你是誰婆云你是狗外道云狗是誰婆云狗是你如是七返外道自知負墮伏義遂自關門提婆於是從樓上持赤幡下來外道云汝何不後婆云汝何不前外道云汝是賤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展轉醉問提婆折以無碍之辭由是歸伏時提婆尊者手持赤幡義墮者幡下立外道皆斬首謝過時提婆止之但化令削髮入道於是提婆宗大興雪竇後用此事而頌之巴陵眾中謂之鑿多口常縫坐具行脚深得他雲門脚跟下大事所以奇特後出世法嗣雲門先住岳州巴陵更不做法嗣書只將三轉語上雲門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如何是吹毛劍珊瑚枝枝撐着月如何是提婆宗銀椀菓盛雪雲門云他日老僧忌辰只舉此三轉語報恩足矣自後果不作忌辰

齊依雲門之囑只舉此三轉語然語方答此話多就事上答唯唯有巴陵恁麼道極是孤峻不妨難會亦不露些子鋒鉞八面受敵着着有出身之路有陷虎之機脫人情見若論一色邊事到這裏須是自家透脫了卻須是遇人始得所以道道吾舞笏同人會石鞮彎弓作者諳此理若無師印授擬將何法語玄談雪竇隨後拈提為入所以頌出

老新開千兵易得一將端的別是什麼端難求多口阿師端的別是什麼端一着蒙難求多口阿師端的別是什麼端見也未解道銀椀菓盛雪重公案多少人

喪身九十六箇應自知兼身在內關緊還失命九十六箇應自知兼身在內關緊還失命不知却問天邊月遠之遠矣自頌提婆宗道什麼山僧在提婆宗道什麼山僧在百雜碎打云巴着了也你且百雜碎打云巴着了也你且去新頭栽臂來與你道一句

老新開新開乃院名也端的別雪竇讚歎有分且道什麼處是別處一切語言皆是佛法山僧如此說話成什麼道理去雪竇徵露些子意道只是端的別後面打開云解道銀椀菓盛雪更與你下箇注脚九十六箇應自知負墮始得你若不知問取天邊月古人曾答

此話云問取天邊月雪竇頌了末後才路有獅子返擲之句更提起與你道提婆宗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風巴陵道銀椀菓盛雪為什麼雪竇却道赤幡之下起清風還知雪竇殺人不用刀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直至如今不會苦雲門云對一說無孔難透七花八禪家流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謂之教外別傳單傳心心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釋迦老子四十九年住世三百六十會開談頓漸權實謂之一代時教這僧拈來問云如何是一代時教雲門何不與他紛紛解說却向他道箇對一說雲門尋常一句中須具三句謂之函蓋乾坤句隨波逐浪句截斷眾流句放去收來自然奇特如斬釘截鐵教人義解卜度他底不得一大藏教只消三箇字四方八面無你穿鑿處人多錯會却道對一時機宜之事故說又道森羅及萬象皆是一法之所印謂之對一說更有道只是說那箇一法有什麼交涉非唯不會更入地獄如箭殊不知

古人意不如此所以道粉骨碎身未足辭一句了然超百億不妨奇特如何是一代時教只消道箇對一說若當頭薦得便可歸家穩坐若薦不得且伏聽處分

對一說活潑聲音猶在太孤絕傍觀有分耳不妨孤峻

千何道有無孔鐵鎚重下楔密門會名言也
是泥裏洗土塊閻浮樹下笑呵呵四州八
雲竇也是松籟昨夜驪龍拗角折非止
見箇漢同道者方別別謙款有分須是雲竇
知能有幾人知別別謙款有分須是雲竇
還有誰見來別別謙款有分須是雲竇
韶陽老人得一概在什麼處更有一概分
付阿誰德山臨濟也須

退到三千那一概
又作產生便打

對一說太孤絕雲竇讚之不及此語獨脫孤危光前絕後如萬丈懸崖相似亦如百萬軍陣無你入處只是忒然孤危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端直是孤峻且道什麼處是孤峻處天下人奈何不得這僧也是箇作家所以如此問雲門又恁麼答大似無孔鐵鎚重下楔相似雲竇使文言用得甚巧闊浮樹下笑呵呵起世經中說須彌南畔吹琉璃樹映閻浮洲中皆青色此洲

乃大樹為名閻浮提其樹縱廣七千由旬下有閻浮壇金聚高二十由旬以金從樹下出生故號閻浮樹所以雲竇自說他在閻浮樹下笑呵呵且道他笑箇什麼笑昨夜驪龍拗角折只得瞻之仰之讚歎雲門有分雲門道對一說似箇什麼如拗折驪龍一角相似到這裏若無恁麼事焉能恁麼說話雲竇一時頌了末後却道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概何不道全得如何只得一概且道那一概在什麼處直得穿過第二人

垂示云殺人刀活人劍乃上古之風規是今時之樞要且道如今那箇是殺人刀活人劍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時時作什麼雲門云倒一說平出款出不得放過草裏摘身
這僧不妨是箇作家解恁麼問頭邊謂之請益此是呈解問亦謂之藏鋒問若不是雲門也不奈他何雲門有這般手脚他既將問來不得已而應之何故作家宗師如明鏡臨臺

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從上諸聖何曾有一法與人那裏有禪道與你來你若不造地獄業自然不招地獄果你若不造天堂因自然不受天堂果一切業緣皆是自作自受古人分明向你道若論此事不在言句上若在言句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句更何用祖師西來前頭道對一說這裏却道倒一說只爭一字為什麼却有千差萬別且道論訛在什麼處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只消當頭一點若是具眼漢一點也設他不得問處既論訛答處須得恁麼其實雲門騎賊馬趕賊有者錯會道本是主家話却是實家道所以雲門云倒一說有什麼死急這僧問得好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雲門何不答他別言語却只向他道倒一說雲門一時打破他底到這裏道倒一說也是好肉上剝瘡何故言迹之與白雲萬里異途之所由生也設使一時無言無句露柱燈籠何曾

有言句還會麼若不會到這裏也須是轉動始知落處

倒一說放不下七花八裂頭腦分一節你在這在我這半河南同死同生為君訣泥裏

半河北把子共行八萬四千非鳳毛羽毛托似放你不得太然滅人

風光澤痛三十三人入虎穴唯我能知一別別有什麼到底少擾擾忽忽水裏

雪竇亦不妨作家於一句下便道分一節分

明放過一着與他把手共行他從來有放行

手段敢與你入泥入水同死同生所以雪竇

恁麼頌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

拔楔如今却因言句轉生情解只如巖頭道

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若非全

機透脫得大自在底人焉能與你同死同生

何故為他無許多得失是非滲漏處故洞山

云若要辨認向上之人真偽者有三種滲漏

情滲漏見滲漏語滲漏見滲漏機不離位墮

在毒海情滲漏智常向背見處偏枯語滲漏

體妙失宗機昧終始此三滲漏宜已知之又

有三玄體中玄句中玄玄中玄古人到這境

界全機大用過生與你同生過死與你同死

向虎口裏橫身放得手脚千里萬里隨你銜

去何故還他得這一着子始得八萬四千非

鳳毛者靈山八萬四千聖象非鳳毛也南史

云齊時謝超宗陳郡陽夏人謝鳳之子博學

文才傑俊朝中無比當世為之獨步善為文

為王國常侍王景殷淑儀薨超宗作誄奏之

武帝見其文大加歎賞曰超宗殊有鳳毛古

詩云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

知世掌絲綸美池上如今有鳳毛昔日靈山

會上四眾雲集世尊拈花唯迦葉獨破顏微

笑餘者不知是何宗旨雪竇所以道八萬四

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阿難問迦葉云

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召阿難

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着阿難遂

悟已後祖祖相傳西天此土三十三人有入

虎穴底手脚古人道不入虎穴爭得虎子雲

門是這般人善能同死同生宗師為人須至

如此據曲录木林上坐捨得教你打破容你

拈虎鬚也須是到這般田地始得具七事隨

身可以同生同死高者抑之下者舉之不足

者與之在孤峯者救令入荒草落荒草者救

令處孤峯你若入鑊湯爐炭我也入鑊湯爐

炭其實無他只要與你解粘去縛抽釘拔楔

脫却籠頭卸却角馱平田和尚有一頌最好

靈光不昧萬古徹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別

別擾擾忽忽水裏月不妨有出身之路亦有

活人之機雪竇拈了教人自去明悟生機莫

隨他語句你若隨他正是擾擾忽忽水裏月

如今作麼生得平穩去放過一着

垂示云道無橫徑立者孤危法非見聞言思

迥絕若能透過荆棘林解開佛祖縛得箇穩

密田地諸天捧花無路外道潛窺無門終日

行而未嘗行終日說而未嘗說便可以自由

自在展呼啄之機用殺活之劍直饒恁麼更

須知有建化門中一手擡一手搦猶較些子

若是本分事上且得沒交涉作麼生是本分

事試舉看

舉僧問鏡清學人呼請師啄無風起浪作

什麼你用許

般說話不得對揚遭貶則是一賓一主一問一答於問答處便有貶剝謂之對揚遭貶剝雪竇深知此事所以只向兩句下領了末後只是落草爲你注破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母雖啄不能致子之啐子雖啐不能致母之啄各不相知當啐啄之時是誰同啐啄若恁麼會也出雪竇末後句不得在何故不見香嚴道子啐母啄子覺無殺子母俱忘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玄獨脚雪竇不妨落草打葛藤道啄此一字頌鏡清答道還得活也無覺頌這僧道若不活遭人怪笑爲什麼雪竇却便道猶在殺雪竇向石火光中別細索閃電機裏辨端倪鏡清道也是草裏漢雪竇道重遭撲者難處些子是鏡清道也是草裏漢喚作鏡清換人眼睛得麼這句莫是猶在殺麼且得沒交涉那裏如此若會得繞天下行脚報恩有分山僧恁麼說話也是草裏漢天下衲僧徒名選誰不是名選者到這裏雪竇自名選不出却更累他天下衲僧且道鏡清作麼生是爲這僧處天下衲僧跳不出

垂示云斬釘截鐵始可爲本分宗師避箭畏刀焉能爲通方作者針剝不入處則且置白浪滔天時如何試舉看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大有人

有這箇林云坐久成勞魚行水濁鳥飛落

消息在林云坐久成勞毛合取狗口好作

香林道坐久成勞還會麼若會得百草頭上

罷却干戈若也不會伏聽處分古人行脚結

交擇友爲同行道伴撥草瞻風是時雲門旺

化廣南香林得出蜀與鵝湖鏡清同時先

歎湖南報慈後方至雲門會下作侍者十八

年在雲門處親得親聞他悟時雖晚不妨是

大根器居雲門左右十八年雲門常只喚遠

侍者纔應諾門云是什麼香林當時也下語

呈見解弄精魂終不相契一日忽云我會也

門云何不向上道將來又住三年雲門室中

垂大機辦多半爲他遠侍者隨處入作雲門

凡有一言一句都收在遠侍者處香林後歸

蜀初住導江水晶宮後住青城香林智門祚

和尚本浙人盛聞香林道化特來入蜀參禮

和尙本浙人盛聞香林道化特來入蜀參禮

祚乃雪竇師也雲門雖接人無數當代道行者只香林一派最盛歸川住院四十年八十七歲方遷化嘗云我四十年方打成一片凡示衆云大凡行脚參尋知識要帶眼行須分細

素看淺深始得先須立志而釋迦老子在因地時發一言一念皆是立志後來僧問如何

是室內一盞燈林云三人證龜成鼈又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古來答祖

師意甚多唯香林此一則坐斷天下人舌頭無你計較作道理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林云坐久成勞可謂言無味句無味無味之談塞斷人口無你出氣處要見便見若不

見切忌作解會香林曾遇作家來所以有雲門手段有三句體調人多錯會道祖師西來

九年面壁豈不是坐久成勞有什麼巴鼻不見他古人得大自在處他是脚踏實地無許

多佛法知見道理臨時應用所謂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雪竇因風吹火傍指出一箇

半箇

一箇兩箇千萬箇

何不一依而行之如取似

脫却籠頭卸角馱從今日去應須灑灑左

轉石轉隨後來猶自於不下影紫胡要打

劉鐵磨山僧拗折拄杖子更不行

雪竇直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撥出放教你

見聊聞舉着便會始得也不妨是他屋裏兒

孫方能恁麼道若能直下便恁麼會去不妨

奇特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頭卸角馱灑

灑落落不被生死所染不被聖凡情解所縛

上無攀仰下絕已躬一如他香林雪竇相似

何必只是千萬箇直得盡大地人悉皆如此

前佛後佛也悉皆如此苟或於言句中作解

會便似紫胡要打劉鐵磨相似其實纜舉和

聲便打紫胡參南泉與趙州岑大蟲同參時

劉鐵磨在瀉山下卓庵諸方皆不奈何他一

日紫胡得得去訪云莫便是劉鐵磨否磨云

不敢胡云左轉右轉磨云和尚莫顛倒胡和

聲便打香林答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却云坐久成勞若恁麼會得左轉右轉隨後

來也且道雪竇如此頌出意作麼生無事好

試請舉看

舉肅宗皇帝本代問忠國師百年後所

須何物預得真果然起摸盡樣光老國

師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把不可指東作西

塔樣好與國師良久云會麼得指東劃西

若而作一別國師云不會賴值不會當時更

得口似區播帝云不會與一撥教伊滿口

合需却較些子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就源却請

此事請認之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就源却請

一着放過國師遷化後認定盤星帝詔就源

問此意如何于承父業去也源云湘之

南潭之北也是把不住兩兩三雪竇着語

云獨掌不浪鳴一盲引象盲果然隨語

有黃金克一國上是天下是地無道雪竇

着語云山形拄杖子拗折了也無影樹

下合同船祖師張了也雪竇着語云海晏

河清洪波浩渺白浪瑠璃殿上無知識也

雪竇着語云拈了也賊過後張弓

肅宗代宗皆玄宗之子孫為太子時常愛參

禪為國有巨盜玄宗遂幸蜀唐本都長安為

安祿山僭據後都洛陽肅宗攝政是時忠國

師在鄧州白崖山住庵今香嚴道場是也四

十餘年不下山道行聞于帝皇上元二年勅

中使詔入內待以師禮甚敬重之嘗與帝演

無上道師退朝帝自攀車而送之朝臣皆有

慍色欲奏其不便國師具他心通而先見聖

奏曰我在天帝釋前見散粟天子如閃電光

相似帝愈加敬重及代宗臨御復延止光宅

寺十有六載隨機說法至大曆十年遷化山

南府青銜山和尚昔與國師同行國師嘗奏

帝令詔他三詔不起常罵國師就名愛利戀

着人間國師於他父子三朝中為國師他家

父子一時參禪據傳燈錄所考此乃是代宗

設問若是問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此却是

代宗問也國師緣終將入涅槃乃辭代宗代

宗問曰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也只是平常

一箇問端這老漢無風起浪却道與老僧造

箇無縫塔且道白日青天如此作什麼做箇

塔便了為什麼却道做箇無縫塔代宗也不

妨作家與你一撥道請師塔樣國師良久云

會麼奇怪這些子最是難參大小大國師被

他一撥直得口似匾擔然雖如此若不是這

老漢幾乎弄倒了多少人道國師不言處便是塔樣若恁麼會達磨一宗掃地而盡若謂良久便是亞子也合會禪豈不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贊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及

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人多向良

久處會有什麼巴鼻五祖先師拈云前面是珍珠瑪瑙後面是瑪瑙珍珠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是文殊普賢中間有箇楸子被風吹着道胡盧胡盧國師云會麼帝曰不會却較些子且道這箇不會與武帝不識是同是別雖然似則似是則未是國師云吾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請此事請詔問之雪竇拈云獨掌不浪鳴代宗不會則且置耽源還會麼只消道箇師塔樣盡大地人不奈何五祖先師拈云你是一國之師為箇什麼不道却推與弟子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便來為國師胡言漢語說道理自然會他國師說話只消一頌和庭事先出齊時湘之南潭之比

中有黃金克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耽源名應真在國師處作侍者後住吉州耽源寺時仰山未參耽源源言重性惡不可犯住不得仰山先去參性空禪師有僧問性空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性空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云近日湖南暢和尚亦為人東語西話空乃喚沙彌拽出這死屍着沙彌山後舉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耽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仰山不契後問滌山山乃呼慧寂山應諾滌云出了也仰山因此大悟云我在耽源處得體滌山處得用也只是這一箇頌子引人和解不少人多錯會道相是相見談是談論中間有箇無縫塔所以道中有黃金克一國帝與國師對答便是無影樹下合同船帝三不會遂道瑠璃殿上無知識又有底道湘是湘州之南潭是潭州之比中有黃金克一國須官家眨眼顧視云這箇是無縫塔若恁麼會不出情見只如雪竇下四轉語又作麼生會今人殊不知古人意且道湘之南潭之比

你作麼生會中有黃金克一國你作麼生會無影樹下合同船你作麼生會瑠璃殿上無知識你作麼生會若恁麼見得不妨慶快平生湘之南潭之比雪竇道獨掌不浪鳴不得已與你說中有黃金克一國雪竇道山形拄杖子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無影樹下合同船雪竇道海晏河清一時豁開戶牖八面玲瓏瑠璃殿上無知識雪竇道拈了也一時與你說了也不妨難見見得也好只是有些子錯認處隨語生解至末後道拈了也却較些子雪竇分明一時下語了後面單頌箇無縫塔子

無縫塔這一棧大小見還難非眼可澄潭大通什麼見塔見塔

不許蒼龍蟠見麼洪波浩渺茶籠向善層

落落葉眼花眼影團團通身是眼落七落花作什麼

行在轉右見麼千古萬古與人看見麼路漢作轉隨後

雪竇當頭道無縫塔見還難雖然獨露無私則是要見時還難雪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澄潭不許蒼龍蟠五祖先師道雪竇頌古一

册我只愛他澄潭不許蒼龍蟠一句猶較些
子多少人去他國師良久處作活計若恁麼
會一時錯了也不見道卧龍不鑿止水無處
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又道卧龍長怖碧
潭清若是這箇漢直饒洪波浩渺白浪滔天
亦不在裏許蟠雪竇到此頌了後頭着些子
眼目琢出一箇無縫塔隨後說道層落落影
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你作麼生看即今在
什麼處直饒你見得分明也莫錯認定盤星
垂示云一塵舉大地收一花開世界起只如
塵未舉花未開時如何着眼所以道如斬一
縷絲一斬一切斬如染一縷絲一染一切染
只如今便將葛藤截斷運出自己家珍高低
普應前後無差各各現成儻或未然看取下
文

舉俱抵和尚凡有所問有什麼消息只豎
一指這老漢也要生斷天下人舌頭熱則
天下人舌頭天下人

若向指頭上會則辜負俱抵若不向指頭上
會則生鐵鑄就相似會也恁麼去不會也恁

麼去高也恁麼去低也恁麼去是也恁麼去
非也恁麼去所以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
花欲開世界便起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現
圓明道寒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
山河大地下徹黃泉萬象森羅上通霄漢且
道是什麼物得恁麼奇怪若也識得不消一
捏若識不得礙塞殺人俱抵和尚乃婺州金
華人初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到庵直入更
不下笠持錫遠禪牀三匝云道得即下笠如
是三問俱抵無對尼便去俱抵曰天勢稍晚
且留一宿尼曰道得即宿抵又無對尼便行
抵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遂
發憤要明此事擬棄庵往諸方叅請打疊行
脚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來日有肉身菩
薩來為和尚說法不須去果是次日天龍和
尚到庵抵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只豎一指
而示之俱抵忽然大悟是他當時鄭重專注
所以桶底易脫後來凡有所問只豎一指長
慶道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道我當時若見
拗折指頭玄覺云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

居錫云只如玄沙恁麼道是肯伊是不肯伊
若肯伊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伊俱抵過在
什麼處先曹山云俱抵承當處莽鹵只認得
一機一境一種是拍手撫掌見他西園奇怪
玄覺又云且道俱抵還悟也未為什麼承當
處莽鹵若是不悟又道平生只用一指頭禪
不盡且道曹山意在什麼處當時俱抵實然
不會及乎到他悟後凡有所問只豎一指因
什麼千人萬人羅籠不住撲他不破你若用
作指頭會決定不見古人意這般禪易叅只
是難會如今人纔問着也豎指豎拳只是弄
精魂也須是徹骨徹髓見透始得俱抵庵中
有一童子於外被人詰曰和尚尋常以何法
示人童子豎起指頭歸而舉似師俱抵以刀
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俱抵召一聲童子回
首俱抵却豎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且道見
箇什麼道理及至遷化謂眾曰吾得天龍一
指頭禪平生用不盡要會麼豎起指頭便脫
去後來明招獨眼龍問國泰深師叔云古人
道俱抵只念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

生與他拈却三行咒深亦豎起一指頭招云
 不因今日爭識得這瓜州客且道意作麼生
 秘魔平生只用一枚打地和尚凡有所問只
 打地一下後被人藏却他捧却問如何是佛
 他只張口亦是一生用不盡無業云祖師觀
 此土有大乘根器唯單傳心印指示迷塗得
 之者不揀愚之與智凡之與聖且多虛不如
 少實大丈夫漢即今直下休歇去頓息萬緣
 去超生死流迴出常格縱有眷屬莊嚴不求
 自得無業一生凡有所問只道莫妄想所以
 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一機明千機萬
 機一時明如今人總不恁麼只管恣意情解
 不會他古人省要處他豈不具無機關轉換
 處為什麼只用一指頭須知俱胝到這裏有
 深處為人處要會得省力麼還他圓明道寒
 則普天普地寒熱則普天普地熱山河大地
 通上孤危萬象森羅徹下峻峻什麼處得一
 指頭禪來

下浮木 全是這箇是則是太孤峻 夜濤相
生破草鞋有什麼用處
 共接盲龜 帶天機地有什麼了期接得堪
果接得問家 作何用據今而行趨向無佛世
一箇瞎漢
 雪竇會四六文章七通八達凡是請訛奇特
 公案偏愛去頌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
 更有誰今時學者抑揚古人或賓或主一問
 一答當面提持有如此為人處所以道對揚
 深愛老俱胝且道雪竇愛他作什麼自天地
 開闢以來更有誰人只是老俱胝一箇若是
 別人須泰雜唯是俱胝老只用一指頭直至
 老死時人多邪解道山河大地也空人也空
 法也空直饒宇宙一時空來只是俱胝老一
 箇且得沒交涉曾向滄溟下浮木如今謂之
 生死海眾生在業海之中頭出頭沒不明自
 已無有出期俱胝老垂慈接物於生死海中
 用一指頭接人似下浮木接盲龜相似令諸
 眾生得到彼岸夜濤相共接盲龜法華經云
 如一眼之龜值浮木孔無沒溺之患大善知
 識接得一箇如龍似虎底漢教他向有佛世
 界互為賓主無佛世界坐斷要津接得箇首

龜堪作何用
 垂示云堆山積嶽撞牆壁佇思停機一場
 苦屈或有箇漢出來掀翻大海踴倒須彌喝
 散白雲打破虛空直下向一機一境坐斷天
 下人舌頭無你近傍處且道從上來是什麼
 人曾恁麼試舉着

舉龍牙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諸方
也要 勸過微云與我過禪板來 用禪板作什麼
勸過微云 牙過禪板與翠微 也是把不住駕與龍
承微接得便打 看打得箇死漢清甚 牙
當微接得便打也落在第二頭了也

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 在第二
頭賊過 後張弓牙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諸方昔公案再問 濟云與我過蒲團來 諸
將來不直半分錢 濟云與我過蒲團來 濟
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 牙取蒲團過與
臨濟 依箭把不住依箭不你 濟接得便打
臨濟 依箭把不住依箭不你 濟接得便打

蓋可惜打這般 死漢一機脫出 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
師西來意 謝得便宜賊過後張弓

翠微芝和尚云當時如是今時衲子皮下還
 有血麼馮山詰云翠微臨濟可謂本分宗師
 龍牙一等是撥草瞻風不妨與後人作龜鑑

對揚深愛老俱胝 龜兒事件而道方知
不免是一機一境 宇宙空來更有誰 兩箇三箇更有 曾向滄溟

住院後有僧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牙云肯即肯只是無祖師西來意龍牙瞻前顧後應病與藥大為則不然待伊問和尚當時還肯二尊宿麼明不明劈骨便打非惟扶豎翠微臨濟亦不辜負來問石門聰云龍牙無人揆着猶可被箇衲子挨着失却一隻眼雪竇云臨濟翠微只解把住不解放開我當時如作龍牙待伊索蒲團禪板拈起劈面便打五祖戒云和尚得恁麼面長或云祖師土宿臨頭黃龍新云龍牙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既明則明矣因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會麼棒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真金火裏看大凡激揚要妙提唱宗乘向第一機下明得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儻或躊躇落在第二這二老漢雖然打風打雨驚天動地要且不曾打着箇明眼漢古人參禪多少辛苦立大丈夫志氣經歷山川叅見尊宿龍牙先參翠微臨濟後參德山遂問學人仗鎧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引頸云因牙云師頭落也山微笑便休去次到洞山洞山問近離甚處牙云

德山來洞山云德山有何言句牙遂舉前話洞山云他道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莫道無語且試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於此有省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德山聞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什麼用處從他擔老僧頭遠天下走龍牙根性聰敏擔一肚皮禪行脚直向長安翠微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取禪板與微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取蒲團與臨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他致箇問端不妨要見他曲录木床上老漢亦要明自己一段大事可謂言不虛設機不亂發出在做工夫處不見五洩叅石頭先自約曰若一言相契即住不然即去石頭據座洩拂袖而出石頭知是法器即垂開示洩不領其旨告辭而出至門石頭呼之云闍黎洩回顧石頭云從生至死只是這箇回頭轉腦更莫別求洩於言下大悟又麻

谷持錫到章敬遠禪床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又到南泉依前遠床振錫而立南泉云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南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古入也不妨要提持透脫此一件事如今人繞問着全無些子用工夫處今日也只是恁麼明日也只是恁麼你若只恁麼盡未來際也未有了日須是抖擻精神始得有少分相應你看龍牙發一問道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微接得便打牙當時取禪板時豈不知翠微要打他也不得便道他不曾為什麼却過禪板與他且道當機承當得時合作麼生他不向活水處用自去死水裏作活計一向作主宰便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又走去河北叅臨濟依前恁麼問濟云與我過蒲團來牙過與濟接得便打牙云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且道二尊宿又不同法嗣為什麼答處相似用處一般須知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為他後來住院

有僧問云和尚當時見二尊宿是肯他不肯他牙云肯則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爛泥裏有刺放過與人已落第二這老漢把得定只做得洞下尊宿若是德山臨濟門下須知別有生涯若是山僧則不然只向他道肯即未肯要且無祖師西來意不見僧問大梅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梅云西來無意鹽官聞云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聞云鹽官是作家雲寶道三箇也有只如這僧問祖師西來意却向他道西來無意你若恁麼會墮在無事界裏所以道須叅活句莫叅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龍牙恁麼道不妨盡善古人道相續也大難他古人一言一句不亂施為前後相照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賓主歷然互換縱橫若要辨其親切龍牙雖不昧宗乘爭奈落在第二頭當時二尊宿索禪板蒲團牙不可不知他意是他要用他胸襟裏事雖然如是不妨用得太峻龍牙恁麼問二老恁麼答為什麼却無祖師西來意到這裏須知別有箇奇特處雪竇拈出令

人看

龍牙山裏龍無眼瞎說別人即得洗裏死水何曾振古風
及天下人出頭不得禪板蒲團不能用
敬阿誰說你要禪板蒲團只作什麼莫是分付關緊麼
 應分付與盧公也則分付不着添補莫作遠般見解

雪竇據款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什麼處甚處是無眼甚處是死水裏到這裏須是有變通始得所以道澄潭不許蒼龍蟠死水何曾有擇龍不見道死水不藏龍若是活底龍須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去此言龍牙走入死水中去被人打他却道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招得雪竇道死水何曾振古風雖然如此且道雪竇是扶持伊是滅他威光人多錯會道為什麼只應分付與盧公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與人大凡參請須是向機上辨別方見他古人相見處禪板蒲團不能用翠微云與我過禪板來牙過與他豈不是死水裏作活計分明是駕與青龍只是他不解騎是不能用也只應分付與盧公往往喚作六祖非也不曾分付與人若道分付

與人要用打人却成箇什麼去昔雪竇自呼為盧公他題胸迹自貽云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而今高卧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雪竇要去龍牙頭上行又恐人錯會所以別頌要前人疑解雪竇復拈云

這老漢也未得勦絕復成一頌灼然能有人知自

如較一半難 盧公付了亦何憑意大也計
有未後句
 誰得較 坐倚休將繼祖燈草裏漢打入黑山下坐落
空裏話
 堪對暮雲歸未合一箇半箇懸著脚
去也
 遠山無限碧層層塞却你眼更知你耳沒
海深坑更赤三十年

盧公付了亦何憑有何憑據直須向這裏恁麼會去更莫守株待兔觸牒前一時打破無一點事在胸中放教洒洒落落地又何必要憑或坐或倚不消作佛法道理所以道坐倚休將繼祖燈雪竇一時拈了也他有箇轉身處末後自露箇消息有些子好處道堪對暮雲歸未合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暮雲歸欲合未合之時你道作麼生遠山無限碧層層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到這裏得失是非一時坐斷洒洒落落始較些子遠山無限碧層層

且道是文殊境界耶是普賢境界耶是觀音
境界耶到此且道是什麼人分上事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二

佛果園悟禪師碧岩集卷第三

馮三

林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 湛閣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錦上鋪花脫籠頭卸

角獸太平時節或若辨得格外句舉一明三

其或未依然舊伏聽處分

舉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如何鉤在不

泥裏洗土塊那智門云蓮花一二三四五

裏得這消息未智門云蓮花六七七八九

下僧云出水後如何計入莫向黑窟裏作活

云荷葉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江南

智門若是應機接物猶較些子若是截斷眾

流千里萬里且道這蓮花出水與未出水是

一是二若恁麼見得許你有箇入處雖然如

是若道是一顛預佛性儻個真如若道是二

心境未忘落在解路上走有什麼歇期且道

古人意作麼生其實無許多事所以投子道

你但莫着名言數句若了諸事自然不着即

無許多位次不同你一切法一切法攝不得

本無得失夢幻如許多名目不可強與佗安

立名字誑說你諸人得麼你諸人問故所以

有言你若不問教我向你道什麼即得一切

事皆是你將得來都不干我事古人道欲識

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不見雲門舉僧問靈

雲云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豎起拂子僧云出

世後如何雲亦豎起拂子雲門云前頭打着

後頭打不着又云不說出與不出何處有伊

問時節也古人一問一答應時應節無許多

事你若尋言逐句了無交涉你若能言中透

得言意中透得意機中透得機放令閑閑地

方見智門答話處問佛未出世時如何牛頭

未見四祖時如何班石內混沌未分時如何

父母未生時如何雲門道從古至今只是一

段事無是非無得失無生與未生古人

到這裏放一綫道有出有入若是未了底人

扶籬摸壁依草附木或教他放下又打入莽

莽蕩蕩荒然處去若是得底人二六時中不

依倚一物雖不依倚一物若露一機一境作

麼生摸索他這僧問道蓮花未出水時如何

智門云蓮花便只攔門一答不妨奇特諸方

皆謂之顛倒語那裏如此不見岳頭道常貴

未開口已前猶較些子古人露機處已是漏

逗了也如今學者不省古人意只管去理論

出水與未出水有什麼交涉不見僧問智門

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

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看他如此對答天下

人討他語脉不得或有人問夾山道蓮花未

出水時如何只對他道露柱燈籠且道與蓮

花是同是別出水後如何對他道杖頭挑日

月脚下太泥深你且道是不是且莫錯認定

盤星雪竇忒煞慈悲打破人情解所以頌出

蓮花荷葉報君知老婆心切見成出水何

如未出時泥裏洗土塊分開也江北江南

問王老主人公在什麼處問王老一狐疑

了一狐疑師作什麼你自踏破草鞋

智門本是浙人得得入川參香林既徹却回

住隋州智門雪實是他的子見得好窮玄極

妙直道蓮花荷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

這裏要人直下便會山僧道未出水時如何

露柱燈籠出水後如何杖頭挑日月脚下太

泥深你且莫錯認定盤星如今人咬人言句

者有甚麼限你且道出水時是什麼時節未出水時是什麼時節若向這裏見得許你親見智門雪竇道你若不見江北江南問王老雪竇道你只管去江北江南問尊宿出水與未出水江南添得兩句江北添得兩句一重添一重展轉生疑且道何時得不疑去如野狐多疑冰凌上行以聽水聲若不鳴方可過河參學人若一狐疑了。一狐疑幾時得平穩去

垂示云大方無外細若隣虛擒縱非他卷舒在我必欲解粘去縛直須削迹吞聲人人坐斷要津箇箇壁立千仞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舉雪峰示眾云南山有一條龍鼻蛇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大小大怪汝等諸人切須好看事不妨令人疑着汝等諸人切須好看因一場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喪身失命昔州人送賊僧舉似玄沙同坑無異土以已妨人如見禪殿動相憐玄沙云須是菝兄始得雖然如此我同病不憊麼不免作野狐精見解是僧云和尚作麼生也好道老漢玄沙云用南山作什

麼釣魚船上謝三即只這野狐精雲門以拄杖攔向雪峰面前作怕勢一子親得一等是弄精魂諸人試辨看

你若平展一任平展你若打破一任打破雪峰與巖頭欽山同行凡三到投子九上洞山後參德山方打破漆桶一日率巖頭訪欽山至龍山店上阻雪巖頭每日只是打睡雪峰一向坐禪巖頭喝云瞋眠去每日牀上恰似七村裏土地相似作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峰自點眉云某甲這裏未穩在不敢自瞞頭云我將謂你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庵描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峰云某甲實未穩在頭云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道來是處我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割却峰遂舉見鹽官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頭云此去三十年切忌舉着峰又舉見洞山過水須得箇入處頭云若與麼自救不了後到德山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道什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遂喝云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峰云他後如何

即是頭云他日若欲描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胃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峰於言下大悟便禮拜起來連聲叫云今日始是龍山成道今日始是龍山成道後回閩中住象骨山自貽作頌云人生倏忽暫須臾浮世那能得久居出嶺纔登三十二入閩早是四旬餘他非不用頻頻舉已過應須旋旋除奉報滿朝朱紫貴閩王不怕佩金魚凡上堂示眾云一一蓋天蓋地更不說玄說妙亦不說心說性突然獨露如火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似太阿劍擬之則喪身失命若也佇思停機則沒交涉只如百丈問黃檗甚處去來檗云大雄山下採菌去來丈云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便拈斧作斫勢檗遂打百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陞座謂眾云大雄山有一大蟲汝等諸人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趙州凡見僧便問曾到此間麼云曾到或云不曾到州總云喫茶去院主云和尚尋常問僧曾到與不曾到總道喫茶去意旨如何州云院主主應諾州云喫茶去紫胡門下立一

牌牌上書云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
 腰下取人脚擬議則喪身失命或新到纔相
 看師便喝云看狗僧纔回首師便歸方丈下
 如雪峰道南山有一條龍鼻蛇汝等諸人切
 須好看正當恁麼時你作麼生祇對不躡前
 蹤試請道看到這裏也須是會格外句始得
 一切公案語言舉得將來便知落處看他恁
 麼示衆且不與你說行說解還將情識測度
 得麼是他家兒孫自然道得恰好所以古人
 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言須有格外句
 須要透關若是語不離窠窟墮在毒海中也
 雪峰恁麼示衆可謂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長
 慶玄沙皆是他家屋裏人方會他恁麼說話
 只如雪峰道南山有一條龍鼻蛇諸人還知
 落處麼到這裏須是具通方眼始得不見真
 淨有頌云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雲門能
 唱和長慶解隨邪古曲無音韻南山龍鼻蛇
 何人知此意端的是玄沙只如長慶恁麼祇
 對且道意作麼生到這裏如擊石火似閃電
 光方可構得若有纖毫去不盡便搆他底不

得可惜許人多向長慶言下生情解道堂中
 纔有開處便是喪身失命有者道元無一星
 事平白地上說這般話疑人人問他道南山
 有一條龍鼻蛇你便疑著若恁麼會且得沒
 交涉只去他言語上作活計既不恁麼會又
 作麼生會後來有僧舉似玄沙玄沙云須是
 稜兄始得雖然如是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
 又作麼生沙云用南山作什麼但看玄沙語
 中便有出身處便云用南山作什麼若不是
 玄沙也大難酬對只如他恁麼道南山有一
 條龍鼻蛇且道在什麼處到這裏須是向上
 人方會恁麼說話古人道釣魚船上謝三郎
 不愛南山龍鼻蛇却到雲門以拄杖攬向雪
 峰面前作怕勢雲門有弄蛇手脚不犯鋒銜
 明頭也打着暗頭也打着他尋常為人如舞
 太阿劍相似有時飛向人眉毛眼睫上有時
 飛向三千里外取人頭雲門攬拄杖怕勢
 且不是弄精魂他莫也是喪身失命麼作家
 宗師終不去一言一句上作活計雪竇只爲
 愛雲門契證得雪峰意所以頌出

象骨巖高人不到二箇萬箇者須
 是弄蛇手是精識精是賊識賊成學作
 師備師不奈何放過一着喪身失命有多
 少罪不重科詔陽知猶較些子這老漢只
 作伎重撥草落草漢有什麼用處南北東
 西無處討有麼有麼忽然突出拄杖頭高
 着眼拋對雪峰大張口自作自受吞却千
 便打拋對雪峰大張口箇箇箇箇天下人稱
 索不着然大張口兮同閃電兩重公案果
 句剔起眉毛還不見五期四後
 今在什麼處如今藏在乳峰前大小雪竇也作
 這去就山僧今來者一一看方便脚跟下
 看看取上座脚跟下者一箭了也後張弓第二頭第
 三頭重言不當吃
 象骨巖高人不到者須是弄蛇手雪峰山
 下有象骨巖雪峰機鋒高峻罕有人到他處
 雪竇是他屋裏人毛羽相似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也須是通方作者共相證明只這龍鼻
 蛇也不妨難弄須是解弄始得若不解弄反
 被蛇傷五祖先師道此龍鼻蛇須是有不傷
 犯手脚底機於他七寸上一捏捏住便與老

僧把手共行長慶玄沙有這般手脚雪竇道
稜師備師不奈何人多道長慶玄沙不奈何
所以雪竇獨美雲門且得沒交涉殊不知三
人中機無得失只是有親疎且問諸人什麼
處是稜師備師不奈何處喪身失命有多少

此頌長慶道今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到
這裏須是有弄蛇手子細始得雪竇出他雲
門所以一時撥却獨存雲門一箇道韶陽知
重撥草蓋為雲門知他雪峰道南山有一條
龍鼻蛇落處所以重撥草雪竇頌到這裏更

有妙處云南北東西無處討你道在什麼處
忽然突出拄杖頭元來只在這裏你不可便
向拄杖頭上作活計去也雲門以拄杖攬向
雪峰面前作怕勢雲門便以拄杖作龍鼻蛇
用有時却云拄杖子化為龍吞却乾坤了也

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只是一條拄杖子有時
作龍有時作蛇為什麼如此到這裏方去古
人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頌道拋對雪
峰大張口大張口今同閃電雪竇有餘才拈
出雲門毒蛇云只這大張口今同閃電相

似你若擬議則喪身失命別起眉毛還不日
向什麼處去也雪竇頌了須去活處為人將
雪峰蛇自拈自弄不妨殺活臨時要見麼云
如今藏在乳峰前乳峰乃雪竇山名也雪竇
有頌云石牕四顧滄溟寥寥不許白雲白

長慶玄沙雲門雖弄得了不見却云如今藏
在乳峰前來者一一看方便雪竇猶涉廉纖
在不言便用却高聲喝云看脚下從上來有
多少人拈弄且道還曾傷着人不曾傷着人
師便打

垂示云玉將火試金將石試劍將毛試水將
杖試至於衲僧門下一言一句一機一境一
出一入一挨一撥要見深淺要見向背且道
將什麼試請舉看

舉保福長慶遊山次落草漢福以手指云
只這裏便是妙峰頂平地起骨堆切磨
云是則是可惜許若不是眼眼相照後被
坑埋雪竇着語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
什麼不妨滅人筋兩猶按劍復云百千年後不
道無只是少雲居羅漢後舉似鏡清好

百清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鬪讎遊野
如大地法法悲殺人奴見轉悲
設使臨濟德山出來也須與棒
者方

保福長慶鏡清總承嗣雪峯他三人同得同
證同見同聞同拈同用一出入連相挨按
蓋為他是同條生底人舉着便知落處在雪

峰會裏居常問答只是他三人古人行住坐
卧以此道為念所以舉着便知落處一日遊
山次保福以手指云只這裏便是妙峰頂如
今禪和子恁麼問着便只口似匾擔賴值問
着長慶你道保福恁麼道箇什麼古人如

此要驗他有眼無眼是他家裏人自然知他
落處便對他道是即是可惜許且道長慶恁
麼道意旨如何不可一向恁麼去也似則似
罕有等問無一星事賴是長慶識破他雪竇
着語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什麼且道落

在什麼處復云百千年後不道無只是少雪
竇解點留正似黃筍道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雪竇恁麼道也不妨險峻若不是同聲相應
爭得如此孤危奇怪此謂之着語落在兩邊
雖落在兩邊却不住兩邊後舉似鏡清清云

若不是孫公便見觸體偏野孫公乃長慶俗
 姓也不見僧問趙州如何是妙峰孤頂州云
 老僧不答你這話僧云爲什麼不答這話州
 云我若答你恐落在平地上教中說妙峰孤
 頂德雲比丘從來不下山善財去參七日不
 逢一日却在別峰相見及乎見了却與他說
 一念三世一切諸佛智慧光明普見法門德
 雲既不下山因什麼却在別峰相見若道他
 下山教中道德雲比丘從來不曾下山常在
 妙峰孤頂到這裏德雲與善財的在別裏
 自後李長者打葛藤打得好道妙峰孤頂是
 一味平等法門一一皆真一一皆全向無得
 無失無是非處獨露所以善財不見到稱
 性處如眼不自見耳不自聞指不自觸如刀
 不自割火不自燒水不自洗到這裏教中大
 有老婆相爲處所以放一線道於第二義門
 立賓立主立機境立問答所以道諸佛不出
 世亦無有涅槃方便度家生故現如斯事且
 道畢竟作麼生免得鏡清雪竇恁麼道去當
 時不能拍指相應所以盡大地人觸體偏野

鏡清恁麼證將來那兩箇恁麼用將來雪竇
 後面須出更顯煥頌云

妙峰孤頂草離離和身沒却脚下拈得分
 明付與誰用作什麼大地沒人知就果極
 不是孫公辨端的錯着箭着賊觸體着地

幾人知更不再活如麻似粟閉

妙峰孤頂草離離草裏覓有什麼了期拈得
 分明付與誰什麼處是分明處須保福道只
 這裏便是妙峰頂不是孫公辨端的孫公見
 什麼道理便云是則是可惜許只如觸體着
 地幾人知汝等諸人還知麼瞎

垂示云高高峰頂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
 行佛眼覷不見直鏡眼似流星機如掣電未
 免靈龜曳尾到這裏合作麼生試舉看

舉劉鐵磨到瀉山不妨難湊泊道山云老

特牛汝來也點探竿影單向磨云來日臺

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箭不虛發大磨打
 連收來太遲瀉山放身卧中也你向什麼處見
 有好思量磨便出去機而作
 劉鐵磨也如擊石火似閃雷光擬議則喪身

失命禪道若到緊要處那裏有許多事他作
 家相見如隔牆鼻角便知是牛隔山見煙便
 知是火撥着便動捺着便轉瀉山道老僧百
 年後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
 書五字云瀉山僧某甲且正當恁麼時喚作

瀉山僧即是喚作水牯牛即是如今人問着

管取分疎不下劉鐵磨久叅機鋒峭峻人號
 爲劉鐵磨去瀉山十里卓庵一日去訪瀉山
 山見來便云老特牛汝來也磨云來日臺山
 大會齋和尚還去麼瀉山放身便卧磨使出
 去你看他一如說話相似且不是禪又不是

道喚作無事會得麼瀉山去臺山自隔數千
 里劉鐵磨因什麼却令瀉山去齋且道意旨
 如何這老婆會他瀉山說話絲來線去一放

一收互相酬唱如兩鏡相照無影像可觀機
 機相副句句相投如今人三搭不迴頭這老
 婆一點也瞞他不得這箇却不是世諦情見
 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
 是他知有向上事所以如此如今只管做無
 事會四祖演和尚道莫將有事爲無事往往

1229 42

事從無事生你若參得透去見他恁麼如尋
常人說話一般多被言語隔碍所以不會准
是知音方會他底只如乾峰示眾云舉一不
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
日有一僧從天台來却往南岳去乾峰云典
座今日不得普請看他兩人放則雙放收則
雙收為仰下謂之境致風塵草動悉究端倪
亦謂之隔身句意通而語隔到這裏須是左
撥右轉方是作家

曾騎鐵馬入重城憤戰作家塞外勅下傳
將軍七事隨身

聞六國清狗街故書實中天
子爭秦海晏河清猶握金鞭問
歸客是什麼消息一條拄杖兩
人杖相招同往又同來夜深誰共

御街行若向瀟湘我
且通行作什麼

雪竇頌諸方以為極則一百頌中這一頌最
具理路就中極妙貼體分明頌出曾騎鐵馬
入重城頌劉鐵磨恁麼來勅下傳聞六國清
頌瀛山恁麼問猶握金鞭問歸客頌磨云來
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夜深誰共御街
行頌瀛山放身便臥磨便出去雪竇有這般
才調急切處向急切處頌緩緩處向緩緩處

頌風穴亦曾拈同雪竇意此頌諸方皆美之
高高峰頂立魔外莫能知深深海底行佛眼
覷不見看他一箇放身卧一箇便出去若更
周遮一時求路不見雪竇頌最好是曾騎
鐵馬入重城若不是同得同證馬能恁麼且
道得箇什麼意不見僧問風穴瀛山道老特
牛汝來也意旨如何穴云白雲深處金龍躍
僧云只如劉鐵磨道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
運去麼意旨如何穴云碧波心裏玉兔驚僧
云瀛山便作卧勢意旨如何穴云老倒踈慵
無事日開眼高卧對青山此意亦與雪竇同
也

垂示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羣陷於
流俗忽若擊石火裏別縑素閃電光中辨紛
活可以坐斷十方壁立千仞還知有恁麼時
節麼試舉看

舉蓮花峰庵主拈拄杖示眾云看頂門上
也是時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不可
人窺窟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不可
空裏釘椽眾無語千箇萬箇如麻似粟却
權立化城眾無語較些子可惜許一粥後
鵝自代云為他途路不得力猶爭半月程

設使得力堪作什復云畢竟如何千人萬
箇塵生却千人萬箇又自代云柳標橫擔不
人中一箇兩箇會也好與三十棒只
為他擔板腦後見
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往來

諸人還裁辨得蓮花峰庵主麼脚跟也未點
地在國初時在蘆山蓮花峰卓庵古人既得
道之後茅茨石室中折脚鐺兒內煮野菜根
喫過日且不求名利放曠隨緣垂一轉語且
要報佛祖恩傳佛心印纔見僧來便拈拄杖
云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前後二十餘
年終無一人答得只這一問也有權有實有
照有用若也知他圈續不消一捏你且道因
什麼二十年如此問既是宗師所為何故只
守一槩若向箇裏見得自然不向情塵上走
凡二十年中有多少人與他平展下語呈見
解做盡伎倆設有箇道得也不到他極則處
況此事雖不在言句中非言句即不能辨不
見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所以驗人端的處
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無他只要
見你知有不知有他見人不會所以自代云

為他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契機
 幾曾失却宗旨古人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
 規矩如今只管撞將去便了得則得爭奈顛
 預籠倘若到作家漢將三要語印空印泥印
 水驗他便見方水逗圓孔無下落處到這裏
 討一箇同得同證臨時向什麼處求若是知
 有底人開懷通箇消息有何不可若不遇人
 且卷而懷之且問你諸人拄杖子是衲僧尋
 常用底因什麼却道途路不得力古人到此
 不肯住其實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石室菩薩
 和尚當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眾云過去諸
 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前諸佛也恁
 麼雪峰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眾云這箇只
 為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人來
 時如何峰拈拄杖便去雲門云我即不似雪
 峰打破狼籍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雲門便打
 大凡參問也無許多事為你外見有山河大
 地內見有見聞覺知上見有諸佛可求下見
 有眾生可度且須一時吐却然後十二時中
 行住坐卧打成一片雖在一毛頭上寬若大

千沙界雖居鑊湯熾炭中如在安樂國土雖
 居七珍八寶中如在茅茨蓬蒿下這般事若
 是通方作者到古人實處自然不費力他見
 無人構得他底復自微云畢竟如何又奈何
 不得自云柳樑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
 去這箇意又作麼生且道指什麼處為地頭
 不妨句中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自放自
 收豈不見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
 是什麼僧云不識嚴云一條拄杖也不識嚴
 復以拄杖地上刮一下云還識麼僧云不識
 嚴云土窟子也不識嚴復以拄杖擔云會麼
 僧云不會嚴云柳樑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
 萬峰去古人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雪竇有
 頌云誰當機舉不賺亦還希摧殘峭峻銷鑿
 玄微重開曾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兔乍圓乍
 缺金烏似飛不飛處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
 水共依依因什麼山僧道腦後見腮莫與往
 來纔作計較便是黑山鬼窟裏作活計若見
 得徹信得及千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奈何
 不得動着揆着自然有殺有活雪竇會他意

道直入千峰萬峰去方始成須要知落處看
 取雪竇頌云
 眼裏塵沙耳裏土像三百諸鷓鴣突突
有什麼限更有甚麼漢
 千峰萬峰不肯住你向什麼處去且
道是什麼消息落花
 流水太茫茫好箇消息問它之機徒勞
作思左顧右視萬劫別
 起眉毛何處去脚跟下更踏一對眼元來
只在這裏還求得庵主脚
 跟蹤雖然如是也須是到這田地始得打云為什麼只在這裏
 雪竇頌得甚好有轉身處不守一隅便道眼
 裏塵沙耳裏土此一句須蓮花峰庵主衲僧
 家到這裏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於一切時中
 如癡似兀不見南泉道學道之人如癡鈍者
 也難得禪月詩云常憶南泉好言語如斯癡
 鈍者還希法燈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
 南泉又道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唯有
 虛行者不會佛法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且
 道佛法與道相去多少雪竇拈云眼裏裹着沙
 不得耳裏裹着水不得或有箇漢信得及把
 得住不受人瞞祖師言教是什麼熱碗鳴聲
 便請高掛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
 人又云眼裏裹着得須彌山耳裏裹着得大海水

有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
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拄杖亦是一員
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得恁麼也得然後
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正
是這般生鐵鑄就底漢何故或遇惡境界或

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悉皆如夢相似不知
有六根亦不知有且暮直饒到這般田地切
忌守寒灰死火打入黑漫漫處去也須是有
轉身一路始得不見古人道莫守寒巖異草
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所以蓮花峰庵主道爲
他途路不得力直須是千峰萬峰去始得且
道喚什麼作千峰萬峰雪竇只愛他道柳標
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所以頌出且
道向什麼處去還有知得去處者麼落花流
水太茫茫落花紛紛流水茫茫閃電之機眼
前是什麼別起眉毛何處去雪竇爲什麼也
不知他去處只如山僧道適來舉拂子且道
即今在什麼處你諸人若見得與蓮花峰庵
主同參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去
參詳看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言中有轉句
人有眼裏呈機丈云獨坐大雄峰傑
不曾見傑丈獨坐大雄峰傑
俱敗僧禮拜人見僧也有丈便打宗師何故來言
不置今不虛行

臨機具眼不顧危亡所以道不入虎穴爭得
虎子百丈尋常如虎插翅相似這僧也不避
死生敢將虎鬚便問如何是奇特事這僧也
具眼百丈便與他擔荷云獨坐大雄峰其僧
便禮拜納僧家須是別未問已前意始得這
僧禮拜與尋常不同也須是具眼始得莫教
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只這僧
問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獨坐大雄峰僧禮
拜丈便打看他放去則一時俱是收來則掃
蹤滅跡且道他便禮拜意旨如何若道是好
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麼若道是不好他禮
拜有什麼不得處到這裏須是識休咎別緇
素立向千峰頂上始得這僧便禮拜似將虎
鬚相似只爭轉身處頗值百丈頂門有眼肘
後有符照破四天下深辨來風所以便打若
是別人無奈他何這僧以機投機以意違意

他所以禮拜如南泉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
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去
也時趙州出衆云和尚棒教誰與泉云王老
師有什麼過州禮拜宗師家等閑不見他受
州處纔到當機拈弄處自然活潑潑地五祖

先師常說如馬前相撲相似你但常教見聞
聲色一時坐斷把得定作得主始見他百丈
且道放過時作麼生看取雪竇頌出云

祖域交馳天馬駒五百平一間生千人萬
父化門舒卷不同途已在言前深處得自

電光石火存機變勢面來也左轉右轉還
堪笑人來捋虎鬚好與三十棒重賞之下
命放過關茶一着

雪竇見得透方乃頌出天馬駒日行千里橫
行豎走奔驟如飛方名天馬駒雪竇頌百丈
於祖域之中東走向西西走向東一來一往
七縱八橫殊無少礙如天馬駒相似善能交
馳方見自由處這箇自是得他馬祖大機大
用不見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打
云我若不打你天下人笑我去在又問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你道僧近前
祖劈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謀看他恁麼得大
自在於建化門中或卷或舒有時舒不在卷
處有時卷不在舒處有時卷舒俱不在所以
道同塗不同轍此項百丈有這般手脚雪竇

道電光石火存機變須這僧如擊石火似閃

電光只在此子機變處處頭道却物為上逐

物為下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雪竇道機

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若轉不得有什麼用

處大丈夫漢也須是識些子機變始得如今

人只管供他款被他穿却鼻孔有什麼了期

這僧於電光石火中能存機變便禮拜雪竇

道堪笑人來捋虎鬚百丈似一箇大蟲相似

堪笑這僧去捋虎鬚

垂示云問一答十舉一明三見免放鷹因風

吹火不惜眉毛則且置只如入虎穴時如何

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是什麼時

七人亡雲門云體露金風掃天柱地斬釘

家破酒酒平戴鐵淨線線赤

步青霄

若向箇裏薦得始見雲門為人處其或未然
依舊只是指鹿為馬眼瞎耳聾誰人到這境
界且道雲門為復是答他話為復是與他酬
唱若道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道與他唱和
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畢竟作麼生你若見
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

入鬼窟裏去大凡扶豎宗乘也須是全身擔

荷不惜眉毛向虎口橫身任他橫拖倒拽若

不如此爭能為得人這僧致箇問端也不妨

險峻若以尋常事看他只似箇管閑事底僧

若據衲僧門下去命脉裏觀時不妨有妙處

且道樹凋葉落是什麼人境界十八問中此

謂之辨主問亦謂之借事問雲門不移易一

絲毫只向他道體露金風答得甚妙亦不敢

辜負他問頭蓋為他問處有眼答處亦端的

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若是知音底

舉着便知落處你若向雲門語脉裏討便錯

了也只是雲門口中多愛惹人情解若作情

解會未免畏我兒孫雲門愛恁麼騎賊馬赴

賊不見僧問如何是非思量處門云識情難

測這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
句中不妨把斷要津不通凡聖須會他舉一
明三舉三三一你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
拔箭他一句中須具三句函蓋乾坤句隨波
逐浪句截斷眾流向自然恰好雲門三句中

且道用那句接人試辨看頌曰

既問有宗深辨來風答亦攸全坐有兩般

功不三句可辨上中下如今是第幾句須

浪施一鏃連空中過北望新羅大野兮涼颯颯

颯颯着天匝地還覺骨毛長天兮疎雨濛濛

風灑灑上漫漫脚下漫漫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

客更有不啻啻漢帶累殺靜依熊耳一叢

叢關眼也着合眼也着老窠裏作活計眼

聾耳聾難到這境界不先打折你板齒

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古人言不

虛設所以道大凡問箇事也須識些子好惡

若不識尊卑去就不識淨觸信口亂道有什

麼利濟凡出言吐氣須是如鉗如鈎有鈎有

鏤須是相續不斷始得這僧問處有宗旨雲

門答處亦然雲門尋常以三句接人此是極

則也雪竇頌這公案與頌大龍公案相類三

句可辨一句中具三句若辨得則透出三句
外一鐵蓮空鐵乃箭鏃也射得太遠須是急
着眼看始得若也見得分明可以一句之下
開展大千沙界到此頌了雪實有餘才所以
展開頌出道大野兮涼颯颯長天兮疎雨

濛濛且道是心是境是玄是妙古人道法法
不隱藏古今常顯露他問樹凋葉落時如何
雲門道體露金風雪竇意只作一境如今眼
前風拂拂地不是東南風便是西北風且須
便怎麼會始得你若更作禪道會便沒交涉

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遠歷未歸西天時
九年前壁靜悄悄地且道是樹凋葉落且道
是體露金風若向這裏盡古今凡聖乾坤大
地打成一片方見雲門雪竇的為人處靜
依熊耳一叢叢熊耳即西京嵩山少林也前
山也千叢萬叢後山也千叢萬叢諸人向什
麼處見還見雪竇為人處麼也是靈龜曳尾
舉南泉參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
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和尚合知壁立萬
仞還覺處處落塵
泉云有落草了也五八即作
什麼便有怎麼事丈云作麼生

是不為人說底法看他作麼生看他手忙
脚亂將錯就錯但試問
看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果然納敗
關果然漏
這不其與他說破從他錯一
平生不合與他怎麼道
泉云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願有轉身
處與長即
長與短即短理長則就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

知有說不說看他手忙脚亂藏身露影去
死十分爛泥裏有刺怎麼那
賺泉云某甲不會即打你頭破額值不會
只恁麼丈云我太熱為你說了也雪上加霜
龍頭蛇尾
作什

到這裏也不消即心不即心不消非心不非
心直下從頂至足眉毛一莖也無猶較些子
即心非心壽禪師謂之表詮遮詮此是涅槃
和尚惟政禪師也昔時在百丈作西堂開田
說大義者是時南泉已見馬祖了只是往諸
方決擇百丈致此一問也大難酬云從上諸
聖還有不為人說底法麼若是山僧掩耳而
出看這老漢一場懺懺若是作家見他怎麼
問便識破得他南泉只據他所見便道有也
是孟八郎百丈便將錯就錯隨後道作麼生
是不為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

物這漢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丈云說了
也可惜許與他注破當時但劈脊便棒教他
知痛痒雖然如是你且道什麼處是說處據
南泉見處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曾說着
且問你諸人因什麼却道說了也他語下又
無蹤迹若道他不說百丈為什麼却恁麼道

南泉是變通底人便隨後一撥云某甲只恁
麼和尚又作麼生若是別人未免分疎不下
爭奈百丈是作家答處不妨奇特便道我又
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南泉便道箇

不會是渠果會求道不會莫是真箇不會百
丈云我太熱為你說了也且道什麼處是說
處若是弄泥團漢時兩箇濕漉漉若是二
俱作家時如明鏡當臺其實前頭二俱作家
後頭二俱放過若是具眼漢分明驗取且道
作麼生驗他看雪竇頌出云
祖佛從來不為人各自守疆界有條擊條
記得箇元字脚在心入
地獄如箭衲僧今古競頭走踏破草鞋拗折
拄杖高掛鉢盂明
鏡當臺列像殊壁也破也打破
鏡未與你相見一一面南
看北斗還見老僧騎佛殿出山門歷新羅
國裏曾上堂大磨國裏未打破

斗柄垂落處也不知無處討暗可惜許地標子成成七拈得鼻孔失却口即果然恁恁便便打

釋迦老子出世四十九年未曾說一字始從光耀上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曾說一字恁麼道且道是說是不說如今滿龍宮盈

海藏且作麼生是不說豈不見修山主道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又道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能觀衆生心隨機應病與藥施方遂有三乘十二分教其實祖佛自古至今不曾爲人說

只這不爲人正好參詳山僧常說若是添一句甜蜜蜜地好好觀來正是毒藥若是劈脊便棒薦口便擱推將出去方始親切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到處是也問不是也問問佛問祖問向上問向下雖然如此若未到這田地也少不得如明鏡當臺列像殊只消一句可辨明白古人道萬象及森羅一法之所印

又道森羅及萬象總在箇中圓神秀大師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大滿云他只在門外雪竇恁麼道且

道在門內在門外你等諸人各有一面古鏡森羅萬象長短方圓一一於中顯現你若去長短處會平摸索不着所以雪竇道明鏡當臺列像殊却須是一一面南看北斗既是面

南爲什麼却看北斗若恁麼會得方見百丈南泉相見處此兩句須百丈揆揆處丈云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雪竇到此

須得落在死水裏恐人錯會却自提起云即今日前斗柄垂你更去什麼處討你纔拈得鼻孔失却口拈得口失却鼻孔了也

垂示云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明辨主賓洞分縑素直似當臺明鏡掌內明珠漢現胡來聲彩色顯且道爲什麼如此試舉看

舉僧問大隋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道箇是什麼物這一句天下僧云恁麼

云壞無孔縫縫當面沒却鼻則隨他去也沒量大人語脈脈隋云隨他去前箭猶輕後箭深只這箇多少人摸索不着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若道隨他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便打

大隋真如和尚承嗣大安禪師乃東川鹽亭

縣人參見六十餘員善知識昔時在瀉山會裏作火頭一日瀉山問云子在此數年亦不解致箇問來看如何隋云令某甲問箇什麼

即得瀉山云子便不會問如何是佛隋以手掩瀉山口山云汝已後覓箇掃地人也無後

歸川先於壩口山路次煎茶接待往來凡三年後方出世開山住大隋有僧問劫火洞然

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這僧只據教意來問教中云成住壞空三災劫起壞至三禪天這僧元來不知話頭落處且道這箇是什麼人多作情解道這箇是衆生本性隋云壞

僧云恁麼則隨他去也隋云隨他去只這箇多少人情解摸索不着若道隨他去在什麼處若道不隨他去又作麼生不見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後有僧問修山主劫火洞然

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主云不壞僧云爲什麼不壞主云爲同於大千壞也碍塞

殺人不壞也碍塞殺人其僧既不會大隋說話是他也不妨以此事爲念却持此問直往舒州投子山投子問近離甚處僧云西蜀大

隋投云大隋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投子焚

香禮拜云西蜀有古佛出世汝且速回其僧

後回至大隋隋已遷化這僧一場懺懺後有

唐僧景道題大隋云了然無別法唯道印南

能一句隨他語千山走衲僧蛩寒鳴砌葉鬼

夜禮龕燈吟罷孤窻外徘徊恨不勝所以雪

實後面引此兩句頌出如今也不得作壞會

也不得作不壞會畢竟作麼生會急着眼看

劫火光中立問端道什麼已衲僧猶滯兩

重關坐斷此人如何教得百可憐一句隨

他語天下衲僧作這般計數千句萬句也

萬里區區獨往還業識茫茫誰過也不

雪實當機頌出句裏有出身處劫火光中立

問端衲僧猶滯兩重關這僧問處先懷壞與

不壞是兩重關若是得底人道壞也有出身

處道不壞也有出身處可憐一句隨他語萬

里區區獨往還頌這僧持此問投子又復回

大隋可謂萬里區區也

舉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千

不如一見州云鎮州出大蘿蔔頭持天

着分八字

新行截鐵箭過新羅 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這僧也是箇久參底問中不妨有眼爭奈趙

州是作家便答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可謂

無味之談塞斷人口這老漢大似箇白拈賊

相似你纔開口便換却你眼睛若是特達英

靈底漢直下向擊石火裏閃電光中纔聞舉

着別起便行苟或佇思停機不免喪身失命

江西澄散聖判謂之東問西答喚作不答話

不上他圈續若恁麼會爭得遠錄云此是

傍瞥語收在九帶中若恁麼會夢也未夢見

在更帶累趙州去有者道鎮州從來出大蘿

蔔頭天下人皆知趙州從來參見南泉天下

人皆知這僧却更問道承聞和尚親見南泉

是否所以州向他道鎮州出大蘿蔔頭且得

沒交涉都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會他家自

有通霄路不見僧問九峰承聞和尚親見延

壽來是否峰云山前麥熟也未正對得趙州

答此僧話渾似兩箇無孔鐵鎚趙州老漢是

箇無事底人你輕輕問着便換却你眼睛若

是知有底人細嚼來噉若是不知有底人一

似渾崙吞箇栗

鎮州出大蘿蔔天下人知切忌道着天下

衲僧取則爭奈不恁麼難只知自古自今

半開半合如麻似粟自古爭辨鴿白鳥黑

也不恁麼如今也不恁麼爭辨鴿白鳥黑

全機類脫長者自長短者自賊賊吐更不

短識得者費也不消得辨賊賊是別自

是搭枷衲僧鼻孔曾拈得穿過了

鎮州出大蘿蔔你若取他為極則早是錯了

也古人把手上高山未免傍觀者哂人皆知

道這箇是極則語却畢竟不知極則處所以

雪竇道天下衲僧取則只知自古自今爭辨

鴿白鳥黑雖知今人也恁麼答古人也恁麼

答何曾分得縑素來雪竇道也須是去他石

火電光中辨其鴿白鳥黑始得公案到此頌

了也雪竇自出意向活潑潑處更向你道賊

賊衲僧鼻孔曾拈得三世諸佛也是賊歷代

祖師也是賊善能作賊換人眼睛不犯手脚

獨許趙州且道什麼處是趙州善做賊處鎮

州出大蘿蔔頭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三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四 馮四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 湛閣

垂示云動則影現覺則水生其或不動不覺不免入野狐窟裏透得徹信得及無絲毫障

翳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放行也瓦礫生光把定也真金失色古人公案未免周遮且道評論什麼邊事試舉看

舉麻谷持錫到章敬

下卓然而立曹溪樣子一摸脫敬云是是

泥裏洗土塊賺殺一船人雪竇著語云錯放過則不可是什麼語話緊驢子麻谷又到南泉

振錫一下卓然而立依前泥裏洗土塊再運前來蝦跳不出斗

泉云不是不是何不承當殺人不雪竇著語云錯放過麻谷當時云章敬道是和尚

為什麼道不是主人公在什麼處這漢元

泉云章敬即是汝不是未取人古執漏通了也血為人須為微

少人來騙却多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果然被爭奪自

古人行脚徧歷叢林直以此事為念要辨他

曲象木牀上老和尚具眼不具眼古人一言相契即住一言不契即去看他麻谷到章敬

透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章敬云是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家雪竇云錯

然而立且道為什麼事雪竇為什麼却道錯什麼處是他錯處章敬道是什麼處是是處

雪竇如坐讀判語麻谷檐箇是字便去見南泉依然透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泉

云不是不是殺人刀活人劍須是本分宗師雪竇云錯章敬道是是南泉云不是不是為

復是同是別前頭道是為什麼也錯後頭道不是為什麼也錯若向章敬句下薦得自救

也不了若向南泉句下薦得可與佛祖為師雖然恁麼袖僧家須是自肯始得其一向取

人口辯他問既一般為什麼一箇道是一箇道不是若是通方者得大解脫底人必須

別有生涯若是機境不忘底決定滯在這兩頭若要明辨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須是明

取這兩錯始得及至後頭雪竇頌也只須這

兩錯雪竇要提活鱗鱗處所以如此若是皮下有血底漢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不向

緊驢橛上作道理有者道雪竇代麻谷下這兩錯有什麼交涉殊不知古人著語鎖斷要

關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麼藏主道持錫透禪牀如是不是俱錯其實亦

不在此你不見永嘉到曹溪見六祖透禪牀三匝振錫一下卓然而立祖云夫沙門者具

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從何方而來生大我慢為甚麼六祖却道他生大我慢此箇也

不說是也不說不是是與不是都是緊驢橛唯有雪竇下兩錯猶較些子麻谷云章敬道

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這老漢不惜眉毛漏逗不少南泉道章敬則是汝不是南泉可謂見免放鷹慶藏主云南泉忒然即當不是

便休更與佗出過道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圖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

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

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佗麻谷持錫透禪牀既

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且道畢竟發明心宗底事在什麼處到這裏也須是生鐵鑄就底箇漢始得豈不見張拙秀才參西堂藏禪師問云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佛是有是無藏云有張拙秀才云錯藏云先輩曾參見什麼人來拙云參見徑山和尚來某甲凡有所問話徑山皆言無藏云先輩有何眷屬拙云有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却問徑山有甚眷屬拙云徑山古佛和尚莫誇渠好藏云待先輩得似徑山時一切言無張拙俛首而已大凡作家宗師要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不可只守一邊左撥右轉右撥左轉但看仰山到中邑處謝戒色見來於禪牀上拍手云和尚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後立色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來仰山云於曹溪印子上脫將來色云汝道曹溪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仰山又復問中邑云和尚什麼處得此三昧來色云我於馬祖處得此三昧來似恁麼說話豈不是舉一明三見本逐末底漢龍牙示眾

道夫參學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見祖佛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瞞去時有僧問祖佛還有瞞人之心也無牙云汝道江湖還有碍人之心也無又云江湖雖無碍人之心自是時人過不得所以江湖却成碍人去不得道江湖不得人祖佛雖無瞞人之心自是時人透不得祖佛却成瞞人去也不得道祖佛不瞞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即過却祖佛也須是體得祖佛意方與從上古人同如未透得儻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得期又問如何得不被祖佛瞞去牙云直須自悟去到這裏須是如此始得何故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南泉雪竇是這般人方敢拈弄頌云

此錯彼錯借取眉毛據令而行切忌拈却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兩箇無孔鐵鎚直鎚千手大悲也提不起或若拈去開紫雲三十棒四海浪天下人不敢勸着東西

平北一等宗風近日多雨水百川潮落

驟赤酒酒且得自家安穩血得海晏河清古策風高十二門何

這箇杖頭無眼切忌向杖杖頭上作活計門門有路空蕭索物

也無瞞你手非蕭索果然頭有轉身處作生與着即瞎

者好求無病藥一死更不再活十二時中什麼睡勝勞天摸地作什麼

這一箇頌似德山見瀉山公案相似先將公案着兩轉語穿作一串然後須出此錯彼錯切忌拈却雪竇意云此處一錯彼處一錯切忌拈却拈却即乖須是如此着這兩錯直得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可煞清風明月你若向這兩錯下會得更沒一星事山是山水是水長者自長短者自短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所以道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後面頌麻谷持錫去古策風高十二門古人以鞭為策衲僧家以拄杖為策祖庭事記中古西王母瑤池上有十二朱門古策即是拄杖頭上清風高於十二朱門天子及帝釋所居之處亦各有十二朱門若是會得這兩錯拄杖頭上生光古策也用不着古人道識得拄杖子一生參學事畢又道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此之類也到這裏七顛八倒於一切時中得大自在門門有路空蕭索雖有路只是空蕭索雪竇到此自覺漏逗更與你打破然雖

如是也有非蕭索處任是作者無病時也須是先討些藥喫始得

垂示云十方坐斷千眼頓開一句截流萬機寢削還有同死同生底麼見成公案打疊不下古人葛藤試請舉看

舉定上座問臨濟如何是佛法大意多少人到此茫然猶有這箇濟下禪牀擒住與一掌在評即當作什麼老婆心切已落便托開今日我敗天下衲僧跳不出已落定佇立已落

裏睡過了也未傍僧云定上座何不禮拜將勤免却却鼻孔將勤冷地裏有人觀破全得他將勤定方禮拜將勤少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將勤

忽然大悟如暗得燈如食得寶將錯就錯且道定上座見箇什麼便禮拜將勤看他恁麼直出直入直往直來乃是臨濟正宗有恁麼作用若透得去便可翻天作地自得受用上座是這般漢被臨濟一堂禮拜起來便知落處他是向北人最朴且既得之後更不出世後來全用臨濟機也不妨顯脫六

一日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乃問甚處來定云臨濟頭云和尚萬福定云已順世了也頭云某等三人特去禮拜福緣淺薄又值歸寂未審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

一兩則看定遂舉臨濟一日示眾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便擒住云道道僧擬議濟便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方丈巖頭不覺吐

舌欽山云何不道非無位真人被定擒住云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山無語直得面黃面青巖頭雪峰近前禮拜云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望慈悲且放過定云若不是這兩箇老漢掣殺這尿牀

鬼子又在鎮州齋田到橋上歌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底定擒住擬拋向橋下時二座主連忙救云休休是伊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定云若不是二座主從他窮到底去看他恁麼手段全是臨濟作用更看雪竇頌出云七

斷際全機繼後蹤黃河從源頭流持來何必在從容在什麼處爭奈有如此人巨靈擡手無多子無聊子人少費弄打分破華山千萬重乾坤大地一掃子更不再動

雪竇頌斷際全機繼後蹤持來何必在從容黃檗大機大用唯臨濟獨繼其蹤拈得將來不容擬議或若躊躇便落陰界楞嚴經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巨靈神有大

神力以手擘開太華放水流入黃河定上座疑情如山堆岳積被臨濟一掌直得瓦解冰消

垂示云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朝至暮從暮至朝還道伊瞌睡麼有時眼似流星還道伊惺惺麼有時呼南作北且道是有心是無心是道人是常人若向箇裏透得始知落處方知古人恁麼不恁麼且道是什麼時節試舉看

舉陳操尚書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是精識精是誠識誠若不謹福爭豈遠漢還見全剛團圓操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着便何況更畫一圓相今日個睡漢福便掩却方丈門家已入它門這老賊了雪竇云陳操只具一隻眼雲竇頂門也他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團圓物然龍頭蛇尾當時好與一擡教伊進亦無門退亦

無路且道更與
他什麼一撥

陳操尚書與裴休李翱同時凡見一僧來先請齋觀錢三百須是勘辨一日雲門到相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家行脚事雲門云尚書曾

問幾人來操云即今問上座門云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操云黃卷赤軸門云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操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門云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

意操無語門云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操云是門云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即今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門云尚書且莫草草師僧家拋却三經五論來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自不奈

何尚書又爭得會操禮拜云某甲罪過又一日與眾官登樓次望見數僧來一官人云來者總是禪僧操云不是官云馬知不是操云待近來與你勘過僧至樓前操驀召云上座僧舉頭書請眾官云不信道唯有雲門一人

他勘不得他參見睦州來一日去參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資福乃瀉山仰山下尊宿尋常愛以境致接人見陳操尚書便畫一圓相爭奈操却是作家不受人睛解自點檢云弟子恁麼來早是不着便那堪更畫一圓相

福掩却門這般公案謂之言中辨的句裏藏機雪竇道陳操只具一隻眼雪竇可謂頂門具眼且道意在什麼處也好與一圓相若總恁麼地衲僧家如何為人我且問你當時若是諸人作陳操時堪下得箇什麼語免得雪

竇道他只具一隻眼所以雪竇踏翻頌云
團團珠透玉珊珊三尺杖子攪黃河須是碧眼胡僧始得生鐵鑄
就馬戴驢駝上鐵船用許多作什麼有什
分付海山無事客有人不安若是無事客也不消得須是無事始
得釣龜時下一圈學恁麼來恁麼去一時出不得若是蝦蟇堪

作什麼蝦蟇時恁生雪竇復云天下衲奈何須是釣龜始得
僧跳不出兼身在內一玩理却
團團珠透玉珊珊馬戴驢駝上鐵船雪竇當頭須出只須箇圓相若會得去如虎戴角相似這箇些子須是桶底脫機關盡得失是非

一時放却更不要作道理會也不得作玄妙會畢竟作麼生會這箇須是馬戴驢駝上鐵船這裏看始得別處則不可分付須是將去分付海山無事底客你若肚裏有些子事即承當不得這裏須是有事無事達情順境若

佛若祖奈何他不得底人方可承當若有禪可參有凡聖情量決定承當他底不得承當得了作麼生會他道釣龜時下一圈學釣龜須是圈學始得所以風穴云慣釣鯨鯢沉巨浸却嗟蛙步碾泥沙又云巨鼈莫載三山去

吾欲蓬萊頂上行雪竇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若是巨鼈終不作衲僧見解若是衲僧終不作巨鼈見解
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天下人一般也要問過因風吹火不
可難得僧云廬山山云曾遊五老

峰因行不妨掉僧云不曾到移一步面
道也似忘何曾遊過山云閣黎不曾遊山惜取青毛
好這老漢前失後雲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
知山上路須是去來人不殺人刀活人剗兩箇三箇要
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道沒量大人

向語脉裏轉却若是頂門具眼舉着便知落處看他一問一答歷歷分明雲門爲什麼却道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古人到這裏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一箇繩子也過他鑑不得且道作麼生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也不妨險峻到這田地也須是箇漢始可提掇雲門拈云這僧親從廬山來因什麼却道閻黎不曾遊山瀉山一日問仰山云諸方若有僧來汝將什麼驗他仰山云某甲有驗處瀉山云子試舉看仰云某甲尋常見僧來只舉拂子向伊道諸方還有這箇麼待伊有語只向伊道這箇即且置那箇如何瀉山云此是向上人牙爪豈不見馬祖問百丈什麼處來丈云山下來祖云路上還逢着一人麼丈云不曾祖云爲什麼不曾逢着丈云若逢着即舉似和尚祖云那裏得這消息來丈云某甲罪過祖云却是老僧罪過仰山問僧正相類此當時待他道曾到五老峰麼這僧若是箇漢但云禍事却道不曾到這僧既不作家仰山何不據令而

行免見後面許多葛藤却云閻黎不曾遊山所以雲門道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若是出草之談則不恁麼

出草入草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半開牛合他也恁麼我恁麼誰解

尋討頂門具一隻眼白雲重重千重百匝頭上安頭

紅日杲杲破也瞎舉左顧無暇瞎漢你作許多伎倆右盼已老一念萬年過君不見寒山子癩兒行太早也不十年歸不得即今在然忘却來時道早便得自由放過一着便打莫做這忘前失後好

出草入草誰解尋討雪竇却知他落處到這裏一手擡一手擱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大似草茸茸煙羅幕到這裏無一絲毫屬凡無一絲毫屬聖徧界不曾藏一一蓋覆不得所謂無心境界寒不聞寒熱不聞熱都盧是箇大解脫門左顧無暇右盼已老懶瓚和尚隱居衡山石室中唐德宗聞其名遣使召之使者至其室宣言天子有詔尊者當起謝恩瓚方撥牛糞火尋煨芋而食寒涕垂頤未嘗答使者笑曰且勸尊者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奏德宗甚欽嘆之

似這般清寥寥白的不受人處分直是把握定如生鐵鑄就相似只如善道和尚遭沙汰後更不復作僧人呼爲石室行者每踏確忘移步僧問臨濟石室行者忘移步意旨如何濟云沒溺深坑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雪竇道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寒山子詩云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班白人勞勞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永嘉又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到這裏如癡似兀方見此公案若不到這田地只在語言中走有甚了日

垂示云定龍蛇分玉石別縑素決猶豫若不

是頂門上有眼肘臂下有符往往當頭蹉過只如今見聞不昧聲色純真且道是真是白是曲是直到這裏作麼生辨

舉文殊問無着近離什麼處不可不借問也何箇消

舉長沙一日遊山歸至門首今日一日只是

也是落草後也是落草後首座問和尚什麼處去來是

初過新羅沙云遊山來不可落草跌

首座云到什麼處來探若有所至未免

云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滿道不少元

林業座云大似春意相隨來也將錯就沙

云也勝秋露滴芙蓉錯一手擡一手搗

雪竇着語云謝答話三箇一狀領過

長沙鹿花招賢大師法嗣南泉與趙州紫胡

輩同時機鋒敏捷有人問教便與說教要須

便與頌你若要作家相見便與你作家相見

仰山尋常機鋒最為第一一日同長沙說月

次仰山指月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

沙云恰是使倩你用那仰山云你試用看沙

一踏踏倒仰山起云師叔一似箇大蟲後來

人號為岑大蟲因一日遊山歸首座亦是

會下人便問和尚什麼處去來沙云遊山來

座云到什麼處去來沙云始隨芳草去又逐

落花回須是坐斷十方底人始得古人出入

未嘗不以此事為念看他賓主互喚當機直

截各不相饒既是遊山為什麼却問道到什

麼處去來若是如今禪和子便道到夾山亭

來看他古人無絲毫道理計較亦無住着處

所以道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首座便隨

他意向他道大似春意沙云也勝秋露滴芙

蕖雪竇云謝答話代末後語也也落兩邊畢

竟不在這兩邊昔有張拙秀才看千佛名經

乃問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

化物也無沙云黃鶯樓崔顥題詩後秀才曾

題也未拙云未曾題沙云得問題取一篇也

好岑大蟲平生為人直得珠回玉轉要人當

面便會頌云

大地絕纖埃豁開戶當軒者誰盡

眼不開頂門上放大光明始隨芳草去

滿道不少不一回落又逐落花回處處

且喜歸來脚左之右之漆一

下泥深三尺却回觀着力添一句也長

沙無限意便打未後一句道什麼出草菓

過後跌弓更一坑埋却坐在兜羅裏漢賦

且道這公案與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僧云虛

山仰云曾到五老峰麼僧云不曾到仰云關

黎不曾遊山辨縑素者是同是別到這裏須

是機關盡意識忘山河大地草芥人畜無些

子滲漏若不如古人謂之猶在勝妙境界

不見雲門道直得山河大地無纖毫過患猶

為轉物不見一切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

提時節向上一竅始解穩坐若透得依舊山

是山水是水各住自位各當本體如大拍盲

人相似趙州道雞鳴丑愁見起來還漏逗裙

子褌衫箇也無袈裟影裏些些子混無襠袴

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本為修行利濟人誰

知翻成不啻留若得真實到這境界何人眼

不開一任七顛八倒一切處都是這境界都

是這時節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所以道

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雪竇不妨巧只去

他左邊貼一句右邊貼一句一似一首詩相

似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雪竇引到這裏

自覺漏逗慕云長沙無限意咄如作夢却醒

相似雪竇雖下一喝未得勦絕若是山僧即

不然長沙無限意掘地更深埋

垂示云掣電之機徒勞佇思當空霹靂掩耳
難諧腦門上播紅旗耳背後輪雙劍若不是
眼辨手親爭能搆得有般底頭佇思意根
下卜度殊不知觸體前見鬼無數且道不落
意根不抱得失忽有箇恁麼舉覺作麼生祇
對試舉看

舉盤山垂語云三界無法前既難從無返
回勢月明照見
夜行人中也識法
者懼好和聲便打
檢看便打
云是什麼

向北幽州盤山寶積和尚乃馬祖下尊宿後
出普化一人師臨遷化謂眾云還有人邈得
吾真麼眾皆寫真呈師師皆叱之普化出云
某甲邈得師云何不呈似老僧普化便打筋
斗而出師云這漢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一
日示眾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空佛
依何住璿璣不動寂止無痕覩面相呈更無
餘事雪竇拈兩句來頌直是渾金璞玉不見
道癡病不假驢馳藥山僧爲什麼道和聲便
打只爲佗檐枷過狀古人道聞稱聲外句莫
向意中求且道他意作麼生直得奔流度刃

雷轉星飛若擬議尋思千佛出世也摸索他
不着若是深入閻奧徹骨徹髓見得透底盤
山一場敗缺若承言會宗左轉右轉底盤山
只得一概若是拖泥帶水聲色堆裏轉未夢
見盤山在五祖先師道透過那邊方有自由
分不見三祖道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
然體無去住若向這裏道無佛無法又打入
鬼窟裏去古人謂之解脫深坑本是善因而
招惡果所以道無爲無事人猶遭金鎖難也
須是窮到底始得若向無言處言得行不得
處行得謂之轉身處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你
若作情解只在他言下死却雷竇見處七穿
八穴所以頌出

三界無法言猶
在耳何處求心
不勞重舉自點
檢看打云是什
麼白雲爲益頭上安頭
千重萬重流泉作琴隨來也
關塵相

一聽一
堪悲一曲兩曲無人會不落官商非干
角徵借路經過
五音六律盡分明
自領出去聽則聲
掩耳並得花泥帶
水在什麼處便打

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雪竇頌得一似華嚴境
界有者道雪竇無中唱出若是眼皮綻底終

不恁麼會雷竇去他傍邊貼兩句道白雲爲
蓋流泉作琴蘇內翰見照覺有頌云溪聲便
是廣長古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
偈他日如何舉似人雷竇借流泉作一片長
古頭所以道一曲兩曲無人會不見九峰乾
和尚道還識得命麼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
波競起是文殊家風一亘晴空是普賢境界
流泉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這般曲調也須
是知音始得若非其人徒勞側耳古人道聾
人也唱胡家曲好惡高底總不關雲門道舉
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是體顯是用
未舉已前朕兆未分已前見得坐斷要津若
朕兆纔分見得便有照用若朕兆分後見得
落在意根雷竇忒煞慈悲更向你道却似兩
過夜塘秋水深此一頌曾有人論量羨雪竇
有翰林之才雨過夜塘秋水深也須是急著
眼看更若遲疑即討不見
垂示云若論漸也返常合道關市裏七縱八
橫若論頓也不留朕迹千聖亦摸索不着儻
或不立頓漸又作麼生快人一言快馬一鞭

正恁麼時誰是作者試舉者

舉風穴在卽州衙內上堂云倚公說禪祖

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千人萬人撼不動

處三聖印開去卽印住正令當住卽印破

再犯不容看取只如不去不住看無傾置

今行時撥便打處多少請

印卽是不印卽是天下人頭出頭沒有

倒禪牀鳴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

牛之機約得一箇暗曉請師不搭印好箇

爭奈請說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請說

泥沙似鴛投鷓寶網陂佇思可惜許也有

過穴喝云長老何不進語擬旗奉鼓

議三回死了穴打一拂子好打這箇令須

得穴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上必當

擬議開口一死更不再活道漢穴又打一

拂子執置殺人遺他毒手穴又打一

穴云見箇什麼道理也好與一撥却

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似則似是則未是

家人死西穴便下座將錯就錯見機而

風穴乃臨濟下尊宿臨濟當初在黃檗會下

栽松次葉云深山裏栽許多松作什麼濟云

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便

覆地一下葉云雖然如是子已喫二十棒了

也濟又打地一下云噓噓葉云吾宗到汝大

與於世瀉山詰云臨濟恁麼大似平地喫交

雖然如是臨危不變始稱真丈夫葉云吾宗

到汝大與於世大似憐兒不覺醜後來瀉山

問仰山黃檗當時只囑付臨濟一人別更有

在仰山云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

瀉山云雖然如是吾亦要和但舉看仰山云

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過大風卽止此乃識風

穴也穴初參雪峰五年因請益臨濟入堂兩

堂首座齊下一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

濟云賓主歷然穴云未審意旨如何峰云吾

昔與石頭欽山去見臨濟在途中聞已遷化

若要會他賓主話須是參他宗派下尊宿穴

後又見瑞岩常自喚主人公云咄復云惺

惺着他後莫受人瞞却穴云自拈自弄有什

麼難後在襄州鹿門與那侍者遇裏那指他

來參南院穴云入門須辨主客的請師分一

日遠見南院舉前話云某甲特來親覲南院

云雪峰古佛一日見鏡清清問近離甚處穴

云自離東來清云還過小江否穴云大舸獨

飄空小江無可濟清云鏡水圓山鳥飛不渡

十莫盜聽遺言穴云滄海尚怯艤輪勢列漢

飛帆渡五湖清豎起拂子云爭奈這箇何穴

云這箇是什麼清云果然不識穴云出沒卷

舒與師同用清云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語語

穴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云赦罪放德速

須出去穴云出卽失乃便出至法堂上自謂

言大丈夫公案未了豈可便休却回再入方

丈清坐次便問茶適來輒呈驂見冒瀆尊顏

伏蒙和尚慈悲未賜罪責清云適來從東來

豈不是翠巖來穴云雪竇親樓竇益東清云

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詩篇穴云路

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云詩遠

祕却畧借劍看穴云鼎首人携劍去清云

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顯損穴云若不觸風化

馬明古佛心清云何名古佛心穴又云再許

允容師今何有清云東來袖子菽麥不分穴

云只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清云巨浪

湧千尋澄波不離水穴云一句截流萬機寢
削便禮拜清以拂子點三點云俊哉且坐喫
茶風穴初到南院便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
師分院左手拍膝一下穴便喝院右手拍膝
一下穴亦喝院舉左手云這箇即從閣黎又
舉右手云這箇又作麼生穴云瞻院遂拈拄
杖穴云作什麼某甲奪却拄杖打着和尚莫
言不道院便擲下拄杖云今日被這黃面浙
子鈍置一上穴云和尚大侶持鉢不得詐道
不饑院云閣黎莫曾到此問麼穴云是何言
歟院云好好借問穴云也不得放過院云且
坐喫茶你看俊流自是機鋒峭峻南院亦未
辨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平常問云今夏在
什麼處穴云鹿門與廊侍者同過夏院云元
來親見作家來又云佗向你道什麼穴云始
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
這般納敗缺底漢有什麼用處穴自此服膺
在南院會下作園頭一日院到園裏問云南
方一棒作麼生商量穴云作奇特商量穴云
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院拈起棒云棒下無

生忍臨機不讓師穴於是豁然大悟是時五
代離亂鄧州牧主請師度夏是時臨濟一宗
大盛他凡是問答垂示不妨語句出新攢花
簇錦字字皆有下落一日牧主請師上堂示
衆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
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何
故不似石人木馬之機_下似鐵牛之機無
你撼動處你才去即印住你才住即印破教
你百雜碎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
看他恁麼垂示可謂鈎頭有餌是時座下有
盧陂長老亦是臨濟下尊宿敢出頭來與他
對機便轉他話頭致箇問端不妨奇特道某
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爭奈風穴是作
家便答他道慣釣鯨鯢沉巨浸却嗟蛙步艱
泥沙也是言中有響雲開云垂鈎四海只鈎
得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已巨浸乃十二頭水
拈牛爲鈎餌却只鈎得一蛙出來此語且無
玄妙亦無道理計較古人道若向事上覷則
易若向意根下卜度則沒交涉盧陂佇思見
之不取千載難逢可惜許所以道直饒講得

千經論一句臨機下口難其實盧陂要討好
語對他不欲行令被風穴一向用擺旗奪鼓
底機鋒一向逼將去只得沒奈何俗諺云陣
敗不禁若掃掃當初更要討鎗法敵他等你
討得來即頭落也牧主亦久參風穴解道佛
法與王法一般穴云你見箇什麼牧主云當
斷不斷返招其亂風穴渾是一團精神如水
上葫蘆子相似揀着便轉按着便動解隨機
說法若不隨機翻成妄語穴便下座只如臨
濟有四賓主話夫參學之人須仔細如賓
主相見有語論賓主往來或應物見形全體
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
乘象王有如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
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樣
學人便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
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
隨學人問處便奪學人被奪抵死不放手是
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
辨得是境把他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
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禮拜此喚

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
知識更與他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
辨呼為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
異知其邪正不見僧問慈明一喝分賓主照
用一時行時如何慈明便喝又雲居弘覺禪

師示眾云譬如獅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兔亦
全其力時有僧問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
欺之力看佗雪竇頌出

擒得盧陂跨鐵牛千人萬人中也要呈巧
蓋敗軍之將不再斬

三玄戈甲未經酬當局者迷受災如
受福受降如受敵楚王

城畔朝宗水說什麼朝宗水浩浩充塞喝
天地任是四海也須倒流

下曾令却倒流不是這一喝截却你舌頭
吐驚走陝府鐵牛嚇殺嘉

州大

雪竇知風穴有這般宗風便頌道擒得盧陂
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臨濟下有三玄三

要凡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僧
問風穴如何是第一句穴云三要印開未點
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如何是第二句穴云妙
辨豈容無着問漚和不負截流機如何是第
三句穴云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籍裏頭

人風穴一句中便具三玄戈甲七事隨身不
輕酬他若不如此爭奈盧陂何後面雪竇要
出臨濟下機鋒莫道是盧陂假饒楚王城畔
洪波浩渺白浪滔天盡去朝宗只消一喝也
須教倒流

垂示云途中受用底似虎靠山世諦流布底
如猿在檻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欲煨
百鍊精金須是作家爐鞴且道大用現前底
將什麼試驗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拄拄堆頭
見丈六金

身班班駁駁問處不真答來由
駁是什麼門云花藥欄莽登看瑤曲不
放愁吞箇索門

蓋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潭篇吞箇索門
放愁吞箇索門

云金毛獅子也表也取兩采一賽將
錯就錯是什麼心行

諸人還知這僧問處處雲門答處處若知得
兩口同無一舌若不知未免顛預僧問玄沙

如何是清淨法身沙云膿滴滴地具金剛眼
試請辨看雲門不同別人有時把定壁立萬
仞無你湊泊處有時與你開一線道同死同
生雲門三寸甚恣有者道是信彩答去若恁
麼會且道雲門落在什麼處這箇是屋裏事

莫向外卜度所以百丈道森羅萬象一切語
言皆銷歸自己今轉轉地活潑潑處便
道若擬議尋思便落第二句了也永嘉道法
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雲門驗這
僧其僧亦是他屋裏人自是久參知他屋裏

事進云便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金毛獅子且
道是肯他是不肯他是褒他是貶他巖頭道
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又道他參活句不
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
自救不了又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

門云清波無透路進云和尚從何而得門云
再問復何來僧云正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重

疊關山路須知此事不在言句上如擊石火
似閃電光構得構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雪竇

是其中人便當頌頌出

花藥欄言猶如麻似粟也有星在
秤兮不在盤太萬藤各自向衣單
下返觀不免說道理便恁麼
太無端自領出去均然真
錯怪他雲門好金毛獅
子大家看放出一箇半箇也是箇狗
子雲門也是普州人送賊
雪竇相席打令動絃別曲一句一句判將去

此一頌不異拈古之格花藥欄便道莫顛顛
人皆道雲門信彩答將去總作情解會佗底
所以雪竇下本分草料便道莫顛顛蓋雲門
意不在花藥欄處所以雪竇道星在秤兮不
在盤這一句忒煞漏逗水中元無月月在青

天如星在秤不在於盤且道卻箇是秤若辨
明得出不辜負雪竇古人到這裏也不妨惹
悲分明向你道不在這裏在那邊去且道那
邊是什麼處此頌頭邊一句了後面頌這僧
道便恁麼去時如何雪竇道這僧也太無端

且道是明頭合暗頭合會來恁麼道不會來
恁麼道金毛獅子大家看還見金毛獅子麼
瞎

垂示云休去歇去鐵樹開花有麼有麼點兒
落節直饒七縱八橫不免穿他鼻孔且道請
說在什麼處試舉看

舉陸巨大夫與南泉語話次陸云肇法師
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也甚奇
怪見窟裏作活計盡解不南泉指庭前花
道什麼咄咄有經師論有論師不干山僧
事吐大丈夫當時下得一轉語不唯哉斷

南泉亦乃與天
下樹僧出氣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株
花如夢相似鶻鶻了從君看其把金針
度與人莫寐語引得黃鶻下

陸巨大夫久參南泉尋常留心於理性中游
泳肇論一日坐次遂拈此兩句以為奇特問

云肇法師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
也甚奇怪肇法師乃晉時高僧與生融濬同
在羅什門下謂之四哲幼年好讀莊老後因
寫古維摩經有悟處方知莊老猶未盡善故
綜諸經乃造四論莊老意謂天地形之大也

我形亦爾也同生於虛無之中莊生大意只
論齊物肇公大意論性皆歸自己不見他論
中道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
萬物為自己者其唯聖人乎雖有神有人有
賢有聖各別而皆同一性一體古人道盡乾
坤大地只是一箇自己寒則普天普地寒熱
則普天普地熱有則普天普地有無則普天
普地無是則普天普地是非則普天普地非
法眼云渠渠我我我南北東西皆可不可不
可但唯我無不可所以道天上天下唯我

獨尊石頭因看肇論至此會萬物為自己處
豁然大悟後作一本參同契亦不出此意看
他恁麼問且道同什麼根同那箇體到這裏
也不妨奇特豈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
厚豈有恁麼事陸巨大夫恁麼問奇則甚奇

只是不出教意若道教意是極則世尊何故
更拈花祖師更西來作麼南泉答處用衲僧
巴鼻與佗拈出痛處破他窠窟遂指庭前花
召大夫云時人見此一枝花如夢相似如引
人向萬丈懸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斷你若平

地上推倒彌勒佛下生也只不解命斷亦如
人在夢欲覺不覺被人喚醒相似南泉若是
眼目不正必定被他捺糊將去看他恁麼說
話也不妨難會若是眼目定動活底聞得如
醍醐上味若是死底聞得翻成毒藥古人道
若於事上見墮在常情若向意根下卜度卒
摸索不着巖頭道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
前些子如同電拂南泉大意如此有擒虎兇
定龍蛇底手脚到這裏也須是自會始得不
見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

影看他雪竇頌出

聞見覺知非一一森羅萬象無有一法七
一時是箇山河不在鏡中觀我這裏無意
無孔鐵鎚自短青是青霜天月落夜將半
黃是黃你向什麼處觀霜天月落夜將半
引你入草了也徧界不誰共澄潭照影寒
曾藏切忌向鬼窟裏坐

有麼有麼若不同牀睡馬知被底穿
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南泉小睡語雪竇大睡語雖然作夢却作得

箇好夢前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聞見覺知

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若道在鏡中觀然

後方曉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地草木叢林

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爲兩段但只可山是

山水是水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山河不

碍眼光且道向什麼處觀還會麼到這裏向

霜天月落夜將半這邊與你打併了也那邊

你自相度還知雲竇以本分事爲人麼誰共

澄潭照影寒爲復自照爲復共人照須是絕

機絕解方到這境界即今也不要澄潭也不

待霜天月落即今作麼生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四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五 厲五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垂示云是非交結處聖亦不能知逆順縱橫時佛亦不能辨為絕世超倫之士顯逸羣大士之能向水凌上行劔刃上走直下如麒麟頭角似火裏蓮花宛見超方始知同道誰是好手者試舉看

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有
歷事賊不打貧見家 投子云不許夜行投情曾作客方憐客

明須到看樓打樓是賊識賊若
不同林則焉如被底穿

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對他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且道是什麼時節無孔笛撞著甕拍版此謂之驗主問亦謂之心行問投子趙州諸方皆美之得逸羣之辯
二老雖承嗣不同看他機鋒相投一般投子一日為趙州置茶筵相待自過蒸餅與趙州州不管投子令行者過胡餅與趙州州禮行者三拜且道他意是如何看他盡是向根本上提此本分事為人有僧問如何是道答云

道如何是佛答云佛又問金鎖未開時如何答云開金雞未鳴時如何答云無這箇音響鳴後如何答云各自知時投子平生問答總如此看趙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他便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直下如擊石火閃

電光還他向上人始得大死底人都無佛法道理玄妙得失是非長短到這裏只恁麼休去古人謂之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也須是透過那邊始得雖然如是如今人到這般田地早是難得或若有依倚有解會則沒交涉詰和尚謂之見不淨潔五祖先師謂之命根不斷須是大死一番却活始得浙中永安和尚道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非常之旨人馬慶哉趙州問意如此投子是作家亦不辜負他所問只是絕情絕迹不妨難會只露面前些子所以古人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處若非投子被趙州一問也大難酬對只為他是作家漢舉著便知落處頌云

活中有眼還同死兩不相知翻來覆去若不慈藉爭辯得這漢端
藥忌何須鑿作家若不信過爭辯端的
何妨也古佛尚言曾未到類是有伴于重
要問過即今也不傳山僧亦
不知誰解撒塵沙若合眼也著關黎恁
什麼處麼舉落在

活中有眼還同死雪實是知有底人所以敢頌古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雪實道活中有眼還同於死漢相似具眼如同活人古人道殺盡死人方見活人活盡死人方見死人趙州是活底人故作死問驗取投子如藥性所忌之物故將去試驗相似所以雪實道藥忌何須鑿作家此頌趙州問處後面頌投子古佛尚言曾未到只這大死底人却活處古佛亦不曾到天下老和尚亦不曾到任是釋迦老子碧眼胡僧也須再參始得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雪實道不知誰解撒塵沙不見僧問長慶如何是善知識眼慶云有願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天下老和尚據曲永木牀上行棒行喝豎拂敲牀現神通作主宰盡是撒沙且道如何免得

垂示云單提獨弄帶水拖泥敲唱俱行銀山鐵壁擬議則骷髏前見鬼尋思則黑山下打坐明明果日麗天颯颯清風匝地且道古人還有論訛處麼試舉看

舉龐居士辭藥山道老漢作怪也山命十禪客相

送至門首也不輕他是甚麼境界也居士

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無風起浪指頭

明眼道老漢時有全禪客云落在甚麼處言中有警中也相隨來也

居士也不得草草帽木菓士云汝恁麼稱

禪客問老子未放汝在第二物惡水潑了

這裏也全云居士作麼生鹿心不改又是

頭到尾士又打一掌果然雪上加霜云眼

見如盲口說如啞更有斷和句又雪實別

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是則是賊過後張弓也是漏逗

不少雖然如是要見前鋒相

枉爭奈落在鬼窟裏了也

龐居士參馬祖石頭兩處有頌初見石頭便

問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聲未斷被石頭

掩却口有個省處作頌道日用事無別唯吾

自偶諸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

號青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後

參馬祖又問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祖云

待你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豁然大

悟作頌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

佛塲心空及第歸為佗是作家後列刹相望

所至競譽到藥山盤桓既久遂辭藥山山至

重佗命十人禪客相送是時值雪下居士指

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全禪客云落在什

麼處士便掌全禪客既不能行令居士令行

一半令雖行全禪客恁麼酬對也不是佗不

知落處各有機鋒卷舒不同然有不到居士

處所以落他架下難出他驚中居士打了更

與說道理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實別前

語云初問處但握雪團便打雪實恁麼要不

辜他問端只是機應慶藏主道居士機如掣

電等你握雪團到幾時和聲便應和聲打方

始勦絕雪實自頌佗打處云

雪團打雪團打事奈落在第二機不勞拈

出頭上漫漫脚下漫漫

龐老機關沒可把往往有人不知天上人間

不自知是什麼消息眼裏耳裏絕瀟灑

前鋒相拄眼見瀟灑絕作麼生向什麼處

如盲口說如啞碧眼胡僧難辯別連磨出來向你道什麼

打云聞攀道什麼一坑

雪團打雪團打龐老機關沒可把雪實要在

居士頭上行古人以雪明一色邊事雪實意

道當時若握雪團打時居士縱有如何機關

亦難構得雪實自誇他打處殊不知有落節

處天上人間不自知眼裏耳裏絕瀟灑眼裏

也是雪耳裏也是雪正住在一色邊亦謂之

普賢境界一色邊事亦謂之打成一片雪門

道直得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為物轉

不見一色始是半提若要全提須知有向上

一路始得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針劄不入

不聽他人處分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

古人道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轅有什麼用

處雪實到此頌殺了復轉機道只此瀟灑絕

直饒是碧眼胡僧也難辨別碧眼胡僧尚難

辨別更教山僧說箇什麼

垂示云定乾坤句萬世共道擒虎兇機千聖

莫辨直下更無纖騎全機隨處齊彰要明向

上鉗鎚須是作家爐鞴且道從上來還有恁
麼家風也無試舉看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不是這
箇時節

勞頭勞面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天下
在什麼處

不得藏身露影蕭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人壽
何賈却假銀城

賺取一船人隨他山云寒時寒殺關黎熱

轉也一釣便上真不挂爲曲不藏直臨崖看
時熱殺關黎虎兇待地一場愁掀翻大海

黃龍新和尚拈云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劍襟

爭奈這僧不甘如今有箇出來問黃龍且道

如何支遣良久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

頭火自涼諸人且道洞山園續落在什麼處

若明辨得始知洞山下五位回互正偏接人

不妨奇特到這向上境界方能如此不消安

排自然恰好所以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

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懷舊日嫌偏中

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觀面更無真休更

迷頭還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出塵埃但能

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

交鋒不須避好手還同火裏蓮宛然自有衝

天氣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

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浮山遠錄公以此公

案爲五位之格若會得一則餘者自然易會

巖頭道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著便轉殊不

消絲毫氣力曾有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

時如何山云趕向水牯牛羣裏去僧云和尚

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佗力洞山道何不向

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何是無寒

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關黎熱時熱殺關黎此

是正中偏雖正却偏雖偏却圓曹洞錄中備

載子細若是臨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直

下便會有者道大好無寒暑有什麼巴鼻古

人道若向劔刃上走則快若向情識上見則

遲不見僧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

待無人來向你道遂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

人請和尚道微拈竹云這一竿竹得恁麼長

那一竿竹得恁麼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

問僧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僧云鑊湯爐炭

裏迴避山云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僧云衆

苦不能到看他家裏人自然會他家裏人說

話雪竇用他家裏事須出

垂手還同萬仞崖不是作。誰能辨得何
處不圓融正勅行諸

侯選道正偏何必在安排若是安排何處有
今日作歷生兩頭

不涉風行草且莫琉璃古殿照明月圓陀陀地
偃木到渠成

且莫且莫忍俊韓獺空上階不是這回謎過了
也這塊作什麼打

曹洞下有出世不出世有垂手不垂手若不

出世目視雲霄若出世便灰頭土面目視雲

霄即是萬仞峯頭灰頭土面即是垂手邊事

有時灰頭土面即在萬仞峯頭有時萬仞峯

頭即是灰頭土面其實入廬垂手與孤峯獨

立一般歸源了性與差別智無異切忌作兩

概會所以道垂手還同萬仞崖直是無你湊

泊處正偏何必在安排若到用時自然如此

不在安排也此頌洞山答處後面道琉璃古

殿照明月忍俊韓獺空上階此正頌這僧逐

言語走洞下有此石女木馬無底籃夜明珠

死蛇等十八般大綱只明正位如月照琉璃

古殿似有圓影洞山答道何不向無寒暑處

去其僧一似韓獺逐塊連忙上階捉其月影

相似又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
 關黎熱時熱殺關黎如韓獹逐塊走到階上
 又却不見月影韓獹乃出戰國策云韓氏之
 獵駿狗也中山之兔狡兔也是其犬方能尋
 其兔雪竇引以喻這僧也只如諸人還識洞
 山為人處麼良久云討甚

舉禾山垂語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
天下衲僧不出無
孔鐵鏈一箇鐵板子
頂門上一具
隻眼作什麼
下有一個
 山云解打鼓鐵板鐵板又問如

何是真諦道什麼兩重公案
 鐵板鐵板又有一箇鐵板子山云解打鼓
 藜確確又問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
 非心非佛道什麼這箇挂搔堆三股
 解打鼓鐵板鐵板又問向上人來時如何
 接道什麼連他第四杓惡水
 來也又有一箇鐵板子 山云解打鼓

禾山垂示云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
 二者是為真過此一則語出寶藏論學至無
 學謂之絕學所以道淺聞深悟深聞不悟謂
 之絕學一宿覺道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

疏尋經論習學既盡謂之絕學無為閑道人
 及至絕學方始與道相近直得過此二學是
 謂真過其僧也不妨明敏便拈此語問禾山
 山云解打鼓所謂言無味語無味欲明這箇
 公案須是向上人方能見此語不涉理性亦
 無議論處直下便會如桶底脫相似方是衲
 僧安穩處始契得祖師西來意所以雲門道
 雪峯輓毬禾山打鼓國師水碗趙州喫茶盡
 是向上拈提又問如何是真諦山云解打鼓
 真諦更不立一法若是俗諦萬物俱備真俗

無二是聖諦第一義又問即心即佛即不問
 如何是非心非佛山云解打鼓即心即佛即
 易求若到非心非佛即難少有人到又問向
 上人來時如何接山云解打鼓向上人即是
 透脫灑落底人此四句語諸方以為宗旨謂

之禾山四打鼓只如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
 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
 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
 云老僧今日失利似此答話有十八般失利
 又僧問淨果大師鶴立孤松時如何果云脚

底下一場懺懺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果云
 日出後一場懺懺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
 向什麼處去果云三門外兩箇漢一場懺懺
 諸方謂之三懺懺又保福問僧殿裏是什麼
 佛僧云和尚定當看福云釋迦老子僧云莫
 嚇人好福云却是你嚇我又問僧云你名什
 麼僧云咸澤福云或遇枯涸時如何僧云誰
 是枯涸者福云我僧云和尚莫嚇人好福云
 却是你嚇我又問僧你作什麼業喫得恁麼
 大僧云和尚也不小福作躡身勢僧云和尚

莫嚇人好福云却是你嚇我又問浴主浴鍋
 闊多少主云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勢主云和
 尚莫嚇人好福云却是你嚇我諸方謂之保
 福四瞞人又如雪峯四漆桶皆是從上宗師
 各出深妙之旨接人之機雪竇後面引一落

索依雲門示眾頌出此公案
 一拽石眾中天子物難見幸 二般土塵外
 今兩箇一狀頌伴向上人恁麼來 發機須是千鈞弩若也千
 過同病相憐象骨老師曾輓毬 豈為死蝦蟇也有人
 來有箇無孔鐵爭似禾山解打鼓 錢阿誰不知鐵板子

須連連

須連連

老漢始得報君知雪實也未夢見在雪裏
一子親得報君知上加霜你還知麼
莽鹵也有些子甜者甜兮苦者苦謝答話
脚好與三十棒吹棒得
也未便打依舊黑漫漫

歸宗一日普請拽石宗問維那什麼處去維
那云拽石去宗云石且從汝拽即不得動者
中心樹子木平凡有新到至先令般三轉土
木平有頌示衆云東山路窄西山低新到莫
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
迷後來有僧問云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事
作麼生平云鐵輪天子裏中勅僧無語平便
打所以道一拽石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
雪實以千鈞之弩喻此話要見他爲人處三
十斤爲一鈞一千鈞則三萬斤若是擗龍虎
狼猛獸方用此弩若是鷓鴣小可之物必不
可輕發所以千鈞之弩不爲鷓鴣而發機象
骨老師曾親毬即雪峯一日見玄沙來三箇
木毬一齊輓玄沙便作斫牌勢雪峯深肯之
雖然總是全機大用處俱不如禾山解打鼓
多少徑截只是難會所以雪實道爭似禾山
解打鼓又恐人只在話頭上作活計不知來

由莽莽鹵鹵所以道報君知莫莽鹵也須是
實到這般田地始得若要不要不莽鹵甜者甜今
苦者苦雪實雖然如是拈弄畢竟也跳不出
垂示云要道便道舉世無雙當行即行全機
不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疾焰過風奔流度
刃拈起向上鉗鎚未免亡鋒結舌放一線道
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標著道
山積藏切忌向老漢堆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
衫重七斤果然七縱八橫拽却漫天網還
見趙州慶禪僧鼻孔曾拈得還
知趙州落處麼若道裏見得便乃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水到渠成風行草徑苟或未
然老僧在
你脚跟下

若向一擊便行處會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
時穿却不奈你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躊躇
老僧在你脚跟下佛法省要處言不在多語
不在繁只如這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
處他却答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若向語句上辨錯認定盤星不向語句上辨
爭奈却恁麼道這箇公案雖難見却易會雖
易會却難見難則銀山鐵壁易則直下惺惺

無你計較是非處此話與普化道來日大悲
院裏有齋話更無兩般一日僧問趙州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僧云和尚
莫將境界示人州云老僧不曾將境界示人看他
恁麼向極則轉不得處轉得自然蓋天蓋地
若轉不得觸途成滯且道他有佛法商量也

無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說心說性說玄
說妙若道他無佛法旨趣他又不曾辜負你
問頭豈不見僧問木平和尚如何是佛法大
意平云這箇冬瓜如許大又僧問古德深山
懸崖迴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
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大底
大小底小看這般公案請訛在什麼處雪實
知他落處故打開義路與你領出

編辟曾挨老古錐何必摺著道老漢七斤
衫重幾人知再來不直半分錢直得口似
如今拋擲西湖裏區擔又却被他蓋得一籌
風付與誰自古自今且道雪實與他誰
十八問中此謂之編辟問雪實道編辟曾挨
老古錐編辟萬法教歸一致這僧要挨揆他

趙州州也不妨作家向轉不得處有出身之路敢開大口便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道這箇七斤布衫能有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裏萬法歸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要一時拋在西湖裏雪竇住洞庭翠峰有西湖也下載清風付與誰此是趙州示衆你若向北來與你上載你若向南來與你下載你若從雪峰雲居來也是箇擔板漢雪竇道如此清風堪付阿誰上載者與你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種種方便若是下載更無許多義理玄妙有底擔一擔禪到趙州處一點也使不著一時與他打疊教灑灑落落無一星事謂之悟了還同未悟時如今人盡作無事會有底道無迷無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世時達磨未來此土時不可不恁麼也用佛出世作什麼祖師更西來作什麼總如此有什麼干涉也須是大徹大悟了依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萬法悉皆成現方始作箇無事底人不見龍牙道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爭關快龍舟雖然舊閣開田地一度贏

來方始休只如趙州這箇七斤布衫話子看他古人恁麼道如金玉山僧恁麼說諸人恁麼聽總是上載且道作麼生是下載三條椽下看取

垂示云一槌便成超凡越聖片言可折去縛解粘如冰凌上行劔刃上走聲色堆裏坐聲色頭上行縱橫妙用則且置剎那便去時如何試舉看

舉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等閑垂一釣
僧云兩滴聲不妨實頭也清云衆生顛

倒迷已逐物事生也價得其便錢鈞僧云

和尚作麼生果然的敗缺轉捨來也不妨難當却把槍頭倒刺人清

云泊不迷已吐直得分僧云泊不迷已意

旨如何揆著這老漢通殺人清云出身猶

可易脫體道應難養子之緣雖然如是德山臨濟向什麼處去不

只這裏也好薦取古人垂示一機一境要接

人一日鏡清問僧門外是什麼聲僧云兩滴

聲清云衆生顛倒迷已逐物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鴉鳩聲清云欲得不招無問業莫誇

如來正法輪又問門外什麼聲僧云蛇咬蝦蟆聲清云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此語與前頭公案更無兩般衲僧家於這裏透得去於聲色堆裏不妨自由若透不得便被聲色所拘這般公案諸方謂之煅煉語若是煅煉

只成心行不見他古人爲人處亦喚作透聲色一明道眼二明聲色三明心宗四明忘情五明展演然不妨子細爭奈有窠臼在鏡清恁麼問門外什麼聲僧云兩滴聲清却道衆生顛倒迷已逐物人皆錯會喚作故意轉人

且得沒交涉殊不知鏡清有爲人底手脚膽大不拘一機一境忒煞不惜眉毛鏡清豈不知是兩滴聲何消更問須知古人以探竿影草要驗這僧這僧也善挨揆便道和尚又作麼生直得鏡清入泥入水向他道泊不迷已

其僧迷已逐物則故是鏡清爲什麼也迷已須知驗他向中便有出身處這僧太懺懂要勤絕此話更問道只箇泊不迷已意旨如何若是德山臨濟門下棒喝已行鏡清通一線

道隨他打葛藤更向他道出身猶可易脫體

道應難雖然恁麼古人道相續也大難他鏡
清只一句便與這僧明脚跟下大事雪竇頌
云

虛堂兩滴聲從來無間斷作者難酬對然
不知山僧從來不是作者有
權有實有放有收殺活擒縱若謂曾入流

刺頭入膠盆不喚作依前還不會山僧幾
兩滴聲喚作什麼聲雨滴聲喚作什麼聲
來這漆桶還我會不分不在這雨連
無孔鐵鎚來頭上脚下若喚作雨聲喚作
南山北山轉霧霽則不喚作雨聲喚作
什麼聲到這裏須
是脚踏實地始得

虛堂兩滴聲作者難酬對若喚作雨聲則是
迷已逐物不喚作雨聲又如何轉物到這裏
任是作者也難酬對所以古人道見與師齊
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又南院道棒
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若謂曾入流依前還
不會教中道初於聞中入流忘所入既寂
動靜二相了然不生若道是兩滴聲也不是
若道不是兩滴聲也不是前頭頌兩喝與三
喝作者知機變正類此須若道是入聲色之
流也不是若喚作聲色依前不會他意譬如
以指指月月不是指會與不會南山北山轉

霧霽也

垂示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地何言哉萬物
生焉向四時行處可以見體於萬物生處可
以見用且道向什麼處見得衲僧離却言語
動用行住坐卧併却咽喉唇吻還辨得麼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多少人疑著千
聖跳不出漏逗

不門云六不收新釘鐵鑊八角磨盤空裏
走盡龜身尾朕老未分時
薦得已是第二頭朕光已生後薦得又落
第三首若更向言語上辨得且喜汝交涉
雲門道六不收直是難構若向朕兆未分時
構得已是第二頭若向朕兆已生後薦得又

落第三首若向言句上辨明卒摸索不著且
畢竟以何為法身若是作家底聊聞舉著別
起便行苟或佇思停機伏聽處分太原孚上
座本為講師一日登座講次說法身云豎窮
三際橫亘十方有一禪客在座下聞之失笑
孚下座云某甲適來有甚短處願禪者為說
看禪者云座主只講得法身量邊事不見法
身字云畢竟如何即是禪者云可暫罷講於
靜室中坐必得自見乎如其言一夜靜坐忽
聞打五更鐘忽然大悟遂敲禪者門云我會

也禪者云你試道看孚云我從今日去更不

將父母所生鼻孔扭捏也又教中道佛真法
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月中月又僧問夾
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
山云法眼無瑕雲門道六不收此公案有者

道只是六根六塵六識此六皆從法身生六
根收他不得若恁麼情解且得沒交涉更帶
累雲門要見便見無你穿鑿處不見教中道
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他答話多惹人
情解所以一句中須具三句更不辜你問頭

應時應節一言一句一點一畫不妨有出身
處所以道一句透千句萬句一時透且道是
法身是祖師放你三十棒雪竇頌云

一二三四五六月而後始滴水滿來
胡僧數不足三生六十劫迷磨何曾夢
見關繫為什麼知而故犯

林護道付神光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卷衣

又說歸天竺驢我一人
天竺茫茫無處

尋在什麼處始是太
夜來却對乳峰宿刺
你眼睛也是無星起浪且道
是法身是佛身放你三十棒

雪竇善能於無縫罅處出眼目頌出教人見

雲門道六不收雪竇爲什麼却道一二三四五六直是碧眼胡僧也數不足所以道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須是還他屋裏兒孫始得適來道一言一句應時應節若透得去方知道不在言句中其或未然不免作情解五

祖老師道釋迦牟尼佛下賤客作兒庭前栢樹子一二三四五若向雲門言句下諦當見得相次到這境界少林謾道付神光二祖始名神光及至後來又道歸天竺達磨葬於熊耳山之下時宋雲奉使西歸在葱嶺見達磨

手携隻履歸西天去使回秦聖開墳惟見遺下一隻履雪竇道其實此事作麼生分付既無分付卷衣又說歸天竺且道爲什麼此土却有二三通相恁麼傳來這裏不妨請訛也須是搆得始可入作天竺茫茫無處尋夜來

却對乳峯宿且道即今在什麼處師便打云

舉王大傳入招慶煎茶作家相聚須有奇特等閑無事大家惹禍來也時朗上座與明招把鉢泥團漢不會煎茶朗翻却茶鉢事生也太傅見問

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果然朗云捧爐神然不妨奇特太傅云既是捧爐神爲什麼翻却茶鉢草料事生也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錯指注是什麼語話大傅拂袖便去灼然作來許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

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裡更與三十林這病眼龍只具一隻眼也須是明朗云和尚作麼生好與一人點破始得撥終不作這般招云非人得其便果然只死即當見解眼道得一半一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手擡一手擡山門下客一等是是海即發願就中奇特

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王太傅知泉州久叅招慶一日因入寺時朗上座煎茶次翻却茶鉢太傅也是箇作家纔見他翻却茶鉢便問上座茶爐下是什麼朗云捧爐神不妨言中有擊爭奈首尾相違失却宗旨傷鋒犯

手不惟辜負自已亦且觸忤他人這箇雖是無得失底事若拈起來依舊有親疎有皂白若論此事不在言句上却要向言句上辨箇活處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據朗上座恁麼道如狂狗逐塊太傅拂袖便去似不肯

他明招云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去江外打野裡野裡即是荒野中火燒底木椽謂之野裡用明朗上座不向正處行却向外邊去朗揆云和尚又作麼生招云非人得其便明招自然有出身處亦不辜負他所問所以道

俊狗咬人不露牙馮山詰和尚云王太傅大似相如奪璧直得鬚鬚衝冠蓋明招忍俊不禁難逢其便大瀉若作朗上座見他太傅拂袖便行放下茶鉢呵呵大笑何故見之不取千載難逢不見寶壽問胡釘釘云久聞胡釘

鉸莫便是否胡云是壽云還釘得虛空歷胡云請師打破將來壽便打胡不肯壽云異日自有多口阿師爲你點破在胡後見趙州舉似前話州云你因什麼被他打胡云不知過在什麼處州云只這一縫尚不奈何更教他

打虛空來胡便休去州代云且釘這一縫胡於是省京兆米七師行脚歸有老宿問云月夜斷井索人皆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時喚作什麼七師云若有所見即同衆生老宿云也是千年桃核忠國師問紫磷供奉聞說

供奉解註思益經是否奉云是師云凡當註經須解佛意始得奉云若不意爭敢言註經師遂令侍者將一碗水七粒米一隻筋在碗上送與供奉問云是什麼義奉云不會師云老僧意尚不會更說甚佛意王太傅與朗

上座如此話會不一雪竇末後却道當時但與踏倒茶爐明招雖是如此終不如雪竇雪

峰在洞山會下作飯頭一日淘米次山問作什麼峰云淘米山云淘米去沙淘沙去米峰云沙米一時去山云大眾喫箇什麼峰便覆

却盆山云子因緣不在此雖然恁麼爭似雪竇云當時但踏倒茶爐一等是什麼時節到他用處自然騰今煥古有活脫處頌云

來問若成風箭不虛發偶爾弄泥團漢有什麼限方木堪悲獨眼龍只返圓孔不妨撞著作家一隻眼只曾未呈牙爪也無牙爪可呈說

牙爪開你還見麼雪竇却些子他大地人一時喫林天下雷納僧無著身處早天霹靂逆水之波經幾回七十二轉成一百五十

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太傅問處似運斤

成風此出莊子郢人泥壁餘一小竅遂圓泥擲補之時有少泥落在鼻端傍有匠者云公補較甚巧我運斤為你取鼻端泥其鼻端泥若蠅子翼使匠者斲之匠者運斤成風而斲之盡其泥而不傷鼻郢人立不失容所謂二

俱巧妙朗上座雖應其機語無善巧所以雪竇道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明招道得也太奇特爭奈未有拳雲攫霧底爪牙雪竇傍不肯忍俊不禁代他出氣雪竇暗去合他意自頌他踏倒茶爐

語牙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雲門道不望你有逆水之波但有順水之意亦得所以道活句下薦得永却不忘朗上座與明招語句似死若要見活處但看雪竇踏倒茶爐垂示云七穿八穴攙鼓奪旗百匝千重瞻前

顧後踞虎頭收虎尾未是作家牛頭沒馬頭回亦未為奇特且道過量底人來時如何試

舉看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

不妨縱橫自在此間太高峰云待汝出網生你合只自如何必更問

來向汝道滅人多少聲價作家宗師天然自在在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雷霹靂可然驚軍一任峰云老僧住持事繁不在勝負放過雪峰三聖雖然一出一入一挨一揆未分勝負在且道這二尊宿具什麼眼目三聖自臨

濟受訣徧歷諸方皆以高賓待之看他致箇問端多少人摸索不著且不涉理性佛祖却問道透網金鱗以何為食且道他意作麼生透網金鱗尋常既不食他香餌不知以什麼為食雪峰是作家匠似閑只以一二分酬他却向他道待汝出網來向汝道汾陽謂之呈解問洞下謂之借事問須是超倫絕類得大受用頂門有眼方謂之透網金鱗爭奈雪峯

是作家不妨減人聲價却云待汝出網來向汝道看他兩家把定封疆壁立萬仞若不是三聖只此一句便去不得爭奈三聖亦是作家方解向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雪峯却道老僧住持事繁此語得恁麼頑慢他作家相見一擒一縱逢強即弱遇賤即貴你若作勝負會未夢見雪峯在看他二

人最初孤危峭峻末後二俱死即當且道還
 有得失勝負麼他作家酬唱必不如此三聖
 在臨濟作院主臨濟遷化垂示云吾去後不
 得滅吾正法眼藏三聖出云爭敢滅却和尚
 正法眼藏濟云已後有人問你作麼生三聖
 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
 却三聖便禮拜他是臨濟真子方敢如此酬
 唱雪竇末後只頌透網金鱗顯他作家相見
 處頌云

透網金鱗千兵易得一將難求休云滯水

向他雲外立活潑搖乾蕩坤作家作家未
睡地且其匙置好誰敢辨端倪是他奇特處
 放出又振鬣擺尾兩賣弄出來不妨驚
 何妨轉過那處去不妨驚

千尺鯨噴洪浪飛盡大地人一口吞盡

一聲雷震清風起有眼有耳如聾清風起

在什麼天上人間知幾幾三聖牢把牌頭

撒土撒沙作什麼打云你在什麼處

透網金鱗休云滯水五祖道只此一句頌了
 也既是透網金鱗豈居滯水必在洪波浩渺
 白浪滔天處且道二六時中以何為食諸人
 且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定當看雪竇道

此事隨分拈弄如金鱗之類振鬣擺尾時直
 得乾坤動搖千尺鯨噴浪飛此頌三聖道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如鯨噴洪
 浪相似一聲雷震清風起頌雪峯道老僧住
 持事繁如一聲雷震清風起相似大綱頌他
 兩箇俱是作家清風起天上人間知幾幾且
 道這一句落在什麼處風者風也當清風起
 時天上人間能有幾人知
 垂示云度越階級超絕方便機相應句句
 相投儻非入大解脫門得大解脫用何以權

衡佛祖龜鑑宗乘且道當機直截逆順縱橫
 如何道得出身句試請舉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塵塵三昧天下衲僧
作案塵滿口雲門云鉢裏飯桶裏水在這裏
撒沙撒土作什麼門云鉢裏飯桶裏水在這裏
裏盛鉢金沙混雜將錯就
錯含元穀粟不同長安

選定當得麼若定當得雲門鼻孔在諸人手
 裏若定當不得諸人鼻孔在雲門手裏雲門
 有斬釘截鐵句此一句中具三句有底問著
 便道鉢裏飯粒粒皆圓桶裏水滴滴皆濕若
 恁麼會且不見雲門端的為人處頌云

鉢裏飯桶裏水塵也撒沙撒土作什
 阿師難下背為什麼却恁麼舉北斗南
 星位不殊喚東作西什麼坐立儼然
 浪滔天平地起腳下深數丈實主互換
 打擬不疑然在你頭上你又作麼生
 無視長者子郎當不少
 雪竇前面頌雲門對一說話道對一說太孤
 絕無孔鐵鎚重下楔後面又頌馬祖離四句
 絕百非話道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
 得若於此公案透得便見這箇頌雪竇當頭
 便道鉢裏飯桶裏水言中有響句裏呈機多
 口阿師難下背隨後便與你下注脚也你若
 向這裏要求玄妙道理計較轉難下背雪竇
 只到這裏也得他愛恁麼頭上先把定恐眾
 中有具眼者覷破也到後面須放過一著俯
 為初機打開頌出教人見北斗依舊在北南
 星依舊只在南所以道北斗南星位不殊白
 浪滔天平地起忽然平地上起波瀾又作麼
 生若向事上覷則易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
 不著這箇如鐵椀子相似擺撥不得插嘴不

鉢裏飯桶裏水塵也撒沙撒土作什
 阿師難下背為什麼却恁麼舉北斗南
 星位不殊喚東作西什麼坐立儼然
 浪滔天平地起腳下深數丈實主互換
 打擬不疑然在你頭上你又作麼生
 無視長者子郎當不少
 雪竇前面頌雲門對一說話道對一說太孤
 絕無孔鐵鎚重下楔後面又頌馬祖離四句
 絕百非話道藏頭白海頭黑明眼衲僧會不
 得若於此公案透得便見這箇頌雪竇當頭
 便道鉢裏飯桶裏水言中有響句裏呈機多
 口阿師難下背隨後便與你下注脚也你若
 向這裏要求玄妙道理計較轉難下背雪竇
 只到這裏也得他愛恁麼頭上先把定恐眾
 中有具眼者覷破也到後面須放過一著俯
 為初機打開頌出教人見北斗依舊在北南
 星依舊只在南所以道北斗南星位不殊白
 浪滔天平地起忽然平地上起波瀾又作麼
 生若向事上覷則易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
 不著這箇如鐵椀子相似擺撥不得插嘴不

得你若擬議欲會而不會止而不止亂呈懔
袋正是箇箇無視長者子寒山詩道六極常
嬰苦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勢閉蓬門
日上巖猶暗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
總無視

卷五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五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六 鴈六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垂示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不落階級又無
摸索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到這裏若有

一絲毫解路猶滯言詮尚拘機境盡是依草
附木直饒便到獨脫處未免萬里望鄉關還
構得麼若未構得且只理會箇現成公案試
舉看

舉雪峰住庵時有兩僧來禮拜 作甚麼一狀領過

峰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甚麼 眼

睛無孔箇子 僧亦云是甚麼 泥潭子撞拍

掌頭戴角 峰低頭歸庵 泥裏有刺如龍無足似

蛇有角就中難寫指置 僧

後到巖頭也須是問過始 頭問甚麼處來

也須是作家始得這漢往往 僧云嶺南

敗關若不是同參泊乎放過 來 傳得甚麼消息來也須是

通箇消息還見雪峯麼 頭云曾到雪

峰麼 勤破了不少 僧云曾到 實人難得

頭云有何言句 便怎麼 僧舉前話 去也重

重納 頭云他道甚麼 好勞口便打大 僧云

欺開 他無語低頭歸庵 又納欺開你且 頭云噫

我當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 洪波浩渺若白浪滔天

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 癡兒事作不須彌也須

粉碎且道他 僧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

已是不理埋正賊去 頭云何不早問 好與

了多時賊過後張弓 頭云未敢容易 這棒本是這僧喫穿

禪床 僧云未敢容易 却鼻孔伴因長智已

是兩重 頭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

同條死 沒天 要識末後句只這是 譬教一船人我

也不信泊乎 大凡扶堅宗教須是辨箇當機知進退是非

明殺活擒縱若忽眼目迷黎麻羅到處逢問

便問逢答便答殊不知鼻孔在別人手裏只

如雪峰巖頭同參德山此僧參雪峰見解只

到恁麼處及乎見巖頭亦不曾成得一事虛

煩他二老宿一問一答一擒一縱直至如今

天下人成節角請訛分疎不下且道節角請

訛在甚麼處 雪 雪雖遍歷諸方末後於鰲山

店巖頭因而激之方得勦絕大徹巖頭後值

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岬各懸一板有人過

敲板一下頭云你過那邊遂從蘆葦間舞禪

而出雪峰歸嶺南住庵這僧亦是久參底人

雪峰見來以手托庵門放身出云是甚麼如

今有底恁麼問者便去他語下咬嚼這僧亦

怪也只向他道是甚麼峰低頭歸庵往往喚

作無語會去也這僧便摸索不著有底道雪

峰被這僧一問直得無語歸庵殊不知雪峰

意有毒害處雪峰雖得便宜爭奈藏身露影

這僧後辭雪峰持此公案令巖頭判既到彼

巖頭問甚麼處來僧云嶺南來頭云曾到雪

峰麼若要見雪峰只此一問也好急著眼看

僧云曾到頭云有何言句此語亦不空過這

僧不曉只管逐他語脈轉頭云他道甚麼僧

云他低頭無語歸庵這僧殊不知巖頭著草

鞋在他肚皮裏行幾回了也巖頭云噫我當

初悔不向他道末後句若向他道天下人不

奈雪老何巖頭也是扶強不扶弱這僧依舊

黑漫漫地不分緇素懷一肚皮疑真箇道雪

峰不會至夏末再舉前話請益巖頭頭云何

不早問這老漢計較生也僧云未敢容易頭

云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

末後句只這是巖頭太煞不惜眉毛諸人畢

竟作麼生會雪峰在德山會下作飯頭一日
齋晚德山托鉢下至法堂峰云鐘未鳴鼓未
響這老漢托鉢向甚麼處去山無語低頭歸
方丈雪峰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不會末
後句山聞令侍者喚至方丈問云汝不肯老

僧那頭密啟其語山至來日上堂與尋常不
同頭於僧堂前撫掌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
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他何雖然如是只得
三年此公案中如雪峰見德山無語將謂得
便宜殊不知著賊了也蓋為他曾著賊來後

來亦解做賊所以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
關有者道巖頭勝雪峰則錯會了也巖頭常
用此機示眾云明眼漢沒窠臼却物為上逐
物為下這末後句設使親見祖師來也理會
不得德山齋晚老子自捧鉢下法堂去巖頭
道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雪實拈云曾聞
說箇獨眼龍元來只具一隻眼殊不知德山
是箇無齒大蟲若不是巖頭識破爭知得昨
日與今日不同諸人要會末後句麼只許老
胡知不許老胡會自古及今公案萬別千差

如荆棘林相似你若透得去天下人不奈何
三世諸佛立在下風你若透不得巖頭道雪
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只這一句
自然有出身處雪實頌云

末後句已在言前將謂為君說舌頭落也

頭無尾有明暗雙雙底時節萬般老漢如

尾無頭此同條生也共相知是何種族彼

是怎麼向瀟湘不同條死還殊絕拄杖子在

我鼻孔為什麼還殊絕還殊絕還殊絕

在別人手裏還殊絕還殊絕還殊絕

頭碧眼須甄別怎麼他人却不怎麼只許

老胡知不南北東西歸去來收脚眼下猶

乞你一條夜深同看千巖雪猶較半月程

沒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漢

末後句為君說雪實頌此末後句他意極有

落草相為頌則煞頌只頌毛彩些子若要透

兒也未在更敢開口便道明暗雙雙底時

節與你開一綫路亦與你一句打殺了也未

後更與你注解只如招慶一日問羅山云巖

頭道恁麼恁麼不恁麼意旨如何羅

山召云大師師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慶禮

謝而去三日後又問前日蒙和尚垂慈只是
看不破山云盡情向你道了也慶云和尚是

把火行山云若恁麼據大師疑慮問將來慶

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生亦同死慶

當時禮謝而去後有僧問招慶同生亦同死

時如何慶云合取狗口僧云大師收取口喫

飯其僧却來問羅山云同生不同死時如何

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

云如虎戴角末後句正是這箇道理羅山會

下有僧便用這箇意致問招慶慶云彼此皆

知何故我若東勝昇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

也知天上一句人間也知心相知眼眼

相照同條生也則猶易見不同條死也還殊

絕釋迦達磨也摸索不著南北東西歸去來

有些子好境界夜深同看千巖雪且道是雙

明雙暗是同條生是同條死具眼袖僧試甄

別看

舉僧問趙州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畧

約也有人來持虎嶺州云汝只見畧約且

不見石橋慎得真便這老僧云如何是石

橋漢賣身去也

橋上對來州云渡驢渡馬一網打盡直得
氣處一死更不再活

趙州有石橋蓋李膺造也至今天下有名畧
約者即是獨木橋也其僧故意滅他威光問
他道久響趙州石橋到來只見略約趙州便

迴汝只見略約且不見石橋據他問處也只
是平常說話相似趙州用去釣他這僧果然

上鈎隨後便問如何是石橋州云渡驢渡馬
不妨言中自有出身處趙州不似臨濟德山
行棒行喝他只以言句殺活這公案好好看

來只是尋常鬧機鋒相似雖然如是也不妨
難湊泊一日與首座看石橋州乃問首座是

什麼人造座云李膺造州云造時向什麼處
下手座無對州云尋常說石橋問著下手處
也不知又一日州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善知

識為什麼有塵州云外來底又問清淨伽藍

為什麼有塵州云又有一點也又僧問如何
是道州云牆外底僧云不問這箇道問大道
州云大道透長安趙州偏用此機他到平實
安穩處為人更不傷鋒犯手自然孤峻用得

此機甚妙雪竇頌云

孤危不立道方高須是到這田地始得言

入海還須釣巨鰲生則要津不通凡聖

漢不可兩雙螺對不足問大丈夫

兩三三有恁麼人堪笑同時灌溪老曾恁麼人

是別程似則似解云劈箭亦徒勞程似則似

孤危不立道方高雪竇頌趙州尋常為人處

不立玄妙不立孤危不似諸方道打破虛空

擊碎須彌海底生塵須彌鼓浪方稱他祖師

之道所以雪竇道孤危不立道方高壁立萬

仞顯佛法奇特靈明雖然孤危峭峻不如不

立孤危但平常自然轉轉地不立而自立

不高而自高機出孤危方見玄妙所以雪竇

云入海還須釣巨鰲看他具眼宗師等開垂

一語用一機不釣鰲蛭螺蚌直釣巨鰲也不

妨是作家此一句用顯前面公案堪笑同時

灌溪老不見僧問灌溪久響灌溪及乎到來

只見箇漚麻池溪云汝只見漚麻池且不見

灌溪僧云如何是灌溪溪云劈箭急又僧問

黃龍久響黃龍及乎到來只見箇赤斑蛇龍

云子只見赤斑蛇且不見黃龍僧云如何是

黃龍龍云拖地僧云忽遇金翅鳥來時如

何龍云性命難存僧云恁麼則遣他食噉去

也龍云謝子供養此總是立孤危是則也是

不免費力終不如趙州尋常用底所以雪竇

道解云劈箭亦徒勞只如灌溪黃龍即且置

趙州云渡驢渡馬又作麼生會試辨看

垂示云徧界不藏全機獨露觸途無滯著著

有出身之機句下無私頭頭有殺人之意且

道古人畢竟向什麼處休歇試舉看

舉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兩

蒸草漢單襄和尙合知大師云是什麼和尙合知

不知丈云野鴨子鼻孔已在別人手裏只

大師云什麼處去也前前第二物惡水更

丈云飛過去也只當他後大師遂扭

百丈鼻頭父母所生鼻孔却在別人手

作忍痛聲只在這裏還喚喚野鴨大師云

何曾飛去美獨人好迷老漢元來

正眼觀來却是百丈具正因馬大師無風起

浪諸人要與佛祖為師參取百丈要自救不

了參取馬祖大師看他古人二六時中未嘗不在箇裏百丈非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昌乃傾心依附二十年為侍者及至再參於喝下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本無悟處作箇悟門建立此事若恁麼見解如獅子

身中蟲自食獅子肉不見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長智不大者見不遠若用作建立會佛法豈到如今看他馬大師與百丈行次見野鴨子飛過大師豈不知是野鴨子為甚麼却恁麼問且道他意落在什麼處百丈只管隨

他後走馬祖遂扭他鼻孔丈作忍痛聲馬祖云何曾飛去百丈便省而今有底錯會纔問者便作忍痛聲且喜跳不出宗師家為人須為教微見他不會不免傷鋒犯手只要教他明此事所以道會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

沈布馬祖當時若不扭住只成世諦流布也是逢境遇緣宛轉教歸自己十二時中無空缺處謂之性地明白若只依草附木認箇驢前馬後有何用處看他馬祖百丈恁麼用雖似昭昭靈靈却不住在昭昭靈靈處百丈

作忍痛聲若恁麼見去徧界不藏頭頭成現所以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馬祖次日陞堂眾纔集百丈出卷却拜馬祖便下座歸方丈次問百丈我適來上堂未曾說法你為什麼便卷却馬祖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

孔痛祖云你昨日向甚處留心丈云今日鼻頭又不痛也祖云你深知今日事丈乃作禮却歸侍者寮哭同侍者問云你哭作什麼丈云你去問取和尚侍者遂去問馬祖祖云你去問取他看侍者却歸寮問百丈丈却呵

呵大笑侍者云你適來哭而今為什麼却笑丈云我適來哭如今却笑着他悟後阿鞞地羅籠不住自然玲瓏雪竇頌云

野鴨子成祥作隊又有一隻知何許用作什麼馬祖見來相共語打葛藤有什麼了期說箇話 盡山雲海月情東家狗柄兵西家狗柄 依前不會還飛去因甚道他不會言 欲飛去鼻孔在別人手裏已却把住 老發心切道是與他下注脚了也 却把住更道什麼 道什麼道不可也 教山僧道不可作野鴨知向什麼處去 子叶蒼天蒼天脚踏下好與三十棒不

雪竇劈頭便頌道野鴨子知何許且道有多少馬祖見來相共語此頌馬祖問百丈云是什麼丈云野鴨子話盡山雲海月情頌再問百丈什麼處去馬大師為他意旨自然脫體百丈依前不會却道飛過去也兩重踉過欲

飛去却把住雪竇據款結案又云道道此是雪竇轉身處且道作麼生道若作忍痛聲則錯若不作忍痛聲又作麼生會雪竇雖然頌得甚妙爭奈也跳不出

垂示云透出生死撥轉機關等閑截鐵斬釘隨處蓋天蓋地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試舉看

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不可也道西禪探 西南僧云西禪果然可然實頭當 門云西禪近日有何言句欲舉恐驚和尚深辨來 僧展兩手欺開了也 和尚問打一掌你待要翻款那 而打打僧云某甲話在你待要翻款那 手腳門却展兩手龍不解騎 僧無語可 便打不可放過此機合是雲門 何故當過一者若不故過合作麼生

雲門問這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這箇是當面話如閃電相似門云近日有何言句也只平常說話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却到去驗雲門便展兩手若是尋常人遭此一驗便見手忙脚亂他雲門有石火電光之機便打一掌僧云打即故是爭奈某甲話在這僧有轉身處所以雲門放開却展兩手其僧無語門便打着他雲門自是作家行一步知一步落處會瞻前亦解顧後不失蹤由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頌云

虎頭虎尾一時收殺人刀活人劍須是這僧若得千兵易得一將

未凜凜威風四百州坐斷天下人舌却問

不知何大唵不可首飾相續雪寶元來師

云放過一著若不放過又作麼生盡天下人一時落節學禪床一下

雪寶頌得此語極易會大意只頌雲門機鋒

所以道虎頭虎尾一時收古人云據虎頭收

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雪寶只據款結案愛

雲門會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僧展兩手門便

打是據虎頭雲門展兩手僧無語門又打是

收虎尾頭尾齊收眼似流星自然如擊石火

似閃電光直得凜凜威風四百州直得盡大地世界風颯颯地却問不知何太唵不妨有吟處雪寶云放過一著且道如今不放過時又作麼生盡大地人總須喫棒如今禪和子總道等他展手時也還他本分草料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雲門不可只恁麼教你休也須別有事在

垂示云穩密全真當頭取證涉流轉物直下

承當向擊石火閃電光中坐斷請訛於據虎

頭收虎尾壁立千仞則且置放一線道還有

為人處也無試舉看

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云生

邪死邪道什麼好不惺惺吾云生也不道

死也不道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源云為什

麼不道豈過了也吾云不道不道惡水養

後箭源回至中路源云和尚快與某

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却較些子早連

道再三須重事就身打劫源便打好打

打他作什麼屈辱後道吾遷化源至石霜

元來有人咬在

舉似前話知而故犯不知是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可憐新鮮這般茶源云為什

麼不道落難一般意無兩種且霜云不道

不道天上天下曹溪波浪如源於言下有

東過西從西過東也是死中得活好與先

靈骨我車背後拋柴袋霜云洪波浩渺

白浪滔天免什麼先師靈骨也須運他作

猶在什麼破草鞋猶較些子

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拍棺木云生邪

死邪若向句下便入得言下便知歸只這便

是透脫生死底關鍵其或未然往往當頭踉

過看他古人行住坐卧不妨以此事為念纔

至人家弔慰漸源便拍棺問道吾云生邪死

邪道吾不移易一絲毫對他道生也不道死

也不道漸源當面踉過逐他語句走更云為

也

什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吾可謂赤心片片將錯就錯源猶自不惺惺回至中路又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這漢識什麼好惡所謂好心不得好報道吾依舊老婆心切更向他道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雖然如是却是他贏得一籌道吾恁麼血滴滴地爲他漸源得恁麼不瞥地道吾既被他打遂向漸源云汝且去恐院中知事探得與你作禍密遣漸源出去道吾忒煞傷慈源後來至一小院聞行者誦觀音經云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而爲說法忽然大悟云我當時錯怪先師爭知此事不在言向上古人道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却有底情解道道吾云不道不道便是道了也喚作打背翻筋斗教人摸索不著若恁麼會作麼生得平穩去若腳踏實地不隔一絲毫不見七賢女遊屍陀林遂指屍問云屍在這裏人在什麼處大姊云作麼作麼一衆齊證無生法恐且道有幾箇千箇萬箇只是一箇漸源後到石霜舉前話石霜依前云生也不道死也

不道源云爲什麼不道霜云不道不道他便悟去一日將鉞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意欲呈已見解霜果問云作什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便截斷他脚跟云我這裏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什麼先師靈骨他既是覓先師靈骨石霜爲什麼却恁麼道到這裏若於生也不道死也不道處言下薦得方知自始至終全機受用你若作道理擬議尋思直是難見漸源云正好著力看他悟後道得自然奇特道吾一片頂骨如金色擊時作銅聲雪竇著語云蒼天蒼天其意落在兩邊太原乎云先師靈骨猶在自然道得穩當這一落索一時拈向一邊且道作麼生是省要處作麼生是著力處不見道一處透千處萬處一時透若向不道不道處處透去便乃坐斷天下人舌頭若透不得也須是自參自悟不可容易過日可惜許時光雪竇頌云
兔馬有角新可然奇特牛羊無角新成什麼模樣
絕毫絕毫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山如嶽在什麼處平地起黃金靈骨今猶

在截却舌頭白浪滔天何處者過眼裏耳裏無處著果然却隻履西歸曾失却兒孫打云爲什麼却在
雪竇偏會下注脚他是雲門下兒孫凡一句中具三句底鉗鎚向難道處處破向撥不開處撥開去他緊要處頌出直道兔馬有角牛羊無角且道兔馬爲什麼有角牛羊爲什麼却無角若透得前話始知雪竇有爲人處有者錯會道不道便是道無句是有句兔馬無角却云有角牛羊有角却云無角且得沒交涉殊不知古人千變萬化現如此神通只爲打破你這精靈鬼窟若透得去不消一箇字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毫如山如嶽這四句似摩尼寶珠一顆相似雪竇渾淪地吐在你面前了也末後皆是據欵結案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者此頌石霜與太原乎語爲什麼無處者隻履西歸曾失却靈龜曳尾此是雪竇轉身爲人處古人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既是失却他一火爲什麼

却競頭爭

垂示云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祖師不曾西來未嘗以心傳授自是時人不了向外馳求殊不知自己脚跟下一段大事因緣千聖亦摸索不著只如今見不見聞不聞說不說知不知從什麼處得來若未能洞達且向葛藤窟裏會取試舉看

舉良禪客問欽山一鏃破三關時如何

妨奇特不妨 山云放出關中主看也 大家知是箇猛將 山云放出關中主看也 高松山低 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也

已落第 山云更待何時有猶有礙 良云好

箭放不著所在便出果然擬待翻歎那 山

云且來闌黎呼則易遭則難喚 良回首果

把不住 山把住云一鏃破三關即且止試

與欽山發箭看波見義不為無勇也 良擬

議果無摸余不著 山打七棒云且聽這漢

疑三十年令合恁麼有始有終頭正

良禪客也不妨是一員戰將向欽山手裏左盤右轉墜鞭閃鎗末後可惜許弓折箭盡雖然如是李將軍自有家聲在不得封侯也是

開這箇公案一出一入一擒一縱當機觀面提觀面當機疾都不落有無得失謂之玄機

稍虧些子力量便有顛蹶這僧亦是箇英靈底衲子致箇問端不妨驚詳欽山是作家宗師便知他問頭落處鐵者箭鏃也一箭射透

三關時如何欽山意道你射透得則且置試放出關中主看良云恁麼則知過必改也不妨奇特欽山云更待何時看他恁麼祇對欽山所問更無些子空缺處後頭良禪客却道好箭放不著所在拂袖便出欽山纔見他恁麼道便喚云且來闌黎良禪客果然把不住便回首欽山擒住云一鏃破三關則且止試

與欽山發箭看良擬議欽山便打七棒更隨後與他念一道咒云且聽這漢疑三十年如今禪和子盡道為什麼不打八下又不打六下只打七下不然等他問道試與欽山發箭看便打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在這箇公案須是胸襟裏不懷些子道理計較超出語言之外方能有一下破三關及有放箭處若存是之與非卒摸索不著當這僧若是箇漢

欽山也大嶮他既不能行此令不免倒行且道關中主畢竟是什麼人看雪竇頌云

與君放出關中主中也當頭 莫莽園一死不再活 取箇眼今目雙 斤放過一著左 拾箇耳今目雙 遺不前右邊 不後不後

只得一路進前則墜坑 可憐一鏃破三關落壁退後則猛虎銜脚 全機恁麼未解如何 的分明前後路 出打云君不見 君不見預兒 玄沙有言今 還見盤 大丈夫先 天為心祖 一句 最是 是玄沙在 我手裏未有 天地世界已前 在什麼處安身 立命

此頌數句取歸宗頌中語歸宗昔日因作此頌號曰歸宗宗門中謂之宗旨之說後來同安聞之云良公善能發箭要且不解中的有僧便問如何得中的安云關中主是什麼人後有僧舉似欽山山云良公若恁麼也未免得欽山口雖然如同安不是好心雪竇道與君放出關中主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有形無形盡斬為三段放箭之徒莫莽園若善能放箭則不莽園若不善放則莽園可知取箇眼今耳必雙捨箇耳今目雙瞽且道取箇眼

爲什麼却耳聾捨箇耳爲什麼却雙瞽此語無取捨方能透得若有取捨則難見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分明箭後路良禪客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欽山云放出關中主看乃至末後同安公案盡是箭後路畢竟作麼生君

不見玄沙有言今大丈夫先天爲心祖尋常以心爲祖宗極則這裏爲什麼却於天地未生已前猶爲此心之祖若識破這箇時節方識得關中主的的分明箭後路若要中的箭後分明有路且道作麼生是箭後路也須是

自著精彩始得大丈夫先天爲心祖玄沙常以此語示衆此乃是歸宗有此頌雪竇誤用爲玄沙語如此參學者若以此心爲祖宗參到彌勒佛下生也未會在若是大丈夫漢心猶是兒孫天地未分已是第二頭且道正當

恁麼時作麼生是先天地

垂示云未透得已前一似銀山鐵壁及乎透得了自己元來是鐵壁银山或有人問且作麼生但向他道若向箇裏露得一機看得一境坐斷要津不通凡聖未爲分外苟或未然

看取古人樣子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

不揀擇這鐵壁聚多少人手不得州云天

上天下唯我獨尊手地上起骨堆物僧鼻孔一時穿却金剛鑽

泰僧云此猶是揀擇果然隨他轉了州云也按舊道老漢

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山高僧無語三十

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三祖信心銘

劈頭便道這兩句有多少人錯會何故至道

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

一萬年也未夢見在趙州常以此語問人這

僧將此語倒去問他若向語上覓此僧却驚

天動地若不語句上又且如何更參三十

年這箇些子關棧子須是轉得始解拈虎鬚

也須是本分手段始得這僧也不顧危亡敢

拈虎鬚便道此猶是揀擇趙州劈口便塞道

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若問著別底便見脚

忙手亂爭奈這老漢是作家向動不得處動

向轉不得處轉你若透得一切惡毒言句乃

至于千萬萬狀世間戲論皆是醜翻上味若到

著實處方見趙州赤心片片田庫奴乃福唐

人鄉語罵人似無意智相似這僧道此猶是

揀擇趙州道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宗師眼

目須至恁麼如金翅鳥學海直取龍吞雪竇

頌云

似海之深是什麼度量測源如山之固

什麼人做得也未得一半在蚊蟲弄空裏

風也有恁麼不自覺同坑無異上且蚊蟲撼於鐵柱

與他得沒交涉揀今擇今同坑無異上且當軒布鼓

雪竇注兩句云似海之深如山之固僧云此

猶是揀擇雪竇道這僧一似蚊蟲弄空裏猛

風蟻撼於鐵柱雪竇實他膽大何故此是

上頭人用底他敢恁麼道趙州亦不放他便

云田庫奴什麼處是揀擇豈不是猛風鐵柱

揀今擇今當軒布鼓雪竇末後提起教活若

識得明白十分你自將來了也何故不見道

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是故當軒布鼓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

窠窟否兩重公案也是疑人處踏者伴疑

窠窟否疑似鐵猶有這箇在裏以已妨人

州云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正
不如語直胡孫哭
毛蟲蚊子咬鐵牛

趙州平生不行棒喝用得過於棒喝這僧問
得來也甚奇怪若不是趙州也難答伊蓋趙

州是作家只向伊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

分疎不下問處壁立千仞答處亦不輕他子

恁麼會直是當頭若不會且莫作道理計較

不見投子宗道者在雪竇會下作書記雪竇

令參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

竇問他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

畜生畜生後隱居投子凡去住持將袈裟裏

草鞋與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宗云袈

裟裏草鞋僧云未審意旨如何宗云赤脚下

桐城所以道獻佛不在香多若透得脫去縱

奪在我既是一問一答歷歷現成爲什麼趙

州却道分疎不下且道是時人窠窟否趙州

在窠窟裏答他在窠窟外答他須知此事不

在言句上或有箇漢徹骨徹髓信得及去如

龍得水似虎靠山頌云

象王嘯呻富貴中之富貴誰人
不懷然好箇消息獅子哮吼

作家中作系百獸無味之談相馬能作相
駢射射入路無味之談蕭然機子相
以有什麼咬嚼處分疎不下五年強一草
舟中說大磨沙渺兀然波浪起誰知別有
新思塞斷人口相嚼機你淡水南北東西
重有麼有麼天上鳥飛兔走自古自今
天下蒼天蒼天一時活埋

趙州道曾有人問我直得五年分疎不下似

象王嘯呻獅子哮吼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南

北東西鳥飛兔走雪竇若無末後句何處更

有雪竇來既是鳥飛兔走且道趙州雪竇山

僧畢竟落在什麼處

垂示云該天拈地越聖超凡百草頭上指出

涅槃妙心干戈叢裏點定衲僧命脉且道承

箇什麼人恩力使得恁麼試舉看

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再運前
來道什

爲人披者這州云何不引盡這語人智道
老漢因州纔有語言是揀擇滿口和尚如何
公案

君于白拈賊僧去某甲只念到這裏兩箇
騎馬捉賊

州云只這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畢竟只這老漢被他
捉却眼睛捉敗了也

趙州道只這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擊石火

似閃電光擒縱殺活得恁麼自在諸方皆謂

趙州有逸群之辯趙州尋常示眾有此一篇

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

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等還護惜也無

時有僧問云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什麼州

云我亦不知僧云和尚既不知爲什麼道不

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後來這

僧只拈他覺辨處去問他問得也不妨奇特

爭奈只是心行若是別人奈何他不得爭奈

趙州是作家便道何不引盡這語這僧也會

轉身吐氣便道某甲只念到這裏一似安排

相似趙州隨聲拈起便答不須計較古人謂

之相續也大難他辨龍蛇別休咎還他本分

作家趙州換却這僧眼睛不犯鋒銛不替計

較自然恰好你喚作有句也不得喚作無句

也不得喚作不有不無句也不得離四句絕

百非何故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急

著眼看方見若或擬議躊躇不免喪身失命

雪竇頌云

水灑不著說什麼太深遠生
空相似剎刺風吹不入他家得自在
地望空教告虎步龍行不坊奇特鬼

號神泣大某掩耳草徑風行頭長三尺知
是誰者見處見麼相對無言獨足立縮吐

頭去放過一若山題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虎步龍行鬼號神泣無

你啣啄處此四句頌趙州答話大似龍馳虎

驟這僧只得一場懨懨非但這僧直得鬼也

號神也泣風行草偃相似末後兩句可謂一

子親得頭長三尺知是誰相對無言獨足立

不見僧問古德如何是佛古德云頭長三尺

頭長二寸雪竇引用未審諸人還識麼山僧

也不識雪竇一時脫體畫却趙州真箇在裏

了也諸人須子細著眼看

番示云諸佛衆生本來無異山河自己寧有

等差爲什麼却渾成兩邊去也若能撥轉話

頭坐斷要津放過卽不可若不放過盡大地

不消一捏且作麼生是撥轉話頭處試舉看

舉雲門以拄杖示衆云點化在臨時殺人

眼睛何用周迴用吞却乾

了也拄杖子化爲龍化作什麼

坤了也天下袖帶性命不肯還碍著山

河大地甚處得來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

爭奉道

只如雲門道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

山河大地甚處得來若道有則瞎若道無則

死還見雲門爲人處麼還我拄杖子來如今

人不曾他雲門獨露處却道卽色明心附物

顯理且如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可不

知此議論何故更用拈花迦葉微笑這老漢

便拈胡道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

訶大迦葉更何必單傳心印諸人既是祖師

門下客還明得單傳底心麼胸中若有一物

山河大地縱然現前胸中若無一物外則了

無絲毫說什麼理與智冥境與神會何故一

會一切會一明一切明長沙道學道之人不

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却來生死本癡

人喚作本來人忽若打破陰界身心一如身

外無餘猶未得一半在說什麼卽色明心附

物顯理古人道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且道是

那箇一塵若識得這一塵便識得拄杖子纔

拈起拄杖子便見縱橫妙用恁麼說話早是

葛藤了也何況更化爲龍慶藏主云五千四

十八卷還曾有恁麼說話麼雲門每向拄杖

處拈掇全機大用活潑潑地爲人芭蕉示衆

云衲僧已鼻盡在拄杖頭上永嘉亦云不是

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如來昔於然

燈佛時布髮掩泥以待彼佛然燈曰此處當

建梵刹時有一天子遂標一莖草云建梵刹

竟諸人且道這箇消息從那裏得來祖師道

棒頭取證喝下承當且道承當箇什麼忽有

人問如何是拄杖子莫是打筋斗麼莫是撫

掌一下麼總是弄精魂且喜沒交涉雪竇頌

云

拄杖子吞乾坤道什麼只用打狗徒說桃花浪奔

振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也不在竿

雲覆卷處說得千徇萬徇不如手執鐺

一燒尾者不在擊雲攫霧只管看也只是

一箇乾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如王自是

你千里萬里拈了也謝慈惠元聞不聞不

爭奈煉然直須灑灑落落大地甚處得來

休更紛紛纒兼命者先打拈到不可七

十二棒且輕怨山僧不曾行此令一百

五十難放君正今當行豈可以恁麼了正

什麼 佛師驚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走散雪竇
蛇尾作

雲門委曲為人雪竇截徑為人所以撥却化為龍不消恁麼道只是拄杖子吞乾坤雪竇大意免人情解更道徒說桃花浪奔更不必化為龍也蓋禹門有三級浪每至三月桃花浪漲魚能逆水而躍過浪者即化為龍雪竇道縱化為龍亦是徒說燒尾者不在拈雲攫霧魚過禹門自有天火燒其尾拈雲攫霧而去雪竇意道縱化為龍亦不在拈雲攫霧也曝腮者何必喪膽亡魂清凉疏序云積行善陸尚乃曝腮於龍門大意明華嚴境界非小德小智之所造詣猶如魚過龍門透不過者點額而回困於死水沙磧中曝其腮也雪竇意道既點額而回必喪膽亡魂拈了也聞不聞重下注脚一時與你掃蕩了也諸人直須灑灑落落去休更紛紛紜紜你若更紛紛紜紜失却拄杖子了也七十二棒且輕恕雪竇為你捨重從輕古人道七十二棒翻成一百五十如今人錯會却只算數目合是七十五

棒為什麼却只七十二棒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所以道此事不在言句中免後人去穿鑿雪竇所以引用直饒真箇灑灑落落正好與你七十二棒猶是輕恕直饒總不如此一百五十難放君一時領了也却更拈拄杖重重相為雖然恁麼也無一箇皮下有血

佛果圓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六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七 馮七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垂示云建法幢立宗旨還他本分宗師定龍

蛇別縋素須是作家知識劔刃上論殺活棒

頭上別機宜則且置且道獨據囊中事一句

作麼生商量試舉看

舉風允垂語云與雲致雨也若立一塵我

法王於法自在家國興盛不是他不立一

塵掃滅跡失却眼家國喪亡一切處光

作什麼全是雪竇拈拄杖云須是雙立千

他家屋裏事還我話頭來

也還有同生同死底僧麼雖然如是

平不平之事須於雪竇商量始得還知麼

若知許你自由自在若不知朝打三千

打八

只如風穴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

一塵家國喪亡且道立一塵即是不立一塵

即是到這裏須是大用現前始得所以道設

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殺迷封直饒句下精通

未免觸途狂見他是臨濟下尊宿直下用本

分草料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聲聲意在

立國安邦須藉謀臣猛將然後麒麟出鳳凰

翔乃太平之祥瑞也他三家村裏人爭知有

恁麼事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風颯颯地野老

爲什麼出來謳歌只爲家國喪亡洞下謂之

轉變處更無佛無衆生無是非無好無惡

絕音響蹤跡所以道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又

云金屑眼中翳衣珠法上塵已靈猶不重佛

祖是何人七穿八穴神通妙用不爲奇特到

箇裏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

更說心說性說玄說妙都用不着何故他家

自有神仙境南泉示衆云黃梅七百高僧盡

是會佛法底人不得他衣鉢唯有盧行者不

會佛法所以得他衣鉢又云三世諸佛不知

有狸奴白牯却知有野老或輩聲或謳歌且

道作麼生會且道他具什麼眼却恁麼須知

野老門前別有條章雪竇雙拈了却拈拄杖

云還有同生同死底僧麼當時若有箇漢

出來道得一句互爲賓主免得雪竇這老漢

後面自點胸

野老從教不展眉三千里外有箇人且圖

美食不中飽人喫

家國立雄基太平一曲大家知要行即行

解脫門你謀臣猛將今何在有麼有麼

者少且萬里清風只自知若無人教誰

漢羅

通來雙提了也這裏却只拈一邊放一邊我

長補短捨重從輕所以道野老從教不展眉

我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雪竇

拈拄杖云還有同生同死底僧麼一似道

還有謀臣猛將麼一口吞却一切人了也所

以道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還有相知者麼出

來一坑埋却萬里清風只自知便是雪竇點

胸處也

垂示云以無師智發無作妙用以無緣慈作

不請勝友向一句下有殺有活於一機中有

縱有擒且道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看

舉雲門示衆云乾坤之內土三人稀六宇

宙之間休向鬼窟裏作合收不得

也切忌向祕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

獨可將三門來燈籠上雲門大師是即是

子若子細檢點將

來未免屎臭氣

雲門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且道雲門意在釣竿頭意在燈籠上此乃肇法師寶藏論數句雲門拈求示眾肇公時於後秦逍遙園造論寫維摩經方知莊老未盡其妙肇乃禮羅什為師又叅瓦棺寺跋陀婆羅菩薩從西天二十七祖處傳心印來肇深造其堂與肇一日遭難臨刑之時乞七日假造寶藏論雲門便拈論中四句示眾大意云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界之中論中語言皆與宗門說話相符合不見鏡清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作麼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瞞曹山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知不恁麼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所以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意明人人具足箇箇成雲門便拈來示眾已是十分現成不可更似座主相似與你注解去他慈悲更與你下注脚道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且道雲門恁麼道意作麼生不見古人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

空身即法身又云即凡心而見佛心形山即是四大五蘊也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所以道諸佛在心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道佛性堂堂顯現住相有情難見若悟眾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來心面是娘生面^聖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有者只認箇昭昭靈靈為實只是不得其用亦不得其妙所以動轉不得開撥不行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拈燈籠向佛殿裏若是常情可測度得將三門來燈籠上還測度得麼雲門與你一時打破情識意想得失是非了也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又云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刃翦却令人愛他道拈燈籠向佛殿裏這一句已截斷了也又將三門來燈籠上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雲門道汝若相當去且覓箇入路微塵諸佛在你脚跟下三藏聖教在你舌頭上不如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面前按山來看便有僧出問云學人見山是

山水是水時如何門云三門為什麼從這裏過恐你死却遂以手劃一劃云識得時是醍醐上味若識不得反為毒藥也所以道了了時無可了玄玄處處直須呵雪竇又拈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掛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着而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棒看佗本分宗師終不將實法繫綴人玄沙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雖然恁麼也是靈龜曳尾雪竇頌云

看看^{高着眼用看作}古岸何人把釣竿^{孤危}

甚孤危立甚壁立賊過後張弓腦後見肥與往來雲冉冉^{打斷}

百匝千重良辰水漫漫左之右之明月蘆

帽子錦與布衫花君自看^{看者則若得雲門語便見雪竇末後句}

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為人處他向雲門示眾後面兩句便與你下箇注脚云看看你便作瞠眉瞠眼會且得沒交涉古人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若只向瞠眉努眼處坐殺豈能脫得根塵雪竇道看看雲門如在古岸把釣竿相似雲又冉冉水又

漫漫明月映蘆花，蘆花映明月。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何境界。若便直下見得前後只是一句相似。

垂示云：意路不到正好提撕，言詮不及宜急。着眼若也，電轉星飛，便可傾湫倒嶽，衆中莫有辨得底麼？試舉着。

舉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猫兒。不是今日合前也一揚漏南泉見遂提起云：道得即不斬。正合十方坐斷，道老漢衆無對。可措放過一隊有定龍蛇手，脚泉斬猫兒爲兩段。快哉快哉若如麻似菜。快哉快哉若

弄泥團漢賊過後張弓已
是第二頭未舉起時好打

宗師家看他一動一靜，一出一入，且道意旨如何。這斬猫兒話，天下叢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提起處，便是有底道在。斬處且得都沒交涉。他若不提起時，亦匝匝地作盡道理。殊不知他古人有定乾坤底眼，有乾坤底劍。你且道畢竟是誰斬猫兒？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即不斬。當時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斬不斬？所以道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出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其實當時元不斬，此話亦不

在斬與不斬處，此事斬知如此，分明不在情塵。意見上討，若向情塵意見上討，則辜負南泉。去但向當鋒劍刃上看，是有也得無也得。不有不無也得，所以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今人不解變通，只管向語向上走。南泉恁麼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語。只要教人自薦，各各自用自知。若不恁麼會，卒摸索不着。雪竇當頭頌云：

兩堂俱是杜禪和。親言出親口一句撥動煙塵不奈何。看你作什麼折合現賴得南泉能舉令。舉拂子云：一似這箇王老師，猶

泥去一刀兩段任偏頗
任刀看他作什麼
不可改過
也便打

兩堂俱是杜禪和，雪竇不向句下死，亦不認驢前馬後有撥轉處。便道撥動煙塵不奈何，雪竇與南泉把手共行，一句說了也。兩堂首座沒歇頭處，到處只管撥動煙塵，奈何不得。賴得南泉與他斷這公案，收得淨盡地，爭奈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所以道賴得南泉能舉令，一刀兩段任偏頗，直下一刀兩段更不管

有偏頗，且道南泉據什麼令。

舉南泉復舉前話問趙州。也須是胡心同

方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不免比南泉

云：子若在却救得猫兒。唱拍相隨知音

趙州乃南泉的，子道頭會尾舉着，便知落處

南泉晚間復舉前話問趙州，州是老作家，便

脫草鞋於頭上戴出，泉云：子若在却救得猫

兒，且道真箇恁麼不恁麼？南泉云：道得即不

斬，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趙州便脫草鞋於頭

上戴出，佗參活句不參死句，日日新時時新

千聖移易一絲毫不得，須是運出自已家珍

方見他全機大用。他道我爲法王於法自在

人多錯會道。趙州權將草鞋作猫兒，有者道

待他云：道得即不斬，便戴草鞋出去，自是你

斬猫兒不干我事，且得沒交涉，只是弄精魂

殊不知古人意如天普蓋，似地普擊。他父子

相投機鋒，相合那箇舉頭，他便會尾。如今學

者不識古人轉處，空去意路上卜度，若要見

但去他南泉趙州轉處，便見好頭云。

公案圖來問趙州。言猶在耳，不謂更新長

安城裏任閑遊得恁麼快活得恁麼自在信手拈來草不可不教你

恁麼草鞋頭戴無人會也有一家風明頭也

合轎頭歸到家山即便休十棒且道過在什麼處只為你無風起浪彼此放下只恐不恁麼恁麼也大奇

公案圓來問趙州慶藏王道如入結案相似

八棒是八棒十三是十三已斷了也却拈來

問趙州州是他屋裏人會南泉意旨他是透

徹底人捏着磕着便轉具本分作家眼腦纔

聞舉着剔起便行雪竇道長安城裏任閑遊

漏逗不少古人道長安雖樂不是久居又云

長安甚闊我國晏然也須是識機宜別休咎

始得草鞋頭戴無人會戴草鞋處這些子雖

無許多事所以道唯我能知唯我能證方見

得南泉趙州雪竇同得同用處且道而今作

麼生會歸到家山即便休什麼處是家山他

若不會必不恁麼道他既會且道家山在什

麼處便打

垂示云無相而形充十虛而方廣無心而應

徧利海而不煩舉一明三目機鉢兩直得棒

如雨點鳴似雷奔也未當得向上人行履在

且道作麼生是向上人事試舉看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雖然如人也有些子香氣與世尊良久其聲如雷

劫倚空飛翹是不問世尊良久其聲如雷

動他不得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

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俚例漢一撥便外道

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

不妨令人疑者也要佛云如世良馬見鞭

影而行且道喚什麼作鞭影打一拂子棒

拾得口突飯

此事若在言向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

句或道無言便是又何消祖師西來作什麼

只如從上來許多公案畢竟如何見其下落

這一則公案話會者不少有底喚作良久有

底喚作據坐有底喚作默然不對且喜沒交

涉幾曾摸索得者來此事其實不在言向上

亦不離言句中若稍有擬議則千里萬里去

也看他外道省悟後方知亦不在此亦不在

彼亦不在是亦不在不是且道是箇什麼天

衣懷和尚頌云維摩不默良久據坐商量

成過咎吹毛匣裏冷光寒外道天魔皆拱手

百丈常和尚參法眼眼令看此話法眼一日

問你看什麼因緣常云外道問佛話眼云你

試舉看常擬開口眼云住住你擬向良久處

會那常於言下忽然大悟後示眾云百丈有

三訣喫茶珍重歌擬議更思量知君猶未徹

翠巖真點胸拈云六合九有青黃赤白一一

交羅外道會四維隨典論自云我是一切智

人在處索人論議他致問端要坐斷釋迦老

子舌頭世尊不費纖毫氣力他便省去讚歎

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

作麼生是大慈大悲處世尊隻眼通三世外

道雙眸貫五天馮山真如拈云外道懷藏至

寶世尊親為高提森羅顯現萬家歷然且畢

竟外道悟箇什麼如起狗逼牆至極則無路

處他須回來便乃活鱗鱗地若計較是非一

時放下情盡見除自然徹底分明外道去後

阿難問佛云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

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後來諸方便道又被

風吹別調中又云龍頭蛇尾什麼處是世尊

鞭影什麼處是見鞭影處雪竇云邪正不分

過猶鞭影真如云阿難金鐘再擊四眾共聞
雖然如是大似二龍爭珠長他智者威憚雪
寶頌云

機輪曾未轉在這裏果然轉必兩頭走不
有必落無不東則西明鏡忽臨臺這見釋
左眼半斤右眼八兩

麼一撥便轉破也蓋大地是
破也敗也敗也放一線
好與三十林道許你
見釋迦老子曾藏退
有箭轉身處爭不
奈只是箇外道不
後退後連不
處什麼處是良馬處不
且道什麼處是觀影不
處什麼處是良馬處不
千里追風喚得回不

敲出三門去也轉身即不
錯放過即不可便打不
前不構村後不送店不
什麼處去雷實雷聲甚大不

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機乃千聖靈機輪
是從本已來諸人命脉不見古人道千聖靈
機不易親龍生龍子莫因循趙州奪得連城
璧秦主相如總喪身外道却是把得住作得
主未嘗動著何故他道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豈不是全機處世尊會看風使帆應病與藥
所以良久全機提起外道全體會去機輪便
阿鞞鞞地轉亦不轉向有亦不轉向無不落

得失不拘凡聖二邊一時坐斷世尊繞良久
他便禮拜如今人多落在無不然落在有只
管在有無處兩頭走雪竇道明鏡忽臨臺當
下分妍醜這箇不曾動着只消箇良人如明
鏡臨臺相似萬象不能逃其形質外道云世
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且道是什
麼處是外道入處到這裏須是箇箇自參自
究自悟自會始得便於一切處行住坐卧不
問高低一時現成更不移易一絲毫纔作計
較有一絲毫道理即礙塞殺人更無入作分
也後面頌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
入當下忽然分妍醜妍醜分今迷雲開慈雲
何處生塵埃盡大地是世尊大慈大悲門戶
你若透得不消一捏此亦是放開底門戶不
見世尊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我寧不說
法疾入於涅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
喚得回追風之馬見鞭影而便過千里教回
即回雪竇意賞他道若得俊流方可一撥便
轉一喚便回若喚得回便鳴指三下且道是
點破是撒沙

垂示云當機觀面提陷虎之機正按傍提布
擒賊之略明合暗合雙放雙收解弄死蛇還
佗作者

舉巖頭問僧什麼處來未開口時
知來處果然僧云西京來果然頭云黃巢過
也不難果然

後還收得劔麼平生不曾做草賊
云收得賊也巖頭引頸近前
云因也巖頭呵呵大笑盡天

只見巖頭利不見巖心行僧云師頭落也
頭方巖善好惡者也巖頭僧後到雪峰依前

僧道老漢頭落落不得頭
像懂這僧往往不可不說
十分功敗去果然峰云有何言句得

不免僧舉前話便好雪峰打三十棒趕出
突林雖然僧打三十棒趕出打

雖然新釘鐵因甚只打三十棒趕出打
也未到折在且未是本分何故打三千
棒打八百若不是同參爭辯端的然

大凡挑囊負鉢撥草瞻風也須是具行脚眼
始得這僧眼似流星也被巖頭勘破了一串
穿却當時若是箇漢或殺或活舉着使用這
僧近即當却道收得似恁麼行脚闍羅老子
問你索飯錢在知他踏破多少草鞋直到雪

峻當時若有些子眼筋便解臂地去豈不快哉這箇因緣有節角請訛處此事雖然無得失得失甚大雖然無揀擇到這裏却要具眼揀擇看他龍牙行脚時致箇問端問德山學人仗鎧鉤擬取師頭時如何德山引頸近前云因龍牙云師頭落也山便歸方丈牙後舉似洞山洞山云德山當時道什麼牙云他無語洞山云佗無語則且置借我德山落底頭來看牙於言下大悟遂焚香遙望德山禮拜懺悔有僧傳到德山處德山云洞山老漢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也救得有什麼用處這箇公案與龍牙底一般德山歸方丈則暗中微妙巖頭大笑他笑中有毒若有人辨得天下橫行這僧當時若辨得出千古之下免得檢責於巖頭門下已是一場蹉過看他雪峰老人是同參便知落處也不與他說破只打三十棒趕出院可以光前絕後這箇是拈作家袖僧鼻孔為入底手段更不與他如之若何教他自悟去本分宗師為人有時籠罩不教伊出頭有時放令死即當地却須

有出身處大小大巖頭雪峰到被箇喫飯禪和勒破只如巖頭道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諸人且道這裏合下得什麼語免得他笑又免得雪峰行棒趕出這裏請訛若不曾親證親悟縱使口頭快利至究竟透脫生死不得山僧尋常教人觀這機關轉處若擬議則遠之遠矣不見投子問鹽平僧云黃巢過後收得劍麼僧以手指地投子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着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也不道收得也不道收不得與西京僧如隔海在真如拈云他古人一箇做頭一箇做尾定也雪竇頌云

黃巢過後曾收劍孟八即漢有什麼用處只是錫刀子一口大笑還應作者知一子親得能自笑箇三十不是渠便爭得自由山藤且輕怒同條生同條死朝三千暮八百東家入死西家入助哀却與教得便宜是落便宜謀款結業悔不慎當初也有些子黃巢過後曾收劍大笑還應作者知雪竇便頌這僧與巖頭大笑處這箇些子天下人摸索不着且道他笑箇什麼須是作家方知道笑中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有殺有活三十山

舉梁武帝請傳大士講金剛經達磨兄弟這老漢老大大作這般去就落便宜

座上揮案一下便下座直謂火星通散似帝愕然而回三度人瞞誌公問帝云不會可借誌公云大士講經竟也須逐出因始得當時和

誌公一時與逐出國始是作求兩箇漢同坑無異土

梁高祖武帝蕭氏諱衍字叔達立功業以至受齊禪即位後別註五經講議奉黃老甚篤而性至孝一日思得出世之法以報劬勞於是捨道事佛迺受菩薩戒於婁約法師處披佛袈裝自講放光般若經以報父母時誌公大士以顯異惑眾繫於獄中誌公乃分身遊化城邑帝一日知之感悟極推重之誌公數行遮護隱顯迨不可測時婺州有大士者居雲黃山手栽二樹謂之雙林自稱當來善慧

大士一日修壽命弟子上表聞於帝時朝廷以其無君臣之禮不受傳大士將入金陵城中賣魚時武帝或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貧道不能講市中有傳大士者能講此經帝下詔召之入禁中傳大士既至於講座上揮

案一下便下座當時便與推轉免見一場狼籍却被誌公云陛下還會麼帝云不會誌公

云大士講經竟也是一人作頭一人作尾誌公恁麼道還夢見傳大士麼一等是弄精魂這箇就中奇特雖是死蛇解弄也活既是講

經為甚却不大分為二一如尋常座主道金剛之體堅固物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萬物如此講說方喚作講經雖然如是諸人殊不知傳大士只拈向上關候子畧露鋒銚教人

知落處直截與你壁立萬仞恰好被誌公不識好惡却云大士講經竟正是好心不得好報如美酒一盞却被誌公以水攪過如一盞

糞被誌公將一顆鼠糞污了且道既不是講經畢竟喚作什麼頌云

不向雙林寄此身只為他忍不住却於梁

土惹埃塵若不入草尋見端的當時不得誌公老作賊不須本有也是栖栖去國人正好一狀

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傳大士與沒板齒老漢一般相達達磨初到金陵見

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帝不契遂渡江至魏武帝舉問誌公公云陛下還識此人否

帝云不識誌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遂遣使去取誌公云莫道陛下發使去取合國人去他亦不同所以雪竇道當時不

得誌公老也是栖栖去國人當時若不是誌公為傳大士出氣也須是趕出國去誌公既饒舌武帝却被他熱瞞一上雪竇大意道不須他來梁士講經揮案所以道何不向雙林

寄此身喫粥喫飯隨分過時却來梁土惹麼指注揮案一下便下座便是他惹埃塵處既是要殊勝則目視雲霄上不見有佛下不見有眾生若論出世邊事不免灰頭土面將無作有將有作無將是作非將龜作細魚行酒

肆橫拈倒用教一切人明此箇事若不恁麼放行直到彌勒下生也無一箇半箇傳大士既是拖泥帶水類是有知音若不得誌公老幾乎趕出國了且道即今在什麼處

垂示云掀天闢地軸擒虎兇辨龍蛇須是箇活鱖鱖漢始得句句相投機機相應且從上來什麼人合恁麼請舉看

舉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名實相奪聖云慧寂生斷舌頭仰山云慧寂是我各自守聖云我名慧然開市裏奪去後仰山呵呵

大笑可謂是箇時節錦上添花天下人不知落處何故土頭人猶相違者少一如巖頭笑又非巖頭笑一等是笑為

什麼却作而說具眼者試定當看三聖是臨濟下尊宿少具出群作略有大機有大用在眾中昂昂藏藏名聞諸方後辭臨

濟徧遊淮海到處叢林皆以高賓待之自向北至南方先造雪峰便問透網金鱗未審以何為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峰往寺莊路逢獼猴乃云這獼猴各各佩一面古鏡聖云歷劫無名何以彰為古

鏡峰云瑕生也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罪過老僧住持事繁後至仰山山極愛其後利待之於明愈下一日有官人來參仰山山問官居何位云推官山豎起拂子云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語衆人下語俱不契仰山意時三聖病在延壽堂仰山令侍者持此語問之聖云和尚有事也再令侍者問未審有什麼事聖云再犯不容仰山深肯之百丈當時以禪板蒲團付黃檗拄杖拂子付馮山馮山後付仰山仰山既大肯三聖聖一日辭去仰山以拄杖拂子付三聖聖云某甲已有師仰山詰其由乃臨濟的子也知如仰山問三聖汝名什麼佗不可不知其名何故更恁麼問所以作家要驗人得知子細只似等閑問云汝名什麼更道無計較何故

三聖不云慧然却道慧寂看佗具眼漢自然不同三聖恁麼又不是顛一向攪旗奪鼓意在仰山語外此語不墮常情難為摸索這般漢手段却活得人所以道佗參活句不參死句若順常情則敬人不得看佗古人念道如

此用盡精神始能大悟既悟了用時還未悟時人相似隨分一言半句不得落常情三聖知佗仰山落處便向佗道我名慧寂仰山要收三聖三聖倒收仰山仰山只得就身打劫道慧寂是我放行處三聖云我名慧然亦是放行所以雪竇後面頌云雙收雙放若為宗只一句內一時領了仰山呵呵大笑也有權有實也有照有用為佗八面玲瓏所以用處得大自在這箇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有毒藥這箇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雪竇頌云

雙收雙放若為宗 知他有幾人八面玲瓏將謂真箇有恁麼事
 騎虎由來要絕功 若不是頂門上有眼射騎則不妨只恐你下不得爭得到這裏
 不是恁麼人爭明恁麼事 笑罷不知何處去盡四百軍州免恁麼人也難得
 去言猶在耳千古萬古有清風 只應千古動悲風
如今在什麼處咄既是大笑為何什麼却動悲風大地黑漫漫

雙收雙放若為宗放行互為賓主仰山云汝名什麼聖云我名慧寂是雙放仰山云慧寂是我聖云我名慧然是雙收其實是互換之機收則大家收放則大家放雪竇一時頌盡

了也佗意道若不收若不互換你是你我是我都來只四箇字因甚却於裏頭出沒卷舒古人道你若立我便坐你若坐我便立若也同坐同立二俱瞎漢此是雙收雙放可以為宗要騎虎由來要絕功有如此之高風最上之機要要騎便騎要下便下據虎頭亦得收虎尾亦得三聖仰山二俱有此之風笑罷不知何處去且道佗笑箇什麼直得清風凜凜為什麼末後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死而不弔一時與你注解了也爭奈天下人啗啄不入不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知落處諸人還知麼

垂示云無啗啄處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透荆棘林衲僧家如紅爐上一點雪平地上七穿八穴則且止不落黃綠又作麼生試舉

看

舉南泉歸宗麻谷同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 三人同行必有我師有 南泉於地上畫 什麼奇特也要辯端的 一圓相云道得即去 無風起浪也受人知 歸宗於圓相中坐 一人打龜 麻谷 道爭辨

便作女人拜一人打鼓泉云恁麼則不去
半路抽身是好人好也
一場曲調作家作家歸宗云是什麼心
行難得談破當時好

當時馬祖盛化於江西石頭道行於湖湘忠國師道化於長安他親見六祖來是時南方擎頭帶角者無有不欲升其堂入其室若不爾為人所耻這老漢三箇欲去禮拜忠國師至中路做這一場敗缺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既是一一道得為什麼却道不去且道古人意作麼生當時待他道恁麼則不去也劈耳便掌看他作什麼伎倆萬古振綱宗只是這些子機要所以慈明道要牽只在索頭邊撥著點著便轉如水上捺葫蘆子相似人多喚作不相肯語殊不知此事到極則處須離泥離水拔楔抽釘你若作心行會則沒交涉古人轉變得好到這裏不得不恁麼須是有殺有活看他一人去圓相中坐一人作女人拜也甚好南泉云恁麼則不去也歸宗云是什麼心行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他恁麼道大意要驗南泉南泉尋常道喚作如如早是

變了也南泉歸宗麻谷却是一家裏人一撥一縱一殺一活不妨奇特雪竇頌云

由基箭射猿當頭一路難敵向前達樹何太直若不承當爭敢恁麼東南千箇與萬箇如麻似果野狐精一是誰曾中的隊爭奪得南泉何半箇更沒一箇不如歸去好相呼相喚歸去來泥團漢溪門下客低低處平之復云曹溪路坦平為什麼休登陟不唯南泉半路抽身雪竇無雪竇也道般病痛

由基箭射猿達樹何太直由基乃是楚時人姓養名叔字由基時楚莊王出獵見一白猿使人射之其猿捉箭而戲勸群臣射之莫有中者王遂問群臣群臣奏曰由基者善射遂令射之由基方彎弓猿乃抱樹悲號至箭發時猿達樹避之其箭亦達樹中殺此乃神箭也雪竇何故却言太直若是太直則不中既是達樹何故却言太直雪竇借其意不妨用得好此事出春秋有者道達樹是圓相若真箇如此蓋不識語之宗旨不知太直處三箇

老漢殊途而同歸一撥一齊太直若是識得他去處七縱八橫不離方寸百川異流同歸大海所以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若是衲僧正眼覷著只是弄精魂若喚作弄精魂却不正弄精魂五祖先師道他三人是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雖然如此作女人拜他終不作女人拜會雖畫圓相他終不作圓相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雪竇道千箇與萬箇是誰曾中的能有幾箇百發百中相呼相喚歸去來須南泉道恁麼則不去也南泉從此不去故云曹溪路上休登陟滅却荆棘林雪竇把不定復云曹溪路坦平為什麼休登陟曹溪路絕塵絕迹露鞞鞞赤洒洒平坦坦儵然地為什麼却休登陟各自看脚下

垂示云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萬年一念一念萬年要知直截未舉已前且道未舉已前作麼生摸索請舉看
舉馮山五峰雲巖同侍立百丈阿呵呵終始諸說若
向滿湖我百丈問馮山併却咽喉唇吻作之東魯
麼生道一將馮山云却請和尚道借路丈

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不免
心切面皮厚三寸和泥和水就身打劫

馮山五峰雲巖同侍立百丈丈問馮山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道山云却請和尚道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百丈雖

然如此鍋子已被別人奪去了也丈復問五峰峰云和尚也須併却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云和尚有也未丈云喪我兒孫三人各是一家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

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所以宗師家以荆棘林驗人何故若於常情句下驗人不得初僧家須是句裏呈機言中辨的若是擔板漢多向句中死却便道併却咽喉唇吻更無下口處若是變通底人有逆水之波只向問頭上有一條路不傷鋒犯手馮山云却請和尚道

且道他意作麼生向箇裏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相似撥他問處便答自有出身之路不費纖毫氣力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百丈却不采他只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大凡宗師為人抽釘拔楔若是如今人便

道此答不肯他不領話殊不知箇裏一路生機處壁立千仞實主五換活鱖地雪竇愛他此語風措宛轉自在又能把定封疆所以頌云

却請和尚道面蓋乾坤已足傷鋒犯手虎頭生角出荒

草可驚驚十洲春盡花凋殘 獨處清涼
及珊瑚樹林日杲杲 千重百匝學奈百草
蓋地

此三人答處各各不同也有壁立千仞也有照用同時也有自救不了却請和尚道雪竇便向此一句中呈機了也更就中輕輕撥令人易見云虎頭生角出荒草馮山答處一似猛虎頭上安角有什麼近傍處不見僧問羅山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僧云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戴角雪竇只

一句頌了也代有轉變餘才更云十洲春盡花凋殘海上有三山十洲以百年為一春雪竇語帶風措宛轉盤礴春盡之際百千萬株花一時凋殘獨有珊瑚樹林不解凋落與太陽相奪其光交映正當恁麼時不妨奇特雪

寶用此明作却請和尚道十洲皆海外諸國之所附一祖洲出反魂香二瀛洲生芝草玉石泉如酒味三玄洲出僊藥服之長生四長洲出木瓜玉英五炎洲出火浣布六元洲出靈泉如蜜七生洲有山川無寒暑八鳳麟洲人取鳳喙麟角煎續弦膠九聚窟洲出獅子銅頭鐵額之獸十檀洲一作現吾石作劍切玉如泥珊瑚外國雜傳云大秦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底盤石珊瑚生其石上人以鐵網取之又十洲記云珊瑚生南海底如樹高三二尺有枝無皮似玉而紅潤感月而生凡枝頭皆有月暈 此一則與八卷首公案同看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七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八 馬八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舉百丈復問五峰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

道阿呵呵前峰云和尚也須併却提旗奉

機流萬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相逐者少

此一則與七卷末公案同看

瀉山把定封疆五峰截斷眾流這些子要昇

箇漢當面提掇如馬前相撲不容擬議直下

便用緊迅危峭不似瀉山盤礴滔滔地如今

禪和子只向架下行不能出他一頭地所以

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五峰答處當頭坐

斷不妨快俊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且道

是肯他是不肯他是殺是活見他阿鞞鞞地

只與他一點雪竇頌云

和尚也併却已在言前了龍蛇陣上看謀

略須是金牙始解七令人長憶李將軍抄

無多子足馬單鎗千萬里天邊飛一鷄大

見塵且道落在什麼處中也打云飛過去也

和尚也併却雪竇於一句中抄一抄云龍蛇

陣上看謀略如排兩陣突出突入七縱八橫

有闢將底手脚有大謀略底人足馬單鎗向

龍蛇陣上出沒自在你作麼生圍繞得他若

不是這箇人爭知有如此謀略雪竇此三頌

皆就裏頭狀出底語如此大似李廣神箭萬

里天邊飛一鷄一箭落一鷄定也更不放過

雪竇頌百丈問處如一鷄五峰答處如一箭

相似山僧只管讚歎五峰不覺渾身泥水了

也

舉百丈又問雲巖併却咽喉唇吻作麼生

道蝦蟇窟裏出巖云和尚有也未粘皮著

潭水前不講丈云喪我兒孫灼然有此答

雲巖在百丈二十年侍者後同道吾至藥

山山問云子在百丈會下爲箇什麼事巖云

透脫生死山云還透脫也未巖云渠無生死

山云二十年在百丈習氣也未除巖辭去見

南泉後復歸藥山方契悟看他古人二十年

參究猶自半青半黃粘皮著骨不能頽脫是

則也是只是前不講村後不迭店不見道語

不離窠臼焉能出益纏白雲橫谷口迷却幾

人源洞下謂之觸破故云躍開仙仗鳳凰樓

時人嫌觸當今號所以道荆棘林須是透過

始得若不透過終始涉廉纖斬不斷過來道

前不講村後不迭店雲巖只管去點檢他人

底百丈見他如此一時把來打殺了也雪竇

頌云

和尚有也未公案現成隨波金毛獅子不

踞地灼然有什麼兩雨三三舊路行併却

各物作麼生道轉身吐大雄山下空彈指

氣脚跟下建過了也一死更無再活可惡可

滿蒼天中更添怨苦

和尚有也未雪竇據款結案是則是只是金

毛獅子爭奈不踞地獅子捉物藏牙伏爪踞

地返擲物無大小皆以全威要全其功雲巖

云和尚有也未只是向舊路上行所以雪竇

云百丈向大雄山下空彈指

垂示云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

無得說既無說無示爭如不說聽既無聞無

得爭如不聽而無說又無聽却較些子只如

今諸人聽山僧在這裏說作麼生免得此過

具透關服者試舉看

舉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

某甲西來意什麼處得這話頭馬師云我

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退身

疑退也不知藏身露影不僧問智藏也須

妨是這老漢推道與別人草末焦尾大

也不知藏云何不問和尚蟲出來也道

什麼直得草鞋僧云和尚教來問受人處

自縛去死十分僧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

取海兄去不妨是八十四日善知僧問海

兄轉與別人海云我到這裏却不不用

從教千古萬僧舉似馬大師這僧知有馬

師云藏頭白海頭黑果中天子勅

這箇公案山僧舊日在成都參真覺覺云只

消看馬祖第一句自然一時理會得且道這

僧是會來問不會來問此問不妨深遠離四

句者有無非有非無非有非非無離此四

句絕其百非只管作道理不識話頭討頭腦

不見若是山僧待馬祖道了也便與展坐且

禮三拜看他作麼生道當時馬祖若見這僧

來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某甲西來意

以拄杖劈脊便棒趕出看他省不省馬大師

只管與他打葛藤以致這漢當面踉過更令

去問智藏殊不知馬大師來風深辨這僧懷

懂走去問智藏藏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

教來問看他這些子拶著便轉更無閑處

智藏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得問取海

兄去這僧又去問海兄海兄云我到這裏却

不會且道為什麼一人道頭痛一人云不會

畢竟作麼生這僧却回來舉似馬大師師云

藏頭白海頭黑若以解路下度却謂之相瞞

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者道三箇總識他問

頭所以不答總是拍盲地一時將古人醍醐

上味著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

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

得藏頭白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

檀樣懂換得箇不安樂更勞他三人尊宿入

泥入水畢竟這僧不瞥地雖然一恁麼這三

箇宗師却被箇擔板漢勘破如今人只管去

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

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

須是向正脈裏自看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

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

事如當門按一口劔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

又道譬如擲劔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

面玲瓏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或云野

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

若知千差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

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

雪竇頌云

藏頭白海頭黑半合半開一手掩

僧會不得更行脚三十年終是被人穿却

馬駒踏殺天下人漢始得放出這老漢臨

濟未是白拈賊乘兒牽伴直繞好離四句

絕百非道什麼也須是自然天上人間唯

我知用我作什麼奪却拄杖子或若

藏頭白海頭黑且道意作麼生這些子天下

衲僧跳不出看他雪竇後面台殺得好道直

饒是明眼衲僧也會不得這箇些子消息謂

之神仙秘訣父子不傳釋迦老子說一代時

教末後單傳心印喚作金剛王寶劔喚作正

位恁麼葛藤早是事不獲已古人畧露些子

鋒銚若是透得底人便乃七穿八穴得大自在若透不得從前無悟入處轉說轉遠也馬駒踏殺天下人西天般若多羅識達磨云震且雖澗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

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已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馬達磨六祖皆先識馬祖看他作畧果然別只道藏頭白海頭黑便見踏殺天下人處只這一句黑白語千人萬人咬不破臨濟未是

白拈賊臨濟一日示眾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向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臨濟下禪牀搗住云道道僧無語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雪峰後聞云臨濟大似白拈賊雪竇要與他臨濟相見觀馬祖機鋒尤過於臨濟此正是白拈賊臨濟未是白拈賊也雪竇一時穿却了也却頌這僧道離四句絕百非天上人間唯我知且莫向鬼窟裏作活計古人云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早是奇特

你作麼生離得四句絕得百非雪竇道此事唯我能知直饒三世諸佛也覩不見既是獨自箇知諸人更上來求箇什麼大瀉真如拈云這僧恁麼問馬祖恁麼答離四句絕百非智藏海兄都不知要會麼不見道馬駒踏殺天下人

垂示云鑽鉤橫按鋒前剪斷葛藤窠明鏡高懸句中引出毘盧印田地穩密處著衣喫飯伸通遊戲處如何溱泊還委恁麼看取下文舉金牛和尚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

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干頭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如醍醐毒藥一時行是則是七珍八寶一時羅刹爭奈相逢者雪竇云雖然如此金牛不是好心是賊見精識精來說是非者便是非人僧問長慶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不劫劫者元來不知落處長慶道什麼慶云大似因齋慶讚相麻打令揀款結案七金牛乃馬祖下尊宿每至齋時自將飯桶於僧堂前作舞呵呵大笑云菩薩子喫飯來如此者二十年且道他意在什麼處若只喚作喫飯尋常敲魚擊鼓亦自告報矣又何須更

目將飯桶來作許多伎倆莫是他顛麼莫是捉唱建立麼若是捉唱此事何不去寶華王座上敲床豎拂須要如此作什麼令人殊不知古人意在言外何不且看祖師當時初來底題目道什麼分明說道教外別傳單傳心印古人方便也只教你直截承當去後來人妄自卜度便道那裏有許多事寒則向火熱則乘涼饑則喫飯困則打眠若恁麼以常情義解詮註達磨一宗掃土而盡不知古人向二六時中念念不捨要明此事雪竇云雖然

如此金牛不是好心只這一句多少人錯會所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過斯等人翻成毒藥金牛既是落草為人雪竇為什麼道不是好心因什麼却恁麼道初僧家須是有生機始得今人不到古人田地只管道見什麼心有什麼佛若作這見解壞却金牛老作家了也須是子細看始得若只今日明日口快些子無有了期後來長慶上堂僧問古人道菩薩子喫飯來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尊宿家忒煞慈悲漏逗不少是則是因齋慶

讚你且道慶讚箇什麼看他雪竇頌云

白雲影裏笑呵呵笑中有刀然發作什麼天下稍僧不知落處

兩手持來付與他直有恁麼事其語金牛好喚作飯桶得麼若是

不分神僧不若是金毛獅子外始得許

喚這教茶飯他具眼只三千

眼不正千里外見請說

就在什麼處

白雲影裏笑呵呵長慶道因齋慶讚雪竇道

兩手持來付與他且道只是與他喫飯為當

別有奇特若向箇裏知得端的便是箇金毛

獅子子若是金毛獅子子更不必金牛將飯

桶來作舞大笑直向三千里外便知他敗缺

處古人道鑿在機先不消一捏所以衲僧家

尋常須是向格外用始得稱本分宗師若只

據語言未免漏逗

垂示云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

活人在彼在此同得同失若要提持一任提

持若要平展一任平展且道不落實主不拘

回互時如何試舉看

舉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白烏白問

定州法道何似這裏言中有聲草辨淺深

僧云不別死漢中有法底一箇半箇

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命當行

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也是這作家始

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說什麼一箇

僧便出去元來是座裏人只得

棒元來有人喫在受屈只是見機而作

僧轉身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依前

日却是箇白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

伶俐衲僧是君阿誰是臣敢向虎

口橫身成煞不識好惡僧近前奪曰手中

棒打曰三下也是一箇作家禪客始

屈棒屈棒點道老漢著

是幾箇杓柄却僧云有人喫在

知他美僧便禮拜

却恁麼去也點道大笑而出

須得清風隨方知盤始白云消得恁麼消

得恁麼可借放過何不替便

僧從定州和尚會裏來到烏白曰亦是作家

諸人若向這裏識得此二人一出一入千箇

萬箇只是一箇作主也恁麼作實也恁麼二

人畢竟合成一家一期勘辨實主問答始終

作家看烏白問這僧云定州法道何似這裏

僧便云不別當時若不是烏白難奈這僧何

曰云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爭奈這僧是

作家漢便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曰一

向行令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其僧

便出去看他兩箇轉轉地俱是作家了這

一事須要分縷素別休咎這僧雖出去這公

案却未了在烏白始終要驗他實處看他如

何這僧却似撐門柱戶所以未見得他烏白

却云屈棒元來有人喫在這僧要轉身吐氣

却不與他爭輕輕轉云爭奈杓柄在和尚手

裏烏白是頂門具眼底宗師敢向猛虎口裏

橫身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這漢是箇肘下

有符底漢所謂見義不為無勇也更不擬議

近前奪烏白手中棒打曰三下白云屈棒屈

棒你且道意作麼生頭上道屈棒元來有人

喫在及乎到這僧打他却道屈棒屈棒僧云

有人喫在曰云草草打著箇漢頭上道草草

打著一箇也到末後自喫棒為什麼亦道草

草打著箇漢當時若不是這僧草胡地也不

奈他何這僧便禮拜這箇禮拜最毒也不是好心若不是烏白也識他不破烏白云却恁麼去也其僧大笑而出烏白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看他作家相見始終賓主分明斷而能續其實也只是互換之機他到這裏亦不道有箇互換處自是他古人絕情塵意想彼此作家亦不道有得有失雖是一期間語言兩箇活潑潑地都有血脉針線不唯於此見得亦乃向十二時中歷歷分明其僧便出是雙放已下是雙收謂之互換也雪竇正恁麼

地頌出

呼即易天下人總疑著具內引來遣即難不妨勸絕淨

互換機鋒子細看二俱作家

劫石固來猶可壞袖裏

滄溟深處立須乾向什麼處安

烏白老烏白老可憐許道老幾何

與他杓柄太無端已在言

呼即易遣即難一等是落草雪竇忒慈悲

尋常道呼蛇易遣蛇難如今將箇瓢子吹來

喚蛇即易要遣時即難一似將棒與他却易復奪他棒遣去却難須是有本分手脚方能遣得他去烏白是作家有呼蛇底手脚亦有遣蛇底手段這僧也不是睡睡底烏白問定州法道何似這裏便是呼他烏白便打是遣

他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却轉在這僧處便是呼來烏白云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便近前奪棒也打三下却是這僧遣去乃至這僧大笑而出烏白云消得恁麼消得恁麼此分明是遣得他恰好看他兩箇機鋒互

換絲來線去打成一片始終賓主分明有時主却作賓有時賓却作主雪竇也讚歎不及所以道互換之機教人且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謂此劫石一由旬四十里廣八萬四千由旬原八萬四千由旬凡五百年乃有天人下來以六鉢衣袖拂一下又去至五百年

又來如此拂拂盡此石乃為一劫謂之輕衣拂石劫雪竇道劫石固來猶可壞石雖堅固尚爾可泊磨盡此二人機鋒千古萬古更無有窮盡滄溟深處立須乾任是滄溟洪波浩

渺白浪滔天若教此二人向內立地此滄溟也須乾竭雪竇到此一時領了末後更道烏

白老烏白老幾何般或擒或縱或殺或活畢竟是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這箇拄杖子三世諸佛也用歷代祖師也用宗師家也用

與人抽釘拔楔解粘去縛爭得輕易分付與人雪竇意要獨用賴值這僧當時只與他平展忽若早地起雷看他如何當抵烏白過杓柄與人去豈不是太無端

垂示云細如米末冷似冰霜高塞乾坤離明絕暗低低處觀之有餘高處平之不足把住放行總在這裏許還有出身處也無試舉看

舉丹霞問僧甚處來正是不可總說來處

僧云山下來著草鞋入你肚裏過也不難

是實霞云喫飯了也未第一杓惡水洗何

僧云喫飯了果然撞著箇露柱却被旁

孔儀霞云將飯來與汝喫底人還具眼麼雖然好欺倒憐床無端作什麼

僧無語果然走不得這僧若是一般

飯與人喫報恩有分為什麼不具眼也只得

一千通身是通身是一福云施者受者二

俱瞎漢道盡罕遇其人長慶云盡其機來

還成瞎否道盡罕遇其人福云道我瞎得

麼兩箇俱是華裏漢龍頭蛇尾常時待他

道盡其機來還成瞎否只向他道瞎也

只道得一半一等是作家為

什麼前不措村後不送店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不知何許人初習儒學

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

占者曰解空之祥偶一禪客問曰仁者何往

曰選官去禪客曰選官何如選佛霞云選佛

當往何所禪客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

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見馬大師

以兩手托幞頭脚一作馬師顧視云吾非汝

師南嶽石頭處去還抵南嶽還似前意投之

石頭云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堂隨眾作

務凡三年石頭一日告眾云來日刻佛殿前

草至來日大眾各備鋤鋤草丹霞獨以盆

盛水淨頭於師前跪膝石頭見而笑之便與

剃髮又為說戒丹霞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

謁馬祖未參禮便去僧堂內騎聖僧頭而坐

時大眾驚愕急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

子天然霞便下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

然他古人天然如此類脫所謂選官不如選

佛也傳燈錄中載其語句直是壁立千仞句

句有與人抽釘拔楔底手脚似問這僧道什

麼處來僧云山下來這僧却不通來處一如

具眼到去勘主家相似當時若不是丹霞也

難為收拾丹霞却云喫飯了也未頭邊總未

見得此是第二回勘他僧云喫飯了也情懂

漢元來不會霞云將飯與汝喫底人還具眼

麼僧無語丹霞意道與你這般漢飯喫堪作

什麼這僧若是箇漢試與他一割看他如何

雖然如是丹霞也未放你在這僧便眼眈眈

地無語保福長慶同在雪峰會下常舉古人

公案商量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報恩有

分為什麼不具眼不必盡問公案中事大綱

借此語作話頭要驗他諦當處保福云施者

受者二俱瞎漢快哉到這裏只論當機事句

裏有出身之路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

保福云道我瞎得麼保福意謂我恁麼具眼

與你道了也還道我瞎得麼雖然如是牛台

半開當時若是山僧等他道盡其機來還成

瞎否只向他道瞎可惜許保福當時若下得

這箇瞎字免得雪竇許多葛藤雪竇亦只用

此意頌

盡機不成瞎只道得一半也要按牛頭喫

草北魏遺事河南牛頭四七二三諸祖

師有條紫條紫紫紫紫寶器持來成過咎

不惟只帶紫一人杖來帶紫山僧也出頭不得過咎深可然

下袖僧跳不出無處尋在你脚跟下天上

且道深多少無處尋搜索不着

人間同陸沉天下袖僧一坑埋却還有活

盡機不成瞎長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保

福云道我瞎得麼一似按牛頭喫草須是等

他自喫始得那裏按他頭教喫雪竇恁麼頌

自然見得丹霞意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

來成過咎不唯只帶紫長慶乃至西天二十

八祖此土六祖一特埋沒釋迦老子四十九

年說一大藏教末後唯傳這箇寶器永嘉道

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若作保

福見解寶器持來都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

這箇與你說不得但去靜坐向他句中點檢看既是過咎深因什麼却無處尋此非小過也將祖師大事一齊於陸地上平沉却所以雪竇道天上人間同陸沉

垂示云向上轉去可以穿天下人鼻孔似鶻

捉鳩向下轉去自己鼻孔在別人手裏如龜藏殼箇中忽有箇出來道本來無向上向下用轉作什麼只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且道作麼生辨箇縑素良久云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開早地忽

雷雲門云餠餅舌柱上

這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餠餅還覺寒毛卓豎麼袖僧家問佛問祖問禪問道問向上向下了更無可得問却致箇問端問超佛越祖之談雲門是作家使水長船高泥多佛大便答道餠餅可謂道不虛行功不浪施雲門復示眾云你勿可作了見人道著祖師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道理你且喚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即說超佛越祖之談

便問箇出三界你把三界來看有什麼見聞

覺知隔得著你有什么麼聲色佛法與汝可了了箇什麼碗以那箇為差殊之見他古聖勿奈你何橫身為物道箇舉體全真物物體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埋沒

馬了也會得此語便識得餠餅五祖云驢屎比

麝香一作馬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到這裏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看這

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餠餅還識盃慚麼還覺漏逗麼有一般人杜撰道雲門見兔放鷹便道餠餅若恁麼將餠餅便是超佛越祖之談見去豈有活路莫作餠餅會又

不作超佛越祖會便是活路也與麻三斤解打鼓一般雖然只道餠餅其實難見後人多作道理云麓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若恁麼會且去作座主一生贏得多知多解如今禪和子道超佛越祖之時諸佛也踏在脚跟下祖師也踏在脚跟下所以雲門只向他道餠餅既是餠餅豈解超佛越祖試去參詳看諸方頌極多盡向問頭邊作言語唯雪竇頌得

最好試舉看頌云

超談禪客問偏多箇箇出來便作這絕縛

披離見也麼已在言前開也餠餅裡來猶

不住將木楔子換却至今天下有諸說豈

圓相云莫是恁麼會麼咬人言語

超談禪客問偏多此語禪和家偏愛問不見

雲門道你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

覓箇超佛越祖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

住坐卧屙屎放尿至於茅坑裏蟲子市肆買

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道得

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有者

更不識好惡作圓相土上加泥添枷帶鎖鐵

褲披離見也麼他致問處有大小大縫罅雲

門見他問處披離所以將餠餅攔縫塞定這

僧猶自不肯住却更問是故雪竇道餠餅壅

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諸說如今禪和子只

管去餠餅上解會不惹去超佛越祖處作道

理既不在這兩頭畢竟在什麼處三十年後

待山僧換骨出來却向你道

舉古有十六關士成難作隊有什麼用於處這一隊不啻囉漢於

浴僧時隨例入浴注 諸尊者 忽悟水因
惡水 諸禪德作麼生會他道妙觸宣明
頭洗 更不干別人事作麼 成佛子住天下 妙僧
生會 他摸落非他物 到這裏摸
索不著 兩頭也須七穿八穴始得一株一
三面 作什麼 條痕莫
毒真 山僧好種著種者
還曾 見德山臨濟麼

楞嚴會上跋陀婆羅菩薩與十六開士各修
 梵行乃各說所證圓通法門之因此亦二十
 五圓通之一數也他因浴僧時隨例入浴忽
 悟水因云既不洗塵亦不洗體且道洗箇什
 麼若會得去中間安然得無所有千箇萬箇
 更近傍不得所謂以無所得是真般若若有
 所得是相似般若不見達磨謂二祖云將心
 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這裏些子
 是袖僧性命根本更總不消得如許多葛藤
 只消道箇忽悟水因自然了當既不洗塵亦
 不洗體且道悟箇什麼到這般田地一點也
 著不得道箇佛字也須諱却他道妙觸宣明
 成佛子住宣則是顯也妙觸是明也既悟妙
 觸成佛子住即住佛地也如今人亦入浴亦
 洗水也恁麼觸因甚却不悟皆被塵境惑障

粘皮著骨所以不能便惺惺去若向這裏洗
 亦無所得觸亦無所得水因亦無所得且道
 是妙觸宣明不是妙觸宣明若向箇裏直下
 見得便是妙觸宣明成佛子住如今人亦觸
 還見妙處麼妙觸非常觸與觸者合則為觸
 離則非也玄沙過嶺猛著脚指頭以至德山
 棒豈不是妙觸雖然恁麼也須是七穿八穴
 始得若只向身上摸索有什麼交涉你若七
 穿八穴去何須入浴便於一毫端上現寶王
 刹向微塵裏轉大法輪一處透得千處萬處

一時透莫只守一窠一窟一切處都是觀音
 入理之門古人亦有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若
 一人悟去則故是因甚十六開士同時悟去
 是故古人同修同證同悟同解雪竇拈他教
 意令人去妙觸處會取出他教眼領免得人
 去教網裏籠籠半醉半醒要令人直下灑灑
 落落頌云
 了事袖僧消一箇現有一箇朝打三千某
箇也不 長連床上展脚卧果然是箇睡
消得 夢中曾說悟圓通你是睡話作什麼

香水洗來養面唾吐土上加泥又一
 了事袖僧消一箇且道了得箇什麼事作家
 揮客聊聞舉著劍起便行似恁麼袖僧只消
 得一箇何用成群作隊長連床上展脚卧古
 人道明明無悟法悟了却迷人長舒兩脚睡
 無偽一無真所以胸中無一事機來喫飯困
 來眠雪竇意道你若說入浴悟得妙觸宣明
 在這般無事袖僧分上只似夢中說夢所以
 道夢中曾說悟圓通香水洗來養面唾似恁
 麼只是惡水養頭澆更說箇什麼圓通雪竇

道似這般漢正好養頭養面唾山僧道土上
 加泥又一重
 垂示云大用現前不存執則活捉生擒不勞
 餘力且道是什麼人曾恁麼來試舉者
 舉僧問投子一切聲是佛聲是否也解持
天轟 薛應自投子云是勝放一船人賣身
衆不覺 與你了也拈放一身
邊是什 僧云和尚莫尿沸碗鳴聲頭利不
見整 頭方道什投子便打若好打放又問
應果 然納狀投子便打若好打放又問
籠言 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第二四持
叫屈 作什麼東西投子云是又是賣身與
南北 猶有影響在投子云是你了也

之機也是僧云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只
什麼心行不見整頭方難有逆水投子便打
之波只是頭上無角合血樂人

見膽不費餘力便坐斷他舌頭可謂運籌帷
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原這僧將聲色佛法見

解貼在他額頭上逢人便問投子作家來風
深辨這僧知投子實頭合下做箇團纒子教

投子入來所以有後語投子却使陷虎之機
釣他後語出來這僧接他答處道和尚莫原

沸碗鳴聲果然一釣便上若是別人則不奈
這僧何投子具眼隨後便打咬猪狗底手脚

須還作家始得左轉也隨他阿轆轤地右轉
也隨他阿轆轤地這僧既是做箇團纒子要

來將虎糞殊不知投子更在他團纒頭上投
子便打這僧可惜許有頭無尾當時等他拈

棒便與掀倒禪床直饒投子全機也須倒退
三千里又問僉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

投子亦云是一似前頭語無異僧云喚和尚
作一頭驢得麼投子又打這僧雖然作窠窟

也不妨奇特若是曲梁木床上老漢頂門無
眼也難折挫他投子有轉身處這僧既做箇

道理要攙他行市到了依舊不奈投子老漢
何不見巖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投

子放去太遲收來太急這僧當時若解轉身
吐氣豈不作得箇口似血盆底漢袖僧家一

不做二不休這僧既不能返擲却被投子穿
鼻孔頌云

投子投子灼然天下無道實頭機輪無阻
有什麼奈何他放一得二換却你眼睛什

同彼同此恁麼來也喫棒不恁麼來可憐
無限弄潮人叢林中放出一箇半箇放出

畢竟還落湖中死可惜許爭奈出這團纒
忽然活禪床震動驚投山百川倒流開滌

投子投子機輪無阻投子尋常道你總道投
子實頭忽然下山三步有人問你道如何是

投子實頭處你作麼生抵對古人道機輪轉
處作者猶迷他機輪轉轆地全無阻隔所

以雪竇道放一得二不見僧問如何是佛投

子云佛又問如何是道投子云道又問如何
是禪投子云禪又問月未圓時如何投子云

吞却三箇四箇圓後如何吐却七箇八箇投
子接人常用此機答這僧只是一箇是字道

僧兩回被打所以雪竇道同彼同此四句一
時頌投子了也木後頌這僧道可憐無限弄

潮人這僧敢攙旗奪鼓道和尚莫原沸碗鳴
聲又道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此便是弄潮

處這僧做盡伎倆依前死在投子句中投子
便打此僧便是畢竟還落湖中死雪竇出這

僧云忽然活便與掀倒禪床投子也須倒退
三千里直得百川倒流開滌滌非唯禪床震

動亦乃山川岌岌天地陡暗苟或箇箇如此
山僧且打退鼓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

舉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門
之機說什麼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

初生孩兒子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
趕不及也僧復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

旨如何也是作家問
打焉過還會麼過也子云念念不停流

此六識教家立為正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

因其所以生來為先鋒去為殿後古人道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若證佛地以八識轉為四智教家謂之改名不改體根塵識是三前塵元不會分別勝義根能發生識識能顯色分別即是第六意識第七識末那識能去執持世間一切影事令人煩惱不得自由自在皆是第七識到第八識亦謂之阿賴耶識亦謂之含藏識含藏一切善惡種子這僧知教意故將來問趙州道初生孩子子還具六識也無初生孩子兒雖具六識眼能見耳能聞然未曾分別六塵好惡長短是非得失他怎麼時總不知學道之人要復如嬰孩榮辱功名逆情順境都動他不得眼見色與盲等耳聞聲與聾等如癡似兀其心不動如須彌山這箇是衲僧家真實得力處古人道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若能如此方有少分相應雖然如此爭奈一點也瞞他不得山依舊是山水依舊是水無造作無緣慮如日月運於太虛未嘗暫止亦不道我有許多名相如天菩薩似地菩薩為無心故所以長養萬物

亦不道我有許多功行天地為無心故所以長久若有心則有限齊得道之人亦復如是於無功用中施功用一切違情順境皆以慈心攝受到這裏古人尚自呵責道了了了時無可了立立處處直須呵又道事事通今物物明達者聞之暗裏驚又云入聖超凡不作聲卧龍長怖碧潭清人生若得長如此大地那能留一名然雖恁麼更須跳出窠窟始得豈不見教中道第八不動地菩薩以無功用智於一微塵中轉大法輪於一切時中行住坐卧不拘得失任運流入薩婆若海衲僧家到這裏亦不可執著但隨時自在遇茶喫茶遇飯喫飯這箇向上事若箇定字也不得著箇不定字也不得石室善道和尚示眾云汝不見小兒出胎時何曾道我會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觀行中嬰兒行為最多哆哆唧唧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行况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南

泉云我十八上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解破家散宅又道我在南方二十年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處曹山問僧菩薩定中聞香象渡河歷歷地出什麼經僧云涅槃經山云定前聞定後聞僧云和尚流也山云灘下接取又楞嚴經云湛入合湛入識邊際又楞伽經云相生執礙想生妄想流注生則逐妄流轉若到無功用地猶在流注相中須是出得第三流注生相方始快活自在所以為山問仰山云寂子如何仰山云和尚問他見解問他行解若問他行解某甲不知若是見解如一瓶水注一井水若得如此皆可以為一方之師趙州云急水上打毬子早是轉轉地更向急水上打時毬眼便過譬如楞嚴經云如急流水望為恬靜古人云譬如駛流水水流無定止各各不相知諸法亦如是趙州答處意渾類此其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云念念不停流自然與他問處恰好古人行履綿密答得只似一箇更不消計較你纔問他早知你落處了也孩子六識

雖然無功用爭念念不停如密水流投子
恁麼答可謂深辨來風雪實頌云

六識無功伸一問看眼如看有耳如聾如
道鏡當垂明球在掌一句
作家曾共辨來端句必也要辨箇
急水打毬子如終一實也落落處不停誰解

看看即非過也
前下接取

六識無功伸一問古人學道養到這裏謂之
無功之功與嬰兒一般雖有眼耳鼻舌身意
而不能分別六塵蓋無功用也既到這般田
地便乃降龍伏虎坐脫立亡如今人但將目
前萬境一時歇却何必八地以上方乃如是
雖然無功用處依舊山是山水是雪實前
面頌云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鑿作家
益為趙州投子是作家故云作家曾共辨來
端茫茫急水打毬子投子道念念不停流諸
人還知落落處雪實不後教人自著眼看是
故云落落處不停誰解看此是雪實活句且道
落在什麼處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八

佛果圍悟禪師碧巖集卷第九 馬九

秣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聞

垂示云攬旗奪鼓千聖莫窮坐斷諸說萬機不到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本體如然且道憑箇什麼得恁麼奇特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塵鹿成羣如何射

得塵中塵把髮投衛擊頭帶山云看箭就打劫下坡不走僧放身便倒灼然不同一快便難逢者死更不再活魂漢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據今而行不勞再勒前箭

猶輕後箭深僧便走棺木裏睡眠死中泥團漢有什麼限得活猶有氣息在雪寶而計放過據今拈云三步雖活須喪身失命復云看箭且道雪寶意落在什麼處若是同死同生藥山直得目擊口吐一向似無孔

這公案洞下謂之借事問亦謂之辨主問用明當機鹿與塵尋常易射唯有塵中塵是鹿中之王最是難射此塵鹿常於崖石上利其角如鋒銳穎利以身護惜羣鹿亦不能近傍這僧亦似惺惺引來問藥山用明第一機

山云看箭作家宗師不妨奇特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豈不見三平初叅石鞏鞏才見來便作彎弓勢云看箭三平發開胸云此是殺人箭活人箭鞏鞏弓弦三下三平便禮拜鞏鞏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今日只射得半箇聖人便拗折弓箭三平後舉似大顛顛云既是活人箭爲什麼向弓弦上辨三平無語顛云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法燈有頌云古有石鞏師架弓矢而坐如是三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子細返思量元伊是射塚石鞏作略與藥山一般三平頂門具眼向一句下便中的一似藥山道看箭其僧便作塵放身倒這僧也似作家只是有頭無尾既做團纊要陷藥山爭奈藥山是作家一向逼將去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如

展陣向前相似其僧便走也好是則是爭奈不脫酒粘脚粘手所以藥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限藥山當時若無後語千古之下遭人檢點山云看箭這僧便倒且道是會是不會若道是會藥山因什麼却恁麼道弄泥團漢

這箇最惡正似僧問德山學人仗鎧鉞劒擬取師頭時如何山引頸近前云團僧云師頭落也德山低頭歸方丈又巖頭問僧什麼處來僧云西京來巖頭云黃巢過後曾收得劒麼僧云收得巖頭引頸近前云團僧云師頭落也巖頭呵呵大笑這般公案都是陷虎之機正類此恰是藥山不管他只爲識得破只管逼將去雪寶云這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這僧雖甚解看箭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雪寶道只恐三步外不活當時若跳出五步外天下人便不奈他何作家相見須是實主始終互換無有間斷方有自由自在分這僧當時既不能始終所以遭雪寶檢點後面亦自用他語頌云

塵中塵高着眼看拳君看取何似生第二頭戴角去也頭走要射便射看作下一箭中也須知走三步活幾幾什麼五步若活藥山好手走三步地只得了多時作什麼若活死中得活時如何羣起虎二俱並照須與他倒退始得天下正眼從來付獵人藥山則故是雪寶又作塵生也不干藥山事也不干雪寶事也不干山僧事也不干上塵事

高聲云看箭

一狀領過也須與他倒退始得打云已塞却作噴噴了也

塵中塵君看取袖僧家須是具塵中塵底眼有塵中塵底頭角有機關有作略任是插翼猛虎戴角大蟲也只得全身遠害這僧當時放身便倒自道我是塵下一箭走三步山云

看箭僧便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這僧便走也甚好爭奈只走得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雪竇道只恐五步須死當時若跳得出五步外活時便能成羣去趁虎其塵中塵角利如鎗虎見亦畏之而走塵為鹿中王常引羣鹿趁虎入別山雪竇後面須藥山亦有當機出身處正眼從來付獵人藥山如能射獵人其僧如塵雪竇是時因上堂舉此語束為一團話高聲道一句云看箭坐者立者一時起不得

垂示云竿頭絲線具眼方知格外之機作家万辨且道作麼生是竿頭絲線格外之機試舉者

崑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話作兩破分開也好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無孔笛子撞着靴相板潭峇學不被人從陳州來却狂許州去

此事若向言語上覓一如掉棒打月且得沒交涉古人分明道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何故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這僧擔一擔菘菹塩一擔鶻突致箇問端敗缺不少若不是大龍爭得蓋天蓋地他恁麼問大龍恁麼答一合

相更不移易一絲毫頭一似見兔放鷹看孔着楔三乘十二分教還有這箇時節麼也不妨奇特只是言語無味杜塞人口是故道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有者道只是信口答將去若恁麼會盡是滅胡種族漢殊不知古人一機一境敲枷打鎖一句一言渾金璞玉若是衲僧眼腦有時把住有時放行照用同時人境俱奪雙放雙收臨時通變若無大用大機爭解恁麼籠天罩地大似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此公案與花藥欄話一般然意却不同這僧問處不明大龍答處恰好不見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此謂之箭鋒相拄這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大龍云山花

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一如君向西秦我之東

魯他既恁麼行我却恁麼行與他雲門一

倍相返那箇恁麼行却易見這箇却不恁麼

行却難見大龍不妨三寸甚密雪竇頌云

問曾不知東西不辨弄物不知名買帽相頭答還不會北

不分其封鎖何似生今日正當月冷風高這時節天下人有

眼不曾見不雨時更好無孔古巖寒檜笛子撞着靴相板

耳不曾聞也須是捉到這裏始得堪笑路逢達道人還我拄杖子來

不將語默對向什麼處見大龍白玉鞭一三七拗驪珠盡擊碎留與後人

不擊碎又恁麼去增瑕類增瑕類詩記園作什

天國有憲章識法者羅朝打三千條罪道得一半在八萬四千無量劫來

雪竇頌得最有工夫前來領雲門話却云問

既有宗答亦攸同這箇却不恁麼却云問曾

不知答還不會大龍答處傍管直是奇特分

明是誰恁麼問未問已前早納收缺了也他

答處俯能恰好應機宜道山花開似錦澗水

湛如藍你諸人如今作麼生會大龍意答處

傍管直是奇特所以雪竇頌出教人知道月

冷風高更撞著古巖寒檜且道他意作麼生
 會所以適來道無孔笛子撞著靴拍板只這
 四句頌了也雪竇又怕人作道理却云堪笑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事且不是見聞
 覺知亦非思量分別所以云的的無兼帶獨
 運何依賴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此事香
 嚴頌雪竇引用也不見僧問趙州不將語默
 對未審將什麼對州云呈漆器這箇便同適
 來話不落你情塵意想一似什麼手把白玉
 鞭驪珠盡擊碎是故祖令當行十方坐斷此
 是劔刃上事須是有恁麼作略若不恁麼總
 辜負從上諸聖到這裏要無些子事自有好
 處便是向上人行履處也既不擊碎必增瑕
 類便見漏逗畢竟是作麼生得是國有憲章
 三千條罪五刑之屬三千莫大於不孝憲是
 法章是條三千條罪一時犯了也何故如此
 只為不以本分事接人若是大龍必不恁麼
 也

舉雲門示眾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
 機三千里外沒交東家自代云人死西家一合相涉七花八裂人助東一合相

不可乾坤南山起雲莫北山下雨點
得半河南不入不北山下雨不不不
 雲門大師出八十餘員善知識遷化後七十
 餘年開塔觀之儼然如故他見地明白機境
 迅速大凡垂語別語代語直下孤峻只這公
 案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是神出鬼沒慶藏
 主云一大藏教還有這般說話麼如今人多
 向情解上作活計道佛是三界導師四生慈
 父既是古佛為什麼却與露柱相交若恁麼
 會卒摸索不著有者喚作無中唱出殊不知
 宗師家說話絕意識絕情量絕生死絕法塵
 入正位更不存一法你纔作道理計較便纏
 腳纏手且道他古人意作麼生但只使心境
 一如好惡是非撼動他不得便說有也得無
 也得有機也得無機也得到這裏拍拍是今
 五祖先師道大小雲門元來膽小若是山僧
 只向他道第八機他道古佛與露柱相交是
 第幾機一時間且向目前包裹僧問未審意
 旨如何門云一條條三十文買他有定乾坤
 底眼既無人會後來自代云南山起雲北山

下雨且與後學通箇入路所以雪竇只拈他
 定乾坤處教人見若纔犯計較露箇鋒鉞則
 當面蹉過只要原他雲門宗旨明他峻機所
 以頌出云

南山雲乾坤莫觀不北山雨點不不不不

七二三面相觀處處不見帶新羅國

裏曾上堂東西沒東行不見西大唐國

裏未打鼓通一刻還我話頭來苦中樂教

道黃金如糞土具服者辨試拂拭看阿刺

南山雲北山雨雪竇買帽頭看風使帆向

劔刃上與你下箇注脚直得四七二三面相
 視也莫錯會此只須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
 幾機了也後面劈開路打葛藤要見他意新

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雪竇向電
 轉星飛處便道苦中樂樂中苦雪竇似堆一

堆七珍八寶在這裏了所以末後有這一句
 了云誰道黃金如糞土此一句是禪月行路

難詩雪竇引來用禪月云山高海深人不測

古往今來轉青碧淺近輕浮莫與交地卑只
解生荆棘誰道黃金如糞土張耳陳餘斷消
息行路難行路難君自看且莫土曠人稀雲
居羅漢

垂示云道是無可是言非非無可非是非
已去得失兩忘淨裸裸赤灑灑且道面前背
後是箇什麼或有箇衲僧出來道面前是佛
殿三門背後是寢堂方丈且道此人還具眼
也無若辨得此人許你親見古人來

舉維摩詰問文殊師利道漢太熱合關一場合取口何

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知而文殊曰如我

意者道什麼直得分疎不下於一切法曉

無言無說道什麼無示無識曉別人

離諸問答道什麼是為入不二法門用入作

許多葛藤於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

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

法門這一畫莫道金粟如來設使三世諸

一人中箭還吐萬箭雪寶云維摩道什麼機心替

他說復云劫破了也非但當時即今也後

張弓雖然為衆竭力爭奈禍出私門且道

雪寶還見得落處麼夢也未夢見說什麼

勸破哈金毛獅
子也摸索不著

維摩詰令諸大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時三十

二菩薩皆以二見有為無為真俗二諦合為

一見為不二法門後問文殊文殊云如我意

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

是為入不二法門蓋為三十二人以言遺言

文殊以無言遺言一時掃蕩總不要是為入

不二法門殊不知靈龜曳尾拂迹成痕又如

掃帚掃塵相似塵雖去帚迹猶存未後依前

除蹤跡於是文殊却問維摩詰云我等各自

說已仁者當自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

維摩詰默然若是活漢終不去死水裏浸却

若作恁麼見解似狂狗逐塊雪寶亦不說良

久亦不說默然據坐只去急急處云維摩道

什麼只如雪寶恁麼道還見維摩麼夢也未

夢見在維摩乃過去古佛亦有眷屬助佛宣

化具不可思議辯才有不可思議境界有不

可思議神通妙用於方丈室中容三萬二千

獅子寶座與八萬大衆亦不寬狹且道是什

麼道理喚作神通妙用得麼且莫錯會若是

不二法門唯同得同證方乃相共證知獨有

文殊可與酬對雖然恁麼還免得雪寶檢責

也無雪寶恁麼道也要與這二人相見云維

摩道什麼又云劫破了也你且道是什麼處

是劫破處只這些子不拘得失不落是非如

萬仞懸崖向上捨得性命跳得過去許你親

見維摩如捨不得大似羝羊觸藩雪寶故然

是捨得性命底人所以頌出云 除蹤跡一作除

咄這維摩老吐他作什麼朝打三千暮打

悲生空懊惱悲他作什麼自有金剛王

而無臥疾毗耶離累一切人全身太枯

搞病則且置為什麼口似區擔七佛祖師

來客來須看賊來須打成羣一室且頻掃

猶有這箇在元來請問不二門若有可說

在鬼窟裏作活計被他說了

也打云和問問當時便靠倒答天蒼天不靠

倒死中得活猶金毛獅子無處討吐還見

雪寶道咄這維摩老頭上先下一吐作什麼

以金剛王寶劔當頭直截須朝打三千暮打

八百始得梵語云維摩詰此云無垢稱亦云淨名乃過去金粟如來也不見僧問雲居簡和尚既是金粟如來為什麼却於釋迦如來會中聽法簡云他不爭人我大解脫人不拘成佛不成佛若道他修行務成佛道轉沒交涉譬如圓覺經云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永嘉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若順行則趣佛果位中若逆行則入衆生境界壽禪師道直饒你磨鍊得到這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漏聖身始可逆行順行所以雪竇道悲生空懊惱維摩經云爲衆生有病故我亦有病懊惱則悲絕也臥疾毗耶離維摩示疾於毗耶離城也唐時王玄策使西域過其居遂以手板縱橫量其室得十笏因名方丈全身

文殊至請問不二法門也所以雪竇道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維摩口似匾檐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認定盤星雪竇搜到萬仞懸崖上却云不靠倒一手擡一手搨他有這般手脚直是用得玲瓏此頌前面拈云維摩道什麼金毛獅子無處討非但當時即今也恁麼還見維摩老麼盡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皆變作金毛獅子也摸索不著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纖毫盡大地人亡鋒結舌是衲僧正令頂門放光照破四天下是衲僧金剛眼睛點鐵成金點金成鐵忽擒忽縱是衲僧拄杖子坐斷天下人舌頭直得無出氣處倒退三十里是衲僧氣宇且道總不恁麼時畢竟是箇什麼人試舉看

僧休去恁麼休去二則雪竇云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言猶在耳說地時合作惡生免得點檢天下衲僧不到大雄宗派下出四庵主大梅白雲虎溪桐峰看他兩人恁麼眼親手辨且道誰說在什麼處古人一機一境一言一句雖然出在臨時若是眼目周正自然活潑潑地雪竇拈教人識邪正辨得失雖然如此在他達人分上雖處得失却無得失若以得失見他古人則沒交涉如今人須是各各窮到無得失處然後以得失辨人若一向去揀擇言句處用心又到幾時得了去不見雲門大師道行脚漢莫只空遊州獵縣只欲得提擱閑言語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將去望向肚皮裏卜度到處火爐邊三箇五箇聚頭舉口喃喃地便道這箇是公才語這箇是就身打出語這箇是事上道底語這箇是體裏語體你屋裏老翁老娘噉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恁麼行脚驢年得休歇去古人暫時拈弄豈有

舉僧到桐峰庵主處便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作家弄影漢草葉菓一箇半箇庵主便作虎聲將錯說錯却有牙爪僧便作怕勢弄泥團撲撲見機而作庵主呵呵大笑似則也似是則未是僧云這老賊也須講幾行天中有力亦庵主云爭奈老僧何勢耳便掌可措放道雪上加霜又一重

太枯槁因以身疾廣爲說法云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遂朽之法不可信也爲苦爲惱衆病所集乃至陰界入所共合成七佛祖師來文殊是七佛祖師承世尊旨往彼問疾一室且頻掃方丈內皆除去所有唯留一榻等

勝負得失是非等見桐峰見臨濟其時在深山卓庵這僧到彼中遂問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峰便作虎聲也好就事便行這僧也會將錯就錯便作怕勢庵主呵呵大笑僧云這老賊峰云爭奈老僧何是則是二俱不了千古之下遭人點檢所以雪竇道是則是兩箇惡賊只解掩耳偷鈴他二人雖皆是賊當機却不用所以掩耳偷鈴此二老如排百萬軍陣却只開掃箒若論此事須是殺人不眨眼底手脚若一向縱而不擒一向殺而不活不免遭人怪笑雖然如是他古人亦無許多事看他兩箇恁麼總是見機而作五祖道神通遊戲三昧慧炬三昧莊嚴王三昧自是後人脚跟不點地只去點檢古人便道有得有失有底道分明是庵主落節且得沒交涉雪竇道他二人相見皆有放過處其僧道這裏忽逢大蟲時又作麼生峰便作虎聲此便是放過處乃至道爭奈老僧何此亦是放過處著著落在第二機雪竇道要用使用如今人聞恁麼道便道當時好與行令且莫盲枷

瞎棒只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且道古人意如何雪竇後面便只如此頌出且道畢竟作麼生免得掩耳偷鈴去頌云

見之不取註過了也已思之千里 常初答

天蒼好箇斑斑問答未領出去 瓜牙未備

爪牙備向你不明待 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

逢無餘攀附 落落聲光皆振地這大蟲却

較些子幾箇 大丈夫見也無老婆心切若

男兒是大夫 收虎尾今持虎鬚 何收然突出如

打葛藤收放你三十棒教你轉身吐氣鳴打云何

不道道 老賊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正當嶮處都不能使等他道爭奈老僧何好與本分草料當時若下得這手脚他必須有後語二人只解放不解收見之不取早是白雲萬里更說什麼思之千里好箇斑斑瓜牙未備是則是箇大蟲也解藏牙伏爪爭奈不解咬人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百丈一日問黃檗云什麼處來檗云山下採菌子來丈云還見大蟲麼檗便作虎聲丈於腰下取斧斫

勢禁約住便掌又至晚上堂云大雄山下有一虎汝等諸人出入切須好看老僧今日親遭一口後來瀉山問仰山黃檗虎話作麼生仰云和尚尊意如何瀉山云百丈當時合一

谷斫殺因什麼到如此仰山云不然瀉山云

子又作麼生仰山云不唯騎虎頭亦解收虎

尾瀉山云寂子甚有嶮崖之句雪竇引用明

前而公案聲光落落振於大地也這箇些子

轉變自在要句中有出身之路大丈夫見也

無還見麼收虎尾今持虎鬚也須是本分任

你收虎尾持虎鬚未免一時穿却鼻孔

垂示云把定世界不漏絲毫截斷衆流不存

涓滴開口便錯擬議即差且道作麼生是透

關底眼試道看

舉雲門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黑漆桶 看

時不見暗昏昏看時 作麼生是諸人光明

山是山亦是水 自代云厨庫三門切實

蘇非 又云好事不如無自知

雲門室中垂語接人你等諸人脚跟下各各

有一段光明輝騰今古迥絕見知雖然光明

恰到問著又不曾豈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
垂示都無人會他意香林後來請代語門云
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尋常代語只一
句爲什麼這裏却兩句前頭一句爲你略開
一線路教你見若是箇漢聊舉著剔起便

行他怕人滯在此又云好事不如無依前與
你掃却如今人纔聞舉著光明便去瞠眼云
那裏是厨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
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
亦不在境上須是絕知見忘得失淨裸裸赤

灑灑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雲門云日裏
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無日月燈光曾到
處則故是未曾到處取一物物還取得麼叅
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親當暗中有
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斷明暗且道是箇什麼
所以道心花發明照十方剝盤山云光非照
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又云卽此
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今
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
却去前頭游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

道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
弄精魂又不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
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二乘人
多偏墜此見雪竇頌云

自照列孤明

森羅萬象主交泰拔爲君
轉鼻孔暗漢作什麼

通一線

何止一線十日並
照放一線道卽得花謝樹無影

藤有什麼了期向什麼處
摸索黑漆桶裏盛黑汁看時誰不見

可總扶籬摸
壁兩暗三暗見不見

坐斷暗
佛殿中三門合掌還我話頭來打云向什
麼處去也雪竇也只向鬼窟裏作活
計還會麼半夜日
頭出日午打三更

自照列孤明自家脚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
只是尋常用得暗所以雲門大師與你羅列
此光明在你面前且作麼生是諸人光明厨
庫三門此是雲門列孤明處也盤山道心月
孤圓光吞萬象這箇便是真常獨露然後與
君通一線亦怕人著在厨庫三門處厨庫三
門則且從却朝花亦謝樹亦無影日又落月
又暗盡乾坤大地黑漫漫地諸人還見麼看
時誰不見且道是誰不見到這裏當明中有
暗暗中有明皆如前後步自可見雪竇道見

不見須好事不如無合見又不見合明又不
明倒騎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裏去也須是
你自騎牛入佛殿看道是箇什麼道理

垂示云明眼漢沒窠臼有時孤峰頂上草漫
漫有時鬧市裏頭亦灑灑忽若忿怒那吒現

三頭六臂忽若日月面放普攝慈光於一
塵現一切身爲隨類人和泥合水忽若撥著
向上竅佛眼也覷不著設使千聖出頭來也
須倒退三千里還有同得同證者麼試舉看

舉雲門示衆云藥病相治不可得盡大地

是藥苦寒連根苦那箇是自己甜瓜徹蒂
攪向一邊

雲門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

諸人還有出身處麼二六時中管取壁立千
仞德山棒如雨點臨濟喝似雷奔則且置釋

迦自釋迦彌勒自彌勒未知落處者往往喚
作藥病相投會去世尊四十九年三百餘會

應機設教皆是應病與藥如將蜜果換苦葫
蘆相似既淘汝諸人業根令灑灑落落盡大

地是藥你向什麼處插背若插得背許你有

道消
息來 **治** 登之切
理也音特

轉身吐氣處便親見雲門你若回顧躊躇管

取插背不得雲門在你脚跟底藥病相治也

只是尋常語論你若若有與你說無你若若

無與你說有你若若無與你去糞埤

堆上現丈六金身頭出頭沒只如今盡大地

森羅萬象乃至自己一時是藥當恁麼時却

喚那箇是自己你一向喚作藥彌勒佛下生

也未夢見雲門在畢竟如何識取鈎頭意莫

認定盤星文殊一日令善財去採藥云是藥

者採將來善財偏採無不是藥却來白云無

不是藥者文殊云是藥者採將來善財乃拈

一枝草度與文殊文殊提起示眾云此藥亦

能殺人亦能活人此藥病相治話最難看雲

門室中尋常用接人金鷲長老一日訪雪竇

他是箇作家乃臨濟下尊宿與雪竇論此藥

病相治話一夜至天光方能盡善到這裏學

解思量計較總使不著雪竇後有頌送他道

藥病相治見最難萬重關鎖太無端金鷲道

者來相訪學海波瀾一夜乾雪竇後面頌得

最有工夫他意亦在賓亦在主自可見也頌

云

盡大地是藥教誰辨的撒沙古今何太錯

言中有警一閉門不造車大小雪竇為衆

閉工大向見在裏作活計通途自廖廓脚

手拈來不妨奇特錯錯雙脚倚空飛

孔遠天亦穿却頭落也打云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你若喚作藥會自

古今今一時錯了也雪竇云有般漢不解截

斷大梅脚跟只管道食程太速他解截雲門

脚跟為雲門這一句惑亂天下人雲門云拄

杖子是浪許你七縱八橫盡大地是浪看你

頭出頭沒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廖廓雪竇道

為你通一線路你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濟

箇甚事我這裏閉門也不造車出門自然家

廓他這裏略露些子縫罅教人見又連忙却

道錯錯前頭也錯後頭也錯誰知雪竇開一

線路也是錯既然鼻孔遼天為什麼也穿却

要會麼且參三十年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

杖子你若無拄杖子不免被人穿却鼻孔

世示云門庭施設且恁麼破二作三入理深

談也須是七穿八穴當機敲點擊碎金鎖立

關據令而行直得掃蹤滅跡且道誰說在什

麼處具頂門眼者請試舉看

舉玄沙示眾云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

隨分開個鋪忽遇三種病人來作麼生接

打草只要蛇驚山僧直得目

豎拂他又見不見利生未必不見在患聾者

語言三昧他又聞不聞生未必聞在患瘂者

未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則接物利

生未必啞在是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可

得佛法無靈驗法我是言山僧共手僧請

益雲門也要諸方雲門云汝禮拜著草履

僧禮拜起拄杖子也雲門以拄杖拄僧

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這僧患盲好復喚

近前來僧近前第二初惡水德觀音門云

汝不是患聾這僧患聾好門乃云還會麼

何不與本分草鞋僧云不會答云天公門

當時好莫作聲僧云不僧於此

云汝不是患啞這僧患啞好

有省這僧後派

玄沙叅到絕情塵意想淨裸裸赤灑灑地處

方解恁麼道是時諸方剎剎相望尋常示眾道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忽遇三種病人來時作麼生接患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者語言三昧他又聞患者教他說又說不得且作麼生接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如今人若作盲聾啞會卒摸索不若所以道莫向句中死却須是會他玄沙意始得玄沙常以此語接人有僧久在玄沙處一日上堂出問和尚云三種病人話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玄沙許僧便珍重下去沙云不是不是這僧會得他玄沙意後來法眼云我聞地藏和尚舉這僧語方會三種病人話若道這僧不會法眼為什麼却恁麼道若道他會玄沙為什麼却道不是不是一日地藏道某甲聞和尚有三種病人話是否沙云是藏云桂琛現有眼耳鼻舌和尚作麼生接玄沙便休去若會得玄沙意豈在言句上他會底自然殊別後有僧舉似雲門門便會他意云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這僧退後門云汝不是患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

門云汝不是患聾乃云會麼僧云不會門云汝不是患啞其僧於此有省當時若是箇漢等他道禮拜著便與掀倒禪牀豈見有許多葛藤且道雲門與玄沙會處是問是別佗兩人會處都只一般看佗古人出來作千萬種方便意在鈎頭上多少苦口只令諸人各各明此一段事五祖老師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却會說不得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這兩人不得管取為人解粘去縛不得在若辨得纔見入門我便著草鞋向你肚裏走幾遭了也猶自不省計什麼碗出去且莫作盲聾啞會好若恁麼計較所以道眼見色如盲等耳聞聲如聾等又道滿眼不視色滿耳不聞聲文殊常稱目觀音塞耳根到這裏眼見如盲相似耳聞如聾相似方能與玄沙意不爭多諸人還識盲聾啞底漢子落處麼看取雪竇頌云

師曠宣識玄絲下留師曠宣識玄絲爭如獨坐虛牕下獨坐虛牕下落花開自有時落花開自有時復云還會也無傷言無孔鐵鎚復云還會也無傷言無孔鐵鎚盲聾啞啞啞絕機宜盡你見與不見聞與不聞說與不說雪竇一時與你掃却了也直得盲聾啞啞見解機宜計較一時杳絕總用不着這箇向上事可謂真盲真聾真啞無機無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雪竇一手擡一手搦且道笑箇什麼悲箇什麼堪笑是啞却不啞是聾却不聾堪悲明明不盲却盲明明不聾却聾離婁不辨正色不能辨青黃赤白正是瞎離婁黃帝時人百步外能見秋毫之末其目甚明黃帝游於赤水沉珠令離朱尋之不見令契詰尋之亦不得後令象罔尋之方獲之故云象罔到時光燦爛離婁行處浪滔天這箇高處一著直是離婁之目亦辨他正色不得師曠豈識玄絲周時絳州晉景公之子師曠字子野師曠字子野善別五音六律隔

盲聾啞啞盲聾啞啞已在前三條俱已做一段了也杳絕機宜杳絕機宜什麼處摸拿還做計較得麼有什麼文堪笑什麼處摸拿還做計較得麼有什麼文堪笑淨天上天下正理自由我也恁麼堪笑淨天上天下正理自由我也恁麼堪笑堪悲堪悲什麼半明半暗離婁不辨正色什麼半明半暗離婁不辨正色

師曠字子野師曠字子野一云晉平公之樂大師也善別五音六律隔

山聞蟻鬪時晉與楚爭霸師曠唯鼓琴撥動
風絃知戰楚必無功雖然如是雷竇道他尚
未識玄絲在不聾却是聾底人這箇高處玄
音直是師曠亦識不得雷竇道我亦不作離
婁亦不作師曠爭如獨坐虛窗下葉落花開

自有時若到此境界雖然見似不見聞似不
聞說似不說饑即喫飯困即打眠任佗葉落
花開葉落時是秋花開時是春各各自有時
節雪竇與你一時掃蕩了也又放一線道云
還會也無雪竇力盡神疲只道得箇無孔鐵

鎚這一句急著眼看方見若擬議又蹉過師
舉拂子云還見麼遂敲禪牀一下云還聞麼

下禪牀云還說得麼去象罔一作
罔象

垂示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
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鑿不出通身即

且止忽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

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鑿若向箇裏撥轉
得一線道便與古佛同參然則且止且道參

箇什麼人

舉雲巖問道吾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

什麼當時好與本分草料你尋常走
上走下作什麼開關問作什麼吾云
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何不用本分草
料一箇引眾首巖

云我會也抗無異土未免傷鋒犯手
汝作麼生會何勞更問也要巖云偏身是

手眼有何度交涉鬼窟裏
作活計洗裏洗土塊吾云道即太煞

道只道得八成同坑無異土奴見
婢慙惡癩兒牽伴巖云師

兄作麼生也好與一撥
古頭還得十成也未喚客作翁吾云通身是手

雲巖與道吾同參藥山四十年脇不著席藥

山出曹洞一宗有三人法道盛行雲巖下洞

山道吾下石霜船子下夾山大悲菩薩有八

萬四千母陀羅臂大悲有許多手眼諸人還

有也無百丈云一切語言文字俱皆宛轉歸

於自己雲巖常隨道吾咨參決擇一日問他

道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什麼當初好與

他劈脊便棒免見後有許多葛藤道吾慈悲

不能如此却與他說道理意要教他便會却

道如人夜半背手摸枕子當深夜無燈光時

將手摸枕子且道眼在什麼處他便道我會

也吾云汝作麼生會巖云偏身是手眼吾云

道即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巖云師兄又作麼
生吾云通身是手眼且道偏身是底是通身
是底是雖似爛泥却脫灑如今人多去作情
解道偏身底不是通身底是只管咬他古人
言句於古人言下死了殊不知古人意不在

言句上此皆是事不獲已而用之如今下江

却立格則道若透得此公案便作罷參會以

手摸渾身摸燈籠露柱盡作通身話會若恁

麼會壞他古人不少所以道他參活句不參

死句須是絕情慮意想淨線線赤灑灑地方

可見得大悲話不見曹山問僧應物現形如

水中月時如何僧云如驢覲井山云道即煞

道只道得八成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山云如

井覲驢便同此意也你若去語上見總出道

吾雲巖圓續不得雪竇作家更不向句下死

直向頭上行頌云

偏身是四肢八節未是
神僧性則處通身是頂門上有
半邊猶在

案案拈來猶較十萬里放過則不可展翅
何止十萬里

鵬騰六合雲些子境界將
爾奇特熱搏風鼓蕩四溟

水些子塵埃將謂天
下人不奈你何過

禪入下注脚新 那箇毫釐今未止別別吹
拈却著那裏 君不見又悲 網珠垂範影重重大小大
這箇去就可惜 棒頭手眼從何起出賊過
許休舊打尋藤 大地人無出氣處放得又須
放你不得盡 且道山僧底是雪竇底是
實棒又打出云 且道山僧底是雪竇底是
吐三喝四喝
後作塵生

偏身是通身是若道背手摸梳子底便是以
手摸身底便是若作恁麼見解盡向鬼窟裏
作活計畢竟偏身通身都不是若要以情識
去見他大悲話直是猶較十萬里雪竇弄得
一句活道拈來猶較十萬里後句頌雲巖道
吾奇特處云展翅鵬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
溟水大鵬吞龍以翼搏風鼓浪其水開三千
里遂取龍吞之雪竇道你若大鵬能搏風鼓
浪也太煞雄壯若以大悲千手眼觀之只是
些子塵埃忽生相似又似一毫釐風吹未止
相似雪竇道你若以手摸身用作手眼堪作
何用於此大悲話上直是未在所以道是何
埃盞兮忽生那箇毫釐今未止雪竇自謂作
家一時拂迹了也爭奈後面依舊漏逗說箇
喻子依前只在圈續裏君不見網珠垂範影

重重雪竇引帝網明珠以用垂範手眼且道
落在什麼處華嚴宗中五法界一理法界
明一味平等故二事法界明全理成事故三
理事無礙法界明理事相融大小無礙故四
事事無礙法界明一事偏入一切事一切事
偏攝一切事同時交參無礙故所以道一塵
纔舉大地全收一一塵含無邊法界一塵既
爾諸塵亦然網珠者乃天帝釋善法堂前以
摩尼珠為網凡一珠中映現百千珠而百千
珠俱現一珠中交映重重主伴無盡此用明
事事無礙法界也昔賢首國師立為鏡燈喻
圓列十鏡中設一燈若看東鏡則九鏡鏡燈
歷然齊現若看南鏡則鏡鏡如然所以世尊
初成正覺不離菩提道場而徧昇切利諸天
乃至於一切處七處九會說華嚴經雪竇以
帝網珠垂示事事無礙法界然六相義甚明
三六
白即總即別即同即異即成即壞舉一相則
六相俱該但為衆生日用而不知雪竇拈帝
網明珠垂範况此大悲話直是如此你若善
能向此珠網中明得拄杖子神通妙用出入

無礙方可見得手眼所以雪竇云棒頭手眼
從何起教你棒頭取證喝下承當只如德山
入門便棒且道手眼在什麼處臨濟入門便
喝且道手眼在什麼處且道雪竇末後為什
麼更著箇吐字參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
無間淨裸裸赤灑灑頭鬚鬆耳卓朔且道作
麼生試舉看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通身無影象
舌頭用體 門云蚌含明月光吞萬象即且
作什麼 如何是般若用止棒頭正眼事
如何由不藏直雪 僧云如何是般若用倒
上加霜又一重 三千里要門云兔子懷胎喻苦休連根苦
用什麼 門云雲子懷胎喻苦休連根苦
光影中作活計不出智門家底若有箇出
來且道是般若體是般若用且要土上加
泥
智門道蚌含明月兔子懷胎都用中秋意雖
然如此古人意却不在蚌兔上他是雲門會
下尊宿一句語須具三句所謂函蓋乾坤句
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亦不消安排自然
恰好便去嶮處答這僧話略露些子鋒銚不
妨奇特雖然恁麼他古人終不去弄光影只

與你指些路頭教人見這僧問如何是般若體智門云蚌含明月漢江出蚌蚌中有明珠

到中秋月出蚌於水面浮開口含月光感而

產珠合浦珠是也若中秋有月則珠多無月

則珠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此意

亦無異兔屬陰中秋月生開口吞其光便乃

懷胎口中產兒亦是月則多無月則少他

古人答處無許多事他只借其意而答般若

光也雖然恁麼他意不在言向上自是後人

去言向上作活計不見盤山道心月孤圓光

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

何物如今人但瞪眼喚作光只去情上生解

空裏釘樞古人道汝等諸人六根門頭晝夜

放大光明照破山河大地不止眼根放光

鼻舌身意亦皆放光也到這裏直須打疊六

根下無一星事淨裸裸亦灑灑地方見此話

落處雪實正恁麼頌出

一片虛凝絕謂情擬心即差動念即人天

從此見空生須苦提好與三十棒用這老

道三蚌含玄兔深深意也須是當人始得

千里

用深曾與禪家作戰爭千戈已息天下太
深意參突得平還會麼打云關
多少

一片虛凝絕謂情雪實一句便頌得好自然

見得古人意六根湛然是箇什麼只這一片

虛明凝寂不消去天上討也不必向別人求

自然常光現前是處壁立千仞謂情即是絕

言謂情塵也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

謂如何得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

熟兼猿重山遙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

居西所以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

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又道

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

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只此頌亦見一

片虛凝絕謂情也人天從此見空生不見須

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

雨花讚歎復是何人天云我是梵天尊者云

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

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

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

真般若又復動地雨花看他須菩提善說般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十 馬十

林陵遠庵吳自弘校

天界比丘性湛 閱

垂示云超情離見去縛解粘提起向上宗乘
扶豎正法眼藏也須十方齊應八面玲瓏直
到恁麼田地且道還有同得同證同死同生
底麼試舉看

舉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

打葛藤不少何侍者云扇子破也
似這箇好消息侍者云扇子破也
息道
什麼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

幽州猶自可最若是新羅
無孔鐵鎚
似則似爭奈兩頭
三面也是說道理
頭角將錯就錯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

頭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
弄影
也是草
官人辭字道
雪寶拈云適來為什麼不將出

鹽官一日喚侍者與我將犀牛扇子來此事
雖不在言句上且要驗人平生意氣作略又
須得如此藉言而顯於臘月三十日著得力
作得主萬境縱然觀之不動可謂無功之功
無力之力鹽官乃齊安禪師古時以犀牛角
為扇時鹽官豈不知犀牛角破故問侍者

侍者云扇子破也看他古人十二時中常在
裏許撞著磕著鹽官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
兒來且道他要犀牛兒作什麼也只要驗人
知得落處也無投子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

全雪寶云我要不全底頭角亦向句下便投
機石霜云若還和尚即無也雪寶云犀牛兒
猶在資福畫一圓相於中書一牛字為他承
嗣仰山平生愛以境致接人明此事雪寶云
適來為什麼不將出又穿他鼻孔了也保福

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此語道得穩當前二
則語却易見此一句語有遠意雪寶亦打破
了也山僧舊日在慶藏主處理會道和尚年
尊老耄得頭忘尾適來索扇子如今索犀牛
兒難為執侍故云別請人好雪寶云可惜勞

而無功此皆是下語格式古人見徹此事各
各雖不同道得出來百發百中須有出身之
路句句不失血脉如今人問者只管作道理
計較所以十二時中要人咬嚼教滴水滴凍
求箇證悟處看他雪寶頌一串云

犀牛扇子用多時
遇夏則涼遇冬則暖人
不曾問著元來總不知
無限清風與頭角
盡同雲雨去難追
失錢遺事
雪寶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

請禪客各下一轉語
既破還我犀牛兒來
有僧出云大眾叅堂去
不送
雪寶喝云拋鈞釣鯢鯨釣得箇蝦蟆

便下座
犀牛扇子用多時問著元來總不知人人有
箇犀牛扇子十二時中全得他力為什麼問

著總不知去著侍者投子乃至保福亦總不知且道雪竇還知麼不見無著訪文殊喫茶次文殊舉起玻璃盞子云南方還有這箇麼著云無殊云尋常用什麼喫茶著無語若知得這箇公案落處便知得犀牛扇子有無限清風亦見犀牛牛頭角崢嶸四箇老漢恁麼道如朝雲暮雨一去難追雪竇復云若要清風再復頭角重生請禪客各下一轉語問云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時有一禪客出云大衆叅堂去這僧奪得王家權柄道得也然道只道得八成若要十成便與掀倒禪牀你且道這僧會犀牛兒不會若不會却解恁麼道若會雪竇因何不肯伊爲什麼道拋鉤釣鯤鯨只釣得箇蟹蟄且道畢竟作麼生諸人無事試拈撥看

垂示云動絃別曲千載難逢見免放鷹一時取俊總一切語言爲一句攝大千沙界爲一塵同死同生七穿八穴還有證據者麼試舉看

舉世尊一日陞座賓主俱失不是一回漏道文殊白槌

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一于世尊便下座慈人莫向慈人說說向慈人愁

世尊未拈花已前早有這箇消息始從鹿野苑終至提提河幾曾用著金剛王寶劔當時衆中若有衲僧氣息底漢連得去免得他末後拈花一場狼籍世尊良久問被文殊一撥便下座那時也有這箇消息釋迦掩室淨名杜口皆似此這箇則已說了也如肅宗問忠國師造無縫塔話又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之語看佗向上人行履幾曾入鬼窟裏作活計有者道意在默然處有者道在良久處有言明無語底事無言明有言底事永嘉道默時說說時默總恁麼會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你若便直下承當得去更不見有凡有聖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日日與三世諸佛把手共行後面看雪竇自然見得頌出

列聖叢中作者知莫誇釋迦老子好運化難得一法王法令不如斯隨他走底如麻箇半箇會中若有仙陀客就中難得人到這裏

殊不是作家問定不是何必文殊下一槌又何妨第二槌總不要當機一句作麼生道哈

列聖叢中作者知靈山八萬大衆皆是列聖文殊普賢乃至彌勒主伴同會須是巧中之巧奇中之奇方知他落處雪竇意謂列聖叢中無一箇人知有若箇作家者方知不恁麼何故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雪竇道法王法令不如斯何故如此當時會中若有箇漢頂門具眼肘後有符向世尊未陞座已前覷得破更何必文殊白槌涅槃經云仙陀婆一名四實一者鹽二者水三者器四者馬有一智臣善會四義王若欲灑洗要仙陀婆臣即奉水食索奉鹽食訖奉器飲漿欲出奉馬隨意應用無差灼然須是箇伶俐漢始得只如僧問香嚴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嚴云過這邊來僧過嚴云鈍置殺人又問趙州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州下禪牀曲躬又手當時若有箇仙陀婆向世尊未陞座已前過去猶較些子世尊更陞座便下去已是不著便了也那堪文殊更白槌不妨鈍置他世

尊一上提唱且作麼生是鈍置處

舉僧問大光長慶道因齋讚意首如何

重光道漆桶不妨大光作舞莫嫌人依

來者不問不知又是光云見箇什麼

僧禮拜又是怎麼去也是光云見箇什麼

便禮拜也好一撥須僧作舞然然舞會弄

光影 光云這野狐精此思難報三十

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只傳這箇些子諸人還

知落處麼若知免得此過若不知依舊只是

野狐精有者道是換轉他鼻孔來瞞人若真

箇恁麼成何道理大光善能爲人他向中有

出身之路大凡宗師須與人抽釘拔楔去粘

解縛方謂之善知識大光作舞這僧禮拜末

後僧却作舞大光云這野狐精不是轉這僧

畢竟不知的當你只管作舞通相恁麼到幾

時得休歇去大光道野狐精此語截斷金牛

不妨奇特所以道他叅活句不叅死句雪竇

只愛他道這野狐精所以頌出且道這野狐

精與藏頭白海頭黑是則是別這漆桶又道

好師僧且道是則是別還知麼觸處逢渠雪

竇頌云

前箭猶輕後箭深百發百中向誰云黃葉

是黃金且作止啼騙得曹溪波浪如相似

弄泥團漢有什麼限依無限平人被陸沉

過者法底人帶累天下衲僧換

禱箭猶輕後箭深大光作舞是前箭復云這

野狐精是後箭此是從上來爪牙誰云黃葉

是黃金仰山示衆云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

照莫記吾言汝等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

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窟識如

將黃葉止小兒啼如將蜜果換苦葫蘆相似

古人權設方便爲人及其啼止黃葉非金世

尊說一代時教也只是止啼之說這野狐精

只要換他業識於中也有權實也有照用方

見有衲僧巴鼻若會得如虎插翼曹溪波浪

如相似儻忽四方八面學者只管大家如此

作舞一向恁麼無限平人被陸沉有什麼救

處

垂示云聲前一句千聖不傳面前一絲長時

無間淨裸裸亦灑灑露地白牛眼卓朔耳卓

朔金毛獅子則且置且道作麼生是露地白

牛

舉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

處好箇消息用見作什麼若見不見自然

非彼不見之相山僧作兩頭三面去也若

不見吾不見之地向什麼處去也自然非

物按牛頭突草更說云何非汝說你說我

楞嚴經云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

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

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雪竇到此引經文

不盡全引則可見經云若見是物則汝亦可

見吾之見若同見者名爲見吾吾不見時何

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

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

汝辭多不錄阿難意道世界燈籠露柱皆可

有名亦要世尊指出此妙精元明喚作什麼

物教我見佛意世尊云我見香臺阿難云我

亦見香臺即是佛見世尊云我見香臺則可

知我若不見香臺時你作麼生見阿難云我

不見香臺時即是見佛佛云我不見自是

不見香臺時即是見佛佛云我不見自是

我知汝云不見自是汝知他人不見處你如何得知古人云到這裏只可自知與人說不得只如世尊道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若道認見爲有物未能拂迹吾不見時如羚羊掛角聲響蹤跡氣息都絕你向什麼處摸索經意初縱破後奪破雪竇出教眼頌亦不頌物亦不頌見與不見直只頌見佛也

全象全牛騎不殊半邊瞎漢半開半合扶籬摸壁作什麼一刀兩

從來作者共名模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天下老和尚如麻似

少在如今要見黃頭老世道老胡瞎漢

利利塵塵在半途脚跟下踏過了也更教

全象全牛騎不殊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出涅槃經僧問仰山和尚見人問禪問道便作一

圓相於中書牛字意在於何仰山云這箇也是閑事忽若會得不從外來忽若不會決定不識我且問你諸方老宿於你身上指出那箇是你佛性爲復語底是默底是莫是不語

不默底是爲復總是爲復總不是你若認語底是如盲人摸著象尾若認默底是如盲人摸著象耳若認不語不默底是如盲人摸著象鼻若道物物都是如盲人摸著象四足若道總不是拋本象落在空見如是衆盲所見

只於象上名邈原差別你要好切莫摸象莫道見覺是亦莫道不是祖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本來無一物爭得深塵埃又云道本無形相智慧即是道作此見解者是名真般若明眼人見象得其全體如佛見性亦然

全牛者出莊子庖丁解牛未嘗見其全牛順理而解游刃自在更不須下手纔舉目時頭角蹄肉一時自解了如是十九年其刃利如新發於硯謂之全牛雖然如此奇特雪竇道縱使得如此全象全牛與眼中騎更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直是作家也去裏頭摸索不著自從迦葉乃至西天此土祖師天下老和尚皆只是名模雪竇直截道如今要見黃頭

老所以道要見即便見更要尋覓方見則千里萬里也黃頭老乃黃面老子也你如今要

見利利塵塵在半途尋常道一塵一佛刹一葉一釋迦盡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只向一塵中見當恁麼時猶在半途那邊更有半途在且道在什麼處釋迦老子尚自不知教山僧作麼生說得

垂示云有佛處不得住著頭角生無佛處急走過不走過草深一丈直饒淨裸裸赤灑灑事外無機機外無事未免守株待兔且道總不恁麼作麼生行履試舉看

舉長慶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焦教下生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已是詩釋迎老子了不道如來無語猶自顧預早只是無二種語周由

日平常如此說話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梵語阿羅漢此云殺賊以

功能彰名能斷九九八十一品煩惱諸漏已盡梵行已立此是無學阿羅漢位三毒即是貪嗔癡根本煩惱八十一品尚自斷盡何況三毒長慶道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大意要顯如來無不實語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又云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世尊三百餘會觀機逗教應病與藥萬種千般說法畢竟無二種語他意到這裏諸人作麼生見得佛以一音演說法則不無長慶要且未夢見如來語在何故大似人說食終不能飽保福見他平地上說教遂問作麼生是如來語慶云聾人爭得聞這漢知他幾時在鬼窟裏作活計來也保福云情知你向第二頭道果中其言却問師兄作麼生是如來語福云喫茶去鎗頭倒被別人奪却了也大小長慶失錢遭罪且問諸人如來語還有幾箇須知怎麼見得方見這兩箇漢敗缺于細檢點將來盡合喫棒放一線道與他理會有底云保福道得是長慶道得不只是只管隨語生解便道有得有失殊不知古

人如擊石火似閃電光如今人不去他古人轉處看只管去向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便用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麼看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聾人爭得聞有什麼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什麼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這因緣與偏身是通身是因緣一般無你計較是非處須是你脚跟下淨裸裸地方見古人相見處五祖老師云如馬前相撲相似須是眼辨手親這箇公案若以正眼觀之俱無得失辨箇得失處分箇親疎長慶也須禮拜保福始得何故這箇些子巧處用得如電轉星飛相似保福不妨牙上生牙爪上生爪頌云

頭今第一第二人只管理會第一第二正是死水裏作活計這箇機巧你只作第一第二會且摸索不著在雪竇云臥龍不鑿止水死水裏豈有龍藏若是第一第二正是止水裏作活計須是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處方有龍藏正似前頭云澄潭不許蒼龍蟠不見道死水不藏龍又道臥龍長怖碧潭清所以道無龍處有月波澄風恬浪靜有龍處無風起浪大似保福道喫茶去正是無風起浪雪竇到這裏一時與你打疊情解頌了也侂有餘韻教成文理依前就裏頭著一隻眼也不妨奇特却道稜稜客稜稜客三月禹門遭點額長慶雖是透龍門底龍却被保福薦頭一點舉趙州示眾三轉語道什麼三趙州示此三轉語了末後却云真佛屋裏坐這一句忒煞郎當他古人出一隻眼垂手接人略借此語通箇消息要為人人你若一向正令全提法堂前草深一丈雪竇嫌他末後一句漏逗所以削去只頌三句泥佛若渡水則爛却了也金佛若渡爐中則鎔却了也木佛

頭今第一第二我王庫中無如是事古今
 臥龍不鑿止水同道無處有月波澄孤舟
 獨自行徒劣下度計什麼稅有處無風浪起謀殺人還
 雲來也稜稜客稜稜客莫出頭失錢遭罪
 三月禹門遭點額一只得飲氣吞聲

若渡火便燒却了也有什麼難會雪實一百則頌古計較葛藤唯此三頌直下有衲僧氣息只是這頌也不妨難會你若透得此三頌便許你罷叅

泥佛不渡水浸爛鼻孔神光照天地于他什麼

事見見立雪如未休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未何人不離偽走入寺看額二六時中走上

泥佛不渡水神光照天地這一句頌分明了

且道為什麼却引神光二祖初生時神光燭

室且於霽漢又一夕神人現謂二祖曰何久

於此汝當得道時至宜即南之二祖以神遇

逐名神光久居伊洛博及羣書每嘆曰孔老

之教祖述風規近聞達磨大師住少林乃往

彼晨夕參叩達磨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

付曰昔人求道敲骨出髓刺血濟飢布髮掩

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如其年十二

月九日夜大雪二祖立於砌下暹明積雪過

膝達磨憫之曰汝立雪於此當求何事二祖

悲淚曰惟願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達磨

曰諸佛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

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無有是

處二祖聞誨勵向道益切潛取利刀自斷左

臂致於達磨前磨如是法器遂問曰汝立雪

斷臂當為何事二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

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

達磨云與汝安心竟後達磨為易其名曰慧

可後接得三祖燦大師既傳法隱於舒州皖

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沙汰僧師往來

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無人知

者宜律師高僧傳載二祖事不詳三祖傳云

二祖妙法不傳於世賴值末後依前悟他當

時立雪所以雪實道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離

偽立雪若未休足恭誦詐之人皆效之一時

只成雕偽則是誦詐之徒也雪實頌泥佛不

渡水為什麼却引這因緣來用他參得意根

下無一星事淨裸地方頌得如此五祖尋

常教人看此三頌豈不見洞山初和尚有頌

示眾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古佛堂前狗尿天

刺竿頭上煎餛子三箇胡孫夜簸錢又杜順

和尚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

人炙豬左膊上又傳大士頌云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云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應須和若會得此語便會他雪實頌

金佛不渡嫌却屬毛天上金佛不渡嫌却屬毛天上

又惡麼去也只牌中數箇字不識字底猶恐喪身夫命兒也無話會

處天下衲僧掉嘴不清風何處無又惡麼得只恐喪身夫命又惡麼

上漫漫脚下漫金佛不渡嫌却屬毛天上

金佛不渡嫌却屬毛天上金佛不渡嫌却屬毛天上

為什麼却引人來訪紫胡須是作家爐轡始

得紫胡和尚山門立一牌牌中有字云紫胡

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擬議

則喪身失命凡見新到便喝云看狗僧纔回

首紫胡便歸方丈且道為什麼却咬趙州不

得紫胡又一夕夜深於後架叫云捉賊捉賊

黑地逢著一僧攔胸捉住云捉得也捉得也

僧云和尚不是某甲胡云是則是只是不肯

承當你若會得這話便許你咬殺一切人處

處清風凜凜若也未然牌中數箇字決定不

奈何若要見他但透得盡方見頌云

木佛不渡火燒却了也常思破竈東行
 有何不可在能知杖子忽擊著在山僧手裏
 無方知辜負我似你相似摸素不著有什
 後始得寧可永劫沉論不求諸聖解脫若
 向舊裏薦得未免辜負作麼生得不辜負
 去在杖子未見在別人手裏

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此一句亦頌了雪
 竈因此木佛不渡火常思破竈隨嵩山破竈
 墮和尚不稱姓字言行叵測隱居嵩山一日
 領徒入山塢間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
 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入廟中以拄
 杖敲竈三下云咄汝本塢土合成靈從何來
 聖從何起恁麼烹殺物命又乃擊三下竈乃
 自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冠冠忽然立
 師前設拜曰我乃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
 說無生法已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
 曰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拜而沒侍者
 曰某甲等久參侍和尚未蒙指示竈神得何
 徑旨便乃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汝本塢土
 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侍僧俱無對師云
 會麼僧云不會師云禮拜著僧禮拜師云破

也破也墮也墮也侍者忽然大悟後有僧舉
 似安國師師歎云此子會盡物我一如竈神
 悟此則故是其僧乃五蘊成身亦云破也墮
 也二俱開悟且四大五蘊與塢瓦泥土是同
 是別既是如此雪竈為什麼道杖子忽擊著
 方知辜負我因甚却成箇辜負去只是未得
 拄杖子在且道雪竈頌木佛不渡火為什麼
 却引破竈墮公案老僧直截與你說他意只
 是絕得失情塵意想淨裸裸地自然見他親
 切處也

垂示云拈一放一未是作家舉一明三猶乖
 宗旨直得天地陡變四方絕唱雷奔電馳雲
 行雨驟傾瀉倒嶽甕瀉盆傾也未提得一半
 在還有解轉天關能移地軸底麼試舉看
 舉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又一線道是人
 先世罪業嗔狀應墮惡道了也以今世人
 輕賤故酬本及末先世罪業向什麼處
 重則為消滅重如湯消冰
 金剛經云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
 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

只據平常講究乃經中常論雪竈拈來頌這
 意欲打破教家鬼窟裏活計昭明太子科此
 一分為能淨業障教中大意說此經靈驗如
 此之人先世造地獄業為善力強未受以今
 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此經故能
 消無量劫來罪業轉重成輕轉輕不受復得
 佛果菩提據教家轉此二十餘張經便喚作
 持經有什麼交涉有底道經自有靈驗若恁
 麼你試將一卷放在閑處看他有感應也無
 法眼云證佛地者名持此經經中云一切諸
 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
 經出且道喚什麼作此經莫是黃卷赤軸底
 是麼且莫錯認定盤星金剛論於法體堅固
 故物不能壞利用故能摧一切物擬山則山
 摧擬海則海竭就論彰名其法亦然此般若
 有三種一實相般若二觀照般若三文宇般
 若實相般若者即是真智乃諸人脚跟下一
 段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裸裸亦灑灑
 者是觀照般若者即是真境二六時中放光
 動地聞聲見色者是文字般若者即能詮文

且道是雪竇勘破瞿曇瞿曇勘破雪竇具眼者試定當看

垂示云一夏嘮嘮打葛藤幾乎絆倒五湖僧金剛寶劍當頭截始覺從來百不能且道作麼生是金剛寶劍上眉毛試請露鋒銚看

舉天平和尚行脚時泰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箇箇舉話人也無謂運不少道漢是一日西院遙見召云從漪鏡對搭平舉

頭公案西院云錯也須是盧裏蝦過始開未熟容未容平平行三兩步已是半前落

沈土西院又云錯勢前到心人皆喚作兩水如金平平近前依前不知落處西院云適

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前箭猶輕平云從漪錯錯認馬鞍橋喚作驢下頸似什麼西院云錯看上平休去錯認定盤星

處鐵瓶竹鼻孔西院云且在這裏過夏待在別人手裏共上座商量這兩錯西院尋常弄茶喫似

去平平當時便行也似神僧似則後住院謂也須是照過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

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怎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學未道兩錯何

思明先泰大覺後承嗣前寶壽一日問踏破化城來時如何壽云利劔不斬死漢明云斬

壽便打思明十回道斬壽十回打云這漢著甚死急將箇死屍抵他痛棒遂喝出其時有一僧問寶壽云適來問話底僧甚有道理和尚方便接他寶壽亦打趕出這僧且道寶壽亦趕這僧唯當道他說是說非且別有道理

意作麼生後來俱承嗣寶壽思明一日出見南院院問云甚處來明云許州來院云將得什麼來明云將得箇江西刺刀獻與和尚院云既從許州來因甚却有江西刺刀思明以衣袖拂一拂院云侍者收取明云阿刺刺天

平曾參焦山主本為他到諸方參得些蘿蔔頭禪在肚皮裏到處便輕開大口道我會禪會道當云莫道會佛法竟箇舉話人也無屎臭氣薰人只管放輕薄且如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未有問答未有公案已前還有禪

道麼古人事不獲已對機垂示後學喚作公案因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後來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葉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只如未拈花阿難未問已前甚處得公案來只管被諸方冬瓜印子印定了便道我會佛法奇特莫教人知天平正如被西院叫來連下兩錯直得周章惶怖分疎不下前不構村後不迭店有者道說箇西來意早錯了也殊不知西院這兩錯落處諸人且道落在什麼處所以道

他終活句不參死句天平舉頭已是落二落三了也西院云錯他却不得當陽用處只道我肚皮裏有禪莫管他又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却依舊黑漫漫地天平近前西院云適來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天平云從漪錯且喜沒交涉已是第七第八頭了也西院云且在這裏度夏待共上座商量這兩錯天平當時便行似也似是則未是也不道他不是只是趕不上雖然如是却有些子衲僧氣息天平後住院謂眾云我當初行脚時被

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

業風吹到思明和尚處連下兩錯更留我度
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怎麼時錯我發足向
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這漢也煞道只是
落第七第八頭料掉沒交涉如今人聞他道
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

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
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
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
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麼用處佛法
不是這箇道理若論此事豈有許多般葛藤
你若道我會他不會擔一擔禪遠天下走被
明眼人勘破一點也使不著雪實正如此頌
出

禪家流 恭補一 愛輕薄 也有些子可憐
狀領過 罵祖如麻似粟滿
肚叅來用不著 只宜有用處方不這 堪

悲堪笑天平老 天下衲僧 跳不出 不怕
旁人 撒眉也 得人 趁脚却

謂當初悔行脚 未行脚已 前錯了也 路
草鞋 堪作何用 一草 勾下

錯錯 是什麼 雪實 已 西院清風頓銷鏢 西
錯錯 下名 吉 也 西院 清風頓銷鏢 西
在什麼 處 阿 以 生 莫 西院 三世 諸 佛 天
下 老 和 尚 亦 須 倒 進 三 千 始 得 於 斯 會 得
許 你 天 復 云 忽 有 箇 衲 僧 出 云 錯 一 狀 頌
下 橫 行 復 云 忽 有 箇 衲 僧 出 云 錯 一 狀 頌

雪實錯何似天平錯 西院又出世錄
道畢竟如 結系總沒交涉且
何行云錯

禪家流愛輕薄滿肚叅來用不著這漢會則
會只是用不得尋常目視雲霄道他會得多
少禪及至向烘爐裏纒烹元來一點使不著
五祖先師道有一般人叅禪如玩瑠瓶裏搗
糍糕相似更動轉不得抖擻不出觸著便破
若要活鱖鱖地但叅皮殼漏子禪直向高山
上撲將下來亦不破亦不壞古人道設使言
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直饒句下精通未免
觸途狂見堪悲堪笑天平老却謂當初悔行
脚雪實道堪悲他對人說不出堪笑他會一
肚皮禪更使些子不著錯錯這兩錯有者道
天平不會是錯又有底道無語底是錯有什
麼交涉殊不知這兩錯如擊石火似閃電光
是他向上人行履處如仗劍斬人直取人咽
喉命根方斷若向此劍刃上行得便七縱八
橫若會得兩錯便可以見西院清風頓銷鏢
雪實上堂嘗舉此話意道錯我且問你雪實
這兩錯何似天平錯且叅三十年

垂示云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出世宗歎金玉
相振通方作略箭鋒相拄徧界不藏遠近齊
彰古今明辨且道是什麼人境界試舉看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 作
君王大唐天子也合知 慈 度
頭上 轉 輪 飛 脚 下 無 憂 屈 國師云檀越

踏毗盧頂上行 須彌那畔 把手 共
行 猶 有 道 苗 在 帝 云 寡
人不會 何不 領 話 可 惜 許 好 彩 不 分 付
帝 當 時 便 喝 更 用 會 作 什 麼 國
師云莫認自己清淨法身 雖然 萬 劫 却 有
出 身 處 醉 後 郎

肅宗皇帝在東宮時已叅忠國師後來即位
敬之愈篤出入迎送躬自捧車輦一日致箇
問端來問國師云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云檀
越踏毗盧頂上行國師平生一條脊梁骨硬
如生鐵及至帝王面前如爛泥相似雖然答
得廉纖却有箇好處他道你要會得檀越須
是向毗盧頂上行始得他却不敢更道寡
人不曾國師後面忒煞郎當落草更注願上
底一句云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所謂人人
具足箇箇圓成看他一放一收八面受敵不
見道善為師者應機設教看風使帆若只僻

守一隅豈能回互看他黃蘗老善能接人遇著臨濟三回便痛施六十棒臨濟當下便會去及至為裴相國葛藤忒然此豈不是善為人師忠國師善巧方便接肅宗帝蓋為他有八面受敵底手段十身調御者即是十種他受用身法報化三身即法身也何故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據法身則一片虛疑靈明寂照太原字上座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游方僧即夾山典座在寺阻雪因往聽講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典座忽然失笑乎乃目顧講罷令請禪者問云某素智狹劣依文解義適來講次見上人失笑某必有所短之處請上人說典座云座主不問即不敢說座主既問則不可不言某實是笑座主不識法身乎云如此解說何處不是典座云請座主更說一稿字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典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只識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乎曰既然如是禪者當為我說典座曰若

如是座主暫報講旬日於靜室中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自窮究看乎一依所言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鳴忽然契悟便去叩禪者門典座曰阿誰乎曰某甲典座吐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半為什麼醉酒臥街乎曰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日已後更不敢如是看他奇特漢豈只去認箇昭昭靈靈落在驢前馬後須是打破業識無一絲毫頭可得猶只得一半在古人道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但識常寂滅底莫認聲色但識靈知莫認妄想所以道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達磨問二祖汝立雪斷臂當為何事祖曰某甲心未安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二祖忽然領悟且道正當恁麼時法身在什麼處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如今人只認得箇昭昭靈靈便瞪眼努目弄精魂有什麼交涉只如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

且如自己法身你也未夢見在更說什麼莫認教家以清淨法身為極則為什麼却不教人認不見道認著依前還不是吐好便與棒會得此意者始會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嫌他老婆心切爭奈爛泥裏有刺豈不見洞山和尚接人有三路所謂玄路鳥道展手初機學道且向此三路行履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洞山云不逢一人僧云如何行山云直須足下無私去僧云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云關黎因什麼顛倒僧云什麼處是學人顛倒處山云若不顛倒為什麼認奴作郎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行鳥道須是見到這般田地方有少分相應直下打疊教削迹吞聲猶是衲僧門下沙彌童行見解在更須回首塵勞繁興大用始得雪竇頌云

足下無私一作無絲
一國之師亦強名何必空花水月南陽獨
許振嘉聲果然生斷髮津千箇萬大唐扶
得真天子箇中難得一箇半箇曾踏毗

盧頂上行一切人何不怎麼去直得鐵鏈

擊碎黃金骨暢快平生天地之間更何物

茫茫四海少知音全三千里海夜沉沉高

身擔荷撒沙撒土不知誰入蒼龍窟三十

眼把定封疆你待入鬼窟裏去那棒也少不得拈了也還會麼你諸人鼻孔

被雪實穿了也莫錯認自己清淨法身

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嘉聲此頌一

似箇真贊相似不見道至人無名喚作國師

亦是強安名了國師之道不可比倫善能恁

麼接人獨許南陽是箇作家大唐扶得真天

子曾踏毗盧頂上行若是具眼衲僧眼腦須

是向毗盧頂上行方見此十身調御佛謂之

調御便是十號之一數也一身化十身十身

化百身乃至千百億身大綱只是一身這一

頌却易說後頌他道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頌

得水灑不著直是難下口說鐵鏈擊碎黃金

骨此頌莫認自己清淨法身雪竇忒煞讚歎

佗黃金骨一鎚擊碎了也天地之間更何物

直須淨裸裸赤灑灑更無一物可得乃是本

地風光一似三千刹海夜沉沉三千大千世

界香水海中有無邊刹一刹有一海正當夜

靜更深時天地一時澄澄底且道是什麼切

忌作閉目合眼會若恁麼會正墮在毒海不

知誰入蒼龍窟展脚縮脚且道是誰諸人鼻

孔一時被雪實穿却了也

垂示云收因結果盡始盡終對面無私元不

曾說忽有箇出來道一夏請益為什麼不曾

說待你悟來向你道且道為復是當面諱却

為復別有長處試舉看

舉僧問巴陵如何是吹毛劔新陵云珊瑚

枝枝撐著月光吞萬象

四海九州

巴陵不動干戈四海五湖多少人舌頭落地

雲門接人正如此他是雲門的子亦各具箇

作略是故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

釘拔楔這箇話正恁麼地也於一句中自然

具三句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

句答得也不妨奇特淨山遠錄公云未透底

人參句不如參意透得底人參意不如參句

雲門下有三尊宿答吹毛劔俱云了唯是巴

陵答得過於字此乃得句也且道了字與

珊瑚枝枝撐著月是同是別前來道三句可

辨一鎚透空要會這話須是絕情塵意想淨

盡方見他道珊瑚枝枝撐著月若更作道理

轉見摸索不著此語是禪月懷友人詩曰厚

似鐵圍山上鐵薄似雙城仙體顯蜀機鳳雖

動履雙珊瑚枝枝撐著月王凱家中藏難握

顏回飢漢愁天雪古檜筆直雷不折雪衣石

女蟠桃缺佩入龍宮步遲遲繡簾銀篋何參

差即不知驪龍失珠知不知巴陵於句中取

一句答吹毛劔則是快劔刃上吹毛試之其

毛自斷乃利劔謂之吹毛也巴陵只就他問

處便答這僧話頭落也不知頌云

要平不平細若此蟬大巧若拙不動

藏身或指或掌看果然道倚天照雪新觀

露影大冶今磨礱不下更用煅煉作什善則

今拂拭未歇人莫能行直饒千將別別有

什麼別處珊瑚枝枝撐著月三更月落影

紫數有分太平醉後即當愁殺人照案且道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古有俠客路見不平以

強凌弱即飛劔取強者頭所以宗師家眉藏

寶劔袖掛金鎚以斷不平之事大巧若拙巴

陵答處要平不平之事為他語忒然傷巧返成拙相似何故為佗不當面揮來却去僻地裏一截暗取人頭而人不覺或指或掌倚天照雪會得則如倚天長劍凜凜神威古人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此寶劍或現在指上忽現掌中昔日慶藏王說到這裏豎手云還見麼也不必在手指上也雪實借路經過教你見古人意且道一切處不可不是吹毛劍也所以道三汲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岸夜塘水祖庭事苑載孝子傳云楚王夫人嘗夏乘涼抱鐵柱感孕後產一鐵塊楚王令干將鑄為劍三年乃成雙劍一雌一雄干將密留雄以雌進於楚王王秘於匣中常聞悲鳴王問羣臣臣曰劍有雌雄鳴者憶雄耳王大恐即收干將殺之干將知其應乃以劍藏屋柱中因囑妻莫耶曰日出北戶南山其松生於石劍在其中妻後生男名眉間赤年十五問母曰父何在母乃述前事久思惟剗柱得劍日夜欲為父報讎楚王亦募覓其人宣言有得眉

間赤者厚賞之眉間亦遂逃俄有客曰子得非眉間亦邪曰然客曰吾觀山人也能為子報父讎亦曰父昔無辜枉被荼毒君今惠念何所須邪客曰當得子頭并劍亦乃與劍并頭客得之進於楚王王大喜客曰願煎油烹之王遂投於鼎中客詒於王曰其首不爛王方臨視客於後以劍擬王頭墮鼎中於是二首相響客恐眉間亦不勝乃自刎以助之三頭相響亦俱爛川本無此雪實道此劍能倚天照雪尋常道倚天長劍光能照雪這些子用處直得大冶今磨礮不下任是良工拂拭也未歇良工即干將是也故事自顯雪實頌了未後顯出道別別也不妨奇特別有好處與尋常劍不同且道如何是別處珊瑚枝枝撐著月可謂光前絕後獨據裏中更無等匹畢竟如何諸人頭落也老僧更有一小偈主

不官也且如二卷中西園為西國本疊藏禪師乃馬祖之嗣住南嶽西園蘭若故號西園又九卷中雲居簡誤為雲巖本洞下道膺禪師法嗣乃道簡也住南康軍雲居寺故號雲居二事詳五燈會元又五卷中習字為即字八卷中謂此劫石長四十里廣八萬由旬厚亦爾文義尤違愚恐先定由旬之數合云一由旬長四十里後陳石之縱廣今既改正故不惜管見姑存於此達者覽之幸勿金根之謬耳

後序

雪實頌古百則藜林學道詮要也其間取譬經論或儒家文史以發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時為後學擊揚剖析則無以知之

圖悟老師在成都時予與諸人請益其說師後住夾山道林復為學徒扣之凡三提宗綱語雖不同其旨一也門人掇而錄之既二十年矣師未嘗過而問焉流傳四方或致踳駁語方且用其言以其道不能尋繹之而妄有改作則此書遂廢矣學者幸諦其傳焉

宣和乙巳春暮上休罕人門友無黨記

萬斛盈舟信手拈 却因一粒覆吞蛇
拈提百轉舊公案 撒却時人幾眼沙

佛果園悟禪師碧巖集卷第十

詳觀斯集北板差誤數事乃前人校正之

佛祖統紀序

第十集

城一

參天地之才司萬物之化同功而異位者其唯人道乎故自有生以來食盡羣氓必立大人為之君牧是以四輪統乎四洲粟散占乎異域而南洲震旦實為東方君子之國伏羲稱皇始畫八卦降及三代文物大明達吾世尊出與天竺將施化於此方也乃先達三聖為世良導以禮樂為前驅以真道為後教機成時至大法可行於是漢皇致夢感之祥摩騰應東來之運魏晉以降咸譯群經矯矯諸師競登講席雖各立義門取名當世而尚昧乎如來一代之化意篤生天台紹隆法運以五時八教四種三昧與夫事理即具境觀不二之旨以為後學入道之本歷代師承實茲大訓至于今七百年守之弗墜翰林梁子之言曰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則殊塗異論往往退息誠然哉斯論也志磐手抱遺編久從師學每念佛祖傳授之迹不有紀述後將何聞惟昔良渚之著正統雖粗立法而義舉文歲鏡卷之撰宗源但列文傳而辭陋事跡至於遺逸而不收者則舉皆此失於是並取二家且刪且補依放史法用成一家之書斷自釋迦大聖訖于法智一佛二十九祖並稱本紀所以明化事而繫道統也至若諸祖

旁出為世家廣智以下為列傳名言懿行皆入此宗而表志之述非一門義具在通例可以類知既又用編年法起周昭王至我本朝別為法運通憲志儒釋道之立法禪教律之開宗統而會之莫不畢錄目之曰佛祖統紀凡之為五十四卷紀傳世家法太史公通憲志法司馬公書成即負笈詣白雲堂仰求佛光法師為之考校而同志之士共謀鈔版以期流布將令家藏其本人觀此書開人心之性靈資國政之治化豈不曰有大益於世哉自寶祐戊午首筆筆削十閱流年五膳成藁夜以繼晷功實倍之仰報佛恩上酬

帝力不負所學其志在茲
宋咸淳五年歲在己巳八月上日四明福泉沙門志磐寓東湖月波山謹序
同校正吉祥安樂山教忠報國教寺首座沙門 必昇
校正前任持華亭先福教寺傳天台宗教沙門 慧舟
校正住持吉祥安樂山教忠報國教寺傳天台宗教沙門 善良
校正住持東湖月波山慈悲普濟教寺傳天台宗教沙門 宗淨
校正特賜佛光法師左右街都僧錄主管教

門公事住持上天竺教寺賜金襴衣 法照
佛祖統紀通例舉果以知類也
釋本紀
釋迦如來最初得佛之後大悲利物未來不息以故果後示權數出世莫可以三際求其始終況於十方國土唱生唱滅處處不同

宣當於此南洲一方畢其能事然今所錄但於此方特舉垂教之要會而通之則十方不離當處三世祇在一心尚何有所異同者哉今約如來在凡因行至今出興為大法王明本迹叙聖源列大小八相分頓漸二始經塵五時鋪陳一化作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四卷自大迦葉下至師子尊者皆能仰承佛記俾知大法謂之金口祖承依付法藏作西土二十四祖紀一卷
自此齊始開龍樹之道至于天台大弘法華章安集為論疏荆溪製記申明稟承教觀實居震旦是謂今師祖承作東土九祖紀二卷
自憲法師嗣荆溪之業師師相承應晚唐五代暨我本朝教法散而復合仰惟四明法智月能中興天台一家教觀之道同功列祖作興道法師下八祖紀一卷上稽釋迦示生之日下距法智息化之年一佛二十九祖起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至宋仁宗天聖二年戊

辰合二千二午道為本紀以繫正統如世帝王正寶位而傳大業

釋世家

自南岳秀出照禪師下至慈雲諸師皆傳教明宗分鑑照世與正統諸祖相為輝映作諸祖世家二卷

釋列傳

自四明諸嗣最顯著者十餘師子孫有繼者唯廣智神照南屏三家為光嚴守家法禦外侮人能弘道作諸師列傳十一卷背宗破祖失其宗緒者三數人作雜傳一卷有功教門事遠失記者作未詳承嗣傳一卷

釋表

考諸祖之授受叙奕世之稟承欲觀千古必審今日為明北齊下至法智述正統之有來作應代傳教表為明輝迎列祖下至今時諸師示傳燈之無盡作佛祖世繫表共二卷

並陳父薄交贊佛乘各出義董發揮祖業斯固法門之威烈作山家教典志一卷

人理教行其是成就由五濁以登九品者唯念佛三昧之道為能爾末代機宜始自廬阜作淨土五教志三卷

達聖賢首慈恩灌頂南山諸師皆一代之偉

特雖共明此道而各專一門區別羣宗作諸宗五教志一卷

觀千佛紹隆則知無盡之證即一洲縱廣則識無邊之土為隘俗無聞者作三世出興志

三累名體志凡三卷

香齋供養之具札誦歌頌之容是蓋緣因加

行之正轍為但理之人成就佛事作法門光顯志一卷

大法東流聖賢繼世所以住持三空不令斷

絕然歷年既久或興或廢此蓋世事無常之變於此道何成何虧邪考古及今具列行事

用見法運通塞之相至若儒宗道派世間之教雖隨時而抑揚而其事迹莫不昭然可訓

可戒作法運通塞志十五卷

法運通塞事變紛紜繫于編年莫明始末為通練古今欲求類知者作歷代會要志四卷

大儒高釋有能以文字鋪張大道為法門之標表者是不可不略錄也作名文光教志二

卷

叙古製

徽宗政和間吳興師始撰宗元錄述天台

一宗授受之事自吐齊至本朝元祐為之尚以繫道統於是教門宗祖始繁然有所考矣

寧宗慶元中錯菴吳克已因續錄增廣之名

曰釋門正統未及行而止嘉定間鏡菴遷法師復取類本及錯菴新圖重加詮次增立新傳六十餘人名宗源錄

理宗嘉熙初錢唐良渚鑑法師取吳本放史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載記諸志仍曰名曰釋門正統然鏡菴則有不立傳統之失良渚則

有名位顛錯之弊至於文繁語鄙事緩義乖則皆有之而顯稱釋門尤為踈闊要之草創

討論修飾潤色非可以求備於一人也

明今述

今之所述蓋是用宗源錄釋門正統參對文義且刪且補而復取大藏經典教門諸記儒

宗史籍諸家傳錄之辭及瑋師隆興統紀備師釋氏通紀用助援引依史氏法為四佛紀

以祖紀二世家十一列傳一雜傳一未詳承嗣傳二表三十志成一家之全書至若一傳

之後贊以述德一事之下論以釋起及文有援古事有餘義則必兼注于下俾覽者之易

領云

用三例

近世諸師立傳之法當用三例一曰觀行備

明二曰講訓有旨三曰著書明宗非此三例

濫矣至於經理法事旁贊教門者又將錄之俾後人有所據仰若夫播紳名賢儒生居士

能知此道者非有宿熏之功曠克至是以故時有所云

釋題義

佛祖者何本教主而繫諸祖也統紀者何通理佛祖授受之事也

智一佛二十九祖所以紀傳教之正統也世家者何世守家業以輔相祖道者也列傳者何載歷代諸師之言行俾有繼於祖道也表者所以表示傳教之有時稟法之有緒也志者所以記其事也若山家教典若諸宗立教若淨土往生若世界成毀若法門光顯若法運通塞若會要以通古今若述文以光大教

釋師名

列諸師之名考其例有八或從國號如北齊高麗或從山名如南岳天台或從師號如智者法智或從生地如章安仙城或從寺名如法華天宮或從自號如草堂息菴或從郡如錢唐四明或從著書之名如扶宗憲章近世多以自號行雖稱名之一而所以名手其人則各得其寶也

此書之作或因舊文以刪脩或聚諸文以補

是或取師友之論著或考碑碣之撰述不復一一注所出者修史之法當若是也其間闕涉稍眾者則必時時有所引證不得已耳又此書所用儀典教文非儒生居士之所可易解有能字字句句研究其義以所疑難質諸沙門則精義入神然後可以知佛若輕心疾讀不究所歸斯何益於人哉又世之為儒者好舉韓歐排佛之論而不知二公末年終合於釋氏之道今人有能少抑盛氣盡觀此書及覆詳味則知韓歐之立言皆陽拆陰助之意也

釋引文

大藏經典

法華經 華嚴經 維摩經 涅槃經 瑞應經 梵網經 楞伽經 藥王經 普曜經 善權經 大權經 賢愚經 提謂經 楞伽經 大集經 遺教經 因果經 般若經 付法藏經 無量義經 大方廣經 十二遊經 法滅盡經 未曾有經 雜寶藏經 佛本行經 末有經 法句喻經 中本起經 首楞嚴經 法句喻經 阿育王經 八闍齋經 長阿含經 雜阿含經 妙法華經 長阿含經 音賢行法經 菩薩處胎經 菩薩本行經

優婆塞戒經 增一阿含經 分別功德經 思益梵天經 狹搗摩羅經 淨飯泥洹經 升初利天經 觀佛三昧經 勝鬘師子經 傢法決起經 佛母泥洹經 摩耶夫人經 仁王般若經 文殊般若經 十誦律 四分律 僧祇律 曇無德律 善見律 五分律 沙弥塞律 新婆沙論 大莊嚴論 大智度論 俱舍論 起信論 薩婆多論 譯經畚記 梁高僧傳 佛道論衡 宋高僧傳 弘明集 唐高僧傳 西域記

天台教文 法華文句 妙樂 法華妙玄 釋義 心觀論 輔行 涅槃玄義 觀音別行 法界次第 四教義 南岳顯文 智者別傳 二師口義 四教儀 圓清百錄 寶雲振祖集 四明教行錄 天竺別集 草庵遺事 翻譯名義 九祖略傳 釋門諸書 廬山集 國清碑 周書真記 十八賢傳 僧鏡錄 玉泉碑 淨土往生傳 法華顯應錄 闍王初堂記

音賢行法經 菩薩處胎經 菩薩本行經

般若感應錄 觀音感應錄 天人感通傳
 僧史略 林間錄 僧寶傳
 護法論 景德傳燈錄 普燈錄
 大慧武庫 湘山野錄 歐陽外傳
 石門文字禪 育王舍利傳 禪門寶訓
 儒宗諸書
 孔子家語 論語 禮記 孟子 荀子
 楊子 史記 西漢書 東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南北史 唐書
 五代史 稽古錄 續稽古錄
 國朝會要 皇朝類苑 皇朝龍飛記
 本朝通鑑 皇朝景會錄 韓昌黎文
 柳子厚文 白氏長慶集 顏氏家訓
 酉陽雜俎 宣室志 楊文公談苑
 廣陵志 蔡氏叢談 錢氏洞微志
 東坡文集 王氏小畜集 魯直文集
 太平廣記 東坡指掌齋 六一居士集
 夷堅志 洪容齋隨筆 曾氏獨醒志
 東都事略
 道門諸書
 老子 列子 莊子 老子內傳
 老君寶錄 玄妙內篇 漢武內傳
 洞冥記 十洲記 雲笈七籤
 天師家傳 劉向列傳 葛洪神仙傳

續仙傳 集仙傳 仙苑遺事
 皇甫高士傳 真誥 悟真篇 林靈素傳
 佛書諸賢
 元頤法師吳興人政和間居智者院撰宗
 元錄辨 吳克己整女浦江人號鑑菴嘉
 定間撰釋門正統傳 志昭法師鑑菴之
 姪居婺女左溪撰釋迦譜歷代宗承圖
 景遷法師餘姚人受業東山廣教號鏡菴
 嘉定間住天竺靈山撰宗源錄增多吳本
 六十餘傳
 宗鑑法師錢唐良渚人嘉熙初居仁壽張
 寺續鑑菴釋門正統為本紀世家列傳諸
 志載記
 備書考引
 祖琇隆興初居龍門撰佛運統紀放左氏
 寓襄貶法兼述篡弒反叛災異之事永嘉
 薛洽叙釋迦譜云琇師統紀多附小機所
 見學最上乘者尚深病之
 德脩淳熙間居金華撰釋氏通記其紀釋
 迦則附以慈恩三時之教一代化事最為
 疎略又以五運畝石柱銘三寶錄言佛生
 皆不同釋雜於佛紀正父甚失撰述之作
 其叙時事與琇本互有出入而徒取乎亦
 長之辭也

佛祖統紀通例
 佛祖統紀目錄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第一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之一
 明本述 叙聖源 名釋迦
 第二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之一之二
 下堯率 託母胎 住胎宮
 示降生 出父家 成佛道
 第三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之一之三
 轉法輪 華嚴 麻苑 方等 般若 法華涅槃
 第四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之一之四
 入涅槃 分舍利 集三藏
 第五卷 西七二十四祖紀二
 大迦葉尊者阿難陀尊者 商那和脩尊者
 末田地尊者德多尊者 提迦多尊者
 迦遮迦尊者難提尊者 密多尊者
 脇比丘尊者夜奢尊者 馬鳴尊者
 摩羅尊者 龍樹尊者 羅睺尊者 僧伽尊者
 提婆尊者 羅睺尊者 僧伽尊者
 邪舍尊者 鳩摩羅尊者 闍夜多尊者
 槃駝尊者 摩訶羅尊者 鶴勒那尊者
 師子尊者

第六卷 東土九祖紀三之一

龍樹尊者 吐齊禪師 南岳禪師

第七卷 東土九祖紀三之二

童安禪師 法華禪師 天宮禪師
左溪禪師 荆溪禪師

第八卷 東道下八祖紀四

與道法師 至行法師 正定法師
妙說法師 高論法師 淨光法師
寶雲法師 法智法師

第九卷 諸祖考出世家五之一

南岳世家 借四神下 天台世家 其德壽下六十五

第十卷 諸祖考出世家五之二

童安世家 弘壽神下 天宮世家 其覺神下
左溪世家 神壽神下 荆溪世家 神壽神下
與道世家 神壽神下 至行世家 神壽神下

第十一卷 諸師列傳六之一

慧雲 下八人 與國 下二人 錢唐 下二人

第十二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

法智第二世 廣智 下五人

第十三卷 諸師列傳六之三

法智第三世

第十四卷 諸師列傳六之四

法智第四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三人

第十五卷 諸師列傳六之五

-2 143 51 361" data-label="Text">

法智第五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五人

第十六卷 諸師列傳六之六

法智第六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五人

第十七卷 諸師列傳六之七

法智第七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四人

第十八卷 諸師列傳六之八

-2 383 51 611" data-label="Text">

法智第八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十九卷 諸師列傳六之九

法智第九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

法智第十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一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一

-2 633 51 861" data-label="Text">

法智第十一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二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二

法智第十二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三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三

法智第十三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四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四

-2 763 51 991" data-label="Text">

法智第十四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五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五

法智第十五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六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六

法智第十六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七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七

-2 893 51 993" data-label="Text">

法智第十七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八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八

法智第十八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九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九

法智第十九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三十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十

-2 913 51 993" data-label="Text">

法智第二十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三十一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十一

法智第二十一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三十二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十二

法智第二十二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三十三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十三

-2 933 51 993" data-label="Text">

法智第二十三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三十四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十四

法智第二十四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三十五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十五

法智第二十五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三十六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十六

-2 953 51 993" data-label="Text">

法智第二十六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三十七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十七

法智第二十七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三十八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十八

法智第二十八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三十九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十九

-2 973 51 993" data-label="Text">

法智第二十九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四十卷 諸師列傳六之三十

法智第三十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達磨 賢首 慈恩 灌頂 南山
第三十一卷 三世出興志十四

過去莊嚴劫千佛
見在賢劫千佛
未來星宿劫千佛
大三灾
小三灾

華藏世界畵 萬億須彌圖 九山八海畵
大千三界圖 忉利天官畵 諸天通論
第三十三卷 三界名體志十五之二

東華地理圖 西域諸國畵 西土五印畵
八熱地獄畵 十六遊增畵 八寒地獄圖
第三十四卷 法門光顯志十六

第三十五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一

周 秦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二
第三十六卷 東漢 三國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三

第三十七卷 晉 齊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四

第三十八卷 梁 陳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五

北魏 北齊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六

隋 唐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六

第四十一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七

第四十二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八

第四十三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九

五代 梁 唐 晉 漢 周
第四十四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

第四十五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一

第四十六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二

第四十七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三

第四十八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四

第四十九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五

第五十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六

第五十一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七

第五十二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八

第五十三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九

第五十四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二十

第五十五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二十一

三千有門頌 與明智法師書
南湖淨士院記 仁王般若經疏序
明智法師碑論 南湖智者大師像贊
永嘉西湖法明寺疏 重刊剛定止觀序
與喻貢元書 吳克已
第五十一卷 名文光教志十八之二

始終心要 四十二章經疏序
與駱御史書 南岳止觀序
書紳 圓頓止觀十法界畵
宗門尊祖議 沙門志樂
第五十二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一

君上奉法 虞朝拜佛 天書御製
聖君護法 試經度僧 特恩度僧
進納度僧 士夫出家 沙門封爵
僧職師號 不拜君父 不稱臣僧
崇札高行 沙門著書 不稱臣僧
第五十三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二

宿命前身 放生禁殺 祈禱災異
國朝典故 諸國朝貢 十本
第五十四卷 應代會要志十九之三

北天佛牙 鄒山舍利 鳳翔佛骨
陳留佛指 瑞像應世 聖賢出化
立壇受戒 設像置經 建寺造塔
西天求法 東土譯經 經目僧數

200 2125-1

佛祖統紀通例目錄終

一

天台傳教	神尼異行	持誦功深	第五十五卷	三教出興	三教談論	內律分財	賜誥封塔	君臣慢法	青嵐邪黨
禪苑傳燈	名山勝迹	西遊樂國	歷代會要志	三教尼連	僧道角法	僧制治罰	褒恤終止	韓歐排佛	毀法惡報
律宗垂範	聖教感通		十九之四	三教訖偽	僧先道後	僧籍免丁	臨終瑞相	化胡偽經	

佛祖統紀序 通例 目錄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三九四頁下五行「仍白」，徑作「仍舊」。
- 一 三九四頁下一九行「領云」下，徑有夾註「若□此中并前釋傳列之則知諸師列傳原有十一卷本紀既遺其文唯以十卷為數」。按：「□」，標示此字不清。
- 一 三九五頁上末行「或聚諸文」，徑作「或集諸文」。
- 一 三九六頁下一行「佛祖統紀通例」下，徑有「終」字。
- 一 三九六頁下一九行夾註右「十二祖」，徑作「十三祖」。
- 一 三九七頁上二三行「諸師」，徑作「諸祖」。
- 一 三九七頁中二二行「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下，徑有夾註「六十一人」。
- 一 三九七頁下四行「廣智神照南屏

- 三家」下，徑有夾註「諸師列傳本紀原文止有十卷目錄并通例俱編為十一而以二十一卷當之此述者之誤矣故後之卷卷排去目錄則有五十五本紀止於五十四今於本紀既無列傳第十一卷之文目錄中名即去之將目錄二十二卷改為二十一至五十五改為五十四以合本紀之數」。
- 一 三九七頁下六行至八行「諸師列傳六之十一……第二十二卷」，徑無。
- 一 三九七頁下一〇行「第二十三卷」徑作「第二十二卷」。以下卷次例同，如一二行「第二十四卷」，徑作「第二十三卷」；三九九頁上四行「第五十五卷」，徑作「第五十四卷」。
- 一 三九七頁下一六行「淨土」，徑作「蓮社」。又「廬山」，徑作「蓮社」。
- 一 三九八頁上六行「三界」，徑作「世界」。九行同。

一 三九八頁上一〇行「五印番」，徑作「五印度」。

一 三九八頁下二行「南湖淨士院記陳瓊」下，徑有夾註「自天台禪林寺碑至與喻貢元書共十七篇南藏目錄以第五十卷收之始終心要至宗門尊祖議七篇以第十一卷收之今從本紀改正以第四十九卷收前十一篇第五十卷收後十三篇」。

一 三九八頁下二行至五行「仁王般若經疏序……吳克己」，徑置於六行與七行之間。

一 三九八頁下三行「大師像贊」，徑作「大師贊」。

一 三九九頁上末行「通例」，徑無。

1/10. A. 38 2

佛祖統紀卷第一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第 撰

戒二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一

明本迹

序曰如來聖人之利見於世也則必有降本垂迹開顯顯本之妙存焉夫本者法身之謂也迹者八相之謂也

妙玄釋本迹有六義謂本者理本即是實相一究竟道無量究竟道也

時森羅俗諦也此釋本迹之初

相本明本迹由本起相本迹由相起

故為五比丘說三教行為本迹者景初

生唱滅種種權施法應二身故名為迹

今經所說久遠事理乃至權實者皆名為本

非是迹則迹本可解若執迹疑本則二義俱失

實權是方便神事今當法說事已今法說事實權是方便神事今當法說事已今法說事

釋籤云第六已今已即是迹即指迹門及諸

已涌出已後方名為今故云已說事理乃至

權實名之為迹今說事理乃至權實皆名為

本故知若無迹中事理乃至權實何能顯於

長遠之本又已今之言雖異前五亦是一往

指於壽量名為今本若望初本則應又簡已

今不同法華已前諸經已今仍屬於迹今經

所明乃是直明久遠之本即是已說已今為

迹今說已今為本方是實說所以六門引證

之文前三引迹後三引本者何然前三復通

本之與迹俱有事理乃至教行体用等三通

中復別既云本用本權非迹文能顯況以本

門為今灼然不可引迹為是義故三引迹文

三引本文又前之三文既在於因本因狹故

但以迹例本故但引迹門

讀教記云六重本迹唯体用一重是引本

欠餘五皆迹籤云前三引迹後三引本者

斯蓋記主點經玄意實權已今即指迹文

為本門也故云今說已今為本方是實說

本可觀通別二字此例甚多如文句明本

迹初引壽量品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又

方便品我本立誓願普令一切眾生同得

此道又五百授記內秘菩薩行外現是聲

聞妙樂釋之云初引本文次方便下引

迹文以迹中審示本意故若顯露說即迹

中本迹下文顯已通得引用又妙樂釋方

便品十雙權實云然此八中前七迹門第

八本門本雖未至權實理偏故下文云是

我方便諸佛亦然故方便之名通於本迹

文既玄釋不同今諸家商略者或云前三

是從本垂迹後三是散迹顯本故云三引

迹文或云前三是因為迹後三是果為本

或云圓談大旨不分本迹之文或云別合

本意故云三引本文

觀音別行玄記云若理事教教行体用四

重本迹不獨今經諸部容有若塵點劫前最

初成佛而為實本中間今日示現成佛皆為

權迹此名權實本迹本門開竟此身即本迹

門已說及諸部該皆名為迹是名今已本迹

世界地皆振裂有無量菩薩同時涌出開佛

音聲徒下發來各詣虛空七寶妙塔向二世

尊頭而禮是時彌勒大眾欲決所起以偈問

佛大眾諸菩薩是後何所來從誰初發心備

習何佛道我於此眾中乃不識一人忽然從

地出顯說其因緣佛告彌勒是諸菩薩我得

菩提已教化示導令發道意助我速時

彌勒等心生起感白佛言如來得阿耨菩提

始過四十餘年云何少時大作佛事初起

近以多劫此菩薩眾假使有人於千萬億劫

數不能盡斯等久遠已來常修梵行化度

行迹以記此

壽量品佛告大眾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謂

我出釋氏宮去伽邪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廣開道場然我實成佛

以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它劫雖遠我

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亦於餘處阿僧

祇國凜利眾生安樂即此本

引譬善大人居何處作佛事於中間我說

然燈佛等又復言其入於涅槃皆以方便分

此處有大量的空白或模糊文字，可能是掃描或印刷錯誤。

我所我以佛眼觀其信等諸根利鈍隨所應度處處自說名字不同年紀大小現生亦復現言當入涅槃非滅示滅也又以種種方便說微妙法此以形攝也如來見諸眾生樂於小法德薄垢重者為是我少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我實成佛以來甚久遠若斯但以方便教化眾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說非生學無學品云佛言我與阿難等於空王佛所同時發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難護持我法學由我精進前起得佛由彼多持經故

常不輕品云往古有佛名威音王滅盡之後復有佛出亦號威音王如是有二萬億佛皆同一號最初威音王如來有一比丘名常不輕凡見四眾皆悉禮拜讚歎而作是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四眾之中有生瞋恚惡口罵言我等不用如是虛妄揆記經歷多年眾人或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避走遠住猶高聲唱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以其常作是語故增上慢四眾號之為常不輕是比丘臨欲終時於虛空中具聞威音王佛先所說法華經即得六根清淨更

增壽命廣為人說時增上慢四眾為作不輕名者見其得大神通皆信伏隨從是菩薩後化千萬億眾令住菩提命終之後復值二千億佛皆歸日月燈明於其法中說是法華經復值二千億佛同歸雲自在燈王為諸四眾說此經典於後復值千萬億佛亦說是經功德成就當得作佛時常不輕者則我身是也何也蓋本已善作隨以小而見隨之本未大有善不輕之

無有懈倦於多劫中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上菩提為欲滿足六波羅密勤行布施不惜身命捐捨國位委太子宣令求法時有阿私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若不違我當為宣說王聞仙言歡喜踴躍即隨仙人供給所須採果汲水拾薪設食乃至以身而為牀座身心無懈倦普為諸眾生勤求於大法遠致得成佛爾時王者則我身是時

仙人者提婆達多是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密

化城喻品佛言過去有佛名大通智勝滅度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我以如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其佛未出家時有十六子聞父得成菩提往詣佛所請

轉法輪皆以童子出家而為沙彌時佛受請過二萬劫已說是大乘經名妙法蓮華經八千劫即入禪定八萬四千劫時十六沙彌各升法座亦於八萬四千劫為四部眾廣說法華一一皆度六百萬億那由他恒河沙等眾生令發菩提心皆與一善薩所化眾生

世世所生與善薩俱從其聞法悉皆信解即彼十六沙彌今皆得菩提於十方國土現在說法一名阿彌陀云第十六我釋迦牟尼佛今我為沙彌時各各教化無量眾生從我聞法為阿耨菩提會現在弟子七者住不退此諸眾生于今有住聲聞地者我

常教化阿耨菩提應以是法漸入佛道此明

時所化無量眾生者汝等諸比丘正結及我滅後未來聲聞弟子是也汝等諸比丘正結及我滅後未來聲聞弟子是也

吾今來此八千返為此娑婆世界坐金剛華光王座明本大佛文

瑞應經云佛言吾自念宿命無數劫時本為凡人初求佛道以來受形五道生死無量計吾故身不能以數也

善根為轉輪聖王值無量佛最初值遇三十

億佛同名釋迦阿僧祇... 妙玄云迹因多種或言昔為陶師值先釋

佛行因之相或言昔為摩納值然燈佛五... 華奉散布鼓掩泥躡身虛空得無生忍佛

思議故知是別圓佛行因之相... 次值八億佛同名然燈次值三億佛同名弗

佛同名龍佛次值一千佛同名紫幢次值五... 百佛同名蓮華上次值六十四佛同名螺髻

景初發心先四十劫次值一佛名示海幢我... 為轉輪聖王名曰半弓於彼佛所發菩提心

各三十六返受報之身及其變化隨時而... 出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不可稱紀此

彼佛記我過一千劫當得作佛次值上名稱... 佛壽七萬歲彼佛記我過五百劫當得作佛

萬歲彼佛記我過九十五劫當得作佛次值... 佛沙佛壽六萬歲我起一足說得償佛天上

千佛始自華光終毘舍浮現在賢劫始俱... 留孫終于樓至是知毘婆尸至毘舍浮三

然三祇滿時正值毘婆尸自此百劫種相... 好則九十一劫於說自合蓋除前讚佛起

世當得作佛次值拘那含牟尼佛壽四萬歲
彼佛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次值迦葉佛
壽二萬歲彼佛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
釋迦牟尼九歲初相繼出世故此文近於
世我如是奉事諸佛備學佛意乃生兜率
天宮住一生補處位已上蓋著維本行經
故何處菩薩皆不生我今出世人壽百歲少
其中為難此聖生故

出多滅余釋迦人壽一萬歲時合出為觀
衆生無機可度乃至百歲見苦逼迫劫將欲
末故出乎世大論已上並小
案因果經云過去無數阿僧祇劫有仙人
善惠瑞應名偶童時燈照王太子普光
行諸經並名備童

善惠初為五百外道諱論道義各以銀錢
上之與外道別當往普光佛所欲施供養
見王家青衣持七莖青蓮花退問此花
賣否答言當送宮內欲以上佛善惠請以
五百銀錢額五莖花用以供佛青衣從命
并寄二花以獻於佛額我後來常為君妻
時王及大臣禮佛散花悉墮於地善惠五
花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花住佛兩
邊佛讚善惠汝過阿僧祇劫當得成號釋
迦牟尼此經與本行經並作阿僧祇劫
是方便分別然諸經並以此經戶記同善
九十一劫為三則瑞應所出未可為用善

慧見地濁濕心自念言云何今千輪輪足
蹈此而過即脫履皮衣以用布地不足掩
泥又解髮以覆之如來踐已因記之曰汝
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天人時善惠
以獨讚佛功德求佛出家佛言善惠比丘
須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善惠命終
之後上生為四天王為四天王下生為轉
輪王乃至上生為第七梵天王下生為聖
王各三十六返或為仙人或為外道六師
婆羅門小玉各盡其壽不可稱數時善惠
者即我身是青衣者邪輪陀羅是因果經
也若本經與法華皆云邪輪者取解脫巧
生也今以

四教儀引大論云如來備苦
薩繼從古釋迦至尸棄佛位七萬五千佛
名初阿僧祇常備六度次從尸棄至燃燈
值七萬六千佛名二阿僧祇此時用七莖
蓮花供養布髮掩泥受記釋迦文次從
然燈至毘婆尸佛位七萬七千佛名三阿
僧祇滿經如許時備六度行更住百劫種
相好因修百福成一相好時此經與本
經並作阿僧祇劫

述曰竊考如來本迹之義以由已今相望
不有久近本不可以大小機見為之分別
今約諸部共談之粗法華開顯之妙較而

論之則大小機見不容不審例如祇一八
相而有大小之別由機見之不同也
叙聖源
序曰如來之先起自大人厥後轉輪次第承
襲夷考典籍略陳氏族之源蓋以表章吾佛
示生奕世聖王尊貴之家也

大劫之始世界初成光音諸天化生為人
於是議立一人有威德者賞善罰惡躡平萃
王眾共供給遂有民主之名長阿含經
初民主王號大人第二王名珍寶第三王名
好味第四王名靜齊第五王名頂生乃至三
十三王名善思皆長阿含四分律此三十三王
自善思王後有十族轉輪聖王相續而出

第一真闍王子波延迦舍真闍即有五轉輪
王第二多羅業有五轉輪王第三阿波業七
轉輪王第四捷陀利八轉輪王第五迦陵迦九
轉輪王第六瞻婆十四轉輪王第七拘羅婆
三十一轉輪王第八般闍羅三十二轉輪王
第九弥尸利八萬四千轉輪王案本行經
本經王第十懿摩彌百轉輪王後從一王即大
名釋迦
序曰世人皆知如來為刹帝利之聖種而終

莫能委瞿曇釋迦前後主歸之義須知言瞿曇者有四義或純淋或景勝此從本德以爲稱也或甘蔗或日種此就本緣以爲言也其稱釋迦者則有三名據德建稱則曰能仁依處稱名則云舍夷之與直林然釋迦之起實見於甘蔗王之四子甘蔗梵語既爲瞿曇

則釋迦之稱實自瞿曇出前瞿曇後釋迦雖有二稱其實一姓前人有以日種甘蔗舍夷並列爲五氏者本末紛糅無所取裁今故備論後當母感夫姓者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由出也印度族姓則有四流一曰刹帝利者王種也二曰婆羅門者淨行也三曰吠舍者商賈也四曰戌陀羅者衆人也凡茲四姓前二貴後二賤隨時所尚佛生其中釋迦出剛強之世託王種以振威迦葉生善順之時居淨行以標德論昔阿僧祇劫有菩薩爲國王父母

早喪遜國與弟從婆羅門瞿曇學道受瞿曇姓本經翻此善德法師爲美乞食還國人無識者謂之小瞿曇於城外甘蔗園中以爲精舍賊盜官物路由園過捕盜尋迹執小瞿曇王令以木貫身射之大瞿曇見悲象棺歛取血泥團之還置精舍著左右器大瞿曇言是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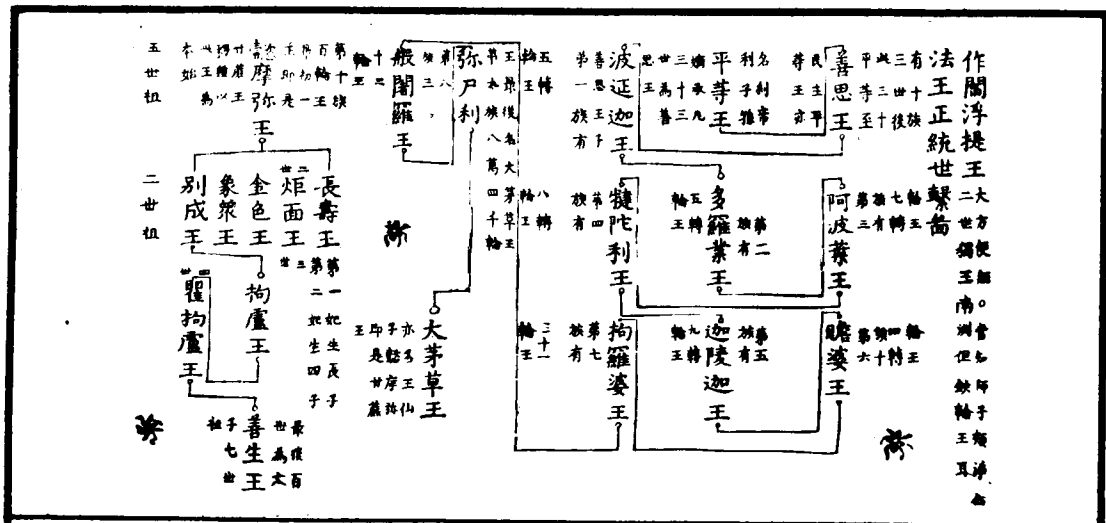
士若其至誠願天神有知使血化爲人卻後十月左化爲男右化爲女因名瞿曇氏純淋之姓_{淋經}過去有轉輪聖王名大自在_{九族經}子孫相承八萬四千王景後王名大牙草垂老無子委政大臣剃髮出家衆號王仙諸弟子時行乞食王仙老不能行遂以草籠懸懸樹上慮虎狼也獵人望見謂是白鳥乃射殺之血滴於地後生甘蔗二本日炙開剖一生童男一生童女弟子養護以報諸臣衆謂王種命相師占之立名善生號甘蔗王女名善賢立爲第一妃又以日炙甘蔗而生亦名日種_{本善行}

述曰瞿曇一翻甘蔗則當據本行二本甘蔗之緣一翻泥土則當取十二遊經血泥之事是知諸經梵語則曰瞿曇華言則稱甘蔗泥土華梵互出其實一義甘蔗王第一妃善賢生子名長壽第二妃生四子一名炬面二名金色三名象象四名別成_{本善行}述曰沙弥塞云辭摩王第四子尼樓本行經尼俱此翻爲別成祐律師指慈摩王是釋種之先第四子莊嚴是白淨所承南山指慈摩即第十輪王去昔薩一百世第四子莊嚴即白淨所承其說略同_{別成在嚴}

時善賢妃欲立長壽白王攬遺四子出國至雪山北自立城居不數年間辭爲強國_{雪山北建國城}其王名別成遠近服之_{其王名別成遠近服之}父王悔德遣使往召四子辭過不還父王三歎之曰我子釋迦_{行能仁本}到雪山邊住直樹林中故名爲釋迦_{舍夷國}近雪山北舍夷林築城營舍因名_{長阿舍經五分}述曰舍夷者林名也既以名國又以名氏竊詳舍夷恐翻爲直即前雪山直林之義妙玄云舍夷是西方貴姓此但約義未見所出

別成王子拘盧拘盧子瞿拘盧_{本善行}懿摩王第四子莊嚴_{即別成}摩王最後王名大善生_{有四分}大善生南_{山釋迦}五世祖流婆羅王四世祖尼求羅王三世祖尼浮羅王二世祖師子頰王一世父淨飯王師子頰四子一淨飯王_{淨經}有二子長慈連太子次難陀二白飯王二子長調達_{淨經}連太子次難陀三斛飯王二子長摩訶男_{淨經}二子長婆沙次跋提_{長阿舍經}四甘露飯王劫初以來嫡嫡相承作轉輪王近來二世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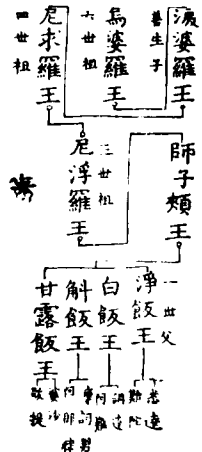
一七五五 佛祖統紀 卷一



佛祖統紀卷第一

佛 城二

述曰樓炭稱懿摩百輪王阿含四分皆云
 最後王名大善生言最後者第一百也南
 山指大善生為七世祖此依長阿含烏婆
 維等六王至太子為一百七世可也而又
 云去昔薩一百世者當是脫去七字自民
 主至善思三十三世心嫡相承自波延迦
 十族已降或嫡庶互立或兄弟迭興分為
 十類必有親疎始終之義存焉然受天明
 命統王四洲其所以得君道者莫不同也
 十族拔之凡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一王并前
 民主三十三王及六世祖王至太子身共
 八萬四千二百五十五王也



法王正統世繫圖	作闍浮提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作闍浮提王
善思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善思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阿波葉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阿波葉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拘羅婆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拘羅婆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拘羅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拘羅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波陀利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波陀利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波延迦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波延迦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彌利	法王正統世繫圖	彌利	法王正統世繫圖
大茅草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大茅草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長壽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長壽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炬面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炬面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象眾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象眾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拘盧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拘盧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善生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善生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別成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別成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聖拘盧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聖拘盧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尼求羅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尼求羅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烏婆羅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烏婆羅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師子頰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師子頰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淨飯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淨飯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白飯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白飯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斛飯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斛飯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甘露飯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甘露飯王	法王正統世繫圖

佛祖統紀卷第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四〇一頁下末行夾註右末字「佛」，
〔徑置於左首字「遠」下。〕
- 一 四〇二頁上二行夾註左「當說」，
〔徑作「當已」。〕
- 一 四〇二頁上三行第一六字「及」，
〔徑作「是」。〕
- 一 四〇二頁中三行「衆亦」，〔徑作「衆生」。〕
- 一 四〇二頁中二二行「地涌品」，〔徑作「菩薩地涌品」。〕
- 一 四〇二頁下一〇行夾註左「疑法」，
〔徑作「疑遠」。〕
- 一 四〇二頁下一一行夾註左「既多」，
〔徑作「衆多」。〕
- 一 四〇三頁下一一行夾註右「古今二」，
〔徑作「古今一」。〕
- 一 四〇四頁上五行「發口」，〔徑作「發願」。〕
- 一 四〇四頁中六行小字右「二祇」，
〔徑作「三祇」。〕
- 一 四〇四頁下二三行末字「證」下，
〔徑有夾註「校閱者云若謂七佛前後相繼止隔一劫者則應毘婆尸佛當記過二劫而得成佛何謂百劫種相好則九十一劫於說自合下文又云已上四佛在賢劫中第九減劫相繼出世俱與止隔一劫之言相違覽者詳之」。〕
- 一 四〇五頁上二二行「成就」，〔徑作「成佛號」。〕
- 一 四〇五頁上末行小字左「未可」，
〔徑作「亦可」。〕
- 一 四〇五頁中七行第九至一二字「爲四天王」，〔徑無。〕
- 一 四〇五頁中一二行夾註左末字「肝」，〔徑無。〕
- 一 四〇六頁上九行「紛糝」，〔徑作「紛揉」。〕
- 一 四〇六頁中末行夾註右「別成」。
- 一 四〇七頁上二行至本頁中六行法王正統世繫圖，其主要內容〔徑與之相同，由於表達形式不一致，不易對校，茲將〔徑〕文附於卷後，以作參照。〕
- 一 四〇七頁中末行經名，〔徑作「佛祖統紀卷第一終」。以下各卷卷末經名例同。〕

1/40 A 25

佛祖統紀卷第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城三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二

下兜率

序曰四明法師之言云如來昔於大通之時

覆誦法華與無邊眾生作一乘之因矣以由

中間退大樂五塵如來大慈恐其墮苦於是

更以小乘而為救拔或用行三而為導引如

此大小種種成熟堪於今世悟入佛乘是故

如來為此一事出現於世然其機復少差

殊故於一代而分五時有機能直入於實

者雖此二類難入於實者於華嚴頓談別圓

被二種機者此機從始即見勝相若其中間

習小深者雖於今世入一佛乘而於小先熟

故為此機示現劣身初說三藏諸味調熟來

至法華方開佛慧此機於始唯見劣身故天

台師曰小機則示三藏佛身說法大機應以

舍都佛身說法是故降神母胎即示兩相故

然華嚴頓後方施小化譬如窮子急追不至

云無量劫來讚涅槃法生死永盡我常是說

是故思機然後施小此等之說皆是儀式不

可據此以難今文預鑿群機原始要終度物

之意也此行則今觀二聖師所論則知如來出

與祇一八相自大機而觀之則始終無改無

非華嚴自小機而觀之則進化廣充諸教次

第謂之會那謂之釋迦一体而兩名由機有

不同耳然則大小二始頓漸兩說五時施化

一乘會歸是皆如來隨順機宜善巧方便令

入佛慧之道今故得以述之

菩薩從兜率天將降神時有十佛刹微塵數苦

薩皆與菩薩同類同行乃至普賢神通行願

悉皆同善又以神通普現兜率天宮一一宮

中悉現十方一切世界閻浮提內受生影像

可見下兜率相

序曰華嚴云如來住胎現大宮殿示現住兜

率乃至般涅槃或見在兜率乃至或見入涅

槃此則於住胎一相之中備見八相此荆溪

所謂一一相中皆八相故也

菩薩於母胎中現大宮殿種種嚴飾而令母

身安隱無恙住母胎已心恒正念示現住兜

率天初生為童子慶王官出家苦行成道轉

法輪般涅槃或有見佛種種說法或見在兜

率天或見來慶母胎或見初生或見出家或

見成道或見轉法輪或見入涅槃或見

示降生

序曰託胎降生皆所以示同於人法身至於

出入右脇周行七步伴大小兩機所見各殊

者斯示現降生之相也

夫人攀金園樹枝而生菩薩諸天王眾各持

香水共以洗沐經華嚴初生之時於十方各

行七步經華嚴所見降生相

出家

序曰華嚴云景復身菩薩欲令著家眾生捨

離家法為現自在不屬它故宣揚出家功德

願故此示現出家之意有在於是也

又見出家踏道場成等正覺坐師子座

出家相

序曰華嚴云景復身菩薩欲令著家眾生捨

離家法為現自在不屬它故宣揚出家功德

願故此示現出家之意有在於是也

又見出家踏道場成等正覺坐師子座

出家相

序曰華嚴云景復身菩薩欲令著家眾生捨

離家法為現自在不屬它故宣揚出家功德

成佛道

序曰華嚴云道場始成者且約大始而言既非本門實成則今此正是迹中之迹耳

菩薩於菩提道場始成正覺華嚴菩薩言吾三十成道彌勒釋迦牟尼於寂滅道場坐金剛華王座說法三昧經並云三十成道既成

道已梵天勸請惟類如來當為眾生廣開甘露說無上法須摩羅經云大佛

或見菩薩住兜率天入胎成道降魔轉法輪入涅槃降魔今在道中

述曰自昔依起信論列大乘八相存住胎而沒降魔依四教義列小乘八相存降魔

而沒住胎今之所述三乘二文以為綱骨自下兜率至成道降魔皆先大後小以列

其相而於轉法輪中則有五時頓漸之義則大小二機又蘊乎中矣妙宗之言曰佛

應三土且說同居化有始終須彰八相大機所見八相難思若慮小機八種皆劣此

之謂也

下兜率

菩薩修行滿足位登一生補處生兜率天名曰聖善為諸天主說補處行期運將至當下作佛即觀五事觀諸眾生皆是我發心已未所成熟者堪受妙法觀此大千界闍浮提迦

毘羅國最為廣中此示普色言土觀釋迦弟

一甘蔗聖王之後觀白淨王夫妻真心堪為父母淨王即淨飯王也

日已其母命終作此觀已告諸天子我應下生白淨王家棄輪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

智轉大法輪廣利天人汝等是時亦當同會諸天子聞各心念言菩薩不久當成正覺

託母胎此示胎相

時菩薩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按普曜經云象寶日之精也佛宿即見宿也放大光明普

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此即此宿也時摩耶夫人眠寤之際見六牙

白象騰空而來從右脇入按普曜經云所以覺已白王為說瑞相王召婆羅門占之曰今

此夫人胎中之子必是正覺之瑞若不出家當為輪王夫人日更脩行六波羅密天獻飲

食不樂人間之味時兜率天眾念言菩薩已生淨飯王宮我等亦當下生人間得先聽法

於是諸天下生數至九十九億又宅化自在天下至四天王上至色界天與其眷屬亦皆

下生不可稱計細果有一天子名曰速往至諸地獄大聲唱言菩薩從兜率天下生母胎

汝輩速發誓願求生人間地獄眾生聞此語

已各各相觀復見光明捨地獄身即生人中

所有大千世界往昔已來種種善根者皆乘於

此地毘羅城四面託生此示胎相

菩薩在母胎行住坐卧無所妨礙晨朝為色

界諸天說法日中為欲界天晡時為諸鬼神

於夜三時亦復如是成熟眾生此示胎相

神觀法此示胎相

金剛曰往昔補處菩薩託生之家須具六十

種功德三代清淨波下閻浮為我觀察此示胎相

周昭王元年此示胎相

示降生

二十六年此示胎相

多相承之與夫人懷孕將滿十月其父善覺

遣使白王我女懷藏聖胎感德甚大慮產子

後女命不久欲迎止嵐毘羅國中盡父子情王

即教有司備儀札送至父家此示胎相

外寶與前後導從往藍毘尼園中十月滿足

四月八日初出時此示胎相

因是月南山西降出胎時皆四月八日則
 是月十月十日生此佛所行滿月則
 三月八日夫人見無憂樹花葉茂盛即
 四月八日夫人見無憂樹花葉茂盛即
 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從右脇出時樹下
 生七寶蓮花大如車輪身隨花上自行七步
 舉右手作師子吼云我於天人之中最尊最
 勝我獨尊也
 勝我獨尊也
 下現相為降時天王即以天網接置寶几
 帝釋執寶蓋梵王持白拂侍立左右難陀先
 弟二龍王於虛空中吐清淨水一溫一淨以
 灌太子於身下香水浴身身黃金色二十
 二相放大光明照三千界天龍八部空中作
 樂歌頌佛德散花亂墜一切天人讚嘆種種
 速成佛道度脫眾生唯有魔王不安本座于
 時采女以天鵝氈裹抱太子至夫人所青衣
 還宮說奇瑞相王即嚴駕四兵車後導從入
 園見相殊特喜懼交懷前抱太子置象與上
 隨從入城將詣天祠梵釋形象皆起相見而
 言曰今此太子天人中尊云何來此欲知
 我群臣歎異即奉太子入王本宮時諸
 生五百男王家青衣生五百童
 生五百男王家青衣生五百童
 生白子馬生白駒牛羊亦生五色
 五百官中五百伏藏自然而出有諸商人入
 海乘寶而還各貢珍奇王召諸婆羅門當為

太子作何等名答言太子生時一切寶藏皆
 悉發出所有諸瑞莫非吉祥當名薩婆志達
 此云一切善時八王亦同日生太子各懷懼
 喜共制美名曰王家青衣王蒼頭奴名車
 匿厥生白駒名健陟王後常使車匿侍從白
 馬給乘王訪五百聰明相師令占太子
 相師言若當出家成一切種智若在家者為
 轉輪王相師又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
 路險非人能到阿私陀遙知王意騰空而來
 相太子已悲泣而言曰恨我不久命終生無
 想天不觀佛與不聞經法若有具三十二相
 或生非處又不明顯此人尚為轉輪聖王今
 觀太子諸相得所又極明顯決定必成一切
 種智王聞仙說慮恐出家起三時殿七寶莊
 嚴城門閉閉四十里五百采女宿衛殿宇
 花果眾鳥派泉浴池光耀心目以悅太子生
 滿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太子功德大故上生
 初利波闍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
 述曰如來降靈示滅之相記年月者其說
 紛然今作正義異說兩番以區別之初心
 義者有六其一周書異記昭王二十四年

甲寅歲四月八日有五色光入貫太微徧
 於西方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
 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旦白
 虹十二道南北通貫太史包多曰西方有
 大聖人終亡之相其二法本內傳摩騰法
 師對明帝曰佛以甲寅之歲四月八日生
 此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其三魏書沙門曇
 謨景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
 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降生其四南
 岳頭欠云佛以甲寅四月八日降生其五
 輔行云悉達生淨飯王宮當周昭王甲寅
 之歲其六唐太宗勅尚書劉德威問法琳
 法師佛降生入滅何故傳述乖亂琳乃論
 定周昭甲寅生穆王壬申滅次列異說有
 八石柱銘周桓王乙丑法顯法師傳殷武
 乙甲午像正記平王戊子南山感通傳天
 人云夏桀世度律師象聖點記貞定王甲
 戌開皇三寶錄王蘭樓頭陀寺記皆以為
 周魯二莊甚至狄山亦作此說其所注四
 十二章經則取淨名疏云周時佛與星
 如雨蓋準瑞應經所言佛生下侍之事天
 台祇言佛與未嘗定指周莊雖云如雨乃
 是借父左傳孤山誤認此語遂作二莊以
 釋以致淨覺作記妄稱天台心取二莊然

荆溪明言昭王甲寅初無二莊之論是知異說自此可息矣若欲會同左傳如雨之說則如文殊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二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化五百仙人訖還歸本土放大光明徧照世界入於涅槃自昭王至莊王正當二百五十餘年恒星之驗

滅三其在於此乎左傳魯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項如雨即周莊王又孤山垂裕記休周歷以十一月建子為正言四月即今二月今准因果瑞應本行諸經並云四月八日法本內傳觀書亦皆四月八日三經既非周譯二書亦非周世則知非連子之正明矣蓋自漢武改

實為正至于今日遵而用之則經傳之言四月非為差錯不當遠據周歷改為二月也此大略出翻譯名義今更增益文證以祛昔人之異見云

二十七年卯先是太子生時足行七步口稱獨尊言已便然如諸嬰孩不行不語諸母養育漸至長大智論

二十八年丙辰 二十九年丁巳 三十年戊午 三十一年己未 王為太子辨象馬牛羊諸車音子玩具舉國人民皆行仁惠五穀豐熟風雨以時皆是太子福德之力又以青衣所生重

匱等五百蒼頭給侍太子國果經

三十二年庚申太子年七歲王令學書訪國中聰明婆羅門名曰選友起大學堂林樹學具太子問師書有幾種師默不答內懷慚愧禮太子足惟願為說問浮提書凡有幾種太子

答言或有梵書佛經或法書書經或如是有如是等六十四書按佛本行經太子八歲學書師書天也即佛書師也支那國書大原也此師下具有天地八部四洲鳥獸音音諸書師

白王言太子是天人中師云何欲令我教王聞歡喜凡技藝典藉天文地理美數射御皆悉自然知之因果時王復令釋種忍天教太子兵法法式為造一苑名曰勒劬太子與五百釋子入苑遊戲學一切典籍四年之中及

諸釋種皆悉通達佛本行經三十三年辛酉太子在苑射戲提婆達多射著一鴈墮於苑中太子拔箭以酥塞封瘡達多遣使來言宜速見還太子報言我已攝受此鴈自我發善提心來我皆攝受一切眾生況復此鴈而不屬我自此與達多結怨相競佛本行經

三十四年壬戌 三十五年癸亥 太子年十歲王訪國中善知射者令教太子師與小令射鐵鼓太子更求如是七弓一箭過七鐵鼓射師白王太子自知射藝云何令我為師王大懼喜擊鼓唱令太子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提婆達多最先

出城時有大象當城門住達多獨前以手搏頭即便躡地於是軍眾次第得過難陀繼至以足指挑象擲著路旁太子出城以手擲象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難陀時諸人民歎未曾有達多至園最先發射徹三金鼓次至難陀亦徹三鼓太子以弓力擊取王庫

內相王良弓即放一箭徹過七鼓然後入地過大鐵圍山時提婆達多與難陀共相撲戲二人力等無有勝者太子手執二弟躡之於地以慈力故不令傷痛因果

三十六年甲子 三十七年乙丑 三十八年丙寅 三十九年卯辰 四十年丁巳 太子年十五歲王會羣臣諸小王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至二月八日以七寶器盛四大海水各各頂戴傳授與王灌大

子頂付七寶印立為太子時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子經因果四十一年己未太子啓王出遊前至王田息闢浮樹下見諸耕人時淨居天作壞蟲鳥隨啄之見已悲愍即便思惟得四神地因果王尋太子見在樹下一切樹影悉移唯此樹陰覆太子身如重雲間忽見明月佛本行經

四十二年庚申太子年十七歲佛本行經釋種婆羅門摩訶那摩有女名那輪陀羅顏色端正

釋種婆羅門摩訶那摩有女名那輪陀羅顏色端正

智惠過人王即遣使往迎為太子妃太子常
修禪觀未嘗與妃有夫婦道日果太子有三
夫人一瞿夷二邪惟檀師三鹿野以有三
婦為立三時殺殺有二萬采女父到云是
有及瑞德皆云是聖子云是聖子云是聖子
此是聖子云是聖子云是聖子云是聖子
聖子云是聖子云是聖子云是聖子云是聖子

四十二年太子白王將遊園林前後導從
出城東門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偃見
已還官愁思不樂念言老至如電我豈獨免
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它日復從城南門出淨
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不能自持太子念
言如此病苦云何不畏即回車入官少時復
從城西門出淨居天化為死人四人與行室
家樊送太子語臣優陀夷曰世間乃復有此
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即勒回車最後出
城北門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
杖太子問是何人答言我是比丘立備學聖道
永得無為言已騰虛而去太子索馬還宮而
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苦常恐為此所逼
今見比丘開悟我情示解脫路即思惟方便
欲求出家因界經云本行經云本行經云
四十四年王 四十五年王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頭聽我出家學道王執其手流淚言曰國未
有嗣宜息此意時相師白王太子若不出家
過七日後當得轉輪王佐王聞益喜於城四
門各置千人以為防護王語太子我昔曾聞
阿私陀仙說汝畢定不樂處世若生一子不
復相遠太子即以右手指其妃腹便體娘
應云指妃腹曰二月七日思求出家身放
光明照諸天宮諸天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
來札足白言無量劫來所備行類今已成熟
太子答言如汝等語然父王教內外官屬嚴
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即以神力令諸官屬
悉皆淨臥使無知者邪輪卧中即得三夢一
月墮二牙齒落三失右臂覺已具述太子語
云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存當知此夢
靈假非實至於後夜諸天白言內外眷屬皆
悉睡卧今正是時太子即令車匿被撻陟來
車匿流淚而言曰今非遊觀之時云何中夜
而忽索馬即舉聲號泣欲令王官眷屬覺知

以天神力昏卧如故車匿牽馬既至諸天捧
馬四足并接車匿帝釋執蓋從北門出其門
無聲自然而開行至天曉已三踰闌那由
諸天事畢忽然不見行至跋伽仙人苦行林
中即便下馬語車匿言我既捨國至閉靜處
汝與捷陟俱可還官車匿悲泣不能自勝捷
陟紙太子足流淚如雨太子即就車匿取七
寶劍自刺須臾而散顯言願共一切斷除煩
惱及以習障帝釋接駘而去讚言善哉時淨
居天化作獵師身被紫裝太子見已而語之
曰汝所著衣是窈靜服云何著此而為罪行
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汝貿易答言善哉即

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紫裝大輪云所寶
也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外虛空於是車匿
即牽捷陟嗚嗚悲哽歸路而還跋伽仙人遙
見太子謂是天神與眾請坐即問仙人汝等
苦行欲何所求答言為欲生天太子又問汝
等備諸苦因以求苦報終不離苦言論往復
明且辭去車匿牽捷陟還入宮城具白父王
王愛念情深即遣王師大臣尋至仙所仙云
已過中路遙見樹下端坐思惟惟大臣具告王
意太子答曰豈不知恩但以生老病死四患
為苦耳我今終無返步大臣即留備陳如等
五人密令伺察時太子北度摩訶河

路經王舍城中頻婆娑羅王太子... 子至願捨國相奉太子... 修三堅法不應以不堅之法勸獎餘人... 別去時王告曰若道成日願先見度太子... 行至阿羅邏仙人處問說後得初禪乃至... 非想非非想處名為解脫太子知非究竟即

與仙別次至迦蘭住處論議問答亦復如是... 太子調伏二仙人已至伽蘭山苦行林中... 陳如等五人住處於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 宜應六年苦行以度眾生... 不肯受天... 左右自生麻米日食一麻一米以... 結精氣端坐六年形体羸瘦寐默一心內思

安般... 一數... 三止... 六淨... 二門... 麻一米或七日一食... 人白王具說苦相王與姨母及邪輪各嚴五... 百車資生之物令車匿領送皆悉不受... 出字十二進增一中雜衣四舍出曜經

和須密論並云二十九出家當何所從今... 以如來八十壽除五十說法則定取梵網... 經相三昧寶嚴經等三十成道之言若以... 三十成道除六年苦行則定取荆溪二十... 五出家上舍寶嚴之說若約前後義定則... 有二事可證一者出家之後六年苦行取... 成道之歲其數正合二者將出家時指妃... 腹曰卻後六年汝當生子後於成道之年... 果生羅睺按賢經云出家備道六年苦... 行得一切智未曾有經云太子逃至山澤... 勤苦六年得佛還國普耀經云父王聞太... 子得佛以來六年令優陀邪往請云濶別

以來十有二年又云佛還國入宮坐羅雲... 來問訊群臣皆起太子捐國十有二年何... 從有子此等經文並約出家六年成佛又... 經六年還國逆而推之當以二十五為出... 家之年審矣孤山頌謂五歲遊歷此語無... 憑神智補注備論異同請以荆溪之言為

五十二年... 元... 降... 四年... 太子心自念言我今備於苦行垂滿

六年若以羸身而取道者彼諸外道當言自... 餓是涅槃因我當受食然後成道即至尼連... 禪河洗浴身體時彼林外有一牧牛女名難... 陀婆羅有淨居天來下勸言汝可供養女人... 聞已大喜即見地中生千葉蓮上有乳藥即... 取奉上太子呪願受食氣力充足... 王女一名難陀一名葉摩... 相好圓滿如日... 即好畢鉢羅樹自... 成要終不起... 羅又思惟過去諸佛以草為座成無上道釋... 提桓因化為凡人執淨草至菩薩前問汝

何名答名吉祥菩薩喜曰我破不吉以成吉... 祥乃數以為座結加趺坐而自誓言不成正... 覺不起此座... 飯王父遺釋種五人隨逐給侍憐陳如... 十力迦葉... 子初食林表心不忍可即便捨去... 故提... 太子後知非道捨而受食美飯酥乳三人謂... 其狂亂失志亦復捨去... 大... 時魔王宮殿自然

六年若以羸身而取道者彼諸外道當言自... 餓是涅槃因我當受食然後成道即至尼連... 禪河洗浴身體時彼林外有一牧牛女名難... 陀婆羅有淨居天來下勸言汝可供養女人... 聞已大喜即見地中生千葉蓮上有乳藥即... 取奉上太子呪願受食氣力充足... 王女一名難陀一名葉摩... 相好圓滿如日... 即好畢鉢羅樹自... 成要終不起... 羅又思惟過去諸佛以草為座成無上道釋... 提桓因化為凡人執淨草至菩薩前問汝... 何名答名吉祥菩薩喜曰我破不吉以成吉... 祥乃數以為座結加趺坐而自誓言不成正... 覺不起此座... 飯王父遺釋種五人隨逐給侍憐陳如... 十力迦葉... 子初食林表心不忍可即便捨去... 故提... 太子後知非道捨而受食美飯酥乳三人謂... 其狂亂失志亦復捨去... 大... 時魔王宮殿自然

動搖魔王念言瞿曇當成正覺及道未成往壞亂之於是手執弓箭與諸眷屬俱往樹下語菩薩言汝應脩轉輪王業捨出家法今若不起我試射汝菩薩怡然不驚不動魔王挽弓放箭停於空中其鏃向下變成蓮華魔王復遣三女白菩薩言仁者至德願侍左右菩薩言汝植小善得為天身不念無常而作妖媚今便可去吾不相須時三天女變成老嫗頭白面皺魔王即以軟語誘言汝若不樂人間我捨天位及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言汝先脩少施今得為自在天王此福有期要還沉溺非我所須魔王曰我之果報是汝所知汝之果報誰復知者菩薩言唯此地知于時大地六種震動地神涌出而語魔王菩薩昔以頭面嚙惱國城妻子象馬珍寶而用布施不可稱計為求無上正真之道是故汝今不應惱亂魔聞怖懼即自思惟我今當更設方便廣集軍眾以力迫會時諸軍眾忽然來至充滿虛空執劍操劍多頭多目諸惡類形圍遶菩薩四方烟起四海涌沸是諸魔眾各盡威力爾目切齒橫飛亂擲菩薩觀之如童子戲空中有神隱身而言菩薩應切脩習善果欲涼眾生汝今云何惱亂眾師今日決定樹下成無上道此地乃是過去諸佛金剛

之座堪受妙定非汝所推汝今宜應息憍慢意而奉事之是時魔王聞空中聲即還本宮細惡魔波旬將八十億眾欲來壞佛語云汝不急去我擲汝海水佛語波旬汝今先能動此深淵然後可能擲我海水時波旬不能令動軍眾壞散波旬長子商主即頂禮菩薩求乞懺悔自言我父無智觸忤大耶願得怨亮佛行經上述曰諸經云魔波旬在六欲頂別有宮殿今因果經乃指為自在天王如此則當第六天有此兩異蓋是譯者用義之不同也成佛道

二月七日惡魔退散之時菩薩心淨湛然不動落日停光燈月映徹眾星祭爛天雨妙花作眾技樂以用供養菩薩既降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諦悉知過去所造善惡壽命短長一切眾生輪回五道無有真實橫生苦樂明呈出特霍然大悟天晚也得無上道為最正覺佛成道相佛成道日解脫王弟二遺使白淨飯王言貴弟生男第一王心歡喜語來使云今日大吉是男當字為阿難此舉國欣慶又名慶喜是歲邪輸夫人生子名羅睺羅是開時羅睺羅阿修羅食月因以為名初太子出家之

日相紀履日卻復六年汝當生男至是在胎六年而生佛應述曰大乘開住胎合降魔於成道小乘開降魔合住胎於託胎住胎見起信降魔見四救義此先達之論也今觀大小皆有住胎降魔之父如華嚴云菩薩住母胎已示現出家成道等相此大乘住胎也因果經菩薩在母胎行住坐卧一日六時為諸天鬼神說法此小乘住胎也花嚴離世間品菩薩出家成道降魔轉法輪等妙樂云四佛各有四降魔相此大乘降魔也因果經既降魔已即便入定明星出時得最正覺此小乘降魔也今欲順八相之言且用起信四教義二文開合為證

佛祖統紀卷第二
城三

佛祖統紀卷第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四〇九頁上一二行夾註左末字「若」，**徑**無。
- 一 四一〇頁中末行第一五字「生」，**徑**作「住」。
- 一 四一〇頁下一行末字「語」，**徑**作「聲」。
- 一 四一一頁中一三行第二字「生」，**徑**作「但」。
- 一 四一一頁中一五行「種智」，**徑**作「德智」。
- 一 四一二頁中五行夾註「駝脣仙人」，**徑**作「駝脣人」。
- 一 四一二頁中七行末字「師」，**徑**作「諾」。
- 一 四一二頁下一五行末字「大」，**徑**作「太」。
- 一 四一三頁上一九行「騰虛而去」，**徑**作「騰虛空去」。
- 一 四一三頁下一六行「即問仙人」，**徑**作「即問問仙人」。
- 一 四一四頁下八行夾註左「如白」，**徑**作「如舊」。
- 一 四一五頁中二〇行夾註「第二弟」，**徑**作「第一弟」。

佛祖統紀卷第三上

城四

宋景玄四明東湖沙門志磐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三上

轉法輪
序曰說法度人如來出世之大要人有利益則法有頓漸故聞法之人無不悟入猶夫醫

王應病與藥藥能合宜則病無不愈疏不云乎今佛始終具轉五味法輪轉此法度入它心今得悟斯轉法輪之義也

如來轉法輪一代五時則有八教
轉法輪者輪以摧碾為義如來說法化轉物心於法自在如輪王輪實運轉無礙又

如來三輪不思議謂身輪現通口輪說法意輪能與眾生摧碾一切惑累法苑云輪王有二財輪王者有四等金輪十輪化被四洲住劫八萬歲時出銀輪七百五十輪化三天下除北洲銅輪五百輪化東南二洲鐵輪二百五十輪唯化南洲如阿育王是也法輪王者若減百年如來出世是也

一代者通指八相別在五時五時復有通別妙玄云五味半滿論別有齊限論通通於初後若華嚴別但在初通則至後廣范已去例此云今輪一化唯在別義論五

時者義出三經謂華嚴三照涅槃五味法華信解品四大弟子領解等文故文句云四大弟子深得佛意探領一代五時之教始終次第其文出此

八教者妙樂云化儀四教是判教之大綱化法四教是釋義之綱目是知頓等是判

藏等是釋如判華嚴為頓則以別圓釋之乃至判法華為非頓非漸以純圓釋之此

今家消經之軌則也妙樂又云若消諸經但用藏等其文稍通若釋法華無頓等八舉止失措謂餘經但論當部退機得益故未頓等若釋法華須明一代故用頓等

以括始終輔行云藏等四教遍收一切大小乘緣因果顯了各立教主各被機緣始終備足不過此四頓等四教但是如來不思議力布指藏等盈縮調停成熟物被破邪立正引小攝大廣備顯圓會權入實故有請部五味相生利物無方適時出法

言五時者一華嚴時
此云大方廣佛華嚴經人法辭具足之題別行玄記云大方廣是法佛是舍那單人華嚴譬諸地因華在嚴果德文此經約有七處大會會處不一故以經標名

二蓮花時
輔行引大論云如來因地為鹿野主波羅奈王入山遊獵有母鹿懷子當差次供餵母告鹿主枉殺其子鹿主詣玉求代王說偈曰我實人頭鹿汝是鹿頭人以理而為人不以形為人我從今日始不食一切肉我以無畏施亦可安汝意鹿群所居故名鹿花亦名奈苑從對立名亦名仙苑二仙所住故此以鹿標名酬昔行因之地

三方等時
四教並談曰方四機俱被曰等此從法得名依部教立故續遺記云方等之名有二意若大經從酪出生酥譬修多羅出方等此約第三時的從部教即被三乘四教機也若晉賢觀此方等經是諸佛眼乃直明圓理非第三時也文普賢方等乃方廣平等之義諸部大乘談圓理處並名方等

四般若時
此云智慧五種不翻中尊貴不翻也具云摩訶般若此從經標名

五法華涅槃時
二經同明開顯並屬醍醐故合為一時此並從經標名法華具云妙法蓮華經由妙法有施開廢三者之義故以蓮華為喻涅槃者具云摩訶般涅槃經此翻大減度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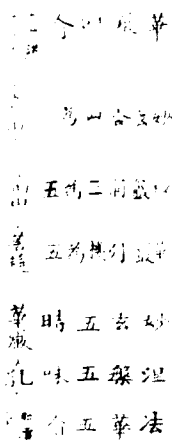
一七五五 佛祖統紀 卷三上

即法身滅即解脫度即般若一經始終純
談三德
是為五時

五時立名不出三義華嚴從喻鹿苑從康
方華嚴苦涅槃從法華從法喻
亦名五味

此有相生濃淡二義言相生者妙玄云初
頓之後次開於漸故涅槃云從佛出十二
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修多羅聲從牛出乳
從乳出酪云次第相生不取濃淡云呼
為乳者意不在淡以初故本故言濃淡者
義例云經中五味唯喻一代五時濃淡濃
淡雖殊皆從牛出元草堂云相生喻教濃
淡喻機喻教則有次第從頓開漸漸入轉
深終會於圓喻機則有優劣初自前經彈
打洵汰而卒至待記文秋一五味作兩者
譬能譬難通所譬則句今論一化次第唯
取相生之義

○三點五時五本之圖



大山次弟乃至魯照大地但山有高下照
有先後如未亦復如是成就無量無邊法
界智光先照善薩次照緣覺次照聲聞次
照決定善根眾生隨應變化善薩然後普
照一切眾生云云譬如日月出現世間
乃至深山幽谷無不普照云云

涅槃經云佛說二十五三昧無垢藏菩薩
白佛言如佛所說諸佛善薩成就智勇功
德百千萬億實不可說我意猶謂不如此
經能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譬如
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
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佛亦如
是從佛出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九部
修多羅從修多羅出方等典從般若出大
法華醍醐譬於佛性佛性即是如來釋尊
云涅槃五味轉變而和是一乳華嚴三照
不同而和是一曰今華嚴平地之譬以
對涅槃後之三昧數雖不等其美宛齊

又云華嚴但云平地今離彼平地以譬方
等般若法華方等如食時般若如湯中法
華如正中
言八教者頓漸秘密不定為他儀藏通別圓
為化法是為八教化儀如世藥方化法如
辨滋味

言教者於理化物之義聖人被下之簡化
儀四教是如來化物之儀式故喻如藥方
化法四教是眾生除病之法度故喻如藥
味化儀等四教下義理祇是藏通別圓華
通名為教其實無別有體
八教文證者初化儀四教如華嚴云初發
心時便成正覺妙玄云如初出先照高
山此如華嚴緣得大益名頓教相無量義
經云從一清淨道施出二三四妙玄次照
幽谷此如三藏次照平地此如方等般若
並漸教相大經或時說深或時說淺淨名
佛以一音眾生各解此不定之教大經也
開淨提第之法輪轉大論云今轉以初時
此秘密教也次化法四教者妙玄云從
云佛說四大教儀云但有四非即般若也
月燈三昧經明四種修多羅其中有四
或全用智事安私釋以對四教儀云四
教為言相應然此並是約義以對不見其

名之何今準四教義引法華云舍名...
三歲學者成論我今正欲論三歲...
此並歲教名義華嚴云為護國...
大品云欲以一切種智知一切...
若法華以平等大慧為大衆...
皆是真實涅槃經復有一行是如來行的

謂大般涅槃大論三智其實一心中...
並圓教名義

唯通別兩名遍在諸文是大師之...
在如四教義引大品云薩婆若智...
得中論諸法實相三人共入此並通教義...
通者同也二乘具稟故名爲通

無非義云摩訶般若華嚴海空...
應初修行涅槃給明五行大論不共般若...
斷於別成此並別教義別者不共之名...
教名義者直說於大時部初名項中間...
二乘引小向大名稱一音異解五乘和知...
名私案法小空大開大空小名不...
論三歲歲法義名三歲二乘其行利根...
位通國以名通通其法次第...
明有義通前後教名...
位通國以名通通其法次第...
明有義通前後教名...

化 華嚴乳 華嚴乳 華嚴乳
儀 漸 鹿苑 酪 但 歲
四 方 生 酥 對 通
教 敏 若 酥 帶 別
法 華 經 卷 第 一 品 第 一 文
非初非漸非酪非酥非乳
通觀四教通法四教

初項教者即第一華嚴時從部時味得名...
預此謂如來始成正覺在弃滅道場四十一...
位法身大士及宿世根熟天龍八部一時圓...
運如雲龍月是時如未現虛合那身說圓滿...
修多羅故言頓教
頓教者有約部的教二義約部則列在華...
嚴約教則通於餘時今此正當約部明頓...
教對下三漸化儀爲古也下文云從部...
時味得名爲頓是也華嚴爲部先照爲時...
此爲法身大士三義爲部時味簡餘時也下...
位是時亦可得云從部時味得名爲漸初...
後漸初

初項教者即第一華嚴時從部時味得名...
預此謂如來始成正覺在弃滅道場四十一...
位法身大士及宿世根熟天龍八部一時圓...
運如雲龍月是時如未現虛合那身說圓滿...
修多羅故言頓教
頓教者有約部的教二義約部則列在華...
嚴約教則通於餘時今此正當約部明頓...
教對下三漸化儀爲古也下文云從部...
時味得名爲頓是也華嚴爲部先照爲時...
此爲法身大士三義爲部時味簡餘時也下...
位是時亦可得云從部時味得名爲漸初...
後漸初

始成正覺者此約迹中大始而言非本中...
初成也
寂滅道場者寂五住煩惱滅二種生死見...
或一住思惑分三塵沙合無明爲一住同...
居士分段生孔方便實報土變易生死得...
道之場如世治教之場除五住轉顯實相

米新評經菩提道場名異義同
四十一位者妙玄云華嚴明三十七心十地...
佛地爲四十一位以破無明顯中道法性...
之理故云法身法身有二義此虛應那性...
德法身分破無明至究竟者名佛德法身...
今起在修美無性德四念處云華嚴前無

十信後無等覺者玉慧覺云不可將部中...
談位而難經初列衆蓋華嚴事事談十故...
合等覺在十地如先明記云華嚴不問等...
覺十地即等覺也今言經初列衆故有等...
覺若前無十信者華嚴明十行即十信...
也故四教義云十種梵行與圓十信同今...
大唯約法身大士故不列十信
宿世根熟天龍八部者諸經列衆有記寄...
等者常用經集四句料簡一乘三乘成後...
經則法性道者三乘各乘統著樂人天...
開法者二乘戒俱足天人闍法得道者...
乘戒俱緩四趣不同法者今此衆皆足宿

世曾聞華嚴或種或熟今當得脫之眾止
觀云以三塗身值弥勒佛開華嚴經正此
義也八部如常論

如雲龍月者妙玄云法身眷屬如陰雲龍
月共降母胎此喻降胎之相今四教儀取
喻轉法輪眷屬之相其義兩可雲以喻機

月喻教主仁王經云十五夜月闍盡光圓
以喻如來智德漸圓闍盡乃成斷結
虛舍那者此云淨滿諸惡盡故淨萬德圓

故滿即自報身也亦云光明遍照如大論
云光明無邊色像無邊尊持之身即自報
身也今明教主依四明立義正是對下釋

迦現起尊特如解誘引經云尔時世尊不
離一切菩提樹下而上升須弥向帝釋殿
說法豈非華嚴是千百億應身所說

修多羅者此云契經能說所說契理契機
亦十二部之總名也文雖兼別部竟是圓
若約機約教未免兼權謂初發心時便成正

覺等文為圓機說圖教處說行布次第則
為權機說別教約部為類約教名兼顯
後心有三一解行發心五品也二相似發

心十信也三真發發心初住也今是真發
發心即是發理性三因之心分證三德之
理四教義云華嚴初發心時便成正覺

是發真無漏斷無明入初品起信論云菩
薩發是心隨其願力能見八相妙樂云華
嚴起信彰灼明文初住八相等文者普賢

普眼三無差別等皆圖文也
行布次第者七處八會故云處處行列布
措階位淺深故云行布此經所說有圓融

行布二門釋義云華嚴會處所明行位不
出別圖但經意多含義難定判始從住前
至登地來全是圖義從第二住至第七住

圖文接別
華嚴云如日初出先照高山妙玄
日喻教主高山喻別圖之機大機當熟故
先策如來慧光所照

涅槃云從牛出乳譬從佛出十二部經妙玄
玄文言大機稟教即破無明行如醍醐者

文此指華嚴高山王機也涅槃言從牛出
乳者此約一化指聲聞龍鹿也故玄文云
三教分別即名類教亦即醍醐五味分別

即名乳教今言從牛出乳者即初味也
信解品云即遣旁人知味為止等語為旁
全上法見五品定十信成十住急進

將還直的大教觀宜小機故曰應昔有大
將還直的大教觀宜小機故曰應昔有大
將還直的大教觀宜小機故曰應昔有大

怖思此悶絕躡地智不父遙見之小
怖思此悶絕躡地智不父遙見之小
怖思此悶絕躡地智不父遙見之小

汝正明子強將來無大往至貧里我求衣
汝正明子強將來無大往至貧里我求衣
汝正明子強將來無大往至貧里我求衣

來說圓頓教門以大觀小機生悶絕十妙玄
來說圓頓教門以大觀小機生悶絕十妙玄
來說圓頓教門以大觀小機生悶絕十妙玄

華嚴三名述曰舊以寂場時長盡未來際
法界列為四種華嚴又分前三屬事後一
屬理此皆積代之謬今篤論其義祇有三

名者寂場妙玄引方便品始坐道場三七
思惟明釋迦摩初頓說是也從初卷至
分二者時長妙玄引法性論鈺根三處入

法界是也從三十七卷三者盡未來際文
法界是也從三十七卷三者盡未來際文
法界是也從三十七卷三者盡未來際文

向云華嚴末席始開於漸妙樂云此且寄
安喜一期設化用通今意應如華嚴盡未
來際即是此經常在靈山何殊十方更互

主伴前二名見妙玄雖有三名而於所說
之經無非華嚴所詮之理無非法界或言

將還直的大教觀宜小機故曰應昔有大
將還直的大教觀宜小機故曰應昔有大
將還直的大教觀宜小機故曰應昔有大

怖思此悶絕躡地智不父遙見之小
怖思此悶絕躡地智不父遙見之小
怖思此悶絕躡地智不父遙見之小

汝正明子強將來無大往至貧里我求衣
汝正明子強將來無大往至貧里我求衣
汝正明子強將來無大往至貧里我求衣

來說圓頓教門以大觀小機生悶絕十妙玄
來說圓頓教門以大觀小機生悶絕十妙玄
來說圓頓教門以大觀小機生悶絕十妙玄

華嚴三名述曰舊以寂場時長盡未來際
法界列為四種華嚴又分前三屬事後一
屬理此皆積代之謬今篤論其義祇有三

名者寂場妙玄引方便品始坐道場三七
思惟明釋迦摩初頓說是也從初卷至
分二者時長妙玄引法性論鈺根三處入

法界是也從三十七卷三者盡未來際文
法界是也從三十七卷三者盡未來際文
法界是也從三十七卷三者盡未來際文

向云華嚴末席始開於漸妙樂云此且寄
安喜一期設化用通今意應如華嚴盡未
來際即是此經常在靈山何殊十方更互

主伴前二名見妙玄雖有三名而於所說
之經無非華嚴所詮之理無非法界或言

母胎者妙玄云佛徒兜率下與法身眷屬
法降母胎常宣妙法文是時未轉法輪當
馬蓋未來際寶報土相專被大捨者所攝
此通有言海空者妙玄引無量義經次說
般若華嚴海空文此祇是因般若入法界
時長所收然則母胎海空不當別出二名
也審矣

時長通後述曰評時長通至三處者謂般
若海空法華佛慧涅槃心地法門是也妙
玄引無量義經云次說般若若歷劫修行華
嚴海空法華會入佛慧即是通至二經云
又妙樂云當知法界論之無非華嚴佛慧
非言之無此即通般若通法華之證也又引
像法決疑經云今日座中各見不同或見
如來入涅槃或見報身生蓮華藏海為千
百億釋迦說心地法門又妙玄云日若乘
筏亦應餘輝峻嶺故蓮華藏海通至涅槃
之後此通涅槃之證也又引法性論云能
根三處入法界此即通後之文也今更論
之妙玄云因般若入法界即是華嚴海空
由般若入法界者今般若空智又云華嚴
時節長昔小機未入如靜如空今聞般若
即能得入此且般若教若得入法界法華
法界之文如前通釋時長得者正此九文

籤云一以法界為華嚴此即後通三十七
報大機常統華嚴圓頓之教二以時長通
至於後即至法華三開顯法界華嚴之義
並通是故並存大機則華嚴不休釋上法
小機則諸教次第是故鈇根猶存小見
故歷諸教教得入小見又妙樂引入佛境界

品二十文殊語舍利弗等六千比丘汝等
善能成就十種大心則得佛地自古共云
華嚴時長乃是結集後教至般若來方可
得云今諸比丘成十大心此乃義當轉教
時也結此等意入華嚴中故云時長又有
人據轉教時之言便謂華嚴齊般若者殊
不知荆溪引此經後分有聲聞為時長至
般若之證耳初未嘗的判但齊般若不然
荆溪釋玄文三處入法界何云時長通至
於後小機諸教次第耶又有人云華嚴總
通涅槃不當通法華謂有妨如來調機無
功為之難者若欲細思會入法華佛慧之
旨則此意自銷何妨之有
華嚴教主述曰論華嚴教主者準四明解
榜之說於尊特身有須現不須現二者之
分故須現則如梵網華嚴及觀經等相多
身大不須現即以力加今於劣身不取分
齊見三十二相即無有過以知大六是法

界故今詳此說考之經文則有二義一約
補處謂善提對下初成正覺若非補處豈
曰初成又得云迦葉曾未住此教是故此
處最吉祥如是十得讀過去十佛既佛佛
俱有補處則知嚴處相好之佛須是分
生滅之身與同若應更無少異二約上升
謂是時世尊不離善提樹下上升須彌
升階口云不動而向帝釋殿說法十佛
是現之身豈非華嚴是千百億應身
說此身既被別圓之機見是尊特何須獨
指華嚴受職身邪此即破淨覺指寶報土
嚴處尊特橫應同君之說蓋大師說三品

相海皆稱機而現別教則用別借緣了成
就此相即修成之尊特故名報身圓教能
了二借即性修德無功乃性具之尊特故
名法身據此則知即性而論本名法身取
土同居則名應身被機現起則名尊特承
異淨覺修成尊特機應同君之說然則今
師約機約教以定身者正是樹下生身現
起尊特以應別圓之機正合妙玄釋迦景
初須說釋迦是生身亦合四教儀如來現
盧舍那身說法之言如來是釋迦生身現
世有取月堂之說云燒本定身則是釋迦
機感見相則是舍那蓋有得於此云

然初頃未必純教法身菩薩亦有凡夫大根
性人此有兩義若當體圓頓得悟者即破無
明入圓初住此是醍醐若初心之人雖聞大
教始入十信景是初味名之為乳呼為乳者
意不在淡以初故本故即十信初住時
不在此七信斷入信至十信初住時
外應沙意以未破無明故但初乳若小根
性人大教擬小如聲如塵小機未轉不生如
乳妙支

華嚴二味四機述曰自昔教初學者為時
味圖上言高山下對乳味未嘗有論之者
今案玄文華嚴之時自有二味四機之別
一者純教法身即是今證中道四十一位

此名醍醐二者凡夫大根入圓初住證一
分中道以去亦名醍醐三者始入十信雖
但四住未被無明但名為乳四者小根靜
慮全生如乳然則名醍醐者有二機名為
乳者亦有二機玄云於小如乳於大如醍
醐分譬喻不可全求如籤云華嚴分喻

初味而未得於華嚴之類及別圓兩教但
有五位次第之相文當知謂華嚴為乳者
正約從頃開漸施設化事之意
三七擬機述曰諸文謂三七是擬機者人
無異論然玄文云於彼初分永無聲問後
分別有雖復在座如靜如症故義神智據

此非之曰初分永無何兩擬哉今作二義
釋之方為盡理一者三七初分永無此如
來擬宜之化意二者後分則有狀如靜慮
此如來擬宜之化事初言化意者如方便
品云始坐道場三七思惟籤云初七思惟
欲說同次七思惟欲說別三七思惟欲說

通皆無機故但說三藏籤又云約大機則
寂場之時約小機則成已思惟未說之時
妙樂云小見三七停留大觀始終無改此
皆如來擬宜之化意也言化事者如文句
云華嚴末席始關於漸妙樂釋之云普賢
云佛在逝多林入師子頻申三昧舍利弗

從祇園出不見如來自在莊嚴不見諸大
菩薩眷屬無智眼能見亦不能讚歎此即
如聲如症之文於彼末會即當漸初文今
考二祖之言皆指靜慮在後分漸初明如
是鹿苑十二年中例如妙玄補方等彈詞
應在十二年前以此推之則知逝多材末

會正是如來擬宜之事以由聲聞先習小
乘未堪聞大狀如聲症故假淨名以激進
之是則擬宜彈詞俱在十二年中無可疑
者四教儀以靜慮在華嚴彈詞在方等此
但約部中而論其實未為正義又經云顯
光明菩薩等各說 偈以勸聲聞果初一

偈彈斤之曰一切諸緣廣久彼大教
悉不能知菩薩行境界此即後分
擬宜之化事也昔人不能區別諸文不
如來化意化事混而觀之故多異說
七處八會者是舊經六十卷晉跋難陀
天台所引用者若新譯八十卷是唐寶賢文

難陀譯更加普光明一會是為七處九會
十九品唯阿僧祇隨好光明是佛說餘皆
加被諸菩薩說
第一會菩提場說六品○世主妙嚴佛在
兜率天說阿僧祇場中說五品佛在
兜率天說阿僧祇場中說五品佛在
兜率天說阿僧祇場中說五品佛在

云普賢三昧現前華嚴世界成就
普賢三昧現前華嚴世界成就
普賢三昧現前華嚴世界成就
普賢三昧現前華嚴世界成就
普賢三昧現前華嚴世界成就
普賢三昧現前華嚴世界成就
普賢三昧現前華嚴世界成就
普賢三昧現前華嚴世界成就

覺者謂之 普賢問明
覺者謂之 普賢問明
覺者謂之 普賢問明
覺者謂之 普賢問明
覺者謂之 普賢問明
覺者謂之 普賢問明
覺者謂之 普賢問明
覺者謂之 普賢問明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七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八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九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十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十一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十二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十三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十四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十五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十六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十七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十八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十九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二十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二十一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二十二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二十三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二十四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二十五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二十六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二十七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二十八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二十九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三十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三十一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三十二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三十三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三十四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三十五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三十六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三十七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三十八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三十九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四十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四十一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四十二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四十三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四十四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四十五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四十六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四十七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四十八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四十九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五十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五十一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五十二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五十三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五十四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五十五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五十六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五十七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五十八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五十九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六十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六十一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六十二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六十三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六十四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六十五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六十六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六十七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六十八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六十九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七十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七十一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七十二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七十三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七十四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七十五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七十六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七十七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七十八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七十九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八十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八十一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八十二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八十三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八十四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八十五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八十六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八十七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八十八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八十九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九十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九十一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九十二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九十三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九十四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九十五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九十六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九十七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九十八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九十九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一百重會普光明說十一品○十空
 佛地對佛天王如光

第十身相海
 如來隨好光明
 普賢行
 離世間
 第九會進多林說一品
 入法界
 二月九日如來於七日中一心思惟觀於對
 王而自念言我所得法甚深難解唯佛與佛
 乃能知之一切眾生薄福鈍根云何能解我
 所得法我寧入般涅槃時大梵天王即發天
 宮至如來所白言世尊始於今者成無上道
 云何默然而不說法然有象生過去世時植

眾德本堪任闍法唯願世尊為斯等故以大
 悲力轉妙法輪釋提桓因乃至七化自在天
 亦後如吳時梵王等乃至三請滿於七日默
 然受之二七日以佛眼觀諸眾生上中下根
 及諸煩惱三七日思惟今我當開甘露法門
 誰先得聞阿羅漢發願道成先度空中有言
 昨日命終又思迦蘭利根亦應先聞空中又
 言昨夜命終又思王臣所建五人過去發願
 應先聞法即從座起詣波羅捺斯力因羅經
 三七日與法華不異釋迦牟尼佛於因羅經
 七之日與法華不異釋迦牟尼佛於因羅經
 二月三十日世尊到文鱗首龍無畏水邊坐
 定七日光照水中龍目行開自憶前見三佛
 光明照心中身如日行視乃出水見佛
 天雨七日龍以身化七龍頭羅漢以為障
 蔽七日而止佛從定窟龍化少年遇人佛即
 為授三自歸法信當來佛時夢生中某味
 見佛

天王各鉢佛念取一鉢不快餘王意乃悉空
 四鉢累置左手以右手乘成一鉢今口降見
 佛為呪願食訖即授賈人三婦一婦依
 佛二婦依法三婦依將來佛佛先為辯
 五行六甲陰陽應教既信服已令婦依佛
 依法婦依當來佛時長者得須陀洹初果

也復為說五戒曰五戒者諸佛之母欲求佛
 道請是經欲求阿羅漢此云無生請是經時
 捉謂得不起法忍三百人得信忍二百人得
 須陀洹五百賈客四天王得柔順法忍
 補注云補三寶無量有幾請經一卷後因經
 三乘功德山漢言此在無不無幾幾張佛為提
 後人以佛為人當以一乘者為正

謂授記未來成佛轉密成如來能得
 提謂攝屬迷曰佛說五戒人天之教正是
 顯露提謂得忍聞小證大乃是不定是為
 顯露不定教也若約時則當華嚴三七後
 及水邊七日後是為第五七日如因果結
 所云若收經則人天之教三藏所攝如四

教義所云
 次漸教者有三時鹿苑初方華漸中般若
 漸末挽名為漸教
 述曰此篇身子等一類小機華嚴無益徒
 頻聞漸次第引入漸初鹿苑四諦十二因
 緣同在小果漸中方等彈偏折小同莫大

法漸未般若轉教付財領知家業故認名
 為漸也

第二鹿苑時者佛本以大乘擬度眾生其不
 堪者尋思方便趣波羅奈此云江德城中即
 於一乘道分別說三即是開三藏教也非但
 釋迦隱其無量神德作斯漸化過現諸佛亦
 復如是當知初頌之後次開於漸漸機於頌
 全生如乳三藏中轉華凡成聖喻乳為酪
 次第相生不取濃淡妙法為三乘根性於頌
 無益故不動麻場而遊鹿苑脫舍耶耶脚之
 服著丈六弊垢之衣先為五人說四諦十二
 因緣事六度等教

若約時則次照幽谷妙法若約味則從乳出
 酪此從十二部經出九部修多羅妙法
 信解品云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說息大化
 當遣二人隨其後為用唯為二人形色憔悴

不無無感德者徐語窮子為教近
 願汝除業之時使人即求窮子當知既
 已得之具陳上事時窮子先取其價尋
 與除業之時其父見子愁而恠之
 遙見子身小去大遠羸瘦憔悴

力佛無常曰佛外業土塵空無知為塵空污
 穢不淨示知方便即脫瑠璃細軟上服
 更著粗弊垢膩之衣此云六形
 手執持除糞之聖法實有諸法法作諸法右
 人子勤汝勤作好自安意我如汝父

汝今已後如所生子世真通空即時窮子雖
 欣此過猶故自謂客作賤人任知不二十年
 中常令除糞脫九無明共為二十已上法
 比丘像說三藏教二十年常令除糞得一日
 之價見思已斷無漏心淨妙法

二十年中途曰信解品二十年中之文凡
 三處所以表法各有其意初二十年中途
 令除糞見諦一解脫一無礙思惟九
 無礙九解脫故云二十有七經二十
 年執作家事科業領住二乘位轉大乘教
 故三自見子來已二十年科定父有二乘

之機而來感佛故前一合二十教即是用
 八思入智斷見合為一解脫一無礙用九
 無礙九解脫斷思通之為二十也後二
 今二義故妙樂云斷見為一斷思為一補
 行云為人則二乘約理則真俗二諦約感
 則見思俱破問云二義可爾十義云何答

二乘各有十智智者世尊七心此則前後三文皆見二十之義

三月八日世尊前行至波羅奈國鹿野園中

佛自二月八日成道自九日至二十九日為鹿野場三七滿至三月六日為水邊定四

七日滿三月七日受提謂長者食然後至鹿野園正五七日內三月八日也涅槃云

初生出家成道轉法輪皆以八日集證滅道當佛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

藏教聲聞人依生滅四諦一苦諦者二十有五有依正二報四報曰色報受報想報行報別則二十五有捨則六道生死二集諦者即見思惑見惑有八十一品思惑有八十一品三滅諦者滅前苦集願偏真理四道諦者略則戒定慧廣則三十七道品合為七科一曰戒前二

諦為世間因果若果後二諦為出世間因果謂示其相狀如云此是苦乃至此是道勸謂勸令其修如云此是苦汝應知乃至此是道汝應修證謂引已證彼如云此是苦我已知不復更知輪以摧碾為義唯教無

行豈能摧感教行相備共能摧感十二行法輪者有二釋一約四諦教謂三轉四諦為教十二即能轉也二約十六行謂三轉皆生眼智明覺四種之行為行十二

即所轉也文句一云十六行者謂苦法忍智為成十六行

時憍陳如得法眼淨即初果也妙離塵王品夫人入八萬四千法門而得法眼淨云蓋王

輪虛空諸天展轉唱聲至阿迦膩吒天此云眼淨時五人白佛欲求出家世尊呼彼五人

善來比丘須髮自落妙著身即成沙門佛復為說五陰無常苦空無我漏盡意解成阿羅漢於是世間始有六阿羅漢阿羅漢為佛賈四諦法輪為法寶五阿羅漢為僧寶三寶具足是為人天福田因果

五年中有長者子名曰邪合聰明利根於中夜見空中光開門尋光起鹿野苑佛說四諦

成阿羅漢願求出家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邪合父尋子佛所佛為說法得法眼淨安

三自歸為最初優婆塞又邪舍多類五十長者聞邪舍出家共請佛所願求出家佛言善

來比丘即成沙門是時始有五十六羅漢佛

告諸比丘汝等宜各遊方教化衆生時諸比丘禮足辭去世尊即發波羅奈起摩竭提國

目暮寄宿優樓頻螺迦禁住摩降伏火龍投迦禁根緣漸熟即起尼連河側特麗王求請

入餓濕禁至於三請世尊答曰所應度者皆未究竟魔王聞已即還本宮時頻螺迦葉與五百弟子願求出家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佛說四諦漸漸乃得阿羅漢果以事人之具捐棄河中時頻螺二弟一名那提一名伽邪在河下流見兄火具逐流而下心大驚愕即往尋兄見兄身披袈裟乃各與二百五十

得法眼淨地與親友目健連宜說湯亦得
法本淨即各行一百弟子往詣竹園去顯
家佛等善來比丘須髮自落眾家使身亦
沙門人後為彼二百弟子廣說以淨
羅漢等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大羅漢
於摩竭提國廣行眾生時有等

曰迦葉極為巨富捨家入山日利須空
諸天語令見佛迦葉即趣竹園佛為法待
阿羅漢以有大威德智慧名之為大迦葉
迦葉多子塔值佛乃才出家即以弟子
妻任為在價直十萬兩金佛即授而歸
諸天語令見佛迦葉即趣竹園佛為法待

八年冬佛在毗舍利國因須提那子持信
出家後還本村與其故二共行不
淨諸比丘舉過白佛即集眾訶責云汝所為
非威儀非淨行所不應為始制媼戒開初犯
未結罪

九年法舍衛國波斯匿王大臣須達家
居大富喜濟貧乏孤老之人因名為給孤獨
窟往羅閱城見世尊即為說四諦法成
須陀洹乞如來降屈舍衛世尊謂彼無精舍
須達曰還國當立佛敕舍利弗共往案行諸
地唯太子祇陀園地能
正得其所須達白太子欲買之太子能

黃金布地閒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使人象
負金出八十項中須臾欲滿祇陀念言佛必
大德能使斯人輕寶如是乃令止勿出金園
地屬卿對木屬我乃自起門屋共立精舍為
佛作窟別房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詣王舍城
請佛及僧世尊放光動地至舍衛國一切大

集各得道迹以二人同立精舍稱為太子祇
樹給孤獨園是年冬佛在羅閱城因檀
尼迦在閑靜處草屋坐禪為人持去乃作全
成瓦屋佛令打破便詐言王教取彼要材為
王臣人民訶責無使入村勿復安比丘以過
白佛始制盜戒佛在毗舍離城為諸比丘說

不淨觀習定已厭患身命歎死勤死難提比
位受願殺人遂制殺戒時因
殺貴乞食難得婆求河邊有安居者便共稱
歎得上人法信心居士滅分施之後往佛所
因問責制安語戒自此以後隨犯隨制
時父王遙聞子得佛道已六年來令志

優陀邪往迎佛曰別開以來十有二年
佛出家家即得阿羅漢佛令各持是國
當度父母乃先遣優陀邪往至本國現十八
佛佛身丈六相好光明體紫金色如兒中月

見諸梵志又在山中修行又在佛道得
出為沙門侍佛左右如阿羅漢
時佛入宮坐於殿上及諸臣日供養
百種甘饌佛說法度無量人
子羅漢羅來詣問訊時上偷屬成疑太
子去國十有二年何從生子佛告摩僚口邪
輪守節無取金當見於世尊悉化製僧
皆使如佛邪輪即指印信眼與羅取者是
汝家者以此與之羅應時直以印環而授
世尊王及羣臣皆言善哉真佛子也
阿那律調達難陀跋提難提等八人釋子出

家之日脫實衣付優波推口汝依我等以自
存活今以此衣與汝資生優波離亦顯出家
而一管衣懸之樹上共至佛所那律乞生度
佛所以於憐憐難陀次弟作禮至波論
前不當得佛言但以受戒前後不在貴賤
一知

提提使生悉令此沙門如一人直自利顯喜
佛行長化五道有大羅漢提提使生悉令
佛行長化五道有大羅漢提提使生悉令
佛行長化五道有大羅漢提提使生悉令
佛行長化五道有大羅漢提提使生悉令

佛行長化五道有大羅漢提提使生悉令
佛行長化五道有大羅漢提提使生悉令
佛行長化五道有大羅漢提提使生悉令
佛行長化五道有大羅漢提提使生悉令
佛行長化五道有大羅漢提提使生悉令

無增一阿舍經。此言提婆出家始自後
 若法華中佛言我出提婆言是也
 開近顯是年說袂掘摩羅經六年後說
 十年紀佛於拘耶尼國為婆陀和菩薩等八
 人說般舟經明苦行事也
 十一年寅阿難年八歲出家之日得白四羯
 磨具足戒三羯磨通前單白結云白四度一
 百十阿羅漢受三語戒始以寶刀翦剃須髮
 又囑憍陳如等徧三天下為諸沙弥授戒佛
 是年佛於柳山為純真陀羅王弟說法佛

佛祖統紀卷第三上



佛祖統紀卷第三上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四一七頁上末行「今輪」，徑作「今論」。
- 一 四二〇頁中一三行「圖文接別」，徑作「圖文接引」。
- 一 四二三頁上九行夾註右首字「則」，徑作「謂」。
- 一 四二三頁中七行夾註「即獨孤園」，徑作「即給孤園」。
- 一 四二三頁中二二行第六字「入」，徑無。
- 一 四二三頁下二一行夾註左「韓文進學解」，徑無。
- 一 四二四頁中六行「過現」，徑作「去來」。
- 一 四二五頁上一行夾註左「見妙樂六」，徑無。
- 一 四二五頁中七行夾註右「嚴王品」，徑作「藥王品」。

一 四二五頁中一五行第一三至一五字「阿羅漢」，徑作「一阿羅漢」。

佛祖統紀卷第三下

戒五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賢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三下
 十二年佛遺目連白父王及邪輸曰太子
 羅睺年已九歲應令出家邪輸答曰如來為
 太子時娶我為妻未滿三年迺至山澤勤苦
 六年得佛還國今復欲求我子何酷如之
 觀時目連方便喻曉絕無聽意世尊即遣
 化人空中告曰汝頗憶以五百銀錢買五莖
 蓮華上空光佛時汝求我世世為妻我言若
 薩摩刳行願一切布施不逆人意汝能爾者
 聽我為妻汝立誓言隨君施與指無悔心而
 今何故愛惜羅睺不令出家邪輸聞已還識
 宿命如昨所見愛子之情自然消歇捉羅睺
 手付囑目連時淨飯王即集國中豪族各遣
 一子隨從我孫有五十人往到佛所使阿難
 與其剃頭及五十諸王子命舍利弗為其
 和上目連為阿闍梨羅睺不樂聽法佛為說
 未曾有因緣得受十戒即證四果未曾有淨
 飯王詣佛白曰佛昔出家尚有難陀今難陀
 已復出家餘情所寄唯在此子今當出家國
 計不免佛即為王說法開慰復集諸比丘立
 制八母不聽不許出家佛往祇澤為他
 搆摩說法佛為諸比丘說八關齋戒

佛在羅閱城有十七羣童子大者年十
 七小者十二以信出家比丘即度使大戒不
 堪一食夜啼佛覺問知制年滿二十應受大
 戒佛半月說戒衆集疲勞許僧伽藍各
 結大界佛
 十三年佛還摩竭提國為弗迦沙王說法
 樓至菩薩請立戒壇為比丘受戒佛令
 於祇園外院東南建立戒壇從地而立
 三重為相以表三空帝釋又加覆釜以覆
 舍利大梵王以無價寶珠置覆釜上是為五
 重表五分法身寶珠大如五斗瓶大福
 德者見之光照八百由旬薄福者見之如聚
 塵佛
 十四年佛往恐懼對下為彌勒菩薩說本
 起經佛
 十五年佛再還迦毘羅國為父王說法度
 釋種八萬四千人得須陀洹果佛還本
 土足升空行與人頭齊使父王接足而已不
 欲屈身佛
 佛身金色光明無量時五百釋子以罪障
 故見佛色身猶如來色婆羅門佛為說往
 昔邪見之罪今稱佛名作禮懺悔即見佛身
 金色如須弥山求佛出家得阿羅漢佛

初佛還國大愛道求出家佛
 不許佛再還國復求出家如前不許佛
 佛大愛道至欲受法律願佛聽之佛令其
 形壽行八敬法時大愛道得出家為比丘尼
 始佛
 禮初夏比丘尼受八敬法一者百歲比丘尼
 得舉比丘過比丘得說尼過四式又摩那鹿
 從衆僧求受大戒五者尼犯僧殘應半月在
 二部僧中求教授人七者不應在無比丘處
 坐夏安居佛
 千年由女人出家戒五百年後為說八敬法
 還得一千佛
 述曰如來在十六大四於十二年中行化
 度人說四阿舍等經及七佛略教誠至是
 年始說廣戒即比丘二百五十戒尼五百
 戒由夫二衆隨犯隨制而佛於後時結集
 律章以為出家者持奉之本耳
 第二方等持者示一佛土令淨攝不同示現
 一身巨細各異一音說法隨順各解神力不
 共飲見有淨穢聞有哀愍噴有瞻旬不瞻旬
 華有著身不著身慧有若干不若干此如淨
 名佛
 大出小令斷結成聖雖有此益非佛本懷次

試方等維摩思益映樞摩羅... 初不開大乘威德善吉茫然失鉢... 是言不知何以何答... 方等彈訶教在三歲之後...

初不開大乘威德善吉茫然失鉢... 是言不知何以何答... 方等彈訶教在三歲之後...

方等彈訶教在三歲之後... 追述昔訶驗是前事何者...

至今恣狹極之譏任淨名之折得為耻小... 天之益十彈偏折小歎大窠圓...

信解品云過是以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 若約時則食時一匙開出...

信解品云過是以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 若約時則食時一匙開出...

入任小名出苦言彈訶名無難又進至宅內... 見群臣豪族大功德力故名為入出者止宿...

入任小名出苦言彈訶名無難又進至宅內... 見群臣豪族大功德力故名為入出者止宿...

方等部教立名舊說方等立名但分事理... 釋光明經云有一比丘讀誦大乘方等經...

方等部教立名舊說方等立名但分事理... 釋光明經云有一比丘讀誦大乘方等經...

從事大經從修多羅出方等無量義經... 說方等釋義生酥調方等光明經...

從事大經從修多羅出方等無量義經... 說方等釋義生酥調方等光明經...

十七年丙佛說思梵天所問經有佛云東方
月光有菩薩梵天者
 十八年丁佛在南海濱楞伽山頂說楞伽阿
 跋多羅寶經大慈菩薩問世尊言外道尚遮
 不許食肉何況如來大慈含有而許自它今
 食肉邪佛答菩薩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謂

一切眾生從本以來展轉因緣常為六親以
 親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
 肉眾生聞氣悉生怖畏如旃陀羅不應食肉
 令諸呪術不成故不應食肉山道交羅
此云若入謂佛大衆度海後蒙到阿羅漢羅
井空內住○蓋云若大衆中覺網已刺今諸
作此說也知楞伽在四舍之後為漸制之始

佛善善不佛善善不
故知仍存小教中間又說金光明經楞嚴三
昧經少淺深如大經稱勝師子吼一聲行扣
勝勝夫人經具稱勝師子吼一聲行扣
佛人夫未利及王方廣經師子吼一聲行扣
應現我等速來至此佛世尊善與女出亦
未不思議是故今信斯經云云

十九年戊佛成道始十六年知諸菩薩任持
 法藏於欲色天二界中開出大寶階廣集十
 方諸佛菩薩大衆俱登寶階上升虛空為說
 大方等大集經諸菩薩欲來入會各隨其德
 先現其相空藏現空海藏現水並不見有大
 衆唯見空水者皆隨此相時諸天龍作如是

言我等從今以往護持正法若諸國王鞭打
 出家持戒毀戒者我等不復護持其國馨闍
 弟子悉向它國使其國土空無福田令其國
 土疾疫饑饉刀兵俱起風雨亢旱傷害苗稼
 爾時世尊付囑毗首羯磨天子迦毘羅夜叉
 大將雙瞳目十七天女各及五千眷屬汝等

護持振旦國土於彼所有鬪諍言訟兩陳交
 戰鐵鎗疫病風雨寒熱悉令休息今我法眼
 得父住世佛告勸諸菩薩我今憐愍諸衆
 生故以此報果分作三分自受一分與我滅
 後禪解脫三昧堅固相應聲聞令無所乏一
 分與彼破戒誦經聲聞正法像法剃頭著袈

讓者令無所乏勿令惡王共相惱害復以彼
 語施主寄付汝手佛言若有出家設
切此中一分供諸未代道念衣食如來白
不持戒彼人已為涅槃印之所印若有打罵
若奪衣鉢資生具者是人則壞諸佛報身挑
一切人天眼目國王群臣諸斷事者如見出

家作大罪業大殺大盜大行梵行大妄語及
 餘不善但擯出國不聽在寺同僧事業不得
 鞭打罵辱加其身罪若故違法論罰者是人
 遠離人天必墮地獄何況鞭打出家具足持
 戒者戒者
 舍利弗等白佛言我等雖獲稱為佛子皆是

如來之答非我等過何者若使如來暫無三
 乘我等豈不成於正覺何為如來而不見聽
 在於聖例時身子等脫衣悲泣大千震動
 迷曰瓔珞言舍利弗被訶之後心漸向大
 然猶有怨佛之言以為若無三乘則我等

已成正覺皆如來答非我等過逮至法華
 法說周則云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
 小乘法而見濟度是我等答非世尊也是
 知瓔珞不辭方便則答佛法華已入法性
 則答已
 佛在祇洹精舍時波斯匿王為其父王請日

營齋請佛宮掖城中復有長者居士同時飯
 偕侍佛來應佛敷文殊分領菩薩及阿羅漢
 應諸齋主唯有阿難遠遊未還不遑僧次途
 中獨歸其口無供即持應器入城循乞遺座
 益伽女以先梵天呪攝入婦室如來知彼婦
 街所加齋畢旋歸頂放百寶光明千葉寶蓮

有化佛跌坐宣說神呪勒文殊師利將呪往
 護提真阿難及摩登伽來歸佛所阿難見佛
 頂禮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強
 勸諸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最初方便佛為
 難說法名大佛頂首楞嚴經難說法名大佛頂首楞嚴經

述曰一化終窮在乎開顯開顯之妙功端法華自餘諸經有圓說者皆方等四教並讚之義而孤山乃欲以楞嚴同法華醜陋之味是不思方等收經而有失法華淳一無雜之旨也

述曰佛說方等經典至此凡八年今但列

當遺諸經以見四教並讚之義

第四教若時者大人蒙其先用嬰兒喪其精則故文云但為菩薩演其實事而不為我說斯真要雖三人俱學二人取證且如大品之

修行者此是方等之後而明大品大品或說無常無我或說於空或說不生不滅皆歷色

心至一切種智句句迴轉明修行法又百千比丘萬億人天得須陀洹及阿羅漢住辟支

佛者驗是共般若也而言華嚴海空者而言乘二不共般若共則共通二依法性論純

根菩提三度入法界初般若次法華後涅槃因開般若入法界即是華嚴海空妙妙次說

般若轉教付財融通洵汰法華此般若中不說藏教帶通別二正說圓教四轉教中

須善法二人皆於諸善法說以般若為首

子等說香灌法而無希取故云轉教付財融

世間長壽者以此般若為出世法王般若勝諸法如以般若為身則法身永存

若約時則為中第一而尚在邊隅故曰馬中

從方等出般若一文信解品云時長者有疾自知將死不久

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則多耳金銀珍寶則多耳金銀珍寶則多耳

多少兩應取與汝悉知之倉庫盈溢其中

希取一環之意自謂般若若然其所止故

在本處願居此領何義此從方等後次說故

若般若觀慧即是家業歷於名色乃至種智

即是眾物善吉善轉教即是領知但為菩薩

即是不自行證故無奇取

二十四年於佛於靈鷲峯給孤獨園宅化自

在天宮竹林園四廡十六會說大般若波羅

四廡十六會圖

第一會給孤獨園說四會圖 七十九品單講

第二會鷲峯山七十八卷 八十五品單講

第三會鷲峯山五十九卷 三十一品單講

第四會鷲峯山十八卷 二十四品單講

第五會鷲峯山說十卷 八卷單講

第六會鷲峯山說八卷 七卷單講

第七會給孤獨園說二卷 單講

第八會給孤獨園說一卷 單講

第九會給孤獨園說一卷 單講

第十會化天宮說一卷 單講

十一會給孤獨園說五卷 單講

十二會給孤獨園說戒五卷 單講

十三會給孤獨園說念一卷 單講

高至若放光金剛等十經皆晉宋間譯
至唐法華師始譯出大般若經六百卷當
知前十經皆重譯之文智者諸部文所引
正大品中義是普羅什譯在唐譯大般若
之前也

述曰四教儀所列般若諸經名摠別重出
難於分別今但摠標大般若經云若大品
小品天王文殊金剛十經皆大般若中重
譯別行之文今故不列蓋摩訶即是上品
又釋藏云古判般若有五時一摩訶二金
剛三天王四光讚五仁王此未可用光讚
祇是大品上快案此則又知光讚不當重

出也此未可用之言乃是荆溪摠破古師
五時之失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
佛在王舍城者闍崛山中為舍衛國波斯匿
王說般若波羅密十四正行復囑王曰嘗國
土欲亂賊來侵國日月星變大火大水五穀
不登大風亢旱應請百法師敷百高座一日二
時講讀此經謂文見於此百部鬼神樂聞此
經護汝國土萬姓安樂帝王歡喜若王行時
置經七寶案上居前足一百步若王住時置

七寶帳座曰日供養如事父母時十大國
王聞法歡喜即以國事付弟出家修道證一
切行般若波羅密云如來教道經九百年王
為我說法大品後長阿含經十六卷亦知
衛國物也謂文見於此百部鬼神樂聞此
經護汝國土萬姓安樂帝王歡喜若王行時
置經七寶案上居前足一百步若王住時置

三十四年 佛成道已過三十年住王舍城
告諸比丘誰能為我受持十二部經供養左
右時憐陳如白言我能供給佛言汝已朽邁
云何為我給使乃至五百阿羅漢皆悉不受
目連入定見如來心在阿難如日初出光照
西壁語憐陳如陳如語阿難曰汝今當為如

來給使阿難言願如來與我三願一者不受
如來故衣二者不隨如來受別請三者聽我
出入無時佛言善哉具足智慧預見謙嫌何
以故若有人言汝為衣食奉給如來是故不
受故衣不隨別請出入有時則不能廣利四
部故求出入無時我為阿難聞是三事
述曰涅槃經云佛告文殊吾弟阿難給畫
我來二十餘年又後分經云阿難偈曰我
為侍者二十載故知此年始為侍者文句
云阿難侍佛時年二十五佛年五十五
佛得二十五年未知出何經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三十九年 四十年
四十一年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醉佛赴王舍城食訖令羅云洗滌
失手撲鉢以瓦五片佛言我滅後百年諸比
丘分毘尼藏以瓦五部其後百年迦多尊者
有五弟子各執一見曇無德部法名四分此

法薩婆多部法名十誦謂文見於此一迦葉蓮部法
名五分謂文見於此五分此五分不著
婆羅富羅律本不來獲子此五分律皆以
僧祇律為根本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述曰佛說般若諸經至此凡二十二年

第三秘密教者如來於法得自在若智者
橫若時若處三密四門無妨無碍謂文見於此
不問四門無碍自在適時稱會此座說十
方說漸說不定十方說類此座說漸說不定
此座不問十方方不問此座說漸說不定
頃俱漸俱不定謂文見於此此座對對 各不
相知於此是顯於彼是密此即人不知見法
得益此約此座十方相對或為一人說類
或為多人說漸說不定或為一人說漸或為
多人說類或俱漸俱不定謂文見於此此約
相和互為顯密此是相和互益益不此約一
人多人相對謂文見於此此約一

方說十方默一塵說或俱默俱曉各不相知
互為顯密此約此塵十方既默相對上並妙
且寄三法況出其相

秘密得名玄云顯露不定秘密不定義云
為對秘密須安顯露云由前四味有一類
機顯露不解宜秘密入是故如來不思議

力隱覆密說要令眾生互不相知得漸頓
益耳

秘密立體義釋玄文云身口意密隨何四
門無礙又籤云以秘密不出此七遠堂以
三密四門為當體真中二理為所依體
石坡以七教為所用體雖皆有憑要必以

七教為義足

秘密文證此有二義一者義蘊經論妙玄
引涅槃經迦葉菩薩設三十六問如來讚
云我初成佛亦有菩薩末問斯義所問句
義功德亦皆如是此又般若經諸天子
唱言我見閻浮提第一法輪轉今轉似初

轉此諸天二者名出龍對大論釋般若經
云諸佛法輪有二種一者顯二者密初轉
聲聞見八萬人此顯諸菩薩見無量
阿僧祇人得無生忍此密諸
秘密不傳文句云秘密者隱而不傳記云
降佛已還非所述故尚非阿難能受豈知

教者所量阿難非不傳秘赴機之密非所
傳耳故秘密不用全是顯露是故傳秘秘
名傳顯諸師皆云上聖赴機之密互不相
知故不可傳若涅槃中如來親宣般若中
天子唱出皆結集為文運成顯露故可傳
耳

秘密橫被籤云秘密橫被無時不偏
於法華有秘密邪須知顯露堅論雖在四
時而有華嚴鹿苑大小之隔若秘密橫論
則隱顯在機無時不偏偏前四時非偏法
華時也又籤云五味則一道堅進皆有半
滿秘密不定此釋玄文破南師但用五味

但得此師偏用半滿知得今家以五味成
半滿半滿成五味故云味味皆有半滿秘
密不定此相成釋義一往如此非謂法華
中有前四味秘密不定也故玄文云權實
俱遊如鳥二翼雖復俱遊五味半行威得
所顯味半滿相成顯之行謂加用法華
顯味半滿相成顯之行謂加用法華

法華非秘密是秘密玄文法華是顯露非
秘密又云法華是秘密般若非秘密籤云
前是顯非密者謂非覆隱之密如前教有
二乘發心不令未發心者知是故覆密今
望般若為密者此是秘妙之密般若中無

法華為勝又玄云般若不明二乘作佛故
非秘密又玄引大論餘經非秘密法華為
秘密籤云非入教中之秘密但是前所未
說為秘密已無復為秘密矣
秘密三義籤云須知密秘語同意別云今
列諸文具出三義一者真秘云云法華是

秘密籤云是秘妙之密二者隱秘自有佛
弟子二義玄引經云四十餘年秘而不說
此昔所未談的如來為秘也妙樂云三周
之中自論秘者法既周時密開大車此謂
上根利預了曾喻因緣之對中下未
悟名之為密此密有所開約弟子為秘也

三者秘密即妙玄所立秘密教如來隱密
赴機互不知知者籤云是隱密之密
第四不定教者由前四味機發不定開大證
小聞小證大於漸說中得頓益於頓說中得
漸益此有部教二義分別初約部聖論者雖
高山頓說不動寶場而變化鹿苑此處不定

漸而不升而遊者此指頓說四諦生滅
而漸不生不滅此法不空於鹿苑此指
此法雖為善說佛境界而有二乘智斷雖
五人證果不妨八萬諸天獲無生忍此人當
知即頓而漸於得即漸而頓於得即漸而頓
得如常明顯五人證果不妨八萬諸天獲

無生忍此重指淨初對較若為說前久次約
約法此中約人得果不同證法不定
教橫論者乳中得別圓相對以辨不定略中
教門雖無二別乃與八萬人對辨生酥熟
酥三四對辨方等帶通別圓為三故知不定
約部約教倘前四時無妙玄
不定得名玄文南北地通用三種教相一

類二漸三不定又古師立偏方不定謂非
次第別為一緣如金光明勝鬘等是也云
知不定之名出於古師天台更加秘密為
四教於義方足
不定示體止觀妙玄四教儀引淨名經佛
以一音演說法象生隨類各得解此證不

定今諸師以一音為當體體真中二理為
所依體小乘七義通大
不定文證玄引大經或時說深或時說淺
應問即遮應遮即問應遮謂其問問
成不定故玄引大經置毒乳中乃至醍醐
皆能殺人云止觀引淨名經佛以一音象
生各解或有恐怖或歡喜或生厭離
對或斷疑第一斯如來神力不共法云云
引大論初轉八萬得無生忍陳如得初果
此皆證不定教也
置毒不定玄引涅槃五味譬四教位教前
教皆在五味故知前三教五味皆粗圓教

一味皆妙有人云應云經云譬如有人置
毒乳中則能殺人乃至醍醐亦能殺人此
譬兩用一通約漸頓明不定教慶慶皆得
見佛性二約行不定行人行譬之如乳
實相譬之以毒此毒有殞命之能此智有
破無明之力久遠劫來說實相毒置於凡
夫心乳毒慧開發不可為定或於初味發
或於後味發不得次第判故言置毒乳
中乃至醍醐五味中悉有殺義云若圓
教中發者始聞經即破無明見佛性是乳
中殺人六根清淨去是酪生酥熟酥等殺
人若初住去是醍醐殺人教隨何位前三

若見中道即是乳中殺人乃至醍醐殺人
以一音置毒於生性中隨其五味喻五道
殊毒性不失毒心性顯之時無何身若
既不定故於不定教明義
一音不定轉行引起信論云圓音一演具
類等解又如來八十好中一音能報象
聲殊方異類莫不獲益如來本非一切音
辭而能徧赴一切音辭並與此不定義同
籤引華嚴云佛以一妙音周徧十方國象
聲悉具足法兩等充徧又大論云欲得一
音徧十方當學般若若一音也毘曇論云
佛為四王作聖語說四諦二解二不解
增又作毘陀羅語說四諦一解一不解又

增又作毘陀羅語說四諦一解一不解又
增又作毘陀羅語說四諦一解一不解又
增又作毘陀羅語說四諦一解一不解又
增又作毘陀羅語說四諦一解一不解又
增又作毘陀羅語說四諦一解一不解又
增又作毘陀羅語說四諦一解一不解又
增又作毘陀羅語說四諦一解一不解又
增又作毘陀羅語說四諦一解一不解又
增又作毘陀羅語說四諦一解一不解又
增又作毘陀羅語說四諦一解一不解又

作樂車經說四諦四王俱解以此四王各
念不同故佛三說以起彼念
揔釋秘密不定籤引大論諸佛有二法輪
一者顯二者密初轉聲聞見八萬諸天得
無生忍陳如得初果家不諸菩薩見無
量阿僧祇人得無生忍乃至十地一生補
處是名為密今家籤云玄引大經或時
說深或時說淺等名不定者以由彼此互
相知故若秘密者即互不相知不定與秘
密並皆不出同聽異聞同來一音之
故曰果聞又籤云不定與秘密但有互
知不定不相知以辨兩異

揔釋顯密有定不定四句
一顯露定教人相見法共聞互相得益
定玄云如前分別但約顯露明漸頓五味
之相籤云通論顯露俱攝漸頓二顯露不
定教人相見法共聞互相得益不定玄
云一時一說一念之中備有不定此乃顯
露不定三秘密定教自分二自有人不相
見法不共聞互不相知得益定此顯露自
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定此自
顯四秘密不定教自分二自有人不相見
法不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此顯露自
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人

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人
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人
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人
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人
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人
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人
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人
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人
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人
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人

人今之秘密及不定二教但是秘密不
定者顯露不定也玄云今法華是顯
露非秘密是漸顯非漸顯是合非不合是
醍醐非四味是是非不定

第五法華涅槃時

述曰玄云今佛雪山八年說法涅槃
則已同在八年此時同也玄云法華大王
無涅槃醍醐此味同也又玄云二經教意
起盡是同此開顯同也四教儀引涅槃云
從摩訶般若出大涅槃故合法華為第五
時也

言法華者日光普照高下均平若低頭若小

音若散亂若微善皆成佛道蓋云散無不散
成之因不令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
而滅度之具如今經云良以妙法難解假喻
易彰為道故華喻為實施權權云云後世文
云雖示種種道其實為佛乘教道五時入教
故云華開道現喻開權顯實文云開方便門
示真實相相實為權權於實名方便門
其意顯明也華落道成喻廢權立實文云
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是廢之則可謂
又蓮華於本華時於道後今垂迹迹於本
迹下顯本迹下顯本迹下顯本迹下顯本

教化眾生作如是說我少出家得三菩提
聞又華散醍醐迹現醍醐本此文一切世
間皆謂今始得道迹現我實成佛即由他劫
開迹人華落管廢迹成譬立本文云諸佛
如來法皆如是剛為度眾生皆實不虛
道華每以聲於權實本迹妙法非此妙法
以取喻於蓮華一節之下出又為蓮故華
華實具足可喻即實而權實為蓮故華
後內體華開道現可喻即權而實故華
情不與華開何之為權即權而實故華
成亦落可喻非權實實華落道成
異迹開行人理既不一權實實華落道成
三德故知三德不實權實是華

種種義便故以蓮華喻於妙法去一
言開權顯實者開前顯漸會入非頓非漸
開華顯之頓三時之漸四時三教成為所
辨於今世開顯漸會入非頓非漸
義意不同前顯三權實即大小相隔
今世不同前顯三權實即大小相隔

得此意謂法華已前權實不同大小相隔
小大開顯之頓三時之漸四時三教成為所
嚴時一權一實一妙一妙則與法華無二
者何初頓部一塵一妙一妙則與法華無二
無別若是一塵須待法華開會廢了方始稱
妙一妙無別者約顯顯見顯見顯見顯見

融不待開也在昔圓頓三不關自妙華嚴之
一切法融通淨名不思議毛乳舍別華嚴
融今法華融之知見無二無同此等顯明
融故不及法華淨一無雜獨得妙名良有以
也華嚴無不融行布差別若若若若若若
佛此華四味不融妙法華融如融故云十方佛土
融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

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
章一正文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
章中教一為無有上大道也此一行也
菩薩不為小乘實為方便道也此一行也
客作長者小乘菩薩上求下化顯小乘今時
云客作長者小乘菩薩上求下化顯小乘今時

位世間相常住住如雲集生正覺一如無二
三車窮子化城等譬乃謂不及餘經示知
位世間相常住住如雲集生正覺一如無二
三車窮子化城等譬乃謂不及餘經示知

重舉前四時權獨顯大車但付家業唯至賢

若約時則日輪當午... 此師今得也...

法華文則... 若約味則...

欲終時... 信辭品云...

此寶藏自然... 是般若之後...

門不須重演... 作佛皆十...

法華教主... 相名尊者...

之妙身不... 則永異淨...

本住所具... 如來即於...

淨飯王病... 十由旬...

天諸龍鬼... 各自變身...

初波斯匿... 婁生女妻...

諸釋埋脚地中以象踏殺之凡九千九百九
 萬人流血成河選五百端正婢女欲與相接
 一女罵云我今何故與婢生種通乃至五百
 女皆如此罵王取五百女用手足擲院中還
 至舍衛兄祇陀太子出見淚離王曰吾與諸
 釋戰何不佐我祇陀曰我不堪報管象生王

即拔劍殺祇陀命終即生初利五百釋女稱
 怨向佛佛至其邊說法得法眼淨命終生天
 佛還給孤獨園告諸比丘令誦離王及此兵
 象郁後七日盡當屠滅至七月初王將兵眾
 詣河娛樂天大雪震暴風疾雨王及兵眾為
 水所漂身壞命終入阿鼻獄此云音昆佛因

為諸比丘說釋種宿世捕魚殺官因緣今還
 受報之事釋阿舍羅○業與起行經云過去
 而說一龜一名多吉加村人龜之著岸
 人捕見龜後世當報時多吉加村人今諸釋
 種是龜魚者是後世當報時多吉加村人今諸釋
 種打龜者是後世當報時多吉加村人今諸釋
 種時與釋頭者流離殺諸釋氏阿難慈憐
 來佛所言我與如來同一釋種云何如來光

類如常佛言我修空定過三年已還來問我
 經禁目達取知識四五百人咸著鉢中舉置
 虛空誦離軍退佛令取鉢視之人皆死盡佛
 為說無常法無失數人得須陀洹果法句
 五十年已 五十一年 五十二年 辛
 冬十一月既望佛在毘舍離園大林精舍重

閣講堂告諸比丘卻復三月我當般涅繫即
 為說普賢菩薩行法經
 述曰素神照經云蓮子之月既望告眾
 行法既是結經則知說法華止七年耳今
 約已經開顯又二經同味故通稱八年也
 佛祖統紀卷第三下 城五

佛祖統紀卷第三下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四二八頁下二二行夾註右「玄一」。
- 一 〔徑作「玄十」〕，次頁中一一行夾註同。
- 一 四二九頁上一行夾註右「維摩訶室」，〔徑作「維摩詰室」。
- 一 四二九頁上一九行夾註左末字「即」，〔徑作「習」。
- 一 四二九頁上一〇行夾註左「跌振」，〔徑作「摩羅」。
- 一 四二九頁中一行夾註右末字「衍」，〔徑作「聖」。
- 一 四二九頁下二三行夾註右「毗離邪」，〔徑作「毘邪離」。
- 一 四三〇頁上一〇行夾註左「空遊羅刹」，〔徑作「夜叉羅婆」。
- 一 四三〇頁上一二行夾註右「今猶」，〔徑作「之始」。
- 一 四三〇頁上一四行夾註右「行相」，

- 一 四三〇頁中七行「攝旦」，徑作「震旦」。
- 一 四三〇頁中一五行夾註左「亦不能」，徑作「俱不能」。
- 一 四三〇頁下二二行第九字「成」，徑無。
- 一 四三一頁上六行末字「列」，徑作「到」。
- 一 四三一頁上一〇行夾註「玄」，徑作「女」。
- 一 四三一頁上末行夾註右至左「佛子等」，徑作「清汰時」。
- 一 四三一頁中三行夾註左第一三字「者」，徑作「若」。
- 一 四三一頁中六行夾註右「稍殊」，徑作「稍殊」。
- 一 四三一頁下六行夾註「七十九品」，徑作「七十七品」。
- 一 四三一頁下八行夾註「三十一品」，徑作「二十二品」。

- 一 四三一頁下九行夾註「竺佛朔」，徑作「竺朔」。又「二十九品」，徑作「二十五品」。
- 一 四三一頁下一〇行夾註「二十四品」，徑作「二十一品」。
- 一 四三二頁中二一行至二二行「文句……未知出何經」，徑無。
- 一 四三二頁下九行「婆蹉」，徑作「婆蹉」。
- 一 四三三頁上三行末字「籤」，徑無。
- 一 四三三頁上一九行夾註左首字「子」，徑無。
- 一 四三三頁上一二行「八萬一」，徑作「八萬德」。
- 一 四三三頁中二行末字「祇」，徑作「蜜」。
- 一 四三三頁中四行末字「中」，徑作「故」。
- 一 四三四頁上一六行夾註左末字「問」，徑作「問」。
- 一 四三五頁上一九行夾註右「權掩於實」，徑作「權指於實」。

- 一 四三五頁中七行正文首字「又」，徑作「入」。
- 一 四三五頁中一〇行夾註右「近謂」，徑作「近果」。
- 一 四三五頁下二二三行「未得」，徑作「未得」。
- 一 四三六頁上八行夾註左「平地」，徑作「平畝」。
- 一 四三六頁上一一行夾註左至次行夾註左「尚書……無可疑」，徑無。
- 一 四三六頁中一一行夾註右「三會」，徑作「二會」。
- 一 四三六頁下一行末字「於」，徑作「者」。
- 一 四三六頁下七行「清身」，徑作「湧身」。
- 一 四三六頁下一七行「淨居大」，徑作「淨居天」。

佛祖統紀卷第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入涅槃

序曰如來所說一代法門其意在乎開顯大
事因緣而已及乎人機既得大益則又為之

說云所應度者皆已度畢於是唱入滅度以
示化儀之有始卒將以起懈怠者之慕心以
垂訓未來之人尔至曰我不滅度常在靈山
斯則如來不生不滅大般涅槃之旨
言涅槃者此有二義一者為法華未熟人追
說四教具談佛性令知真常入大涅槃名娑

捨殘機教四教謂如來調熟漸機眾生以法
華涅槃皆為後教後味譬如田家先種先熟
先收後種後熟後收是以八千聲聞無量損
生菩薩大德身子等於法華中得受記前見
如來性成大果實如秋收冬藏更無所作即
是前番從摩訶般若出法華若鈍根人法華

不入更用般若淘汰如五千自起人天被移
此等未熟者更論般若入於涅槃而見佛性
即是後番從般若出大涅槃故知法華前番
如秋成大獲涅槃後番如拾餘殘性
述曰法華開顯已廢方便其未熟者尚勞
調停故於臨滅度時重施三教之權用顯

城六

一乘之實此追說之意也行品然五千
先已結緣略開顯今此會中復為追說
既於當座知常故須即施即廢此追說之
意也五品追說者重施也追泯者重會
也法華已施已廢即是前番涅槃重施重
廢即是後番重施之言曰涅槃重施方便又

云泯者會合皆此義也

二者為末世比丘畜不淨物戒律誦外典不
教佛經於佛法中起斷滅見天傷慧命亡
失法身使乘戒俱失故更扶三藏廣開常宗
設三種權扶一圓實故名扶律談常教大經
四教俱若言不許諸惡比丘畜八不淨是戒

門事門此即律律具律云八不淨者一曰
及六物此之八物即不應若說如來實
不畢竟入於涅槃及遮外典此是乘門理門
此即律律具律云如來實入於涅槃此
方是乘門足若未代諸惡比丘破戒說如來
無常及讀外典則並無乘戒失常住命賴由

此經律律談常則乘戒具足故知此經為贖
常任命之重寶蓋引大經云若人藏七寶
未為用時乃當出用時則寶藏價值過五
未為世法也此經在法華會中如法華
則法法現世時為演說惡為說經是經是等

述曰法華開顯之後涅槃廣開常宗知一

切眾生皆有佛性於是末代無知安於平
等大眾之說忽略戒律不復修德此成履
之失也至於不讀佛經唯好外典此乘經
之失也乘若行數聖但是人天福業
若出世之近果也乘戒俱緩非三塗之歸
而何歸如來久鑑未來唱商寄金之典

重扶三藏圓會真常顯命之言有在於是
然則扶律談常之教正被今日凡在為學
可不自勉是以止觀方便具五緣中首明
持戒以為助道要今行人以圓三觀觀察
俱急非同十二年不知圓常唯明事相

之戒故義例有云雖依法華三昧妙行末
代鈍根若無扶助則正行傾覆故須扶律
談常以顯實相若夫大經所云於戒緩者
不名為緩於乘緩者乃名為緩此即偏著
大乘格量優劣之文豈當恃此便忽事戒
止觀謂乘急戒緩者以三塗身見佛聞經

如華嚴涅槃鬼神龍畜皆預列眾如是因
果差降升沉非一云何難言理戒得道何
用事戒幸於人天受過何意苦入三塗大
不明此宗未足與議涅槃最後之訓若但
知四分不讀大乘徒知專守鹿苑持犯之
章曾未獲聞驚聞開顯之旨此為私道良

用慈心如智者之海弟子問誰可宗仰則
答之曰波羅提木又或四三昧在焉乘左
溪之遊則願謂門人曰吾六即道圓萬行
無得乘戒為心本戒汝等師之是又知列
祖和道未嘗不取本於乘戒俱急扶律謹
常之意

若論時味與法華同談其部內純雜小異如
而部有與云云又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說法斷其聲聞成第一實其如字則次之
了聲聞法之義後開近顯速明菩薩事
濕禁亦是先勝三備濕禁亦三備十仙也
人隨事師教相續為常道意為樂動轉為是
非與一初空無我我所謂三修者依佛講
等十外道斷其聲聞入秘密藏也後三
十六間明菩薩事五本也誠約將來使末代徒
濕禁臨滅更扶三藏誠約將來使末代徒
不於佛法起漸滅見廣開常宗破此顛倒今
佛法久住如此等事其意則別去文已上
正說初一分盡謂正說末分法華以蓋云二
為初後一分盡謂正說末分法華以蓋云二
佛初後一分盡謂正說末分法華以蓋云二
佛初後一分盡謂正說末分法華以蓋云二
佛初後一分盡謂正說末分法華以蓋云二

經云從摩訶般若出大涅槃故合法華為第
五時

五十三年中佛先往忉利天三月安居遺文
殊詣母所暫屈禮敬三寶摩耶夫人聞之乳
自流出直至佛口即與文殊俱至佛所佛為
說法得須陀洹果三月將盡欲出涅槃帝釋
作三道寶階佛與母別大表導從下還祇洹
利佛初

述曰案行法經卻後三月我當涅槃則知
說行法在華未十一月望暮什勿利經三
月安居則知說行法畢即日往忉利案此
經三月將盡欲入涅槃則知此年二月十

四日下闍浮提十五日入涅槃
時優填王歸國禮世尊鑄金為像開佛堂
下寶階象載金像來迎世尊金像上下猶如
生佛雨華放光為佛作禮世尊合掌語我
滅後後我諸弟子以付囑汝龍王三昧經
加釋清淨佛初到如來佛高至五尺波斯
初來即以佛禮作如來佛高至五尺波斯

王聞之於佛作像亦高五尺時闍浮提
始有二像又西城記優填王時以神力
妙相用佛形像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
道愛不忍見如來滅度與五百同時涅槃
退還精舍各在空中作十八變同時涅槃佛
今阿難入城徧告理家優婆塞受作五百梓
村闍維畢取舍利造廟供奉佛身佛身

林一腳阿難舉一腳飛在虛空往至冢間四
部大衆各舉五百比丘尼阿含經四天王李林
佛在前擊磬讚頌者

梁祐律師曰姨母之德均為所生是故持
舉之重受酬鞠育特以厲後世無恩之人
也

舍利佛自健連不忍見佛涅槃遂先入滅七
萬阿羅漢亦同時入滅時四輩弟子莫不荒
亂如來以神通力化作二弟子在佛左右衆
生歡喜憂惱即除論

述曰身子不忍見佛涅槃故先入滅而涅
槃引大經則云身子見佛涅槃不憂常
住不喜是知開顯之義不同附小之女
今日座中無失歡喜或見如來入般涅槃

二月十五日佛在拘尸那城三般力士生地
梁羅雙樹間臨涅槃時出大音聲普告大衆
今日世尊將欲涅槃一切衆生若有所疑今
悉可問為最後問時世尊晨朝從面門放種
種光徧照十方六趣衆生共相謂言當疾往
詣勸請如來莫般涅槃無
述曰如來以聲光普告大衆而六趣之中
有能相勸請者蓋是大權示現王首之
倫故能次第轉告三塗實報之衆故此經

列衆有稱諸天八部師象鳥獸皆名為王者此意可知

時弟子四衆諸大菩薩閻浮諸王大臣長者

四天王諸天子八部諸王山海諸王師子象

王諸鳥獸王唯除迦葉阿難二衆及阿闍世

王佛在娑羅林外為諸魔所逼葉在者山阿

法惡魔諸佛憐憫即還本宮都不各持供具

詣佛供養皆默不受是時會中優婆塞純陀

白言我等欲從如來求將來食惟願哀憫變

我微供佛云我今受汝最後供養令汝具足

檀波羅密純陀白言雖知如來方便示現涅

槃而我不能不懷苦惱佛諸善哉能知如來

示同衆生方便涅槃時天龍八部勸請如來

唯願久住不入涅槃世尊為說伊字三點如

來之身解脫般若三法如世伊字三點不縱

概時諸比丘請說無常苦空無我佛說出世

常樂我淨世間四顛倒法諸比丘言如來承

無四倒了知常樂我淨何故不住一切半劫

教導我等舍離四倒佛言我今所有無上正

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當為汝等作大依止

猶如如來以佛告大衆今以正法付囑國王

大臣及四部衆應當勸厲諸學人令得增上

戒定慧若有不學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毀正

法者大臣四部衆應當苦治

法者大臣四部衆應當苦治

法者大臣四部衆應當苦治

述曰佛告諸比丘所有正法悉已付囑迦葉此為正付法以迦葉能繼世傳持也又云今以正法付囑王臣四衆此是旁付法以在官能治人護法也佛告大衆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

述曰梵網制菩薩不應食肉鹿苑之際小乘病開魚肉楞伽則不應菩薩食肉釋籤謂在四合復為漸制之始既云菩薩不應食肉故知小教仍開全涅槃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從今日始則知大小俱制正見扶律之意未代出家可不知奉

阿闍世王既言父已身生惡瘡邪見六臣咸言六師能治王病者婆白言唯佛能治王聞佛欲涅槃問絕躡地世尊大悲入月愛三昧放清涼光往照王身身瘡即愈王與夫人國民五十八萬往拘尸城佛為說法所有重罪即時微薄王及夫人乘女皆同發菩提心造

佛三匝辭退還宮佛告憐陳如阿難何在陳如答言在娑羅林外去此大會十二由旬為六萬四千億魔之所繞亂是諸魔衆悉自變身為如來像宣說一切諸法示現神通阿難念言如是神變將非佛所作邪阿難入魔窟故接受大苦以是

因緣不來至此佛告文殊阿難吾弟給事我來二十餘年所可聞法具足受持喻如瀉水置之一毫是故我今顧問何在欲令受持是涅槃經今為諸魔所惱汝持是大陀羅尼可往救護文殊受已至阿難所魔王聞呪悉發善提心捨於魔業即放阿難歸至佛所

述曰阿難初為摩登伽女所攝佛教文殊將呪往救所以為宣說首楞嚴大定之發起後於娑羅林外為魔所繞佛教文殊將往往救所以為魔王發善提心捨於魔業之緣起未可以聲聞小果為之善量至言侍佛左右唯證三果滅後結集方證四果

此皆阿難用方便道特留殘結耳內祕菩薩外現聲聞佛為授記山海慧自在通王佛當約此意以為之論佛告阿難是娑羅林外有一梵志名須跋陀羅年百二十雖得五通未捨憍慢汝可往彼語云如來出世如優曇華於今中夜當般涅

槃若用所作可及時作阿難受勅往作是言須跋陀羅言善哉即與阿難還至佛所聞佛說法得阿羅漢證果已白言世尊惟願少住教誡莫般涅槃世尊然不許須跋陀羅不忍見如來涅槃即先入滅佛告大衆自我得道度憍陳如最後須跋陀羅吾弟

竟無復施為復分時阿難以阿泥樓豆語咨
啓四問佛告阿難如汝所問六群比丘惡性
卑匿行汙他家云何共住我涅槃後車匿比
丘漸當調伏捨本惡性佛去世後以何為師
者尸波羅戒是汝大師佛涅槃後依何住者
依四念處嚴心而住觀身性相同於虛空名

身念處滅六觀受不在內外中間名受念處觀心
但有名字名字性離名心念處觀法不得善
法不得不善法名法念處一切行者應當依
此四念處住如來滅後結集法藏一切經初
安何等語者當安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方
某處與諸四眾而說是經後分時阿難請問

如來般涅槃後云何殯葬佛言當如轉輪聖
王葬法用白氈纏身塗以末香金棺鐵槨持
威王身灌以酥油香薪燒之火盡收取骨末
起塔表刹見者悲喜思王正治我今聖王亦
復如是我此國土未來眾生水葬火葬塔冢
之葬其事為多聞淨界內有振旦國我遣三

室在中化導人民慈哀禮義具足家基因緣
佛說涅槃時有萬五千億人於是經中不生
信心是人於未來亦當得信
述曰此見妙句未知據何文此等相能根

人即是末代出家具正信學佛法者我輩
何幸得預此流
如來臨入涅槃諸天大眾皆來供養唯螺髻
梵王不來觀省時諸大眾惡其我憐使百千
吧仙往彼令取乃見種種不淨而為城墮犯
呢而死復策無量金剛持呪而去乃至七日

無人取得大眾悲哀說偈如來即以大徧知
神力隨左心化出不壞金剛於大眾中顯大
神通二千世界六反震動即騰身至梵王所
指彼穢物變為大地報梵王言汝大愚癡如
來欲入涅槃汝何不去即以金剛不壞之力
微以指之梵王發心至如來所要門顯

世尊將入涅槃是時中夜寂然無聲為諸弟
子略說法要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
敬皮羅提木叉當知此則是汝大師若我住
世無異此也遺教

佛告眾曰我雖在此問淨提中數數示現入
於涅槃實不畢竟涅槃是故當知是常住法
不變易法涅槃
時世尊於七寶林右脇而卧頭枕北方足指
南方面向西方後背東方如來中夜齊然無
聲於是時頃便般涅槃娑羅樹林四雙八隻

入涅槃已東西二雙合為一樹南北二雙合
為一樹乘覆寶林蓋於如來慘然變白猶如
白鶴大眾哀聲普震一切世界後分時一切
人民即入城中作七寶金棺栴檀沉香花
鬘蓋至如來前而申供養大眾悲哽共扶如
來入金棺中遣四力士請棺入城力不能勝

乃至遣十六力士亦不能勝時阿泥樓豆語
力士言縱使盡城內人共舉佛棺亦不可得
當須大眾諸天助汝舉棺乃得入城所言未
既帝釋即持寶蓋垂在空中乃至色界諸天
皆如帝釋供養聖棺世尊大悲即自舉棺升
空高一多羅樹從西門入從東門出從南門

入從北門出如是左右遠城經于七匝徐徐
空行至茶毘所下七寶林時四天王各持天
上栴檀沉水各五百根乃至第六諸天世間
大眾各持栴檀沈水至茶毘所涅槃
二月二十二日如來涅槃已經七日將欲出
棺大眾哀泣共扶如來置七寶栴檀香水灌洗

妙兜羅綿纏頭至足白氈千張次第纏身共
扶如來入寶棺中以妙香木成大香樓舉棺
樓上大眾各持香栴檀香香所皆悉滅沒後分
阿那律升忉利天以告摩耶夫人摩耶自天
而下棺自為開世尊起合掌曰速屈下來後
語阿難曰汝當知為後世不孝眾生故從金

棺出問訊於母人經耶夫

時大迦葉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去拘尸

城五十由旬山去耆闍崛山二萬六千里在伊

當以涅槃後出所出為正迦葉於正受中心

驚身顛從定中出見地大動即知如來已入

涅槃即將弟子往拘尸城至佛棺所如來大

悲為迦葉故棺自然開顯出真金甃磨堅固

色身迦葉哀哽即以香水灌洗千甃纏身棺

開即閉迦葉說偈如來復現雙足千輻輪相

出於棺外迦葉禮讚金剛雙足還自入棺從

心胃中火涌棺外漸新茶毘經于七日香樓

乃盡後分乘虛胎胎也兼執火以然香華

佛滅度已始經七日大迦葉告五百阿羅漢

今詣十方世界盡集六通阿羅漢得八億八

千衆於雙樹間聽受法言經胎

分舍利

序曰智者有言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重

修究其為義則有生法全碎之辨我不滅度

常在靈山此豈非法身全身乎論涅槃

後八萬四千則唯示生碎二身尔如來久遠

劫來數數出現蓋將開生身之迹以顯法身

之本即碎身之狹以見全身之徧大權益物

可勝思議者哉

二月二十九日如來荼毘已經七日帝釋開

棺取佛右牙天上起塔有二捷疾羅刹盜取

佛牙一雙時城內大衆收舍利滿八金塔

入拘尸城七日供養後分舍利

三月六日如來本生眷屬迦毘羅國王父王

太子一孫俱出家家父王問佛云國嗣永絕

則何嗣之無復得者今此迦毘羅王王

是國嗣之生香屬也諸釋釋等經三七

日知佛涅槃入拘尸城請求舍利不果所請

阿闍世王詣佛懺悔洗滌身瘡極重罪滅即

運本宮於涅槃夜夢見月落召問諸臣荅言

是佛涅槃之相王即將臣從至拘尸城請求

舍利不果所請時毘離外道名王阿勒迦羅

王毗耨不畏王遮羅迦羅王波肩羅王各將

臣從入拘尸城請求一分舍利還國供養不

果所請物耶共上七國并

時八國王共爭舍利有大臣優波吉諫八國

王時帝釋化作人語我等諸天亦應有分阿

耨達龍王言我等亦應有分若不見與力足

相敬時優波吉告言諸君且止此舍利宜共

分之何須見諍即分舍利而為三分一分歸

天一分龍王一分八王經胎

八國共分舍利闍王得八萬四千數又別得

八萬還國道達難頭承龍王從求舍利闍王

不與龍言我力能壞汝國土闍王怖畏即以

佛髻與之龍王於須弥山下起水精塔闍王

還國以獻金函盛舍利作千歲燈於五洹河

水中作塔藏之阿育

八國舉兵爭求舍利姓煙婆羅門高聲唱言

當作八分時拘尸城得第一分乃至闍王得

第八分各還本國起塔姓煙婆羅門得盛舍

利瓶還那羅聚落起塔羅延婆羅門得炭還

國起塔是時閻浮提始有十塔十舖

集三藏

序曰荆溪論結集三藏則有三處一千結集

正當景初佛滅後四七百日結集為滅後百年

跌闍檀行十爭周厲王三十四年結集為

四百年後因伽毗吒王請僧論道不同未據

然法苑珠林李長者合論並依處胎經以滅

後七日為五百結集今案本文迦葉告五百

正是遣使集衆未為正結集則當以荆溪之

論為正

四月十五日大迦葉如是思惟應當結集三

藏令法久住即往須弥山頂搥銅健椎地音

論謂為鐘五分律隨有末無鐘說偈曰佛

諸弟子若念於佛常報佛恩莫入涅槃諸弟

子得神力者皆來集會迦葉選得千人皆阿

羅漢准除阿難闍王日給千人飲食中夏安

居二月初十五日說戒時迦葉入定以天眼

觀阿難一人煩惱未盡手牽令出阿難慚泣

白言佛法阿羅漢者不得供給左右使令以是留殘結不斷耳大迦葉復言汝更有罪汝勸佛度女人出家使正法滅五百年阿難言三世諸佛皆有四部迦葉復言佛欲涅槃背痛臥言須水汝不供給阿難言是時五百乘車載流而度水濁不取迦葉復言佛問汝若

有人四神足好修可住壽一切若滅一切汝應答云佛應住壽一切若滅一切佛三問不答故令世尊早入涅槃阿難言魔蔽我心是故不答迦葉復言汝與佛繫僧伽梨衣後復重衣即是以足踏上阿難言我捉衣時大風吹墮脚下非不恭敬迦葉復言佛陰藏相般涅後以示女人是何可耻阿難言我思女人

見佛陰藏相必羞恥女形欲得男身修行種種佛之德根非為破戒迦葉令作六種突吉羅罪僧中悔過作突吉羅此云犯迦葉復言斷汝漏蓋然後來入阿難思惟諸法求盡殘漏定少故不即得道後夜欲過菰極偃息仰臥就枕霍然得悟入金剛定破一切煩惱得六通後夜到僧堂敲門迦葉語云汝從門鑰孔中入來阿難即以神力從孔中入禮拜懺悔迦葉乃云汝莫嫌恨還汝本座阿難禮僧已拜師子林智度迦葉告言佛所說法一言一字勿使有闕時阿難最初出經第一胎化藏

第二中陰藏第三摩訶衍方等藏第四戒律藏第五十住菩薩藏第六雜藏第七金剛藏第八佛藏是為經法具足時阿難發聲唱言我聞如是一時佛任兩居處迦葉大眾皆悉墮淚咄嗟老死如幻如化昨日見佛今日已稱我聞胎

阿難身與佛相似短佛三指初登高座眾起三疑或疑世尊重出或疑它方佛來或疑阿難成佛及唱我聞三疑俱遣妙句阿難集法藏自云佛初轉法輪我是時不見如是為轉聞引舊云阿難得佛覺三昧力自能聞佛加摩力劫名佛覺二神自能聞又未聞

經願佛重說故佛口密為說阿難親承佛旨如仰完器傳以化人以瀉異瓶佛已涅槃從金棺出金臂重為現入胎之相諸經皆開胎相尚開況後諸經乃至此相此相小胎胎相皆得以前之也阿難面於佛前自問檢記即時憶念過去諸佛法藏通達無礙如今所聞亦識本願法華經如來在此鐵圍山外十方諸佛並皆集說法亦名法華後時文殊召諸菩薩及大阿羅漢結集大乘法藏各言某經我從佛聞須菩提提言金剛藏若我從佛聞故知不局阿難然阿難則偏聞諸餘弟子則偏局當部淨名

如來滅後於畢鉢羅密立三座部主結為三藏阿難誦出經藏迦葉誦出論藏優波難誦出律藏此即上座部更有一千賢聖命婆尸迦於窗外結集名大眾部此二部通稱為僧祇律是為根本律部此二部三分三藏

阿難從佛請頌二十年中所說盡為我說耶摩得勒伽論說十二部經唯方廣部是菩薩藏十一部是聲聞藏又佛為菩薩聲聞說出苦道為菩薩藏聲聞藏智論云大迦葉與阿難在香山撰集三藏為聲聞藏文殊與阿難

果摩訶衍經為菩薩藏涅槃云十一部經二乘所持方等部為菩薩所持是以經論略唯二種妙女眾經論明教非一若摩得勒伽有二藏聲聞藏菩薩藏又諸經有三藏十一部是聲聞藏方廣部是菩薩藏合十一部是雜藏又有四藏者更開佛藏菩薩履胎經為八藏胎化藏中陰藏未為阿難說時即是秘密教為阿難說後即是不定教摩訶衍方等藏即顯教戒律藏即二藏教十住藏即方等教難藏即通教金剛藏即別教佛藏即圓教胎化即說其本中陰即是一切諸法

世尊滅後百年吐舍離城跋闍子比丘擅行
十事聽兩指抄食得聚落開得寺內後聽可
得常法得受金銀彼於布薩日擅越有施金
銀而共分之如是簡擇一一檢校乃至十事
非法非毗尼非佛所教七百阿羅漢集論法
毘尼故名七百結集四分

贊曰能仁寂默成佛久遠仁賢劫波乘時利
見一代施化歸宗開顯天人群生成開宿願
所應度畢示迹茫茫不生不滅常在空山未
來修學盈滿世間共期佛慧奚獨真丹

佛社統紀卷第四

城六

佛社統紀卷第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四三九頁下二一行末夾註「文」，
〔徑作〕「文句」。
- 一 四四〇頁上二二行夾註右第一三
字「化」，〔徑作〕「作」。又左第一五
字「去」，〔徑作〕「云」。
- 一 四四〇頁上二三行夾註右第五字
「三」，〔徑作〕「二」。又第一一字「十」，
〔徑作〕「去」。
- 一 四四〇頁上末行夾註右第一〇字
「已」，〔徑作〕「三」。
- 一 四四〇頁中二〇行夾註右「親睹」，
〔徑作〕「親贈」。
- 一 四四一頁中一一行末字「見」，
〔徑作〕「是」。
- 一 四四一頁中一三行末字「感」，
〔徑作〕「惑」。
- 一 四四一頁下一九行末字「言」，
〔徑作〕「語」。
- 一 四四二頁上一八行「振旦」，〔徑作〕
「震旦」。
- 一 四四二頁上二〇行夾註右「真丹」，
〔徑作〕「振旦」。
- 一 四四三頁中一四行夾註左第四字
「共」，〔徑無〕。
- 一 四四三頁下一一行「跋闍」，〔徑作〕
「跋闍」。
- 一 四四三頁下一八行「即往」，〔徑作〕
「即住」。
- 一 四四四頁中二一行「話經」，〔徑作〕
「說經」。

佛祖統紀卷第五

城七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西土二十四祖紀第二

始祖摩訶迦葉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八祖佛陀密多尊者

十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四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七祖僧伽舍尊者

十八祖鳩摩羅馱尊者

十九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一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二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三祖師子尊者

止觀論之辭曰行人若開付法藏則識宗元
付法藏人始迦葉終師子二十三人末田地
與商那同時取之則二十四人諸師皆金口
所記神出並是聖人能多利益誠法後有二
師四尊者出現輔行云像末四依弘宣佛化

二祖阿難陀尊者
阿難末田地尊者
五祖提迦多尊者

七祖佛馱難提尊者
九祖脇比丘尊者
十一祖馬鳴尊者
十三祖龍樹尊者



傳中既云並是聖人故多是四依亦可通於

三二以初依局凡不得名聖也
此法為十行十住十行十住十行十住
初果二法為四初果二法為四初果二法
四法也言傳中者即付法藏傳行所言之法
今論祖承傳大法而總多諸祖云證小

果者準荆溪意謂四果是真福田化道易行
宜作此像即是四依為四果像是知金口諸
師皆破無明伏在四依內弘大法而外示小
像為明付法撰二十四祖紀

始祖摩訶迦葉尊者此云大教光古仙人身
子中有十力迦葉三迦葉等於此同中
長故釋大名畢鉢羅此云菩提樹名父母俱
羅閣祇國人此云天王舍城即摩父迦毗羅
頭金光色蓋是古世稱大富長者十六大國
無以為鄰千倍勝瓶沙王此即迦葉王王
有金犁千具最勝於王減一耕犁但用九百
九十九雙牛金犁有六十庫金粟庫容三百

四十斛昔毗婆尸佛入滅之後
色少趣闍壞時有貧女丐得金珠欲補像面
時迦葉為鍛金師既為補治因共立誓願我
二人常為夫婦身真金色恒受勝樂以是因
緣六十一劫生天人中最後得生第七梵天
時摩伽陀國不害有婆羅門

巨富無量而無子息舍側有一樹神常住之
子歷年無應瞋念日令更七日奉祀若後無
驗必當燒樹樹神愁怖即詣梵天梵王天眼
見一梵天臨當命終勸其往生滿足十月生
一男兒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四十里身具
三十相文句唐是相相師占云此兒宿福
必當出家年至十五欲為聘妻兒語父母能
為我得紫金色女我當納之父母即召諸婆
羅門鑄一金女與行村落高聲唱言若有女
人見金神者後出嫁時必得好婿女聞悉出
唯一女軀體金色獨不肯出諸女強將共見
金神婆羅門見即為聘得夫婦二人了無怨
意各住一房父母知已踐除一房令共同室
迦葉語曰我若眼時汝當經行汝若眼息我
當經行夫婦節操深厭世間啓求出家即舍
家事深入山林心念口言諸佛如來出家脩
道戒令亦當隨佛出家即著壞色納水自剃
須髮空中天神而告之日釋迦如來令與千
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園中住迦葉
開語即趣竹園佛往遂之至跋耆聚落值佛
奉上寶衣佛即授以糞掃大衣初開增上戒
定慧即得無漏時已百二十歲其婦相續亦
得阿羅漢果迦葉受乞食法行十二頭陀至
老不舍常曰我受佛衣師想塔想未曾頭枕

況以覆卧如此大水大進我行佛語之日汝
 年老根弊可舍乞食及受衣水迦葉答曰我
 當盡壽行蘭若行以頭行也十佛言善哉
 若迦葉行頭陀行在世者我法久住迦葉頭
 陀既久髮長未弊來詣佛所諸比丘皆起慢
 心佛分半座令坐迦葉不肯佛即廣讚迦葉
 功德與我不異何故不坐諸比丘聞為之心
 驚佛復為說本因昔有文竭陀項生云馬高
 才絕倫天帝欽其德遣千馬車造闍迎之天
 帝出候命王同坐共相娛樂送王還宮昔迦
 葉以生死座命吾同坐吾今成佛以正法座
 報其往歎迦葉共佛坐時天人咸謂佛師即
 起嗚佛足云佛是我師我是弟子云毗邪離
 城有長者維摩詰方便示疾饒益眾生佛告
 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葉自言我不
 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貧里行
 乞維摩詰來謂我言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
 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煩惱
 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間非
 住涅槃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為益不
 為損是為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
 食為不空食人之施也時我聞說是語即於
 一切菩薩深起敬心不復勸人以聲聞碎支
 佛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釋尊世尊於法華

會上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
 之時舍利弗於此法說領解世尊授記未來
 作佛號曰華光復告舍利弗令當復以譬喻
 更明此義遂說長者大宅欽然火起長者方
 便誘論諸子以羊鹿牛三車玩好之具引之
 令出然後等賜高廣大白牛車如來亦復如
 是初說三乘引導眾生然後以大乘而度
 脫之時大迦葉等四大聲聞於此領解遂說
 窮子之譬謂如窮子捨父逃逝五十餘年後
 雖遇會志意下劣二十年中常令除糞過是
 已後心相體信結會父子正領家業自言我
 等昔來但樂小法世尊以方便力說如來智
 慧令我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吝惜是故
 我等說本無心有所希求今法王大寶自然
 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於是世尊
 復告迦葉說藥草喻述成其解而語之曰汝
 於未來當得成佛名曰光明此通於法佛告
 諸比丘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迦葉
 當為汝等作大依止涅槃經云此別有法
 在者闍維山去拘尸城五十由旬迦葉於正
 受中心驚身顛從定中出見地大動即知如
 來已入涅槃即將弟子往拘尸城至佛棺所
 如來大悲為迦葉故棺自然開顯出真金葉

磨堅固色身迦葉哀哽即以香水灌洗千甍
 纏身棺門即閉迦葉說偈如來復現雙足千
 幅輪相出於棺外迦葉禮讚金剛雙足還自
 入棺從心胷中火涌棺外漸漸漸茶毗經于七
 日香樓乃盡涅槃經云迦葉與弟子向拘尸城
 諸供養者後被開棺時華東出起涅槃沉佛
 茶毗已始經七日迦葉告五百阿羅漢令詣
 十方集諸羅漢得八億八千盡集雙樹間聽受
 法言法華經云至中夏安居初十五日迦葉共
 千羅漢在王舍城結集三藏闍王日給千人
 飯食足滿一夏迦葉弘持正法至二十年
 八年主展以法藏付囑阿難先禮四塔
 轉法輪入涅槃四次禮八塔八因王所次入
 龍宮禮佛毘塔次升天上禮佛牙塔去辭闍
 王適值王寢即往難足山難足山三華如作
 草敷座而發三願一願此身及所持衣鉢俱
 不壞持至慈氏下生二願入滅盡定已三峯
 合一三願阿難闍王若至願山暫開時闍王
 夢屋梁折王覺已悲歎即往難足山見迦葉
 全身儼然在定王發聲哀哭積諸香木欲闍
 維之阿難為言迦葉以定住身以待跡勤不
 可得燒王供養已還歸本國山合如故至慈
 氏三舍之後有無量憍慢眾生將登此山慈氏彈
 指山峯即開迦葉以所持衣授與慈氏致辭

禮敬畢滿身虛空示諸神變化火焚身乃入寂滅付法藏經卷之四

述曰妙經言世尊開顯大法迦葉領解此

付法之通義也涅槃經言佛告諸比丘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迦葉後分云迦葉至佛棺所說偈佛現雙足阿難問經佛將涅槃告迦葉言當與四象作大依止此等諸文皆在涅槃即付法之別義也通則大眾皆獲領解別則迦葉獨任住持令

不聞也有教以法華領解為付法者但得通意

二祖阿難陀尊者佛叔父白飯王太子以佛成道三月八日生阿難陀北云慶喜謂即調達之弟也而如淨滿月眼若青蓮華年八歲從佛出家得白四羯磨具足戒多聞第一年三十一為佛侍者聞持法藏至法華會上佛告阿難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山海慈自在王王復告諸菩薩曰我與阿難於空王佛所同時發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成菩提而阿難諱持戒法亦護持

來諸佛法藏佛滅度後大迦葉結集法藏選千阿羅漢令阿難升師子座宣說諸經迦葉垂入滅時以最勝法付囑阿難而作是言往古定光佛為沙門時當一沙彌常令誦經若經少闕即便呵責時沙彌為師乞食若少稽留經不充課極為其師之所呵罵沙彌愁惱

且行且誦時有長者問知其故語沙彌言勿生憂惱從今已復常相供給時此沙彌不復行乞專心讀誦經常充足時沙彌者即世尊是施食長者即阿難是以斯福緣智慧深妙攝持多聞付法藏經卷之四

宣化幾二十年嘗至竹林中竹林寺聞比丘誦偈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時得親見之阿難慘然曰此非佛偈當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比丘向其師說師曰阿難老朽言不可信阿難後時聞彼此丘猶誦前偈即自思惟今此比丘不受吾教於世無益宜入涅槃即詣闍王適值其睡王夢蓋重折即便驚覺門人告言阿難入滅故來相見王發聲天問何所在答云已向毗舍離國即嚴四兵追至至汜河阿難乘船在河中流王稽首自言三界明燈願勿涅槃時雪山有五百仙人觀見

阿難將欲涅槃飛空而至末末出家即化注河變成金地為諸仙人說法成阿羅漢俱時入滅即五百仙人阿難滿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與釋提桓因一分與婆伽龍王一分與毗舍離子一分與阿闍世王四處各起寶塔供奉舍利付法藏經卷之四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王舍城長者也過去世為商主路見辟支佛身嬰重病即為求藥治療見其衣極弊惡奉妙藥衣辟支佛言此商那衣衣成道故當著此而入滅也即飛空作十

八變便取涅槃商主悲哀積諸香木闍維舍利起塔供奉願我來世功德威儀及以衣服如今無異由斯願力於五百世身中陰恒服此商那衣最後身衣從胎俱出隨身增長出家變為法服具戒變為九條因名商那和佛九條衣佛記此衣名商那入滅前此衣藏諸商那和佛所法華經卷之四如來昔遊摩突羅國見樹林榮茂告阿難曰吾滅度後當有此比丘商那和偕於此山中起僧伽藍說法教化後商那入海大獲珍寶往詣竹林設大施會聞佛世尊迎業日連皆已滅度即便嚴辦為改題于阿闍世王及造門樓阿難告曰汝今已為

財施復當作於法施出家學道利益眾生商
 那答言甚適我願即度出家成阿羅漢乃往
 曼陀山以慈三昧化二毒龍子營建禪室復
 往屬寶國象白山中安座入定時弟子優波
 迦多有五百弟子猶處生死憍慢貢高迦多
 即入三昧觀此諸人與已無緣唯有吾師乃
 能化度便至心念商那和脩商那神力從空
 乘來衣裳弊惡坐迦多座弟子咸嘆是何難
 人處我師座以白迦多迦多至房頭面作禮
 弟子念言師雖為禮感德勝之商那手指虛
 空便下香乳如高山泉注迦多不曉是何三
 昧商那為言此是龍奮迅三昧如是次第五
 百三昧都不知一一為說又語迦多如來
 三昧目連不識目連三昧餘聲聞不識吾師
 阿難三昧我亦不知令我三昧汝亦不知我
 涅槃後七萬七千本生諸經一萬阿毗曇藏
 八萬清淨毗尼皆隨我滅時諸弟子方自責
 悔商那復為說法皆得阿羅漢果商那即飛
 空作十八變而入涅槃迦多積諸香水以火
 邪旬收取舍利起塔供養法藏
 阿難末田地尊者雪山五百仙人之導首也
 阿難欲入涅槃至恒河中其地大動諸仙知
 之飛空而至俱求出家阿難即化河水悉成
 金地五百仙人俱得出家成阿羅漢此田地

河中得也時末田地欲先涅槃阿難囑云
 佛記汝當於屬寶國建立佛法阿難涅槃後
 末田地乃往屬寶國降伏惡龍住持佛法臨涅槃
 時涌身虛空作十八變然後入滅法藏
 四祖優波迦多尊者摩突羅國人容貌端正
 聰慧辯才商那初教繫念若起惡心當下黑
 石生善念時當下白石迦多如教攝念初黑
 偏多次白黑等至七日滿唯有白石商那即
 為宣說四聖真諦應時速得須陀洹果時城
 中有婦女名婆須密聞迦多端麗遣人延召
 迦多不許有長者子共姪女宿值賈客遠來
 大齋珍寶求女交通女貪其寶較長者子埋
 置舍內長者之家推求至舍掘地得之具陳
 國王即取婦女斬截手足割其耳鼻棄於冢
 間迦多往化至姪女所婆須密云我以妙容
 相召不顧令既殘毀何用未為答言我為觀
 汝實相故來不為欲也汝本以色誑惑眾生
 譬如畫瓶感滿臭穢智者了之終不樂著令
 應諦觀此色無常苦積聚如癩如瘡宜勤
 方便而求解脫姪女心開得法眼淨命終生
 天迦多因觀諸法苦空無常應時速成阿那
 含果初見商那便來出家商那問汝年幾答
 云十七商那曰汝身十七柱十七迦多曰師
 髮已白髮白邪心白邪商那知是法龍即度

出家受具戒已即得阿羅漢道商那謂曰佛
 記汝在百年後坐禪第一大化眾生迦多受
 教集眾說法魔王波旬化作白象七寶莊嚴
 現為女人端正奇麗舉會觀視無聽法心迦
 多知魔所為以蛇狗人三屍化作華鬘以加
 其頸還見死屍蟲蛆臭爛盡其神力去之不
 能涌身虛空問諸天眾梵王謂曰十力弟子
 所作神力豈能解之汝若歸依尊者容可得
 解波旬乃往尊者所五體投地求解三屍尊
 者謂言汝於正法更莫嫉害然後乃當為汝
 解之魔言受教尊者乃為解去三屍迦多每
 以不見佛為恨因問魔曰汝曾見佛其相如
 何汝能現否曰能即於大林前現一佛形相
 好奇特如紫金山光照十方梵釋扈從迦多
 歡喜不覺致拜魔即復形前接曰我是凡夫
 何當聖禮至第四日魔更下來以大音聲普
 告一切欲得富樂生人天中欲求涅槃第一
 安隱不見如來大悲說法悉當往詣迦多尊
 者聽受妙法至心修行是時城中男女皆共
 雲集隨其所應說種種法百千眾生得須陀
 洹萬八千人成阿羅漢時阿起迦王即阿闍
 尊者在曼陀山為眾說法遣使白言欲來聞
 訊尊者以處所隘躬自往詣至華氏城為
 王摩頂說偈指示如來往昔遊行住之處

悉令起塔。迦多化度。象生夫婦俱得阿羅漢者。乃下一籌。籌長四寸。滿一石室。高丈六。縱廣亦爾。神通化用。與佛無異。但無三十二相。舉世號為無相好。佛化緣已。畢作十八變。而取滅度。以室中籌用。為邪旬人民號泣。共收舍利。起塔供養。法經

五祖提迦多尊者。摩突羅國人。初迦多化緣。將畢。往至其父長者家。問言。大聖何以獨行。迦多答曰。我出家人。無有給侍。若有人者。當見垂惠。長者答言。若後生子。必相奉給。後生男名提迦多。善學經論。往從索之。將至僧坊。度令出家。年滿二十。為受具戒。初日。斷見諦。

結得須陀洹。第一羯磨。薄婬怒癡。獲斯陀舍。第二羯磨。欲界結盡。得阿那含。第三羯磨。磨頓斷。三界煩惱。建立梵行。成阿羅漢。三明遠照。六通具足。遊步隱顯。自在無礙。迦多告曰。我涅槃時。至以此法寶。持用付汝。汝當流布。後提迦多化度。世間於中印度。而取涅槃。天人

悲感。收取舍利。起塔於班茶山中。法經六祖彌迦迦尊者。中印度人。八千仙人。導首多闍。博達有大辯才。往見提迦多。曰。我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教授。仙法師遇大善知識。修習佛道。自此殊途。已經六劫。彼仙記曰。汝後六劫。當遇同學。獲證聖果。今日得

遇非宿緣。邪提迦多。即為說法。得證無漏。仙眾不信。提迦多。為現神變。眾方信服。俱得道。果。提迦多。臨欲入滅。以法付囑。而告之曰。佛以正法。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付汝。宜當流布。彌迦迦。受教宣流。正法於諸眾。生開涅槃。道化緣已。畢。遂入涅槃。眾取舍利。起塔供養。法經

七祖佛陀難提尊者。北天竺人。慧解善說。勝服當世。初彌迦迦。至其國。望雉堞。上金色祥雲。歡曰。此下必有。大士可為法嗣。乃往尋之。果於闍闍中。見佛陀難提。而謂之曰。我師提迦多。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曰。我滅後

三百年。有一聖人名佛陀難提。於此弘法。難提答曰。我思。往劫嘗獻。如來寶座。彼因記我。當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弘教法。今符師語。願求出家。緣聞說法。即得四果。彌迦迦。臨欲入滅。即以正法。付囑。流布。後時。難提化緣。將畢。遂入涅槃。眾取舍利。起塔供養。法經

八祖佛陀密多尊者。提伽國人。德力深固。善化羣生。初難提。行化。至其國。見一家。有白光。謂其徒曰。此有聖人。有口不言。有足不履。及至其舍。長者問其何來。難提。即口求來。弟子曰。我有一子。年五十歲。不言不履。安能給侍。難提。曰。自吾弟子。密多。遂起。禮拜。行七

步。已口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難提。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道。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又謂之曰。此子。昔曾。值佛。悉願。廣大。慮。父母。受情。難捨。故不履。不言。長者。遂捨。出家。即

證道。果流布。正法。時有國王。宗事。異學。輕毀。三寶。密多。將欲。調伏。躬持。赤幡。於十二年。在王前行。王復。問曰。斯。是何人。答曰。我。是。智人。善能。談論。王即。宣令。於。正勝。厭集。諸婆羅門。長者。居士。與一沙門。共相。議論。密多。升座。連無。方論。淺智。之人。一言。即屈。其聰。辨者。再便

辭。盡。王乃。躬與。密多以。起。言。端。尋亦。摧服。王即。回心。為佛。弟子。時國中。有尼乾。毀謗。正法。善知。算數。尼乾。此云。容多。往化。就受。數術。尼乾。常出。惡聲。罵辱。於佛。密多。謂曰。汝。今。造罪。必墮。地獄。若不見。信。可算。知之。尼乾。推算。知墮。地獄。白尊者。言。我當。云何。得免。斯答。密多

告曰。如。因地。倒還。從地。起。汝若。歸佛。此罪。可滅。時尼乾。即以。五百。偈。讚歎。如。未。改悔。先罪。密多。復告。之曰。汝。此。善業。必。生。天上。若。不見。信。可算。知之。尼乾。下。算。自見。已。身。罪。滅。生。天。便。大歡。喜。遂。與。五百。人。俱。共。出。家。密多。化緣。將。畢。遂。入。涅槃。弟子。為。奉。全身。起。塔。供養。法經

九祖脇比丘尊者中印度人由於昔業在母胎六十年既生須髮俱白狀惡五欲不樂居家其父携兒密多曰此子慶胎六十年因號難生曾遇相者言是法苑願求出家受戒之日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顆便於座上得阿羅漢精進苦行脇不至席時號脇比丘有外道見師手放光明暗中取經即捨邪歸正獲證道迹化緣將畢現十八變便入涅槃眾取舍利建塔供養附法

十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智識深遠多聞博記初脇比丘至其園止一樹下指其地曰此地若變金色當有聖人至矣言已地果成金既而夜奢果至遂納為弟子付以法藏以善方便化度眾生所作已辦便入涅槃取舍利起塔供養附法

十一祖馬鳴尊者東天竺桑岐多國婆羅門以刀貫杖銘曰天下智士能勝我者截首以謝諸國之人莫有抗者時富那夜奢於園林中坐馬鳴大慢貢高計實有我聞夜奢說諸法空無我無人往謂之曰一切世間言論我能破壞此言若虛斬首以謝夜奢曰佛法之中凡有二諦若就世諦假名為我第一義諦皆悉空寂如是推求我何可得馬鳴知義不勝

便欲斬首夜奢曰我法仁慈不斬汝首知來紀汝後六百年當傳法藏於是度令出家內心猶有規恨時夜奢有經在閤室令馬鳴往取自言室閤夜奢以五指放光馬鳴心疑是幻凡幻之法知之則滅而此光轉更熾盛即便心服勤苦修行仰受付囑於華氏城遊行教化作妙技樂名賴叱和羅其音清雅宣說苦空無我之法時此城中五百王子同時開悟出家為道時華氏王恐國虛空即便宣令勿令作樂有月氏國王支攻華氏城城中凡九億人即從索九億金錢時華氏王即以馬鳴一佛鉢一慈心離各當三億馬鳴智慧殊勝佛鉢如來功德慈心離不飲嘉水悉能摧滅怨敵月氏王大喜回兵歸國後安息國來伐月氏交戰獲勝殺安息人凡有九億有一羅漢欲令王悔即以神力示其地獄王見惶怖時馬鳴即語王曰王能聽我說法當令此罪不入地獄王後欲征北海羣臣怨王貪上虛無道因王病瘧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絕由聽馬鳴說法生大海中作千頭魚鈎輪回注斬截其首續復生頭次第更新須臾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為僧維那王即告言今此鈎輪聞雜音即便停止苦痛小息唯願大德延令長久羅漢悲問為長打之過

七日已受苦便畢至今此寺相傳長打馬鳴傳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虛空如日輪相復還本位以取涅槃眾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摩訶衍論云去輪陀王有千白馬鳴王出聲王則增德知是轉馬鳴見白馬鳴此千馬鳴者即佛身也法苑珠林云馬鳴不白馬鳴是世尊名曰馬鳴

十二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為外道師有眾三千以神力來號馬鳴曰汝之神力更能如何摩羅曰我化大海為小亭馬鳴曰汝能化性海否問何謂性海馬曰山河大地之建去三昧六通由茲發現摩羅聞之即能信入與三千眾同時悟道受師付囑宣布

正法於南天竺大興鏡益造無我論足一百偈此論至處魔外摧折時西印度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師道德請入官中供養摩羅曰佛戒沙門不得親近王臣權勢太子曰城北有一山窟可往居否摩羅即往趨之路見大蛛為其說法授戒其蛛即隱及至石窟有素服老人出迎謝曰我昔為僧持戒好靜新學請益應答之際多起嗔心故報為蛛今居此已千載適聞說法已得脫苦故此拜謝佛滅五百北地佛地摩羅化緣已畢現通入滅眾取舍利起塔供養附法

十三祖龍樹尊者南天竺國梵志之裔始生

之日在於樹下由入龍宮始得成道故號龍樹西域記云佛出世後七百年出天姿聰悟在乳哺中聞諸梵志誦四韋陀典有四萬偈各三十二字皆達句義弱冠馳名獨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識及餘道術無不綜練嘗與契友三人議曰世間義理可以

開神明發幽旨者吾輩悉達之矣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云人生唯有追求慾色為至樂耳乃俱往術家學隱身法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今以術故屈辱就我若撥其方則永見棄乃各與青藥一丸水磨塗眼形自當隱龍樹聞香便識此藥有七十種名字兩款皆如其方師聞大驚即以其法具授四人既得其藥騎身遊行相與入王後宮數月美人懷妊者衆王問智臣曰若非鬼魅則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若是方術其述當見詭是鬼魅入必無迹人可兵除鬼當呪滅王用其計果四人足速乃令勇士揮劍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不至龍樹斂身休王不能加害始悟慾為苦本即自誓曰若免斯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得出宮便入山至一佛塔摩羅來訪龍樹迎之曰深山孤寂大德至尊何枉神足摩羅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耳龍樹默念此師得決定性否明道眼不

是大聖繼真乘否摩羅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悔謝即求出家於九十日誦通三藏閣浮所有皆悉通達辯才無礙自謂一切智人欲從瞿曇門入門神告曰今汝智慧何異螢火齊於日月以須彌山等亭座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

欲從此門而入龍樹情屈心自念言世界雖妙句義未盡我當更敷演之開悟後學復欲去師教戒更造衣服令少不同欲除衆情選擇良日便欲成達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心念即以神力接入大海宮殿開七寶函與諸方等經典九十日中通解甚多龍曰汝今閱經為編未邪師曰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今所讀足過閣浮十倍龍曰勿利天上諸經接過此中百千萬倍師於宮中修行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法忍龍知悟道送師出宮夏但稱十傳經入宮一南天竺國王深宗邪見師欲化之躬持赤幡在王前行經歷七載王問何人答曰我是一切智人王曰諸天今者何所作為答曰天令正與阿脩羅戰須臾空中刀劍相繼而墜修羅耳鼻從空而下王始驚悟稍首作禮是時殿上萬婆羅門默其神德除髮出家諸外道衆來共議論一言便屈降伏出家有婆羅門善知

咒術白玉求與捕力婆羅門化大池蓮華自坐其上龍樹化白象入池鼻絞蓮華高舉擲地婆羅門傷背白師悔過因求出家龍樹造大悲方便論五千偈大莊嚴論五千偈大無畏論十萬偈論行五大悲論明大地理作德法門大無畏論明第一義中觀也優波提舍論者是其一也○明大智度論也

論十萬偈有小乘法師見師高明常懷忿嫉師所作已辨問小乘言汝今樂我久住世否答曰仁者實不願也忽一日八月輪三昧唯聞法音不見形相唯弟子提婆識之曰師示佛性非聲色也龍樹乃付法提婆復入閻室經日不出弟子破戶視之見入三昧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為立廟敬事如佛付法藏經經○智者云樹王生身龍王法身故名龍樹地不收末十四相迎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婆羅門也國中有一天神鍛金為形去高六丈號大自在天有求願者令現獲報提婆入廟稽首為禮天動眼努視提婆語曰夫為神者當以精靈偃服羣類而假金寶為飾勞費民物何其鄙哉即登高梯鑿出其目且相天化一肉形其高數丈左眼枯涸就座告曰善哉大士供饌具足汝之左眼宜當垂給提婆即以左手出眼與之索之不已出眼至於萬數天神

讀曰善哉摩納真上苑也提婆後詣龍樹樹以泚鉢水置座前提婆即以鉢投之欣然契會即剃髮出家仰受付法時南天竺王信用邪道因法出錢雇人宿衛提婆應募為將荷戟前驅整肅部曲王嘉其功即召問之答言我是知人善於言論王即為建論座提婆本三義一切聖中佛最殊勝諸法之中佛法無比世間福田僧為第一八方論士能壞斯語我當斬首以謝時諸外道辯理俱匱悉求出家有一外道恥其師屈心結怨忿提婆於開林造百論經外道執刀窮之曰汝以空刀破我師義我以鐵刀破汝之腹五藏出外命猶未絕謂外道曰汝可取吾鉢鉢我弟子未得道者必當相執時弟子來見發聲悲哭奔迫要路提婆告曰諸法本空無我我所無有能害亦無受者誰親誰怨彼人所害害吾往報非害吾也於是放身蟬蛻而去眾收舍利起塔供養戒法

汝與子精誠供養故得享之又問長者年少少曰七十九尊者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履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歎服即令其子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為大教主即與剃髮仰受付囑大弘正法有婆羅門造鬼名書十萬傷甚為難解龍樹一聞便曉提婆再聞亦曉羅睺提婆亦得解了婆羅門大驚曰沙門似若奮習遂即信服羅睺化緣已畢遂取涅槃眾收舍利起塔供養戒法

十六祖僧伽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太子生而能言常誦佛法七歲厭俗父王每止之九歲羅睺至金水河指之曰此去五百里有聖者名難提佛記一千後當紹聖位即領眾往見之正值入定三七日方出即求出家得道付法羅睺一日手擎鉢舉至梵天取飯以餉大眾眾怒獸惡羅睺曰非我之答乃汝自業即命難提分座同食眾復訝之羅睺曰此難提即過去娑羅王如來物降迹汝等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但未證無漏耳眾曰我師神力斯則可信彼過去佛竊有疑焉難提曰如來在日地平水滅八百年人無至信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手持琉璃瓶漸展入地至金剛際取甘露水持至

眾前眾方悔謝有阿羅漢具諸功德難提以一偈試之云轉輪王種生非佛非羅漢不受後世有亦非辟支佛羅漢不解升天以問彌勒彌勒曰世以泥團置輪成瓦豈同諸聖至後世乎羅漢遂以語之難提曰此必彌勒為汝說耳化緣將畢以右手攀樹而入滅度弟子欲移其屍堅不可動大象負之亦不能移乃積香木為樓就樹閣維火焚身盡樹更薰鬱眾取舍利建塔供養戒法

十七祖僧伽舍尊者摩提國人母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七日而誕難提行化至其國見一峯紫雲如蓋領眾趨之一童子持圓鏡直造尊者前尊者曰汝手中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鏡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父母聞子語即舍出家宅時聞風吹殿鈴師問鈴鳴風鳴邪舍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嘗遊海邊見七寶宮殿即往乞食說偈曰飢為第一病行為第一苦如是知法實可得涅槃道舍主迎入就座取鉢施食邪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飢虛鎖其身首怪而問之舍主答曰此鬼前世一是我息一是我婦我昔布施夫妻懷嗔我數教誨不肯信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受惡報時我當見汝故致斯報後至一處堂閣嚴飾眾僧經行鳴鐘

集食欲將訖變成膿血便以鉢器相打流血而相謂曰何為惜食今受此苦難提前問衆中答曰我等迎業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相嗔恚藏惜飲食而不共介以故今此受斯苦報如是周遊大海徧觀五百地獄即生怖畏方便求免後時得阿羅漢見五百仙人林中修道即往其處為宣三偈讚佛法僧

五百仙人俱得道迹化緣將畢便入涅槃衆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八祖鳩摩羅尊者者月氏國婆羅門子邪舍至其國往扣其門鳩摩曰此舍無人邪舍曰答無者誰鳩摩知是異人遽開門延接邪

舍謂之曰佛記滅後千年有大士出月氏國紹隆正化遂即出家仰承囑累嘗至一國人不受教即誦之曰汝今可集鐵馬萬騎在吾前過鳩摩一見人名馬色衣服相貌一一分別更無錯繆於是舉國咸皆信服有長者子名閻夜多來問師曰我父母崇信而榮疾失意鄰家屠殺而身健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師曰以造業有先後故論報有不定或仁夫而暴壽或逆吉而義凶夫仁與義今身之現行善也天與凶前世之惡今身之受報也暴與逆今身之現行惡也壽與吉前世之善今身之受報也善惡因果隨業受報故先後不

定也閻夜多聞已頓釋所疑鳩摩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或因識有識依下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當與諸佛同矣夜多領旨即發宿慧鳩摩乃以爪劈破面門如紅蓮初綻放大光明而入滅

度衆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九祖閻夜多尊者北天竺人遊化世間最稱善說有比丘犯欲自悔夜多語曰能順我語罪可消滅即化火陀令投其中比丘念欲滅罪舉身投之火成清流夜多曰汝至誠悔過罪今已滅即為說法成阿羅漢嘗將弟子

入尸羅城慷慨然舉蹙小復前行路見一鳥欣然微笑弟子白師願說此緣師曰我至城門見餓鬼子言母生吾已入城求食滿五百年至今未反我常飢虛不能自濟及吾入城果見彼母前曰我言吾入城來經五百年始於今日獲一人望欲持與子門下大力鬼神慮其侵奪願尊者持我出城我即持母出於城外問彼生來為幾時邪答云我見此城七反成壞深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在世教化我為長者子常念出家父母不從強為聘妻生一男子年始六歲後欲出家父母執兒汝父若欲作沙門

者抱足帝法我以愛心不復出家由彼兒故九十一劫流轉生死於五道中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察彼鳥乃我前世所生之子愍其嬰愚久處生死是以故笑尊者化緣已畢即入涅槃衆取舍利塔藏供養付法藏經

二十祖婆修槃尊者羅閱國人姓毗舍佉母夢吞明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曰賢衆至其家父先蓋設禮賢衆受之

母一出拜賢衆避席曰回禮法身大士謂先蓋曰汝婦懷聖子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槃二名芻尼

既成道芻尼輒為那提國王佛記第二百五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矣矣後一月果生二子槃後過閻夜多出家之日感毗婆訶菩薩為作羯磨多聞善解普化羣生臨涅槃時升空半由旬復還就座而取滅度衆收舍利塔藏供養付法藏經

二十一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王次子也槃狀行化至其國謂自在王曰佛記一千有神力大士當紹聖位即王次子也王乃令其家仰受付囑於南天竺與大饒益有三歲夜奢功德齊等夜奢語曰洹河以南二天竺國人多邪見長老善解音聲之論可於彼土自在

教化若涇河以北三天竺人可以易化我當
 於此利益衆生尊者即如其語至三天竺廣
 宣吐羅無我之論十二祖者摧伏一切異道
 邪見後遊行至西印度國王名得度因行路
 見一小塔象不能舉王召梵行禪觀咒術三
 衆以問所因皆不能知以問尊者對曰此塔
 阿育王造今出現者由王福力王曰至聖難
 遇世樂非久遂傳佐太子依師出家七日之
 間得證四果師謂得度曰汝居此國度人吾
 當遊化異國即焚香囑之其香成穗至月氏
 國其王以問大臣是何祥異有鶴勒那比丘
 曰此是西印度祖師將至先降信香也王曰
 神力何如曰遠承佛記當闡大化王與鶴勒
 那遙伸禮拜師既至鶴勒那問曰我止林間
 九年有弟子龍子幼時聰慧我於三世推窟
 莫知其本師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
 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寺撞鐘故受此報師
 化緣已畢即加跌入滅王與弟子造塔以奉
 全身付法

鶴衆相隨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摩拏
 羅爲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
 認得性無喜獲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勒
 那行化至中印度有王無畏海請鶴勒那說
 法忽見緋衣素服二人俱至禮拜良久復沒
 王問何人師曰日月天子也時師子比丘來
 聽法師指東北問曰汝見此氣如何師子曰
 我見氣如白虹貫天復有黑氣橫亘其中師
 曰吾滅五十年北天竺當有難起翼在汝身
 遂寄示其事現十八變而入滅度衆取舍利
 起塔供養付法

二十三祖師子尊者中印土人得法遊化至
 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有禪定知見
 執相捨相不語五衆師子化之五衆皆服聲
 聞迹避外道摩目多部落速二人素學幻術
 乃盜爲僧形潛入王官姓犯妃后且曰不成
 則歸罪釋子既而事敗王大怒曰吾素重三
 寶沙門何多辱我即毀寺害僧自素劍至暮
 者所問曰師得蘊空邪曰然王曰蘊既空而
 與我頭曰身非我有何吝於頭王遂斬師首
 白乳涌高數尺王臂碎墮七日而亡太子光
 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有象白山仙人
 深明因果即爲廣說宿因以尊者報體而建
 塔焉付法

述曰佛所得宿命記未來成道雖累億劫
 必能前知豈今記祖止二十四竊原佛意
 當用二義一者以師子遵命難爲傳持佛
 法之一危二者此後諸祖雖有其繼恐非
 四依大聖之比以故金口齊此而言非謂
 無繼祖也世或謂師子遵命不傳法者礙
 人之言耳吾宗謂祖承止師子而禪林加
 四人於是競相是非連代不息試以大意
 決之則無所爲礙謂師子雖遵命難非無
 弟子可以傳法特不在金口預記之數耳
 然則加以四人至于遠磨而始爲東土之
 求謂之二十八人斯亦何害禪人欲實其
 事但言四人相承傳之遠磨則可矣今乃
 妄引禪經之證適足以自取其不實也嵩
 明教作定祖圖謂禪經具載二十八祖今
 檢經但列九人而名多不同叻法師作止
 訛以斥之宜矣

佛祖統紀卷第五

城七

佛祖統紀卷第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四四六頁上五行「末田地尊者」，
〔徑〕作「末由地尊者」。
- 一 四四六頁上二三行夾註右「法滅經」，
〔徑〕作「法藏經」。
- 一 四四八頁中二三行「洹河」，
〔徑〕作「恒河」。下同。
- 一 四四九頁上二〇行「邪旬」下，
〔徑〕有夾註「邪旬梵語也即火化之意」。
- 一 四四九頁下七行第一二字「謂」，
〔徑〕作「問」。
- 一 四四九頁下一三行第八字「即」，
〔徑〕無。
- 一 四五二頁下八行第八字「來」，
〔徑〕作「求」。
- 一 四五二頁中一〇行第八字「達」，
〔徑〕作「造」。
- 一 四五二頁下一四行夾註左「此即」，
〔徑〕作「凡即」。

- 一 四五二頁下末行「至於」，
〔徑〕作「出於」。
- 一 四五三頁中七行末二字至次行首
字「聞提婆」，
〔徑〕作「聞提婆說」。

佛祖統紀卷第六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攝八

東土九祖第三之一

高祖無畏論主龍樹尊者一相大禪師

二祖建左中觀此齊尊者圓悟大禪師

三祖圓證法華南岳尊者止觀大禪師

四祖天台智者法空實覺靈慧大禪師

五祖結集宗教章安尊者德持大禪師

六祖傳持教觀法華尊者圓達大禪師

七祖傳持教觀天官尊者全真大禪師

八祖傳持教觀左漢尊者明覺大禪師

九祖天台記主荆溪尊者圓通大禪師

佛祖之道以心傳心尚何俟於言說至於當機印可則必資授受以為傳道之儀是以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親承口訣用顯心傳之妙然則通古今簡邪正明境智辨宗用其可有遺於言說者邪自夫經論東度教滿真丹此土諸師閉世之不能領乃專慕講說用通此宗而得其小者亡其大執其偏者遺其圓以故心傳之妙終未有以數暢道之將行焉生聖者此齊尊者宿稟自然不俟親承冥悟龍樹即空即假即中之旨左為心觀以長南岳南岳修之以淨六根復以授諸智者智者用之以悟法華乃復開拓鴻業以名一家者

作而言曰傳道在行亦在於說於是約略五時開張八教總括羣籍歸宗法華實五章以解首題分四釋以消文句教理之說既顯觀行之旨須明乃後述以止觀一論說已心中所行先之以六章開解次之以依解立行二十五法為方便十乘觀法為正修三千事理即具之談抗折百家度越今古遂為天下明教之本時則有章安大禪師風擅多聞復由妙悟因其講教執筆敷言集為論疏以泚惠千後學而世之好為異論者若五教三時真門偏尚雖發機之際各有所中終未足以知一化之始終詣法華之宗極當知常住教義滿闡淨提方袍之徒多於竹筴使天台不生時教不行觀道不明吾必謂之佛法已滅重安既續承大統乃復傳之法華法華之世講徒七百而天官實繼其業天官之門求道無數而左漢獨嗣其後左漢咸唐字徒更繁連城鄰封填門擁室自法華三世皆繼體守文專事講說而已至荆溪之世遭罹多難畔人竊發則金鉞義例不得不為之致討學者異言則諸部記述不得不為之指南申明正宗以詒後世弘贊之敷殆比隆於章安者矣章祖重道述德記功撰東土九祖紀高祖龍樹尊者本紀在四上入楞伽經云蓋

遺涅槃後未來世當有南天竺比丘履覽為龍樹能破有無宗顯我大乘法得揚歡喜地往生安養國贊曰章安有言智者觀心論云歸命龍樹師驗知龍樹是高祖師也輔行釋之曰智者應稱龍樹為曾祖師若以尊上為高則如漢齊諸君並指始祖為高所謂功德無上蓋為高耳今家亦以龍樹為始祖故智者指為高祖也夫傳佛心宗紹隆道統後人等之通稱為祖故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以祖為稱也下至此土九祖相繼亦此義高是知今言高者誠如荆溪功德無上之義非同俗間冒高之稱也二祖比齊尊者慧文姓高氏當北朝魏齊之際東魏齊行佛道者第一明師多用七方便前齊文宣王是小乘七方便後齊文宣王是七方便後齊文宣王是第二最師融心性相諸法無礙第三嵩師用三世本無末去第四就師多用寂心第五鑒師多用了心能觀一如第六慧師多用踏心內外中心不可得第七文師用覺心重觀三昧滅盡三昧無簡三昧於一切法心無分別第八思師多用隨自意安樂行第九顛師用三種止觀雖云相承而於法門改轉文師既偉大論則知爾前非所承也此係輔行四觀也

雖此種智具足一切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智
 顯揚及習當學般若欲以一切智中得一
 切智道種智一切智智斷一切煩惱及習令
 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一切智智以一切智
 智斷煩惱及習答曰實一切一時得此中為
 令人信般若波羅密故次第差別說欲令眾
 生得清淨心是故如是說復沈難一心中得
 亦有初中後次第如一心有三相生因緣住
 住因緣滅又如心心教法不相應諸行及身
 業業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
 一切智智以一切智智斷煩惱及習亦如是
 師依此文以修心觀論中三智實在一心中
 得且果既一心而得因豈前後而後故此觀
 成時證一心三智雙亡雙照即入初住無生
 忍位師又因讀中論大智度論至四諦品偈
 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
 名中道義恍然大悟頓了諸法無非因緣所
 生而此因緣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

名為中道師既一依釋論是知遠承龍樹也
 師在高齊之世相輔而行是實高齊王于
 此時受法受法受法受法受法受法受法受法
 准時無就化所入法門非世可知學者仰之
 以為履地戴天莫知高厚師以心觀口授南
 岳岳盛弘南方而師之門人在此者皆無聞
 焉元魏止觀輔行宗
 贊曰此書以上哲之姿獨悟中觀而當時
 諸師無與競化非明最嵩壑所能知也既
 以口訣授之南岳而北地門徒曾無傳者
 蓋當高氏政亂國廢之日宜此道之不能
 顯也南山傳僧造而不載亦豈無所考邪
 蕙雲云得龍樹一心三智之文休論立觀
 於茲自悟豈曰無師
 三祖南岳尊者慧思姓李氏元魏南豫州武
 津人也南岳願文自叙云道元之末十一月
 中觀堂武延昌四年乙未歲七月夢覺僧勸
 今入道或見朋類讀法華經樂法情深得借
 本於空冢獨觀無人教授日夜悲泣復以家
 非人居乃移託古城鑿穴棲身晝則乞食夜
 不事寢對經流淚頂禮不休以雨濕蒸身
 浮腫忍心向經忽尔消滅又夢普賢乘白象
 玉摩頂而去昔未識文合自然解所摩頂上

隱起肉髻年十五魏莊帝永安二年出家受具謝絕
 人專誦法華日唯一食不受別請所居菴
 宇為野人所焚即嬰癘疾來求悔過其疾即
 愈乃再作草舍誦經如初又夢僧曰汝先受
 戒作法非勝安能開發正道即見四十二僧
 為加羯磨圓滿成法自初住能妙覺也此在
 南岳當魏六和清淨入國十信以故四十一
 位大士及妙覺直僧為其加法以證之也
 既寤蓋屬常業又嘗夢阿彌陀彌勒佛與之
 說法又隨彌勒同諸勝友俱會龍華感歎非
 常倍加精進年二十東魏孝靜帝因諱妙勝定
 經見讀美禪定乃徧親禪德摩訶衍常居
 林野經行修禪後謁文碑咨受口訣授以觀
 心之法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連旦始三
 七月初發少靜觀見一生善惡業相轉後勇
 猛揮障忽起四肢縲弱身不隨心即自觀察
 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
 見心源業非可得遂動八觸發根本禪自始
 是為八觸因見三生行道之迹夏竟受欲將
 欲上堂乃感歎曰昔佛在世九旬究滿證道
 者多吾今處受法歲內媿深矣將放身倚壁
 豁然大悟法華三昧自是之後所未聞經不
 疑自解東魏武定六年十四在河南宛州與
 眾議論為惡比丘所毒毒死後活齊天保元
 年十六常在河南習學大乘觀諸大禪師

遊行諸郡是歲刺史欲送歸鄉齊文官師意
欲南向即舍衆渡淮時教國內諸禪師入堂
供養齊書師以方便辭避不就四年
至鄆州為刺史劉懷實講學河衍義諸惡論
師以生金藥置毒食中師垂盡一心念救
之波羅密毒即消散五年至九州開岳寺已

子之五百家共刊史請講學河衍義若經六
年於光州大蘇山講學河衍義光州大蘇山
山在光州城北有寺名神居山又開二山名神居
山神居山神居山神居山神居山神居山
七年於城西觀邑寺講學河衍義諸惡論
競欲加害師普造金字般若經現無量身於

十方國講說是經今一切諸惡論師咸得信
心住不退轉八年至南定州為刺史講摩訶
衍有衆惡論師競起惡心斷諸檀越不令進
食經五十日常遣弟子乞食濟命于時復盡
願決定普造金字般若經九年於大
蘇山唱告諸方須造經者忽有比丘名曰僧

合自言我能造經既得經首即教化境內得
財買金於光城縣齊光寺造成大品般若及
法華經二部或以寶函復自述願文一篇以
記其事願彌勒佛時身及此經一時出現廣
化一切又云世間道俗殷勤講讀或強勸令
講者皆惡知識初似好心後即為惡所有等

士如怨詐觀亦不可信諸王剎利亦復如是
擇擇擇擇法苑珠林師名行遠聞
學徒日盛衆雜精粗是非數起乃願徒屬曰
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債債
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事也齊祚將傾佛法

暫晦齊書當往何方以避此難
忽聞空聲曰若欲修定當往武當南岳師裝
回光州時往鄰郡為衆講說凡十四年齊書
數與衆不違處乃以陳光大二年入居南岳
謂其徒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以後必
事遠遊齊書先是有梁朝高僧
海禪師居之一見如舊識即以是山俾師行

道師一日登祝融峯岳神會茶神揖師曰師
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具地神曰諾師即
飛錫以定其處齊書神曰師已占福地弟
子當何所居師即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

師謂岳神曰吾有難檀越亦當有難師
指巖下曰吾一生曾坐此禪為斷首尋獲
枯骨一聚齊書至西南隅指大石曰吾二
生亦曾居此即拾骨起塔以報宿修之恩
師又至家嘗處曰此古寺也吾三生奉記

居此地因指人摶之果有僧用磁皿及堂字
之基即築臺為衆說般若經齊書三衆惠無水
師以杖卓崖虎因跑地泉乃涌出齊書
九仙觀道士歐陽正則觀山有勝氣謀於衆
曰此氣主禍本法王彼盛則吾法衰矣乃鑿

斷岳心釘石為巫蠱事齊書埋兵器於
山上因詭奏曰此僧受齊募而為之宣帝遣
便考驗初度石橋有兩虎號吼使者驚退次
日復進師曰檀越前行貧道當續至越七日
度使者尚才至始飛錫而往金陵四門皆見
師入使者既至遂同進謁帝坐便殿見師乘

空而下梵相異常警悟其神一無所問以道
士誣告問上令察治之罪當棄市師請曰害
人之命非貪道意乞放還山給侍僧衆亦足
小懲亦可之教有司治鐵為十四券識道士
十四名周回其上封以敕印令隨師還山將
行錢以珠檀稱為大禪師恩大之名蓋得於

此初救寓栖玄寺嘗往瓦官精舍遇雨不濕
屐泥不污僧正甚驚過諸塗歎曰此神異人
何以至此自是舉朝道俗傾心歸仰大都督
吳明徹每親道論欲奉以犀枕未敢言師曰
欲與枕便可明徹益大驚異師既復歸山中
說法如故道衆以老病告願奉田數頃充香

積用贖老身師曰欲留田當從汝願因名留
田莊贖身所賜鐵券悉收藏之勒石記
其事名曰陳朝皇帝賜南岳思大樞師降伏
道士鐵券記時道衆私普曰今世神通官勢
皆所不如後五百年當生汝法中壞滅汝教
師亦預記曰此諸道士害我無因異日著我

祭筮入我伽藍遺體矣皇宋太宗時有
此山屋廣道謂曰易名曰無名山師志
成無名山師志謂曰無名山師志
此山屋廣道謂曰易名曰無名山師志
成無名山師志謂曰無名山師志
此山屋廣道謂曰易名曰無名山師志
成無名山師志謂曰無名山師志

心乃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念佛
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
供給如無此人吾當速去竟無答者即屏衆
敝念將入寂弟子靈辯不覺號哭師詞之曰
惡魔出去衆聖相迎方論受生處何驚吾邪
即端坐唱佛求迎合掌而逝顏色如生異香
滿室時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壽六十三
夏四十九初在大蘇以法付顛師後常代

般者至一心具萬行忍有所疑師曰如汝之
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足法華圓頓旨也吾
昔於夏中一念頓證諸法現前吾既身證不
必有疑疑師問所證是十地邪曰吾一生生
入鋼輪師曰十地以領徒太早損己益它但居鐵
輪耳師曰十地以領徒太早損己益它但居鐵
相挺特耳有重輪頂有肉髻牛行象步不倚
不斜平昔禦寒唯一艾納師曰法華經云
衣師曰法華經云衣師曰法華經云衣師曰法華經云
所居之處靈瑞重沓供物嚴備瓶水自滿有
諸天童以為侍衛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裁身
異香奇迹不可勝紀常示衆曰道源不遠性

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它覓覓即不得得亦
非真又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重通見
真相獨行獨坐常觀觀百億化身無數量難
今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
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
一語標名言下當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

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
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
不會所著述多口授門人筆成章句出四十
二字門無諍行門大乘止觀各二卷釋論玄
隨自意安樂行次第擇要三智觀門各一卷
師曰南山續高僧傳

贊曰南岳以所承北齊一心三觀之遺傳
之天台其為功業最大無以尚矣故章安
有曰思禪師名高萬嶺行深伊洛師曰
十年常誦七藏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
則傳師曰師之自行亦既勤矣至於悟法華
三昧開拓義門則又北齊之所未知故判
漢亦云文禪師但到內觀視聽而已師曰
竟可不信哉

四祖天台智者智顛字德安姓陳氏世為潁
川人晉朝避亂止于荊州之華容師曰
父起祖梁元帝時為散騎常侍封益陽侯母
徐氏夢香煙五采紫雲入懷又嘗夢吞白鼠
因覺體重卜者曰白鼠者龍所化也誕靈之
夕神光發屋師曰大同年鄰人望之以為火至
則知其生子師曰服感驚異內外胥說欲陳鼎俎
以為慶席火滅湯冷為事不成且有二僧扣
門曰此兒道德所鍾必當出家言訖而隱師
眉分八采師曰而十目耀重童顏
實童童子師曰有古帝者之相父母毒藏護之
不令人見在經中即合掌坐必西面

嚴喜往伽藍蒙僧口授普門品一篇成編年
十七值梁元帝江陵失守元帝初到湘東王
...

誦法華手正經像此亦以法華吉言區區精
通律藏常樂禪悅快快湘東無足可問陳
文帝天嘉元年禪師年二十三時思禪師止
...

文字之師千羣萬衆專法之辯不可窮矣當
於說法人中最高第一有慧遊禪師謂門人
曰我所教弘真師子吼它人之說是野下鳴
...

同開妙旨仍於一夏開釋大義時白馬敬詔
 定林法歲禪衆智今奉誠法安皆金陵上匠
 咸重北面之敬師自此常與衆講大智度論
 說次第禪門法信此三十卷章安治定也
 又為毛喜出六妙門即不定即止瓦官前後
 八載七年謝遺門人曰吾初年共坐者四十
 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得法者不滿十人其後
 徒衆轉多得法轉少吾聞天台幽勝昔人見
 稱將息緣茲嶺以展平生之志夏四月帝
 敕留訓物徐陵泣勸勿往師勉留度夏秋九
 月遂入天台行遊此寺嘗宿石橋見一老
 僧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用
 以仰給三國成一三國即南朝陳北朝
 大勢力造此寺指太子寺若成國即清時三
 方巋峙雖聞此言何由成寺既出谷見佛隴
 南峯見佛隴故得此名即奉回留意此山先
 是神僧定光菴居三十載師至光謂之曰頗
 憶招手相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徵夜聞空
 中鐘磬之聲光曰此豈推集舊得住之相和
 竹木細微聲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山銀地
 汝宜居焉乃於北峯創立伽藍植松引流苑
 若昔夢寺北別峯名華頂獨往頭陀忽於後
 夜大風雷震冠履千羣狀極可畏安心空寂
 自然退散後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下抱恙

更流涕深念實相體達本無尋復清頌強觀
 二緣所不能動此皆天子魔所為之狀此土
 者明星出時見一神僧謂之曰制敵勝怨乃
 可為勇此二句出後為說法師問曰大聖所
 說是何法門當云何學云何弘宣答曰此名
 一實法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令以後
 自行兼人吾皆影響八年師安居佛隴歲偶
 失檢衆皆隨竟去住師與慧綽種苜拾象佛隴切也
 禪子子擇樹也安省無感九年二月帝下
 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
 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調台在大朝時各七
 以充衆費獨兩戶民用給薪水於是衆後來
 集十年五月左僕射徐陵以禪師創寺啓于
 朝賜號修禪今名大義陳郡袁子雄新野
 夜崇二人登山值講淨名即專心齋戒連辰
 聽法雄見堂前有山琉璃映徹山陰曲洞跨
 以虹橋梵僧數十皆手擎香鑪登橋入堂雄
 以告崇崇不見雄因發心改造講堂天台巔
 海民業漁捕師以身衣勸人購篋一所為放
 生之池時臨海內史計誦講光明經漁者
 聞法皆好生去殺舍江溪菟梁六十三所三
 百餘里俱成法池翻後還都坐車被繫臨嘗
 伏法遙想禪師莫垂一救夜夢羣魚巨僂吐
 沫相濡明且有詔特原罪罪計由見海是字

師講經竟乘舟出海口望芙蓉山銀峯嶺聳
 橫石孤垂師曰昔夢遊海上正似於此一日
 見瑞雲五采狀如月暈蓋寺上羣雀嚙贊
 飛集桐宇師曰江魚化爲黃雀來謝恩耳至
 德元年陳少敕國子祭酒徐孝克樹碑為銘
 以贊功德百文二年永陽王伯智出鎮東
 陽傳作致書三請師遂往赴躬行
 方等書講舊主與子謀家人咸冀淨戒少主
 問羣臣曰今之釋門誰為名勝徐陵對曰瓦
 官禪師禪德高邁末陽王親承北面願陛下
 詔還京都宣弘大法三年正月前後三遣救
 使並辭以疾三教三月更敕州郡為之勸
 請百鮮有陽文王勸師曰主上虛已思
 敬願師時住若一言有益則四生永賴師不
 得已遂行既屆金陵暫安靈曜四月詔赴太
 極殿開大智度論題及仁王般若經題還寺
 就講時百座居左諸高五等在右五高
 也慈唯辯甘奉敷難問天子臨筵
 聽法百僚莫不盡敬時僧尼類多無業朝議
 欲令策經不逾者皆休道師諫之曰調達日
 誦萬言未免淪墜皆為六萬法象
 此者此大便便法法而而大大王王共共進進生生入入此
 獲獲四四果果法法身身真真化化之之樂樂特特難難一一偏偏乃
 心心關關傳傳論論道道豈關多誦少主大說即停

搜簡師以靈曜偏陸欲更求問靜忽夢一人
翼從嚴整自稱冠達請住三橋師曰冠達乃
梁武法名三橋即无宅所在少主開之即迎
師居之僕下詔曰國家舊講仁王一年兩集
仰屈於太極殿演此經是月帝幸无宅寺
奪身大施聽講仁王躬禮三拜皇后沈氏請

立法名師答以海慧四年正月皇太子請禮
菩薩戒自太子已下咸奉戒法南史名漢百
善薩戒自太子已下咸奉戒法南史名漢百
善薩戒自太子已下咸奉戒法南史名漢百
善薩戒自太子已下咸奉戒法南史名漢百

漢師高秋葉連光武則路次盆城今江州地
州為湖北湘州為湖南路次盆城今江州地
漢師高秋葉連光武則路次盆城今江州地
漢師高秋葉連光武則路次盆城今江州地

師謂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既而旬
大風吹滅燈燄水陸俱阻竟不成行十一月
王代為總管王為總管遣使奉迎師曰
我與晉王深有緣莫即束衣順流不日而至
王製文請師菩薩戒師三辭不免乃立四願
一者雖好禪學行不稱法願勿以禪法見欺
二者身閑庠序口拙喧涼願不責其規矩三
者為法傳燈願勿嫌其去就四者若丘壑念
起願放飲啄以終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
聘王方希淨戒遂允其願以是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於總管大廳專設千僧齋授菩薩戒
法師謂王曰大王紆運聖禁可名摠持王贊

師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自史或後諸
師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自史或後諸
師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自史或後諸
師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自史或後諸

致書請就攝山安居度夏師不許王命有司
具裝發遣師遂至止廬山七月王遣使往廬
山參省八月師往衡山營建功德酬師恩也
十一月王遣書往潭州奉迎十二月師至荆
州旋鄉答地將建福庭乃於當陽玉泉山此
處特分置別門年創立精舍及重修十住寺

遺俗裏戒聽講者至五千餘人初至當陽望
沮漳山色堆蓋欲卜清溪以為道場意嫌迫
隘遂上金龍池北百餘步有一大木婆娑假
蓋中虛如菴乃於其處跌坐入定一日天地
晦冥風雨號怒妖怪殊形倏忽千變有巨蟒
長十餘丈張口內向陰魔列陳砲矢如雨經

一七日了無懼色師問之曰汝所為者生死
衆業餘福不自悲悔言訖衆妖俱滅其
夕雲開月明見二人威儀如王長者美鬚而
豐厚少者冠帽而秀髮前致敬曰予即關羽
漢末紛亂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予
義臣蜀漢期復帝室時事相違有志不遂死

有餘烈故王此山大德聖師何枉神足師曰
欲於此地建立道場以報生身之德耳神曰
願東闕我恩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
其土深厚弟子當與子平蜀先主拜明前
克孫權已據江陵因遣走吳馬忠使明不
其子平於章明斬之唐書明生侍中與其
孫權 建寺化供護持佛法願師安禪七日
以須其成師既出定見漱潭千文化為平陸
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還鬼工其速若是師
領衆入居晝夜演法一日神白師曰弟子今
日獲聞出世開法願洗心易念未受戒永為
菩提之本師即秉鏡授以五戒於是神之威
德昭布千里遠近瞻禱莫不肅敬東國山王

東關神異故晉王答書有云當陽建寺經異
 出神心聖生堂東即當其靈陽建寺經異
 如神不聞王事殊所未曉若謂之無神則
 明事安在王東聽其言必謂之無神則
 五事神令神神強二應必有之矣則夫
 若別神事以神神強二應必有之矣則夫
 今至收載者宜知十三年二月晉王入朝
 行次陝州遣書往荆州奉迎夏四月於王泉
 說法華玄義晉安云云在江陵五月遣智遠
 奉書晉王上玉泉伽藍園并求撰術禪師碑
 因獻萬春樹皮袈裟漢武帝時王答曰奉書
 於當陽造寺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此二
 中之事即當具奏嘉號時自春徂夏天旱不
 兩百姓咸謂龍怒師至水發之源口咒手揮
 風雨交集民象大喜歌詠滿道荆州總管王
 積入山致拜戰汗不已退謂人曰吾屢經軍
 陳臨危更勇未嘗如今日之怖懼王
 又則王七月王以創寺奏上賜名玉泉八
 月荆州弟子陳子秀致請講法華十四年
 夏四月於玉泉說摩訶止觀一夏數揚二時
 懸雲此早晚是年過岳州刺史王宣武請
 釋大乘戒法學士曇捷請講金光明其俗專
 業經捕及聞法感化於是一郡五縣一千餘
 所感舍殺業十五年春晉王又留京師將還
 鎮遣使奉迎師乘源東下止揚州禪象寺六月
 王奉書求學禪慧其辭曰戒為基陸昔年復

受而定品禪杖屏散崎嶇未知可關化否師
 復書以本懷風在天台舊居禪定一門履幸
 深寄更回神慮別俟膝賢後三日王復書云
 智者昔在陳朝九宮大集崇公先被折角兩
 髮繞髮交綬小若華嚴寺建塔師角如
 角而後者彭城實建定切實建在岳來朝人
 者馬下下鐵也戰則兩馬相觸金兩環與智
 走也左傳交綬而後是前往荆州舊學名僧莫
 不歸服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止觀引經云
 禪弟子即日而不休請如彼彌勒今當問誰
 法華經此作是念今者師神聖相以
 七月以所著淨名義疏初卷奉王是月師以
 荆州立玉泉及所修十住寺請王為檀越王
 即貽書達荆州總管管令檢校後致書勸置
 樓殿無獲咨決行道本貴安心寧勞過遠天
 台之路幸輕前懷師後書曰撲霞咫尺非關
 本善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故專屬弟子一旦
 無常願囑骨於天台昔願創伽藍故欲建修
 葺方乞寺名屈作檀越王答皆許之八月壽
 山棲霞寺沙門保恭奉納本寺田園請師來
 居不赴九月王迎師入城既入謁慧辭東粵
 王不敢留遂行具越之民掃巷以迎沿道令
 牧旛華交侯寺久荒蕪已十二載人跡斷絕
 竹木成林將至半堂一僧雪頂駐錫當路送
 迎即淫威謂聖賢之見迎師雅好林泉真欲

吟誦之狀上戶普遊行而歎曰靜夜深山
 澄神自照堂不樂乎十七年四月立御衆創
 法十條付知堂上座慧諫是月王遣使
 入山參問期以今秋迎觀江都八月會指嘉
 禪寺沙門吉藏百餘人奉疏請講法華不赴
 嘗於一夜皎月映牀獨坐說法如人間難待
 者智暉明且答曰未嘗夜來見何因緣師曰
 吾初夢大風忽起吹壞寶塔次見荒僧謂我
 曰機緣如新照用如火傷臉如風三事備矣
 化道乃行華頂之夜許相影響機用特畫佛
 臉亦息故相告耳又見南安共喜禪師令香
 說法即自念言餘法名義皆曉自茲唯三觀
 三智最初面受說竟謂我曰它方華整師
 所本相望甚久緣必應往吾等相送吾拜稱
 諸此死相現也吾憶少時之夢當終此地所
 以每欣歸山今奉實告勢必不久吾終後當
 藏屍於西南峯紫石周龕植松覆坎立二白
 塔使見者發菩提心又經少時語弟子曰滿
 行寄金臂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乃口
 披觀心論隨語疏成十月王遣使入山奉迎
 師即日散地什物以真貧乏標式山下以擬
 殿堂師畫作圖形以為模式誠其徒曰
 後若造寺一用此法或疑山湖險時何能成
 寺師曰此非小緣乃是王家所辦師衆不到

其旨次日隨使出行次石城乃稱有疾謂
智遊曰大王欲使語不須言吾知命在此故
不須前進石城是天台西門大佛是當來靈
像處所既好宜最後用心鉢道具一分奉
彌勒一分充羯磨語已右脇西向而臥專念
弥陀觀音及般若名晉王聞師在疾遣醫往

治或請進藥師曰能遺病留殘年乎病不真
身合藥何能遣年不真心合藥何所留醫
往曰僕何所聞觀心論中復何所道又請進
齋師曰非但步影為齋即不能無緣無觀
即真齋也是為觀觀俱亡十一月二十一日
造發願文言吳縣維衛迦葉二像耶縣阿育

王塔寺劉縣十丈彌勒三處尊嚴用表三世
顯毀剝壞願更莊嚴付囑後人使經營修立
是日口授遺言并手書四十六字此四十四
其書略云蓮華香鑪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
以仰別願德香遠聞長保如意也及以造寺
圖式并石像發願文悉用仰囑書畢命淨掃

室內室衣鉢令侍者唱二部經為最後聞思
聽法華竟贊曰法門父母慈解由生本迹曠
大微妙難測四十餘年蓮之知誰可與唯獨
自明了餘人所不能見輕斤絕於今日矣
即人雖斤斤可無量壽竟贊曰四十八願
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能

改悔者尚得往生況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
不唐捐當唱經時吳郡太守官張達等五人見
石佛倍大光明滿山直入房內唱經竟索香
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無量
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密一一法
門攝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涼池若能於病

患境達諸法門者即二十五人百金可寄寄
無商行今我最後策觀談玄凡字輩及今東
遊之義皆觀策今最後善寂吾今當入在彼智朝請
曰不審師入何位及此何生誰可宗仰師曰
汝等願種善報問亡功德如盲問乳告實何
益吾今當為破除汝疑吾不領象必淨六根

為亡損已抵五品耳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
來迎我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吾常說四種
三昧是汝明導我與汝等因法相遇以法為
親傳通佛燈是為眷屬又誠維那曰人命將
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惟長惟久氣盡為期
云何身冷方後聲聲世間哭泣喪服皆不應

為言訖唱三寶名如入三昧實此月二十四
日未時也春秋六十僧夏四十安坐在外經
歷十日道俗奔赴號泣遙拜入龕之後流汗
遍身將昇塔佛輿連雨不休弟子呢願乞加
神力纏攀禪龕應時開霧乃於西南峯起
墳奉葬從先囑也傳法弟子三十二人得法

自行者不可稱數原蕭釋律寺碑得門者千
師造寺三十六所嘗曰予所造寺樓閣靈巖
天台玉泉乃天下四絕也又造大藏十五處
栴檀金銅畫像八十萬軀親度僧一萬四千
人師於三十年唯著一納非冬夏未嘗釋體
有所受施一果一縷悉以入衆凡所弘道不

富章疏安無礙辯契理符文有大機感乃編
著述為晉王著淨名義疏二十八卷為毛喜
著六妙門為兄陳鍼著小止觀為學徒著覺
意三昧法華三昧行儀各一卷法界次第第三
卷已上皆常在高座云若說次第禪門一年
一編若著章疏可五十卷十卷章安計為三

若說法華玄義圓頓止觀半年各一編
若著章疏各三十卷此三法門常時講授章
安一聞述以為疏十八年智者弟子上首智
越遣僧使灌頂普明奉遺書及淨名義疏三
十一卷至揚州王遣使答遺旨以不獲親承
義疏為之悔恨所囑造寺令遣司馬王弘一

遺指畫吳郡郡境剡邑三處像塔及智者臥
疾處亦當嚴飾復遣使至佛隴建千僧法會
王初覽遺書對淨名疏而立願曰昔觀奉師
顏未能答決今承遺旨何由可悟若專文生
解願示神通夜夢奉僧集闍王自說義見智
者飛空而至寫七寶璠於闍還復飛去四

月十六日佛誕僧衆方就坐禪上座道修見智者常服按行室內少時方出上座驚起瞻拜衆共悲歎十一月王遺典儀吳景賢入山以諱日設五百衆齋二十年立晉王爲皇太子仁壽元年正月末嘉僧法曉生聞智者勝德特至龕所旋遠千拜一夕龕戶自開光照林

木一寺奔馳衆共瞻禮十月智者弟子上首智越遣僧使灌頂智珠奉啓入京稱賀并謝造寺新成王既鼎創藍宇即登春宮此皇太子寺基是也王既爲寺禮越王弘實任經理此王家造寺是也陳齊俱滅隋方代周此三國成一是一是也寺成乞名即從先紀此字爲國清是也神僧之言至此俱驗十二月皇太子運散騎侍郎張乾成送灌頂還山設千僧齋交爲文致敬墳龕開視舍利見靈體不動如在定中四年七月皇太子登位十一月寺遣僧使智珠奉啓稱賀煬帝大業元年九月車駕巡幸至揚州寺遣智珠詣行在所十月引對大牙殿賜坐宣教云師等並是行道之衆勿容壯僧及私度出家冒死相替殊對曰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覆寺有常制不致容外客及私度代死又教云師還寺可更開靈龕必當大異弟子欲爲先師造碑當有行狀殊對曰先師靈異非一灌頂錄成一卷當即責

上帝敕書監柳頤言曰朕欲爲智者製碑非知文不得朕心碑成敕於寺刻石其雲云約仁王瑋略龍樹馬鳴立三觀四教述其本宗云帝敕揚州五十僧立天台寺名一表爲禪門一表爲五淨居僧使智珠進曰昔陳朝有定光禪師運神之後智者養其靈曰今欲

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爲一當有大力勢人爲之造寺寺若成國即清必呼爲國清寺帝曰此先師之靈瑞即用爲名遂取大牙殿榜以雌黃大篆書之遣通事舍人盧正方入山奉安寺額以十一月二十四日忌辰度四十九僧設千僧齋有司案名滿足千數臨齋受觀則數溢一人咸謂智者化身來受國供是日午後使人同大衆開視靈龕唯空林虛帳而已使者反命帝謂羣臣曰智者是朕成師先多靈異朕於仁壽元年令張乾成往視龕室儼然令盧正方往則靈體不可復見既從變化得道非虛天師沙門慧延昔遊光宅曾露法潤忽聞遷化感咽無已欲知智者生處因寫法華經以求冥示潛思屢旬忽夢智者從觀音西來顧謂之曰疑心道否邑人馬紹宗刈稻百束以供寺衆執役勞疾心念求護夜夢智者跌坐牀上焚香如霧尉紹宗曰家貧能施何疑無福時兄及妻母同夕感夢

香氣屢日又張造者年邁足躓登龕拜祝曰早蒙香火願未得度脫忽聞龕中應聲及以彈指造再請曰願重賜神應即聞如初老婦俞氏年九十患一脚短凡十八年專往龕所殷勤設齋即覺短脚還申步履平正荆州玉泉弟子法偃於江都造智者像還至江津

像身流汗拭已更出識者謂師色身不異於此也錢忠誠王時申請於朝追謚法窟實覺尊者世宗朝木朝寧宗慶元三年以荆門請加謚靈慧大禪師號出百羅列傳高僧傳三清神贊文及開王初食記義神智曰吾佛出世雖說諸經而本懷得暢惟在法華自阿難結習之後天親作論雖曰通經然但約文申義舉其大概而已至於斯經大事教化始終則晦而未明暨羅什翻譯東傳此土造疏消釋者異論非一唯我智者靈山親承大蘇證悟登禪妙旨幽贊上乘以五義釋經題四釋消文句而又能以十章宣演明淨法門於是解行俱陳義範可謂行人之心鏡巨夜之明燈雖天竺大論尚非其類豈震旦人師所能及及又設問曰輔行引九師相承謂此齊已前非令所承且此齊既用覺心重觀三昧今此何故斥於覺覺但是一體

耳將非智者斥於北齊邪答妙玄開演法華十妙尚云莫以中論相比又云天竺大論尚非其類蓋智者用如來之意明法華之妙故龍樹北齊亦所不及若無生宗旨三觀行門其實祖龍樹宗北齊粟那師資相承死如宿契云云又曰天台所談三諦三觀出乎仁王及瓔珞經三智云云三德本乎涅槃大品所用義旨以法華為宗骨以智論為指南云云實曰舍天台之學而欲識佛法意者未足與議也故自夫聖教東度經論偏弘唯任己心莫知正義齊梁之際提出諸賢感演法華立言判教一音四相之說四時六宗之談聚制紛紜相傾相奪南三北七註化當時猶夫稟散小王妄自尊大註注置原而不知金輪飛行統御四海註注置原威德之感也惟我智者大禪師天縱之聖備諸功德以為續承祖父三觀之緒未遑光大於是約法華悟門說止觀大道立經陳紀為萬世法至於盛破尤宅則餘者望風徧難四宗則宅皆失據宣布至化坐致太平非夫開生聖人其孰能為此大業者哉然則欲識佛法意者其唯天台之學乎

佛祖統紀卷第六

城八

佛祖統紀卷第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四五七頁上一七行「者邪」，經作「者也」。
- 一 四五八頁下七行夾註右「四十一」，經作「四十二」。
- 一 四五九頁下三行至四行夾註「今虎跑泉……左杖黃鉞是也」，經作「今虎跑泉是也」。
- 一 四六一頁上二行第四字「梁」，經無。
- 一 四六四頁下九行第一字「助」，經作「助」。下同。
- 一 四六四頁下一七行第七字「累」，經無。
- 一 四六六頁下末行「一轍」，經作「三轍」。

佛祖統紀卷第七之八

城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五祖章安尊者灌頂其地以此子非凡故以姓吳氏臨海章安人始生三月天降文書生能隨母稱三寶名有僧過門謂其母曰此子非凡因以為名七歲入攝靜寺依慧極日記萬言年二十受具戒天縱慧解一聞不忘陳至德初後調智者於脩禪寺東受觀法研經既久頗索印可因為侍者隨所住起所說法門悉能領解植明元年隨智者止金陵先宅聽講法華文句卷之二隋開皇十三年夏受法華玄義於江陵玉泉上時

十四年夏受圓頓止觀於玉泉在江陵東至於餘處講說聽受之次悉與結集大小部乘百有餘卷傳諸未聞皆師之功也十八年正月師與普明奉智者遺書自天台至揚州謁晉王并奉淨名義疏二月王遣使王弘送還山為智者設千僧齋始用工造國清寺仁壽元年晉王為皇太子師與智琮奉表至長安稱賀并謝造寺右麻子張衡宣今問智亡後靈異對以五事百錄見皇太子悲喜交至遣散騎常侍張乾震入山設千僧齋二年四月遣揚州參軍張諧入山宣本慧日道場道莊法論二師在東晉二師見前時

於東宮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疏文判釋可令寺衆諸法華玄義著書疏入京衆推師隨使應令八月遣使送師還山煬帝大業十年時年著涅槃玄義二卷疏二十卷時隋末兵興寇盜羣起師自序云推度聖文凡歷五載何年不見兵火何月不見干戈菜食水齋冰林雪披其勞苦有若此云疏成烈火焚之不義師晚年於會稽精舍講說法華時人讚之有跨朗龍基超雲邁印之語明皇嘉祥吉藏先曾疏解法華開章安之道廢講散衆投足請業深悔前作之妄唐貞觀六年

八月七日終于國清壽七十二臘五十二初示疾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世等入滅多衰名香其煙如雲汝今可多焚香吾將去矣因委曲遺誠辭理甚切忽起合掌如有所敬稱淨土佛菩薩名奄然而化先是貞觀元年同學智晞臨終曰吾生梵率見先師智者實產行列皆悉有人唯一座空彼天人曰卻後六年頂法師來升此座計歲論期審晞不謬是月九日定于寺之南山居國清日有老父潦疾百藥不瘳其子求救於師即焚香轉法華經病者聞香入鼻其疾遂愈仙居樂安嶺南曰安州吳岳岳急歲常弱人師

善之曰若此溪坦平當於此講經旬浹之閒白沙遍涌平如玉鏡乃講光明法華以答靈惠當於攝靜寺講涅槃經羣盜突至見寺門海旗耀日神兵執仗皆長丈餘賊衆大驚奔走潰散俗因稱為山兵寺每誦經宴坐常有華嚴其側所著八教大意智唱傳各一卷觀心論疏二卷國清百錄五卷涅槃玄義二卷涅槃經疏二十卷真觀法師傳南岳記各一卷吳越王請謚為摠持尊者出百錄傳三

贊曰昔在智者為佛所使以靈山親聞法華之旨惠我震旦乃開八教明三觀縱辯宣說以被當機可也至於末代傳弘之寄則章安侍右以一編記之才備前南有不離華為論疏垂之將來殆與慶喜結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將絕聞於今日矣

六祖法華尊者智威姓蔣氏處州縉雲人母朱氏家世業儒年十八為本郡堂長郡學母令歸納婦路達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違昔日重誓邪因示其五願曰一願臨終正念二願不墮三途三願人中託生四願童真出家五願不為流俗之僧蓋前身為徐陵聽智者講經深有詣入對智者親立此願師聞

日俱明每翹跪祈請願生兜率內院欲念之
 頃忽感舍利從空而下天寶中建塔奉養會
 運轉藏之本山東州開元十六年州刺史
 王正容妻入城莫親法喜師不欲往教辭
 之以疾與永嘉真覺為同門友嘗貽書招覺
 山居覺獲書千餘言有謔不在蓋不在山
 之語今永嘉有文人所不知世有左溪
 永同清淨利二言於山中作之曰左溪
 人所不能知也左溪之言非貴也技於不
 人所不能知也反師所居蘭若坐非正陽將
 移殿與像用力實艱杖策指揮工人聽命為
 日未久舊制儼然山水頻湧象以為惠舉杖
 刺之巖泉涌出嘗累成二塔給事悉煎香汁
 不用牛膠此用龜音諸陸羅天寶十三載九
 月十九日呼門人謂曰吾六即道圓萬行無
 得戒為心本汝等師之即端坐長別壽八十
 二夏三十一弟子有夢其居寶閣第四重者
 寤以告鄰鄰亦協時以為表第四天慈氏
 內院也茶毗已門人分舍利為二分一塔左
 溪之西原遺像法之遺制一塔東陽之東原
 尉色人之後思司封李華為之銘云集法
 十二人的詞曰荆溪新羅傳道者法融理應
 純美撰法華科文二卷及修治法華文句吳
 越王請證明覺尊者
 贊曰刺史張成綺狀其行曰師詩人無德

講不待衆一響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增
 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屐非因討至
 經論不虛然一燈非因瞻望聖容不虛行
 一步未嘗因利說一句法未嘗因法受一
 毫財遂得遠域龍象鄰境耆耆爭趨以前
 填門擁室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徒
 九祖荆溪尊者湛然姓歐氏世居晉陵荆溪
 時人尊其道因以為號家本習儒故幼學風
 成在兒童中超然有邁俗志年十七唐宗景
 五年當十七歲訪道浙右遇金華方巖授
 以止觀之法開元十八年始從學左溪二十
 年
 溪與之語知為道滬管謂師曰汝曾何夢答
 曰曠昔之夜夢披僧服掖二輪遊大河中溪
 曰曠豈當以止觀二法度羣生於生死之淵
 乎遂以處士服受教觀之道天寶七載始解
 縫掖著僧伽梨時年三十八歲業於宜興若
 水僧伽梨翻為大尋詣會稽一律師傳定律部
 七
 久之演止觀于吳門開元左溪既沒師聖密
 藏獨運東南謂門弟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
 之矣古之至人靜以觀其復動以應其物二
 俱不住乃蹈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
 於有自病病它道用不振將欲取正舍予誰
 歸於是夫啓妙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

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
 所傳者為記文凡數十萬言使一家圓頓之
 教悉歸於正每以智者破斥南北之後百餘
 年間學佛之士莫不自謂雙弘定慧圓照一
 乘初無單輪雙翼之弊而自唐以來傳未鉢
 者起於廣嶺談法界闡名相者感於長安是
 三者皆以道行卓犖力前反卓名播九重為
 帝王師範故得侈大其學自名一家然而宗
 經弘論判釋無歸講華嚴者唯尊我佛讚唯
 識者不許它經至於教外別傳但任智臆而
 已師追援其說辨而論之曰金錫曰義例皆
 孟子尊孔道關揚墨之辭識者謂荆溪不生
 則圓義將永沈矣天寶大歷間次肅代朝廷
 三詔並辭疾不起師始居蘭陵嘗與江淮名
 僧四十人同禮五臺有不至三藏門人舍光
 白師曰頃從不空遊歷天竺見梵僧云聞大
 唐有天台教迹可以識偏圓簡邪正明止觀
 可能譯之至此土邪師闢之歎曰可謂中國
 失法求之四維左傳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
 四夷求之晚歸台嶺大布而衣一牀而居以身
 誨人耆年不倦大兵大饑之際學徒愈蕃瞻
 望堂室以為依怙建中三年德二二月五日示
 疾於佛龕語門人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

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令夕要與汝等談道而決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為三德焚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此而已汝其志之言訖隱几而化壽七十二夏四十三門人奉全身塔于智

者瑩域之西南隅所著法華釋籤文句記止觀輔行止觀搜玄記各十卷止觀文句一卷為司封李華說止觀大意一卷釋籤別行十不二門金剛經止觀義例三觀義涅槃後分疏觀心誦經記檢善薩戒文始終心要各一卷略淨名疏十卷記三卷淨名廣疏記六卷

治定涅槃疏十五卷文句科止觀科各六卷華嚴骨目二卷法華三昧補助儀觀心補助儀各一卷方等懺補助儀二卷門人梁肅撰師碑銘而論之曰聖人不與其間必有名世者出自智者以法付章安安再世至于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

受業身通者三十九人播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史記孔子世家六弟 吳越王 請證圓通尊者本朝元祐初永嘉忠法師遣 門人掃塔草棘荒蕪不能辨即察梁氏碑去 大師瑩兆百步尋識之其龕已空唯乳香一

塊耳夜夢玄弼山君謂曰昨者天神遣多人取全身去也不須猶豫於是即舊基建石塔以識之

贊曰疏以申經記以解疏夫然故旨義始歸於至當而後人得以守其正說大哉釋籤妙樂輔行之文其能發揮天台之道

不曰厥功茂焉不有荆溪則慈恩南山之徒構議於其後者得以並行而感眾矣師之言曰將欲取正舍予誰婦誠然哉寶訓也本記言播紳受業者數十人知當時儒宗君子學此道者若是之盛今所聞梁李三四人耳惜哉

佛祖統紀卷第七

佛祖統紀卷第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四六八頁上一行「之八」，徑無。
- 一 四六八頁上二行與三行之間，徑有「東土九祖紀第三之二」並夾註「本紀失此目今補出」。
- 一 四六九頁下一四行夾註「永徽三年」，徑作「永徽二年」。
- 一 四六九頁下一六行「天宮」，徑作「天台」。
- 一 四七一頁上二一行末字「王」，徑作「三」。

佛祖統紀卷第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興道下八祖紀第四

十祖天台興道尊者大法師

十一祖天台至行尊者大法師

十二祖國清正定尊者大法師

十三祖國清妙說尊者大法師

十四祖國清高論尊者大法師

十五祖螺溪演義尊者大法師

十六祖四明寶雲尊者大法師

十七祖四明法智尊者大法師

昔吳越王請諸祖而龍樹北齊南岳三

師未及諸今并取蓮法師下無師號者即

本紀之文據其行實以為尊稱是蓋尊祖

之大義也世日有能考論德上之清朝

賜以徽謚者當用此定名庶乎不失其

實也或疑今私造者漢朱穆門人與蔡嵩

蓋文忠先生皆處潛門人謚請勤先生

元延和謚太先生此皆門人私謚无

傳聖人之道者其要在乎明教觀而已上尊

答

龍剗下逮荆溪九世而祖之宜矣至於蓮脩
二師相繼講演不墜素業會昌之厄教卷散
云外瑋鍊三師唯傳止觀之道螺溪之世賴
吳越王求遺書於海東而諸觀自高麗持教
卷用還于我於是祖道復大振四明中興實
有以資之也是諸師者或顯或晦述而不作
梅之曰祖蓋傳授有所繼正統有所繫也撰
興道下八祖紀

十祖興道尊者道遠不知何許人唐大歷中
來依荆溪於佛隴洞悟幽玄無所凝滯荆
溪嘉之曰吾子其能嗣興吾道矣遂授以止
觀輔行師為衆開說發明深旨聽者無不領
窻同門元皓一見師大敬服貞元二十一年

日本國最澄遠來求法聽講受誨晝夜不息
盡寫一宗論疏以歸將行詣郡庭白太守求
一言為據太守降簿嘉其誠即署之曰最澄

闍梨身雖異域性實同源明教之姿道俗所
敬觀光於上國復傳教於名賢達公法師摠

萬法於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而最澄親承秘
密不外筌蹄猶慮它方學者未能信受其說

所請印記安可不從澄既泛舸東還指一山
為天台創一刹為傳教化風成播學者日蕃

遂建尊蓮師為始祖日本傳教實起於此

又撰明和傳述法師傳廣佛傳物外合修

大宋僧傳述法師傳廣佛傳物外合修

明傳以蓮師大創通為正尼氏龍觀

述曰指要斥日本乾淑所錄遠和止觀

中異義以三界為無漏摠中三者竊詳遠

師親授止觀於荆溪無緣輒創此說特乾

淑輩為此私義託遠師以行之耳則知口

本別行十不二門題云國清止觀和上者

皆其國人之依放也指要又云它既曾開

示珠指往於彼國必是依之勘寫據此又

知國人依奉先所寄之本故并託止觀和

上之名以行其文也四明之言斥乾淑奉

先耳世人不寤便謂斥遠師請以此議為

解

十一祖至行尊者廣脩姓留氏東陽延昆人

早入蓮師之室研精教觀而向心至行日誦

法華淨名光明梵網四分戒本為常課六時

行懺晚年彌篤每歲行隨自意三昧七日

未嘗以事廢天台刺史韋珩以重教門

請入郡堂講止觀珩於即席深有所發時會

聽者莫不欣慶會昌三年二月十六日

終于禪林齋舍身于金地道場登門弟子其

後房上有名物外後二十三年門人良濟敬

文發塔火育之得舍利千餘粒大如菽即尊

地建塔成之

十二祖正定尊者物外姓楊氏閩之候官人

失從脩師停止觀且說且行大中未歲歡
加跌一室妙入正定謂弟子曰汝若不死至
五穀登時可擊磬引我出越歲餘弟子如所
教遂從定起中和五年三月十五日終于
國清葬于智者塔院之側上首弟子元琇敬
休慈凝皆傳道于世以紹家學

十三祖妙說尊者元琇五石齋天台人依國清
外法即學止觀盡其旨妙於講說不以學徒
衆慕二其心一日升座衆集或少有異僧十
人自外而入威儀可觀致敬已坐行末講散
復問訊即出師遣侍者邀之皆凌空舉手笑
謝而去師當偈昭之際天下方亂學教之徒

忽聚忽散以故得定慧之業者難其人唯清
疎常操承事日久洞達無遺操師傳義從從
傳德傳傳傳慧賢修雅皆繼世有聞云
十四祖高論尊者清疎天台人依琇法師精
思止觀旦夜不懈及繼主國清說行兼至時
錢氏建國吳越天台一境有同內地師領衆

安處厲其志曰王臣外獲得先兵革之憂終
日居安可不進道以答國恩每長日臨座高
論不已衆莫敢有倦色門人世業者義寂志
因覺彌
十五祖淨光尊者義寂字常照永嘉胡氏母
初懷妊不喜葷血及產有物蒙其首若紫帽

然梁末帝依師誦法華春月而徹年十九高祖天
髮具戒詣會稽學律深達持犯乃造天台學
止觀於法法師其所領解猶河南一編牒也
清上方有寶幢產題曰文殊臺欄橋外隔欲入
不可俄見觀音從堂而出手卻行馬即又相

是之後樂說無盡初天台教迹速自安史挺
亂天寶年安祿山近從會昌焚毀武宗會
羅之先於金華古巖僅得淨名一疏吳越忠
慈王因覽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

伏無明三藏即劣之語以問韶國師傳聖天
韶云此是教義可問天台寂師王即召師出
金門建講以問師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
未喪亂教籍散毀故此諸文多在海外於是

吳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國求取教典既回
王為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賜號淨光法師及
請證天台諸祖以上天台大一家教學而復
與師之力也五十種實德云吳王道使以
則少以高麗師觀來教是為正有興教明

師年方弱冠聽經於會下常自疑云欲光持
釋迦丈六之衣披彌勒百尺之身正應其量
為衣解長邪身解短邪特韶國師居雲居天
自乘衆五百明往問之國師曰座主卻是汝
會明慍色拂袖而退國師曰我若答汝不是
當有因果明回螺溪口即吐血師聞驚曰此

新戒觸忤善禮人來明舉前話師云汝不會
國師意速去懺悔明具威儀詣前悲泣作禮
首過國師為頌出前話云佛佛道齊宛尔高
低釋迦弥勒如印印泥明自此疾瘳歸謝師
曰非師指教幾喪此生二師曰云云山
首堂中僧是所救之魚太平興國五年朝

自山中出居州治寺東樓夢刹柱陷入于
地即徙居西偏其夜春兩驟作山頹樓傾咸
謂師有天眼雍熙元年永安縣請於光明寺
為衆授戒忽佛殿大像墜壞腹中出發願文
乃唐咸通六年沙門希皎為七鄉人施戒勸
造此像願舍報為男子童真出家傳法利生

時會觀者謂是師前身也四年十一月四日
疾疾囑門人不許哭泣祭奠言已即瞑目門
人眾小塔定于方丈壽六十九夏五十傳法
弟子百餘人外國十人義通實為高第師澄
戎寶湖為之亞焉天台官民先曾傳戒者共
迎師真相於開元寺編素教祭哀勤一城天

為慘色後徒屬請遷塔見魏君生人曼長餘寸遠遷葬于國清東南隅澄或述銘以為識師講三大部各二十備維摩光明梵網金剛經法界觀永嘉集各數備述義例不二門等科節數卷備見高僧傳

尹氏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歲生梵相異常頂有肉髻眉豪宛轉伸長五六寸幼從龜山院釋宗為師受具之後學華嚴起信為國宗仰晉天福時來遊中國師於天福末方十六七正受具學羅推之當在漢明之時至天台雲居所居忽有契悟及謁螺溪閣一心三觀之旨乃歎曰

圓頓之學畢茲轍矣遂留受業久之具體之聲泆聞四遠一日別同學曰吾欲以此道導諸未聞必從父母之邦始乃括囊東下假道四明將登海船郡守太師錢惟治之子聞師之來加禮延屈咨問心要復請為菩薩戒師親行授受之禮道俗趨敬同仰師模錢公

固留白或尼或使之孟子行或使之止非弟子之力也如曰利生何必雖林手高麗師曰緣既汝合辭不我卻因止其行開寶元年朝本太漕使顧承徽屢親師誨始舍宅為傳教院請師居之太平興國四年法智初從師學年五十三法六年十二月弟子延德詣京師奏

乞寺額七年四月賜額為寶雲庵熙元年慈雲始從師學年五十八師教揚教觀幾二十年升堂受業者不可勝紀常呼人為鄉人有問其故曰吾以淨土為故鄉諸人皆當往生皆吾鄉中之人也端拱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右脇而化開維之日舍利盈滿骨中門人

奉葬于阿育王寺之西北隅其法昔請寶雲主南湖法孫宗正累為方墳石塔作記以識之後七十宣和七年宗主育王昌月堂以地蕪塔壞與寶雲咸師徙骨於烏石山其骨品榮有光考之琅琅其聲舍利五色滋生骨上

有盈旬得之者其後主者智謙重刊石塔記於烏石菴中不見其塔曉石芝曰石塔記謂師著述逸而不傳然考諸四明章記則嘗秉筆為觀經疏記光明玄贊釋矣蓋四明稟承其義用之於記鈔諸文非為無傳贊釋一部尚存但不廣

行耳螺溪網羅教典去珠復還寶雲二紀數揚家業有付而世方尊法智為中興者以其有著書立言開明祖道融排山外紹隆道統之功也故慈雲贊之曰章安既往荆溪亦亡誕此人師紹彼耿光一家大教鍾此三良

又為之辭曰一家教部毗陵師所未記者悉記之四種三昧人所難行者悉行之敬釋名言誠為寶錄師音亦十七祖法智尊者知禮字約言四明金氏所居在鄞父經以技嗣未生與妻李氏構于佛夢神僧攜童子遺之曰此佛子羅暎羅也

因而有娠暨生遂以為名陸太叔安明神宇清粹不與衆倫七歲喪母號哭不絕白父求出家遂往休太平興國寺洪選師十五具戒專探律部太平興國四年宗從寶雲教觀時年始三日首座謂之曰法界次第汝當奉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摠相法門圓融無

礙者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有次第座無對居一月自講心經聽者服其速悟五年其父夢師跪于寶雲之前雲以瓶水注於口自是圓頓之旨一受即了六年常代寶雲講雍熙元年慈雲來自天台始學于寶雲之門師待以益友義同手足端拱元年寶雲歸寂師

復夢寶雲之首探于左臂而行亦音也即自解曰特非初表受習流通次表操持種智之首化行於世也用法自解之說也淳化二年始受請主乾符綿歷四載諸子說隨至道元年以所居西偏小院學徒戾止盈十莫容遂徙居城東南隅保恩院二年院主顯通

舍為長講天台教法十方住持之地三年以院宇類弊與同學異開始謀經理既而丹丘覺圓來任後事咸平三年真宗郡大旱與慈雲同修光明懺祈雨約三日無應當然一手供佛懺未竟兩已大決意謂行懺此云約三日不為此其事六年日本國遣寂照持源信

法師問目二十七條請答釋景德元年撰十不二門指要鈔成立別理真如有隨緣義永嘉繼齊立指濫以難之門人謂不變隨緣是今家圓教之理別理豈有隨緣師乃垂二十問以杜其蔽天台元穎復立微決以代齊師之答而嘉禾子玄亦立隨緣撰以助齊穎

時仁岳居座下述法智義立十門折難掇破三師人謂淨覺禦務之功居多係音語務飾四年遣門人本如會稽什持十義書觀心二百問諸錢唐昭師室初是光明玄有廣略二本並行於世景德前錢唐恩師製發揮記專解略本謂十種三法純談法性不須更

立觀心廣本有之者後人擅加耳慈光門人奉先清靈光敏共造難辭二十條輔成其美時寶山善信致書法智請評之條條有石神有會同時社之句師亟辭之曰夫評是該非近於誣誣則二公吾宗先達其可率爾信復請曰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師於是始作扶

宗記大明廣本附法觀心之義謂師之盛觀心是為有教而無觀有梵天昭孤山圓皆奉先門學述辨訛以助略本謂觀有理事今十法始終皆以一法性而貫之豈非純明理觀師作問疑徵之云若謂十法是理觀者應此玄文是上三昧略本既無揀境且非約

行理觀則知昭師反成有觀而無教昭師復述答疑書從容改轉以為玄文直顯心性義同理觀師復作詰難責之云心性之名釋籤定判在因上人既以十法是單人所證則全非直顯心性又十法既不開揀陰將何義同理觀昭師又述五義云止觀約行觀心乃立

陰等為境附法託事皆不立陰意謂今所立理觀是事法之例不須立陰又被詰之後知心性在因即潛改云直顯法性昭師所立無疑責之曰詰難本徵直顯心性純明理觀何得將事法之觀答之豈非義窮計盡邪此書

既往逾年不答師復作覆問以從之昭師徐為釋問以十乘妙理為所觀境師復責之云本立三障四魔為境界今若以十乘妙理為所觀境即以三障四魔為能觀智邪自發揮至今釋問四番轉計五回墮負往後各五綿歷七載乃總結前後為書二卷斥昭師一不

解能觀法二不識所觀境三不分內外二境四不辨事理二造凡十章目為十義書又設為二百問以質之時孤山居昭師座端觀如什論辯不可當違白郡守以來無公據發遣令還不復致答大中祥符二年重建保恩院成自興役至今凡十載通守石待問為之記

三年乞郡奏于朝十月賜額延慶五年與異聞作成普辭以後徒弟立誠其略有曰吾始以十方之心受茲住處遠乎政創安施棟宇元為聚學何敢自私但吾宗有五德者無揮逆遜吾將授以居之後慶謙莫不感然五德者一曰舊學天台勿事兼講二曰研精單思

遠於浮偽三曰戒德有聞正已待物四曰克遠榮譽不屈吾道五曰辭辯兼美故於將導何哉兼講則畔吾所囑浮偽則誤於有傳戒德則光乎化道遠譽則固其至業然後辯以暢義導以得人五者寧使有加設若不及去辭矣六年二月十五日始建念佛施戒會親

為疏文以寓勸意自此歲以為常七年撰融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旨天禧元年謂其徒曰半偈亡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為法如是吾將捐身以警懈怠乃與異聞給十同志修法華鐵三載期滿將焚身以供妙經通身若行人之所難秘書監揚億萬物林

公遐仰道風白丞相冠準奏賜紫服復奉書
為賀及聞結懺道身乃致書勸請住世謂方
當台教復興之時正賴傳持為世良導往後
數四尚執前言楊公乃貽書郡守李夷庚及
天竺慈雲偁同勸止太守親率僚屬勸請住
世說法利生且密戒鄰社常保護之會慈雲

東下力為勸諫而駙馬李遵勗亦函書交勸
尚大宗女親國師以公私意勸克沮前志乃
復結十僧修大悲懺法三載以酬素願是年
述消伏三用章對孤山闡義鈔不知性惡是
理毒義有成潤者述籤疑以三種消伏俱約
圓論淨覺引疏義歷四教十法界以除三障

述止疑以扶師義四年駙馬李遵勗奏師高
行遺身上嘉歎不已特賜法智大師之號宜
旨住世演教師守德為難使自難於六內神機
碑不受調華求委為四明師說即因秦之
上召問德因苦衷身法上曰曰傳即事請師
住世傳德於是賜法智大師行業傳德師
師及法智住世傳德法智大師行業傳德師
身傳白之德必當時問諸法智大師行業傳德師
僧經古之德必當時問諸法智大師行業傳德師

證義簡長行筆二十三人各寄聲詩贊美道
德傳制果觀之五年上聞師為道勤至遣內
侍俞源清至寺命修法華懺三日為國祈福
源清欲知懺法旨趣為述修懺要旨是歲撰
觀音別行玄記觀經疏妙宗鈔皆成時梵天
門人咸潤述指瑕以非妙宗且固執獨頭之

色不具三千等義蓋昭圓之餘波也淨覺為
述扶膜以示色心不二之旨且評它師昧於
究竟坡盡六即之義一日淨覺與廣智辨觀
心觀佛求於師師示以約心觀佛之談謂據
乎心性觀彼依正淨覺不說而去既而盡背
所宗述三身壽量解并別立難辭請潛修前

鈔不使外聞師慮其為後世異說之患乃加
料簡十三科以斥之淨覺時在天竺上十諫
書謂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師復作解
諍謂十諫乃成增減二謗淨覺復述雪謗謂
錯用權實以判勝劣師時在疾令門人讀之
為之太息既遍歸寂遂不復辨後有希最即

廣慈之子法智之孫述評諍以辨之淨覺時
尚無恙見之曰四明之說其遂行乎自師時
傾一後事天聖元年初元撰光明玄續遺却
成試開懷四十二章答泰禪師十問時天童
疑禪師貽書論指要鈔揀示達磨門下三人
得道深深往復不已太守林請師融會其說
師不得已略易數語法師為備在教行錄事
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立放生池師欲廣
揚聖化每於佛生日集眾作法縱魚鳥為放
生之業是年郡以事聞教樞密劉筠撰文以
示後人太守曾會立碑於寺行錄事
加蓋神曰翌日相公至已而曾公領其子公

亮入寺師以夢告母夫人謝曰後貴無敢相
忘行二句預後事今觀
田闢屋歲度其徒公初生夢老
由而禪里僧元連入慶聖八年以知制誥
中已含不五十七入中書永至自闕南開天竺之勝
大書而人五十七入中書永至自闕南開天竺之勝
以今不五十七入中書永至自闕南開天竺之勝
大書而人五十七入中書永至自闕南開天竺之勝

製光明文句記以迫歸寂不及終快其後門
人廣智續讚佛一品以成之六年正月元日
運光明懺七日為順寂之期至五日結跏趺
坐召大眾說法畢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奄
然而逝壽六十九夏五十四露龕二七日顏
貌如生瓜髮俱長舌根不壞若蓮華然明道

二年七月奉靈骨起塔于南城崇法院之左
崇法領徒者三十人尚賢本如楚臻則全慧
才崇矧覺琮等入室四百八十人升堂千人
手度立誠等七十人師自咸平二年後專務
講懺常坐不臥是無外涉修謁遺諸法華
玄義七編文句八編止觀八編涅槃疏一編

淨名疏二編光明玄義十編別行玄七編觀
經疏七編金剛經止觀義例大意十不二門
始終心要等不復計數修法華懺三七期五
編光明懺七日期二十編弥陀懺七日期五
十編請觀音懺七日期八編大悲三七期十
編結十僧修法華長期三年十僧修大悲懺

編結十僧修法華長期三年十僧修大悲懺

三年然三指供佛造弥陀觀音勢至普賢大
 悲天台祖師像二十軀印寫教乘滿一萬卷
 所著續遺記三卷光明文句記六卷妙宗鈔
 三卷列行玄記四卷指要鈔二卷扶宗記二
 卷十義書三卷觀心二百問一卷解謗書三
 卷金光明三昧儀大悲懺儀各一卷自
 餘如融心解義例境觀起信融會章別理隨
 緣二十問消伏三用章光明玄當體章問答
 釋日本添信問釋楊丈公三問絳幘問答
 疑中師於起信論大有悟入故平時著述多
 所援據後人扁其堂曰起信不忘也初受
 命服神照以書賀師答之曰三術寡修致名
 達朝彥止觀安忍中天名譽則若若若若
 不取當一等若里若不去當德德德德德德
 此三街當齒忍利確手利善居居居居居居
 深俾等內肉心不也散三新即空即空即空
 志強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誠
 淨令被紫服有恥無等何勞致賀指要初成
 雪寶顯禪師出山來訪觀其書大加欽讚即
 為設齋致慶親捐茶榜具美其事云
 贊曰唐之末造天下喪亂台宗典籍流散
 海東當是時為其學者至有兼講華嚴以
 資說飾佛我宋龍興此道尚晦螺溪寶雲
 之際道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曲見之士
 氣習未終故恩清兼業於前昭圓異議於

後齊潤以它黨而外務同位淨覺以吾子而
 內畔同位皆足以灑亂法門壅塞祖道同位
 酒之四明法智以上聖之才當中興之運同位
 而思是東征西伐無清教海功業之威可得
 當之思是東征西伐無清教海功業之威可得
 而思是東征西伐無清教海功業之威可得
 理善性惡唯色唯心之旨觀心觀佛之談
 三雙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十不二門
 之指要十種三法之觀心判實判權說修
 說性凡章安荆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卷
 表而出之以為駕御羣雄之策付託諸子
 之計自荆溪而來九世二百年矣弘法傳
 道何世無之備眾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
 隆正統者唯法智一師耳是宜陪位列祖
 稱為中興用見後學歸宗之意今浙河東
 西浙河東浙浙河東浙浙河東浙浙河東浙浙河東
 道四明之道浙河東道四明之道浙河東
 矣浙河東矣浙河東矣浙河東矣浙河東
 然則法運無窮之繫其有在於是乎

佛祖統紀卷第八
 城九

佛祖統紀卷第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四七四頁下二〇行第五字「非」，
 應作「作」。

佛祖統紀卷第九

城十

宋景文四明東湖沙門志磐

諸祖旁出家第五之一

南岳旁出家

南岳大善禪師

南岳僧照禪師

藍谷慧超禪師

巴立慧耀禪師

雲峯慧涌禪師

江陵慧威禪師

鍾山智瓊禪師

仙城慧命禪師

新羅玄光禪師

枝江慧瑋禪師

南岳淨人方合

南岳靈辯禪師

鄧州刺史劉懷寶

光州五百家巴子太

南岳府君

影堂二十八人

業高四百

信重三千

火光三昧一人

南潤慧旻禪師

衡陽令陳正業

升堂受戒一人

瓦官法喜禪師

水光三昧一人

瓦官法慎禪師

智者旁出家

瓦官法瑠禪師

天竺真觀禪師

瓦官法瑠禪師

國清智越禪師

國清智瑠禪師

國清普明禪師

國清法芳禪師

佛隴智晞禪師

廬山大智禪師

廬山智鎰禪師

玉泉道悅禪師

天台等觀禪師

華頂般若禪師

會稽禮宗禪師

棲霞法駕禪師

玉泉行簡禪師

國清慧威禪師

碧澗法俊禪師

興皇慧英禪師

南岳慧稠禪師

當陽德抱禪師

蔣山大忍禪師

佛隴慧辯禪師

玉泉道勢禪師

天台慧瑠禪師

天台惠普禪師

玉泉法盛禪師

玉泉法論禪師

會稽智果禪師

終南法琳禪師

國清智寂禪師

白馬敬韶禪師

定林法歲禪師

奉誠法安禪師

禪泉智令禪師

國清道脩禪師

玉泉法偃禪師

玉泉義遠禪師

岳陽曇捷禪師

國清如朗禪師

國清師諫禪師

天鄉法廷禪師

佛隴慧綽禪師

玉泉法璨禪師

慧日僧珍禪師

十住道臻禪師

玉泉法才禪師

陳皇太子

玉泉道慧禪師

隋煬帝

陳永陽王

中兵參軍陳鍼

玉泉關王

開府儀同沈君理

太中大夫蔣添致

尚書左僕射徐陵

光祿大夫王固

開府儀同柳顧言

五兵尚書毛喜

儒士梁方茂

開府儀同吳明徹

侍中孔煥

岳州刺史王宣武

得門千數

僕射周弘正

諸祖前列所以明正統也

至若旁出家法嗣自

南岳照禪師之下皆足以

光昭法運力扶宗

門誘掖來機扞禦外務

行之要考師弟之緣撰歷代

諸祖旁出家

南岳旁出家

禪師僧照開南岳妙善心

觀特往參謁凡所

指授無不領解後以南岳

命行法華三昧用

銷宿障妙行將圓觀普賢

大士乘白象玉放

光證明又感觀音為其說

法於是頓悟玄旨

辨才無礙師於眾中苦行

禪定皆為第一嘗

用衆一撮鹽作齋飲以所

用無幾不以為慮

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

年增長至數十斛

急賣衣買鹽償衆其相方

戒南岳入寂師領

衆行道不異於昔

禪師大善幼棲林野常誦

法華後參南岳得

開觀慧躬行法華三昧所

入最深常於山中

講釋論時衆推服大都督

具明徹問南岳曰

法華禪門真德幾何岳曰

信重三千業高四

百僧照得定最深智顛說法無礙兼之者大善也後於禪堂跌坐而逝七日之內天常雨華異香凝結衡陽令陳正業聞師道德之盛每往禮敬蒙示法要內心歡喜後見內史鄭僧果數稱師德嘗同獵園鹿一羣謂正業曰君常稱善禪師有慈悲三昧力今日其如此

鹿何正業即率左右同聲念南無大善禪師應時羣鹿騰空而出僧果為之駭服注：鹿力五羣不能勝師五鹿空今力士買高心志禪師慧成段氏潭陽人初受業於十住寺諡法華淨名勝天王經二十餘卷日為常課既受具遊建業學成實論一聽十年文理略盡

將歸本邑聞南岳開化之盛即往依之岳以師依文生解激之曰汝一生學問與吾交手猶不得熱虛喪功夫豈不惜哉師承誦法情厚章疎盡焚之閉眼坐禪夜以達旦如此五年岳令人方等觀音法華般若三昧歷試諸行以銷宿障行之三年得解東生誦書三昧後閉目坐禪者觀道雖明眼或失岳歎之曰智顛先發三昧後證持慧成今又及之二子行解亦且齊矣續於荆州枝江龍窟造藍寺殿缺巨梁忽六月江漲亭有木可中梁用往江視之果然信士段弘為精舍主急氣絕召師至舍弘乃省曰初被執至王所見師

上殺曰我與此人共立功業未辨音辨其也願有之王起禮足許之陳後主聞師名召之毅然不往帝又令江總往迎且戒之曰師若不允不勞返也使人兩淚強邀上船師奮身入水江中使更請曰若不蒙往摠等粉身無地矣師聞其意從至關下帝躬請我

法賜所居曰禪慧寺有常律師過師同寢夜擲盂於地明將告別師曰夜來一檀越被凍可閔常大慙承以為戒一日語門人急梵殿階吾當講涅槃及事成建講道智者自玉泉來共談玄理良久入定示滅城十禪師慧超丹陽沈氏初入道誦法華聞光州

思禪師妙明三觀與天台仙城命禪師同往請業思師對眾稱之曰起之神府得忍人也後入嵩高僻處坐禪隋太子勇召集名德德會京師以師行業不羣獨留供養有淨業法師隱居藍谷欽師高道躬事遊迎共止八年倍隆三慧大業初屢詔入宮說法師所居常有數虎以任役使平時誦經五十餘年幾一萬部京邑名匠慧因保恭等咸就棲止以事請益後因疾示門人曰生不忻死不戚吾之常也第一義空清淨正觀吾之凭杖也乃面西正坐入定遺言露骸松下以施禽獸弟子如教停月餘顏色不變夜有霞光自身而

發時秦王世民聞之音大遣人就視深歎希有泉乃造塔奉藏全身

禪師慧耀姓岐襄陽人初從南岳居數年深得心觀之妙岳印之曰子於實相理觀所造既深宜隨方行化以副本志及南岳入滅師至巴丘歎曰此地禪法罕聞宜可開示有道

懿禪師遊居道因寺專尚禪寂不交人事十有四年未嘗出門一日謂人曰吾不欲惱眾欲往內華寺聞居眾留不從閱三年示疾見南岳與仙城來迎謂言可同遊淨土即跌坐入寂葬全身於內華

禪師慧滿受法華三昧行法於南岳行之既久遂獲證入乃隱迹雲峯不與世接六十餘年一志禪定當出定之頃心無它務唯誦法華既而又證火光三昧不知所終

禪師慧威江陵人依南岳行法華三昧得解一切眾生語言陀羅尼聞人畜禽鳥聲必知其意後又發證神通飛空履水如步平地

禪師智確早親南岳修法華三昧證入甚深隱居鍾山未嘗越閭場帝屢詔勉為一赴帝請問法要禮為國師

禪師慧命天台仙人來參南岳說三觀深悟玄旨得無礙辯說法如滿將終誠門人精進淨行眾忽見阿彌陀佛與大士來迎即

隨佛向西升空而去

禪師玄光海東新羅人遠越滄溟求法中夏
首造南岳授法華安樂行門票受勤行俄證
法華三昧南岳謂之曰汝還鄉國當以善權
而化度若負蟬蛤以成螺贏者也詩經之子
蠃負之蟬負之子式類我類我蟬蛤之上青
蠃而遠蟬贏祝之曰類我類我蟬蛤之上青

細應師即禮辭南岳返錫江南值本國海
船遂獲附載方及大洋忽觀采雲亂目雅樂
盈空絳節霓旌傳呼而至空中聲云天帝召
海東玄光禪師拱手避避即見青衣恭敬
前少選入大官闕見羽衛陳列鱗介繁錯間
以鬼神咸仰敬曰天帝降我龍官請法師說

已證法門吾曹受蓋不少矣既升殿請陟高
臺天帝扣問師為開演經七日而畢帝躬送
別向所乘舟泛泛不進師復登舟舟人謂始
半日耳天龍上生光華一連時分常無
光師龍宮七日說法四至海船始半日耳此
蓋龍宮夜常無之驗或謂以地地品六
十小知謂如煩者權或謂以地地品六
十小知謂如煩者權或謂以地地品六
十小知謂如煩者權或謂以地地品六

佛加應以龍宮自謂七日始入自謂半日各
情謂非師既歸國於熊州翁山結茅為居集
眾說法久之遂成寶坊受道之眾咸蒙開悟
升堂受前者一人交是得義前是別了入火
光三昧者一人入水光三昧者二人南岳影
堂如圖二十八人師居一焉

淨人方合常止南岳般若臺為眾僧執役窳
僧禪觀既獲證悟復得神通每伸臂長丈餘
新羅光禪師法嗣世

禪師慧旻河東人九歲出家誦妙經暮月便
過年十五請法於光禪師英偉秀發宿士稱
之復十五年還嘉禾海鹽主光興寺講演法

華眾闕空中諸天彈指異香滿堂後止通玄
寺結徒行道十七年閑足不踰閭陌末天下
崩離吳中饑饉四眾逃難唯師守死禪誦唐
室之初遷居南潤寺是有兩兔一彪相齧
同止一日眾聞異香天樂競以問師師曰吾
後日當往也寄世若浮雲湏盡求度及期畢

順化而逝
智者大禪師旁出世家世
禪師真觀字聖達錢唐范氏其母誦藥王翻
音品以求嗣遂生師台羅紫文手有異相幼
聰穎博通經史遇善相者謂之曰年少當成
大器何滯塵網師始欲出家二親未見許世

天神告曰汝子法中英傑何得籠檻於此父
母自是從其志初讀成實十誦始開一卷神
夢語曰汝是大乘法器勿守小道陳永陽王
伯智風事師遣使送師謂智者致書為贊知
者以齒相若待之以兄弟高談寂照金石相
宣時人為之語曰錢唐有真觀當天下一半

大忍禪師見而歎曰龍樹之道方興東矣時
朝廷征周失律陳宣帝大建十年命其明徵
議括僧無名者令休道師致書左僕射徐陵
半遂寢隋文帝朝三教勞問秦孝王德管維
揚兩加延請並辭疾不赴與道安禪師頭陀
於靈隱山中開皇十四年郡大旱刺史劉景
安請講海龍王經序王義方竟驟雨霽然十
五年始立精舍號南天竺常講法華用為聖
業受持讀誦躬自書寫五種法師於茲為備
每盥洗遺帝地為不濡有一老人日至聽經
師延問之對曰弟子即此山龍王也師曰久
早何不降雨老人曰山民無知鑿斷山脈諸
龍不安使之若尔師能為諸龍投戒勸其向
道則雨可即致師許之即作法召諸龍與極
苦薩戒即時降雨是夜有髮冠朱服頂禮作
謝師因問曰近年多旱何邪龍曰人無正信
多行惡行以故惡天特地肥流入深土雖結
五穀食無肥膚旱涸不常固有由也大業十
年夏四月郡司馬李子深請出眾善寺講法
槃經出山之日手標麻鹿講至現病品夢二
人作禮告曰淨居天遣迎禪師六月六日始
臥病夢與天台同輩翼佛還山覺已歎曰苦
六十二當終講法華力待延一紀今七十四
復致斯應生期必矣乃集眾訓曰欲出生石

欲具佛法宜須持戒修定慧學知通正法勿令虛度至七月一日眾聞空中技樂之聲即跏趺示滅道俗獻供日致千輩至二十六日容色儼然眉毫增長乃自眾善遷變於所標之地四部大眾亘一由旬香蓋成陰幢幡蔽野道德之感有若此云師即天竺雪山始神

不存惠雲之世重餘其塔作六詩以為識其序略曰今士門自開一闢遺物不知全身隨多寶以化經乎保
禪師法喜力學無倦參知識十七人得大開悟年登六十始於大蘇山值遇智者一聞法音頓獲深證於是盡舍舊法專心禪慧陳光大元年與同學二十七人從智者至金陵遊

化尚書毛喜朝之曰尊師猶少弟子何老智者三十師答曰所事者德豈論其年又問何以為德答曰善巧說法即後代富樓那破魔得道即今日優波毘喜善其對常稱之朝列師行方等三昧有難來索命神王訶之曰禪師當往淨土即生得道豈償汝命邪後於瓦官

跌坐入定不起于座而終
禪師智越南陽鄭氏與求婚師極辭以拒即出家游方至金陵遇智者北面受業五門六妙莫不深達誦法華經至滿萬部智者晚歸台嶺付以四眾二十年間循循善誘德量寬曠學者歸心所居之處瓶水自滿自晉王造

寺及登帝佐山中每遣僧使奉啓致賀必以師名居首上虛已加敬若智者在日無異每獲觀施用為功德未嘗有所吝也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告眾為別右脇而逝風懷雲慘地動山頽天雨異花一境冥晦
禪師法慎初居金陵大莊嚴寺從智者稟帶

三觀豁然深證因定發持一聞能記陳大達三年智者於瓦官說次第禪門師於聽次私記為三十卷尚未修治不幸入城其後章安治定為十卷即禪波羅密漸次止觀也
禪師普明會稽朱氏少有異志嘗聚沙為塔刈蒿為殿有僧乞食見之曰郎子有善根可

向天台出家彼有初依菩薩現身說法陳大達十四年來天台智者講次座眾初散禮足歸依智者笑曰宿世願力今復相遇於是朕動左右專習禪法行方等般若諸三昧誦通法華後隨智者止廬山於陶侃瑞像閣行請觀音三昧隆冬身不衣絮正行道間見一

異僧謂之曰汝名法京未為嘉稱可改為普明此言明者謂能照了三世也智者聞之曰既是真示宜從新名智者住玉泉今造大鐘无佛龍用勸江陵道俗競為經營偶盲人米稅帥知相不吉模開果缺乃倍工再治誠不具者莫至其聲遠聞七十里暨居國請以取

水為艱指其石曰此石出水不亦快乎泉即涌出日給千眾嘗鑄丈六盧舍那像感異人施金為助國清講堂狹小師欲廣之章安勸勿改俄而枯州都督周壽節隋為枯州在陳施杉柱泛淹而至章安在赤城念見師身十餘丈高出林表翼從數十人語章安勿苦諫吾所

作當有成章安感其神異望林合掌致敬曰當依仁者區畫創堂之日感山神隱形而至勢若雷震摧樹傾枝闕一步許自佛隴下至於寺日暮還返聲如初至此房聞師與之共語多勸神為善建堂既畢忽着破衣與眾言別奄然坐逝信宿屈左三指師不畜私財以

所得施造金銅像十軀闍大藏二過每作利盡事一運其心金帛自至
禪師智瑛臨海張氏父懷仕陳為中兵參軍年十七二親俱亡服滿染病父醫無效乃力疾出庭向月而卧至心念月光善薩繫念旬日夜中夢人以口就身靈吸如此三夕疾遂

瘳因投安靜寺出家聞智者為世良導即往請業行法華三昧至二七月初夜懺畢就牀欲坐見九頭龍從地而起上升虛空智者釋曰此表九道眾生聞法華經將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嘗往寶林寺行懺初夜有人來據戶扇師問何人答曰我看燈耳有成禪師聞

之曰此堂有惡鬼今此聲者鬼也即啓永陽王遣十人執仗為護師謝遣之曰命由業耳是夜鬼入堂槌壁擊柱周徧東西師行道誦誦坦然無懼三七日內事常如此行法將許見一青衣童稱讚善哉言已不見又因往會稽路由剡縣乞食主人誤進毒葷食訖前漢

主人笑者皆吐利委頓鄰人連師十里語之師笑曰貧道牽無它大業元年煬帝幸揚州師自國清御使命至行在所引見內殿賜坐尉勞遣通事舍人廬正方送還山為智若說千僧齋度一百人師前後八入參觀主上憂加異禮唐貞觀十二年無疾正坐入滅壽

八十三

禪師智晞陳氏穎川人先世遊宦寓家於越年二十往投智者剃度稟受禪訣旦夕研心不見倦色智者入滅受命居佛隴時衆行三昧者頗盛殿堂展關制度嚴整唯香臺未架當香鑪峯多檉柏木師欲伐用衆疑神所據夜夢神送疏舍木遂遣伐之寺衆法雲欲往峯頂禪坐師止之曰汝道力微弱山神到猛不宜往雲不從前留一夕神現形驅令還初智者勸沿江居民舍窳梁為放生池歷年未久復行漁捕師與章安禮智者塔焚香咒願有漁人見僧去菴上意謂墮水者乘舟往救

忽不見居人觀驗遂停採捕時羣獸悲鳴衆鳥翔集晝日不止東山銅鐘忽響震山谷師曰此召吾也乃香湯沐浴跌坐執如意說法良久寂然無聲衆方號法後啓曰戒之曰有生必滅寧足為悲或問生處曰據吾夢驗當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天常變青色用

青色三昧以見吾先師侍左右者皆坐寶座唯此天有當升此座說法師常往阿育王寶塔禮八萬四千拜感紫文印手方整明瑩臨終告弟子曰衆聖印我吾今往生內院矣忽聞弦管之聲即趺坐而化時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也

禪師法秀清河張氏陳大建七年侍智者於天台授禪那之旨寂坐林間不居房舍常入定七日方起智者證之曰如汝所說是背捨觀中第二觀相山神數繞試之信不為動專修禪法三十餘年常坐不卧隋大業七年二月晦於國清跌坐而化

禪師智階隋豫章夏侯氏博通三論著名當世及見智者稟受禪法深有開悟晚入廬山造大林精舍專志修禪莫測其證二十餘年影不入俗隋文帝召入京辭疾不赴豫章郡守請講法華力拒之曰吾當於山舍既而道俗懇請不已勉為之行講經未竟果終於州

治之寺人始悟其先知時炎暑正盛端坐如生異香滿城數日方歇衆奉禪龕還葬廬阜禪師大志會稽顧氏依智者出家以其志趣高故為之此名每誦法華音聲清轉聽者忘疲既獲聞禪要乃於廬山甘露峯行杜多行投身猛虎虎輒避去山莊或絕終日忘餐或得餅果城十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

福林會大業中屏除佛敎師素服哭於佛像前者三日誓舍身申明正道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臂報國上許之遂集七衆設大齋絕糧三日升大棚布裹其臂灌蠟作炬度火然之光耀巖洞見者莫不心痛師面色不變讚佛誦經為衆說法聲未嘗絕燒畢下棚入定七日跏趺而終撰頌文七十紙廬山諸寺除夜衆集讀誦比文為之酸結

禪師道悅昭丘張氏十二投玉泉依智者出家誦小品般若及妙經日為常課時造寺之初未有鐘磬師於泉源得怪石縣之每誦經卷通輒扣一下聲韻清徹聞者肅然幽冥之徒屢獲祥感偶患水脹腹急如鼓唯念般若求勝應一夕腹水遂流洪腫消退隋末亮賊朱粲率徒入山師端坐不動曰吾沙門也浮

幻形骸任加白刃賊異之不敢犯師身衣麻

術日止一食常分其半以資飛走或翔集窟
上或招來掌中慈善所熏忘懷無畏衣雖弊
壞絕無憂常於隣居乞食養之勤其莫殺
居山五十年操行若一臨終預與人別即端
坐合掌而逝後有人見僧跪足擊鉢於清溪
之上自稱為般若師蓋師常誦是經人以此
為稱也

禪師等觀雷陽孫氏受心觀於智者居天台
常誦法華貞觀九年冬餘抗法忍寺請師講
演明年正旦有王服者至稱舉亭廟神來謁
師曰禪師昨過廟度適弟子巡遊不及奉迎
今故遠來專求戒法師即索纒然香為授善
薩大戒禮謝而退明日夜半沐浴更衣面西
趺坐稱三聖等號及智者號各百餘聲復為
惠法師說三觀法門且云此吾親承大師口
說言畢而終
禪師般若高麗人開皇十六年來詣佛隴求
禪法未久有所證悟智者謂之曰汝於此有
緣須開若靜處成辨妙行華頂峯去此六七
里是吾昔日頭陀之所住彼進道必有深益
師即遵奉明諭宴坐十六年未嘗下山忽一
日往佛隴上寺有三人侍行須臾不見次至
國清下寺告別同志居數日無疾而化龕出
寺門開眼示別至山閉目如故

禪師禮宗宋氏會稽人初參長壽通達禪觀
壽曰良玉徑尺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後往
見智者學三觀法門大有契悟嘗注涅槃經
疏為時所重景龍三年^中御史馮志忠暴
亡有二童子領師庭對判官索覆罪籍見亡
身衆惡罵曰敢不令后宮中亂越數此實並
可發頑造淫禁疏并鑄鍾庶消往過疏是禮

宗禪師所述者此師親見智者傳授每有天
神守護志依勇誠遂獲放四尋疏未獲再被
實譴志乞三日專寫後伴其返誠意搜求果
得其本遺惠為經理後以壽終
禪師法駕揚州人年十六辭親入道從智者

學誦通法華乃於棲霞寺創去法華堂行三
昧既獲證悟而不言山中猛虎日害數人
衆設大齋以為禳禱忽一虎入衆中攫一人
去師高聲呼云今日專為汝設齋可放此人
虎即置人而退頃之羣虎數十大集齋所奉
果驚避師至虎前以杖扣羣虎頭為其說法
自此之後遠近無迹

禪師行簡親承智者剃度受禪法常坐不
卧智者在玉泉令往澧州教化耕牛回至中
路忽逢羣盜斬師之首奪牛而去師之屍形
即從地起以手捧頭安項上健步如飛來追
賊黨賊皆驚異遂還其牛誓終身為奴以求

謝過今莊中佃奴有姓向者是其後也
禪師慈威依智者學心觀碩獲開悟後受遺
託造國清寺凡所建立效力為多密行殊常
人不能測
禪師法俊初於金陵見智者行法華三昧即
獲悟入後弘法於碧湖學者踴仰入滅之日

仙樂盈空天香巨野大衆望其隱隱而去
禪師慈獎初居興皇寺謁智者學深禪定每
誦法華人聞天香滿室非世所有
禪師慈綱參智者學三觀後居南岳背誦法
華華嚴日為常課外人嘗見天神翼衛左右
禪師德抱當陽人從智者學禪法久而獲證

誦法華多瑞應數十里咸聞異香煬帝敬異
錫號大覺禪師
禪師大忍擅得梁代養道蔣山時與智者叢
集山中頓悟禪慧乃歎服曰此非文字所出
乃是觀機縱辯般若非鈍非利利鈍由機豈
富適時是其利相池深華大鈍可意得

禪師慈辯稟姿稔宿聞智者開演觀道默記
無遺如水傳瓶一滴不漏後於佛隴會別大
果架木成樓舉火焚罪用報佛德煙籠林表
舍利交輝
禪師遺教勿負材器備參知識凡所入室莫

仗其機及見智者於玉泉開說止觀頌獲妙悟
禪師慧瑛聞智者說法即入深定一坐旬日
幸以為常所居之室神光夜照

禪師慧普早親智者聞深禪法常行法華三
昧感善賢乘大白象放光照身忽然大悟入
禪師法威初於玉泉見智者稟受法要且夜

不離禪定後親受觀心論深悟玄旨智者既
往乃於玉泉大敷教化唐初入京師每說法
口出光明四眾歡仰同於真佛朝廷尊其道
賜號悟真禪師

禪師法論依玉泉學與會稽智果終南龍田
法琳皆同學智者並與智者作傳皆不復存

重安所撰別傳用國清智寂禪師本稍加增益
遂行於世此四師雖無事迹可尋亦皆當時
得道英器現百餘法

禪師敬韶會稽上虞顧氏初於白馬寺弘化
十年智者居瓦官躬詣求學深入定慧陳至
德元年十月卒於鍾山蘭善寺

禪師僧珍師事智者行解深著初住京師勝
光寺唐武德四年唐高祖簡取名勝住同華兩

州朝廷舉師往住慧日時唐論是之師
陳皇太子淵後主子也至德四年正月十五

日於崇正殿設千僧齋請大師授菩薩戒錄
請戒文名湖南史名其請戒文云重道尊師
請戒文名湖南史名其請戒文云重道尊師

由來尚矣請世結緣遂其本願授戒之日
得香在手臉下垂淚師為立名善萌 及後為
隋所破方悟垂淚者誠自傷也善萌者戒材
幹也棟明三年正月隋破陳兵士扣關而入
時太子年方十五安坐勞之曰戒士在路不
致勞乎三月隨後主人隋不知其終

陳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八子至德初
出為東陽刺史請大師出鎮開講致書至三
師遂往王與子湛家人同稟善薩戒執弟子
禮書聆講談夜習坐禪講事將解去法名曰
靜智製疏文設大會度人出家鑄大士像其
疏有云願生生世世與天台閣梨及講眾黑

白恒結善交俱向一乘師謂門人智越曰吾
欲勸王修福權越曰府僚非舊或有災涼
遂止其後王出遊墜馬將絕師為率眾行觀
音懺法遂覺微醒凡而坐見一梵僧手擎

香爐遠王一匝香氣襲回痛惱頓釋
陳鐵智者之兄為梁晉安王中兵參軍年四

十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菴月師令行方等
懺鐵見天堂門牌曰陳鐵之堂後十五年當

生於此果後見鐵驚問曰君服何藥答曰但
修懺耳果曰若非道力安能起死竟延十五

年而終智者嘗為其撰小止觀省受修習夙
夜不怠

蔣添政官太中大夫員明徹任儀同公皆陳
朝貴重同稟息法久習不懈神明寂寂雖舊
苦脚疾亦為之愈

沈君理字仲倫具與人尚陳武帝女會稽長
公主位儀同受大師菩薩戒製疏請住瓦官
開法華經題宣帝敕停朝一日令羣臣往聽

時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
正俱服戒香同餐妙法仍請一夏割釋玄義
道俗俱會開悟為多妙玄云九旬說

徐陵字孝穆東剡人母藏氏夢五色雲化
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
俟沙門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

雲法師見陵歎曰頽回之傳也八歲善屬文
少仕於梁陳大建中官至尚書左僕射嘗羞

其先人曰禪師是吾夙世宗範汝宜一志事
之陵奉冥訊資敬盡節參不失時拜不避濕

每蒙書疏則洗手焚香冠帶三禮屏氣塔封
對文伏讀儀同沈君理請開法華陵預聽席

以為餘年得逢妙說致書自慶後對大師立
疏發五願云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

根微弱冀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
願不更三塗三願不高不下願託生四願童
真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
誓心以策西蕃詳見陵後身果為法華第

六祖嗣章安之佐陳後主在東宮召陵講大
品義學名僧自遠雲集陳既破嘗隨智者研
精法要晉王求淨名義疏大師續為撰成二
十八卷陵與柳顧言並應奉文義

王固字子堅陳光大初為侍中進金紫光祿
大夫齡身不茹齋喪則坐禪嘗誦佛典嘗請
魏因宴饗請停殺一羊羊至固前跪拜若謝
又宴昆明池魏以南人嗜魚大設網罟固以
佛法禁之一鱗不獲大師講法華於瓦官固
預法會即坐開悟宛同宿學

柳顧言法名正善河東人晉王初受菩薩戒
遣顧言送智者施物及屢奉王教往留智者

頻聞法要深有省發智者曰自江陵晉王重
乞稟受禪法師為著淨名義疏初卷顧言與

徐陵奉酬文義後智者續成玄義十卷顧言
報曰持往仁壽宮服讀八徧粗疑畧盡細關
難除新治六卷并入丈八軸為在治未竟少
日鑽研今遣使人蕭通國參承言意自當仰

簡顧言頻被顧問每答以大師必來顧在夏
竟便事舟楫其此殘年盡心聽受懺悔往日
懈惰之咎大業元年冬煬帝敕顧言為智者

建碑於天台國清主文尚理人服其工官至
儀同三司

毛喜字伯父陽武人少好學善草隸陳宣帝

時為五兵尚書凡官法會獲預聽眾懇求禪
要躬執弟子禮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
旦夜研習不因事廢大師在石像欲往天台
營道場喜致書勸回謂鍾嶺攝山亦足棲心
而大師志願有素不復可悅

城十

佛祖統紀卷第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四七八頁中九行「玉泉法論禪師」下，徑有夾註「下三人同紀」。
- 一 四七九頁上一五行「訓法」，徑作「法訓」。
- 一 四七九頁中一行、二行夾註「音辨具也周禮以辨民器辨俗」，徑無。
- 一 四八〇頁上六行夾註左首字「磴」，徑作「臺」。
- 一 四八一頁上五行「大眾」，徑作「大眾者」。
- 一 四八一頁上一一行第一三字「心」，徑無。
- 一 四八一頁中二三行第一五字「治」，徑作「治」。
- 一 四八一頁下九行首字「勢」，徑無。
- 一 四八二頁上一二行「形軀」，徑作「形軀」。
- 一 四八二頁下一五行「比文」，徑作

「此文」。

— 四八二頁下二〇行第五字「一」，
[徑]無。

— 四八三頁上一行首字「終」，[徑]作
「終」。又末字「肩」，[徑]作「房」。

— 四八三頁中一五行「忽一虎」，[徑]
作「忽見一虎」。

— 四八三頁下一二行末字「證」，[徑]
作「悟」。

— 四八三頁下一八行「適時」，[徑]作
「適時」。

— 四八三頁下二一行「一滴」，[徑]作
「一滴」。

佛祖統紀卷第十

宋景文四明東湖沙門 志慧撰

學一

草安旁出世家

龍興弘景禪師

嘉祥吉藏禪師

五泉道素禪師

三耆闍智拔禪師

天官旁出世家

左溪旁出世家

佛龍大義禪師

四明道源禪師

婺女行宣禪師

婺女法開禪師

三衢慧從禪師

錢唐法燈禪師

會稽法源禪師

新羅理應禪師

居士傳禮

三焦山智昂禪師

焦山靈澈禪師

焦山慧照禪師

支硎法盛禪師

支硎靈源禪師

荆溪旁出世家

南岳普門禪師

華頂行滿禪師

建安法顯禪師

無姓法劍法師

支部郎中李華

三臺環禪師

仲儀禪師

道如禪師

龍興重巽法師

中丞柳公綽

中書鄭綯

興善守素禪師

至行旁出世家

天台敬文法師

天台維錫法師

正史旁出世家

天台敬休法師

天台慶原法師

妙說旁出世家

國寧常操法師

國寧德傳法師

龍興元禧禪師

天台智度禪師

雲峯法證法師

翰林學士梁肅

散騎常侍魯恭

身通三十九人

智淨禪師

子瑜禪師

仲良禪師

刺史柳宗元

刺史孟簡

日本泉澄禪師

天台良濟禪師

天台光韶法師

天台刺史常珩

天台慧殺法師

天台玄廣法師

高論旁出世家

定水慧贊法師

慈光志因法師

慈光悟恩法師

雍熙可崇法師

錢唐義清法師

素光源清法師

慈光可嚴法師

梵天慶昭法師

孤山智圓法師

開元德聰法師

水福成潤法師

報恩智仁法師

孤山惟雅法師

永福善朋法師

淨光旁出世家

慧光宗昱法師

廣教寶翔法師

石壁行紹法師

通鑑知康法師

高麗諦觀法師

常寧契能法師

通照覺明法師

寶山懷慶法師

靈光洪敏法師

靈光文備法師

崇福慶曇法師

廣慈蘊常法師

演教覺彌法師

勝光瑞先法師

崇法願齊法師

吳越錢忠懿王

安國至臻法師

明教曉乘法師

寶藏悟真法師 頂山懷至法師 姑蘇

靈鷲志倫法師 下並 安國蕭開法師

惠惠慶文法師 會持

寶雲李出世家

天竺蓮式法師 延慶吳開法師

承天清曉法師 唐 錢唐善信法師 四明

章安旁出世家

禪師弘景富陽文氏貞觀二十二年於玉泉

奉教得度依章安稟受止觀常誦法華蒙普

賢示身證明天章奉侍左右後於寺南十里

別立精舍曰龍興天后證聖元年詔同實義

難陀等譯華嚴自天后至中宗凡三詔入宮

供養為受戒師後乞還山帝敕於林光宮同

天下名僧二十人修福置齋帝親賦詩令中

書李嶠等應和以為贈師捧詩長揖振錫

而行天下榮之

禪師吉藏金陵人七歲依興皇朗法師出家

否決大義後遊會稽止嘉祥寺講演法華自

者章疏智者再歸天台師與禪眾百餘人奉

誦請講法華不赴屢章安弘法稱心因求法

華玄義發卷一覽即便感悟乃焚棄舊疏深

悔前作來投章安咨受觀法場帝時敕住京

師日嚴寺開演妙經四部雲擁唐高祖詔居

延興寺一日晨起沐浴焚香稱佛名安坐而
化平時寫造妙經二千部講法華三百徧大
品華嚴維摩大論各數十徧並著章疏行世
臨終之日製死怖論投筆而化

禪師明曠天台人依章安稟教觀廣化四眾
專誦法華章安撰八教大意師首於三童寺
錄受平時著述甚多今所存心經疏耳

禪師大慧唐太宗賜號而忘其名初聞章安
說止觀即得妙悟隱居南岳專事修禪鳥獸
馴于座隔人服慈化

禪師智拔襄陽張氏六歲依常濟寺出家日
誦法華五經經中理義畧有規繩常曰斯經
乃諸佛出世大事也一人一道非弘不通周

既既畢入京師值吉藏禪師命令覆述師曰
一乘為雲遠分為三亦可一乘為兩分為三
否眾無對藏師曰拔公此問深得經旨遠囑
以大法後住者關山寺常講法華一年五徧

貞觀十四年九月於信士張英家開法華題
竟與眾言別即於座上加跌而化

天官旁出世家
禪師玄覺永嘉戴氏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
止觀圓妙法門四威儀中常安禪觀因左溪

朗公激厲遂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見六
祖振錫攜瓶遠祖三區祖曰夫沙門者具三

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何方而至生大我獲
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
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
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
衆禮須臾告辭祖曰遲太速乎師曰本自非
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

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
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
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之一宿覺豆

日下山復回溫江擊者稱海死真覺大師睿
宗先天元年安坐示滅塔于西山賜謚無相
大師塔曰淨光慶州刺史魏靖錄所著文為

十卷號永嘉集
因草菴曰魏靖收遺文攬十篇為一集答
友人書尚附其中而不收證道歌者何邪

抑有說焉以證道名歌而如來設教修證
之法不出藏通別圓今所謂道者藏通修
證乎別圓修證乎若舍此而別有修證者

得非永明所謂不依地位天魔外道者乎
義神智曰討疏尋經分別名相自不達耳

非經論過不知討誰疏邪若慈恩等疏則
可耳若天台疏皆有方軌攝法入心觀與
經合非數它實豈可謂之分別名相而已

哉

洪覺範曰梵僧覺範西竺日此歌為東
土大乘經若以義天跋別傳識例之比歌
特未遺有識者贊之耳

論曰左溪本紀稱為真覺為同門友真覺
傳中稱左溪激為進焉言溪而又言精於
天台止觀之道是知同學于天台無可疑

者况永嘉集中全用止觀遮照之旨至此
當蓋信是宜贊之天官用見師授之意但
世傳證道歌辭旨亦友昔人謂非真作豈
不然乎

表

左溪旁出世宗
禪師神邕字道恭晉太尉恭之後世居越

之諸暨在縉標中開唱經聲必疾神靜聽年
十三入道依法華使師開元二十六年奉敕
得度從儀師學四分律儀曰此子必為學者
司南既而去依左溪學止觀法華玄義五夏
敷演聽者悅服天寶中遊長安居安國寺公
卿問道結轍而至適安史繼亂振錫東歸道
出襄漢有著作即書子春學贈氣剛與之酬
酢子春墮負滿座驚服中書舍人范咸歎曰
師可謂塵外摩尼不若時之明論中師子其
師說若既返故鄉居法華寺自至德說大歷
頌受眾請登壇授戒自丹陽以南金華以北
稱為教授師建伽藍于焦山賜額大歷初中

岳道士吳筠造論毀佛觀察使陳少遊請決
之師約吳筠面論邪正旗鼓繞繞筠已敗北
遂著翻邪論三卷以攻僧黨弟子智昂靈澈
進明慈照等依學有年咸明禪慧為當時開
人焉

禪師道遠字宗遠吳興陳氏年二十受具戒
學毘尼復來左溪習止觀及法華三昧嘗從
容謂門人曰免弊之民不必獨教之至也
教若不至民何怨焉乃廣寫法華置經院於
姑蘇支硎山舉高行沙門二七人常持法華
以燭繼晷用揚大雄之慈聲大歷元年郡刺
史常元甫尚書劉晏等尊慕大衆相與表奏

賜名法華道場於是自江以東置經院者十
七所皆法於師也師於山中鑄像寫經講演
妙法臨境度人歲無虛景天寶元年於靈巖
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觀大明上燭于天身在
光中以問荆溪溪釋之曰智惠光明從心流
出將以顯發第一義天者也又嘗見此身在

空中坐先達謂是垢盡理明洞達無礙之相
與元元年七月晦無疾告終寺眾同夢大殿
忽傾咸知法匠將亡之兆傳教門人靈輸法
亟道忻靈源皆善弘禪法云
禪師大義蕭山徐氏七歲授經傳日誦數千
言年十二入道于山陰靈隱寺中宗登位重

思度人談誦法華中選第一開元中因長觀
入佛龍闕大藏以益實報遂謁左溪稟受止
觀大悟玄旨常誦法華涅槃大小戒本以為
正業臨終之日東閣按管之聲讚者謂天帝
迎請誦經之相

禪師元宗永嘉吳氏遊學至江陵謁左溪稟
受禪要後於紫金山專靜禪觀初是山中多
虎暴自師卜居絕不見跡一日學徒感集忽
一老人趨拜座前自言弟子乃虎在此唯人
多矣因師開化得脫業軀今轉生天上特來
報謝言訖不見大歷二年端坐示滅
禪師道源四明人受業大寶寺永慈溪父依

左溪受止觀之法洞達與百學眾心眼
深能左溪之遺味

禪師法源受業越之法華學左溪得其道
荆溪旁出世宗
禪師普門岳陽何氏父玠為常州儀興村因
家焉師幼勤學問登進士第入仕于朝一旦
悟世虛偽抽簪去髮居南岳寺左右唯儒釋
典籍麻衣葛屨而已既而去謁荆溪學止觀
法華之旨深有造詣善屬文尚古意荆溪故
之侍以文道為稱籤輔行兩序自稱普門子
其辭簡健歷指智禪者之弊梁蕭稱之曰東

南高僧普門元皓予甚深之矣也佛身貞元
八年季冬六日示疾于君山之偏室春秋八
十四傳教門人彙集遺文二百篇行於世
之受業相去數里者南岳寺則漢
禪師元皓字廣成吳門秦氏初於龍興寺從
荆溪受法華止觀之道安隱山林居心三昧

後往開元寺梁田二君勸其著述乃注解涅槃
於首序中自錄所證著跡之時感度階產
異華人世莫識五采靈禽飛翔往來元和十
二年仲冬示寂塔于虎丘之南原師之同學
知名者百餘人不列僧數者翰林梁肅諫議
田敦常侍崔恭三人也門人稟教名世者智

淨仲儀子瑜道如仲良輩
禪師行滿萬州南浦人首造石霜學禪法後
往天台聽荆溪說止觀頓悟妙旨因棲止華
頂峯下智者院充茶頭夜卧土林燒蕪掃以
煖其下脫衣就牀蚤蚤嗟或捫其衣寂無
有也所居權外大松上有寄生小樹遇師出

坐必嫻嫻依俯時謂此樹為茶頭作禮翻而
長師於四十年間未嘗便溺或謂大士現身
受食而實不食故致此也開寶中預告人曰
我且行矣即請眾誦文殊號泊然而化年八
十八嘗著涅槃疏
禪師法顯於毘陵建安寺築止觀堂請荆溪

講說其中梁肅為作止觀堂記
梁肅字敬之安定人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
古學唯肅最稱淵奧與柳子厚記先交亦稱其
最善為文學學天台之道於荆溪深得心要
執弟子禮甚恭以止觀文義弘博覽者費日
乃刪定為六卷肅嘗有云文華簡又述統例

以繫于後謂止觀是救世明道之言又為大
師傳教之大統世謂論其文則雄深雅健語
其理則明白洞達御史崔恭論之曰知法要
識權實作天台禪林寺碑達教源用境智作
荆溪大師碑觀集傳又曰朝廷尚德故以
公為太子侍讀國尚寶錄故以公為史館修

撰發號今教王猷故以公為翰林學士三職
齊著則公之官於朝不為不達矣年過四十
士林歸宗比夫頹子黃叔度不為不壽矣彼
碌碌者老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科
天寶十一年徙右補闕安祿山亂屏居江南

李峴表置幕府遷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
客山陽勸子弟農安於窮拙事浮圖法不
甚著書唯士大夫家傳墓版州縣碑頌時時
番金帛往請乃強為應嘗從荆溪受止觀為
述大意一篇大歷初卒于家
興道旁出家

法師宇素初從遷師受觀心之法既悟玄旨
入居京師大興善寺足不越閭長誦法華至
三萬七千餘部夜則虎狼侍座聽經食則烏
鵲就掌取粒沙門幽玄贈之詩曰三萬蓮經
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時以為實錄
高論旁出家

法師晤恩字修已路氏常熱人年十三聞誦
彌陀經心有所感遂投破山興福寺求度初
學毘尼聞天台三觀大即之說深符其意晉
開運初造錢塘慈光因師室因講次獲迷割
析幽微時稱義虎及繼踵開法道名大播初
是一家教典自會昌毀廢文義殘闕師尋經

十妙研覈五重講演大部二十餘過法華大
意昭著于世師之力也與人言不問賢愚悉
示一乘圓意或疑不善逗機師曰與作壹鼓
之緣耳平時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貨臥必
右脇坐必加跣履粥親視明相安布薩此云
大衆雲集潛然淚下蓋思大集有無戒滿闍

浮之言也每以淨業誨人往生者多感瑞相
雍熙三年八月朔中夜有白光自井而出謂
門人曰吾報緣盡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
忽夢擁納沙門執金鑪焚香三遠其室自稱
灌頂吾已生淨土嘉汝所修故來相迎夢覺
語其徒猶聞異香二十五日為眾說止觀指

歸及觀心大義即端坐而面而逝寺衆文僊
閉空中絲竹鈴鐺之音久而漸遠茶昆得舍
利無算後三十一年法孫智圓獲遺骨於拳
泉乃鑿石為塔葬于焉塔坡
法師文備字昭本福之侯官鄭氏誦法華維
摩圓覺十六觀小般若等經練不忘晉天福

間至會稽傳百法論開天台三為學者指南
遠來謁因師晝夜研心凡法華淨名光明疏
句止觀諸文悉洞其旨每與同門思師履迹
觀法莫道於心思謂人曰備雖後進已與吾
並驅於義解之途矣因師既沒後比而事思
以卒其業師氣度深峭終日如愚或勸其諶

人師曰講授滿門祖風未墜抗迹間居從吾
所好於是陶神妙觀坐忘一室者三十餘秋
雍熙二年八月微疾凭几三出圓相謂侍人
曰此吾所見淨土事也言訖累足而逝
法師慶昭字子文錢唐胡氏幼依開化院出
家十三受具戒學天台之道於奉先清師用

力十七年奉先謝世眾請師講究有父師
之風未幾徙居石壁屬城南梵天通明舍所
居為講院師詢請未居講風大振天禧元年
四月無疾而化平時講說法華止觀諸部共
百餘周傳教弟子自咸潤而下九十七人先
走光明玄義有廣善二本思師製發揮記解

釋善本弟子清敏二師共結難辭輔成師義
於是法智大師撰扶宗釋難力救廣本十種
觀心師與孤山亦撰辨說以救發揮之說法
智乃復俗引前後之文詳而論之號十義書
而四明之學者始指思清昭圓之學稱為山
外蓋貶之之辭云

法師智圓字無外自號中齋子或名潛夫錢
唐徐氏學語即知孝悌稍長常於木瀟水就
石書字列花卉若蘇蘭蘇蘭為師道
入空門八歲即受具戒二十一聞奉先清師
得天台三觀之道負笈造焉樞衣問辨凡二

年而清亡遠往居西湖孤山學者如市杜門
樂道與羣士林通為隣友王欽若出撫錢唐
慈雲遺使邀師同往還之師笑謂使人曰錢
唐境上且駐卻一僧師早嬰瘵疾故又號病
夫講道吟哦未嘗少倦預戒門人曰吾歿後
毋厚葬以罪我毋建塔以誣我毋謁有位求

銘以盡美我宜以陶器二合而瘞之立石志
名字年月而已及亡門人如所戒敏以陶器
斲所居巖以瘞之不屋而壇時乾興元年二
月也得年四十有七後十五年積兩山頽門
人開視陶器肉身不壞爪髮俱長唇微開露
齒若珂玉乃更製新衣肩象香散其上而重

瘞之重者崇寧三年賜謚法慧大師其所
撰述文殊般若經疏遺教經疏各二卷遺教
思議法門經疏無量壽經疏無量壽
行法經疏彌陀經疏各一卷彌陀
卷世號十本疏主又撰開義鈔三卷開義

索隱記四卷索隱明光判正記二卷明光
一卷明光垂裕記十卷垂裕源源要記
二卷源源百非鈔一卷百非三德
指歸二十卷指歸西寶鈔一卷西寶
二卷西寶西寶鈔一卷西寶詒謀鈔一
卷詒謀谷響鈔五卷谷響析重鈔一卷

大論大論文殊般若疏文殊正義一卷正義
編五十一卷編五十一皆假道通情為法行化之
秀贊云嘗謂楞嚴一經劇談常住真心的示
一乘修證為最後垂範之典門人有以撰疏
為請曰此經解者已二三家學者未安其說
師胡不以三觀四教約文中義以啓後人師

從之研覈大義以為智者三止之說與經懸
契淨覺謂其得經之深非諸師所可及也
其疎四十二章經云佛敎東傳與仲尼
佛陽之說為三然孔老之訓談性命未極於

唯心言報應未臻於三世至於治天下安國家不可一日無也至若釋氏之為教指虛空果悉我中心非止言太極虛兩儀玄牝為天地根而已考善惡報應悉我自業非止言上帝無常天網恢恢罔已有以見仲尼伯陽雖廣大悉備其於齊神明研至理者畧指其趣

耳大暢其妙者則存乎釋氏之教歟又曰復性有淺深言事有遠近不得不異也至於遷善遠惡勝殘去殺不得不同也

梵天昭法師法嗣

法師咸潤字巨源越上虞鄭氏七歲事善慈子明進受具戒精究毗尼因入天台讀智者

三觀文有所省遠詣錢唐開化昭師學博通法華淨名涅槃楞嚴之旨昭師敬其成德俾之分座及昭師赴梵天復令自代景德四年上虞華裝煥與里中緇素迎還善慈宣演大教天禧初徙講郡之陸敘述歲餘以三種消伏俱約圓論為淨覺所破昭師示寂復授以纏拂嗣居梵天講演無虛日天聖三年徙居會稽水福聚徒五百日遣衆行化以供二時嘗造善賢像率衆行道大士放光證明時人學之曰懺主謂可亞慈雲也門人述其德曰師踞倪床揮塵柄時漸三紀五舍百講業成名立無媿古人乃請李淑撰傳教弟子題名

記善朋為之首云

孤山圓法師法嗣

法師惟雅久依孤山悉得其旨孤山製西資鈔以解彌陀疏扶病隱几口占其文使推師筆之初日午後染毫畫日初夜絕筆云

鏡菴曰孤山以高世之才彌天之筆著十

疏以通經述諸鈔以解疏其於翼贊教門厥功茂矣但其相承所說法門言境觀則以真心為境論境別則以理性為摠判事

法二觀不許修證廢光明廣本不用觀心唯論心具人造不許色具色造如是等義

布諸簡策於是義學之士有習其說者世必指為山外諸師之見惜哉夫稱宗師者

須具三眼一曰教眼明識權實大小之法也二曰道眼親踐諸行修證之門也三曰

宗眼深窮圓頓即具之旨也往往山外諸師宗眼未明以故所見未臻圓極耳別教

菩薩神通智慧豈容思議以由未證圓位

被斥為權又初地不知二地舉足下足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然則議山

外者請以此恙怒之

淨光法師旁出家

法師行靖與行紹皆錢唐人同依壽禪師出家通練律部同居石壁寺

國師法道大振初往從之國師觀其法器即使往學三觀於螺溪之席二師既借往講求

大義旦夜不息未幾所學已成乃復回石壁為衆講說前後五十年確守山林之操未嘗

出遊閭里吳中宿學皆服其高潔高明教論之曰出家於壽公學法於蘇公見知於韶公

三皆奇節異行不測人也二師皆得以親事之豈不偉歟

法師知廉賻號通鑑父學螺溪以其師崇建殿宇將求歲寒之積為請彭城公錢儼

作傳教院碑於螺溪時太宗雍熙三年也法師頌齊錢唐人吳越國時賜號崇法初傳

淨光之道精研止觀後參韶國師發明玄奧周顯德初螺溪居民張彥安詣淨光曰家居

東南里所陰晦之夕必有鬼神吟嘯考擊鐘鼓之聲又嘗夢龍遊其地非愚民所居願以

奉師師往視之見山水秀異謂眾曰此伽藍地也夢龍遊者豈龍樹之道將與此地邪因

納之願齊初為法華紹藏弟子聞其事以白

師輒衆施三萬為建法堂厨屋覆若累塊悉尚朴素蓋粟師之誠也既成淨光與學徒二

十人俱往既而雲居韶禪師亦在為疏于漢南王忠懿王

即施財架幃堂諸屋以廣之

法師師觀高麗國人初吳越王因覽永嘉集
同除四住之語以問國師曰此是教善
可同天台藏寂即君問之對曰此智者妙玄
位妙中文妙玄既無不生未嘗何下唐末
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復存於是吳越王遣使

致書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之其國令詩觀
不奉教而智輪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
門等禁不令傳且戒觀師於中國求師問難
若不能答則奉教文以四觀師既至開螺法
善講授即往參謁一見心服遂禮為師嘗以
所製四教儀藏於篋人無知者師留螺溪十

年一日坐亡後人見故篋放光開視之唯此
書而已由是盛傳諸方大為初學發蒙之功
述曰吳越王抗濬不教實基於同除四住
之語及觀師製四教儀至明因教中故特
標永嘉云者所以寓當時之意俾後人無
忘發起也此書即判溪八教大意觀師略

加修治易以今名沒前人之功深所不可
吳越忠懿王錢弘智字文明世為抗之臨安
人祖武肅王錢鏐宗時率鄉兵破走黃
巢名聞江淮後以八都兵討劉漢宗弄越州
以來董昌而自居於抗昭宗時昌以越叛經
貽書切責不聽乃志兵誅之自是盡有浙東

西之地乾寧四年始封吳越王梁開平初加
封尚父淮海節度使傳子文穆王元瓘瓘子
忠獻王仁佐忠獻破李景兵取福州既卒弟
侗嗣位明教嚴教為大將胡進思所忌逐之
為進思王乃迎立椒即文穆第九子椒始於
晉開運中為台州刺史 本朝太祖建隆元

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乾德元年冬郊禮遣
子惟濬入貢開寶八年隨王師克金陵輔
九年二月入朝詔賜幼養上殿詔書不名
封其妻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四月歸國太宗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入朝乞以所管十三州
叛籍歸天府詔許之改封淮海國王賜玉冊

金印居京師禮賢宅子惟濬惟治皆以節度
領郡事忠懿居京師十二年而薨富貴榮感
莫與為比忠懿天性誠厚夙知敬佛慕阿育
王造八萬四千塔金銅精鋼冶鑄甚工中藏
寶篋印心咒經亦及八萬四千數布散部內
以為填寶錢塘諸邑 西湖南北山諸刹相

望皆忠懿之創立也華沙門若天台詔國
師未明書禪師皆待以師禮又嘗召螺溪寂
法師至金門進講問智者教義以典籍不全
慨然遣使齎重寶求遺書於高麗日本於是
一家教卷後見全盛螺溪得以授之寶雲曾
雲得以傳之四明而法智遂專中興之名推

原其自實忠懿護教之功為多也王嘗造金
字法華經二十部散施名山今國清寺
述曰清獻趙公有言錢氏五王三世凡百
年當天下大亂以數州之地盜名宇者甚
眾獨吳越奉屢朝之正朔不絕貢獻不失
臣節暨 皇宋受命又能對府庫籍郡縣

請吏于上仁足以保民智足以全族唯錢
氏一門耳歐陽公五代史則曰錢氏崛起
非有功德百年之際虐用其民嗚呼二公
立論之相戾邪當五季時崛起而僭號者
曾何有乎功德重敏以困民窮兵以殺民
天下皆是也豈能若錢氏全民土而歸

聖朝邪至哉清獻之辭仁以保民智以全
族歐陽亦太過論矣
國清豈法師法嗣
法師契能永嘉人神悟謙公之師得教自於
豈法師主天台常寧講道不倦自智者而來
以鍾拂傳授為信至師嫡承為十四代晚年

以授扶宗忠師扶宗曰吾得法廣智矣敢辭
師乃戴之天台道場遂不復傳
述曰螺溪門弟子以百數而本傳指寶雲
為高第不戴豈師名疑豈師見螺溪在景
先故早傳鍾拂寶雲後至而其道大振故
傳中推為上首以此言之在道不在鍾拂

也夫鍾拂祖師之信譽傳之久不能無缺或以情得或以力取於道何預焉能師欲傳之扶宗而辭不受固也藏之祖師行道之場而去宜也向使扶宗妄受復妄傳適足以起後人之紛諍於道何在焉
賢雲秀出家

法師遵式字知白葉氏天台寧海人母王氏乞男於觀音夢美女以明珠與而吞之生七月能從母稱觀音名太祖乾德元年稍長不藥隨兄為賈潛往東山依義全師出家全先蒙有童子踞佛像之首已而師至年二十太平興國七年住禪林受具戒明年習律學于守初師

繼入國清普賢像前爐一拈普傳天台之道雍熙元年來學四明十二道中夢老僧謂曰吾文殊和上也及見寶雲正所夢僧即此而受業未幾智解秀出智者諱日然頂終朝誓力行四三昧端拱元年寶雲入寂師乃反天台以苦學感疾至於嘔血毅然入大慈佛室此二用消伏咒法自詛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疾有瘳不爾則畢命于此至三七日聞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師益不懈五七日見屍屍盈室師感之而行其屍即沒滿七七日空中聲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窺見一巨人持金剛杵以擬其口又嘗親見觀音垂手

於師口引出數蟲復舒指注甘露於口身心清涼宿疾頓愈既而頂高寸餘手垂過膝聲若瀟瀟如白玉淳化元年詳八東諸居寶雲講法華維摩涅槃光明未嘗間歇有施氏懷胎腫日伏座下若聽法狀如是四旬產已不復至嘗往見法智問門外聲歎呼侍者曰

通聞外聲有若聖人然侍者亟出視反報言惡雲至法智大驚曰吾兄轉報矣至道二年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又自幸觀音幽贊命匠刻佛檀像及自身頂戴之相撰十四誓願納其腹工有誤折所執楊枝者師大懼即手接之此兼今在不膠漆而合咸平三年詳四明大旱郡人請祈雨師同法智具聞師率眾行請觀音三昧冥約三日不雨當焚其軀如期雨大至太守蘇為建碑以述靈異四年寓慈溪大雷山治定請觀音消伏毒害懺儀五年四年年三十九自淳化庚寅至咸平歸天台主東掖以徒屬之繁即西隅蓋建精舍率眾修念佛三昧有白鶴廟居民甚神之師與神授戒改祭為齋神與民俱聽命乃為著野廟誌以戒之祥符四年章郇公領郡事夏制之始延師入景德講止觀垂畢有三沙門披納而至請預孟蘭齋講席揖其坐忽不見道經黃巖有豕奔伏于前推其來乃逸

於屠肆者償其直而奉于妙喜寺名之曰遇善夫豕赤山寺瀕海而高師遽謂人曰此宜建塔先是山巔有異光中有七層浮圖之形光照海上周四十里皆漁人之筮梁或以語師師喜其有先兆遂建塔焉於是居人感化不復為漁時東山結懺會天大旱師卓錫石

縫泉即激涌泉石七年杭昭慶齋一率眾致請初杭人屢請西度未之許至是始見從師嘗夢居安胎十二年及出胎入杭果應其數師至昭慶大揚講說杭俗好以酒有會葬師為說佛事之勝卒變葷為齋因為著戒酒肉慈慧法門嘗夜施搏食於水濱漁者聞眾鬼

曰今夜雪甚師不至矣一鬼曰師慈悲人必不忘我須臾師籠燈踏雪而至八年蘇人以郡符逐師於開元建講緇素畢集不葷飲者傾市邑屠酤不售官監有失課之言師辭其徒曰智者遺晉王書有言六恨其一謂以法集動眾妨官為人所忌余德薄安可久留

遲幡然復抗智者遺書云則州法集東一夫豕可乘眾用臨官人故朝同惟意謂幸國如而敢敢有善萌不費增長此五恨也詳史薛顏始以靈山命師居之即瞻真觀師所營天竺寺也寺西有陳時所植檜葉冠燎毀僅存枯枿是年冬枝葉復生因名重榮檜賦詩刻石以兆道場重寔之瑞治定往生淨土懺

... C / ...

俄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詣京師因感稱師之道始賜紫服三月天台郡人以郡符請赴石

梁壽昌講法華八月過東掖十月復歸天竺天禧元年侍郎馬亮守錢塘雅尚淨業造師問道師為撰淨土行頌法門淨土略傳職方郎中崔育才問抱食之道師為觀想一篇

卷之二三年丞相王文穆公撫杭其宗首率僚屬訪師山中請講法華及心佛眾生三法妙義才辯清發衣冠為之屬目公對衆嘆賞曰

此道未始聞此人未始見也有師師以天台宗教本末具陳於公四年公為奏錫天竺舊名復其寺為教而親為書額復與秦國夫

人施財六百萬以建大殿公嘗致書問天台立教及解經義旨與今古孰為優劣師先答

立教大義次出諸子索車之文錄古義一二又慈思破天台義對智者正釋並決是非以為古今諸師無一可取公覽文識義益加信

喜列集師以智者昔於天台江上護生事白於公因奏請西湖為放生池為主上祝壽後

文穆尹應天府因微疾夢與師會疾即除愈遂奉書道其事及移鎮江寧師近師府舍朝夕問法一留三月因為著十法界觀心圖注

南岳心要偈會乾元節公以其道聞于上乃賜慈雲之號乾興元年章懿太后仁宗人

文穆尹應天府因微疾夢與師會疾即除愈遂奉書道其事及移鎮江寧師近師府舍朝夕問法一留三月因為著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心要偈會乾元節公以其道聞于上乃賜慈雲之號乾興元年章懿太后仁宗人

仁其以師薰修精至遣使齎白金百兩命於山中為國行懺師為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上之因奉天台教文乞入大藏事未行而公

薨天聖元年宗內臣揚懷古降香入山敬師道德復為奉之明年始得旨入藏賜白金百兩飯千僧以為慶師乃撰教藏隨函目錄哈

述諸部大義謂玄義統明五時廣辨八教出世大意蓋乎其中文句者謂以疏句分即經

文荆溪各有記釋猶五經之有正義也廣孔五經止觀者定慧之異名即法華之行門也前玄義文句皆明佛世當機得益之事縱有託事附法觀心之文非部正意今止觀正

是智者說已心中所行法門自行因果化它能所無不具焉又於普門品加別譯重頌細

素皆遵誦之天聖四年諫議胡則守郡屢入山問道欣領法要為施金造山門廊宇五年

中秋月望之夜望非桂子降于殿庭師取其實播種林下乃作桂子之詩六年正月遣學

徒往四明致祭于法智有祭文悼詩之作始於寺東建日觀菴送想西方為往生之業九年講淨名經忽謂其徒曰昔在東掖講此經

夢荆溪授我經卷及出室視日已沒今吾始終此講乎因與衆訣曰我住台杭二寺垂四十年長用十方為意今付講席宜從吾志命

弟子祖韶曰汝當紹我道場持此鍾拂勿為最後斷佛種人遂作謝三錄詩謂謝徒屬絕

宿友焚筆硯也是年八月徙居東嶺之草堂明道元年十月八日示疾不用醫藥唯說法以勉徒衆十日令請彌陀像以證其然門人尚欲有禱以觀音至師炷香瞻像祝之曰我

觀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之香或扣其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夜奄然坐逝師嘗製

龕銘曰遐榻既入傲越七日形貌如生壽六十九夏五十逝之夕山中人見大星殞于靈鷲峯紅光赫然稟法者文昌等二十五人登

門學者以千數度弟子若虛垂百人明年仲春四日奉遷楊葬于寺東月桂峯下與隋觀法師為之隣焉師勿善詞翰有詩人之風

其詩集曰采遺曰靈苑其雜著曰金園曰天竺別集皆行於世有貴官注楞嚴求師印可師烹煎談謂之曰閣下留心佛法誠為希有

今先申三問若答之契理當為流通若其不合當付此火官許之師曰真精妙元性淨明心不知如何注釋三四三宛轉十二流變

三疊一十百千為是何義一昔師注者六初變方五成十二次變十為三世四方五成四

三十三變百為千三十四變百為千二百變百為千四百變百為千六百變百為千八百變百為千

一千變百為千三百變百為千四百變百為千五百變百為千六百變百為千七百變百為千八百變百為千

一七五五 佛祖統紀 卷一〇

佛祖統紀 卷一〇

八二——四九五

此一為雙主十百千為二十五聖所證圓通
三疊凡三番成其數何得獨觀音其人因
既云實無優劣文殊何得獨觀音其人因
指師即舉付火中於是楞嚴三關自故而出
仁宗閱師所進光明護國儀至聖帝仁王慈
臨無際之文撫几歎曰朕得此人足以致治
亟令宣召則已入寂矣師始出家郡校諸生

幕師才俊勉回業儒為詩蒼蘆積中有真空
是選場大覺為官位之句人多誦之常行三
昧以九十日為期於行道四隅置鐵熾炭遇
困倦則漬手于鐵十指唯存其三其達光明
熾熾每架一椽斃一覽輒誦大悲咒七徧以
示聖法加被不可沮壞之意故建炎虜寇積

薪以焚其屋儼然斃方臘陳通之亂三經寇
火皆不能熱至今異國相傳目為燒不著寺
茲豈獨顯教門之神迹誠有以彰國家之有
道也崇寧三年賜號法賢大師紹興三十年
特謚懺主禪慧法師塔曰瑞光折堂記天竺
諸樂宗通記

鏡菴曰道藉人弘人必依處此三者不可
不畢備也吾道始行於陳隋盛於唐而替
於五代逮我 聖朝此道復興螺溪寶雲
振於前四明慈雲大其後是以法智之創
南湖慈雲之建靈山皆忘軀為法以固其
願而繼之以神照塔白蓮瓣才光上竺於

是湖河東西並開講席卒能藉此諸刹安
廣眾以行大道孰謂傳弘之任不在於處
邪然靈山之刹三罹寇火而不能壞此豈
非至人誦咒加功願力堅固之驗也哉
江州太守許端夫序其詩曰慈雲之詩文
貫於道言切於理酷似陶彭澤蓋合於情

動形言止乎禮義之意昔貫休作禪月集
初不聞道而才情俊逸有失輔教之義中
庸子作閒居編言雖鳴道而文句闕冗有
失詩人之體慈雲則不然文既清麗理亦
昭顯雅正簡淡有晉宋之風蓋其道業宏
大故詩名不行也

法師異聞餘杭人潛心天台之學每謂但解
未足以展志故汲汲以修諸三昧為要務及
來叅寶雲盡通其旨至道三年法智弘道於
延慶輔贊之功為多以寺宇頽毀乃同丹丘
覺圓并力經理不逾三載眾工畢就法智立
誠誓之石示十方之規必聯次師名稱二師

云後同法智結十僧行長懺三年誓焚軀以
報佛恩時揚文公屢貽書勸止事竟不行師
居延慶四十年凡法智所修三昧未嘗不預
法師有基字及賢錢唐王氏母夢梵僧授以
舍利吞之遂有娠生五歲從天台壽昌法超
為師十歲受具聞四明寶雲傳智者教往事

之後以法華止觀隨言解義曲盡其妙端拱
元年郡人請演教於太平興國寺學者常數
百人每白黑月必集眾自升高座誦菩薩戒
法勸道族念佛四十年至萬人凶年持鉢以
供聽眾祥符八年六月示疾弟子令祥請曰
和上西歸寧無留訓師乃廣談圓旨經時不

已眾忽見西方現光空中樂奏師曰西方三
聖人來也即右脇西向而化荼毘舍利莫數
門人悟持結塔於慈溪之靈龜山有夢師威
儀迎往西方者有夢師坐青蓮華對佛說法
者有夢三身如來入靈塔者有夢彌陀授記
為超壯如來者法智聞其遊說曰卧病談玄

臨終見佛是可敬也內翰揚億致敬真相為
之作贊金三學撰行
佛祖統紀卷第十業碑在福源

萃一

佛祖統紀卷第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四八七頁中七行「田敷」，經作「田教」。
- 一 四八七頁中九行「仲儀禪師」，經作「仲義禪師」。
- 一 四八九頁上二行「比歌」，經作「此歌」。
- 一 四八九頁上一九行第一二字「瞻」，經作「瞻」。
- 一 四八九頁上二三行「授戒」，經作「受戒」。
- 一 四八九頁下八行第二字「暴」，經無。
- 一 四九〇頁下七行「晤思」，經作「悟思」。
- 一 四九一頁中一四行「林通」，經作「林通」。
- 一 四九一頁中一六行第一一字「嬰」，經作「櫻」。

- 一 四九一頁中一九行第一四字「之」，經無。
- 一 四九二頁上一四行第五字「成」，經作「夙」。
- 一 四九三頁上末行「貽書」，經作「遺書」。
- 一 四九三頁中六行「大祖」，經作「太祖」。
- 一 四九三頁下一八行「嫡承」，經作「嫡承」。
- 一 四九四頁上一二行夾註左「癸午」，經作「癸未」。
- 一 四九四頁上一〇行第一六字「空」，經作「室」。二二行末字同。
- 一 四九四頁下一九行夾註「荊州法集聽衆一千」，經作「荊溪法集衆一千」。
- 一 四九五頁上一三行第一二字「嘗」，經無。
- 一 四九五頁上一二行「府舍」，經作「府會」。
- 一 四九五頁上二三行第九字「節」，

- 一 經作「即」。
- 一 四九五頁上末行夾註「仁宗母李氏錢唐人」，經作「仁宗母華氏錢塘人」。
- 一 四九五頁中一行「精至」，經作「精進」。
- 一 四九五頁中七行「大義」，經作「文義」。
- 一 四九五頁中一行末字「縱」，經作「經」。
- 一 四九六頁下一四行夾註左末字「源」下，經有符記「〇」，並有夾註「此卷一百一十八人本紀止錄三十二人餘者遺失」。

佛祖統紀卷第十二之一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卷二

諸師列傳第六之一

天竺式法師法嗣

二妙果文昌法師

法善清鑑法師

保慶法潤法師

天竺思悟侍者

諫議大夫胡則

侍郎馬亮

世三妙果天授法師

淨慧思義法師

神智截昇法師

世四法寶從雅法師

圓應德賢法師

世五慈覺永堪法師

圓悟思尚法師

靈山則章法師

世五指源如果法師

慈受子琳法師

世興國基法師

世興國今祥法師

世寶唐晚法師

世法顯邁成法師

明智祖韶法師

其淨思永懷主

天竺本融法師

丞相王欽若

職方郎中崔育才

海月慧辯法師

辨才元淨法師

廣惠居白法師

慈行智深法師

神智仲元法師

寂照慧日法師

法鑑有愚法師

慈明慧觀法師

福源悟持法師

世二法顯邁成法師

世興國今祥法師

世寶唐晚法師

世法顯邁成法師

世三先率守仁法師

四明法智之作興也天下學士靡然向風嗣

其業而大其家者則廣智神照南昇三家為

有傳明佛意示家法用廣垂裕無窮之誅中

興教觀遠今為有賴此諸師列傳之所由作

也若夫慈雲一家昌隆諸師之後五世而慶

閉今備叙列傳而先慈雲之派者將以順其

承襲而不使素雜乎四明三家之子孫也

天竺式法師法嗣

法師文昌永嘉人父依慈雲充盡其道時來

推為前列復往南湖見法智所詣益遠既而

旋鄉為妙果第一世妙宗新成寄寓本屬其

講授且戒之曰或有異處可削取附來慈雲

門弟授講者二十餘人師為之首

法師祖韶天台劉氏賜號明智十九通法華

得度入東掖參慈雲得其奧旨既而侍師遷

靈山居第一座慈雲將居草堂謂師曰汝當

往代本如居能仁而俾之來繼此山師即着

草蓑欣然而行至江濱呼其回曰吾試汝耳

汝當竟住此山師既奉命一遵成規講訓之

外行四三昧為常課棟宇未具力為經理一

日告衆曰吾受慈雲之寄今老矣亦將有東

嶺之事慈雲為吾上首其善繼我乎遂入草

堂以自晏晦未幾示疾跌坐而逝年七十二

臘五十二師昔於東掖行光明三昧百晝夜

至期方半忽見旌幢滿前導者呼曰大辯尊

天師即作揖天曰師所住處傳通大乘利益

羣品言訖而隱常住京師道出淮泗愛僧摩

頂曰吾文殊和上也示汝五無生義既覺五

藏豁然如咀冰雪又夢入古寺見僧踞坐謂

曰吾為汝說第一義諦聞畢如甘露灌頂即

見依正皆如雲影有人問曰人見和上何因

歡喜曰視人常若佛想

法師清鑑雲間人賜號禪慈為慈雲撰藏威

光念誦儀序其略云慈雲尊者以行光教門

弟子清鑑以所稟四種三昧行法遺編獨藏

威光未廣疏布遂因其舊五章補助始末加

示法釋疑之二以為七科

機主思求就真淨入道于秀之勝果又親慈

雲勤修淨行時衆高之謂足上擬其師亦稱

機主

侍者思恒錢唐人侍慈雲講最久故能深達

觀道善持呪法加水以愈人疾求者如市當

課誦時身及拳像俱出舍利天聖三年慈雲

欲以智者教卷末入藏文務王公將聞之朝

悟曰此非常事也小子將助之矣乃繪千手

大悲像課呪以誓曰事果遂當焚軀為報會

公覺悟誦呪益精明年得旨師喜甚積薪為

標白蕙雲求火種雲於爐中舉紅炭與之引
手以承了無難色即入薪樓火息之後復裝
履體儼如其生蕙雲乃加香木行咒願以焚
之隨燼而化五色舍利無論其數三歲之後
求者尚獲蕙雲為贈以刻石曰悟也吾徒荷
法相賴其醜赫赫其樂愉愉遺火將滅儼如
加跌遺骨後碎解如圓珠信古應有今也則
無芳年三十真哉丈夫

明智師法師法嗣

法師慧辨字訥翁華亭傅氏竟海月受業普
照初遊學天竺至合洞有老人冠帶逾孫沖
揖入門而失明智一見大奇之即盡心學教

觀明智將老命居第一座以代講一夕夢
安以金篦擊其口曰汝勤誨人當得辯慧嘗
苦脾表夢天神以金篦試水使之瞠目引其
騰沈之後八年明智俾繼主席翰林沈遠治
杭任感見者多惟懼失據師從容如平生謙
異之任以都僧正蘇子瞻時為通守為序以
贈之曰錢唐佛備之威蓋甲天下道德材如
之士與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立
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牘
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師總領
要略實以行解表舉而已師既蒞職凡管山
寺院虛席者即涓日會諸刹及座下英俊問

問義科場設練團朝名考校十問五中者為
中運不及三者為降等然後隨院等差以次
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以為別講授二十五
年學者常及千人夜有盡入其室脫衣與之
令從支徑去晚年德嗣斷以六事隨身歸隱
草堂在蘇州吳縣六吳越大旱講天竺觀音
像久不應師時以疾重寢費老人白衣烏帽
告曰明日午中必雨如期果驗遠近咸師誠
致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旦起盥履告眾就
別合掌加跌而化初師遺言須東坡至方闔
龕四日坡至見跌坐如生其頂尚溫坡盡敬
而退

東坡集云師沒後二十一年余謫惠州即
之弟思義囑參寥作讚因序之曰余在
杭夢至西湖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故入
海月辨才之流皆行道於其間乃作三絕
以吊之云欲學遺迹強沾裳本自無生可
得亡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

其一其後參寥往湖水詞子由曰辨才既以
子瞻故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乎子由
亦為銘其端
法師思義字和甫湖之武康凌氏試法華中
第一得度依明智學隨聞悟常開樽出十
難師答之悉契旨明智退居草堂衆送入室

既散師猶侍右智曰汝適何見答曰見大衆
拜而退智曰吾示汝將來義當住此山紹隆
大教後復亦來居此室也師歷僧四三昧行
忽頭上生一肉瘻夜夢功德天食之以挽其
疾即消熙寧四年賜紫服號淨慧丞相蘇頌
帥杭請居天竺大振法道住山二十三年退
閒草堂皆如明智之記元祐三年二月十八
日中夜跌坐別教而逝大衆誦念久之忽復
語云侍觀音大士行見一沙門金色長身垂
髻謂我曰報緣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二十
五日復跌坐而化瘻愈之日有赤雲垂布如
引導之狀向西而隱

法師元淨字無象徐氏杭州於潛人客有過
其舍者曰嘉氣上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肉
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沒伯祖異之曰宿
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算歟及師
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講座輒曰吾
願登此說法度人十八就學於蕙雲不數年
而齒高第後聞明智講止觀方便五緣曰淨
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
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悟曰今乃知色香
味觸本具第一義諦因泣下如雨自是遇物
無非法界代講十五年杭守呂臻請住大悲
閣嚴設戒律其徒畏愛臻為請錫紫衣辨才

之號七年翰林沈遵撫抗_註未調上竺本觀音道場以音聲為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鑿山增室廣聚學徒教苑之盛冠於二浙神宗熙寧三年抗守祖無舞坐獄千稿李_{稿昔州也}師以鑄鐘例被進辨幸而得釋高止真如蘭若擬金錚鐵閣答迷圖事環說整明祖意之妙元豐元年有利山門施資之厚者倚權以奪之衆亦隨散逾年其人以敗聞朝廷復卑師敷復大集清獻趙公與師為世外友為之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重輝_{東坡詩云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開云三年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為}

築室遂成藍宇六年太守鄧伯溫請居南屏越明年復歸龍井時靈山虛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俯就敷請及月餘於禪定中見金甲神跪前曰法師於此舊無緣不宜久住既奉冥告遂還龍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嘗問師曰北山如師道行者衆人師曰沙門多密行非可盡識披子造生四歲不能行請師落髮_{城三}厚頂數日即善步_{坡詩云師未為童將示寂乃入方圓庵_{春觀記}宴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招象冥告之曰_{道潛}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矣至七日出偈告衆即右脇吉祥卧奄然頓寂時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塔成弟子懷}

楚詣汝陰請誌于東坡坡命子由為之銘師講說不間晝夜嘗曰鬼神威德不具者蓋不得至夜中人靜無聲能聽焚指供佛左三右二有欲效之者師止之曰如我乃可備西方淨業未嘗須更齋戒禱大士求放光即隨現沙門照伸對食視師眉間有光遷起攬之得舍利數粒後人常於臥處得之嘉興令陶豕有子得魅疾祝之即愈諸暨陳氏久患心疾漫不知人誓以微言醒然而悟布衣李生久習禪觀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東坡為之請未言其名力拒不許若先知然秀州狂僧_{城三}鄂頭以左道惑衆宣言欲建大塔為吳人極福施者雲委以師不可欺憚於入杭先遣便頭以錢十萬供僧師答曰承以建塔淨財欲徵僧教有明文不許互用狂人大漸而止_{城三}師嘗有建塔後二十年願餘共計今又去

鏡菴曰道大德尊智高辯富作大法主為世所宗而於出處飲吸之緣猶未得其自在_{城三}在坐上竺幾二十年居靈山僅及一月然則結緣之論雖大賢有所未免法師戴昇會稽人號神智父參明智時輩推其善說先是錢武肅王帥抗日嘗慮目盲夜夢素衣仙人言自永嘉來明旦永嘉僧投

以觀音像戲言得之海潮諸山迎之不能舉既而示夢於地城武肅即其感儀迎至一見像已日即還明乃劍卷名與福以奉之像坐高六尺梵相奇偉燈夜仰望猶若生人元祐開師家居與福時清獻公為帥亢旱大效久禱不應遂置遣群祀請師迎像入府齋禱一夕甘雨如注疫亦以息公為奏于朝賜師神智卷名圓通

法師從雅錄唐人賜號法寶始從海月學通止觀乃自謂曰言清行濁賢聖所訶流入南山天王院誦法華至五歲千四百八十八為數金剛般若四卷彌陀經十卷禮舍利塔十萬_{千者以}禮釋迦三十萬拜彌陀百萬_{千者以}禮淨土一坐坐不肯西窻使無為揚標為製安樂國讚三十章以美之其一云淨土周沙界何身獨指西但能從一入屢屢是菩提師似廣化世俗遂於受業淨住寺圍九品三輩知其讚于石觀者皆知感化一日無病趺坐而亡有天樂鳴空異香入室之瑞法師智深賜號慈行嘉禾沈氏初依海月學教觀既成歸受業崇福西寺開長室雲水供更光明期懺會二十年如一日專念淨土勤

人稱佛號從化者不知數政和乙未六月生
亡留龕七日色不變茶毗之日異香襲人人
收舍利與骨俱盡



淨慧義法師法嗣

法師德賢臨安人賜號圓應為兒時相者曰
它日當有官阮唯出家可免父債之令往依

法二

叔父海月月弁之曰我翁孫相繼家業始成
汝欲來此作主人邪師遂去暨落髮復往天

竺桑淨慧大明教觀之道久之遂居第一座
有俗士揭淨慧言室女為業所燒乍啼乍哭

頭師慈救慧曰我首座可以治此士往扣之
師乃令女所居閣上設一榻既至即就榻睡

少時竟去女白父曰適蒙法師開悟於我今
永去矣自是神識安定淨慧間居草堂師繼

其席果符海月主人之記居五年無疾而終
語門人曰吾生前以道力免難死後恐不離

進門人造像入祖堂乃用鐵護其項建炎中
金虜真珠王子領兵犯浙入天竺升祖殿象

像皆避席而揖獨師像不為動王怒令斬之
以須有鐵不可傷乃令積薪盈門縱火焚之

薪盡而屋如故膚大驚護禮而退
法師仲元號神智妙年納戒即學教於天竺

淨慧及繼主祖父道場道風大振六年將遷
開章堂請首座承堪以自勉且謂之曰首座

寮中什物並留後人方丈所用亦自足師止
攜三衣一鉢香合拂子足師壇紙被浴具世
稱為七事隨身過草堂及觀首座寮止一紙

法二

師居

法師永塔賜號慈覺高特立平時不履尼
寺徒淨慧學克肖其道後繼神智居天竺二

法二

十一

道而不克行是猶見飯而不肯食終為飢人
也別日又謂眾曰汝輩一向忍飢何為眾媿

其言一時學士皆相率進行為世英偉云
法師慈日賜號寂照淨慧得其旨淹貫三

藏樂習禪定虛懷待人不別愚智有辱之者
未嘗有色人皆稱之為得大忍佛慈慈覺居

天竺十餘年講道精進有光父兄之業
法師思尚早從淨慧妙盡其道政和元年詔

居上竺賜號圓悟講說簡明學者所仰嘗曰
吾宗義學也不旁通儒典而事講業者吾恐

未盡其義苟義有未盡其意何所在得意亡
言自是學成之人若初心向學須先尋文義

可也
辨才淨法師法嗣

法師若愚海鹽人馬氏賜號法鑑學教于辨
才號稱風成郡以南屏異教延之不就未辦

才杖屨聞居龍井者六年後於湖之仙潭營

長堂接待建大閣造西方像結道族念佛堂
數百人三十年中預會者多蒙佛接之瑞蹟

康丙午九月謂其徒曰吾夢神人告曰汝同
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方持

汝易可淹留即命眾觀經南單乃云聖相
現前吾其往矣即留偈曰空裏千華羅網盡

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聞維得舍利數百粒塔于東廡初入遺夢白

不女授七十二策復壽果及其數
慈覺堪法師法嗣

法師子琳賜號慈受初學于慈覺深悟圓旨
復謂佛智裕禪師重研心要時天竺以慈福

太后請為功德師被旨住山二十八年講演
之際唯提大義禪侶聞風而來者咸服其辯

大慧果禪師過之相與刺談不覺連日謂師
曰時人秋知老師有教徑山卻許老師有禪

為題其真云悟得旋陀羅尼三昧於一切法
得大自在舌端之上海波翻第一義諦無違

於禪定夢寐得見普賢住持以來無復夢見
信知頓徒損己其言有實遂屏跡草堂經半
載忽書偈趺坐而化傳龕驗句時嘗連雲而
身常溫煖

法寶雅法師法嗣



法師如景鏡唐人學于法寶者復禮法師問

學者得云真法性本淨妄念何由起從真有
妄生此妄何所止無初則無末有終應有始
無始而無終長懷憤茲理頭為開玄妙折之
出生死師謂此問有二意初四句問真法本
淨妄何由生既生妄已云何止妄而能即真
此誠從真起妄反妄歸真之義次四句問始
終有無既云無始云何有終若無於終何有
於始後二句為請答自古涉法師清涼圭峯
各有偈答而洪覺範所錄林用謂皆未副問
意彼問真法本淨妄何由起而今但云迷真
不覺此答人誰不能師乃別為之答云真不
守自性照分能所起隨緣染淨熏復性方可
止真妄一體城上即故說無終始迷悟自情分始
終宛然理達此真妄源誰復受生死識者謂
此答始可以盡問意師所述教義名指源集
自序云與國基法師法嗣

法師悟持慈溪人受業于興國誦法華試中

得度傳受基法師之道悉達深旨每俾代講
緝有父風邑西永安林泉尤勝眾請為起廢
歷十八年殿宇像設無不畢備寶元初宗聞
于朝賜名福源安眾講道辯為法席為人寬
和接賓客有加禮雅尚清談終日不倦所居
多植嘉果築塘治田凶歉無歎法食俱運人
皆樂依四明教行錄有三書與特承安
山主者吳也華見福源開山記

佛祖統紀卷第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四九八頁上一行「之十二」，徑無。
- 一 四九八頁上一七行「有愚法師」，
徑作「若愚法師」。
- 一 四九八頁下一三行「盛光」，徑作
「底光」。
- 一 四九八頁下一六行第一三字「儼」，
徑作「擬」。
- 一 四九八頁下一七行「懺主」下，
徑有夾註「此下本紀遺失二人」。
- 一 四九八頁上八行「丈夫」下，徑有
夾註「此下本紀遺失宰官四人」。
- 一 四九九頁上末行第七字「涓」，徑
作「捐」。
- 一 四九九頁中一一行「尚溫」，徑作
「尚暖」。
- 一 四九九頁中末行首字「難」，徑作
「問」。
- 一 五〇一頁下八行「圓通」下，徑有

夾註「此下本紀遺失一人」。

一 五〇一頁下九行末字「敷」下，徑有夾註「此下本紀遺失一人如果在子琳後」。

一 五〇二頁上四行「溫煖」下，徑有夾註「此下遺失令祥一人」。

一 五〇二頁中七行夾註左「開山記」下，徑有符記與夾註「〇此中本紀遺失二人〇此卷共三十三人本紀止錄二十三人遺失十人」。

佛祖統紀卷第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朔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二

四明法智法師法嗣^{第一}

廣智尚賢法師

南屏龍藏法師

淳石崇矩法師

廣嚴合瑩法師

圓智覺琮法師

四明文祭法師

四明頌彬法師

祥符文智法師

神照本如法師
三學則全法師

廣慈慧才法師
慧因釋交法師

崇法嗣端法師
丹丘嗣謙法師

廣印智環法師
三衢文炳法師

四明用卿法師

四明自仁法師

天台慧舟法師

圓智志豪法師

內侍俞源清

入室四百七十八人

法智法師法嗣

法師尚賢四明人

聞講淨名頓悟性相之旨

第天聖六年^{十一}繼法智主

賢願禪師聞其名出山

賀禮人傳以為盛事

四明居永法師
崇慶本圓法師
三衢懷襲法師
日本源信法師
嗣法二十七人

几前師直進展尼師壇於青衿無所親日本國
師遺紹良等齋金字法華為贊請學輪下三
年學成辭還日本大弘斯道明道中^{十一}淨覺
居靈芝致書於師論指要解三千之義祇是
心性所具俗諦之法未是^{十二}中道之本請師同
反師承師授判溪三千即空假中之文謂何
必專在於假以輔四明三千俱體俱用之義
學者類之^{十三}桂履^{十四}二書^{十五}並所著遺編及釋金錫
本^{十六}釋十類^{十七}即^{十八}法智^{十九}所^{二十}著^{二十一}遺^{二十二}編^{二十三}及^{二十四}釋^{二十五}金^{二十六}錫
為^{二十七}有^{二十八}功^{二十九}經^{三十}體^{三十一}一^{三十二}章^{三十三}尤^{三十四}善^{三十五}發^{三十六}明^{三十七}續^{三十八}遺^{三十九}妙^{四十}宗^{四十一}之^{四十二}旨^{四十三}
又^{四十四}嘗^{四十五}著^{四十六}闡^{四十七}幽^{四十八}誌^{四十九}以^{五十}七^{五十一}種^{五十二}二^{五十三}諦^{五十四}消^{五十五}光^{五十六}明^{五十七}諸^{五十八}經^{五十九}之^{六十}旨^{六十一}
五^{六十二}三^{六十三}樣^{六十四}之^{六十五}正^{六十六}法^{六十七}智^{六十八}是^{六十九}其^{七十}悅^{七十一}及^{七十二}後^{七十三}作^{七十四}光^{七十五}明^{七十六}記^{七十七}遂
採用之^{七十八}見^{七十九}口^{八十}義^{八十一}

至師即云斯人可也師至承天^{八十二}東山能大振
法道歷三十年常五六百法華涅槃光明
觀無量壽觀音別行玄止觀金錫觀心論等
皆講說六七過嘗集百僧修法華長歲一年
瑞驗屢見寶歷二年七月^{八十三}駙馬李遵勗為請
于朝賜神照法師紫方袍及賜智者教文四
千五百卷以資講說嘗於寺西南隅見一虎
懸以杖擊之曰此非汝睡處虎俯首而去於
是^{八十四}有^{八十五}五^{八十六}通^{八十七}神^{八十八}居^{八十九}于^{九十}此^{九十一}師^{九十二}每^{九十三}禪^{九十四}坐^{九十五}必^{九十六}連^{九十七}林^{九十八}昇^{九十九}行
空中師未嘗問一日^{一百}五^{一百一}神^{一百二}請^{一百三}曰^{一百四}師^{一百五}既^{一百六}踞^{一百七}吾^{一百八}居
乞於此向山岡建祠塑像已備泥在山矣師
往視岡上有新泥一梁以之塑像無所餘師
舉廬山之風與丞相章郇公諸賢結白蓮社
六七年来遂成巨刹乃以能仁山林三之一
指嶺為界以供煖薪仁宗欽其道遂賜名為
曰蓮皇祐三年五月十八日^{一百九}微^{一百一十}疾^{一百一十一}即^{一百一十二}升^{一百一十三}座^{一百一十四}說
法與衆訣別其^{一百一十五}法^{一百一十六}堂^{一百一十七}戲^{一百一十八}關^{一百一十九}方^{一百二十}棟^{一百二十一}梁^{一百二十二}皆^{一百二十三}折
鐘鼓擊之無聲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向
而去詰旦右脇安庠而逝時天氣盛熱異香
非常明年三月塔全身于寺北門人啓鑰視
專容如生人髮俱長有大蓮華產于塔前壽
七十臘五十三嗣法康咸等甚眾師嘗於天
台邑中為衆施戒方東羯磨忽有光明自智

者塔園清寺赤城山交射於法座之上又因
供千佛飯一千貧人置華於席下佛座華應
不萎而反萎貧人座華應萎而不萎舉眾
為之歎異嘗著仁王懺儀撰行法經疏至十
種境界而止後咸法師續而全之

問宣子記曰嘉之四年春住山靈堂謂師

塔當方丈後狃於風水非宜之說將遷之
破土數寸香氣襲人棺上產蓮華一莖光
明奕奕暨發幽慈頰儼然須髮長垂衣被
不壞舍利蒲龕一眾驚歎於是至掩藏之
鏡菴論之曰法師血肉之身衣被之飾在
土二百年而不壞非夫戒定慧三昧之力

所持嚙能若是人或以輕裝祖塔欲鑑堂
者非夫假此日之塔視之易足以知法師
正報親依堅固不壞之瑞為此舉者其祖
冥使之乎魏註強以華座為真
法師梵臻初名有瑞改錢唐人具戒之後即問
道四明見法智最為晚暮聞講妙玄文句大
有啓發又還鄉邑以不親授止觀為之恨乃
焚香禮像閱讀二十過以表師承皇祐三年
初居上竺明年有旨遷金山熙寧五年杭州
吳侍讀聞師名以南屏興教延之每當講次
綜括名理貫穿始終舉一義則眾義洽然窮
一文則諸文允會當時強記者因集以成類

初集類之作由法智講授散引諸文有仁首
座者錄為五類既而淨覺增其二括蒼聽師
加其三佛慧才師重檢諸文節為十類四明
吉師隨諸部快各為論次廣智見之曰類集
之行得失相半得在知其綱要失在味其起
盡暨師興教之席群奉恭初診為高屋緒餘

起果會賢別立懸叙消文一一文下開示來

意正釋觀心號為南屏一家天竺師曰神學去也惟善者與無相則力創如佛說後有觀脚化神和法廣變風大之語吳公當休沐必往聽法垂紳正笏立于闈外師未登座終不入師夜赴請見婦人在前問之則曰妻有哀懇請師到家師從之至其門見數人

找此婦置林上舉大刀斫之如濕沙少時復
活泣曰妾生前善切膾今受此報欲求濟度
故敢仰屈師為授戒遂不復見毒與淨覺辨
論教門陳辭有司乞茶高臺豎赤幡放西竺
聖師與外道搗勝義隨者斷首截舌懸之幡
上郡侯親師法戰之銳就辭解之曰行文製
作臻不又岳岳記情聞岳不及臻師雖自此
弭兵聞者莫不懷德東坡初來抗與師最厚
後為郡而師已逝見其行狀曰此文雖工未
道此老大過人處吾嘗與諸凡經史群籍有
遺忘即應聲補之崇寧中謫實相法師
法師則全字叔平四明施氏依報國出家即

造法智學教觀特南湖競指十大弟子師為
之冠焉旁通書史尤善著述性直氣剛敢言
人失人以其是長之住三學三十年那守節簡
尤加敬嘗謂人曰叔平才氣凛然若以儒寇
職諫諍豈下漢汲黯唐魏徵我朝王元之邪
慶歷五年其別衆坐亡弟子若水立碣於延

慶師所述四明實錄人謂禁邑作郭有道碑

也後漢郭林宗學有道不應辟幸舉邑為碑
述曰廣智趙清獻為撰碑三學亡弟子水
師為立碣此二文必大有可記者今二石
既無存於是二師行業不可知後人立傳

法師崇矩三衢人來學法智妙達教觀之道
居第一座法智坐聽其講曰吾道有寄矣初
赴黃巖東禪講法智寄書勉之曰立身行道
世之大務謙為德柄汝當堅執此外更宜博
究五經雅言俾於筆削之間不墮凡鄙當效
圓關梨之作也未幾還三衢受本業景德講
浮石主者元勳問徒真起妄義一言有契頓
回禪居永為傳教之地郡為敷奏有旨俞其
請乃大開齋堂以安學眾日談上觀夜講光
明復於一時率眾念佛當以法智融心解於義
未盡廣致難問法智乃收及三輩以免相違

真廟時遊方至京師上聞其名召至內殿講四十二章經盛談名理上心大悅賜紫方袍金幣香藥既而回天竺眾留講久之復歸故里悉雲授以香鑪如意手書誠辭獎之曰汝將轉說于親里也勉之我故為衣入慈為室屢空為座身遠眾惱口寡言論意防輕慢慈心授人是曰三執是為四行名安隱說述曰淳石先學于法智及赴東禪乃遺以書當是時已定師資之分矣後自京回天竺慈雲以猶子待之故其歸里亦授以辭此見二尊者法門之情無所間然而古今圖譜置之慈雲之下其不審也若是今依

鑑師錄系之四明覽圖者毋以為感
法師慧才永嘉樂清王代師白鶴山怡芳姓符重思得度真京封表山年十三進受具戒往學于四明性識昏鈍常持大悲咒願學通祖道忽於夢中見梵僧長數丈脫袈裟與披之呼曰慧才盡生記吾翌日臨講豁然開悟前後所聞一時洞曉未幾首象四座推服復謁慈雲北面服勤旦夜不替治平初執守沈遵請住法慧寶閣二十年始終一節太尉盧公奏賜廣慈之號淳石來請勉徇眾意未久退居雷峯塔下每翹足誦大悲百八為課又翹足一晝夜誦彌陀號一夕夢至寶樓宮

願有告之者曰淨土中品汝所生也元豐元年春縉素萬指求授大戒至羯磨時觀音像頂放光輝映講堂淨慈守一禪師為作戒光記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更衣就座書偈讚佛曰吾生淨土決矣泊然而化塔于菴之右壽八十六臘七十三繼其業者法宗戒珠十人師貌古而性恬少言寡欲時教門異論諍動江浙師獨循循講訓未嘗有所感否清獻趙公道交最密及鎮越寄以詩曰乞得鄉邦樂矣哉雷峯卷靜此裴回浙江其誦音書隔一日潮聲兩度來
法師合鑒受業四明之廣嚴稟法智教觀深

有造詣時人推為教主嘗以銀書法華經過佛菩薩名則用金字世稱為法門至寶建炎金危院宇焚蕩於瓦礫中尋獲此經不損一字淳熙間住山蓮止菴夜聞萬人誦誦驚起視之則別室遺火其經藏柱閣上師冒火取之得無損人言兩遭烈燬皆不激壞者遠由大乘功德之力近見教主行願之所持云
法師揮交台之黃巖人學法智得其道天聖二年章安慈因始易為講院請師主其席法智作授辭與之其略云今授汝香鑪如意用為傳法之具欲汝三學芳馨詣乎自己四悉巧意適彼物宜汝其慈之勿妄揮棄

法師覺琮受業會稽之圓智依南湖學成言歸法智寄帖勉之曰既學山家必當異於常流理事合修自他兼濟如此是為智者之子孫也
法師嗣端四明人受業崇法久親法智世稱教主王荆公宰鄞與師為方外友法智公弟
小年臨本國師曾師事師法智公弟
人觀此境蓋明薛氏初依興國今祥師父之法師文繁四明薛氏初依興國今祥師父之遺入法智室孜孜教觀綿歷多載天聖四年祥師以經理塔寺有妨示徒乃付講於師法智作授辭以勉之曰吾觀汝為傳法之器故授汝手鑪暨機多羅僧欲汝一秉一披使德

香芳郁寐忍成就
法師嗣謙登居法智輪下因有人謂三千是假法以之為難時廣智謂三千不離實相實相即是三諦則三諦皆三千也師服其說後著修性辨訛首明三千不專俗諦及廣智答淨覺書乃引師以為證
法師願彬四明人依法智得旨唱道有美譽法智垂終遺書囑其隆法
法師智環學于法智揚文公勸法智止其焚軀作書與慈雲今師往勸住世法智建放生會請樞密劉筠撰碑記述師疊書催之遂得成文

法師自仁聰法智講錄所引諸部名言以為五類類集之與自師始祥符七年夏法智出教門雜問七章及四教四諦義師所答最勝學者感傳之後舉以首東講演不俸謙沖不務名世以此敬之

法師慧舟舟丘人二親既歿即棄家入道投

學

十九

道投

四明為學數載而業成乃曰法智有訓佛道甚廣行之惟艱謂四三昧也天聖初結同學十人行大悲行法者三年結十四人行普賢行法者又三年初入期誓於像曰倘此三昧有成當焚軀以效供養行法既周四故里未證神照照欲全其重願喻道俗輸香木成大

積仲夏晦日神照囑之曰法華專施爾克修之梵網明晦爾克遵之惟繫心法界身如火如則一聚之爐乃三昧之益喜見精進以奉淨明真供惟子行焉師奉教致謝四眾端坐薪塔火光焉天了無傾側舍利品耀求者咸如其願乃瘞餘骨於山西衢之祥符懷襲也

師為同學又同修三昧云

法師源信日本國十大禪師也咸平六年遣其徒寂照持教義二十七問詣南湖求法法智為其一答釋照欣領歸國信大服其說西向禮謝

佛祖統紀卷第十二

續

學

佛祖統紀卷第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一 五〇四頁中一七行「使典」，徑作「史典」。

一 五〇四頁中一八行「王義」，徑作「正義」。

一 五〇六頁上一一行「二尊者」，徑作「一尊者」。

一 五〇六頁下二三行「樞密」，徑作「樞密」。

一 五〇六頁下末行「成文」下，徑有夾註「此下本紀遺失四人」。

一 五〇七頁上五行「敬之」下，徑有夾註「此下本紀遺失一人」。

一 五〇七頁上一九行「三昧云」下，徑有夾註「此下本紀遺失二人」。

一 五〇七頁上二三行「禮謝」下，徑有夾註「此下本紀遺失源清一人」。

佛祖統紀卷第十三之十四

宋景憲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諸師列傳第六之三

廣智法師法嗣

神智德文法師

起果惟湛法師

淨社全教法師

四明蘆菴法師

法昌本諫法師

神照法師法嗣

法真處成法師

檀菴有嚴法師

天台寶織法師

承天元標法師

天台左仲居士

南屏法師法嗣

慈辯從諫法師

法照用文法師

法慧宗正法師

南屏靈玩法師

錢唐如詢法師

三學法師法嗣

三學若水法師

浮石法師法嗣

扶宗維忠法師
四明如古法師

括蒼義詢法師
金文冲霄法師
日本紹良法師

神悟履謙法師
能仁法實法師

承天懷雅法師
鏡塘義全法師

群萃恭初法師
超果會賢法師

東安景初法師
東吳文訓法師



景雲溫其法師
浮石懷月法師

廣慈法師法嗣

妙悟希景法師

妙果子良法師

浮石惟清法師

雷峯戒珠法師

廣智法師法嗣

法師鑒文四明人

首繼席南湖大揚

佛得出家開道由

日課佛祖號千聲

以事廢

法師繼忠字法臣

同慶一僧授以好

母娠即厭葷血勿

元蒙恩得度即詣

乃行請觀音三昧

歎即愈既而洞悟

之時令代講雪竇

道為有傳矣永嘉

果慧安退隱江心

學者驟集有欲草

其揮吾忍毀之手

天柱宇攷法師
安女日東法師

識主法宗法師

餘慶思辨法師

龍泉單異法師

更衣集眾說法結

表淨社全教慶金

滅慶思希妙慶神

師父行施食後雖

罪于瑞鹿山傳法

卷集十諫指迷挾

用佛四明獨得祖

我後人頗怪其兄

法師惟湛義烏宋

實生子六人第五

章恩得度首謁神

智曰大師所授我

當須自得後忽於

濛文論莫不推服

化遺天台一宗盛

三月八日建光明

此即舉涅槃教教

之頃舍利擊然塔

苦薩戒行放生事士庶嘗至數萬人妻眷於
眾曰入吾道場而歸命三寶者終未得道
生生世世不夫人身正見出家求無上道
法華光明彌陀觀音三昧日不虛過誦咒
疾神應莫測每入市坐者避席行者避路
首加敬稱為戒師元豐五年十月八日沐浴
更衣集眾說法結印坐亡人見赤光徹照空
表淨社全教慶金甲士告曰今夜得道人入
滅慶思希妙慶神人告曰忠法師已生兜率
師父行施食後雖有鯉鳥雀悲鳴三日不下
罪于瑞鹿山傳法者及百人著扶宗集五十
卷集十諫指迷挾膜十門祈難及十義書等
用佛四明獨得祖道之正至於祈錄二師口
我後人頗怪其兄離
法師惟湛義烏宋氏父母再異僧謂之曰汝
實生子六人第五者宜令出家後入道雙林
章恩得度首謁神照未久復往依廣智當白
智曰大師所授我所不疑若圓頓絕待之旨
當須自得後忽於廣智言下豁然有悟與上
濛文論莫不推服初教講于雲間起果大揚
化遺天台一宗盛十二吳自師始照車六年
三月八日建光明會述謂東曰吾今報緣止
此即舉涅槃教教勤為業跌坐而逝火浴
之頃舍利擊然塔于西余山海若若闢為門

第上首

法師如吉四明人二學廣智得其旨是前輩編類集初無詮次於是參以三部之文節略成類以行於世當注金鈔言簡而義正學者宗之住鎮唐因果

法師中霄夕學廣智號稱具體初開寶中誠法師全晚舍于大梅之山吳越忠懿王仰其德鑄幣金改建為院及賜經卷一藏院成乃名金文曉亡高第正和調之霄又和之詞也師以其居稍隘始與其徒遷築于栢巖峯下大開廣智之道始平四年上于朝賜額慧照

法師本誠四明奉化人依南湖學廣智志尚靜退乃閑居于法昌禪誦並進人欽隄德院主更建眾宇久不克就師慨然自誓曰昔智者造三十六寺像八十萬軀今吾徒豈於一刹而不能成邪即率同志化邑人得銀二萬并力以營殿與像俱畢事著作即俞允為之記謂師有得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之業

神照法師法嗣神照下法師處咸天台王母夢白雲自天西來入室內化為白馬因而有娠七歲入國清依師十四受具戒即自歎曰佛法廣大若不力學

何能見道乃入天封闕藏經三年而畢及往謁神照深悟教旨恭默自遜人莫能測神照嘗託疾命師代講眾繞一聞心容俱服初住赤城崇善姑蘇李庭芝將守台夢神人曰公與天台五祖墓下有龍頭九九和上宜說見之到郡諮詢莫知其說問士陳白悟曰天台五

祖昔居赤城今感師住此生於丙辰九月九日其龍頭九九之鬚子庭芝大愕即往謁見師為談出世道深有契會以寺宇隘陋謀遷之庭芝首捐金帛乃卜就東南地開基之日獲銅券于土中少師李公允募款請主白蓮奏賜法真之號居山五十年登門受道者萬

數元祐元年正月法鼓擊之不鳴者七日至七月告衆曰二十三日吾將行矣避唱衣五飯衆為別戒侍者晨鐘鳴告我至時徐起跌坐齊然而化著三慈輪光明十鎮王續神照行法經疏行於世

法師屢謫永嘉潘內母感夢見瑞雲入懷攝三年而生九歲依常舉能出家童聖在御軍恩得度天即往學于天竺慈雲其之曰是能棟梁吾道者復謂神照大明圓頓之旨然三指供佛祖析妙悟未幾推居第一虛神照以止觀一乘授之曰汝嘗建大法懼恨吾不之見耳既而言歸歸邑

繼能師之席遷慈雲妙果亦咸講道益振少師李德慈請主白蓮北海郡王為請神悟之號至相王安石與一時朝賢競為歌詩以贊其德郡大旱妻師祈雨師至龍湫語曰汝受智者大師付囑過旱者施甘澤何不憶邪忽大風黑雲從湫起驟雨如注聞十七年特睦

永嘉郡侯士庶因留演教乃於巾子山慧林精舍講小般若後時抗師阻無擇以資園講題獻以淨住請內翰揚給以南屏請樂徵陳舍人以天竺請十坐道場閱四十年講唱不倦登門三千人唐法者三十人熙寧乙卯四月丙寅晨興沐浴更衣集眾調普賢行法阿

彌陀經乃曰吾得無生日用久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即入定寂然塔全身于南屏之右弟子良弼請無為揚錄銘其塔云師嘗解十不二門題曰顯妙於色心不二云分色心者不二而二妄之境也其體一者二即不二妙之門也故以捨別斷盡十門不二相使粗

妙昭然門旨不墜是知境妙不二之門在手一念色心得此之門寶乘即乘道場可到法師有嚴台之臨海胡父母將孕號痛頓仆其兄沙門宗本曰是必有異若生男當出家母聞之合掌以許既而痛止果生男六歲依靈鷲後師十四受具戒問壽師師賦看有

所悟即往東山學子神照一心三觀之道法
 華三昧之行莫不神解而躬行之時法真同
 居會中謂之曰子雖晚出當大成器者讀止
 觀至不思議境曰萬法唯一心外無一法
 心法不可得故名妙三千法真益嘉歎之初
 王無相慈因法真自赤城遷東掖奉師以代
 常謂去佛久遠人迷自性凡宜演之際必迂
 指一心使之易領聞者皆能有入紹聖中
 請主東掖師曰智者年未五十已散徒衆吾
 老矣可堪此邪卒不赴隱居故山東峯庵子
 捨木之旁因自號曰檜庵中書惟三白此居條
 一鉢無長物躬拾薪汲水食唯三白此居條
 章輕重等護二十年專事淨業以安養為故
 鄉作懷淨土詩八章辭情悽切人多樂誦常
 時所修三昧多獲瑞應施鬼神食除病掃祟
 驅蛇去蟻水旱獲禱一為謀諳如谷答響每
 病日師對觀音想日精摩尼手毋即夢師擊
 日當前覺而目明建中靖國元年孟夏定中
 見天神告曰師淨業成矣又夢池中生大蓮
 華天樂四列乃作能歸淨土之詩越七日跌
 坐而化以陶器塔于菴北有光在塔如月三
 夕乃段師淹貴族然諸通書史注安樂行空
 品及法印經疏去歲備檢文句變難止觀助
 覽阿彌陀禮文又撰成對一編詳論古今持

禪為要
 左仲臨海人從東掖神照授菩薩戒及為說
 大乘法要豁然開悟有如夙習神照對東庵
 頌與記自是嚴奉戒律遇事不易其節刻而
 方三聖像且夜度事誦法華三千四百部金
 剛般若二萬過紹聖二年秋臥疾命子僧淨圓
 唱法華首題增受菩薩戒尋奉三僧人立于
 江岸召仲登舟暫然西道仲知往生有期乃
 蓋僧調阿彌陀經未徹即云我已見佛先立
 蓮沐浴更衣戒左右勿哭勿返吾前稱佛結
 印而化
 南屏法師法嗣詳
 法師從諫履之松陽毛氏幼見佛經輒能白
 誦父曰再來人也年十九欲法華經得度即
 渴上竺辨才夙夜聽習復性依南屏于金山
 問辨如流南屏歎曰吾道由于子而行也熙寧
 中辨子明慶徒眾日蕃乃遷淨住元豐初處
 人違壽聖迎居之越三年辨才主南屏日以
 年老居師首末嗣歲華以自代元祐五年上
 竺座席辨才囑那守諸宗孟曰靈感勝迹非
 徒諫不足當都用其說復為奏賜是辨之號
 義天信統自高麗來求法即以師應命蓋天
 崇儀留滯中國朝廷以其國恩憶促其歸
 師詢之曰高僧道紀負經進學以母不可捨

返荷與俱謂師母皆不可背以肩橫荷今僧
 統賢於紀遠甚蓋為經背母使憂德乎義天
 於是有所歸志乃求羅神傳本及諸卷者塔誓
 之曰已傳慈辨法師教觀運國流通乞賜冥
 護既歸乃建剎立像尊為始祖六觀二年歸
 時壽聖文之門學車溪普明等十人詣師省
 候師曰諸子遠至後會無期老僧不如乘輿
 便行遂沐浴更衣并座說法書偈安生而亡
 華全身于受業
 法師會賢早為南屏高第初私教於華亭起
 果學者如市將行化外邑必得老成感講者
 乃擊鼓集眾其人對眾答曰必欲代講於老
 師凡所說義許盡破之師忻然曰幸蒙破立
 祖道之光也
 述曰南屏晚見法智其所立義有時而違
 今賢師所說不為感講之見取疑此師一
 乘南屏之言故敢講得以破之然世無圓
 其名可謂烈士乃師忻然許其破不以益
 忌真賢手書
 三學法師法嗣
 法師若水三衢人父依三學號為有成欲著
 廣詢乃易名若水外現未學度處遊歷初住
 天柱崇福講演不倦探密語有神功祖忌將
 毗戒庖人備葺筍庖以非時日暮吳孟水於

後園夜開燦烈聲明呈視之笥載布地矣
民人以疾告况水飲之愈者莫紀其數
淨石法師法嗣

法師但其金華人依淨石學教為成才治平
初於城北草堂雲霄宇以開講席夏大早日
演光明經度扣諸天已而甘澤編洽郡守虛

草為奏其地永為天台演教之所賜師法靈
之號嘗造九祖像極為精麗東陽教學之行
師之力也弟子七十二人普月大師善董主

慈覺化成一境居士主景德有死子之稱
唐憲法師法嗣
法師著景雲川施氏賜號妙悟四處出家以

天禧單恩得度年十五傳教觀於廣慈同門
親愛號為真虎治平中始敷講於嘉禾陸平
繼徙居于勝果有空室衆所棲師况上壽之

得片紙書今法法未遠若法力沒當復來此
數日擊物颺火變性百出師訶之曰不聞愷
法師者頭破作七人乃為廣說輪轉因緣東

僧聲况為其破障忽空中轟然都未書云漢
嗣烈士沈光大略倏過且云榮師說法之力
當往生它化天自此遂絕師因淨覺背上

十諫書法智作解淨覺復作雪誇時法智
在度不復答淨覺在靈芝對衆說曰只因難
報四明師誰向靈芝敢開口師不甘之乃作

評謗以粗辨之其略有云近觀雪謗盛製所
謂救生法二身雪增減二謗者也然此書一
往可觀再言有失解謗雖已煥然雪謗猶自
水執今據吾祖之格言以評開梨之謬解淨
覺見之曰四明之說其遂行乎元祐庚午秋
集東書偈安坐而化開維之日得舍利數百

述曰淨覺既屢起破師論及雪謗之出而
法智已在疾不復辨於是淨覺自謂已勝
無忌憚矣不有妙悟誰能評之起四明之
宗以信後世者於妙悟功景高

法師法宗錢唐類氏十歲依廣慈為師十二
受具戒專研教觀十九往從廣慈初師服勤
十年廣慈開居師歸持左右日親法誨依止

觀修大悲三昧綿歷九載人目之為儀主凡
禱事折疾悉獲聖應建淨土道場刻西方三
像燈五指供佛每月集四十八人同修淨業

名卿賢士多預其會政和丁酉春微疾夢彌
陀聖東授手接引後三日浴身易衣與口跌
坐倏然而逝師素聞天竺光明懺期之勝因

預同誓至五日於禪觀中見慈雲法師侍僧
數十師作禮問曰自昔同修者皆得往生百
慈雲曰後之元照已得往生擇殊尚欲三塗

弘經果有妙願汝宜勤修以成本願言訖而
隱

法師單異餘地杜氏師龍泉清序過皇祐普
度恩得剃髮曾教觀於天竺明習後入雷峯
廣慈之室孜孜扣擊二十年無倦志學成歸
里敷講故山專勤淨業誦法華至五千部著
賢彌陀誦各萬卷崇寧元年秋示疾某衆告
曰吾生淨土時至當兼金臺隨佛西邁即瀆
身端坐結印而逝火餘舌根舍利如蠟

佛祖統紀卷第十三

法華 華嚴 楞嚴 涅槃 法苑珠林 法苑珠林

佛祖統紀卷第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五〇八頁上一行「之十四」，經無。
- 一 五一〇頁中六行第一五字「子」，經無。
- 一 五一〇頁中八行「江岸」，經作「江車」。
- 一 五一〇頁下六行第四字「久」，經無。
- 一 五一一頁下七行與末行之間，經有夾註「此卷四十人本紀止錄十人餘二十七人不錄」。

佛祖統紀卷第十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慧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四

神智文法師法嗣

明智中立法師

空相思恭法師

扶宗忠法師法嗣

草堂慶元法師

超果湛法師法嗣

海慈若圓法師

法真成法師法嗣

白蓮道卿法師

文慈宗正法師

永嘉法詮法師

安國元惠法師

四明淨景法師

神悟謙法師法嗣

北禪淨梵法師

德藏揮瑛法師

壽安良弼法師

一相宗利行人

白蓮善珠法師
金華子方法師
淨住思照法師

慈覺嚴法師法明
天台法華法師

惠辨謙法師法嗣

卓漢揮仰法師

圓覺慈慈法師

天竺應如法師

天台應通法師

慈覺齊玉法師

普明如靖法師

法雲宗欽法師

佛智慈雲法師

慧覺清月法師

上竺明義法師

群芳初法師法嗣

梵慈智普法師

南屏文法師法嗣

憲章仲閔法師

起果賢法師法嗣

精微考倫法師

寶積考端法師

景雲其法師法嗣

覺慈善萬法師

佛照智堅法師
圓明普賢法師
高夏義天僧統

清

清

清

清

神智文法師法嗣
法師中立耶之陳氏賜號明智母著日輸入
懷遠有娠夜不三浴則啼號不止九歲出眾
于蕭東之樓心愛經一誦永憶不忘治平中
試經閣封府中選得度初依廣智學教觀及
神智繼主南胡後休之熙寧中神智開憐註

問答者二百人無出師右乃舉居元久之
去謁扶宗於永嘉將歸宗曰子行必紹法智
之席及神智謝事乃伴師為經元祐初高履
僧統義天遠來問道角濟岸過師外堂歎曰
果有人焉遂以師禮見傾所學折其鋒竟不
可得師令門徒介然始祥十六觀室以延降

...

粟之士已而辭去曰昔年六十當再來即過
度東湖之隱學教年郡太守王公勉主實雲
一新棟宇於伽藍神腹得頤文云後百年當
有肉身菩薩重興此地聞者異之後退隱白
雲菴日宣止觀至不思議境歎曰吾道至此
極矣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心乃作不思

議辨正又指五章製大綱目皆果明因以成
辨行舉佛攝生全生是佛作止觀製綱指歸
獨疑文慈正師之郡請再主地屢果符六十
再來之言嘗升座說法慈雲無蓋下座問侍
者曰吾道道何語侍者答以所聞師曰吾嘗
身心同太虛空殊不知語之所出也歲機行

江浙建慶為景威擇其德法華備者七年
行法將圖釋觀中見一大舟眾欲乘不可唯
師坐其中以行自是辨慶東涌趨勝於音政
和五年四月辛亥謂門人法維曰吾爾與吾
心甚適悅謂觀堂行人曰吾嘗與汝輩長別
即面而生遊繩子索法祖塔之東薄三大部

淨名光明數十遍誦法華論為都與人除病
卻鬼救災早不能早記其驗孔老之書無不
通讀其對儒士博說則反質之曰此道在乳
聖如何在詩書如何儒士不知對則引琴
辨之曰無乃若足乎聽者心服而還師在宋
嘉祐宗謂曰吾嘗見摩利支支歌於東中求

護法它日章於南湖憐空置其位及師主席乃立像自師始陳堂中嘗謂師曰嚴奉本又堅持靜慮以身為苦說百億事皆師定慧法師宗正賜號文慧依神智學教觀深遠間城治平初繼主南湖大弘宗教先是寶雲祖歲骨於育王山西地隅後七十七載師自南

湖往禮敬願梵覺有雙將遂無沒乃飭工集石題上以顯其處且復為石塔記以識重事時謂識師此文實雲之藏幾不可考法師思崇湖之鳥程人孺號體真年十九刺髮詣神智學教觀及歸里時空相慶于積潭師克志與復為屋三百檀從容無求而施者

自趙功成修長懺三載以答志願及老歸吳山靜空建炎元年九月別衆坐遊茶毘烟所至皆凝舍利塔于院東南隅弟子戒澄等四十三人皆傳道有成分化游水

扶宗忠法師法嗣
法師慶元永嘉人父參扶宗遂繼法明之席

邵侯仰其道化任以僧正澄清品流莫不厭服所著輔贊記三卷其論經體則推本法智廣智源流之說論無任本三種觀法答扶宗通相三觀其說明正學者宗之崇寧二年間居東溪草堂述義例隨釋六卷初荆溪以止觀文廣例為七科名為義例俾學者知解行

之大旨雖法智製述之多不暇為記師因義神智為纂要以初乘觀法性德之境為真如理觀修德之境為唯識事觀師謂任妄徒疑後學乃決志注釋以斥纂要之非法真成法師法嗣神智法師淨景四明人學法真為高第探金剛經

既欲講即講不俟衆集有臣律師者入冥府司名者曰誤逆也臣潛窺其籍有云明州淨果園黎講金剛般若經一百遍既反詣師以問師曰但十偏耳恐以義勝褒為百偏神悟謙法師法嗣

法主淨梵嘉木人姓篋毋婁氏夢佛光滿室

遂有娠及生因名佛護十歲從勝果師永懺主出家常念阿彌陀佛或問年少何為念佛答曰我欲往它方丈求掛搭去年十八受具戒即依般若法學未久復往謁神悟履親講說大契夙心元祐初主姑蘇大慈講三大部十餘過餘文稱是安業門生始偏異地信

人專戒幾滿城邑嘗率二十七人修法華三昧以二十八日為期如此三會感普賢大士授戒羯磨至稱淨梵比丘則洪音震響如撞巨鐘三昧將圓有二僧作禮曰今春到石橋禮聖迹忽見空中散華異香非常一僧遽曰姑蘇梵法主期懺敬華至此語畢不見因來

瞻禮長洲令黃公考刻記于石云異哉師之道力其與北京進法師夢釋迦授戒南登夢四十二人加羯磨法異世同效師製期懺儀式二浙至今行之嘗依識譯光明別製懺儀與衆同修感格屢見禪觀之慶衆見金甲神王跪於座前後於一處期懺見當天按行懺

室行人有遺其點察者輒障起而退夜居西院時暑酷熱衆不安卧師方披三衣坐水閣上忽風雪飛集涼氣逼人且謂衆曰夏行冬令衆皆歎仰知為神龍翔衛聖熱為涼也元符中夢黃衣請至冥府王者迎就座令吏檢祥霽簿云淨梵比丘屢經多劫長講法華王

即起頂禮遣使送還政和太守應公婢為茶所燒歌笑不休請師施戒即刻神定葛氏請師為亡夫施戒即見夫恭敬於師連座三匝稱已得解脫宣和初郡守賈公敬師高行補為管内法主建炎元年十月坐亡關維得舍利甚多歲塔于橫塘般若

法師釋瑛嚴之桐江俞氏母事二日貫懷後二歲散二男俱出家皆試經得度長名于欽受業錢唐淨住次即師也入道于抗之壽寧照寧中參神悟於施水寶閣深悟止觀之道閱不兩金鐔不寢者數月以所得旨師神悟曰法華妙旨歸乎自心宜善護持勿自輕也嘗

湖魯氏於德歲創一院以迎師大開法苑之遊遊杭秀蘇湖間元符二年春於杭州符示疾俄膏身先凡西向誦彌陀經卷終而逝嘗述淨土修證儀其讚有阿彌陀佛真金色之偈至今人皆誦之又辨西方此土二種觀門之相以勸專修淨業者文見清

行人宗利會稽高氏七歲受業於天華既具戒往姑蘇休神悟即入晉賢熾室垂期三載忽夢亡母謝曰蒙汝機切已獲生履又見普賢從空過前儀畢復往靈芝謁大智律師增受戒法夢大智在座呼宗利名口吐白珠令吞之又於靜定中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華寶

林境界尋詣新城碧沼專修念佛三昧歷歷十年後遊天台屬蕩天封皆建淨土道場晚陽受業天華建無量壽佛閣接待雲水破和元年天早詣日鑄山帝舜祠祈雨感龍玉現金色身甘雨沾足建炎末入道味山題所居曰一相卷會稽道俗諸師主繫念至第三夜繪像珠珠忽放光明大如箕預會者益盛國紹興十四年正月晦告弟子曰佛未也吾辦歸安養矣書頌為別曰吾年九十頭已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盞空斷乾坤窄端坐即逝是日近山人見異僧滿山谷莫知所從來塵全身於卷居之後

法師思照錢唐陽氏十四歲從淨住徒禮聽法華方等於南屏復往東掖奉神幣大有神入既而刺血書法華七軸專修念佛三昧茶小卷日德安後連小門為觀落日之所到三聖像每夜過午即起念佛月二十三日奉道俗繫念終其身三十年一旦攝其徒日夜夢

佛金身丈六此住生之兆也請僧七日以助念佛扇指作印奄從生他時宣和元年春也開紳之際頂骨牙齒皆瑩明如玉石師於海土七經一字一禮華嚴首楞嚴金光明無量寶賢行法道教梵網無量義略教誡四分祇本皆然唯法華十過獨得二百七十卷端

法華十部無量壽佛經五歲阿彌陀經十歲云
法華十部無量壽佛經五歲阿彌陀經十歲
法師揮解天台人天寶職敬傳學強記受教於上竺慈辯嘗曰四明旨意吾已得之唯起敬觀信之未及然不敢不倍也初主車漢書
聖朝漢唐三朝四朝東為神州西為神州南為神州北為神州
聖朝漢唐三朝四朝東為神州西為神州南為神州北為神州
聖朝漢唐三朝四朝東為神州西為神州南為神州北為神州

所生無量為法華亦不知餘生一實是隔偏之國即佛之國所生無量是同體之權異體之權應語同行曰此師言有典刑之堪問道即求依止有不循規者悅眾以聞詢其名則稱有朋觀二師師曰此二人教門大才也弟之問嘗夜坐方丈聞廊簾有天樂聲遣人迹

之聲出朋師房師附壁隙窺之見朋觀數輩於燈前戲象手作無聲樂師益異之平時喜茶酒終之頃謂門人曰展鐘鳴即來報至時雲茶一盞書偈而化時大觀二年仲冬也塔于院南芙蓉浦
法師齊玉以時雲川人尚書莫公文子也法號慧覺早親釋學日記數千言始崇祥符神智後依慧辯一日赴僧次遊辭之或問其故答曰誠不欲五千之利而喪一日之功

慈辯得通相三觀之旨秘不肯說師屢扣不已乃於密室跪舖以授初出居茗溪寶藏每於歲終大興淨業之社遷橫山立丈六像率道俗修行中夜告眾曰我輩未念佛時心隨塵境作諸不善犯一吉羅尚受九百千歲地獄之苦況犯篇聚重罪乎五篇今若念佛則可一念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況又父母生我今我出家理當度脫以報重恩今若破戒墜陷則父母豈不失望大眾聞之無不傾誠懺

悔舉身自撲至損額失聲者此雖動靜半行
代之意宣和六年遷居上竺先是德辨之去
繼之者或不振學徒謀曰得五公乃與郡守
弱身國聞之乃具禮以迎講道數他不異
辨嘗中夜頂像行道一僧失規責之曰汝無
知乃畜生耳已而悔曰彼雖不肯為畜生

有玷三寶自是三年對佛悔過歲大旱井竭
師連心密構夢水出西坡豆掘之清流涌出
因名夢泉建炎元年秋謂首座修慧曰吾牀
前多寶塔現慧曰和上流通法華之瑞證也
師曰所願見阿彌陀佛耳即集眾念佛頃之
拳手加敬曰佛已來接也端坐合掌而化葬

十山西草堂之側謚妙辯塔曰慧琳門弟傳
教者密印大師修慧等二十人所著普賢行
法經疏及自釋疏祖源記無量義經疏雜珠
記以山安般守意法門等勝懺法
法師種慈四明慈溪人賜號圓覺初依壽安
禪師既而復謁慈辨其學大成時門下十高

第師為說法第一初居西湖普提遷會稽圖
通崇寧初能仁虛席以師為請有文首座能
行人各然二指擔佛冥被師既至一眾說服
嘗因暑熱講散偃息臥榻適首座至白曰此
山師席講退之頃不入幃室則居禪堂未有
高枕自安者師婉謝曰敢不承教自此祈爽

盛暑不敢少懈每當如廁則沐浴更衣雜行
道過雪必手掬以為淨著十類說權實指迷
世行其文
法師如靖賜號普明早入慈辨室杭人有以
私憾害其兄者後深知悔以聞一律師答之
曰殺人償命何足為問其人即投西湖而死

欲償兄命免為後結既不見兄反悔投水因
眾人入雷峯受戒鬼隨以入聞戒師說人造
罪許懺悔其鬼乃怒律師豈知可悔必不投
水日夜隨律師索命語以修薦百方皆辭久
而言曰為我請請佛子施大藥戒則可脫及
為授戒法乃見形致謝而去後生覺悟學徒

雲擁唯一室空閉云有惡鬼居之師中夜入
室坐禪忽聞啾啾見一人頭飛走地上俄化
為人師謂之曰汝何得獲人鬼曰凡出見人
本欲求度人見自畏非獲之也師乃為說法
授戒語之曰汝可入吾神鬼即如教堂重葺
攜里林中放之化成天人殷勤謝師飛空而

沒連炎二年遷上竺初是有為鳴童卦者或
以上竺住持為問童云待問土地良久曰今
平天符已下請請法師矣問月而師至三年
十一月金虜破抗師預感夢知此山厄運不
可免語其徒令避去及虜至或謂可以禮師
即聲鐘集眾虜疑其將抗已放兵大掠火某

屋而去
述曰靖師之德可以脫余命之鬼可以度
空室之祟可以感上竺之符而不能卻元
木之冠止上竺之焚蓋當群生同分業處
兵厄火災所不得而幸免也
法師應如雲之浦江胡氏然記多聞尤善持

論末學上竺慈辨深器之嘗往靈山訪同世
出六能義反覆辨詰彼義隨師即擗拳紫
帛謂之曰西竺破敵則豎勝惜道場降魔亦
表勝相今法戰既感當揭一竿人畏其烈日
之虎子初慈辨得南屏通相三觀之旨秘不
授人王慧覺祈請尤力許中夜為密說師知

之勝梯揭瓦伏身竊聽飛雪翻空背若披鑽
旦自慈辨曰我於通相三觀若有真授即錄
其言以示一眾慈辨怒曰應如盜法鑿聖知
主越之圓通曾因講散謂侍者曰今日東風
吹教法過潮西去使眼中有耳者得以有聞師
三十歲便亡卷毒障座侍者供講表以俟紹

興三年遷上竺元水焚蕩之餘唯存藏室有
勸化人營建者師曰我但流通大法耳它日
自有修造者至及師亡普覺惟日果以鐘虜
與土木事五年九月車駕幸大士殿師奉對
如流上喜賜萬歲香山以供大士師不尚著
述嘗以偈示人曰吾傳智者一性之宗三千

實相妙空假中一合法界生佛體同凡聖一
如善惡理融毗盧身土落若虛空達斯旨者
法法圓通左之右之受用無窮山家稱如虎
者三人神照本如曰明道如林麟及師也一
夕別大眾歸寂而終塔於寺西北隅嗣法學
先懷志白蓮慧仙皆是世其業師有教最者
指難集

法師宗敏秀當湖魯氏名族也賜誦法雲年
十五具戒備參講席如趙果照廣化明南屏
玩無不歷事後入慈辯室頗有發明辯誅首
座非其才乃請與之抗論座為之屈紹聖初
主抗之善提元符中遷孤山樞密齋之奇時

求謂問楞嚴大旨為談心要之妙之奇言下
有辨教以師禮久之退處報恩六一泉之上
其風元末陷杭寺為煨燼乃還止當湖卷居
紹聖七年冬示寂命以衣孟修報恩塔即山
撤而葬焉後十八年有司以其地為延祥觀
遷其塔于山北為窳之側弟子慧靜取全身
間維之視容貌如其生薪盡火滅寂會利百
粒如教
僧統義天王氏高麗國文宗仁孝王第四子
辭禁出家封地世僧統元祐初入中國問道
至四明郡以明智照館接之義天上表乞

傳賢音教教兩街舉可授法者以東京覺嚴
誠禪師對誠舉嚴慈因淨源以自代乃敷
主客揚保送至慧因及法諸刹迎幾如行人
禮初至京師朝拜教禮部蘇轍館伴謁圖照
宗本禪師示以宗旨至金山佛印坐納其禮
揚保驚問印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屬道侑俗
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

聞之以為知體至慧因持華嚴疏鈔咨決所
疑問嚴而畢於是華嚴一宗文義逸而復傳
及見天竺慈辯請問天台教觀之道後遊佛
既禮智者塔為之誓曰已傳慈辯教觀歸國
敢揚顯賜真護見靈芝大智為說戒法請傳

所著文既選國乃建剎號天台奉慈辯所傳
教文立其像為初祖歲遣使通音問及施金
書華嚴三譯於慈因建開藏之本見飛
山別傳議為跋曰甚夫古禪之與今禪名實
相遠也古之所謂禪者藉教入禪者也今之
所以禪者離教說禪者也離教者執其名而
遺其實藉教者因其詮而得其旨教今人婚
許之故復古聖精純之道珠公論辯斯其至
焉近者遼國詔有司令義學沙門詮曉再定
經錄世所謂六祖壇經寶林傳等皆與焚棄
而此世中國禪宗章句多涉異端此所以海
東人師疑華夏為無人今見飛山高嶺乃知

有法法開士百世之下住持末法者豈不賴
珠公力乎珠公力乎珠公力乎珠公力乎
述曰助師辨祖謂智炬撰寶林傳說說百
端如達磨隻履西歸立雪斷臂等事與南
山鎮高僧傳多不同世世又謂壇經經性
不異吾宗而於念佛求往西方有似駭片
義天言遼國焚素二書者蓋以此也

南屏文法師法嗣
法師仲開三衢人受業禪符來依南屏文師
以雄辯見稱義虎政和初還郡主浮石學者
驟至嘗放言曰吾座下不五百眾不講大經
欲一生唯講光明觀音囉唵之水日集眾屏堂

登師子座跌足而坐忽見銀臺自而至師曰
吾平生解第一義普取金臺今乃若此眼同
而化所著遺集五卷其自序曰釋氏子者
所述必求公卿為之序其首疏其尾為其說
律行於世且衣冠之士豈知吾之是禪吾之
非儒是而無乎天能觀乎哉或而非有厚人
恥焉乎哉
超果賢法師法嗣
法師孝倫學超果賢師為有成大觀元年主
仙潭撰教義名精微集四卷賜號妙慈又撰
金剛經疏二卷
法師龜齊錢唐周氏號清辨幼歲試經得度

傳教觀于法明會賢師嘗患疾百藥不治
逆方謀觀音尊號夢一婦人以鑿開其骨為
其心手捫摩之患即愈時昔所覽廢不通紀
走筆成章率歸典雅咸謂辨才之證主錢唐
道林嘗熟上方姑蘇東重鏡唐南屏姑蘇廣
化三箇浮石政和復跡上方開居于方丈述

嶺山記釋天台戒疏凡三卷建武四年正月
果衆請彌陀經稱佛號畢即刻而化塔舍利

于上方門人法清及景德法雲克傳其道雲
繡翻譯名義七卷大為梵學檢討之助頗亦
附以教義云

景雲其法師法嗣下下 下下

法師居式金華人嗣景雲住景德樓圖覺疏

四卷

佛祖統紀卷第十四

昆一

佛祖統紀卷第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一 五一三頁下八行第一五字「綱」，
〔徑作「網」〕。

一 五一四頁上七行末字「集」，〔徑作
「累」〕。

一 五一四頁上一〇行「烏程人」，
〔徑作「烏程人」〕。

一 五一五頁上一行第一四字「開」，
〔徑作「開」〕。

一 五一五頁中二行「南屏」，〔徑作「南
屏」〕。

一 五一五頁中四行第二字「卷」，
〔徑作「卷」〕。

一 五一五頁中一六行「博學」，〔徑作
「博學」〕。

一 五一六頁上一行夾註右「淨行」，
〔徑作「淨行」〕。

一 五一六頁上七行第二字「姑」，
〔徑作「瑄」〕。

一 五一六頁中七行第一二字「兄」，
〔徑作「鬼」〕。

一 五一六頁下七行末字「世」，〔徑作
「志」〕。

一 五一七頁上一行第一五字「尼」，
〔徑作「凡」〕。

一 五一七頁上四行夾註「未詳承稟」，
〔徑無〕。

一 五一七頁下一二行「集衆屏堂」，
〔徑作「集衆昇堂」〕。

一 五一八頁上一二行第一六字「曾」，
〔徑作「胸」〕。

一 五一八頁上一〇行第一六字「頗」，
〔徑作「類」〕。

一 五一八頁上一四行與末行之間，
〔徑有夾註「此卷三十七人本紀遺
失十七人」〕。

佛祖統紀卷第十五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昆二

諸師列傳第六之五
明智立法師第五 澄照覺先法師第四 圓澄智德法師第四

定慧介然法師 待制昆說之

諫議忠肅公陳權

草堂元法師第四 息卷道淵法師第四

安國惠法師第四 智涌了然法師第四 真教智德法師第四

白蓮梵童首座 天台淨院法師第四

北禪梵法主法師 北禪惠深法師第四 頂山子文法師第四

超果惠道法師 德藏珠法師第四 北關思淨法師第四

青安彌法師第四 教藏有金法師第四 車溪卿法師第四

竹菴可觀法師 祥符道析法師 慧覺玉法師第四 清修法久法師 假名如湛法師 慧解曇應法師第四

北禪法禁法師 圓覺淨主法師 法照中皎法師 能仁文首座 普明靖法師

圓通思梵法師 天竺如法師第四 崇光懷志法師 音圓普證法師 餘姚行澄法師 法雲敏法師第四

樞密符之奇 佛智雲法師第四 法照淨通法師 佛照堅法師第四 神辯覺空法師 梵慈普法師第四

牧菴有朋法師 澄覺神煥法師 容印修慧法師第四 慧照道倫法師第四

北禪文俊法師 普圓善期法師 宣祕慧德法師 法俗道遵法師

神慧敏齊法師 能仁能行人

東堂智欽法主 圓照梵光法師 憲章閔法師第四 餘慶道存法師 清辯齊法師第四 景德法雲法師 明智立法師第四

上方清法法師第四

法師覺先明之慈溪陳氏號澄照七歲受經一讀成誦初稟教于明智既得其傳後請益於慈辯清辯所詣益深靖康初主奉化之寶林會來早邑請講金光明卷而兩三日因勉邑人建光明幢誦經萬部為邑境之護遷主延慶大私宗教久之復歸寶林菴室曰妙蓮復誦滿萬部持淨土佛號四十八歲摘經疏名言以資觀行自曰心要紹興十六年正月十四日說法安坐而逝塔于安室之側它日有夜聞誦經聲迹所自出塔中後月堂居兩湖謂師於延慶有傳持之功而塔在華菴乃令遷之祖暨及開土見檢索不朽骨若昔

法師法華賜號慧照早為明智高第屢居座端道業詞章衆所推服高麗義天至首入南湖師明智而友慧照請疏所授教乘歸國師授筆立成有古史風義天嘉歎不已文惠名文 郡命主三學講演之盛亞丁南湖香諸門人

銅山天山下 法師法華賜號慧照早為明智高第屢居座端道業詞章衆所推服高麗義天至首入南

湖師明智而友慧照請疏所授教乘歸國師授筆立成有古史風義天嘉歎不已文惠名文 郡命主三學講演之盛亞丁南湖香諸門人

法師法華賜號慧照早為明智高第屢居座端道業詞章衆所推服高麗義天至首入南

湖師明智而友慧照請疏所授教乘歸國師授筆立成有古史風義天嘉歎不已文惠名文 郡命主三學講演之盛亞丁南湖香諸門人

曰余嘗勸人以二戒三十已前未可念阿彌陀七十已後不得持消災呪謂少不知進老不知止也時人然之

法師智謙編說圓澄學于明智紹興庚辰主寶雲每念寶雲為四明傳道師自遷骨鳥石其迹靈瑞乃力搜訪得正法師所撰石塔記

重刻于烏石菴又於寺開堂設像表示後世法師介然四明鄭人受業福泉山之延壽明

智居南湖從其學遂悟境觀之旨元豐初葬修淨業三載期滿謂同修慧觀仲章宗悅曰念佛三昧往生要法也乃然三指誓建十六觀堂中設西方三聖殿環以池蓮功成復然

三指以并佛恩於是修觀之士有所依託焉建安四年正月七日金虜犯明州寺眾奔散

師獨不去雪布至謂之曰不畏邪報師曰貧道一生致力建此觀堂今老矣不忍舍去以

來生也虜酋義之謂曰為我歸此地作觀堂以此規制遠邇師以行後人悲思乃以去日

為之忌本寺有碑記其詳師之曰定慧慈尊者立像於于觀堂之側師之曰定慧慈尊者立像於于觀堂之側

見說之字以述自語言師之曰定慧慈尊者立像於于觀堂之側今待制文公

題四州并也監明州府知府而湖廣明智閣師之曰定慧慈尊者立像於于觀堂之側千說觀之說於

智沒為標碑而論之時稱高作師之曰定慧慈尊者立像於于觀堂之側陳瑞守學中商劍人自號了翁幼習甲科官

至正言親止之日盛墓一年天降甘露有芝草生於家師之曰定慧慈尊者立像於于觀堂之側一嘗出見佛宗顯有奇發觀華嚴

了法界之旨因上疏論宰相章惇諱四明日與明智會因問天台宗旨明智舉止觀不思

議境示以性會修成無作行之義公曰乃知此宗性本現成人間現前色身如何觀察明

智曰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公曰世人言其死如歸不知如歸乃大家者自是深達境智之

妙作師之曰定慧慈尊者立像於于觀堂之側手有門頌以示明智智可之師之曰定慧慈尊者立像於于觀堂之側晚乍刻是為歸焉明智作觀堂淨土院記發

禪寂光淨土之古宗門難其說師之曰定慧慈尊者立像於于觀堂之側諸子皆白衣未嘗性不滿意宣和六年冬無

疾別家人而逝紹興中增諫議大夫益忠肅述曰智者之為道也廣大悉備為其從者

自覺信之未足以信於人惟名儒士夫信而學焉則其道斯為可信也智者之世有

後復抑顯言則法之世有梁肅李華燕雲之所有師之曰定慧慈尊者立像於于觀堂之側又和真應明如之時有異以道

陳管中允教君子不恃知道又能立言以贊之智者之道於是命有焉師之曰定慧慈尊者立像於于觀堂之側草堂元法師法訓

江師道淵非嘉人自號息菴又依扶宗深達

觀道居西湖永明講授有法審謂修性離合之旨扼要雖示其妙後人或戒異說師叔來

諸文立為二義一者約修三性三與修性對論三以明離合二者約修九性九與修性對

論三以明離合初修三性二者如不二門性指三障是故具三修從性成三法尔又云

一念心因既具三軌此因成果名三涅槃又全歸云本有三種三理元徧達性成修修三

亦徧此皆性三修三六法明離合也言修性對論三者以修為能對性為所對如不二門

云為對性明修故合為二則修二性一三法明合也次義言修九者如不二門云是則修

雖具九則法身般若解脫各各具三此乃修中自論九法以明離也然法身中三雖本屬

性指要判云雖魚性三成為所發故皆屬修言性九者如光明句釋查鼓具有圓空鳴三

法即是一境三諦入於圓空鳴中各各自具殊大等三運有九法既得鼓體性後中論本

涉也修此則就性中自論九法以明離也修柱對論九者如涅槃跡明體宗用各有三義

體有禮成達宗有本要助用有本當自在此約修六性以明離也師示宗當或著得

氣曰體色不礙白乳流涌香若蓮華人取乳可畫面持着路經一蒙縛斷不進異香微

卷中易歸重不能舉卷主舊有微憾乃悔謝
已嘗有小犯致蒙見諒乃隨表罪之遂行壽
及三年忽大風折木壞其塔滿會舍利若天
彰其德云

安國憲法師法嗣神韻下
法師了然臨濟薛氏母講山女會看像前朝

夢至佛殿見僧持蓮華今食之且曰汝
生子當出家後十三月而孕四歲母念出家
則誰當為嗣夢神人叱之曰何美前囑遂送
之十六具戒從安國學教觀慈解聯發寄夢
坐盤石泛大海望大士坐山上竹林問師曰
平生持尊孰今得見之遂正立說百偈以讚

廣憶其半自是頓發辯才侍安國蓮白蓮未
與去詢明智問華嚴十法界大論三世間
法華十如是三處文義共成三千判溪何云
指之妙境出自法華師曰華嚴大論是死法
門法華十如是是活法門智首肯之時見說
之嘗謂明智因與師論此道待之如同學四
明講者道如辭氣毅然時號如虎與師難問
必為之屈明智舉主廣嚴師曰吾不當負所
得幸為安國嗣六年還白蓮居山二十四年
學者常五六百人紹興戊午寧海建大會請
師說法有使者持牒來曰梵率天請師說法
師曰此問法會未徵使曰符不可緩當先其

次者即毀師名而去紹興辛酉五月夢兩龍
戲空中一化為神人袖出書曰師七日當行
師唯唯既寤集眾說法復大書曰因念佛力
得歸極樂凡在吾徒宜當力學即沐浴更衣
與眾同誦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而遊能仁
行人聞天樂音祥光屬天眾謂師教者淨土

而先赴梵率之請也八月葬東岡錫號智涌
郡神兩子五溪泉苦路險師吼龍使移之是
夜風雨大作且見潭在所指夷坦處述宗圖
記五卷釋而各止觀樞要二卷釋十不二門
虎溪集八卷

法師智仙仙居李氏誠真教勿不樂世俗會
曰世間榮富何能況我一生清志邪遂服方
袍遊學至天竺得觀道子明義首座還卿依
白蓮惠師聽止觀大有發明久之竟嗣其席
常時繫念唯在淨土或曰法華三昧一土一
切土一身一切身一佛一切佛何不依止觀
修法華三昧而為往生之因師曰判溪云分
別功德品中直觀此土四土具足故此佛身
即三佛身此大衆即一切衆以惑未斷故安
樂行是同居淨土行之氣分故不離同居緣
見同居淨問者曰同居類多何必極樂師曰
教誡多故宿緣厚故令專注故是攝生故師
當結制稍覺微恙乃請辭郡縣還寺杜門絕

客衆請用醫令厚禮謝去之即易鉢而西說
彌陀像請行人誦經終卷而化時能仁開念
佛聲濟天仙樂盈耳塔于院東北隅
首座梵章學憲法師慈通其有屢居白蓮處
端講唱有法學者宗尚讚抑不肯出世人高
其風著圓覺經疏一卷時稱簡正

北禪梵法主法嗣
法師惠深勿徧座講席及見北禪洞極靈道
後法主歸寂師繼踵行化當建炎兵燹之餘
極力土木卒還舊制領徒說法未嘗一日以
事廢將建大殿象魁見巨室師曰若使出門
千施主不如閉戶禱請天精意所感施者自

至師正席二十九年有僧善居為知事亦如
之清儉勤力輔贊有理人或與錢即腰纏手
執自攜以歸履費脚金損施福也
德藏瑛法師法嗣
法師思淨錢唐喻氏受法華於瑛師師極厭
有復深研淨土之觀專志念佛日課觀經大
觀初於郡城北關創精舍扁曰妙行頓徒乞
食期飯僧百萬不二十年竟踰八倍建十蓮
華藏規制巧妙為天下輪藏之冠尤精實帶
每運筆先於靜室念佛觀想一日畫丈六像
見佛光良久衆皆瞻禮師於是時頓悟筆法
之妙於是人間咸稱為喻彌陀嘗於西湖北

山鑿石作彌勒像半軀於巖識者以為深
谷為陵之日必有繼成全身如三生石像者
宜和初盜起清溪北錢唐師告渠魁願以身
代一城人命賊義之妖鋒為戰紹興庚申冬
端生想佛七日不廢忽起蒸香供佛歸塵跌
坐而化旬日頂上溫暖而體紅潤見者謂其

猶生葬于法堂之右

車漢卿法師法嗣

樂

法師可觀字宜翁華亭戚氏年十六具戒依
南屏精微師聞車漢聲振江浙負笈從之一
日聞舉唱曰般若寂寥忽有悟入如服一杯
降氣湯玉慧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

若不謂實鐵林非苦變易非遷歎曰語言文
字皆種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遷當湖德
藏居閩世堂為楞嚴補注雪以祥符延闈兩
載以疾及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堪之則
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道七年丞
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並北禪入門適當九日

指塵云臂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
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
節不已及得所遺法語謝曰當日卷卷斯道
不敢孤負竹簪清照七年皇子魏王叔四明
請道場用月堂遺書之為請主延慶時已
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聞王薨師在天竺受

請曰王肯如生豈當有辭遂行至南湖飛見
行李窳窳莫不歎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簪
九年二月十九無疾而逝壽九十一茶甕古
根不壞舍利莫知其莫塔德藏之觀堂師五
住當湖皆隱于竹簪因以為目景大慈自
徑山行化來訪當湖對語終日敬之曰教海

老龍也師見齊房安像即誡之曰汝起居無
禮說無益語少時焚香之敬不補終日媒媧
之罪也著楞嚴說題集解補注共四卷蘭盆
補注二卷金剛通論事說各一卷圓覺手鑑
竹簪錄各一卷山家義苑二卷
法師有朋金華人自號牧菴一家教文背誦

幾半初學于慈圓覺復往謁車漢晝夜扣請
盡得其道主仙滯講止觀天衣持師分衛至
境皆非圓頓行人入道之門持珠然曰我所未
聞之說也設禮而去湖人薛氏婦早喪不得
脫其家齋千僧誦齋罰狀若諸師演說經旨
婦患語曰謝翁婆一卷經今得解脫翁問千
僧同誦何言一卷吞曰朋法師所誦者蓋師
誦時不接世語兼解義為豚也徒能仁講道
日盛晚不接世語兼解義為豚也徒能仁講道
方未聞者莫不心說於方大扁一室曰六經
堂中設一几而初無文字士夫恠其誕衆生

寺欲屈之師今侍者先語之曰諸賢欲何相
見若賓禮則對坐商略若請益則侍立發問
若索難則容先伸三問成曰已從賓禮及對
語接引不已乃知六經在胷中也每臨講不
預觀文嘗曰我七番講止觀於正修中未嘗
道著一字又曰大部中欲作一難如片紙大

亦不成所謂文字性離皆解脫也故合教范
畧無義目唯十不二門口義線露一斑耳或
問十境十乘方成觀法荆溪何云不待觀境
方名修觀師曰向伊道攝事成理了也又問
圓頓教中為立陰否師高聲一喝云陰入重
擔常自現前何更問立不立一日講調御丈

夫數士人至師曰若在儒教論大夫事如忠
臣事君不顧身勇士赴難不畏死立天下之
大事成百世之顯名不為聲色名利之所惑
溺皆名犬夫若在吾教則一心三觀為舟杭
六時五悔為榜棹降伏諸魔制外道不為分
段變易生死之所籠檻者方名大丈夫耳士人

為之畏服師御衆屬而簡左右或欲師白堂
整衆者師曰我所以不數數告衆者是有意
也不見道頻當天夫威乾道四年十二月三
日坐青玉軒請行人諷觀經至真法身觀集
大衆念佛留傷坐亡奠于崇法之祖塔稟法
者顯菴法昌月漢法輝等甚衆師自侍強記

請道場用月堂遺書之為請主延慶時已
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聞王薨師在天竺受

不富科業嘗謂同學竹卷曰天下紙一个車
座主老兄紙半个問何為半个師曰不合多
幾個紙葉也在像潭日竹卷來訪為上講師
讀大科竟即收表曰宗師在座不敢入文其
對專霜之禮尚讓若此
慈覺王法師法嗣

法師法久餘姚邵氏受業龍泉十五試道經
中選得度初依智涌於廣嚴後去從慈覺赴
天竺師隨往旦夜為學卒成其業大慧居徑
山往咨心要嘗令師舉境觀之旨必擊節歎
賞有王侍御女早喪每附語令請高僧誦法
華大慧令師往方外座演經侍御忽有感悟
夜中亡女夢於父曰承法師講經力已得生
慶侍御因作一乘感應記大慧一日謂師曰
教苑人稱宜勉力弘傳以光祖道師遂歸既
而慈溪羅氏以圓湛著述之學者四集共仰
師法紹興十三年郡令居清修泉清石潔人
境俱勝常慮後生單寡多弊乃開眾堂作蓮
池講席如禪林之規以身率先報莫敢怠說
法機辯有大慧之風有不能領者謂師設禪
於教苑寺左曰師子巖創一堂名無畏日住
其中誦法華楞嚴七經十九年不輟一日忽
告眾無疾而化塔于寺西雪溪橋額為撰靈
門人妙雲繼主其席

法師神煥湖之安吉人早學慈覺時稱出類
紹興中主思溪覺悟自昔教門諸師立義未
盡者悉辨論之得百篇世號煥百章嘗論諸
天位次不正乃考尋藏典撰為天傳其序云
紫霄舞安功德天座在佛左道場若寬更安
大辯及四天王在右則知世人或十二或十
六或十八皆準鬼神品增減無拘也今欲定
算早亦良為難如鬼子母羅刹也豈當與大
梵同列有女名功德男名散脂今以功德居
上梵釋次之後列散脂鬼母豈非失序因故
討大藏作諸天傳隨位釋之蓋天有主客有
男女有本迹有顯晦大梵為三界主帝釋為
初利主四王為八部主若功德大辯但寄寄
耳功德寄於天大辯寄於山澤初無主領茲所
謂主客也功德大辯樹神地神鬼母並女質
餘則男身所謂男女也金剛密迹五百徒黨
皆大菩薩本也規居神像迹也所謂本迹也
大辯對佛宣揚正法雖位處寄身示女質
而言行則顯或但作影響不事敷揚縱權有
統王現丈夫形而言行則晦所謂顯晦也知
此四端可與言天矣竹卷見之曰大略數百
字彙括殆盡天傳東見其序正紫霄舞安功德天傳煥
字彙括殆盡天傳東見其序正紫霄舞安功德天傳煥
著者圓覺疏二卷安樂記一卷
法師如湛永嘉無氏母夢寶塔而生幼年說

經得度首謁東靈教師及普慈暉師所學未
訖乃與揚光淵空相融之車溪休師時眾
已多無所容唯小室如斗不以為隘劇暑埋
大慶實以寒泉與四友背塵環坐以挹其爽
如此數載眾戲目為五蓮堂後象慈覺於橫
山畫夜潛心盡得教觀之妙初主車溪壽聖
講餘課法華一部佛號二萬聲有求為知事
者以非器不見用減之夜懷刃入室則見官
客滿座次夜復入則昏暗失路又一夕往得
入室見十數人皆同師形其人媿恐而遁平
時少睡夏月坐草莽中口誦法華親身施蚊
門人謂師年高宜息苦行師曰翻飛之類安
得妙乘所冀喚我血聞我經以此為緣耳後
人因表其處為餘蚊臺晚歲謝事閉居小菴
日嘉淨業紹興庚申七月端坐念佛結印而
逝開得五色舍利著淨業記釋觀經疏護
國記釋光明疏又述金剛會解假名集建家
初述皆聞會異其末題云句奴去抗入秀其
火沿塘劫掠蜂起命在不測聊書此為記時
事人以為與章安當寇盜縱橫而著涅槃王
表其事相類
述曰法智之記觀經光明也當時同宗之
輩親炙之徒如孤山淨覺歸靜抗辨卒莫
能勝謂之陽攝陰助猶可為說至於假名

以天資之高德業之美為四明四世孫當
教觀中興後不思光贊乃祖之功而反事
筆削惡為淨業護國之記白晝撰文背宗
破祖自墮山外之侶可悲也夫

圓覺慈法師法嗣

法師中皎明之慈溪張氏賜號法照母夢月

五

隱懷而生受業承明初休南湖明智未幾去
錫圓覺于天竺久之直得法奧靖康初能仁
座席郡太守劉光囑智涌舉所知以師應命
圓音一演學徒四集以粥飯不給關海田為
二十頃香積乃裕紹興乙卯夏早郡守以龍
湫普變智者戒遺僚屬屈師臨泐施以戒法

即日雨洽以年老退處巖窟卷紹興乙丑沐
浴易新衣書偈別眾正生西向而化

行人能師嘉禾人少學能仁入城室四十載
六時行道雖病不廢唯不食數日其病自愈
行人之名遂聞江浙年既老讀文如初學草
毫戲之曰未忘筆耶師曰筆何所忘者大懶

嘗暑中曬衣數日懶慨丈夫及同職獲於是
散去餘長唯四一弊絮袍夏則束渠相開夏
日入林施蚊一日逢二虎以身就之虎俛首
而去山神與供一方嘗與交搭香積有乏知
事來告則力拒之明且施自至皆曰昨夜行
人進門相報始知山神荷師以往圓覺有能

仁之命師與文首座然指以請及其至晝夜
誦益大有開悟

晉明靖法師法嗣

新

法師思梵抗之臨平潘氏賜號圓通依淨社
晉明學教觀直通其有久之擢居座首著明
邊覺悟師與僧行及再遷上竺謂師曰覺悟
之席無以易子行道十年大振法道後退歷
西山歸雲菴杜門著書嘗以經疏語錄商榷
禪教之旨名曰會宗侍郎晁公武一見契心
為之序曰予聞世父景迂先生之言曰師之
浙江東西有天台之學通其說者無禪教之
病可以為人天眼目小子識之自予聞此三

終星矣今見會宗之所述其有合於世父景
迂之言乎師平生以戒法力薦善與聖賢
撰凡神禮史函驅逐扶厲一為說戒無不通
風乾道四年五月有日若謂師曰六月之望
師其亡乎師笑曰造物焉能制我邪法謂六
月亡我且八月往至期沐浴更衣跏坐龕中

召泉誦佛瞑目而化塔于方丈之室

梵慈普法師法嗣

法師梵光四明鄞之陽氏賜號圓照母夢異
傳入其室十二月乃生異香盈室十六具戒
始學律于湖心通照復習教於南湖神智慨
然遊方東四西浙乃之白牛見海慈普師聞

誦法華壽量品廣談三身言下大悟將還鄉
海慈撫其背曰汝必大振法智之席及歸郡
中王資深命主廣壽政和四年春太守呂深
以南湖請時廣壽之眾願從者百二十人自
是南湖眾及五百法智之世未若是之盛也
宣和四年大早郡請講雲雨經依法繪壇繼

素單集披袖則雲與下席而雨注靖康初高
麗貢使及境來謁云國王問訊法師勉仰道
德無從瞻禮謹遣使獻法衣一襲及本國靴
法師所著華嚴疏論二百卷建炎三年以老
謝去寓奉化之福聖南湖自罹兵燹積年未
復郡守仇愈謂非師不能振遂迎師再還鄉

僚單集竹閣講演仇公臨筵讚之曰微言發
覆吾生何幸紹興十二年舉門人道瑤自代
遂退處于擇陽與漕使陸寔鄰居住來給方
外友明年春與陸君辭曰老病既久將以後
事託延慶乃舟行至南湖沐浴更衣集眾觀
經書遺訓付悟真義誠諷安樂行至溪入

禪定見十方佛寂然而逝時十三年二月八日

也壽八十葬崇法之祖塔師天資朴素待貴
賤以均禮或問其故則曰吾法以平等為心
不輕為行昌國戴氏為鬼物所擾請師誦咒
及門而崇滅其在福聖道俗請增戒法有耶
氏子附語曰吾汝之先也久處幽蘭人聞

佛祖統紀卷第十五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一 五二九頁中一二行「普明靖法師法」，經作「普明靖法師法」。

一 五二一頁上六行至七行夾註全文，經無。

一 五二一頁下九行「法主」，經作「法王」。

一 五二一頁下一四行「有理人」，經作「有里人」。

一 五二二頁下二行「商略」，經作「商略」。

一 五二二頁下一七行「請魔」，經作「諸魔」。

一 五二三頁上四行「入文」，經作「文」。

一 五二三頁下一二行「翻飛之類」，經作「類飛之類」。

一 五二四頁上六行第五字「明」，經作「四明」。

一 五二四頁中八行「商權」，經作「商確」。

一 五二四頁中一六行「有日者」，經作「有星者」。

一 五二四頁下一二行「仇愈」，經作「仇愈」。

先法師為眾施戒此日冥中異類多得解脫故吾得以暫歸
法主智欽姑蘇常熟人才辯超卓果世如敬
王東靈聚徒至五百行梵慈之道不少異格
勤講憐日未嘗怠時人專辦法主以比北禪
亮云

清辯齊法師法嗣

法師法靈受業姑蘇景德賜號普潤學教繼
十清辯為得旨紹興十三年撰翻譯名義七
卷以釋藏典之梵語援引疏記有所論辯甚
為學者之益咸澤山嘉其作為贊化刻梓云
仰祖統紀卷第十五 四二

佛祖統紀卷第十六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尾三

諸師列傳第六之六

息菴澗法師法嗣

淨社愛廉法師

智滿然法師法嗣

覺雲智達法師

赤城中益法師

山堂元性法師

白蓮清悟法師

盧堂本空法師

真教仙法師法嗣

證悟圓智法師

起果道法師法嗣

德藏從進法師

通照明法師法嗣

報慈蒞光法師

竹菴觀法師法嗣

址峯宗印法師

神辯濟一法師

牧菴朋法師法嗣

顯菴法昌法師

隱學本然法師

永福智亨法師

圓辯道深法師

澤山興成法師

白蓮智圖法師

白蓮妙璘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能仁懷實法師

祥符竹法師法嗣

悟空善業法師

清修久法師法嗣

菴室妙雲法師

澄覺煥法師法嗣

覺菴簡言法師

假名湛法師法嗣

車溪智欽法師

法照皎法師法嗣

則菴明哲法師

醴泉行環法師

圓照光法師法嗣

起果宗掌法師

秉靈欽法主法嗣

楊尖利淵法師

息菴淵法師法嗣

法師道琛之樂清彭氏賜號圓辨母夢紫

氣禁身而年十八具成初學律儀未幾去

從息菴於法明微言妙旨一聞便領後至南

湖依圓照既歸鄉出主廣濟十二年遷廣慈

建炎三年車駕幸永嘉有旨以林靈素故居

為資福院丞相呂頤浩以師應詔奪以僧伽

梨質未於市夜見流光煜煜旦即捧蓮山昔

靈溪麟顏首座

能仁道山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無水指工鑿并得古碑有天康字

滿其下樂清江岸每以類倒為患成謂鬼物

所繫吏民請為授戒神附語致謝附人清順

夢延慶諸祖來謁侍者持位圖於夢而關其

第八順指問之對曰汝師將補其處及後居

南湖果第八世嘗專修念佛三昧忽感悟曰

唯心淨土一而已矣良由彌陀悟我心之寶

刺我心具彌陀之樂邦雖遠而近不逾一念

雖近而遠過十萬億譬如青天皓月影臨萬

水水不上升月不下降水月一際自然照映

一日於禪定中見一老宿坐禪榻上顧謂師

曰吾四明也師驚喜作禮問曰道環於一家

習氣法相未能通達乞垂指教尊者首肯之

及覺心地豁然自是山家言教觀者皆稟師

為正紹興十二年圓照告老舉師以代寺經

虜寇焚蕩之餘師誠心所感施者自歸歲月

之間棟宇悉備因行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

慧辯愈加郡大旱請禱雨師以郡政苛猛言

守感露出因徒數百人是夕大雨有久病者

為說法施食多愈青王湛禪師疾往視之師

語衆曰大言無當終不得力乃於月二十三

日建淨土繫念會道致至萬人與雪竇大圓

禪師為道交臂請說六即義聞而歎曰師如

此說應會悟邪答曰若不因恰何敢對老師

說一日講至六羅漢義學者請說斥之曰小
乘法相說之何益當為說經王義熙嗣三日
一語無重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集
衆觀經晝夜不絕素蘭異香盈室師曰佛
未接我即沐浴更衣畫偈曰唯心淨土本無
迷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今觀安樂行未終

塔然坐亡醫龕彌月顏體如生焚全身于塔
法祖塔之側

智涌然法師法嗣神聖下
法師智連字文秀錫號覺雲四明鄞邑杜氏
受業棲心崇壽年十八受具戒古貌修幹有
長松野鶴之態明智見之曰僧中鳳雛也初

從圓照學于南湖晚依白蓮智涌頓悟圓旨
及歸鄉代講迨慶建炎後歷住五刹皆兵燹
之餘化瓦礫為金碧出於指顧時圓辯重興
延慶未就而逝師通訪宏智同登千佛閣智
曰閣四明談空中有相是否師曰然智以手
指云太虛本無一物師指山川樓閣曰此諸

物象復是何物智大服其言歎曰南湖之任
非師而誰即薦於郡領事十年講無虛日而
衆宇畢成太師史真隱俠老于鄉每過從問
法要真隱曰師於禪律亦貫通邪師曰水泮
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太支離師
曰支離所以為簡易也揚子何遜之支離真

隱肅然服邪師丞相沈公屈居僧職以老病
辭公手札勸之曰師行業清修力荷宗教自
宜表正一方紀綱諸刹幸勿辭自絮其志
師即領命諸方服其清整一日感疾謂侍人
曰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輝復撫掌大
笑曰我自幸至此鍾鳴吾逝矣時隆興元年

十二月十八日大浴得舍利葬骨于崇法祖
塔之旁得法上首月波則約

太師真隱居士贊曰瞻彼連師色粹而溫
禮義是習詩書是教維精止觀實祖儒門
鶴飛象廓蟬蛻塵氛遂令聽者去縛解紛
五位大刹藉藉有聞晚居地處其道弥尊

伊惟台教垂裕後昆前有法智後有覺索
意此幻影與法常存力波山
論曰聖賢應世之迹非世情所能測識也
夫覺索一代明教之師其於亡日如知所
歸出生入死固非常人所可擬倫然則託
形儒相之家居相位二十七考中外清安

其勲業盛大矣而又能大護佛法尊教僧
寶是蓋大權施化示現宰官者之所為也
釋迦本時或為儒林之宗或居輪王之位
聖寺沙彌為釋文宣回向寺僧為唐明皇
近則五祖戒師為蘇文忠卿邪山藏僧為
振文定庸詎知回轉轉位不為佛不為祖

邪良渚謂撫掌自笑宜得所歸而復來此
土位極人臣以故為疑者其未善論事者
此

法師與咸字虛中黃巖章氏賜號明祖學
故白蓮惠師遺黃柑今食之及齋齒類猶香
生七歲依香積出家首謁智涌涌奇之曰祖

位再來也學成以妙年居第一座涌沒證悟
為繼已而悟連上竺乃舉師以代聚徒既多
歲復大歎及分衛吳中池者唯恐自後信安
王孟公問十六觀義師曰佛國在十萬億刹
外而提封不越方寸若克循觀道則柱彼非
遠也資政鄭公問楞嚴八還師曰達心為境

八法普亂達大觀者一念自反二公皆感悟
歲歲為遺供目下明郡太守入山見池中紅蓮
問曰既是白蓮因甚卻開紅華師曰山中并
喜君侯至任是無情亦改容又指看經羅漢
曰既是無學如何看經師撫羅漢背云何不
祇對師倦於酬應歸閑受業會赤城益師亡

那以為請萬年一禪師來訪見林上小冊記
回買常作物一錢不遺數口我於道無愧行
不及師常於法輪寺施成當請聖師象觀寶
光下燭有梵僧立空表禪安之餘常誦空品
至本性空寂則入定數日坐生死無際則大
憫不已其體法真切若此隆興元年五月別

一七五五 佛祖統紀 卷一六

八二一 五七

象端坐念佛而亡。遂龕于寺之東。同乾道三年夏復從本昆五色舍利無算所著菩薩成疏注三卷金剛辨惑一卷復宗二卷法華指要一卷素精於易折衷諸解以自名本取諸成因疏澤山史

法師中益早親智涌滿境觀富辯說人以此敬服焉主上廣等慈運赤城講贊之餘即入禪懺旦夜以繼未嘗少間解智涌教義疏歷溪集

法師元性自號山堂從智涌得教觀之自居白蓮日講次至天主義有學者新至作論破之有取其論白師曰此新學逆路之見也請

撰之師笑曰汝但學得它作論我盡得著山堂集五卷法華文句科十卷

法師子倖字海虛氏號圓淨父從智涌學有聲當世晚主白蓮學徒如市以供給屢之將陞海為四歸以告其母母以白金一笥與之曰為衆辨事佛必繼之母惠其不感也事訖

徒得四千以衆賴以濟

法師本空四明奉化人自號虛堂父姓徐為農每高僧過門必款接加禮母夜見神光遍室因而有娠為兒異倫等語蓋經志在出家年十四依尊勝法存刺髮初從智涌受教觀自白蓮首舉出主明之承明遵法平薄照

如皇子親王敏四明導其道製疏請主賓教夏中首座將開妙女師止之曰自有講席以宋諸老立法誦首座之職未出世者止講小部若已出世已講小部者方可開發大部事存謹遜此舊章也若雖那則點讀四教儀類集可以次而進無自還也後遷白蓮大揚宗

教久之歸聞受業日以往生為正合紹興三年三月三日別無就座書偈而化東掖學徒來迎全身奉化鎗素投障止之乃前須髮分塔東山而葬全身于尊勝師行不回願坐不倚物威暑不持筴折寒不附火高座講唱辨析精微使利鈍皆有所入人以是尊慕之

真教仙法師法嗣

法師圓智黃巖林氏母妻老儒寄宿而生幼聰敏不好弄書史經目悉能開說醫方卜筮無不精究嘗往隣寺聞講觀經歎曰落日之馳故鄉在焉今日得聞如獲家信暨出家受戒即依真教于白蓮學通教觀嘗問具慶之

義真教指蘊體曰如此證者難性絕非本自

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地誦法華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豁然有悟以白真教教曰法華止觀此為喉襟汝今有悟大事斯早自是遊心道妙五日報一

勝或遊蹤步則曰吾之遊異於是明窓淨几舒卷函囊參五佛歷三周若閉止觀則十境十乘見祖師於塵劫之表居東山十有四年兩判千衆推為前列每患學者困於名相勉同人曰是真精進便是向上機關每半月必行布薩或曰圓頓之宗何必如是師曰圓家

事理一念具足所謂圓頓者豈撥事求理邪吾於常時未嘗不以波羅提木又為之師扶律談常正在茲日郡請主祥符殿撰劉公問教中一句如何舉揚師曰即事而真公領其旨自撰疏請主鴻祐士夫欲其近城請君日山歷遷白蓮赤城慶善化道日起紹興二十

三年奉詔主上竺災燼之餘僅存大士殿有哀金為造門廊者歷家言主星不利師曰佛與天星同一造化苟實坊輪奐吾亡何憾未幾果微恙夢仙人飲以天液所患頓愈神爽加異於前二十七年夏早詔於明慶講經廣

散而兩洽嘗抵寺莊聞用牲祭曰何可違揚禁耶即為神說戒多以素饌二十八年督土木甚速至冬報宇成備十二月十二日示疾預為書別道俗書傳坐亡塔于寺東初是普覺日住山之末年夢羅漢來自天台踞坐主位已而師至住無相日夢寶頭盧來謁授山茶一器人知師為五百人中馬桐江瑛句侍

知解遇荆溪留意辨明處斥為穿鑿至云妙樂可毀設十難問學者莫敢與抗師作攻瑛衆追破之讀者一快恨二師不並世也

超果道法師法嗣

法師從進妙年聰辯為學早成又依超果具得其道出主德藏講訓有法學者歸之多述

昆

教義發明所得作楞嚴解尤稱高妙示寂之日留龕月餘容色不變及焚火浴古根不壞若紅蓮華

竹菴觀法師法嗣

法師宗印字元實鹽官陳氏號比峯師華力儉鄰年十五具戒首謁當湖竹菴得教觀之

旨凡諸相格言必誦滿千編入南湖修長靈

周氏延以菴居以租量非法勸革之歲減五

百斛往謁象田圓悟演及質而末憲師答曰

有風無叫處演肯之智者忘夜炷香嚴鐘

悲泣失聲演感其意以厚禮送歸南湖嘗思

寂光有相之義聞空聲云寂光土體如水

月資教空虛堂延居座首堂著宗極論扶智

涌理各立一性之旨師設九難宗極為之

美旨通守蘇珙觀不二門以文雖簡而味其

說師指示機要珙即領會白師座請居正覺

颯風飄蕩颯音其也惟存嚴殿師

守死不去風鳥之止有請為廟神授戒去血

食者先感夢往赴它廟尸祝神語求易祭者十數祠遷主志學未久珙亦召遷要師併行

曰盡西還相與弘贊居東二十七年至是復

反洲右武上竺講止觀深研學者支離名相之病圍座挾策主者以得士為忌去隱雷峯

三

毛氏菴問道者皆至杜氏建普光一區具禮迎之揮講並行法道益盛德歲來請師曰

禪業之地思報久矣歷遷超果圓通止禪道

梅之紫旣行土木之績亦就海空英辭靈山

舉以自代詔可之學徒五百咸服其道宿弊

舊習為之一革寧宗素聞師名召對便殿問

佛法大旨語簡理明上大敬說錫齋甚濇賜

號善行法師嘉定六年以管觀室行化吳中

至松江弟子行一卷謂其徒曰吾化緣畢此

即右脇安席而化時十二月八日也歲龕子

慈雲塔旁師三衣準律五辛剛制道力純至

幽明俱感格邪拯滯除瘴息癘一有祈叩無

不得愈常謂講者須備三法肅威儀以臨大

衆提大綱以盡文義具宗眼以示境觀備此

三者依佛駕說所著金剛新解釋弥勒偈備

示天親羅什同異之意考正此經諸本即則

之文最為有據述教義百餘章尤為學者傳

錄嗣法有聞者古雲元粹十餘人日本傳教

者俊仍一人仕官儒生受道者三數人編佈

光法照繼世盛大有光祖父之道
牧菴明法師法嗣

法師法輝字明叟號月溪台之臨海徐氏依

多福西茶院真悟講師落髮從牧菴于能仁

學通教觀暨運南湖即俾為內知客平心贊

助內外以和與印元寶登聖道月光速為同

志友日以此道相問辨及歸能仁遂座首連

照初出主苕江香積寺徙赤城紹熙二年遷

聖水嘉定開赤城有去思師為勉洵久之聖

水復來迎師亦不却嘉定己卯秋無疾而亡

塔于西陬師講心法華深符祖意發明正義

酷似牧菴謝克家錢象祖二鄉和素所尊敬

而師執心謙請未嘗許其進人以是高之

祥符忻法師法嗣

法師善榮烏程潘氏賜號悟空母初妊娠即

屏葷血臨產之夕有光二道自天下徹其產

已而產二男歲餘皆病亡其一相者謂其母

曰若不出家恐亦未保乃舍入法慈寺七歲

受戒學教於清辨忻師紹興末自祥符慶元

出主太湖之寶林歷慧通車溪講道大播淳

熙祭印越帥李參政請主圓通觀為疏云佛

菩薩本自無心有緣即應士大夫何嫌異教

惟道是從人皆喜誦其語一日微恙屏人事

坐榻上問病進藥皆不答越七日溘身易衣

跌坐方丈寂然而化開維之時東舍利者如
其願必得之者大部決疑集四卷行於世在
車漢日入蔬園見菜葉小蟲無數歎曰哀哉
一餐何多殺命於是一夏唯白湯下飯詞法
紫金法通

清修久法師法嗣

法師妙雲四明楊氏自號慈室論教席流
發妙解從久無畏詣玉几參大慈益有省悟
無畏主清修師與遠堂諸賢巨暮請益及同
受通相三觀之旨紹興十九年無畏沒衆請
師為繼淳熙初遷慈溪永明以所得悟意述
圓覺直解其序有云巨儒老納讀此必曰既
云直解何用是世科為聞者為一笑嘗聞居
東湖二靈以詩遺丐村市云山環湖水環
山短艇白鷗窻几閒野外更將供給至飽參
著得十僧開時人誦為寶錄郡請尸南湖日
事講貫學者如市居二年以疾辭居溪口吳
氏菴一日往別吳君歸越三日瀑身易衣跌
坐室中謂侍人曰吾有辨香藏之三十年將
臨終供佛仰報大恩今其時吾將有行及香
煙正熾起白佛陳請求歸安養就座合掌而
化師為學得旨尤善寫說詩頌翰墨妙絕一
時南湖祖堂以師居位日淺不立像者老評
之曰昔竹菴菴居此皆二年藏者以道大

名重不得不立今慈室何憐於二老哉於是
亦立位嗣其法者廣壽正皎明八
首座聯頌字聖徒自號靈溪四明奉化人勿
試經得度教養禪府無不審詢三教百家無
不綜錄嘗從久無畏親受觀法自謂造師蓋
難及無畏亡撰銘文以寄得法之意師志氣

剛正廣衆長服文藻高妙後進愛慕於是聖
徒之名播天下不惑之前所寓必居記室如
命之後所至必踞座端諸方屢舉出世皆固
辭不就嘗步菜畦見糞蛆聚以糞物之多
不復茹蔬唯買海苔三百六十片日取其一
以供粥飯晚歲自省謂文字餘習無補於道
乃住桃源厲氏菴專志念佛一坐十年精進
不懈謂友人張漢卿曰淨土之道豈有一法
可得珍寶寶網之陵頗如此吾佛方便誘掖
之法耳但於障中不見一法則寂光上品無
證而證漢卿曰予固已信解塊末能勇進耳
扁所居小軒曰憶佛作詩以見志有云隨波
逐浪去翻翻指掌中七十年豈不向來知
憶佛欲從老去更加鞭臨終預別親友沐浴
更衣西向觀想忽稱佛來合掌而化師隱居
之日有司以丁連慈室謂之曰天下豈有
讀萬卷書為高士行猶欲以丁錢責之邪主
司嘉其言得不問

澄覺煥法師法嗣

澄覺煥法師法嗣
法師簡言自號覺庵依澄覺學通其有博覽
強記獨擅一時嘗講妙文升座高拱暗索本
文不失科節圓詮妙法旁敷數相事理樞實
莫不豁然嘗謂新學曰人苦於寡學若深歷
歲月熟覽典誥自然左右逢源了達祖意不
為一文一義之所滯感均可從事於講說之
際聞者心化

法照法師法嗣

法照法師法嗣
法師明拓明之鄞邑周氏自號則菴母夢吞
寶珠而生十八具戒即遊學諸方依能仁法
照受教觀一時會中同名者有十括之稱而
師最顯著復徧參禪林見天童宏智育王大
慧國清愚谷無不期以大器嘗曰業林所謂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吾宗介尔有心三千
具足也宏智問之曰觀子妙解宜歸弘教初
主昌國超果遷覺海隱學宋明篤志講訓無
虛日學者不敢以假告郡帥范成大請主南
湖一時聽徒皆四方英秀者唯恐其後咸
相謂曰登龍門者正在今日師日誦小般若
經精涉人語便即重誦謂不當以凡言雜聖
典也六明十
圓照光法師法嗣
法師宗學四明人初之南湖見明智晚入圓

照宣俾之貳講出主與教遷壽聖自羅建炎
 之危僅存大殿茅茨數百椽殘僧十餘輩處
 之裕如常曰諸佛大士徧法界建佛事而雲
 漢咫尺之地不能有為亦緣力不足耳縱我
 能為之何足為道祇陀給孤所施無慮億數
 而雲漢咫尺之地不能有成亦緣力不足耳
 縱我能成之何足為多但知服勤講學篤志
 修進以報佛恩可尔既而未學日臻擅施日
 至揀字為之鼎新

宋靈欽法師法嗣
 法師利淵博通三藏旁貫五經學富道高世
 稱為洲教藏要傳東靈之道弘法揚尖聚眾
 三百日事講演出入經論莫測涯涘由是復
 學委尚泛辨

佛祖統紀卷第十六
 馬三

佛祖統紀卷第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五二六頁上二三行「本然」，徑作「太然」。
- 一 五二七頁上五行「畫偈曰」，徑作「書偈曰」。
- 一 五二七頁下九行「信安」，徑作「倍委」。
- 一 五二九頁中一五行末字「予」，徑作「於」。
- 一 五三〇頁上一六行第一四字「尸」，徑作「居」。
- 一 五三〇頁下一〇行「明之郵邑」，徑作「四明之郵邑」。
- 一 五三一頁上一四行「泛辨」下，徑有夾註「此卷三十五人本紀遺失十七人」。

佛祖紀卷第十七之二十
昆四

諸師列傳第六之七
志磐

淨社蓮法師法嗣
法明之節法師

休谷身以師
妙果師僧法師

水陸文炳法師
常明道深法師

福昌文份法師
一善觀躬法師

圓辯琛法師法嗣
止善法蓮法師

月堂慧詢法師
應書文統法師

雪堂戒應法師
應書文統法師

指南仲韶法師
應書文統法師

徐姚清湛法師
應書文統法師

覺雲速法師法嗣
朴慈清常首座

月波則約法師
朴慈清常首座

慧悟智法師法嗣
朴慈清常首座

慈光若詢法師
朴慈清常首座

比孝印法師法嗣
朴慈清常首座

古雲元粹法師
佛光法照法師

梅峯梵奎法師
石溪思壽法師

石鏡清泉法師
意威文主法師

萊泉了源法師
秦海道源法師

剌源覺先法師
相洲懷坦法師

南峯思誠法師
日本俊秀法師

曹如寶法師
南潤行果法師

嚴護道身蕭
鐘卷吳克已

能仁實法師法嗣
華堂如寶法師

車溪茶法師法嗣
華堂如寶法師

紫雲金通法師
華堂如寶法師

慈室雲法師法嗣
華堂如寶法師

悟真正皎法師
南湖了宣行人

覺菴言法師法嗣
總菴妙心法師

鑑堂思義法師
總菴妙心法師

常齋法有法師
總菴妙心法師

能仁山法師法嗣
總菴妙心法師

畢菴法希法師
總菴妙心法師

楊尖淵法師法嗣
南巖法雄法師

崇先了生法師
南巖法雄法師

圓辯琛法師法嗣
南巖法雄法師

法師慧詢字謙道號月堂其先永嘉陳氏宣
居四明昌嗣之胸山母夢異僧至門求化既

而妊娠八歲出家祖印院初授法華數偈即
能成誦嘗師有祖母諭之曰汝已去家當學

吾州志佛子初謁南湖澄照以卓立稱至東
掖見故法照前之有忘之者羣誦之師曰佛

法大義有疑即問何必見嫌乃西遊浙左編
象名山東回南湖依圓辯正所學聞性惡即
具之百名體不轉之妙一家圓頓深有悟入

紹興末年出王法昌遷淨名香和常持鉢海
岸過盜師正色曰汝輩所欲者財耳直與之

因論以善惡業報益為感動歸物悔過而去
淨名無徒每對海山為鬼神講維摩經畢成

神應乾道五年遷主南湖負笈之士自遠而
至幾莫能容丞相魏杞與師為道契嘗問世

間相常住之旨師曰得非以四時代謝為疑
乎曰然師曰窮過去極未來雖有代謝而此

理常住魏公曰屢以問人未若今日之可曉
淳熙六年冬十月二十七 日忽告衆示疾慰

問者舉至見門學則勉其進德士官則囑其
謹法聞其言者悚然有感既而別衆書偈念

佛結印跌坐而化傳龕彌月脣臉鮮紅其容
若笑遺言分骨為三一拈親聖一塔祖原眾

以歷代雲全身唯剃髮以酬師志逾月視其
髮舍利可掬師坐必端直行不旁示窳室靜

處必披袈裟高座宣揚不事著述學者多於
聽次筆以記之誦經坐禪日有常課未嘗以

事廢制學者未二十夏不許出世躁進之風
為之一戢

法師庭躬永嘉人號一菴父從圓辯得其旨
晚主南湖有辯才善說之察脫略筆曰不滯

節目有求拍亦者執筆使書中明祖慈獨出
眾說遠近學者推為宗師正旦結七明期湖

眾說遠近學者推為宗師正旦結七明期湖

眾說遠近學者推為宗師正旦結七明期湖

眾說遠近學者推為宗師正旦結七明期湖

眾說遠近學者推為宗師正旦結七明期湖

眾說遠近學者推為宗師正旦結七明期湖

眾說遠近學者推為宗師正旦結七明期湖

眾說遠近學者推為宗師正旦結七明期湖

心律居亦行此懺主者正竹溪素重師德每初夜必頌徒過南湖聽說法要竹溪臨寢數服曰吾徒何幸得聞大乘四分所明檢身五要若明心見性其在茲乎一眾為之歡躍法師戒應四明人自號雪堂才識英敏襟度豁如父學南湖為時傳望郡以南湖請圓辯師奉命之東掖以禮奉迎及圓辯至大開法苑妙旨雄談唯師可企一日叩函丈問指要中未了義圓辯曰汝能背誦吾將為說數日誦通整上請辯曰此中為汝說得徹也師怒有省自是機辯奮發莫有敵者出主白蓮學徒雲會寧海歲有大會請師一月講經道俗萬眾仰聽肅肅鴻音一震莫不警寤一日無疾別泉歸寢右脇而亡塔全身於寺山之靈源

法師法蓮字實中自號止菴四明象山人物年動學一時講席知名者無不稱歷晚造南湖侍圓辯朝問夕咨越六載如一日嗜苦疑時為之豁然初主辨利運廣嚴永明悟真接物以慈撫事以寬或問曰用則剛辭忘倦叩以佛法則默而不答人有測識其意者為姓香拱立誦解發問方隨問委釋曲盡其理其為重法不失師體若此

鏡菴曰先賢有云四明中興天台之道圖

辯中興四明之宗蓋謂四明之後有派蓋知解之學近似山外者而圓辯若出獨能發揮祖意以起四明盛矣哉或謂月堂得觀行止菴得宗旨一菴當堂得辯說皆有師家之一體云

法師仲韶四明人父象圓辯學解卓異紹興中主布金以雪川神智假名諸師咸破四明乃作三千正說以追攻之名指南集凡三卷覺雲連法師法嗣仲韶

法師則約號元菴鄞之姚氏親受度於覺雲旦夜為學深明教旨覺雲來南湖師為侍右撫事和謹內外以說雲逝去依上竺慧光分座講經眾服其辯乾道九年春太師越王親製疏辭請為月波第一師寺占東湖之勝而師以講才見稱於世故一時名德咸樂來依越王屢親講說手書贊曰師教門義龍也既為吾家師又作此山主願奉此地長講天台宗教長修水陸普度上報君親勿事改革既而秦于朝賜智海之號自師作祖此山繼之者梓菴隱堂而指鹿徑升南湖自是地望為之益重

澄悟智法師法嗣

法師若訥字希言嘉興孫氏初依竹菴於德藏克志苦學久而嬰病心叩大士口誦祕呪

夢大士灌以靈液寤而失其疾乃往赤城謁證悟選上竺命師首眾既沒詔師嗣居之乾道三年春二月駕幸上竺展敬大士問光明儀法之旨師答曰梵釋天帝四大天王下臨土宇護國護人故佛為說金光明三昧之道後世祖師立為儀法以資諸天之威德故帝王士庶皆可修持上說授右街僧錄既而詔於山中建十六觀堂仍放其制作堂於大內四年夏召師內宿觀堂論道四月八日召師領徒五十人入內觀堂修金光護國法上問曰佛法微妙安得如許經卷師曰有本者如是上然之進左街僧錄慧光法師九年召對

選德殿問大士言代靈迹及法華經旨上曰最初得師發明此事遂於圓覺悟得法門譬如著恭勝負既分不但并去葦子葦葉亦須一時并去師曰并去者亦不可得上曰宗說但通其師之謂有謂今講圓覺至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師曰心本無形因塵有相塵滅心滅真心湛然上手書其語以賜又嘗問金剛之旨師曰此乃六百卷般若中一分與圓新發特喻金剛故無著論云此金剛波羅密以如是名顯示勢力結是般若皆有是力此經諸般若之釋疑是故金剛二字文雖出此義實迴諸般若作譬故持說者福重

功深入句註法華座解記結撰也東來集史地序云東先
上曰朕日讀此經今更命眾合誦三萬卷
 乃降刹云平昔以來所食禽魚之類傷害甚多
 多今伏能若為除此過庶使羣生俱承解脫
 時沂王尚幼上召師入禁中為王說法摩頂
 嘗以疾丐間上曰且賜地築室更數年彼此
 作閒人水邊石上共說無生十一年退處
 福特授兩街都僧錄時 尤宗在東宮書歸
 隱之扁以賜之仍製讚以褒稱其德 孝宗
 退養重華宮召注金剛經肩輿登殿止宿殿
 廡注成以進上披覽益有省發紹熙二年十
 月且謂侍人曰吾宗通法華宜以此終乃集
 眾修法華懺取道具進兩宮端坐而化壽八
 十二塔于正寢紹熙二年謚宗教廣慈法師
 普照之塔
 法師俊仍日本國人先傳瑜伽密教唐元和
 入中國安南於父之抗海來中國登靈山講此
 拳學天台一宗執經受教盡通其旨開種初
 北虜犯邊為塔北峯欲結壇講如不空解
 安西圖時論委靡竟不克行吐峯乃今遣徒
 歸國取中華先所傳五部之法而其徒論于
 趙才庸字子敬嚴陵人登慶元龍飛第洛學
 之魁楚也來謁北峯論佛法大意嘗問師曰

如來出世先說何法師曰示生同居先苦誦
 也又問諸大乘經多奇詭駭人未至法華何
 其平易師曰羣機未熟必先動淺機熟會入
 街駭何為自是深識時教大旨每稱師為南
 山肉身大士從受剛定止觀數曰回天下列
 見復於實際者此書也初才庸好詆佛道嘗
 與僧抗議理左語風及僧沒為行褒服門人
 怪問之答曰法恩逾於父母非小子所知也
 吳克已字復之自號鐘菴建安節使之後曾
 大父遊學四方因居菴之浦江勿穎悟為學
 無所不通嘗讀周官慨然以封建井田為可
 復淳熙中四魁待補歎曰射目中眉事與時
 違乃去隱于左溪忽苦目疾或勉構圓通輒
 云臨危不變真大丈夫有告以朱太醫答社
 祈公未讀佛書何以知其不及孔孟試持大
 士號目疾良已於是遂深信讀楞嚴至空生
 心內猶雲點太清詔如發蒙觀山谷詩讚黃
 宗鏡有從此永明書百卷自公退食一鐘香
 因閱及兩函實積實云此書無規矩不若看
 止觀令悟境觀二字以為几杖服味既而果
 有悟入因曰至哉規矩之說所謂至方以方
 天下之方至圓以圓天下之不圓識者取
 二書以究之則規矩有無自有可見曾為妙
 經作註自言取與棗柏謂彼弘蕪祖之典

我釋獨妙之經嘉定七年冬終于寶山遺言
 以僧禮茶毗壽七十五所著法華樞機楞嚴
 集解科四教儀止觀大科晚編釋門正統未
 訖而亡其諸宗鑑為續成之始家人夢湛假
 名求寄宿洵學教議論多暗合又喜其故人
 以謂後身云
 慈室雲法師法嗣
 法師正皎字元畫鄞嵩江朱氏受業多賢初
 從辯利止菴學因同人商略光明定題便能
 感死諸師得失慈室居清修造焉久之盡得
 慈室之道慈室遷南湖今居座端講才宏闊
 眾所景慕出主慈溪觀音六遷法席終于樺
 陽悟真攻媿樓公輪每從師問佛法大意師
 號月窟居廣壽之日於窟間作半月攻媿為
 作記賦以詩云不要作圓月才圓便有虧不
 如作一半卻有向圓時此詩感播人口而師
 之名德於是益重
 行人了宣四明奉化潘氏初受經寶林慈室
 居清修往依焉每謂解必有行乃入南湖光
 嚴室閱藏經修法華三昧前後二十七日過
 午不食未嘗違日舉與同修善榮為心友每
 閱經有疑必造禁室決之一日點坐甚久榮
 曰今日何為師曰歸期已近道義難忘不覺
 如此請君專心進道當於淨土重會榮笑曰

正欲見君作略師自此示疾將終請衆誦
陀經稱唱佛號遠起端坐索筆書偈云性相
情忘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悉利即合掌
瞑目暑中留龕七日顏色紅潤口角微涎有
以帛拭之者異香襲人闍維舍利盈掬心與
數珠不壞嘉泰元年五月十日也後三年禁
示疾臨終前一日與衆訣別沐浴更衣請衆
念佛趺坐而化人謂赴宣師之約云
能仁山法師法嗣
法師法希統畢卷法雄號南巖皆天台人同
入山法師室服勤受道齊名當世及相繼居
白蓮道望若一具正眼以定宗發辯才以駕
說鈔襟量以容衆攝文藻以應機白蓮宗風
之盛實二師振起之也

揚尖淵法師法嗣

法師了生越之諸暨人年十二出家慧解如
成人初謁東靈欽師時效禪林羣居僧堂嘗
元夕衆往觀燈欽師行香見其危坐牀上問
曰汝何不隨衆去答曰蒙師見誠專心爲學
勿事嬉遊欽師大喜撫其背曰三十年後振
吾宗者非汝而誰既壯深研教觀時蒙厭服
出主頂山講唱無廢日臥榻度上安蓮經章
天像身披五條吉祥而瞞謹身敬法不以開
室易其節

佛祖統紀卷第十七

佛祖統紀卷第十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五三二頁上一行「之二十」，徑無。
- 一 五三二頁上三行「第六之七」下，
徑有夾註「廣智神照下四十四人」。
- 一 五三二頁中八行「覺菴言法師」，
徑作「覺安言法師」。
- 一 五三二頁中一行「法嗣」下，
徑有夾註「前廉法師法嗣七人原本無記」。
- 一 五三三頁上六行「豁如」，徑作「豁然」。
- 一 五三三頁中八行「凡三卷」下，
徑有夾註「此中失文統清湛二人紀」。
- 一 五三三頁中二一行「益重」下，
徑

- 一 有夾註「此中失清哲首座記」。
- 一 五三三頁下一四行第一〇字「於」，
徑作「以」。
- 一 五三四頁上一行夾註右首字「入」，
徑作「文」。又第九字「結」，
徑作「結」。
- 一 五三四頁上二二行「海」下，
徑有夾註「此是北峯印法師法嗣有十六人前失十一人後失三人唯存此法師與趙彥肅三人而已」。
- 一 五三四頁下六行「後身云」下，
徑有夾註「此中遺失如寶法通二法師之紀」。
- 一 五三五頁上八行「之約云」下，
徑有夾註「此中失覺菴言法師法嗣三人」。
- 一 五三五頁上一四行末字「也」下，
徑有夾註「此中失法雄法師一人」。
- 一 五三五頁上末行「其節」下，
徑有夾註「此中失法欽法師一人〇此卷共四十四人原本遺失三十一人止錄十三人」。

佛祖統紀卷第十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諸師列傳第六之八

休菴舟法師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豁菴淨悟法師

法明節法師嗣

開林子真法師

月堂詢法師嗣

逸堂法登法師

悅菴淨惠法師

石芝宗曉法師

一菴躬法師嗣

正菴端信法師

癡菴兼拱法師

上菴蓮法師嗣

鏡菴景遷法師

環菴戒樞法師

慧光訥法師嗣

等菴士衡法師

復菴妙珪法師

上竺師覺法師

晦菴慧明法師

桂堂如坦法師

石澗從戒法師

中菴師安法師

虛菴有宏法師

靈菴元悟法師

螺溪元悟法師

梅峯奎法師嗣

具城妙鈺法師

鑑堂義法師嗣

百川如海法師

石庭道生法師

孤巖如月法師

桐溪若濟法師

潛山文珣法師

方漢文珣知客

相州坦法師嗣

古源永清法師

剡元先法師嗣

雲夢允澤法師嗣

蒙泉源法師嗣

靈源允憲法師嗣

靈源允憲法師嗣

靈源允憲法師嗣

靈源允憲法師嗣

靈源允憲法師嗣

靈源允憲法師嗣

靈源允憲法師嗣

靈源允憲法師嗣

靈源允憲法師嗣

靈源允憲法師嗣

靈源允憲法師嗣

佛光照法師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法嗣

子庭師訓法師

碧溪德聞法師

海翁時學法師

少愚育才法師

禹山特擊法師

古巖正因法師

應菴法言法師

西山文拱法師

無極可度法師

石林文人法師

自開如願法師

東陵智通法師

菊庭信理法師

梅淵太度法師

行古忘新法師

若州景荃法師

毒鼓妙聲法師

梓山思恭法師

雪峯行海法師

東屏正吾法師

東山慧日法師

北山志在書記

石庭道生法師

孤巖如月法師

桐溪若濟法師

潛山文珣法師

方漢文珣知客

相州坦法師嗣

古源永清法師

剡元先法師嗣

且危坐而城時開禧丁卯九月二十六日也
聞維之日耳與齒儼然門人文克塔于寺之
西麓北洞居簡為之銘曰是為高峯巖說據
持兩種不壞之藏道德所重跡隨而彰吾知
夫異代而同心者隨法於屬山之陽
法明齋法師法嗣

法師子真求嘉人號開林幼從師心學用心
勤至處通其道最義未安與詩友終日
議論既得意已乃生懷中縱辭演說或自問
自答以自研屢後繼主法明大弘乃父之業
辨才真等老學長聯
月堂詢法師法嗣

法師法登字聖道號逸堂四明游浦林內受
遺草法初為優婆塞學于梓者天性慧悟凡
諸部要文無所不記諸文要義無所不解既
具戒入南湖依月堂堂以其高學養成宜待
以異禮踰年命以懷首嘗與論修性善惡之
旨師實道合益用觀敬守志齋居二十二年
無異命教門表自悉有撰述世號傳錄綱為
遺堂科云出主在城天封遺寶教晚居清修
一時學者以不預開講席者為之愧也
法師善月字光遠四明定海方氏父律為邑
中名儒母身月輪隨懷已而有娠生之夕白
光滿室初學語常合掌道法界字甫成童父

六經授之以次誦可如溫故葉十二通存
狀大義母攜往正覺寺設供備殿極數區寺
主道并謂其母曰吾夜夢白龍繞此柱其機
此兒乎於是父母始令出家命名善月符先
夢也詳前十五具戒越三月而并師亡
乃往南湖依草菴常以科目繁冗為勞菴菴

詩之曰白日看家書有荷難解師為一省來
菴來繼趨隅日勤菴曰吳時鼓吹吾宗者其
在子乎梓菴講道月波往謁馬開世相常住
之旨益有省發乃復歸南湖見月堂問如來
不斷性惡之說身心豁然如卻關鑰見府庫
以所悟白堂更為演其義師拜領而退堂示

寂師為專使往當湖請竹菴越明年命師分
講風儀清溫談辯雅正竹菴讚之曰吾於首
座可謂得人但恨無繼之者所居古栢獨秀
因自號栢庭淳熙庚子初主東湖辦利遷惠
溪寶巖居無何太師史真隱請居月波學士
來奔廩食不足真隱聞之喜使使白師曰師
為道延眾欲食來取予不啻也紹熙二年郡
平何公澹以南湖虛席親執疏勸請講道有
方御眾有法十三年不易節縑素以是信之
嘉泰四年退隱衡磨精舍一息十載暮老叟
耳語曰六十五七十一嘉定六年即將陳卿
以南湖有去思為更屬致辭布克雨華更新

舊徒再擁未逾月上竺以教書召師謂至往
有似於徇名堅不為動眾謂上命不可不奉
始瞻然而往是年正六十五之險也八年夏
早詔迎大士於明慶車駕親幸致拜命師奉
持朝法暮洽上大說特補左街僧錄十二年
秋拂衣東歸偃息于城南相開是年七十一

又知所以驗前夢也明年秋即以西山寶巖
昇師佚老紹定五年春有旨再領上竺人皆
以坡仙師去忽復來為語山容開之句為之
賀瑞平三年得日普請老東菴一旦示疾坐
牀上若相酬酢者法執秀林問何為曰吾與
荆溪尊者對談祖道耳將入寂顧左右曰人

悉無實德為後世稱若但崇虛譽我則不暇
千載之下謂吾為栢庭史則吾枯骨為無愧
幸勿為諸謚以汙我素業言已累足而化實
淳祐元年正月十九日也留龕七日觀色解
白心頂俱煖奉全身塔于寺東為壽九十三
得夏七十八先是首座智覺論請于朝言師
道尤前哲四象依仰年登九秩將返歸真請
建塔山中以擬躡載上有允之故今用此成
命所遺衣髮及四經解合藏于南湖祖塔之
側師所著述楞嚴玄覽金剛會解圓覺略說
楞伽通義因華論簡境十策三部格言金鉅
義解宗教玄述仁王疏記附鈔要要皆行於

世自餘雜製名緒餘講餘對家未嘗及世間
 乎唯論前人注行及典誥之辭或問何以去
 心曰本不動開法華經曰當處全彰其
 警策類此嗣其道者香林清鷗為上首
 法師淨惠字敏中號悅菴鄧陸氏父母博傳
 而生幼年夢登寶閣見異人為摩頂覺異
 香盈室以語隱學使師勉其學釋遂依定海
 正覺出家既具戒往見月堂因春期入憺闍
 覺尊頓悟同台堂由是器之有度律師用大
 智新疏講觀經于湖心月堂違師與之辯至
 談觀心觀佛之旨發難數四度竟屈服哲則
 奉主南湖始開講席師掩卷危坐退而指其
 瑕疵者蓋敬畏禁隱堂居隱學俾師分坐講
 風大揚初主郡城法華或以為小師曰此法
 智師講經之地其可鄙乎遷治平每臨講見
 疏記援引經典則止而不讀謂其徒曰此外
 書也宜自觀之夏將闌對眾自說曰今夏講
 席諸方所無縱或及之亦祇雜以外書誘掖
 之餘蕪蕪匠石積年弊陋易而為新每預公
 舉或非其人輒面斥諸山曰所謂講院者以
 欲傳講爾今此人能任此責乎卒不許闍君
 泉口拱秀菴學士襄糧來從及還寶嚴化道
 日起閱八年忽天風吹華柱香滿院識者知
 為嘉瑞未幾果頌南湖之命時嘉定六年也

自栢庭樂育人村之繁復生尚文辭好異
 生者稍不厭眾心必羣起而詳逐之師至以
 沈毅御物持成規嚴人望風不敢犯向之好
 譁者俗為革居文室未嘗局請益者雖入夜
 不距行兩蕪開讀誦聲必忻然就之因所業
 為點示法華懺期日一開說初終參責人皆
 樂聽心感嘉定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集大眾
 諷觀經跌坐榻上奄忽如蛻塔全身于袒關
 門人乞銘于司今樓扶淨無住見而歎曰悅
 菴不喜外書而梅麓作銘全用妙經句豈非
 有以冥使之乎稟法者禪悅了相大達了因
 六七人云

行人善學空自四明小溪周氏初從月堂
 學教觀既通其旨即入觀堂修長懺閱藏經
 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光明五經以施諸
 方彫造彌陀佛像拈施眾會素善水墨畫大
 士像以與人前後莫計以音聲佛音轉授諸
 人今城社經說皆用師節度也臨終往生之
 相見宣行人傳弟子器容海印以高行為鄉
 域所歸
 佛祖統紀卷第十八

佛祖統紀卷第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五三六頁上三行「第六之八」下，
 有夾註「廣智神照南屏下共六
 十二人」。
- 一 五三六頁上一四行「乘拱」，
 作「垂拱」。
- 一 五三八頁上七行「盈室」，
 作「滿室」。
- 一 五三八頁中三行第五字「特」，
 作「特」。
- 一 五三八頁中二〇行「所歸」下，
 有夾註「此卷六十二人本紀止錄
 六人遺失五十六人」。

佛祖統紀卷第十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善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九

詔卷悟法師法嗣

蕭巖文虎法師法嗣

開林真法師法嗣

法明師祖法師

逸堂登法師法嗣

同卷允憲法師

竹坡如物法師

可堂若魯法師

巨宗師岳法師

栢庭月法師法嗣

香林清賜法師

石田妙慧法師

此室大方法師

蓮山士亮法師

寂菴文慧法師

巽中道謙法師

北林與俱法師

悅菴惠法師法嗣

禪悅了彬法師

雲屋可上法師

大達了因法師

石坡元峯法師
石屋正已法師
化翁師贊法師
不孤有鄰法師

伊堂了圓法師
半雲行儒法師
塵中元具法師
孫巖如啓法師
探菴文節法師
無謀善應法師
石門士雲法師

寶化道安法師
化翁正已法師
茅屋了已法師

竹溪志昌法師
石湖成法師法嗣

古泉正宗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十九

石湖成法師法嗣
古泉正宗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十九

佛祖統紀卷第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五三九頁上八行「登法師」，徑作「發法師」。
- 一 五三九頁上一六行「元具法師」，徑作「元真法師」。
- 一 五三九頁上一九行「善應法師」，徑作「善庭法師」。
- 一 五三九頁上二三行「可上法師」，徑作「可止法師」。
- 一 五三九頁中三行「正宗法師」下，徑有夾註「此卷三十二人本紀原文遺失」。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

宋景定四明東潮沙門志警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十

嘯巖虎法師法嗣

訥堂慧辨法師

松潤善助法師

東山夢公首座

東山義問書記

法明起法師法嗣

法明行依法師

同卷憲法師法嗣

圓巷行果法師

香山唯一法師

石翁法介法師

虎巖行珪法師

安道清寧法師

聖水善濟法師

退若可昇法師

石坡啓法師法嗣

無住宗淨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

品四

林

林

十

頌空智覺法師

聚谷妙輝法師

東山皎公法師

林

林

寶瓊智尚法師

東林覺先法師

浩翁惠川法師

柯山本悟法師

石林文藻法師

無聞若訥法師

照著普聞行人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一 五四〇頁上二〇行「宗淨法師」下，

「經有夾註「此卷二十三人本紀原文遺失」。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翁 撰

諸師雜傳第七

淨覺仁岳法師

仁吳與子時法師

錢璠惠勤法師

晉川瑩珂法師

越果靈照法師

神智從義法師

仁慧月了庵法師

草菴道因法師

世梓菴有倫法師

四明道時法師

雜傳之作將以錄諸師之未醇正者故淨覺

以背宗錄神智以破祖錄草菴以失精錄或

曰法智之世先後為異說者有之矣豈當盡

以雜傳處之乎然照圖之於四明無師查世

系之相攝後人舉以山外指之亦足慮之矣

至若法智子孫時為逆路之說者未若淨覺

神智之為甚也彼祝之而不類我且指二人

為首云見神智

法師仁岳晉川吳氏自號淨夫因法智南瀾

之化往往偽學至水月齋書水中曰吾所

學不成不復過此無法智器之居以東原白

四

錢璠可久法師

晉川慧覺法師

永嘉乃仁法師

樞密使胡宿

四

仁

廣壽法因法師

儒士述菴薛澄

四明道時法師

雜傳之作將以錄諸師之未醇正者故淨覺

以背宗錄神智以破祖錄草菴以失精錄或

曰法智之世先後為異說者有之矣豈當盡

以雜傳處之乎然照圖之於四明無師查世

系之相攝後人舉以山外指之亦足慮之矣

至若法智子孫時為逆路之說者未若淨覺

神智之為甚也彼祝之而不類我且指二人

為首云見神智

法師仁岳晉川吳氏自號淨夫因法智南瀾

之化往往偽學至水月齋書水中曰吾所

學不成不復過此無法智器之居以東原白

畫焚符專事編釋書至悉投帳閣未嘗啓
視因出境分衡兼舟水行徑卧舒足容然自
得若拓虛空情為之折每請益函丈擲大膝
開大輪眾望風畏之時昭師畧光明玄不用
觀心師輔四明撰問疑書以徵之四明製妙
宗并消伏三用洞師作指瑕以為難師述止

疑扶履以正之四明誠別理隨緣齊師作指
法以為非師作十難以扶之所以贊四明為
有力後復與十同志修請觀音三昧因疾有
開宴坐靜室恍如夢覺自謂向之所學皆非
乃述三身壽量解以難妙宗道既不合遂還
浙陽靈山蒙慈雲攝以法齊四明乃加十三

料簡以斥之師復上十諫雪謗往復不已詳見
本紀會昭慶有請慈雲為詩以送之學徒從
往者牛雲弗之止既還石壁復從靈芝時法
智已歸寂師臨泉自誌曰只因難教四明師
誰向靈芝敢開口有仁行人自永嘉請居淨
社一在十年大弘法化以年老還鄉嘗守請

至祥符觀察使劉從廣為奉命服樞密使胡
宿為請淨覺之號晚年專修淨業然三指以
供佛持律至嚴不以事易節劉歸齋堂休室
以為燕居治平元年春謂門人曰我翌日午
刻當行果留偈安坐而亡時三月二十五日
也塔全身于何山之西開嗣法者覺慈乃仁

章皆能表表模範一世師於楞嚴用意尤至
會諸說為會解十卷靈圖記五卷詳見
楞嚴文句三卷張五重玄義則有楞嚴說題
明修證深旨則有楞嚴儀儀復於咒章詞節
聲曲以為風演之法所著金剛般若疏二卷
發軔鈔五卷詳見金剛經疏二卷指歸記

二卷詳見自造亦 文心解二卷詳見不雜錄名義
十二卷義學維編六卷如意輪課法涅槃禮
讚文羅漢禮讚文南山禮讚文施食須知昆
曇七賢七聖圖起信梨邪生法網各一卷禪
門樞要淨名精英大論樞詳見文若溪講外集
惠泉記諸子雜言史簡

記曰何山更為禪居而塔地轉為菜園厥
後寺果有聲師謂塔處濯漑非便求遷之
及開龕色身不壞舍利盈滿遂具禮易葬
焉此與東山神照遷塔事極相類皆於當
時藏全身而特示靈瑞於二百年之後也
異哉

論曰天台家謂學華嚴唯識者為它宗蓋
指其不受時教規矩之說耳淨覺初為山
家之學甚厲為止疑快履十門析離以排
四師甚力一旦師資小不合而遽為秀骨
之異說甚至於十諫雪謗抗辯不已前輔
之而後時之其為過也與學它宗者何異

考父作之子述之既曰背宗何必嗣法置
之雜傳亦足為惑然此亦是漢宗綱辦法
商為之說耳若鑿之以佛眼則聖賢弘道
互有抑揚豈當定其優劣如謂達波旬皆
以大權示現邪見詎可以俗情度量之邪
是知讓淨覺者當以此意亮之

法師于昉吳興人賜號普曜早依淨覺嵩明
教據禪經作定祖圖以付法藏斥為可焚師
作祖說以故之又三年嵩知禪經有不通
云傳寫有誤師復作止說以折之其畧有曰
契嵩立二十八祖據禪經焚惑天下斥付
法藏為謬書此由唐智炬作寶林傳因禪經
有九人其第八名達摩多羅第九名般若若
多羅故智炬見達摩兩字語音相近遂改為
達磨而增菩提二字移居於般若多羅之後
又取它處二名婆舍斯多不如常多以繼二
十四人總之為二十八祖矣陳於前尚認附
於後演亂正教瑕玷禪宗余嘗面折之而嵩
莫知愧又據僧祐三藏記傳律祖承五十三
人最後名達摩多羅而智炬取為梁朝達磨
殊不知僧祐所記乃載小乘弘律之人炬高
既尊禪為大乘何得反用小乘律人為之祖
邪况禪經且無二十八祖之名良三藏記並
明聲聞小乘釋耳炬尚既無教服履見禪字

認為已宗是則反販梁朝達磨但傳小東碑
法厚誣先聖其過非小

法師可久錢塘錢氏天聖初厚恩得度學教
親于淨覺無出世志喜為古律詩蘇軾監郡
日嘗與師及惠勤清順為詩友所居西湖祥
符蕭然一室清介守貧未有憂色賦來寺

錢塘當元夕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師室

了無燈火但聞磨旬餘香歎仰留詩有不把

琉璃開照佛世知無盡本非燈之句蒲宗孟

集錢塘古今詩求暮於師師曰隨得隨去未

始留也聞者高之晚年杜門送客不踰閭阨

殺安坐觀練熏修如此十餘年愈外唯紅蓮

數本翠竹百箇淡如也一日謂人曰吾死無

竹亦死擇瑛公亦死未幾皆驗人嗟異之

法師靈照蘭溪盧氏幼失怙恃白兒求出家

兄取三藤示之曰使此藤繫汝俱碎可從汝

意師欣然入林取藤成束置前曰果客入道

用此學我俱碎無恨兄不能奪遂入寶慧寺

誓去枕席香燈禮誦未替月誦通法華光明

弱冠投試有司嘉之獎以別館既具戒即往

錢塘依香巖漢師學教觀戒或復往吳興依

淨覺一家戶屬無不通達初主吳山解空繼

遷景德黑雲中從雲間超果自元豐以來於

每歲春首結淨業社七日期時預者二萬人

念佛獲驗不可紀錄嘗夢三聖儀相前跪作
禮曰靈照一生誦大乘經期生安養為果願

否觀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即生又誦經深

夜忽夢普賢示身髮發心造其像誦經滿部

以嚴淨報元豐五年冬臥疾謂侍者曰吾安

養之期已至遂北首面西累足而化闍維異

香藥入舍利流迸結塔院東南隅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學問文章當世推

重治平三年由樞密副使出鎮杭州每來謁

岳師諮詢妙道躬執弟子禮師安坐不少遷

法師從義溫之平陽人姓葉氏十七通諸法

華得度學扶宗主大雲五峯寶積嘗慮它宗

但任胸臆於所著補注集解處處辨明如論

賢首妄判華嚴慈恩專用唯識辨祖承無

二十八祖判道家當攝入儒宗辭理切直為

世所信詳見諸宗立教志晚居秀之壽聖大振宗教

元祐六年春示疾就榻吉祥右脇而逝應舍

利于錢唐寶藏謚曰神智憲使到齋記行誦

云端介清白不妄遊從癡寐三現曉味著述

過午不食非法不言非右脇不臥非瀉水不

飲行步有常坐立如植未嘗求公卿之知可

謂賢也已矣所著大部補注十四卷順正記

三卷詳見諸宗立教志新記七卷詳見諸宗立教志往生記四卷詳見諸宗立教志

法苑珠林通記三卷詳見諸宗立教志不棄要六卷詳見諸宗立教志集解三

論曰神智之從扶宗視四明為曾祖而於
有所立其極力擬排之去乃翁已五十年
其說已定而轉為之異破壞祖業不肯為
甚非同當壽壽山淨覺一抑一揚之比也
舊系扶宗今故熱之置之雜傳以示來法
之在

法師了庵嘉興人號慧月學教有聲久依神
智於壽聖秀有士族請神智神疾師與俱往
及歸神智責之曰汝為純厚吾故攜汝往何
為俗舍左顧右盼師深謝過而已智曰汝豈
有所見邪師審白曰有一女祟在病牀上見
師入即下走人既擁門乃從壁隙而出不覺
顧視如此智曰吾亦見之已而病者愈智既
沒師乃繼其席恩漢王氏有女年請施食河
水船不可渡乃遣人報令設座於船前即船
上遙為咒願中夜一女至船上曰謝師戒法
已得超度留鞋一雙忽不見次日王君至船
驚曰此亡女入欵時鞋也
法師道因自號草庵四明薛氏視法智座下
築法師為叔祖其爭也母夢樂被縛而入寤
而生明發而赴至俗咸知其為後身云嘗有
圓相拘之如環足下奇文雙魚死示十七具

戒坐夏兩湖有問以教義者徐為釋之正與
文合議者知其宿習明居實雲在學焉已
而編歷教庫屢奉禪室因讀指要妙深有味
入初主禪悅直嗣四明人禪室五豎講堂始
終親近八善如 靈音 光明 大有 德有 言 錄
不現 近 如 水 皮 石 此 一 禪 音 來 為 延 處 第 一
代 法 智 等 者 用 編 法 思 錄 存 則 人 元 大 遷 永
則 昔 今 不 符 者 無 各 學 師

明寶雲廣壽治平晚主延慶學徒滿堂乾道
三年四月十七日別後衆曰華嚴世界洞徹
湛明甚過我懷今將行矣乃今舉所述彌陀
讚曰無邊剎海海遙空海空全是蓮華宮遠
宮廟徧滿空海海獨露彌陀容阿彌陀佛
不生滅離覺離枯水中月絕非雜句如是身
如是感通如是說我與彌陀本不二妄覺潛
生忽成異從今掃盡空有塵父子天然兩相
信誓修三福勤六念身口意業無瑕玷我今
以此念彌陀不見彌陀終不厭增單隨衆唱
佛數百遍觀經至上品上生即欵念坐亡地
三日頂足皆煖葬全身于相塔師道統嚴毅

辭辨如端有嬰其鋒者謂靈龍門嘗著關政
論以正揮人之弊詣行在投宰相秦檜三上
言俱不報遂渡江而歸後秦相閱其書大驚
將見之而師已行居南湖日述輔正解以斥
律人妄解觀經之失其強志為法若此嘗居
城南草庵因以自號

論曰草庵初學于明智一旦謗指要有着
發而又自謂文繁後身故以辨香奉四明
然四明者羅喉羅也未聞果佛為嗣若草
庵之所承則將兄廣智而孫明智矣豈此
而師事之而反孫之可乎西土二十四祖
金口所宣恐有先後若謂此齊遠稟龍樹
此則立觀之始非草庵所當上效效蹟甚
論之曰一家教觀必尊傳授豈可紊亂使
失其緒況當時已有高琴九祖連嗣四明
之誦舊圖系於明智終非草庵之本心新
圖系之四明未免有違於公論今故置之
雜傳亦足以為失緒者之戒云

法師有倫四明王氏受業于小溪壽聖自號
草庵久依草庵學分座南湖講導有旨晚主
月波學徒脫服相度單行皆北面受業所居
一室未嘗見其便溺人皆異之或問其故拒
而不答
法師法因自號心四明慈溪陳氏學草庵
蓋其旨以與師同名特稱為小因主唐壽聖
十年晝夜講演未嘗一日走擅門每施者至
輒踈塊自歎曰比丘之法乃食法今我何人
哉坐奪勤苦之利御而還之不得已受其少
分所居僻陋將斷之曰此軀尚無常行外事
物為一日集講待者報衆赴檀門未四師曰

虛空諸天正欲問汝何必聚集即擊鼓升座
那摩四年八月示疾於定中見淨土二菩薩
謂左右曰吾親法華道場與平時所見異甚
吾將行矣即集衆觀經稱佛號留偈端坐
結印而化瘞全身于寺東

薛澄字清卿自號述卷觀草卷為教書提共
學大明境智之道草卷為文祭之其累云
為呼吾佛明心禪必用教教必用禪如江如
湖流雖不同所鍾一源如日月時或云珠
所璧一天譬以二兼治衆人病所期者盡去
何未途兩宗被魔學者淫偏私立位號互為
矛盾其門必專教而視禪了不相安如針著

禮禪而視教欲割不能如瘦附咽不求其端
教曰我是執明祈圓惟性欲開禪曰我是但
稱別傳兩宗既孤又於其宗派別是懸或本
四明或夸雪川或出自蓮天台微旨浮談淺
語如漂流船或參滿仰或歸雲門或嗣曹川
如來心印上推下墮如顛倒持此勝心敵

彼勝心以燕伐燕堂我肯能於兩宗洞達
妙玄又作草卷足跡云諸法本空即空成
實至人不死雖死如生安住尊者子開
氣所鍾前因不殊探或珠於顯顯子開
龍門早遊乃於儒林無書不讀晚乘梓於教
壇有感皆通於道最高製不究而同恤有

破不決械因固以鍾爭見八知識無半語
之相投將一餅會為四明而拈出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一

佛
佛
佛
佛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五四一頁下二一行「折難」，徑作「折難」。
- 一 五四二頁中一八行第三字「擊」，徑作「擊」。
- 一 五四三頁上二三行夾註「扑俗」，徑無。
- 一 五四三頁中一〇行「海涵空」，徑作「海涵空」。
- 一 五四四頁上一七行「曹川」，徑作「曹洞」。
- 一 五四四頁中二行「拈出」下，徑有夾註「此卷十六人本紀遺失五人止錄十一人」。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著

撰

朱詳承嗣傳第八

東陽善慧大士善慧之門

景明道房禪師與中傳

北齊僧稠禪師

北齊李獎侍郎與中傳

天台智瓊法師

金華方叢法師

西京梵金法師

千福羅錫法師

終南法善法師

五泉真公法師下五人見律上

南岳承遠法師

南岳法照國師

無姓法如法師下二人見律上

長沙懷遠法師

五臺志遠法師

五臺元塔法師與中傳

天台道遠法師

國清清觀法師

國清文學法師

建業敬雲法師

泰山妙行法師

四明子麟法師五代唐

十祖玄燭法師

嘉禾皓端法師

會稽什法師宋下三人

嘉禾子玄法師

天台元頴法師

括蒼聽法師南齊傳

無相善勤法師

寶蓋利贊法師與中傳

普慈揮法師下二人從僧名會

空相融法師

超果照法師下二人教法寶傳

廣化明法師

宗元錄頴法師

寶雲威法師上文重錄

方廣曇照法師

普照因法師

佛智道如法師如上重傳

寶積實法師見上已錄

淨慧威法師年各錄

左漢志躬法師

無功居士王闓

有為天台之道而無聞於後世者固亦多矣

非以其速悔而位卑身亡而嗣絕乎至若舊

雖有傳而無所師附見它傳而無所考凡於

法門有旁贊之一益者豈不樂書作未詳承

嗣傳

東陽大士傳字玄風義為人壽建武四年

五月八日生幼與聖人無以龍藏自沈水中

祝曰欲去者去止者止人以為愚年十六要

劉氏生二子普建魯成二十四歲於籍停塘

梵僧嵩頭陀謂曰我昔與汝於此婆尸佛所

發願度衆生今梵率官衣鉢見在何當還耶

令視水見圓光寶蓋環覆其身乃悟曰經籍

之所多饒益良醫之門足病人方參度生何

暇思梵率乃結菴於松山雙構樹間自林嘗

采解脫香慧大士種植蔬果任人來取為人

傭工晝作夜歸與妻妙光敷演佛法苦行七

年宴坐之間見釋迦金粟文光三佛東來放

光如日空聲唱言成道之日當代釋迦坐道

場已而四衆齊至作禮郡守王慈謂是妖妄

囚之兼旬不食羶而釋之還山愈精進曰我

從先率官來為說無上菩提昔臨此事今不

墨藏大通六年建弟子傳性奉書諸國稱帝

為國主救世菩薩報曰善慈欲度衆生欲

來隨意帝預敕鎮門以觀其異大士袖出水

鏡一扣諸門盡開見帝於善言殿謁者三贊

下拜直上御榻對語異常歡會竟出鍾山坐
 定林松下縣官資給大同元年請講三慧殿
 若於重雲殿公卿畢集天子至兼皆迎大士
 不動御史問故答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
 帝善之至日獨延於壽光殿夜漏上乃出梁
 未饑亂日與其徒拾橡栗採草作藥以活間

里益不忍犯嘗曰我賢劫千佛中一佛弟子
 惡榮欲建龍華會大士曰龍華是我事汝可
 建請佛傳光會若從吾言免見龍華又曰吾
 悟道四十劫釋迦方始發心由釋迦能捨身
 所以先我成佛陳天嘉二年山中行道常見
 七佛在前雖摩提復謂弟子曰佛中唯釋
 迦最與我語光大二年冬大士曰為公已還
 覺率天我不得久住作還元詩十二章大建
 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示寂七日縣令陳靈香
 平禮敬傳香之次猶反手受香蓋蓋驚歎
 於山之隅救僕射徐陵撰碑

荆溪止觀義例曰東陽大士位居等覺高
 以三觀四運而為心要故獨自詩曰獨自
 精三觀云云法師云三觀三觀三觀
 名三觀云云法師云三觀三觀三觀
 十觀云云法師云三觀三觀三觀
 一觀云云法師云三觀三觀三觀

獨自作十一推檢四運十二問我心中何
 所著十三千端萬累何能縛十四此觀也
 此觀也十五況後三觀本崇釋塔十六大士
 金口親承故知一家教門速舉佛經十七復
 大士宛如符契十八此觀也

於前智論申之於後北齊心悟而立為法
 東陽旁贊而示以詩皆所以明此道也東
 陽顯於梁而終於陳當北齊南岳智者以
 此道相傳之際尚無恙也昔承佛口之親
 宣今值諸師之授受於是作而言曰大觀
 三觀之道行於震旦其在斯時乎乃述焉
 二詩從旁而讚之也世人不知為同時
 遂指東陽為前人而謂其能預談三觀故
 異景迂為明智碑亦謂前乎智者以導其
 教者曰梁傳大士斯言未的也今當易之
 云與文禪師同時多贊其道者曰傳大士
 以大士無授受之迹今但附見於傳首云

禪師僧稠十五鉅鹿孫氏從景明寺道房禪師受
 行止觀攝心旬日即得入定後修涅槃聖行
 四念處法安居五夏日唯一食嘗九日修死
 想觀以所詣白跋陀三藏藏曰葱嶺以東習
 禪定者汝為最矣後詣王屋山修習前法遇
 兩虎闕師以錫杖中解虎即散去黃門侍郎

李燮求學禪要為說止觀兩卷北齊文宣詔
 師出山說法師為說三界本空萬法如幻榮
 華世相不可常保帝為之七豎汗流於鄴城
 結雲門寺以禮奉之安坐一室未嘗送迎第
 子或以為諫師曰寶頭盧迎王七步致令失
 戀吾雖德不遠古而儀相是同不敢自欺冀
 致福於帝耳帝感左右之言謂師不教欲躬
 往加害師已冥知且乘牛車往谷口二十里
 拱立道旁帝推問之師曰身血不淨恐汗如
 墨帝愧悔謂侍臣揚遵并曰若此真人何可
 毀謗欽負師還寺師誓折不受帝曰弟子負
 師輪天下未足謝愆遂同輩還宮問弟子前
 身何人師曰曾作羅刹王今猶好殺視盆水
 使視之即見羅刹形又欲見佛法靈異師投
 袈裟于地帝遣人舉之增至數十人不能動
 師今沙彌取之如舉一羽帝益敬信請受菩
 薩戒留禁中四旬而出乾明元年四月示寂
 教達塔以藏舍利

述曰案稠禪師行道於壯齊天係中與恩禪師為同時逆而推之則知受止觀於禪師當天保之初復更推之則天以前堂東魏孝靜之世時文禪師始以已悟一心三智之道以授恩禪師則知房師所受止觀亦應稟自文師蓋文師悟由中論獨承河淮時無競化非小乘禪師之所能知然則房師上受文師下傳稠師上下推之為可信矣

法師智琰母夢升通玄塔相輪坐而誕十二誦通法華時稱神童祝髮之後即參講席正觀字錄則如李講之塔即唐文師師也嘗隱虎立山講懺除日誦法華至二千部膏蠟未燕自起煙芬夕燧五經空潛加溢水蓋天童給持之驗焉行三淨茶供十六觀華五百人月建齋誦十年不替誦法華淨名皆三十遍觀音玄三十遍身觀八年冬示疾見梵僧手執寶瓶曰吾無邊光也卻從淨土稱功德寶王即我是也師謂門人曰無邊光大勢至也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由因言果以此勉余余其西歸乎即入定不反

金華方巖和尚荆溪未入僧時曾從之受止觀法苑珠林法師梵金廣平程氏七歲出家禮藏探經法

華在手九歲依西京龍興寺具戒習智者教常誦經至寶塔品身心泊然寶塔忽現釋迦分身滿虛空界禪坐六年誓建斯塔誠懷一塔檀信自來於築基夜誦經行道無聞天樂異香玄宗夢空中梵金二字詰朝訪問咸以師對乃親製多寶塔額賜繡縵為助功畢之日五色瑞雲凝於塔上謂同學曰豈非見過去水不遠鑽木已熱得火可謂凡我七人幸成一志晝夜誦經香煙不斷乃於春秋二時集七七僧行法華三昧奉旨許為常式前後感獲舍利七百粒血書法華菩薩戒經以視九重寫法華千部金字三十六都用鑄寶塔五復為千部散施信人化緣既畢右脇而逝蓋晝火滅雪顏如生天子遣塔于城西身元十三年左街功德使寶文場表先師梵金於天寶初為西建塔置法華道場今僧家禮舍六十餘年聲不絕乞加旌表詔誥大圓法師法師乘錫與梵金精嚴三觀天寶初遊京師止於南榮閣草堂續有詔住千福法華道場不空翻譯新經頻當筆受潤文之任永春初詔於大明宮同良賁等參譯仁王護國及密嚴經與三藏不空學士柳仇重加詳定充譯義正員嘗撰念佛三昧寶王論三卷明淨土三世通修之義

禪師法善習天台教學者天寶間遊京師嘗誦法華所居之處鏡水自滿臨終見金蓮從空下迎天樂繞鳴隱隱向西去

法師志遠汝南宋氏初依洛陽開天台一宗該通妙理力學積歲居五臺華嚴食非別請臥不解衣四種三昧用為常課會昌四年忽

絕食數朝誠門人曰天台之道妙在法華文句本迹二門開近顯遠玄文五義判釋止觀境觀雙修行解圓明遮照平等將踐聖階降取罕及權機方等必假精誠永懷于茲宜副吾意時學者如林唯元塔達其旨或宗澄次佛法堪東遺言以諸文藏之屋壁宣宗即位重輝佛日塔再葺舊居取其藏本置之影畫傳唱當時絕而復續

法師道暹天台人大歷中人京傳教威有著述能於虛空遊行往來時謂有神足之證法師清觀臨海屈氏久居國清妙洞三觀禪定神異清介自守不畜衣鉢嘗曰恨未能會已頭自後南有請供者夜雨水漲人不能渡師頃刻即赴身衣無濕人知其有神足道焉法師文舉東陽張氏入國清習天台之道悉通要妙其形如山其貌如玉動若浮雲靜若止水目不旁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無非律軌丹丘二眾仰以為法先是國清為場帝建

光明道場歲以為期人禁食少師竭力營是
成莊田十二頃聚賴以濟

法師敬雲建業人夙學天台之道光化二年
於永嘉寺講經依俱舍論述小乘入道五位
作拆玄記二卷

法師妙行初學天台教既入居泰山結草為

本捨果為食行法華三昧感音現身證明
後專持彌陀經於一夕見流離地佛與二菩
薩涌立空中偈宗聞其名詔賜號常精進菩
薩後一日再見寶地謂左右曰吾無觀想而
寶地復見安養之期至矣即日右脇安臥而
化

法師千麟四明人五代唐清泰二年往高麗

百濟日本諸國授智者教高麗遣使李仁日

送師西還具越王驛於郡城建院以安其衆

法師玄燭戒德定品德業法門講唱宗乘當

世特立大願初傳法帝京學徒數百左右悅

隨時謂其可繼荆漢尊稱焉十祖云

法師皓瑞嘉禾張氏聞玄燭時稱十祖遂往

參學即悟一心三觀之旨誓心山居二十餘

年身無長衣口無異味坐唯一榻門不設關

本朝建隆初無疾坐亡火浴舍利不知其算

得法者八十人

法師善勤天台人無相以主席請于郡特以

師高行為之舉及遷淨名峯桂卷繼其席持
卷遷赤城眾舉利實繼其席實繼其席者復
以無相界師以眾不足客乃別遷勝地增建
樓宇時謂安清淨眾講妙教觀宜天人之交
遊也

法師元顯具吳人政和二年於郡城開光遠

智者院日居慈雲閣秉筆著書自正像統紀

終教藏目錄凡百卷名天台宗元錄序次古

今諸師行事為山家之感典云又述法華靈

瑞集為十科始於普賢證明林至香光表相

郡補為都師有招權者誣以事民其衣聞者

注涕而師不為袒幅巾布褐遊道人間隨時

升沈晚在鹽橋卷誦經課佛一夕而西毛

坐欣然神化焚食之日舍利布地

法師曼照四明人受業方廣宣和初建天台

別傳法華為辨妄學者建之

法師志固踴躍著慧少學天台之道勝淨土

行五十年法服未嘗去體嘗因冠獲入山避

亂唯構銅服方欲登圓冠已通近師易衣已

上從客洗敬冠不敢犯誠者歎仰謂之遊行

無畏其斯人乎

法師志居左溪定禪地講解躬秉叔父鑑

崇微曾及鳩水燈內崇承國後學於是有考

士聞四明慈溪人自號無功史家世名儒再
舉進士不得志布衣蔬食獨講席晚年惟
專念佛以所得旨寫述淨土自信錄其序略
云眾生本心具四淨土如同居者在具縛凡
夫即可依之其餘三土至斷惑聖人始獲證
入焉且往生一門有二淨業曰正觀照本

心也曰助行備善萬善也正觀與助行並進
則了達四淨土矣止有願等事善者近生凡
聖同居而遠作上三土之因也以此論之則
淨土者正是究理善善所登境界而願家能
隨業生回向漸修耳又云圓機體道是至上
淨業苟加願以導之即預優品悉於之輩也

稱佛發願者亦莫不生觀淨土一門則知聖

人無棄物也彼但守真空之人以無礙無修

起自障心絕他學路乃高其言曰淨土未奉

何足道哉發是言者可哀也矣與興十六年

四月丁卯之夕忽聞異香滿室謂弟沙門思

齊曰此吾所修淨業有感也乃沐浴更衣面

西趺坐而化焚其軀得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佛相統紀卷第二十二

佛相統紀卷第二十二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五四六頁上六行首字「未」，經作「末」。
- 一 五四六頁下一〇行「未常」，經作「未嘗」。
- 一 五四七頁中八行第一二字「諧」，經作「諧」。
- 一 五四七頁下一一行「澄汰」，經作「沙汰」。
- 一 五四八頁下一九行「百八粒」下，經有夾註「此卷四十三人本紀惟錄二十二人餘二十一人皆見別傳故以小字釋之」。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三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繁 撰

歷代傳教表第九

北齊悟一心三智之旨以授南岳南岳修之以授智者智者始以五時八教開張一化而歸宗於法華本迹之妙既發其解必立之行

於是說已心中所行以示一心三智之證載之文字用以印心以教後世自北齊上法龍猛下逮法智為十七世作歷代傳教表

武帝蕭衍 天監元年五三

大通元年五三

大同元年五三

北朝河南為思禪師說三觀當東魏孝靜帝天平間

簡文帝高澄 大寶元年五五

元帝蕭元 敬帝蕭方智 紹泰元年五五

陳武帝陳蒨 武帝陳暕 文帝陳蒨

承聖元年五五 太平元年五五 末定元年五五

天嘉元年五五 州大蘇山為顯禪師說四安樂行示華賢道場當北齊廢帝乾明元年

天康元年五五 廢帝蕭寶融 乾明元年五五

北大元年五五 君授戒法

宣帝蕭詧 大建元年五五 官寺為儀同沈君理僕射徐陵寺開法華經題一夏開釋大義白馬敬詔寺成

北面受業自此後常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及為尚書毛喜說六妙門

大建中南岳 禪師為海東玄光法師說法華安樂行歸因演教為高麗東國傳教之始

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南岳禪師示寂

少帝蕭寶融 至德元年五五

至德三年詔毛官顯禪師赴太極殿開大智度論題仁王般若經題還靈曜寺就講時百座居左五等居右慧曠慧辯皆奉教難問天子臨聽聽法百條盡敬

至德四年詔迎顯禪師居光宅寺帝幸寺聽講仁王躬禮三拜

禎明元年五五 顯禪師於光宅講法華經章安預聽

隋文帝楊堅 開皇十年五五 開皇十一年晉王總管揚州迎顯禪師於

大聽事設千僧齋授菩薩戒師名晉王為總持王上師號稱智者

開皇十二年智者禪師於荊州當陽玉泉山為開王父子授戒

開皇十三年智者禪師於玉泉說法華玄義章安預聽

開皇十四年智者禪師於玉泉說摩訶止觀章安預聽是年過岳陽為刺史王宣武授大乘戒法為學士曇捷等諱金光

開皇十五年七月智者禪師至揚州禪衆寺以所著淨名義疏奉上晉王九月辭歸天台

開皇十七年九月智者禪師於天台佛窟為諸弟子口授觀心論十一月於石城寺為弟子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無量心四悉檢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密一一法門是月二十四日示寂於

石城彌勒石佛像前

仁壽元年隋文帝 大業元年隋文帝

煬帝隋文帝 恭帝隋文帝

義寧元年丁丑 五祖章安禪師於天台
國清寺為法華威禪師說止觀心要

高祖北齊 武德元年北齊

太宗北齊 貞觀元年北齊

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章安禪師於國清示寂

貞觀二十年召法華威禪師授朝散大夫

引駕四大師

高宗北齊 永徽元年北齊

永徽六年召天宮威禪師授朝散大夫引

駕四大師與法華同職位

顯慶元年北齊 龍朔元年北齊

麟德元年北齊 乾封元年北齊

總章元年北齊 咸亨元年北齊

上元元年北齊 儀鳳元年北齊

開元元年北齊 永淳元年北齊

開元元年北齊 永淳元年北齊

弘道元年北齊

天宮威禪師於東陽天宮為

如意二年七祖天宮禪師於東陽天宮為

左溪胡禪師說止觀

延載元年北齊 證聖元年北齊

萬歲通天元年北齊 神功元年北齊

聖歷元年北齊 久視元年北齊

長安元年北齊

神龍元年北齊 景龍元年北齊

睿宗北齊 先天元年北齊

景雲元年北齊 先天元年北齊

開元元年北齊

開元十八年八祖左溪禪師於東陽左溪

為荆溪崇禪師說止觀是年新羅法融

等傳教歸國

天寶元年北齊

天寶十三年九月十九日左溪禪師示寂

肅宗北齊

至德元年北齊 乾元元年北齊

上元元年北齊 寶應元年北齊

代宗北齊 廣德元年北齊

永泰元年北齊 大歷元年北齊

大歷中九祖荆溪禪師於天台佛龕為遠

法師說止觀

德宗北齊 建中元年北齊

建中三年二月五日荆溪禪師於佛龕示

寂

貞元元年北齊 貞元中十祖遠法師於國清為備法師說

止觀

順宗北齊

永貞元年遠法師於國清為日本最澄說

止觀蓋寫一宗論疏以歸為日本傳教

之始

憲宗北齊 元和元年北齊

穆宗北齊 長慶元年北齊

敬宗北齊 寶歷元年北齊

文宗北齊 大和元年北齊

大和中十一祖備法師於禪林為外法師

說止觀

開成元年北齊

武宗北齊 會昌元年北齊

會昌六年詔毀天下佛寺沙汰僧尼

宣宗 忱 定宗十三子武宗孫加魯達繼位
沙門 惟青等師武宗崩時王迎入京師

大中元年 丁卯 詔優會昌所廢寺院
懿宗 僖宗 咸通元年 庚申 繼位

僖宗 乾符元年 甲午 繼位
乾符中十二祖外法師於國清為夢法師

說止觀
廣明元年 庚子 中和元年 辛丑 繼位

光啓元年 乙巳 文德元年 戊申 繼位

昭宗 龍紀元年 己酉 十二祖秀法師於國清為

疎法師說止觀法門

大順元年 庚戌 景福元年 壬子 繼位

乾寧元年 甲寅 光化元年 丙午 繼位

天復元年 辛酉 天祐元年 甲子 繼位

景宗 景祐元年 丙子 繼位

梁 太祖 乾化元年 辛未 繼位

開平元年 丁卯 乾化三年 辛未 繼位

貞明元年 乙亥 龍德元年 辛巳 繼位

莊宗 同光元年 丙午 繼位

明宗 李嗣本及突魯人繼位

天成元年 丙戌 長興元年 丁巳 繼位

末帝 清泰元年 甲午 繼位

晉 高祖 天福元年 丙申 繼位

天福中十四祖疎法師於國清為寂法師

說止觀

少帝 開運元年 甲辰 繼位

漢 高祖 天福十二年 丁未 繼位

隱帝 乾祐元年 丙申 繼位

周 太祖 廣順元年 辛亥 繼位

世宗 顯德元年 丙午 繼位

恭帝 顯德六年 己未 繼位

宋 太祖 建隆元年 庚申 繼位

建隆二年高麗國遣沙門諦觀持天台論

疏至螺溪 乾德元年 庚午 十五祖螺溪寂法師為

通法師說止觀法門

開寶元年 丙辰 太平興國元年 甲午 繼位

太宗 太平興國四年十六祖實雲通法師為四

明禮法師說止觀諸大乘法

雍熙元年 甲申 雍熙四年十一月四日螺溪法師示寂

端拱元年 丙午 十月二十一日實雲法

師示寂 淳化元年 庚寅 至道元年 乙未 繼位

真宗 咸平元年 戊戌 咸平六年十七祖法智法師於南湖保恩

答日本源信信門目二十七條

景德元年 甲辰 撰指要鈔成出別理隨

緣二十問以攻繼齊指濫之失

景德四年遣本如持十義書二百問上錢

唐昭師以教光明玄不立觀心之失

大中祥符元年 丙午 大中祥符三年賜保恩改額運夏同異圖

師作誠誓辭二篇俾為長講天台宗教

之所 大中祥符七年撰觀經融心解

天禧元年 丙寅 與十僧修法華懺期滿

三年焚身供法以公私勸止不獲如願

述消伏三用以破孤山闇義鈔之非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五五〇頁上一二行夾註右「壬午」，
[徑作「壬辰」]。
- 一 五五〇頁上二一行夾註「丙子盡
二年」，[徑作「丙子」]。
- 一 五五〇頁下五行夾註左「正統盡
二十年」，[徑作「正統盡二十一年」]。
- 一 五五一頁上一〇行「國清」，[徑作
「國清寺」]。
- 一 五五一頁中末行夾註「丙申盡一
年」，[徑作「丙申盡二年」]。
- 一 五五一頁下九行夾註「乙未盡二
十年」，[徑作「乙丑盡二十一年」]。
- 一 五五二頁上一五行夾註「辛酉盡
三年」，[徑作「辛酉盡四年」]。

天禧四年駙馬李遵勗奏賜法智大師宣
旨令住世演教不許遺身

天禧五年主上遣內侍俞源清宣旨就寺
脩法華懺三日為述修懺要旨以答聖
意是歲探觀音別行玄記觀經妙宗鈔
皆成

仁宗
乾興元年壬戌

天聖元年癸亥直撰光明續道記成

天聖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立放生池
師始於佛生日縱魚鳥為放生事自述
放生文是年郡守曾會以事聞教樞密

劉均撰文刻石仰宣聖化

天聖五年撰光明文句記其後廣智續讚
佛一品

天聖六年正月元日建光明懺七日為順
寤之期至五日跌坐說法唱佛而化聞
維異香芬郁舍利無數右根不壞若紅

蓮華

明道元年壬申盡
明道二年七月奉靈骨起塔于南城崇法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三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佛祖世繫表第十

傳道以心不以迹固也至論祖祖授受之際

必使循迹而後可知心苟能知心何必去迹

然則何為其迹邪豈不曰有教以為之說有

觀以為之修行必顧說說必顧行說與行如

其迹始妙故曰說已心中所行此傳道之迹

也知迹必知心知心中必知道由知道故然後

可以論祖祖授受之際作佛祖世繫表

西土佛祖 教主釋迦牟尼佛

初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陀尊者

三祖商那和脩尊者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

五祖迦提多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佛陀難提尊者 八祖佛陀密多尊者

九祖脇比丘尊者 十祖富那奢尊者

十一祖馬鳴尊者 十二祖迦摩羅尊者

十三祖龍樹尊者

末田地與商那同稟阿難非正所承今

故不列此土既尊龍樹為高祖則視十

四祖已下及同旁出西土十四祖亦視

吾土齊已下為旁出各論所承非互為

是非也若吐齊悟智論一心三觀以授

南岳遠繼龍樹位列二祖云

東土十七祖

高祖龍樹無長論主

二祖北齊大禪師

三祖南岳大禪師

天台智者禪師

南岳大善禪師

蘇令陳正業

南岳僧照禪師

枝江慧成禪師

藍谷慧超禪師

巴丘慧曜禪師

雲峯惠滿禪師

江陵慧威禪師

鍾山智瑾禪師

仙城慧命禪師

枝江慧璣禪師

南岳靈辯禪師

新羅玄光禪師

南潤慧旻禪師

升堂受蒞一人

火光三昧一人

水光三昧一人

淨人方合

南岳府君

刺史劉懷實

光州巴子立

影堂二十八人

業高四百

信重三千

今家欲尊四明為正祖則當自龍樹已

下通為十七代以並尊其位或謂興道

至高論功德稍微者夫時有通塞則道

有汗隆然於道何傷焉不有其父焉得

其子焉但取傳教之迹耳欲審其由當

求諸宗門尊祖議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見

四祖天台智者大禪師

章安灌頂禪師

天竺真觀禪師

瓦官法喜禪師

國清智超禪師

瓦官法慎禪師

國清普明禪師

國清智瑛禪師

佛龍智勝禪師

國清法彦禪師

廬山智鎔禪師

廬山大志禪師

玉泉道悅禪師

天台寺觀禪師

華頂般若禪師

會稽禮宗禪師

接霞法智禪師

玉泉行簡禪師

國清慧威禪師

碧澗法俊禪師

興皇慧楚禪師

當陽德抱禪師

南岳慧綱禪師

蔣山大忍禪師

禪衆智令禪師

奉誠法安禪師

玉泉法偃禪師

國清道修禪師

岳陽曇捷禪師

玉泉義遠禪師

國清師諫禪師

國清如朗禪師

佛龍慧紳禪師

天卿法延禪師

玉泉法才禪師

玉泉法瑛禪師

玉泉道慈禪師

十住道臻禪師

慧日僧珍禪師

陳少帝

陳皇太子

陳永陽王

隋煬帝

玉泉關王

參軍陳誠

儒士梁方茂

太中蔣添政

佛隴慧辯禪師	儀同吳明微
王來道勢禪師	刺史王宣武
天台慧瑠禪師	儀同沈君理
天台慧普禪師	僕射徐陵
玉泉法威禪師	光祿王固
玉泉法論禪師	侍中孔淡
會稽智果禪師	儀同周弘正
終南法琳禪師	開府柳顧言
國清智舜禪師	尚書毛喜
白馬敬韶禪師	得門千數
定林法藏禪師	
五祖章安大禪師	着山智拔禪師
法華智威禪師	荆溪湛然禪師
龍興弘景禪師	無山神邕禪師
南岳大慧禪師	支那道遵禪師
天台明曠禪師	佛隴大義禪師
嘉祥百藏禪師	紫金元宗禪師
玉泉道素禪師	四明道源禪師
六祖法華大禪師	婺女清辯禪師
天宮慧威禪師	婺女行宣禪師
七祖天宮大禪師	婺女圓淨禪師
左溪玄朗禪師	婺女法開禪師
永嘉真覺禪師	三衢道宣禪師
八祖左溪大禪師	三衢慧挺禪師

焦山智昂禪師	此陵守真禪師
焦山靈微禪師	錢唐法燿禪師
焦山進明禪師	錢唐法真禪師
焦山慧融禪師	會稽法源禪師
支那靈輪禪師	新羅法融禪師
支那法威禪師	新羅理應禪師
支那道竹禪師	新羅純英禪師
支那靈源禪師	居士傅禮
支那靈源禪師	居士王元福
九祖荆溪大禪師	南岳曇環法師
興道道遠法師	龍興智淨法師
南岳普門法師	龍興仲儀法師
龍興元皓法師	龍興子瑜法師
華頂行滿法師	龍興道如法師
天台智度法師	龍興仲良法師
雲峯法證法師	龍興重獎法師
無姓法劍法師	中丞柳公綽
翰林學士梁肅	刺史柳宗元
敬騎常侍田敷	中書鄭綱
吏部員外李華	刺史孟簡
敬騎常侍崔恭	至行廣脩法師
身通三十九人	興善守恭法師
十祖興道法師	日本最澄法師
十一祖至行法師	上宅物外法師

天台止定法師	天台良清法師
妙說元瑒法師	天台光韶法師
天台敬休法師	天台敬文法師
天台慧凝法師	天台維錫法師
天台起源法師	刺史常布
天台玄廣法師	天台玄廣法師
十三祖妙說法師	國寧德僑法師
高論清珠法師	定水慧覺法師
國寧常操法師	法性備雅法師
國寧義從法師	
十四祖高論法師	惠光晤恩法師
淨光義寂法師	姑蘇可榮法師
惠光志因法師	海南懷實法師
演教覺殊法師	錢唐義清法師
奉先源清法師	梵天慶昭法師
重光洪敏法師	孤山智圓法師
慈光可嚴法師	崇福慶密法師
慈光文備法師	開元德聰法師
廣慧慈常法師	永福咸潤法師
十五祖淨光法師	釋恩智仁法師
寶雲義通法師	永嘉繼齊法師
國清宗昱法師	永福善朋法師
廣教澄或法師	常寧契能法師
廣教實翔法師	通照覺明法師

石壁行請法師
石壁行始法師
勝光瑞先法師
通鑑知藏法師
崇法頌齋法師

安國智藥法師
寶山懷慶法師
明教曉乘法師
寶藏悟真法師
頂山懷玉法師
靈鷲志倫法師



十六祖寶雲法師
法智知禮法師
慈雲蓮式法師
南湖異聞法師
與國有基法師
興國今祥法師
福源悟持法師
廣慈體源法師
鏡唐清曉法師
寶雲冠德法師
寶山善信法師
太師鏡惟治

妙果文昌法師
妙果天授法師
明智祖韶法師
法喜清鑑法師
真淨思永法師
保慶法潤法師
天竺本融法師
天竺思倍侍者
丞相王欽若
侍郎馬亮
諫議胡則
職方崔育才
法顯遇成法師
先卑守仁法師
圓應德賢法師
神智仲元法師
慈明慈觀法師
慈覺永堪法師

慧淨思義法師
辨才元淨法師

海月慧辨法師
法寶從雅法師
指源如果法師
神智仲元法師

神智義升法師
廣慧居白法師
法鑑若愚法師
靈山則章法師
十七祖四明法智法師

慈受子琳法師
寂照慧日法師
圓悟思高法師
慧行智傑法師
三衢懷襲法師

神照本如法師
南屏梵禪法師
三學則全法師
淨石崇矩法師
廣慈慧才法師
廣嚴含瑩法師
慧因擇交法師
圓智覺察法師
崇法祖端法師
四明文繁法師
丹丘嗣謙法師
四明彌樹法師
廣印智環法師
祥符文智法師
三衢文炳法師
四明用柳法師
四明居永法師
崇法自仁法師

圓智志豪法師
承天文詡法師
日本源信法師
內侍俞源清
嗣法二十七人
入室四百七十八人
升堂一千人
三學若水法師
天柱守孜法師
景雲溫其法師
淨石懷月法師
葵女日東法師
覺慈善嵩法師
景德居式法師
承天義昭法師
承天義榮法師
妙悟希最法師
鐵主法宏法師

崇慶本圓法師
天台慧舟法師
南湖廣智法師
神智體文法師
明智中立法師
文慧宗正法師
空相思恭法師
扶宗繼忠法師
越果維湛法師
海慧若圓法師
因果如吉法師
淨社全教法師

妙果子良法師
除慶思辨法師
淨石惟清法師
龍泉章異法師
雷峯戒珠法師
廣智傳法
明傳法
廣傳法
明傳法
廣傳法
明傳法
廣傳法
明傳法

於蒼義詢法師
金文冲霄法師
四明湛恭法師
法昌本誠法師
休菴法舟法師
法明文節法師
寶積法雲法師
妙果師楷法師
水陸文炳法師
常明道深法師
福昌文倫法師
開林子真法師

慧照法鄰法師
圓澄智講法師
定慧介然法師
四明法維法師
諫議陳瓊
待制晃說之
草堂起元法師
永嘉法詮法師
息菴道淵法師
淨社處廉法師
圓辨道琛法師
豁菴淨悟法師

觀堂師親法師	寶壇智尚法師	法明行依法師	法明可圭法師	月堂慧詢法師	進堂法登法師	相庭善月法師	悅菴淨慧法師	陸堂正榮法師	石芝宗曉法師	南朔善榮行人	一菴奕躬法師	正菴端信法師	叔寶良球法師	蕪菴惟定法師	警菴宗各法師	雲堂戒應法師	止菴法蓮法師	指南仲韶法師	慈雲文統法師	餘桃清浩法師	疏菴景遷法師					
蕭巖文虎法師	訥堂慧辨法師	碩空智覺法師	松潤善助法師	寒谷妙輝法師	東山慶公首座	東山岐公首座	東山義問書記	同菴允憲法師	石坡元啓法師	竹坡如岳法師	竹屋善文法師	石屋正巳法師	真山智菴法師	懷古可尚法師	北菴若夢法師	巨宗師岳法師	不孤有鄰法師	大石山智法師	香林清賜法師	伊堂丁國法師	呼雲密推法師	石田妙慧法師	半雲行儒法師	北堂大方法師	虛中元其法師	蓮山士亮法師

契菴如梅法師	環菴戒樞法師	禪悅可樹法師	寶化道英法師	雲屋可上法師	化翁正巳法師	大蓮了因法師	茅屋了己法師	竹溪志昌法師	東山神照法師	法真慶成法師	安國元惠法師	白蓮道卿法師	天台淨悅法師	四明淨果法師	郡守李庭芝	神悟慶謙法師	藍菴有嚴法師	天台法麟法師	天台應通法師	承天法寶法師	承天懷雅法師	天台寶藏法師	永嘉元操法師		
孤岩如夢法師	齊菴文蔚法師	牛岩覺金法師	孫菴文節法師	吳中道謙法師	無謀善應法師	圓菴行果法師	東林覺先法師	香山唯一法師	浩翁惠川法師	石翁法介法師	柯山本悟法師	虎巖行理法師	石林文藻法師	安道清寧法師	無開若詢法師	自教子謙法師	聖水善濟法師	南湖普聞行人	智涌了然法師	真教智仙法師	白蓮梵章首座	證悟圓智法師	慈先若訥法師	覺雲智連法師	元菴則約法師

錢唐義全法師	承天擇仁行人	天台左伸居士	北禪淨覺法師	北禪惠深法師	項山子文法師	飛英智悅法師	趨果惠道法師	通照慧明法師	報慈滋堯法師	德藏從進法師	白蓮善珪法師	德藏擇瑛法師	北開思淨法師	金華子方法師	壽安良弼法師	教藏有全法師	淨住思照法師	一行宗利法師	用屏興教法師	慈辯從諫法師	卓溪擇御法師
丹菴清首首座	澤山與成法師	山堂元性法師	虛堂本空法師	葉長妙琳法師	赤城中益法師	白蓮智圓法師	白蓮清悟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等菴士衡法師	虛菴有宏法師	後菴妙珪法師	中菴師安法師	上竺師覺法師	石潤從戒法師	晦菴慧明法師	古泉正宗法師	月潭道鑑法師	雲溪思益法師	法照中政法師	神慧教壽法師	能仁文公首座

慧覺齊玉法師	能仁能公行人	則養明哲法師	則養明哲法師	能仁道山法師	禮泉行環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畢蒼法希法師	南巖法雄法師	東山祖意法師	坦菴法英法師	正堂如理法師	崇先懷志法師	精英從智法師	宣秘慧仙法師	普圓普證法師	法燈道遵法師	餘姚行澄法師	樞密蔣之奇	法照淨通法師	楊尖利淵法師	楊尖法欽法師	崇先了生法師	南屏用文法師	憲章仲閣法師	餘慶道存法師	趙果會賢法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精微彥倫法師	寶積彥端法師	清辯蘊齊法師	法慧正宗法師	東安景初法師	南屏靈玩法師	東吳文詡法師	錢唐如詢法師	車溪卿法師	竹菴可觀法師	牧菴有朋法師	顯菴法昌法師	月溪法輝法師	隱學本然法師	浮石子慧法師	永福志亨法師	天王道用法師	能仁懷實法師	祥符道忻法師	章堂如寶法師	車溪善榮法師	紫金山通法師	慧覺玉法師	清修法久法師	上方法清法師	北崇宗印法師	智行守旻法師	神辯清一法師	自得慧欽法師	古雲元辨法師	佛光法照法師	梅峯梵奎法師	石溪清泉法師	石鏡清泉法師	慈感文圭法師	蒙泉了添法師	毒海道源法師	桐洲懷坦法師	刺源覺先法師	南峯思誠法師	日本俊茂法師	嚴陵趙彥肅	鐘峯吳克已	具城妙鈺法師	孤岩如月法師	慈空妙雲法師	雪溪臨頤法師	悟真正皎法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澄覺神煥法師	假名如湛法師	密印修慧法師	慧辭曇應法師	慧照道倫法師	北禪法榮法師	比禪文俊法師	圓覺淨圭法師	車溪智欽法師	子進師訓法師	東陵智迦法師	北漢德闡法師	菊進信經法師	海翁時學法師	柳塘可權法師	沃洲光輝法師	梅澗太度法師	少愚育才法師	行古忘新法師	鼎山時舉法師	右州景登法師	古岩正固法師	應善法言法師	梓山思恭法師	西山文瑛法師	南湖了宣行人	覺菴簡言法師	鑑堂思義法師	摠菴妙心法師	常齋法开法師	古鏡文果法師	惠谷從慧法師	東演慧日法師	千江一印法師	靜山慶仁法師	魯山李文法師	虛堂可明法師	松林宗溥法師	宗周子文法師	四窓子思法師	地周尹輔法師	松遊可月法師	雲海普慶法師	雲海至寶法師	渭濱惟清法師	大山西道法師	書堂文煥法師	芝田德瑞法師	石泉普洽法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奉行海法師
太屋普容行人
無極可度法師
雙溪道弘法師
東屏正吾法師
石林文分法師
東山慧日法師
自開如顯法師
此山志在書記
方溪文珣知客
剡源先法師
靈臺允澤法師

不摸師楷法師
高峯淨法法師
大明圓照法師
子元義深法師
西泉一唯法師
性翁文習法師
南叟元凱法師
竺隱弘道法師
元璞如璋法師
箕山大隱法師
照蒼允中法師
我蒼本無法師

天岸弘濟法師
絕宗善繼法師
耶溪允若法師
行之大安法師
息蒼允茲法師

大璞如死法師
大車是乘法師
大徹淨昱法師
獨蒼自朋法師
信元永孚法師
天岩晉曜法師

古源永清法師
蒼山文响法師
玉岡蒙潤法師
西厓惠備法師
松整正壽法師
春洲紹澤法師

大用必才法師
雪林廷瑞法師
印海子實法師
鍾堂義法師
百川如海法師
性蒼淨岳法師
栢岩文果法師
石庭道生法師
石庭宗暉法師
聖水從覺法師
頑空覺法師
愚山從古法師

靜善原鎮法師
操古修方法師
荆山良毛法師
春谷智照法師
慶觀守仁法師
原紹宗法師
靜翁祖明法師
竹堂師正法師
北山文勝法師
山懷惠法師
竹屋元淨法師
日章祖稱法師

九皋妙聲法師
適岩子賢法師
行已允恭法師
圓通如開法師
盤谷祖訓法師
竹野文奎法師
治堂守模法師
鳳山子儀法師
仁叟義靜法師
香山應方法師
古厓惠新法師
道夫必弘法師

雜傳世繫十六
淨覺仁岳法師
吳興子昉法師
錢唐可又法師
錢唐惠勤法師
雪川梵慈法師

具城銘法師

永嘉乃仁法師
起果靈照法師
樞密胡宿初則
草庵道回法師
梓養有倫法師
廣壽法目法師
四明道時法師
述菴居士餘澄
未詳承嗣四十
景明道房禪師
北齊李獎侍郎
金華方岩禪師
終南法善法師
南岳承遠法師
五臺志遠法師
天台道進法師
國清文舉法師
建業敬雲法師
十祖玄燭法師
會稽什公法師
天台元頤法師
寶藏利資法師
空相融公法師
廣化明公法師

一之如寧法師
北田如圭法師
北溪惠謙法師
大章惠珪法師
神智從義法師
慧月了睿法師
難詳之作其有靈乎
學佛者皆當以此
人以為不徒求其
為以證不徒求其
東陽善慧大士
北齊僧稠禪師
天台智瓊禪師
千福飛金禪師
玉泉真公法師
南岳法照法師
五臺元堪法師
國清清觀法師
泰山妙行法師
四明子麟法師
嘉禾結瑞法師
嘉禾了玄法師
無相喜勤法師
普慈顯公法師
趙果照公法師
宗元元頤法師

寶雲威公法師	慧川照公法師
四明曇照法師	普照因公法師
佛智道如法師	寶積實公法師
淨慧威公法師	左漢志昭法師
無功居士王闍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四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五五四頁上二〇行「末田地」，徑作「末由地」。
- 一 五五五頁中末行「上定物外法師」，徑作「止定物外法師」。
- 一 五五七頁中二行小字右「半岩覺全法師」，徑作「半岩道全法師」。
- 一 五五七頁中一八行「檀菴有嚴法師」，徑作「檀菴有嚴法師」。
- 一 五五八頁上六行「畢菴法希法師」，徑作「畢菴法希法師」。
- 一 五五九頁下一九行小字「宋」，徑無。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五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善 撰

山家教典志第十一

智者高座以縱辯章安五筆以載書所謂以文字廣第一義諦是猶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荆谿有云文即門也即

文以通其理豈非門乎至若後世發揮祖道雖然有述雖各出義章互彰廢立所以歸宗之誠則無乎不同也今故並陳篇目以貽好古者之求述山家教典志

南岳 大乘止觀

唐末教典流散海外本朝咸平三年日本國辨照持此本至四明慈雲得之為

作序云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之行

四十二字門

大品四十二字初阿耨後荼南岳用對四

十二位

安樂行義 四明行遊遊方至南岳福嚴於歲中得此本端以示圓辯其後北峯石芝始獲開板

南岳願文

無諍行門 三智觀門

次第禪要

釋論玄一上各 右止觀安樂行義頌文有見本條不復

見情狀

天台

法華玄義 法華文句

庫訶止觀 禪波羅蜜

修禪六妙門 光明玄義

光明文句 觀音別行玄義

觀音別行玄義 觀音別行義疏

觀音別行義疏 請觀音經疏

觀音別行義疏 觀無量壽佛經疏

觀無量壽佛經疏 金剛般若經疏

金剛般若經疏 四念處

四念處 彌陀經義疏

彌陀經義疏 禪門口訣

禪門口訣 方等三昧儀

方等三昧儀 法界次第

法界次第 四教義

四教義 維摩文疏

維摩文疏 右七十六卷

右七十六卷 二年惠雲奏入大藏

二年惠雲奏入大藏 維摩文疏

維摩文疏 禪門口訣

禪門口訣 方等三昧儀

方等三昧儀 法界次第

法界次第 四教義

四教義 維摩文疏

維摩文疏 右七十六卷

右七十六卷 二年惠雲奏入大藏

二年惠雲奏入大藏 維摩文疏

維摩文疏 禪門口訣

禪門口訣 方等三昧儀

淨土十疑論

觀心誦經法 觀心十二部經義

小止觀

右共三十三卷未入藏

智度論疏

觀心釋一切經義

釋一

經玄義 坐禪止觀

仁王般若經疏 禪門章

禪門章 入道大旨

入道大旨 七學人表

七學人表 法門儀

法門儀 右四十一卷

右四十一卷 慈雲隨函錄

慈雲隨函錄 明五時廣辯

明五時廣辯 向者以疏句

向者以疏句 大義委意

大義委意 漢之記猶

漢之記猶 之異名法華

之異名法華 佛世當換

佛世當換 中所行法

中所行法 為荆溪以

為荆溪以 種止觀一

種止觀一 日漸次

日漸次 禪行漸

禪行漸 即禪

即禪 行漸

行漸 即禪

即禪 行漸

行漸 即禪

即禪 行漸

行漸 即禪

鑿是也二曰不空謂解頌行或頌或漸即
六妙門是也三曰圓頌謂解頌行俱頌即摩
訶止觀是也此三止觀對根不同行相雖
殊俱依圓理而為宗本唐梁肅則止觀為
六卷文雖簡要而修相多關覽者宜知除
智者觀筆餘皆章安於法輪之下述為踏
論也○唐書藝文志云灌頂私記智者謂
旨一卷義記一卷今未詳何文○釋籤云
止觀禪門淨名疏等各有餘分說未終若
文業止觀云智者於玉泉寺一夏敷揚二
時慈雲雖樂說不窮纒至見境法輪停轉
後分弗宣輔行云大章第七開為十境至
第七境餘不復宣後三大章及餘三境時
逼夏終於茲罷唱止觀次第禪門即禪波
羅蜜亦列十大章於第六方便文中注云
若論初禪已後發諸禪定深妙境界並在
第七脩證中說此文皆悉不流通也此
淨名經十四品大師疏解止佛道品第八

後諸品疏乃是章安述而續之此釋注
章安
涅槃玄義二卷 涅槃經疏一十卷 涅槃經疏二卷
觀心論疏二卷 然江州名流或云觀心
智者別傳一卷 國清百錄 王老則傳百編
述終代 八教大意一卷

南岳記七卷 真觀法師傳一卷
刑漢 玄義釋籤十卷 文句記十卷
止觀輔行十卷 止觀義例十卷
止觀大意 維摩略疏十卷
紹摩廣疏記六卷 金剛經論四卷
始終心要 止觀搜要記十卷
觀心誦經記七卷 般若薩成文七卷
華嚴骨目七卷 法華補助儀
龍興 天台 華頂 靈光
廣教 光明玄金鼓記 十級輪流
石壁 朱光 曼持記 珠指解門

首楞嚴經疏對 文殊般若經疏
不思議法門經疏 阿毘陀經疏
四十二章經疏 無量壽經疏
普賢行法華疏 蓮華經疏
般若心經疏 遺教經疏
闍義抄 觀音疏 廣隱記
刊正記 表微記
垂裕記 百非鈔
三德指歸 正義
西貨鈔 論謀鈔
拈重鈔 間居編
孤山年二十一始學于奉先清師及二年
奉先亡遂往孤山杜門養病年四十七而
化於二十四年著書百二十卷勤矣

觀音別行玄記二卷 觀音別行疏記二卷
觀經疏記 光明玄贊釋
光明玄贊釋 光明句備急鈔
光明玄贊釋 光明句備急鈔

觀音別行玄記二卷 觀音別行疏記二卷
觀經疏記 光明玄贊釋
光明玄贊釋 光明句備急鈔
光明玄贊釋 光明句備急鈔

觀音別行玄記二卷 觀音別行疏記二卷
觀經疏記 光明玄贊釋
光明玄贊釋 光明句備急鈔
光明玄贊釋 光明句備急鈔

觀音別行玄記二卷 觀音別行疏記二卷
觀經疏記 光明玄贊釋
光明玄贊釋 光明句備急鈔
光明玄贊釋 光明句備急鈔

觀音別行玄記二卷 觀音別行疏記二卷
觀經疏記 光明玄贊釋
光明玄贊釋 光明句備急鈔
光明玄贊釋 光明句備急鈔

光明玄續遺記卷二 光明文句記卷六
觀經疏妙宗鈔卷十 不二門指要鈔卷二
扶宗記卷三 十美書卷三
觀心二百問卷一 解謗書卷三
修儀要旨卷一 光明懺儀卷一

石芝撰四明教行錄條裁別理隨緣融心
解滿伏三月起信論融會重義例境觀及
問答等文

慈雲撰 金光明護國儀卷百 請觀音懺儀
往生淨土懺儀 熾盛尤懺儀

小弥陀懺儀 法華三昧懺儀
天竺別集 金剛集卷百

辨才師 天竺師 淨覺師
金剛般若疏卷二 發軔鈔卷百

弥陀經新疏卷二 指掌記卷二
楞嚴文句卷三 熏聞記卷五
楞嚴集解卷十 楞嚴說題
運源記卷十二 文心解卷二
助宣記卷十二 津名精美

禪門樞要 雜錄名義卷二
義學釋編卷六 毗曇賢聖圖
起信梨邪生法圖 快膜書
止疑書 十諫書
聖謗書 施食須知
諸經義題 如意輪課法

經疏禮讚文 楞嚴札懺儀
羅漢禮讚文 南山札讚文
若漢諸外集卷二

廣智師 遠編卷一 開山志卷二
神照師 普賢行法 經疏卷二
仁王懺儀

扶梁師 扶宗集卷十 二師口義針
法真師 光明十頌三 三集論
檀老師 龍王法印經疏卷一 安樂行注
空品注 心經注

女藏僧檢卷四 文句寶鑑卷四
止觀助覽卷五 或對 議方便品題
神智師 新記卷七 順正記卷三
圓通記卷三 富言記卷四

集解卷三 某要卷六
三部補注卷十 搜玄卷三
車溪師 秘啓五章
慧覺師 行法經疏卷二 祖源記卷三
雜珠記卷二 尊勝懺法

智涌師 宗圖記卷四 樞要記卷二
虎溪集卷八 功德天懺儀

假名師 淨業記卷四 護國記卷四
金剛集解卷二 假名集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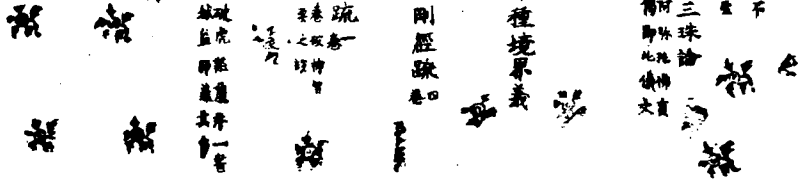
思溪師 圓覺疏卷二 安樂記卷一
百章錄 諸天傳卷一
竹卷師 楞嚴集解 楞嚴補注
蘭盆補注 圓覺手鑑
金剛通論 金剛事紀
山家義苑 竹卷草錄

清辯師 頂山記卷四
淨山師 苦蔭戒疏注卷三
金剛辯惑卷一 法華撰要卷一
復宗集卷二

山堂師 山堂集卷五
高麗師 四教儀卷一

集解卷三 某要卷六
三部補注卷十 搜玄卷三
車溪師 秘啓五章
慧覺師 行法經疏卷二 祖源記卷三
雜珠記卷二 尊勝懺法

四明詳注 全解注
 神悟詳注 顯妙解二門十
 妙悟詳注 評誘詳注
 相江詳注 法心經三珠論
 海上詳注 證儀合色之有即此佛文
 會宗集
 會通詳注 翻譯名義卷十
 證悟詳注 十種境界表
 次珠集江之說 大部決疑卷
 仙潭詳注 精微集卷 金剛經疏卷
 浮石詳注 憲章集卷五
 佛照詳注 大雲請雨經疏卷一
 草堂詳注 義例隨釋卷六卷七卷八
 輔實記卷一
 吳興詳注 宗元錄
 月堂詳注 圓宗解一卷疏虎張通序一卷
 四明詳注 注天台別傳
 持卷詳注 教義
 虛堂詳注 宗極論
 南湖詳注 草卷歸
 止庵詳注 教義
 寶嚴詳注 指南集



鏡卷詳注 隨錄錄 宗源錄八
 理卷詳注 教義
 慈室詳注 圓覺直解卷三
 北峯詳注 金剛新解 教義
 釋金剛彌勒偈 教義
 遠堂詳注 圓頓宗眼
 金鉅十義 教義
 栢庭詳注 仁王疏記 楞嚴玄覽
 金剛會解 圓覺略釋 楞伽通義
 簡境十策 四部格言 金鉅義解
 宗教玄述 十類因華論 結餘
 附鈔箋要詳注 統紀卷第二十五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五六二頁下八行夾註左第四字「二」，徑無。
- 一 五六二頁下一二行夾註左「楞嚴經疏」，徑作「楞嚴疏」。
- 一 五六二頁下一三行夾註「一卷釋自撰心經疏」，徑作「一卷釋自撰卷經疏」。
- 一 五六三頁中一行至一二行夾註「至十種境界而止法真威法師續成之」，徑無。
- 一 五六三頁中末行夾註「釋二十不二門」，徑作「釋十不二門」。
- 一 五六四頁中一行「宗源錄」下夾註全文，徑無。
- 一 五六四頁中末行「統紀」，徑作「佛祖統紀」。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六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善 撰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一

蓮社七祖

始祖廬山辨覺正覺圓悟法師

二祖長安光明法師

三祖南岳般舟法師

四祖長安五會法師

五祖新定靈岩法師

六祖永明智覺法師

七祖胎慶圓淨法師

士教門之

在凡具感而能用三觀智顯本性佛如四明師之言曰心境叵得故染可觀淨不礙緣生故想成相起唯色唯心故當處現斯觀佛三昧之正訣唯明宗得意者能行之至若稱唱嘉謗瞻禮尊容誦誦大乘持奉淨戒皆淨業之正因正觀之助行而但修十善行也仁慈者亦可以成回向莊嚴之績然則若定若散若智若愚無一機之或遺雖登臺之有金銀入品之有上下至於趣無生而附不退則一樂云耳悠悠未代馮願行而升安養自廬山而來傳性生者纔三百人意避方外域不

及知者奚若河沙之多是知此方學佛道者機疎障重未聞有成而獨於念佛之法無間僧族皆足以取一生之證信矣哉撰淨土立教志

法師慧遠姓賈氏廬山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逃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度江從學范甯適石虎暴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剎於太行常山一面畫敬以為真吾師也初聞安師語振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

母弟慧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因求直道場沙門曇翼

越志與理實至二十四大善講貫有客聞說實相義往復問難彌增起昧師為引莊子之說以相比類惑者釋然安師因許令不處外典常臨眾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

隨安師南遊襄陽值秦苻丕為寇乃分張徒屬各隨所往者德臨岐皆蒙誨益唯師不聞一言即脫請曰獨無訓勸懼非人類安師曰如汝者復何所慮師乃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居上明寺念舊與同門慧永約結屋於羅浮太元六年

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若當使打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尋陽尤早師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

貧道所棲隘不可處時師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它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闊素沙布地概掃文梓充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為建剎名其殿曰神運

以在水師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此山儼形九疊峻聳天絕而所居盡林壑之

巖皆負銅峯秀帶瀑布清源環階白雲生樓

別營禪室最居靜深凡在瞻攝神清氣肅師聞天竺佛影是佛昔化毒龍瑞迹欣感于懷

後因邪舍律士叙迷光相乃昔山臨派管築

亂室浚采高窺望如烟霧復鑿五銘刻于石

江州太守孟懷玉別駕王喬之常侍張野晉

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主簿殷蔚參軍王

穆在孝廉范悅之隱士宗炳等咸賦銘贊

先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

无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高

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獻像若欲燒像便以送武昌寒溪主僧僧珍嘗性夏口在唐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宜果存及佩移晉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對楚為之謔曰陶惟知像像以神攝雲烟泥窟遊何進進可以誠至難以力拒及寺成師至江

上度橋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錄造重閣以奉之因製文珠瑞像讚嘗謂諸教三昧其名甚眾功高易進念佛為先既而謀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永安師先師慧持道師道生雲順門師僧觀雲恒道馬雲說道敬門人佛默邪會

佛默跋陀羅此云覺覺也名儒劉程之徒人談野周續之張詮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後率眾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連齋立誓令劉道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後為念佛三昧詩以見先師神觀嚴肅瞻仰者則心戰沙門有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用座隅而去法師慧義強正少可謂師弟子慧實曰諸君履漢杖於遠公望風推服堂至山位師諱法華欲致難輒內悖流汗出謂慧實曰此公言誠誠可敬服殷仲堪任荊州入山展敬與師俱臨沮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

師曾識深明實難廉幾師亦曰君之才辯如此疏泉曰明其集司徒王誼護軍王默並欽慕風德遠致敬禮王誼者廬猶據江州入山詣師師與備父遜同為書生及見備歎然道舊其徒諒曰備為國冠得不為人親師曰我佛法中情無取會識者自能察之此何

足懼及宋武進計備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王廬山與備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人何可殺也乃遣使馳書遺以錢帛有行者來持師善驅蛇蛇為盡去因號群蛇行者有一虎往來時見行迹未嘗傷人玩遊山虎師與社象每遊憩上方峯頂思去水遠七日有

虎跑其石水為之出因號虎跑泉又於一峯製涅槃圖因名擲筆峯初是大教流行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多闕師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巔嶺歲來還皆獲梵本昔安公在關中請曇摩難提出阿毘曇心其人未善吾言頗多疑滯後僧伽提婆至即請重譯又三法度論於是二論乃與師即製序以貽學者聞鳩摩羅什入關遺書通好什著書曰佛傳來脫粗聞風德經言亦代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弘其道曇摩流支入秦師道弟子曇覺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派傳晉國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矣東

獨致禮獻心廬岳及佛默跋陀羅至師即請出禪經諸經於是禪戒經典出自廬山幾至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定之理豈有窮邪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歎曰邊方未見經便開與理合秦主欽風以

大智度論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文繁廣乃抄其要為二十卷而為之序師曰相玄征股仲堪要師出虎溪稱疾不往玄將入山左右曰昔股仲堪禮敬於遠請公勿屈玄曰仲堪死人耳及玄見師不覺屈膝所懷問難不復敢發及語至征討師即不答玄後以震

主之威勸令登仕師正辭以答玄不能強既而欲沙汰眾僧下教僚屬曰沙門之徒有能申述經誥禁行修整者始可以宜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當罷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師因致書廣立條制玄悉從之初度水輔政以沙門應敬王者何充奏不應禮及玄在姑熟復申冰議師答書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三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在家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二明出家以明求宗不順化宗謂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

不生不滅不順化者其生可滅其神可冥
冥神絕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生化化
泥洹無窮之境斯所以不事王侯高尚其重
豈復有所禮敬者哉四明體極不燕應謂歷
代君王體極之主但務方內而不可並御於
方外故曰不燕應天地之道勿盡於運化帝
王之循理極於順通與夫獨絕之勢不變之
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之道則無所不應矣
五明形盡神不滅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
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方生方死
往來無窮但悟徹者反本感理者逐物耳有
頃玄纂位即下書曰佛法宏誕所未能了初
推奉主之情故令與教今事既在己宜盡謙
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桓玄西奔安帝自江
陵還京師輔國何无忌勸師侯迎師稱疾不
行帝遣使勞問師上書謝病帝復下詔慰答
師嘗講喪服經當是北雷次宗宗炳
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
炳寄書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和上今
便稱雷氏邪雷氏明時義云遠法四大
釋惠要處山中經刻漏乃於水上立十
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為行道之
節謂之蓮華漏僧激善篇牘管至山南攀松
而彌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

退謫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吟一嘆可
得為乎師曰苟以亂意皆為非法激嗔而止
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于
念初十一年登心擊想三觀聖相沈厚不言
後十九年七月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徙
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
化佛觀音執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沝光明分
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
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
日當生我國又見佛狀邪舍慧持年先八慧
永年先劉遺氏年先在佛之側前撰師
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暇師誦法淨慮實曰吾
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
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為漸矣即寢疾
製遺教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
有必盡之期便欲絕迹外緣以求其志良由
性弱於斷遂令同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
感不覺形與運類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遠
華之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虛謝以悼
往疾之深今於至時露散松林之下即備為
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苟
神理不昧庶違其誠大衆世尊亦當祐之以
道門徒拜悔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割
七日展哀至期始順寂即義熙十二年八月

六日也弟子不忍露屍與尋陽太守阮侃
全軀舉瘞于西嶺累石為塔謝靈運立碑以
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門人宗炳復立碑于
寺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者德請以鼓酒治病
師曰律無通文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英又
請飲蜜和水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
著經論諸序銘贊詩記凡十卷號廬山集樹
師自佛前澄道安師遠法師墨順僧數五
世為國師云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謚辯覺大
師昇元三年追謚正覺前唐宣宗大相一年也
大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謚圓悟大師寂
寂之塔
法師善漢不知何處人唐太宗正觀中見西
河神禪師九品道場誦觀經大喜曰此真
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觀門
速起生死於是勤篤精苦晝夜禮誦纏至京
師擊鼓四部每入室五跪念佛非力竭不休
雖持蕪水亦須流汗出則為人演說淨土法
門三十餘年不暫睡卧解身行道方等禮佛
護持戒品纖豪不犯好食送厨粗惡自奉乳
酪醍醐皆不銜口凡有觀施用駕弥陀經十
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
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執鉢不使人持
行不共衆恐談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

門者不可勝數使其化者蓋有誦陀經十萬至五十萬卷者念佛日誦萬聲至十萬聲者或得入念佛三昧性生佛土者其能紀述或問念佛生淨土邪師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于百光亦如之其勸偈曰漸漸鷄皮龜裂看

行災龍鍾假饒金玉滿堂竟免衰殘老病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後忽謂人曰此身可厭吾將西歸乃登柳樹向西顧曰願佛接我菩薩助我令我不失正念得生安養言已投身自絕高宗知其念佛口出光明全身精至賜號其

寺曰光明

慈雲淨土略傳阿彌陀佛化身至長安開灑水聲曰可教念佛三年滿長安城皆念佛後有法照法師即善導和上也

法師承遠始學于成都唐公至荆州進學于王泉真公真公授師以衡山俾為教魁人徒而化者萬計有弟子法照初居廬山由正定聚趣安樂園見蒙惡衣侍佛者佛曰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法照在代宗時為國師乃言墓所有異德天子爾無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周著其位師始居山西南若石下人

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商北自幽都來求厭道或值之崖谷巖形峭而躬負薪樵以為僕從而煉之乃師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卷卷刻溪谷不勤訪掖以授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

新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至德宗朝中詔廢立是為彌陀寺正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壽九十一柳宗元為述碑刻于寺門

國師法照唐大歷二年止衡州雲峯寺慈忍戒定為時所宗嘗於僧堂食鉢中觀五色雲

中有梵剎嘗東北有山洞石門復有一寺金書其頭曰大聖竹林寺它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善薩衆雜處其中師以所見訪問知識有嘉延臺暉二僧曰聖神變化不可情則若論山川面勢乃五臺耳四年師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結一紅巾感祥雲彌覆室中樓閣觀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有數梵僧執錫行道復見老人謂曰汝先發願於金色界禮觀大僧今何輒止師遂與同志遠詣五臺見寺南有光及隨至佛光寺一如鉢中所見東北五里果有大山山有洞洞北石門旁二青衣一穉善財一穉

難陀引師入門北行見金門樓觀金榜題曰大聖竹林寺方二十里一百院皆有金地寶塔華臺玉樹入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羅師子座為眾說法菩薩萬數共相圍遶師於二菩薩前作禮問曰末代凡夫未著修何法門文殊告曰諸佛行門無如念佛阿彌陀佛願力難思汝當發心決取往生時二大士同舒金臂以摩其頂與之記曰汝以念佛力故畢竟證無上覺文殊復曰汝可往諸諸菩薩院巡禮承教師歷請教授至七寶園復回至大重前作禮辭退向二青衣送至門外師復作禮舉頭俱失後與五十僧往金剛窟

即無著見大聖摩訶觀衆寶宮殿文殊普賢及萬菩薩佛陀波利師方作禮舉首即失夜於華嚴院見寺東岩壑有五枝燈師曰欲分百燈既而如願復曰願分千燈數亦如之光偏山谷又前詣金剛窟夜半見佛陀波利引之入寺後復於華嚴院念二大士記我往生

乃一心念佛忽見波利謂之曰汝華臺已生後三年華開矣汝見竹林諸寺何不使群生共知之師因命匠刻石為壽於見處建竹林寺既畢謂眾曰吾事畢矣數日別眾坐逝推波利之言果二年也七秋師於并州行五會教化人念佛代宗於長安宮中常聞東北

方有念佛聲遠使尋之至于太原果見師勤
化之威遂迎入林中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
法師少康縉雲周氏母羅壽遊鼎湖峯有五
女以青蓮華授之曰此華吉祥當生貴子及
生青光滿室作芙蓉香七歲未語相者奇之

母携至靈山寺指殿佛謂之曰汝敬佛不瀝
否曰我佛釋迦誰不為敬父母愈敬異途舍
今出家年十五誦通法華楞嚴等五部悉性
會稽嘉祥學究律部後詣上元龍興聽華嚴
瑜伽諸論唐貞元年初洛下白馬寺見殿中
文籍故光探之乃善漢和上西方化漢文師

曰若於淨土有緣當更放光言已光復閃爍
師曰劫石可磨我願無易遂至長安光明寺
善導和上影堂大陳講席候見遺像外空而
謂之曰汝依吾教廣化有情七日功成必生安
善師聞佛音如有所證乃南適江陵路逢僧
曰汝欲化人當往新定山原言訖而隱師既

入郡人無識者乃乞錢誘小兒曰阿弥陀佛
是汝導師念佛一聲與汝一錢兒務錢者隨
聲念之月餘孩孺念佛見錢者衆師乃曰能
念佛十聲者與一錢如此一年無少長貴賤
見師者皆稱阿弥陀佛念佛之聲盈滿道路
十年乃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築壇三級集

衆行道師每什處高聲唱佛衆見一佛從口
而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師曰汝見佛者汝
得往生時衆數千不見者嗚呼自責愈加
精進二十一年十月三日駕累道族當於淨
土起忻樂心於闍浮提起歌離心汝曹此時
能見光明真我弟子遂放異光救道而逝郡
人為建塔於臺岩漢乾祐三年天台韶國師

勸人重修其塔後人多指師為後善導云
法師延壽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
六旬而畢吳越錢氏時為稅務專知用官錢
買魚鰾放生事散當市吳越王使人視之
曰色變則斬不變則舍之已而色不變遂守
命因投四明翠若禪師出家衣不繒繡食無
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
元師有緣也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
初往天台智者若九旬習定有鳥尺鴳音華
翻葉于衣袂音切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在
鬼神手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
久積淨業方到此中夜半遠像見普賢前蓮
華在手遂上智者若作二闍音一曰一
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實心精
播得誦經萬善闍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
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祥觀中見
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初演法於雲

寶建隆元年林忠懿王請住靈隱二
年遷永明林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
者家問指心為宗以悟為則日暮徃別峯行
道舍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歎曰
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切也乃為立
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
一千七百人常與衆授菩薩戒教施鬼神食
書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為慈
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
告衆加趺而化賜號智覺禪師師道播海外
高麗國王致書獻物叙弟子禮師以天台賢
首慈恩三宗互有同異乃館其徒之知法者

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師以心宗之衡以準平
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兩土聖賢三百家
之言證成唯心之旨為書百卷名曰宗鏡又
述萬善同歸集指歸淨土最得其要師既亡
起塔山中有僧來自臨川曰我病中入冥得
放還見殿室有僧像闍羅王自來頂拜我問
此像何人主吏曰杭州善禪師也聞已於西
方上品受生王敬其人故於此禮耳崇寧中
追謚宗照禪師見中傳

法師嘗常字造微姓賴氏錢唐人七歲厭俗
十七具戒宋淳化中住南昭慶菴廬山之風
謀始蓮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遜無

謀始蓮社以西湖天下之勝遊乃樂嘉遜無

重誓佛往生之仰止乃刻其像華嚴淨行品
 成聖之宗要乃刺血而書之於是易蓮社為
 淨行之名士夫預會者皆稱淨行社弟子而
 王文正公且為之社首一時公卿伯牧三十
 餘年預此社者至一百二十三人其化成也
 若此比丘同志復千大衆有以見西湖之擬
 於廬山者無慚德矣廬山作如蓮社主碑以
 探道半之社天禧四年正月十二日端坐
 念佛有頃厲聲唱云佛來也泊然而化衆見
 地色皆金移時方沒壽六十二弟子奉全身
 塔于烏窠禪師之墳側

東林慧遠法師門安法師
 西林慧永法師門安法師
 慧持法師門安法師
 曇順法師門安法師
 僧敷法師門安法師
 道昂法師門安法師
 道敬法師門安法師
 覺賢法師門安法師
 劉程之門安法師
 周續之門安法師
 宗炳門安法師
 蓮社百二十三人三十七人

道生法師門安法師
 曇恒法師
 曇詵法師
 覺明法師門安法師
 張野
 張詮
 雷次宗

曇翼法師以下五人
 僧濟法師
 法安法師
 法淨法師以下五人
 慧覺法師
 僧敷法師
 慧然法師以下二人
 道泓法師以下二人
 法業法師以下二人
 惠嚴法師
 曇果法師見傳
 僧光法師見傳

曇色法師
 惠恭法師
 法領法師
 慧要法師
 曇威法師
 曇蘭法師
 慧義法師
 慧觀法師
 元弼法師見傳
 慧堪法師
 關公則有傳

慧蘭法師見傳
 單穎之見傳
 孟懷王見傳
 王喬之見傳
 毛脩之見傳
 王穆夜見傳
 范悅之見傳
 孟常侍見傳
 陸備靜見傳
 不入社諸賢
 陶潛見傳
 范廓之見傳

謝靈運見傳
 張文遠見傳
 孟司馬
 殷蔚主見傳
 何孝之見傳

十八賢傳
 東林法師見傳
 西林法師見傳
 門竺曇現見傳
 師期結守見傳
 先度五嶺見傳
 風乃留憩廬山舍宅為西林以奉師布衣
 食清心克已客嘗含吟誦不傷物峯頂別立
 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
 谷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遠師來之龍泉桓
 伊為立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居西林亦
 知之嘗因法事至近邑還山薄暮烏橋營立
 醉騎馬嘗道遮師不聽去師以杖指馬馬驚
 走營主仆地師捧慰之遂還營主病往寺悔
 罪師曰非貧道意為構之尋愈鎮南將軍何
 无忌鎮尋陽至廬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持名
 望徒徒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納衣半
 履見傳
 果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師標誠
 植願動在安養義熙十年在疾忽欲衣求履
 欲起眾驚問師曰佛來也言終而化異者七
 日方歇莫于寺之西南來秋八十三唐玄宗
 朝詔重建塔亭追謚覺寂大師實智之塔
 法師慧持遠公同母弟也知讀書一日所記

常敵十日年十八與兄同事安公論學泉經遊乃三歲及安公在襄陽遭逢公與師東下遂止廬山師形長八尺納衣垂膝徒為三百師為上首豫章太守范寧請師講法華經阿毘曇論四方雲聚瑯邪王珣與范寧書問遠持二公孰愈寧曰誠謂賢兄賢弟珣復書曰但令如弟誠未之有況復賢邪羅什在關中還相欽敬每致書通好隆安三年辭允入蜀遂公留之曰人生愛聚欲獨樂離師日滯情變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為期耳即悵然而別至成都郡縣居龍淵寺大弘佛法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熙八年順寂春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問經籍付道泓西問法典付曇首蘭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天啟並能係執師雖焉

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皆有論佛無淨土論鹿有緣論五蘊集論說有翻旨守文之徒雖雖經師又以浩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以經云除一闍徒皆有佛性師云夫真質二儀皆有涅槃正四關提金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素未盡耳乃唱開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孫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背經違顛大衆憤而遣之師正容誓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痛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諸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闍提人雖復斷善備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愧服師被擯兩遷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請涅槃經至闍提聲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群石皆為點頭旬日學衆雲集忽有震青園佛羅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窟窟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辭衆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帝大會

諸師聞之益信前播有證翌日葬于廬山之西阜初關中僧肇始注維摩詰經世咸玩味師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泥洹小品諸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於是顯其頓悟不受報等論法師曇順黃龍人初出承詔羅什講釋經經妙畫色空無著之旨什歎曰此子奇也後末廬山同修淨業靈校尉劉遵孝於江陵立寺要師經始或弘念佛三昧之道宋元嘉二年別衆坐遊吳香滿室春秋七十九法師僧敷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為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起是沙門及問以經義無不綜達即出金贖之後遊歷天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什諸稟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人見天什曰此言過質耳歎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久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業既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聽者推服彭城王義康入第受戒師曰禮闍來學王乃入寺祇奉戒法王以貂裘奉師常用敷坐王密令以錢三萬買之師曰此雖非所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益加敬謝靈運篤好佛理殊方俗音多所通詳嘗以經中字音求證於師因為著十四音訓梵漢昭

然元嘉十六年無疾告衆曰吾將行矣即而西合掌而亡衆見卧內一金蓮華餘小而臨春殊八十五

法師曇恒河東人童孺依遠公出家年甫十三便能講說內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物情推服常有辭麻副遠座隔自入廬山專志淨業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春秋七十二

法師道炳穎川人陳氏幼出家為遠公弟子致通經律兼明莊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謁敬請為山中主用紹遠公之席衆

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二年集衆念佛就座而化春秋七十一

法師曇詵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兼善講說注維摩經行於世常著窮通論以明宿修述蓮社錄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毛色俊銳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

畫其理人知其有密證云元嘉十七年集衆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在其後即加跌念佛百聲閉息遂絕春殊八十

法師道敬郡邪王氏祖製之刺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

律終身難全願淨六根但慕一戒以為得摩之要遠公知其堅正許之為志念佛委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邪山宋末初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即端坐唱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春殊五十二

法師佛歇邪舍醫言劉寔國婆羅門種有沙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歐之遂手足廢臂物更壞也巫師謂曰坐犯賢聖即請此沙門悔過旬日乃摩因今邪舍出家時年十三隨師行曠野與虎遇邪舍曰虎已飽必不傷人前行中道果見跡骸至十五誦經日至萬言以分衛藥業為憂先師一羅漢來代

乞食年十九誦經滿數百萬言性度簡傲不為諸人重至三十猶為沙彌後從舅氏學五明論世間法術內兼外道皆備五明內五明前四正巧明一五明外五明者至沙勒國待過隆厚既而羅什至乃從學阿毘曇論十誦律什隨母天龜茲師遂留止行化符堅遣呂

无伐龜茲執羅什師聞歎曰我與羅什未盡襟抱今忽羈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茲感弘法化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咒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夜便獲此旦行數百里追之不及問弟子何所覺邪答曰唯聞疾風流聲兩目

有法師又咒水洗足乃止既達姑臧什已入長安聞地主通以妾贖贖曰羅什如好婦婦何可使入林林羅什勸地主遣使迎師既至別立省寺於道遠園四事供養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時羅什譯出十住經師更相做法辭理方定師髭赤善解毘婆沙論時

人號赤髭論主秦弘始中譯出四分律四卷長阿含經二十卷義熙八年末廬山入社後辭還本國自罽賓以虛空藏經一卷寄商客至涼州

法師佛跋跋陀羅覺姓釋迦迦維羅衛國人甘露飯王苗末也幼亡父母出家為沙彌年十六博學經深達律律常與僧伽達多共遊罽賓遠多閉戶禪坐忽見師來云暫性兜率跋跋勒言訖便隱後益見其神變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時施奉沙門智嚴至罽賓觀法報清淨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未遇真匠將何發悟即諮詢于衆衆能速我祈

請流化東土僉應之曰跋陀羅其人也嚴乃要師裹糧而行經歷諸國至交趾附舶猶海遠于青州東萊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秦太子泓請師於東宮集衆說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師曰汝祇說得果中空空不說得因中空空什問何謂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

元

元

微空一微空中無般微衆微空中無一
微徒復數番羅什問劇泰主與供僧三千威
修人事而師禪靜自守忽謂弟子曰吾見本
國五船俱發衆謂妄言因共擯棄乃與弟子
慧嚴慧觀四十餘人俱渡至廬山香谷美舍
而居注時會遠社遠公謂師被

擯過由門人懸記五船於律無犯即遣弟子
曇首致書秦主為其解擯乃請師東林譯出
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脫禪悅師志在遊化
西適江陵持鉢分衛果見天竺五舶至此後
還都立通場寺先是支法領於千闍得華嚴
梵本三萬六千偈未經宣譯義熙十四年吳

郡內史孟顛右衛將軍諸林度請師為主譯
與沙門法業慧義嚴慧觀等為筆授譯成
六十卷有二青衣旦從池出灑掃研墨師先
後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
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宋元嘉六
年念佛而化塔于廬山北嶺

劇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
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其才
不預時俗初解褐為府家軍謝安劉裕嘉其
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
自託遠公曰官祿雖欲何不為答曰君臣
相銜吾何為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

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畢穎之等
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
之遊乎程之乃鑲石為誓文以志其事文見廬山
集遂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
玄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難仰之嘗始書開
中興什譬揚摧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

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即於定中見佛光照
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於正念佛中見阿彌
陀佛玉臺光顯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
為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為摩頂引袈裟
以披之亡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青白其
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卍音萬是

指池水曰入功德水汝可飲之程之飲水
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慰曰吾
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遍
後時廬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禮拜而
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
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阿彌陀佛後

次供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
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即與眾別卧床上
面西合手氣絕勅子雍積土為墳勿用棺槨
時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廬山集
張野字萊民居尋陽柴桑與淵明有昏姻契
野學兼華梵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與

第一味之甘與九族共州舉秀才南中郎所
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
依遠公身劉雷同尚淨業及遠公平謝靈運
為銘野為序首稱門人世服其義義熙十四
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周續之字道祖廬門人父後過江因居豫章
八歲喪母象感過於成人十二詣范甯受業

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間居窮姪
老易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
社以為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要布
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為撫軍復辟太學博
士俱不就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為之

注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
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于武帝
辟太尉掾不就武帝踐祚召至都閣館東郭
外乘輿行幸問禮經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
於雙園三義辨析精異上甚說或問身為處
士時踐王廷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

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若穴耳時歸道
隱先生續之著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
山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七
張詮字秀碩野之族子也尚情高逸酷嗜墳
典雖耕鋤猶帶經不釋朝廷徵為散騎常侍
不起度悅以其貧起為尋陽令笑曰古人以

睿勝為安若屈志就祿何足為榮乃入廬山
 疾西向念佛安卧而卒甫六十五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辯富於學識教
 授諸子皆有成炳妙善琴書尤精玄理殷仲
 堪桓玄並以主簿辟皆不就劉裕領荊州復
 辟為主簿峇曰據丘飲谷三十年矣乃入廬
 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斌為南平守逼
 與俱還江陵間居絕俗劉裕辟太尉據不就
 二兄卒累甚眾頗管榷武帝勅南郡長時
 致餼齊衡陽王義李在荊州親至其室炳俯
 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
 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即腐宋受禪微為太子
 舍人元嘉初微為通直即太子建微為中庶
 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志羅氏歿炳氣之
 過甚既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
 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遺棄雅好山水
 往必忘歸西陝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山中
 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
 山不可再登唯嗟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
 履悉留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
 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
 廬山預蓮社立館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石

至京師立學館雞籠山置生徒百員除給事
 中不拜久之還南昌公卿祖道以送與子姪
 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廬山事
 釋和上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
 汝曹歸耕先壘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
 老尚可厲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
 大小一勿見聞二十五年召拜散騎常侍不
 就復徵詣京師築室鍾山謂之招隱館每自
 華林園入延賢堂為太子諸王講禮經是年
 無疾而卒春秋六十三子肅之頗傳素業中
 至豫章郡丞
 十八賢傳始不著作者名親自昔出於廬
 山耳熙寧間嘉禾賢良陳令舉粗加刊
 正大觀初沙門懷悟以事迹疎略復為諸
 補今歷考廬山集高僧傳及晉宋史依悟
 本再為補治一事不遺自茲可為定本矣
 百二十三人傳
 曇首餘杭人初入廬山依遠公後往閩中見
 羅什東還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十二年
 感賢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携筠籠一白
 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上
 豕下蒜來日已斜射狼狽橫歸無生理
 敢託一宿師卻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
 草床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

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以布裹錫杖
 還為索之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承載白象
 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善賢菩薩特
 來相試郡太守孟顛聞于朝敕建法華寺於
 林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巢于
 巷則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
 然悼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且雉殞即
 為羣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
 生山前王氏後其家說善志方踵門見曰我
 知上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也解衣視掩
 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
 以掩有毳因名以翼
 曇首楊氏閩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來
 廬山依師遠公內外典籍無不綜習立茅屋
 於山西以自居止有弟子曇果登思禪門一
 夕夢山神求受戒法果曰家師在此可往求
 之豈忽見一人著袿衣無髮風神端雅往
 者三十人乞授戒師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
 為說法授五戒畢神以外圍二鋤為觀禮謝
 而去師後往荊州行化卒於竹林寺
 僧濟入廬山問道精悟深要遠公歎曰紹隆
 大法其在汝乎及在疾遠公以燭遺之曰汝
 可憑此達心安養師執燭停想延僧誦淨土
 經至五更以燭授弟子元弼隨僧行道頃之

覺自乘一榻浮空而行見阿彌陀佛接至於
掌佛事諸佛演史而覺喜曰吾以一夕觀念
便蒙接引明日復於空中見佛菩薩謂曰
佛來也即舉首西顧一息而於時方矣歎
三日不變異香郁然○慧恭豫章豐城人與
僧光慧堪慈蘭同志為學光寺學力不逮恭

而於淨土繫想則過之蘭謂恭曰君雖力學
博聞豈不知經云如解茶者樂悅彼不自聞
恭曰學不可已孰能未死味味如癡哉後七
年蘭寺先逝去時並有奇應又五年恭病且
篤曰大道沿河何時可止死生去來吾何歸
哉於是叩頭兩拉誓心安養念不少間忽見

無量壽佛以金臺前迎恭其見蘭寺於臺
上光明中而告之曰長光受生已居上品吾等不
勝耐喜但恨五濁淹延相依之晚耳恭於是日
告衆欣然奮迅而滅時義熙十年也慈蘭寺道
法安初依遠公為弟子妙善講說兼習禪業
律身持戒為行尤精義熙中新陽邑社有暴
虎屠神廟樹下前後害民以百教安遊其村
居民皆早閉門乃之樹下禪坐須臾虎負人
至見安驚喜躍伏安乃為說法按戒有頃而
去明且居民親謂是神人相率禮敬因改神
廟止寺宇請安居之左右田園並舍為寺堂
堂欲畫像須銅首慮不可致忽募一人跪床

前云此下有銅鐘寤即振之果得二鐘取者
或像而以銅鑄遠公鑄佛後不知所終
關公則入廬山白蓮社既逝有同社人至
陽白馬寺夜中為公則修忌茶忽一時林木
斃字皆作金色空中有聲曰我是關公則於
生極樂國今已得生矣言訖無所見

陸脩靜吳興人蚤為道士置館廬山時遠法
師居東林其處流泉匝寺下入於溪每送客
過此輒有虎號鳴因名虎溪後送客未嘗過
獨陶淵明與脩靜至語道契合不覺過溪因
相與大笑世傳為三笑翁宋泰始三年羽化
於京師賜謚簡寂以故居為觀泰始三年羽化
於京師賜謚簡寂以故居為觀

不入社諸賢傳
陶潛字淵明元晉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懷
高尚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時人以為實錄
初為遠戚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為三徑
之資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
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
米折腰奉事鄉里小人邪解印去縣乃賦
歸去來及宋受禪自以晉世宰輔之後耻復
屈身異代居尋陽柴桑與周續之劉遺民並
不應時命世號尋陽三隱嘗言夏月廬間高
卧杜憲之下清風颭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

解音素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
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素性
夷曠山使一門生二兒昇籃輿以行時遠法
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謂曰若許
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攬扇而去宋元嘉四
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謝靈運祖玄有幼晉室靈運為康樂公主孫
襲封康樂公文章為江左第一靈運為江左
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尋山
陔嶺必造幽峻至廬山一見遠公肅然心伏
乃即寺築臺翻涅槃經鑿池植白蓮時遠公
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

靈運嘗求入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
范甯字武子篤學多所通覽時浮虛相扇儒
雅日替甯以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
深於禁紂乃著論非之累遷中書侍郎朝延
疑議輒詰訪之出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起
學堂切用務廣刺史王凝之上言抵罪免官
歸家遠公招之入社而甯竟不能往
廬山法師碑
法師諱慧遠本姓賈廬門樓填人弱而好學
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書生
二十一欲度江就范宣子于時王路尚鯁有
志不遂於闕右過釋道安一面定教以為真

吾師也。遂抽簪落髮，求直道場。沙門曇首，資以燈燭之費。安公曰：道士誠知人法，師藉曠劫之神明，表今生之靈智。道情深遠，識察淵微。般若無生之津道，行息心之觀妙。理與高悟俱徹，真宗與深心等。至安公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太元初，襄陽既沒，振錫南遊。考室廬阜，結宇傾岩，同契不命，而景響聞道。孝期於霜雪，自以年垂耳順，足不越山。桓氏以震主之威力，為屈致法師。確然貞固，辭以老疾。俄而制使沙門盡敬王者，法師懼大法之將淪，抗言萬乘，玄知不可強，俯而順焉。既道漸中土，名流遐域，外國諸僧咸東向禮。非夫道深德廣，焉能使顯默同歸，異域致敬。且新經未表，晉邦律歲，歷年莫正。祥法甘露園所未聞，實相宗本人有異說。法師深存廣畜，大援群生。乃舍弟子，迎請禪師，究尋經本。踰歷葱嶺，跨越沙漠，涉年稔並，皆歸運既得，傳譯備盡。法教是故，心禪諸經，出自廬山。幾乎百卷，又以心本二無，即色三家之談，不窮妙實。乃著法性論，深辭婉獨，拔懷抱離什見論，而歎曰：漢人未見新經，便開與理會。若夫溫心善誘，教必遠言。相寄林嶺，遊與能微。雖復風雲屢由，而無昭昧之情。俯仰塵化之域，遊神無生之門。所謂言斯可發行斯。

可樂矣。自柘石激流，始終一槩。悟智交養，三十餘載。春秋八十三，命盡絕。履遺言，露骸松林。同之草木，連生神期。既於此矣，古人云：道存人亡。法師之謂凡我門徒，咸感風微之緬。悲傷語，陪之永滅。敢以淺見，揚德金石。其辭曰：九派垂真，三乘歸佛。遺迹絕迹，慈還接物。孰是發蒙，昭我慧目。攝亂以定，開邪以律。妙法常存，愆愆莫往。若人乘生，統覽遺寶。鑒我鑒物，知狹知廣。息心空谷，剖徒幽壑。秦皇雄威，蔽理通情。王孫偏解，滯死連生。夫子之悟，塵劫獨明。仰高契峻，俯深懷清。惟清惟遠，若隔近絕。惟高惟深，志崇智潔。昔在香積，今也明首。嗣之有人，實隆厥缺。捷度練數，甘露泆津。律嚴拂故，法性增新。凡厥希道，日知好仁。景薄命靈，宗傾理溼。寒暑逾易，悲欣阜壞。秋蓬四轉，春鴻五響。孤松獨秀，德音長往。節有推遷，情無遺想。元熙二年春二月朔，康樂公謝靈運撰。

人也。法師鴈門樓煩人，賈氏釋道安之門人。英姿雅韻，清行素節，詳諸舊碑。及張氏傳，固以省映前秀，鋪錄今聞者矣。灰心土骸，而神概天發。金口木舌，而法音雷震。無取無舍，而律儀冰澈。不生不滅，而禪性暉如。抱德陽和，而浩類洗心。潛靈淵照，而遠方翹首。修不共法，而恒軫大悲。熏般若智，而富諸梵行。故能誘納眾善，冷汰群疑。萬流仰海，而同歸一雨。施物而咸潤，誠所謂阿摩勒果。實從中生，分陀利華。性非外染之為義也。自晉氏太元九年，法師始飛錫南嶺，宅勝東林。世更七代，年垂四百。流風遠澤，遠于今而人知。懷仰故虎溪為釋氏龍門，廬阜即指紳關里也。皇唐貞元十有一年，江州刺史馮翊嚴公士良，秉明德以分符，宣中和而述職。上贊續熙之化，下臨擊壤之人。以無為為政，克用又巡橋外野。指途中林，敷衽禪闕。式瞻遺像，喟然歎曰：斯名也，寒暑不能易其芳。斯德也，江海無以臻其極。彼瓊行纖節，尚崇植極。麻正位居室，豈尊美若茲。而寫形在壁，乃與寺之上首。照惟律師，奮建勝宇。用昭其相，旌美樹善。二誅同心，說徒勒工。成之匪石，鑄竟雲華。醉容景影，觀至道者存。妙像於鏡中，味微言者得玄珠於意表。豈止惠義攝英姿，而雨汗仲堪仰。

素風而心醉我故非夫遠公之至德不能
聖文服秀民非夫嚴公之激識不能立清祀
揚妙範策芳金石敬贊二美乃為之銘曰粹
靈純綸定惟至人含德捕羅界陽發春道光
海城幽遜岳瀆六髦著猷八士醉中綠徂物
謝跡晉事往百憶神遊恒沙化廣昭昭避一
冷冷未響慧日凝睇白雲翹翹曠哉明牧仰
味芳風思覲遺像求之列窟爰建棟宇式是
道宗旌休垂美地廣山崇唐天中八年七月
望日隴西李演撰三網徒眾立

東林影堂六事

卷六

法師事迹誠多矣學者鮮能發其義使世不
昭昭知先賢之德予竊閱之予請高僧傳述
杜記及九江新目錄景愛法師六事謂可以
勸也乃引而釋之列之影堂以示來者陸備
靜異教者而與語必遇溪是不以人而棄其
言也陶淵明酒于酒而招之令人往蓋簡小
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異說被擯而反延
譽之蓋重有道而論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
不取而果發於刑蓋識其器而知其終也盧
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於義也桓玄振
威而抗對不屈蓋自固於節也凡人之情莫
不畏威而苟合忘義而避嫌好名而昧實黨
勢而欺孤飭行而惡累自是而非人孰有道

為世師肯進異學之人乎孰有德為人尊肯
交醉鄉之徒乎孰有自屈已學禮斥逐之客
而推其為大賢乎孰有發明風鑒拒盛名之
士而識其不令終乎孰有不避禍患賸故舊
而信其義乎信神同上孰有不懼威武抗借
逆而全其節乎此故法師德量宏大獨出於

古今之人者矣若其扶荷至教張皇聖道垂
裕於天人之際者非蒙所能盡之其聖與其
賢與偉乎我大塊噫氣六合生風公之大名
也遊龍翔鳳下揖紫許公之高道也四海秋
色神山中箕公之風儀也白雲丹壑玉樹瑤
華公之樓廡也蒙後公而生雖慕且恨敬瞻
遺像超然遐思願以翰文書于屋壁大宋慶
曆元年仲春鐫津沙門契嵩書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六

三下

局七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五六五頁中三行「僧族」，徑作「僧俗」。
- 一 五六五頁中一二行「以夜續畫」，徑作「以夜繼畫」。
- 一 五六八頁上八行第一六字「修」，徑無。
- 一 五六八頁下一六行第二字「燈」，徑作「燈」。
- 一 五六九頁上二行「林中」，徑作「禁中」。
- 一 五六九頁上一八行夾註「令嚴州」，徑作「今嚴州是」。
- 一 五六九頁上末行「築壇」，徑作「築臺」。
- 一 五六九頁中二〇行夾註「音鳩音久手取」，徑作「音鳩關手取也」。
- 一 五七〇頁中一五行夾註左首字「並」，徑無。

- 一 五七〇頁中一七行末小字「薄」，
〔徑〕作大字。
- 一 五七一頁上二三行第一一字「與」，
〔徑〕作「以」。
- 一 五七一頁中四行「一闍徒」，〔徑〕作
「一闍提」。
- 一 五七二頁上四行第一六字「甫」下，
〔徑〕有夾註「始也」。
- 一 五七二頁下二行第九字「媵」下，
〔徑〕有夾註「音孕送女從嫁」。
- 一 五七三頁下八行末字「妍」，〔徑〕作
「研」。下同。
- 一 五七五頁中一五行夾註「一字元
亮」，〔徑〕作「亦字元亮」。
- 一 五七七頁上六行第三字「番」，〔徑〕
作「留」。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七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毘八 撰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二

往生高僧傳

晉嘉祥慧度法師

宋江陵曇鑑法師

宋江陵道海法師

宋淮南曇泓法師

宋東轅道廣法師

宋弘農道光法師

宋交趾曇弘法師

齊高座慧進法師

梁廬山道珍法師

齊壁谷曇慧法師

北洛陽慧光法師

齊晉原法琳法師

齊鄴都僧柔法師

齊晉原法琳法師

北長沙慧命法師

齊晉原法琳法師

北多寶僧崖法師

隋廬山智舜法師

隋河東智通法師

隋麻谷真慧法師

隋南岳慧思禪師

隋天台智顛禪師

隋枝江慧成禪師

隋仙城慧命禪師

隋章安灌頂禪師

隋元官法喜禪師

隋天台茅觀禪師

隋碧澗法俊禪師

隋開覺道喻法師

隋汾陽善洪法師

毘八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撰

唐并州惟岸法師

唐江陵法持禪師

唐慈愍慧日三藏

唐成都雄俊法師

唐并州僧術法師

唐悟真啓芳法師

唐重林自覺法師

唐襄陽辯才法師

唐肅立齊翰法師

唐舟心懷玉法師

唐西河僧藏法師

唐吳都神皓法師

唐荊州惟恭法師

唐泰山大行法師

唐長安寶相法師

唐臨淄善道法師

唐終南法順法師

唐鄭州智欽禪師

唐會昌德美法師

唐千福懷感法師

宋錢唐紹岳法師

宋扶風志通法師

宋慈光昭惠法師

宋永興守真法師

宋法智知禮法師

宋寶雲義通法師

宋興國有基法師

宋慈雲遵式法師

宋廣慈慧才法師

宋神照本如法師

宋辯才元淨法師

宋淨慧思義法師

宋大通善本禪師

宋靈芝元照律師

宋會稽道音律師

宋長蘆宗曠禪師

宋化城惟月律師

宋靈芝思敏律師

宋明慶行統律師

宋化度法持律師

宋延壽慧覺律師

宋七寶用欽律師

宋會稽妙生律師

宋錢唐惟溼法師

宋報恩仲明法師

宋淨光冲益法師

宋雷峯法宗法師

宋阮社曠湛法師

宋淨住曇詵法師

宋法安太微法師

宋法安思聰法師

宋木訥了義首座

宋資聖慧誠法師

宋南岳祖南法師

宋黃壽法因法師

宋智涌了然法師

宋真教智仙法師

宋假石如湛法師

宋北闕思淨法師

宋寂光淨觀法師

宋西山思梵法師

宋法慧利先法師

宋普靜師安法師

宋覺華如寶法師

宋千友有關法師

宋嘉會若觀法師

宋龍泉軍異法師

宋祇園智印法師

宋湖心元肇律師

宋極樂戒慶律師

宋圓辯道環法師

宋慈室妙雲法師

宋雪澤轉顏首座

宋南湖了宣行人

宋南闡善業行人
宋塔山如鑑法師
宋明心祖輝法師
宋福源祖新法師

宋丹陽道英法師
唐蘆山悟性法師

宋錢唐能奉法師
宋四明慧安法師

宋雍州童行師贊
宋會稽大善童行

宋錢唐童行臺遠
宋仁和倪道者

唐太傅白居易
唐翰林學士張抗
宋少師鍾離瑾
宋朝請鍾離景融
宋崇道鍾離松
宋主客楊傑

宋宣義胡闈
宋侍郎王古
宋朝散王衣
宋通判賈純仁
宋給事中馮城

宋朝奉馬子花
宋宣義馬永逸
宋朝散葛繁
宋司諫江公望
宋助教張迪
宋縣令梅汝能

宋侍郎吳秉信
宋司士王仲回
宋龍舒王日休
宋儒士孫林
宋居士孫忠
宋學諭曾定國

宋丞相錢象祖
宋慶士庾詵
宋居士房肅
宋居士王闡
宋畫繡樓汾

宋錢唐孫良
宋松江梅福
宋會稽唐世良
宋會稽李秀通
宋上虞馮珉
宋四明計打鐵

宋臨安沈三郎
宋生女倫傳
隋文帝皇后
宋荆王夫人王氏
宋馬朝奉妻王氏
宋武林縣君蔡氏

宋仙潭姚約
宋雲川胡嵩
宋錢唐陸偉
宋錢唐陸浚
宋潭州黃打缺
宋嘉興徐六公

宋東平高浩象
唐禁陽鄭牧卿
唐長安李知遠
宋天台左仲
宋錢唐沈銓
宋汾陽梁氏

宋陳承宣夫人馮氏
宋欽成右姪朱氏
宋錢樓君妻周氏
宋錢唐鄭氏
宋四明黃氏
宋錢唐陳媪

宋王朝請妻陸氏
宋周寺簿妻樓氏
宋松江秦氏
宋錢唐于佛子
宋錢唐袁氏
宋武林王氏

宋四明孫氏
宋安吉王氏
宋錢唐沈氏
宋汾陽約山婆
宋汾陽溫氏妻
宋汾陽梁氏

宋念佛道者陳氏
宋會稽胡氏
宋仁和郭氏
宋錢唐龔氏
宋湖山黃婆
宋四明淨心女

宋常熟陶氏
宋慈溪沈氏
唐長安京姓
唐長安張善和
宋仁和吳瓊

宋吳興陳氏
宋錢唐孫氏
宋太平周行婆
宋嘉禾鍾婆
宋雲川朱氏
宋嘉禾周氏

宋四明項氏
唐長安張鍾燧
宋會稽金奩

往生禽魚傳

唐裴氏鸚鵡

宋觀師鸚鵡

宋長沙鸚鵡
宋劉成魚

本朝飛山戒珠始集往生傳厥後侍郎王古加以續傳南渡以來錢唐陸師壽又增續之四明照察海印復為續于後凡二儒

二釋繼成此書今並刪削繁文獨著平時念佛臨終往生之驗俾修淨業者有所慕焉

往生續遺

隋江都慧海法師

往生高僧傳

慧慶晉末居廬山見遠公德業之感歎曰吾人也彼人也乃之山除嘉祥寺聚徒講經謂眾曰願乘謙讓用奉弥陀後五年知時已至乃曰華開見佛即其時矣其夕有尼淨嚴假寐之頃見觀音勢至與百千眾從空而下嚴問大士何所之曰嘉祥迎慶公耳慶亦預感

勝相以告弟子奄然長往異香經旬不歇

聖鑑宋時居江陵定中感佛以水灑面曰滌

汝塵垢清汝心念一夕念佛步廊及日跌坐

而化同時江陵道海淮南墨承東轅道廣弘

農道光臨終皆見金臺來迎之相

聖弘南適交趾誦觀經不記數於山庵聚薪

賽身得舍利數百人見弘身金色乘金鹿向西去

惠進齊永明初於揚州高座寺發願誦法華

用嚴淨土執卷病生乃復造經百部以悔宿障部既既滿病亦隨愈閉空中聲曰汝事已辦汝願已遂欲生淨土非汝而誰一日無病

念佛而化

道珍梁天監中寓廬山慕遠法師標心淨土

異時夢中見十人舟舫浮海問何往曰適安

養園珍曰願得隨往答曰一日之修功起永

劫子未誦弥陀經未曾浴僧何可求往珍乃

大設沐浴專誦弥陀經後二年有棒銀臺至

者曰以法師之功當得金臺奈何始心猶豫

故止此耳珍曰苟見佛之基有漸奚必金臺

後亡之夕所居山崖烈火千炬鄉民大驚旦

則知珍遷化

墨臺初為術學就陶隱居得仙經還洛下遇

苦提洩支問曰佛道有長生乎支笑曰長生

不死吾佛道也即授以觀經曰能解此則三

界無復生六道無復轉師承其語遂焚毀仙

可及未來未可追見在今何在白駒難與回

言訖不見驚即令弟子同音唱佛西向瞑目

而化

慧光北齊時居洛陽著華嚴涅槃十地寺疏

妙盡權實之旨一日有疾見天眾來迎光曰

我所願歸安養耳已而淨土化佛充滿虛空

光曰唯願我佛攝受遂我本願即彈指警歎

言氣俱盡

法琳晉京人常誦觀經輒見一僧大身在前

北齊建武二年感疾見寶樹下一佛二大士

像坐蓮華上琳大慰喜夜半聞鐘聲眾就視

之即席而化

僧柔學方等諸經齊文宣詔至鄴下柔唯以

淨業為懷亡之日見化佛千數室內外聞異

香西望敬禮即時遷神

慧命北周長沙人十五誦法華繞七日終一

部與法音為淨土友一夕携手月下相顧笑

曰寧不俟我十日命豎兩指曰過此不可也

越二日果終眾見天人下降奇香異樂或唱

善哉後十日音亦亡祥瑞悉與命同

僧崖北周益州多寶寺發心燒五指萬人擁

觀謂弟子曰我去後好共養病患醜陋人此

皆佛菩薩權化也坐亡之時眾見寶鉢鉢

師披納執錫口唱佛號與數十僧素空而去
 智奔入廬山踵遠公淨業講觀經才終即示
 病見鸚鵡孔雀念佛念法皆微妙聲告弟子
 曰我今日往生矣既而果遷化時隋大業初
 智通隋河東人常誦先賢讚佛偈三十首每
 六時對像引聲高唱委曲凄切聞者悲之大
 業七年與門人頂蓋同聲念佛忽見光明朕
 異寶幢華幔謂蓋曰吾生淨土克在今夕即
 坐亡于鐵堂象見接閣千重排空而去猶雲
 霧然
 真慧隋大業初居蒲城麻谷餽黃精絕立筌
 淨地設四柱寶幢以奉三聖每依像作觀擬
 身整念必肅肅然一夕謂弟子曰今見蓮華
 戰開載合將承吾足頂之聞鐘天香西來星
 光驟發已而慧亡
 慧思陳時來居南岳專誦法華嘗夢阿彌陀
 佛弥勒佛與之說法夏竟受戒豁然大悟法
 華三昧所未聞經不疑自解後將頌也即坐
 門學連日說法端坐唱佛來也即合掌而逝
 智顛居天台初往大蘇山禮思禪師思曰昔
 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於
 法華三昧三七日法誦經至是真精進是名
 真法供養如來豁然見靈山一席儼然未散
 復於石城石像前將示寂今唱無量壽佛及

觀經首顯合掌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
 池寶樹易住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尚得
 往生况戒定熏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指又曰
 吾諸師友持送觀音皆來迎我言訖加跌唱
 三寶名如入三昧
 慧成居枝江誦阿彌陀經修西方觀三十年
 常坐不卧每入定見淨土蓮臺寶樹臨終之
 夕人有夢成乘蓮華上隱隱西沒
 慧命天台仙城人臨終誠門人精進淨行眾
 忽見阿彌陀佛領眾來迎師隨佛後向西而
 去
 羅頂章安人臨終示疾室有異香因誠誨弟
 子畢忽起合掌稱阿彌陀佛二大士名奄然
 而化
 法喜當行方等禮儀有一雉來責命神人斥
 之曰法師當往生淨土豈償汝命後於病中
 發願以一生所修行業回向淨土至心念佛
 即見佛菩薩眾來迎端坐而化
 等觀居天台常誦法華一夕澡浴面西跌坐
 念佛菩薩及智者名復說三觀法門言畢而
 終
 法俊住碧澗寺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示滅
 之日仙樂盈空天香巨野眾見凌空西向而
 去

道喻居開覺寺念阿彌陀佛日夜不廢違其
 像僅三寸後於定中見佛謂曰汝造我像何
 小喻曰心大即大心小即小言訖見像身搖
 滿虛空告曰汝且回本國香湯沐浴明星出
 時我來迎汝至時感化佛來迎光明滿室
 壽洪汾陽人常念往西方將亡見兜率天童
 子來迎師曰我心期西往不生天上即令眾
 念佛遂云佛從西來矣言訖而化
 法智居國清寺一心念佛常感觀音勢至來
 下光映其身謂所親曰吾生淨土有日矣誰
 能具食饑我眾為具之食訖無它異眾親其
 偃宿房以餓之夜未央忽安坐床上念佛而
 化有金光自西來江上漁人誤謂天曉已上並
 善曾博野人勤篤淨業常見佛大士像放光
 照身一夕疾中倏起合掌祝曰佛以四十八
 願攝我有情必冀此時如佛本願已而告眾
 曰佛光照我兩願無失言訖而亡
 法祥住揚都大興國寺三十年修安養之業
 凡有饑益必用回向因在疾弟子聞師稱佛
 聲甚厲又見房西壁有光若鏡現淨土境相
 頻伽鼓翼祥儼然而化
 明瞻晚歲克志安養或諫其違暮瞻曰十念
 功成猶得見佛吾何慮焉後因疾於興善寺
 具齋別道俗時僕射房元齡杜如晦皆會焉

日過午整威儀遂曰佛來矣二大士亦至遽身合掌而化

道綽入壁谷玄中寺靈覺之舊居也專志念佛日以七萬遍為度勤并汾人念佛或以豆記所度者及嘉斛四月八日集道俗為齋來生朝慶會俄見萬空中乘七寶航謂綽曰汝

淨土堂宇以成眾復見化佛菩薩飄飄在空中皆忻仰歎異同志道撫者每相見必指淨土為會綽三三曰撫問之曰吾常期先行今乃在後吾加一息之功見佛可追矣即於像前叩頭陳露退就其座而化

迦昂平時修淨土業一日外高座誠飭徒眾速揖曰彼天眾何雜沓而來天道由來非吾願若淨土相迎即聞命矣因瞑目久之曰阿彌陀佛光明照我諸化菩薩又來會此於是捧爐叩首陳慶忽墮而化

智珠居士立集僧俗修淨業觀想每月一集五百餘人後於病中見覺僧手執寶瓶前謂之曰吾無邊光也卻後淨土所稱功德寶王乃我亦與寺眾論曰無邊光勢至大士功德寶王其成佛之號也我其西歸乎其夕竟

神素居蒲州諸阿毘曇成實論頭早登安養後病中令弟子讀觀經靜坐而聽既畢唱佛

大士躡始終數善至中夜安坐而化初迴浚儀人行善賢歲身不倚者三十年一日善賢乘六牙象地皆銀色晚年專講法華每至藥草論品天輒降雨又撰佛地論疏頭回所詮之蓋得生淨土疏成五色異光照其室迴曰得於此時乘光見佛頭足矣乃繫

命西想不食而化惟岸井州人常修十六觀門曾因出觀見觀音勢至現於空中岸頂禮兩淚曰幸由肉眼得親聖容所恨世無傳焉條有二人稱善畫聖相既就人亦俱失乃謂弟子曰吾西行其時也有從我者乎一小童曰惟師之命即往

白父母歸寺沐浴至像前跏坐而化岸撫其背曰汝何先吾而行即令弟子助聲念佛仰目西顧寂然無聲

法持江寧人見黃梅慈禪師悟心要繼牛頭祖位常擊念淨土俯仰不違將終戒弟子靈骸松下令禽獸食我血肉起淨土因弟子如其首見神橋數十西來遠山嶺出異光以燭其室

慧日汎舶南海至天竺諸國訪著知識問何國何方有樂無苦何法何行速得見佛天竺三藏皆讚淨土日聞喜躍至健陀羅國山有觀音像折請者或現身日絕食七日畢命為

請七日之夜觀音於空中現紫金相長丈餘手摩日頂曰汝欲傳法利人又願生極樂國當如汝志開元七年東歸達長安進佛真容梵夫帝旌其德賜騎憲三歲著淨土之行於世天寶七年將終見蓮華在前狀如日輪輝後成鄰人善講說得財幣必非法而用又

罷僧入軍尋因逃難復入僧中眾多畏避之後開經云十念佛滅八十億劫重罪喜曰賴有此耳自後當造非口輒念佛然若存而亡猶伶倫之為戲一夕暴亡冥王曰誤退汝也然汝積惡多矣宜略經塗炭即令牛頭驅入地獄俊大呼曰十念阿彌陀佛能滅八十億

劫重罪況我未臻五逆十惡又多念佛豈當至此獄卒不敢陵逼即以其語報王王召至謂曰汝念佛本無深信可且回世上更屬切心俊養以語人時謂之地獄漏網後乃入西山專意念佛後四年同輩訪之俊喜曰汝見親知當言雄俊以念佛力得生淨土母以為

地獄漏網人也語噴即坐脫僧銜井州人初念慈氏期生內院年九十過禪師問淨土之法始回心馬早暮禮佛千拜念佛萬聲三年有疾謂弟子曰阿彌陀佛授我香衣觀音勢至示我寶手香其去矣既

終七日異香不散時摩訶圓果二師目擊斯

事乃於悟真寺觀音像前折楊枝置像手誓曰芳華若於淨土有緣當使七日不萎至期杖蓋茂芳果慶晝夜觀念不捨數月忽覺臨七寶池入大寶帳見佛及二大士坐寶華臺光明輝映芳果前作禮佛告之曰汝念我名皆生我國又見寶幡珠網有梵僧御寶車

中謂曰吾法歲也故來迎汝芳果忽覺乘車前邁又聞釋迦佛文殊菩薩以梵音聲稱讚淨土寶殿之中有寶階三道第一道純是白衣第二道僧俗相半第三道唯是僧輩佛指謂芳曰此皆閻浮提念佛之人得生此土也後五日二人無病忽聞鐘聲芳果曰鐘聲我輩事也當時俱即化去○辯才廣陽人潛修淨土之業二十年未嘗說獨與護戒任公善謂之曰才必生淨土期在十年後令弟子報任公曰向所期已及矣任公及門才曰吾其去矣跌坐而化眾聞仙樂西來異香散滿

自覺居平山重林院為鬼神誦說者三年屢有祥威嘗發四十八願願因觀音大悲接見阿彌陀佛乃率眾建刹鑄大悲像四十九尺俯伏像前陳其頌曰聖相已就梵宇已成願承聖力早登安養夜中忽見金色祥光二道佛及菩薩左右隨之佛垂手按寶首曰中願勿易利物為先寶池生處終當如願後十一年

見天神雲中出半身謂之曰安養之期已至即於像前加趺而化

樓玉丹丘人觀想淨土將四十年日課佛名五萬誦淨土諸經通三百萬一日見西方聖眾有擎銀臺而至師曰如我本望必得金臺言發而臺隱師加精苦三七日後向人復來曰法師已得上品生忽異光照室越三日書偈曰清淨皎潔無塵垢蓮華化生為父母我經十劫修道來出示閻浮厭眾苦一生苦行超十劫永離娑婆歸淨土弟子見佛菩薩共仰金臺西下迎玉而去

見淨土境相忽作歌曰流水動芳波漣漪美藻輝映芳寶光隨來光西邁兮俯者誰初師十年在疾弟子問曰和上舍生何乃抱病神曰必謝之軀雖理未免即回瞻聖像而亡神晤於吳郡結道俗為西方社有不能遺塵累者引退之時以為旃檀林中常才自枯後示疾謂弟子曰淨土聖相已見吾今夕必往生乃澡身易衣端坐而化香氣滿室僧藏西河人夏月在草間饑蚊於病中見二十許年飲舍行坐志在安養於病中見化佛光照其身次日謂侍者曰吾適瞑目正在淨土諸上善人散華召我乃整衣西向而

終

大行入泰山行普賢懺三年成大士現身晚歲入藏室陳竟隨手取卷得弥陀經乃日夜誦詠至三七日親流離地上佛及二大士現身其前傳宗問其事詔入內賜號常精進菩薩計開國公後一年流離地復現即日右脇

而終異香旬日不散肉體不壞惟秦州人常事酒博暫暇則誦經祈生安養同寺雷歸跡類類之荆人稱之曰靈歸作靈業惟恭維其跡地獄千萬重莫厭排頭入秦聞之曰我佛問我造惡拔我塗炭豈有地獄之入一日秦病歸出寺有所往逢少年七

人手執樂器如寺之樂佛扶曰我來自西方惟秦上人寺何在露指之即於懷出金瓶取蓮華如拳漸開葉葉出異光望寺而馳歸大驚不敢回顧次日回寺則恭已夕亡歸因感悟守名節為高德云善道臨淄人入大藏信手探卷得觀無量壽佛經乃專修十六妙觀及往廬山觀遠公道踴躍然增思後遺跡終南修般舟三昧數載觀寶閣瑤池宛然在目復往晉陽從轉禪師授無量壽經入定七日神語觀所生處道報曰師當懺悔三罪方可往生師常安佛像在簿牘下自處深房此一罪也當於佛前懺又

嘗役使出家人比二罪也當於四方備前織
又因造屋多損命此三罪也當於一切衆
上前織結靜思往後洗心悔謝久之道因定
山謂緯曰師罪滅矣後有白光來照之時是
任生相也道行化京師歸者如市患微疾即
捨空怡然而逝異香人集而西而隱

寶相居長安六時禮懺者二十五年夜誦弥陀
經七遍佛號六萬聲後忽見佛大士象自西
來迎囑諸徒曰念佛為業西方相待

智歎專習禪業又禮一萬五千佛名一百遍
以於鄭州阿育王塔所燒一臂願生淨土弟
僧讓夜半見庭前光照異常因問何人乘

凡三問空中聲云來迎軟禪師耳讓急推
心觀之即見佛身光明攝華寶蓋騰空飛下
以應時化去

沃頓社氏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弥陀佛者五
恆文讚誦淨土弟子至五臺見老人謂曰文
殊今住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歸則順亡

像感居長安千福寺念佛三年見佛金色五
掌得入三昧乃製決疑論七卷臨終見佛來
迎合掌而化

德美於會昌寺西院造懺悔堂年別脫舟一
及不坐或止口過二年不言或行不輟通禮七
塚或節衣食四分除二或去世想專念內

誦弥陀終于命盡後於一時入室稱佛條然
而化化地

志通遊天台見智者淨土儀欣然會心嘗至
招手岩因陳大願念阿弥陀佛四十八願誦
已投身若下若有神人捧之于樹乃復整心
登岩曰餘生可厭大願已發惟海眾菩薩同

相接引番授而下適在蒙茸草上久之復蘇
寺眾昇歸身心無損後遊越之法華山一夕
見白鶴孔雀行列西下蓮華開合光相現前
乃起禮佛跌坐而化化

紹岩居錢唐湖心寺專誦法華期滿萬部得
生淨土一旦有蓮華生于陸地岩誓焚身供

養西方三耶吳越王傲力勸止之又往投身
曹娥江中如有物扶其足漁者救之得不溺
吳越王於寶塔寺建淨土院以居之一旦見
蓮華光照其身越三日欣然坐化

守真永興人諱起信論法界觀當於中夜輪
結無量壽佛往生祕密印至天將曉自覺身

登淨土舉目見佛自俯伏像前念曰四十八
願能度我者乃持香華入殿供養就座而化

得思姑蘇人住慈光諸法華經後於片中
見白光出乃飽食念佛越三日見梵僧捧鉢
三遠之曰吾灌頂也以汝所修同我之志故
往淨土來迎次日息丹崖說止觀指歸即座

面西而化眾聞空中無竹之音依佛西去
義通高麗人居四明寶雲教揚觀幾二十
年常呼人為鄉人有問其故曰吾以淨土為
故鄉諸人皆當往生皆吾鄉中人也後右騰
念佛而化

知禮號法智居南湖述妙宗鈔釋天台觀經
疏大影觀心觀佛之旨曾於每歲二月望日
建念佛施戒會動逾萬人又撰觀心解明一
心三觀頌四淨土之義後於歲旦建光明懺
至五日召大眾說法驟稱佛號數百聲奄然
坐逝

遵式初居天台東山徧行四種三昧後住四
明寶雲結編素專修淨業作善生西方記及
居天竺靈山於寺東建日觀菴為遙想西方
之法依無量壽經述往生淨土儀儀為杭守
馬亮述淨土行願法門往生略傳後居草堂
示疾弟子問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夜奄然
坐逝

有基學于寶雲住太平興國寺一日示疾為
弟子廣談圓旨眾忽見西方光明空中奏樂
師曰阿弥陀佛與二大上親至于此即右脇
西向而化門人夢阿弥陀佛投記為超壯如
來或夢師坐青蓮華執如意對佛說法者法
智歎曰卧病談玄臨終見佛是可敬也

本如號神照住東山承天三十年講經之餘集百人修法華懺一年與郡守章郇公結白蓮社一日升座說法與衆談別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去明年塔塔尊容如生有蓮華座于塔前

慧才號廣慈晚居雷峯塔課佛不輟忽夢入一庵若官室者人告之曰淨土中品是汝所生後見一殿勝麗殊絕人曰上品之生以待淨慈本禪師也才臨終果書偈而西趺坐而化

思義號淨慧住靈山二十三年退居草堂一日別來而逝衆念誦久之忽復省曰適隨觀音大士行見金色沙門長身垂臂謂我曰汝報緣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期趺坐而化

龕之日有赤雲垂布向西而沒

元淨號辨才住上竺謝去居南山龍井焚指供佛左三右二專修淨土觀臨終告其友道偈曰吾西方業成後七去矣至期右脇告

祥而逝

徒雅學于天竺海月誦法華經五歲弥陀經十歲金剛經四歲每字三拜禮法華三過自餘誦經禮拜無虛日誓生安養主客揚傑述安樂國讚三十首以贈之

於四月八日面西趺坐而化空中奏樂室內

聞香

若愚居嘗川仙潭學于辯才歸覺海迹無量善聞勸道俗四季開會念佛凡三十年持願世夢神人告曰汝同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正待汝師乃沐浴更衣命東觀十六觀經端坐默聽畢忽云淨土現前吾當行矣遽書偈而化本無家可得歸雲邊有路許誰知溪光搖落西山月正是仙潭處

斷時又於半月前書一頌云空裏千華羅網夢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總更無一點狐疑

智深號慈行學于海月歸嘉禾開長堂供二十年專志念佛常以淨業化人得往生顯驗者甚衆一日示疾客至問安談論如常時客方出門師即遷化人見紫雲向西而沒

慶謙號神照住白道一夕會弟子說香華誦普賢觀經阿彌陀經端坐稱讚淨土功德偈告衆曰吾得無生日用有年矣今以無生而生淨土如入禪定奄然而化

有嚴受業天台靈鷲休神照傳教晚居檀菴專事淨業作懷安養故鄉詩四篇為時所傳居山十年夢池中蓮華樂四列乃作歸歸淨土詩後七日加趺而化塔上有光如月三夕乃隱

中立號明智居南湖常以淨業誘人其徒介然創十六觀堂為東州之冠實師勉之也一夕謂侍者曰今聞異香吾意甚適即召觀堂行人俱集含笑言曰吾往生期至即面西坐逝

擇瑛相江人依經論辨專雜二修以示往生之易又述淨土修證儀二卷行於世今人稱阿弥陀佛真金色一偈即師所撰也一夕有疾面西凭几念佛而化

恩照受業錢眉淨住刺血書法華經一字一禮如是十過誦十六觀經五藏弥陀經十藏法華一千部唱禮華嚴梵網淨土七經等凡二百七十卷每夜四更即起念佛懺念之人聞聲悚愧又於月二十三日率道俗繫念三聖常及千衆終師之世凡三十年一夕語其徒曰夜夢佛金身丈六豈非往生有兆乎乃日請七僧以助念佛至七日晚滿身合掌囑聲念佛跌坐結印而化

宗利受業會稽天華修法華懺三載夢亡母謝曰荷汝懺功已生善道期滿見普賢從空而過復謁大智律師增受戒法忽夢律師吐白珠令吞之常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華行樹之相尋詣新城碧沼修念佛三昧者十年後入道味山葉菴名一相越十五年謂弟子曰

吾見白蓮華徧滿空中三日復曰佛來矣即書偈曰吾年九十頭雪白世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坐斷乾坤奄然而化

齊王號慧覺初於雪川寶藏建淨土會念佛者如蟻之衆後住上竺夜半頂陀像行道

念佛一日謂首座曰林前多寶塔現非吾願也所欲見則阿彌陀佛也

也為我集僧念佛應鳴鐘擊念符百餘人頃之曰今已見佛即瞑目端坐而逝

仲開所著教義憲章集三衢人於受業祥符外師子座見銀臺西方而至師曰吾一生鮮

第一義普取金臺今乃若此即座而化

瑩珂受業嘗川瑤山徧參教席禪門以疾歸受業酒炙無所擇竊念戒業有關恐從流轉

令同住取戒珠師所編淨土往生傳對床讀之凡讀一傳為一首肯既而擇一室面西設

禪椅不食念佛三日夢佛大士謂之曰汝尚

有壽十年且當自勉珂曰佛曰設有百年閻

浮濁惡易失正念所願早安養承事眾聖

佛曰汝志若此後三日當來迎至期令眾誦

彌陀經師曰佛大眾皆至矣遂寂然而化

雲照住華亭越果每歲開淨土會七道俗

常二萬人夢中見三聖跪問之曰靈照一生

期生安養可果願不觀音指之曰淨土不遠有願即生一日臥疾謂侍者曰吾往生有期矣即面西趺坐而化

可久居四明開化常誦法華因坐化三日復蘇語淨土事與十六觀境不異見蓮華蕊皆

標合生者姓名一紫金臺標云大宋成都廣

教院熏法華當生此中次一金臺云明州大

法華生此又一金臺云明州孫十二居士合

生此中又銀臺標云明州徐道姑當生此中

語託復逝五年徐道姑亡異香滿室二十年

孫居士化天樂盈空感一郡人皆來送奠

宗本初參天衣懷禪師有契悟後住淨慈奉

詔入住東京慧林召對延和殿密修淨土之

業臨終安坐而逝雷峯才法師神遊淨土見

一殿殊麗人曰以待淨慈本禪師又資福蓋

師至慧林禮足施金而去人詰之答曰吾定

中見金蓮華人言以俟慧林本禪師又小蓮

華無數稱足以待受度人或有益者云是退

隨之人也

善本試華嚴經得度自淨慈詔住法雲賜號

大通後歸杭州象場專修淨業有僧定中見

方丈陀佛示金色身一日告門人曰止有

三日在至期趺坐面西而化

子諷觀經及普賢行願品加趺而化西湖漁人皆聞空中樂聲

道言會稽人靈芝之高弟專修淨業臨終歎

日前見二神人長丈餘報言何不繫念於是

大眾道俗念佛三晝夜將畢自非座說法為

眾懺悔至曉即座而化

宗贖住長蘆作蓮華勝會錄勸人預名念佛

忽夢白衣士謂曰欲入公陀會師乘筆問

其名曰普慧書已復云家兄亦告上名問何

名曰普賢言託遂隱師以聖賢幽贊乃更以

二大士居其首師迷勸修淨土頌有云三界

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是安身處蓮池勝友待

多時收拾身心好歸去自想心存望聖儀直

須念念勿生疑宅年淨土花開處處取安寧

念佛時此頌最在人口道場十六觀及見

臨終前一日師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人

來召師曰此往生之祥也

惟月居諸歷化城明律學修淨業一日有異

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今見

阿彌陀佛可高八尺駐立空中言訖而化

思敏依靈芝增受戒法專心淨業二十年一

異香郁然
行誦誦四分戒本三日通徹學律于大智住
明慶二十年偶寢疾即設像命徒擊念數日
忽起索三衣自唱弥陀經厲聲念佛加跌而
化

法持居化度寺修弥陀懺三年燼二指增受
戒法造西方三聖像誦觀經弥陀經如意輪
咒願復闊洋之壽養生安樂之邦一日小疾
哭慟慟告願垂接引念佛之聲聞於百安忽
見佛身丈六立于池上即自言曰我已得中
品生端坐面西而化

慧孺居武沐延壽號清照依靈芝習律專修
淨業殆六十年每接對賓朋必以念佛為勸
建寶閣立三聖像最稱殊特貴官江自任每
敬師忽夢寶座從空而下云是清照律師嘗
升此座社友孫居士報師作違即在家作印
而化師性炷香回謂其徒曰孫君已往吾亦
當行即請眾念佛復云弥陀口稱白毫念

念想持此不退心決定生安養即端坐脫去
用鉢居錢唐七寶院依大智學律聞其示眾
曰生弘尼尼死歸安養出家為道能事斯畢
即標心淨土一志不退日課佛至三萬嘗神
遊淨土見佛大士種種異相謂侍者曰吾明
日西行矣即集眾念佛黎明合掌西望加跌

而化
妙生會稽人習律學日踐淨土之業與大道
本禪師居湖山象塢共明此道一夕會門人
誦弥陀經就榻端坐取臨終香焚之合掌迎
顧嗒然而化

惟渥錢唐人杜門謝事聞大藏三過華嚴法
華諸經計之捲二萬卷晚年誦弥陀經二十
歲一夕偶疾西向端坐作印而化
仲明居山陰報恩素無戒檢偶因感疾謂同
學道寧曰我今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云但
隨息念佛為上藥明即依法念之至七日力
已困寧又令想目前佛像久之忽見二菩薩

次又見佛迎接瞑目而化
冲益居錢唐淨光刺血書淨土七經復金書
法華刻西方三聖像依止觀坐禪法念阿弥
陀佛一日感疾不服藥拈香對佛懺悔請大
眾助念佛誦弥陀經至西方世界奄然而化
法宗依雷峯廣惠學教用止觀行法修大悲

微至九載然五指供佛每月率四十八僧同
修淨土懺久之夢佛菩薩來迎後三日合掌
西望而逝
晴湛山陰人少為儒生忽厭世出家與盛行
人於阮社同建無量壽佛殿專修淨業坐不
替西久之常見三聖相一夕面西誦經正坐

作印而化
星鉢居錢唐淨住以醫為業晚年禮法華經
修念佛三昧以平時所積供佛齋僧造像設
浴如是二十年後微疾不服藥請利行人七
僧念佛以助往生次日見道華其大如屋又
一日梵僧到床問訊夜半眾聞念佛聲低泊

然長往
大微兒時投錢唐法安法師初授弥陀經便
能背誦及受具頭扁門舍佛為不退僧常繼
出後山忽聞划紅笛豁然開悟因蓄一笛以
自嬉有凌監簿者亦修淨業稱微為淨土鄉
長一日叩門曰淨土鄉弟相見微曰明旦可

相見於淨土今日誦佛正穴耳翌朝人怪其
不赴粥往視之見笛鉢禪椅先已焚卻加跌
地上而化
思聰居錢唐法安日誦蓮經二部餘刻念佛
未嘗諛及世事忽謂弟子曰夜來見佛菩薩
同來接引弟子曰恐是魔境不可便隨聰曰

終時胸間有蓮華可驗越二夕命聲聲念佛
喜曰佛來矣即奄然而化視胸前一掌許有
文紅潤若開敷蓮華之狀
了義號木訥鍾離少師之曾孫十五舉進士
過金陵見保寧瑛公聞法開悟即從剝落隨
所至處扁曰昨夢念念西方未嘗聞斷祥公

赴黃藤挽其偈行一夕祥夢師來別云西歸矣復見佛菩薩授以金產越三日炷香宴坐含笑而化嘗詣五臺忽覺隨眾菩薩後行道有紫綾金章二人從其後師詰其名一僧引至殿旁觀玉牌金書王古菩薩二名字

慧誠居錢唐資聖誦金剛經禮西方佛菩薩神遊淨土親觀佛容潛於山岫積薪為龕入中念佛縱火自焚

祖南居南岳刺血書阿彌陀經五百卷金剛經一百卷法華經十部終二十七年皆用血書常時念佛期生安養末年軀骨立念佛之聲不絕一日至方丈相對無別語即坐而化

眉間迸出舍利隨取隨生

法因住四明廣壽三十年冥心淨業偶在疾集眾誦觀經稱佛號者三夕謂門人曰吾將行矣或請留偈為之書曰我與彌陀本無二二與不二並皆離我今如此見彌陀感應道交難思議挺身端坐結印而逝

了然號智涌住白蓮二十四年夢兩龍戲空中一化為神人袖出書曰師七日當行既寤集眾說法大書曰因念佛力得生樂國凡汝諸人可不自勉即沐浴更衣集眾誦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倏然而化能仁行人皆聞天樂之音祥光上屬大表

智仙號真教住白蓮誦道十三年西向十念歷十二時未嘗廢一夕微疾請觀覺行人誦彌陀經卷未終而坐脫能仁行人皆聞眾樂和鳴黎明始知師亡

思淨居錢唐北開姓喻常誦觀經念佛不輟善畫佛必先靜室觀想一日畫丈六彌陀佛先見佛光遂悟筆法之妙人因號喻彌陀建藍院名妙行飯雲水終其身三百萬人忽靜默端坐心想西方越七日臨終索香供佛加跌而化異香經旬

如湛試法華得度遍歷教席住烏鎮塔院日誦蓮經二部佛號二萬聲一夕念佛端坐而化所著教義號假名集

思梵居西山日者謂之曰六月望師其終乎師曰造物焉能制修道之人汝言六月亡我且八月往至期沐浴坐龕中集眾端坐而化淨觀居嘉禾寂光庵修淨土懺法十餘年謂弟子曰我後月二十七日當去至兩日前見

紅華次日黃華滿室皆有化生孩兒仙帶結束及期入龕坐命眾誦經念佛頃之即脫去利先居新城法慧日誦法華課呪念佛至中夜其聲哀切仰訴婆娑極苦頭佛早垂接引得遂往生如是十年晚歲感祥夢忽示疾命眾念佛西向凝望端坐而逝

師安受業為鎮善靜通華嚴宗旨修彌陀懺觀想淨土二十年所夕不廢一生多病臨終忽精爽謂弟子曰佛菩薩已降吾將行矣即端坐而化

如寶受業雲川覺華因聞自昔珍禪師夢設浴往生事遂發心開長堂浴二十年及建立佛像願求往生年八十一請眾啜茶言別遽聞鐘鳴一聲眾皆驚異即向西加趺合掌凝望而化

頭起博州人親授金襴持三藏懺遊持呪之法濟病解冤計所得施利五萬緡入永壽常住後病中見佛菩薩前迎蓮花徧滿枝樂雜奏弟子皆告留法師住世救苦淨土變相漸漸隱沒乃復住十五年行呪救人一日天樂異香佛及眾聖如前迎接即而西加跌而化

有開居雲川千步寺專修淨業且暮不忘於歲旦請眾念佛誦經至西方世界即瞑目長逝

道生居常熟興福造丈六彌陀像得縣令梅汝龍施財數米即集眾誦經念佛陳白慟哭辭佛歸卧房書偈坐亡

群生在嚴淨第一日空相來訪相陪齋食

實華書偈跌坐而化
專異居餘魏龍泉誦法華五千部普賢行法
彌迦經各萬卷靜室禮佛不啻晝夜忽微症
集眾告曰吾安養有期即面西累足而逝
智印居嘗川祇園常想念淨土旦夜無間病

中集眾誦陀經甫畢加跌合掌而化

元學四明陸氏文章陸佃之族耆歲習律明
大藏誦連經萬部又刺血書連經一部律宗
諸疏三部建炎四年金虜破四明時住湖
心虜逼之北行至南徐謂左右曰吾將西歸
矣即聞笙歌之聲一時軍民咸見師西望金
佛而化

戒度習律受業棲心晚任餘地極樂病中化

道書別士夫道曰命眾誦觀經至法身觀歷
聲念佛加跌而化
道琛號圓辯為南湖八世祖於弥陀懺冥中
中見法智尊者於法華懺中見普賢放光

二月二十三日建淨業會以為常課道俗俱至
一日示疾頭平日一豪之善同向淨土集眾
觀經不絕七日謂首座曰吾已見佛身聞
異者乃沐浴更衣書偈曰唯心淨土本無迷
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復令誦安樂行至深
入禪定見十方佛嗒然而化

有朋號牧菴住南湖一日坐青玉軒請行人
觀經至真法身觀復令大眾唱偈留偈坐
亡

妙雲四明楊氏號蕙室自南湖退處漢口吳
氏菴一旦沐浴跌坐謂侍人曰吾有辨香藏
之三十年矣擬臨終焚之用報佛恩今正其
時及香光正熾起白佛陳意就座而化

時及香光正熾起白佛陳意就座而化

勝顏字聖徒四明人一生不肯住山晚年居
桃源厲氏菴專心念佛十餘年嘗扁小軒曰
憶佛作偈有云隨波逐浪去翻翻彈指聲中
七十年豈不向來知憶佛欲從老去更加鞭
自憐憶佛暮年深除佛無能寫我心誰道萬
金為客好終非一飯在家林臨終沐浴更衣
端坐念佛而化

端坐念佛而化

了宣四明寶林肄業入南湖光嚴堂閱大藏
神法華期懺二十七年與禁行人景相善一
日詣禁室問之師曰西歸有期難忘道義董
公淨土重會耳榮喜曰正所幸願忽示疾請
眾誦弥陀經念佛之際端坐書偈曰性相忘
情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息利合掌而化

天暑停傘七日顏色紅潤口角有微涎觀者
以祀裏之異香責人士庭聞之傾城來覓香
涎念滋開維之慶舍利無等
喜榮四明小澤周氏入南湖觀室十六年間

喜榮四明小澤周氏入南湖觀室十六年間

藏經修期懺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光明
諸經造弥陀像遇法會則拈施自畫水墨觀
音求者便與宣公亡後三年忽取經像分施
親故請眾誦普賢行法經弥陀經念佛聲中
加跌而化時以為赴宣公淨土之約弟子海
印高行似之

祖輝居四明郡城佛閣逢人但云阿弥陀佛

說也說不得人竟以說不得和上目之鄭尉
王用尊夫婦事之甚至一日到其家告別云
我明日行矣及諸檀俱會即入龕端坐求甘
瓜喫盡一枚念佛而化
如鑑四明塔山兩閱大藏長誦連經專志念
佛晝夜不懈晚年菴居忽示疾請鄰菴諸僧
繫念面西加跌合掌而化

繫念面西加跌合掌而化

祖新受業四明福源布衣糲食為行清苦去
寺不遠有大姓方氏以菴延之乃於福源創
淨上院造像載蓮月三八集道俗繫念一日
往別方丈曰二月十五日將西歸特來拜辭

枯腸欲得索麩一椀主人如其欲食訖竟往
淨土院像前作禮云祖新將行奉別尊像即
歸菴集眾念佛遞出眾問訊曰祖新已拜辭
如來尊像已拜別福源方大舍別眾道友十
五日畢定歸去願諸仁者勤心念佛發得相
會即跌坐念佛遂云佛已至此合掌而化

會即跌坐念佛遂云佛已至此合掌而化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七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五七九頁上八行「曇弘法師」，徑作「曇和法師」。
- 一 五七九頁下二一行夾註「四明」，徑無，下至次頁中六行末二字同。
- 一 五七九頁下二二行「有朋法師」，徑作「有明法師」。
- 一 五八〇頁上一七行夾註「景融之孫」，徑作「附景傳」。
- 一 五八一頁上末行第四字「適」，徑作「適」。下同。
- 一 五八三頁下九行第八字「非」，徑作「罪」。
- 一 五八三頁下一七行末字至次行首字「見觀」，徑作「觀見」。
- 一 五八四頁上一九行第一〇字「顯」，徑無。
- 一 五八四頁中一行「天神」，徑作「大神」。

- 一 五八四頁中二二行「二十許年」，徑作「二十年許」。
- 一 五八四頁下一行首字「終」，徑作「化」。
- 一 五八四頁下一三行「樂佛」，徑作「樂器」。
- 一 五八四頁下二〇行首字「躅」，徑作「跡」。
- 一 五八六頁下一二行第六字「唱」，徑無。
- 一 五八八頁下一二行第九字「舞」，徑作「舞長」。
- 一 五八九頁中一四行「日者」，徑作「聖者」。
- 一 五九〇頁上一五行第七字「白」，徑作「舊」。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八

志無撰

淨土立教志第十二之三

往生高尼傳

法威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
遇病假寐見大士乘雜華雲出寶色光前來

相迎時諸尼款門問疾威見光明迸溢威曰
佛及菩薩放光度我言竟而絕

追爰舟陽人先於諸寺遠大像七軀務極精
嚴又冷金銅造無量壽佛像忽於眉間放大

光明地皆金色像與爰記曰汝舍此身必生
我國即於像前端坐而化

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間見佛菩薩來慰
問光明照寺奄然遷化

淨真居長安積善寺納衣乞食誦金剛經十
萬遍專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內十度見佛

兩度見淨土寶蓮花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
品生言訖加趺而化祥光滿寺

悟性居廬山念佛願求生忍聞空中音樂
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

者皆有蓮華生寶池中以待其生言畢而逝
能奉錢唐人專修淨業常夢佛光履身或聞

諸尼善言開發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
時至少頃聞奉誦佛聲厲奔往視之則合掌

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者西邁

慧安居四明下水大魁姚頴之屬也住小溪
楊氏菴專業西方誦金剛般若若寢暑不暑節

常於室中佛光下燭一日示疾端坐以手搖
曳戒衆人勿泣移時曰佛生矣今衆念佛條

然脫去壽九十六

往生雜衆傳

隋汶水二沙弥同志念佛經五年大者先亡
得生淨土見佛欣慶即白佛言有少沙弥與我

同修不識可得生不佛言汝本無心念佛由
彼勸汝汝今宜還益勤淨業三年後可同來

此至期佛與衆聖自西來迎大地震動天華
飄舞是二沙弥一時俱化

魏師贊雍州人為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過
疾而亡忽再蘇白父母曰阿弥陀佛來此兜

官隨行鄰人見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
沒

何臺遠錢唐人持菩薩戒修淨土業夜中念
佛忽謂師曰見佛身金色插華滿室異香盈

室俄忽化去

越大善寺僧行常隨師善輝念佛禮拜一夕
夢婦人持數珠責童曰欲得一穿恨無錢買

婦曰我當與汝汝可開口即以數珠投口中
童以告師輝曰此是大勢至菩薩投汝念佛

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大士持華座與之曰
七日當乘此來生淨土童達人即說我七日

當往生也至期忽自唱曰菩薩來矣即座而
化

倪道者仁和人業家作道者建小菴專意念
佛欲焚身代一切受苦衆生供奉諸佛久之

有朱藤三窠生卧榻前謂衆曰此藤若焦我
當西去臨終半月集衆念佛至于萬人焚身

前一夕其地忽有光明金色高半尺許以手
拂之隨浮掌上又謂衆曰我焚身時必有紫

雲青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乃四
面發炬端坐其中果有二色雲瑞

往生公卿傳居士附

白居易號香山居士官太子太傅初勸一百
四十八人結上生會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

容顏嘗來世必生兜率晚歲風痺遂專志西
方折生安養蓋西方變相一軸為之願曰極

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我身
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坐榻上

悠然而逝

韋文晉位觀察使建西方道場念佛數願一
日正念佛中忽面西加趺而化異香滿室

張抗仕石晉為翰林學士課大悲咒十萬遍
願生西方一日寢疾唯念佛號忽謂家人曰

西方淨土祇在堂屋西邊阿陀佛坐蓮華上見翁兒在蓮華池金沙地上禮拜嬉戲良久念佛而化翁兒抗之孫也

鍾離瑾會稽人位至少師幼事母任夫人夫人精修淨業年九十八起居如常忽戒瑣曰八人有箇弥陀奈何拋去念念無非極樂不

解歸來翌日于將行矣及晨起焚香誦佛過於常課合掌而化瑾日課利益二十事復寧吉水置一妾從其女嫁審之則舊令之女報所親緩納采擬先遣前令女所親復書曰公安得獨為高誼予有猶子請平分隘具俾同親迎公從之忽夢舊令未謝曰賊息荷枚錄

已告之上帝當十世有土然公更一紀應生淨土尋為浙西憲與慈雲懺主論性生指要清修弥篤自夫人有梅禮佛像常頂戴行道公繼其志像眉間忽迸出舍利數粒未幾知開封府忽夜半起謂家人曰夫人報我往生之期至矣即加趺而逝前一日樂家夢公乘青蓮華座仙樂異香海眾迎之西去計其至正一紀末

鍾離景融少師第七子官朝請大夫常誦觀經念佛不輟挂冠棄仕結茅儀真東園側嘗曰識得弥陀弥陀不識弥陀奈何奈何不識弥陀弥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弥陀弥陀

祇在自己家一夕命僧妙應誦普賢行願品炷香敬禮畢兩手作印而化自任氏少師大夫三世得生淨土曹孫松居于黎乾道中奉祠吳郡與寶積寶師東平呂洎等結社念佛無所疾忽端坐西向合掌而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官尚書主客編歷權林參尋知識晚年畫西方佛像隨行觀念會壽之日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馬亮官侍郎守杭詣靈山學淨土業慈雲為撰淨土行願法門淨土往生略傳臨終念佛而逝子珩朝奉又依十疑論用心在官闈教藏誦經念佛皆有常課忽一日易衣念佛端坐而化有氣如青蓋出戶騰空西去凡蓮時現瑞光珩之子永逸官宣義每習十六觀歷三十年忽見三聖來迎結印而化頂熱有異香珩之妻王氏修十念法持破地獄真言嘗夢地獄主者謝以持偈咒之賜後因寢疾命佛而亡觀感侍妾咸夢王氏言得生淨土

胡閏官宣義侍郎胡則之子晚年致仕史傲西湖與清照律師相善一日有疾問律師曰一稱佛名能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何也師曰佛大威德衆生一稱其名罪垢自消如赫日正中霜露何有閏大感悟一心念佛請僧為之助一日律師至閏曰荷二大士降臨甚

父師為懺悔發願忽厲聲念佛安坐而化

王古儀真人官禮部侍郎與晦堂楊岐為禪侶嘗作直指淨土決疑集楊傑為序又增補往生淨土傳皆行於世平時志在往生西方臨終無所苦忽滿室光明端坐而化有夢古乘蓮華西去者

江公望鈞壺入官司諫少年登科蔬食清修述善提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有子委亡託夢舅氏曰欲累大人乞就天寧寺看寶積經庶得生善處大人啓行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牌云嚴州江公望身居言責志慕苦空躬事薰備心無愛染動靜不忘於佛法言談罔失於宗風名預脫離閻身必歸於淨土宜

和未知廣德軍一旦無疾而西端坐而化

王袞居錢唐孤山即林和靖之故迹隱居自適政和間舉逸朝廷挂以康士後官至朝散大夫潛心淨業有大感悟日誦弥陀經七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浴而西加趺而化

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浴而西加趺而化

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浴而西加趺而化

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浴而西加趺而化

過佛號萬聲十九年未嘗間絕一日無疾沐浴而西加趺而化

張迪居錢唐官助教從圓淨律師授菩薩戒
 咨問淨業法門然臂香以為著每念佛揚聲
 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弟子近
 於靜室見白色頗伽飛舞于前又觀想中見
 嬰孩綠髮合掌問訊後三年念佛西望而化
 賈純仁嘗川人官至郢倅潛心淨業長齋金
 佛因微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
 香滿室

梅汝能常熱人仕至縣令嘗有志淨業忽夢
 僧授紙百幅鑿破為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
 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
 僧以經與之忽不見自是誦經念佛取名為
 往生以見志因邑中破山道生師造丈六弥
 陀像汝能施財百萬為之裝飾設齋慶懺數
 前池中生雙頭白蓮一朵其花百葉當年冬
 汝能無疾而終未幾道生亦亡

馮鐵遂字人驍不動居士由太學登第初訪
 道禪林晚年專崇淨業作西方禮文除陀羅
 儀歸鄉郡作淨土會感香爐中白光亘天舍
 利應現靖康兵厄名山藏經多礙穢穢奉香
 造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部者亦四十
 八藏造栴檀像弥陀九品化生隨身奉供後
 以給事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鎮
 長沙於廡事誦高座著僧衣登座謝官吏橫

柱杖於膝上而化
 吳秉信四明人築菴城南禪坐製一棺夜臥
 其中至五更令童子擊棺而歌曰吳信史歸
 去來三界無家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
 去來聞唱即起禪誦相亡召為禮部侍郎
 後被召至蕭山驛令家人靜聽空中聞天樂
 之聲即曰清淨界中失念來此金壺既至吾
 嘗有行言訖而逝

銀象祖天台居禪止菴守金陵日問道於保
 聖全無用尤以淨土真修為念嘗於鄉州建
 獲待十康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菴高
 僧寮為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
 業嘉定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萬菴香泛佛
 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
 日遙知一朵開後三日僧有問疾者公曰我
 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為人唯求生淨土
 耳言訖加趺而逝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
 終之前子姪鄰人同夢空中有云錢丞相當

生西方蓮官為慈濟菩薩
 王仲回無為人官司士參軍因楊傑為說淨
 土之法念佛益進未亡前七日預別故舊端
 坐而化時傑守丹陽夢仲回來謝云何蒙指
 示今得往生再拜而去已而訃至
 度說新野人蔬食布衣不事產業少與梁武

帝善詔為黃門侍郎不赴宅內立道場六時
 禮懺誦法華經忽夜見一道人自稱願公
 容止甚異呼說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寢
 病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舉室咸聞空
 中唱上行先生已生跏趺淨土詔謚真節虛
 士

三日休龍舒人為國學進士著六經訓傳數
 十萬言一旦指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
 其為西方之歸即布衣蔬食惟佛是念日課
 千拜夜分乃寢嘗為淨土文十卷簡易明白
 覽者無不信服一夕厲聲念佛久之忽曰佛
 來接我也屹然立化邦人夢二青童引之西
 去

房霄暴亡入冥府王曰據善簿君曾勸一老
 人念佛彼已得生淨土君乘此福亦合得生
 霄曰尚欲誦金剛經萬卷既而放還後卒僧
 其願臨終異相不違先報
 孫抃武林人號無諍居士幼學易因
 曰易所以窮理盡性何必區區為進取計掩
 閑暇迹居絕俗務沙門守空與之交謂曰白
 樂天以儒修身以釋治性君聞之乎抃深契
 僧語日閱華嚴金剛弥陀經嘗夢至蓮池與
 清照亭律師同立其側又夢一人持書金字
 梵體讀之不解人曰請十三日齋耳十二月

十三日忽得疾請妙光律師欲為祈禱并曰
生死已定何必禱之乃與開導往生淨土之
旨即加趺作印西向坐化翌日清照至為入
龕歸卷三日亦坐亡應同蓮池之識

王闍四明慈溪人號無功史凡禪林宗旨天
台教門無不洞達著淨土自信錄以明三身
四土之旨晚年專心念佛西向加趺而化異

香滿室焚龕獲舍利如救者百八粒
孫忠四明人蔬食持戒齋慕西方於郡城東
築菴鑿二池種白蓮臨池建閣月集道俗念

佛期以三日後於病中請道俗百人繫念忽
仰視虛空合掌問訊手結雙印怡然而化聞

城皆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二子相繼念佛
坐化嘗因念佛見佛身現空中即白佛言惟

願我佛少駐使我二子同獲瞻禮即走外尋
二子歸佛為駐立良久後人因名其地曰駐

佛巷又法華傳見
晉定國號省齋為州學諭常念佛讀淨土諸

經結西歸社以勸人嘉泰初於小江慧光建
淨土院結不塔於池心為鄉民火焚藏骨之

所印施念佛齋月三八集僧俗就淨土院誦
觀經念佛以為常嘉定四年夢青童告曰佛

今召君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端坐
念佛而化

樓汾四明畫錦名門也因兄寶州究明佛理
每與沙門談道汾必從旁樂聽年二十二忽
得疾乃一志西歸謂父母曰但得生淨土見
佛此道最高仍令請僧說法開導觀經設
像懺對床喜曰真我師也復請僧念佛千
聲即曰吾已身在西方乃瞑目面西念佛而
化

往生庵士傳
宋滿隋時恒州人念佛以小豆記數滿三十
石設齋慶讚佛二大士化作三僧至會乞食

滿曰弟子願生西方師未赴食深副本心事
畢即見天花異香乘空而行未久滿遂面西
坐化

高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觀
中汎紅蓮於玉沼初未見佛乃即華上傾心

致敬遙瞻佛之金容光輝遠映一夕見衆菩
薩來迎奄忽而化

井州汾陽老人於法忍山借房止宿念佛忽
大光徧照人見其登蓮臺而去

鄭牧卿榮陽人舉家念佛唐開元中病篤有
勸進魚肉者確乎不許手執香爐求願往生

忽異香蔚充奄然長逝舅尚書蘇頌夢寶池
蓮開牧卿坐其上

張元祥長安人常念佛不輟一日催家人云

西方聖人待我齋畢同往淨土及事訖果索
香火加趺面西而化

李知遷長安人率眾為五會念佛法唐大歷中
西州開五會念佛李知遷為五會處是時

忽出堂向空頂禮空中有聲云報汝李知遷
功成果自招引君往淨土同汝上金橋即就

床端坐而化天香郁然
元子平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忽聞空中

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絕
左伸天台人從神照授菩薩戒刻三聖像誦

法華三千四百部金剛二萬過後卧疾命男
沙門淨圓唱法華首領增受菩薩戒夢三偉

人立江阜召伸登舟復請僧誦弥陀經遽曰
我已見佛光即端坐作印而逝

范儼家武林讀法華經念弥陀佛常日不廢
忽見普賢菩薩來報當生淨土越一夕佛菩

薩來迎家人聞其謙謝云儼是何人實為難
當就座合掌而化

沈銓家錢唐同妻施氏專心淨土諸照律師
依觀經繪九品往生齋印施般若經供佛飯

僧徑山天寧五刹皆建大殿像平時諸善悉
用回向銓及施氏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

接引西去
孫良家錢唐隱居閩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嘗

任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課佛萬聲二十年
不輟忽語家人今請僧念佛以助往生方半
日望空合掌云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
而化

魏約家書川仙潭潛心內典有僧來謁必避
居東道謂不當以俗先僧也覺濠友師勸單
人結淨業杜約實主其事忽告友曰久厭渾
生不日西去師可助我繫念友遂日與持誦
一日就座而化既而夢於友曰約已往生師
之力也友曰欲從公遊可乎約曰師世壽未
盡寺中景懿行當先至閱月果終懿蓋同社
友也

梅福松江人誦經持戒繫念淨土臨終預知
即絕食飲水念勢至菩薩至七日澡浴更衣
端坐告眾曰勢至菩薩今來迎我即座化去
胡嵩家書川平時多作佛事忽夢佛呼曰汝
可造屋迎我嵩乃往明日達弥陀閣以協此
夢臨終之夕忽云佛放光照我言訖而化

唐世良會稽人持戒茹素念佛禮拜年老疾
病猶不就枕誦弥陀經十萬過謂家人云佛
來接我言訖作禮即便生逝欲別利行人時
在道味山夜夢西方異光耀華天樂空中聲
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陸偉錢唐人為州都掾中年厭世念佛率眾

結法華華嚴二社各百許人其法各人在家
誦經一卷月終就寺讀誦終日而散如是二
十年遠成大會嘗手書法華華嚴楞嚴圓覺
金剛金光明等經晚年子孫彫落更無餘累
忽一日易衣端坐念佛而化

李彦通家會稽為鐵師因開元繫念預其
會忽悟世無常歸心淨業一朝得疾遽云我
遊行淨土見二門高鑄甚固逶迤之際見利
行人開門引入見蓮池樓閣佛菩薩眾遙請
購經道果二行人至即榻前說法策導舉家
念佛西向坐逝

陸浚家錢唐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為
業預西湖繫念會每對佛懺悔必至垂淚道
友相見說淨業因緣纔十餘句便悲咽感歎
惟恐此生之不度三昧之不成往生之未諧
我佛之未見也臨終得病請圓淨律師說淨
土法門諷觀經至上品淨土曰此時好去浚
曰眾聖未齊且待少時即起就竹床面西端
坐頃刻化去

馮珉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為鄉民害珉
持繫往從之見蛇在岩下與黃特相持珉推
巨石壓之蛇竟死後每思之慮蛇為怨對乃
求佛解釋投志西方修懺念佛如是十載一
夕請同修杜人相助諷弥陀經念佛誦次誦

香賢職罪偶頭往生偈即端坐合掌而終
潭州黃打鐵每用工時常念佛不絕一日無
病託隣人書偈云日在丁丁當當久鍊成鋼
太平將近我往西方即座而化

計公四明桃源鐵工也年將七十兩目喪明
里中皆學論以聲索畜印施勸人念佛計公
初受一箇念滿三十六萬聲念至四箇兩目
驟然如是三載念滿十七箇一日念佛忽氣
絕半日復蘇曰我見佛菩薩令分六箇與各
學論是勸導之首分一箇與李二公此是佳
箇之人囑其子往謝學論言訖球塔西向坐
逝

徐六公嘉興農夫也翁姿蔬食設像繫念如
是四十年屢夢遊淨土預作一龕臨行之日
易布衣草橋入龕端坐頃之即曰佛來迎我
泊然而化

沈三郎家臨安商賈為業晚年回心念佛一
日病請僧誦弥陀經設像像日夕西顧忽易
衣而終頃更縮膝欲起坐二子以易龕為難
覺腔令直經半日欲歛忽舉手出帛被雙然
而坐舉家驚避二子急前扶衛恐其子曳腔
以肘節換之子曰助父坐脫耳蒼髮有白髮
二十九隻飛翔雲表久之西去
往生女倫傳

隋文帝皇后心敬大乘常持佛號臨終之夕
異香滿室時尼大明與后最愛每念佛時先
著淨衣口含沈香忽來聞沉香氣滿室異常
頃之有光明如雲來迎向西而去

荆王夫人王氏元祐中事西方甚精恪獨一
妾憊慢夫人持逐之其妻悲悔極加精進一

夕異香編室無疾而終夫人忽夢妻起居叙
謝因夫人訓責今變往生夫人曰西方可往
不妾曰但隨妾行夫人隨之見二池皆白蓮
華或紫或悴妾曰此皆世間發心修西方人
也人間鏡發一念池中即生一花隨其勤墮
榮悴各異中有一花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

風消散即見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妾曰此楊
傑也又有一花朝服坐上其華稍悴曰此馬
珂也復前導數里遙望金壇光明交徹妾曰
此夫人化生處上品上生也徐訪楊傑則已
亡馬珂則無恙後夫人於生日秉爐焚香望
觀音閣佇立而化

兵氏縣君都官呂宏妻宏因異僧勸發妙悟
佛理吳氏閱金剛經頌亦契空寂夫婦齋戒
四十年吳氏忽見巨迹三雙皆金蓮花數日
又見其藤又數日見其身數日見其面目即
佛菩薩三聖人也又見殿閣境界青淨男子
人問彼佛如何說法曰我得眼通未得天耳

如是三年一夕微恙自言吾將西歸言訖而
逝嘗事觀音列瓶缶數十以水滿中手持楊
枝誦咒必見觀音放光灌誦器中病者飲之
必愈世因號觀音縣君

蔡氏縣君居武林早年孀居持經念佛每旦
禮像逾二十年忽見金蓮花現空中遽索平

時修行課目卷而懷中安坐而逝
馮氏少師瑜之女承宣使陳思恭之妻少多
病從慈受深禪師受教持齋誦佛逾十年蓋
精進謂族黨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
盡行即西歸一夕語侍者曰吾神遊淨土華
禮三聖夫聞其語即相陪念佛右脇安卧而

逝二日之間妙香芬馥
陸氏宜人家錢唐朝請王璵妻常誦法華晚
年尤篤淨土禮懺一會念佛萬聲凡三十載
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驚異即而西端
坐而化兩手結印縛淨土傳陸師壽者即其
姪也

朱氏如一飲成朱后之姪歸于四明薛君緇
法華經一部十年而成至化城喻針鋒經舍
利如葉連進數十粒一字一拜禮法華者三
於鉢首頭別致八萬四千拜誦法華經三月
而通刻擊案雷動人念佛滿十萬聲所化二
十萬人獨朱氏已夜誦之不可以數紀熙四

年為寶幢歲續經迎歸南湖飯千僧為慶譜
是年微疾請僧念佛忽起加跌薛君曰吾家
無是法於是右脇吉祥而化家人夢乘采雲
向西而去

樓氏慧靖四明揚帥樓璣之孫適寺簿周元
卿嘗披味傳灯簽明見地尤以淨業為真備

晚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異香滿
室以語家人亟令念佛頃刻而化
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每感母氏華壹性生
之瑞嘗誦經念佛願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
日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
家人曰汝輩當勤修淨業吾嘗於淨土待汝

即右脇吉祥向西而亡
秦氏淨堅家松江厥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
齋戒閱華嚴經法華光明般若無虛日晨昏
修弥陀懺日禮佛千拜父之有光明入室中
面西念佛安坐而化

鄭氏淨安家錢唐念佛誦經日無虛度後得
疾禱之于佛聞空中聲云汝行有期無得自
恣又見佛身金色即奮身起而西端坐令男
僧義修誦阿弥陀經然化其女夢母報
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說修師令知
于佛子秦氏淨樂家錢唐其夫姓于賣魚為
業有男販私商常違官事秦氏愁苦幾欲沉

身于江邊淨住寺照師勸之曰有此煩惱宿世怨家枉自況江不如念佛秦氏醒然回心即遣一指誓長齋三白念佛十年不怠見一切人皆稱佛子一日請戒行人諷觀經每一遍誦佛千聲至像觀忽焉而化

四明黃氏早喪夫歸父舍修淨業臨終稱佛結印履地徐行儼然立化家歸灰於地以人驗生處見蓮花一朵生於灰中

錢唐袁氏因往靈芝受菩薩戒即斷葷酒進脩淨業一家皆服其他二十年不渝初志一日病中請圓淨律師說法忽見佛菩薩眾現前端坐而化

錢唐陳氏猛從靈芝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常有舍利散經案上臨終見化佛來迎顧旁人語未及半已凝然不動矣
武林王氏常誦法華念佛求度一旦見菩薩大身住立空中遂連聲稱菩薩高大菩薩高大又云恐女人足微難升花亭語畢而化

四明孫氏寡居齋戒誦念佛三十年不懈手製衣衾鞋襪施僧不記其數一日微恙見異人立床前曰宜動精進又夢八僧遊行懺室身挂綬衣隨僧行道遂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懺於大眾前端坐誦經至一心不亂左手結印奄然而化遠近皆聞空中奏樂

上虞胡長妻李氏夫喪後日夜高聲誦弥陀經凡十餘年一旦有僧覆以緋蓋告之曰汝今月十五日夜子時去問師何人答曰我是汝念者婆遂會別諸親至時果有異香光明即端坐而逝七日火化齒如雪玉舌如紅蓮晴如蒲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以數次日

焚處生一花如白嬰粟然

安吉王氏女日誦弥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病亡既歛惡血流滴女發誓曰若我孝心真冥願臭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漏處絕無穢氣父娶後室與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誦淨土觀法忽索衣吉祥而卧手

攬觀音手中懺疾然不動繼母歸灰於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華數朵

錢唐戚氏日課觀經誦佛不輟一日病中浴畢面西問家人云聞聲聲乎淨土眾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曰佛菩薩已至觀音手執金堂如來接我登座即奄然而化

錢唐沈氏念佛十餘年日加精進命工畫八尺弥陀像病中安設牀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助忽見一僧長大授我金座遂座前方執錦褥前其座即行恐有障緣望眾更為念佛眾皆勇猛厲聲良久復云念佛功德已登金堂此去不回矣即瞑目而逝

長安姚婆因犯行婆勸念佛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婆言未與姚婆相別請暫駐少時須臾范至佛尚住空中具言所見狀異執手而化汾陽約山翁婆每日嗟歎世間無常無一可樂月晦必請僧二員求夜念佛旦設齋婆手自營辦臨終之夕咸見佛光入室寶蓋覆

於庭上婆忽遷化

汾陽裴氏女專心念佛以小豆為數積滿十三石報盡之日索火燒香口云佛以花臺與我今當往生
汾陽溫解文妻病在床上夫勸令念佛二年不絕聲謂夫曰我已見淨土佛菩薩後月當

去至期見金蓮花如日輪

醴泉孟氏女久纏重病沙門勸令念佛三年謂夫曰可急報請親今來相送暨畢集女焚香與眾念佛見空中執錫沙門曰汝當往生已而佛菩薩至楷華排空忽然遷化
汾陽梁氏女兩目俱盲過沙門勸令念佛過

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幡蓋來迎即曰命終

念佛道者陳氏曠禪師之母師在廣平書會迎侍方丈東室剪髮為出家相朝夕念佛因眾稱為道者後病中集緇素為聲念佛兩日忽合掌瞻像泊然而化明日頂溫面色鮮白

師前一日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十餘來相召
師應之曰此往生之祥言已坐滅面色變白
至是果然

吳興陳氏受持齋戒誦法華五千部金剛除
陀經各一歲念佛滿三十年一日不食家
人問欲何所須答云欲求見佛事說右屬而化
會稽胡氏淨安禮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
者四會偶微疾見佛來迎安席坐逝路人聞
空中樂聲隱隱西去

錫唐孫氏女常念佛持咒因病請清照律師
至謂曰久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為談淨土目
緣大喜至夜夢師持樂一盞服之流汗身心
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來此好金
蓮花座即瞑目結印而化

仁和郭氏妙圓長齋念佛誦法華弥陀經及
二懺常誦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云郭
妙圓決生淨土清照律師即其兄嘗往寺
中建繫念會作百僧齋莊嚴淨土臨終之際
請亨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坐凝然不動
周行婆家太平州蚤年念佛專注一夕五踊
念佛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自婆家引出家
騰空而去

鍾唐葉氏晝夜念佛誦弥陀經偶得疾請亨
律師指示西歸誦說未終喘坐而化老妻于

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曰我已得生
矣汝後七日亦當往生至期果逝
嘉禾鍾婆日誦弥陀經十卷餘時念佛二十
年為常課一日語其子曰見大白蓮花無數
一婦人端正好衣立我前又眾僧在此何以
供養子云不見遂無語端坐得身而化

潮山黃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暑中忽得
痢疾但飲水不食鄰巷沙門善修常建念佛
會溘病中欲請修備夢婆來謂曰持往西方
修未以為異越二日婆西向念佛十聲端坐
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雷川朱氏念佛三十年每讀金剛經以為靈

賢在此不敢踞坐後忽不食四十日唯飲水
念佛先夢三僧入室各執蓮花謂曰我先為
汝種此蓮華汝卻歸來既覺喜悅乃請僧眾
念佛為助即就座而化
四明淨心女不知姓刺血自畫佛菩薩三聖
像於羅木板凡一千片普散與人有正信

女淨心頭云願所修淨業速獲成就不入母
胎化生蓮沼後不知所終
嘉禾周氏適庶氏孫氏同翁婆常時念佛感
室中佛像有光如螢或現鮮華或現佛菩薩
像三時必聞天樂或空中誦經聲
常熟陶氏家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人授以

運華令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弥陀經覺即能
誦不假師授一夕帳恍光明有弥陀像立經
函上妻誦經時必於卷上迸出舍利積以成
合璧

項氏妙智四明鄞人寡居二女悉令為尼同
各楊氏菴見人唯勸念佛晚歲偶疾謂女尼
曰多有尼僧相待西歸乃請人念佛忽曰我
欲坐化錯與作棺也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
毋喜諷上品觀轉身面西兩手作印微笑而
逝

沈氏妙智四明慈溪居自幼蔬食念佛長歸
章氏未嘗中廢施米貸被以濟飢寒常誦弥
陀經為日課一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
薩居士長者擁立目前燈光千點累累然狀
如虹掬即日右脇吉祥凝然不動

性生惡輩傳
長安京姓本為屠因善導和上勸人念佛滿
城新肉京城之持刀入寺與殺害意導指示
西方現淨土相即回心發願上高樹舍佛墮
樹而終眾見化佛引天童子從其頂門而出

長安張鐘植殺雞為業命終見緋衣人驅群
雞至唱言啄啄即四向上啄兩目血流痛不
堪忍有沙門知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

運華令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弥陀經覺即能
誦不假師授一夕帳恍光明有弥陀像立經
函上妻誦經時必於卷上迸出舍利積以成
合璧

覺香氣滿室群雞散去即瑞生化云
 長方張善和粉牛為業臨終見牛執十來云
 沙粉代善和告事急請僧即為說觀經若有
 衆牛作不善業應所無道善友告令至心具
 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除八十億劫生死
 之罪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善和大叫云便入
 地獄也即以左手擊火右手捻香轉身向西
 廡禮念佛未足十念即云佛來也已與我寶
 座告訖而終
 金粟家會稽葉綱魚因天華寺利行人結生
 通杜家勸念佛頗葉爾業日持佛名聲久之
 告家人云我已見佛菩薩至門已見金蓮花
 來迎我矣即坐竹林結印而化遠近皆聞異
 香
 吳瓊家仁和先為僧因家務遂俗而學生二
 子居姑廡膾無所不為遇造食設雞鴨以手
 提起唱云阿彌陀佛了好脫此身去每切肉
 時口常念佛及教村人念經修懺忽眼上生
 疔如雞子大常切髮佈乃造草庵獨居旦夜
 繫念依普賢行法寂寂無聲日無病性諸
 家方別求日去也次月請道安念佛助功將
 布衫換酒飲說大吽云佛來也即便合掌
 往生舍魚佛
 裴氏鸚鵡唐成都尹章阜記曰人有軟嬰武

者河東裴氏謂此鳥名戴梵經智珠常類常
 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及午後非時終
 夕不食或教以持佛名號仰首奮翼若善承
 聽每清晨夜來發和雅音阿彌陀佛聲相
 續一日有憔悴客訓養者鳴磬而告之曰將
 去此而西歸乎每一擊磬一稱佛十擊磬而
 十念成欲翼委足翰然而絕案釋典十念成
 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沒有舍利遂舍火
 焚之得舍利十餘粒貞元十九年九月記
 長沙鸚鵡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鸚鵡俗呼
 八八兒者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即隨口稱念
 且暮不絕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其棺以奠
 之俄口中生蓮花一枝人為頌曰有一靈禽
 八八兒解隨僧口念阿彌陀佛平地蓮華發
 我輩為人豈不知
 天台鸚鵡黃岩正等寺觀師畜一鸚鵡常隨
 人念佛後則常念阿彌陀佛不待教導一日
 立死籠中乃穴土以奠之舌端生紫色蓮華
 大智律師為頌之有立亡籠開潭開事化紫
 蓮花也大奇之句
 劉成魚唐天寶中當塗海人劉成李暉載魚
 往丹陽泊舟浦中李宅往劉處見船上大魚
 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于岸俄聞萬
 魚俱跳躍念佛聲動天地劉大恐盡投魚于

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已財償之明日於菴中
 得錢萬五千此題云遂汝魚直
 往生續遺
 慧海隋大業時居江都安樂寺專心淨業得
 齊州道詮所遺無量壽佛像殷勤禮懺像忽
 放光自是懇求往生愈切一日面西趺坐念
 佛而化
 馮子雲唐時舉孝廉為涇縣尉押柁網赴京
 遇風船溺被擊乃專心念佛五年後遇赦因
 入南陵山寺持一食齋忽謂人曰吾一生坎
 軻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行當往生安養
 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戶喜曰佛
 來迎我言畢而沒紀門
 于昶唐天后朝任并州錄事查決曹務夜判
 冥司每知案卷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
 丁母艱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官吏至八十四
 將終忽聞奇香遽謂左右曰有聖人迎我往
 西方即念佛而沒新唐書
 觀世子宋時梁郡人奉佛精進唯婦不信女
 病死七日再省即升高座誦無量壽經下啓
 父言兒去便往無量壽國現及父兄池中已
 有芙蓉大花當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悲
 故歸報語竟復絕母自是亦信法教神異記
 葛濟之句容人稚川之孫故世事神仙美紀

氏存誠佛法且夜不替方織之次見雲日開明投梭仰望見西方如來真形幡蓋映天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今得瞻見便頭面作禮及引濟之同瞻尚見半身俄而隱沒厥後夫婦念佛相繼而化貞祥記

釋文慧居嘉禾青龍詩律高古與北峯印公為友北峯亦好吟慧奪筆責之曰吾兄大法柱石何必為此北峯感之遂折節為學卒為聞人慧專志淨業至老益厲臨終聞空聲示中品中生

釋慧明號晦菴學于慧光僧錄晚依青山常照守與至叶脩淨業日課法華楞嚴圓覺持弥陀聖號以萬數慶元己未春示疾謂弟子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今遂願矣乃累足坐逝眾聞天樂西來徘徊頂上茶毗之餘五色舍利不可以計

釋智蕙居上虞化度寺初徧參宗門晚即一意西方慶元改元秋八月書偈別眾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大眾圍遶而說法云諸上善人當須專修淨業來生我國說已即隱我既見相性生必矣即回身西向作印坐逝

李京紹興中官也領御藥院初學禪于淨慈輝自得省發晚閱龍針淨土文日課佛號與其子閻長元美殿長林師文筆教上人結

淨業會于傳法寺久之感疾忽見弥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華滿房乃駕付親眷書偈端坐結印而終

閻那榮池州人因僧勸修西方持決定往生咒每旦向西一誦千遍或率眾同持如是二十年紹熙元年春偶聞異香連日不消家人夜夢二青衣侍立那榮之側其子又夢弥陀放光遍照堂宇悉作金色故日而西趺坐課佛忽起曰我去矣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立化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九 為略 民九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五九二頁中二二行「一穿」，徑作

「一串」。

一 五九四頁中二行「禪坐」，徑作「坐禪」。

一 五九五頁下一九行至二三行「沈銓……西去」，徑置於五九九頁下一五行與一六行之間。

一 五九六頁上一四行「飲水」，徑作「飲米」。

一 五九六頁中二行「月終」，徑作「日終」。

一 五九七頁上一七行末字「望」，徑無。

一 五九七頁下二〇行首字「急」，徑作「急」。

一 五九八頁上一八行「花亭」，徑作「花臺」。

一 六〇〇頁上末行「嬰武」，徑作「鸚鵡」。

一 六〇〇頁下一三行夾註「紀門」，徑無。

一 六〇〇頁下一七行「右右」，徑作「左右」。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宗立教志第十三

達磨禪宗

初祖達磨圓覺禪師
二祖慧可大祖禪師



三祖僧粲鏡智禪師
四祖道信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大演禪師



六祖慧能大鑑禪師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至矣哉斯吾宗觀心之妙旨也謂之教外別傳者豈果外此為教哉

誠由此道以心為宗離言說相故強為此方便之談耳不然何以出示楞伽令覽教照心邪何以言大乘入道持教悟宗邪為此宗

撰達磨禪宗志卷之四初祖菩提達磨南天竺香至王子出家之後

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付以大法謂曰吾滅

後六十年當往震旦行化多羅既亡師演道

國中久之思震旦極熱即至海濱雲我商舟

以梁大通元年達南海嶼以時刺史

蕭昂表聞語入見上問曰朕造寺為經受僧

有何功德師曰人天小果耳上曰何謂大乘

功德師曰淨智妙明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

於世求上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

無聖上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上下契師遠

渡江上後以問誌公公曰陛下還識此人上

曰不識公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上

驚道使台之公曰聞國人去定亦不回云云

何云云云師既入觀止

嵩山少林寺終日壁觀元武也常聞師異

迹三詔不至就賜摩納袈裟金鉢銀水瓶師

面壁九年將示滅命其徒曰時將至矣盍各

言所得乎道副曰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

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德持曰我今所解如

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

吾肉道有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無一法可

得師曰汝得吾骨慧可禮三拜依位立師

曰汝得吾髓復顧謂可曰世尊以正法眼藏

付囑大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吾吾今付汝

汝當護持并授袈裟以為法信曰後二百年

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聽吾偈云吾本來茲土

傳法故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

吾有塔如紅是如來心地要門可以照心乃

往嵩門千聖寺端坐示寂即大統元年十月

五日也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

使者宋雲西域回過師手攜隻履翻翻獨邁

雲歸為言門人開墳視之唯空棺隻履師每

以大乘入道修行二門以誨學者二門見唐

代宗朝諡圓覺禪師塔曰空觀云云

二祖慧可神名武牢姬氏事達磨六年一日

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否磨曰諸佛法印匪

徒人得師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

來與汝安師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

心竟初達磨以楞伽四卷授之曰仁者依行

自可得度師告弟子曰此經四世後轉成名

相一何可悲師既傳法僧瓌謂曰吾有宿累

今當償之遂往鄴都修行化隋開皇十二年於

管城正救寺談無上道有和法師先講涅槃

經學徒稍引去聽法和不勝憤讒于邑令

加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而終年一百七塔礮

州滏陽縣唐德宗朝追謚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初以白衣見二祖問曰弟子身纏

風疾請師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師曰覓

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

師曰今見和上已知是僧未審何以名佛法

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佛法佛無二僧寶亦

然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其心

亦然佛法無二祖大器之即為髮髮具戒已

畢復告之曰達磨大師以正法眼藏密授於

吾吾今付汝及以信衣汝當護持為周武廢

教性來司空山積十餘年隋開皇初居皖公
山傳法道信優游江國大業二年復還舊山
為衆說法合掌嚴立而遊葬于山谷寺唐玄
宗朝追謚鏡智禪師

四祖道信新州司馬氏初為沙彌過三祖問
曰頌和上與解脫法門祖曰是誰縛汝曰無

縛祖曰何為更求解脫師言下大悟既具戒
三祖授以衣法武德中居破頭山正觀中太

宗三詔令赴京師並以疾辭帝命使者曰若
果不起即取其首使諭旨師引頸受刃使回

以聞帝加敬重賜珍繒以遂其志師已
傳法弘忍永徽二年九月安坐而化塔于東

山黃梅寺唐代宗朝追謚大賢禪師

五祖弘忍新州黃梅人母周氏姓周氏女事
記載志師為童子於道上遇四祖問之曰子

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
曰是佛姓祖曰汝無姓邪答曰性空故無祖

默然識之即詣其母語令出家既傳法嗣居
東山咸亨中傳衣法與慧能後四年示窣塔

于東山代宗朝追謚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新州蘆氏采薪養母常入市聞客
誦金剛經問曰從誰受曰黃梅忍大師云請

此可以見性成佛能遂辭母至韶州與劉志
略為文志略姑為尼常請涅槃師暫聽即說

尼因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則任問尼曰字
尚不識何能達義師曰諸佛解脫非關文字

尼異之號為行者居人瞻禮請住寶林咸亨
中至黃梅祖問何來答曰嶺南祖曰欲須何

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
南北佛性豈然祖異之謂曰若槽廠去乃入

確坊抱石而春經八月五祖俾眾各述一偈
若語意實符則傳衣授法時眾七百上座神

秀乃於廊壁書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
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聞之曰美則

美矣了則未了至夜命童子寓偈壁間曰菩
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

塵埃五祖知之夜令人名師告之曰佛以正
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并以信衣昔達

磨初至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
諱端止於汝身勿復傳之師禮足持衣而出

通夕南邁時道明上座聞之即率人追至大
庾嶺明先至師擲衣石上曰此衣表信豈當

力爭明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
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个是明

上座本來面目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
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師曰我今所說

即非密若反照自己密在汝處明禮謝而回
儀鳳元年至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暮

夜風颯刺搖二僧對論一云搖動一云風動
師云非風搖動心自動耳印宗異之請受禪

要因出信衣令眾瞻禮印宗即為鬚髮請知
九律師於本寺臨壇授滿分戒此壇是宋末

那跋摩所造當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表此
受戒梁真諦於壇側手植二菩提樹記云百

二十年後有居士於此樹下說無上道師乃
坐樹下大開東山法道範如宿契明年歸嶺

州寶林即增城神龍元年詔師入見師上表蘇
疾先天二年復歸新州國恩寺既而示窣第

子奉靈體反葬于曹溪師化韶陽秀化洛下
南能北秀自此而分上元元年肅宗遣使請

不鉢入內供奉永泰元年代宗夢師請衣鉢
還山乃遣劉崇景頂戴而還憲宗朝謚大鑑

禪師

述曰六祖之後為二派一曰青原思恩傳
石頭遠其下為曹洞雲門法眼一曰南岳

讓諫傳焉祖其下為臨濟滿仰是為五家
宗派道一而已而言五其宗者由人世心

病益多故治法屢為之變一棒一喝一唱
一和機用縱橫殆不可以一律齊備應病

與藥之義汾陽作廣智歌明十五家宗風
是蓋示後人以適余之意可不知乎
賢首宗教州寺



初祖終南法順法師
二祖雲華智儼法師
三祖賢首法藏法師
四祖清涼澄觀法師
五祖圭峯宗密法師
長水子奢法師



慧因潭源法師
能仁義和法師



鐘卷之評謂法界觀別為一緣謂五教無斷
伏分齊然則若教若觀徒張虛文應無修證
之道至若清涼之立頓頓浪言超勝法華
謂華嚴為善證請起勝於法華也
主峯之擇修門未免妄談止觀
觀者謂修門而論修門者何理何事
即此而論則何自修若述予者尤多
不問其言則何自修若述予者尤多
源探賢首宗教志圖覽長水標如
法師法順萬年杜氏十八出家師因聖僧道
珍受學定法凡世間難遇者必能閉能
語至於胎園圖盡誠惡性馬德又異類所不
可測唐太宗詔開朕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
禱除師曰聖德御宇微恙憂但願大救聖

躬自安上使之疾違瘵因錫號曰帝心師專
經摩郡國勸舍阿弥陀佛著五悔文禮誦海
工路逢神樹尾廟即笑駭之正觀十四年十
一月十五日坐於南郊善善寺雙鳥入房
吳香留室塔肉身於樂川北原有弟子錫五
聖抵山麓見老人語曰文殊今往終南山柱岫
和上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往至今關中以
是日作文殊忌齋師著法界觀門一卷妄盡
還源觀一卷專和華嚴以授雲華智儼儼授
賢首法藏其教遂行
法師法藏其祖康居國唯提持門人來居
長安歲年十六詣四明阿育王舍利塔鍊一
指誓學華嚴則天朝為沙弥策名官禁通天
元年詔於太原寺開華嚴宗台感白光呈然
自口而出須臾成蓋萬眾歡呼都講奏其事
則天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授滿分戒賜號
賢首戒師詔入大德寺佐實又難陀譯華
嚴經聖歷二年十月詔講於佛授記寺講堂
京師地皆震動即日召對長生殿師乃指殿
隅金師子謂大經理深事廣文博義豈非入
理聖人無以達其奧是以立見邊之喻曉無
涯之法以況法果體師子喻法果用其中立
為五教一愚法聲聞教二大乘始教三大乘
終教四大乘頓教五一乘圓教則天豁然領

解乃著其說為金師子章宗受內禪請師
授菩薩大戒師糞衣糞食講華嚴三十餘遍
楞伽密嚴梵網經起信論等十部皆為義疏
先天九年十一月終于大薦福寺贈鴻臚卿
葬神和原師既亡弟子慧苑慧寂其說滅後
百年而得澄觀

鐘卷曰愚法小乘不說轉小成行又無別
圓披接及法華開顯則持畢世愚矣始終
圓頓四教皆無斷伏修證分齊至說起信
論觀法則云修之次第如天台摩訶止觀
豈非有教而無觀邪
法師澄觀會稽人夏侯氏出家於應天寺誦

法華經十四得度於元中學律於棲霞禮師
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受菩薩戒於常照傳關
河三論於玄覺江表三論之感始於此大歷
初於九官傳是際起信論終南法界觀法藏
還源記後造東京受維華於大洗十年從荆
溪習止觀法華維摩等疏謂牛頭忠徑山欽
洛陽無名曾法南宗禪法慧雲明了北宗
玄理此土儒墨乾梵書諸部異計四帝五
明顯密儀軌莫不旁通博綜十一年巡禮五
臺峨眉俱瞻瑞相還京師大草策寺專行
方等懺法仍講華嚴大經造新疏二十軸德
宗說節名講經內殿以妙法清涼帝心遂賜

號清涼法師紫納方袍禮為教授和上勅禮
部尚書李說備禮奉迎與廟賓般若三歲譯
烏茶園所進華嚴經帝親預講場一日不至
即差僧如比丘法說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
法眾事與欲清淨元和五年憲宗問華嚴法
界宗旨豁然有得勅有司鑄金印加號大統

清涼國師開成三年三月六日示寂壽一百
二歲臘八十三葬終南石室塔曰妙覺師身
長九尺四寸手垂過膝夜目發光晝仍不瞬
才供二筆日記萬言盡形一食宿不離衣歷
九朝為七帝門師荆溪與江淮四十僧禮觀
五臺師領徒萬指出郊遠迎莫其尊師之有

禮師去賢首百餘年遷尊其旨所著疏記四
百餘卷講華嚴至五十徧達無遮大齋十五
會弘法弟子三十八人宰相裴休奉勅撰碑
法師宗密何氏果州人初得法於荷澤五世
孫道圓傳圓覺於漢上得華嚴句義於病僧
即為它講清涼語之曰毗盧華嚴能隨我游

者其汝乎又嘗答其書云子之所解猶吾之
心轉輸真子誠所謂也師所著圓覺序云講
法華之說者謂若圓覺華嚴涅槃金剛起信
唯識蘭盆法界觀行願品等疏及修證科
儀凡九十餘卷太和九年文宗詔問佛法大
意賜紫方服號大德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

于興福塔院定慧塔奇蹟

義神智曰華嚴諸師不知眾生因理本具
諸法但說果上諸法相而已若不談具
何能相即故知果上依正融通並由眾生
理本者矣然則一家所談法門一曰性體
此當正因二曰性量此當了因三曰性具
此當緣因具即是假假即空中執一法性

有茲三義余之彌分冰之常合雖一一偏
亦無所在當知它宗談平法性亦同全家
性體性量以彼皆云法性真如與空等
但闕第三性具之義
法師子睿嘉禾人初依洪敏師學楞嚴至動

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開眼邪慧覺道重當
世趨至其門值其上堂即致問曰清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豐鳴云清淨本然云何
忽生山河大地師俯伏流汗豁然大悟覺謂
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以報佛恩
師如教辭去後住長水聚幾一千以賢首宗

旨述楞嚴經疏十卷行於世
法師淨源晉江楊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遷師
法華學合論於橫海明華還南聽長水楞
嚴圓覺起信時四方宿學推為義固省親
于泉請主清涼復遷吳住報恩觀音抗守沈
文道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密

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抗海

問道申第于禮初華嚴一宗疏缺久矣散墜
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獲得左丞滿宗孟撫
抗愆其苦志奏以慧因易輝為教義天還國
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法華同二
六十卷唐宗又難陀譯八十卷唐高宗進本
灌翻法師譯四十卷

以遺師為主上祝壽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
時稱師為中興教主以此寺奉金書
三年十一月示寂塔舍利于寺西北
法師義和錫純潤登乾道中住慧因遷平江
能仁閣淨土傳錄以華嚴部中未有顯揚念
佛法門者乃著無盡燈以此經宗旨偏讚西

方為念佛往生之法即文苑類
長者李通玄唐開元七年用新譯華嚴經造
釋論四十卷其立論以十處十會談法界
與藏師疏旨不同又以教主諸主等十列對
勝法華而不知法華是開權顯實之談不識
華嚴是無別說圓之典故多為吾宗所斥法
華疏卷六見

慈恩宗教
初祖西天戒賢法師
二祖三藏玄奘法師
三祖慈恩窺基法師
賢師三特之教宏義疏闡且足以收一代之

經慈恩玄黃之作觀心齋閣豈足以連一實
之典魁之者則曰此別為一機也當天台之
興南三北七為之掃迹矣豈容慈恩崛起於
四海永清之後是不得不議也撰慈恩宗教
志

法師玄奘洛陽陳氏年十一誦通維摩法華
時道基法師化行長安師負笈西遊從受阿
毗曇婆沙雜心論等基贊之曰子遊講肆多
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此武德中在京師講雜
心論以不泥文相為世所服僕射蕭瑀奏住
大莊嚴寺正觀二年上表遊西竺上允之杖
策西行遠逾葱嶺毒風切肌飛沙塞路遇涇
澗懸絕則以繩為梁梯空而進及登雪山磴
立千仞人持四棧手足更互著崖孔中猿臂
而過張鷟甘延壽所未至也過沙河逢惡鬼
異類出沒前後師一心念觀音及般若心經
倏然退散積山冰雪春夏不解徒侶凍死者
十之四入錢門峯壁皆錢即安厥閣塞也所
歷百三十國凡如來所化之地泥洹堅固之
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那揭留影
之山皆申禮敬獲寶像舍利貝葉七十五部
香山方等之教鹿苑半字之文馬鳴龍樹諸
所著述十八異執之宗五部殊途之致以羅
研究悉得其文雖七例八轉之音三聲六釋

之句無不盡其微妙既而祇羅國王賜青囊
白馬以助馱載十九年正月歸長安留守房
元齡備禮備吹釋部威儀道俗數萬眾以
寶輦迎師二月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行轉
對勞勤至問西域事述諸撰西域記山川
風俗前史未聞詔記知福寺與沙門道宣靈
綱等同翻譯二十上新譯菩薩藏經顯揚

聖教論請上製聖教序二十二年進瑜伽地
師論上親覽歎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
極高深九流典籍若汀溟方溟渤耳世言三
教齊致此妄談也詔寫新譯經論宣賜九道
總管時天下分展轉流布詔於京師紫微殿
西別創知法院延師居之選名德七人以自
從對上論道之餘則與眾隨時翻譯上令翻
老子為梵文以遺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
大殊安用佛言以通老義是老子立義膚淺五
竺聞之適足見薄遂止永徽三年表請創塔
於慈恩寺以奉藏梵本及兩朝御製聖教序
上許之仍哀七宮亡人友財以助其費顯慶
元年皇子生神光滿室上賜號佛光王越
月表請佛光王出家詔落髮授歸戒進金字
心經法衣鉢具二年帝幸洛陽詔師陪駕便
道陳留留葬二親勅供給奠具四年以玉華
宮為寺追崇先帝詔師居之譯大般若經父

四年成六百卷麟德元年二月四日告眾曰
幻泡之質何得久停今眾稱彌勒願與舍誠
還奉慈願遂右脇累足以手支頤凝然不動
帝哭之慟廢朝五日五詔褒恤用佛故事以
金棺銀槨葬于滎東初臥病明藏禪師問疾
見二長人捧白蓮至前曰師從無始損惱有

情因令小疾並得消殄師願大衆合掌而聽
得非譯般若力轉重罪為輕受乎初遊天竺
于摩門途松曰吾西求法可枝向西吾若言
歸枝可東指既往枝果西一日忽東指弟子
曰教主歸矣因號摩頂松師至天竺遇龍樹
宗欲從其學其徒令服藥求長生方可窮研
宗旨師自念本欲求經恐仙術不就有負宿
願遂學法相於戒賢傳唯識宗賢時年一百
三歲家支殊付託忍死以還獎賢用三時教
一有二空三不空不有起信論雖出馬鳴久
而無傳師譯唐為梵俾流布五天復聞要道
師之功也
法師窺基代耶人金吾衛將軍尉遲敬宗之
子母裴氏夢吞月而孕六歲聰慧過人頃有
玉枕指文如印未成童便能著書初共三歲
得童子於西域聰悟絕倫嘗攜詣敬宗宗呼
基出拜獎使讀所著兵書數千言共數日童
子基福畢笑曰此古書也令童子覆之不差

一字宗大怒以基罔已將殺之笑就丐出家
因念其在天竺起歸與之與卜者謂曰師可
東歸弟子生矣識既冥符舉以告宗宗曰此
子悍暴豈堪受訓笑曰即君罷度非將軍不
生非貧道不識宗竟諾之基佛然曰得不
欲若輩血過中食聽此三事乃可尔基念先

以欲鈞牽遂矯許之正觀二十一年奉勅落
髮時年十七住廣福寺稟受法師瑜伽師地
唯識宗旨撰述疏鈔及於百部時號百部論
師東行博陵或請講法華造玄奘大疏十卷
永淳元年十一月示滅於慈恩翻經院御製
像讚勅諸寺圖形以祀附葬于英師之茔

義神智曰慈恩玄黃之釋法華也耶無立
行攝法入心成觀等義專用唯識論定性
滅種以通此經故乃徒援權文用證實教
然其談八識緣境廣狹及轉識成智束智
成身與夫造業受報等說歎功為多
喻加密教

初祖金剛智灌頂國師
三祖慧滿頂法師
龍門無畏法師
大慧一行法師
行密語以希顯驗者非與夫鮮第一義者妙

心一悟當座而決是以聚齊三業精明執儀
誦尊教言課充億萬積月累歲而用成無間
重精疊思而始獲一感維茲瑜伽五部之教
一切行果廣大悉備而於護國救世尤為至
要斯蓋佛道顯仁藏用所以禦外禱而回不
信也撰瑜伽密教志一切乘覽行果所有諸

國師金剛智西土人親傳龍智阿闍梨法唐
開元七年抵南海廣州以聞詔入見館大慈
恩寺夏早詣禱雨結壇圖七俱祇像約像開
目即雨閏三日像目果開有物自埋布雲弥
空須臾霽雨詔褒之明年辭遊雁門不允還

居薦福所至結壇作灌頂道場二十年八月
告其徒曰白月圓時吾其逝矣至期右邊毗
盧逝那佛像頂安貝葉跌坐而化謚灌頂國
師塔于伊川
國師不空西域人勿隨林父觀光上國值金
剛智從之傳瑜伽義智授梵本聲明論旬日

成誦奇之引入金剛道場驗以擲華謂為勝
已師初求法夢京師像皆東行藉以問智智
曰汝有受道之資吾何新哉即授五部及蘇
悉地儀執智沒奉道教西遊天竺至師子國
遇龍智受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
壇之法傳經論至五百餘部二十九年自師

子國歸至廣州採訪使劉巨濟請建灌頂壇
法感文殊現身度人千萬天寶元年西城大
石庫居五國入寇安西各師入內上親秉香
鐘師誦仁王護國密語方二七偏上忽見神
兵可五百人帶甲荷戈立於殿庭師曰此毗
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意往救安西

請設食以遣之至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
城東北黑雲中見金甲人大餘空中鼓角大
鳴聲震天地冠人帳幕間有金鼠齧斷弓弦
五國即時奔潰須臾城樓上見天王形謹圖
其像以進驗之即誦呪日也乃勅諸道於城
西北隅置天王像王今城樓軍立天師每禱

必張繡座手持木神誦呪擲之神自立于空
四眾環視兩目瞬動威格隨至肅代兩朝尊
為灌頂國師每以至理開發君上加試鴻臚
卿晚年示疾就如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
邑三千戶辭不受賜號大廣智三藏大歷九
年六月示寂于大興善寺上廢朝三日賜祭

贈司空諡大辯正廣智塔舍利于舊居師譯
經七十七部諸弟子得誦呪之法者慧明為
最故東夏以金剛智為始祖不空為二祖慈
明為三祖云不空弟子有慧果者元和中日
本空海入中國從果學歸國盛行其道
蓋卷曰筆嚴頓挫別圓則無俟乎密虎苑

車說小乘則未易用密唯方等般若二時
欲轉小成衍及被接入別圍則如未始於
此時有顯密二輪之用若夫法華開顯無
小無大俱入一乘殆猶日輪當午盤無異
影所謂密者尚何施邪自金剛智諸師為
末代機緣有宜密教者故東傳此道以名

一家然嗣其後者功效復微唐末亂離經
疏銷毀今其法盛行於日本而吾邦所謂
瑜伽者但存法事耳

法師無畏者甘露飯王之後也遼國遣榮出
家學道所至說法必有異相至烏茶園演說
鄉經衆見叱盧遮那四合字於空中其徑尋

文惠是顯西土及過龍河馳真經竟入水無
異題之龍王請入宮講法三日開元四年至
長安帝先夢見僧來謁及帝命工肖形于壁
洎師入對即夢所見者館之西明寺稱為教
主秋早詔待兩師以款定為難曰必欲致雨
恐龍暴物使論曰民苦旱久矣暴風疾雨適
足快意即持鉢握小刀攪之謂密言百遍俄
有物若蚪橋首出鉢白氣盈空語使人遠歸
使回視見密室如練自講堂盤空而上已而
震雷風雨飄蕩廬舍彌日方息又以積雨不
止即捏泥為五媪作梵語向之若叱者即
刻而齋譯毗盧遮那蘇耆地揭羅等經十餘

即弟子實月一行皆是更道數求還西上安
慰不許二十三年示滅真體不壞塔于龍門
之西山本初大祖龍門九年上幸洛陽為龍門
真比寺開創三藏宏誓塔其真體
法師一行張公謹之孫也初從普寂落髮盧
鳩一見奇之謂弟曰此子非君所能模範當
從其東請南詢可也師所至倒屣迎之凡西

竺貝業陰陽緯識靡不窮究傳密教於金剛
無畏結集毗盧遮那經疏登壇灌頂受瑜伽
五部法至國清學歷於老僧初至僧布笑謂
侍者曰當有弟子求吾善法除一筭曰門前
溪水西流乃至師突入稽首受訣畢水復東
注自是算法卓詭開元三年詔入見咨出世

法及安國撫民之道時號天師帝以國祚為
問答曰鑿與有萬里行社稷終吉以金合進
曰至萬里即開視乃當歸少許耳祿山之亂
上幸成都至萬壽宮當歸之識洗然忘憂終
吉者至昭宗而絕昭曾封吉王也溫王氏
子坐罪當死求救於師令捕七穉純曰歲其
一於窰封以六一泥呪之七日北斗盡沒太
史奏有大變師勸帝大赦溫子遂得免乃日
出一狹七日而姓物盡復師未辭奕於燕公
座觀王積薪一局遂為敵手謂燕公曰此爭
先法耳若誦箕道四句棄除語則人人為國
手耶和璞謂尹偕曰洛下開造憲時云八百

年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大衍歷出閏言皆
驗十五年陪駕幸新豐道病詔京師十大德
結壇祈禱十月八日示寂于華嚴寺停柩三
七日殯於如生塔銅人原諡大慧禪師所著
易論大衍歷其目在唐書藝文志

兩山律學五九祖
始祖曇無德尊者法正祖多尊者弟子
四分律主南山所宗
二祖曇摩迦羅尊者四分律西人受戒遺承

三祖北查法聰律師元魏孝文帝時奉聖僧
四分律承
四祖雲中道覆律師魏之弟子最切深疏
四分律承

五祖大覺慧光律師初從佛陀禪師出家
戒律由是修習通四分律撰疏十卷
六祖高齊道雲律師魏末受學於道雲
四分律撰疏十卷

七祖河北道洪律師魏末受學於道雲
四分律撰疏十卷
八祖引福智首律師魏末受學於道雲
四分律撰疏十卷

九祖南山道宣律師魏末受學於道雲
四分律撰疏十卷
鹿園劫會多士未純以故漸制諸戒用清三
業既妻被彈訶復成開顯則世之為學將
有乘急戒緩之過故於泥洹之夜扶律談常
嚴飭表機毋忽學戒是為以知常之心扶奉
律儀非同十二年中偏知三藏之學也維南

山師達受佛寄專典毗尼威述條章深明持
 犯所以正為末代之機宜也入道之士何莫
 由斯三學相仍茲為初步撰南山律學志
 法師道宣京兆錢氏母憂梵僧語之曰仁者
 所據深備祐律師也慶胎彌十二月而生九
 歲猶覽羣書十二番習文墨十五師日嚴願公
 依首師進具戒三衣唯布常坐一食武德四
 年再依首師學律性好禪那期終正定額曰
 戒淨定明慧方有據始聽未開持犯焉識七
 年徙居終南紆麻蘭若始製行事錄正觀四
 年行殿若三昧于清宮精舍經九十日龍化
 人形禮觀聽法沙弥染心願躬其女龍怒欲
 害之念師教誡頓息惡心攝毒吐井白師勿
 飲此水及往視之其井涌沸又於雲際寺行
 此三昧前後二十會當感天童為之給侍十
 九年偕笑公翻經知攝筆受潤文推為上首
 求徵元年復居紆麻心勞疾發忽毗沙門天
 王授以捕心之方和制局方復告師曰
 時當像末不脩禪誦但起伽藍忍非比丘之
 正業後在西明寺深夜行道足跌前階聖者
 扶足師問何人答曰北天王子那吒奉命來
 衛師曰太子威力自在天竺有可作佛事者
 願為致之太子即以所寶佛牙授之師更益

行道畫地穴唯弟子文綱知之師與天神
 往來言此土靈輿西天聖迹計三千八百事
 隨問隨錄為感通傳坐夏有功庭生芝草臨
 居之地水涌白泉操觚續傳則鴻儒服膺封
 土築壇則梵僧稱黃捷疾送奇華異果非人
 獻甘露名香若此之事不能畢記乾封二年
 春天人告師曰師報緣將盡當生弥勒內官
 十月三日衆見空中幢華交列異香天樂天
 人同聲請師歸觀弥勒上聞之詔天下寺院
 圖形奉祀後宗製讚曰代有覺人為如來使
 龍見歸降天神奉事聲飛五天辭驚萬里金
 鳥西沈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聲律宗主懿宗
 朝謚澄照師所撰制定僧戒本一戒本制定
 比丘尼戒本二戒本注釋戒本三戒本注釋
 經四經羯磨五羯磨行儀六行儀尼戒本七尼戒本比丘尼
 鈔八鈔拾毗尼九拾毗尼亡物輕重儀十儀儀歸
 敬儀十一儀正行儀十二儀悔儀十三儀新學教誡儀十四儀法華義
 光十五光三科釋迦方誌十六方誌佛道論衡十七論衡續高僧
 傳十八傳三續僧傳十九僧傳廣弘明集二十集三寶威
 運記二十一記天人感通傳二十二傳大唐內典錄二十三錄
 鐘卷曰澄照兼感天神揚律相參諸異
 部以四分為宗撰述鈔破斥諸家但據
 成實論師之說以五義分通大乘立為圓
 宗戒體二十四體以師為又立三種佛法不任方

等普賢乃取唯識別教以為末世初心機
 重觀法判位太高不無可議
 律師允堪錫號智圓慶應間主鏡唐西湖善
 提寺撰會正記以釋南山之鈔履淺照律師
 出因爭論遠佛左右衣制短長遂別撰資持
 記於是會正資持遂分二家
 律師元照餘杭唐氏初依祥符鑿律師十八
 通誦妙經試中得度專學毗尼後與擇曠從
 神悟謙師悟曰近世律學中微法當明法華
 以和四方復從廣意才法師受菩薩戒戒光
 發見法師乃博究南山一宗頓漸律儀常
 布衣持鉢乞食于市主靈芝三十年衆至三
 百義天遠末求法為提大要授菩薩戒會幾
 滿萬增戒度僧及六十會施食復災應若谷
 聖所至如蓋必為結界毒曰生和律範死歸
 安養平生所得唯二法門政和六年秋九月
 一日集眾諷普賢行願品跏坐而化湖上漁
 人皆聞天樂葬于寺之西北諡大智塔曰戒
 光常謂其徒曰化當世無如講說番將來莫
 若著書乃述資持記一資持記濟緣記二緣記行宗
 記三記戒住法記四戒住法記報恩記五報恩記觀無量壽
 佛經六佛經小本弥陀皆有義疏制定尼戒本凡百
 餘卷著芝園集二十卷
 鐘卷曰律師以英才備極禪悟和四分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九二十末 畢

之記斯可矣而乃別為觀經述新疏抗分
 事理專接鈍機廢棄格言唯任臆說此草
 菴輔正不得已而條攻之也至於律家扶
 新之出適足以扶不黨以抗義成之哉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六〇二頁上一五行「比宗」，徑作「此宗」。
- 一 六〇二頁下一行夾註左「傳燈」，徑作「傳燈錄」。
- 一 六〇二頁下一五行「滄陽縣」，徑作「汾陽縣」。又「太祖禪師」，徑作「太祖禪師」。
- 一 六〇三頁下一二行「自比而分」，徑作「自比而分」。
- 一 六〇四頁上一三行「詔聞」，徑作「詔問」。
- 一 六〇四頁中一〇行「遂行」下，徑有夾註「此中當有智假法師傳本紀原文遺失」。
- 一 六〇五頁上一七行「漢上」，徑作「涪上」。
- 一 六〇五頁下一行「杭海」，徑作「航海」。
- 一 六〇六頁中八行末三字至九行首二字「瑜伽地師論」，徑作「瑜伽師地論」。
- 一 六〇七頁下一五行「加試」，徑作「加贈」。
- 一 六〇七頁下二三行「其道」下，徑有夾註「慧朗法師傳本紀失」。
- 一 六〇八頁下六行夾註「依……祖」，徑無。
- 一 六〇九頁上一九行夾註左「補心圖」，徑作「補心丹」。
- 一 六一〇頁上末行「二十末」，徑作「終」。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

宗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第 相

卷一

三世出興志第十四

又遠劫來諸佛出世已粗陳於釋迦本紀之前矣今約三千如來用明七佛世興及今佛像末法滅之相承之以彌勒下生終之以樓至成佛乃至星宿未來莫不略錄茲蓋克論

此方一須彌山南州之化事而十方刹土正可以會通云耳荆溪師云必有一人最初先覺遂以斯道轉覺後覺相續不已覺者滋多乃有十方三世諸佛為明此義撰三世出興志

覺語劫波此云分別時節以人壽八萬四千歲百年命減一年至十歲百年增一年云云又謂復增至八萬四千歲如是一減一增為一小劫二十增減為一中劫德成住壞空四中為一大劫今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各一大劫

過去莊嚴劫此劫有度世住成二十小劫每一小劫有十佛出世始自華光佛住二十小劫有千佛出世始自華光佛終至此合淨佛四十七佛在華光佛九百九十八等毗婆尸佛姓拘利若父槃頭母婆提子方廣侍者無憂人壽八萬歲

出世居殿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

九百九十九等尸棄佛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曜子無量侍者忍行人壽七萬歲出世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二十五萬人

毗舍浮佛第一千尊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祿戒子妙覺侍者穿滅人壽六萬歲出世居無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度十三萬人

見在賢劫以多賢人故名賢劫智論賢劫初成時光音天空中布金色雲徧覆梵天注大洪雨猶如車軸積風輪上結為水輪增長至天住界雨斷水退有大風起吹水生沫擲置空中作梵天宮殿七寶間成水復退下如前風起吹擲水沫成塵羅波旬宮殿吹造它化自在天展轉至夜摩天宮殿水復退下大風吹沫造須彌山四寶所成復吹水沫造三十三天七寶宮殿

壞二十小劫空二十小劫見在賢劫以多賢人故名賢劫智論賢劫初成時光音天空中布金色雲徧覆梵天注大洪雨猶如車軸積風輪上結為水輪增長至天住界雨斷水退有大風起吹水生沫擲置空中作梵天宮殿七寶間成水復退下如前風起吹擲水沫成塵羅波旬宮殿吹造它化自在天展轉至夜摩天宮殿水復退下大風吹沫造須彌山四寶所成復吹水沫造三十三天七寶宮殿

復於山腹造四天王宮及日月宮天七寶官殿及造空居夜叉頤梨宮殿又於須彌四面作脩羅城七寶莊嚴又吹水沫作七金山四大洲八萬小洲周匝安置小輪圍山金剛所成如是大風吹搗大地漸漸深入置大水聚成七香水海及大鹹水海又

於地下造閻摩羅宮殿地獄住處如是三千世界一時同成此外更造大輪圍山包裹此大千界其中六欲須彌日月四洲乃至小鏡圍山各有萬億此約經歷二十增減次第而成起世經

第一小劫減過去劫壞一切有情父集光音天中天眾既多居處迫窄諸補救者應下居世間最初有一天子從北音沒來生大梵空殿之中是為梵王經一減一增念言無有梵子來生我履梵王六十生後以此為

第二小劫減時光音諸天來生梵世者為梵輔天增減四十小劫即是一增減成劫第二第三小劫增減光音諸天復有來生梵世者為梵天增減二十小劫即是一增減成劫第三增減時天復有來生梵世者為梵天增減十小劫即是一增減成劫第四增減時天復有來生梵世者為梵天增減五小劫即是一增減成劫第五增減時天復有來生梵世者為梵天增減二小劫即是一增減成劫第六增減時天復有來生梵世者為梵天增減一小劫即是一增減成劫第七增減時天復有來生梵世者為梵天增減無小劫即是一增減成劫

諸天人趣以惡業力漸漸下生餓鬼旁生地獄後成先壞法尔如斯時光音諸天福

畫來下化生為人或樂觀新地者光明道
 照飛行自在無有男女之相衆共生故
 名衆生地涌甘泉味如酥蜜以指試嘗
 生味著失其神足及以身先世同大閻
 風吹海漂出日月置彌山腹照四天下
 時諸人掌見出則喜見入則懼自茲之後
 乃有晝夜晦朔春秋歲數終而復始由
 地味顏色粗悴地味既隱乃生林藤
 而復共耽食林藤復隱便生自然
 無有穢穢備泉美味此食稍粗穢穢在身
 為欲調除便在二道成男女根情慾多者
 便為女人宿習力故便生煙欲夫妻共住
 光音諸天後來生者入母胎中速有胎生
 是時先造瞻婆大城乃至一切城郭自然
 統稻朝刈暮熟刈後隨生米長四寸時衆
 生并取二日糧乃至五日糧漸生種種
 刈已不生衆懷憂惱各封田宅造作田種
 其後多有盜它田稻便相拳鬪無能決者
 議立一平等王賞善罰惡便有刀杖殺戮
 衆共供給號利帝利日云自後諸王以此
 為首時閻浮提天下富樂安隱八萬那國
 人民羣落鷄鳴相聞無有病患大寒大熱
 正行十善正法治國人民愛敬善極大久
 以能增進七萬八千四百後王不行正法

其壽漸減至八萬四千歲時身長八丈百
 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如是減至十歲身
 長一尺名為減劫之極自此之後百年增
 一年增一尺身增一寸增增至八萬四千
 歲名為增劫之極一增一增終而復始增
 至八萬四千歲時有金輪王出七寶千子
 治四天下國土豐樂女年五百歲方塚此
 後凡遇增劫之初皆有金輪王出世
 第四小劫減乃至第二小劫減
 住二十小劫減
 第一小劫減
 第二小劫減
 第三小劫減
 第四小劫減
 第五小劫減
 第六小劫減
 第七小劫減
 第八小劫減
 第九小劫減
 第十小劫減
 孫佛出世姓迦葉父禮德母善枝侍者善
 覺子上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
 一會度四萬人
 減至四萬歲時第二俱那舍牟尼佛出世

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侍者安和子導師
 居清淨城坐高暫羅門樹下說法一會
 度三萬人
 減至二萬歲時第三迦葉佛出世姓迦葉
 父梵德母財主侍者善友子集軍居波羅
 奈城坐尼俱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二萬人
 減至一萬歲時第四釋迦牟尼佛出世本
 在一萬歲時為觀衆生無機可度至百歲
 初末苦逼故出乎世
 減至八十六歲時盡正法一千四百年
 業法住記佛告阿難我滅度後正法一
 千年由女人出家減五百年像法一千
 年末法一萬年善見論云佛初不度女
 人後為說八敬法還得一千年法苑云
 天人答南山曰佛錫杖在龍窟中四十
 年住為如來去後有飛行羅刹能說十
 二部經詐為善比丘食諸持戒者日別
 四百為斷此惡故鎮龍窟中復今正法
 增住四百年像法增千五百年末法增
 二萬年
 減至七十八歲入像法八百年是為今時
 正得壽十二歲五百年為今時
 減至六十一歲盡像法二千五百年
 減至三十歲入末法三千一百年人長三

又時饑饉災起由人民皆行十惡草萊
 殺五種上味悉皆陰沒唯煎朽骨共為蒸
 會若遇一粒粟稗嚴護如寶六七年來天
 不降雨尚不得水何況飲食人多餓死那
 邑空荒七年七月七日其災方息時有一
 人合集男女有福德者凡得萬人留為人
 種人能行善所須飲食天即雨下
 減至二十歲入末法四千一百年人長二
 尺時疾疫災起由人行惡復感俱遭病死
 無人送埋郡邑空荒唯少家在經七月七
 日其災方息唯留萬人為種人持善行飲
 食衣服天即雨下
 減至十歲入末法五千一百年人長一尺
 女人五月便嫁時刀兵災起由人行惡轉
 威各起殺害之心能行惡者為人所殺隨
 執草木瓦石皆成刀劍更相殘害橫死無
 數亦有厭惡入山隱蔽七日七夜其災方
 息唯留萬人為種人從隱處而出更互相
 見起慈愍心共行善法衣食所須天即雨
 下由能行善壽復增長復從百年命增一
 年已上三期三劫三劫俱增正報
 南洲人壽至十歲時刀兵劫起互相誅戮
 佛法是時當暫滅沒注法住

增至四十九歲時入末法一萬年月光著
 薩出真丹國東土說法滿五十二年唐
 度象生入涅槃後首楞嚴經般舟三昧經
 先滅不現餘經次第而滅無量壽經後住
 百年大度象生然後滅去起經云當來變
 止住百歲其有象生能漸修者隨可此經
 皆可得度南在雜文云我今普願持令此
 增至一百歲時入末法一萬五千一百年
 南洲人後修善時十六阿羅漢與諸弟子
 復來人中顯說無上正法度無量象令其
 出家法住
 增至二百四十四歲入末法二萬九千五
 百年法將滅時尚五百歲一心併此法華
 三昧即得六根清淨故知末代亦有入大
 乘之機皆名聖引
 增至二百四十九歲時盡末法三萬年
 增至七百歲時十六羅漢和法已畢人下
 增至今七千五百歲一切經典舍利收聚起塔
 結加趺坐圍此塔俱沒於地是為佛法
 滅盡之相自此有千億碎支佛出世說法
 利益眾生法住
 如法身起已滅諸佛正法已盡人壽七十
 金剛力大起已滅諸佛正法已盡人壽七十
 七百萬億劫一切正法已盡人壽七十
 七百萬億劫一切正法已盡人壽七十

增至二萬歲時錢輪王出治南洲
 增至四萬歲時銅輪王出治東南二洲
 增至六萬歲時銀輪王出治西南三洲
 增至八萬四千歲時金輪王出治四天下
 輪王成就七寶一金輪寶者若聖王出天
 金輪寶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天匠所造輪
 徑丈四聖王見之手摩輪曰可向東方如
 法而轉輪即東轉王將四兵隨其後行東
 方諸小王來詣拜云善哉大王願於此治
 時聖王言汝等當以正法治化勿使偏枉
 諸王聞之即從聖王巡行諸國至東海表
 南西北方隨輪所至亦復如是二白象寶
 者王坐殿上忽現在前即試習乘其上清
 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三甜馬寶者
 忽然現前清旦乘行食時即返四神珠寶
 者忽現在前置高幢上光煦一由旬城中
 人民皆起作務謂是晝日五王女寶者忽
 然出現顏色端正冬溫夏涼六居士寶者
 諸寶忽然出現地中寶嚴皆悉知見七
 主兵寶者忽然出現智謀雄猛專任討伐
 是為輪王七寶成就法住

第十小劫減至八萬歲時第五彌勒佛出

世時閻浮提其地平正如琉璃境叢林茂盛高三十里八萬四千眾寶小城周備天下其中大城名超頭末七寶樓閣七重行樹園林浴池八功德水街巷道陌廣十二里其土安隱無有怨賊劫竊水火刀兵饑饉之難有明珠柱高二里光明逾日晝夜常照香風時來吹珠柱上雨寶瓔珞眾人取之以為服用眾寶羅網彌覆城上風吹寶鈴演說歸依佛法僧人身長十六丈壽命滿八萬歲無有中夭女人五百歲方殞日受妙樂深遊禪定如三禪天人常慈心恭敬和順皆由弥勒慈心訓導持不穢故唯有三病一者飲食二者便利三者衰老有香美稻一種七種百味具足入口消化便利之時地裂生赤蓮華以蔽穢氣人民既老自然行詣樹下念佛待盡生大梵天及諸佛前有轉輪聖王名曰僂佉七寶千子四大寶藏滿中珍寶眾人見之心不貪著各謂言釋迦佛時往昔眾生為此寶故更相偷劫造生死罪時弥勒菩薩於梵率天宮當下作佛生大婆羅門家父名僂梵摩母名梵摩踰提下生託胎身紫金色三十二相坐寶蓮華光明無量身長三

十二丈如黃金山正合觀察苦空無常不樂在家時僂佉王持七寶臺奉養彌勒受已梵諸婆羅門即便毀壞各共分之弥勒見此寶臺項更無常知有為法皆悉磨滅皆無常想諸過去佛無常之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說此偈已

出家學道詣超頭末城外金剛莊嚴道場龍華菩提樹下如寶華即於是日初夜降魔成道釋梵四天請轉法輪時僂佉王與八萬大臣俱求出家復髮自落即成沙門時彌勒佛與僂佉王等諸比丘僧天龍八部入超頭末城中其地過去諸佛所坐金剛寶座自然涌出佛於此座轉正法輪時諸婆羅門長者須達那今須達長者是轉輪王寶女如舍弥婆帝今毗舍佉母是弥勒親族須摩提今善賢比丘尼是各與八萬四千人出家學道時僂佉王千子俱求出家唯獨一子用詞王位弥勒世尊初會於金剛座上說法九十六億人得阿羅漢二會於城外華林園說法九十四億人得阿羅漢三會復在華林園說法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四會復在華林園說法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五會復在華林園說法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六會復在華林園說法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七會復在華林園說法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八會復在華林園說法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九會復在華林園說法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十會復在華林園說法九十二億人得阿羅漢

量人登耆闍崛山頂手摩山摩訶迦葉即從定起持佛僧伽梨衣授與弥勒涌身屋空作十八變入般涅槃收身舍利山頂起塔弥勒佛住世六萬歲入滅之後諸天人收取舍利於四天下各起八萬四千寶塔正法住世六萬歲佛法亦六萬歲

量人登耆闍崛山頂手摩山摩訶迦葉即從定起持佛僧伽梨衣授與弥勒涌身屋空作十八變入般涅槃收身舍利山頂起塔弥勒佛住世六萬歲入滅之後諸天人收取舍利於四天下各起八萬四千寶塔正法住世六萬歲佛法亦六萬歲

十一小劫減至七萬歲時第六彌勒佛出
十二小劫減至六萬歲時第七彌勒佛出
十三小劫減至五萬歲時第八彌勒佛出
十四小劫減至四萬歲時第九彌勒佛出
十五小劫減至三萬歲時第十彌勒佛出

欲樂佛凡九百九十四佛相繼出興說法度人俱王
佛告須婆娑羅曰過去然燈佛滅後有一猕猴見羅漢入定即取坐具披作袈裟遠比丘行比丘定起為說三歸五戒求菩提法猕猴依教受已踊躍歡喜緣樹墜死生梵率天值一生補處菩薩為說無上道從是以後值佛無數於最後身次弥勒後當成菩提親師子月佛今漢湏密多是也

十六小劫減至二萬歲時第十一彌勒佛出
十七小劫減至一萬歲時第十二彌勒佛出
十八小劫減至十萬歲時第十三彌勒佛出
十九小劫減至九萬歲時第十四彌勒佛出

二十小劫最後增劫中第一千樓至佛以本願力故出增劫早出暮滅是時人多厭世修諸禪定住劫已極易可化度但使性是沙門汗沙門行形似沙門被著袈裟於此劫佛所得入涅槃無有遺錯俱舍論述曰釋迦遺教不了之徒寄諸彌勒

勅遣教寄諸九百九十四佛此諸遺教次第相寄最後以寄樓至樓至之世易可化度苟或不了可謂極鈍極鈍之機不免有待星宿之劫悲夫佛世世得達遺教縱未得出猶以為幸倘因中間造極重惡長劫無間則與佛相背此為

可痛如目連入地獄問訊調達欲卒釋云此有迦葉佛時調達釋迦佛時調達欲問何者此雖大權難以情測權必引實寧無實報之輩惟茲末代此土修行有教無證欲析易了莫若專修淨土往生之行則一登無生永居不退後佛化聖化正可乘願來參影響之象寄言有志當思緣進

拘留孫佛人壽四萬歲時出拘那含牟尼佛三萬歲時出迦葉佛二萬歲時出釋迦佛百歲時出彌勒佛八萬四千歲時師子佛七萬歲時光炎佛九萬歲時柔仁佛六萬

歲時華氏佛五十萬歲時次復有華氏九億歲時香月佛七萬歲時現義佛百歲時出云第一千慧業佛即釋迦人壽八萬歲時出賢劫千佛過已六十五劫無佛此劫論之小劫然後有劫名曰大稱往昔釋明輪王千子於此皆同斯劫成最正覺過是

劫已竟八十劫都無佛與然後有劫名醫星宿往昔釋明輪王八萬大臣於斯劫中成最正覺過是劫已竟三百劫亦無佛與然後有劫名重清淨釋明輪王聖后采女成最正覺聖述曰俱舍論約三世增減論三千佛出

與之漸賢劫經明諸佛出與有久有近不定劫數此有三意一者佛赴機所說不同二者結集部別不同三者傳譯前後不同難以和會此則然粗論次第取證增減則必以俱舍為本慈恩初章正取此論

壞二十小劫增劫火災壞至初禪地劫有火災聖地獄終至梵天有情世間經十九增減次第壞盡唯器世間空曠而住乃至三千世界一切有情都盡最後一增減劫方壞器世間聖劫有七日從海底出大海盡竭

須弥崩壞風吹猛熱燒上梵天悉成灰燼乃至三千世界一時燒盡此為依正俱壞名為壞劫聖二十小劫自初禪梵世已下世界空虛猶如墨穴無重夜日月唯有大冥如是二十增減之又名為空劫聖

未來星宿劫千佛自與天星宿聖成二十小劫聖住二十小劫增劫此劫中有千佛吹葛出始自日光佛終至須弥相佛釋王佛言我滅度後若有勤修功德行象三昧稱彌勒名行六事法聖必定得生兜率天上亦隨彌勒下生閻浮第一開法於未來世值遇賢劫一切諸佛於星宿劫亦值諸佛受菩提聖記聖

壞二十小劫增劫聖有能一日夜持不殺戒決定不逢刀兵災起能以一詞禦勅果起極淨心奉施僧眾決定不逢疾疫災起能以一搏食施諸有情決定不逢飢饉災起東西二洲無根本三災而有相似三災謂填增成似刀兵身羸劣似疾疫數加飢渴似饑饉北洲根本相似俱無聖三災起時復有三種異

壞二十小劫增劫火災壞至初禪地劫有火災聖地獄終至梵天有情世間經十九增減次第壞盡唯器世間空曠而住乃至三千世界一切有情都盡最後一增減劫方壞器世間聖劫有七日從海底出大海盡竭

衰損一壽量謂極至十歲二依止謂身量
 極至一搩手三寶具謂以粟稗為食中第
 一以髮為衣中第一以麤為履屣第一
 輪八一尺二寸五分八一尺二寸五分八一尺二寸五分
 大三安者一大劫終必一火災起如前賢初
 八一尺二寸五分八一尺二寸五分八一尺二寸五分
 禪後經一大劫有一水災起壞至二禪如是
 七火災相間七水災後經七火災凡五十
 六番火壞初禪七番水壞二禪後經一大劫
 有一風災起壞之為六十四大劫為大三災
 始終之相如前賢初
 初火災壞初禪者災欲起時地獄罪畢果生
 人中有定業者轉生它方地獄乃至無有一
 情名為地獄已壞畜生餓鬼阿修羅亦次第
 盡是時世間皆行十善人身之內無有諸蟲
 與佛身同以由是時旁生壞故時此南洲一
 人無師法然得初靜慮如前賢初唱言
 維生喜樂甚樂甚靜餘人聞已皆入靜慮命
 終並得生梵世中東西二洲例此應說北洲
 根鈍無緣欲念終生欲界天靜慮現前方
 能離欲乃至人趣無有一情名為人趣已壞
 時欲界六天一人法然得初靜慮乃至並得
 生梵世中名為欲界已壞時梵世中一人法
 然得二靜慮如前賢初唱言定生喜樂甚樂甚靜

餘天聞之皆入靜慮命終並得生光音天乃
 至梵世如前賢初地獄始從地獄終至梵天經十
 九增減有情世間次第壞盡唯器世間空曠
 而住乃至三千世界一切有情同業壞盡最
 後一增減劫方壞器世間於此漸有七日輪
 出有大黑風吹海水為兩披初取一日置須
 弥腹日道中行草木彫落次取二日河渠皆
 竭海水漸涸七旬由旬三日出時恒河俱竭
 四日出時阿耨池竭五日出時四大海水七
 千由旬一時竭盡六日出時大地火起靡不
 燒壞七日出時須弥山壞眾山洞然風吹猛
 驟燒上天官乃至梵天無遺灰燼自地火燄
 燒自官殿非它地火能壞它地由相引起故
 說燒上始從地獄至于梵天於一增減劫次
 第壞盡乃至三千世界一時俱壞是為火災
 壞初禪火災過後世界空虛猶如黑穴經二
 十增減之火大雪降雨水長至天吹風水沫
 作梵天官如是下至地獄如前建立如前賢初
 此定得生三禪是時二禪中有俱生之水界起
 壞器世間猶水消墜一時俱沒如前賢初
 四洲人起六欲諸天次第得生二禪於二禪
 中時有一天自然得三禪定餘天聞之皆入
 此定得生三禪是時二禪中有俱生之水界起
 壞器世間猶水消墜一時俱沒如前賢初

有情世間若器世間業煩慍力所生故業煩
 惱增上力所起故如前賢初初禪內有覺觀火
 擾亂故外為火災所燒二禪內有喜水擾亂
 故外為水災所漂三禪內有出入息風擾亂
 故外為風災所壞四禪不定相續隨彼天生
 官殿俱起若天命終會殿亦沒如前賢初四禪內
 外過患一切皆無如前賢初初禪者為
 順初禪一切善故次經八劫方壞二禪為順
 二禪八劫善故次經六十四劫方壞三禪為
 順三禪六十四劫善故如前賢初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
 二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六一三頁上五行首字「邑」，徑作「益」。
- 一 六一四頁上六行「刀兵」，徑作「刀兵」。
- 一 六一四頁中末行夾註右「三會之移」，徑作「三會之度」。
- 一 六一五頁中五行首字「論」，徑無。又夾註「增小劫之」，徑作「一增小劫之論」。
- 一 六一六頁上二二行「一人法然」，徑作「一天自然」。下同。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一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慧 撰

世界名體志第十五之一

上窮寶鏡下徹風輪此華嚴所明一世界種
堅高則且約二十重周圓則略得十一數務
由此數隨方各十則摠之為百十一如天香

珠網分布而住斯但舉其一分云耳若推而
廣之則十不可說微塵世界通相連接周徧

建立各各佛出現各各滿衆生是為華嚴莊
嚴世界海也若夫婆娑大千須彌四天下南

洲五生東華嚴且若名若體有說有圖雖自
廣以至於實舉別而會其既明三世須辨方

界此學者所宜知也撰世界名體志

華嚴世界海圖 大千萬億須彌圖

四洲九山八海圖 三千大千世界圖

須彌切利天宮圖

諸天通論

身量 壽量 衣量 造像 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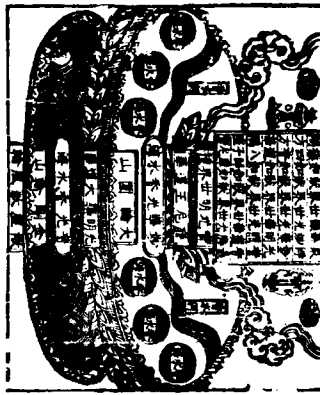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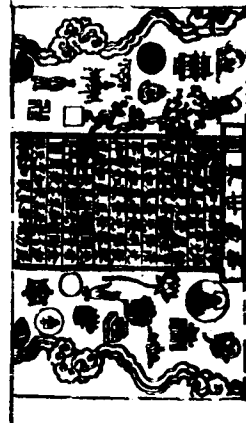
報果 廣狹 凡聖 論無色身起

論天主 論四禪四地

東華嚴地理圖 漢隋西域諸國圖

西土五印諸國圖 八熱地獄圖

十六遊場地獄圖 八寒地獄圖



華嚴世界品云此華嚴莊嚴世界有須彌
山微塵數風輪所持最在上者名珠勝威光
藏能持善光塵香水海此海有大蓮華名
種種光明香幢華嚴莊嚴世界住在其中
金剛輪山周匝圓遠○此中復有不可說微
塵數香水海一切世界所有莊嚴悉於中現
芬陀利華十寶階陛欄楯十寶尸羅幢寶衣
鈴網幢寶華樓閣寶蓮華城寶樹林悉共

圓遠○一一香水海各有微塵數香水河右
旋圓遠常現寶色光雲十方化佛及諸菩薩
於中涌出其中中央香水海名無邊妙華光出
大蓮華名一切香摩尼王莊嚴有世界種而
任其上名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有不可說
佛剎於中布列○最下第一重名最勝光徧

照狀如摩尼寶一佛剎塵世界圓遠佛號淨
眼離垢燈第二重名種種香蓮華妙莊嚴世
界狀如師子座二佛剎塵世界圓遠佛號師
子光勝照第三重名寶莊嚴普照光世界其
形八隅三佛剎塵世界圓遠佛號淨光智勝
幢第四重名種種光明華莊嚴世界狀如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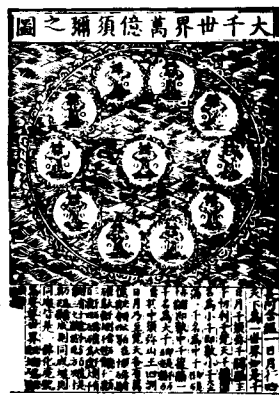
尼蓮華四佛剎塵世界圓遠佛號金剛光明
無量精進力善出現第五重名普放妙華光
世界其形普方而多隅角五佛剎塵世界圓
遠佛號香光喜力海第六重名淨妙光明世
界其形四方六佛剎塵世界圓遠佛號普光
自在幢第七重名衆華燄莊嚴世界狀如樓

閣七佛剎塵世界圓遠佛號歡喜海切德名
稱自在光第八重名出生威力地世界狀如
因陀羅網八佛剎塵世界圓遠佛號廣大名
稱智海幢第九重名出妙音聲世界狀如梵
天身九佛剎塵世界圓遠佛號清淨光明相
無能摧伏第十重名金剛幢世界其狀周圍

十佛剎塵世界圓遠佛號一切法海最勝王
 第十一重名恒出現帝青寶光明世界狀如
 半月十一佛剎塵世界圓遠佛號無量功德
 法第十二重名光明照耀世界狀如華族十
 二佛剎塵世界圓遠佛號超輝梵第十三重
 名娑婆世界狀如虛空以普圓滿天宮而覆
 其上十三佛剎塵世界圓遠佛號毗盧遮那
 此即十蓮華藏世界狀如三千大千世界第十四
 重名寂靜離塵光世界狀如執金剛形十四
 佛剎塵世界圓遠佛號遍法界勝音第十五
 重名眾妙光明燈世界狀如卍字十五佛剎
 塵世界圓遠佛號清淨日功德眼第十六重
 名清淨光徧照世界狀如龜甲十六佛剎塵
 世界圓遠佛號不可摧伏力普照幢第十七
 重名賢莊嚴歲世界其形八隅十七佛剎塵
 世界圓遠佛號無礙智光明徧照十方第十
 八重名離塵世界狀如珠璣十八佛剎塵世
 界圓遠佛號無量方便最勝幢第十九重名
 清淨光普照世界十九佛剎塵世界圓遠佛
 號普照法界虛空光第二十重名妙寶燄世
 界狀如寶莊嚴具二十佛剎塵世界圓遠佛
 號福德相光明此二十重上闡下狹如倒安
 浮圖○若廣說世界種種所依形狀數有剎塵
 或名回轉形清淨之顯乃至江河形旋流

形輪網形壇墀形樹木形樓觀形尸羅形幢
 形普方形胎藏形蓮華形法勒迦形此云衆
 生形佛相形圓光形網形門闌形須彌山形
 諸莊嚴具如上世界皆在無邊妙華光香水
 海中通相連接成世界網周徧建立○都有
 十個二十重世界種繞此中心世界種摠十
 一個二十重世界種○此十一個世界
 種周圍至輪圍山復有一百個世界種隨方
 各十於中布列近山周圍十個世界種各各
 上下四重餘九十個世界種不言重數共有
 一百一十個世界種如天帝網分布而住
 計○如是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香水海中
 有十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種皆依現一
 切菩薩形摩尼王幢莊嚴蓮華住各各莊嚴
 際無有間斷各各放寶色光明各各光明雲
 而覆其上各各莊嚴具各各劫差別各各佛
 出現諸法海各各衆生徧充滿各十方普
 趣入各各佛神力所加持此一世界種中
 一切世界依種種莊嚴住通相接連成世界
 網於華嚴莊嚴世界海種種差別周徧建立
 吳鑑菴曰此圖即華嚴蓮華嚴世界海乃
 實報無障礙土也普海禪師雖出其相而
 說義未周止禪師說義頗悉而未顯其相
 今雙收二家且考之經目曰法華常在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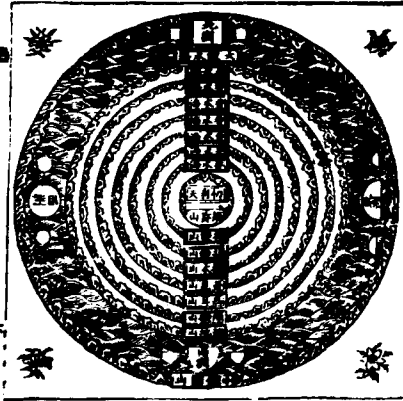
山蓋依智者所措故也



長阿含云三千大千世界復有大金剛山繞
 大海水金剛山外復有第二大金剛山二山
 中間窮窮冥冥有八大地獄日月神天所不
 能照
 ○瑞應經云迦維羅衛國者三千日月
 斯萬二千天地之中二萬大千中有萬億十
 ○顯揚論一日月之照臨名一世界如是千
 日月千六欲千初禪名小千界復以千小千
 名中千其中有一三禪一千二禪百萬初禪
 復以千中千為大千其中有一四禪一千三
 禪百萬二禪億萬初禪此為阿○阿毗
 曇論云從此須彌頂邊至彼須彌頂邊十二

從三千四百五十由旬從此須彌中心至彼
須彌中心十二億八萬三千四百五十由旬
從此山根至彼山根十二億三千十五由旬
此佛所說

西洲九山八海圖



俱舍論云第一須彌山高廣各八萬由旬
四萬由旬第二持雙山高廣各
廣八萬由旬第三香水海廣四萬由
四萬由旬第四持木山高廣各二
萬由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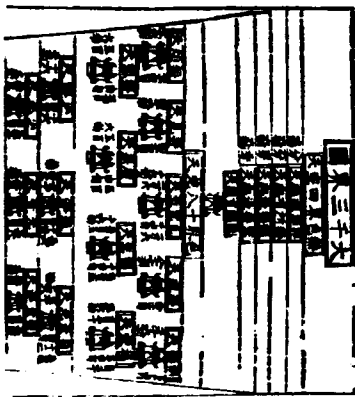
善見山高廣各五千由旬第六馬耳山高廣
各二千五百由旬第七障嶺山高廣各一千
二百五十由旬第七香水海一千二百五十
由旬第八持地山高廣各六百二十五由旬
第九大鹹水海廣各三百二十五由旬
有西洲八山八海各四百七十五由旬
鐵圍山高廣各三百二十五由旬
十由旬五諸山入水皆八萬由旬住舍輪上
諸海皆深八萬由旬今詳自須彌山心南
七由旬海深六萬由旬度八萬由旬南
七由旬海深六萬由旬度八萬由旬南
名開洋提提此山名須彌山南有天下
廣七千由旬人面像此地形有大樹名閻浮
樹七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四布五十由旬人
壽百歲中天者多○阿毗曇云南洲衣服莊
飾種種不同一生故事無數亦有修行至死無
○起世云大海北有閻浮樹此樹下有閻浮
那檀金聚 高二十由旬以此際金出
略○順正理論有二十中洲一遮末羅洲
二羅羅洲三羅羅洲皆有人住○長阿含云須
彌山東有天下名弗于逮此云弗是身其土
東狹西廣形如半月縱廣九千由旬人面像
之有大樹王名伽藍浮圖七由旬高百由旬
枝葉四布五十由旬人壽二百歲三羅羅洲

飯食魚肉以穀帛珠璣共相市易有塚墜禮
○立世阿毗曇論云東弗提婆人多欲者一
生數至六七亦有修行至死無欲食自死魚
肉自不殺生頭髮前披後著下衣竟上衣
○順正理論云有二中洲一提訶二毗提
訶皆有人住○長阿含云須彌山西有天下
名俱那尼此云什質其土形如滿月人
面像之縱廣八千由旬有樹王名斤提圖七
由旬高百由旬枝葉布散五十由旬人壽三
百歲以牛馬珠玉共相市易○阿毗曇云彼
土食肉殺生人死燒屍或置水埋土煉要同
南洲人多欲者至十或十二亦有至死無欲
者莊飾皆被髮上下著衣○順正理論云有二
中洲一舍提反二但里拏皆有人住○起
世論云斤提樹下有一石牛高一由旬因名
瞿陀尼此云長阿含云須彌山北有天下
名瞿單越此云長阿含云須彌山北有天下
廣一萬由旬有大樹王名華婆羅圖七由
旬高百由旬枝葉布散五十由旬諸山浴池
華果豐茂泉鳥和鳴四面有阿耨達池出四
大河無有潘院荆棘毒蟲自然旋未泉
味具足有摩尼珠名曰摩光置自然釜鏡下
自然光者自然光也自然光者飯熟光滅
有樹名曲躬葉葉相次天雨不漏彼諸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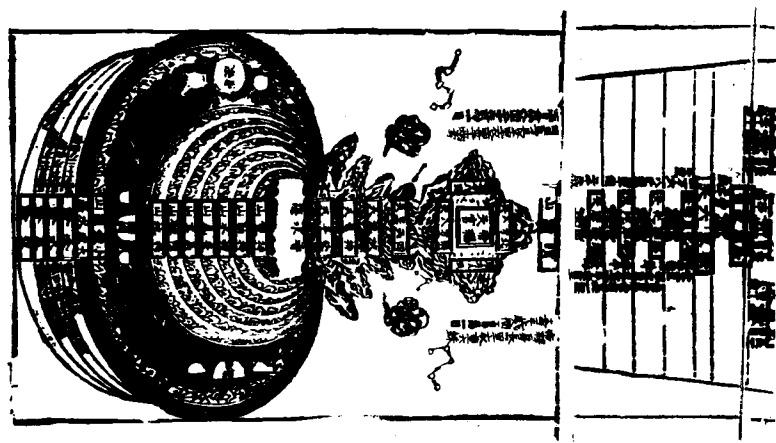
止宿其下有諸香樹果熟之時自然裂出種種身衣或器或食河中寶船乘載樂入中浴時脫衣岸上乘船度水過衣便若不求本衣次至香樹手取樂器並以妙聲和絃而行其人無有象病顏貌同等髮紺青色齊眉而止人起欲時熟視女人彼女隨詣園林若是父親母親不應行欲者樹不由蔭各自散去若非親者樹則由蔭隨意娛樂一日至七日爾乃捨去彼人懷妊七八日便產隨生男女置於四衢有諸行人出指令救指出甘乳充徧兒身過七日已其兒長成與彼人等男向男象女向女象彼人命終不相哭泣以疑故不在嚴死屍置四衢道有鳥名憂尉禪伽接置它方阿毗曇云其地柔輭隨足隱起大小便時地為開拆利已適合其人前世修十善行來生此洲壽命千歲不增不減命終之後生天善處○阿毗曇云北洲人多欲者一生數至四五亦有修行至死無欲○順正理論有二中洲一矩拉婆二橋拉婆皆有人住○阿毗曇云南洲人長三肘半或四肘東洲八肘西洲十六肘北洲三十二肘阿毗曇云南洲一肘會期又八寸○長阿含云南洲有三事勝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勤修梵行三者佛出其土○新婆沙論四

大洲八中洲人形短小有說遊末羅洲唯羅制住復有五百小洲或有人住或非人住或有空者○菩薩藏經佛言我觀世間眾生常為十苦逼迫一生二老三病四死五愁六怨七苦受八憂九痛惱十生死流轉眾生為得菩提出離如是逼迫○四教儀在因之時行

五常五戒中品十善感人道身
述曰北洲人定千歲故死不哭吊佛不出生故不聞佛法此所以為八難之一也昔人謂列子戴黃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者即北洲也未知其可南洲有佛法可學故大乘根器多生其中以壽命短促來苦逼迫故師長發心勤修道行此其所以為四洲之最勝也



華嚴經云三千大千世界以無量因緣乃成



大地依於水輪風輪空輪無所依眾生業感世界安住

新善薩藏經諸佛成就不思議智故能行知諸風兩相知世有大風名爲廣博迦衆生諸有覺受皆由此風之所動搖此風輪量高三

有風起名馳薄迦此風輪量萬十由旬云如是次第輪上六萬八千拘那風輪之相悉能了知最上風輪名周徧上界爲水輪之所依止其水最高六十八千由旬是地量表有

一三千大千世界
○土水風輪會異
○土輪金輪
○水輪
○風輪

星指由律水十○明深如因
皆受司會不從善八地十氣
依五：百流乃廣十深八生水
輪二獲十如六十六千膏上
萬十萬食六十八由前名風
萬八○不本千起千量輪轉
○千起理詳由世由無○此
有律世執以旬六旬滅增水
論臨○感舉○十光一於
大風十 玉釋萬 阿上
千輪六 業莫由 舍成
世○万 力八旬 地會

須彌山根上下一萬由旬連山縱廣一萬由旬是堅香天住復上一倍二倍連山八千由旬是華鬘天住復上一倍三倍連山四千由旬是常放逸天住復上一倍四倍連山二千由旬是日月光天住復上一倍五倍連山一千由旬是日月星宿天四天王天住連山四千里彌山下別有三級諸神住處皆有七重牆院皆夜叉住此三天皆藥叉住四天王之所部領○日天宮殿天金頗梨所成縱廣五十一由旬正方如宅遙看似圓月方滿日

五百有五種風吹轉而行闍浮檀金以爲妙輦高十六由旬方八由旬天子及眷屬居中受天五欲日天子壽五百歲子孫相承皆於彼治宮殿住持滿足一切服成住持空皆妙日天身光妙輦宮殿光明相照有一千光五百旁照五百下照日天宮殿常行不息六月北行六月南行月天宮殿天銀青琉璃成爲十六由旬廣八由旬天子與諸天女在此輦中受天五欲月天壽五百歲子孫相承官殿住於一切月天身光宮殿成千光明五百旁照五百下照何因緣故月天宮殿漸漸現邪由日天有六十光障彼月輪去日漸遠

故漸漸復何因緣圓淨滿足當十五日月宮去日最遠光不能障復何因緣黑月十五日一切不現此時月宮最近於日日光隱覆一切不現復何因緣月官影現此大洲有閻浮樹高故影現月輪起世過去有免行菩薩行天帝試之素肉欲食捨身火中天帝慈之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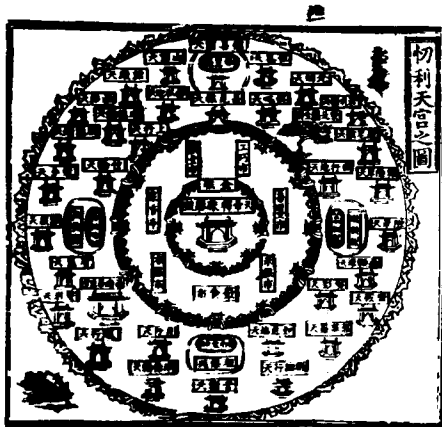
其德免置於月內令衆生瞻之知是菩薩行慈之身北城南洲日正中東洲日始沒西洲日初出北洲當半夜起以日大宮牆地薄如華葩爲五風所持計日月方圓五百由旬而今所見不過如扇智大星宮宅周七百二十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百二十

里離差過去婆伽婆仙分布諸宿曜宿晉護國養人各有所主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七宿奎婁胃昂畢筭參星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星諸宿曜遊空天衆九執大天二十八宿十二官辰說過去娑羅王如來所說熾盛光大威德陀羅尼除災難法若有國王及諸大臣所居之處及諸國界或被五星陵逼羅喉孛孛星妖星照臨所屬本命官宿及諸星位或臨帝座於國於家及分野處陵逼之時或退或入作諸障難者但於清淨處置左

星指由律水十○明深如因
皆受司會不從善八地十氣
依五：百流乃廣十深八生水
輪二獲十如六十六千膏上
萬十萬食六十八由前名風
萬八○不本千起千量輪轉
○千起理詳由世由無○此
有律世執以旬六旬滅增水
論臨○感舉○十光一於
大風十 玉釋萬 阿上
千輪六 業莫由 舍成
世○万 力八旬 地會

道場念此陀羅尼一百八遍或一千遍
 有九種執曜能令晝夜時分增減世間豐
 其名曰日月焚劫火水歲木太白金鎮土
 羅厭火之等字孔之氣沙門為星宿之主
 四千災變惡星經沙門為星宿之主
 厥文志曰此須彌山半四萬二千由旬
 四天王居論餘論皆云四方由旬東方城
 名上賢南方城善見西方名周羅北方城
 天敬智論東方治國天王諸經多領乾闥
 帝釋俗樂神毗舍闍在是論作氣馬以順
 護東洲人南方增長天王領鳩荼荼是云
 於高尼所著薩蘇多初論是護南洲人西
 方雜語天王龍雲經護西洲人北方多領
 及雷單那此云與護護西洲人北方多領
 天王領夜叉此不捷疾法此新羅剎此
 食人護北洲人長髮今時毗沙門天王此
 之名謂四方提頭賴吒天王此多國云云
 留勤又天王它云增長今故毗留博又天
 此云雜論能種各又護心俱從座起而
 白佛言是金光明衆經之王云我等四二
 十八部百千鬼神以淨天眼常觀護此圖
 薄提是故我等名護世王混然正法如標
 此方之於東方無上四天王皆有眷行
 地菩薩多作四天王經

欲如人化生小兒在膝上如二歲小兒未久
 自然寶器盛百味食天甘露饒福多者色白
 中者色青下者色赤赤食訖便與諸天等量初
 生憶昔往業戲已忘念銀綱四男女生時
 若於女處膝上眠處生者天女作意此是我
 兒天男亦言此是我兒若於父膝眠處生者
 唯有一父諸妻皆得為母四天欲事無數亦
 有修行至死無欲一切欲界諸天亦爾世
 護世四王各有九十一子有大威力皆名曰
 帝能護十方救苦一切山河樹木土地城郭
 一切鬼神皆屬四天王領○一王下有八將
 軍四王三十二將周四天護助出家人常
 將軍於三十二將中最存弘護比丘道力微
 者為魔所惑將軍恚怒赴應機除翦通



昔婆羅門姓橋尸迦與知友三十二人共修
 福德命終皆生須彌山頂橋尸迦為天主三
 十二人為輔臣論○昔迦葉佛滅後有一女
 人發心修塔報為天主有三十二人助修報
 為輔臣君臣合之為三十三切利此期三十
 三天○帝釋住首楞嚴定來成佛號曰無著
 法華須彌山四角各有一峯五百由旬高廣金
 剛手藥叉於中住守護諸天山頂善見大城
 周萬由旬廣沙漏山頂廣八萬由旬由重
 門高一由旬半城有千門各有五百青衣藥
 又嚴仗防守城中殊勝殿周千由旬其地真
 金雜寶嚴飾柔軟如羅綿隨足高下順正
 帝釋住處中央金城周千由旬廣有五百
 門中有樓閣名皮禪延四邊寶樓一百一所
 一萬七千房一房有七天女一有七女有七
 采女其諸天女皆是帝釋正妃帝釋與阿脩
 羅女舍脂共住化身與諸妃共住目捷
 運算者遊歷小千界無有端嚴如毗闍延堂
 舍多少城路五百中有七十穀米衣服象香
 飲食華鬘王巧婦女並有市官天子天女往

采貿易商量貴賤具市廛法雖作是事無取
 無與脫欲所需便可提去是善見城復有天
 州天縣天村周匝徧布本城四面有
 四苑一泉車苑苑起阿舍本云東門外隨天福
 德種種車現二粗惡苑苑起世世南門外苑天
 欲戰時甲仗自現三雜林苑苑起世世南門外苑天
 合十三天宮內米女八此國中與天東諸
 天入中極妙欲塵雜類俱至四喜林苑苑起世
 舍在北門外諸天所玩皆生歡喜四苑各千
 由旬各有一如意池周五十由旬八切德水
 城外西南有善法堂三十三天時集辨論制
 伏阿素洛如法不如法事東北有圓生樹華
 開之日順風香聞百由旬逆風猶及五十里
 理善法堂最中有師子座法堂有八萬
 千佛坐於此堂者無不帝釋升座左右各十六
 天王隨坐有二太子是二大將軍坐諸天王
 左右持國天王與大臣軍旅恭敬諸天依東
 門坐增長天王依南門坐廣目天王依西門
 坐多聞天王依北門坐是四天王以世間善
 惡奏聞帝釋諸天王月八日四王大臣徧行
 世間十四日四王太子行十五日四王自行
 觀察善惡若無多人受戒布施帝釋開奏憂
 惱說言天象減損脩羅日增對論第一善法
 堂天帝第二任峯天三山頂天四善見城

天五鉢私地天六住俱吒天七雜殿天八歡
 喜園天九光明天十波利樹園天十一
 險岸天十二雜險岸天十三摩尼藏天十四
 旋行地天十五密殿天十六鬘影天十七柔
 輦地天十八雜莊嚴天十九如意地天二十
 微細行天二十一歌音樂天二十二威德輪
 天二十三行天二十四婆利天二十五速
 行天二十六影照天二十七智慧天二十八
 衆分天二十九住輪天三十上行天三十一
 威德頽天三十二威德輪天三十三清淨天
 命法○本為人時施飲食燈明錢財故名釋
 提桓因此云能本為人時姓故名橋尸迦舍
 脂為第一后故名舍脂鉢住於一座間思千
 種義故名千眼於三十三天為主故名因提
 利千名舍鉢不見有帝釋有金剛杵力羅者
 ○三十三天生時天女手中華生自如有兒
 即以授夫七日天生善知天法行官殿中見
 無主天女來言聖子善來此汝宮殿我無夫
 主今相供養人經部天初生時如十二歲兒
 於父母生處或兩膝兩股忽然而生即有寶
 器盛天須陀味及以天酒隨福上中下有白
 赤黑色飲食既訖身量即與舊男女等起本
 經單修上品十善生切利天
 諸神通論

身量俱舍論 衣量俱舍論 壽量俱舍論
 身光智論 飲食 凡聖
 報果 境量論 論四禪四地
 論無色身量 論天王 論四禪四地
 四天王身長半里衣重半兩人間五十歲為
 四王一日夜即用四王壽命五百歲計人間
 九百萬歲為等活地獄一日夜如是數等活
 壽五百歲人間一百歲為切利天身長一
 里衣重六鉢人間一百歲為切利一日夜即
 用此天壽命一千歲計人間三億六十萬歲
 為黑繩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千歲為
 摩天身長一里半衣重三鉢人間二百歲為
 此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一千歲計人間十
 四億四百萬歲為衆合地獄一日夜如是數
 此獄壽二千歲斃率天身長二里衣重一鉢
 半人間四百歲為此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
 四千歲計人間五十七億六百萬歲為叫地
 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四千歲化樂天身
 長二里半衣重一鉢人間八百歲為此天一
 日夜即用此天壽八千歲計人間二百三十
 億萬歲為大叫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獄壽
 八千歲化自在天身長三里衣重半鉢人
 間一千六百歲為此天一日夜即用此天壽
 一萬六千歲計人間九百二十一億六百萬

歲為熱地獄一日夜如是數此欲壽一萬六千歲摩羅波旬天壽三萬二千歲俱舍論云色界壽命即用劫為量梵眾天半劫十劫身半由旬梵輔天一劫以四劫身一由旬四十大梵天一劫半小劫身一由旬半少光天二大劫成住壞空八十小劫也身二由旬此下身量無量光天四大劫身四由旬光音天八大劫身八由旬淨天十六大劫身十六由旬無量淨天三十二大劫身三十二由旬彌淨天六十四大劫身六十四由旬無雲天百二十五大劫身百二十五由旬俱舍論云福生天二百五十大劫身二百五十由旬無想天廣果天皆五百大劫身五百由旬無煩天一千大劫身一千由旬無熱天二千大劫身二千由旬善見天四千大劫身四千由旬善現天八千大劫身八千由旬色究竟天一萬六千大劫一萬六千由旬俱舍論云化樂它化二天所著衣服心大小輕重色界天不著衣服如著不異頭雖無髻如著天冠無男女相形唯一種俱舍論云無色界壽命者空處二萬劫識處四萬無所有處六萬劫非非想處八萬大劫三界皆有中天唯地洲遊率大最後身菩薩無想天皆定壽命不說中天俱舍論云空處定行慧行各得一萬劫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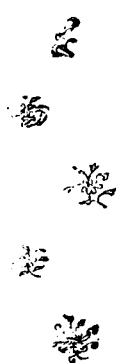
更定慧二行各得二萬劫上二地但有定行相倍故唯六萬八萬俱舍論云諸大業報生身光者欲界諸天以燈燭明珠等施及持戒禪定等清淨故身常光明色界諸天行禪離欲修火光三昧故身常光明勝於欲界若釋迦常光面各一丈諸天光明大者雖無量由旬於大光遮蔽而不現四天王有四種色紺赤黃白欲界諸天色皆如是如初生時見紺華則身紺色俱舍論云法苑云色界諸天以喜為食無色界以意業為食又云色無色界並以權悅法喜為食欲界諸天福厚者甘露盈杯百味俱至福薄者雖有飲食常不稱心故經云譬如諸天共飲器會隨其量飲色有異上者見白中者見黃下者見赤依正法念經云夜摩已上盡色界天貧富等物利已下報有厚薄故經云有薄福天患飢下利淨人中猶酸糞食又云四天王天食天須陀味園林池苑並自然生一切味欲界諸天食亦如此

○眾生具修十善得欲界天報修有漏十善與定相應得色界天報復有修四空定得無色界天報俱舍論云四王剎利單修上品十善得生若修摩天已上兼修未到定未入根本定故定其法備見俱舍論云夜摩此云善時時唱快樂故梵率此云知足於五欲境生喜足故化樂者於境變化而自樂故它化者於自它境皆能自在化用故已上四天志是空居俱舍論云梵身天下有魔羅波旬諸宮殿欲色二界中別有魔宮其魔懷嫉辟如石磨磨壞功德經廣六千由旬宮牆七重俱舍論云此類教者常欲斷人命欲令魔界王名諸佛法而得善利不念報恩反欲加害諸佛菩薩多是不思諸善德人所居地化天俱舍論云魔六天上別有魔羅所居地化天俱舍論云梵王無別處但於天中有高樓閣者是也俱舍論云大梵是君梵輔是臣梵眾是民俱舍論云梵王無別處但於天中有高樓閣者是也俱舍論云天光明最少無量光光明勝前光音天無量觀語言以光當語又此天語時口出淨光少淨天離喜受樂為淨未及上位為少無量淨天清淨勝前福淨天清淨周徧無有過患無雲天下三禪皆依雲住至此四禪方是空居俱舍論云作福生天有勝福力者生福受作福想天外道所居但受一期心想不行受五百劫無心之報報畢必起邪見來生地獄廣果天果報最勝無雲福生廣果此三天凡夫住處修上品十善修禪者得生無煩天無見思煩惱雜故無熱天離熱惱故善見天定障漸微見極明微善現天形色轉勝善能變化色究竟天色法最極是究竟處此五天名五那含

舍論云梵天無別處所但於梵輔中有高樓閣者是法苑亦云大梵是若梵輔是臣梵眾民據此則三天同在初禪祇一地耳若權婆多部以無想廣果身壽不殊同為一處楞嚴經云從福愛天有二岐路福德圓明名廣果天身心俱滅名無想天則分二類一此與又經云此中復有五不還天此中者四禪四位天王但有欲聞不能知見如世間深山道場阿羅漢世間羸人所不能見據此則知祇一廣果稱王而於此中具有五那舍一外道同居四禪祇一地耳次第禪門云佛於仁王經說十八梵亦應有民主之異又云四禪中有大靜王瓔珞經明禪禪皆有梵王楞嚴亦云四禪四位天王華嚴列眾三十九位其間欲界則天天稱王色界則禪禪稱王餘天不列今詳初禪既以大梵為王而三經皆說四禪有王下經則知光音遍淨廣果三天皆王自餘皆一臣一民之義今故依此等大乘經自初禪至四禪五為四地云廣果為王福愛為臣無雲為民五那舍一外道則寄居廣果天中已上九天同居四禪一地也一禪三或以天天身壽不同須各分處如諸小乘經論者然梵王之與

梵輔梵眾若身若壽皆長短不齊又廣果無想雖五百劫廣果則有中夫無想定滿其報以此論之雖身壽不同不妨同處亦猶閻浮之人有壽有夭也又華嚴謂諸天王皆十地菩薩者此等皆是權未引實在於天中化諸實報之天使求脫天紫故得稱王若謂王者實居一處與餘天隔異則將焉用彼王餘天何所依仰不作此論豈不大乖引實之義或謂二禪已上無語言法何以為化者然光音既以光為語則知上地諸天威儀進止無非言教以是義推無不可者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六二〇頁中六行夾註右「周回」，
〔徑〕作「周圍」。下同。
- 一 六二〇頁下九行「五十由旬」，
〔徑〕作「五千由旬」。
- 一 六二二頁上二二行夾註左「一肘當」，
〔徑〕作「一肘即當」。
- 一 六二三頁上一三行夾註左「不善」，
〔徑〕作「不能」。
- 一 六二三頁中五行第七字「眠」，
〔徑〕作「眼」。
- 一 六二三頁中一〇行夾註「大吉義經」，
〔徑〕無。
- 一 六二六頁中八行「舍利弗」，
〔徑〕作「舍利佛」。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 纂 池二 撰

世界名地志第十五之二 東土震旦地里圖

區域之與帝營九州 漢書地理志 舜十二州 以冀州土開塔 三州夏禹平水土分別九州周大

封建蓋千八百國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百 二十有四國下至戰國七雄并而為秦德周

封建之弊罷侯置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及 南平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四郡兩漢

以十三州統治 漢書地理志 晉為十九州唐 為十道後又為十五採訪使凡郡府三百二

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宋朝元豐頒行 李德裕等所撰九域志分為二十三路見

郡凡二百九十有五縣千一百三十有一化 外羈縻之州不與焉

漢成時四履之地東樂浪西敦煌南日南北 鴈門東西九千里南北萬三千里

古長城戰國時趙築之自代並陰山至高關 二州以備胡燕亦築鳩州之北至遼東秦始

皇公蒙恬築長城起臨洮入高麗 四濟河出積石江出岷山嶺嶺 淮出桐柏

濟濟出王屋山 州今 三江北自豫章而下入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

自蜀岷山至九江彭蠡以入海為中江自嶧 家瓊深東流為漢過三澗大別以入于江 于彭蠡以入海為北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 夏口以上為三下而至于秣陵京口以入海 則不復三矣 九河高津徒駭在今瀛州鉤繫太史胡蘇在 今滄州馬頰在今濟州覆釜簡潔漫不可考 富在東光成平高縣之間以漢許商之言考 之徒駭最北高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 東出分為八齊小白塞之為一今河間多高 以東平原高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其八枝 并歸於徒駭也 九城之

五岳中岳嵩山在洛州東岳泰山在兗州 南岳衡山在潭州西岳華山在華州北岳常 山在真定府 東夷初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漢滅之置玄 菟郡○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本濊地○高 句麗其始王朱蒙出自夫餘居外骨城歸高 句麗因以高為氏在遼東千里南接朝鮮濊 貊東接沃沮北接夫餘人皆隨山而居○三 韓者一為韓在兩五十四國北接樂浪南接 倭國二為韓在東十二國北接濊貊亦曰秦 韓言秦人避役通韓國三為韓在辰韓之南 十二國南接倭馬韓辰大盡土三韓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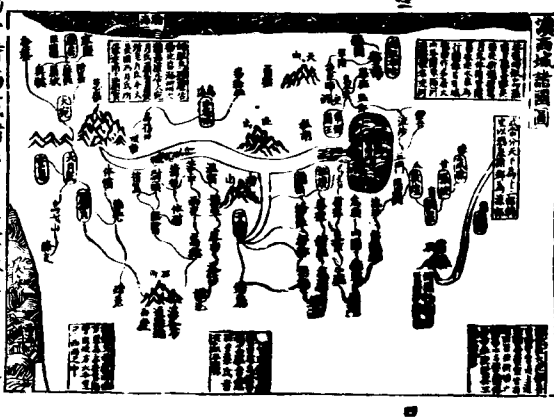
新羅辰韓種也在高麗東南居漢樂浪地多 山險文字甲兵同於中國○百濟馬韓之屬 國於帶方故地初以百家濟故名東接新羅 向麗西南俱限大海有僧尼寺塔愛墳史頗 解屬文○挹婁古肅慎國在夫餘東北十餘 里其北不知所極人多勇力矢用楛箭青石 為鏃土氣極寒常穴居○遼東郡大遼水出 塞外南入海行千二百里遼西令支縣有淤 竹城故伯夷國○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 陸三千里依山而居漢魏譯通中國者三 十餘國皆稱王大倭王居邪摩唯其地在會 稽東俗皆文身自云太伯之後自倭國東千 里名拘奴國南四千里名朱儒國人長三四 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禰國黑齒國倭 國始於百濟求得佛經隋大業十三年遣使 朝貢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流求國居 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場帝遣陳 核至其國虜男女載軍實而還○蝦蟇唐太 宗時倭國遣使借蝦蟇人來朝高宗平高麗 倭國遣使來賀始改日本言其國在東近日 所出也 ○扶桑國在東海中齊永元 初僧慧深來建康言其國在大漢東二萬里 宋大明五年羈賓沙門至其國傳佛法 北狄周有山戎獫狁秦漢有匈奴拉靈時有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 纂 池二 撰

鮮卑後魏蠕蠕皆西魏突厥唐回紇皆匈奴
 故地唐契丹居松漠間至宋朝益盛稱大遼
 後有女真稱大金鞏稱蒙古○西羌三代
 為患至秦漢逐之河塞之外漢宣帝時趙充
 國破先零備置金城徇國以處降羌東漢屢
 為患段熲擊破之魏晉多亂關隴永嘉後有
 谷渾唐初吐蕃并吐谷渾突頊諸羌遂為強
 國 海南諸國扶南丹丹交趾真臘故臨
 大食白達大秦盧眉勿斯里即馬里宋朝來貢
 石占城二佛齊勃尼閣婆注筆丹流眉蒲端
 東亞日地理圖



場帝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
 令裴矩掌其事撰西域圖記云發自敦煌至
 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缺
 勒部突厥可汗音克寒施度北流河水至
 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
 疏勒度葱嶺經汗蘇勒沙那康國曹國何國



大小安國樸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
 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度葱嶺經護家吐
 火羅挹怛怛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
 其三道諸國亦各有路南交通故知伊吾
 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樞要欽煌亦由
 是甘心將通西域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四
 十餘國詳言集錄傳
 高昌即車師前王庭也河有貪汗山夏有積
 雪山北即鉢勒果也日敦煌向其國多沙磧
 此亦茫然無蹤徑欲往者尋人畜骸骨而去
 或聞歌哭聲蓋魑魅所為也商旅往來多取
 伊吾路北大西域傳

述曰談天地之極際者無若佛經其言須
 彌四洲猶太倉一粟耳至如閻浮提者則
 又四洲之南境經言縱廣七千由旬周圓
 之可得二十八万里以一由旬四百里計
 之也從遼東西行出陽關踰葱嶺五竺
 盡西海際從南海北行出騰門踰沙漠極
 北至瀚海縱橫皆可九万里而世人之通
 識見漢時四獲之盛不出万里以故乍聞
 此說莫之能信須知此方居東天竺居中
 自此方西至天竺為四万五千里自天竺
 西向盡西海亦四万五千里如此則此地
 為閻浮之東方信矣世儒謂之中國且據

此地自論四方之中耳儒家談地止及萬里則不知五竺之殷威西海之有截也道家談天止及三界則不知六欲四禪四空之高遠無色之無極也况欲知萬億須彌三千大千之天地邪况欲知華藏世界周徧建立如帝網邪是則談天地之極際者非馮佛經不足以盡其致也



瞻部洲中心名阿耨達池在香山南大雪山北周八百里十地菩薩化為龍王於中潛宅出清冷水以給瞻部池之東面銀牛口流出流伽河遠池一市東南海池之南面金象口流出信度河遠一市入西南海池之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芻河遠池一市入西北海池之北面頰胥師子口流出從多河遠池一市入東北海或曰潛流地下出積石山為東蕃河源云二勝即以此四州九阿特達此水自高昌近者曰阿耨國有仙道焉言關西自高昌近者曰阿耨國有仙道焉馬者西南九百里曰扇支父曰曰龜茲少西南六百里曰跋錄迦曰西至六百五里山葱嶺之北原行四百里至清池北行五百里素業水城西四百里千泉南而雪山三垂平陸突厥東此避暑西至咀羅私西南白水西南恭御城南鼓赤建西石國西罽堵利西北康國南至米國北至曹國西至何國西東安西中安西至西安西南貨利自康國西南至史國東南入鉄門南出至覲貨雞引情請東扼葱嶺西接波斯南面雪山北極鐵門順縛芻河北流至恒密東至赤鄂衍又東至忽路摩又東至榆漫西南臨河至鞠和衍又東至錢沙又東至珂出羅東接葱

嶺至拘謹陀南至尸棄陀渡河至達摩帝。自活國東南至闕悉多西至縛伽浪南至紇利健西南忽棟東至縛嗎咄臨河伽藍百所人謂之小王舍城從此西南入雪山河至錠末陀西南至從縛嗎南至揭職東南入大雪山至梵衍那自佛生九條其南有東喻黑嶺至迦畢試此皆雪山東入北印度境至禮波東至健跋羅此皆雪山東入北印度境至禮波及南至那揭曷此皆雪山東入北印度境至禮波常王之人東至鉢路羅山中南度信度河至恒又羅東南至僧訶補東南至烏刺尸東南至迦濕彌羅此皆雪山東入北印度境至禮波磔迦東至那僕底東北至闕爛達東北至屈路多北至洛護羅又北至未羅婆。自屈路多南至設多盧此皆雪山南入北印度境東至末免羅此皆雪山東入北印度境東北至宰樣那此皆雪山東入北印度境東北至連羅補此皆雪山中有金氏國其南為王王不知其事此皆雪山東入北印度境東北至瞿毗霜東南至醯坦此皆雪山東入北印度境如河三西曲女城東南度脫伽河至阿踰陀東至阿那穆東南至鉢羅那西南至拘朧彌北至鞞索迦東北至舍衛國其南五

東南至迦羅衛... 迦羅衛... 迦羅衛... 迦羅衛...
 西南至波羅... 波羅... 波羅... 波羅...
 西北至尼... 尼... 尼... 尼...
 東北至... 東北... 東北... 東北...
 南至... 南至... 南至... 南至...
 西至... 西至... 西至... 西至...
 南至... 南至... 南至... 南至...
 東至... 東至... 東至... 東至...
 南至... 南至... 南至... 南至...
 西至... 西至... 西至... 西至...
 南至... 南至... 南至... 南至...
 東至... 東至... 東至... 東至...

東南至... 東南... 東南... 東南...
 西南至... 西南... 西南... 西南...
 西北至... 西北... 西北... 西北...
 東北至... 東北... 東北... 東北...
 南至... 南至... 南至... 南至...
 西至... 西至... 西至... 西至...
 南至... 南至... 南至... 南至...
 東至... 東至... 東至... 東至...
 南至... 南至... 南至... 南至...
 西至... 西至... 西至... 西至...
 南至... 南至... 南至... 南至...
 東至... 東至... 東至... 東至...

光緒八年... 光緒... 光緒... 光緒...
 五百萬... 五百... 五百... 五百...
 國之... 國之... 國之... 國之...
 樓炭... 樓炭... 樓炭... 樓炭...
 意嶺... 意嶺... 意嶺... 意嶺...
 南二年... 南二... 南二... 南二...
 利佛... 利佛... 利佛... 利佛...
 七十... 七十... 七十... 七十...
 囉山... 囉山... 囉山... 囉山...

拘尸方丈麻園雞籠備禮聖迹住那爛陀十年求經還耽摩立底外船過揭茶將梵本寄佛逝作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永昌元年秋回廣府至冬復附舶至佛逝住三載澄聖元年回洛京譯經

述曰瞻部一洲在西為五印度飛行輪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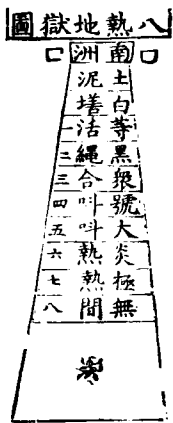
之所治是為梵天之種東則震旦皇王周孔之所化是為君子之國北為狄種獫狁匈奴胡人之鄉封域分殊不當指梵為胡以自混濫如舊稱胡跪胡經胡漢老胡皆無稽之言不足用也諸經言國城數不定者古今離合不同也如此方周千八百國

春秋七十餘國秦七國魏三國晉十六國或離或合為國不一要不出此一境也又諸經華梵不同者羅什洹河法師旃伽什云須弥梵云蘇迷盧並指什譯為訛此說未可為定蓋由求法沙門所問土音中邊不同古今有異而論其實則一也如此方

南北音轉名處各物其語各殊又如此方同一震旦而周秦漢晉為號不同豈當定是非於古今之際能識此意則華梵不同自可心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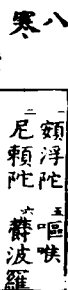
新婆沙論南洲下至無間共四萬由旬上天下開猶如穀粟○薩婆多論南洲下土泥

二百由旬白塔五百由旬等活至極熱七獄共高一萬九千由旬各廣萬由旬無間高廣二萬由旬阿毘曇論等活壽五百歲黑繩千歲眾合二千歲彌咄四千歲大呌八千歲炎熱一萬六千歲極熱半劫無間一劫俱舍論等活一晝夜當四天五百歲次第至炎熱一晝夜當七化一萬六千歲對成實論五無間者一趣果無間捨身即生彼故二苦無間中無樂故三時無間定一劫故四命無間中不絕故五形無間此獄縱廣八萬由旬一人亦滿多人亦滿



白等 黑繩 大呌 炎熱 極熱 無間 無間 無間

新婆沙論八熱獄一一獄有四門一一門外有四遊增有情遊彼其苦增故地獄有情其形如人正法念經阿鼻苦千倍過前七大地



此八獄在鐵圍山底仰向居止受寒凍苦至頹浮陀壽如橋薩羅國斛量胡麻滿二十斛有一丈夫滿百年取一胡麻如是取盡復以二十頹浮陀壽為一泥賴陀壽餘次第準此

本經曰泥犁邪此名非道欲界最下劣故聖探落迦此云惡人新造人所作善惡隨人如形影隨身人死但亡其身不亡其行辭如然火夜書火滅字存火至復成今世作行後世成之門先此

地獄有三一熱二寒三邊一熱地獄者有一等活罪人平生鐵爪相摑肉墮或獄卒唱生或冷風吹活兩緣雖與令活一等父母苦已復至黑沙獄乃至沸屎獄次第至寒水獄然後命終由身口意造不善業隨此獄中一一大獄各有十六小獄周而圍遶即其沙

又受苦已至黑沙獄乃至寒水獄然後命終
 準前受苦加重由惡意向父母及擊聞隨此
 獄中三名衆合衆多苦具熾然猛熱合米遍
 佈前作由造三惡業隨此獄中四名叫喚
 獄卒投入擲鐵錘中滴沸叫喚由瞋恚懷毒
 隨此獄中五名大叫喚置鐵鏡中號咷大叫
 由習邪見惡行隨此獄中六名炎熱置鐵城
 中火然焦爛由燒炙衆生隨此獄中八名無
 間作門獄卒捉彼罪人剥皮纏身著火
 車上萬毒並至無不苦時為極重罪隨此獄
 中十名用五逆也此八地獄在閻浮洲下
 重累而住受熱怖苦前二有主治次三少主
 治後三無主治二寒地獄者有八一名類浮
 陀寒者所切肉生細泡二名尼賴浮陀寒風
 所吹通身成泡此二從身相受各三名阿吒
 吒聲動不得舌作此聲四名阿波波舌不得
 動唇作此聲五名嘔喙喉內積氣作聲此三
 從聲相受各六名鬱波羅此是青蓮花肉色
 細折似此華七名波頭摩此是赤蓮花肉色
 大折似此華開八名分陀利此是白蓮花由
 被骨折似此花開此三從瘡相受各此八獄
 在鐵圍山底仰向居止受寒凍苦三邊地獄
 者有三山間水間曠野受別業報此應寒熱
 雜受三法度經變方有切大益

閻浮洲南二鐵圍山外有閻摩羅王官殿縱
 廣正等六千由旬七重欄楯七重行樹園苑
 花池種種美果香風遠薰衆鳥和鳴王以惡
 業晝夜六時自然有赤融銅汁在前出生官
 殿即變為銖鐵卒取王撲熱鐵地以銅汁瀉
 置口中時王怖畏作念願我捨身於人間受
 生如來法中正信出家獲是善念宮殿還成
 七寶五欲具足起世
 閻羅王昔為毘沙國王與維陀胎生王戰兵
 力不敵因立誓願為地獄主臣佐十八人領
 百萬衆同立誓曰後當奉助治此罪人毘沙
 王者今閻羅王是十八臣者今諸小王是百
 萬衆者諸阿旁是閻地獄無間阿跋摩羅此言
 雙王兄主男傑殊主女獄主元殊皆作獄
 主故云雙王又苦樂並受故經音義
 阿鼻地獄縱廣八千由旬七重鐵城七重鐵
 網有十八高子高子即勿周市七重皆是刀林
 四大銅狗十八獄卒八頭六十四角六十四
 眼有七鐵幢火涌如沸若有罪逆命終之時
 銅狗化十八車狀如寶蓋一切火焰化為玉
 女罪人遙見心喜欲往風刀解體寒急作聲
 爭得好火安在車上即便火然罪人命終束
 坐火車屈申臂頃直入阿鼻從上雨下如旋
 尺輪至於下焉化閻羅王大聲告教罪人獄

種汝在世時不孝父母邪見無道汝今生處
 名阿鼻獄如是大苦一日一夜如人間六十
 小劫如是壽命盡一大劫具五逆者受罪五
 劫復有衆生犯四重禁虛食信施誹謗邪見
 不識因果斷學般若毀十方佛偷僧祇物燒
 逸無道此人罪報經八萬四千大劫復入東
 方十八高子如前受苦南西北方亦復如是
 阿鼻即無救也如佛三昧海經阿鼻者即阿鼻也
 阿鼻即無救也如佛三昧海經阿鼻者即阿鼻也
 阿鼻即無救也如佛三昧海經阿鼻者即阿鼻也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二

二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六三〇頁中五行「逸一市」，經作「逸池一市」。
- 一 六三〇頁中一〇行夾註右第一一字「來」，經作「未」。
- 一 六三〇頁中一二行夾註左「白曰」，經作「舊曰」。下同。
- 一 六三〇頁下七行夾註右「北背雪山」，經作「北面雪山」。
- 一 六三〇頁下一四行第三字「比」，經作「北」。
- 一 六三二頁上九行第一二字「當」，經作「為」。
- 一 六三二頁下二〇行「久受」，經作「人受」。
- 一 六三三頁上五行「鐵鑊」，經作「鐵鑊」。
- 一 六三三頁下一〇行夾註「自是兩義」，經無。

佛祖統紀卷三十三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著

池三

法門光顯志第十六

佛法不思議且將兩冥於真俗不二之際至若示之以建化之門則必憑藉佛事以助明住持三寶之相即事而真撰法門光顯志

雕像 帝釋請佛升切利天為母說法優填王

五尺以神方授工人上天觀觀相用佛種

鑄像 波斯匠王閻優填王雕像乃以紫磨黃金鑄作佛像亦高五尺時閻浮提內始有

二像 漢明帝使秦景柱月內國得優填王

雕像師第四畫樣此四土教圖於洛陽西陽

舍利塔 佛入滅帝釋於善見大城起四塔

城東照明園髮塔城南粗澀園衣塔城西歡

喜園鉢塔城北駕御園牙塔名切利四塔又

迦維衛國生處塔摩竭提成道塔波羅奈鹿

野轉法輪塔拘尸那城雙樹開涅槃塔謂之

人中四塔附合佛滅度後百年阿育王取佛

舍利夜役鬼神碎七寶末造八萬四千塔其

者邪舍舒指放光八萬四千道令羽飛尾

隨一光盡處安立一塔於一日中備瞻部界

在震旦國者一十九所可知若有五起塔

浴佛 四月八日是佛生日人民念佛浴佛

形像 四月八日浴佛時謂得云我今灌沐諸如

米淨智莊嚴功德聚五濁眾生令離垢頑證

如來淨法身 浴佛 首陀會天請佛及僧洗浴供養佛告

阿難此天由此福行未來得佛號曰淨身

輪藏 梁傅大士愍世人多故不暇誦經及

不識字乃於雙林道場刻轉輪藏以奉經卷

其誓有曰有三登吾藏門者生生不失人身

有能信心推之一匝則與誦經其功正等有

能旋轉不計數者所獲功德即與讀誦一大

藏經正等無異藏前相承列大士像備儒道

釋冠服之相者以大士常作此狀也

八大神將者八部天神也保境持筆者在日

烏傷宰發誓護藏者也詳見佛傳大士傳

大士籤 天竺百籤越國通百三十籤以洗

吉凶其應如響相傳是大士化身所述

供燈 佛告舍利弗有人於塔廟形像奉施

燈明乃至以少燈炬如此福德唯佛能知

身燈 佛言我昔於閻浮提作國王剎身出

肉深如大錢以蘇油灌中作千燈炷語婆羅

門請說經法求無上道行菩薩為法因

緣剎身為燈

無盡燈 賢首法藏師為則天以十鏡置八

隅中安佛像然燈照之則鏡鏡現像以表刹

海重重無盡之意

放燈 佛教初來與道士角試燒經放光而

卷帳無損時當正月十五日明帝乃令每於

此日燒燈以表佛法大明自是歷朝每當上

元必放燈本朝太平興國六年敕下元亦放

燈三夜為軍民祈福

無盡財 供養佛華多聽轉賣香油猶多

者轉賣無盡財中

講懺儀 僧傳稱漢魏以來請僧設供同於

祠祀起坐威儀略無規矩至晉朝安法師始

依經律作禮懺等儀立為三例一行香

定座上講二六時禮懺三布薩等法其後遠

法師復立法社節度有文在唐宣律師立分

五象物儀章服歸敬儀鳴鐘度照律師

諸經行法 智者製法華三昧儀

漢述補助儀以資觀想法智撰大悲心咒行法金光明懺法慈雲撰金光明護國儀仗百錄述補助及撰淨土懺儀彌陀懺儀請親音懺儀懺盛光懺儀神照撰仁王懺儀淨覺撰楞嚴懺儀如意輪課法智涌撰功德天懺儀

皆諸祖依四三昧自行化宅之法也
供佛 諸如來者皆是法身若在世若滅後所有供養福無有異此言法華經供養佛者得大福德速成菩提此言法華經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破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萬倍報乃至施佛得無量報我今分別諸福田故作是說

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乃至施絨狗蟻此言法華經若人供養十方佛諸菩薩聲聞此言法華經一分與最下乞人福田無二此言法華經世言供三千佛者過去莊嚴劫始華光佛終毗舍浮佛一千佛現在賢劫始拘留孫佛終樓至佛一千佛未來星宿劫始日光佛終須弥劫千佛也此言法華經言供千佛者現在賢劫千佛也

供知識 文殊南遊至福城東際為善財童子說法令求菩提近善知識從此經歷一百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入普賢道場得微塵

數三昧門法華經 供羅漢 佛滅時付囑十六阿羅漢與諸施主作真福田時阿羅漢咸承佛敕以神通力延自壽量若請四方僧設無遮施或所住處或詣寺中此諸尊者及諸眷屬分散往赴蔽隱聖儀密受供具令諸施主得勝果報法華經

除四大羅漢十六羅漢餘皆入滅四大羅漢者跋耆勒下生經云迦葉賓頭盧羅云軍徒鉢歎十六羅漢出寶雲經然賓頭盧羅云已在十六之數今有言十八者即加迦葉軍徒此言法華經十六加賓頭盧者即不動有於六羅漢交囑住世則知處友不在住世之列

佛祖忌齋 如來於周穆王五十三年壬二月十五日入滅凡在伽藍必修供設禮謂之佛忌此言法華經南岳禪師陳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忌此言法華經智者禪師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忌此言法華經章安禪師唐正觀二年八月七日止此言法華經法華禪師唐高宗朝一月二十八日止此言法華經天宮禪師唐高宗朝一月二十九日止此言法華經左溪禪師唐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忌此言法華經荆溪禪師唐建中三年二月五日忌此言法華經螺溪法師宋雍熙四年十一月四日忌此言法華經寶雲法師宋端拱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忌此言法華經法智法師宋天聖元年正月五日忌此言法華經惡雲法師宋明道元年十月十日忌此言法華經神照法師宋皇祐三年五月十八日忌此言法華經盧山法師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忌此言法華經

常色力命安得無礙此言法華經佛言施食有五福施命施色施力施安施辯何謂施命人不得食七日壽終智者施食則為施命其施命者世世長壽財富無量何謂施色人不得食顏色頽頽智者施食則為施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顏色暉暉何謂施力人不得食所作不能智者施食則為施力其施力者生天人開力無等雙何謂施安人不得食心愁身危不能自安智者施食則為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不遇眾殃何謂施辯人不得食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智者施食則為施辯其施辯者慧辯通達聞者歡喜是為五福此言法華經

年十一月四日忌此言法華經寶雲法師宋端拱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忌此言法華經法智法師宋天聖元年正月五日忌此言法華經惡雲法師宋明道元年十月十日忌此言法華經神照法師宋皇祐三年五月十八日忌此言法華經盧山法師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忌此言法華經

連唐禪師北魏大統元年十月五日忌此言法華經南山律師唐乾封二年十月三日忌此言法華經大智律師宋政和六年九月一日忌此言法華經佛言持食施僧有五種福德色力命安辯 佛言持食施僧有五種福德色力命安辯上座施食應誦偈曰施者受者俱獲五

安辯上座施食應誦偈曰施者受者俱獲五

有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養名中造舍乞施發心供養名下一曰若檀越設食召請眾僧遣人防門遮障比丘老病貧乞不聽入會徒喪飲食了無善分四輩弟子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擇善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僧次供養其福最多檀越來請眾僧客僧有利養分僧坊主應次第差又世人別請五百羅漢菩薩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佛入舍婆提城乞食有婆羅門以佛數數到其家心作是念是沙門何以來數數如負其債佛時說偈曰時雨數數墮五穀數數成數數

修福業數數受果報婆羅門聞已慚愧取鉢盛食奉佛憐悔出家得阿羅漢若人能日日立要先施僧食然後自食如是施中上設粥舍衛國難陀母作釜飯遍上汁自飲覺身中風除食消便作念開梨是一食人應當食粥乃取多水少米煎去二分入胡椒華芡持詣佛所白言願世尊聽諸比丘食粥佛許之為說偈曰持戒清淨人所奉恭敬隨時以粥施十利饒益於行者色力壽樂醉清辨宿食風除飢渴消是名為樂佛所說欲得人天長受樂應當以粥施眾僧是二

出釜盡不成字名不正食相明相出始得食粥餘皆非時日照剎部樹天作白色舒手見掌文分明是為明相名小食乞食梵語分衛此云乞食凡乞食為四分一奉同梵行一與窮乞一與鬼神一食有三種一受請食二眾僧食三常乞食前二食起諸陋因緣若得請便言我有德若不請則嫌恨彼或自鄙薄是貪法則能遮道若僧食者當隨眾法斷事擯人料理僧事心則散亂妨廢行道有如是惱亂應受乞食法持齋佛言日中三世佛食時食若午時日影過一髮一瞬即非律若比丘非時食者波逸提言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種復有五福少病身安少睡少姪得生天識宿命也齊身口業也齊者祇是中道後不得食者表中道法界外更無別法也出生飯此有二緣一者淫樂經令施曠野鬼毗奈律令施鬼子母等此曹本食肉啖人佛化之受戒不殺乃囑弟子隨處施食令齊堂各各出眾生食是也此唯出家人行之

二者開口經託阿難為緣令施餓鬼食今齊堂別具小斛於食畢眾作法施之或各具小生斛夜間咒施此通道族行之三長齋佛謂提謂長者曰四時交代歲終三覆以校一月六奏諸天帝釋太子使者闍羅鬼神俱用正月五月九月旦日案行王民龍鬼鳥獸為善惡者與四王一月六奏使無枉錯覆校眾生罪福多少福多者赦司命下閻羅五官除罪增祿故使持是三長齋若佛子於六齋日年三長齋月作殺生劫盜破齋犯戒者犯輕垢罪破行刑六齋帝釋敕四王各治一方白月八日遣使者案察眾生善惡十四日遣太子十五日王親臨黑月三日亦如是若王親下星宿鬼神俱時隨從如遇修行齋戒諸天相慶即為注祿增算境內令行不殺十齋每月十齋日持佛菩薩號乞福滅罪一齋七七齋人死中有身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復生如是展轉生死至七七日決定得生若有生緣即不定今尋經旨極善惡無

中有^喻如^論○中有^亦名^中陰^極善^即生^三
不經中除今人亡每七日必營齋追福謂
 之齋七者令中有種子不轉生惡趣也釋氏
 述曰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故報以三年之喪佛經云人死七七然
 後免於中陰之趣故備乎齋七之法至於

今人百日小祥大祥有舉行佛事者雖因
 儒家喪制之文而能修釋門奉嚴之福可
 不信哉

預修齋 普廣善薩白佛言若善男女未終
 之時逆修生七然燈懺禱請僧^{即僧也}轉經
 四^略舉^略得福多否佛言其福無量又言父母

親族命終受苦為其修福得福多否佛言七
 分獲一緣前生不信道德故若以亡者嚴身
 之具屋宅園林以施三寶可拔地獄之苦^補

述曰案夷堅志載鄂渚王媪常買紙錢作
 寄庫令僕李大代書押媪亡李忽得疾仆

地三日蘇云為陰府逮捕至庫所令誣押
 字李曰此我代主母所書也引見金紫官
 問答如初官曰但追證此事可令回將出
 媪至大喜曰荷汝來我寄庫錢方有歸也
 今人好營預修寄庫者當以往生經為據
 以夷堅志為驗

毘婆尸佛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上施
 座置鉢作是言曰誰有人能奉財著此堅牢
 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經
 供天 煥法師以天位失序嘗述天傳謂梵
 釋四王皆有君主號令之權功德則寄於北
 天大辯則寄於山澤此為有主客義也功德

大辯為女梵釋之天為男此有男女義也密
 迹眷屬皆大菩薩是為本現居神像是為迹
 此有本迹義也功德大辯處客天示女質而
 能對揚佛化則謂之顯餘雖影響而言行不
 揚則謂之晦此有顯晦義也如此四端可與
 言天矣

述曰警嘗案煥師義述供天禮文^{板在東}
 寺塔 空十六位先梵釋次北天法智謂經
 家先標北方者西土以北方為上次東
 西天次功德大辯若摩利支帝馱二天是
 明智住南湖日加入之^{本傳}次密迹散脂
 樹神地神鬼母二十八部共十六位以此

為空訶利帝此翻惡賊蓋是鬼子母未受
 戒時食王城男女居人怨之故作此目今
 既護法須當削太煥師天傳曉石芝光明
 助解並云經中雙舉祇目一人^{淨無住日}
 當或旦修儀必於天位^{明去詞}月沙^{無住日}
 經云今不稱^但明^但去^詞月沙^{無住日}
 故舊五十二位者依儀儀也十四位者後

人加樹神地神也十六位者加摩利支帝
 馱也或加日月娑竭羅龍等或為十八或
 為二十雖據經文實為汎濫世有電師天
 傳者正隨此弊也^{詳見諸}
 孟蘭盆供 經言是佛弟子修孝順者應念
 念中常憶父母乃至七世父母母年七月十

五日以百味飲食安孟蘭盆中施佛及僧以
 報父母長養慈愛之恩^{孟蘭盆經}
 述曰目連託救母以輿緣如來示奉盆以
 垂法所以教人道以報重恩也自大教東
 流古今帝王所以奉盆供者為多矣^{詳見}

志然今之寺舍多於此日施斛供亡如常
 法者雖無奉盆之儀而不失孟蘭之意
 水陸齋 梁武帝夢神僧告之曰六道四生
 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大會以拔濟之帝以
 問諸沙門無知之者唯誌公勸帝廣尋經論
 必有因緣帝即遣迎大藏積日披覽創立儀

文三年而後成乃建道場於夜分時親捧儀
 文悉停燈燭而白佛曰若此儀文理協聖自
 願拜起燈燭自明或體式未詳燭暗如故言
 訖一禮燈燭皆明再禮宮殿震動三禮天上
 兩華天監四年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依儀
 備設帝親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當時靈響

文三年而後成乃建道場於夜分時親捧儀
 文悉停燈燭而白佛曰若此儀文理協聖自
 願拜起燈燭自明或體式未詳燭暗如故言
 訖一禮燈燭皆明再禮宮殿震動三禮天上
 兩華天監四年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依儀
 備設帝親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當時靈響

文三年而後成乃建道場於夜分時親捧儀
 文悉停燈燭而白佛曰若此儀文理協聖自
 願拜起燈燭自明或體式未詳燭暗如故言
 訖一禮燈燭皆明再禮宮殿震動三禮天上
 兩華天監四年二月十五日就金山寺依儀
 備設帝親臨地席詔祐律師宣文當時靈響

不能備錄斷際之際此儀不行至唐咸亨中
西京法華寺禪師夢泰山府君召住說法
後獨生方丈見一曇天前告之曰向於泰山
府君處竊觀尊容闕世有宋陸大齋可以利
益幽品其文是梁武所集今大覺寺吳僧義
濟得之願師往求如法備設師誦詣大覺果

得其文遂於丹聖修齋已畢復見向異人與
徒屬十數前致謝曰弟子即秦莊襄王也
是秦莊襄王也又指其徒曰此范雎穰侯
白起王翦張儀陳軫皆秦臣也咸坐本罪幽
囚陰府昔梁武金山設會前代紂王之臣皆
得脫免弟子是時亦暫息苦但以獄情未決

故未獲脫今蒙齋儀弟子與此輩并列國君
日皆承法力得生人聞言訖而隱自是英公
常設此齋流行天下中有轉錄本隱文並行

述曰昔真隱史越王嘗過金山暮於陸齋
法之盛乃施田百畝於月波山專建四時

水陸以為報天地君親之舉且親製疏辭
刻石殿壁撰集儀文刊板于寺既而孝廟
聞而嘉之賜以水陸無礙道場宸翰扁于
殿遠今百年修供惟謹去月波里所有梵
苑曰尊教師徒濟濟率沙門族姓三千人
施財置田一遵月波四時普度之法先是

尊教同人有謂越王疏旨之辭專為平昔
仕宦報效君親之舉美則美矣而於貴賤
貧富未見平等修供之意乃力挽志誓續
成新儀六卷推廣齋法之盛而刻其板簿
依準名位繪像懷者二十六軸及今創立
齋會於是儀文像軸皆得其用時主其事

者寺沙門與謙清節文學師竝以法施者
月波住山宗淨也以文字施者則志磐也
當顯十方伽藍視此為法大興普度之道

六道斛 淨名經云以一食施一切則全
六道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南岳隨自
意三昧云凡得食應云此食色香味上供十

方佛中奉諸賢聖下及六道品等施無差
體三寶次出生飯稱施六道此皆等供十界
即是今人施六道修水陸供之明證也

述曰妙樂云世人設六道者是梁武見江
東多淫祀祭邪鬼乃以相似佛法權宜替
之此蓋荆溪一往以祭祀惡法對佛法論
之將以止天下之殺故未論十界等供之

義餒口經令供養三寶即是四聖供婆羅
門仙即是人道供餒口眾即是鬼道餘四
道雖不備蓋是當時赴據未普故經文隱
略耳若大乘行人圓觀法界則當依淨名

經中義若慈雲謂鬼道得食餘五道不得
者此等意亦是用婆沙論云若因祭祀唯
鬼神得之餘趣不可盡得此是約人世祭
祀言之耳若依出世法用平等心修無礙
供則當仰觀淨名南岳天台三處之文則
理無不在今有營小斛曰散灑者或一巨

斛者或至四十九斛者皆所以等供六道
羣品也可不信哉

十王供 世傳唐道明和上神遊地府見十
王分治亡人因傳名世間人終多設此供十
王名字藏典傳記可考者六閻羅五官二名
長壽引平等王等王所因神若人欲了知

四句稱泰山神曰沙門法正王
得救回初江生謂曰我是西門王
物我志初正一配秦廣聖志南
二得志初正一配秦廣聖志南
千曰已拜生天歐陽脩夢十五
無常鐘 智者臨終語維那言人命終時得

聞鐘磬增其正念惟長惟久氣盡為期
之功於南山事鈔云病者將終打無常磬增
一阿舍經云若打鐘時一切惡道諸苦並得
停止鐘法更有付法藏經云罰寶王以好殺
死作千頭魚劍輪遠身隨所隨生有羅漢充
維那依時打鐘聞聲之時劍輪住空達信白

今長打過七日已受若即止此言修南唐先
主因殺降人囚陰獄唯聞鐘聲則暫息若入
冥者見之以報後主乃為造一鐘於清涼寺
錫其上云為孝高皇帝脫幽出厄此言修南唐先
斯為近證

枉旆 若四輩弟子男女命終造作黃擔懸

看刹上離八難若得生十方淨土隨風一轉

轉輪王位乃至次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至

成菩提十二菩薩者此是別釋非如本事

高錢 事相云唐明皇使王璵為祠祭使自

漢世葬者有瘞錢後世稍以紙寫錢為鬼事

至與乃用之以標核冥報記云鬼所用錢即

紙錢也若練銷者亦紙為之銀即錫塗金即

黃塗也

述曰唐以前無紙錢為用者自王璵盛行

此法於是冥中藏積緡金銀綵練與世

間所用無少異由心法之能變造故天府

冥關亦隨人心而轉世有用紙錢寄庫者

有鬼神用紙錢入人間買物者有見泰山

堆積蠟錢無用云人間化財用油炷度火

為汗者此等顯驗不一心生則種種法生

不特紙錢一法而已也

放生 光明經述流水長者救魚十千天午

報獲此緣起也智者買斷筍梁罷罷江上採

捕此立法也赴計謂獄中之難報修禪堂上

之恩此顯驗也此三事並唐肅宗乾元二年

詔天下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所為碑本朝

真宗天禧元年詔優天下放生池沿江淮州

郡上下水五里並禁採捕此二事詳見慈雲春

西湖為放生池以四月八日會鄉人縱魚鳥

法智於南湖以佛生日放生為觀聖人壽福

密剎均奉數撰碑此皆放生之挾祭也

改祭 佛為曠野鬼神鬼子母等改棄血食

而受僧衆出生之食此緣起也二事並見通

疏經引梁武皇魏獻文歡郊廟不用牲牲唯

焉蔬麩此人主立法也二事並見智者為關王

授戒慈雲為白鶴授戒皆令禁斷葷血專事

蔬食此沙門立法也慈雲有戒律文詳次

戒五辛 佛戒五辛以其臭穢能障聖道食

之者必招無間之業耳今人不能戒是不欲

見聖道而甘為無間之罪輩可不哀哉茲用

備錄經律為世告勸繁然五辛幸思遵奉

一名體會異夫言幸是為二義幸與葷而

非辛如臭菜阿魏是也辛而非葷芥薑是也

大興渠此五山涅槃經慈非慈此列楞伽經

慈非慈慈非慈慈非慈慈非慈慈非慈

言五辛當云慈非慈大蒜小蒜如楞伽所列

云

二大乘求制楞伽經云臭穢不淨能障聖道

亦障人間人天淨觀何況諸佛淨土梵網云

若佛子不得食五辛故食者犯輕垢罪此

十方天仙嫌臭遠離諸餓鬼等故其脣吻常

與鬼住福德日銷長無利益大力魔王現作

佛身來為說法非毀禁戒讚姪怒癡命終為

魔眷屬永墮無間涅槃云食者當生苦處汗

穢不淨金棺敬福經云飲酒食肉五辛之人

雖造經像勞而少功主臣無益諸天不祐

三小乘病開報應經云七眾不得食肉葷辛

有病開在伽藍外白衣家服滿四十九日香

湯澡浴然後讀誦不犯罪雜阿含云食五辛

人觸穢三寶死墮屎糞地獄出作野狐諸狗

若得人身其體腥臭僧祇律開病比丘服蒜

聽七日在一邊小房不得臥僧牀講堂處

大小便處皆不得到不得僧中食不得就佛

禮拜得下風遙禮七日滿澡浴熏衣方得入

眾

四方便救過楞嚴云持此咒時眾破戒罪無

報獲此緣起也智者買斷筍梁罷罷江上採

報獲此緣起也智者買斷筍梁罷罷江上採

報獲此緣起也智者買斷筍梁罷罷江上採

問輕重一時銷滅縱經飲食喫五辛佛菩薩天仙不將為過觀世音陀羅尼經灌頂印咒二大母指屈掌中捻無名指以無名指相背二小指頭相柱二中指直豎頭相柱二頭指屈各捻中指背上咒曰唵步三末囉蘇摩鹽莎訶誦二十一徧自灌其頂每且於盆上

結印誦之持咒之人犯欲及五辛誦此咒解之云此二咒法以備誤犯之用若持此術數犯數解則是重增瀆法之罪咒部神王反生嗔譴適足以速無聞之業也可不謹哉

五三教事證竺曇獻禮天台石梁遇聖僧謂曰汝母懷妊時行經惹團胎氣犯穢不可住

奇錄傳天竺沙門覺稱云吾國食肉五辛者驅出城外故國中無貨此道藏云誦黃庭經忌食五辛又云道士受法忌淹穢五辛仙傳云樂千裏舉家飲仙酒升天獨從子墜地天神言此人茹蒜故不得往司馬公祭儀云凡祭雖得飲酒而不至亂謂食肉不如嘗謂

述曰為不急之物而自招無聞之報者世痛人嘆五辛是也今諸師家多忽此事豈不痛哉昔檀卷食三白正避此過耳非故為是矯世之行也因撰述斯文忽今時知法者遂發其願曰願十方諸佛菩薩天仙聞

我祈請咸起加護願使禪林教覺律苑三宗法門若主若伴咸知思護淨戒不於清淨如蓋種蔥蒜之臭草不於清淨香供而和蔥蒜之臭味不以清淨身器而喫蔥蒜之穢食當知其入與境若不清淨則凡齋戒禪誦法事之所宜復可得感佛天而降

神祇乎宜復可得卻災殃而來嘉祥乎宜復可得動幽冥而拔滯滯乎當願普天之下凡僧道觀齋廚之內不用蔥蒜調和衆食及私自煮喫凡官府第宅齋醮之際於十日前嚴行禁斷不蹈非法僧道赴請受齋俗舍常須自檢不得故食誤食自取

穢滌庶乎人心交勸共隆聖道將俾事佛事天清淨謹嚴自行化宅二俱有益毋忘今日立願之本伏惟佛眼照之天心監之

決意禁斷用進苦報喪服釋氏之論喪服涅槃律並無其制智者臨終誠曰世間哭泣喪服皆不應為今

素遠師妻儀云受業和上同於父母皆三年服若依止師隨喪暫為服應師五杉集云師服但用布稍粗純漆黃褐此述曰今人無識多用白布為直搬坐具違失僧儀最為非法今請於黑布偏衫之下著白布衫袴以表制服二師父母皆同此

制若義家父母亦可例此隨俗稍用紵布上不違涅槃諸律之無文下不棄遠應二師之義開隨方護法當用中道

戒焚亡僧不搭袈裟律明三衣唯許傳授未聞佛祖被亡軀而從火焚也末代無知多行非法有識之士尚須辨明若坐遊不壞結塔以華者猶可以被於真體若從茶毗火化之法者則不當披搭自取燒來違律之過或謂亡僧無衣者則當如冥祥記僧妙施衣之法云南宋江陵龍華寺僧妙既亡之後一夕歸房重語弟子可宗問和上今生何處妙曰粗可耳但應受小誦二年得免欲訴所司焉

無袈裟可念為製請僧設供以衣施之我可得也宗如教飯僧觀衣既畢比丘道猛即見妙身披衣入堂依僧次坐聽經至散乃不復見

述曰誓自聞此適子姪真視真語真元不幸卑世焚龕之日皆不披袈裟唯用布偏衫裙而已設齋之前以平時所服七條作闍拈法於僧中施且復囑後人當力行於自身必壞之際也敢告知識共崇此法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三 池一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六三五頁上一八行「粗澀圍」，徑作「初澀圍」。
- 一 六三六頁下三行夾註「壽此山顏雪溪名賢陳俞○」，徑無。
- 一 六三七頁上末行「長受樂」，徑作「長壽樂」。
- 一 六三七頁中七行「一一」，徑作「一切」。
- 一 六三八頁中七行第一二字「有」，徑作「爲」。
- 一 六三八頁中一五行末字「東」，徑作「東南」。
- 一 六三八頁下四行夾註「諸天祀文」，徑作「諸天禮文」。
- 一 六四〇頁上九行夾註右第四字「經」，徑無。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四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一

序曰佛之道本常而未始離乎世相推遷之際自釋迦鶴林諸祖繼出所以傳持此道東

流震旦逮于今而不息大較聖主賢臣宿靈

佛囑常為尊事而儒宗道流之信不具者時

有排毀然終其能為之派沒以此道本常也

夫世稱三教謂皆足以教世而皆有通塞亦

時使之然耳列三教之速究一理之歸繫以

編年用觀通塞之相

欲知如來出興大意必先明乎本迹而終至

結集三歲以垂範於天下復世中間八相次

第以論所謂下兜率託母胎住胎官示降生

出父家成佛道轉法輪入涅槃於是一代化

事為之大備始昭王甲寅終穆壬壬申以為

大綱云

明本迹

佛告大衆一切世間天人謂我出釋氏官去

伽邪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然我實成佛以來其大父遠若斯

我於無量壽佛所種諸善根為轉輪

聖王最初值遇三十億佛同名釋迦

值迦葉佛彼佛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

釋迦牟尼我如是奉事諸佛修學佛意尔乃

生兜率天宮住一生補處

兜率天宮住一生補處

兜率天宮住一生補處

兜率天宮住一生補處

下兜率

善薩後兜率天將降神時有十佛刹微塵數

善薩皆與善薩同願同行乃至普賢神通行

願悉皆同等

善薩生兜率天名曰聖善為諸天主說補處

行期運轉至當下作佛觀此大千界間浮提

迦毗羅國最為處中觀淨飯王夫妻真正堪

為父母告諸天子我應下生淨飯王家棄輪

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轉大法輪廣利

天人汝等是時亦當同會

天龍及諸神等亦當同會

佛於淨飯王宮中降生

切種智轉大法輪

託母胎

小菩薩已從此生於人間淨飯

王家乘栴檀樓閣慶摩耶夫人胎

大加勝生也

善薩乘六牙白象發燒

出時降神母胎從右脇入

示降生

周

昭王

二十六年

夫人蔡金園

香水共以洗沐

行七步

夫人往

手牽無

自行人

專王召

多有吉

昭王甲寅

地震動

太史蘇由

西方一

郊大祠

四十年

羅門以

太子

四十二年

為妃太

出父家

出父家

出父家

出父家

出父家

出父家

出父家

出父家

菩薩欲令著家衆生捨離家法故宣揚出家
功德示現出家

五十年太子白父王言唯願聽我出家學道
王曰國未有嗣太子即以右手指妃腹曰御後
六年汝當生男二月七日太子身放光明照
諸天宮諸天皆知太子出家時至皆來禮足

太子乘馬夜出城門至苦行林中自剃須髮
淨居天化作獵師身披袈裟太子以七寶衣
與之貿易天明至尼連禪河靜坐思惟惟宜
六年苦行淨心守戒日食一麻一麥

成佛道
菩薩於菩提道場始成正覺三十成道
揮迦牟尼既成道已梵天勸請惟願如來
當為衆生廣開甘露無上法

太子念言我今修於苦行垂滿六年我當受
貧然後成道時牧牛女難陀取乳養摩以上
吾薩如意飽食即起菩提樹下擇提相因化
為凡人施吉祥草數以為座結跏趺坐而自
誓言不成正覺不起此座

降天魔
入位

入位

時魔王官殿自然動搖魔王波
旬怖懼廣集軍衆執戟操劍角目切齒橫飛
亂擲菩薩觀之如童子戲波旬語菩薩云汝
不急去我擲汝海水菩薩語云汝今先能動
此深瓶然後可能擲我海水波旬不能令動
軍衆壞散波旬長子商主頂禮懺悔我父無

智觸忤大聖顯得怨亮
思惟真諦悉知過去所造善惡壽命短長一
切衆生輪回五道無有真實
二月八日明星出時
運成正覺

是歲邪輪夫人生子名羅睺羅
如來既成道已轉正法輪初頃後漸則有五
時華嚴名頌教鹿苑方等般若名三漸法華
涅槃為非頓非漸

第一華嚴時於菩提道場初說華嚴於三七
日中思惟如是事此謂如來最初說頓約部
高頓約教為兼別說圓如日初出先照高山
又為從牛出乳
五年第二鹿先時高如來說頓獨被大機聲
聞在座狀若聾聵於是寢大施小不動察場

而遊鹿苑為憍陳如五人但說三藏教四阿
舍等經
約時則幽谷約味則從乳出酪
十六年第三方等時彈指折小歎大發團四
教俱說嚴為半字通別圓為滿字對半訖滿
改言對教說淨名金光明等經約時則食時

約味則從酪出生酥
二十四年第四般若時轉教付財融通洵汰
此不說藏教帶通別二正說圓教說摩訶般
若諸般若經約時則馬中約味則從生酥出
熱酥
四十六年第五法華涅槃時開前一頓三漸
會入非頓非漸以不同變處故非頓不約三
時故非漸諸部圓教並不須開但是部內兼
但對帶故不及法華薄一無雜約時則日輪
當午羣無側影約味則從熟酥出醍醐
入涅槃
言涅槃有二義一為法華未熟人追說四教
具談佛性今知其常入大涅槃名攝捨現機
教二為末代乘戒俱失故更扶三藏廣開常
宗設三種權扶一圓實名扶律談常教若論
特與法華同
五十三年年二月十五日佛在拘尸那城

五十三年年二月十五日佛在拘尸那城

三力士生地婆羅雙樹間此云臨涅槃時云
出大音聲普告大眾今日世尊將欲涅槃
後從門放種種光徧照十方大眾集已而
為說法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
迦葉當為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復告大
眾今以正法付囑國王大臣及四部眾應當

勸厲諸學人令得增上戒定慧爾時世尊於
七寶牀右脇而臥中夜寂然無聲是時婆羅
雙樹垂覆寶牀慘然變白猶如白鶴大眾哀
聲普振世界時大眾共扶如來入金棺中世
尊大悲即自舉棺遠城七匝至荼毗所大眾
以妙香木成大香樓舉棺樓上佛為迦葉復

現雙足千輻輪相出於棺外迦葉禮讚金剛
雙足還自入棺從心骨中火涌棺外漸漸茶
毗經于七日香樓乃盡又云上座諸尊皆與
分舍利

帝釋開棺取佛右牙天上起塔大眾收取舍
利身云滿八金塔入俱尸城七日供養
八國共分舍利闍王得八萬四千數以紫金
函盛於恒河中作塔藏之王經

結集三藏
四月十五日大迦葉升須彌山此云極鋼繞
釋迦人及聲聞等皆於地座云集于
阿羅漢無生結集法藏經律論三藏法藏

阿難禮僧升座唱言我聞如是一時佛在所
居處中已稱我聞法迦葉大眾皆悉隨淚昨日見
佛今日已稱我聞法
述曰佛道幽遠非可約說茲但為導吾宗
之初學與夫搢紳先生之欲知此道者耳
年少氣盛疾讀此書文雖無壅義則未解

有能用此約說推尋佛紀四卷之文以未
解義質之沙門之知教者字字研詳條為
見理欲不之悟未之有也
穆王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暴風忽起發屋折
木山川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
王問太史扈多對曰西方大聖人終亡之相

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反山川
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
君臨終南之上築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子
穆王時文殊目連文殊菩薩西來
化王示高四基是迦葉佛說法處四人

因造三會道場於終南山築中天之臺高千
尺即子化王之第二子於沁水北山石窟
寺重建竹林山神從佛請五百阿羅漢居
之天人
述曰佛法東流蓋已肇於穆王之世造像

建寺遷先佛之舊制信過去佛皆化及
此地及宜利房等持經來秦而始皇謝遣
出境蓋時未至機未熟耳至漢明應夢三
寶並興君臣庶民庶然歸命此緣由所謂
一千年外聲教及此之喜慶也

八年初祖摩訶迦葉此云大先於法華會上
開佛說火宅喻迦葉四大聲聞於此領解佛
為授記名光明佛此云法通至涅槃時佛告大眾
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當
為汝等作大依止此云法通至涅槃時佛告大眾
金縷袈裟慈氏成佛留與傳付迦葉弘持至

二十年以法藏付阿難陀即持佛衣往雞足
山入滅蓋空以待彌勒下生此云法通至涅槃時佛告大眾
三王此云法通至涅槃時佛告大眾
三年二祖阿難陀此云法通至涅槃時佛告大眾
學典羅國以法藏付商那和修此云法通至涅槃時佛告大眾
河中流化成金地為末田地此云法通至涅槃時佛告大眾
既法授記

三十二年三祖商那和修於摩突羅國以法
藏付優波迦多此云法通至涅槃時佛告大眾
屬王此云法通至涅槃時佛告大眾
三十三年佛滅後百年中天竺葉茂城王

阿育王此云遺使白禮多欲來問訊禮多往
至王所摩頂說偈指示如來往昔行住之處
悉今起塔復於洹河龍宮取閻王所藏釋迦
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教諸鬼神於閻浮提
城邑滿一億家為立一塔云初佛在王舍城
乞食有童子遙見世尊心念我當施以麥麩
即手捧細沙著世尊鉢頭以功德令得一天
下鐵蓋王取蓋即於此生得供養佛世尊微
笑告阿難曰我滅百年此童子統願一方為
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流化廣布我舍
利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

十九處大士告劉陸詞洛陽建都建都于鄴
陰凡臨淄成都五處有阿育王塔今十九
處不可備知而考之五處獨鄭陰之塔顧
示世間可獲瞻禮信乎海濱羣生末代值
佛之幸也

三十四年佛滅後百年毗舍離城中跋闍子
受金銀一一檢校非法非毗云七百阿
羅漢集論法毗百結云七
五十一一年四祖魏多於摩突羅國以法藏付
徒迦多
平王宜王子
東漢洛陽

三十二年五祖提迦多於中天竺以法藏付
彌遮迦
莊王珽珽
七年佛滅後二百五十年文殊師利菩薩至
雪山化五百仙人還歸本土放大光明徧照
世界入於涅槃魯莊公七年夏四月辛

卯恒星不見僧曰夜明也僧注恒常也辛
述曰天台淨名疏言佛生時星孛如雨此
因瑞應經有佛星下侍之言故借佐傳之
文以形容耳孤山淨覺不能別乃稱天台
正取二莊為佛生之年然傳言辛卯自是
四月五日可見不合若欲實大傳夜明之
事正當以文殊致光涅槃為之驗也

裏王珽珽
三年六祖彌遮迦於北天竺以法藏付佛駸
難提秦繆公時扶風獲一石像公不識
棄馬坊中護像神怒令公病又夢天帝責誠
以問侍臣由余往視像曰佛神也公即取像
沐浴置淨室像忽放光大異之召匠造一
銅像
靈王四年七祖難提於提加國以法藏付佛
駸密多
元王珽珽
元年八祖密多於中天竺以法藏付佛比丘

真定王珽珽
元年鄭列禦冠隱居鄭圃著書稱孔子嘗商
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
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其書八篇名列子

張無盡論曰列子學孔子者孔子聖人也
尚知尊西方之教而學者未讀其書便以
排佛為務者何也

考王珽珽
四年佛滅後五百年天竺國無著出世闡教
其弟天親初造小乘論五百部後因無著開
悟復造大乘論五百部世稱十部論師

感烈王珽珽

九年九祖脇比丘於華氏城以法藏付富那
夜奢

願聖王編編

三十五年十祖夜奢於華氏城以法藏付馬
鳴初馬鳴以刀貫杖銘曰天下智士能勝我

者截首以謝時夜奢坐闍林中說諸法空無
我無人謂馬鳴曰若就世諦假名為我第一
義諱我何可得馬鳴知義不勝欲斬首以謝
夜奢曰我法仁慈不斬汝首如來記汝後六
百年當傳法藏於是度令出家
願王珽珽

三十一年十一祖馬鳴於南天竺以法藏付迦毗摩羅摩羅造無我論足一百偈此論至廢廢外無不推折

秦

始皇

四年西域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齋佛經未

化帝以其異俗因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戶出之帝驚稽首稱謝以厚禮遣出境註行

十三年十二祖摩羅於南天竺以法藏付龍

樹樹於佛滅後七百年出九十九日中誦通三

藏造大無畏論十萬偈明第一義一名大智

一十

二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

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制曰

可。衛宏古文序報秦改古文以篆為隸

國人誹謗時諸生為郎者七百人始皇密令

冬月種瓜於驪山砌谷溫履瓜實乃使人上

書瓜冬有實詔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

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焚

機填之以上

述曰李斯勸秦焚書既儒其為逆天違絕

人理為甚矣崔浩勸太武廢佛焚其經阮

其徒此用秦舊法也韓愈之言曰人其人

火其實此用崔浩違法特不過其耳雖
空言無禍使後世有人師用其語豈不為
盛德之累歟之哉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四

按

池四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一 六四三頁中一六行夾註左「三千

界」，圈作「三瞻界」。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五

沙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二

西漢

武帝

元光

迦那提婆入月輪三昧蟬蛻而去壽三百歲

元狩元年初博望侯張騫自月氏還

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

國人曰吾賈人市之身毒國

夏東南可數千里其去蜀不遠乃今騫因

蜀捷為發問使王然于莽指之身毒

同傳之言不一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

四平驛騎將軍霍去病討匈奴過焉

千餘里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霍去病獲金人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

於甘泉宮焚香禮敬

成帝

建始元年十四祖提婆至迦毗羅國以法

付羅睺羅

河平三年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鴻嘉二年光祿大夫劉向校書天祿閣往

見有佛經向著列仙傳云吾搜檢書

太史撰列仙圖自黃帝已下迄至于今得仙
道者七百餘人檢定虛實得一百四十六人
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矣

述曰洪興祖有云梁孝標注新語引列仙
傳序言七十四人已見佛經今書肆板行
者乃云七十四人已見佛經蓋是道流擅

改之耳然天祿有佛經此語可證
元壽元年遣景憲使大月氏得其王口授浮
圖經還當時稍行齋戒者

述曰蘇由對昭王危多對穆孔子答商大
宰皆言西方聖人而不明言為佛霍去病
獲金人亦不知為佛化人勸穆王造迦葉

佛像由余對泰繆公則曰佛神室利房齋
佛經化始皇劉向校書天祿見有佛經景
憲使月氏得浮圖經此則已言佛而未行

其教皆在漢明帝感夢求佛之前天人答
南山蘇由危多傳教皆佛所使也至言劉
向見有佛經者意張騫使大夏去病獲金

人必有佛經與之俱至特時人弗行圖史
弗錄耳不然則不應天祿有其書也

明帝
永平元年十五祖羅多至室羅伐城以法

付僧伽難提當佛滅一千年出
七年帝夢金人丈六項佩日光飛行殿庭
問群臣莫能對太史傳教進曰臣聞周昭之
時西方有聖人者出其名曰佛帝乃遣中郎
將蔡愔秦景侍士王遵十八人使西域訪求
佛道

十年蔡愔等於中天竺大月氏遇迦葉摩騰
竺法蘭得佛侍像梵本經六十萬言
以白馬送錫陽火德王改騰蘭以沙門服謁
見館于鳩摩寺

摩騰始譯四十二章經
陽城門及顯節陵上明帝問摩騰曰佛出
世後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迦毗羅衛國
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三世諸佛
皆於此出天人龍鬼有願力者皆來生彼受
化悟道餘處佛雖不往然光相及度千年五

百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之帝大說
十四年正月十一日五嶽八山道士楮善信
六百九十人上表請與西域佛道角試優劣
教尚書令宋庠以十五日大集白馬寺帝設
行殿于寺南門立三壇道士於東壇置經子
符籙摩騰於道西壇安經像舍利中壇表

餓食莫祀百神道士遠壇誣曰主上信邪玄風失緒敢延經義於壇以火取耶即經火焚經卷成灰爐道士相顧愧赧所試咒術入火覆水皆不得行及焚佛經光明五色上徹天表烈火既息經像儼然摩騰涌身飛空現諸神變法蘭出大梵音宣明佛法天雨寶華大衆欣說太傅張衍謂道士曰卿等無驗宜從佛敎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司空劉峻等二百六十人京師士庶張子尚等三百九十人後宮陰夫人王倭仔官人等一百九十九人五嶽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並求出家帝可之敕於雒陽創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城內安丘並給供物帝嘗幸白馬寺摩騰遣曰寺東何館也帝曰昔有阜夷之復起有光怪民呼聖冢騰曰昔阿育王藏佛舍利八萬四千塔衆旦之境有十九處此其一也又東方又支那之國也帝大驚即與俱往禮拜見圓光涌冢上光中有三佛侍衛囉呼皆稱萬歲帝大說曰不有二坎焉知大聖遺祐哉乃詔造塔其上高九層二百尺明年有光見丁塔有金色手出塔頂天香郁然帝駕幸瞻聖光隨步武高閣內佛塔臺也云

案翻譯名義云唐道士尹文操謂法本內傳是羅什門人造意欲所述漢明募金人

道家焚經事恐是虛偽殊不思明帝感夢出自漢書關雎對吳主亦言釋道焚經角試費叔才自感而死見之吳志以此推之則內傳真是漢時非晉人造文操之妄論歟矣此與夫列仙傳加化胡字同一謬詐是亦文採之所加乎

摩騰既卒竺法蘭譯佛本行經等五部此述曰或言內傳無作者名為疑者今觀此傳備錄騰蘭肅法之事豈後人所能知必法蘭譯經時諸弟子之所記耳

楚王英未黃白紙詣相國曰託在蕃輔過臨累積未送懸帛以贖罪愆相國以聞詔報曰

疑嘗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虛疑疑嘗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虛

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其書大氏以履無為宗貴慈應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練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開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猶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

先好之通鑿引西域傳漢漢方志莫有稱焉禮記火之或布在方輿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又云道漢其書也漢張騫但於左方皆木今言方志於木方也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起唯列其本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幸之功靡所傳述千

聞之後說其國股手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誌之所挺生神迹詭異則理絕人巨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蹇超無聞豈非道閉往運而敷開叔業乎云云

乘宏漢紀云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專務清淨其精者稱沙門漢言息心蓋息妄去慾而歸於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以至為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身黃金色項佩日光變化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明帝感夢乃遣使天竺問道圖其像而還

有經數千卷以虛無為宗包羅精粗無所不統善為宏闊遠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或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視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畢然而自失焉漢漢紀

述曰袁氏漢紀言天竺有佛道佛身丈六
金色曰光化通萬物大濟群生明帝感夢
遣使問道得其經像此佛法東之時與
法本內傳相為表裏蘇子瞻為之跋云此
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雖淺近大略具矣

安帝

永初元年十六祖難提至摩提國以法藏付
僧徒邪會

順帝

永和元年十七祖邪舍至月氏國以法藏付
鳩摩羅獸佛記滅後一千年出

相帝

建和元年月氏國沙門支謙至雒陽譯般若
三昧阿闍佛經等二十一部

一年安息國沙門安世高至雒陽譯五十
計等百七十六部

三年十八祖羅獸至北天竺以法藏付闍夜
多

池五

九年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圖者天子
未之好至帝始為好之於禁中鑄黃金浮圖

老子像神像與親於濯龍宮設華蓋之虛用
郊天之樂

三年安息沙門安世高有同學死為共亭湖

神賦音華即能使過船分風上下世高至
廟神謂之曰我家此湖千里以昔布施今大
有珍寶以多嗔今受嗔身幸我續寶高造
一塔祈生善履世高遂於豫章建寺造塔後
蟻死山中首尾數里分秋

素羊元年十九祖闍夜多至羅閱國以法藏
付法修槃獸

永和三年西天沙門竺佛朔至雒陽譯道行
般若經

中平五年清信士嚴佛調譯古維摩經等
六年宦者張讓詐以太后詔大將軍何進斬
之中軍校尉袁紹引兵擄諸宦者殺二千人

張讓投河死

述曰儒學之危時常有之其始自秦李斯
斯阮諸生為郎者七百人漢宦官禁錮寔
范滂等二百人殺天下儒賢廷中幸輔陳
善寶武李膺及鈞黨死者百餘人廢徙禁
錮者七百人及矯詔斬大臣何進而袁紹

乘怨殺宦者二千人雖為一快然君子小
人俱於死玉石俱焚亦何足為儒門幸大
氏天有定命運有過塞危會之末所不容
免唐末溫毅朝賢三十人投屍于河亦一
厄也悲夫如釋氏之危三武皆此類也

獻帝

初平元年二十祖難獸至那提國以法藏付
摩拏羅

二年著括儒生牟子因世亂無仕宦意覽志
佛道而世多非之乃製理惑論以為勸其辭
有云佛者覺也猶三皇神五帝聖也

述曰牟子不得其名當佛道未大行之日
而能為論獲三家之事義比決優劣以祛
世惑以禦外侮是始大士示迹如來也使
興平二年下邳相笮融起佛祠課人誦
經浴佛設齋時會者五千餘人

述曰漢世人間建佛祠行佛事者始見之
笮氏常與一儒者共觀此文笑之曰為士
夫而使後世書為學佛豈不恥哉響應之
曰學佛者豈不是為善之人乎為士夫而
使作史者指為姦佞貪酷甚至於不忠不
孝者斯可為恥學佛為善尚何恥哉儒老
笑領之

建安元年二十一祖摩拏羅至月氏國以法
藏付鵜勒那

十四年二十二祖鵜勒那於月氏國以法藏
付師子尊者先是鵜勒那弟子竺大力等來
雒陽與康猛同譯興起本行經忽於館所有
白先見大力敏容有間曰此我師入滅之相
大力康猛支曜康巨等皆善方言終漢之世

譯經三百餘部
魏都洛陽時天下
魏都洛陽時天下
文帝受漢師子



黃初元年。吳主孫權於武昌建昌樂寺
五年月氏國優婆塞支謙來雒陽講受業於
支亮亮受業於支謙世稱天下博知無出三

支謙細長黑瘦眼白睛黃時人語曰支郎眼
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後避地歸。吳拜為
博士。○西天沙門維祇難同竺律矣末。

吳譯經五部
六年陳思王曹植文帝弟每讀佛經輒留連
嗟說以為至道之宗極嘗遊漁山關空中梵

天之響乃摹其聲節寫為梵呪音韻此撰文
制音凡六契經一首也傳為後式

明帝報子
太和三年吳潘夫人於武昌建慈雲寺

齊王明帝
正始二年吳赤烏四年康居國沙門康僧會

來吳國人初見咸驚異之吳主曰是漢明所
夢佛神之遺風乎乃召問之會曰如來運化

已逾千載靈骨舍利神應無方具主曰舍利
可得當為立塔若其無驗國有常刑會謂其

徒曰大法廣興在此一舉當潔齋以懇求七
日無驗展至三七日衆且懼忽然有聲視

餅中舍利五色吳主自執餅瀉銅盤中盤即
破裂火燒鉢擊一無所損因起浮圖豎建初
寺名其地曰佛陀里

三年吳尚書令闕澤捨宅為德潤寺在四明
今名普濟寺吳主問曰孔子教化世俗老莊
放蕩山林何事佛為澤對曰孔老法天制用
不敢違天諸天奉行佛教不敢違佛以此言
之實非比對吳主曰佛教入中國何緣不及
東方澤曰永明十四年五嶽道士褚善信費
叔才等與西僧角法費叔才自感而死至今
百七十年離亂歲深方至於此

述曰三國之時各務戰守而於此道末之
能弘然吳之君臣稍有知者故建寺譯經
奉舍利論佛教班班可見魏之境獨陳思
王能知之蜀則黃權意戰國阻未便能
至耳

嘉平二年中天竺三藏曇摩迦羅至洛陽譯
僧祇戒立大僧羯磨受戒先是比丘出家特
驚歎而已未有律儀凡齋懺法事如祠祀狀
及迦羅至始出戒本逐為日用
四年中天竺沙門康僧鎰至洛陽譯經書
高貴鄉公亮文
正元元年漢魏以來二衆唯受三歸大僧沙
彌曾無區別曇摩迦羅乃上書乞行受戒法

與安息國沙門曇諦同在洛出巽無德部四
分戒本十人受戒羯磨法沙門朱士行為受
戒之始如羅此法特受無德部四分法正今
如和法特受此法傳口分行十人受戒法為
二祖至南山廣述陳鈔行於世為七祖
甘露元年天竺沙門白延至洛陽譯無量清
淨平等覺經等六部無畏三藏至交州譯法
華三昧經。○吳主孫皓不敬佛法毀廢寺
宇詰康僧會曰佛言善惡報應可得聞乎會
曰明主以孝道治天下則赤烏翔老人見漢
帝則始安以仁德育萬物則醴泉涌嘉禾
生善既有徵惡亦如之它日宿衛治國得金
像皓使置穢廩灌以不潔俄得腫疾占者云
坐犯大神皓悟迎像供事請會說法禮拜悔
罪受五戒疾獲愈奉會為師復營立塔寺
四年二十三祖師子尊者造化至窟窟國有
外道詐為僧形以幻術入王宮奸犯妃后王
怒曰吾信事三寶而沙門何多辱我即毀寺
害僧自東鄰至尊者所斬師白乳涌高數尺
王臂尋隨七日暴死自始祖至師子事
四祖
五年潁川朱士行師子譯道行般若經之門
每歎譯理未周乃發迹長安至于闐國沙門
之得梵本般若國禁不傳東土士行請驗以
火無損王信異乃許其傳士行即寄經東歸

因名放先般若

經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五

經

四五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五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一 六四八頁中一行末字「大」，徑作「太」。

一 六四九頁中七行夾註左「白傳」，徑作「舊傳」。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六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卷二

武帝 武始二年

泰始二年侍中荀勗於洛陽造金像佛菩薩

十二身放大光明都人競集瞻禮

四年沙門竺法崇至湘州麓山廟神請授淨戒舍廟為寺

○荆州都督羊祜日供給武當山寺有問其故祜曰前身多有諸過願造此寺故獲中濟所以供養之情偏重於此

述曰晉書祜識前身是李氏兒能取所弄金環今此言前身造此寺者蓋前身之前身也世間罪福果報不差可知蓋祜能知前身者佛教謂之宿命通社蓋學佛有得現身世間者

太康二年并州劉薩訶業弋獵暴卒兩人報

向西北行至地獄見金色聖人左右言是觀音大士謂訶曰汝罪應入地獄可往洛陽臨瀛建鄴鄭陰成都五處有阿育王塔處頂禮懺悔又具中二石像阿育王使鬼神所造能往禮拜不墮地獄又云凡為亡人設福七月望日沙門受夏此時設供彌勝若制供養物



具須器器標題言為某人奉土三寶福施彌

多沙門白衣見罪宿過能自散露不失事條

勤誠懺悔罪即消滅如恥於衆前陳列可對

像慶默自記說不失事者罪亦除滅若有遺

漏非故隱蔽受報猶輕若善人誦經其地皆

為金剛但肉眼人所不能見此不傳其多

既蘇乃出家名慧達至會稽山澤慶慶尋求

及劉縣烏石山夜聞地下鐘聲越三日有梵僧七人行道空中地湧方壇因斷土求之得舍利寶塔六僧騰空而沒一僧化為烏石因以名山塔色如青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四角挺然五層露盤中懸寶臺安佛舍利既而

其塔飛至一山凡三止其處達乃即其地建精舍以奉塔

二年西竺沙門婁至來廣州譯十二遊經

七年月氏沙門竺法護來長安青門譯正法華經及涅槃寶藏經等二百十部

九年洛陽大疫西竺沙門可羅竭持咒法加水以治之所過者皆老

應帝 元康元年巴陵顯安寺生異木西天僧見曰

此佛娑羅樹也于闐沙門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即朱士行寄歸本也

永康元年會稽諸葛氏數自井出乃舍宅為

靈寶寺 永康中沙門義興廬于山上

有童子來給薪水久而辭去曰吾太白一辰

上帝遣侍左右言訖不見

永寧元年扶南國王遣使同西竺沙門那伽

仙進纓金龍座佛象牙塔○西天沙門訶

蘭白法祖支法度法立法炬共譯經百六十

五部炬譯有金貢太山贖罪經

永興元年西竺沙門祇域至洛陽指沙門竺法淵曰此菩薩羊中來見竺法興曰此菩薩天中來又云比丘衣服華麗大違戒律望帝所官闕曰大略似物利天疲民之力不亦後乎未幾洛陽亂

永嘉四年西竺沙門佛圖澄至洛陽時石勒屯兵葛陂沙門多遇害召澄試術咒鉢水生青蓮華由是神敬及與劉曜戰以訪澄澄曰塔鈴音云秀支營戾剛僕谷秀支營也替戾剛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秀支營

也此皆羯語言軍出掘得劉曜也

於此皆羯語言軍出掘得劉曜也

一人乘馬朱絲縛助澄曰此劉曜也遂出戰

果生禽曜勸遂即王位國號趙勒愛子斌暴

卒歎曰吾聞扁鵲起魏太子乃今告澄取楊

杖呪水洒之遂蘇勒姐第季龍文傾心事澄
毒乘與升殿唱大和上至晉兵入淮季龍怒
曰吾奉佛反致冠佛無神矣澄曰王前身為
商經廟僧寺設會有六應真吾其一也時
聖者記曰此檀越報靈王晉地今為天子豈
非奉佛而致邊疆侵擾有國之常何為與怨

謗乎季龍乃悔謝澄將去入辭曰國家存心
佛理而布政苛猛致國祚不延也即安坐而
逝後有沙門自州還見澄入關季龍費家視
唯塊石焉季龍惡之曰石吾姓也葬吾而去
其能父乎未幾果亡法舒倫在扁補反反名
道也音育羅漢海得真

六年武邑太守盧欽請道安法師於郡講經
傾城人士來聽讚歎誼席○西域優婆塞聶
顛真譯十位經等五十四部

建興元年吳縣居士朱膺於松江濱口見二
石像浮江而至背有銘曰維衛佛迦業佛遂
迎至通玄寺後八年漁者得青石鉢二於江
上歸以盛葦俄見佛像在鉢際識者謂前二
像鉢遂送寺中
元帝諱齊宣帝
太興元年詔沙門竺潛入內殿講經以方外
重德令著履登殿

永昌元年西竺沙門吉友至建康丞相王道
見之曰我輩人也一時名公皆造門結友每
見王導解帶自若尚書令卞壺至壺音則正
容肅然有問其故對曰王公風道期人下今
執度格物吾正當以此履之耳廷尉相豈欲
為友作目友曰吉友可謂卓朗昇絕歎服以
謂畫品目之極友善持呪所向多驗時號高
慶法師譯灌頂經等三部

明帝諱昭元
太宰元年帝手御丹青圖釋迦佛于大內樂
賢堂又往興皇寺集義學沙門百員講論佛
道 三年漁人見海上有光網之得金像文
殊誌云阿育王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
持以就像若彌縫焉陶侃刺廣州得其像以
送寒溪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夢寺火而此像
屋獨有神護珍馳還寺果焚唯像屋存焉侃
移督江州遣舟迎之至江上溺乃歷反水中
不可獲

成帝諱符明
咸和元年西天沙門竺慧理至錢唐武林山
驚曰中天竺靈鷲小嶺何年飛來此地邪因
名天竺山飛來峯建寺曰靈隱仙翁葛洪書
額字字記此山名諸宿以許
三年蘇峻為亂焚燒宮室獨樂賢堂明帝所

蓋釋迦像不壞帝敕著作製表頌以彰聖德
四年丹楊尹高悝音且行張侯橋望浦中五
色光遣樞之得金像而無光狀迎置長千寺
郡人網得銅華狀上有梵書云阿育王第四
女造教置長于像又四十年合浦人采珠海
中得金光教安像上宛然如故
五年許詢以會稽永興新居為崇化寺建塔
四層物產既罄猶乏相輪一朝風雨輪盤自
備當時訪知剡縣飛來○詔會稽寶山法義
法師入禁中傳授五戒
咸康元年沙門支道林譯方等法華經

二年尚書令李邕舍句容宅為靈曜寺
六年右將軍王羲之為西天達摩多羅於廬
山建歸宗寺 ○庾冰輔政議沙門盡敬王
者尚書令何充等議曰武皇以盛明革命明
帝以聰聖玄覽宜此時沙門不易左懸額以
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耳疏三
上米讓遂寢○沙門白法祖與道士王符議
論符屢屈乃偽作老子化胡經後法祖亡有
李通者暴死見祖法師在冥府為闍王講楞
嚴三昧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講經又見道
士王符身披紐袂求祖法師譏悔闍王訂之
曰汝造言謗佛待世間偽經盡毀汝罪方脫

稱注云其文本一卷其後增為十一卷卷一
 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第九卷第十卷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第十三卷第十四卷第十五卷第十六卷第十七卷第十八卷第十九卷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第二十二卷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五卷第二十六卷第二十七卷第二十八卷第二十九卷第三十卷第三十一卷第三十二卷第三十三卷第三十四卷第三十五卷第三十六卷第三十七卷第三十八卷第三十九卷第四十卷第四十一卷第四十二卷第四十三卷第四十四卷第四十五卷第四十六卷第四十七卷第四十八卷第四十九卷第五十卷第五十一卷第五十二卷第五十三卷第五十四卷第五十五卷第五十六卷第五十七卷第五十八卷第五十九卷第六十卷第六十一卷第六十二卷第六十三卷第六十四卷第六十五卷第六十六卷第六十七卷第六十八卷第六十九卷第七十卷第七十一卷第七十二卷第七十三卷第七十四卷第七十五卷第七十六卷第七十七卷第七十八卷第七十九卷第八十卷第八十一卷第八十二卷第八十三卷第八十四卷第八十五卷第八十六卷第八十七卷第八十八卷第八十九卷第九十卷第九十一卷第九十二卷第九十三卷第九十四卷第九十五卷第九十六卷第九十七卷第九十八卷第九十九卷第一百卷

佛
 寺供給沙門以百數康貴巨億而不吝阮裕
 賦之曰卿志大宇宙導遠終古充開其故裕
 曰我國數千戶郡尚未得卿圖作佛不亦大
 乎時却惜及弟雲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
 信釋氏謝萬讚之曰二都論於道二何佞於

轉帝諱康之子
 升平元年敦煌沙門單道開至建康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日行七百里後入羅浮山石室坐亡

五年上有疾召高僧法開視脈知不起不肯進藥右怒囚之俄上崩獲免或問曰高明則簡何以醫術經懷師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疾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病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孫綽曰才辯縱橫以數術通大教其門公乎哀帝諱五之子

興寧元年詔以瓦官宮地賜沙門慧力建瓦官寺時朝賢注疏者不過十萬一頃願良康

素貧注錢百萬人皆笑之一日於殿壁畫維摩像將照眸子日第一日開見者資施十萬第二日開見者五萬第三日開見者任例畫施及開戶光明照寺施者填塞果得錢百萬二年詔法師竺潛講般若于禁中後辭還剡山詔支道相繼講法一特名士與結方外之友劉系談莊子以適性為道遙遊曰無跡以殘虐為性豈亦道遠乎王濛極思作數百語迹曰與君別久而所見不長何邪却起問謝安曰道談何如稽中散安曰稽盡力道才得半耳適嘗寓書於潛求買沃洲山小嶺潛曰欲來便給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廢帝諱英之子
 太和二年支遁表求毘山詔建沃洲寺以居之遁安講多會宗遺文為守文者所阻謝安聞而歎曰此九方歎之相馬略玄黃而取神駿也嘗講維摩於山陰慶士許詢為都講詢發一問眾謂遁不能通通一義眾謂詢無以難三年洛陽東寺尼道馨為眾說法華維摩聽者如市簡文帝諱昱之子咸安元年有烏巢集太極殿帝召曲安遠筮之曰西南有女人師能除此怪時尿道容住歷陽烏江寺召至都以華置席下驗凡聖容所坐華不萎謂帝曰陛下

嘗奉行八關齋戒自然消弭災怪帝如言行之羣鳥運巢而去敕建新林寺以居之沙門竺法曠入京師行齋懺懺杖星既而星沒二年敕長干寺造三級塔畢功之日光照欄宇○帝嘗幸瓦官寺聽法法講放光般若每讀佛經以為陶鍊神明則聖人可至

孝武帝諱範之子
 帝元年大司馬相溫卒初溫在姑孰有異臣來見因求浴溫竊窺之見尼保身以刀破腹斷兩足出謂溫曰卿若作天子亦當如是溫每有異志故臣見戒及簡文崩諷朝廷加九錫謝安王坦之聞溫病篤密緩其事文未成而死其後子玄遷安帝而自立為義兵見

述曰相鼻守宣城死於蘇峻之難忠矣子溫握兵以窺朝廷亂矣溫子玄藉父之資終為僧逆身死家亡賊矣後世修史置冪列傳溫玄四夷傳厚先世為多矣玄南面八十日其迹似王莽而不能久世為權臣而卒自陷於亂賊其可為後世戒王坦之為中書令與沙門竺法汰甚厚每共論幽冥報應要死死者報其事後師來云貧道已死罪福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道安法師於襄陽檀溪寺建

浮圖銅像梵語浮圖又譯浮屠或能自起行至

方山光明燭天傾都瞻拜高士習鑿齒詣安

自稱四海習鑿齒安答曰彌天釋道安時以

為名對上開安名詔曰法師以道德照臨天

人宜曰食王公祿所司以時奉給

二年竺潛法師亡詔曰潛法師捐宰相之塵

覬縹衣之行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從遷謝

用痛千懷可賜錢五十萬助建整塔

太元元年西天沙門涉公至長安秦主苻堅

尊奉之常呪龍致雨以濟時旱國人稱之○

慧永法師至廬山居西林香谷潯陽刺史陶

範舍所居以為寺

四年秦人攻拔襄陽復道安習鑿齒送往長

安秦主苻堅喜曰晉正吳會利在二陸今破

襄陽獲士裁一人半堅出東苑命安同載僕

射推翼諫曰道安踐形不可乘堅怒曰安

公道德所尊乃令翼扶安登華安入閤沙門

皆隨師姓安曰師莫如佛應沙門宜以釋為

姓及增一阿舍經至有云四河入海無復異

名四姓出家同稱釋氏藍田得古鼎腹有篆

文朝無識之者以問安安曰魯襄公所鑄也

秦主敕三館學士有所疑皆以問安國人為

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禁難安貌銳而安黑

寸隆起如印世號印手菩薩

六年帝於內殿立精舍奉佛召沙門名德者

居中行道○慧遠法師安公自襄陽至廬山

立龍泉精舍初師至山夢神告曰此山是可

據神頭母宅往夕大雨雷電見林壑廣闊素

沙布地搜捕文梓縱橫充斥九江刺史相伊

乃為建寺曰東林殿曰神運師於江上禱請

陶侃文殊像忽浮出水乃迎置殿造重閣以

奉安之○沙門法正譯千佛名經等百十部

十六年窟賓沙門眾至江左即東而西

為背北為左即西而東

可也自右為左

備宗今稱制西為右

譯三法度經等三部

十九年江陵城北有五色光沙門曇翼得金

像于土中光相有梵書云阿育王造乃迎置

長沙寺寺在長沙

為軍州州在長沙

法師渡江造東西二寺自晉宋齊梁陳氏常

及萬僧階初名僧三千五百當途講說者五

十三人別院大小十所般舟方等二院夏別

千人寺屋各及萬間○康士載遠欲造丈

六無量壽佛像以古製朴拙乃密采眾說積

取皆歎其神感○窟賓國沙門僧伽跋澄

果長安譯雜毘曇沙論○龜茲國今在沙

門鳩摩羅什至長安秦主姚興館于逍遙園

譯大品般若經

安帝苻德宗

隆安二年長安沙門法顯往天竺求經○

相玄輔政勸上沙汰僧及詔曰有能伸述經

牒演說義理律行修正者並聽依所習餘悉

令罷道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遠法師

以書力辨事遂寢

五年秦羅什法師於逍遙園譯妙法蓮華經

秦主於草堂寺與三千僧手執舊經重加參

芝教僧碧暗等語受什旨以僧尼多監令僧

習為國僧正秩同侍中給車與吏力法欽為

僧錄僧運為悅眾班秩有差世也

及反各給親信白從三十人謂白身從人

取顯達之子才巧如其父江夷嘗託願造觀

音像積年未成在夢人曰江夷於觀音無緣

可改為彌勒願即馳報而夷書已至俱於此

夕感夢及改造彌勒觸手成妙其後在會

元興元年秦羅什法師自弘始四年以來譯

道教經維摩詰經大智度論成實論等九十

八部秦國譯經沙門佛馱邪舍功德華無垢

眼法稱法海童覺世佛念眾現法喜眾天十

師譯經二十三部

二年相玄欲重申度木之議今沙門盡璣者
達法師致書云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
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玄得書即
下今不行師復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以警當
世論先虛山集歌者弄也○西竺聖摩流

支至秦與什法師同譯十誦律 ○初東土
未有涅槃常住之說但云壽命長遠遠法師
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

哉乃著法性論其要有曰至極以不變為性
得性以體極為宗後羅什見論歎曰吾人未
見經聞與理會師開羅什入關道書中好什

答書并促秦安城侯姚萇寄羅什新譯智論
祈師為序師以文廣鈔二十卷而別序之○

羅什弟子有生摩融敷時彌闕中四聖道生
者初入廬山道社後至長安從羅什見法顯

譯法華經云六卷除一闕提皆有佛性師曰
阿闍提人_{不具}舍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

此經未盡耳乃唱闍提之人皆當成佛眾
以為邪說背經於律當擯生對眾誓曰若所

說契合佛心願舍報日踞師子座於是東身
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闍提處

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
皆為點頭後還廬山開臺無識重譯涅槃至

聖行品果云一闍提人雖復斷善備有佛性
耐喜不勝嘗謂聖教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

文辭通圓義於是檢閱真俗精練空有乃著
善不受報論頓悟成佛論佛性常有論法身

無色論佛無淨土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
守文之徒嫌嫉競起一日升座說法俄見塵

尾墮地隱几而化 ○僧摩初見什什曰法
中龍象也著般若無知論物不遷論不真空

論涅槃無名論_{論什}什曰吾解不謝于文當
相揖也_{天台宗謂什}○道融從羅什久之

師子國婆羅門獻其書至闕中乞辨論什令
融當之融先閱外道經書使人錄其目秦主

大集以能博觀為誇融數其書并秦地經史
十倍之乘勝朝曰卿乃未聞大秦有博學者

乎婆羅門規服再拜而去 ○僧敷初遊外
野諸國後入廬山遠師社末京師止烏衣寺

研說久之入闕中從羅什風神明澈見者畏
敬秦主因朝會指師謂姚萇曰四海僧望也

義熙二年師子國獻白玉佛像高四尺二寸
○達法師所居東林流泉匝寺下入於溪師

每送客過此有虎號鳴因號虎溪後送客未
嘗過獨陶潛道士陸脩靜至語道契合不覺

過帝溪因相與大笑世傳為三笑圖
○蕭賓沙門佛陀邪舍_{覺明}至涼州誦出四

分律與竺佛念同譯
四年達法師以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闍律

藏發闕乃令弟子支法領等往天竺尋訪獲
梵本於于闐遇佛陀跋陀羅乃要與東還

六年初劉程之入廬山休遠法師念佛師曰
官祿巍巍何以不為程之曰君臣相疑吾何

以為居山十五年專志念佛是年八月見阿
彌陀佛放光摩頂即對像焚香祝曰我以釋

迦遺教知有西方淨土願持此香先當上奉
釋迦世尊次用供養阿彌陀佛願賜攝取第

三奉供妙法蓮華經所以得生由持此經言
已卧床西向而逝程之有隱德謝安劉裕相

推薦甚力辭不屬乃旌之曰遺民
○周續之幼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公

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預遠公社布木蔬食
終身不娶世稱通隱 ○雷次宗入廬

山蓮社立館東林之側及遠公亡與子姪書
曰吾託業廬山事釋和上二十年淵匠既頌

良用亦喪及今未老尚可厲志成四歸之津
梁自今以往勿以家務相聞

七年初沙門法顯西遊經三十餘國至中天
竺登闍崛山見老僧揖之不顧有年少來問

之對曰大迦葉尊者也追之不復見顯以經
像附商人至師子國泛南海達青州而還至

一七五五 佛祖統紀 卷二六

八二——六五七

揚都譯大般泥洹經五部大藏有異

述曰此土沙門西遊者始於朱士行而唯及於西域于闐實葱河之東境耳至顯師則西踰葱嶺遠屆五天復能取道南海東還晉地求法之勤以此師為始也

八年爾賓國佛馱邪舍至廬山預蓮社先於

秦國譯四分律長阿含又與羅什對譯十住婆沙論以毘赤犍為赤毘論主龜茲國

曇無讖至姑臧涼王沮渠蒙遜留之譯大般涅槃經四十卷後固辭西歸遜怒其去已密遣人刺於路初識出關謂送者曰業期至矣既西遜悔白日見神人以劍刺之遂卒識在

涼與道龔諸師譯悲華經等

述曰爾賓害師子而臂墮命終沮渠刺無識而神人加刃或謂聖師通達宿業方圖償債豈當使之受報若是意者護法之神怒其干犯尊境而前人憾惡之心自足以召之非同常人互相責報之比也

九年迦維衛國沙門佛馱跋陀羅此云至廬山入杜遠法師請譯經自是江東始

耽憚悅十年廬山西林永法師示疾忽合掌西向曰佛來也安坐而化異香七日方歇

速法師居東林三十年師居西林亦如之策南將軍何无忌至帑溪召之速師久持名望

從徒百人高言華論舉止可觀而永公納衣半脛荷錫持鉢松下飄然而來神氣自若无忌歎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公也此云

十二年遠法師久修淨業三瞻佛相以是年八月六日感佛來迎倏然神化遺言露屍林

下弟子不忍乃奉全軀葬于西嶺謝靈運製碑張野作序宗炳復立碑于寺門初師在山行道名儒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沙門永法師慧持遠師之弟道生曇順此云什慧嚴曇恒道丙曇詵道敬皆遠師子佛馱邪舍爾賓人佛馱跋陀羅此云涼

常同遊止世稱廬山十八賢復與僧俗百二十三人結社念佛令劉遺民著誓辭共期而升謝靈運肩才微物一見師肅然心服為擊東西二池種白蓮因名白蓮社靈運嘗求入社師以其心雜止之嘗以書招陶潛潛曰許飲即往師許之遂造焉忽攬扇而去所著法性論不拜王者論等及詩存銘讀凡十卷

廬山集此云廬山集述曰佛法起於漢至晉而益盛然競演經論各事專門獨東林法師始以念佛三昧之道開先一時貽則千古蓋知其為此土

人根為道之要故能結社招賢求名儒而致高釋臨終神化感佛迎以獲往生斯為一生取證永居不退之至道也師之言曰功高易進念佛為先凡在修門請事斯語云

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丈夫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居靈運後顛慙之

十三年初餘杭山沙門法志常誦法華有雉翔集崖隅如聽受狀越七年雉頊志瘞之夜慶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家志詰朝遣問之如其言王氏一日設齋志方踵門見曰我和上來也志撫之曰此我

雉兒也解未視腋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因名曇翼初詣廬山依遠法師續往關中見羅什後東遊會稽入秦望山誦法華經越十二年有女子身披彩服攜筠籠盛一白豕兩根大蒜至師

前曰妾入山來蔽日已夕矣豺狼當道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師卻之甚堅女哀鳴不已遂以草牀居之夜半孺呼腹疼告師案摩師乃以布裹錫杖遙為案之翌旦女以彩服化祥雲乘變白象蒜化雙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晉賢菩薩也以汝不久當歸我象特來相試觀

賢菩薩也以汝不久當歸我象特來相試觀

賢菩薩也以汝不久當歸我象特來相試觀

汝心中如水中月不可染汚既而天上雨華地皆震動鄉人聞見莫不稱歎是日太守孟顯方晨起視事忽見南方祥雲先射鹿際隱然金石絲竹之音訪知普賢示化遂以師道行上闕于朝敕建法華寺今天師既亡漆真身留山中唐武宗唐武宗時藏像寺而中沙門法莊為遠法師弟子誦法華為常業鄰人夜間見師房前有兵仗峭衛之狀道俗傳聞莫不尊敬沙門曇遠止河陰白馬寺日誦正法華兼通講說夜夢一人叩戶請法師九旬講經遂不允因請乃赴忽見身在白馬瑞神祠弟子一人亦預自是每日密往一旦

寺僧過祠下聞講說之聲見對設二高座異香郁然夏竟神施白馬一疋白羊五頭絹五十疋用充講觀師即呪願受之十四年吳內史孟顛請佛跋陀羅於建業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有二青衣旦從池出灑掃研墨時慧嚴慧觀為筆受

恭帝德文安元熙元年帝深敬佛道詔於瓦官寺鑄釋迦佛丈六金像畢功之日放光佛寺傾都人士咸致供養宋魏高祖宋魏高祖元熙元年帝設齋內殿令沙門道照陳詞至百年迅速苦樂俄頃之句帝別賜觀金三

萬帝始生有神光之異既長遊下邳遇異沙門於逆旅曰天下喪亂拯之者其若手時患平瘡沙門以黃散藥留之忽不見以藥傳瘡一治而愈嘗遊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有五色龍章備驚以白帝帝曰上人無妄言冀州沙門法稱謂其弟子曰嵩嶽神言

江東有劉將軍漢之苗裔應天受命吾以壁三十二枚鎮金一餅為信帝聞之令釋慧義往嵩山求之俄莫長須翁以杖指石下未日詣廟所石壇求之果獲因得獻上帝夢異僧語之曰君前世曾施維衛佛一鉢之飯今報斯位司徒王謚見東掖門地有光掘之

得金佛一軀高七尺二枚置臺中供養車騎范泰於宅西建祇洹寺謝靈運於石壁山建招提寺黃龍國沙門曇無竭與僧猛等二十五人往西天求經越二十年唯無竭還揚都譯經少帝景平元年廟窟沙門佛陀什於揚都龍光寺

譯五分律南山云四律之文無越斯文帝義隆高祖元嘉元年廟窟沙門曇摩密多至魏譯經觀普賢行法經等十部自表皇后皇子以下傾都禮敬西天沙門置良邪舍譯觀無量壽佛經述曰文帝嗣位之初觀普賢無量壽二經

同時而至至今持誦者為尤盛是知元嘉之際尊敬大乘五國來貢感贊奉法自渡江以來未有此時之光大也

二年詔於京師為高祖建報恩寺救沙門道祐往鄆縣修阿育王寺掘地得金合盛三舍利佛爪佛髮詔建浮圖三級

三年神僧杯渡初出冀州挈一木杯渡水必乘之因稱杯渡行荷蘆園味遠以道廣陵李氏飯僧渡以園置座中坐席上食畢提其困呼曰四天王時有童子見中四小兒長數寸眉目如畫及追之已失所在西天沙門伊葉波羅來彭城譯經徐州刺史王

仲德於宋王寺造丈六金佛每有寇難則賺流汗四年涼州沙門智嚴譯瑠本業經寺十四部沙門慧琳以學得幸詔與類延之同議朝政琳著高履披貂裘孔頰戲之曰何用此黑衣宰相嘗著黑白論與佛理違戾眾論排之見琳後感膚肉糜爛歷年竟

死時以為叛教之報五年迦毗羅國月愛王師野刹利摩訶王皆遣使入貢帝答摩訶王曰此小乘經甚少國中所有幸皆寫送六年帝幸祇洹寺觀度童子慧基七年訶羅陀國入貢其表曰伏承聖上信重

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表此微
心 ○初帝開闢寶三藏求那跋摩名此大
詔交州道沙門道敏抗海邀之跋摩忻然附
船至廣州上遣使迎至金陵命居祇桓寺僕
射何尚之等並師事之請講華嚴六十卷
以未通華言禱於觀音夜夢力士易其首旦

起猶覺微疾遂徧曉東語帝嘗問曰朕欲齋
戒不殺迫於徇物不獲于志對曰帝王匹夫
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感若不克
已將何以濟帝王以四海為地民為子出一
嘉言士民咸說布一善政人神以和則風雨
應時百穀滋茂如此持齋德亦大矣在較半

日之餐全一食之命然後弘濟邪帝熱曰俗
迷遠理僧滯近教如法師之言可謂盡天人
際師在祇桓講十地品帝幸公卿曰集座
下法門稱榮 十年訶羅單國入貢表稱
常勝天子陛下 ○西天僧伽跋摩至建康敕
住平陸寺為京師沙門慧照三百七十人渡

蔡洲岸於船中再受具戒或問其意照曰以
疑先受若中若下更求增勝故須重受依本
臘以重受也
述曰此由照等先受戒不如法故於船上
結果攝僧以便行事耳今人年少輕心受
戒不知方便不能有所感發尚未沾於下

品則於再受誠得其宜薩婆多論云重受
增為本夏不夫若此則中下尚須增受
況未能感發者乎或問先已聞羯磨今若
再受則先聞成盜聽者然於當時輕心無
知既不能領聖法尚何益聞之必明律高
德更須一評

十一年求那跋摩於南林寺立戒壇為僧尼
受戒為宗旦戒壇之始時師子國比丘尼八
人來未幾復有尼織索羅三人至是為十衆
乃請僧伽跋摩為師為景福寺尼慧果等於
南林戒壇依二衆重受具戒度三百餘人直

述曰僧史略之言云漢度阿蒲受三歸也
晉度淨檢從一衆也二衆得戒自此年蒸
果始也
十二年閩婆國入貢表曰宋國大主大吉祥
天子教化一切降伏四魔轉尊法輪度脫衆
生我等在遠亦當靈潤 ○慧詢律師善僧

祇十誦律製文敷演此解十誦之始也 ○
敕尼寶賢為京邑尼僧正 ○帝謂侍中何
尚之曰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本在濟俗若
求性靈真要則必以佛理為指南近見顏延
之折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並見並明達
至理開獎人意若庫土皆淨此化則朕坐致

太平矣尚之曰渡江已來王導周顛庾亮謝
安戴逵許詢臣高祖兄弟弟何亮莫不稟志
歸依夫人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
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旨所冀
坐致太平者也故國澄道趙二石滅暴靈塔
放光符捷損虐神道助化昭然可觀至土木

之功雖若糜費然植福報恩不可頃絕尚之
又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賈仁德則兵氣銷
以孫吳為志動期吞并則將無取乎堯舜之
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說曰釋門之有卿猶
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 ○
沙門功德鎧功德賢諸師譯經九十部 ○

竺道生卒於廬山立佛性義為帝所重王弘
范泰與之為友帝設御齋親臨地坐食至衆
疑非時律以過午帝曰始可中矣謂午時生
曰白曰麗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取筋便食
一衆歎其機辯 ○曇摩密多於鄒縣建阿
育王寺塔 十三年詔求沙門能述生法

師頓悟義者庾登之以法瑗開晉後召見
瑗申辨詳明何尚之歎曰意謂生公之沒微
言永絕今復聞象外之談湘宮寺成召師居
之帝每臨幸聽法 ○簡靜寺智道罷道
適梁羣甫生子七歲家貧無衣食為居時有
素絹所書法華經即浣擣為衣著兒體忽遍

身生瘡白為周世祖旬餘而死問空中告云壞經為未得此經

十四年初都人晉晉家世奉佛有定三息

稱常誦法華忽見沙彌有光掘之得金佛一

軀光有銘曰建成六年庚子官寺道人法新造

編每見光瑞雲中有寶蓋垂覆頂上

二十年沙門慧嚴帝詔慰曰嚴法師氣識

淵遠道學之匠奄爾還神痛悼于懷可給錢

五萬布五十匹

一十二年初范華及才不得志與孔照誅

廢立事敗死獄中依恒寺沙門雲遷素與畢

友賣衣孟為營葬具

魏世祖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無遺

此事二十三年魏世祖與司徒崔浩奉道

士寇謙之詔天下焚毀經像塔廟誅戮沙門

志欲誅之沈慶之諫曰佛經世祖威震天

下豈玄謨所能當殺將徒自弱耳乃止初

玄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可免

仍口授其經曰觀世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

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淨朝念觀世音暮念

觀世音念後心與念念不離心既覺誦之

不輟忽唱停刑後官至開府年八十二〇二

十九年魏文成即位大復佛法

孝武帝年下○敕沙門慧琛為京邑都維那

○文帝年下曰上於中興寺建閣齋中食竟

從臣袁敏孫等更進魚肉帝怒並與免官

○召沙門道猷入內殿說法上稱善救為新

安寺法主年下○吳興沙門僧瑜初於廬山建

招提寺常持法華是年六月謂友人曰結果

二途情形之故情將盡矣形亦宜損藥王之

輒獨何遠哉遂別眾入紫龕端坐誦藥王品

發炬以焚眾見紫氣騰空旬日所居生雙桐

樹識者謂是婆羅雙樹之兆

大明四年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像設齋

忽有異僧見于座眾驚問之對曰慧明自天

安來言訖不見因詔改為天安寺勅沙門道

溫為都邑僧正○西天沙門功德直至荊州

同玄暢譯經直每舒手出香掌中流水

五年慮陵太守周湛進金像高九尺三寸言

僧法均夢中獲之因尋訪至三曲江光浮水

面求之果得獲既而長沙郡進金光跌云漁

人得之水上安其像如一○魏使李道

固乘朝帝以中興寺僧鐘有才辯召為館伴

與語不已過中不食道固曰無乃為聲聞邪

鐘曰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

說法時稱名對

六年四月八日帝於內殿灌佛齋僧○沙

門惠簡等譯經二十六部

七年竹林寺沙門慧益誦法華焚身帝遣

使諫不聽以佛生日詣闕辭帝囑以佛法往

鍾山入油鑊以吉布纏身焚之帝駕往勸止

不從眾聞誦藥王品忽聞鐘管之聲異香分

覆夜帝夢師囑付護法翌日設大會詔於焚

身處建藥王寺

八年十月制沙門盡敬君上沙門僧遠聞而

歎曰我自出家為僧何開帝王事邪即日拂

衣歸鍾山

前廢帝年下景和元年正月制停沙門

致敬○沙門法益等乞泛海徃天竺請未

乘經法至廣州伍海寇作難不果徃

沙門覺壽譯沙彌塞律一部

明帝年下泰始元年詔於建陽門置興

皇寺敕沙門道猛為綱領帝曰人能弘道今

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世望乃下

詔曰猛法師風道多濟朕所冀友可月給錢

三萬令史四人白薄吏二十人車及步與各

一乘又詔僧瑾為天下僧主賜法技一部年下

者女樂作伎者則禁今稱法技則是一部年下

法門僧瑾鼓吹樂之各稱法技則是一部年下

二十人月給錢二萬及車與吏力年下

二年寶誌大士往來皖山山在舒州反徒跣著錦袍以前尺鏡拂拄杖頭負之而行兒童見者譁逐之或徵索酒或屨日不食嘗遇食贈者從求之食吐水中皆成活魚時時吟吟如識記初金陵朱氏聞兒啼驚集中學以為子七歲依鍾山僧倫出家專修禪觀俗呼為誌公

李自陳刀斧又據三年帝幸莊嚴寺觀三教談論周顯遷直殿省時帝好玄理而遇人慘毒不敢顯諫輒舉佛經罪福事帝為之遷善顯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道人智林遺書以贊美之○敕居淨秀所居為禪林院秀有神異感娑伽羅龍王兄弟來

護常有三十二童子功德天善女天以任驅役三十二童子應所服袈裟色如熟椹見諸左不如法即行摩那埵懺悔之法○自意惟善本仗東自是京師二部莫不精持嘗遊兜率天持波利匙謂其師曰可齋室中生禪沙門○逸士顧歡作夷夏論以佛道二

教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司徒表蔡託沙門通公為論以駁之謂孔老教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叢軫既殊其歸亦異常侍何鎮之亦以書詆歡言道家經籍簡陋如靈寶妙真之類誅法華制用尤拙上清黃庭餐霞咀石非徒法不可效道

亦難同雖五千之文稍長終不若三乘共引九流俱接之為得也出弘明集及南史○沙門竺法卷等譯無盡意經等十二部帝聞○帝聞廬山陸脩靜有道築崇虛館以禮致之頓風問道朝野歸心後廢帝皇明帝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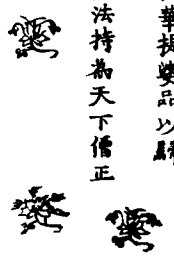
元徽三年空林寺法欽往天竺求經至于闐國得佛牙舍利法華提婆品以歸順帝第三子○帝幸莊嚴寺聽僧達法師講維摩經御座稍遠中書令張緒請遷講席以鄰帝齊隆寺感青衣神人遠山守衛敕蠲百戶用元資給帝幸鍾山僧遠所居遠林生辭以老病不出迎以房門狹不容車遣使特勞問

三年中天竺沙門曇摩耶舍譯無量義經四年詔沙門法顯為京邑僧主詔迎○山誌公入京公榜其面為十二面觀音帝以其惑眾惡之武帝大高僧永明元年帝於華林園設八關齋戒帝徵時避難揭陽山中累石為浮圖忽有一樹生其

側狀如華蓋○西天沙門達摩提未譯提婆達多品鍾山僧遠居山五十年天下仰其高德及亡帝致書尉弟子法欽曰承達上無常弟子中夜已自冥知運上此去甚嘉遲見法師方可敘瑞夢耳加上也○敕長干寺玄暢同法欽為僧主分任江南

北事時沙門黑衣二條二年詔沙門僧鍾見于乾和殿但稱貧道帝問僕射王儉曰古之沙門何所稱對曰漢魏此道未盛無所傳聞晉宋以來多稱貧道而使預座晉之中世度來相玄欲使盡散事竟不行帝曰獻暢二師道行如此尚乃稱名況復餘者揮拜則非制稱名亦無嫌四年沙門僧護於剡縣石城山見崖間光燄乃鑿石為彌勒佛纒成面像初是晉世沙門曇光至剡山石室宴坐有雕甍丹楹造前依足與授三歸並即引去已而山祇感飾采見光為說法神奉山以結伽藍名曰隱岳

同學于蘭復劍寺於旁曰玄化護既造像乃即像所建剡名石城與兩寺鼎足而居齊末沙門僧淑來繼其功至梁武帝舉兵東下用度不足建安王偉文帝弟取襄陽銅佛毀以為錢官僧藏僧藏十萬反漢海廣多如毒害後剡江州感惡疾有始豐縣令陸咸今天嘗



沙門三人謂曰建安王濟患由於宿障刺縣
 僧護造彌勒石像若能成濟必獲康復咸還
 都經年出門遇僧謂曰建安王事猶能憶否
 忽然不見感天感悟遂以白王即召定林寺僧
 祐律師因舊功鑿入五大維摩經及十水
 天監十五年畢功像身光顯通高十丈王疾
 既愈遂留神釋學益悟佛理唐道宣律師見
 天神謂曰師即僧護僧淑僧祐後身故世稱
 為三生石佛云出山史及諸經石像碑天人
 并錄 五年文州進真珠佛像 ○司
 徒竟陵王王子良居西邸招致名僧講論佛
 法造經唄新聲數營齋戒躬為僧倫賦食行
 水嘗委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說淨住淨
 行法門因著淨住子二十卷及三寶記 ○
 劉霽母明氏寢疾養請觀音數萬遍夜夢僧
 曰夫人善盡君精誠焉至當為申延後六十
 日乃亡霽廬墓哀慟常有白鶴雙翔廬前文
 劉歊隱居求志事母兄以孝悌母每病夢歊
 進藥翌日有問弟劉許精意釋典歊曉講鐘
 山諸寺因共卜築東湖許常著穀皮冠披納
 海遊山澤輒留連忘反文
 六年僧伽跋摩於廣州竹林寺講善見毗婆
 沙律 七年平原居士明僧紹舍攝山宅為
 棲霞寺 帝以誌公幻感俗眾收付建康獄

是日國人咸見大士遊行市井其夕語史曰
 門外有兩輿食為我取之既而文惠太子竟
 陵王送供至建康令以閻帝悔謝奉迎至禁
 中館于華林園 竟陵王於弘濟寺講
 成實三論夢中作維摩一契命僧辯傳誦之
 羣鶴飛舞于階詠畢而去 ○西天沙門摩
 訶乘德進等譯諸經律
 八年帝不豫詔諸沙門折佛聖管至七日感
 天香滿殿聖僧影迹堂內金錫振響已而康
 復 ○晉安王蕭子懋年七歲母阮淑媛病
 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漬銅罌中王流
 涕禮佛曰若阿城因此和勝願華竟齋不萎
 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須母疾
 遂愈當世稱其老成
 十一年誌公在華林園忽重著三布帽未幾
 帝崩文惠太子豫章王相繼而殂
 明帝峻矯矯况 建武二年召劉蚪為國子
 博士不起蚪隱居江陵沙洲衣麻辟穀六時
 禮佛注華嚴經以頌漸二門判教又注法華
 經躬自講說是年冬有白雲徘徊欄宇香
 入戶聞馨聲而卒 四年誌公於平旦出
 宮門忽曰門上血腥及帝遇害果以犢車載
 屍出此門頸血流隨門限徐陵兒時父構之
 以候公公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永泰元年滕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
 寒瓜豫章土俗不產曇恭歷訪俄遇一僧我
 有兩瓜分一相遺忽失所在及父母卒曇恭
 蔬食終身晝夜哀慟門外有二冬生樹有神
 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侍衛之儀家人咸共
 禮拜久之乃滅時人誦為滕曾子
 東昏侯寶卷明
 永元元年扶桑國僧慧深來京師言其國在
 大漢東海外多稱中國 三萬里宋大明五
 年宋齊 尉賓國沙門五人至其國流通佛法
 檢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東海去東岸一
 萬里海水碧色甘香扶桑在碧海中心方
 萬里大帝太真所治林木如桑兩兩同根
 更相依倚故名扶桑仙人食其榘體作金
 色今慧深言去東三萬里當是遠人不測
 此中地里故言若此
 瓦官寺有師子國王像戴安道手製佛像五
 軀顏長康維摩畫圖世謂之三絕東昏侯取
 玉像為潘貴妃毀作釵釧都人為之歎恨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六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六五三頁上三行「卷二」，徑作「卷第十七之三」。
- 一 六五九頁下八行夾註左第二字「闕」，徑作「闕」。
- 一 六六一頁上一八行夾註「魏世祖小字」，徑作「魏世祖小子」。
- 一 六六二頁中一四行第一三字「講」，徑無。
- 一 六六二頁下一九行「干蘭」，徑作「於蘭」。
- 一 六六三頁下一九行「釵釧」，徑作「釵釵」。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七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著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四

樂

武帝

天監元年帝夢釋迦檀像入國

遣郝騫等往西竺求之

貢云其王夢異僧曰東土有聖王出十年之

後佛法大興

度說少與帝善及起兵署為記室不就山

人自稱頌公呼說為上行先生後寢食驚覺

曰頌公復來吾其去矣舉眾聞上行先生已

生淨土詔謚真節聖士

二年帝問誌公國有難否誌指彼及頌

享國幾何曰元嘉嘉元帝元嘉元帝元嘉

七帝臨政苛急誌假帝神力見先君受苦地

下由是郵刑嘗詔張僧繇寫誌真誌以指誓

破面門出十二面觀音相或慮或成僧繇竟

不能寫時法雲雲光二師每講法華天華飛

集帝以其誣聖於便殿夜焚書請誌公及光

雲書翌日誌公獨至扶南國沙門曼陀羅

帝於重雲殿親製文率群臣士庶二萬人發

菩提心永棄道教其文云頌使未來生世童
真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合識同成佛道寧在
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冀得生天
十一月敕公卿百僚使王宗族並棄道教會
邪歸正

三年帝御重雲殿講經以叔園寺法彪為都

講彪先一問 帝方酬答載索載微並通

玄妙 帝嘗夢神僧曰六

道四生受苦無量何不作水陸大齋普濟群

靈帝乃披覽經制製儀文三年乃成遂於

金山寺備供命沙門僧祐宣文大彰感驗

故以為名數法雲法師為光宅寺主創立僧

制為後世法沙門智稜善溫淨名尤通

老老後位冠還俗道士孟悉達勸為黃冠見

蓮家諸經略無宗旨遂引佛教為之潤色解

西昇妙真諸經義皆自稜始武帝未捨道教

特引稜於五明殿堅義某年為諸道士講西

昇經忽失音舌卷於座上季頓而死眾以為

聖教之報

五年扶南國沙門僧伽波羅來

六年御注大品般若經詔光宅雲法師為百

探講說

十年中天竺釋迦檀像至帝率百僚迎入太

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結是乃刀並作違
華塔形 初郝騫謝文華等八十八人應
詔西行求像至舍衛國 從王諸
像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過違乃令三十二
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卯特運手午時已就
頂放光明降靈香雨禽像東還及渡大海

昔聞甲冑之聲在後忽異僧禮像而言曰毗

舍羅神王護像至彼廣作佛事言訖而隱其

後元帝於荊州城社造大明寺奉安其像

詔僧見法師入殿講勝鬘經公卿畢集劉業

問曰法師佛學有餘何故多申儒旨是曰昔

生公以頓悟通經次公以昆臺發論若貧道

初不以儒釋為限但據文義所向耳有沙門

道施某是講義管齊之身天神告曰是公

於昆臺尸佛時預宣法化君新發意何可類

及何胤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通其旨後

隱居若邪山雲門寺二兄求點並從接遺說

懸為大山胤為小山本曰何氏三高謝舉

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守與義學沙門

王詳經論士何胤自武丘出赴

下如乘雲帝以元陽問誌公公曰雲能致雨

帝因請講法華至其澤普洽即大雲偶爾東

昇宋有當供養僧發願欲如師慈解第一僧

謂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此經那可卒及。上集諸沙門製文立誓永斷酒食其略云。弟子肅衍從今已去若飲酒放逸啖食生肉。至乳蜜酥酪類一切鬼神先當苦治弟子將付地獄衆生成佛猶在阿鼻僧尼飲酒食肉亦應如此加治是時復集僧尼一千四百四

十八人於華林殿請雲法師講涅槃經中食肉斷大慈悲種子之文上親席地與衆同聽。十一年敕寶亮法師撰涅槃經疏上親為製序。

十二年特進沈約著中食論謂勢利榮名妖邪靡曼甘旨肥醲皆使心神昏或不能得道。

故聖人禁此三事云。

十三年初誌公嘗與帝登鍾山指獨龍岡曰。此為陰宅先行者得之是年順化於華林園。佛堂帝憶其言詔有司具葬此地建浮圖五級其上車駕臨葬致莫忽見大士滿身雲間乃為立開善寺。

十五年西天沙門自圖其形于吳中靈巖寺。像遇夜起行道祈禱神應後有梵僧曰此智積菩薩也。華陽真人陶弘景建善提白塔于三茅山嘗夢佛授記名勝力善薩乃詣鄒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臨終不用沐浴。以大袈裟覆全身首足弟子遵之。

十六年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郊廟牲牲皆代以麩宗廟薦羞始用蔬果。

述曰祭天地祀宗社必殺牲以備物皇王以未用以為法有國家者掌之為故且不致有所議也夫司天地之化所以稱上帝。

稱皇天后土者至聖至神也烏有神聖而存殺牲牢之命肯飲腥臊之食哉由夫上古之俗茹毛飲血以是養已必以是事神既之見曾不知牲牢腥臭之為瀆也蓋民既粒俗不能變聖賢教世師古法以著之禮經於是後王遵而行之莫或敢議其可不

者以養已猶古不思事神之不當瀆也夫果於殺命不仁也為以腥臭不義也以不仁不義為養已之舊習尚當思有以節以求全好之心豈於事天地祖宗之神靈而欲以牲牢腥臭之物以瀆之哉自佛法東漸勸修齋戒天帝尚知事佛豈人事天而不知事佛乎知所以事佛則不當以牲牢

瀆天為可信矣惟梁有武皇魏有獻文敕郊廟祭祀不用牲牲而易之以蔬麩酒果可謂遠古而道未衰黍稷薦明水是亦三代之祀法也烏在乎牲牢腥臭之物哉。

慈雲法師於天台勸民俗祀神改祭為齋。

其文有曰天子七廟下至庶人皆同祭祀。圓丘方澤上下神祇國之常典勸令斷祭無乃太傷國風乎釋曰祭祀出俗典改祭擾佛經俗典則未逃殺害佛經則唯重慈悲殺害則報在三途慈悲則果成萬德以善改惡無不可者。

敷廢天下道觀道士皆反俗。敕沙門慈起為壽光殿學士台衆僧法集講論注解經文。亞居禁中。

十八年會稽沙門慧統謂寶唱名僧傳頗多汎濫因著高僧傳始漢永平開德業為十科其自序云前古撰集多曰名僧然名者實之

實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道暗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茲為用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世以為確論。普通元年沙門衆養於揚都譯文殊般若經等十一部帝親筆受今實唱繼之。帝於禁中築園壇將粟歸戒妙選賢明朝議以草堂

慈約法師應詔四月八日帝服田衣比面敬禮受具足戒方行羯磨甘露降於庭有三足鳥孔雀二座階馴伏錫師號曰智者自是入朝必設特榻而帝座其側自太子諸王公知僧俗從約受戒著錄者四萬八千人沙門者艾也。亦從師重粟。法雲獨曰吾

既受戒矣其可以法為人事邪議者高之

普通二年詔雲光法師於內殿講法華經天

三年詔修鄒縣阿育王寺

六年敕光宅寺法雲為大僧正官給吏力

大通元年即北魏孝明武泰元年南天竺菩提

達磨汎海至廣州詔入見帝問曰如何是聖

諦第一義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曰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曰對朕者誰

帝不契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不契

帝不契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不契

帝不契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不契

帝不契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不契

帝不契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不契

帝不契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不契

金字般若經

五年帝幸同泰寺發金字般若經題自太子

已下聽法者三十萬九千六百八人吏部尚

書到溉家居蔬食朝夕從僧禮誦帝為月三

致淨饌所得奉祿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為月三

致淨饌所得奉祿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為月三

致淨饌所得奉祿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為月三

致淨饌所得奉祿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為月三

致淨饌所得奉祿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為月三

致淨饌所得奉祿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為月三

致淨饌所得奉祿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為月三

致淨饌所得奉祿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為月三

致淨饌所得奉祿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為月三

致淨饌所得奉祿謂悟道若悟道云云帝為月三

三慧般若經公卿畢集天子至泉皆起迎大

士不動御史問其故答曰法地若動一切法

不安帝善之。隱士趙伯休於廬山遇律師

弘度得衆聖點記云佛滅後優婆塞結集律

藏以其年七月十五日自恣竟於律藏子便

下一點年年如是波離以後師師相付至僧

伽跋陀羅將律藏至廣州當齊永明七年庚

午七月十五日自恣竟即下一點其年凡得

九百七十五點伯休問曰永明七年後云何

不點度曰已前皆得道人手自下點吾徒凡

夫止可奉持耳伯休因點記推至大同初凡

一千二十年與傳記參合世算生滅之年皆

不同蓋其宗承有異也

二年帝幸同泰寺設無導大會出梵典同是年

凡三設大會。華陽真人陶弘景告化香氣

積日不散謠真白先生所撰書曰真語有云

消虛裝真人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佛

道餘學仙道紫陽周其人弟子十五人四人

解佛法相相真人王子喬弟子二十五人八

人學佛法對會稽東去岸七萬里其西小方

諸山多有奉佛道有浮圖高百丈金玉鏤之

作此形通不。相聞為陶隱居執役十餘年

一旦有青童白鶴自天而下曰太上名相先

生隱居問何道致此君曰修默朝之道積年

矣即昇天而去三日密降隱居之室口君之
陰功著矣所修本草以重蟲水蛭葦為害書
於物命一紀之後但解形去世為蓬萊都水
監耳隱居乃以草木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
本草三卷以贈焉

三年詔修長干塔掘基得石函內有金鑿流
離瓶威舍利爪段敷分入二塔同放光明。
帝幸同泰寺鑄十方佛金銅像復往阿育王
寺在城內設無昇法食大赦天下。昭明太
子統苑太子天性好佛於東宮別立慧義殿
攝法集之所招延名僧立三諦義當世美之
。岳陽王蕭登明之子鎮越州重修觀木二

塔先是沙門曇彥與許詢同造此塔未就而
詢亡彥至是年百二十歲詢後身為蕭登預
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論玄度時登先承誌公
齋示才入州便詣寺訪塔彥出門名之曰許
玄度來何莫昔日浮圖今如故遂以三昧力
加之即悟前身造塔事今越城

四年帝幸同泰寺設孟蘭盆齋梵語孟蘭盆此
目連尊者說此盆供。通事舍人劉勰是
得此盆供之若。通事舍人劉勰是
為太子所重凡寺塔碑碣皆其所述。像碑石
希是年表求出家賜名慧地
五年敕沙門寶雲住扶南國迎佛疑
六年詔越州守臣蕭登重修鄞縣阿育王寺

○扶南國王遣使朝貢請釋迦像及經論教
賜制止淫弊般若金光明講疏一百三卷。
北齊慧文禪師於河南為慧思禪師說三觀
口決

七年百濟國遣使朝貢請經論教賜涅槃疏
十年于闐國遣使貢玉刻佛像

中大同元年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般若
經行清淨大會皇太子群臣以錢一億萬奉
贖歸宮是夜寺浮圖災上曰此魔所為也乃
詔曰道高魔戲行善障生遂更起十二層碑
圖

太清元年帝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行清淨
大會升妙嚴殿講金字三慧般若經群臣以
錢一億萬奉贖歸宮。西天竺三藏真諦來
教於寶雲殿譯金光明經等十部。時釋子
多縱逸主僧不能制帝欲以律行僧正事詔
下藏法師執不可帝辭奪藏謂眾曰衣冠子
弟十輩豈能俱稱父意今孫雜五方之眾而
欲以一已好惡繩之可乎帝自受身戒履處
略同沙門雖宮禁亦志僧遊覽一日藏師竟
登御座左右訶之藏曰貧道定光金輪之畜
寧繩此座滿欲見殺不慮無受生處帝特令
不問

二年侯景反於壽陽初景在東魏以河南呼

歸西魏既而遣使至梁求內附上納之封河
南王

三年侯景至建康陷臺城入見上於太極殿
以甲士五百自衛帶劍上殿拜訖上神色自
若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使引就三公榻
景惶懼不能對出謂左右曰吾踞鞍臨敵矢
石交下未嘗怖畏今見蕭公使人畏懼無已
何也景既自稱丞相帝愛憤寢疾漸成不
食口苦索蜜未至舉手曰荷荷遂崩帝日首
龍顏古丈八字項有淳光日中無景右手成
文曰武朕奉佛道日止一食唯豆羹糲飯
反脫布衣皂帳一冠三載五十便絕房室不

飲酒聽樂製淫繁大品般若淨名三慧諸經
義記數百卷。○江陵居士陸法和隱居奉佛
及侯景遣將任約擊湘東王於江陵法和與
弟子八百人役神祠陰兵擊敗之復於江夏
聚兵欲伐侯景王慮其為亂止之和曰貧道
求佛者尚不希釋梵坐觀況人王位乎但以
空王佛所有香火緣今知王宿報欲救之耳
既已見疑當是定業不可移也元帝既即位
却相東以為鄂州刺史帝為魏所執和與弟
子俱入於齊

簡文帝大寶大寶元年四月八日詔度人出家親制預文

云弟子蕭綱以此建齋度人功德音度六道
四生出離愛欲永拔無明修習般若為真佛
子

二年侯景廢帝幽于永福省進土囊積之武
帝初革命張齊殺東侯送其首於帝除及
宗屬後數年簡文生誌公謂帝曰此子與怨

家同生蓋侯景以是年生於鴈門及景破建
康帝崩簡文繼及於楊深子弟多見殺故世
稍侯景是東昏後身○北齊志文禪師因閱

大論至四諦品傷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
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恍然大悟乃遠
承龍樹依論立觀以披蕙思禪師

元帝第七子
承聖元年真諸三歲以侯景之亂汎舶西歸
大風飄還廣州住制止寺講起信論俱舍論

至陳朝共得五十部○帝嘗著書曰金樓子
云余於僧中重招提珠法師隱士重華陽陶
真白弘景士大夫重波南周弘正北周

○招提寺珠法師少時相者曰童子聰明而
壽不永師即發願入山誦般若經久之見僧
長文餘語之曰此經功德不可思議後二十

年逢前相者驚曰得何妙藥而獲延年珠曰
持經耳○劉敬躬為亂焚望蔡縣令寄近
寺民將牛酒為禮令以牛繫柱屏除佛像於

堂上接賓客牛忽自解來階下拜令大笑命
左右宰之飲啖既飽醉臥堂下便覺編體產
痛搔成白癩年終而死齊書

敬帝第九子
紹泰元年北齊文宣廢道教齊志○補闕宗
殆以學行知名梁亡棄官出家號無名北周

誘以美官無名自陳反俗有五不可晚年為
息心銘悔少日克意文章齊書直書此齊書
林以齊書江陵天皇寺有柏堂明帝之所建

張僧繇畫盧舍那像及仲丘十哲帝問釋門
何為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
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

陳文帝
武帝陳霸先
永定元年詔迎佛牙於杜姥宅杜姥反說
四部無遮大會北齊書

二年五月帝幸大莊嚴會身登日祥臣表
請還宮十一月後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
十二月幸莊嚴寺設無異大會行清淨大會

翌日群臣表請還宮金陵七百寺值侯景焚
蕩幾盡自帝登極悉令修復翻經講道不替
勸朝

三年敕大內設仁王大齋詔沙門寶瓊於重

雲殿講大品般若經時群臣請以重雲殿佛
像寶慢珠玉珩佩齊書行齊書以造車與
俄見雲氣籠殿雷電火起須臾焚盡月餘有

從東州來者言是日見殿飛浮海上而去○
高郵有尼誦妙法華不合書夜十爪二掌皆
生華上名見內殿觀其華大嘉敬之世號華

手尼世七
文帝高祖
天嘉元年敕寶瓊為京邑大僧統梁魏以來
僧統威飾杖直擬於官府至是瓊奏罷之每

出從數頭陀杖笠而已海東十二國闡瓊道
德遣使奉金帛求畫像以歸○思禪師於光
州大蘇山為顯禪師說安樂行示普賢道場

二年善慧大士於山行道常見七佛在前
離摩從後唯釋迦常與大士語
四年帝於太極殿設無碍大會行舍身法復

集僧行方等陀羅尼法法華懺金光明懺並
別製頌辭稱菩薩戒弟子皇帝

六年西世王子月婁首那來遊廬山譯勝天
王般若經

廢帝伯宗
光大二年思禪師入居南岳是歲為岳君授
戒齊書
宣帝末

大建元年四月善慧大士示疾七日縣令陳鍾者來禮敬傳香之次猶反掌受香舉眾驚異敕徐陵撰碑山中

良渚曰傳燈言武帝請大士講金剛般若執拍板唱四十九頌觀竹卷云多用三性義語恐北方相宗人託大士名或云祇以拍板揮案一下誌公云大士講經竟然大士入朝誌公已去世二十年何從有此問

恭樓類編大士言行錄甚詳亦不載此事顯禪師於瓦官寺為儀同沈君理等講法華經後常與眾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思擇師居南岳九仙觀道士歐陽正則詭

奏師為巫蠱事漢不克素庚太子為巫蠱事帝遣使色之則見師十人以為巫蠱事也帝遣使色之則見師

自空中來驚悟其神一無所問以道士誣告罪當棄市師請貸之令給事僧眾乃赦有司治十四鐵券識十四姓名其上令隨師還山服役春米為米叔呼久之稱以田充香積贖老

身因名留田莊於是藏其鐵券勒石為記名曰陳朝皇帝賜南岳思大禪師降伏道士鐵券記詳見前

四年勅沙門慧暉音於樂遊園為七廟講大品般若齊使崔武子來朝上以沙門洪偃才德兩優

命為館伴武子每與語輒大歎服朝議欲加優冠師絕食自誓帝乃止

五年海東袁光沙門受法華安樂行義於南岳禪師歸國演教為海東諸國傳教之始六年周武帝罷佛道二教沙門靖嵩靈備明三百人皆相率歸南朝帝今駙馬蔡疑宜勸

日法師善明治亂歸寄有序宜於都郭大寺安居所同供給。沙門智周十一人往西天求經

七年顯禪師入天台佛隴後主九年二月詔曰顯禪師佛法雄傑特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賦以充泉費。淮淝之戰轉輸不繼敕所在僧侶任其役律師智文上書曰君子為國必以禮義主上誠知宇文廢滅之過宇文豈宜以勝上福田為胥下之事非止救人輕善精亦恐國家受殃帝大感悔亟下寢之一時建議主役者皆算重罰。六月二十二日南

岳思大禪師唱佛坐逝士十年左僕射徐陵以顯禪師創寺請于朝賜號修禪德大師為兄陳鍼述小止觀咨受僧習初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暮月師及令行方寺鍼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果後見鍼驚問君服何神藥答曰但修鍼耳果曰若

非道力安能超死竟厄十五年而終明十二年周宣帝後佛道二教明律師明知監檢有司給其衣食勿使停管明虧功績不踰數載道器大成乃以環為國僧正

十四年皇太子即位明大會於太極殿令身大教後主至德元年勅慧暉為京邑大僧正。永陽王伯智出鎮東陽八年請顯禪師赴鎮開講王與子懋及家人同稟菩薩戒法

二年詔虎丘智聚法師赴大極殿講金光明經

三年詔顯禪師入京居靈曜寺四月赴大極殿講大智度論題般若經題久之遷居先宅寺帝幸寺聽講仁王經躬禮三拜。朝議以僧尼類多無業欲令策經不通者皆休道顯

禪師諫帝曰調達日誦萬言未免淪墜禁持唯憶一偈乃證四果一事並見天篤論為道豈關多誦帝大說即停搜簡

四年正月詔顯禪師赴崇正殿為皇太子授菩薩戒設千僧齋明禩明元年顯禪師於光宅寺講法華經時章

安預聽。都官尚書徐孝克性好惠施不免飢寒後主勅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初居錢唐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且講法華經晚講禮佛受業者常數百人蔬食長齋持菩薩戒陳亡入長安時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台講金剛般若上下敬讚臨終正坐念佛。姚察讀藏經畢日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陳亡入隋終於東都其身柔輒顏色如生遺命松板薄棺為葬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七

十五末

梁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六六五頁下三行夾註右「聞物」，
〔徑作「文物」〕。
- 一 六六七頁上二一行「五萬人」，
〔徑作「萬人」〕。
- 一 六六八頁下四行「甲土」，〔徑作「甲士」〕。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壽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五

自周秦至于六朝世以為得正統若北魏齊

周雖非相承而世居中原威行典禮謂之北

朝者不鄙夷之如晉五胡也隋氏雖受周禪

而實能統一區宇繼陳正朔此叙史者之微

旨也矧北史之於二教益虛消息所繫良多

故茲並陳用為照映

北魏都雲 太祖都雲

皇始二年詔趙郡法果為沙門統帝生知信

佛初平中山所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

旅毋得有犯

天興元年詔於京城建五級浮圖須弥殿香

閣山禪房講堂悉務壯麗

明元相子 永興元年詔封法果為輔國宣城子僧受

神瑞元年加封法果為忠信侯

二年老君降于嵩山授道士寇謙之經戒謂

曰自張道陵去世地上曠職今授汝天師之

任清整道教開化群生除削三張租米稅錢

之弊男女合祭之術三張者張陵張衡張貴人

之世後二年老君遣玄孫上師真人李

晉文授太平素經圖籙百六十卷輔佐北方

太平真君武也 泰常元年加封法果為安城公壽八十餘卒

帝三臨其喪謚靈公明也

太武元明 始光元年勅天下寺改名捨提此謂十方

月八日與諸寺像行於廣衛帝御門樓臨觀

散華致禮降生曰與佛入城行道不見佛於

國皆然○嵩安道士寇謙之奉老君所授

書以獻朝廷末之信獨司徒崔浩上書贊其

事帝忻然納之遣使建玄都壇起靜輪天宮

教謙之及門弟子伍在諸王公上不稱臣擇

大家子弟百二十人為道士

二年帝誕節詔於佛寺建祝壽道場壇

神嘉元年第音加 帝誕節詔天下佛寺並建

道場

延和元年初涼土沙門玄高妙善禪觀上遣

使迎入平城甚加敬重命太子晃師事之

太延五年太子晃被讓求哀於沙門玄高君

作金光明懺帝夢先祖讓之不當以讓疑太

子帝以語崔浩浩曰太子結玄高以術致先

帝恐陛下耳帝怒杖玄高憲崇縵縵之高弟

子玄暢在雲中聞師遇害馳至泣曰和上神

力當為我起高關辟曰大法威靈在於迹耳

但惜汝等行當如我唯玄暢得南渡汝等死

後法當更興法遣號呼曰聖人去矣我何為

生即見高於空中遶周和上與崇公當生何

所高曰我往惡處度生以順本願崇公已歸

安養

太平真君元年寇謙之於嵩山立壇為帝祈

福老君復降授帝以太平真君之號謙之以

奏遂改元大赦

述曰子不語怪神言誠以為教世之法

也夫老子聖人也或在天為君主或分形

下教隨時闡化則有之矣而寇謙之遇言

於某處某處老君下降授帝以太平真君

之號曠以輔佐太平之說託崔浩以其書

獻謙或當世之君何其惟我厥後崔浩以

釋教虛誕之說勸於上遽起滅僧之禍此

其法運之一危也既而崔浩族誅太武被

弑不令而終君臣俱遭冥罰寧不遺憾於

謙之乎

太平真君七年帝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浩

每言於帝曰佛法虛誕宜悉除之及帝討蓋

吳蓋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見其

室有兵器以白帝乃命有司索誅沙門閱其

財產大得贖具及守牧富人所寄藏物浩因

說帝悉誅天下沙門詔征鎮諸軍有浮圖形

像胡經皆悉焚毀沙門無少長悉沉之太子
屢諫不聽乃密令綏宣詔書使遠近豫聞得
自為計沙門多亡匿收藏經像唯塔廟無復
牙遺太子別名牙也
八年天大雷電殿室震傾帝所居被壓斃致
於死

十一年白足沙門曇始時號白足於元會之
日杖錫官門帝命延斬之無所傷大怒
自以佩刀擊之不死又令捕投虎檻虎皆怖
伏帝大驚名登殿拜謝忽身感厲疾痛不可忍
痛不可忍群臣皆言崔浩毀佛所致帝懼其
特崔浩刻所撰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帝惡其

暴揚國惡乃令載浩露車使十人推於車上
溺其口乃便腰斬之誅及五族僚屬百二
十人即下詔復佛法初浩除釋氏行路見棄
像必停車溺之及族誅屍無收者人競溺浩
屍至糜潰乃止
正平二年常侍宗愛弒帝于永安宮

文成武帝太孫
興安元年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
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雖在往古
猶序風烈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
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賞其妙門助
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群邪開演

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
舉事世祖太武德澤被沙門道士往往成
林而寺舍之中致有凶黨先朝崇治其有
罪而已所司失旨一切禁斷朕
承鴻緒志隆聖道其今天下郡縣各建浮圖
一區欲為沙門者職初蜀賓沙門師賢五人

來京俱罷佛法假借以守道復教之日帝
親為五人下髮以師賢為沙門統
和平元年詔沙門統曇曜為昭玄沙門都統
待以師禮一人姓一人師三人王
六年疏勒國遣使進佛袈裟長二丈帝命焚
試之以示靈異終日不燃

獻文太子文成
興安元年敕於五級太寺為太祖已下五帝
鑄釋迦佛五軀各長丈六用赤金二十五萬
斤
三年昭玄都統曇曜言平齊戶及民間能歲
輸粟入僧曹號僧祇粟遇凶年則出賑饑民

又諸民犯重罪者為佛圖戶供諸寺掃洒帝
許之於是僧祇粟徧天下平齊戶
此義僧祇此云大眾佛圖戶亦佛也
五年帝雅好佛學每引朝士沙門共談玄理
有遺世之心是年詔傳位太子徙居崇光宮稱

上皇建鹿野寺與禪僧數百習學禪定
孝文元魏太子
延興二年詔西天三藏吉迦夜譯雜寶藏經
等五部劉孝標筆受。上皇敕自今祭天地
宗社勿復用牲唯薦以酒脯歲活七萬五千
牲命

五基北寺法聰律師為衆專講四分律門
人道覆錄為義疏此辨也
。敕思遠寺主僧顯為沙門都統
十七年詔懿德法師聽一月三入殿俾朕餐
粟道味飾光朝廷帝數幸王園寺與沙門談
論佛道

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令道登法師講成
實論謂左右曰朕喜覽此論可以釋人深情
實論謂左右曰朕喜覽此論可以釋人深情
北王太子興久病祈佛獲愈願舍王爵求出
家表十上乃許賜名僧慧救皇太子以四月
八日為落髮于嵩岳寺

二十年太后馮氏出俗為居瑠璃光寺
二十一年詔為太后建報德寺為羅什法師
於所居舊堂建三級浮圖。詔四月八日迎
洛京諸寺佛像入闕闡宮受皇帝散華禮敬
歲以為常。詔諸郡僧寺長夏安居令清衆
數處講說以僧祇粟供備

宣武^格子^文

景明二年詔僧犯殺人依俗格斷餘犯悉付
貽玄都統以內律僧制判之時崔暹好佛法
以僧尼猥濫奏設科條一篇事密而法平敷
付貽玄都統法上以為檢約
四年南天竺國遣使貢辟支佛牙

永平元年詔中天竺國勒那摩提於太極殿
譯經北天竺國菩提流支於紫極殿譯經帝
親預筆受

二年帝御式乾殿講維摩經時西域沙門至
者三千人南方歌榮國世不與東土通有僧
善提跋陀來詔建永明寺以居外國沙門

延昌四年太后高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
洛陽段暉所居閣地下鐘聲掘之得金佛一
菩薩像二趺上銘曰晉泰始二年中書監荀

昱造暉遂舍宅為寺後有盜欲竊此像像高
聲唱賊賊人至被獲。裴植母夏侯氏年踰
七十以身自施三寶為婢供寺掃洒三子瑜

祭行並奴服泣涕以從各以布帛贖免之其
後竟出家為尼入嵩高山積歲乃還植官度
支尚書瑜等皆至刺史母臨終遺令以沙門

釋華祭添好釋學每升座講說聽者服其理
辨
孝明^子宣武^子

滿

照平元年太后胡氏於洛陽建永寧寺佛殿
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作其金像高丈六淨
圓九層高九十丈上刹高十丈每夜解鈴鐘
之聲聞於十里
神龜元年詔諸郡立五級浮圖
正光二年敕宋雲沙門法力等往西天求經

四年宋雲等使西生諸國還得佛經一百七
十部。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禁中帝
曰佛與老子同時否道士姜斌曰開天經云
老子定王三年生年八十五西入化胡以佛

為侍者沙門曇謨最曰吾佛以昭王二十六
年生穆王五十二年滅自滅後至定王三年
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而化胡無乃

謬甚帝令群臣詳定真偽太尉蕭綽等勸奏
開天偽經罪當惑眾詔流斌于馬邑
武泰元年^大十月達磨自梁入魏止嵩
高山少林寺面壁而坐帝聞師異迹三詔不
至就賜磨納袈裟金鉢銀水瓶繒帛

孝莊^子宣武^子
永安元年太后胡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
冀州沙門法慶為行無賴為其徒所擄乃去
為扶術說渤海李歸伯率鄉人為亂衆推慶

為主自號大乘佛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慶
復王屠滅寺舍斬害僧尼焚燒經卷云新佛

出世除去衆魔詔元遣使持節討破之禽法
慶歸伯傳首京師餘黨悉平
三年宗玄先生孟仲暉造夾紵佛其像每夜
掩座行道足踏成文士庶瞻敬咸仰神異後
五年像忽隱去
節閱^王宣武^子

昔泰元年國子博士盧景祐通達佛法人稱
居士帝亦待以不臣從兄仲禮作亂累及景
繫晉陽獄景祐至心誦經枷鎖自脫帝聞其
異貸出之
孝武^子宣武^子
永熙元年洛京平等寺建浮圖成帝設萬僧

齋石像備首終日大泉感其神應
二年永寧寺大浮圖突火三月不息後東兼
人咸見浮圖在海中俄為雲霧所蔽
文帝^{宣武}宣武^子
大統元年敕沙門道臻為沙門大統。初祖
遷居坐少林九年先傳法及袈裟於慧可乃
往嵩門千聖寺十月五日端坐示滅門人

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使者宋雲西
城還通師手攜雙屐翻獨邁雲歸為言門
人啓擴視之唯空棺雙屐宋雲使西域王孝明
十三年失今稱東運通唐者云宋雲
孝靜^{宣武}宣武^子
孝靜^{宣武}宣武^子

十三年失今稱東運通唐者云宋雲
孝靜^{宣武}宣武^子

孝靜^{宣武}宣武^子

孝靜^{宣武}宣武^子

孝靜^{宣武}宣武^子

孝靜^{宣武}宣武^子

孝靜^{宣武}宣武^子

孝靜^{宣武}宣武^子

天平元年洛州刺史韓賢素不信佛白馬寺有漢明帝時經函時放光明世藏為寶賢住寺所破之未幾州人韓木蘭作亂一賊自苑中起以刀斫賢脛斷而死人謂毀函之報活是其速

述曰經函放光佛道之彰化也世之昧者

則斥為怪誕故惡之斫破之由其本心素無信耳一賊忽起斫其脛如斫其函感報之速自心之名也世人見佛經說地獄果報必曰佛設此等語以怖人佛聖智通三世見人造善惡者能預告以禍福使人知所勸懲耳非故設此語以怖人也作不善

降之百殊豈亦怖人之語邪

興和四年時魏境有寺三萬所僧尼二百萬人。魏書佛老志云生生之類三世神識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粗鄙不精無數形深鍊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謂君了有三畏畏天命又有人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又說六道受生六度進行及佛身真應不生不滅舍利塔廟教法流廣之義最為深

述曰有一代君臣必有一代之史所以記

諸言動法不法也堯舜之德必書蹈躅之行必書天時人事善惡臧否莫不畢錄有可誡謂之信史若是其可也自佛法來東舉世知所宗上真文秘要盈滿天下明心見性之道可坐以進益物救世正在仁義久久弊詐日起之後通人勝士欽挹風現

歷代修史之家未嘗不列敘其事故范曄之論西域曰佛道神化與自身毒音乾萬也西漢方志莫有稱焉豈道閉往運而數開叔業乎宏之著漢紀曰天竺有佛道焉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唐正觀稱制晉書摩什圖澄皆列於傳而贊之曰垂文

闡教通幽洞冥魏叔樸魏書其志佛老曰佛言三世神識常不滅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乃至無生此皆諸史敘佛之明義知佛道果可以益物救世云耳異哉歐陽氏之修唐書也凡釋氏之事有裨國政關人心者悉刪去之適足以存舊史之該瞻其之通學守隘見有若是謂之信史未信也

北齊書
文宣
天保元年詔高僧法常入內講涅槃經拜為國師
法師曇延長九尺六寸帝每召

入問道會周使周弘正來聘大臣舉師接伴弘正持才任氣及見延悠然意消未師書象所著經疏以歸帝益加重進位昭玄上統。嵩山寶公向白鹿山行忽聞鐘聲見一門題曰靈隱之寺有梵僧自外來寶隨入寺坐法堂牀上仰視屋間開孔如井有僧從孔飛下至六十餘人坐已各問今日何處齋或言豫章成都嶺南蜀北五天竺動千萬里最後一僧至眾問何遲答曰相州彼岸寺監禪師講會各各堅義有一小僧難問蜂起殊為可觀不覺日暮寶起曰監禪師是我和尚諸僧直視寶頃之遷失其寺乃獨坐柞木上柞音昨

出山問大統法上上曰此寺佛圖澄所造賢聖居之或隱或見至今山行猶聞鐘聲二年詔稠禪師至鄴都建雲門寺以居之師宴坐一室未嘗送迎帝至弟子勸之師曰窻頭盧迎王七步致王失國吾德雖不逮儀相似之所以不敢自欺冀致福於帝耳帝感左右以師便已欲躬加害師且出寺二十里拱

立道旁帝怪問之師曰恐血汗伽藍耳帝即悔謝謂僕射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謗邪遂同輩還宮問曰弟子前身何人師曰曾作羅刹王今猶好殺祝盆水使視之見群羅刹在後帝大敬信請受菩薩戒永不食肉盡停

五坊鷹犬傷生之具及境內屠殺。詔置賂玄上統以沙門法上為大統令史負置五十餘人所部僧互四百餘萬四萬餘寺咸京風教帝築壇具禮尊為國師布疑于地上統踐之升座后妃重臣皆受菩薩戒。帝在晉陽使人乘一駝救日可向寺取經函使問所

在帝曰任駝出城及出奄然如夢至山腹有寺群沙彌見之曰高洋駝來便引見老僧僧問高洋作天子何如使曰聖明僧曰汝來何為使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嬾讀經令於北行取之使者及命

六年初道士陸脩靜以梁武棄老子教遂奉入魏登文宣事佛靜等忌之詣關自陳請並釋子角法帝許之靜以呪術令僧水鉢皆滿官殿梁柱皆震帝顧謂大統法上曰佛門曾無人哉上統舉雲顯顯時被酒出曰汝曹聞者敢以小術自肆即以稠禪師衣置地道流并力不能動顯自取置梁間使呪梁柱亦不動

靜曰釋自標為內教內即小也顯曰天子居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官乎靜氣咽無對群臣皆忤躍帝乃下詔令道士自謂得神仙者可上三爵臺飛騰遠舉其不能者宜詣胎玄上統刺度有不從者殺四人遂下詔曰祭酒道者世中假妄楚蔡是味清虛焉在瞿瞞斯

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垂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於是齊境皆無道士

述曰脩靜生於晉末與遠公遊屢解於宋之秦始則說簡寂自秦始至梁天監已四十年不應今日復有脩靜告曰因梁棄道自梁奉魏當云陸脩靜之門徒斯為可信也矣

梁荆州居士陸法和以元帝為慧所破遂歸於齊帝以為太尉賜甲第和乞為佛寺其徒七百人悉脩禪法一朝禮佛坐牀上而終將歛縮身止三尺歛畢帝更令開視唯一空棺甯題壁云十年天子猶尚可位十年百日天子急如火廢帝在位百日周年天子遁代坐寺在仁人懼塗削之終不能滅

七年帝以內藏梵經千夾命三藏那連邪舍於天平寺翻譯教大統法上沙門都法順監詳帝躬禮梵文謂群臣曰此三寶之鴻基禮且偏敬也。沙門尊稱居士萬天懿優婆塞皆希並於鄴城譯經

十年帝幸遼陽甘露寺禪居深觀教非軍國大事不得聞述曰世謂文宣殘忍果於刑戮至欲比之桀紂然觀其譯經修禪受戒禁殺葷擅國師嚴融道教其敬佛為甚至蓋由前身為

聖寺沙彌以智頑力出珽世間居人王位行佛法事而初年好殺特其殘習之所為耳非如桀紂不遇佛法行殺無悔者之比也

武成高祖第九子孫敬德先造觀音像後有罪當死

河清二年詔慧藏法師於太極殿講華嚴經百卷六十八卷孫敬德先造觀音像後有罪當死

沙門教誦經可免既覺誦滿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詔赦之還家見像項上有三刀痕此經遂行目為高王觀世音經述曰此經止十句即宋朝王玄謨夢中所授之文今市肆刊行孫敬德所誦者是後人妄相增益其文猥雜遂使識者疑其非真又本朝嘉祐中龍學梅摯妻夫目使擣于上立一夕夢白衣人教誦十句觀音經遂誦之不輟雙目復明清獻趙公刊行其事大士以茲至簡經法救人於危危之中古今可紀者三驗矣不可不信乎

後主諱武成長子武平六年沙門寶暹十人往西天求經還得梵本二百六十部隆化元年詔得鄴都白馬寺佛圖澄所造塔符舍利三威以寶瓶廣武王筮置水晶鉢行道祈請舍利忽浮水面右轉七匝

北周

元帝宇文覺太祖

元帝宇文覺太祖四年西魏大統十十詔僧實禪師為周國

三藏。詔以舍利藏蒲州常念寺大文光明

自瓶而出乃建浮圖以表祥異。帝佩於檀

山遙指山上問群臣有所見乎掌書記盧光

獨曰見一沙門帝曰是矣即解圍而還乃令

光於其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錫杖瓦鉢

武帝第四保定三年詔曰歲在胎陽龍集天并

者若歲在中也當令所司奉造一切經藏

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泥洹之說

天和四年沙門藏稱於長安譯經沙門至德

譯法華經普門重頌偈。詔名儒僧道申法

三教沙門道安作二教論以儒道九流為外

教釋氏為內教帝信道士張賓衛元嵩之議

以識緯黑衣當王心忌釋氏張賓說帝曰虛

虞無佛圖而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短但利

民益國即稱佛心大佛以大慈為本終不苦

役黎民度恭泥木請造平延大寺容著四海

蒼生不立曲見伽藍備安大業五典以平延

者無間道俗問釋怨親以城隍為塔寺即皇

帝是如來用郭邑作僧坊和夫妻為聖象推

令德作三綱尊者年為上座選仁智充知事

求勇略作法師是以六合無所計之心八方

有款周之象

四年二月集百僚僧道於文德殿討論釋老

同異

建德元年正月帝幸玄都觀自外座講說公

卿僧道互為難問。時長安有李練者神異

不測每夜於街上大哭釋迦牟尼佛如此屢

月後二年果有廢釋之事

二年二月集百僚僧道論三教先後以儒為

先道次之釋居後。詔群臣沙門道士於內

殿博議三教法猛法師立論理勝司諫大夫

甄鸞上笑道論凡三十六篇用笑道家三十

六部以釋教有十二部今三倍勝之以明

帝集僧道宣旨曰六經儒教於世為宜真佛

無像空崇塔廟愚人信順徒竭珍財凡是經

像宜從除毀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斯為悖逆

之甚國法宜容並令反俗用崇孝養時慧達

法師出眾抗荅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

國家七廟豈是有情帝曰佛經外國之法故

皆廢之七廟上世所立朕亦不以為然將同

廢之矣師曰若以外國之法非此所用仲尼

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不行七廟若

廢則五經無用三教同廢何以治國帝曰魯

與秦晉封域雖殊莫非一王之化師曰若秦

會同一王化震旦天竺同在閭浮輪王一化

何不同遵帝與師往復數至十二帝不能屈

三年五月帝欲偏廢釋教令道士張賓飾詭

辭以挫釋子法師知玄抗酬壯帝意嘗不能

制即震天威以垂難辭左右叱玄聽制玄安

庠應對陳義甚高陪位大臣莫不欽難獨帝

不說明日下詔并罷釋道二教悉毀經像沙

門道士並令還俗時國境僧道及眼者二百

餘萬。六月詔釋道有名德者別立通道觀

置學士百二十員著衣冠笏履以身殊半為

學士沙門道安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號

慟不食而終前曾作。法師靜謁聞詔下諸

闕奉表求見帝引對極陳毀教報應之事帝

改容謝遣之遂遁入終南山號泣七日坐盤

石引刀自條其肉掛腸胃于松枝捧心而卒

白乳旁流凝於石上聞者莫不流涕

述曰佛道本常有時而阨者世人之業感

耳以故大小三災業感之大三武滅僧業

感之小然每當滅則必有聖賢者出魏武

有靈始周武有知玄道安靜謁皆為法忘

身求獲大教而謁之條肉捧心世或謂其

徒自苦辛殊不知縱無益於當朝猶足以

感動世人俾知為法之切有若此者武帝

廢之宣帝復之曾不數年其道復振時知

非諸師誠感之應乎

六年伐齊滅之并毀齊境佛教經像時僧尼
反服者二百餘萬

宣政元年六月帝感痲疾身瘡大發遂殂
引性

宣帝試子

大成元年先是沙門道林以學業進見與武
帝議論二十日剛昨七十番帝不能屈遂許
以復教會帝殂至是道林申請尤力上許之
遂下詔曰先帝感於異論以釋道為無益故
廢而不行然大教所繫詎宜罷黜今簡者舊
有道者二百二十人勿翦髮毀形於東西二

京陟岵寺為國行道乃敕智藏等長髮為菩
薩僧充寺主華冠瓔珞作菩薩大士相。詔
曰三寶尊重特宜修敬其今舊沙門有德行
者於政成殿西安居行道。追封孔子為鄉

國公
靜帝所生

大定元年詔天下并復釋道二教復立佛天
尊像丞相揚堅與陟岵寺智藏靈幹等再落
髮度僧二百二十人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八

十末

史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六七二頁中一九行「太子」，徑作「太子」。
- 一 六七七頁上三行夾註左「不改元」，徑作「今改元」。
- 一 六七七頁上一〇行夾註左「春孟」，徑作「孟春」。
- 一 六七八頁上三行「二百餘萬」，徑作「三百餘萬」。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九

宋成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慧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六

隋書

文帝

開皇元年帝初受禪沙門曇延謁見勸與復

佛法乃下詔周朝廢寺咸與修營境內之人

任聽出家仍令戶口出錢建立經像由是民

間佛經多於六藝之籍○初同州般若寺尼

智仙通禪觀言人吉凶皆驗文帝始生於寺

尼謂太祖曰此兒佛天所祐因呼為那羅延

此云佛太祖委仙視育一日皇妣來抱見兒

成龍形驚墮于地屋失聲曰驚吾兒致令脫

得天下及長密告之曰像教將滅一切鬼神

皆西向汝當大貴佛法暫廢頓汝而興及周

武嚴教此尼竟隱帝家○詔於相州戰地為

軍士死者建寺薦福○勅僧狂法師住大

興善寺為隋國大統○南朝陳國沙門智周

寺自西竺還齋梵經二百六十部詣關上進

上召見慰勞賜以緡錢

三年詔天下正五九昇六齋日不得殺生命

○唐公李淵魏州人以長安宅居施沙門曇

崇帝為製清禪寺名○海陵沙門惠盈六時

禮三千佛教民鐵苦之厄一日講法華經有

神權從稱五道大神請授戒法云往東海巡

行盈為設食授戒而去

四年靈藏律師始與帝為布衣交及即位建

大興善寺以居之教左右僕射兩旦家問起

居嘗陪駕洛州歸之者衆帝手教曰弟子是

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

師度之由是度人至數萬有疑之者帝曰律

師化人為善朕禁人為惡意則一也

五年詔法經法師於大興殿授菩薩戒

六年九早詔曇延法師於正殿升御座南面

授法帝及群臣咸席地受八關齋戒俄而雲

興大雨霑靈

七年詔曇延法師為龍玄大沙門統

八年曇延法師云帝親視朝教王公已下往

臨軒內史薛道衡白弔文曰聖皇啓運像法

載興卓爾縹緲衣帶為稱首屈宸極之威重申

師資之禮文三寶藉之弘通二諦由其宣暢

以誘人為善之德為助國行仁之方豈謂法

柱忽傾慈舟遽覆匪直慈艦四眾固亦醜感

一人○京兆杜杲暴亡至冥府王審其名曰

誤矣問祈識周武帝否答曾任左武候司法

常在殿陛王顧吏引至大鐵屋從窻中望一

人瘦身鐵色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苦

答曰我信術元嵩毀滅佛法故此受罪祈曰

臣諛追當還大家有說否曰汝若還為闢大

隋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我滅法受大苦望

為我作福相教及還以事闢帝乃教天下人

出一錢為武帝進福見唐高僧傳法苑珠林

九年李士謙雅好佛學兼善玄談有客問三

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時

以為至論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時

十年是年隋書卷一百一十五正月詔曰光宅觀禪師昔

周武毀教朕曾發心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

遂即興復師已離世綱維已化人必希榮進

僧倫用光大道○敕臣僚士庶有欲出家聽

是歲度僧至五十萬

十一年詔相州靈裕法師至京為國統裕表

辭三上帝留之不可謂僕射蘇威曰朕知裕

師剛正不可屈乃厚賜還山御書重泉為寺

名○十一月晉王廣效神武管揚州迎顛禪

師至鎮設千僧會受菩薩戒上師號曰智者

述曰世謂場帝果戒學素而弑父代立何

智者之不知預鑑邪能借闢王之事以

比決之則此滯自銷故觀經疏釋之則有

二義一者事屬前因由彼宿怨來為父子

故阿闍世此云末生怨二者大權現逆非

同俗間惡逆之比故佛言闍王昔於毘婆

尸佛發菩提心未嘗墮於地經云又佛為授記卻後作佛號淨身法華又番裕記闍王未受果而求懺令無量人發菩提心有能熟思此等文意則知智者之於佛帝鑑之深矣故智者自云我與晉王深有緣契今觀其始則護廬山主玉泉終則創國清保龕壘而章安結集十年送供以是比知則煬帝之事亦應有前因現逆二者之義孤山云菩薩住首楞嚴定者或現無道所以為百王之監也事見智潞州刺史辛身之立十五層浮圖州人張元暴死復蘇云神遊天上見一堂極崇麗天人曰辛刺史有大功德作此堂以俟之十二年二祖慧可禪師先傳法於舒州僧祭以是年往管城正教寺說法有和法師先於幸講涅槃學徒稍引去聽法和勝憤乃誘于邑宰加以非法師怡然委順壽一百七先謂祭曰吾有宿累今當償之。十二月智

者禪師至荆州玉泉山安禪七日感關王父子神力開基造寺乞授五戒師入居玉泉道俗稟戒聽講者至五千人詳見前十三年帝幸岐州蒐于南山代日錄遂獸入古密中忽失所在但見滿密損佛像沙門墨還曰比周武毀法故聖像多委溝壑帝乃下詔諸有佛像碎身遺影者所在官檢送寺莊嚴。四月智者於玉泉說法華玄義章安頂法師預聽。七月賜智者玉泉寺額。十四年詔建禪定寺名曇遷法師集海內名德百二十人以居之。智者於玉泉說摩訶止觀聽衆千人章安預聽。冬十月智者過岳州為刺史王宣武授戒法沙門曇捷等請講金光明經其俗聞法感化一郡五縣一千餘所咸舍漁捕唐時改十五年真觀法師智者於杭州虎林山建天竺寺唐時改。二月晉王遣使迎智者至揚州禪衆寺上所著淨名義疏九月辭歸天台。○北天竺闍那崛多於大興善寺譯佛本行經等三十三部翻經學士費長房等筆受十六年齊州靈巖寺釋道相暴亡至冥府見勢至菩薩將觀僧獄有榜云衆僧違法迴向京師請靈巖寺額將額百足驢兩頭至京遂通事舍人是靈巖極越為未得額不費一錢迴自思此額因我而得應銷三十足銷乃市然布香菓等物私用入已嘗入梁壓地獄迴聞即首服陪還又一榜云人盜僧林杏樹截作梳村寺僧道郭拾得焚木一截仍堪作梳五八十錢當隨火燒地獄郭聞訖即時承還又榜云沙彌道弘為衆作餽飽先盜食一鉢

當墮鐵丸地獄弘數年口瘡乃為衆設一供如此三十餘人道相七日內十三度死見菩薩指示罪相以語諸人即各降懺從持隨滅詳錄十七年翻經學士費長房進關皇三寶錄十五卷長房先為沙門周武沙汰反俗隋興入預譯經。十月晉王遣使迎智者師至石城乃稱有疾謂門人智越曰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吾知命在此故不須進乃右脇西向專念彌陀至十一月二十四日為衆說法即入三昧門人奉靈龕歸佛隴藏之西南峯十八年故智者弟子僧使灌頂晉明奉遺書及淨名義疏至揚州王答書所囑天台造寺今遺司馬王弘一遵指畫二十年立晉王為皇太子教天下名藩有毀佛天尊像者以大逆不道論仁壽元年詔天下名藩建靈塔遺沙門淨業真玉等分送舍利奉藏諸郡百十一塔靈瑞之跡偏見僧傳南山。○南天竺三藏達磨笈多法寶北天竺闍那崛多此於大興善寺重譯法華為八卷名曰添品。十月天台僧使灌頂智瑛至京師奉答謝皇太子造寺二年西天竺沙門闍提斯那來上言天竺後

石碑說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
堅意建立三寶

三年洛陽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
不能用歸而教授河汾之間續六經以見志
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以漢統天下除
殘穢與民更始起漢高止晉武比百五

吾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以天下無賞罰三
百載失故始晉思訖隋開皇寓褒貶以代賞
罰元經義也五始故各別名元經凡五十五篇
魏元經義也五始故各別名元經凡五十五篇
魏元經義也五始故各別名元經凡五十五篇

齊周隋六代之俗六十三篇正禮樂以旌後王
之失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後王贊易
道以申先王之旨贊易七十篇申明孔世稱
士氏六經能辨印之美故錄曰不稱朝廷
二徵皆不至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房玄
齡杜如晦魏徵李靖溫彥博竇威杜淹溫大
雅陳叔達王珪皆北面受道為世卿相弟子

薛收等集對問之言名曰中說其言三才五
常之道天人性命之際備矣中說其言三才五
常之道天人性命之際備矣中說其言三才五
常之道天人性命之際備矣中說其言三才五

方之教也守國則泥乃訂子讓讓曰三
教於是乎可一矣謂子之通也
教於是乎可一矣謂子之通也
教於是乎可一矣謂子之通也

大業元年九月帝幸揚州天台僧使智瑠詣
行在所引對大乎殿教為天台寺立名智瑠
啓曰昔陳世有定光禪師遷神之後夢其靈
曰汝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為一當有大
力勢人為之造寺寺若成國即清宜名國清
寺上曰此先師靈瑞也即用為名乃遣通事

舍人盧正方奉安寺額教秘書監柳顧言為
智者造碑立之寺門十一月二十四辰辰設
千僧齋有司案名滿足千數臨齋受觀數遍
一人今人誤謂此寺非財咸謂智者化身來
受國供是日午後使者大衆開視靈龕唯空
林虛帳而已已相傳王象載觀一日推開王

二年詔沙門道士致敬王者沙門明瞻等抗
詔不從帝詰之對曰陛下若使準制罷道則
不敢不奉如知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
敬俗之典帝默然而止。三祖僧祭禪師云
師初以白衣詔可禪師既傳法授末屬周武

發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隋開皇初居皖
公山在揚州傳法於沙彌道信優遊江國以
庚年復還舊止為眾說法儼立而遊塔于山
谷寺。相州沙門道明亡同房僧玄緒暮行
野間忽見伽藍往投之遇道明不異平生引
緒至房緒私怪之至後夜明起謂緒曰此非

常處謹莫過堂去緒潛往見維那唱施粥皆
作血色行粥徧諸僧舉身火然如一食久維
那打靜無復苦相緒懼還所止明至緒問之
答曰此是地獄吾為取僧一束柴煮漆忘不
陪償當一年然足受罪褰衣見膝下並焦黑
因曰公幸為我買柴百束陪還常住并寫法

華經一部可得免苦緒許之歸寺依言為辦
重往尋寺寂無所見僧懷錄
三年正月詔天下州郡七日行道總度千僧
上親製頌文曰菩薩戒弟子皇帝揚總持楮
百和南十方諸佛願以度人出家功德普為
有頃無間地獄清淨罪垢同至菩提

五年詔天下僧徒無德業者並令罷遣寺院
平僧量留餘並毀折廬山福林大志禪師者
門素服哭於佛前三日誓舍身明道乃詣東
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當道當然臂以
報國恩上敬而許之遂以布幄經升大欄端

坐度火然之焚畢入定七日加趺而終自是
詔下而不行

九年詔改天下寺曰道場○帝幸維揚名神
僧法喜入見一日迷宮中索羊頭帝惡之以
付廷尉禁衛甚嚴而有司見其日丐于市上
命索之見裝袋覆黃金鑽骨詔以香泥塑其

形是夕泥像起行言笑如故上異之詔釋其
禁未幾示疾而終葬之香山後數歲自海南
歸者見師殊無恙發其家視之唯空棺焉及
煬帝遇害江都方悟索羊頭之先識

恭帝煬子煬
義寧元年煬子章安灌頂禪師於天台國清寺
為智威禪師說止觀心要

唐高祖高祖李淵受

武德元年詔為太祖已下達橋檀等身佛三
軀以沙門景祥嘗記帝嘗奉天命為立勝紫
寺以沙門雲獻於隋末殺隋救飢民為立慈

悲寺以義師起於太原為立太原寺又詔并
州立義興寺以旌起義方之功

二年詔依佛制正五九月及月十齋日不得
行刑屠釣未為國式

三年
四年釋智嚴初仕隋為虎賁中郎持符券引

晉桂澆水囊不飲蟲水至是棄官入皖山學
道見異僧火餘謂之曰卿已八十一生出家
矣同軍閭立胤至山奉之見山崖峻立為獸
悲鳴謂師曰即將狂邪何為住此答曰我狂
欲醒君狂正發同軍嗟歎而退

六年漢澤縣李錄事亡常往餘法師所聽講
維摩共人言講師問之曰今講此經感何人
聽答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
級充滿然見諸天開法師酒氣皆回面而聽
餘即悔過不復飲鬼又曰非唯此會獨感諸
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教沙門玄裝三藏
住大莊嚴寺

七年上幸國學釋真命博士徐曠講孝經沙
門慧乘講心經道士劉進善講老子博士陸
德明之明隨方立義編折其要帝說曰三人
者誠辯矣然德明一舉輒蔽

八年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祇路
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
揖者親遊手竊食易服以逃租賦夫生死壽
夭出於自然刑德成福關於人主而愚僧矯
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
害政良可悲歎書奏不報

魏卷曰佛奕以小人之美一旦上書謗佛
毀教當時群臣皆所不取獨高祖薄信迷

其說今觀佛奕之疏沙汰之詔不過謂遊
手竊食苟避征徭而已嘻學聖道以求出
世開教惡化以贊理天下明善惡之應以
警俗俗窮性命之旨以悟真修學佛者
之大效其與儒家者流將並行而不悖豈
當以征夫徭卒之賤而望之者哉或曰學

佛之士多自農出反而止之所以厚農俗
也不然今夫田家之子致身科第者豈得
而止之邪矧夫佛道多容不問愚智若指
其庸鄙以蔽諸賢使比于厚誚退之忿其
外而違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今名
為儒而資小人者固多矣未聞以為者不

善而遽欲廢周孔之教然則出家而庸鄙
者人排之未至非佛道之咎也

九年傅奕七上疏請除佛法帝以其疏付群
臣雜議大臣皆曰佛法與自屢朝弘善遠惡
冥助國家理無棄廢宰相蕭瑀瑀曰佛
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

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畔其
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
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合掌謂
之曰地獄正為此入設瑀帝一日問
群臣曰傅奕每言佛教無用卿等如何左僕
射裴寂曰陛下昔創義師志馮三寶言登九

射裴寂曰陛下昔創義師志馮三寶言登九

五誓啓玄門令六合歸仁富有四海而欲納
英言豈不虧往德而彰今過乎帝後以疏頌
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沙門法琳撰破邪
論謂佛教微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時域中
之治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啓迪昏
蒙利國非淺特奉王府記室虞世南爲序以
贊之明樂法師作決對論責爽誘佛僧八事
有秦王府典儀李師政述內德論云勸善進
德之廣六經所未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
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
塵厭執清逸而難蹈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
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櫛巢之居文字代
結繩之政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
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豈得以詩書早
播而可隆貝經晚至而宜替又死生無窮之
緣報應不朽之說釋氏之所明黃老之未喻
也又慧業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十異
九迷之謬上覽諸沙門論議寤奕樂道毀佛
遂有兼汰二教之意○五月下詔以沙門道
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而寺觀都接虛印涸
雜屑詘非所以爲垂教共僧道戒行虧闕者
並令罷道精勤練行者並就大寺觀居止供
給衣食京師留寺三所觀一所諸州各留一
所餘皆罷之○六月庚申皇太子建成齊王

元吉謀不利於秦王秦王世民討殺之以秦
王爲皇太子祭大赦天下停前沙汰僧道
詔○八月詔傳位於皇太子既即位嘗問傳
奕曰佛道微妙重迹可師且報應之事顯然
卿獨不悟其理何邪對曰佛乃西方之紫點
無補國家臣非不悟不學也帝深惡其言
云後傳奕得惡病禱身糜爛號叫而死少府
監馮長命夢至冥府多見先亡因問傳奕毀
佛惡病而死今受何報答曰已開付越州爲
丞掣矣當時識者謂是五犁地獄也世宗
太宗世宗正觀元年五月

紂無辜殺人實盈罪惡之比天下既定仁
心自存惟知佛法可爲拯濟寔齊行懺惠
及幽關蓋所以救沈苦以還有生真仁恕
之君也
五月敕先朝忌辰並於章敬寺較齋行香永
爲定式○七月詔京城諸郡僧道七日七夜
轉經行道爲民祈福以保秋成每歲正月七
月視此爲式
三年正月詔京城沙門每月二十七日行道
轉經王經爲國祈福官給齋供○三月詔密
州師淨禪師至京祈雨師結齋坐禪感天西
北白虹晝見大雨通濟○八月沙門玄奘上
表乞往天竺求經○十二月詔曰有隋失道
九服沸騰朕親提元戎致強明罰可於建義
以來交兵之處凡義士出徒隕身或陳者各
建寺刹招延勝侶樹立福田濟其營鬼世宗
法者神明也營鬼也世宗以稱朕矜憫之意世宗
至見唐書史改錄
四年正月敕上官續釋迦佛文六像奉安殿
光寺設千僧齋○五月戰塲建寺成數群臣
撰碑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李百藥撰
破宋老生於首州立普濟寺許敬宗撰破薛
舉於幽州立昭仁寺朱子奢撰破宋金剛於
晉州立慈雲寺褚遂良撰破王世充於伊山

立昭覺寺虞世南撰破寶建德於泚水立寺
慈寺額師古撰破劉黑闥於洛州立昭福寺
岑文本撰是歲天下大稔米斗三錢外戶不
閉行旅不齎糧斷刑纒二十九人天下大治
帝謂群臣曰此魏徵勸朕行仁義既效矣因
追念初平天下手誅千餘人不值太平即以

御服施諸寺命僧行懺事見善史歐陽

鎧菴曰君舉必書故曰史史者所以記當
時失得之迹也以故惡如絃君必書醜如
蒸母必書豈以其醜惡而不之記邪是知
修史者不沒其當時善惡之事斯可為信
史也昔范曄著漢書西域傳始論佛法陳

壽志三國則忽而不錄唐太宗修晉書於
沙門高行時有所取魏收於北史著佛老
志李延壽於南史作顏惟德凡帝王公卿
毀讚佛老者莫不悉載其於二教之偏正
優劣當年今日未嘗不明識所歸歐陽氏
之修唐書五代史也於佛老之事則削之

夫唐書唐家之正史非歐陽之私書也借
使不足法論之可也豈當以已所不好而
悉削之邪是知無通識者不足以當修史
之任也夫佛法之取舍大較係乎人之好
惡韓歐司馬始不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詆
訶及退之問道於大顛未敢聞法於圓通

君實廣文中子之言而作禪頌言為百世
師行為天下法為賢為大聖是名佛菩薩
禪頌六章見是三賢者始惡而終好之惜
乎聞道之晚而其先出之言莫可收也吁
佛法之取舍果在於人之好惡可不審乎
哉

五年正月

詔僧居道士致敬父母政事

林

詔以

慶善宮為穆太后建慈德寺為皇太子承乾
建普光寺教沙門法常居之為太子授善薩
戒十一月化度寺僧邕禪師亡上敬悼賜
帛敕右庶子李百藥撰碑更令歐陽詢書

初波斯國蘇魯支立末左
火狄教即外道梵志也教於京師建大秦寺
海此以六秦

六年詔以東都龍濟舊宅為天宮寺 詔
杜順和上入見錫號帝心○八月七日章安
禪師示寂于國清吳香滿堂

沈九

七年中天竺三藏明叉來譯大乘莊嚴論李
百藥序之云大小乘學悉以此論為本於此
不通未可弘法○敕僧道停致敬父母○寒
山子者隱居天台之寒巖時入國清寺有拾
得者因豐干禪師於赤城路側得之可十歲
委問無家付庫院養之三年令知食堂常收

萊津於竹筍寒山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叫
喚快活寺僧逐罵輒撫掌大笑問丘胤初為
台州刺史臨途頭痛過豐干言從天台國清
來為噴水治疾須臾即愈胤問天台有何賢
士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
取相寒山文殊迹述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

子胤至郡即詣國清問豐干院僧道翹引至
空房多見虎迹云禪師在日唯煮米供衆夜
則唱歌自樂又問寒山拾得引至窻前見二
人向火大笑胤前禮拜二人喝胤曰豐干旣
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二人即把手而笑交
向寒巖更不返寺胤乃令道翹於村墅人家

屋壁竹石之上錄歌詩三百餘首傳於世云
八年詔為穆太后建弘福寺車駕親臨自開
佛眼○尚書虞世南立疏曰弟子早年忽遇
重惠當時運心差愈之日奉設千人齋今謹
於道場供千僧蔬會以斯願力希生身世世
常無疾惱七世久遠六道怨親並同今願

沈九

○敕普光寺常法師入內殿為皇后授戒○
萊州奏高麗三國僧新羅日願入中國學
佛法欲規虛費耳魏徵曰陛下所為善足為
夷狄法所為不善雖距夷狄何益於國詎許
之
九年十月玄琬法師終于延興寺遺表有云

聖帝方事三寶不應使沙門與百姓同科
乞令僧有過者並付所屬以內律治之帝嘉
納焉乃遣皇太子臨弔敕有司給葬具葬具
自始十一月詔曰比緣喪亂僧徒減少華
臺寶塔窳戶無人其令天下度僧居三千人
有司詳定務取德業精明者以開僧徒有假

託賢巫左道惑眾造詣官曹囑致贓賄者朕
在情持護必無寬貸諸犯過者空令所司依
準內律明為條制詔曰老子

李姓是朕之祖名位稱號宜在佛先沙門智
實法琳等詰問申理詔不許駕幸浴陽實等
復抗辭固爭以道士雖冒宗老子其實違三

張符水醮錄之事後漢張陵父子教民悔過
張角效其法用符水以不立居釋氏上敕宰
相岑文本論旨實等固不奉詔帝怒杖實于

朝堂茂其服流之嶺表而終有諤其不量進
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復回所以力
爭者使後世知有僧耳聞者規朕

十二年尚書虞世南既卒上夢見之因詔曰
世南德行純備志存忠益養從物化良用悲
傷昨因夜夢朕親斯人無進諫言有若平生

之舊可即其家造五百僧齋佛像一軀以資
冥福以申朕思舊之意唐
十三年詔國子祭酒孔穎達沙門慧淨道士

祭冕入弘文殿談論三教淨講法華祭冕問
曰經釋存品第一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來
入定放光雨華為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
漸故曰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序最居先
故釋第一見曰師言不出聲何所可領師曰
善薩說法擊震十方道士在座如迷如醉冕

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殿街理絕
狐蹤道士神聖謂人為畜天情大說合座歡
踊○方士秦世英譜法琳所著破邪論訛毀
皇宗敕流益州而亡○有西域僧來善咒術

令人死復蘇帝令咒飛騎皆驗傳奕曰此邪
術也請使咒臣咒之無所覺僧忽仆地若為
物所擊者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得佛齒

所擊前無堅物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者
唯於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及往見齒出角
扣之應手而碎

述曰夫咒以中道為體持善惡為用此
大聖秘密化物之法而持是法者必惟其
人故蘇婆呼童子等經云諸咒皆有神主

明王諸威德鬼神以為之護神主
薩明王即神明仙王或鬼神然明王部主
慈悲護於彼咒師不見其過至於諸惡

毒鬼見有為利養詐解持誦者見彼癡人
緣執金釧杵便生嗔怒即害彼命云今觀

西僧不知持善惡之義而欲以區區咒
術遠來東土咒死為功邀名主有利欲
之心無沙門之行是宜謹呪鬼神乘怒以
斃之耳呢騎兵死咒傳奕不死奕小人誘
法罪在派非奕能拒呪也此事至秘唯
探索呪部者能知之佛舍利齒骨一切物

不能壞彼婆羅門所構之齒恐非佛真用
於角以碎之或金剛石偽為之物雖足以
成傳奕博物之名而終不能知吾佛金剛
不壞之體世好黨奕而不知義故為辨之

庶幾乎免謗法之辜而救淪墜之苦也
詔曰遺教經者是佛臨涅槃時所說誠教弟
子甚為詳要末俗緇素不知崇奉永懷聖教

用思弘開宜令有司多寫經本付京官刺史
各一卷若見僧在業行與經不同者公私勸
勉必使遵行文新

述曰太宗知務僧之本在於遺教故能戒
有司寫經本令公相勸俾免於過其有得
於仁王護法之心也

十月杜順和上坐亡于義善寺有弟子詣五
臺禮文殊方抵山麓見老人語之曰文殊今
在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

往
十五年善導法師至西河見綽禪師九品道

場講誦觀經喜曰此入佛之津要也修餘行業迂闊難成唯此觀門速超生死至京師擊發四部三十餘年般舟行道造彌陀經十萬餘卷畫淨土變相三百餘卷滿長安中並從其化有終身誦彌陀經十萬至三五十萬卷日誦佛名一萬至十萬聲者師念佛時有光明從口出後高宗朝賜寺名曰光明云

十六年上幸弘福寺為穆太后追福自製疏稱皇帝菩薩戒弟子謂寺主道懿曰朕頃以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居釋氏先卿等能無憾乎對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詎敢有怨上曰佛老尊卑通人自鑑豈一時在上即以爲勝

朕宗自柱下故先老子凡有功德余向釋門往日所在戰場皆立佛寺太原舊第亦以奉佛初未嘗創立道觀存心若此卿等應知十七年新州黃梅四祖道信禪師四微不起乃就賜珍繪以旌其道。敕衛尉丞李義表黃水令王元策使西域遊歷百餘國至毗離

邪城東北離摩室元策以手板量之縱橫得十笏因號方丈復登耆闍崛山刻碑紀唐威德。八月京州秦昌松縣鴻池谷有五石青質白文曰高皇海出天子太平天子李世民國千手太子李治七佛八菩薩上佛田天子文武真觀昌大聖延四方云十一月遣使以五

帛詣鴻池谷祭謝靈觀唐史李紀新書稱五石自秦成其文帛一列十字李善云高皇海出天子太平天子李世民國千手太子李治七佛八菩薩上佛田天子文武真觀昌大聖延四方云十一月遣使以五

述曰高祖之順承天命也以沙門景暉有預記乃立像造寺建齋禁殺運運然無敢後一旦感傳奕之扶言透飲以佛法爲無用而沙汰之既而內難卒發詔已下而不行太宗臨朝大弘斯化鴻池瑞石識文昭然觀其屢朝譯經列聖製序建仁王之高座注般若之真乘受戒講經問道聽法鑄

像建刹試經度人斯皆天性與能起於備稟誠知此道有助國救世之功爲修身治心之法故能與孔孟之學並行而不悖也至言其歷代尊僧之禮則於古爲尤異故崇其位則不使釋臣重其德則加之爵祿分亡物則悉依僧律罰有過則唯裏內科

自非石識所謂七佛八菩薩之出處世間馬能相繼崇尚之不絕乎十八年岑文本本爲中書令文本少時嘗念法華普門品曾乘舟吳江舟覆人盡死文本沒水中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既而隨波涌出至岸獲免後於家設齋一僧後去謂之曰天

下方亂君幸不預定終達太平致富貴言訖不見及文本就齋後於食椀得舍利二十九年正月玄奘三藏自西天還長安留守房玄齡備釋部威儀迎置弘福寺是日有五色雲覆經像上二月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問西域事迹詔撰西域記所歷百國山川風俗前史所未聞也詔就弘福寺同沙門道宣

寺翻譯二十年七月獎法師表上新譯菩薩藏經顯揚聖教論等凡五部請帝製序。詔法華智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大夫前身是陳僕射徐陵聽智者講經因立五願一臨終正念二不墜三途三人中託生四童真出家五不墮

流俗之僧後生縉雲朱氏年十八將納婦路逢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違普善因示其五願師聞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拔章安爲師咨受心要即證法華三昧二十二年上幸坊州玉華宮召獎法師既至

上曰朕在京苦熱故就此山泉石之清情見法師故達相屈比日所翻何經獎曰近譯彌勒論如地師論帝宣論觀覽謂侍臣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九流典籍猶汗滂方演渤耳世言三教齊致者此妄談也因敕有司寓新經論頒賜九道

總管分天下御製大唐三藏聖教序以冠其首今時石本行其大者三卷四卷二卷詔皇太子撰著薩藏經後序二卷其本也自是平章法義不輟於口敬待法師親於家人嘗問師曰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對曰弘法須人度僧為最帝說○九月詔京城諸郡各度僧每寺五人凡度一萬七千人○十月車駕還京師救於杜闢大內紫微殿西建弘法院命焚法師居之選名德七人以從查則陪御談玄春則歸院翻譯上令翻道德經為梵文以遺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大殊安用佛言用通老義且老子立義膚淺五竺觀之適足見薄遂止○四祖信禪師居破頭山有老僧號裁松道者謂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老矣使有所聞何能廣化能再來吾尚可待乃去行水邊見周氏女浣衣擇米寄宿歸而孕父母逐之日庸紛里中女宿泉館及生一子棄水中明日見泝流而上氣威體潔遂舉之常隨母乞食見四祖于黃梅道中祖語其母令出家是為弘忍禪師嗣居東山大行其道眾館後為佛母寺東禪有佛母家林間四祖登廬山絕頂望破頭山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以問大衆弘忍曰莫是和我上它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如是○十二月皇太

子為文德皇后建慈恩寺譯京城六德五十人以居之各度侍者六人教太常九部樂奉迎梵本諸經瑞像舍利五十大德入寺帝御安福門樓觀鐘磬致敬
二十三年四月上幸華嚴宮召焚法師陪從上歎曰典法師相見恨晚未盡弘法之意五月月上崩
高宗第九太子永徽元年詔天宮慈威禪師補四大師朝散大夫
二年九月四祖信禪師安坐而逝塔于東山黃梅寺明年四月八日塔戶自開儀相如生門人不復敢閉○法華威禪師為天宮慈威禪師說止觀法門○常州安國寺沙門善伏每為眾說法嘗云行慈不教佛教之都門若奉教而不能行是猶講禮而為僞傲也又嘗勸人修六道供以人先亡者無越此速傳三年焚法師請於慈恩寺建浮圖藏西天舍利經像○中天竺沙門無極高至長安譯陀羅尼集經時那提於慈恩寺譯經地客訶羅於弘福寺譯經一時宣譯皆極其選法門榮之
四年日本國遣沙門道照入中國從焚法師傳法

六年初焚法師譯因明論尚藥吕才作解頤毀之法師慈立致書于左僕射于志寧以斥吕才太常博士柳宣勅才妄舉有旨令公卿學士領才誌慈恩寺就法師禮悔○屬賓國佛陀多羅於白馬寺譯圓覺經○會稽永欣寺有異僧來碧眸清瘦自稱我即康僧會言訖立化寺眾驚異乃漆其軀而事之持禱立應
顯慶元年正月左代王弘為皇太子教為建僧齋五千員於慈恩寺○教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清燕譯經潤文使○三月上御製大慈恩寺碑成焚法師上表稱謝○五月焚法師疾上遣御藥符壽童泰之師因附奏二事一者正觀以老子名位在佛先會面陳先帝許從改正二者永徽初教僧道有過情難知者可同俗法推勘遠達官司動行初秋虧辱法門上曰佛道名位事在先朝尚書平章若僧用俗法即違傳羅○十一月武后生皇子神光滿堂賜名佛先王即中宗踰月詔於焚法師出家落髮授歸戒及後三寶二年敕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樓臺廊廡四千區詔道宣律師為上座神泰法師為寺主懷素為維那宣律師居西明作續高僧傳三十卷起梁天監訖唐正觀○勅僧道無得受

父母尊長科。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示法
師得法於五祖為牛頭第一世應橫出一枝
佛法之記。西天寶掌禪師坐於禁州浦
江寺計其壽一千七十二歲九月生於七國十
三年詔沙門義遠道士黃頤等入宮談論道

士李榮立本際義往復數回理屈語塞帝令
黃門引榮退席賜褒幣以賞之。日本國遣
沙門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
四年詔僧道入合璧宮論議法師會儒立五
區義神泰立九斷和義道士李榮茫然不知
乃更立道生萬物義法師慧立反覆語之榮

語屈而退。詔以坊州玉華宮為寺命焚法
師居之師譯大般若經歷四年而成凡六百
卷又般若心經及諸經論共七十五部
五年詔迎岐州法門寺護國真身釋迦佛於
骨至洛陽大內供奉皇后施金函九重命官
律師送還法門寺。西京勝光寺沙門老聾

親烟往來數以寺果啖之未幾得嘔血之疾
自云每欲疾作見赤衣使者將往黑林中大
風吹散肢節頃之又引向臺觀上一人儀容
可畏厲聲責之曰何得以寺家果飼親烟言
已而失聲懼即計直債泉僧月餘乃免
述曰佛立禁戒凡僧藍錢穀蔬果器具塵

塵田山是為十方僧眾常住之物非己可
得私用苟掩以為私雖四錢已上則便成
盜罪終不免淪墜之報今於李贊果啖親
烟之責表而出之則於盜用錢穀盜伐林
木之罪為可見矣可不警之
龍朔元年王元策進西天所得佛頂舍利

二年教會昌沙門會頤詣五臺山禮文殊真
容眾見金光滿殿空聲讚云善哉。西蜀沙
門會草自南海附船至訶陵國遇沙門智賢
齋涅槃後分自師子國來即與對譯成文二
卷
三年中印度沙門福生於慈恩寺譯莊嚴王

經等三部
麟德元年二月焚法師令眾念彌勒佛右脇
而逝是夕有白虹四道貫井宿直慈恩寺塔
帝哭之慟廢朝五日顛左右曰國寶永失可
為痛心敕用佛故事金棺銀持五詔襄恤蒸
于灑水之東四方會葬者百萬人

乾封元年封你嶽車駕幸老君上尊號
曰玄元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后幸魯祠孔子
追封太師
二年十月三日宣律師於終南山順寂眾聞
天人同聲請歸弥勒內院嘗於淨業寺建石
戒壇為岳瀆沙門再受具戒有長眉僧來謂

之曰師世昔迦葉佛曾此立壇師乃撰壇
經行於世師初在西明寺中夜行道足跌前
階有聖者扶其足師問為誰答曰北天王太
子那吒奉命來衛師曰太子威力自在天竺
有可作佛事願為致之太子乃以所寶佛牙
授之師夜捧行道畫藏地穴唯弟子文細知

之又與又與天人廣問律相及西天聖迹凡三千
八百事號天人感通傳天人賈氏曰四王各
有八將護出家人吐洲少有佛法餘三洲佛
法大弘東西洲煩惱難化南洲雖多犯罪化
令從善心易調伏佛囑四天王若不護破戒
誰當行我之法故四王雖見毀禁慙而護之

見行一善萬過不計
總章元年詔百僚僧道會百福殿議老子化
胡經沙門法明排眾而出曰此經既無翻譯
朝代豈非偽造舉眾愕然無能應者乃敕令
搜聚偽本悉從焚棄
咸亨二年沙門義淨自南海附船往西竺求

經。西京法海寺神英禪師獲異僧義濟所
藏梁武水陸齋儀依法修設感泰莊襄王張
儀陳幹列國君臣見形致謝見光
三年勅洛陽龍門山鑄石龕盧舍那佛像高
八十五尺。五祖弘忍禪師以法傳行者慧
能能初至祖問何來答曰嶺南祖曰欲須何

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
 兩此佛性豈然祖異之謂曰若禮殿去乃入
 確坊抱石而春經八月五祖俾眾各述一偈
 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衆神
 秀居第一座於廊壁書偈曰身是菩提樹心
 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道有塵埃能聞之
 曰是則美矣了則未了至夜情童子至壁間
 書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
 物何用拂塵埃五祖知之夜令人台能告之
 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并所
 傳袈裟用以表信能證足捧衣而出道夕南
 邁時道明上座聞之追至大庾嶺能即擲衣
 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
 明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能曰
 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個是明上座
 本來面目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密語
 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能曰我今說者即非
 密也返照自己密在汝邊明乃禮謝而回

四年詔萬回禪師入宮供養萬回闍黎人云
 反姓張年十歲其兄萬年成遠東母程
 氏德之飯僧折福回裏齋餘出門際晚持兄
 書歸母方知其神異以往回萬里人因呼為
 萬回哥哥後剃髮著褐衣為沙門
 上元元年名隱士孫思邈入見拜諫議大夫

因辭上問佛經以何為大思邈曰無若華嚴
 上曰近矣法師譯般若六百卷何不為大思
 邈曰華嚴法界是一切門於一門中可演出
 大千經卷般若乃華嚴中一門耳於是帝始
 持華嚴是歲思邈求還山乃入終南隱居萬
 志佛典前後寫華嚴經七百五十部此經大
 十卷者先生所撰若一千五百卷者復合
 則八十年中可足七百五十部矣
 華原舊居玉山宅為佛寺年一百五十歲盧
 照鄰稱邈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
 二則今之維摩詰也本傳思邈居終南
 與宣律師善時大旱西域僧於昆明池結壇
 祈雨七日水縮數尺有老人夜詣師求救自
 稱池中龍師曰可往求孫先生老人至其室
 思邈曰吾聞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汝能
 傳之吾當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
 今事急矣俄捧方至前思邈曰汝還無慮自
 是池水漲溢思邈著千金方三十卷每卷置
 一方世不得而別焉

素湘山野錄云國初成都有僧誦法華有
 功一日山僕來請入溪嶺見跨溪一閣僕
 入報出謂僧曰先生請師誦經至寶塔品
 先生野服藜杖兩眉眉有髮香揮麈而入
 設鉢飯祀菊若甘露觀一鏡前遊康者其
 金六兩名鏡百餘七僕還至中途問先生

何姓名僕曰姓孫復於僧堂書思邈字僧
 方嗟駭僕忽不見復回尋索三日竟迷路
 歸視觀乃金錢一百由故一縷身輕無疾
 唐史言百五十歲野錄誦經時在國初
 則又三百年矣

儀鳳元年中印度沙門日照至京師譯方廣
 大莊嚴經等十八部。初屬賓沙門佛陀波
 利至五臺禮文殊遇老人曰此土人多造惡
 佛頂尊勝呪為除罪祕方可還西取經流傳
 忽不見波利遂還至是取經來上帝令杜行
 顯與日照共譯留經於內波利泣曰志在流
 布何得自隱帝乃以梵本還之波利遂於西
 明寺與沙門願真重譯畢持梵本入五臺不
 復出。行者盧惠能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
 禪師為其落髮請智光律師於本寺臨壇授
 蒲分戒此壇是宋末那跋摩造管記云後當
 有肉身菩薩於此爰戒又染真諦於壇側植
 二菩提樹記云百二十年後有大士於此樹
 下說無上道及師於此樹下大開東山法門
 宛符先記明年歸韶州曹溪寶林寺
 二年初杜行顯所譯尊勝經過國諱皆避之
 以世尊為聖尊救治為救除除除除除除
 曰佛經之言宜當避諱乃教令改正。國清
 寺僧智瓊為直惠特常住布十端典與聖縣

丞李意及狀師久而不還瓊死作寺家奴背有智環字既而丞亦死亦作寺家奴背亦有李意及字

述曰今時勢家多以恩例買占寺院子弟幹僕並緣為盜取寺山遺冢是隨父母於不義之地而發穀竹木四時味求視以為

常不思它日地獄酬償之苦為儒為官不幸而負此見識以是教其子以是責其僕小得而大失可不自警哉李意及為寺家奴特其報之輕者今故表出之以為好作重過者之戒

三年老君降于北邙山之清廟勸道士隸宗正寺班在諸王之次令貢舉人兼道老子道德經

述曰自有佛以來世稱佛老立文為次吳闕澤稱道事天事佛隨李士謙論三教優劣謂佛日道月儒五星魏叔擢北魏佛老志皆先僧而後道其義已定太宗謂老子李姓先國之祖遂令居佛上建理失禮豈老子意邪太宗明君亦有時而愚乎至高宗以道士隸宗正建理失禮其愚尤甚焉厥後武宗尚道廢僧二君教其愚也調露元年汾州塔福寺主惠澄誅赤牛乳而終寺僧長掌夜見澄來形色顛覆云為五用

三寶物受苦難言諸罪甚輕唯用伽藍物為至重稱賜救濟寧即為誦經懺罪月餘獲來云承利益已得息苦別居一處但未知得脫之日

述曰為沙門而不明因果私取常住之物以適己用者受者均被其苦輕則為牛畜奴役重則受鑊湯鑊炭的論其報可不

痛哉至於權門要路復不知果報之為何義以故甘受愚僧之解而不悟其非占山為墳賣帖住院若主若客皆入罪門若此之流深足鄙取
永隆元年沙門智運於洛陽龍門山鑄石為一萬五千佛

永淳元年十一月慈惠法師窺基示寂勸諸寺圖形以祀師稟焚法師瑜伽師地唯識宗旨號百部論主世宗為慈惠教三時

二年西明寺沙門道世宣律師之弟也嘗以教藏淵博學者難窺因撰法苑珠林一百卷分門類事覽者便之
則天武后廢佛入道為才人太宗崩出為尼
女官神儀火年為中宮元道元行香是之
殿王武后自製此字
垂拱三年南天竺三藏善提流志來

永昌元年義淨三藏將梵本寄室利佛遊國述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以是年回廣州冬復往佛遊國揚州白塔寺沙門道昶掌知僧物自在侵用忽有冥官數人白日入房昶下地欲斷其頸起驚叫乞命官厲聲言合旁資財並送還僧當放汝活起叩頭言不

敢違命即擊鐘集眾聲拾衣物造像設齋冥官三日復至見昶一鉢一納不言而去昶自是進修卒成明行
載初元年勅沙門法朗九人重譯大雲經並封縣公賜紫袈裟銀龜袋
二年勅僧尼依舊立在道士女冠之上勅

荆州神秀禪師入京行道歷三朝皆禮為國師
師出。于闐國沙門天智譯造像功德并六部
如意元年勅斷天下屠釣

二年天宮威禪師為左溪朝禪師說止觀法門。北印度沙門實思惟譯文殊一字咒經
等七都南印度沙門法希譯寶雨經等十部
絳州二童女依尼師出家尼誦華嚴一日坐亡二女失望且詣壇號泣三年忽生蓮華五莖于土郡以上開則天勅檢華報出自舌上乃召二女入內親為落髮令居天女寺
始令佛經製字為如來吉祥萬德之所

筆音之為萬華嚴音義作大國長壽者蓋改

素翻譯名義引纂要云如來智應有大人相形如弘字在吉祥海雲又作會是吉祥勝德之相由疑右旋而生似已字弘會是西土字已為萬方是此土字同呼為萬

延載元年勅天下僧尼蓋緣司實即今改諫初部以佛典有國之波斯國人持多誡西海人持二宗經偽教來朝

述曰太宗時波斯護進火秋救救建大秦寺武后時波斯拂多誕進二宗經厥後大歷間荆揚洪越等州各建摩尼寺此魔

教邪法愚民易於漸染由屢朝君臣當世名德不能簡邪正以別同異故其法行於世而弗禁蓋是蓋西上九十五外道之類

良渚曰準國朝法令諸以二宗經及非藏經所載不根經文傳習或來者以左道論

罪二宗者謂男女不嫁娶互持不語病不服藥死則標葬等不根經文者謂佛佛吐戀師佛說啼淚大小明王出世經開元括地變文齊天論五來子曲之類其法不如葷飲酒畫寢夜興以香為信陰相交結稱為善友一旦郡邑有小隙則為狂作亂如

方臘呂昂輩是也其說以天下釋人但傳虛行者十二部似禪若吾徒即是真禪有云菩提子達磨栽心地種蓮室壺或問終何所歸則曰不生不入地不求佛不涉餘途直過之也如此魔教愚民皆樂為之其徒以不殺不飲不葷辛為至嚴沙門有

為行弗謹反遭其譏出家守法不可自勉京師有女人自稱聖菩薩太后召見之所言皆驗時大安禪師至太后延入宮令女見之大安曰聞汝善觀我心安在答曰在塔頭相輪鈴中尋復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曰在非非想天皆如其言太

后忻悅大安乃復問之女不知答安斥之曰我心置阿羅漢地汝已不知若至菩薩諸佛地何由可知女辭屈慚懼變作牝狐下階而去廣吳

證聖元年太后以晉譯華嚴與會未備遣使往于闐國迎實又難陀於東都大福空寺與晉提流志重譯新譯八十卷七卷八會沙門復禮綴文法藏等受弘景證義成八十卷御製經序譯場初啓甘露天降內治生蓮一莖百葉華嚴經傳云人開華十葉萬歲通天元年遣使賜六祖熊禪師水精鉢厚納木白麝香茶勅詔州守臣安撫山門

洛陽弘道觀主杜義之為僧賜名玄巖賜夏三十臘勅住佛授記寺巖撰甄正論以尊佛教

述曰佛制受戒以先後為次序今玄巖以新戒而居三十夏僧之上雖曰國恩實違佛制厥後劉總賜五十夏果令因加三十

臘皆本於此日之非法也福先寺沙門慧澄乞依前朝毀老子化胡經勅秋官侍郎劉如睿八學士議之皆言漢隋諸書所載不當除削

述曰唐藝文志有八學士議狀一卷雖據漢隋諸書存化胡之說而不知王符偽造

之為非詳論在中宗神龍初元詔嵩岳慧安禪師入禁中問道五祖出詔沙彌法藏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都講以聞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授滿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福空寺佐實又難陀參譯華嚴

聖歷元年五月義淨三藏自西竺還專駕御上東門迎勞詔以所奉金剛座佛真容舍利梵經置佛授記寺道場集眾翻譯二年十月勅法藏法師於佛授記寺講新譯華嚴經至華藏世界品講堂及地皆為震動即日引對長生殿敷宣玄義指殿陽金師子

為譬后豁然領解封師為賢首菩薩戒師集
 其言曰金師子章學者尊稱為賢首教云○
 華陰鄧元英有親故暴云七日復蘇報元英
 驚見冥道官吏將追君父宜急修功德以禳
 之元英驚問修何功德可免此事曰急寫華
 嚴經一部元英遽買紙向鄰寺多名經生未
 逾旬日經已寫畢竟免斯厄復於母墳地產
 一華於冬月枯莖中后異之勅賜立孝門以
 加旌表

久視元年四月詔赦天下僧尼日一錢作大
 像于白司馬坂詳○詔義淨三藏於東都譯
 金光明最勝王經天后製聖教序

大足元年成州言有佛跡見甚大詔改號大
 足

池九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九

佛祖統紀卷第三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六八二頁下九行「不聞」，徑作「不問」。
- 一 六八六頁下二〇行「比日」，徑作「此日」。
- 一 六八九頁中一六行末字「自」，徑無。
- 一 六九〇頁中一六行夾註左第四字「二」，徑作「一」。
- 一 六九一頁上四行第一三字「會」，徑作「禮」。五行第一五字同。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基志第十七之七

中宗第七

神龍元年詔詔州慧能揮師入京不就○詔

天下試經度人山陰靈隱僧童大義年十二

誦法華經試中第一義學止觀于左溪臨終

坐上天樂末迎○勅遣使迎詔州慧能揮師

入京行道師表辭以疾因就賜袈裟瓶鉢以

諭主上嚮慕之意○詔義淨三藏於內道場

譯孔雀咒王經御製聖教序以冠經首上昔

居房部折念藥師如來蓮蒙降社因命師譯

藥師七佛經上自筆受師譯經凡五十六部

○中書門下平章事房融貶高州至南海遇

印度沙門般刺密諦遂止制止寺譯大佛頂

首楞嚴經融為筆受○九月初明堂大赦詔

曰如聞道觀皆畫化胡成佛之相諸寺亦重

老君之形兩教尊容互有毀辱深為不然自

今並須毀除其化胡經屢朝禁斷今雖有舊

此偽經及諸記錄有言化胡者並與削除違

者準勅科罪弘道觀者相考道乘舊化胡經

勅曰朕志在還淳情存去偽頃以萬幾之職

尋三教道德二篇之說空有二諦之謾莫不

敦暢玄門開揚妙理何假化胡之偽方處者

于之宗義有乖違事須除削

述曰永嘉謝守灑述老君實錄引諸書言

老子數數下生商高宗時生於亳州乘鹿

升天也商紂時降於岐山至周武王為柱

史昭王二十二年度關授尹令道德經西

遊不反也昭王二十五年復降於賈李五

官家二十七年與尹子會于成都青羊肆

姓西域化胡於子開國升天實引上

為柱下史孔子朝周問禮敬王元年入關

為尹令說道德五千言與尹子西之流沙

也此前後降生事跡不可言無昭定兩時

皆說為尹令說道德經若取孔子同時則

且以凌文為正

議曰駁化胡之偽有九說馬史記老子傳

著書五千言而去莫知所終本傳注引列

仙傳云尹喜老子俱之流沙莫知所終今

刊行列仙傳乃於流沙下增化胡二字一

經也尹子作老子西昇經云聞竺乾有古

皇先生吾之師也今實錄不敘師佛乃改

為吾之身也二經也化胡經說老子至周

賓化胡刺髮當昭王二十七年是時佛生

方二歲世間未聞有佛不應實有刺髮

事三經也偽經又言老君勅尹子化文六

金身名曰佛陀為胡王授五戒本云化胡

今乃化尹子成佛四經也偽經言浮圖弊

滅未為陰靈神仙飛升長生不滅本云化

胡成佛不應讚仙毀佛五經也偽經言老

君命梵天煩陀王以二莊時下生為佛釋

迦本降自兜率天當昭王甲寅歲既無煩

陀之稱又非梵天而降六經也偽經言尹

子化舍利弗寶頭盧善女天九十五種等

此諸人自是釋迦弟子不應云尹子所化

造偽經者亦不知舍利弗為何義七經也

實錄妄謂弟子守佛冢者為喪門羅什改

作蘇門沙門老君遣北斗降魔故稱羅漢

全剛又謂仙道為教外別傳此皆假竊佛

經妄立議論八經也實錄不識佛壽長遠是

明經壽命短促方八十年不知何義便取

此言讖佛滅之速九經也老子下為法師

上為天主一切諸天無不事佛今道家雖

欲尊道重天而立論失理反成誇佛之語

可不畏哉昔王符偽造此經死墮地獄聞

王訶云世間偽經毀蓋汝罪方脫人羅

實錄者方感引偽文符典王符同一受罪

可不悲哉所引更不別北朝魏李唐

高宗中宗屢朝毀除顯是偽說獨武后朝

八學士議不能區別尚須細評故世啟存

老子化胡者當作二說一審其時二據其文何謂審其時須知佛生於昭王時老子生於定王時至景王時孔子朝周問禮於老子此時在佛後三百年可言有佛可言化胡何謂據其文列仙傳云老子尹子俱之流沙古本無漢襄楷傳云老子入夷狄

為浮圖之化晉高士傳魏略西戎傳皆言老子化戎俗為浮圖隋史西域傳魏末雲西行記唐太子實錄皆言于闐有毗摩寺是老子化胡履唐則天時沙門慧澄乞毀化胡經教劉如容八學士各為議狀皆言漢隋諸書所載化胡是實不當除削本

詳諸書言老子入西域止在于闐葱嶺之東正是胡鄉無可疑者若欲實其事則當為之語曰老子本迦葉尊者釋迦遣化東土先說世間道德五千言以熱機緣大觀並行後及西域以佛道勸化胡俗令成佛道如此言之方為合理昔王符據諸書造經若獨引于闐胡地之國猶可取信至廣說庸實維衛不識此是梵種胡梵相去二萬里豈宜混濫如此偽說敗績不少前列九條有能立難者吾當截舌以謝二年敕萬回禪師賜號法雲公圓通大士○北宗神秀國師示齋於東都天宮寺謚大通

禪師得法於五祖自武后朝台居內道場至帝禮以國師宰相張說問法執弟子禮○二月敕造聖善寺沙門慧範補正議大夫封上庸郡公法歲慧珍九人並朝大夫封縣公官給奉祿一同正員錄音敕菩提流志於佛光殿譯經上御法慈親臨筆受百僚侍坐德

如后同瞻○五月賜嵩徽慧安國師紫摩納衣度弟子十四人後三年亡壽百二十八歲○詔七朝忌辰於內殿設齋行香○聖善寺成教上庸公慧範如銀青光祿大夫充寺主沙門萬歲加朝散大夫封縣公充都維那沙門廣清檢校殿中監充功德使

三年敕高安令崔思亮往泗州迎僧伽大師師西域何國人高宗時采洛陽行化至泗州羸民賀陔捨宅為寺師令掘地得碑云齊李龍捨宅建香積寺又獲金佛師曰普照王佛也因名普照王上以天后諱改普光王師既至尊為國師出居薦福寺帝及百僚皆稱弟子度弟子慧儼慧岸木又御書寺額○敕文綱律師入大內安居行道○敕菩提流志於西崇福寺譯寶積經修文館學士武平一充朝經使盧戴用等潤文○詔律師道岸入宮為妃主授歸戒帝至諸師皆避席岸獨長揖帝高其操命圖形于林光宮為之御讚

四年三月三日僧伽大師坐土於薦福寺身起塔忽臭氣滿城詔令送歸泗州俄芬芳帝里上問萬回僧伽何人曰觀音化身也○五月大旱敕菩提流志於崇福寺結壇祈雨三日大樹音○詔於化度寺設無遮大會○菩提流志進新譯經帝於林光殿賜齋德

觀沙門議論教畫工張說圖翻經大德及眾學士千嚴德製讚辭德景雲元年高祖舊弟興聖宮有柿樹枯瘵歲久至是重榮乃大赦天下賜百官封爵普度僧道三萬人帝初受內禪請法藏法師從受

善薩戒德二年敕菩提流志同法藏塵外寺於北苑甘露亭譯大寶積經宰相張說右丞盧戴用博士賀知章中書侍郎陸象先尚書郭元振侍中親知古潤文監護○敕貴妃公主家始建功德院○法雲公萬回坐土贈司徒城國公敕築京西香積寺回當則天朝延入禁中賜錦衣令官人給侍莊惠太子生則天抱示之回曰此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安樂公主怙害后將謀逆回過之途望塵垂之曰腥氣不可近後安樂果被誅玄宗在藩錫之回撫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睿宗為相王每出回

告市人曰天子來矣

先天元年西天沙門婆羅請然燈供佛帝御
延嘉門臨觀燈輪高二十丈點金銀燈五萬
盞望之若華樹○普提流志等進新譯寶積
經百二十卷御製聖教序以冠經首○十一
月賢首法師法護士贈鴻臚卿英神和原

二年教採訪使王志愔應諸郡無敕寺院並
令毀林初沙門慧雲望隋河北有異氣乃入
汴州至司馬園池見水中有上天宮闕欲謀
建寺乃化綠錢丈六彌勒像買鄭景宅為院
掘地獲碑云北齊天保六年立建國寺因名
曰建國志愔至雲檀像泣告像忽放光志愔

以事聞帝亦預有瑞夢與所奏冥符以自相
王龍飛因賜名大相國寺○八月能禪師於
新州國恩寺坐亡反葬于韶州曹溪而建塔
焉世稱六祖
玄宗三子

開元元年教以寢殿材建安國寺彌勒佛殿

二年正月自中宗以來貴戚奏度人為僧富
戶墮丁多削髮以避徭役紫微令姚崇上書
請禁度僧言佛不在外悟之由心行事利益
使著生安穩是謂佛理上從之命有司沙汰
僧尼偽濫者萬二十人並令還俗教百官毋
得創寺民間毋得鑄佛寫經須著說字贖取

○二月教僧道致敬父母四月罷致敬

述曰自晉成帝至隋煬凡四詔沙門致敬
王者遠法師謂聖法非朝宗之服瞻法師
謂僧無敬俗之典遂寢其事自唐太宗明
皇凡二詔僧道致敬父母既時停罷然不
聞當時以何為議豈不曰若穆之佛典出

家之士尊居三寶為世福田尚使父母反
拜豈當違佛制而徇一時之立法停罷之
議不出此義自明皇至我朝無復為此非
議者矣

三年詔一行禪師入見帝咨以安國撫民之
道及出世法堪稱為天師天子帝問國作何

如對曰聖與有里行社稷終吉以金合進曰至
萬里即開視乃當歸少許耳標山之亂帝幸
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識洗然忘憂終吉
者至昭宗而絕以曾封吉王也

四年西天無畏三藏來先是睿宗聞師名遣
將軍史獻出王門迎候至是帝夢異僧來謂

命圖其容于壁及師入見與壁像不異帝說
飾內道場居之尊為教主師譯出此盧遮那
寺經密教一宗於茲為盛○日本國遣沙門
元昉入中國求法
七年西天三藏金剛智稱南海至廣州來京
師名見教居慈恩寺智傳龍樹瑜伽密教所

至必結壇灌頂度人持兩禪史尤彰威驗○

長安周極寺沙門慧日遊西天還進佛真容
梵夾各見內殿說法開悟帝心賜號慈恩三
藏法師所經七十國往返二十年○三月長
者季通玄以華嚴大經諸家疏義彙行乃持
新譯經往太原高山奴宅造論經三年日食

十豪柏葉餅一枚世號粟柏大士持齋經性
轉注忽見一虎當道長者以經置其背引登
方山上龕處其中室無燈燭口出白光炳照
製作有兩女子日供食一盤及紙墨坐亡之
日白光自頂上徹太微所造論四十卷唐中

八年北天竺不空三藏循南海至京師於慈
恩寺傳瑜伽大法于金剛智○五月京師人
多疫病醫王書老師施藥以杖無不痊師每
存心發願人親之者病為上聞之名愈見禮
為藥王菩薩老師者既勸國人常衣毳袍
腰懸數百胡盧頂紗中持藥杖一黑大同行

自云已五百年堯舜殷周秦漢唐凡七度
化身來救貧病其犬一日化為黑龍背負老
師冲天而去

九年詔一行禪師造大衍歷邢和璞謂尹愔
曰漢洛下閻云凌八百當基一日始也必
有聖人出而正之今一行造歷正其差諺洛

下之言信矣後六年亡謚大慈禪師。于闐沙門智嚴來譯經四部。她崇蓋遺令云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為經造像其以求福汝曹勿效無知子追薦冥福

述曰佛道何在必於伽藍經像沙門奉法之徒以寓見之而後可以行清淨慈悲之

化崇不知此道而且獨任虛理以飾匠見故其當軸也則禁度僧創寺鑄佛為經其屬續也則遺令戒兒曹勿舉佛事使持君如魏太武以逞其堅僻之志則亦當時一崔浩不令之終也

十四年日本國沙門榮睿晉照至揚州奉國

主命以僧伽梨十領施中國高行律師鑒其受其衣感外國有佛種遂與睿等附舶而東既至王迎勞之館于毗盧遮那殿請其授歸戒夫人群臣以次稟授日本律教始行於此十五年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并除之功德積入近寺堂大者皆令封閉公和望風凡大屋大像亦被殘毀敕下豫州新息令李虛方醉而州符至大怒約胥正敢毀者斬虛行多遠度非有意全佛屋也後病死既斂聞棺中指要聲母促開之乃生時暑月身如瘡爛月餘方愈自言物為兩吏拘至王庭見前新息吏士經年矣謂屋曰長官殺害為心

今當受報屋聞大懼請赦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天不合此間追攝王若問但以此對項之見王有人持一通案更讀曰李虛專學制羊解合批一百仍割身肉虛曰去歲敕毀佛堂屋界內獨存之彌此功德以折前罪王驚曰審有此不吏白有權蓋在天堂王令檢之吏讀曰去年毀拆佛堂新息一縣獨存合折一生無數罪惡延年三十言罪罪簿火出焚之略盡乃救兩吏送還法三十無疾而終記評○苦提流志士年百五十六歲謚一切徧知三歲贈鴻臚卿○房瑄為盧氏宰道士邪和璞與之出遊遇夏口入

廢寺坐古松下使人掘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畫謂瑄曰願憶此邪瑄恍然悟前身為永師也○遂州任善病士同數俗人一僧俱至闍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王即合掌忽有五雲雲迎僧升天冥官謂善曰汝亦曾誦二十一徧即令放還又連水越壁入

京舉避路達士妻言今在冥司受罪不可言我衣裳在阿家廉可取索造金剛經一部璧如言始及半卷因過墓所見老人稱是地主曰汝妻昨日已得生天驗○十七年敕天下僧尼三歲一造籍此律述曰出家學道要在從師受戒為之制物

未嘗掛名於官籍自漢明至唐初莫不皆然至則天延載始令二衆歸祠部而明並正觀始令三歲造籍肅宗至德復令造籍謂之香水錢遠我本朝南渡則又創免丁之賦謂之清閑錢嘻律言非我所制餘方為清淨者不得不行豈知來以佛眼觀夫

世為吾徒者當勉順國法乎嗚呼十八年左溪朗禪師為荆溪浩然禪師說止觀法門。詔天下寺觀建天長節祝壽道場○西京崇福寺沙門智昇進所撰開元釋教錄二十卷以五千四十八卷為定數教附入大藏○武功縣丞蘇珪常誦金剛經合家五

十口皆蔬食妻崔氏以瘦悴竊食肉變為青膿氣絕飲十日復蘇言見闍王責曰汝夫是肉身菩薩何為盜食肉賴有誦經之功延壽二十年可歸以語諸人時帝聞之亦發心持經造化者甚衆○沙門海通於嘉州大江之濱鑿石為彌勒佛像高三百六十尺覆以九層之閣扁其寺曰咬雲二十年金剛智三歲亡謚灌頂國師弟子不空三歲奉遺教復回天竺至師子國遇龍樹受十八會灌頂之法及經論五百餘部○初是西晉時有僧義興於鄒縣東南三十里山谷間立佛祠於巖上至是高僧法嘗案故迹

造精舍於山之東麓，書萬齋，融建多寶塔于西南隅，師居其處，日誦法華，感太白化天童，送供衣，逸塔行道，人見師身與塔齊，因號太白禪師，名其山曰天童。世傳塔齊因號太白禪師者，誤。○敕末尼本，是邪見妄說佛教，既是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

述曰：佛言九十六種外道，佛道為正，是知餘皆邪法，無足識者。末尼既是邪見，朝廷便須禁止，今乃縱其自行，不加科罰，曾不思此立有染其習者，邪以傳邪，適足為佛法之混濫，嗚呼！不知當時君臣，何其不能區別邪。

二十一年，南山道宣律師出制定四分戒本，出家之士得以誦習。
二十三年，無畏三藏示麻塔于龍門之西山。
二十四年，敕頒御註金剛般若經于天下。
中書奏：今天下僧尼，隸鴻臚寺。○吳道玄字道子，妙窮丹青，大略宗張僧繇，上召入供奉。上
於菴公寺畫地獄變，都人咸觀，皆懼罪修善。
兩市屠沽，不售。今世有石本。
二十五年，敕僧尼仍隸祠部，道士隸宗正寺，以李宗屬皇籍也。
二十六年，敕天下諸郡立龍興開元二寺，○沙門法秀，夢異僧勸置袈裟五百領，施回向。

寺及覺異之迹，巧人造及其數，名一日遇僧，曰：吾導汝入回向寺，隨之入終南山，見崖半朱門，高聳榜曰：回向寺。入見上方，坐宿諸僧，相勞問秀，出袈裟，備寺施之。老宿引入空房，謂曰：此唐天子舊室，命侍者取玉簫至，曰：向居此好，聲樂論為人間主，父當復歸，鳴秀曰：汝持玉簫，架梁歸，獻唐天子，秀還詣關表上之。帝取簫調弄，宛如宿御。宿御
二十七年，敕天下僧道，遇國忌，就龍興寺行道，散齋，千秋節，祝壽，就開元寺。
二十八年，吉州清源行思禪師坐立師得法於六祖，僖宗朝，追謚弘濟禪師，歸其之塔。

二十九年，河南來訪便齊，辨言至道可尊，當泛宗仰，未免鞭撻，有等形儀，其僧道有過者，欲望一準，僧道格律，處分五分，所由州縣不得擅行，決罪奏可。○不空三藏自師于國，復來廣州，來訪使劉巨濟，請建壇法，感文殊現身，度人至千萬數。
天寶元年，西域康居唐書大石五國入寇，安西唐書康國，安北，安西，帝各不空三藏入內持誦，仁王護國密語，上親秉香，鑪方二七，榻上見神人，可五百餘，立於殿廷，師曰：此北天毗沙門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禱，往救安西，請設食，蔬遣四月，安西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

黑雲中見金甲人身丈餘，空中鼓角聲，振天地，冠人帳，幕間有金鼠，齧斷弓弦，五國即時奔潰，頃更見城樓上天王，見形上，今驗之，即謂呪日也。今城樓軍營上
二年，敕羅浮山佛經所載，是普菩薩住處，可特立延祥寺，華首，雲明月戒壇。○初沙門楚全於京師，千福寺誦法華經，至寶塔品，身心泊然，寶塔忽現，乃禪坐六年，誓建斯塔，下基之日，眾聞天樂，異香，帝於禁，夢虛空有楚金二字，以問群臣，咸以師對，乃親書多寶塔額，賜錄錄以助後。
三載，千福寺建多寶塔，成感五色雲籠塔上。

萬眾瞻禮，楚金復集大德於塔下，行法華三昧，感獲舍利三千七十粒。○敕諸郡開元寺鑄皇帝等身金銅佛像。○名司空山本淨禪師至闕，問禪宗要旨，勅住白蓮寺。○南岳懷讓禪師示疾，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師得法於六祖。
四載，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其兩京波斯寺，宜改大秦。○名中岳道士吳筠，入見問以道要，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復問神仙治鍊之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以求之，非人主所宜留意，時內侍高力士素事佛，駁筠上前，遂辭還茅山，筠以見斥，遂論以駁釋。

氏浙西觀察使陳少遊請法師神豈決之當約面論邪正旗鼓纒臨筠竟敗北邕遂著翻邪論以攻餘黨少遊問于朝命豈為僧統結

五載師子國遣使來朝獻貝葉大般若經瑤白氍毹五勅不空三藏居鴻臚寺入內為帝老

行灌頂法時久不雨師立壇作法大雨偏合老復禁止大風風即隨止

六載勅天下僧尼屬兩街功德使始令祠部給牒用綾素勅天下寺院擇真行童子每郡老度三人

十四載上以北方稟氣剛毅列刹多習騎射老詔沙門辯才為臨壇教授用加訓導

肅宗第三子至德元載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五月

玄宗太子百官發長安將幸蜀至馬嵬百姓數千人請太子留東破賊室金城沙門道平力勸議兵靈武以圖恢復遂以平為金吾大

將軍至臨臯屢與賊戰大破之事定行封平固辭乃勅住崇福興慶二寺賜紫衣金帛七月太子即位于靈武尊玄宗為太上皇帝在靈武以軍須不足宰相裴冕請僧道度牒謂之香水錢結時冠難方威或勸帝宜思佛祐詔沙門百人行官朝夕頌唱帝

一夕夢沙門身金色誦寶勝如來以問左右或對曰賀蘭白草谷有新羅僧無漏常誦此名召見行在既而不空至遂并留之託以祈福○杜鴻漸奏辯才住龍興寺詔加朔方管内教授○上皇駐蹕成都內侍高力士奏城南市有僧英幹於廣衢施粥以救貧餒願國

運再清克復疆土欲於府東立寺為國崇福上皇說御書大聖慈寺額賜田一千畝勅新羅金禪師為大規制凡九十六院八千五百區金禪師後往池州九華山坐逝全身不壞骨如金鎖壽九十九○十二月上皇自成都還京師○詔沙門元皎於鳳翔開元寺建藥

師道場忽會中生李樹四十九莖皎等表賀勅答曰瑞李滋繁國興之地生庾伽藍之內亦知覺樹之榮感此殊祥與師同慶○詔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立道場命沙門朝夕讚禮勅五岳各建寺妙選高行為之主白衣誦經○百紙賜明經出身為僧時僧標中

首選或納錢百緡者許請牒牒度○羅浮山沙門慧常因采茶入山洞見金字榜羅漢聖寺居中三日而出乃在茅山人間五年矣乾元元年後稱勅不空三藏入內為帝灌頂授戒法威大樂說菩薩放光證戒二年三月詔天下州軍臨江帶郭上下五里

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昇州刺史顏真卿撰碑云勸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為池壑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詔南陽慧忠禪師入見勅居千福寺號稱國師上問師在曹溪洋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上曰見師云釘釘若

懸挂著五祖戒師代云上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起去云還會麼上云不會師顧左右云與若僧過淨瓶來上元元年勅中使往詔州曹溪迎六祖衣鉢入內供養○吳興沙門抱玉入京受戒帝夢吳僧誦法華經口出五色光翌旦師入關關

吏問何來答曰善誦法華遠來受戒關令以開帝召見果夢中所見者賜坐誦經至隨喜品口角放光五色帝大說令別築香壇特為受戒賜名大光封天下上座○勅僧尼朝會毋許稱臣洪覺範曰嵩明教每歎沙門高高見天子

無臣禮自唐令瑠首壞其端見所出歷世因之於是不疑彼山林道士天子猶不泐臣之况沙門之道尊居三寶為世歸依者乎故正宗記之表首尾言臣某以存故事其間自叙則止稱名當時公卿莫不重其高職

述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後漢王儒仲被譽見光武稱名不臣有司問其故對曰天子有所不臣夫儒生隱士尚知以道自高况世外學佛名居福田豈當臣事世主自取汗辱若庸宗者可謂知尊釋氏深識大體者矣

名沙門子鄰入禁中講經賜紫服充供奉初師遊學歸寧以母亡三載詣泰山祠誦蓮經普見天齊王王見形曰師生時母多食鷄卵取白傅頭瘡坐是之由在獄受苦鄰悲跪求免王曰往鄒山禮阿育王塔或可原也鄰即到山寺哀訴禮至四萬拜聞空中聲仰視見亡母乘雲氣謝之曰承汝之力已得生切利天今寺後峯翠微菴即師棲止處。尚書左丞王維與弟縉皆篤志奉佛素衣蔬食別墅在輞川嘗吟遊其間母喪表請以輞川第為佛寺

寶應元年河南尼真如屬祿山之亂避地楚州月夜二皂衣引東行升天至大城見天帝釋是帝諸天王及三十二天相謂曰下方喪亂殺戮過多請以二藏寶鎮其國乃具以寶名及鎮法授真如今前二吏導其歸如以狀白之州其寶十三枚皆白玉寶珠置日

中白光厲天夜則如月其名曰玄黃天符經壁如意珠玉印碧色寶等刺史崔旌表上之帝謂太子曰上天眷祐有德者乃克當之汝以楚王入為太子今楚州獻寶天將以祚汝也乃悉以寶授之改元寶應賜真如寶和大師勅長安玄寶應金輪寺

述曰自肅宗至昭宗凡十三帝而唐亡是知十三寶之賜所以昭其非也史雖載之不知其為天降之識也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

池十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六九四頁下一九行「京西」，徑作「西京」。
- 一 六九五頁上三行「五萬」，徑作「五百」。
- 一 六九八頁上二三行夾註「賣牒始此」，徑作「賣牒始」。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一

池十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法運通志第十七之八

代宗

永泰元年九月鑄金銅佛像成於光順門西百餘致拜。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命內出仁

王經

二慧送西明諸寺詔不空三藏置百高座講經帝臨御行香禮敬已而寇平詔曰仁

主寶經義崇護國前代所譯理未融通乃勅

不空三藏沙門飛錫良貴寺於大明宮南

園重譯帝親對讀謂新舊二經理雖符順所

詳新本文義甚周乃御製序文加不空特進

鴻臚卿。詔出家沙門尊居三寶其令天下

官司毋得播辱僧尼。勅大興善寺建方李

飛壇立臨壇大德十人。帝夢六祖請衣鉢

還山乃令劉崇景頂戴送還勅韶州刺史楊

城以禮奉安。勅沙門百人於禁中行念誦

法誦之內道場出入乘馬度支廩給。章敬

沙門崇憲與道士甬法告勝勅賜紫衣。勅

於金剛智諸灌頂道場選沙門二十七員為國

長誦佛頂呪。鎮國純陀三藏亡年六百歲

大歷元年勅沙門良賁於施園撰仁王經疏

進上姑蘇支硯山沙門道遵。置法華經

院舉高行十四人常持法華以燭結畫用榜

大雄之慈聲郡刺史常元甫尚書劉晏奏請法華道場於是自江以東置經院者十七所皆取法於師也。衡州別駕周伯達常持金剛經忽見光中有梵僧自稱須菩提曰汝誦經數年何為不斷肉食伯達連珠懼即棄素轉加勤誦祥感屢見

二年詔輔相大臣始建功德院。杜鴻漸初撫巴蜀遣使詣白崖請無住禪師入城問道師曰觸目皆如鴻漸由是棲心禪悅晚年入相以疾辭退臨終沐浴命朝服加僧伽梨剃須髮別衆而逝依法火焚其軀。法照法師於南岳雲臺寺食鉢中觀五色雲見山間

石門有寺榜曰大聖竹林寺遂與同志往謁五臺見金門樓觀一如鉢中所見入寺至講堂見文殊普賢分座說法善薩萬數師前作禮問曰未代修行以何為要文殊曰諸修行門無如念佛師辭退作禮舉頭俱失乃於見慶建寺號竹林云

二年詔慧能國師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師曰汝誰何能山人曰識山識地識字善笑師曰山人所居是雄山雄山茫然不知對師曰殿上此是何地答曰容弟子笑師於地上一重問何字答曰是一字師曰土上一畫豈不

重王守師曰三七是多少答曰二十一師曰

三七豈不是十字師謂帝曰問山不識山門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笑不識笑陛下何以得此愚人帝頷山人曰師國寶也帝在便殿指宦者魚朝恩謂師曰朝恩亦解佛法朝恩進問師曰何謂無明從何而起師曰妄相現前奴也鮮問佛法朝恩大怒師曰即此是

無明無明從此起後朝廷裁決或不預輒怒曰天下事不由我帝聞不樂責其異圖益殺之。詔徑山法欽禪師入見上待以師禮嘗在內廷見帝至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大說所賜一不受布衣瓦鉢與弟子日唯乞食相國楊綰

歎曰真方外士也平章崔渙問曰弟子可出家否師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為晉公裴度三十餘人皆問道行門人禮後乞歸山賜號國一禪師勅杭州守臣於山中重建寺宇長吏月至候問師初依素禪師素戒之曰汝東流而行逢徑則止師遂南抵臨

安見東北一山達撫子問其地曰徑山也乃駐錫焉。七月詔建孟蘭盆會設高祖下七廟神座自太廟迎入內道場具樞華鼓吹迎行衢道百餘迎拜歲以為常翌日產靈芝于太廟二室。詔南岳沙門法照為國師師言其師南岳承遠有真德上南而禮

烏鹿其道不可致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
尊其位如○荆溪禪師於天台佛隱為道遠
法師說止觀法門○勅回此奉末尼者建大
雲光明寺

四年帝於大明宮建道場感佛光現諸王公
主近侍諸臣並親光相自子夜至鷄鳴宰相
裴冕上表稱賀

五年彗星見于東方略不空三藏行法既而
星理時春夏不雨詔建壇祈禱越二日大雨
霑足○初沙門自覺居平山為鬼神誦經當
陽即度使張昭躬入山致請曰昭無政術致
三年亢陽引咎無補聞龍神依師聽法忘其
行兩願起大慈師焚香遙望潭洞而祝頃刻
雲起甘澤連下歲乃有秋

六年滄州刺史李幼卿奏沙門法理於瑯邪
山建佛刹繪圖以進帝於前一夕夢遊山寺
及寶圖皆夢中所至者因賜名寶應寺○回
紇請於荆揚洪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其徒
白衣白冠

八年勅天下童行策試經律論三科給牒放
度

九年帝慶建康牛首山辟支佛末見勅太子
詹事古侁於山中建七級浮圖○六月不空
三藏告病詔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肅國公食

邑三千戶及示寂帝輟朝三日賜祭贈司空
謚大辯正廣智三藏

十年勅大興善寺建不空三藏塔
十一年勅問崇聖寺三綱老宿師主知事如
開文綱律師親傳先師宣律師釋迦佛牙舍
利宜詣右銀臺門進上以副朕瞻禮之心

十二年淮西兵馬使李重倩舍宅為佛經坊
賜名寶應一切經坊

十三年詔兩街臨壇大德圓照寺十四人集
安國寺定四分律新舊兩疏金定一本

十四年泗州僧伽大師忽見形于禁中謂帝
曰州得戒兵者今普光王寺出財供十驛乘
傳者傳強可免此役帝即遣使傳旨賜絹絲
黃金漆罐勅寫真容入內供奉○五月帝崩
太子即位詔自今毋得奏置寺觀及請度僧
尼

德宗建代 宗子 說 說

建中元年沙門圓照進新定四分律勅賜
紫衣充內供奉檢校鴻臚卿食邑三百戶

二年吐蕃遣使乞朝廷賜沙門善講佛理者
命令良秀文素往赴說法教化歲一更之○
四明無生居士胡幽真修華嚴感應傳一卷
備載歷代和經之迹言龍樹龍官所傳下本
十萬偈今募土譯成八十卷者唯四萬五千

偽其餘尚秘天竺故今發願哀請下本經獨
具足流傳此土○信州南巖華衣禪衣宴坐
三十年足不踏地口不嘗味萬有孳然及諸
此身不動侍即權德輿為之記曰古所謂遺
物離人而獨立者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
它方之說法者乎

三年勅僧尼有事故者仰三綱申州納符告
汪聚在京者於祠部納告符告者與品

與元元年勅亡僧尼資財舊係寺中檢校送
終之餘分及一泉比來因事官收並緣擾害
今並停納仰三綱通知一依律文分財法山

行五會教人念佛帝於中官常聞東北方有
念佛聲遣使尋至太原果見師勸化之盛乃
迎入禁中教官人念佛亦及五會

三年翰林學士梁肅學天台教于荆溪禪師
深得心要以止觀文義和博覽者費日乃制

定為六卷行於世吏部郎中李華嘗送荆溪
學止觀荆溪為述止觀大意一篇包括大部
若指諸掌時士夫同學者散騎常侍崔恭諫
議大夫田敦皆學止觀於荆溪云○梁肅記
云晉陵黃氏二女幼聞人誦法華聽之曰吾
鮮此義也試使之說能深談實相之旨後入

師安國寺為尼長名持法次名慧忍同修
法華三行忽有尼跡空點詞貌甚異來共止
宿寧至中夜身先赫然如是三年而去或問
二尼皆笑而不答人謂其為普賢也
貞元元年常奉為西川節度使初奉生一月
有梵僧見之別久得無恙乎兒為一笑象問

其故僧曰此諸為武侯後身也其政治後當
任蜀又是而驗鼻在蜀二十一年功烈為西
南最

三年京兆尹宇文炫奏乞以御落廢寺為學
舍材勅曰奉佛之宮轉為儒館此侵毀三寶
之漸罪在不宥炫慙懼即日自解歸○李泌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明瓊禪師居南岳
上封人踴躍殘必往謁之聞誦經聲先悲愴
而後悅豫知為隱者候之良久瓊撥火出芋
食之曰領取十年宰相至是必用事為帝言
其高行詔徵之使者至石窰宣麻瓊寒涕垂
顛凝然而坐不以介意使回以聞帝益嗟敬

四年江西馬祖道一禪師立師得法於南岳
讓禪師其後五世派為二家滿仰曰臨濟
五年勅曰釋道二教福利羣生館宇經行必
質嚴潔今後寺觀不得容外客居住破壞之
處隨宜修葺

六年正月詔迎顯相法門寺釋迦佛骨入禁
中供養傳至諸寺瞻禮二月迎佛骨歸寺○
衡山石頭希遷禪師得法於清源思禪
師其後派為三家五世而為洞山七世而為
雲門九世而為法眼
十年勅湖州刺史于頔進沙門皎然行山詩

集藏于御書殿○遠法師於國清寺為廣備
法師說止觀法門

十一年十一月南天竺烏茶國師子王貢華
嚴經上表云云師子王手書晉賢行頌品上
獻摩訶支那大唐國大吉祥天子願慈氏如
來龍華會中早得奉親僕宿命智瞻見便識

同受佛記○四月誕節詔澄觀法師入內殿
講經以妙法清涼帝心驕清涼法師教授和
上
十二年正月勅皇太子於內殿集諸禪師詳
定傳法旁正四月誕節御麟德殿勅給事中
徐岱等與沙門覺延道士葛參成講論三教

詔肅真三藏般若等於長安崇福寺譯烏茶
所進華嚴經圖照鑑虛靈遂澄觀潤文證義
帝親預譯場臨文裁正今左右街功德使靈
仙鳴寶文場專領監護
十三年勅沙門福甫入內殿與儒道論議賜
紫方袍令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帝敬之若兄

○左街功德使寶文場奏先師楚金於天寶
初為國建塔置法華道場今僑泉聲不絕
者六十餘年乞加旌表勅大國法師
十四年二月敕若三藏澄觀法師等進新譯
華嚴經四十卷
十五年七月帝幸安國寺設孟蘭盆供宰輔
皆使

二十年日本國遣使者朝其學者稱允勢沙
門空海入中國學秘密教於下空弟子慧果
二十一年十月三日新定沙門少棄放光而
逝初師至洛下白馬寺見殿內文書放光揮

之乃善導和上西方禮文遂至長安光明寺
影堂大陳懺敬修見導師遺像升空中而言
曰汝奉吾教以有利有生則汝之功必生安養
及南適江陵路逢一僧曰汝欲化人當往新
定州展言說而隱師乃往郡中乞錢誘小兒
念佛月餘孩孺舍佛求錢者衆如此一年無

少長貴賤見師者皆稱阿彌陀佛乃建道場
集衆升座高聲唱佛一聲衆見一佛從口出
唱十聲別有十佛若貫珠然
順宗
永貞元年詔尸利禪師入內殿咨問禪理帝
曰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法如

水中月月可見不可取帝說石項法師於○日本國沙門最澄來學教於天台遠法師盡寫一宗論疏以歸為日本傳教之始也

憲宗純顯宗

元和元年勅沙門端甫錄左街僧事掌內殿法儀沙門靈邃錄右街僧事僧錄始於此○

是年

詔沙門知玄入殿問道賜號悟達國師玄五歲能吟詩出家為沙彌十四講涅槃經李商隱贈詩有云十四沙彌解講經似師年紀秋攜瓶沙彌說法沙門聽不在年高在性靈○回訖遣使同摩尼偽人來朝

二年以吐突承堆為左右街功德使僧道謙

鳥姓○三月詔曰男丁女工耕織之本其百姓有苟避徭役冒為僧道而實無出家之業者所在有司科奏之○詔賜湖大義禪師入見麟德殿與諸法師議論法師問曰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有問如何是禪道師以指點空法師問指帝

曰法師一點尚不奈何帝問何謂佛性師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尚書李翔問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云今上用公作麼師曰性○河中府沙門慧琳撰一切經音義一百三卷詣闕進上勅入大藏賜紫衣繅帟茶藥三年齡章敬懷懺禪師至京召見內殿答問

禪法

四年詔惟寬禪師入見問禪要勅住安國寺白居易問師曰既云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為禪律即是法法不離禪○馬即婦者出陝右初是此地俗習騎射蔑聞三寶之名忽一以婦至謂人曰有人一夕過普門品者則吾歸之明且誦徹者二十輩復授以般若經且通猶十人乃更授法華經約三日通徹獨馬氏子得通乃具禮迎之婦至以疾求止宅房客未散而婦死須臾壞爛遂葬之數日有紫衣老僧至葬所以錫撥其屍挑金鎖骨謂眾曰

此普賢聖者開汝輩障重故垂方便即陵空而去○吳郡齊若佐勤學貧困欲求食天竺寺飢不能前一梵僧顧而笑曰法師不記講法華於同德寺乎佐曰不記僧即出囊中一簾與食佐即悟前身是講經僧僧曰當時五人唯我得度由汝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

者生疑戒缺質陋報應宜然言已不見佐即投靈隱出家更名鑑空立行高邁

五年帝問澄觀國師何謂華嚴法界師曰法界者眾生之性體也世尊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事理互融無不周備帝豁然有得勅有司鑄金印封為大統清涼國師○翰林學士白

居易問心要於凝禪師得八言廣為八偈謂覺觀定慧明通濟捨觀偈云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得何而喪觀之之觀則辨真妄如鏡照居身每於鉢塔寺依如大師受八關齋戒者九度○歸宗智常禪師得法於馬祖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須彌納芥子即不問如何是芥子須彌師曰人傳使君讀萬

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為拳書何處著師以目有重瞳以藥手按摩目皆俱赤世號赤眼歸宗○居士龐蘊參馬祖問云不與馬法為侶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頓領

玄要元和中北遊襄漢居郭西小舍一女靈照常製竹流離賣以供朝夕將逝今靈照出視日早晚及午以報女還曰日已中矣而有餘也居士出戶視之女即登父座合掌坐立居上笑曰我女鋒捷於是更留七日州牧于頓問疾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

所無言訖就公膝而化○勅諫議孟簡補闕蕭俊於醴泉寺監護譯經潤文○無著禪師入五臺求見文殊至金剛窟見山翁牽牛臨溪者曰願見大士翁牽牛歸者隨入一寺翁呼均提鉢子出迎翁引著非堂坐童子遊戒瑣盃對飲酥酪頓覺心神卓朗翁問曰近自

何來曰南方第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曰未
代比丘少奉戒律第曰多少亦曰或三百或
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第曰龍蛇混
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第曰前三三後三三
及暮呼童子引著出著問童子何寺曰龍若
寺也著愴然悟此第即文殊即指首童子足

下求一言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嗔供養
真口裏無嗔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珍寶無垢
無染即真常著因駐錫五臺後頻與文殊會
別以義第曰一金淨心是著道正
沙七寶第實第覺化萬應一全淨心成

六年般若三藏譯本生心地經諫議大夫孟

簡開文帝御製序

九年百丈懷海禪師士師得法於馬祖自少
林以果多居律寺說法師始創禪居稱長老
上堂升座主賓問酬激揚宗要學者依願次
入僧堂設長連牀施施程架搭道具置十
務寮舍以管衆事後世從而廣之名禪苑浦
規○法師智多所著述而聽徒絕火因齋
講居衡岳寺一日有耆宿至問師所著曰汝
所述頗符佛意而闕人緣可辦食施飛走
細細卻後二十年衆當自集著遂需求務來
日炊飯散郊外感羣鳥來集著祝之曰食香飯
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往鄴城開講座下千

眾皆年火
十年南海經略使為德上疏請設漢六祖
初溢大鑑禪師靈照之塔仰宗元為探碑
十一年德峯禪師至淮右屬吳元濟阻兵官
軍與賊交鋒未決勝負師振錫飛空兩軍即
觀歎異既而官軍得捷

十四年正月勅迎鳳翔法門寺佛骨入禁中
敬禮三日歷送京城十寺世傳三十年當一
開關則歲豐人安王公士庶瞻禮舍施百姓
鍊項灼膚以為供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
上古無佛而治漢明佛法至其後亂亡昏亂
以下年代尤促梁武奉之為侯景所逼餓死

聖城事佛求福乃反得禍上古佛治
後世仁義也如四聖佛之定命非佛法所以
後世不若也如四聖佛之定命非佛法所以
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
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不親大人之禮不
之東漢之道士并書以中無佛身一大師
非佛法不得而王五無佛身一大師
之師者非世佛也王無佛身一大師
之餘宜宜以入官禁乞以此骨付之骨凶
絕根本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欲宜加
臣身表入帝大怒特紙以死類裴度幸勸疑

潮州刺史佛示現生地實未嘗滅留
○初舍利入大內夜放光明早朝羣臣皆賀
曰陛下聖德所感輔愈獨不言上問愈愈曰
微臣曾見佛經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

龍神衛護之光上曰如何是佛光愈無對
張仲素撰佛骨碑其略云岐陽法門寺為嘗
早有阿育王造塔藏佛身指節太宗特建寺
宇加之重塔高宗遷之洛邑天后薦以寶函
中宗紀之國史肅宗奉之內殿德宗禮之法

官據本傳必三十年一開則玉燭調金鏡朝
氛稷穡穡穡豐云二十四日奉佛還于岐陽
舊塔○韓愈至潮州開大顛師之名請入郡
問道留旬日後祀神至海上登靈山造其居
石顯理師問師如何是道師良久愈因措時
三平義慮為侍者乃擊禪杖三下師云作麼
三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慧拔愈大喜曰和南
門風高峻愈於侍者邊得个入處一日問師
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云會麼答云不會師
云晝夜一百八愈問措明日再造門首違首
座舉前話座云侍即如何會愈云晝夜一百
八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愈互方丈連前語

云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師扣齒三下念云信知佛法一敝師云見甚道理愈云適來首座亦如是師喚首座問云適來祇對持印佛法是廢座云是師便打越出院師交云首座不單行八月遷袁州刺史後造其廬施衣二襲以為別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遊以書

嘉之愈答書稱大顛頌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名至州郭留數十日實能外形骸不為事物侵亂因與之性來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夫積善種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會

先王之法而逆夷狄之教以求福利者哉孟簡復服之曰彼楊墨老氏之書於理偏塵非中道要切釋氏之教則不然大明善惡之異路蒙天下神道報應之微為廣其道非求饒勝觀施作活計利妻子奈何韓君以惡人下俚翁媪之情見待之邪且其法行於世使

人人自畏惡修善豈不大助教化之防與東坡曰觀退之與孟簡書後復云云則知退之喜大顛如喜文暢澄觀而世人妄探退之與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題其末云歐陽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琳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深誣退之又作

永粹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友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述曰退之與大顛三書具有本集退之見大顛既其有實則往來書又不應無之一時信筆何能句句精到謂之妄撰恐成過論至若別傳之辭誠為凡鄙是不能逃東坡之鑿也

浩翁曰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俳佛之辭亦為之少沮云韓退之原道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德令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齊而為夷也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遺道以道之亦庶乎其可也柳宗元送沙門浩初序曰儒者韓退之與平

善膏病子嗜浮圖言嘗于與浮圖遊善膏病子嗜浮圖言嘗于與浮圖遊作兩節解釋有關係近西李生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子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不斥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其於性情然不與孔子異道儒者合與先

聖不異有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申韓之怪僻險賊邪申韓之怪僻險賊不申韓之怪僻險賊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應來盜跖而賤季札由余乎札由余乎秦之先望麻生而後父子俱以射

退之自當斥曰以其夷也退之自當斥曰以其夷也為退之指佛果不退之自當斥曰以其夷也札由余乎札由余乎秦之先望麻生而後父子俱以射

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再述浮圖之言與退之所罪者其迹也再述浮圖之言與退之所罪者其迹也但先立此句實退之曰脫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人乎但先立此句實退之曰脫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人乎出世間之

俗務責者若是我亦不樂也俗務責者若是我亦不樂也世間之退之忿其外而適其中是知石不知韞玉也世間之退之忿其外而適其中是知石不知韞玉也正

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此一節詳釋與此與其人遊者此句為與浮圖者之非必能過其道浮圖之妙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閑者為多如昔其清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紐為務以相軋也此正俗士唯以利為名則會是其馬從所蓋浮圖徒何

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此一節詳釋與今浩初開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釋通易論語秀合喉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此在幽閑亦言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此子有所師法則其賢於為莊墨中韓之言以與而逐逐然唯印紐為務以相軋者其亦

述曰退之不知佛所以斥佛後世士夫見韓原道及答孟簡書則便以能距楊墨者為比楊墨之僻誠足距者至於佛道廣大則凡世間凡流悉為所容未有一法出乎佛道之外豈當以楊墨比之哉或曰柳子謂浮圖之言與易論語合易語世間言教豈足以知佛道之極際曰浩初以子厚儒生未可語以深妙故以易論語要義比況之俾其易領耳柳子既有所發故復欲以此警退之不逮非徒易論語中說則儒人未易領也然子厚自此卒能優入此宗

故其送元舉序云佛之道大而多容無姓碑云終承本統以順中道遠重愛師序云吾自幼學佛求其道三十年吾獨有得焉此未可以易論語裁量之也嗚呼退之之斥佛非柳子不足以責今於浩初序章句以釋之將以廣柳子之能言也此十一

韓愈斥潮州第四女孛年十二死于道瘴商南山下及後為京兆歸其骨于河陽韓氏墓為擴文曰愈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深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去不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南海揭陽之地述曰退之鄙佛為夷專責報武事佛又禍

以警當年之君上而退之終罹斥逐之禍何其速哉梁武住世應真示現君主誌公傳大士共相施化豈世儒所能測識哉韓愈讀墨子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禁紂同修身正心此天下國家莫不相說如是哉子以為辨生於末學各務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得為孔墨此六祖秀禪師作歐陽外傳記祖印與永林論道因錄古人非韓者略出王荆公蘇東坡龍先生嵩明教之說荆公曰人有樂孟子之距楊墨而以斥佛老為已功嗚呼

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云云東坡曰退之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樂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子甚尊而距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矣然其論至於

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云云西蜀龍先生作非韓百篇其略有云孟郊失三子退之與詩曰失子將何尤吾將尤上天汝實主下土與奪一何偏彼於汝何有乃今蕃且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詩三百下以風刺上刺於至不仁也

其辭不怨孰有怨天而儻訕之者其勇於毀佛老蓋可見矣今錄十許條云佛老大道聖人為夷狄道孔墨異道今云本同及孟玷孔子此道本同教常異儒教經世佛老教出世退之主經世以廢出世未足知道道性本一本言三品五性未為知性性人為貴今以夷狄禽獸同人乎原先朝迎佛骨而外避近於幸灾直左遷潮陽而勸封禪近於獻諂求入此長修史之禍而勇於排佛此為駁雜之說而好為博塞此蒿明教非韓三十篇其言曰舊唐史謂韓子性褊僻剛訐

於道不私考其書觀其行誠然耳欲韓如古人從容中道固不遠也宜乎識者謂韓第文辭人耳夫文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甚文奚用學者不能考而徒效其文以誡沮二教聖人為已能故為書以辨之以正夫天下之好毀者大如龍先生之辭

東坡曰昔之為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為善荀子以為惡揚子以為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雜性以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為三子者皆出於其中而遺其上下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雜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

賈島初為浮圖名無本東都時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因教其為文遂去

浮圖果進士有李洞者慕島為詩鑄像以事之嘗稱賈島佛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一

聖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〇〇頁下一八行「則止」，徑作「而止」。
- 一 七〇一頁下二行「草衣禪衣」，徑作「草衣禪師」。
- 一 七〇二頁上二〇行「瀉仰」，徑作「曰瀉仰」。
- 一 七〇四頁上一〇行夾註「涇沙」，徑作「恒沙」。

一 七〇四頁上一八行「禪苑」，徑作「禪院」。

一 七〇四頁中一八行夾註右第六字「生」，徑無。

一 七〇四頁中一九行夾註右第一六字「教」，徑作「此」。

一 七〇四頁中二一行夾註左「所能比」，徑作「而能所比」。

一 七〇四頁下一行夾註左「生福」，徑作「造福」。

一 七〇六頁下一八行「未為知性」，徑作「未足知性」。

一 七〇六頁下末行「禰僻」，徑作「偏僻」。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華 編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九

穰宗續三子

長慶元年上親製南山律師讚曰代有覺人為如來使龍鬼神降天人奉事聲飛五天

驚萬里金鳥西沈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肇律

宗主之今日律宗特昌幽州節度使劉總上

表請出家帝不許總乃以印付留後自剃髮

為僧以私第為寺帝乃從其志封為大覺師

賜僧臘五十寺名報恩○河東節度使裴度

奏五臺佛光寺變雲見文殊大士乘師子於

空中從者萬眾上遣使供萬菩薩是日復有

慶雲見於寺中○勅龍興寺沙門惟英充輪

林待詔兩街僧統

二年汾陽無業禪師觀馬凡學者致問必答

之曰莫妄想憲宗屢遣使召皆辭以疾上即

位思一瞻禮至是遣兩街靈昇齋詔迎請師

笑謂衆曰吾從別道去矣中夜集衆說法端

坐而逝勅諡大達國師○中書舍人白居易

知杭州往問道於鳥窠禪師師曰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居易曰三歲孩兒也恁麼道師曰

三歲孩兒難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居易服

其言作禮而退名山錄見

四年沙門惠皎於杭州西湖孤山鐵石壁法

華經刺史白居易九人助其功宰相元稹

為之記有云佛法之奧妙僧當為余言余不

當為僧言○白居易至廬山見歸宗常禪師

值師詰壁問曰君子儒小人儒居易曰君子

儒師打拄捩一下居易遂過沮師接得使用

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廢居易云不

敢師云祇有過泥分○中書令王智興請於

泗州建方等戒壇遇聖誕之日許以度僧制

司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書以為所度無算

江淮失丁男數十萬帝不納

敬宗續三子

質歷元平勅兩街建方等戒壇左街安國寺

右街興福寺以中護軍劉規充左右街功德

便擇或行者為大德令試童子能背誦經百

五十紙女童誦百紙者許與剃度

二年勅沙門道士四百餘人於大明宮談論

設齋○上幸興福寺觀沙門文叙講經上攝

香○白居易述華嚴經社記云杭州龍興寺

沙門南操因靈隱道峰法師講華嚴世界品

更發願勸黑白十萬人持華嚴經一部十萬

人復勸千人誦華嚴經一奉慶歲四季聚會

共齋操捧香跪於佛曰願於未來世華嚴

版世界大香海水上寶蓮金輪中毗盧遮那

佛前與十萬人俱乃於辰中率對置田千頃

以給費用未求記於予曰予即十萬人中一

文宗續三子

大和元年十月誕節詔書監白居易安國

寺引駕大師義林上清宮道士楊弘元於麟

德殿談論三教神天問答○沙門善信大師

學下馬祖悟佛法大意後往五臺修無時供

久之見老父謂曰師之大緣當在隨洪師依

教至大洪山適居人以牲物禱雨于山之龍

池師止之曰勿殺而牲吾當為汝禱乃登山

宴坐廿兩霽然有張武陵父子率眾禮謝為

建道場至是年忽示眾曰種種供養不若以

身供養乃以利刃斷左右足置几上白乳流

涌門人哀號奪去其刃師不起于座遂入涅

槃張氏父子侍立左右脫然解化人服靈相

謂之大聖二聖云山南節度使崔公遣官齋

供以金泥傳其身上聞之賜所居號幽濟院

自是諸郡有禱靈響如答

二年江西觀察使沈傳師請於洪州建方寺

戒壇以聖誕度僧制答曰比因國事暫免度

僧勅命已下而傳師遠策申請宜暫奉一月

以示不允

三年沙門清見於姑蘇法華院刊石壁法

華經寺八節那刺史白居易為之記

四年相請請今天下僧尼非正度者許具名
中省給贖時入中者七十萬人。引駕大師
義林奏修慈恩塔開蒙之日異香襲人異身
側臥觀畫具四十齒容相如生觀上金色首
厚二寸如瑞芝狀。情法師於天台禪於香
為物外法師說止觀法門

五年初天下州郡遣僧尼籍

八年十二月池州南泉普願禪師士既馬師
居南泉三十年觀衆使陸亘請入郡仲弟子
禮亘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曰大夫十二時
中作麼生亘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階下漢
陸亘見人雙陸拈起散子云恁麼不恁麼拈

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云是骨頭花十
八豆曰掌法師甚奇怪解道天地同根萬物
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云人見此一珠花如
夢相似。澧州藥山惟儂禪師士識知道大
師石

九年岐山法門寺佛骨塔慶雲見。四月輪
杯學士李訓請嚴長生殿內道場沙汰僧尼
偽濫者是日大內靈像祀大風舍元殿四鶴
吻皆震墜拔殿前樹者三壞金吾仗館舍內
外樓觀城門數十所光化門西城俱壞士民
震恐帝以訓所請忤天意亟下勅停前沙汰
復立大內儀像風始息續七月李訓請

令天下僧尼試經業不中格者罷之十一月
李訓坐謀誅官官斬首於昆明池勅免僧尼
試經。八月詔沙門宗密註歸註入內
殿問佛法賜紫方服
開成元年正月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
引駕大師悟達法師端甫右脇而戒茶毗得

舍利三百粒師表率清衆十有一年弟子傳
業者千餘人史館修撰裴休撰碑銘。勅汝
門雲端充左右街僧錄。上嘗謂近臣曰天
下有無補教化而盡食於國者卿等可悉言
之有對者曰祖宗已未廣行佛教編徒益多
茲為盡物耳上即勅中外羅縵徒講說佛經

會尚食厨蓋御膳亨鑄子忽聞扉中有聲極
微聽之乃羣呬呼觀世音菩薩樓捨之甚
罕以聞帝遣驗之果然帝歎曰吾不知佛道
神力乃能若是勅自今不得用鑄子又一日
食蛤蜊有聲不開者焚香禱之俄變為大士
形帝召終南山惟政禪師問之師曰夫物無

塵應此蓋廣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此身得
慶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大士以現未
聞說法師曰陛下觀此為常為非常為信為
非信帝曰希有之事焉得不信師曰已說法
竟帝大悅即詔天下寺院立觀音像勅師住
望壽寺至武宗即位乃入終南山隱居人問

其故答曰吾避仇耳山
三年三月清涼國師澄觀示寂上報朝三日
重臣縞素勅奠終南山石室師歷九朝為七
帝門師身長九尺四寸手垂過膝才供二筆
日記萬言宿不離衣盡形一食宰相裴休奉
勅撰碑

四年中書奏誕節令宰臣百僚詣寺設千僧
齋詔許之時名僧俱會士民縱觀莫不傾敬
五年正月圭峯禪師宗密亡宰相裴休撰碑
武宗第五
三指上徵交與釋氏詔令兩街述有佛以來
興廢之際有何徵應法實大師玄暢撰三寶

五運圖以上。勅天下末尼寺並令廢罷京
城女末尼七十人皆死在回紇者流之諸道
死者太半
四年正月上以齋月辭屠出自釋教端之勅
今後唯禁歲旦三元日國忌日
五年正月趙歸真請與釋氏辨論諸僧道會

麟德殿上手付老子論治大國若烹小鮮義
知玄法師登論座大陳帝王理道教化根本
辯說精壯道流不能屈因為上言神仙羽化
山林區夫獨善之事非帝王所宜留神帝色
不平故還桑梓帝作望仙臺於南却歸真乘
寵排毀佛道非中國所當奉宜復除削巨佞

皆言歸真姦邪不宜觀信歸真自以已涉物
 論乃薦引羅浮鄧元超等同力層圖謀毀佛
 法四月詔檢校天下寺院僧尼數五月勅兩
 郡左右街四所僧各三十人天下州郡
 各留一寺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
 八月勅諸寺立期毀括天下寺四千六百
 所蘭若四萬所寺材以葺麻驛金銀像以付
 度支錢像以鑄農器銅像鐘磬以鑄錢收良
 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僧尼歸俗者二
 十六萬五百人積護人校並勸還俗凡二千
 餘人宰相李德裕率百官上表稱賀○五臺
 諸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謂進奏官曰歸白
 本使毋聽遊僧入境節度使張仲武奉其命
 主客郎中韋博謂德裕曰沙汰之法不宜太
 過德裕怒出傳武陵刑官
 六年長安有人夜行經周穆王陵見人從空
 中下朱衣執版宣言家耐何在二吏徑墓出
 曰在此朱衣曰錄西海若使者何時當至吏
 曰計程可十八日朱衣曰何禮爾若此吏曰
 李炎坐殿佛教奪去位當與西海君同錄
 其真宥有實答鈴聲東來朱衣二吏忽不見後
 數日上果病崩軀○太子賓客盧貞有子
 寄為僧因沙汰被充王府參軍一夕夢前師
 至其家盧告曰早官骨骨非所願也再思被

籍未知何日歸曰興復在即汝宜堅志慎見
 旌旆萬騎傳呼而至云迎先王為天子○
 五月勅楊欽義充兩街功德使令兩街各增
 八寺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勅列聖忌
 辰並請僧寺行香一如舊典以道註亂先朝
 毀除佛教勸功德使楊欽義捕趙歸真劉元
 清鄧元超等十二人並集朝堂誅之陳其屍
 首
 宣宗十三子
 大中元年三月勅會昌季年并省寺院釐革
 過當其靈山聖境如有宿舊名僧能修創者
 所司不得禁止○李德裕專權日久帝惡之
 貶潮州司馬頃之再貶崖州司戶惡疾而卒
 初是有僧通宿世事謂德裕曰公當萬里南
 平生食萬羊今九千五百矣羊未盡猶有還
 日德裕曰吾嘗夢行香山見山上盡目皆羊
 牧人曰此公平生所食也後旬日振武節度
 使李璽饋羊四百僧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
 後果卒於崖
 述曰自古人君之毀佛者必有臣佐以濟
 其事故魏太武以崔浩周武以阮佃術元
 嵩唐武以李德裕趙歸真卒使大法被辱
 君臣俱蒙惡報何彼此之不幸歟至若奉
 行沙汰如桓玄之在晉世傅奕之在唐朝

姚崇之在明皇李訓之在文宗總皆率於
 時事既行而復尼以故一時小兒不若三
 武為禍之酷也若周世宗天德毀佛而不
 得其佐輔食歐陽脩天性辨佛而不達其
 君使世宗得崔浩則索誅沙門當有甚於
 太武之虐使韓歐達三武則毀像滅僧當
 不減於崔李之酷崔浩腰斬德裕竄死不
 今之終亦足為報辱直謂退之見大顛排
 佛為沮祖秀謂永林見圓通排斥內鋪維
 韓與歐獲善于後亦由知識道力有以回
 之耳
 觀左禁軍楊漢公以策定功請復佛教乞訪
 求知玄法師於是復僧入居寶應寺屬壽昌
 節講讀署三教首座帝以舊帥造法乾寺命
 師居之○白居易卒贈尚書左僕射居易晚
 節尚佛經月不葷施所居為香山寺自稱香
 山居士嘗述讀曰十方世界天上天下我今
 盡知無如佛者巍巍堂堂為天人師救我體
 足讚歎歸依會昌初有客舟連風漂至大山
 一道士曰此蓬萊山一院為輪基曰此白
 樂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為詩曰
 吾學真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塵傳海山不
 是吾歸處歸即頭歸光幸天樂天嘗立頌曰
 吾勤一百四十八人同為一志結上生會行

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顏當來世少生兜率
晚歲風痺命工畫西方淨土一部書夜供養
為之讚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眾
苦猶如我身老病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
念佛俄然而化

二年勅上都東都剝擄拆蓋并州建寺立方
寺戒壇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五臺山建
五寺各度僧五十人

述曰紫僧史略云取大藥方等不拘根關
緣差但發大心五皆得受會昌以水僧尼
在俗者無請過先令懺罪後增戒品自非
方等並容重受

宣州刺史裴休言天下寺觀多為官寮寄容
蹂躪今後不得在寺居住違者重罰制可○
安國寺沙門修會以能詩應制嘗廷上七紫
衣上曰不於汝者但汝相有調故耳及賜一
夕暴亡
三年正月着日四明道俗八千人於阿育王
寺供奉佛舍利塔感天華紛墜有如雲色至
手即融入夜放五色光明大衆喜躍明年有
新羅僧夜盜塔手擊逃亭而行不離本處為
眾所覺勸沙門重鑿為左右街僧錄○壽昌
証傳勸諫李昭孫法師知玄同道士於麟
德殿談論三教表奏宜大復天下廢寺帝素

重師德命圖形置禁中

四年勅杭州鹽官齊安禪師院賜名齊豐寺
初帝為光王武宗忌之拘於後苑得見殿中
官仇士良詐稱光王墜馬死因脫身遁去至
香嚴閣禪師會下剃髮作沙弥同遊廬山開
師題瀑布云穿雲透石不辭勞遠地方知出

蓋高開方俸思以終續之云溪潤豈能留得
任終歸大海作波濤聞始知非常人後至贛
官海昌見齊安禪師自稱有光安奇之即命
為書記時黃檗運禪師為首座一日拜佛光
問之曰不著佛求用禮何為道便掌又問不
著佛求常作如是事運又掌光曰太粗生運

又掌曰者裏說恁麼粗細安師一報謂之曰
時節至矣毋滯蟠泥乃以佛法為囑未幾武
宗崩百官迎王即位僉遣使以師禮色安妥
力辭及終勸悟空禪師上賜黃綬為粗行
禪師裴休奏改為斷際天子嘗問三座觀
禮是時○日本國遣沙門常曉入中國求經
迦密教

五年勅天下州郡國邑行香不得攜酒肉入
寺○名京北薦福寺弘辨入見上問曰何為
頓見何名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
有無始修習故假漸修對治今頓性起用如
人喫飯不因一口便飽帝說暢說圓智禪師

○六月京城進士孫樵上書言百姓男耕女
織不自溫飽而養僧安坐華屋美食有餘率
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二十七
萬僧則天下二百七十萬人始得蘇息陛下
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與之於已廢之
後乎願諸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帝
怒不納○九月發州女子曾志願開雙林大
士塔見頂足連理齒牙不壞迎出塔供養四
十九日復藏于塔

六年詔重建廬山東林寺道誼遠法師曰辯
覺會昌毀寺二僧負文殊像藏之錦繡谷之
峯頂至是寺復訪之不獲二僧相疑以為匿
去忽見圓光瑞相涌於空表自是峯頂佛手
巖天池常見光相云天池者崇峻尤甚去東
林三十里夜間見空中聖經自遠而至初明
一炬頃之至百千萬鎔或雲中見文殊大士
出沒無常至心禮叩必見聖相○宰臣言度
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違守無節則財過多
乞今後賜地名山許今修建後舊官度僧尼
仰本州律師轉擇有道性者制可

七年潭州瀛山靈祐禪師示寂蓋大圓禪師
又曰
八年勅三教首座辯章尤左街僧錄沙門僧
徽充右街僧錄○潭州岳麓寺沙門詵言

往太原求大藏經河東節度使司空盧鉞副使書當以經施之節度使官李節為之記曰儒學之人喜排釋氏其論必曰為湯文武周孔之代皆無有釋氏之興源於漢流於晉淵浸於宋魏齊梁陳隋唐此衰世之所奉也宜一掃絕之使不得滋論者之言粗矣吾詩精而言之昔有一夫膚脂而色和神清而氣烈怡然保順醫與佛無用也和神清而氣烈怡然保順醫與佛無用也一夫而有風濕之病背癢而足覺耳聾而目眩於是用攻駁為事搜檢焉是二夫者胡相反邪痛不痛其耳反邪痛不痛其耳嗚呼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播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華微猶有漸漬以故詐不勝信而惡知避善也暨三代之季風俗大敗詐力相乘廢井田則唯務兼并貪土宅則日事戰爭姦邪於是肆其志賢士不能容其身以故上下相仇而激為怨俗也釋氏之教以清淨自居下相仇而激為怨俗也釋氏之教以清淨自居柔和自抑則怨爭可得而息也以因果為言窮達為分則貴賤可得而安也怨爭息則干戈盜賊之不興貴賤安則君臣民庶之有別此佛聖人所以救衰世之道也不有釋氏尚安救之哉今論者不責衰世之俗為難移而尤釋氏之徒為無用是不憐抱薪之夫而詬

醫禮之為何人也不思釋氏救世行化之為大益而且疾其官場之麗徒乘之善摘其根庸無檢者為口實而欲一禁以廢棄之是見其末而遺其本也會昌季年武宗大崩釋氏中其徒徹其居容貌於土木者沈諸水言論於紙素者投諸火分命御史乘駟走天下察政隱匿者罪之於是天下名藍真宇毀去若掉今天子建號之初雪釋氏不當廢也亟下詔復之而自湖以南遠人畏法體朝廷之嚴旨焚撤經像始無遺餘故今明命華頌其能得其經籍道林寺者湘西之勝遊有釋疏言獨曰太原府國家舊都佛祠為最多大帥司空盧公天下仁人我第往求遺書或可得也既上謁軍門公果諾之四馳以求逸文月未幾得經律論五千四十八卷輦而歸嗚呼釋氏救世之道既言之矣向非我明君洞鑒理源何能復行其道非司空公克崇大法何能復全其書非沙門疏言深識法運何能不憚遠求以遂茲盛典奉聖上之令與釋氏之宗愿及後人其功用有不可勝言者可無記焉述曰此文立言建理足以曉世之不知佛者使退之見之當規服不暇于厚浩初序徒云與易論語合而不能如此明言救世之功然則此記殆過之矣李節名微唐史

無聞 九年洪州黃檗希運禪師示寂諸斷際禪師師得法於百丈相國裴休守新安諸師入郡咨問禪法執弟子禮以所聞述傳心法要行於世於世十年勅每歲度僧依本教於戒定慧三學中擇有道性通法門者度之此外雜藝一切禁十二年勅天下諸寺修治諸祖師塔○日本國西門慧鑿禮五臺山得觀音像道四明將歸國舟過補陀山附著石上不得進眾疑懼禱之曰若尊像於海東機緣未熟請留此山舟即浮動鏗表墓不能去乃詰蘆海上以奉之舟即浮動鏗表墓不能去乃詰蘆海上以奉之其人聞之請其像歸安開元寺其人聞之請其像歸安開元寺倣其製刻之局戶施功亦月成像忽失僧所在乃迎至補陀山在大海中去鄞城東南水遠六百里即華嚴所謂南海岸孤絕處有山名補怛落迦觀音菩薩住其中也即大悲經所謂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是為對釋迦佛說大悲心印之所其山有潮音洞海潮吞吐晝夜碎訇洞前石橋瞻禮者至此觀禮或見大士宴坐或見善財俯仰得迎或但見碧玉淨瓶或唯見頰如飛舞去湖六七里有大

開若是為海東諸國朝觀商賈性乘政救按
誠莫不獲濟詳見

十三年上旬道士丹疽歿於背八月帝崩
一述曰武宗毀佛信道既丹登背而祖世方
以之為戒官宗礙仇為僧卒登寶位情會
昌之沙汰誅寬李趙立方等戒壇令僧尼

重受戒法其意甚至至末年復用道士服
餅金丹疽發於背其過在於好求長年而
不達世相無常之義故終蹈其禍為後人
笑云

懿宗詳見
咸通三年勅兩街四寺各建戒壇度僧帝於

禁中設講座自唱經題手錄梵文敷幸諸寺
行施

六年朔州德山宣鑿禪師示寂謚見性禪師
源能
七年臨濟義玄禪師示寂謚慧照禪師學者
稱臨濟宗詳見

八年正月永州湘山全真禪師端坐示寂師
湘人遊方至湘山創梵宇曰淨土四方禪友
雲集受教會昌初忽謂其徒曰僧當克難宜
易衣冠一夕髭髮俱長披紫霞衣曰無量壽
衣頂青空冠曰真空法冠既而武宗果去淨
園宣宗復佛法師不復去衣冠世稱無量壽

佛化現至此

十年瑞州洞山良价禪師示寂謚悟本禪師
詳見
十一年相國裴休覺休學于黃檗得其旨平
居不御酒肉作勸發菩提心文以激發世人
著釋氏文若圓覺經法界觀禪源論諸序世

服其精要○十一月延慶節勅兩街入麟德
殿講論佛法賜左街僧錄清蘭慧照大師右
街僧錄舟楚明徹大師○上素聞雪峯義存
禪師名勅賜真覺大師師居山四十年法席
冠天下眾至一千五百閩王王氏事以師禮

源能

十二年上幸安國寺賜知玄國師沈香寶座
○上於禁中設萬僧齋自外座為讚嘆有長
眉梵僧來應供受觀畢陵空而去詳見

十四年三月造淨園寶帳緣瑞華蓋勅兩街
住鳳翔迎佛骨三百里間車馬不絕羣臣諫
老至言憲宗迎佛骨時星駕上曰朕生得

見之死無所恨四月八日佛骨至導以禁兵
公私音樂儀衛之盛過於南却帝御安福門
降樓迎拜賜以門及考老曾見元和奉迎者
金帛有差佛骨留禁中三日供養迎置安國
崇化二寺令士庶得瞻禮十二月如前禮迎
佛骨還鳳翔

僖宗詳見

乾符三年外法師於國清為元瑛法師說止
觀法門○泉州龜洋無了禪師塔全身二十
載為山泉淹沒門人發視不壞閩王聞之遣
使并入府庭供養忽真氣遠聞王焚香祝之
可還龜洋舊址建塔即異香普熏傾城瞻禮

本道奏上賜諡真寂大師塔曰靈覺弟子慧
忠遺澄汰終於白衣葬師塔東今龜洋二真
身士民依怙若僧伽之遺化
中和元年黃巢化長安自號大齊上幸成都
詔知玄國師赴行在所引對大說上自製號
悟達國師留行宮久之辭歸九隴定中見普

摩頂說法言訖即隱俄見一珠入玄左腋
墜起痛甚上有昆錯二字玄知夙業即右脇
安臥而逝世言玄之前身乃漢川三學山知

玄法師臨終感病與今正類詳見
隆興瑋師曰世稱知玄是表茲後身自漢文

至信宗七百年餘年查債錯亦應畢矣今尚蒙
恩報而斃何哉蓋查與錯始有私讎及嗣七
國而七國時查因此時請逐新儲景帝長而
從之終非本意及錯誅而七國之兵不還則
是盜假時人以報私憾耳是宜歷十生而宿
對相尋不已可不畏哉

述曰周武廢佛法師知玄抗辨精壯帝不
能屈唐武汰法師知玄登論盛道流不
能屈兩世俱名知玄俱遇廢教俱在朝為
法師俱當辯論之席意師有宿誓使之然
乎至為三學山知鉉亦不異此名也觀其
三世為有道沙門而酬償宿報未已者當
是是錯趨東廂以避盜時此心已深恨而
載赴東市以就誅時此心必大恨意臨刑
之際必起惡願為世世之報故安當法師
舍壽之日必見此相者亦玄師道力轉為
輕受之報也夫殊者誅也昔查請誅錯今
錯亦誅查玄衣也寓名以見本年之姓異

三年泰山沙門大行誦彌陀經至三七日忽
於夜中見流離寶地寶臺之上佛及二大士
無數化佛咸現其前上聞殊異語入內問所
見賜號常精進菩薩開國
四年泗州刺史劉讓言修僧伽弟子木义塔

得舍利八百粒連上能以其骨塑為像謚曰
真相

昭宗^神建隆
龍紀元年聖觀勅兩街僧道入內殿談論
秀法師於國清為清練法師說止觀法門
大順二年袁州仰山慧寂禪師入寂師稟法

於嵩山世稱號仰宗初領徒住王莽山一日
禪林陷于地山神者以不堪居止東南有大
仰山為世福地遂遷居焉久之泉感居臨山
神一夕移廟於堵田三十里以避之^神
景福元年吳越王錢鏐於剡縣石城山建瑞
相寺以奉彌勒三生石像

乾亨二年文短禪師謁西院大安禪師遙見
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即入時五伯僧俱
奈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隨點而起闕王敬
異創國歡院以居之
三年勅於羅什法師譯經處重建草堂寺
四年趙州觀音院從論禪師示寂壽百二十

謚真際禪師^師
禮趙州坐而問之曰大王會麼王云不會師
云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林王尤
加禮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林^林之侍者問
其意師曰第一等人來禪林上換第二等人
來下禪林換來等人來山門外換。勅沙門

覺暉為左右街副僧錄^師
尤化二年撫州言曾山有梵僧曇崇山頂鄉
民追之皆飛行而去遺其笠製甚奇古於
其地建荷玉禪寺
天復元年山賊許思作亂至杭州徑山發國
一禪師塔見二覓合藏肉身髮長覆面賊兵

皆驚走吳越王命重瘞之
二年洪州雲居道膺禪師示寂謚弘覺^師
三年撫州曹山本寂禪師示寂謚元證師得
法於洞山世稱曹洞宗云。京兆^師和上
自印心於洞山泥迹間中日沿岸拾飯覓以

充食暮臥白馬廟^師錢中事嚴靜禪師夜入
紙錢伺之師至將把住問曰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云神前酒盞盤盤靜禮謝而退後入京
師伴狂人間神異莫測。詔州雲門文偃禪
師聚徒千人漢主劉氏名入內殿^師問
法要事以師禮師得法於雪峯號雲門宗

景宗^師
天祐元年詔勅天下寺觀設齋民間禁屠
釣。呂洞賓遊華山過鐘離權授金丹及劍
法後過鄂州黃龍山值機禪師上堂^師
然問曰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鐵內煮山川

此意何如師曰守屍鬼洞窟曰爭奈囊中
不死丹師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實不
服夜飛劍以觸之師已前知以法衣蓋頭坐
方丈劍透數匝師手指之即墮地實前謝過
師詰之曰半升鐘內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
中藏世界宿怨有省乃速傷以為謝曰自從

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仙莊

五代梁梁 太祖太祖

開平元年勅僧尼改為祠部。東州沙門智
宜律西竺來經回詣關進辟支佛骨貝葉梵

一年二月雪峯義存禪師示寂十一月玄沙
師備禪師示寂師得法於雪峯晚居玄沙學
徒千人應接接物垂二十年闡王待以師禮
及終賜諡宗一

三年大明勅百官詣寺行香祝壽
四年吳越王錢俶幼子今因為僧勸賜紫衣
釋相大師加同三十願

貞明元年東塔院沙門賜序進經會要諸
編入大藏賜演教大師

二年吳越王錢鏐沙門清外同第錢鏐往四
明阿育王山迎釋迦舍利塔船泊西陵塔東

放光浙江如畫王躬迎至羅漢寺廣陳供養
。四明奉化布袋和尚上於岳林寺東廊坐盤
石上而化葬於封山既葬復有人見之東陽
道中者云我誤持雙履來可與持歸歸而
知師亡象視其穴唯雙履在焉師初至不知
所從自稱名曰契此處顯腫腹言人吉凶皆

驗常以杖杖荷布袋遊化屢市見物則乞所
得之物悉入袋中有十六尊咒誦逐之身製
其袋或於人中打開袋出鉢盂米履魚飯菜
肉瓦石等物撒下云看看又一拈起云者
个是甚麼又以紙包便織云者个是弥勒內
院底嘗在路上立僧問作麼師云等个人來

曰來也師於懷取一桶與之僧擬接後縮手
云汝不是者个人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師放下布袋又手立僧云莫別有在師拈起
布袋肩上行因僧前行撫其背僧回首師云
與我一錢來嘗於酒所示衆云化緣造到不
得於此大小二事郡人得摩訶毒與之建一

日同浴于長汀將見師背一眼撫之曰汝是
佛師止之曰勿說與人師常教誨念摩訶般

若波羅密故人問呼為摩訶居士云師昔遊
閩中有陳居士者供養甚勤問師年幾曰我
此布袋與虛空齊年又問其故曰我姓李二
月八日生晉天福初莆田令王仁共閩中見

之遺一偈云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億是時
示時人時人俱不識後人有於墳塔之側得
青囊淨瓶六環錫杖藏之於寺
四年西天三藏鉢但羅至蜀自言從摩伽陀
國至益州途經九萬九千三百八十里時蜀
主王建光天元年也三藏自言已二百七十

歲
述曰此方往五天者有二道焉其一為西
北路自敦煌陽關經西域諸國過葱嶺雪
山入北天竺境自昔漢騰蘭西來唐焚師
等東往之所經由是也其二為西南路自
南海發船至佛迦國羯荼國西北至鉢摩

國東天竺境口亦東竺南界即唐之所自昔梁達
唐西來淨三藏會東往之所遊歷者是
也今鉢但羅至蜀之路乃當正西即張鷟
所謂大夏東南去蜀不遠之說比之兩路
宜應稍近而今所經歷約十萬里者當是
山川盤折風俗不通取道紆回故十有餘

年方得至蜀以故來者僅一鉢但羅而此
方絕無一人取此路也

六年陳州未尼聚眾反立母乙為天子朝廷
發兵禽母乙斬之其徒以不茹葷飲酒夜聚
姪織畫魔王踞坐佛為洗足云佛是大乘我
法乃上上乘其上慢不法有若此

龍德元年勅天下母得私度僧尼願出家者入京城比試經業

唐都唐

同光元年詔勅僧錄慧江道士程紫霄入內殿談論設千僧齋。鳳翔沙門道賢夢遊

五竺見佛指示此某國某聚落暨旦頓解五竺音傳於壇法于世人稱鳳翔阿闍梨法

清泰初隨未帝入洛而終塔于龍門

二年勅三聖慧然禪師入內殿咨問禪法上曰朕下大梁收得一顆無價寶珠未有人酬

價然曰請陛下實看上以手舒幪頭角然曰帝王之寶誰敢酬價帝說然亡勅謚廣濟大

師通寂之塔

三年勅將史銀鎗有戰功隨駕入洛忽悟禪道乞出家名契澄賜號無學大師以其居為立德院

明宗

天成元年詔勅僧錄雲辨與道士入內殿談論

二年二月帝每夕於中宮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三年閏主王延鈞素敬佛是年度僧二萬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示新師得法於金

沙末帝朝謚真應禪師

清泰元年二月功德使秦安遇誕節乞令州郡奏薦僧尼立講經禪定持念文章議論為四料試其能否制可引錄

安縣扣冰古佛名藻先初見雪峯揭危此一

包蓄一罐以為獻峯白包中何物曰鬼此何處得來泥中泥深多少無丈數還更有麼轉

深轉有又問罐中何物師曰誓何處得來自合得還熟也未不較多峯曰汝異日必為王

侯師常夏月衣楮而坐冬月扣冰而浴因號扣冰闍王延鈞請居瑞巖經臨建州刺史陳

誨飯僧千人問師曰今日會中有異人乎師曰無有明當為公致一大士謚翌日具齋以

俟有老姥自外至延居上席飯訖竟去師曰此水葦菩薩也有頃姥復來指師曰辟支古

佛何為說舌言說不見

二年四明沙門子麟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傳授天台教法高麗遣使李仁日送麟還員

越王錢鏐令於郡城建院以安其衆

高祖

天福二年洛陽宣徽將朱崇搖屋地得大石佛十軀有碑云唐垂拱六年造景福寺崇大

咸寤即舍所居以為寺。誅法師於國清為義寂法師說止觀法門

三年以楊光遠為天下功德使凡寺院皆為

四年勅國忌宰臣百僚詣寺行香飯僧水以為式。漢中沙門可洪進大藏經音義四百

八十卷勅入大藏。杭州天竺山沙門道邕獲奇木造觀音大士像有沙門從熱自洛陽

持古佛舍利置象相中其後舍利常見于頂窀內髻白光煥發大著靈威

少帝

開運元年勅為高祖寫大藏經奉安明聖寺以資鴻福。六月吳越王錢弘佐遣僧慧龜

往雙林開善慧大士塔得靈骨十六片如紫金色舍利無數紫芝生于雙林雙虎伏于壙

下祥雲蔽山甘雨灑地乃奉迎舍利靈骨并淨瓶香鉢扣門持諸物至錢唐安光冊殿供養建龍華寺以其骨塑大士像

三年金陵上元縣人暴死誤進入冥府見唐先主被五木甚嚴民大駭問主何以如此主

曰吾為宋齊丘所誣殺和州降者千人以寬被訴民曰臣謹道當運主泣曰吾因此開鏡

摩則苦誓息汝時語嗣君凡寺院鳴鐘令延鐘之更能為造一鐘尤為濟苦民曰下人何

以取驗王曰吾曾受于闐瑞玉天王於瓦官寺佛左膝以香泥藏之時無知者民既還而白後王親詣瓦官割膝果得玉像感泣勸僧即造一鐘於清涼寺鑄其上云厲祖孝高皇帝脫出危厄以玉像定塔於蔣山

高祖

天福十二年上柱國郭威立金剛般若經碑于嘉泰

隱帝

乾祐元年吳越王錢俶奉天台沙門德韶為國師中弟子之禮

二年雲門文偃禪師坐遊塔全身于丈室

太祖

廣順元年李守正叛河中太祖親征麻衣道者語趙普曰李侍中安得久城下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世宗與本朝太祖俱侍行

二年勅誕節宰臣百僚詣寺觀建祝壽道場

世宗

顯德元年齊州開元寺義楚法師進所撰碑氏六帖勅付史館頒行賜紫方袍二年四月詔曰釋氏真宗助世為善將隆教法須辨否感自今不許私度僧尼及親無侍

養者不許出家無勒寺舍並須停廢○九月以久不鑄錢令除縣官法物軍器寺觀鐘磬錢鏹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龍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至於善斯奉佛矣彼銅

像豈謂佛邪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是歲廢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以所毀像鑄周通錢○帝既并省寺院勅男年十五已上誦經百紙或讀五百紙女年十三已上誦經七十紙或讀三百紙陳狀出家本郡考議以

聞祠部給牒方得剃度此大見舊史刪去三年帝召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天子以治安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

遣還山詔州縣常存問

四年七月金陵清涼文益禪師示寂江南唐後主待以師禮及終謚大法眼學者號法眼

宗此見漢書陳搏為之友著化書百十篇窮括化原久之仙去嘗造三茅山至建業見宋齊丘謂其有仙風道骨出書示之扁為序以傳世齊丘乃竊以自名然未嘗悟道蓋也齊丘知後述曰魯慥作集仙傳言陳希夷稱其友謬

景升作化書又云齊丘竊取以為名世人不能知妄此殆與向秀注莊子郭象竊之

以自名二書蓋相類不幾於益乎

六年初帝之喪像也鎮州大悲極有靈應詔下人莫敢近帝聞之自往其寺持斧鑿破而

京師遂殞此見公○汴都將士周百勝年老家居蔬食念佛一夕夢黃衣吏追入大城至官府主者令引觀地獄見一人黑色臥大鏡林獄卒持鑿破其曾灌以銅汁叫聲不可聞百勝懼念佛求退追者曰汝已是佛弟子不必懼百勝問囚者何人答曰此柴帝也因

像致此百勝曰我故君王也何時得脫追者曰初錄其人至時王責曰世間周通錢盡時方脫此罪追者引使故道出城門聞寺鐘鳴

遂覺百勝常以語人聞者為之悲惋此見述曰自昔佛法遭毀有四時焉魏太武因司徒崔浩焚毀經像阮戮沙門既而崔浩

要斬太武身感痼疾竟為常侍宗愛所弒文成嗣位復大興佛法此見周武因衛元嵩毀經像塔寺歐沙門及俗厥後杜祈入京見周武地獄受苦求救之事此見宣帝祠興佛法復盛此見屢禁因趙歸真毀像廢寺僧已

違俗帝後疽發背而殂時穆陵尉稱天符

述曰魯慥作集仙傳言陳希夷稱其友謬

述曰魯慥作集仙傳言陳希夷稱其友謬

述曰魯慥作集仙傳言陳希夷稱其友謬

述曰魯慥作集仙傳言陳希夷稱其友謬

述曰魯慥作集仙傳言陳希夷稱其友謬

以李炎毀佛有奪壽去位之報歸真等皆
被誅戮宣宗即位佛法大興其周世宗毀
像鑄錢廢拆寺院疽散會而租人見在獄
受苦有司通錢畫方得脫罪之語其越五
年我

太祖皇帝飛龍在天旨詔天下復寺立像

福一 遺沙門求法西天館梵僧翻傳貝葉建精

藍濟戰士之免造經版壽大藏之傳富國

家多事而於印贊佛道無所不舉及

太宗繼體度童子十七萬人建譯經院製

聖教序賜天下無名如藍之額連開寶大

塔舍利之藏歷

真宗在朝聖德避被五天咸看梵典昭陳

天禧度僧二十四萬

仁宗踐作先贊上稱繼翻譯之功廣藏宮

之卷詞臣國

此書又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 卷 一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一 七一頁下一九行「官度僧尼」，

徑作「官度僧尼」。

一 七一二頁上二行「常宙」，徑作「章

宙」。

一 七一二頁中六行第一三字「駟」，

徑作「驛」。

一 七一五頁下二三行第三字「畫」，

徑作「畫」。

一 七一六頁下一四行第一六字「如」，

徑無。

一 七一七頁上三行「慟辭」，徑作「慟

辭」。

一 七一七頁中一九行夾註右「琛師」，

徑作「琛師」。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三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

太祖宣祖第二子母杜氏二月十日長壽節奠永昌殿

建隆元年正月甲辰周恭帝遜于位初上

受詔北征宿陳橋驛將士推戴擁入京師時

太夫人杜氏宣皇后同王夫人明皇后皇

方設齋于定力寺為祈福聞變王夫人懼太

夫人曰吾兒平生多奇異人言當極貴何憂

也初是後唐明宗於禁中焚香禱天

曰臣木夷狄不足以王中原願早生聖人以

安天下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下降生于洛

陽太內甲馬營神光滿室異香不散體被金

色三日而變人知其為應明宗禱云

讚曰神光金體佛大士之瑞相也開嘉運

於五季久院之年踐大位於四海望治之

日而又知興教護法慈臨民物以為社稷

靈長之福非佛大士之示生其孰能與於

此哉

上未任時過涇州長壽鎮寺沙門知非凡人

陰使人圍上容於寺壁後以其寺有御容遂

為官所護及在洛陽嘗過長壽寺梳殿破畫

寢僧守嚴見赤蛇出入上鼻上密嚴問所向

上曰欲往潭州見恭太尉未有齋宗世嚴曰

貧道有驢可乘以往復贈之錢及見太尉奇

之遂留幕府晉開運開宋城有異僧狀如犀

俠挾銅彈走草莽上指州地曰不二十年當

有帝王由此建號朝為神聖即太皇太后

銅牌記云有一真人起冀州開口張弓在左

邊子子孫孫保求年江南李主名其子曰弘

冀吳越錢王諸子皆連弘字弘係以

識及上受禪而宜祖之諱正當之

德末乘白驢將入東都中道聞太祖即位大

笑曰天下自此定矣○上始受命默計釋氏

何隨而歸敬若其威嘗微行至相國寺見

一僧醉嘔戶外惡罵不可聞上怒之適從旁

過為醉僧所抱曰莫惡哉將暮矣宜亟歸內

上心動乃還寢令小璫往視

視之則真乳香也上嗟歎不已益知敬佛也

賜百官宴于相國寺宰相范質擊祝聖壽疏

云素紀瑞表覺帝之下生佛日

感自然之寶金輪王統非夫位等三界則孰

能致希有之祥壽命同百億須彌德

澤被三千世界恒沙可笑天祿難窮墨海雖

乾皇基益固是日以慶誕恩詔普度童行

八千人

讚曰范公以名儒感德為佐命首相當慶

誕祝讚之辭純用佛典以寓歸美其為敬

佛重君有見於此論若謂明良慶會海宇

統一皆佛大士應世之祥也

六月詔諸路寺院經顯德二年當廢未毀者

聽存其已毀寺所有佛像許移置存留於是

人間所藏銅像稍得存出

讚曰自有佛法以來有道之國未嘗不隆

為佛教以勸天下太祖初見周朝毀像傷

之曰今毀佛法大非社稷之福及登大寶

至下興復之詔可謂有道之君必隆佛教

十月親征揚州李重進十二月城陷上以其

固拒欲盡阮之俄有異僧詣行宮門自稱龍

興寺清範表乞恩宥上許之翌日駕幸尋問
見殿上一羅漢手擎草表上大寤勅連別殿
安其像○吳越王錢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專用金銅精鋼造八萬四千塔中藏寶篋印心呪經
如來分命舍利三世布散部內凡十年而訖切
有僧寺○初天台教卷經五代之亂建
殿不全吳越王州遣使之高麗日本以宋之
至是高麗遣沙門諦觀持論詠諸文至螺溪
謁解法師一宗教文復還中國螺溪以授寶
雲雲以授法智法智大肆講說遂專中興教
觀之名吳越

二年
於兵者以揚州行宮置建隆寺為薦冥福如
唐太宗正觀四年故事○詔
民間二月至九月不許漁捕射著于令
四月上幸相國寺祈雨出內帑設千僧齋已
而大雨○吳越王附請延壽禪師主永明寺
淨慈寺師日課一百八事學者參問以心為
宗以悟為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人聞山
中天樂聲吳越王感其專至為作西方莊嚴
殿以成其志師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有
同異館其徒之知法者博閱義海更相質難
師以心宗之術以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

十部兩土賢聖三百家之言證成唯心之旨
為善百卷名曰宗鏡傳於世○世傳
三年五月早上幸相國寺祈雨詔徵樂太官
進雜食已而雨大濟○西域于闐國沙門善
名七人來詔館于相國寺○楚王周行逢據
潭州果於殺戮然知事佛度僧齋未嘗輕
見沙門○師作禮親手行食謂左右曰吾族人
多矣不假佛力何以鮮怨○十一月高昌國
遣僧法淵獻碑支佛牙玉臨
乾德元年螺溪法師為義通法師說止觀
法門
三年滄州沙門道圓遊五天竺往反十八年

及運偕于闐使者至京師獻佛舍利貝葉梵
經上召見便殿問西土風俗賜紫方袍賜帶
○持進李託奏雄武推官阮紹莊夢雲門禪
師令上奏乞開塔有旨詔州守臣開視見師
真身如生乃迎赴闕供養逾月遣送還山中
教誥大慈元真宏明禪師○師
四年詔秦源既通可遣僧往西竺求法時沙
門行動一百五十七人應詔所歷焉耆龜茲
迦彌羅等國在賜詔書諭令遣人前導仍各
賜裝錢三萬○師○上初詔兩川轉運
使沈義倫於益州以金銀字寓金剛經進上
至是召天清寺沙門崇蓮入內講演○樞密

使沈義倫事佛長齋夏中危坐以飼蚊或以
為苦苦曰餓蚊相投宜忌拂去時執政多自
陳起弟獨義倫乞為母修寺上嗟嘆許之
杖內侍張重進往峨眉山普賢寺莊嚴佛像
因嘉州德泰白水寺普賢相見也峨眉山志云
昔有蒲翁因采藥入山望峯頂五色雲放白
光忽一麻前漢至岩上見普賢大士真相自
茲顯迹○河南府進士李謁造滅邪集以毀
釋教為藏經以為食事聞上以為非毀聖道
辭或百姓勸刺沙門島○師
今人誣之○師
述曰儒家有排佛者以不曾讀佛經耳使
稍知觀覽必能服其為道之妙李謁造論
指佛為邪蓋傳奕韓退之詆佛為夷之餘
波也不有明主孰能鑿其妄作流之海島
非不幸也
五年詔曰禁錮以來天下多肇佛像赴京願
惟像教世許尊瞻忽從餘毀甚幸歸敬應諸
郡有銅像廢像存留但不許鑄造新像○
右街應制沙門文勝奉勅編修大藏經隨函
索隱凡六百六十卷○勅萊州道士劉若拙
充右街道錄集京師道士試學事業未至者
皆罷斥之
開寶二年長春即詔天下沙門殿試經律論

開寶二年長春即詔天下沙門殿試經律論

義十條全中者賜紫衣

四年三月上親征太原劉繼元道由潞州麻
不和上院躬祝於佛曰此行以平伐為事誓
不覆殺一人繼元聞之極力拒車駕至城
下諸軍進攻時太原城守尚堅博士李光贊
勸上回鑾音者與也天子大歸則宰相趙普

以為然遂班師○嚴士陳搏受易於麻衣道
者得所述正易心法四十二章理極天人歷
詆先儒之失搏始為之註及受河岳洛書之
訣發易道之秘漢晉諸儒如鄭康成京房王
弼韓康伯皆所未知也其訣曰戴九履一左
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膝縱橫皆十五而

五居其室此畜縱橫倒正回令交錯隨意數
之皆得十五劉牧謂非人智所能偽為始搏
以傳種放牧傳李溉灑傳許堅傳范諤昌
諤昌傳劉牧始為鈎隱畜以述之

述曰繫辭云河出岳示其名也參伍以夔
錯綜其數示其體也此夫子顯示河岳之

文也漢世有書其論河岳云太一取之以
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有五此易緯詳陳
河岳之數也五季之際有方服而衣麻者
勢達易道始發河岳之秘以授希夷希夷
始著訣傳世然世人徒能述希夷之言而
不知其義本出於繫辭易緯今以著訣上

合易緯九宮十五之文又以易緯仰參繫
辭參伍以變之說無不體合繫緯之文略
而隱故常人不能明獨麻衣悟此妙於二
千年之後殆天授也身居之今見

陳搏居華山鎮若水未第去謁之搏邀入山
齋見老僧擁納附火若水揖之僧開目而已
坐又搏問何如僧曰無此骨法若水退搏戒
之曰三日後可復來如期而往搏曰始吾見
子神觀清粹謂可以學仙故請決於老僧僧
言宅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於急流中勇退
耳問僧何人搏曰吾師麻衣道者也山野

進貝葉梵經同梵僧曼殊室利偕來室利者
中天竺王子也詔館于相國寺持律甚精都
人施財盈屋並無所用。較高品張從信住
益州雕大藏經板

五年詔僧道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敘廷
僧東道西間雜副職若過郊天道左僧右

址。君位 僧先道後。殿廷 郊天 南
道西 僧右
迷曰左右即東西也郊天之日道居左者
以道士繼朝班之後便於設拜故舊今居
左非常用之法也此說聞之頑空云得之

禮部職事人

詔京城名德玄超等入大內誦金字大藏經
車駕臨幸並賜紫方袍。詔曰僧尼無間實
養教法自今於尼寺置壇受戒尼大德主之
述曰廷議但欲分別僧尼而不知尼女受
戒須依大僧無置壇自受之律此一時故

弊不可為法今則無復用此法也
詔曰釋門之本貴在清虛梵剎之中豈宜汙
雜適當崇闡尤在精嚴如聞道場齋會夜集
士女深為褻瀆無益備持宜令功德司祠部
告諭諸路並加禁止。敕僧道並諱功德使
出家求產藥試經業闕祠部給牒。西天竺沙

門可智法見真理三人來朝賜紫方袍。西
天竺沙門蘇葛陀來貢舍利文殊華賜紫服
金幣。六月天台德都國師示寂有大星墮
于峯頂天降大雪師得法於清涼法眼清涼

六年八月汝州風穴禪師延昭示寂師得法
於南院音入知郴州音時王龜從表稱
中天竺三藏法天至譯聖無量壽經七佛讚
河中府梵學沙門法進執筆綴文龜從潤色
詔法天赴闕名見慰問賜紫方袍
七年二月永明壽禪師示寂賜諡智覺師得

法於詔國師高麗國王遣三十六僧來受道法於是法眼一宗盛行海外而中國遠絕八年三月止幸洛陽至龍門山廣化寺開無畏三歲塔瞻敬真體四月上將郊天而雨不止遣使禱無畏塔及期而霽唐開元四年自五月五日年長安為無畏塔之龍門。自上洛陽回京師手書金剛經常自讀誦宰相趙普因奏事見之上曰不欲甲冑之士知之但言常讀兵書可也

諺曰漢高帝與韓彭取天下論功行封王數十城相繼反畔卒取誅戮光武封功臣鄧禹輩大者不過數縣以其易制故上下無異意智矣哉我太祖之善駕馭英雄也俾石守信等義社十弟釋兵權於杯酒笑談之頃享祿私第全其餘生上不失國恩下不失臣節過二漢君臣遠矣至於深居禁中常誦佛典而欲使甲士知讀兵書是又重威保國之仁術也智矣哉

太宗聖祖第三十太祖同母弟也世夢神人太平興國元年詔普度天下童子九十七萬人會觀。真君傳結壇之法有九上三壇為國家上曰順天興國壇星位三千六百為普天大醮中曰迤祚保生壇星位二千四百為

周天大醮下曰祈穀福時壇星位一千二百為羅天大醮中三壇為臣寮上曰黃籙延壽壇星位六百四十中曰黃籙錄慶壇星位四百九十下曰黃籙去邪壇星位三百六十下三壇為士庶上曰續命壇星位二百四十中曰集福壇星位百二十下曰卻災壇星位八十

十一旌旗鑼劍弓矢法物具列儀範各有差降云真君曰諸天萬靈仙眾梵佛悉朝上帝於通明殿又曰佛在三清之中別有梵天居之於上帝如九卿奉天子也述曰凡釋道二家之言天名可不同而體不可不同也如來聖人如實知見三界不可謂不盡也而道家諸書淺繆無識故名與體皆不同如度人經諸道書或云三十六天謂欲界六天色界十八天無色界四

天此二十八為三界內有生有死其上更有四梵天為三界外斷生死一災又其上有三清天最上為大羅天此等雖欲比同佛經三界之語殊不知四梵三清竟無實位蓋凡言界外斷生死者即三乘與佛耳豈當復指三清諸天輪轉之徒哉張無盡述息諱論引黃帝內書云太一者元一之氣始生於太虛之上有玉京山四方各有八天三十二帝玉京之上有玉清上清太清

三清之上有虛皇十天元老元君元尊天真九皇居之天皇真人降天真九氣分六元而為混沌之象云無盡斷之曰夫言玉京山三十二帝者即佛之所謂須彌山頂初利天也虛皇天者即佛所謂大梵天也三清天者即佛所謂空居天也大梵天為世界主不知上有光音諸天而言我能有所生有所生則氣有所降此天真九皇所以降氣而造世界也氣有陰陽則人有男女如道家三清侍以金童玉女此欲界空居為三清天也云聖即夜摩為太清聖化自在天為大羅天然亦與三清天言天不層自多難以定一又王欽若奉詔

撰謂聖真君傳其間論佛最為失義如謂聖云諸天萬靈仙眾梵佛悉來朝上帝夫佛為三界師為天中尊佛所住處梵天帝釋皆來衛從明知天帝所以奉佛也今傳言佛來朝帝甚為無狀謂聖既自言帝輔其位高矣未應有此失理之言欽若稍稱知佛作傳之辭亦未必有此語特恐道流不知天位妄擬此言入于傳中雖欲尊天而卑佛適所以誣天而慢佛也戒之戒之初周世宗廢龍興寺以為官倉國初寺僧擊鼓求復至是不已上遣使持劍詰之曰前朝為倉日久何為煩瀆天廷且甯戒懼即斬之

僧辭自若曰前朝不道毀像廢寺正賴今日
聖明興復之耳貴道何畏一經中使以閣上
大感歎勅復以爲寺新修
一年使以興寺爲太平興國寺立開先殿
以奉太祖御容○西天沙門吉祥來進異業
梵經

三年三月賜天下無名寺額曰太平興國曰
乾明○開寶寺沙門繼從等自西天運獻梵
經佛舍利塔菩提樹葉孔雀尾拂並賜紫方
袍○四月詔誥廬山遠法師曰圓悟塔曰凝
象水法師曰覺寂塔曰寶智○中天竺沙門
鉢納摩來獻佛舍利塔聲牛尾拂○西天王
子旻殊室利求歸本國詔從之開寶四年
翰林學士李昉徐鉉等進太平廣記其間錄佛
法者三十卷上自漢明終于五代古今悟心
得道之衆神佛經論定慧之學君臣信毀休
歎之徵靡所不載○敕供奉官趙鎬往吳越
毗明州阿育王佛舍利塔○吳越王敬奉版
圖歸朝令僧統贊寧奉擇迦舍利塔入見于
殿禮殿上素閣其名一日七宣賜號通鑑大
師號在國馬除翰林學士陶穀
同列或謂之曰青瑣未極安容此物及與之
語師據經史表裏不已謂者爲之長服學
士王禹偁徐鉉每有疑則就質之皆爲下拜

事以師禮滋福殿者安佛像經藏立剎聲鐘
即內道場也開寶

五年正月敕內侍張延誡往代州五臺山造
金銅文殊菩薩像奉安于真容院詔重修
五臺十寺以沙門芳潤爲十寺僧正十寺者
真容華嚴壽寧興國竹林金閣法華秘密靈
境大賢五臺山記云山形五峙周五百里崇
巖疊嶂飛泉吐霧中臺高四十里頂上平地
周六里西北有太華池石精舍文殊弥勒石
像東南有大孚寺魏文帝造東西二堂聖所
居處又東北有玉子寺阿育王塔東北三臺
間有金剛窟三世佛法藏中臺東南有清涼
寺其最深處文殊所居人不敢近西巖有松
廣巖巖西有佛光寺○勅內侍張仁贊往成
都鑄金銅普賢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
普賢寺之白水建大閣以覆之詔重修峨眉
五寺即白水普賢黑水華嚴中峯乾明光相
也三城高出五岳秀甲九州西竺千歲和上
曰此震旦國第一山也○河中府沙門法進
請三藏法天譯經于蒲津蒲州河守臣表進
上覽之大說召入京師始興譯事○二月北
天竺迦濕彌羅國三藏天息災烏填曇圖三
藏施護來召見賜紫衣勅二師同閱梵夾時
上感意翻譯乃詔中使鄭守均於太平興國

寺西建譯經院爲三堂中爲譯經東序爲潤
文西序爲證義○五月中天竺沙門護羅來
獻貝葉梵經勅賜紫服○沙門知則進所著
聖無量壽經疏賜紫演教大師○詔建開明
禪寺於誕生之地奉優填王旃檀瑞像佛式
並進聖觀音佛牙太祖親藏銀塔中佛式
詔建開明禪寺於誕生之地奉優填王旃檀瑞像
往泗州修僧伽大師塔凡十三層改普照王
寺爲太平興國

七年正月歲廣軍奏言萊城穿土得石函鐵
函銅函銀函金函凡五重中有流離瓶威佛
舍利有刻石記云貞觀二十一年歲佛舍利
經遺乎是以開○嘉州通判王衷奏近往峨
眉提點白水寺參差見瓦屋山皆變金色中
有文六金身普賢次日午中見羅漢二身衆
皆雲行空中
涪州奏陸澤縣人王緒牧牛田中見一白兔
逐之入土穴中探穴得石佛五十軀制度奇
古長皆尺餘勅就色寺奉安像常放白光○
六月譯經院成詔天息災等居之賜天息災
明教大師法天傳教大師施護顯教大師今
以所將梵本各譯一經詔梵學僧法進常誥
清沼等受經文光祿卿楊說兵部員外郎
張洎潤文殿直劉素監護天息災述譯經儀

式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之事以初時開四
門各一梵僧主之持秘密呪七日夜又設木
壇布聖賢名字輪形正圓周列佛大士天
目曰大法曼摩羅大會請聖賢阿伽沐浴
日阿伽今言附如乃足沐浴器設香華燈水
看果之供禮拜遠旋祈請冥祐以珍慶隆第

一譯主正坐面外宣傳梵文第二證義坐其
左與譯主評量梵文第三證文坐其右聽譯
主高讀梵文以驗差誤第四書字梵字僧密
聽梵文書成華字猶是梵音此梵字初譯為
夏但第五筆受翻梵音成華言翻梵字初譯為
夏但第六綴文回綴文字使成句義

五能彼自性空見此今云然見五益皆在大
華如打就須回顯字所知為佛念打結為
句以顯此土之文第七參譯參考兩土文字
便無誤第八刊定刊削冗長空取句義如無
無明則兩字如上一第九潤文官於僧衆南
向設位參詳潤色元無梵本又見於中一
元句無梵本僧衆日沐浴三衣坐具威儀

整肅所須受用悉從官給天息災言譯文有
與御名廟諸同者前代不避若變文回避處
妨經旨令欲依國學九經但關點畫詔若佛
經用字宜從正文廟諱御名不須回避○七
月天息災上新譯聖佛母經法天上吉祥持
世經施護上如來莊嚴經各一卷詔兩街僧

選義學沙門百人祥史經義時左街僧錄神
曜等言譯場久廢傳譯至艱天息災等即持
梵文先翻梵義以華文證之曜衆乃服○詔
新經入藏開板派行車駕親幸譯經院名僧
衆賜坐殿論賜卧具繒帛什物度其院童子
十人悉取禁中所藏梵本令其翻譯○十二

月詔選梵學沙門為筆受義學沙門十人為
證義自是每歲誕節必獻新經皆名坐賜齋
以經付藏○詔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其
內外諸郡董行並與剃度○成都沙門光遠
遊西天還詔闕進西天竺王子沒徒兼表佛
頂印貝多葉菩提樹葉詔三藏施護譯其表

曰伏聞支那國今曰指大唐為支那有大天
子至聖至神富貴自在自慚福薄無由朝謁
溥蒙皇恩賜金剛座釋迦如來架梁一領即
已披挂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
延長一切有情虔諸沈溺謹以釋迦舍利附
沙門光遠以進漢之寶今詳說於前未見道
華唐書以此年附載也

八年
六月詔翰林贊寧修大宋高僧傳掌乞歸錢
唐撰述詔許之○詔譯經院賜名傳法於西
偏蓮印經院今歸安傳法院即東都譯經
成都先奉太祖勅造大藏經板成進上勅

太原成都鑄銅鍾賜五臺峨眉名山遺挂之
日兩山皆有梵僧十餘空中奉迎其鍾聲聞
百里○天息災等言歷朝翻譯並藉梵僧若
選阻不來則譯經廢絕欲令兩街選童子五
十人習學梵字詔令高品王女書選淨淨等
十人引見便發詔送譯經院受學惟淨者江
南李煜之姪口受梵章即曉其義歲餘度為
僧升梵學筆受賜紫衣光梵大師○沙門法

遇自西天來獻佛頂舍利貝葉梵經法遇化
衆造龍寶蓋金欄紫雲將再往中天竺金剛
座所供養乞給所經諸國書詔賜三佛齊葛
古羅柯蘭諸國勅書以遣之○泗州奏僧伽
塔白晝放光士民然頂臂香供養者日千餘
人勅內侍奉釋迦舍利藏之塔下○上以新

譯經示宰臣曰佛氏之教有裨政理普利羣
生達者自悟淵源愚者長生誣謗朕於此道
微識其宗凡為君而正心無私即自利行也
凡行一善以安天下即利生行也如深武捨
身為奴此小乘偏見非後代所宜法也趙普
對曰陛下以克舜之道治世以如來之行修
心聖智高遠非臣下所能知也○詔以御製
蓮華心回文偈秘藏詮道遠詠宣示近臣○
勅內侍張承貴往天台山重建壽昌寺從沙
門自珣請也

門自珣請也

齊熙元年三月日本國沙門奝^行來朝
 然言其國傳慶六十四世八十五主至應神
 天皇始傳中國文字至欽明天皇壬申歲始傳
 佛教於百濟當梁承聖初年至用明立有太子
 子名聖德年七歲便悟佛法於菩提寺講讀
 覺經感天雨華始遣使入中國求法華經嘗
 隋開皇中也至孝德太子白雉四年遣僧道
 入中國從法師傳法當唐永徽四年也次
 足姬太子令僧智通入中國求大乘法當顯
 三年也次文武大寶龜二年令僧玄昉入中
 國求法當開元四年也次孝明太子平勝嘗
 四年遣使入中國求內外教典當天寶中也

次元武立遣僧空海入中國傳智者教嘗元
 和年中也一宗元元開有日本最傳史則誤
 始可也而各宗乃皆空海傳教不不不不
 何邪不見空海傳教之迹今傳門正統年
 海入中國傳教於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教者誤也次文德太子令僧常曉入中國求
 釋迦密教嘗大中年也上聞其正一姓傳繼

臣下皆世官謂宰臣曰島夷君臣乃能世祚
 求久若是奮然求詢五臺及回京師乞賜印
 本大藏經詔有司給與之

紫唐書日本漢倭人也去京師萬四千里
 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左右小島五十餘
 皆自名國而臣附之其浴多女少男有文

字尚淳圖其王姓阿每氏初主旃天御中
 主者歛五十二世皆以尊為歸居於紫城
 太子神武立更以天皇為號徙治大和州
 又十六世至應神又十四世至欽明又二
 世至用明當隋開皇末始與中國通又四
 世至皇極當正觀五年遣使入朝拉子孝
 德太子始改元白雉獻武龜大如斗馬騰若
 五升器又二世至天智遣使與蝦夷人借
 朝又二世號持遣使賀平高麗嘗咸亨
 元年也至是始改號日本言其國在東近
 日所出也長安元年持子文武立改元大
 寶遣使累四貢方物武后授司馬卿選國

又二世聖武立改元白龜開元初粟田復
 來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照
 即鴻臚寺為師志實物寶嘗歸聖武太子
 明立改元天平勝寶四世元武立嘗貞元
 示平遣使者朝朝學者猶免勢浮圖空海
 留肄業二十年乃還又五世文德立又三
 世光孝立嘗光登元年也有祖景帝朝虎
 以武家

初遣羅漢像五百十六身來安天台壽昌寺
 二尊上覽新羅經誦帝臣曰天息災等妙得
 翻譯之體乃詔天息災除朝散大夫試光祿
 卿法天施護並除朝奉大夫試鴻臚卿法天

改名法賢並月給酥酪錢有差新譯經論並
 刊板印行天息災等言關陝西諸路頗有道
 俗收藏梵經乞下尋訪以資翻譯詔從之法
 師羅漢像也

述曰自古人君重沙門之德者必尊其位
 異其稱曰僧錄僧統法師國師入對不稱
 臣登殿賜高座如是為得其宜至若封官
 加爵稱卿稱公混濫朝端輕抬物論上失
 尊僧之禮下貶失節之譏釋氏清風與於
 不競彼微君履土不事王侯者吾輩寧無
 愧乎若不空開府於唐朝息災光祿於吾
 宋皆由翻譯功高特承天澤蓋將養主上

重法之心非所以為榮也

詔兩街供奉僧於內殿建道場為民祈福歲
 以為常詔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譯
 者悉館于傳法院○詔嶺南身俗殺人祭鬼
 僧置妾好所在長吏誠厲以順正教事
 述曰磐少時客南海見鄉落僧居畜妻養

子皆能執教鼓快事於赴請問其有慶牒
 否則曰但於本郡給帖耳此等皆因守郡
 者規微利而不知恩濟三寶之為過也今此
 詔旨專戒長吏可謂得護法之心焉嘗聞
 蜀僧在鄉多畜妻子平時習熟公私不以
 為非今之四蜀遊學東南者莫成出家之

士也

三年詔天下儀帳重行並與制度自今後請
經及三百紙西業精熟者方許條帳。詔以
御製三藏聖教序賜天息災等令冠新譯經
首

四年勅內侍送寶冠璣珞翠環挂續眉普
香是日衆見普賢大士乘紫雲行空中久之
方沒。十一月四日螺溪義寂法師示寂
端拱元年翰林通憲大師贊寧上表進高僧
傳三十卷聖書經義聖書經義令編入大藏
勅任京師天壽寺僧傳之作始於梁嘉祥惠
皎為高僧傳十四卷起漢明終梁武天監十

八年唐西明道宣作續高僧傳三十卷起梁
天監訖唐正觀十九年今宋傳起唐正觀至
宋端拱元年依梁唐二傳分十科一譯經二
解義三禪定四戒律五護法六成道士遺身
八讀誦九興福十雜學此云文公兼有董
成文公

述曰洪覺範謂宣律師作僧史文辭非所
長作禪者傳如戶昏案檢字皆統雖博學
然其識暗乘來碼為傳非一體覺範之論
何其至邪昔魯直見僧傳文部表淺欲刪
修之而不果惜哉如有用我者吾其能成
魯直志乎

兩街僧錄可朝華請發釋御製佛乘文集詔
許之。日本國法海大師齋然遣弟子嘉日
祈乾來朝。十月二十一日寶雲通法誦示
寂

二年開寶寺建寶塔成八隅十一層三十六
丈上安千佛萬菩薩塔下作天宮奉安阿育

王佛舍利塔皆杭州塔工逾倍所造凡八年
而畢賜名福勝塔院安舍利日上海與微行
自手奉藏有向光起小塔一角大塔放光洞
照天地士庶焚香獻供者盈路內侍數十人
承出家持塔上謂近臣曰我宿世曾親佛座
但未通宿命耳詔直學士院朱昂撰塔銘謂

曰儒人多薄佛向中竺僧法遇乞為本國佛
金剛立碑即普地對下學士蘇易簡為之
指佛為夷人朕惡其不遜遂別命製之卿宜
體此意

述曰人無通識不足以知佛故韓愈夷其
佛歐陽脩亦夷其佛太宗以蘇易簡指佛

為夷而惡之自古人君莫如太宗之有通
識也佛聖人也五天中土也此方即五天
之東境也今稱中國者此方自稱尊也稱
四夷者且約此方四境之外論之也儒家
乏通識即目睫以言之故多失言若蘇黃
諸公則知之復能言之也

勅內侍謝保慈領作匠賜黃金三百兩往
峨眉師普賢像再修寺宇并賜御製文集令
直院徐鉉撰記

淳化元年詔參政蘇易簡撰三教聖賢錄乞
遍訪賢聖太一官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軍
撰麟嶺聖賢錄五十卷以進勅充左街譯經

首座。通判軍機使廉建城攝地於古寺基
得巨石佛十軀詔建淳化寺以奉其像。詔
漣水軍沙門道堅赴關召見賜僧堅姓靈神
異不測知人休咎時潤州有沙門號四世界
伴狂市廛說禍福立應潤州商人欲往漣水四
世界曰彼有婁道者足踏寶華佛化身汝如

見之必獲厚利尚至漣水見而拜之師曰四
世界教汝來耶汝不識日光菩薩見我何為
商退果得利異常時歸訪四世界不復見矣
○詔赤脚道者入見上曰南方禪律如何化
物對曰究之一理上起遠龍牀一币云是禪
是律對曰究之一理上說。高麗國王治道

便乞賜大藏經并御製佛乘文集詔給之
二年太原沙門重遠自西天還往反十年進
佛舍利貝葉梵經賜紫服住西京廣愛寺
勅翰林贊寧充史館編修。○中天竺那爛陀
寺沙門補陀吃多來朝進佛舍利梵經賜紫
服。○杭州西湖昭慶寺沙門省常刺血書華

嚴淨行品結社修西方淨業宰相王旦為之
首參政蘇易簡百三十二人一時士夫皆
淨行社弟子比在禪者千餘人謂廬山蓮社
莫如此日之盛○申公呂蒙正微時嘗甚
窮也常于謁人有僧憐之給其食稱月又繁
乃令就居房廡隨衆粥飯遂得安心讀書是

年獲薦僧復備裝遣之竟魁多士後十年執
政郊祀奉給皆不請上問其故對以私恩未
報上歎曰僧中有若人邪乃勝西京令寺僧
取奉資修寺以為報公常晨興禮佛祝之曰
不信三寶者願勿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
護持佛法公之子公著猶子夷簡並封申公

皆知敬佛每於元旦出所事諸禪老書誦拜
而誦之蒙正居政府日焚疏請言法華齋至
且言至坐堂上公持出念當拜不當拜言大
呼曰呂老子快出來拜亦得不拜亦得公大
驚遽出拜之齋畢問未來休咎言索筆書處
州二字及後羅相知毫始悟前識武庫

○南海占城國沙門淨戒詣闕獻如意金銅
鉢并龍腦香器國忌日宰相已下詣寺觀行
香兼不得事塵酒
四年詔西遊諸師梵僧西來中國僧西遊而還
者所持梵經並先具奏封題進上○高麗國
王治遣使謝賜藏經御製文集○上幸開寶

塔院問僧知是何人僧云塔主上曰朕塔曰
何卿作主僧無對因僧朝見上曰甚愛來對云虛山以雲卷上曰以雲深厚不
朝天僧無對上嘗夢天人云請降
下發菩提心翌日宣問西街菩提心如何益
俱無對今日平開

五年中開闢沙門吉祥進大乘祇藏經詔五
藏法賢等詳定賢奏此經是千闍書體非
梵文其中無諸問人及曉法衆前後六十五
卷文義不正帝召賢論之曰使邪偽得行非
所以崇佛教也宜焚棄此本以絕後惑蜀
民李順反陪成都上遣昭宣使王繼恩攻破

之使命參知政事趙昌言充川陝路兵馬都
使既行時峨眉高僧茂貞赴名謂上曰昌言
額紋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方悔之及昌
言至鳳翔時冠准為守密上書言昌言有重
名無子息不可授以兵柄上得疏憶茂貞言
大驚乃以昌言知鳳翔而召冠準參政事

至道元年中天竺沙門迦羅扇帝來朝禮佛
頂舍利貝葉梵經。詔兩浙福建路每寺三
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度一人誦經百紙請
經五百紙為合格。詔兩街僧錄省才進五
蘭盤儀
二年詔以御製祕藏詮二十卷錄識五卷道

遂詠十卷命兩街箋注入大藏頒行
藏六秀師曰秀嘗恭覽祕藏詮等三文知
旨義與契經相為表裏所謂現在佛以梵
王帝釋身釋性而說法也
新史館編修贊寧知西京教門事 三年
九月。西天竺沙門羅護羅來朝進貝葉梵

經賜紫服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二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一 七二〇頁上一六行「不許」，徑無。

一 七二一頁中七行第一〇字「此」，徑作「仙」。

一 七二一頁下七行「此法也」，徑作「此也」。

一 七二三頁上五行「進具業」，徑作「進貝業」。

一 七二五頁上一八行第一三字「正」，徑作「王」。

一 七二五頁下一九行第一四字「有」，徑無。

一 七二五頁下末行「四蜀」，徑作「西蜀」。

一 七二六頁上一七行夾註左「董孤」，徑作「董孫」。

一 七二七頁中一行末字至次行首字「日何」，徑作「云何」。

一 七二七頁中四行夾註左「避難」，徑作「難避」。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四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一

真宗本朝第三子 元祐皇后李氏

咸平元年御製三藏聖教序賜明教大師法

賢等今置先帝聖教序後沙門可升注序進

上○詔知制誥朱昂兼譯經潤文官○御製

崇釋論其略云奉乃十力 佛有輔茲五常上

法之以愛民下遵之而遷善誠可以庇黎庶

而登仁壽也又曰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苟

孟迹異而道同大指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不

教則仁矣不盜則廉矣不惑則信矣不妄則

正矣不醉則莊矣○中天竺沙門你尾捉等

朱朝進佛舍利梵經善提樹葉善提子數珠

鬘衣○西天竺沙門佛護朱朝進梵經鬘

鬘衣○勅史館編脩贊寧充右街僧錄

二年禮部侍郎陳恕言譯經院久費供億乞

罷之上以先朝盛典不許○勅史館編脩贊

寧遷左街僧錄

三年八月試光祿卿天息災亡謚慧辯法師

勅有司具禮送終○慈照聰禪師見首住襄

州石門郡守以事答之暨歸首座問訊曰守

無故屈辱和上師以手拍地曰教也平地記

骨堆即見隨指起一堆土守全家以病死歎

四年五月試鴻臚卿法賢亡謚玄覺法師勅

送終如慧辯禮○史館修撰左右街僧錄贊

寧亡學士王禹偁序其文曰師年八十二視

將不表歷京師十四朝吳越四世終能受洪

範獨用之福慶浮圖具瞻之地所謂必得其

壽必得其位者乎師所述內典錄百五十卷

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師嘗著

通論有駁董仲舒難王充斥類師古證蔡邕

非史通等為僭見之大服其說作書與師曰

辰借通論日殆三復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

矣儒家者流不致於迷復自周秦以降作者

衆矣至於斥揚墨而尊姬孔不無其人如此

歷詆諸家玉顯聖道者吾未之見也師胡為

而來哉得非天祚素王而假手於我師者與

不然天下冠章甫而衣逢掖者豈遂無其人

也禮記孔子曰子夏冠章甫衣逢掖之衣長居

宋冠章甫之冠連袂也連袂也連袂也連袂也

宋冠章甫之冠連袂也連袂也連袂也連袂也

亦嘗從事於斯矣每欲厲墨兵而討百氏俾

于儒宮且取其小道亂常之甚者擊教之俾

乎祖述憲章之道與天比崇然後知夫子之

尊也區區此懷為日斯久今茲親師通論之

作所謂時雨降矣日月出矣既灌燭火復何

為哉音韻大炬也見王女小童果師述僧史

略三卷凡法門事始曰華莫不畢錄蓋闕之

士欲通練內外典故者皆於此觀之

述曰道法師序僧史略稱內翰王公餗排

釋氏過於韓子而獨於寧遠慧推服之不

暇蓋其學行才識有可取也今觀小書集

其修僧史則贈以七言撰聖賢錄則贊以

五言歸葬錢唐則誌其墓所著內外集則

冠以序而於通論之作贊之以書且感籍

其駁蓋難王斤類非史歷詆諸家自周秦

已來未之見是知王公之於通慧不敢排

以佛而獨有取於學識之高可謂能識

矣至於通慧道德之感則王公未學不足

以知非如梁敬之之知荆溪柳子厚之知

重巽也

六年知開封府陳恕言僧徒往西天取經者

臣嘗召問皆罕習經業而質狀庸陋或往諗

潘必招輕慢自今宜試經業察人材擇其可

者令往詔可○二月詔隋省者權師科教類

次列讀凡百五十四部賜名天台錄譯館

謂繁開元東土集傳制曰可

景德元年日本國沙門寂照來進無量壽佛

像金字法華經水晶數珠賜紫方袍○西天

二藏法護來進佛舍利具葉梵經賜紫衣束

帛館于譯經院○北天沙門戒賢來進梵經

賜紫服○七月九早召西天梵僧於金明池
水心立壇咒龍有雲霧自池中出須臾雨至
目後歲早必作咒法多驗○東吳沙門道原
進禪宗傳燈錄三十卷詔翰林學士楊億裁
定頒行

二三月迎彌彌羅國沙門目羅失耨來進
梵經善授樹葉○七月西天沙門連磨波來
進梵經賜紫服○九月上幸轉經三獻諸
僧坐賜香茶繡絲有蓋○上以諸寺住持先
是僧職遷補或非其才至是召見便殿閱試
行禁

三年諸王府侍讀孫奭奏請減省修寺度僧
上曰釋道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
譽假使僧道時有不檢安可即廢○詔釋道
歲度十人者特放一人不試經業○婺州沙
門志蒙徐氏衣錦衣喜食豬頭言人災祥無
不驗呼人為小舅自誇曰徐姊夫一日坐化
于三衢吉祥寺遺言吾是定光佛至是奉真
身祈精神應不歇世目之豬頭和上

四年詔京城鬻酒肉者並去寺觀百步之外
有以酒肉五辛酤市於僧道者許人糾告重
論其罪
述曰真宗可謂仁聖之君矣初踐阼製聖
教序謂編譯經書為聖教也造崇釋論陳

起論罷譯經則不許孫奭請減度僧則不
聽而又能下詔鬻酒肉於僧道者論其罪
意此繼業不當濫聖境也厥後沙門覺稱
自天竺來謂學士楊億曰入此國見屠殺
豬羊市肆懸肉痛不忍觀天竺食肉五辛
者驅出城故無貨者是知東華郡邑習於

食肉故見之者無嫌心獨無媿於稱乎嘗
曰同人揚權此事欲乞清朝推廣祖宗之
法不令在城中殺畜不許懸肉街市只身
作事外州不通人度房止而者用麻囊
竹器通覆入城投投然地對面會麻囊
人居消潔目不習見所以去殺氣以養仁
心移惡習以趨善道豈不有益於國家之

政化者哉
初請登縣令潘華依垂寶藏法不令人捕江
湖內魚是年十月奉詔還闕夜夢江湖中魚
為人形者數萬號哭沸天皆云長者去矣吾
眾不免烹矣華異之作夢魚記以囑後來宰
邑者四明法智法師○臣察言愚民無知佞

佛過度謂捨財可以邀福修供可以滅罪靈
害國政宜加禁止上謂宰臣曰佛教使人還
吾誠有其益安可禁之且佛法所至善廣雖
諸國皆知信奉唯道教中原有之然不甚
嚴王旦對曰頃歲虜使登閣塔瞻禮甚虔
誓當戒殺及至上清宮不復屈膝是知四夷

唯重佛而不敬道也上曰然

述曰道事天大事佛故為國者必兩存之
而於尊卑小大之分較然久已自明恭惟
真宗皇帝聖心虛融并包法界敬天命宗
佛乘發於性真不佞為學既免梁武永棄
道教之偏且無唐宗上躋老聃之失梁武
一帝道事唐正觀十深距臣僚佞佛邀福
之說肯領陳起譯經費財之言上法祖宗
下垂成憲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之

詔遣使送金欄袈裟往惠州羅浮山中關寺
奉釋迦瑞像仍為國建新梅道場感五色祥
禽集于齋所此像高八尺來自西天隋開皇
中釋慧喜失龍華寺會昌廢毀像靈不可壞
迨士庶於都虛觀咸通中海南節度使高
迎至中關寺

七月詔諸寺觀殿階上不許人民袒露坐卧
運者以不敬論○宰相王旦率文武百官五
上表請封禪十月在京民庶相繼上表詔許
之十一月車駕幸曲阜親到壇謁先聖廟有
司生儀衛揖上特拜遂為定制加謚玄聖
文宣王祝文進名封其父叔梁紇為齊國公
母顏氏齊國夫人妻官氏鄒國夫人給十戶
奉養城陽田百頃及御製讚封齊太公昭烈
武成王

述曰自古專先聖者漢高祖過魯行祀封
其後平帝始封褒成公梁武始令天下建
廟北魏孝文帝改謚文宣公唐太宗用房元
齡議大學釋奠始尊為先聖而以顏子陪
享明皇始進隋文宣王南面坐用王者官
孫之樂皇朝真宗加謚至聖文宣而祝文
進名定儀特拜自古尊先聖莫若此日也
韓昌黎謂天下通得祀孔子自天子而下
北面拜跪祀事之感未有如孔子者蓋孔
子以德雖不得位而得常祀見禮記是
知自明皇尊以王禮故世天子拜而祭
之今真宗特拜有合於古不知當時禮官

何為不知而定庸辨之儀耶哉
詔修飾泰山象像凡三十二身御製重修佛
像記○廡蕩山自古圖說未嘗言山頂有大
池相傳為廡蕩下二潭為龍湫山南有芙蓉
峯下有芙蓉驛前臨大海案西竺書諸矩羅
尊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山以鳥名村以華
名唐貞休有讚云廡蕩絕行雲漢漢龍湫空
坐兩濼濼梓符中伐木者始見之自是著名
山在溫州樂清縣知縣十六任詳○廡
之一先始崇且此云東方君子之謂漢○廡
山瑞唐本先禪師結印生已預月肉體不變
常聞異香詔取所著竹林集版之秘閣
二年正月以封禪行慶詔天下寺觀各度一

人朝觀泰山陪位僧道各度弟子一人○詔
昇州崇勝寺賜名承天甘露戒壇○勅光光
大師惟淨試光禪師同預譯經○九月吳國
大長公主出家法名清裕賜報慈正覺大
師即太宗第七女切不茹葷血上幸延聖寺
把對佛願舍為尼至是乞落髮詔遣資聖院

以居之勅釋門威儀續教坊樂部以
為迎導時密王女曹五女及後宮三十餘人
皆隨出家詔於是日普度天下童子十人度
一人○詔於洛陽甲馬營太祖誕聖之地建
應天寺以奉神御
三年詔京師太平興國寺立奉先甘露戒壇天
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京師慈孝寺
別立大乘戒壇

述曰宋寧通慧僧史略云甘露以喻涅槃
戒為入涅槃之初門故提果以彰名也令
言別立大乘戒壇者謂先於諸方受聲聞
具足戒後至此地增受菩薩戒以順開顯
之後末代出家戒俱急之義也

詔天下州郡應僧道有犯公罪者聽用贖法
勅品官無故毀辱僧尼口稱无字者勒停見
任庶民流千里○詔知制誥李維出經論題
目考試沙門以為選補左右街之序左街相
國寺右街開寶寺○詔吉州西峯雲路禪師

師于北御園入定月餘來歸故山詔許之師
每入定或經歲方出

○西天沙門衆德來朝進舍利梵經菩提印
○中天竺沙門覺慧成來朝進舍利梵夾金
剛座真答菩提樹葉召見便殿尉尉甚厚館
于譯經院稱進讀聖項詔惟淨譯之稱謂學
士楊億曰入比國見屠殺羊市肆懸肉痛
不忍觀西竺食肉王辛者舉出城故無費者
心不欲入居此類至五臺禮文殊即還本土
晉公丁謂問之曰數萬里遠來更何所為稱
曰并敬禮當律師塔耳及還詔賜金襴袈裟
奉安金剛座及賜裝鏡茶果○四明知禮法

師初與沙門異聞於南湖保恩聚徒講道是
年賜額延慶乃作誠善辭二篇俾長為講普
天台宗教之所其言吾宗有五德者吾持授
以居之後後之謀莫不咸然五德者一曰精
學天台勿事兼講二曰研精覃思遠於浮偽
三曰戒德有聞正已待物四曰克遠榮譽不
屈吾道五曰辭辯兼美敏於將導

四年三月上幸洛陽龍門山廣化寺瞻無畏
三藏塔製講刻石置之塔所復幸白馬寺瞻
摩騰三藏真身上謂近臣曰摩騰至今千年
而全身不壞良可尊敬宜嚴請寺僧用心守
護回御製以褒之○詔賜黃金三千兩增修

峨眉山普賢寺設三萬僧齋歲度僧四人
詔連水軍守堅道者入見令官女皆出焚香
每一女至上給之曰后也師皆言非如是
數十人師忽起曰陛下好養此人亡日必作
家主即意獻太后也以宗始劉氏仁宗即位
始此相師乞歸山詔許之在山常紙衣閉

戶不見人有置食庭前者人退自取之

五月殿尼國沙門寂賢來進梵經善提印賜
紫服○十一月益州守臣李士衡進大慈寺

沙門仁贊編修釋氏會要四十卷
五年二月詔嘉州峨眉沙門茂貞入見上
賜以詩館于景德寺舒王元偁夢青木童持

言以授中使足踏黃雲隱隱而沒王以問師
答曰持有儲嗣降孕之慶未樂仁宗生○初

樂史留守西京夢天帝召謂曰世主求嗣吾
為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京求嗣汝往勿

辭遂唯而去旁侍者曰此南岳赤腳李仙也
明年仁宗生報師証

日本國遣使稱貢言國東有祥光見舊傳中
原天子聖明則應此瑞上喜詔日本達寺賜

額神光勅詞臣為撰寺記

六年二月詔天下官吏試童行經業方許利
度○五月開寶寺福勝塔有金色光見相輪

上又有聖僧速塔翌日得五色舍利上親幸

敬觀是舍利手塔表大如月色同水晶往來
飛動於鈴索之上上座同瞻於地瓶上蓮舍
利五千餘粒詔賜寶靈殿之塔時京師天晴
寺與慈塔亦有舍利見相輪上上曰豫致嘉
祥生民之福也○八月兵部侍郎譚經潤文
官趙安仁奉詔編修大藏經錄成凡二十一

卷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錄仍賜御製序云自
太平興國以來凡譯成經律論四百十二卷

秘書監楊億光梵大師淨淨等編次又請以
兩朝御製佛乘文集編入大藏下詔褒許○

詔諭泗州僧伽大士普照明覺大師公私不
得指斥其名○九月西天竺沙門知賢等來

進舍利梵經賜紫服○十一月舍利見于玉
涓昭慶宮聖祖明慶殿或以為道門無舍利

事上謂空臣王旦曰三教之設其百一也大
臣皆勸人為善唯識達之士能一貫之滯情

偏執於道益速
述曰法身舍利無乎不在當大感通之際

雖頑空朽壤尚可得之何有開於道家之
宮館哉惟我真宗敬天奉佛德動幽顯開

者塔寺屢獲舍利而今復見之聖祖之殿
誠所以彰聖君履事二教之心由精誠感

格有以致之也
西天波羅奈沙門滿賢進梵經無憂樹葉○

浮石崇矩法師明州人至京師上聞其名召
入內殿講四十二章經談名理上心大說
賜紫服金幣香藥

八年正月臣僚言每歲上元車駕詣寺觀三
十餘度百拜已上望自今諸殿令近臣分拜

上謂王旦曰朕析福中外屢恭拜起未嘗懈
忘卿等欲申裁減非朕之意會典

述曰案歸田錄太祖入寺問贊寧通慧佛
當拜否答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寧於太

宗朝隨吳越王初歸京師未嘗及見太祖
歐陽氏所錄妄也今觀真宗百拜已上不

欲分任近臣蓋習熟於祖宗之家法也其
後如徽宗拜佛牙南渡歷朝拜大士則知

有因以來無不拜佛之理歐陽慢佛不欲
人主致敬故特創此說見在過去無義之

談所以上誣君主下誣事師也其矣
詔於大內兩地建景靈宮以奉聖祖○勅汀

州南安巖名均慶院賜太宗御書百二十軸
先是釋自誠居巖上神異不測于是定光佛

化身見懷仁江有蛟宮人書偈投潭中水辨
沙漲寒潭為洲其怪遂絕過梅州黃楊峽民

之水飲誠以杖指溪移於近道每歲有旱書
偈擲之風雨隨至其偈後每書贈以之中四

字人世莫曉其旨○詔以太宗御製妙覺集

五卷付傳法院編入大藏

述曰道家者流其所學則道德陰符是為
治心修身之本至言內丹外丹火候口訣
則不傳於非人其餘旁門如胎息之法草
木之方皆上聖下教用度人世非可謂之
虛無也若夫置壇傳錄起自天師是又上

天護國護人治鬼攝邪之法俱可以助教
化於天下者是故此道列在國家與儒釋
均為三教者以此至於小大優劣內外之
義則較然可知故闢澤對吳玉曰道事天
天事佛李士謙論三教曰儒五星也道月
也佛日也能達此意則三教之位定世言

儒道釋蓋本乎此儒生道士不別本末欲
輕陵於釋氏皆未學之過若道流有輔成
舊偽言老子化胡以佛為侍者之言謗老
子清世算其咎當如何邪

南海注肇國遺使來貢進天竺梵經其使言
四十年以來海無風濤意中國有聖人出世

九年二月北天竺優填曩國沙門天覺南天
竺師子國沙門妙德西天竺迦毘闍沙門等
米各進舍利梵經各賜紫服金幣○四月中
天竺薩維羅國沙門童壽米進梵經賜紫服
○五月東天竺罽那捺國沙門普積來進梵
經賜紫服

述曰西土梵僧繩繩而來者多矣至於五
竺沙門競集關下則無若茲時之為盛豈
法運之興隆亦帝德之威通也五竺國名
校以西域記唯師子國可見餘不可考蓋
今古事變猶昔漢唐而今為宋其實一區
宇耳

沙門維全自西天遷得佛舍利建塔于揚州
○西京龍門山石龕佛歲久廢壞上命沙門
掘演給工修飾凡一萬七千三百三十九尊
○九月不雨詔泗州龜山沙門智悟入京止
開寶寺祈雨悟先在泗州祈雨有感曾斷一
臂至是又曰若七日得雨更舍一臂五日大

雨乃截一臂上遣使賜藥悟曰無害人見所
截臂無血甚異之泗守與郡人皆夢僧伽謂
之曰悟是五百羅漢中一來此較也
天禧元年四月詔曰金仙垂教實利含生具
兼勝文當寶傳譯勤師承之或異必邪正以
相參既夫精詳寔成訛謬而況葦血之祀甚
瀆於真乘厭誼之辭尤乖於妙理其新譯頗
那夜迦經四卷不許入藏自今後似此經文
不得翻譯○七月詔賜台州東掖山智者教
文印本四千六百二十卷住山本如勸郡人
運教歲闋以奉之○九月宰相王旦覺先一
日靈輪學悟僑曰吾深厭勞生願來世為僧

宴坐林間觀心為樂幸為我請大德施戒刺
須鬚著三衣火葬勿以金寶置棺內億與諸
孫議曰公三公也歛贈公衾豈可加於僧體
但以三衣置棺中不藏寶玉○宰相王
欽若兼譯經潤文使○十一月詔天下州郡
復放生池無池之處沿江淮州郡近城上下

水五里並禁漁捕○^{十一}明延慶禮法師結十僧修法華懺期三年
焚身供法秘書監楊億素仰道風貽書勸請
住世謂方當台教中興之時正賴傳持為世
良導後修書郡守李夷庚及天竺慈雲律師
勸止既而駙馬李遵勗亦奏書交勸師以公

私意勤竟沮前志乃復結十僧修大悲懺法
三年以酬至願
二年勅江寧府長干寺改賜天禧塔名聖
威即東土所藏阿育王舍利塔十九所之一
^也
二年八月恭謝聖祖大赦天下節文云靈皇
妙道西竺真乘威助化源敢忘崇奉應天下
僧尼道士女冠備儀童行並與普慶尚書右
丞林特提舉祠部文牒是歲度僧二十三萬
百二十七人尼萬五千六百四十三人道士
七千八十一人女冠八十九人○詔於天安
殿建道場答謝天地大會沙門道士萬三千

八十六人上親以藥錄大鏡面賜之錄。恩普度撰釋氏要覽三卷為出家者象法之須知行於世。譯經三藏法護等請以御注四十二章經御注遺教經入藏頒行詔可。宰相王欽若出鎮錢唐率僚屬詣天竺靈山

謁慈雲法師道式請講法華歎曰此道所未聞此人所未見也即為奏錫天竺舊名師奏請西湖為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會湖上縱魚鳥為主上祝壽。十一月東去真國入貢乞賜大藏經詔給與之。四年正月右街講經秘演等請以御製釋典

注音集命僧奏注凡三十卷乞附大藏詔可初是揚儀提舉其事集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策之將三百字時碑不可觀儀削去自注云地體本靜動必有變人服其簡。西天沙門普善來進梵經賜紫服。駙馬都尉李運勳奏四明知禮法師高行遺身上嘉歎不

已特賜法智之拂仍宣旨住世演教不許遺身時譯經院證義簡長等二十三人各寄聲詩贊美道統詩。十二月翰林學士揚儀卒億留心禪觀自屢疾即屏堂茹臨終之日為空門偶以見志識者知其有得佛氏之學

五年詔遣內侍俞源清往四明延慶齋法智法師頌兼修法華懺為國祈禱師為述修懺要旨上之。於并州建資聖禪院為持士職亡者追福。門下侍郎平章事丁謂兼譯經潤文使翰林學士晁迥李維兼潤文官

述曰真廟之在御也並隆三教而敬佛重法過於先朝故其以天輪撰述別有聖教序崇釋論法音集注四十二章遺教二經皆深達於至理一歲度僧至二十三萬而僧衆有過者止從贖法上元幸諸寺禮像百拜弗辭獲唐家天下放生池以廣好生

皆本於宿願而發於聖性非俟於勸也至於繼世譯經大開梵學五天三藏雲會帝廷而專用事輔詞臣兼潤文之職其萬重譯事有若是者當時儒賢如王旦王欽若揚億晁迥輩皆能上贊聖護共致平世君臣慶會允在當時稽之前古未有比對

是歲天下僧數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四十人。乾興元年章懿太后并宗遣使詣錢唐天竺請遺式法師為國行懺師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上之因奏天台教卷乞入大藏。龜茲國僧華嚴乘蓮佛骨舍利梵經賜紫服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四
三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三〇頁上一二行「減省」，校作「減損」。
- 一 七三一頁上一四行「三千二身」，校作「三十二身」。
- 一 七三一頁中八行「曹五女」，校作「曹王女」。
- 一 七三一頁中一六行末字「令」，校作「今」。
- 一 七三一頁下七行「比國」，校作「此國」。
- 一 七三三頁上二一行「紫服」，校作「紫衣」。
- 一 七三三頁下一九行第八字「助」，校作「昉」。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五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碑四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二

仁宗其宗第六子母家此李氏事二日在
天聖元年前 名隱以承承之進攝四月十四日

玉重請易之上曰三公百官揖於下者皆天

下英賢豈朕所敢當特君臣之分不得不爾

朕冠此冠將令回禮於大士也 勅內侍楊懷古降香入天竺靈山為國祈福慈雲

式法師後以天台教文入藏為請懷古為奏

上之。南海駐華國遣使進金葉天竺梵經

詔三藏法護譯之。四明延慶法智法師出

教義策試生徒名開幢四十二章至今以為

法

二年詔賜天台教文入藏及賜白金百兩飯

靈山千象慈雲撰教藏隨函目錄述諸部著

作大義。四明名儒衛開遊學至洛陽過道

人李士寧於逆旅謂開曰君鄉城戒香有症

女者過去維衛佛也若歸可往禮拜問其狀

則曰縮臂掃地者是也開既歸亟往寺訪之

入門諱傳云症女症女開方驚顧連索紙書
傷曰大地山河是阿誰了無一法可思惟夜
來慮慮鳴鐘鼓敲破關人不知復於偈後
書無去來開前禮足略述戒香得贖遺像之
意復書偈云須彌山上擺鐸大洋海底搖鈴
若問症女姓字執此便是真名出門竟去追
問小兒症女何人兒曰維衛佛也問兒何人
曰問取症女忽俱不見
志磐頂過甬東樓心元妙得舊文於書篋
念症女古佛世無知者因為述戒香維衛
古佛既而元妙以遺寺王師亮俾刻石
寺中以顯名勝案藏經維衛或稱毗婆尸
此翻勝觀所謂以勝妙三觀觀一切諸法
無非三諦之理也
蜀人李士寧有道之士得軒轅古鏡洞見遠
近學士蔡君謨聞而惡之一夕夢為虎通有
人救之謂君謨曰公貴人也但頭骨未正乃
以手按之夢覺頭尚痛明日士寧往謁焉即
夢中所見者後出守閩中士寧復往見君謨
告曰久患目疾夜夢龍樹菩薩何也士寧即
袖中出畫像宛如夢中兩目明視如故觀詩
變賢護賢來進具藥覺經賜紫服
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復放生池四明南

湖法智法師每於佛生日集眾行法放魚
以祝聖是年郡以事聞勅樞密劉均撰文以
紀郡守曾會立碑寺門觀光師一夕夢伽
藍神告曰明日相公至已而曾會領子公亮
入寺師告以夢母夫人謝曰後貴無敢忘及
公亮入相乃買田闢屋歲度其徒
敏行。翰林學士夏竦同三藏惟淨等進新
詳經音義七十卷。判都省馬亮言佛道貴
重人天所師請無得收度魯犯真刑及文身
者詔從之
五年三藏惟淨進大藏經目錄二卷賜名天
聖釋教錄凡六千一百九十七卷。杭州天
竺寺七月八月暨日之夕天雨桂子慈雲
師播種於土作詩以記
六年御製三寶讚以賜宰輔及譯經院。四
明南湖法智法師於元旦建光明懺期至五
日跌坐說法驟釋阿彌陀佛數百聲奄然而
化露龕七日顏貌如生爪髮俱長闊維之口
與香芬郁舍利無數舌根不壞若蓮華然
七年勅於京師大建慈化寺謂宰臣曰此蓋
為先帝薦福之舉今後母得無故擅輿力得
九年勅詔州守臣詣寶林山南華寺迎六祖
不鉢入京闕供養及至奉安大內清淨堂勅
兵部侍郎晏殊撰六祖衣鉢記。傳法院言

沙門懷問嘗往天竺為真宗皇帝建塔千佛金剛座之側今欲尋往為皇太后今上更建二塔乞賜先朝聖教序皇太后發願文聖上三寶讚刊石塔下及製袈裟奉釋迦像詔可仍令詞臣撰沙門懷問三往西天記○初太祖疑宣律師佛牙非真遣使取自洛烈火燬之色不變心敬神異遂製發願文太宗朝禮取驗以火製偈讚以申敬願○聖朝自奉安大相國寺法華院真宗嘗迎供開寶寺靈感塔下瞻拜之夕神光洞發遂製偈讚觀三物上以三朝敬事遂迎置禁中以蓄微水灌之曲氣華輝異常忽於允中得舍利一五色映人目為製讚以金盃二重藏之奉以還寺其讚云三皇掩質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真埋軀祇見空遺塚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

述曰佛道大道也佛身真身也言大道則法界無道不同孔老之有方域言真身則常住不滅不同孔老之有生死其所謂佛牙舍利者此蓋真身應物示化之一法也豈世間水火所能沮壞之邪仁宗以三朝歸敬特製讚文而且歷詔帝皇儒道之宗祖者誠以仁義之道清淨之化所以教域

中之人致人天之福耳非如佛道有化人出世之能然則在儒在道不離此身皆可從事釋學以為未來出世之本恭覽宸製知言近而指遠

明道元年十月一日天竺慈雲法師說法坐逝人見大星殞於鷲峯紅光赫然師於前朝進金光明護國儀上目閱視至發願文有諸天威神護持我國聖帝仁王慈臨無際撫几歎曰朕得此人可以致治亟宣召之則師入滅矣

二年七月四明南湖奉法智法師舍利葬于南城崇法院之祖關

景祐元年參知政事王隨副景德傳燈錄為十五卷傳法院編錄入藏○詔試天下童行誦法華經中選者得度命參政宋綬夏竦同監試有童行誦經不過問習業幾年對曰十年矣二公笑且問之約歸各取經誦綬十日誦七日不遺一字竦曰是歲天下僧三十萬五千五百二十人居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人

二年御製天竺字源序賜詳經院是書即法護惟淨以華梵對翻為七卷聲明之學實繁於茲其所序六翻宣表率則有天息災等三藏五人西天四一人西天一人西天一人西天一人筆受經

文證義則自法進至慧燈七十九人五竺首梵經僧自法軍至法稱八十人此土取經僧得遠者自解滌至極秘百三十八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譯成五百六十四卷○十一月詔孔宗憲製封文宣公

三年駙馬都尉李遵勗廣傳燈為三十卷准上賜名天聖廣燈錄御製序○右僕射譚經潤文使呂夷簡參知政事潤文官宋綬言奏詔繪修法寶錄自祥符四年至今景祐三年編成一百六十一卷乞依舊式賜序

四年御製景祐新修法寶錄序賜入大藏

寶元二年五月三往西天懷問同沙門得濟永安得安自中天竺摩竭陀國運進佛骨舍利貝葉梵經貝多子菩提樹葉無憂樹葉菩提子念珠西天碑十九本召見尉勞賜獅顯教大師紫衣金幣

慶歷元年三藏法師惟淨言西土進經新舊萬軸鴻臚之設有費廉採錄西天四一人

既欲乞停罷譯經上曰三聖舊獲馬政即廢且琛貢之籍非鴻臚則不可識未幾中丞孔輔道上疏請罷譯經上出淨疏示之論以先朝威典不可輒廢西天四一人范仲淹宣撫河東寓宿保德傳舍獲故經一卷名十六羅漢因果識見頓藏經所未錄也仲淹遂為之序云

此公之一尊者七首皆悟本成佛之言也余讀之一頌一悟方知塵世有無邊聖法大藏有遺落真文同以傳江陵沙門慧詒行於世○諫議大夫歐陽脩慕韓愈斥佛老著本論三篇其略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飲去之已去矣

而後天集遂至於無可奈何○堯舜三代之際王政備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世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禮義者勝佛之本也蒐狩昏相喪

祭射之禮凡教民之具無不備則佛無由而入○謂於佛以禮義為本又曰今佛之法可謂為邪又曰千年佛老賊中國○謂其法一二年初東掖山本如法師結百僧修法華長藏一年是年七月駙馬都尉李遵勗以闍子朝賜神熊紫方袍嘗於山西南見一虎卧

以杖擊之曰非汝佳處也虎復首而去後於虎臥處結屋為庵以是年歸闕此中慕廬山之風與郭公章得象諸賢結白蓮社六七年間漢成巨利主上素聞道風因賜白蓮之額三年六月久旱詔迎相國寺佛牙入內殿躬禱須臾雨大注乃作金殿四門以象天官用

以秦藏復製發願文以見歸敬○宰相章得象纂譯經潤文使

四年○六月開寶寺重葺塔中使取塔基所藏舍利塔入內供養將事再建諫臣余靖力諫上不說○諫議歐陽脩為言事者所中下

詔獄窮治左遷滁州明年將歸廬陵舟次九江因託意遊廬山入東林園過詔祖印禪師居訥與之論道師出入百家而折衷於佛法也○史記孔子世家新東於夫子注新也其言仲脩肅然心服覺聽忘倦至夜分不能已然

去或謂此與退之見大顛正拍類脩初至師揖就座曰足下遠臨豈以西竺聖人之道有合於心乎脩感氣以荅曰脩學孔孟之道竊有慕於韓子之擯斥佛老者西竺之法何所取焉師正色而詰曰退之排佛老自比孟子之距楊墨佛老聖排楊墨比退之尚不可

排況今欲棄之者昔者文中子之言佛聖人也而退之斥為夷鬼此大慢之言也脩曰學者廢中說史家不立傳退之絕口而非稱今師援之謂佛聖人者天下孰從之乎師曰文中子醇儒也其得佐太宗嘗不愧三代之治其職居僧史必能列佛老於聖人昔陳叔達

撰隋史避嫌於當世而司馬君實作傳以補之退之蔽賢而弗稱豈天下之公心皮日休謂孟子荀卿翼傳孔道至于文中子司空圖謂天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故房杜之徒恢張文武以濟正觀之治此皆足以知文中子也苟鄉之徒隸非尚刑名以害世李斯焚

詩書以亡秦楊墨之禍未至是也文中子之門人能以仁義之道輔成唐家以致治乎若子雲退之徒立空言不聞其徒有佐漢興唐之效者然則文中子之道豈不愈於荀楊韓子而後世學者顧不之知邪○文中子之弟子王君正傳

脩曰韓子之道文中子不合者鮮矣使其遇大宗必大發所蘊師曰憲宗中興之君也退之不聞此時有所裨贊乃以排佛老為己功欲自比於孟子之距楊墨其好勝取名若是之甚且退之斥佛為夷鬼者請略辨之佛聖人降自兜率天託生中天竺聖王之家何以

夷稱佛聖人不生不滅曠劫常存人天之宗仰何以鬼稱此非退之大慢語乎退之七世祖韓嘗當後魏永興自赫連屈丐來降拓跋天連氏後魏如左翼氏後魏如西戎歸北狄獨不為祖諱而反敢詆佛聖人乎退之畏脩史褒貶之禍不獨於人而於天也

4000 B 48

不思既佛之過為尤可畏排老子為已任而
 兄弟毛仙服其丹卒疽發而殞之謂子
 把校書不材中須言卒歸未數世
 而絕滅其亦天刑人禍之不能免乎退之倡
 排佛老足下今又和之將使後世好名之士
 援韓氏歐陽氏以為法豈不為威德之累誥
 言善罵者人亦善罵之足下舊著本論孜孜
 以毀佛為務安得舉口不毀公於天聽之前
 乎足下之言以蒐狩喪祭鄉射之禮為勝佛
 之本是猶退之原道而實未知道也脩大驚
 報為之謝曰脩曾中已釋然將何以見教師
 曰佛道以悟心為本足下屢生體道特以失
 舍生東華為名儒偏執世教故忘其本誠能
 運聖凡平等之心默默體會頓悟我慢悉悔
 昨非觀榮辱之本空了死生於一致則淨念
 當明又真獨露始可問津於此道耳脩自此
 頗有省發及後入參大政每登於公鄉之前
 歲時書問未嘗絕沙門祖考見

未能覽其典籍質諸學者孰復其義理之
 所歸則吾恐輕肆慢易如韓歐一時之失
 言也然退之問道於大顛自云得入廬故
 魯直有云退之見大顛後作文理勝而排
 佛亦少沮歐陽見祖印肅然心服故東坡
 有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
 力之所成就真佛法也今人徒知誦前時
 之能辨而不能察後來之信服以故二子
 終受斥佛之名其不幸乎
 勅封孔子四十六代孫宗愿為衍聖公仙源
 縣差廟戶五十人充灑掃
 五年眉山蘇洵赴汴京舉進士不中沂江至
 湯陽登廬山謁祖印詢禪師問法疎疎
 六年丙戌江寧府正覺禪院住持守暹重違
 泗洲大聖塔天禧寺住持普莊撰并舍利
 記
 七年春不雨遣使往隨州大洪山祈雨使人
 晨與叩殿過紫服神僧以目視之翌日大雨
 詔封慈惠靈濟大師○太子太保張方平嘗
 為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榜伽經入手恍然如
 獲舊物開卷未終宿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
 宛然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盡
 試為題經後云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

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遠慮以付二祖曰
 吾觀震旦所有經教唯楞伽四卷可以印心
 祖祖相授以為心法如譬之有難經句句皆
 理字字皆法後世違者神而明之如鑿珠
 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註試遊公之門三十年
 矣今年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七十九幻
 滅都盡慧光渾圓載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
 公以為可教者乃按此經且以三十萬錢使
 印施江淮間金山佛印元禪師謂印施有限
 書而刻之則無盡乃為書而刻之板以為金
 山常住云○御製譯經頌賜三藏法護
 八年諫臣司馬光屢疏乞立儲嗣上聞開寶
 寺言法華有異行夜黃香肅祝翌日請法華
 大士於化成殿齋暨旦上道衣凝佇俄內侍
 奏言法華自右掖門趨入將至寢殿訶不能
 止上笑曰朕召之耳至則徑升御榻跌坐受
 齋上問諸詞事未敘連書三十三字後奉
 宗繼統乃獲王第十三子王○知制誥
 曾公亮丁母夫人憂告歸鄉僧元達附舟至
 鎮唐入天竺禮大士入門見素衣女謂曰曾
 舍人五十七入中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口
 而不見至是年果拜相而達以曾公恩補大
 師公亮前身為青草堂年九十餘曾氏婦入
 寺設齋以求物施之青感其意及婦人生子

青正坐化○參知政事歐陽脩知揚州廬山
租印訥禪師遺僧問訊脩與對食偶曰高麗
遺使問魏武注孫子三層要義無注說廷中
諸賢無敢答者有詔問脩亦未知其答脩曰
山中老師必知此義脩欣然飭郡庭儼從乘
急傳往迓之師謂使者曰兵者機密之事不

可以示人使反命即以其言應詔錄脩後
為注孫子作序有云孫武以不窮為奇其文
略而意深又為錢忠懿王贊曰中有楞里不
以示人皆有得於祖印之意也

述曰慧兒時侍師袁先生名機為師學歸
見與鄉士閱孫吳鈔書聞其論曰儒者之

兵合於常道愛養士卒不妄戮一人仁也
救時赴難不忘君主義也兩陣相抗遣使
往來禮也保境息民各守盟約信也至於
曲在彼直在我以正出師以奇制勝智也
夫智者不滯一隅有先事預籌而勝者有
臨機制變而勝者智用不窒通於神明父

子至親不能以告然則紙上之語豈足以
盡其意亦聞此語四十五年今觀東林銀
所載益信袁公之言與祖印同其旨
歐陽外傳云公至廬山見袁正公以書
示之
九年歐陽脩知穎州官效盧循善談笑口作

蓮華香有蜀沙門知人前事脩以問之僧曰
此女前為尼誦法華三十年一念之差遂至
於此脩問妓曰會讀法華經否妓曰失身於
此何能讀經脩令左右教之一聞即論它經
則不能明證

皇祐元年詔番連重感塔奉獻舍利釋迦
或以為偽上命試以烈火擊以金推了無所
損俄而舍利流迸光耀西方上曰功德發歸
闡教乎乃以水晶寶座威之御製發願文奉
迎歸寺初是陳留邑人為沙門義津建寺請
額為闡教俄有梵僧至曰我自天竺攜佛指

舍利欲求吉祥屢蒙安葬師不能護施之而
去既而瑞光屢發祈禱頗應顯驗○自周朝
毀寺建隆興復京師兩街唯南山律部賢肯
慈恩義學而已士夫聰明趨轍者皆厭聞名
相之談而天台止觀達磨禪宗未之能行淳
化以來四明天竺行道東南觀心宗眼照映

天下揚億晁迥有以發之真宗嘉獎錫以法
智慈雲之號雖一時朝野為之景慕而終未
能行其說於京邑至是內侍李允寧奏以汴
京第宅創興禪席因賜額為十方淨目上方
留意空宗詔求有道者居之歐陽脩等請以
圓通居訥應命訥以疾辭日舉懷瑾以為代

二年宰相文彥博兼譯經潤文使彥博在京
師與淨嚴禪師結僧俗十萬人念佛為往生
淨土之願○詔左街淨目禪寺懷瑾禪師入
對化成殿升座右街僧錄智林等問話素對
稱旨賜師大覺○初舜老夫住廬山棲賢南

原守以私忿民其衣大覺迎至淨目居以正
室上每召師入內未嘗言之一日嘉王至寺
見大覺侍立舜旁甚恭怪問左右知大覺曾
入舜室歸以奏上上召對便殿道貌奇儒敬
之曰山林之高人也即於扇上書賜曉舜依
舊為僧番住棲賢寺賜紫衣銀鉢

五年西天沙門智吉祥等來朝進梵經賜紫
服○詔歐陽脩同宋析范鎮修唐書如高僧
玄奘神秀諸傳及方技傳乃至正觀為戰士
建寺薦福之文並削去之有淨因自覺禪師
初學于司馬光嘗聞其言曰永叔不喜佛舊
唐史有涉其事者必去之嘗取二本對校去

之者千餘條曰篤性命道德之空言者韓
文也混治亂成敗之實效者新書也范祖禹
聞光言乃更著唐鑑陰補新書之闕歐陽
司馬光嘗讀文中子謂佛為聖人乃曰審如
是則佛之心可見矣乃作禪偈六首其卒章
云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為賢為大聖是

召佛菩薩暇日遊洛陽諸寺廓廡寂寂惹聲
鐘伐鼓至齋堂見沙門端坐默然方進衣若
光欣然謂左右曰不謂三代禮樂在緇衣中
至和元年勅三藏法護戒德高勝可特賜六
字師號曰普明慈覺傳梵大師。上夢至昇
德寺門見龍蟠地上驚而寤遣使往視之見
一僧卧門外其名道隆明日召見奏對詳敏
賜誦明悟禪師勅曹門外建華嚴院以居之
二年淨因大覺禪師懷璉上書乞歸老山中
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師乃進頌曰
千簇雲山萬壑流闊身歸老此峯頭殷勤願
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上嘗賜龍騰鉢
師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
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益嘉歎
嘉祐元年乾元勅開寶寺福聖塔院建大
齋施僧策染。相州太守李復圭發龍興寺
塔基得佛髮舍利旋轉如螺引之甚長人從
中過往未不斷宰相韓琦即其地建殿藏之
三年詳經三藏銀青光祿大夫試光祿卿善
明慈覺傳梵大師法護亡壽九十六。西夏
國奏國內新建伽藍乞賜大藏經典詔許之
五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兼詳經潤文
便。富鄭公請願華嚴住洛陽招提遊司馬
温公往往之忽見數十擔過温公問之曰新

招提長老行李也温公即命歸謂鄭公曰已
見之矣
述曰學道之士以貧為德此世人之常所
知敬也招提數十擔卒為温公見薄一肯
掩大德可不戒之哉
六年文彦博以使相鎮魏府請文慧禪師重
元居天鉢寺一日來別曰入滅去考博遺子
往候之果坐脫暑中香風襲人焚龕之時煙
色正白舍利如雨考博親臨視手執流離瓶
祝之煙入瓶中舍利堪痛
。杭州智圓律師允塔示寂塔于西湖菩提
寺嘗述會正記以消釋南山律宗諸文行於
世
七年藤州沙門契嵩初得法於洞山聰禪師
至鏡唐靈隱閉戶著書既成入京師見內翰
王素進輔教編定祖圖正宗記上讀其書至
為法不為身嘉歎其誠勅以其書入大藏賜
明教大師及送中書宰相韓琦以視參政歐
陽脩脩覽文歎曰不意僧中有此耶黎明同
琦往淨因見之語終日自宰相以下莫不爭
延致名振海內及東下吳門大覺禪師作
白雲詔以送之詔文
述曰是以道言子嘗怪韓文公歐陽力排
浮圖而其門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輩

雖自能傳於後世而士夫至今喜釋道之
者二公之力也
洛陽沙門鑿孝源於易述讀總五篇臥陽楷
為之序曰推子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考求
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儒之學者莫能難
也
述曰夫人在孩提時便知學字師不知字
故所學多非及長又以是教人非傳非故
皆不疑不知字而為文文欲學古而字不
知古何文哉漢先君中郎尚書字後漢至
二世身為三嘗上書乞正五經文字有
云古文近實而流俗降在小學此傷之也
字因謂小學列列磐幼從師學年五十始悟字
多非因發憤取諸字書訂正之益知世人
書字訛謬為尤多如陳陣華花歷曆奉儀
反主俗字而遠失經史之正論語前篇
陳今謂略即出簿字於下注亦謂諸君作
作謂今謂略即出簿字於下注亦謂諸君作
今謂略即出簿字於下注亦謂諸君作
今謂略即出簿字於下注亦謂諸君作
今謂略即出簿字於下注亦謂諸君作
今謂略即出簿字於下注亦謂諸君作
今謂略即出簿字於下注亦謂諸君作

不成字也至於正月之音征昭穆之音韶
異代不必諱而述音義者諱之何也
日音改又音和詩正月知字
日音改又音和詩正月知字
日音改又音和詩正月知字

經史古意雖然不明此字昔之大阮而有
待於志士以矯正之乎今觀歐陽序韻總
謂能正五方之訛儒者莫能難於私心竊
有感焉特無由見此書耳見十六黃太史
曰魏晉人取字勢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
如橋橋直直皆不成字思陵翰墨志有云

書字之弊無如本朝至我聖學之源識也
英宗仁宗凡聖王聖第十子正月二日
治平二年勅大相國寺造三朝御製佛牙讚
碑翰林學士臣王珪撰文左僕射魏國公臣
賈昌朝書右僕射兼譯經潤文使衛國公臣

韓琦立石太宗御製曰功成積初印文端不
是南山得恐難眼觀數重金色潤手擎一片
玉光寒鍊時百火精神述藏履千年聖果完
定果重修真秘密正心莫作等關看真宗御
製曰西方大聖彌迦文接物垂慈世所尊常
願進修增妙果庶期饒益在黎元仁宗御製
三皇捧寶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
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真理軀祇見空遺
聖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骨在吾經
百鍊色長新
三年淨因隨禪師乞歸四明阿育王山上賜
手詔曰天下寺院任住持師遂建宸奎閣
以奉先朝聖製增補學士蘇軾為作記
後書阿手詔中語師答以無此後示寂得之
箇中誠聞之曰有道之士也
四年勅天下私造寺院及三十間者並賜壽
聖之類
神宗四月十日為同天節蘇軾

熙寧元年
七月司諫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乞鬻
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聖節恩賜並與裁
積鬻牒自此始
述曰古者出家之士自漢明以來並從國
恩而為得度如隋文一歲至五十萬唐太

宗感獎三歲弘法須人之言即度僧至萬
七千人睿宗度三萬人本朝太宗普度十
七萬人至二十四萬人此特恩家度之大
略也唐中宗始詔天下試經度僧是猶漢
家以科舉取士最可尚也我太宗真宗仁
宗並舉試經之科於茲為盛未聞貸取於
山林高尚之士也自唐肅宗用宰相裴冕
之請以時方用兵始鬻度牒猶漢世納粟
助邊以得爵也從恩猶可擇人試經是為
得才至於納粟為僧則富者可以逞欲
賤者長汗雜劇精進法門之不幸也公輔
以時艱始勸上裁恩賜以就買賣利源一
開遠今不可復塞律言餘方有清淨雖非
我制不得不行蓋此義也
是歲天下僧二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三萬
四千三百八十人
四年明教大師契嵩終于錢唐之靈隱火浴
之鼻舌眼睛耳豪數珠五物不壞時衆欲驗
之烈火再鍛五物愈堅
五年勅錢唐天竺觀音院歲度一僧以奉香
火上○七月歐陽永叔自致仕居穎上日
與沙門遊因自號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
集歐公自作神云吾年歲當一萬二千三百
一萬一千三百一十歲有一萬一千三百一
一萬一千三百一十歲有一萬一千三百一
一萬一千三百一十歲有一萬一千三百一

終數日往近寺借華嚴經讀至八卷倏然而逝
外永叔初登政府苦於多病嘗夢至一所見十人冠冕列坐一人曰參政安得至此永叔問曰公等非釋氏所謂冥府十王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遺經果有益否曰安得無益既病病良已自是益知敬佛矣

述曰居士者西竺學佛道者之稱永叔見祖印排佛之心已消故心會其旨而能以居士自稱又以其文集信道之篤於茲可見然其傳六一謂以一身老五物之間五物者身外之餘物豈足以寓諸道則知

居士之稱或近於濫蓋好名而失其實者也良渚曰歐陽氏稱大儒而無遺識以故立論時有矛盾而為當時君子之所見攻如議追尊濮王為皇考誤英宗承大統無人子禮矣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九十五
居士之稱或近於濫蓋好名而失其實者也良渚曰歐陽氏稱大儒而無遺識以故立論時有矛盾而為當時君子之所見攻如議追尊濮王為皇考誤英宗承大統無人子禮矣

世有歐陽子者宋史則謂河圖洛書為怪妄不足信與易繫辭論語相反見居士集至若著本論斥佛法為中國患而晚年敬明教服圓通稱居士讀華嚴竟自畔其前說猶韓退之始排佛而終信服至我子瞻之論曰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好其名而不樂其實也其論至於理而不精往往自畔其說而不知今觀歐陽之始卒當亦不逃子瞻之論

詔衡州迎常寧資福寺玉塔入京師塔高一尋累以玉石阿育王所造第九塔也或夜中騰光明旦往瞻敬者必獲舍利○日本國沙門尋成來朝

六年七月天竺雲山海月大師慧辯合掌坐亡遺言須東坡至方闍鼻四日坡至見跌坐如生乃作三詩以予之
師有重德補為都僧正通守蘇軾為之序

曰較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材智之士與妄庸巧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備書案牘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師總領要略實以行解乘乘而已師既蒞職凡管內寺院虛席者消日會諸利及座下英俊開問義科

場翎名考校十問五中為中選不及三者為降等然後隨院等差不齊也以次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以為則
八年七月公卿朝士建孟蘭盆會于開寶寺自月五日起至十五日畢主客揚傑為之記九年勅開寶寺靈感塔建慶壽崇因之閣中

建木塔御篆為福圓成之塔
十年夏早上於禁中齋橋甚夜夢神僧馳馬空中口吐雲霧覺而兩大宦勅求其像得之相國寺閣第十三尊羅漢詔迎入內供奉宰相王珪以詩稱賀曰良弼為霖孤宿望神僧作霧應精求
元豐元年三月杭州雷峯慧才法師為靈芝元照道俗千人授菩薩戒羯磨之際見觀音像放光講堂大明淨慈法真禪師守一作戒光記米芾書辯才法師立石于龍井
二年初駕部郎中朱壽昌七歲時不知母所在乃刺血寫佛經行四方求之五十年復無

官入秦得母於同州年已七十蘇軾時謫居
黃州寄詩以為賀時稱壽昌孝感所致
三年正月敕大內設千僧齋施茶金別經
為慈聖太后退福詔詳定官制朝議以自
書十本朝譯經僧官皆授試光祿卿或鴻臚
卿今後改賜譯經法法師試少卿者賜三

藏法師詔華江州東林律院為禪
席命常惲禪師居之寺人相謂曰遠公識記
吾威百年當有肉身大士華居道場今據
公實應之矣東坡過東林贈以詩曰溪聲便
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
偈今日如何舉似人○荆公王安石問文定

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
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豈為無人亦有過
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馬祖汾陽雪峯
巖頭丹霞雲門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門淡
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安石欣然歎服後以
語張商英撫几賞之曰至此論也○祁公

杜衍以張方平佞佛常笑怪之有醫者朱生
遊二公間一日祁公呼朱生脰脈生謂使者
曰往白公但言看楞嚴未了及至揖坐謂曰
老夫以君疏道不意近亦聞楞嚴人微言無
出孔孟所謂楞嚴者何等語邪生曰公未讀
此經何知不及孔孟因袖中出其卷祁公觀

之不覺終軸大驚曰安道言之而不以告我
即命駕就見之曰子安道言如失物忽
已得之但當喜其得不必悔其晚也○張商
英初仕因入僧寺見藏經嚴慈憐然曰吾孔
聖之教不如胡人之書邪夜中長思滿紙闌
筆妻向氏曰何不睡去商英曰吾正此著無

佛論向曰既言無佛何論之有當若有佛論
可耳商英默而止後詣同列見佛龕前維摩
詰經信手開視有云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
大倏然會心因借歸細讀向曰讀此經始可
著無佛論商英聞而大悟由是深信其道後
為溥於江西謁東林總禪師遂蒙印可因按

部過分寧諸禪遊之最後見兜率悅公商英
見其短小易之遽曰聞公聰明善文章悅大
笑曰運使何至失言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
使論文章正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商英內
慚伴不領曰師是臨濟九世邪是夜宿兜率
語又宗門事至更深悅焚香請十方諸佛作

證謂商英曰東林既印可明公公於佛祖言
教有少疑否商英曰香林獨腳頌德山托鉢
話未能無疑悅曰祇如未後句是有邪是無
邪商英曰豈不是有悅大笑歸文室閉門而
寢商英展轉無寐五更下榻觸翻踏林忽然
有省為之頌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拶

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道遺它授記其
送扣門曰商英已捉得賊悅曰賊在甚處商
英無語翌日復舉前頌悅曰來禪祇為命根
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
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箇中悅後作頌
證之云等閑行履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

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
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
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拓頭作尾指實為虛翻
身魔界轉脚邪塗了非逆順不犯功夫商英
遂至建昌途中一伺察有十頭叙其事悅
亦酬以十頌法門傳提以為感事○此二詩

商英既達禪道嘗謂人曰吾學佛然後知
儒○杭州淨慈宗本禪師夏中定起有道人
并衣至堂上本視之曰黃龍舊話何不舉似
其人笑曰錢大安用饒舌遍御風疾去并衣
者呂洞賓也錢大者本前身也○八月
館職文同時與沐浴冠帶正坐而化同館崔

公度聞之驚謂人曰昨別與可於州南曰明
日復來乎及垂往與可徐曰經言人不妄語
者舌覆向上即吐舌引至眉上三疊之如餅
狀公度大駭令聞其亡又異信得道人也與
可梓潼人文行高潔畫竹得妙趣此二詩
四年蘇軾在黃州作趙先生舍利記言南海

有潘冕者陽狂不測人謂之潘益蓋俚人謂
風為益也益與京師言法華偈頌往來未
云益即日光佛也有趙常者初為幕官因棄
任從益遊益謂盡得我道盡既隱去常亦坐
化焚其屍得舍利數升軼與葉子相遊得四
十八粒

五年詔相國寺開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以
東西序為慧林智海二巨刹詔淨慈宗本禪
師住慧林東林常總禪師住智海總固辭許
之本入對延和殿山呼即就榻加跣侍衛驚
觀師方自若賜茶舉盞攝蕩之上問受業對
曰承天永安寺雜姓殿上大喜語論久之既
退上曰之曰僧中寶也侍者問主上何語曰
奕茶問話耳

七年太子少師趙抃舊與法泉禪師為方外
友及知青州從重元禪師問心要在天祐禪師
嘗隱凡公堂心如止水忽聞辟歷聲豁大
省舉頭觀空刹利塵塵無處不是後致政歸
衡築高齋以自居與高僧逸民遊是年八月
有大星隕于庭公晨起與子訥語如平時忽
跣坐而化子訥及見事神道荆公王安石請
以江寧府園廡為僧寺賜額報寧禪院初安
石子雲資性險惡父居政府凡誤國害人之
政雲資使之既亡安石恍惚見荷鐵枷告父

東佛為救安石大懼亟為建寺以祈脫苦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五

佛
佛
佛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三六頁上一二行「上之」，徑作「上知」。
- 一 七三六頁中四行第一四字「瞻」，徑作「瞻」。
- 一 七三六頁中一三行第一二字「觀」，徑無。

一 七三七頁上一三行「金盞」，徑作「金盞」。

一 七三七頁上一七行末字「新」下，徑有夾註「至徒回切音隳器似五本紀錯為盞今改正」。

一 七三八頁中一〇行夾註右第一二字「注」，徑無。又左「無音」，徑無。

一 七三八頁下末行「褒貶之禍」，徑作「褒貶之過」。

一 七四〇頁中一〇行「寶匿」，徑作「寶匿」。

一 七四四頁下一三行正文第一三字「佛」，徑無。

一 七四五頁上一七行正文第三字「凡」，徑作「几」。

一 七四五頁上一二行夾註右「蘇子唐」，徑作「蘇子瞻」。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六

竭五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三

普宗神宗第六子 徽宗第四子 宋八十二

元祐元年高麗王子祐世僧統義天來朝

禮部蘇軾館伴有司共張甚設時見漢書

義天四上表乞傳奉嚴教乃救主客揚傑

送至錢唐受法於慧因淨源法師復往天竺

謁慈辯諫法師傳天台教見靈芝照律師請

戒法及資持記至金山謁佛印元禪師坐納

其禮揚傑驚聞其故元師曰義天異域僧耳

若屈道徇俗何以示華夏師法朝廷聞之以

師為知大體義天既還國乃建刹傳教素慈

辯為始祖復寄金書奉嚴經新舊三譯於慧

因建閣以藏高麗書

二年七月張商英遊五臺中夜於松蘿巖見

文殊大士身在金色光中九月自太原出按

書陽至方山昭化院即李長者遺論之所於

破屋下得奉嚴決疑論疾讀之疑情頓釋即

移縣為長者立像有圓光白色見於山南於

是父老并請新其院高其乃為之記

三年教內侍齋黃金住東林雜飾神運五駝

佛像。主客揚傑詣雙林禮大士輪藏瞻仰

之次輪憲自轉大衆歎異傑為贊以記其事

傑嘗以淨土之道為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

隨身觀念壽終之時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四年翰林學士蘇軾知杭州道過金山謁佛

印禪師值師集眾入室軾竟造之師曰此無

坐處內翰何來軾曰暫借和上四大作禪牀

師曰有一轉語若答得當如所請若擬議即

留所繫玉帶軾許之置玉帶几上師曰山僧

四大本空五蓋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軾果

擬議師急呼侍者曰收取玉帶永鎮山門遂

取納裙為報師有佛公和韻云病醫真堪上

雲山神師云子追四歲不能行及來抗請

辯才法師為落髮摩頂數日即善步軾賦詩

為謝有師來為摩頂起步趨奔鹿之句

五年神智昇法師下來居越之興福時清

獻趙公抃為師適亢旱大疫久禱不應遂請

師迎大士入府治懇禱一夕雨如雲疫病亦

息抃奏于朝賜所居曰圓通錫師號曰神智

初是吳越王錢鏐鎮越惠目昔夢素衣仙人

言來自永嘉明旦有永嘉僧投牒以居士像

獻言得之海潮示夢欲躡越城武肅即具成

儀迎之一見像即目明乃劍菴曰興福以奉之

七年穎川守臣蘇軾言佛陀波利塔院折橋

屢驗乞降教額詔賜光梵之院波利在唐僅

風初後回西竺取每尊既經再乘謹傳後至

頽而亡里人奉其身造塔以嚴奉之前志

○軾弟鞏補高安時洞山雲菴

與聰禪師一夕同夢與子由出城逢五祖戒

禪師已而子瞻至三人出城漢之語所夢軾

曰八九歲時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姓

孕時夢眇目僧求託宿雲菴驚曰戒公陝右

人一目眇道數其終已五十年而子瞻時四

十九自是常稱戒和上。四明延慶中立法

師令門人介然補良尺劍十六觀堂以延

專修淨業之士延平陳瓊為之記唯字堂中

八年知定州蘇軾繪水陸法像作贊十六篇

世謂辭理俱妙今人多誤習山

紹聖二年蘇軾謫惠州韶陽南華寺重辯請

軾書柳宗元六祖碑復題其後曰釋迦以文

故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

傳遠故大乘譜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

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

法作曹溪南岳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

無石刻重辯師謂自唐以來頌述祖師者多

矣未有過亮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氏

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子瞻在

惠州被命遺謫謫耳以惠守方子容來弔

曰吾妻沈氏喜僧伽謹甚一少夢來別問何

往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過其日豈非事已前史兩行之日攜阿彌陀佛一軸入問其故答曰此軸往生西方公處也及在擔得蜀人張氏畫十八阿羅漢遂為之贊復題其後曰佛滅度後闍浮提衆生剛很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聖皆隱不現獨以設像遺言提引未悟而噴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誠家歲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聚為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惠深重急於接物故多見神變倘其然乎今以授子由使以時修敬

三年袁州仰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高二十丈○黃庭堅請居黔南制酒絕慈讀大藏經凡三年常曰利衰毀譽稱讚苦樂此之八風於八儀之中未嘗相離雖古之元聖大智有立於八風之外乎非學道不知也○法雲秀禪師謂魯直曰君作艷歌蕩人熾心使逾禮越禁其罪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自此不復作李伯時善畫馬師戒之曰為士夫以畫行已可恥况又作馬伯時曰無乃墮惡道乎師曰君思其神駿念之不忘異日必入馬廐伯時愕然乃多畫觀音以洗其過

四年四明大梅山法英禪師著十八人列狀于郡稱杭州僧元照至郡分淨土集云是唐慈愍三藏作難以勸修淨業為名意實毀謗禪宗指為異見著空之人英等全檢藏經即無此文遂作解謗一通以詰之乞取問元照窮覈真偽照無以為答乃稱古藏有本州司

知其理窮而敬其持律但令收毀元本以和解之謂之解謗言別故在梅山○述曰大智以英才偉器受弘律之任資持之記與會正並行而獨盛於今時其為名世有足重者及觀其偏贊淨土迷新疏以反智者假慈愍集以畔六祖何為其若是也邪大氏此師檢身之學為有餘而明心之道未盡善也慈愍集已毀律家猶存新疏識者必能別之

五年二月錢唐律師元照於四明開元寺建戒壇準律如法為東南受戒之勝元符元年袁州木平山有舍利石塔自然出現夜放五色虹光有丈六佛在月輪中觀音羅漢列侍左右

二年袁州東山石崖有羅漢尊像出見○夏四月不雨袁州守臣王古往禱于木平山聖塔巖中放光見白衣大士身金瓔瓊瓊舍利五色大如囊中有畫觀之狀復往仰山塔所

見泗州大士維摩羅漢列居左右已而大雨霏足郡聞于朝詔賜木平塔曰會慶仰山塔曰瑞慶

三年詔治秦陵即秦皇陵登封令即陽樓異四明即四明山王尚書請因餘力修嵩高少林道場官民同役一朝而具名曰西壁蘭若既而林中產芝

草十二本兩甘露于池上夜有光屬于天後山陳死已為之記徽宗神宗第十子也○建中靖國元年法雲寺佛國禪師惟白撰續燈錄三十卷進上賜御製序○七月東坡蘇軾卒於毗陵時錢濟明侍旁曰公平生學佛

此日如何軾曰此語亦不受運化崇寧元年赦書即文應天下名德僧道為眾師法未有謫號者仰所屬勸會以開二年賜終南山唐澄照律師道宣律師法慈大師天竺山慈雲大師蓮式法師寶大師南屏梵琦證寶相大師孤山智圓證法海大師

三年敕迎相國寺三朝御譜釋迦佛牙入內供奉隔木品匣舍利出如雨點因製讚曰大聖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利不分身玉璽千輪在金剛百鍊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羣倫○詔謚白馬寺摩騰三藏啓道圓通法師竺法蘭開教摠持法師雙林傳大

士等空紹寬大士方山李長者顯教妙嚴長者○揚州秦泗州大聖屢見于普慧塔四年金州秦清湘有夢先見獲石羅漢賜名感應瑞像迎至精舍大放光明○尚書王古因闕大藏撰法寶標目八卷其法於每經之下錄出因緣事迹所說法門使覽題便能知

白沙門梵真為對校刻其板於永嘉五年十月詔曰有天下者尊事上帝敢有弗度而釋氏之教乃以天帝置於鬼神之列清神逾分莫此之甚有司其除削之又敕水陸道場內設三清等位元豐降詔止絕務在檢舉施行舊來僧居多設三教像遂為院額殿

名釋迦居中老君居左孔聖居右非所以奉天真與儒教之意可迎其像歸道觀學舍以正其名洛京沙門永道讀詔泣曰域中孔老法天制教故不遠天佛出世法天人所師故不遠佛自古明王奉佛以事上帝者為知此理也佛法平等故其垂教雖聖凡俱會而君臣尊卑之分莫不自殊祖宗以來奉法已定一但除削吾恐毀法之禍兆於此矣聞者為之慨然大觀元年詔將作監李遵往塔聖院移釋迦稱檀像置御容殿與像已至而梁殿橫梁低不可度衆方懼像忽斂首與竟度無礙

上下為之鼓舞上嘗聞太后禮像於足下度線聖旦上幸寺焚香令小瑞持紙度像足衆失聲曰過矣上益嘉歎○敕道士位居僧上○敕左街淨因寺道指遷主法雲賜紫衣定照禪師指表辭曰貧道知別父母為之誓日出家之後期不以利名為求當一意學道報

因極度生靈蒼君恩有渝此心永棄身命今若竊冒寵榮則上負親心下違本誓敢辭上遣開封尹李孝壽齋教書諭之指確執不回上怒收付獄有司問長老有疾法應免罪指曰平生不妄語豈敢稱疾罔上遂受罰著遂掖派淄州都城道俗莫不流涕

二年正月上受八寶大赦天下敕淄州道指自便師歸隱芙蓉湖之菴居學者益至朝廷聞之賜額華嚴○西京寶應寺僧孔清覺居抗之白雲菴依倣佛經立四果十地分大小兩乘造論數篇傳於流俗從之者稱白雲和上名其徒曰白雲某其說專斥禪宗覺海惠禪師力論其偽坐流恩州
盤曰白雲之徒幾與白蓮相混持以無妻子為異耳人見其晨夕持誦躬耕自活為似可敬然察其愚癡誕言妄干正道則識者所當深嫉而力排之也
三年教勅巨威里應功德增寺自造屋置田

止賜名額編免科敷從本家請僧住持不許指占有額寺院充增寺功德許御史臺內侍省彈劾施行
致和元年敕先聖廟用二十四歲曾來等所封侯爵犯先聖諱者失弟子等師之禮別擬封者七人曾來在已上六人在七十弟子在已上明

迷曰世之為儒者知尊天子為先聖而不知避其諱如唐宋詩人好以先聖名為感其不知禮若是退之詩云乘桴追聖丘歐陽詩云仁義立與軻又立門安敢評論詩

二儒辨佛老尊孔孟常切切然而反侮聖人之名韓歐尚不知禮餘不足責也大哉祐陵之知尊先聖也謂曾子等封邑犯諱為失弟子之禮而別擬其封後世為儒者有能推此意義達之中朝乞行回避之條豈不為儒門之有師法
錫州沙門惠洪字覺坐交宰相張商英即使郭天信流崖州靈源清禪師聞之歎曰蘭桂中塗必無經時之羣桂生幽壑終抱弥年之丹古人謂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在覺範有之矣
二年侍郎遺知白自京師至臨川觸暑成病

忽夢白衣天人以水灑之頂踵清寒覺而踊
英於是集古今靈驗作觀音感應集四卷行
於世嘉州秦風雷折古樹中有空僧
八髮被體詔與至禁中譯經三藏金總持令
擊金磬以覺之詰其姓名曰我遠法師弟
慧持也因遊峨眉至此問欲何歸曰陳留古
樹中詔以禮送之因圖形製讚云七百年來
老古雄之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雙屐西歸去
生死何勞木作皮其一二傳本
述曰持師本傳謂在郡縣龍淵潭寂有臨
終遺命今乃游峨眉至此意者聖師神化
不可以生死之迹為之拘也

三年譯經三藏明因妙善普濟大師金總持
同譯語仁義等受宗王南遊江浙至秀州車
溪密印寺沙門澄鑑問三衣右會及旋遮左
右持持答曰聖教但言以衣覆身不置挂於
肩上西天遠旋自北至東耳
述曰自昔議右遮非也如因草卷

之立言有二句自佛之右自我之右蓋矣
然草卷誤執自我之右謂右袒佛於右脇
此是古語非袒也右回諡善文句
以義見之如右四如左聖髮右旋九人
東而南謂是譯人之誤而不知其自誤也

夫自我之右自用也自佛之右遠佛也今
所立義是遠佛而戀慕也何關自我之用
邪大經右遮拘尸正是此義令人右遮多
用自佛其事已定尚忍惑於草卷之言故
不得不辨金總持自北至東正自佛之右
也若南山東向北轉自是說戒集眾之義
此自我之右也毋惑

崖州惠洪得自自便
四年方士言陳留八關寺佛指乃海狗指耳
有詔取驗火焚鐵鑿十餘日色不變較加禮
遷之
六年九月一日杭州靈芝元照律師跌坐遷
化溢曰大智昆尼之學親自佛制文殊已下
不措一辭如世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大法
東度律學未明至唐正觀南山律師始作戒
疏疏書妙以弘四分流傳四百載釋義六十家
唯允堪師會正記獨為盡理至照律師始約
法華開顯作資持記以明南山之宗於是會

正資持疏為二派
七年初永嘉道士林靈素挾妖術遊淮泗乞
食於僧寺是年至楚州與僧慧世抗言相歐
辯于官郡伴石仲喜其口辯脫之擊入京師
謁太師蔡京以為異人引見上即詔言曰上
即天上長生帝君居神霄玉清府第曰青華

帝君皆玉帝子也蔡京即玉清左相仙伯書
素乃言劉仙吏褚惠也上大嘉賜號金門羽
客禁通真宮以居之因自號教主道君皇帝
建寶錄宮設長生青華二帝像詔改天下天
寧觀為神霄玉清宮靈寶既得奉命楚州之
辱日夜以毀佛為事引方士劉棟為己助上
益安其說初是上嘗夢赴青華帝君召游
神霄宮覺而異之敕道錄徐知常訪神霄事
或告曰太一宮道堂林道士累言神霄嘗作
詩題于壁知常以聞召入見上問曰朕昔見
東華帝君聞改除魔髡之語何謂也靈素遂
縱言曰佛教害道久矣今雖不可滅宜與改

正以佛刺為宮觀釋迦為天尊菩薩為大士
僧為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笏詔可林靈素傳
趙氏實選錄云東坡守揚州夢行山間一
虎來噬有道士叱虎去明旦一道士授謁
曰夜出不至驚否坡咄曰鼠子未欲杖汝
皆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邪道士駭而退

徽宗夢神霄蓋此類也
述曰明皇夢李楚金李為書多寶塔額爾
宗夢僧誦寶勝如來代宗夢遊山寺本朝
仁宗夢曼德寺門龍蟠神宗夢神僧馳馬
空中此皆佛力法力諸師善善報力自然
感化之所致耳非同神霄子夜妖術之比

惡癡人妄引自證故不得不區別之
 詔法燈禪師住襄陽鹿門郡將諷誦山辨金
 帛詔京師作千道齋師曰童牙事佛且非風
 狂豈當用十方檀施千里以媚道士郡將妮
 而止叢林開而壯之西蜀寶覺大師昭符魯
 直稱之曰知文知武染衣將相也其詞圓明
 大師敏行子瞻稱之曰讀內外教傳通其義
 以如幻三昧為一方首者也燈父事圓明大
 父事寶覺有自來矣石門文
 重和元年七月詔建壽山良岳時大早靈素
 倚兩無驗蔡京始言其姦偽上不聽通真宮
 一靜室常封繪東道人瘞之有黃羅帳朱漆
 倚卓京具以奉隨駕往視之但粉壁明窓而
 已京惶恐待罪
 宣和元年正月詔曰自先王之澤竭而胡教
 始行於中國雖其言不同要其歸與道為一
 教雖不可廢而猶為中國禮義害故不可不
 革其以佛為大覺金仙服天尊服善薩為大
 士僧為德士尼為女德士服中冠執木笏寺
 為宮院為觀住持為知官觀事禁毋得留銅
 鐵塔像初釋氏之廢外廷莫有承向者開封
 尹盛章為姦人激以利害始為之從乃以上
 旨諭蔡京京曰國家安乎日父英雄無所用
 多隲於此徒一旦毀其居而奪之衣食是將

安所歸乎必大起怨咨辱而為變諸君它日
 盍使誰任其咎上聞之怒曰是輩欲懼我耳
 京家人勸之曰上怒矣京曰吾以身當之以
 報佛會僧徒將投牒於京京辨論盛章廢得
 之捕其首高僧日華嚴明覺三律師凡七人
 杖殺之左街寶覺大師未道上書曰自古佛
 法未嘗不與國運同為盛衰魏太武崔浩滅
 佛法未三四年浩竟赤族文成太興之周武
 衛元嵩滅佛法不五六年元嵩既死隋文帝
 大興之唐武宗趙歸真李德裕滅佛法不一
 年歸真誅德裕竄死宣宗大興之我國家
 太祖太宗列聖相承詳經試僧大興佛法成
 寔具在雖萬世可守也陛下何忍一旦用姦
 人之言為驚世之舉陛下不思太武見弑於
 開人之手乎周武為鐵獄之囚乎唐武受奪
 壽去位之報乎此皆前監可觀者陛下何為
 蹈惡君之禍而違祖宗之法乎書奏上大怒
 致流道州上以京執不肯行遂罷輔相之議
 事決於左右盛章逼僧錄洪炳上表奉旨於
 是盡改僧為德士悉從冠服瓦則毀之京數
 懸列於上前曰天下佛像非諸僧自為之皆
 子為其父臣為其君以祈福報恩耳今大毀
 之適足以動人心念非社稷之利也上意為
 之火回

述曰蔡京初見靈素以為異人引而進之
 將結知於上以固其寵耳及靈素得君而
 橫罷佛與道京始權物論也言其妄無及
 矣亦猶京初為重寶以為能事及專主北
 伐不悉稟廟堂京始大疾之屢言其過無
 及矣大抵蔡京以姦人之資欲引黨助己
 以專國政而重寶靈素亦姦人之流故不
 能相容而反相疾然則蔡京之進二姦不
 能無罪矣或謂京能言二姦之罪者知悔
 舉也則將應之曰京以二姦專擅不與已
 協言其過者疾之辭非同中正君子之
 清議也

泗州淨園僧伽像將加以寇忽風雨晦冥裂
 其冠墮門外太守聞之大驚遣詣像前謝曰
 僧伽有靈安敢再瀆細○救廢乾明寺為
 五寺三監楊戩議廢太平興國寺為鄉肆民
 舍初拆正殿塵佛像於殿基之下肢體破裂
 已而戰病胷腹潰裂而死續○詔天下建
 神霄宮州郡輝費多以巨利易其額太平州
 將拆承天寺一之日董役兵官墜馬死二之
 日部正墜屋死三之日兵官墜馬折臂主其
 議者石儀曹一子十歲為金甲神檢去其衣
 納于浴室大氣中聞神言曰石某絕嗣是年
 子亡石客死京師○亦道至道州郡守僚屬

同時夢佛佛荷枷入城翌旦歸聖守知其異
令善待之城軍民多患寒疾或求救於師
師素受西天真言法病者飲所呪水及為摩
頂無不愈求者既多乃為詔於營內以呪之
○三月京師大水龍龜出於院舍宮廟危甚
詔靈素率道士治水屢日無驗後夫救千爭
舉擬欲擊殺之靈素走而免上聞之不樂俄
而泗州大聖見于大內疑立空中旁侍慧岸
木义上焚香拜禱大聖振錫登城誦密語頃
之一白衣裹中跪于前若受誠諭者萬眾咸
親疑龍神之化人也既而水退詔加僧如大
聖六字師號靈素後勸上削去之以舍人許

翰制辭太衷罷其職○九月臺臣率僚屬奏
林靈素姦邪小人妄議遷都改陳佛教罪當
誅戮不報○十月靈素與宦官分黨交諂又
於道上冒太子節上始惡之榜于神宵宮曰
褚惠罪惡不悛帝命削其仙籍永為下鬼十
一月放靈素歸溫州賜死于道囑門人歸葬

為數屋家高靈素心欲其故宅為寺道人於是內
外俱以廢佛教之罪歸之○餘姚法性行持
禪師初受請過上屢邑令王君請說法要師
登座云頭戴烏巾身披鶴氅分明好个神仙
解弄曹溪技倆令與大眾皆擊節長歌時會
中有垂泣不能已者即靈素也法性上其

歷任華嚴門重○石門志洪禪師寓湘西各山
取雲門臨濟兩宗自嘉祐至政和凡八十一
人為禪林僧寶傳三十卷自寧通慧之後傳
僧史者唯師而已○昔雲居枯禪師於宏覺
禪師塔東作伽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
火浴無舍利者皆以骨石填於此其西作伽
塔曰凡僧衆遷化者藏骨石於此謂之三塔
白雲端禪師曰天下叢林之興大智之力也
大智者祖堂當設達磨像於中大智像西向開
山像東向不當止設開山而略其祖宗也覺
範論之曰白雲雲居識度高遠斯可為天下
法也○八月下詔曰向錄姦人建議改釋氏

之名稱深為未允前旨政德士女德士者依
舊稱為僧尼○九月詔大復天下僧尼道州
永道量移近郡已上錄是開明會本
述曰佛法危運故必有姦人為之亂法而
主上竟受其蔽及運當泰來故眾人交攻
主上一寤於是降詔自洗指靈素為姦人
而且大復佛法初歲復明皆法運使之而
然也

七年四月四明東湖二靈山知和菴主亡師
晚事南岳辯師辯師因遊方至四明郡以名
利迷之力距不受問其故曰近世住山者多
以賄得吾恥之弗為也正言陳禾與之遊自

○六月道州永道得旨放回救住昭先禪院
賜名法道以旌護法○八月詔罷黃老學
八年七月吳國公主敬重空門敕品官庶民
如有毀辱僧尼罵稱禿字者照祥符三年指
揮治罪○十二月上遜位于皇太子居龍德
宮稱太上皇

述曰恭惟 道君上皇以聰明神武之姿
當天下之無事其於法 祖宗之崇佛可
謂至矣賜續燈錄製序追謚漢唐諸祖師
恭禮釋迦佛牙為之製讚此十六年之良
心也一旦姦人用事尚道而毀佛於是上
心始惑而宣和廢釋之詔行矣既而天降
瑞水使夫舉艇以逐靈素忤宦者之黨冒
儲君之節上始大惡之榜罪于門放死于
路亟下詔罪已大復佛法罷黃老學然則
上之良心猶故不失是蓋大法之危運而
魔外得以肆其姦也何傷乎
道君之聰明神武哉

欽宗四月十三日幸揚州遣使八輩召金山克勤禪師

端康元年正月金虜犯關二月金虜退

○詔曰比自大觀初聖節行香許就道觀令

後道君聖節仍就道觀若乾龍節仍就佛寺

建道場一月一依祖宗舊法其道士官階並

與追毀○十一月金虜再犯關詔皇弟康王

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二年正月上幸虜營四月虜退二帝北狩于

韓州五月康王即皇帝位于宋州

述曰太祖始封宋其後遂以建國暨汴京

失守而高宗即位于宋所以上合建國之

符下昭中興之祚也

十月上幸揚州遣使八輩召金山克勤禪師

詣行在所演說禪法賜號圓悟○東京留守

宗澤以承制命法道法師住左街天清

寺補宣教即總管司參謀軍事為國行法護

佐軍旅師往淮潁勤化豪右出糧助國軍賴

以濟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六 碩五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六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一 七五一頁上一行「翌旦」，徑作「翌

日」。

一 七五一頁中一行夾註右「歷住」，

徑作「歷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七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懿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四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天中即永曆庚午

建炎元年前上駐蹕維揚○初隆祐太后孟氏

將去國南嚮求護身法於道場大德有教以

奉摩利支天母者及定都吳門念天母冥護

之德乃以天母像奉安于西湖中天竺刻石

以紀事案不空三藏釋摩利支天經念誦法

云南無釋迦牟尼佛計南無摩利支天菩薩

計我弟子轉歸命三寶摩利支天菩薩願護

我身無人能見我無人能知我無人能提縛

加害我無人能欺誑責罰我無人能債我財

物不為怨家能得其便即說最上心真言曰

唵摩利支娑縛賀祇囉王難中護我賊難

中護我失道曠野中護我水火刀兵中護我

鬼神毒藥難中護我惡獸毒蟲難中護我一

切怨家惡人難中護我佛實語護我法實語

護我僧實語護我天實語護我仙實語護我

一切處一切時願常護我弟子味娑縛賀誦

時想菩薩作天女形環珞莊嚴坐蓮華上左

手執天扇右手齊掌向外作與願勢若欲見

天真身來勝願者誦滿十萬遍佛言此天當

行日月前日月所不能見我因知此天名

免一切危難

二年三月唐州泌陽尉李珏過北虜入寇挾

一僕單騎走夜匿道旁空舍聞車過聲遣僕

開唐州賊何在見車中人長丈餘面藍色驚

而返珏即乘馬追及之前致敬曰珏避寇至

此 敢問車中何所載其人曰此京西遺劫

死人名字天曹定籍汝是李珏亦其數也珏

大怖告曰何法可免願賜指教人曰能旦旦

念摩利支天菩薩七百遍向虛空回向天曹

聖賢則死籍可銷可免兵戈之厄珏方拜謝

駕車者疾馳而去自是不輟誦持轉以教人

皆得免難續行

述曰摩利支天經藏中凡三譯唯 本朝

天息灾本呪法最多 仁宗親製聖教序

以冠其首雖未聞行其法者而菩薩之緣

已開先於此時矣當 高宗之南渡也隆

祐受教大德獲奉像之應李珏請命神人

致稱名之切至矣哉威德悲願殆與圓通

天士俱不思議釋迦自云我因知此天名

得免一切危難信菩薩速本又在釋迦之

先也今茲中原多故兵革未銷士夫民庶

有能若終身若全家行此解厄至簡之法

吾見天母之能大濟於人也

十一月敕賣四字師號價二百千

三年正月金虜入淮上幸建康八月上發建

康十一月虜酋兀朮宗弼陷杭州錢唐今未

畢率弓兵與之戰力不敵走天竺山虜奄

至遂遇害初是圓應法師德賢曉睡下為兒

時相者曰亡日有官危唯出家可免遂落髮

往靈山參學于慧淨後竟繼其席臨終謂門

人曰吾生前以道力免難死後猶有殘業門

人造像入祖堂乃以鐵護其頭及虜至其首

真珠王者至靈山祖殿眾像皆立獨師像不

起曾怒令斬之以頸有鐵不可傷乃積薪盈

門縱火焚之薪盡而屋如故或見神僧千數

執瓶注水出沒空表虜眾大驚而退初如靖

法師主上世元末入境師預感夢知此凶危

運不可免戒眾令避之及虜至或謂可以禮

迂即聲鐘集眾虜疑其抗已縱兵大掠火其

寺○十二月己卯上幸明州壬午次定

海御樓船癸巳二十虜酋趙州癸卯十浙

東制置使張俊與虜戰于明之西門俊見民

間多織席遣兵教取之以重席覆于路虜騎

踐席上皆足滑而仆因急擊之斬首甚眾執

四年正月甲辰旦上次崎頭入白峯菴僧藏

朝禮懺上前立其旁聞保國安天之辭喜甚

為排徊若飲而行

台州章安鎮入金蓋山寺有老僧傳佛前皆
 憂時保國之誓上問何典答曰護國金光明
 藏上因宿于寺後駐蹕安藏馬羣下諸寺
 金帛修奉此法初上在東郊有吳人授一詩
 云北嶺難頭一艇橫夕陽多處待潮生共君
 不覆登臨約同向金蓋背上行及幸海登金
 麓坐榻上見壁間題此詩始悟吳人示先識
 也。庚戌吐虜陷明州其酋奄至南湖寺泉
 先已奔散獨介然不肯去酋訶之曰不畏死
 邪然曰負道一生以願力建此十六觀堂今
 走矣不忍捨去以求生也酋義之曰師幸為
 我歸北朝建觀堂一如此規制遂虜以行虜
 兵至湖心逼律主元肇行師忻然無難色至
 京口謂左右曰吾將西歸即聞笙歌之音一
 時軍民咸見師念佛西望而化師即參政○
 初宓智禪師正覺主天童開拓來宇聚眾至
 千二百人虜之入境也眾將散師止之曰虜
 不至此無用避及虜登塔嶺見神兵滿山谷
 大懼而退。育王山月堂禪師道昌開慶且
 至就山後掘一宮釋迦舍利塔坐其中以
 陶器覆於上虜自至不得塔大怒將火其屋
 怒壁間觀音畫像放光出水滿地輪藏自轉
 酋大怖長拜禱而去越七日開宮取塔水至
 頭不沒。丙寅三叶上次温州館頭寺。

二月乙亥三上次江心寺有旨以林靈素故
 是為資福教院丞相呂頤浩奉國辯法師道
 琛主之。丙子四虜兵逼初杭人以時方兵
 早迫上竺大士于郡中法慧寺侍香火者道
 元慮至求索舉藏于井取它像置行殿虜還
 自四明再犯杭州果詰問大士所在徑取之
 去并驅道元行元默哀禱夜至許村若有人
 導之者遂得遠歸告于郡時虜焚其城不知
 井所在忽聞金石聲就求之獲井出像。三
 月己未叶七上發江心吐時神月明法
 師以詔法道法師隨駕陪議軍國事上欲
 加以冠冕師力辭詔加圓通法濟大師。四
 月上駐蹕于會稽天早詔道法師于圓通
 特帷即日兩至上大說。七月道君二帝自
 籍州還于五國城續
 紹興二年正月上駐蹕于錢唐升為臨安府
 上每於禁中書金剛圓覺普門品心經七佛
 偈暇日常自披讀以發聖解又御書阿育王
 山舍利塔曰佛頂光明之塔。二月詔重建
 天竺觀音大士殿。四月詔孔子四十九代
 孫珣襲封衍聖公續。召法道法師入
 見上從容謂之曰上皇為教人所感毀師形
 服朕為師去此照涅道對曰上皇御墨不忍
 毀像上笑曰此僧到老偏癡為教住廬山本

平禪寺
 三年二月廬山道法師中制都省稱崇觀之
 後始對道士叨買資品林靈素王冲道輩據
 兩府者甚眾遂令道士冒居僧上靖康建炎
 道士視官已行連毀而國忌行者寺院會殿
 猶敢敬然居上其處視國法有若此者今欲
 復還祖宗舊制僧史略具載每當朝集僧先
 道後並立殿延僧東道西凡過郊天道左僧
 右尋送禮部取到太常寺狀稱因華禮乾德
 元年宣德門肆赦故事道左僧右又檢照嘉
 祐編教并紹興新書並以僧道立文為次其
 政和條內道僧觀僧及道士位在僧上並已
 刪去不行尋蒙朝旨依條改正以僧居上十
 一月太常寺稱符諸路應行者立班諸處聚
 會並依祖宗成法以僧居左疏紳調停。
 八月自治平末姑蘇度牒舊以黃紙印造偽
 為者多戶部朱真始奏今僧道用敕牒牒
 述曰唐明皇天寶中度牒已用綾素 本
 朝太宗初年普度十七萬 真宗天禧普
 度二十三萬應此時但用紙牒使之易辨
 今既斥賣欲重其價故用敕牒比同品官
 之告身亦見朝廷之重僧也
 吳郡延祥院僧茅子元者初學于梵法主依
 放台宗出圓融四土圖展朝禮懺文偈歌四

句佛念五聲勸諸男女同修淨業自稱白蓮
道師坐受東拜謹憲乳不飲酒號白蓮
業受其邪教者謂之傳道與之通煙者謂之
佛法相見做僧使人無所不至愚夫愚婦轉
相誑誘雁落田里皆樂其妄有論于有司者
正以事魔之罪流于江州然其餘黨效習至
今為盛詳明

議曰嗟夫天下之事未嘗無弊也君天下
如禹湯而有桀紂相天下如周召而有斯
莽道本老莊而有歸真靈素釋本能仁而
有清覺子元信三教皆有其弊也所謂四
土圖者則竊取台宗格言附以雜偈率皆

鄙薄言辭虛朝懺者則操略慈雲七幟別
為一本不識依何行法偈吟四句則有類
於樵歌佛念五聲則何關於十念號白蓮
妄託于祖稱渠師僧同於佛假名淨業而
尊為靈職之行徑莫不長何能具道嗟夫
四年偽齊劉豫同金甯入寇上下詔親征九

月上觀諸天竺大士殿焚香恭禱發平北甯
既而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欺金人齊人于承
州世忠獻俘行在因陳賊汝之人乞加贈恤
上感然曰死於陣嶺誠為可憫即敕直學士
院胡松年具詞建水陸大齋以為濟度是夕
也有見鬼神來會甚眾有夢戰死者感忻然

相慶以為自此得生善趣者上聞之大說
五年秋月大旱詔道法師入內祈雨結壇作
法以四金盃各盛鮮血雲水照祝遣四急足
投諸江使未回而雨已洽上大說特賜金鉢
。九月上幸天竺大士殿炷香住山應如泰
對如流上說賜萬歲香山以供大士及度

銀幣之類

七年左司諫陳公輔上疏乞照祖宗成法不
許執政拍射有額寺院應臣僚前曹陳乞有
額寺院允墳寺功德者並令改正許與無額
小院詔可初是知院李綱占常州普利及邵
武與聖臺臣論奏以兩處俱為有額有所違
礙詔令別占無額小院士論為快又拒密沈
與求奏稱墳寺妙嚴院雖本家建造既元有
款額不當撥賜上以為自造之屋不必改正
時諫臣謂與求能體祖宗法意革今日之弊
宜從所請有旨許之
九年秋天下州郡立報恩光孝禪寺為

寮專建道殿之所

十一年五月宰相秦檜以孤山宗果為張九
成黨毀衣鉢竄衡州。上謂輔臣曰自
佛法入中國士大夫靡然從之者信於清
淨之說下者信於禍福之報殊不知六經廣
大廉不周蓋如身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

逆通禮之正心誠意者非佛氏清淨之化乎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與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佛
氏禍福之報乎

十二年左脩職郎唐叔義上財賦表乞住曹
度謀朝廷從之時臨安府乞度謀修天竺大
士殿救給錢五萬緡謂仲臣曰朕觀古者人
主欲除釋老二教或毀其像或廢其徒皆不
及父往往愈熾今不放度謀則自可漸銷而
制勝

十三年右司諫唐大方奏曰頃者鼓倡浮言
張九成實為之首徑山宗果從而和之今宗
果已寘為之首者豈可不問詔張九成南安
軍居住。詔安府道正劉若謙中省乞道士
序位在僧上妄稱別得指揮僧正善達陳狀
乞檢率紹興三年都省批送法道法師乞復
祖宗舊法繼蒙朝旨批下依條改正應行香
立班諸慶聚會以僧在上告示劉若謙取知

委狀復有妄詞以遠制論。敕西湖北山建
天中萬壽圓覺寺。敕再修西湖壽星院主
事者乞撥度牒上曰言者皆欲費牒以資圖
用朕謂不然一牒所得不過二百緡而一夫
不耕矣若住撥十年則其徒自少矣
十五年秋天下僧道始令納丁錢自十千至

一千三百凡九等謂之清閑錢年六十已上及殘疾者聽免納道法師致書於省部曰大法東播千有餘歲其間汗隆隨時暫尼終奮特未有如今日抑沮卑下之甚也自紹興中

年僧道征免丁錢大者十千下至一千三百國四其民士農工商也僧道舊籍仕版而得與儒分鼎立之勢非有經國理民之異以其

祖大聖人而垂化為善故耳至若天災流行兩賜不時命其徒以禱之則天地應鬼神順抑古今耳目所常聞見者也夫苟為國家禦

留而來福祥亦宜稍異庸廢之等夷可也若之何遽以民賦賦且數倍今天下民丁之賦多止緡錢三百或土瘠民勞而得額免者為僧反不獲齒於齊民以其不耕不蠶而衣食於世也夫耕而食蠶而衣未必僧道之外人耕且蠶也

仍用其立法蓋利源一開雖有聖人之治所不能幸以人心好利者同然耳然則為利創法者未嘗不為後世患悲夫十七年七月寶覺圓通法濟大師法道跌坐說法合掌而化建塔于北山九里松二十一年初太后韋氏北遷之日以道家四聖有神助至是改孤山為延祥觀以奉之遷法師全身于馬腦坡見陶器中含利無筭。十一月請衡州宗杲量移梅州述曰自古公卿與釋氏遊者重其道敬其其人耳本朝公卿交釋氏者尤為多未聞以語言之過交相為累者洪覺範之窟朱崖坐交張無盡景大慈之流衡陽坐交張子韶而皆以語言為其罪夫儒釋之交遊不過於倡和以詩談論以道否則為廬山結社之舉耳豈當陷賢者於姦佞而鈞黨於林間之人哉其為法門不幸有若二師者言事之過論九重之不察也

其所至與高僧逸民續蓮社時賢咸從其化二十四年詔以上天竺為御前道場特免科敷等事。寓衡州衡聖公孔珣卒詔其子攝聚封衍聖公是為五十大二十五年初是治平初飛山戒珠禪師依高僧三傳采修行淨業臨終往生者作淨土儀三卷元豐間書王古增補新開通為四卷是年錢唐陸師壽續集往生淨土者為八卷易名寶珠集二十六年張九成知溫州九成謫南安軍十四年寓橫浦僧舍日談經著書以自適嘗曰六經皆妙法也。九月禮部侍郎吳秉信卒紹興初時相諱言兵革斥秉信為黨人乃歸四明城南築菴禪坐製一椽夜臥其中至五更今童子扣棺而歌曰吳信更歸去來三界無安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即起禪誦久之槍相亡召為禮部侍郎時國用匱乏秉信請實度牒以裕國因言及秦堂

尋被論以佞佛邀福出知常州既而後被召至蕭山驛舍令家人靜聽成聞天樂之音即曰清淨界中失念至此金臺既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十月敕量移梅州宗杲復形服放還十一月詔住明州阿育王山二十七年八月禮部侍郎賀允中上殿上問

也今州家征免丁則必舉常年多額以責之而不顧僧之存亡去住既又欲以虧額均賦諸寺者其為患皆此類當考郡志云僧道免丁歲無定額官吏曾不省此王荆公創新法當年後世誰不知為民患然今之為政者語安石則目之小人追民賦則

天下僧道幾何答曰僧二十萬道士萬人上曰朕見士大夫奉佛者多乞放度牒令田業多荒不耕而食者二十萬人若更給度牒是驅農為僧也佛法自漢明入中國其道廣大終不可廢朕非有意絕之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故暫停度僧耳

述曰高宗聰明而達於權道故不放度牒將抑僧以助農如古人耕佛正以不耕為國蠹可謂知政本矣然嘗論之今之為僧者未暇以學道言之或迫於兄弟之衆多或因無田而不耕皆天下之閒民也深山蛇虎之鄉遠海斥鹵之地非田也出家之士率泉力馮志願幸而可開為畝皆天下之閒田也以閒民食閒田未嘗為農病也矧今為農者常自多常苦於天下之田少而寺院之產常自定不令閒民為僧則農益多農多而常思農始病矣去而為商賈為百工為遊乞為倡優趨末者紛紛然又不能為則盜於海劫於陸無所而不為矣然則驅閒民而僧之是亦為政之權道也可不講明乎

十月六日住天童山正覺禪師沐浴更衣正坐而化齒髮道具自然生出舍利華全身於東谷謚曰宏智禪師妙光之塔有禮塔求舍

利者皆知其志也
二十八年二月詔佛日解所居景居住徑山
○七月起居舍人洪遵論錢賦未及額上諭大臣今民間銅器以七物代之乃出御府銅器遂鑄錢司大敕民間銅器寺觀佛像鑄器至今置舊斤收算二十

述曰紹興之際住齋牒不以此為利而且征僧道免丁募寺觀鐘磬所得無多而徒使後世指為作古蓋小臣度叔義以財賦之稅根人主之心而當時輔相不能開陳為利之輕重耳
三十年十一月住靈隱道昌禪師上表乞頒行度牒不報
三十一年禮部侍郎具子才奏乞頒行度牒言事者以佞佛斥之罷歸田里○七月金甌主元顏亮徙居汴京九月自將入寇兵旣百萬中竺寺沙門曇瑩學禪悟易屢對禁中至是策以易數謂亮當斃於江北十月下詔親征浙西總管李寶舟師敗之密州中書舍人虞允文叔都統王權散卒敗之采石亮欲渡瓜洲令於眾曰三日不渡江當盡殺諸將眾苦其虐夜半諸首射帳中殺之而遁
三十二年正月上歸自建康五月詔禪位于皇太子○十月淫雨不止上遣內侍禱于上

竺燎煙始升晚日開霽上喜出內府玉器三品以施大士殿壽成太后施七寶冠。賜徑山宗果大慧禪師
孝宗封號二十二年
隆興元年初是太祖後七世子備為嘉興丞妻張氏夢神人稱崔府君擁一羊與之遂

張初封晉安郡王○上初在王邸遣內都監至徑山問道於景禪師答以偈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後在建邸遣內知客至山賜妙香菴三字及真讚至是悉取向賜識以御寶是年八月十日師示寂上傷悼不已賜諡普覺塔曰寶光語錄入大藏右相湯思退奉改李邸內翰汪藻禮部侍郎張九成給事中馮楫皆問道有悟入
乾道元年二月召靈山子琳法師入見問曰朕欲讀經以何為要師曰金剛圓覺最為要道又問參禪之法師曰直須自悟上說賜號慈覺○二月以鄭國公主出家教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罵稱禿字者依律杖宣和教旨品官勒停庶民流千里仰天下州軍備榜曉諭仍許僧尼錄白指揮與度牒隨身永同公權應僧尼過犯官司不得私理須奏聞取旨施行
三年二月駕幸上天竺禮敬大士問住山共

訥曰大士之前合拜不合拜曰不拜則各
自稱專拜則互相恭敬上然致拜又問歲
且佛光明耀之意曰佛為光輝四王說金
光明三昧之道焉其護國護人後世祖師立
為儀儀於殿且奉行其法為國祈福此盛世
之典也上說授右街僧錄後賜錢即道明法

師故居建十六觀堂命內翰樓翰作記。三
月敕於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
日本遣使致書四明郡疑問佛法大意乞集
名僧對使發函讀之郡將大集羈衣皆畏臨
莫敢應命樓心維那忻然而出日本之書與
中國同文何足為疑即揮太守檄封疾讀以

瓜指其疑七處讀畢語使人曰日本雖欲學
文不無曠謬遂一一為析之使慚懼而退守
端羅大喜曰天下維那也
四年四月八日召上竺訥法師頌五十僧入
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齋罷說法上曰
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師曰有本者如是

上說進授左街僧錄慈光法師自是歲歲佛
生日賜入內僧帛五十尺備舉佛事辭狀
○九月上謂禮部尚書李燾曰科舉之文不
可用佛老語若自佛之山林於道無害倘用
之科場恐妨政事神頌
述曰儒家用老莊語其來已久故不可一

且絕去至若虛理之妙靈性之真高出世
表而無所不容者則無越乎釋氏之書然
儒象欲明理於天人之際易共範中庸大
學語孟求之自足備法乎佛經語意則自
達其宗而放肆無歸矣大哉 幸而之戒
其有旨乎

六年四月上與羣臣論東都治亂消長之數
上曰朕每念治平已前國家無事自王安石
首亂風法繼之以章子厚起時禁宗之徒至
靖康輔臣率皆庸懦以致大壞崇宗諱死湖
湘四十二年遷葬之日皮肉銷盡獨於台上
隱起丘字若購則然素佛經如來具三十二

相曾題所字是其一由戒定慧積修所成其
相明妙魔王亦有三十二相其相輪晦令京
相如此豈非魔王又豈非天地大數產此魔
物為生民之禍乎神頌○十一月選德
殿親瀝靈感觀音之寺及重威觀音書殿上
竺神頌

七年二月靈隱庵遠禪師入對選德殿上曰
如何得生生死對曰不悟大乘終未能見上
曰如何得悟對曰本有之性磨以歲月自然
得悟上曰悟後如何對曰悟後始知今日問
答皆非上曰一切處不是後如何對曰死體
現前更無可見之相上有省肯之

八年正月車駕幸靈隱賜資有加。八月召
天竺訥法師徑山印禪師鄂陽靈隱遠禪師
及三教之士集內觀堂賜齋後令遠禪師獨
對東閣賜坐問曰前日囑中忽聞鐘聲不知
夢覺是同是別對曰夢覺無殊教誨分別上
曰鐘聲從何處起對曰從陛下問處起十月

賜靈隱慈遠佛海禪師對
九年正月召上竺訥法師對選德殿賜坐
問大士歷代靈跡及法華經旨神頌。觀公
史浩佚老子四明自號其隱居士每從南湖
智連法師問法要神頌嘗曰師於禪律亦
貫通邪師曰冰泮靈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

經若何太支離師曰支離所以為簡易公倏
然有省及帥闕里乃於東湖創月波山放
補陀巖結洞室以安大士奉 德壽殿香湖
音洞以為額首延覺雲高第則約法師專講
智者教神頌切是公攝昌國監借部
陽程林甫汎海謁補陀山忽一僧指巖頂有

寶可以下瞰方瞻仲開公與眾見大士金色
身相而公復見雙齒出屏除如珂玉喜尉作
禮而退登歸寺日己暮一長身僧來訪語公
塵官至太師且云公是善終文路公也它日
入相主上欲用兵須力諫之後二十年當與
公會於越語畢遂去乾道初以故相鍾越有

道人自稱養素先生與公有舊五命延之索
賦大書曰黑頭瑤相重增萬里風光碧眼胡
僧曾共習情話壽童竟為公大驚因追思補
陀事知長身僧及道人皆大士示現相距正
二十年云錢經姑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唯
述曰越王出仕之初登補陀覽大士開長

身僧之言許七日為師相且囑其疎君上
勿用兵其後報魏公後果勸 孝宗北征
越王諫之不從及符離兵敗沒歸見上上
迎謂沒曰此行甚快史浩意蓋大士預
時機知南北勢分未可以合故囑公與
以先生靈之塗炭也

又魏公過金山覽保赤帝水陸儀軌之盛謂
報恩度世之道是在乃於月波山創殿設十
不傳與名僧講究製儀文四卷以四時修供
為普度大壽正軒豆之器禁約折衷於此
讚頌之音抑揚有節知城韻利莫不視此為
法。國學生王日休龍舒人為六經訓傳數
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智非究竟法吾
其為西方之歸乎自是一志念佛日課千拜
一夕厲聲念佛忽云佛來接我也屹然立化
邦人有夢二青衣引之西行休為淨土文
行於世嘗為之說云儒者或以釋氏之徒無
戒行故輕其教者豈可以道流不肖而輕老

子士人不肖而輕孔子釋氏之教有世間法
有出世間法其世間法戒殺盜淫婦釋未嘗
不同其不同者釋氏之出世間法也儒家止
於世間故獨言一世而歸之於天釋氏知屢
世而能具見羣生業緣本末此其不同耳
述曰王龍舒之為儒也固嘗為六經作訓

傳矣潛心學古非世儒之常流也及盡棄
其學而學佛必有一定之見令人為儒未
及於龍舒而欲以汎汎口舌效韓歐排佛
之失言是皆未足以知兩家之道本不悖
也至若世間出世間之說雖未盡理謂佛
能具見羣生業緣本末此得之矣蘇黃諸

公誠知此伊洛先輩徒能以道自任以故
時有排斥然不足以知此義也
淳熙元年二月賜內幣於上竺建歲殿及賜
大藏經皇太子為書殿榜。四月召廬山靈
峯中仁禪師入對禁中。五月召靈
隱遠禪師入對便殿

二年三月駕幸上竺炷香禮敬大士詔建護
國金光明道場賜白雲堂印今天下三學諸
宗並詣白雲堂公舉用印申明有司。六月
召上竺誦法師獨對內觀堂。十二月遣中
使至阿育王山迎佛舍利塔上瞻禮之頃見
塔上有如月輪它日復見如水晶者救迎往

東宮皇太子見相輪上疊紫若水晶寶珠
三年正月迎舍利於碧琳堂上見塔角有光
若金珠者數內侍奉塔還山具齋以謝靈
。敕福州依天聖二年已降聖旨天台一宗
教部付開元東禪錄版入藏先是慈雲式法
師奏乞天台教文入藏詔可之。二月詔台

州報恩德光禪師入住靈隱十一月入對深
德殿上問曰釋迦雪山六年所成者何事師
曰將謂陛下志卻上說踴躍佛照禪師
四年八月參政錢端禮微疾請平田行機
師入卧內跌坐談笑忽謂機曰地水火風暫
時溱泊味者認為自已從上諸聖去住自在

今吾如是豈不快哉遂歎曰而遊公與機同
參護國元禪師世知其有悟入。○召靈
隱光禪師入殿建宗門直指上問浙東名
山太白玉几之外以何為勝師曰保國護聖
國清萬年上說當時侍臣咸皆歎賞以為名
對。唐英三歲譯大般若經成六百卷有鳳

城雪月大師大隱用難信解品一百三卷行
通關之法以授後人 本朝淳熙間有沙門
不知所從東車載此經至西明角東行道中口
浪浪翻不輟里人沃承璋通諸法問之曰我
早上經皆能背誦承璋初不信試抽數卷對
誦之頃刻即度始大異之徐叩其故沙門曰

是有關法馬能通其關則百三卷之文皆可
皆請承璋欣然受教既通復軟其妻子奴
婢闔門皆能通講乃刻板行開法以化世人
丁酉印本有詳釋

述曰嘗考經開虛百三卷凡八十四科今
教卷諸文稱八十一科名色者當是相承

之誤沃本巨室初不信法由沙門一化乃
能皆通般若然不知回向淨土其沒也生

日本為國上背有銘曰大宋沃承璋日本
人說若此此書有欲求受者乃能開通

五年御書太白名山賜注山了朴禪師書師說

七年召明州雲實印禪師入見上問曰三
教聖人本同此理師曰譬如虛空初無南北
上曰但所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
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間華嚴有云不壞世
間相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學者祇觀文
字不識夫子心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時顏
子為具體祇統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
所立卓爾亦未足以識夫子心夫子亦曰二
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而觀當
時弟子尚不識夫子心況今人乎豈高美有
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上曰屢嘗嘗作此
見上又問曰若莊之教何如師曰可也佛門

中小乘人耳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
化火焚身入無為界正如莊子形圓可使如
樞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為
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眾生盡方證菩提
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
道覺斯民也如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

內之溝中也上大說即日詔住徑山不詳其年

詔佛照禪師德光住阿育王山十一月召
對內疑賜妙勝之殿四字并釋迦舍利較額

八年上製原道論曰朕觀韓愈原道論謂佛
法相混三教相雜未有能辨之者徒文煩而
理迂耳若揆之以聖人之用心則無不昭然

矣何則釋氏宿性命外形散於世事了不相
關又何與禮樂仁義者哉然猶立戒曰不殺

不強不盜不妄語不飲酒夫不殺仁也不強
禮也不盜義也不妄語信也不飲酒智也此

與仲尼又何遠乎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人之
所為孰非禮樂孰非仁義又惡得而名焉禮

如天地運行陰陽若循環之無端豈有春夏
秋冬之別哉此世人強名之耳亦猶仁義禮

樂之別聖人所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
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

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揚雄謂老氏棄仁
義絕禮樂今述老氏之書其所實者三曰慈

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曰節用而愛人
老氏之所謂儉豈非愛人之大者邪孔子曰
溫良恭儉讓老氏所謂不敢為天下先豈非
讓之大者邪孔子曰惟仁為大老氏之所謂
慈豈非仁之大者邪至其會道則互見偏舉
所貴者清淨字一而與孔聖果相背馳乎蓋

三教未流昧者執之自為異耳夫佛老絕念
無為修身而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

不同耳譬猶耒耜而耕機杼而織後世紛紛
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何去其惑哉曰以

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斯可也其唯聖
人為能同之不可不論也釋

十年上親注圓覺經成賜徑山寶印禪師刊
行於世

十一年上坐銜僧錄若訥劄子洪惟聖朝
運用唐制立試經度僧之科竊詳大宋高僧

得洪覺範僧寶傳所載自建隆開國至于南
渡名德高行皆先策試法華然後得度以由

此經是如來出世一化之妙唱羣生之宗趣
褒唯七卷繁簡適中故學者誦習無過與不

及之慮自唐至今五百年來詔垂令典雖下
及萬世可舉而行唐世之式遠矣及我

朝而甚詳如文臺湘山錄載國初潭州僧
童試經此州郡比試也歐陽歸田錄載執政

宋經夏殊同試查行此朝廷開試也若僧史略載朱深時不許私度願出家者入京比試竊詳三書之意當是天下重行先就州郡試中然後入京執政開場親監試第名奏上乃下祠部給牒若特詔願思如建隆八千僧太平普度十七萬則又不在此經之限或謂

有廟國用者則特對之曰但於每歲以千牒為試經之概即以千牒之資均於餘牒俾不能調經而格於財者亦得求度願今天下僧冗矣試經以行古道責牒以限常人誠足以復祖宗之成法救未涼之冗弊也上可其奏付執政下僧司具格式以供申不明竟為

中書所沮。建興福院成先是上竺訥法師屢以疾求間上曰且賜地築室一二年後彼此作闢入水邊石上共觀無生至是以賜師為佚老授兩街都僧錄東官為書歸隱扁其室

十六年上遜位于皇太子選養重華官稱壽皇。壽皇召慧光若訥法師入內殿注金剛般若經書成上積日被覽蓋有省發

光宗神宗三子明三子野明五年秋皮紹熙二年十月慧光法師入寂諡宗教廣慈法師塔曰晉照

五年四月刑部都官陳沈沐浴冠服就窆而

化將殮忽聞蓮華香氣自口鼻噴出沆號省菴居四明鄞之橫溪每晨起誦法華日一過者三十載年登八秩增至三部為詩見志有清晨三度到靈山之句又聞大藏誦佛號凡天台教門少林宗旨無不博究詳詳詳詳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七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五六頁中一〇行末字「其」，徑無。
- 一 七六〇頁中七行夾註全文，徑無。
- 一 七六〇頁下一三行第九字「成」，徑無。

佛相統紀卷第四十八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五

聖宗十九年十月三日

慶元三年荆門軍申志卿即趙善登狀當陽縣玉泉山景德禪寺為隋智者禪師開山道

場屬將軍閔王奉智者為師祈禱屢應乞賜加封敕宜賜靈惠大師

嘉泰二年餘杭南山白雲菴道民沈智元乞賜敕額臣寮言道民者遊壘不逞變柔事魔

所謂姦民者也自植黨與十百為羣挾持狀教暨替惡俗或以修路建橋為名或效誦經焚香為會夜聚賭博男女無別所至各有渠魁相統遇有誹詆合謀并力厚啖胥吏志在必勝假名與造自豐慶豐創置私菴以為遁

避淵教智元偽民之魁在道惑眾揆之國法罪不勝誅張柳師京之日屢與鄰寺互論已判道人私菴合聚前降指揮拆除今智元又

敢妄叩天關玩侮朝廷若此為甚昔傳五斗米道者始託黃老分遣弟子周旋四方轉相誑誘其後數十萬眾同日竊發漢室遂微今此曹若不防閑何所不至欲下臨安府將知元等重行編置籍其物業以為傳習魔法玩視典憲者之戒寄居勢家認為己產蓋庇於

占者臺諫指名以奏制可
述曰嘗考夷堅志云與葉事處三山尤熾為首者紫帽兜衫婦人黑冠白服稱高明教會所事佛衣白引經中所謂白佛言世尊平金剛經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為第五佛又名末摩尼乘化胡經乘自然光明道氣飛入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玉宮為太子出家稱末摩尼以自表證其經名二宗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見在也大中祥符與道藏富人林出長賂主者使編入藏安於亳州明道宮後假稱白樂天詩云靜兒蘇鄰傳摩尼道可

驚二宗陳寂照五佛繼光明日月為資敬

乾坤認所生若論齋禁志釋子好齊名以此八句表於經首其持者正午一食標屍以葬以七時作禮蓋黃中之遺習也

淨業是月得微疾僧有問起居者則曰不食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生人唯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跏趺坐而化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

之前郡人子啟夢空中聲云錢丞相當生而方道官為慈濟善產

淳祐六年十一月臨安明慶閣思律師奏南山澄照律師戒疏業疏事鈔等弁大智律師述三部諸記共七十二卷乞附入大藏制可

淨佑十年三月臣寮上言國家優禮元勳大臣近貴戚里聽陳乞守墳寺額蓋謂自造屋宇自置田產欲以資薦祖父因與之類故大

觀降旨不許近臣指射有額寺院充守墳功德及紹興新書不許指射有額寺院著在令甲凡勳臣戚里有功德院止是賜額獨免科敷之類聽從本家請僧住持初非以國家有額寺院與之逐年士夫一登政府便指規利

指射名利改充功德侵奪田產如置一莊子弟無狀多受庸僧財賄用為住持米鹽薪炭隨時供納以一寺而養一家其為汗辱祖宗多矣況率執之家所在為多若人占數寺則國家名利所餘無幾矣中一有科需則必均諸戶豈不重為民害臣愚欲望睿旨申嚴

淳祐四年閏二月丞相錢象祖薨於天台里

淳祐四年閏二月丞相錢象祖薨於天台里

淳祐四年閏二月丞相錢象祖薨於天台里

舊制應指占教節寺院並與進正仍從官司請僧庶以杜絕私家交通寺院賄賂之弊制可

天台沙門思廉致書於杜清獻公曰佛囑國君大臣護持佛法而反破壞佛法者有一事最為要朝廷立法許大臣為祖父以

家財造寺乞願所以薦福為先亡也今昧者為之則不然以祖父玉體之重不能指財買山既已奪取僧蓋之地以為墳而又欲影占數寺稱為功德舉寺中所有諸物而有之今日發米明日發茶箭又明日發柴炭又明日發竹木甚至於月奉水陸之

珍一有亡僧則必掩取其物歸之私帑嘗聞時貴之言曰請過功德一錢一草皆我家之物哀哉彼誠不知常住物業亡僧財物皆屬三寶侵奪之者若主若僕必招苦報其於安厝祖父之體鬼寧不貽三塗之惡報乎吁占奪伽藍欺君也葬父僧地陷

父也自為不法賊已也以不法教子弟累人也欺君者不愚陷父者不孝賊已者不智累人者不仁如此以為人是誠何人哉今名勝道場效尤而奪取者幾徧諸郡一屬功德則使庸騶之輩以居之方竭力奉承之不暇又寧能辨清供以安廣眾乎以

故尋師問道者翻翻南北但能嗟時事之不然而已區區愚衷欲望大丞相明察結弊檢準舊法凡宰執之家除四明大慈七山史氏自造請額合格外自餘占奪有額舊寺者專令臺郡置司行下諸郡從實供析悉與拘回並從所屬州郡給帖住持仍

覆正在前侵占山林屋宇歸還各寺子弟有敢與住持交通如前侵占者許雜人密告臺部追捕幹吏斷刺號令住持勒令罷道清整法門申明朝憲誠有在於大丞相奉行之力不為物論動搖為可耳瑞平元年臺山守憲法師奏四明延慶法智

大師中興天台一家教觀所著記鈔二百餘卷乞入大藏頒行制可
瑞平三年四明沙門海印刪修陸師壽寶珠集續集淨業有驗者名淨土往生傳十二卷法轉明瑞平社錄
佛祖統紀卷四十八 燕 場十

佛祖統紀卷四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六二頁上一六行「左道」，經作「左道」。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九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名文光教志第十八之一

維智者以斯道處行當世古今名賢黃德之

文如柳顏言國清碑皇甫吐王泉碑

師碑晃說之明智法師碑皆據取要事

紀傳不復別錄全文至若自唐迄今翻載大

教碑記論序何其多乎今錄其尤著者為名

天台禪林寺碑 唐翰林學士梁肅

天台山西南隅一峯曰佛隴蓋智者大師得

道之所前佛大教重光之地梁陳崇之置寺

曰修禪及隋創國清發修禪號為道場自

昭大師入滅一百八十餘載長老老比丘

上焉名禪林乃銘勒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

云大師諱顓字智者其先頰川陳氏世居

荆州之華容感經應運載在別傳夫治世之

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制廢而不救出世

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華嚴

肇開至雙林高會無小無大同歸佛界及大

雄示滅學路派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

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乃詮智度

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慧文禪師得之由文

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按南岳思大師當時教

尚簡密不能廣被而空有諸宗扇威方夏及

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

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之

宗趣無證真得之妙旨自發心至于成道行

位昭明無相套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

煥然冰釋示佛知見窺其教者修焉息焉蓋

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若夫

弛張用舍開闡默語高步海宇為兩國宗師

大明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旁施萬物歸

是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而殊塗異論往

往退息緝離化成示滅茲山是歲開皇十七

年也夫名者實之實教者道之門大師溷其

實關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

之事可得而知也當是時也得大師之門者

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辯惑者不可勝數蓋嘗

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

取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上元寶曆之

世邦寇擾攘錫錫駁散可易名建寺修持塔

廟莊嚴佛土回向之徒有所依歸繫眾人星

賴汝吾徒也查記詩文言刻於金石俾千歲

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

師之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佳持皆見乎

辭其文曰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

佛同致赫赫大師開示奧秘載弘道要安住

圓位白日麗天下文明大師出現國土化

成無生而生生化炳冥新盡火滅山空道行

五世之後開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明

明我后易名淨域此山有壞此教不極

天台止觀統例 唐翰林學士梁肅

夫止觀何為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

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

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

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

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

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感

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

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

成法即絕待以照本立大車以御正乘大事

多而把權消息乎不二之場戲舞於說三之
域至微以盡性至暗以體神語其近則一臺
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窺也用
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
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
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
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
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
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
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舍而然也非相
生而然也非教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
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
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
也由本以垂迹則為小為大為通為別為頓
為漸為顯為秘為權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
以返本則為一為大為圓為實為無住為中
為妙為第一義是三之一蘊也所謂空也者
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
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
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
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目假則無法非
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
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
之說乎味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

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
則一矣聖人有以弥綸萬法而不差旁礴萬
劫而不遺兼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
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脫
自在莫大乎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如此
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
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
其空經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
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
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關其餘者非
所修之要故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非
十者何也成載之事者也知其境之妙不行
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矣豈藉夫九我
九者非它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
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破偏者徧
無所破受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
其義例判為章目推而廣之不為繁統而簡
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離
也如懸鏡不可奔也音也如通川不可壅也
義家多門非詳論也案經證義非虛說也辨
四教淺深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
噫止觀其故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
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夫聰明深達得真
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

從而釋之又何疎漏邪或稱不思議境與不
思議皆極聖之地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
天生滅心行三惑若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
之理是猶醯醢而觀大鵬夏蟲之議曹冰
其下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
論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
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
之域豈隔閡遠實與凡境天絕歟音也且
是唯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
已迷而為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
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辨同異
而究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
理所以行覺證而至於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
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
手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路音也墜落
可勝紀哉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
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說諸黨並熾空有云
云為坑為阱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滯
音也 滯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
音也 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
震鏡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
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為廣者有罕言
而為密者有齒舌潛傳為口訣者凡此之類
自立為祖結祖為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

尼有言遁之不明也。獲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七年。大師去世。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緝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於同門中。慧解第一。能奉師訓。纂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本。故也。或失則繁。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後知者蓋寡。荆溪後。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動於荆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耳。目塞雖學。而不能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則書文為之。獲授_{標音}。格_{標音}。不足也。標_{標音}。白為之。難。標_{標音}。目_{標音}。不_{標音}。也。以不能喻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感威於是。整其宏綱。攝其機要。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飾。或難除之。或潤色之。凡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是法鄒_{鄒音}。導_{導音}。象_{象音}。貽_{貽音}。諸_{諸音}。人_{人音}。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

甲子首事。筆削三歲。歲在析木之津。功畢云耳。智者大師傳論 善安定深肅敬之。論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焉。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說。機感不同。所開蓋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播於諸部。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為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眾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它兩得。同詣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暨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塗異。各據所據。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益扇。說法者。控柙於文字。標_{標音}。其_{其音}。莫知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得者。謂證慧解之道。流以忘返。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救不終。瓦至。人利見慧文。慧思。或躍相繼。法雷之震。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象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究大。旨之。休相。梵龍。樹之。遺論。從南岳之。妙解。然後。

用三種止觀。成一事。歸攝為物。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咸定慧之觀。空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於是教無遺。法法無棄。人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世也。光昭天下。為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為慈氏。輔佐。奉舒於善門。示現降德。於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德。而稱焉。於感應。迹雖往。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三藏。又况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進。進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解悟禪關者。或以無佛。無佛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之中人。以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為斯言至矣。且不堪耳。私欲不廢。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望致焦爛。而不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眾魔外道。為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為不佞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為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于篇。_{一名天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唐禮部員外郎柳宗元 維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于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闡。聖宗。

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胃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邪謂云者我名也實且無有名惡乎存吾有名邪性海吾知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補慧為之門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聞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教無極善薩大士其象無涯

碑記

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迹曰吾未嘗行始居防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址峯不越閭者五十把和而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莫岳州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荆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藏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知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勤惟懇逝如浮雲教久益微

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靈物由湮淪爰授樂國象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借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數葵從我師無志真寔寔是昭銘刻茲莫石

碑記

龍城柳 宗元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聞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善辯博人也為岳州盛氣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蒧之舉族受教京兆尹弘農楊公某以其隱地為道場奉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妻堂下者不可避紀受之亦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長沙謝楚為行狀博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航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言其辭故又假其陰以記

龍興寺淨土院記 龍城柳 宗元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壽即天竺也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

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無量壽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般實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

天台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眾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晬自號及僧法林買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三十年廢闕毀頽像崩墜會異上人居其宇下即唐李承晬始復理焉上人

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含華嚴故字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縮蓋幢幡以成說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俟觀者起信焉

法智大師行業碑 宋清獻公題 并

法智大師名知禮字約言金姓世為明人梵相奇偉性恬而器闊初是父母禱佛求息夜

夢神僧攜一童遁之曰此佛子羅賤羅也既生以名焉踐齒出家十五落髮受具戒二十從本郡寶雲通法師傳天台教觀始三日首座謂曰法界次第若當受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德相法門圓融無礙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得有次第邪座無語幾一月自講

心經人皆屬聽而驚謂教法之有賴矣居三年當代通師講入文鎖義益開所學出住承大德遷延慶道法大熾學徒如林日本國師徒持二十問來詢法要師答之咸臻其妙真宗皇帝又知師名遣中使者至寺命修懺法厚有賜予歲大早師與遵式異聞二法師

同修金光明懺以為禱三日雨未降撤席伏地自誓以告曰茲會佛事僕不應禱當各然一手以供佛已而雨大洽嘗與奉先清源梵天慶昭孤山智圓為書設問往復辨析又遣門人神照大師本如與之講論卒能取勝其所製指要妙宗二鈔觀音品別行金光明諸

記大悲懺儀悉傳於世嘗得十僧修法華懺三年約共焚身以起精進翰林學士楊億尉馬和尉李遵勗薦以紫服師歎心尤敬仰知欲自焚致書勸止復委天竺式師自杭至明而沮之皆不聽郡守李夷廣密戒隣社常察之師願既莫遂乃復葺十僧修大悲懺三年

後於歲旦結光明懺七日為頓寂之期方五日跌坐而逝實天重六年正月五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僧夏五十有四其亡經月發龕以視顏膚如生爪髮俱長既訖茶毗舌根不墮舍利不可勝數三主法席專講懺四十餘年臨不至席授教唱道者則全覺琮尚賢本

如崇矩仁岳慧才梵璣之徒三十餘人當時從化以千計今江浙之間講席盛者靡不傳師之道其於開人之功亦既博矣元豐三年冬十月余謝事多暇自衡抵溫法明院忠法師者頃嘗遊徂余未第時曾與之接忽欽誠而前曰四明法智大師釋門之木鐸也繼忠

實為其孫其示寂六十三年矣達宦之士言可信於世者乃無述焉吾徒竊自羞之既而狀其行請碑於余余乃歎曰人生之初虛一而靜本無凡聖之別逮交戰於事物之境而莫之能返此佛祖不得已而來震旦繁其名相以化之豈苟而已哉說之以法而可行示

之以戒而不可犯如目之有華亡人莫得見耳之有聲亡人莫得聞欲其自降乃心而求獲初本也其後導師繼繼而興聘智慧之辯談真寶之理不離當念以起最上乘不離文字以示解脫相其究竟則無一法之可說無一字以與人法智師已遠乎此則何假於人

言而後傳者哉姑聞其所紀象所共聞者為之實錄將以答忠師之勤懇也復讀之以文曰大雄覺世垂揚言磅礴日月周軌坤智者才辯窮化元時為演說開迷昏河沙佛法雖經緘俱入天台止觀門法智遠出揚清芬志堅

氣真貌且溫少而敏悟老益勤或饑或講忘喘听中與教觀真較羣縱橫言論妙入神造文辭若可討論辭淳理正道不煩迤邐學徒日驗奔其茲正覺消波旬佛祖之道弥加專如流欲清必清源如葉欲茂必培根行高名重上國聞天子遣使來中閩賢蒙敷感因所

折命服錫號回天恩知身變滅如浮雲蒼狗棄舍甘趨焚素願莫違仍修熏象生嗜好隨貪嗔三塗轉徒如青輪有能頓悟報施因罪福若樂岐以分說本無說誰其人師心了了所風教言能觀忘寧非真身雖云云寧非存江漸暮善其子孫詔億萬世觀斯文

止觀生禪法要記 宋忠肅公陳瓊鑒中本自不動何止之有本自不放何觀之有衆生迷蕩去本日遠動靜俱失不覺即散此二病本出生衆苦令彼離苦而獲安隱當用止觀以為其藥病瘳藥廢誓亦不立則止觀者乃假名字即假即空言語道斷以大悲故無

說而說此摩訶止觀之所為作也然其文義深廣汪洋無涯譬如大海孰得其際以大悲故復作方便使管一滴知百川使由一涸見全潮體故於大經之外又為此書詞簡旨要讀之易曉應病之藥盡在是矣善用藥者不治已病止乎其未散觀乎其未昏方止方

觀而未昏昏未嘗散也如鳥雙翼如車兩輪實遠極高無性不可及至也不出於此嗚呼不知則止知止觀之可以入者可不勉哉此書智者親造而未行於世明智大師中左錄版以傳師之高行人所專敬此書流傳其必廣矣

陳 確

三十有門頌
不思議假非偽假此假本具一切法真空不空非但空圓中圓滿非但中是故四門之初門即是奇思議假初門即三三即一非一非三又非四一二三四指一月四照似別唯一空門門一一為法界攝一切法皆無餘不以妙假有門觀誰知法界具足法闍思修證無不妙心能觀此體具故若執觀心不觀具則於一觀分二家一家觀門異諸說諸說雖異觀自一彼達一心具諸法墮在通別次第中次第而生次第斷豈知十界本來一三千本一亦如是皆非世數可分別妙境元無空假

中而亦不離空假中空即是心假是色非色非心名曰中色心絕處中體現於一一法體皆具凡夫心具即佛具取着不圓則不具唯

與明智法師書

陳 確

法既人曰伏奉書教獲寶道體安隱無懼下懷良慰向承寄示觀音玄義并記且荷開發妙旨以祛愚蔽深佩提獎之意感德無已自門頌但隨順古意過蒙采覽仰見法師收簡自在末論云以有題之恐鈍者不領誠如所慮然智者以有門為圓門之相又謂此相四

門皆妙無粗若有門為法界攝一切法況復三門法相平等無復優劣是故若論具足佛法則見思假即法界也若論法性因緣則第一義亦因緣也故此妙門以有君之即生死之有是實相之有一切法趣有有即法界出法界外更無可論此即止觀有門之大旨而前書妙假之意也有未領者亦當以妙假之美開曉之耳智者解大經之語云因滅無明則得熾然三菩提燈即有門也有門即是妙假妙假即是有門其或未領則於此有門不能無惑然而前病後藥無兩有也病去感亡則有門路矣一指二指三指不待更說然則

有之一門純妙無粗具足萬善豈非三千之性乎所云此之三千性是中理不當有無有無自尔故乃古師論具之微言也自非深領其旨未易解此夫三千也者世間之數也若三千性則離世間矣離而後即而後離不一不異非有非無五千而一一而三千此不可思議數即是不思議境若觀若智俱不思議此數即是止觀故云千性即中理此境即是此數故中理即三千性若但三千則是

一切一切法耳一切法但有名字何能具乎若一切法性則本具矣故三千即是一切法一切法性即是三千性也此性不當有無有無自尔夫不當有無者泯妙外之一執也有無自尔者離離執之一妙也於有為妙有於無為真無真無則空而不空妙有則有而不有有無自尔非有無也在假則假具在空則空具在中則中具無不在無不具也然則妙假之有豈情有乎假不待空泯絕無對說有說無皆不待絕今乃設有待之言讚歎妙假之說豈免為巧度之所詞乎且一念心起則有三千性相國土一千則山河大地是也五陰世間一千則染淨一切色心是也眾生世間一千則六凡四聖假名是也一念心起三千性相一時起一念心滅三千性相一時滅

念外無一法可得法外無一妄念可得此乃正住不遷不運者中理圖明之體此體如埋於念其壽無量非得命根亦無連持本無名字而不失諸名其土曰極樂國名其身曰阿彌陀身土交參融乎一妙故能使死法之音不離彼土而廣長舌相具足周徧

如是是體具乎是性具乎是佛具乎是眾生具乎若有能知其彼之樂者其有不願往生者乎向實際之中要在不往而往於方便之內而妨去已還泉機熟緣深定須成辨此璣之有得於祖意者也獲屏近丹丘老病待盡千里相望淨願不隔更祈慈蔭以師法見攝而終教之未由會面以究盡此旨臨風但極瞻嚮之切謹頌首拜上啓

鑰舊讀了翁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有二沙門來扣門袖出有門頌真續及明智講主論此頌二帖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始知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門一曰非空非有門其實一可貫四實歸一公之為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如學佛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語錄以資談辨若唐之梁捕闡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為張無盡

及了翁輩皆留心教觀深入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實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履百端視生死如旦晝平時學問自得之效固自應尔方在丹丘時遊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哉二沙門欲刊石以傳

之人謹書諸後以歸之妙瑤了怡二沙門之名云慶元二年中秋四明陳鑰題士大夫當患難則學佛得志則有用夏變夫之說蓋於佛無所得也了翁有門頌其於佛有所得歟攻媿其知之者歟景定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天台法照為四明學子

可登題于月桂峯下

陳 璣

南潮淨土院記 明州是慶幸世有講席以天台觀行為宗旨法智大師行學俱高馳使心嚮繼其後者又皆得人今百有餘年矣間有苦行精修之士求依道場元豐中比丘介然修西方淨土之法空而不臥以三年為期期滿謂同修慧觀仲章宗悅曰我輩各據一室成此勝緣後之乘者加東而室不增多今寺之西隅尚有隙地若得錢二千餘萬構屋十餘間中建寶閣立丈六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瑤為十有六室室各兩間外列三聖之內為禪觀

之所殿臨池水生蓮華不離塵染之中豁開世外之境念處俱寂了無異緣以堅決定之心以安樂之土所以順佛慈而報國恩者皆我四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蕙和字同辭以答之曰以無作任運之心作有為利益之事四明多擅信何患乎不成白

是日營月積更七寒暑凡介然之所欲為無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然手二指誓必成此元符二年三月落成之日誦千佛之供復然三指以增淨熱既成所難成又捨所難捨而原其用心無私己之意於是見者聞者莫不隨喜淨習之士踊躍欣慶而十有六室常無

虛位期滿者去發心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夫淨土之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叙九品以至戒為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情志識散智現則彌陀淨境何假它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得者不由於識受昧者安可

以情昧起識習而不感度陰塵而獨造者其唯誠乎故曰誠者成也成自成也唯此而已譬猶清淨淨月普現諸水影像非一月體無攝流散而寺所瞻會十方而總于一亦如十鏡環遠中然一燈光體交參東西莫辨然而方有定位非無西鏡名隨相立西不自西

智與理融境將誰執安可以在纏執方之見而測度如來無礙之境乎慈惠有言曰凡夫業重難生貪若不定指一方何以繫心專注此善知識隨方扶教專護相宗然論安善知足之勝劣則以偏勤往生為最勝乃知通人無吝吝則多私境強習重蓋由觀淺心浮易往無人良以疑深障重若欲盡除障垢當以決定為心漏薪如山且火能熱千年間室日照頻明釋迦文方便至深無量壽說法無間觀世音如母念子大勢至如子憶母古聖執轅安可不違幻境虛無有何可捨解脫長者不往安樂土普賢大士親觀無量光親觀者初無動移不往者如是而往普融無礙自然空假俱中分別未忘寧免權實互諱若此則心安無日得忍何期乃知念念現前然後決不退轉故曰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善提於善提心有退轉者我誓不取正覺此乃法藏比丘之本願而諸上善人之所隨學也發如是心行如是行起如是願趣如是果而不違法藏之大誓則寓跡于茲利樓心于此室者皆阿鞞跋致之士也其為勝利宜有竊哉比丘介然唱一善念四明信士應答如響而所以利益一方者其廣若是可不記其事乎今教主明智大師法智之曾孫也

行業淳實人所信服能以誠心修淨土觀於介然之事有助為多故并記之大觀元年八月一日延平陳璣記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九

佛祖統紀卷第四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六五頁上一七行至一九行「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徑作「所謂空者通萬法為言假者立萬法為言中者妙萬法為言也」。
- 一 七六五頁下一四行「譬如」，徑作「譬如」。
- 一 七六六頁中二一行第九字「至」，徑作「而至」。
- 一 七六八頁上一九行末字「儼」，徑作「儼」。本頁下七行第一四字同。

佛祖統

紀卷第五十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待制昆
說之

名文光

教志第十八之二

仁王

陳隋間天台智者遠慕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於荆漢荆漢之世有新羅來學者曰法融

理應純英故此教播於海外諸國與中原並盛矣唐室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為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果日將出而曉霞先升

杭兵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真者仁王經疏先

至有二本眾咸斥其偽昔法師既納日本信禪師所寄碎支佛髮答其所問二十義乃求

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船無何中流大風驚濤船人念無以息龍神之意遽投斯

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強記者二僧詣信使誦文以歸既而二僧喪乎日本至元豐初澄

賈乃辨二卷末四明有沙門如詢因緣得之

道今方盛於越中具日會當問於天下豈獨

是書之不可掩哉大抵吾宗所以永異他家

不容同世並語者其唯三千乎其唯觀具乎

明智法師碑論 昆 說之

世尊鶴林法付迦葉二十四傳至于師子或

曰二十八傳至于達磨塵在深時始來東土

於六度中特以禪名雖云顯示豈無方便雖

云不立文字初傳則有楞伽後五六葉則尚

般若覽教照心不在茲乎自迦葉十三傳曰

龍樹著大智度論譯傳覆且則有北齊文禪

師一覽斯文即悟中觀之旨以傳南岳岳傳

之天台天台悟法華三昧始開拓義門定而

三止慧而三觀曰具曰即曰一念三千其所

歸宗曰法華則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攝六度

融萬行開而顯之無非法華佛慧之道暨傳

之章安縉雲東陽左溪至于荆漢於是智者

之教悉載於書而一歸於正矣荆漢傳滿滿

傳僧寂寂傳通通傳禮是為四明子特此教特

益異同亦多龍象重望未易柔服一言之辨

動乎十返如不觀真心唯觀陰妄至今稱之

為是後世何為而欲異其說乎仰惟智者之

為智也大矣哉三觀單復之旨實著乎圓覺

及日本西運天竺來之典抗也或曰教外別

傳不知教無等等何外之有傳按國成何別

之有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真非妄乃

以何者為文字當求乎其人矣前乎智者導

其教者曰梁傅大士北齊稠禪師後來推尊

而贊之者曰南山律師詔壽諸師

弘而取證者永嘉真覺雖異途而不致不贊

者賢首藏師或叛去而篇用其義者清涼觀

師公為異同而自立已竟者慈恩基師唯圭

峯密私用其言而專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

何異兒戲以侮者德善乎梁敬之之言曰佛

法以天台為司南柳子厚曰佛道愈遠異端

競起惟天台得其傳又曰傳道益微言禪最

病今之空空愚夫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

其教員乎器皆放乎淫荒吾將合馬鳴龍樹

之道焉唯是明智其生既晚異端益肆積德

於朝無辨於彼將自屈服我言則光顯予何

者輒與斯輩竊少聞大道於國照禪師且有

言曰它日勉讀經教後三十年果遇明智復

聞一家性具之旨視彼暗證禪師文字法師

乘壞驢車無力以止之則不敢不自勉

南潮法智大師傳贊 真隱居士史 浩

震山一席儼在天台後十三葉復生奇才唱

道四明講肆宏開溥海聲聞欲雲雷章聖

在御中使鼎來得法大旨皇皇恢恢錫號法
智宸章昭回於後學咸仰靈蘭馨菊芳
本一根髮嗚呼是為法宇之柱石教鼎之
梅宜茲幻影歷千古而無塵埃

永嘉西湖法明寺疏 水心先生葉 道
茲寺是昔忠法師之所居師行業至高願力

強果矢言以致道故雖焚蕩草莽百年間冠
蓋常走一郡至子真師建兩序師祀師崇殿

堂於是院落始成祖師尤精苦衣履穿損食
不累合諸生雲赴應吞泉涌東掖天竺之感

誠足相將初天台立止觀二義承而為說者
豈以蕙衍而忠祖二師尤多論述今其徒妙

真善清欲集諸家學為教藏院中率道俗修
念佛三昧以旌祖之績而嗣忠之業於無窮

志甚遠也夫浮圖以身為旅泊而履其宮室
不已以言為齋院而傳於文字愈多固余所

不解嘗以問祖和亦不知所以然也
重刊刪定止觀序 鍾庵吳 克己

奇哉救世明道之書不圖復行於今也使王
公大人知有此書必不至信讒以廢毀使樞

紳先生知有此書必不至立論以紙排使啓
禪關者能讀此書肯以教外別傳自欺乎

使尋經論者能讀此書肯以分別名相自
因乎矧欲使薄海內外家嚴此書長轉開道

了達此義又孰肯貪於粗弊五欲而不早求
解脫者乎是皆內教弟子護持教法之太略
也子貢好辨孔道以明孟子嚴巖功堪繼禹
斯言樂之誰曰不信

佛道乘東華幾二十載矣吾儒擯斥甚力者
無若韓氏歐陽氏然皆未究其言與其道唯

知堅執周孔之教者以詆之故雖攻之而愈
堅終無以大服天下之心獨關洛諸賢與胡

氏父子頗嘗出入釋氏而不信之然考其所
與辨明而謂之詭淫邪道者亦不過指禪宗

單傳之學而已夫釋氏之有禪宗猶吾儒之
有老莊也苟以枯樵整拂誇誕之談而疑釋

氏一代正教是猶以王何所學之浮虛而疑
六經語孟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案

可哉去佛愈遠異端並起唯天台大師為得
其正傳此唐之深敬之柳子厚我朝尾以道

陳登中諸公所服膺而深造者也僕雖不敏
實研究有年觀其發揮一性範圍法界俾六

凡四聖各迪厥德而咸成于極誠未易遽為
足下言惟足下它日考其書而訂其道方知

僕昨者鄙詩所謂大道不可私與夫孔釋俱
獲世之句果非自欺而又以欺天下也然則

孔釋之道果同乎果異乎異則不可得而一

同則不應異其施曰有世法有出世法以世
法而疑出世法固不可以出世法而外世法
亦不可故天台所傳亦有真俗相即之諦其

察乎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亦審矣世有足跡
未抵乎泰山之麓而輒談其廣狹高下欲欺

乎未見泰山者且不可况乃見者乎今足下
未讀佛之書而遽議佛之道何怪乎言之謬

諄而僕避然不聽也
始終心要 荆溪大師 澤然

夫三諦者天然之性德也 天然

中諦者一切法真諦者一切法俗諦者

立一切法 一切法者三諦也 一切法者

一法也 一切法者三諦也 一切法者

一法也 一切法者三諦也 一切法者

一法也 一切法者三諦也 一切法者

一法也 一切法者三諦也 一切法者

一法也 一切法者三諦也 一切法者

一法也 一切法者三諦也 一切法者

一法也 一切法者三諦也 一切法者

一法也 一切法者三諦也 一切法者

之夫亦庶乎守唯保弱矣能周擬則博濟之
道行善保守則和素之風遠博濟行則禮讓
著朴素蓋則刑罰措以斯而利於民則仲尼
而後矣故曰為利於上下者皆利於道不道
四乎神五好之失其方也聖之謂其定失
其自則節制不行違其道則寂照不守乃以
感峻輪奐而夸夸乃以輕肥溫飽而煒燁佳

以多為貴則墮其道者衆矣言以怪為美則
惑其聽庶矣迨相沿襲遂以成俗使夫清淨
仁恕之風無乃蕩盡於是饕餮食靈耗之誇自
茲而生斯乃好之者事之者之不善耳非教
之罪也而往世君民不察其所由視其徒之
不肖而遷怒於善人教法者有焉往往造毀

佛之律行挾釋之誅亦何異乎以丹朱而罪
堯因商均而咎舜服藥過度而歸過於神農
縱火致焚而反怨於燧人也邪

南岳止觀後序 慧雲大師 蓮式

止觀用也本乎明靜明靜德也本乎一性性
體本覺謂之明覺體本寂謂之靜明靜不二
謂之體體無所分則明靜安寄體無不備則
明靜斯在語體則非一而常一語德乃不二
而常二執分而不分抵一而不一耳體德無
改強名為萬法之性體德無住強名為萬法
之本萬法者復何謂也謂學體明靜之所為
也何其然乎良由無始本覺之明強照照生

而自惑謂之昏無始無住之本隨緣緣起而
自亂謂之動昏動既作萬法生焉日月空華
豈是它物故云不變隨緣名為之心性緣不
變名為之性心昏動也性明靜也若知無始
即明而為昏故可了今即動而為靜於是聖
人見其昏動可即也明靜可後也故因靜以

訓止止其動也因明以散觀觀其味也使其
究一念即動而靜即寂而明昏動既息萬法
自亡但存乎明靜之體矣是為圓頓是為無
作是如來行是照性成修成而用廢誰論
止觀體顯而性泯亦無明靜豁然誰寄無所
名焉為示物指歸止成謂之解脫觀成謂之

般若體顯謂之法身是三即一是一即三如
伊三點如天三日非縱橫也非一異也是謂
不思議三德是為大般若樂也嗚呼此法自
鶴林光授大迦葉迦葉授之阿難阿難而
下燈燈相屬至第十一馬為馬授龍樹樹以
此法寄言于中觀論論度東夏獨准河慧文

海師解之授南嶽大師南嶽從而照心即復
下性養六根清淨任鄰乎聖斯止觀之用驗
矣我大師惜之無聞後代從大悲心出此教
萬言目為大乘止觀亦名一乘亦名曲示心
要分為二卷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
之行解行備矣猶目足馬俾我安安不違而

運到清涼之池噫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鶴梅
上海外道將復行也果於咸平三祀日本國
圓通大師寂照德信扶桑杯渡諸貝既登巖
嶺辭舊出卷天竺沙門傳式首而得之度支
外郎朱公冠首序出本錢休言其詳也
模板而廣行之大矣哉斯文也始自西傳猶

月之生今復東運猶日之升素景圓暉終環
回於我土也因序大略以紀顯晦耳
書紳論了張 慈雲法師
知白汝知如日之所為善善之法偏宜法
之謂空損惡之道蓋其用之無口無目代
心無自欺勿抱內憂如木自蠹勿揚外儀

或疑欲人之譽畜己之私殺義之始陷禍
之基或已私譽於外自恃其德必有餘議
自務其遠必有餘非多譽之於遠也而自
非人之眷屬集樹汝宜去之利養毛繩汝宜
畏之利於眷屬則多如用之於身則多如
自行之際擇而思之德惡之餘何則是宜

可法自一柱紅蓮數枝口勿輒誦意勿空思
清香一柱紅蓮數枝口勿輒誦意勿空思
淨土經中安禪禮像其則勿虧誦觀世音
佛聖天即食其志勿移造世文筆如佛誠之
誦人長短如法謹之從對賓侶口勿多辭頰
驚其景生勿銷時時色芭蕉虛實非汝久期

天寶蓮華淨土是汝真歸由前得佛性諸佛如
佛夜作畫動而行之心以明一性生明
若人欲了知
三世切曉

十法界觀圖



修觀之道曰從行曰附法曰託事唯三而已
今觀心圖者從行之正軌也準夫止觀二十
五法為方便十乘十境為正修者固非於此
能備若其日用之際以十果德過非沉鑑我
心曲雖絲髮不能自進其遺善改過之要乎
慈雲法師示我以觀心之圖研味法喜心乎
不忘置諸座隅足以自警而未見兼人之益
乃復命工形諸篆刻用廣流行庶幾乎仰承
於師志也 皇宋天聖元年九月既望太原
王欽若序

者惟心也天台師闡之於靈山證之於三昧
知其寂默非數所求而強以數數於非數依
法華作十界百界三千權實以明諸性非合
也非散也自然而然曰諸法實相使人易領
也然後示之一念空三千皆空一念假三千
皆假一念中三千皆中成圓三觀觀圓三攝

以明諸修大智也大行也不運而速曰白牛
大車使人頓入也故得自因至果不移一念
坐道場成正覺降魔說法度眾生入涅槃而
能事畢矣用龍樹偈因緣即空即假即中會
而同之十法界者何也十統諸法也三諦為
果也何者謂佛以中為法界者也菩薩以俗

為法界者也緣覺聲聞同以空為法界者也
地獄鬼畜修羅人天同以因緣生法為法界
者也空假中者雖三而一也十界者亦一而
十也故使互含一復具九如帝珠交映成百
法界也一因緣一切因緣一空一切空一假
一切假一中一切中良由於此三千者復何

謂也成界之法者也有其十謂如是相如是
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
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斯摠也十法
在佛為中為實為常為三智為五眼為十力
為四無畏為不共法在菩薩為假為權為榮
為常為善行為四攝在二乘為空為權為三

脫為四枯為無陋為涅槃在凡夫為倒為惑
為陋為蓋為纏為集縛為生死斯別也統彼
百界乃成千法復攝諸百界為三世間成三
千法耳百界三千一也與夫一念非前後也
非相合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必歸乎不思
議三諦無量三法三德密藏矣噫一念心法

既然引而同之彼彼佛法彼彼眾生法成然
也經曰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及眾
生是三無差別斯之謂歟既知是已當觀日
用凡起一念必屬一果即照此界為九為佛
九則隨情偏起謂之無明佛則解理圓觀謂
之大慧九界之念并俗非佛界之心方是是

非鑑矣非則照之令是是則護令成行經曰
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中求行於非道能
遠佛道斯之謂也然則目雖在面反臨鑑以
正容心實由中要藉緣以重慮神靈潛密照
之或難識想絲馳檢之非易故令引心于外
繪彼非沉之像存志於中觀我是非之變然

復策心內照正道由明題為圓頓觀心十法
果圖於一心字派出十果復引墨透實方之
照珠表一法果展轉具九成百法界仍以日
起行相書之左右覽者欲深於性請詳諸序
欲熟於修當觀諸圖狀
佛果若人因讀圓滿修多羅及聞善知識所

說起淨信心信已一念三道之性即三德性苦道即法身煩惱即般若結業即解脫法身究竟般若清淨解脫自在一究竟一切究竟般若解脫亦究竟一清淨一切清淨法身解脫亦清淨一自在一切自在法身般若亦自在即一而三即三而非縱非橫亦非一異

法身常住餘亦常住樂我淨亦如是是則常樂四德秘密之藏徧一切處一切諸法悉是佛法既信是已以境繫心以心繫境心境念念相續不斷必見法性設未相應當依一實無作四諦起四大誓無可求中吾故求之俾前苦道即苦諦發一誓願未度者令度煩惱

及業即集諸發一誓願未解者令解苦道即法身即是滅諸發一誓願未涅槃者令得涅槃煩惱即善提即是道諦發一誓願未安者令安四弘不入當巧安心如是次第具修十法必入五品六根及分證位名佛法界。○菩薩界若觀根塵一念為迷解本迷故則有

十界苦集悟故則有四聖道滅緣此無量四諸起無量誓願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善巧度生應觀視物所集福業與眾生共如是起一念者名菩薩法界。○緣覺界若根塵念起則了之從無明生生故有行行招名色乃至老死三

世相續如舞火輪因緣本空幻化不實求自然慈樂獨善寂觀空心重執住寂定雖得道果不慕化人復有觀物榮落悟世非常聞空得道名爲獨覺如是有行者名緣覺法界。○聲聞界若根塵因緣隨有一念依色心故苦由煩惱故集厭苦斷集非對治如何逐依四諦

修十六觀三十七道品如救頭然由四善根得入無漏四沙門果證二涅槃會備真理不得佛法不慕化人如聲聞不顧後身如此一念名聲聞法界。○天界若其念起多忻天樂篤其善心希於來報齋戒純淨飯食沙門遺立塔寺及佛形像書寫大乘濟惠貧病於

十善法止作具修自然成性或關禁六根使六情不蕩六塵不入得欲界禪及色無色定身心寂靜三業調良如此一念名天法界。○人界若其念念以五常立德五戒備身於國惟忠於家惟孝謹損居衆中正存誠推德於人引教而已尊上恤下給孤濟貧憐憫是懷

惡和爲性深信因果崇重三寶修善戒建立塔寺但希世樂無升出心貪惜自身應著眷屬如此一念名人法界。○阿修羅界若其念念雖好借善布施齋戒而多猜嫌嫉妒進退所修福業多爲勝他見人修善情多嫉忌貢高我慢珍已輕人敬彼歸從不耐讓損如

瞋下視外揚仁義內無實德衆前談論引長於我不循理正不規賢能如此行心是阿修羅法界。○餓鬼界若其念念無慚無愧貪求無足慳性鄙吝不施一毛赴削於人哀矜於我見人布施傍起遮障見人得利心生熱惱性多詭曲常起邪見人前正容辱處放

恣破齋犯戒恣貪飲食不捨罪福不信因果不信三寶不孝所親是名餓鬼法界。○畜生界若其念念執酒五欲貪多眷屬日增月甚而無厭足曲理枉物斷不以公非法取財動不由義祇圖利己不憚孤貧明負他財營處抵突市場負直公行劫奪不忠不孝無賢無

愚不信因果不信三寶癡騃無恥現同畜生是名畜生法界。○地獄界若人親近邪惡友及性自作惡起增上心念念相續造上品十惡謂殺盜淫妄言綺語兩舌惡罵貪瞋邪見及五逆罪犯四重禁汗梵行人沽酒醉亂不思君父師長恩德橫生熱惱挫抑賢能黨比

不肯破塔壞寺燒毀經像謗毀大乘斷學般若謗無諸佛破戒受施用三寶物偷僧祇物起於外道斷常諸見破正因果三世之法習十二種惡律儀法一瞋二慢三憍四嫉五誑六誑七誑八誑九誑十誑十一誑十二誑如上等輩死墮阿鼻大熱大寒諸大地獄是名地獄界

宗門尊祖議 沙門 志磐

如來聖人以開權顯實開迹顯本之道化天下後世者謂之佛佛弟子以次傳道為世宗主者謂之祖其實一道爾故如來之將息化也以無上大法付之飲光飲光任持二十年以付慶喜慶喜持法宣化亦二十年以付商那下而至於十三世曰龍樹始以文字般若著所證三觀之道曰中觀論暨譯傳東夏於是北齊以宿悟已證立為觀法以授南岳南岳承其旨悟法華淨六根以授天台天台始立五時張八教用明法華開顯之妙而大轉乎境觀之旨時則有章安執筆兼為疏論其道達大明法華天宮繼世講演詞其法者唯左溪左溪門學獨荆溪能承正統述諸記以贊祖謨則清涼異議為之寢息以文字廣第一義諦則莫若茲時之盛以故世之學者取龍樹至例為九祖以奉清祀其有由矣自荆溪以采用此道以傳授者則有與道曠至行嘯講道不絕會昌多難教卷散亡正定妙說高輪外傳三世唯傳止觀之論迨乎螺溪法運將泰天假共越嶺王求遺書于海東於是教籍復還寶雲嗣興教揚二紀而四明法智以佛所生子垂迹海隅一家教部毗陵師未記者悉記之四種三昧人所難行者悉

行之斯慈雲之拙言也當是時有為異說者如昭圓諸師世方指為山外而法智獨擅中興教觀之名自與道訖四明凡八世所以紹隆正統而顯揚大教者有在於是是宜等而上之用陪位於九祖以尊大其道為可尔然則今之宗門列列凡所以講天台四明之道者有能起龍樹至法智通祀為十七祖以並為之位誠有見於後學等祖重道之心也謹議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

昌八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 一 七七二頁中二二行夾註右「目之」，徑作「聞之」。
- 一 七七四頁中二〇行「三皇」，徑作「三王」。
- 一 七七五頁上三行「以斯而」，徑置於四行末字「失」上。
- 一 七七八頁上二〇行夾註左「三法師」，徑作「二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一之五十三 第九

宋成淳四明佛果沙門志磐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一

自有佛法以來所以知三教之並興諸宗之

互立與夫世變之不常固已繁之編年至欲

考一事之本末則歲月散漫莫之可尋今故

開張衆目會其事要評討論典故者識其事

於某朝某年之下茲但舉略以指度云耳

君上奉法 慶朝拜佛 天書御製

聖名護法 試經度僧 特恩度僧

進納度僧 士夫出家 沙門封爵

僧職師號 不拜君父 不稱臣僧

崇禮高行 沙門著書

君上奉法

漢明帝問摩騰法師曰佛出世何不及此答

曰佛雖不往然光明及處千年五百皆有聖

人傳佛聲教而往化之

吳主皓問佛法於闍澤菴曰孔老法天諸天

奉佛

晉元帝召潛法師講經著後登殿○明帝幸

興皇寺集義學沙門講道○成帝召義法師

入禁中授五戒○召潛法師講般若經○召

支遁法師入禁中講經○簡文幸老官聽法

法師講教光般若經

宋高祖設齋內殿沙門道融陳詞帝稱善○
文帝幸公卿日集祇園寺聽求那跋摩講華
嚴十地品○帝與侍中何尚之論佛理○帝
聞生法師佛性義詔求沙門述生法師頓悟
義○孝武召敎法師內殿說法○四月八日
內殿灌佛齋僧

齊高帝幸莊嚴寺聽達法師講維摩經○武
帝華林園受八關齋戒○帝不豫詔諸沙門
祈佛七日天香滿殿

梁武帝重雲殿講經沙門法彪為都講○召
曇法師入殿講勝鬘經公卿畢集○帝集諸
沙門製文永斷酒肉○帝服田衣禮雲約法

師受具足戒公卿道俗受戒者四萬八千人
○召雲光法師內殿講經天雨寶華○帝幸
同泰寺捨身○京城大疫為百姓設救苦齋

幸同泰寺行清淨大捨開涅槃經題設道俗
大齋五萬人○帝幸同泰寺講涅槃經○帝
幸同泰寺發金字般若經題聽法者三十萬

人○幸同泰寺設孟蘭盆齋○簡文帝四月

八日建齋度人親為願文

陳武帝迎佛牙於杜姥宅設四部無遮大會

○幸大莊嚴寺捨身身屠臣表請還宮○幸大

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敎大內設仁王齋

○召瓊法師於重雲殿講大品般若經○太

極殿設無礙大會行捨身法○集沙門行方
等撰法華藏金光明經○宣帝召經法師為
七廟講大品般若經○後主召經法師赴太
極殿講金光明經○詔顏師赴太極殿講
大智度論題般若經題詔顏師居光宅寺
幸幸寺聽講仁王經躬禮三拜○詔顏師

赴崇正殿為皇太子授菩薩戒

北魏孝文詔德法師一月三入殿說法帝數
幸王園寺與沙門談論佛法○李白塔寺聽
登法師講成實論○詔四月八日迎洛京諸

寺佛像入闕闈宮受散花禮敬○宣武御式
乾教講維摩經西域沙門至者三千人

北齊文宣幸遠陽甘露寺禪居深觀般若軍
國大事不得聞○武成詔藏法師赴太極殿
講法華經

隋文帝詔與法師太真殿授菩薩戒○晉王
迎顯禪師至揚州設千僧齋授菩薩戒

唐太宗詔常法師入內殿為皇后太子授菩

薩戒○裴法師譯瑜伽師地論教寫新譯經

論頌賜九道總管○武后詔藏法師講新譯

華嚴經師指嚴開金師子為警集其言為金

師子章○中宗詔於化度寺設無遮大會○

召藏法師入殿授菩薩戒○召北宗秀禪師

居內道場禮為國師○玄宗召淨禪師至闕

問道。肅宗召不空三藏灌頂授戒。詔南陽忠禪師問道。召華法師入禁中講經。代宗詔建孟蘭盆會。設七廟神座。進行儀道。○詔徑山欽禪師入見。賜號國一禪師。德宗幸安國寺。設孟蘭盆供。順宗詔。刊僧師各問禪理。○憲宗問觀法師華嚴法界緣。然有得封。大統清涼國師。○召鸚鵡義禪師問佛性。○召章敬禪師各問禪法。○召寬禪師各問禪要。○穆宗遣兩街迎請汾陽業禪師。中夜說法。端坐而逝。○敬宗幸興福寺。觀叔法師講經。文宗詔圭峰審禪師問佛法。○宣宗遣使以師禮召鹽官安禪師。力辭。勅所居為齊豐寺。○召辯禪師入見問道。○懿宗於禁中。延名僧設講座。自唱經題。手錄梵文。○設萬僧齋。自升座。為讚明長眉僧來。應供。凌空而去。五代唐莊宗。召三聖然禪師問法。大宋太祖。詔沈美倫。以金銀字寫金剛經。召

詔法師講演。○詔超法師等入內誦金字大藏經。○上手書金剛經。常自讀誦。謂趙善曰。不欲甲冑之士知之。但言讀兵書。○太宗召赤脚道者入見。問南方禪律如何。化物云。○幸開寶塔。問僧何人。曰。塔王上曰。朕塔因何。卿作主。○上問僧何來。答曰。廬山卧雲菴。上曰。卧雲深處不朝天。詔兩街僧錄省才進正蘭盆儀。真宗召浮石華法師講四十二章經。仁宗項玉冠。觀音像以朝可官。○勅韶州迎六祖。承鉢入京供養。○詔左街建禪師入對。化成殿。○召舜禪師入對。便殿。賜紫衣銀鉢。○乾元節。勅福聖塔院建大齋。施袈裟。神宗勅。大內設千僧齋。施金剛經袈裟。○詔淨慈本禪師任京師。慧林入對。延和殿。○徽宗嘉州奏古樹有定僧。詔與至禁中。曰。共遠法師弟。慧持也。上令圖形製讚。○欽宗高宗即位。遣八輩召金山勤禪師。詣行在說法。高宗幸上竺。大士殿。炷香。賜萬歲香山為大士供。○孝宗遣內都監至徑山問道。於某禪師。○靈山琳法師入見問道。○幸上竺。問訥法師。黃旦光明懺之旨。賜錢建十六觀堂。內翰樓。繪作記。○勅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佛生日。召上竺訥法師。領五十僧入內觀堂。行護國金光明三昧。賜帛五十匹。歲以為常。○召靈隱遠禪師入對。選德殿。○召天竺靈隱徑山及三教之士。集內觀堂。賜齋。○召上竺訥法師。獨對。選德殿。問大士靈運法華經旨。○召屬山中仁禪師入對。禁中。○幸上竺。禮大士。賜白雲堂印。今三學諸宗。主請白雲堂公衆用印。○召靈隱光禪師入

對。賜號佛照。○召靈隱光禪師入對。進宗門直指。○召雪竇印禪師入見。奏對。大說。即日往徑山。○上稱壽皇。召訥法師入內殿。注金剛經。展朝拜佛。漢武帝幸甘泉宮。禮祭天。金人漢人未如佛敬謂之金人明帝拜洛陽聖冢。佛舍利塔。○吳王孫皓拜沙門僧康。會受戒。○梁武帝北面禮遺約法師受戒。○陳武帝幸華臣拜佛牙。○後王三命智者請講仁王經。○北魏太祖所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孝文帝洛京。諸像入宮禮敬。○北齊文宣命三藏譯經帝躬禮梵文。隋文帝詔。延法師升御座。拜跪受戒。○唐高宗迎鳳翔佛骨入內禮敬。○肅宗禁中立道場。禮敬講讚。○代宗鑄金像。成車百餘。致拜。○德宗迎鳳翔佛骨入禁中禮敬。○憲宗迎佛骨入禁中禮敬。○懿宗迎拜佛骨。大宋真宗。上元寺。寺觀百拜已上。○徽宗迎佛牙入內。敬禮製讚。○孝宗幸上竺。大士殿。問訥法師。合拜不合拜。師曰。不拜則各自觀。尊拜則遙相恭敬。上忻然致拜。天書御製。梁武帝製水陸儀文於金山。修供。○亮法師撰涅槃疏。帝親製序。○帝親製涅槃大品譯

名三慧諸經義記○唐太宗英法師新譯經
論御製聖教序○高宗御製慈恩寺碑○武
后御製華嚴經序○中宗淨三藏譯經御製
聖教序○睿宗菩提流志譯寶積經御製聖
教序○玄宗御注金剛般若經○代宗不空
三藏重譯仁王經御製序○憲宗般若三藏

譯本生心地經御製序○穆宗御製南山律
師讚用此本

宋太宗天息災三藏譯經御製聖教序○詔
以御製秘藏詮緣議論消搖詠命兩街箋注
入藏頒行○真宗法賢三藏譯經御製聖教
序○御製崇釋論○登封泰山御製重修佛

像記○詔趙安仁編修太平祥符法寶錄御
製序○詔以太宗御製妙覺集入大藏○御
注四十二章經御注遺教經○右街秘演請
以御製法音集箋注入藏○仁宗御製三寶
講賜宰輔譯經院○御製天竺字源序賜譯
經院○御製景祐法寶錄序○高宗幸太學

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弟子讚○孝宗御書靈
感觀音之寺賜上竺山○御書太白名山賜
天童朴禪師○佛照光禪師住阿育王山賜
御書妙勝之殿爲舍利殿額○御製原道論
○御注圓覺經賜徑山印禪師
聖君護法

隋文帝勅有毀佛天尊像者大逆不道論○
詔諸自佛像碎身遺影所在官檢送寺莊嚴

唐德宗京兆尹宇文炫乞以廢寺爲學舍村
勅不許○勅寺觀嚴潔不得容外客居住○
宣宗裴休言寺觀多爲官僚寓客踐踏詔今
後不得在寺居住

宋太祖詔寺院經周朝未毀者繕存已毀寺
佛像許移置存留○詔諸郡銅像依舊存○
詔如開道場夜集上女無益修持並加禁止

○太宗謂近臣曰僧人多薄佛向爲中竺佛
金剛座今蘇易簡作碑指佛爲夷遂別命爲
之○詔嶺南僧置妻孥所在長吏深宜戒厲

○真宗侍讀孫奭請省修寺度僧上曰釋道
二門有助世教安可卽廢○詔京城酒肉
者去寺觀百步外酤市於僧者重論其罪○
臣僚言愚民依佛靈言國政上曰佛教使人
遷善安可禁止○詔諸寺觀殿階上不許人

民袒露坐卧○詔新譯頻那夜迦經章血爲
祀不許入藏○祥符勅品官毀辱僧尼口稱
禿字者勒停見任庶民流千里○徽宗宣和
勅吳國公主敬重空門品官庶民有毀辱僧
尼者照符符三年指揮○孝宗壽國公主出
家勅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者照祥符宜和

勅旨僧尼犯官司不得理行須奏聞取旨
試經度僧

唐中宗景龍初詔天下試經度僧山陰靈隱
僧童大義誦法華試中第一○肅宗勅白承
誦經五百紙賜明經出身爲僧時僧標試中
第一○代宗勅童行策試經律論三科給牒

放度○敬宗勅僧背經百五十紙尼百紙許
判度○宣宗勅每歲度僧依戒定慧三學擇
有道性通法門者

梁末帝勅天下僧尼入京城比試經業
唐末帝誕節度僧立講經禪定持念文章議
論爲四科

周世宗勅男子十五誦經百紙女子七十紙
郡考試闕祠部給牒
宋太祖詔沙門殿試經律論義十條全中者
賜紫服○太宗雍熙詔天下係帳童行並與
剃度今後讀經及三百紙方許係帳○至道
詔兩浙福建路每寺三百人戒度一人尼百

人度一人誦經百紙讀經五百紙爲合格
真宗詔釋道歲度十人特放一人不試經業
○詔天下童行試經業剃度○仁宗詔試天
下童行誦法華經中選者得度參政宋綬夏
竦監試○孝宗上竺訥僧錄乞行試經度僧
特恩度僧

漢明帝五岳道士角法不勝可空劉峻士庶張子尚後宮陰夫人道士呂惠通等並求出家

隋文帝勅士庶出家是歲度僧五十萬○煬帝詔七日行道總度千僧

唐太宗正觀元年度天下僧尼三千人○九年詔度僧尼三千人務取德業精明者○十二年裴法師謂弘法須人度僧為要乃詔

每寺度五人凡一萬七千人○玄宗不空三藏建灌頂壇度人千萬數○勅每郡度真行童子三人○睿宗普度僧道三萬人○文宗勅僧尼非正度許具名申省給牒時入申七十萬人

後唐明宗開王度僧二萬人
宋太祖長春節度童行八千人○太宗普度童子十七萬人○真宗登封泰山初天下寺觀各度一人陪位僧道各度弟子一人○以吳國大長公主出家詔童子十八人度一人○

詔僧道係帳童行普與剃度是歲度僧尼二十四萬五千七百七十人道士女冠七千一百七十人○仁宗判都省馬亮請無得收唐真刑文身者○神宗勅錢塘天竺觀音院歲度一人以奉香火
進納度僧

唐肅宗至德初宰相裴冕請度僧牒謂之香水錢○聽白承誦經賜出身或納錢百兩請牒剃度

宋神宗司諫錢公輔言遇成飢河決乞薄度牒○高宗勅費四字師號 自治平未始賣度牒舊以黃紙偽為者多至是戶部朱異奏

令僧道用勅綾牒○詹叔義上表乞任賣度牒○勅僧道始令納免丁錢謂之清開錢士夫出家

漢明帝司空劉峻陰夫人等皆出家
梁武帝通事舍人劉總表求出家賜名惠地

○敬帝補闕宗殆棄官出家號無名有息心銘行於世

北魏孝文京兆王太子與表求出家賜名僧懿○太后馮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宣武

太后高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度支尚書裴植母夏侯氏年七十出家為尼入嵩高山

○孝莊太后胡氏出俗為尼居瑤光寺

唐太祖釋智岩初為中郎將棄官為僧異僧謂之曰卿八十世出家矣○高宗武后生皇

子賜名佛光王踰月詔於法法師寺出家落髮○武后初為官人出家業感寺為尼高宗

見之納後宮○代宗宰相杜鴻漸臨終命朝服加僧伽製剃髮別眾而逝依沙門法焚

梁武帝勅沙門惠超為壽先嚴學士
北魏明元封沙門法果為宜城子加封安城公益靈公

唐太宗勅沙門智威為四大師封朝散大夫
高宗時勅惠威為四大師封朝散大夫

梁武帝勅沙門法果為宜城子加封安城公益靈公

唐太宗勅沙門智威為四大師封朝散大夫
高宗時勅惠威為四大師封朝散大夫

梁武帝勅沙門惠超為壽先嚴學士
北魏明元封沙門法果為宜城子加封安城公益靈公

唐太宗勅沙門智威為四大師封朝散大夫
高宗時勅惠威為四大師封朝散大夫

梁武帝勅沙門惠超為壽先嚴學士
北魏明元封沙門法果為宜城子加封安城公益靈公

唐太宗勅沙門智威為四大師封朝散大夫
高宗時勅惠威為四大師封朝散大夫

梁武帝勅沙門惠超為壽先嚴學士
北魏明元封沙門法果為宜城子加封安城公益靈公

唐太宗勅沙門智威為四大師封朝散大夫
高宗時勅惠威為四大師封朝散大夫

梁武帝勅沙門惠超為壽先嚴學士
北魏明元封沙門法果為宜城子加封安城公益靈公

高宗沙門通平為金吾大將軍破安祿山反
賊。代宗少門不空封特進為僧加開府
儀同三司封蘭國公食邑三千戶辛贈司
空。德宗沙門圓照充內供奉鴻臚卿。僖
宗沙門妙行誦經見佛大士賜常精進著
薩摩開國公。

宋太宗譯經三藏大息災試光祿卿法天施
護並試鴻臚卿月給祿幣錢。仁宗譯經銀
青光祿大夫試光祿卿法護卒。欽宗東京
留守宗澤承制命沙門法道備宣教郎舉謀
軍事。

師號僧職
晉安帝秦主以僧智為國僧正法欽為僧
宋文帝勅尼寶賢為京邑尼僧正。孝武
道猷為新安寺法主。敕道溫為都邑僧正
。順帝勅法持為天下僧正
齊高帝詔法頴為京邑僧主。武帝敕玄鑑
法猷為僧主分任江南北事。

梁武帝詔雲光法師為大僧正
陳文帝勅寶瓊為京邑大僧正。宣帝敕曇
瑗為國僧正。後主勅惠暉為京邑大僧正
北魏文成勅師賢為沙門統。勅曇曜為昭
玄沙門都統
北齊文宣詔高僧法常為國師。敕曇延法

師為昭玄上統。置昭玄十統以沙門法上
為大統尊為國師
隋文帝勅僧猛為隋國大統。詔曇遷為昭
玄大沙門統
唐太宗詔杜順和尚入見錫歸帝心。武后
敕神秀禪師入京行道歷三朝皆禮為國師

。玄宗沙門一行號稱天師。敕辯才為朔
方管内教授。肅宗召南陽惠忠禪師入見
號稱國師。代宗詔南岳法照為國師。德
宗賜澄觀清涼法師教授和上。憲宗賜沙
門知玄悟達國師。村澄觀大統清涼國師
。敕沙門端甫錄左街僧事靈運錄右街僧

事。穆宗敕沙門惟英充兩街僧統。文宗
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師大達
法師端甫右脇而滅。敕沙門雲端充左右
街僧錄。宣宗敕靈晏充左右街僧錄。敕
知玄法師充三教首座。敕三教首座辯章
充左街僧錄僧澈充右街僧錄。懿宗延慶
師敕左街僧錄惠照大師清蘭右街僧錄明

徹大師者覽講論佛法。敕沙門覺暉充左
右街副僧錄。
漢吳越王錢俶奉沙門德韶為國師
宋太宗吳越國僧統贊寧入見賜號通惠大
師。真宗史館編修贊寧遷右街僧錄。昭
宗

四明延慶知禮法智大師。賜天台東山志
如神照大師。仁宗賜三藏法護普明慈覺
傳梵大師。神宗天竺海月大師惠辯補都
師。高宗賜法道實覺圓通法濟大師。賜
延止宗果大惠禪師。孝宗賜靈山子琳慈
愛大師。賜上竺若訥右街僧錄。賜上竺

若訥左街僧錄慧光法師。賜靈隱惠遠佛
海禪師。賜靈隱德光佛照禪師
不拜君父
省成帝相國度水議今沙門盡敬三者何尤
抗論不行。安帝桓玄議今沙門盡敬三者
廬山遠法師抗辯不行

宋孝武帝制沙門盡敬君上前廢帝制停致敬
隋煬帝詔沙門道士致敬王者沙門明瞻抗
詔謂僧無敬俗之典遂寢
唐太宗詔僧道致敬父母逾年停致敬。高
宗敕僧道無得受父母尊長拜。玄宗敕僧
道致敬父母逾月罷致敬

不稱臣僧
齊武帝沙門僧鍾見上稱貧道以上問王儉
對曰晉宋以來多稱貧道而使預道
唐肅宗敕僧尼朝會奏奏母得釋臣臣
臣天子不中拜臣臣
崇禮高行

宋明帝詔猛法師月給錢三萬車與吏力僧
瑤賜法技一部

梁武帝惠約法師每入朝必設特榻帝座居
其側○教法雲法師為大僧正官給吏力

陳宣帝詔劉始豐縣調以奉顯禪師
隋文帝置藏律師居大興善寺教左右僕射

兩且參問起居○曇延法師升御座南面按
法

唐太宗四祖道信禪師四微不起就賜珍饈
以旌其道○代宗詔徑山欽禪師入見賜

國一教杭州長吏月至供問
宋太宗吳越僧統贊寧入見一日七宣賜號

通慧
沙門著書

梁武帝沙門慧皎撰高僧傳十四卷起漢永
平盡梁天監開德業為十科

隋文帝翻經學士費長房進開皇三寶錄
唐高宗沙門道宣撰續高僧傳三十卷起迦

天監盡唐正觀○沙門道世撰法苑珠林一
百卷摭括大藏分門類事○德宗湖州刺史

于頔進沙門皎然杼山詩集藏于御書殿
梁末帝沙明歸序進經論會要詔入大藏

演教大師
晉天福沙門可洪進大藏經音義四百八十

卷
周世宗沙門義楚進釋氏六帖勅付史館賜
紫衣繼贊

宋太祖吳越壽禪師著宗鏡錄一百卷○沙
門文勝奉教脩大藏隨函索隱六百六十卷

○太宗翰林李昉等進太平廣記其間錄備
法者三十卷○通慧大師贊寧進續高僧傳

三十卷起唐正觀勅入大藏又撰鷲嶺聖賢
錄五十卷僧史略三卷○真宗沙門道原進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譚經潤文官趙安仁
備藏經錄二十一卷賜名大中祥符法寶錄

○沙門道誠著釋氏要覽三卷○益州進沙
門仁贊釋氏會要四十卷○仁宗三藏惟淨

進新譯經音義七十卷○三藏惟淨進新譯
大藏目錄二帙賜名天聖釋教錄賜光梵大

師紫衣○參政王隨進剛備景德傳燈錄十
五卷○駙馬都尉李遵勗廣傳燈為三十卷

賜名天聖廣燈錄○沙門契嵩進輔教編定
祖備正宗記勅入大藏賜明教大師紫衣繼

贊○徽宗沙門惟白進續燈錄勅入大藏賜
佛國禪師金襴衣○尚書王古闡大藏撰法

寶標目八卷○石門處洪撰禪林僧寶傳三
十卷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一 七七九頁上一行「之五十三」，徑

無。

一 七八〇頁上二〇行第五字「書」，徑

無。

一 七八一頁上二三行「御注」，徑作

「御製」。

一 七八一頁中一四行「請省」，徑作

「請損」。

一 七八一頁下一六行「紫服」，徑作

「紫衣」。

一 七八二頁中一九行「唐太祖」，徑

作「唐高祖」。

一 七八二頁中二〇行「八十世」，徑

作「八十一」。

一 七八三頁上一二行「師號僧職」，徑

作「僧職師號」。

一 七八三頁下五行「宗果」，徑作「宗

果」。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二

宋咸淳四明福泉沙門 志賢 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二

宿命前身 放生禁殺 祈禱災異

國朝典故 諸國朝貢

宿命前身

張

晉武帝羊祐前身造武當山寺今供給備重

梁武帝岳陽王蕭管鎮越知前身是許詢與

曇首造塔云

北齊文宣使人乘駝出城奄然如夢至山勝

寺取經函群沙弥曰高洋駝來引見老僧問

曰高洋作天子何如云

唐太宗威禪師前身是陳徐陵聽智者講經

立五願復生縉雲朱氏授章安為師。裁松

道者託生周氏女遇四祖出家是為五祖忍

人。玄宗房瑄與道士邢和璞遇夏入廢寺使

人掘地得甕中所藏姜師德與永禪師書悅

然悟前身為永。沙門法秀有異僧引入終

南山見朱門榜曰回向老宿指官房曰此唐

天子舊室命侍者取玉簫曰向居此好聲樂

請為人間主

德宗西川節度韋皋初生有梵僧曰此諸

葛武侯後身

憲宗齊君佐梵僧與一菓食之即悟前身

是請經僧乃授靈隱出家名鑑空

傳宗知玄國師見一珠入左股痛甚上有

尾錯二字玄知宿業即右脇而逝世稱玄是

袁盎後身云

宋仁宗參政張方平出知滁州至僧舍見榜

伽經手迹宛然知前身為書經僧。宰相曹

公亮前身是禪門青草堂。穎州官妓口作

蓮華香蘭僧曰此女前為尼誦法華三十年

曾宗蘇軾前身五祖戒禪師

放生禁殺

隋文帝詔天下正五九月及六齋日不得殺

生命。智者禪師至岳州講金光明經化一

郡五縣一千餘所咸捨漁捕

梁武帝勅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郊廟牲牲

皆代以麩宗廟用蔬果

北魏獻文勅祭天地宗社勿用牲儀活七萬

五千性命

北齊文宣受戒不食肉禁境內屠殺

唐高祖詔正五九月十日齋日不得行刑屠

釣。武后敕斷天下屠釣。肅宗詔天下立

放生池凡八十一所願真知撰碑

宋太祖詔民間二月至九月不許採捕彈射

著子令。真宗詔天下州郡放生池悉與興

復無池之虞沿江淮州郡近城五里並禁漁

捕。諸暨令潘華依普賢懺法不令捕江湖

問魚及奉詔還關夢魚為人形者數萬號哭

沸天皆云長者去矣吾輩不免矣矣。天

竺慈雲法師奏請西湖為放生池每歲四月

八日郡人會湖上縱魚鳥為主上祝壽

仁宗四明延慶法智法師每歲佛生日放魚

鳥祝聖壽郡以上聞敕樞密劉筠撰碑立于

寺門

祈禱災異

晉簡文有烏巢太極觀名尼道容授八關齋

戒烏運業而去。熒星為變召沙門法曠行

儼星為之沒。孝武西天涉公至長安常咒

龍致雨泰主尊事之

齊武帝不豫召諸沙門祈佛感天香滿殿聖

僧振錫

北魏節閔國子博士盧景祐通佛法徒先作

亂累及景祐至心誦經枷鎖自脫

隋文帝九早疊延法師并御座帝及群臣受

八關齋戒俄而雨注

唐太宗詔京城諸郡僧道轉經行道七日夜

祈保秋成每歲正月為式。詔京城沙門

每月二十七日行道轉仁王經為國祈福

詔淨禪師至京祈雨感白虹晝見大雨通濟

○中宗詔菩提派志結壇祈雨三日大澍
 玄宗康居入寇安西詔不空誦仁王咒感比
 天王子神兵現五國奔潰○代宗吐蕃逼京
 師內出仁王經詔不空置百高座誦經冠平
 ○敕灌頂道場選沙門二十七為團長誦佛
 頂咒 慧星見于東方詔不空行法星為殞
 春夏不雨達壇祈禱大雨沾足○當陽節度
 張昭請沙門自覺曰聞龍神依師聽經忘其
 行兩頓起大悲師焚香遙祝雲起大雨
 宋太祖宰相國寺祈雨設千僧齋○上幸相
 國寺祈雨進蔬食兩大濟○將郊天雨不止
 遣使禱無畏真身塔及期而霽○真宗元早
 梵僧於金明池立壇咒龍須臾雨至○神宗
 夏旱上於禁中齋禱夢神僧空中吐霧覺而
 大雨敕求其像得之相國寺閣第十三尊羅
 漢○哲宗昇法師居輿福趙清獻公師越元
 旱大疫迎大士懇禱一夕兩注疫病亦息因
 奏所居曰圓通○高宗孟后去國南向奉摩
 利支天像以護身○李璣避虜過乘車人教
 持摩利支天尊籙獲免兵厄○金虜入虜上
 親詣上竺大士殿恭禱為戰沒者修水陸供
 有奇戰死者相獲得生善趣○大旱詔遣法
 師祈雨師咒四鮮躬投諸江兩大洽○滄雨
 不止遣內侍禱上竺大士施玉龍七寶冠

國朝典故 聖壽 內道場 功德院 日講
 此魏太武誕生之節始詔天下佛寺建祝壽
 道場
 唐玄宗詔天下寺觀建天長節祝壽道場
 敕僧道過千秋即開元寺行道散齋○德宗
 誕節詔澄觀法師入內殿講經○文宗詔聖
 節宰臣百僚詣寺設千僧齋○昭宗聖節敕兩
 街僧道入內殿談論○景宗聖節敕寺觀設
 齋禁屠釣
 梁太祖大明節敕百官詣寺行香祝壽
 唐莊宗聖節勅僧錄雲辯與道士入內談論
 周太祖聖節宰臣百僚詣寺觀建祝壽道場
 宋太祖長春節宰相范質製祝壽齋疏云
 長春節詔沙門殿試經律論義十條○欽宗
 詔道君聖節仍就道觀若乾龍節仍就佛寺
 一依祖宗舊法
 晉孝武內殿奉佛召沙門居中行道
 唐代宗敕百沙門於禁中念誦謂之內道場
 ○敕大明宮建道場感佛光現
 宋太宗贊寧僧統入見滿福殿其慶安佛像
 經藏立利智鍾即內道場○詔兩街供奉僧
 於內殿建道場為民祈福○孝宗建內觀堂
 詔上竺誦法師領五十僧入修金光明懺殿
 以為常

唐睿宗敕貴妃公主始建功德院○代宗詔
 輔相大臣始建功德院
 宋徽宗敕照祖宗舊法應勅臣戚里功德壇
 寺自造屋置田止賜額蠲免科數聽本家請
 住持不許指占有額寺院○高宗司諫陳公
 輔上疏應 臣僚前曾陳乞有額寺院充壇寺
 功德者乞照祖宗成法並與改正○理宗臣
 僚言乞將 筆執指占有額寺院並與改正
 宋孝武敕文帝忌日於中興寺建八關齋從
 臣袁敏孫更進魚肉帝怒免官
 唐太宗敕先朝忌辰於華嚴寺行香設齋
 中宗詔七朝忌辰於內殿設齋行香○玄宗
 敕僧道遇國忌就龍興寺行道散齋○宣宗
 敕列聖忌辰並詣僧寺行香如曰典宗泐城
 後○敕州郡國忌行香不得携酒肉入寺
 晉天福敕國忌宰臣百僚詣寺行香飯僧
 宋太宗詔國忌宰相已下詣寺觀行香禁屠
 酒
 諸國朝貢
 晉武帝扶南國遣使進金佛象牙塔○安帝
 師子國進玉佛像高四尺二寸
 宋文帝迎毗羅國師子國訶羅陀國訶羅單
 國闍婆國五國咸遣使入貢
 齊東昏侯扶桑國僧惠深來京師

梁武帝于陀利國入貢云東土有聖王出
扶南國沙門進珊瑚佛像。盤盤國遣使進
佛牙。丹國遣使進佛像。扶南國遣使
朝貢請佛經論。百濟國遣使朝貢請經
論。于闐國遣使貢玉佛像。
唐太宗高麗三國沙門僧頌入中國學佛法
。德宗吐蕃遣使乞賜沙門善講佛理者上
令良瑋往赴
宋太祖高麗沙門諦觀持天台論疏至中國
謁螺溪法師。高麗國君遣三十六僧來中
國學永明壽禪師至今法眼一宗盛行海外
。西天沙門可智等來朝。西天沙門蘇葛
陀來貢佛舍利文殊華。西天沙門弥羅來
貢梵經。于闐國沙門善名七人來。高昌
國遣僧法洲貢辟支佛牙。太宗西天沙門
吉祥來進梵經。沙門繼從自西天還貢梵
經舍利塔。中天竺沙門鉢摩來貢舍利
塔。天竺沙門護羅來貢梵經。沙門光遠
遊西天還進西竺王子表貢釋迦舍利。沙
門法遇自西天還貢佛頂舍利梵經。沙門
重達自西天還進佛舍利梵經。中天竺沙
門補陀來進舍利梵經。占城國沙門淨戒
詣闕貢金銅鈴杵。高麗國王遣使乞賜大
藏經御製佛乘文集詔給。日本國沙門奢

然來朝言其國傳製六十四世隋開皇中遣
使入中國求法華經唐永徽四年遣僧道照
入中國從其法師傳法道照在奝然歸國
乞賜藏經詔給。日本國法濟大師奝然遣
弟子嘉因折就來朝。真宗祥符九年北天
竺沙門天覺南天竺沙門妙德西天竺沙門
等各進舍利梵經中天竺沙門童壽來進梵
經東天竺沙門普積來進梵經一歲之中五
竺咸貢。日本國沙門寂照來進無量壽佛
像金字法華經。中天竺沙門你尾捉來進
舍利梵經。西天竺沙門佛護來進梵經
西天三藏法護來進舍利梵經。北天沙門
戒賢來進梵經。迦温弥羅國沙門目羅失
稽來進梵經。西天沙門達磨波來進梵經
。西天沙門眾德來朝進舍利梵經。中天
竺沙門覺稱法戒來進舍利梵經金剛座真
容。般尼國沙門寂賢來進梵經。西天沙
門知賢來進舍利梵經。東女真國入貢乞
賜藏經。西天沙門愛賢進舍利梵經。西
天沙門智吉祥來進梵經。西夏國奏國內
新建伽藍乞賜藏經。神宗日本國沙門壽
成來朝。哲宗高麗王子僧統義天來朝蘇
軾館伴數揚傑送往錢唐受法於源法師傳
天台教於天竺諫法師傳律於靈芝照律師

○孝宗日本國遣使致書四明 郡宸樓心維
那對使宣讀斥其文義錄者凡 七處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二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一 七八六頁下一四行「白典」，徑作
「舊典」。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三

宋咸淳四明福泉沙門 志慧 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三

北天佛牙 鄒山舍利 鳳翔佛骨

陳因佛指 瑞像應世 聖賢出化

立壇受戒 設像置經 建寺造塔

西天末法 東土譯經 經目傳敷

天台傳教 禪苑傳燈 律宗垂範

神尼異行 名山勝迹 聖教感通

持誦功深 西遊樂園

北天佛牙

唐高宗宣律師在西明寺行道北天王太子

以佛牙上於師。代宗敕問文綱律師親傳

先師宣律師釋迦佛牙宜詣右門進上副朕

瞻禮

宋太宗建居聖禪寺奉優填聖瑞像釋迦佛

牙太祖親織銀塔中初太祖疑佛牙非真取

自洛以火煨之色不變遂製發願文太宗復

驗以火親製偈讚真宗迎供瞻禮神光洞發

遂製讚仁宗以三朝敬事迎置禁中於中

得一舍利因為製讚慶歷三年久旱迎佛牙

入內殿祈禱須臾雨大注復製發願文。英

宗敕大相國寺造三朝御製佛牙讚碑學士

王珪撰文。徽宗敕迎三朝御讚佛牙入內

供養隔水晶匣舍利出如兩因為製讚

鄒山舍利

周厲王佛滅後百年中天竺阿育王取釋迦

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勅鬼神於閻浮提城

邑滿一億家為立一塔

漢明帝問摩騰曰白馬寺東有光隆民呼聖

冢騰曰昔阿育王歲舍利八萬四千塔震旦

之境有十九處此其一也帝俱往禮拜詔造

塔其上九層二百尺

晉武帝劉薩訶入地獄見觀音大士謂曰可

往洛陽聖觀臨淄建鄒建城長鄒陰山嶺往

成都五處有阿育王塔頂禮悔罪既蘇出家

名惠達至鄒縣為石山開鑿聲斷土求之得

舍利寶塔飛至一山乃即其地建刹奉塔

殿即其聖也。安帝敕鄒山造塔亭禪室度

二十七僧住持守護

宋文帝遣僧道祐廣興創建鑿基得大石函

願聚鐘金合銀鑿安三法身舍利

梁武帝敕造木浮屠堂殿房廊賜額阿育王

寺。岳陽王蕭譽修木浮屠為五層鑄金銅

像五百軀

陳宣帝造敬寶塔度二十七僧

唐中宗敬仰寶塔敕送供施委沙門樓曠如

法者大。國清智晞至寺禮八萬四千拜忽

感紫文印右臂終身不沒。肅宗內供奉子

璘母亡岳神今往鄒山禮塔可免母罪璘至

寺禮至四萬拜母現身塔前曰吾承汝力已

生初利。宣宗四明道俗八千人於育王寺

供舍利塔天花紛墜放五色光。懿宗觀察

便揚嚴奏舍利寶塔實異敷度三七僧嚴奉

香火

梁末帝吳越王錢鏐遣弟鐸往迎育王山舍

利塔夜放光明浙江如畫

周世宗勅翰林承旨陶穀入寺禮敬見舍利

紅色

宋太宗吳越王入朝僧統贊寧奉釋迦舍利

塔入見滋福殿。高宗親洒家翰賜佛頂光

明之塔。孝宗遣內侍李裕文至育王山迎

佛舍利塔詣行在所奉安觀堂焚香瞻禮見

塔上有月輪相及水晶珠皇太子請至東宮

瞻禮見相輪粲然如水晶珠上書妙勝之

殿以安塔所。皇子魏王朱鎮四明往寺瞻

禮寶塔見蒙光青赤交眩因造金塔奉安舍

利塔於中作贊四章刻于塔之四旁。寺東

一里有聖井靈饒欲出則有二紅鬣若前驅

者錢武肅王迎塔至錢唐夢一菩薩首戴結

綬華冠兩掖挾鬣云是育王聖井靈饒來護

塔耳作已上見事蹟此所

鳳翔佛骨

唐高宗詔迎岐州法門寺護國真身塔釋迦佛指骨至洛陽大內供奉皇后以金函九重舍宣律師送還岐山。肅宗詔迎法門寺佛骨至紫中禮敬傳至諸寺瞻禮。德宗詔迎法門寺佛骨入禁中禮敬歷送京城十寺世傳三十年嘗一開則歲置人安難愈上表諫貶朔州。文宗岐山法門寺佛骨塔慶雲見。懿宗詔迎佛骨三百里間車馬不絕公私音樂儀衛之盛過於南郊上降樓迎拜陳留佛指

宋仁宗敕迎陳留佛指入內試以烈火擊以金鏈了無所損俄而舍利流出乃製發願文送還本寺初是有梵僧來陳留開教寺施天竺佛指瑞光屢發。徽宗方士咸言陳留佛指乃海狗骨詔取驗之火焚緇插十餘日色不変乃加禮送還瑞像應世

晉隱帝吳朱肱於松江得二石像銘曰維衛佛迦葉佛迎至通玄後漁者得二石鉢見佛像在鉢際送寺中。明帝海上網得文殊金像陶侃迎至江州溺水中後達法師起東林神運閣至江構之得其像。成帝高惺望江浦五色光得金像置長于寺後網得銅華

跌梵書云阿育王第四女造。壽武沙門雲真見江陵城北五色光得一銅像顯云阿育王造

宋高祖司徒王謹見東掖門地有光得金佛高七尺二寸。文帝都人孫芳妻王惠稱見江浦有光得金佛一軀。孝武廬陵太守周鑿造金像高九尺三寸官僧法均至三曲江見光浮水面因獲此像

梁武帝夢釋迦禮像入國乃遣鄒壽寺西行求像至舍衛國天監十年負像東還帝率百僚迎入太極殿。西天沙門自齋形于異中置若寺像夜起行遺梵僧云是智積菩薩

唐宣宗會昌毀寺二僧負東林文殊像藏歸繡谷峯頂寺後訪像不獲忽圓光涌於空表自是峯頂天池常見聖灯百千文殊出沒宋太宗陸澤人王緒見白兔逐之入穴見石佛五十身教就邑寺奉之。通利軍建城掘地得大石佛十身詔建淳化寺奉其像。真

宗詔造金欄加沙往羅浮中開寺奉釋迦瑞像此像來自西天。神宗詔迎衡州玉塔入京師阿育王所造第九塔也。哲宗袁州仰山舍利石塔自然出現。袁州木平山舍利石塔出現夏太守王古禱于木平塔白衣大士出現復往仰山塔泗州大士維摩居士

出現。袁州東山羅漢像出現。徽宗金州秦獲石羅漢大放光明 聖賢出化 室利房秦始皇時自西域齋佛經來化帝以異俗因之。摩騰竺法蘭漢明帝時以白馬馱經自天竺來。宋真宗騰

摩騰真身製讚。唐僧會觀齊王時自西域至吳越。高宗時。祇域晉武帝自西域至洛陽。佛齒澄晉懷帝時自西世至洛陽石勒奉之。單道開晉穆帝時杯渡宋文帝時。誌公觀音化身始宋明帝十一年終梁武天監十三年。連磨觀音化

身梁武大通元年自南天竺來。北魏文帝大統元年自梁入觀。傅大士弥勒化身出婺州烏傷縣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大同元年。陳文帝天嘉二年。宣帝大建年間。陸法和梁武太清。北齊天保。稠禪師北齊天保。法喜隋煬帝

豐干弥勒化現寒山文殊化現捨得普賢化現唐太宗正觀七年。杜順文殊化現唐正觀年。實掌高宗顯慶。萬回觀音化身高宗咸亨。中宗神龍。睿宗景雲。泗州觀音化身中宗神龍。代宗大曆。僖宗四年。宋太宗僧伽塔水光。真宗謚普照

豐干弥勒化現寒山文殊化現捨得普賢化現唐太宗正觀七年。杜順文殊化現唐正觀年。實掌高宗顯慶。萬回觀音化身高宗咸亨。中宗神龍。睿宗景雲。泗州觀音化身中宗神龍。代宗大曆。僖宗四年。宋太宗僧伽塔水光。真宗謚普照

明覺大師。徽宗京師大水僧伽立空中身侍慧岸水又一白衣跪于前既而水退。一行玄宗開元三年九年。方山李長者玄宗開元七年。宋哲宗張商英至方山昭化院得華嚴決疑論。無畏玄宗開元四年。宋真宗瞻無畏塔製讚。金剛智玄宗開元七年。不空玄宗開元八年。韋老師玄宗開元八年。馮郎婦憲宗元和普賢化身。隋洪大聖文宗太和。宋仁宗祈雨加封。草衣德宗建中。續殘德宗貞元。傳大七宣宗曾志願開塔。晉少帝吳越王開塔。湘山無量壽懿宗八年湘山全真禪師阿彌陀佛化身。龜洋真身僖宗三年泉州無了禪師及弟子惠忠二塔。觀子昭宗天復。岳林布袋弥勒化現五代梁。道賢五代唐。和米古佛五代唐。麻衣周太祖廣順。宋太祖建隆。婁道者宋太宗淳化踏寶華佛化身。真宗召見。四世界婁道者云是日光菩薩化身。法華宋太宗。仁宗默視諸齋。峨眉茂真真宗召見。南安岩主直宗時定光佛化身。龜山智悟真宗時祈雨斷臂云是五百羅漢中一。戒香痘女仁宗時四明戒香維衛古佛。李士寧仁宗時於洛陽謂衛關曰戒香痘女是維衛佛。蔡君

謨病目夢龍樹。潘森神宗時言法華云是日光佛。趙崇神宗時從潘森遊。佛陀波利普宗時額州太守蘇軾乞賜塔院額曰光梵立壇受戒。漢明帝司空劉峻等並求出家。魏齊王西天曇摩迦羅至洛陽譯僧祇律立大僧羯磨受戒。高貴鄉公曇摩迦羅乞行受戒法沙門朱士行為受戒之始。晉康帝尼淨捨於本法得戒。宋文帝僧伽跋摩至建康為沙門惠照等於缸中再受具戒。寺立戒壇為僧尼受戒。惠果等於戒壇依二眾重受具戒。寧僧統僧史略云漢度阿潘受三歸也。度淨檢從一眾也。二眾得戒慧果始也。梁武帝從約法師受具足戒太子公卿道俗從師受戒者四萬八千人。亦重受戒法。唐高宗宣律師於淨業寺建石戒壇為岳澹沙門再受具戒撰壇經。代宗敕大興善寺建方等戒壇。穆宗中書令王智與於泗州建方等戒壇。請過聖度僧。敬宗敕兩街建方等戒壇左街安國寺右街興福寺。宜

宗以會昌沙汰敕上都荆揚汴益立方等戒壇為僧尼再度者重受戒法。懿宗敕兩街四寺各建戒壇度僧。宋太祖以僧尼無間教尼寺置壇受戒尼大德王之。真宗昇州崇勝寺賜名甘露戒壇。詔京師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元七十二所京師別立大乘戒壇設像置經。周穆王子於沁水石窟造迦葉佛像。秦繆公造佛銅像。漢桓帝鑄黃金浮屠老子像。晉武帝侍中荀勗於洛陽造金像十二。武安法師於檀溪寺造銅像能自起行放光燭天。慶士戴遠自造無量壽佛像置靈寶寺起超操香作禮勃然烟上。安帝江表託戴顯造觀音夜夢人令改造弥勒觸手成妙。恭帝詔瓦官寺鑄丈六金像放光滿寺。宋文帝徐州造丈六金佛有冠劍則像身流汗。孝武路太后於中興寺造普賢像。梁武帝幸同泰寺鑄十方佛金銅像。北魏獻文敕為太祖下五帝鑄丈六釋迦佛五軀。孝明為太后胡氏建永寧寺丈六金像浮屠九層高九十丈詔諸郡立五級浮屠。孝莊孟仲暉造夾紵佛每夜速應行道。

孝武於羊寺建浮舍設萬僧齋石佛俯首
終日
唐高祖為太祖下造等身佛三身。太宗恭
虞世南造佛像一軀以資冥福。高宗敕
洛陽龍門山鑿石龕盧舍那佛高八十五尺
沙門智遠於龍門山鑿石佛一萬五千身

武后敕天下僧尼日一錢作大像于白司馬
坂。玄宗勅諸郡開元寺鑄皇帝等身金銅
佛像。沙門海通於嘉州大江鑿石為弥勒
佛高三百六十尺覆閣九層

晉天福天竺沙門道翊獲奇木造觀音像持
古佛舍利置臺相中白光煥發。宣徽將朱
崇掘地得大石佛舍家為寺。開運初教為
高祖駕大藏經奉安明聖寺。

漢高祖上柱國郭令威立石碑金剛經于壽
春
宋太祖敕蓋州雕大藏經板。敕往峨眉山
敕飾佛像。真宗封泰山詔修眾像三十二

身御製修像記。敕沙門極演備龍門山石
龕佛一萬七千身。哲宗敕往東林妝神運
五殿佛像。蘇軾繪水陸像作贊十六篇。
蘇軾得張氏畫十八羅漢為贊以授弟軾。
高宗給事中馮徽造大藏經四十八所
建寺造塔

周穆王子於鼓山建竹林寺

漢明帝始造白馬寺維陽京城內外十寺白
馬寺東造佛舍利塔

魏吳王孫權武昌造昌樂寺潘夫人造惠賢
寺尚書令闕澤舍宅為德潤寺

晉惠帝會稽諸葛氏造靈寶寺。成帝尚書
今李邀以句容宅靈耀寺王羲之廬山寺為

歸宗寺。許詢建塔四層之相輪一朝風雨
輪盤自備。康帝中書令何充舍宅為建福

寺。康帝詔建元官寺。廢帝詔為支遁法
師建沃州寺。簡文帝詔為尼道客建新林

寺。長干寺造三級塔。孝武帝海陽刺史
陶範舍所居為永法師建西林寺九江刺史

担伊為遠法師建東林寺。荆州牧桓冲命
曇翼法師建東西二寺常及萬僧

宋高祖范泰建祇洹寺謝靈運建招提寺。
文帝為高祖建報恩寺。敕沙門道祐往鄆

縣建浮舍三級。沙門曇摩家多於鄆縣建
阿育王塔

齊高帝沙門玄暢建齊隆寺感育衣神人遠
山守護。武帝居士明僧紹以攝山宅為棲

霞寺
梁武帝曰宅七夜放光敕建光宅寺。詔修
長干塔得琉璃瓶成舍利八段。同泰寺浮

舍更建十二層浮舍。華陽真人陶景景
於茅山建浮舍白塔。岳陽王蕭詵鎮越

州重修觀木二塔。知前身是許詢
北魏文成大復佛法詔郡縣各建浮舍一區

。敕建麻野寺與禪僧數百習學禪定。孝
文為太后建報德寺為羅什法師曰居草堂

建二級浮舍。宣武洛陽殿輝閣地下鐘聲
得金佛一菩薩二遂舍宅為寺

北周常念寺藏舍利光明自瓶出建浮舍奉
安之

隋文帝詔相州戰地為軍士死事者建寺蓋
福。辛彥之立十五層浮舍張元神遊天上

見一堂天人曰辛刺史當居此。詔天下名
藩建靈塔奉藏舍利凡百十一塔靈瑞之迹

備在僧傳。唐公李湘舍宅為清禪寺。詔
建禪定寺召曇遷法師集名德百二十人居

之。智者禪師至五泉感閻土役神兵造寺
。真觀禪師於虎林山建天竺寺。煬帝智

者遺言於天台山造國清寺

唐高祖為沙門景暉立楞嚴寺為沙門善獻
立慈悲寺為并州起義立義興寺。太宗詔

以皇家宅為興聖寺。詔於建義以來交
兵之虞各建寺破劉武周於汾州立弘濟寺

寺百藥撰碑。詔以慶善宮為釋太

右建慈德寺為皇太子承乾建普光寺。詔以洛陽曰宅為天宮寺。詔為魏太后建私福寺。皇太子為文德皇后建慈恩寺。高宗敕建西明寺大殿十三所。唐宗詔以沙門志雲所造汴州建國寺為大相國寺。神龍中。玄宗敕以寢殿材建安國寺。新勒殿。敕天下諸郡建開元寺。龍興寺。肅宗上皇幸成都沙門英幹施粥救貧餼額國還再清教建大聖慈寺九十六院八十五百區。尚書右丞王維與弟縉奉佛母復以輞川第為寺。代宗夢遊山寺望日邪山建刺進衛賜名寶應寺。帝夢牛首山辟支佛來見。教山中建七級浮屠。淮西兵馬使李重倩舍宅為佛經坊。賜名寶應。宣宗教天下諸寺脩治諸祖師塔。昭宗敕羅什譯經處重建草堂寺。晉曹山有梵僧群集山頂飛行而去。敕建荷王禪寺。

寺造羅漢像五百十六身。開寶寺建塔十一層三十六丈。上手藏舍利塔。放光照天地。真宗詔賜金修峨眉普賢寺。沙門鑰全自西天還得佛舍利。建塔揚州。勅江寧府長干寺塔。賜名聖感。詔并州建資聖院。為將士戰亡追福。仁宗勅京師建慈化寺。為先帝薦福。勅再建靈感塔。內侍李允寧奏以第宅創十方淨因寺。詔建禪師居之。英宗教天下私造寺院並賜書聖之額。神宗勅開寶寺靈感塔。御篆鴻福圓成之塔。哲宗四明延慶沙門介然創十六觀堂。陳瓌為記。徽宗雲居祐禪師作三塔白雲端祥師建祖堂。洪覺範論之曰。雲居白雲。讚度高遠。斯可為天下法。高宗教天下州郡立報恩寺。為徽宗追嚴。教西湖北山。建天申萬壽圓覺寺。孝宗賜內帑於上竺建藏殿。敕賜錢於上竺建十六觀堂。內輪樓輪記。勅於禁中。建內觀堂。一遵上竺制度。

西天求法。魏高貴鄉公沙門朱士行。西遊于闐。得放光般若。晉安帝沙門法顯。自西域往五天竺。得經像。泛南海而還。宋高祖曇無竭。往西竺二十年。還揚都。譯經。復嚴帝沙門法獻。西遊于闐。得提婆品。梁沙門智宣。往西竺。得梵經。陳宣帝沙門智圓。往西竺。隋文帝時。得梵經。還。北魏孝明遣使者宋雲。沙門法力。往西天。得梵經百七十部。還。北齊後主沙門寶暹。等往西天。得梵本。還。隋文帝。陳朝沙門智周。等往西天。求經。還。唐太宗。勅李義表。王元策。使西竺。登耆山。刻碑。紀唐威德。玄奘三藏。自西天。求經。還。召見。詔撰西域記。武后。初。義淨。三藏。自南海。附船。往西竺。求法。至。是。將梵本。寄佛遊。國。述南海。寄歸。傳求法。高僧傳。玄宗。沙門。惠。日。往西天。還。召見。說法。賜。佛。懸。三。藏。法師。梁太祖。沙門。智。宣。往。西竺。求。經。還。進。佛。骨。梵。經。宋太祖。沙門。道。圓。遊。五。天。竺。還。進。舍。利。梵。經。沙門。行。勤。等。應。詔。往。西竺。求。法。所。經。諸。國。並。賜。詔。書。令。遣。人。前。導。沙門。建。成。自。西竺。還。進。貝。葉。梵。經。真宗。開。封。府。陳。智。言。沙門。往。西天。取。經。者。宜。察。人。材。仁宗。沙門。懷。問。乞。往。西竺。為。今。上。建。塔。千。佛。金。剛。座。側。沙門。懷。問。得。齊。永。定。等。自。中。天。竺。還。進。佛。骨。舍利。貝。葉。梵。經。西。天。碑。十九。本。

東土譯經
漢明帝摩騰竺法蘭至始譯四十二章經法
蘭又譯佛本行經五部。桓帝支謙譯般若
三昧經等二十一部。靈帝竺佛朔譯道行
般若經終漢之世譯經三百餘部。信士嚴
佛調譯古維摩經

魏齊王曇摩迦羅譯僧祇律曇無德譯四分
戒本。康僧鎧譯無量壽經。高貴鄉公沙
門弗延至洛陽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沙
門朱士行至于闐得放光般若經。孝武
晉武帝竺法護譯正法華涅槃經等。孝武
鳩摩羅什至秦譯大品般若經。安帝羅什

在秦譯妙法華經。道安經維摩經大智度論
。曇無讖至涼譯悲華經大般涅槃經和十
佛陀耶舍在秦譯四分律。佛陀跋陀羅於
建康譯華嚴經。十惠嚴惠觀筆受
宋武帝佛陀什譯五分律。文帝曇摩密多
譯普賢行法經。量良耶舍譯無量壽佛經

齊高帝曇摩耶舍譯無量壽經
梁武帝沙門求善譯文殊般若經帝親筆受
。真諦譯金光明經。簡文帝真諦譯起信
論俱舍論
北魏宣武菩提流支於紫極殿譯經帝親筆
受

陳文帝開那崛多譯佛本行經三十二部學
士費長房筆受
隋文帝多囉多重譯法華經
唐太宗玄奘三藏上新譯菩薩藏經顯揚
教論等。英法師譯瑜伽地師論教須賜九
道總管御製聖教序。高宗佛陀多羅譯圓

覺經。勒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兼譯
經潤文。詔玄奘三藏譯大般若經六百卷
。沙門會寧泛濫至河陵國遇智賢對譯涅
槃後分經二卷。敕三藏日照杜行顛共譯
偈項等勝兒勒不避國諱。武后遣使往于
闐國迎實叉難陀至東都重譯華嚴經八十

卷。中宗宰相房融至南海遇般刺
家諦譯首楞嚴經。融親筆受。詔義淨三藏
譯藥師七佛經上親筆受。詔菩提流志於
佛光殿譯經上親筆受百餘侍坐。菩提流
志譯寶積經僧文館學士武平一充翻經使
。盧藏用等潤文。菩提流志進新譯經賜齋

林光殿敷畫工。翻經大德于殿壁。睿宗
菩提流志譯寶積經宰相張說侍郎陸象先
博士賀知章等潤文。德宗菩提流志進寶
積經百二十卷御製聖教序。般若三藏譯
烏茶國進本華嚴淨行品帝親預譯場臨文
裁正。般若三藏澄觀法師進新譯華嚴經

四十卷。憲宗勅議議孟簡等於禮
泉宮監護譯經潤文
宋太祖天竺沙門法天譯無量壽經王龜
從潤文。太宗召法天入京師始興譯事。
三藏天息災施護至教赴闕召見。詔建譯
經院。今天息災等居之。述譯經儀式自譯主

至潤文凡九位車駕親幸賜坐耐瑜。真宗
上幸譯經院觀譯經。知制誥朱子昂兼譯
經潤文官。侍郎陳恕言譯經院久費供億
乞罷之上以先朝盛典不許。宰相王欽若
兼譯經潤文使。宰相丁謂兼譯經潤文使
翰林學士晁迥李維兼潤文官。仁宗三藏

惟淨乞停罷譯經上曰三聖曰典焉敢即廢
且琛貢之籍非鴻臚則不可識。宰相章得
象兼譯經潤文使。宰相文秀兼譯經潤
文使。翰林夏竦等進新譯經者義七十卷
。右僕射譯經潤文使呂夷簡來知政事潤
文官宋綬奉詔備法寶錄。宰相富弼兼譯

經潤文使。徽宗譯經三藏金總持南遊江
浙。目僧數
唐玄宗沙門智昇撰開元釋教錄凡五千四
十八卷
宋仁宗三藏惟淨進天聖釋教錄凡六千一

百九十七卷

北魏孝靜僧尼二百萬人寺三萬所

北齊文宣僧尼四百萬人寺四萬所

宋真宗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人尼六

萬一千二百四十人。仁宗僧三十八萬五

千五百二十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人。

神宗僧二十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人尼三萬四千

三十人。高宗僧二十萬

天台傳教

北齊河南文禪師悟龍樹一心三智之旨為

思禪師說三觀口決

陳文帝思禪師於大蘇山為顯律師說四安

樂行示普賢道場。廢帝思禪師來居南岳

為岳君授戒法。宣帝顯禪師於金陵瓦官

寺為儀同沈君理等開法華經顯。少帝詔

瓦官禪師赴太極殿開大智度論顯仁王般

若經顯。詔瓦官禪師居光宅寺帝幸寺聽

講仁王經。光宅禪師講法華經章安頂禪

師預聽

隋文帝晉王廣於揚州迎禪師授菩薩藏師

師曰智者。智者禪師於玉泉山為閻王父

子授菩薩戒。智者於玉泉山說法華女義

章安預聽。智者於泉玉山說摩訶止觀章

安預聽。恭帝章安於天台國清為法華威

禪師說止觀

唐高宗法華為天宮威禪師說止觀。武后

天官為左溪朗禪師說止觀。玄宗左溪為

荆溪然禪師說止觀。代宗荆溪於佛隴為

運法師說止觀。德宗運法師於國清為備

法師說止觀。文宗備法師於禪林為外法

師說止觀。僖宗外法師於國清為秀法師

說止觀。昭宗秀法師於國清為味法師說

止觀

晉高祖疎法師於國清為安法師說止觀

宋太祖齊法師於螺溪為通法師說止觀諸

法門。太宗通法師於寶雲為禮法師說止

觀諸法門。真宗禮法師於南湖保恩峇日

本源信法師問目賜保恩額為延慶同異開

師作誠誓辭二篇俾為長講天台教法之地

。禮法師結十僧備法華懺三年焚身供法

翰林楊億貽書勸請住世。詔賜東掖山智

者教文印本四百六十卷。都對李遵

勗奏四明禮法師高行遺身上嘉歎賜彌法

智。詔遣內侍俞源清往四明延慶請法智

領眾修懺祈福為述修懺要旨。章懿太后

遣使詣天竺請式法師為國行懺師上金光

明護國儀因奉天台教卷乞入大藏。仁宗

教內侍楊懷古詣天竺為國祈福式法師復

乞天台教文入藏。延慶法智於佛生日繼

魚鳥述放生文郡守曾會以開教樞密劉筠

撰文立石寺門。延慶法智策試生徒名開

幃四十二章至今為法。詔賜天台教文入

藏飯靈山千眾。東掖山如法師集百僧備

長藏都尉馬遵勗聞于朝賜號神照與郡守

章得象諸賢結白蓮社。神宗海月大師忠

辨居天竺靈山郡補都僧正凡管内寺院虛

席會諸刹英俊開問義科場翎名考校。孝

宗勅福州東禪院天聖二年降旨天台教部

鏤板入藏。寧宗荆門軍乞加封玉泉智者

勗賜靈惠大師。理宗靈山守愚奏法智大

師所著記鈔二百餘卷乞入藏制可

禪苑傳燈

梁武帝大通元年善提達摩汎海至廣州詔

入見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師云不識帝不契師渡江入

魏

北魏孝明武泰元年達磨自梁入魏止嵩高

山少林面壁三詔不至。文帝大統元年達

磨傳法及袈裟於惠可端坐示滅髮熊耳山

定林寺

隋文帝二祖惠可先傳法於僧祭性正教寺

說法有和法師誇于邑加以非法先謂棄曰

0027

吾有宿累今當償之。煬帝三祖僧祭居皖

公山傳法於沙弥道信儼立而化

唐太宗四祖道信居黃梅山四微不起。四

祖居破頭山有老僧號栽松道者寄生周氏

女見四祖令出家是為弘忍。四祖望破頭

山紫氣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忍曰莫是

和上它日橫出一枝佛法无祖曰如是。高

宗五祖弘忍見行者惠能壁間書偈夜召能

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

并所傳袈裟用以表信能通夕南邁明上座

迨至度嶺能擲衣鉢於石上明舉之不動

。高宗牛頭融禪師得法於五祖應橫出一

枝佛法之記。慧能至廣州值印宗禪師為

其落髮受戒大開東山法門年歸曹溪。○

中宗遣使迎六祖入京行道表辭以疾。肅

宗敕使往韶州迎六祖衣鉢入內供養。代

宗夢六祖請衣鉢還山救劉景項戴送還。○

詔忠國師入見問太白山人識山識地識字

善笑。○憲宗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當禪

師如何是芥子納須弥。○居士龐蘊問馬

祖云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龐公謂

州牧于頔曰但願空諸所有誰多實諸所無

。百丈海禪師始創禪居稱長老上堂升座

主賓問酬云後世廣之名禪苑清規。○穆宗

侍郎白居易見歸宗位師泥壁。○白居易

知杭州問道烏巢禪師。○文宗觀察使陸

巨諤南泉入郡問道。○宣宗敕鹽官齊安

禪師以師禮召力辭。○召弘辨禪師入見問

道。○懿宗雪峯存禪師居山四十年法席冠

天下。○昭宗仰山寂禪師察法於嵩山世

稱滿仰宗。○趙王見趙州諗禪師云

梁太祖玄沙備禪師閻王侍以師禮

唐莊宗召三聖惠然禪師入內殿問禪法

周世宗江南唐後主以師禮待益禪師謚大

法眼

宋太祖敕韶州開觀雲門塔真身如生迎赴

關供養。仁宗眉山蘇洵謁祖印禪師問

法。○大覺禪師乞歸老山中進頌云。○英

宗建禪師乞歸育玉山建奎閣奉先朝聖

製蘇軾作記。○神宗詔華廬山東林為禪席

舍揆禪師居之應遠公七百年之誼。○哲宗

詔陽南華重辯請蘇軾書柳宗元六祖碑云

○四明大梅山英禪師稱照禪師分慈愍三

藏集謗禪宗為異見著作解謗以詰之

徽宗知和禪師至四明正言陳丞相居東湖

二雲山一席為侍者

律宗垂範

梁武帝度律師泉聖點記

陳宣帝文律師上書免僧侶轉輸之役。○瓊

律師勅總知國內初受戒者參律五夏

北魏孝文法聽律師專講四分律門人道署

錄為義疏

隋文帝豐嚴律師帝手勅曰弟子是俗人天

子律師是道人天子由是度人至數萬

唐高宗宣律師在西明寺行道足跡有聖者

扶其足曰北天王太子那吒奉命來衛及獻

佛師與天人廣問神相西天跡迹作天人感

通傳。○智光律師於廣州與行者惠能授滿

分戒。○中宗敕文綱律師入大內安居行道

。○詔道岸律師入官為妃主授歸戒命書形

林光官製御讚。○玄宗日本國沙門榮唐至

揚州律師鑒真與唐附船而去王迎勞之館

毘盧殿請授歸戒日本律學始此

宋仁宗杭州允堪律師述會正記釋南山律

久。○徽宗杭州元照律師約法華開顯作資

持記釋南山律文。○理宗明慶思律師奏南

山大智律文乞入藏制可

神尼異行

晉康帝比丘尼淨捨於本法得戒有天下女

庭忻然攜手躡光升天。廢帝洛陽東寺尼

道馨說法華維摩聽者如市。簡文帝召烏

江寺尼道客授八關齋戒。○孝武帝桓温在

姑熟有異尼來見求浴以刀破腹斷兩足謂
溫曰卿若作天子亦當如是云云
宋文帝尼道壽誦法華有寶蓋垂覆頂上
明帝尼淨秀感龍王諸天驅使
梁武帝刻川尼法宣誦法華見帳蓋覆其上
郡守請為越城母師

陳武帝高郵尼誦法華十爪生華彌華手尼
隋文帝始生般若寺尼智仙視育之及長密
告之曰汝當大貴佛法暫廢賴汝而興
唐武后絳州二女亡旦詣墳號哭忽生蓮花
五莖后聞召一女親為落髮。德宗安國寺
二尼持法惠忍同修法華三昧忽有尼號空
姑奉止宿中夜身光赫然人謂是普賢

名山勝迹
阿育王山晉武帝時劉薩訶至鄒山求舍利
塔始建精舍因號阿育王山。太白山晉惠
帝沙門義興廬於山中太白化童子給侍因
號天童太白山。唐玄宗高僧法摩案迹
立精舍誦法華太白化童子送供因號太白
禪師名其山曰天童。天竺山晉成帝沙門
竺惠理至廬林山。唐武宗時鷲曰中天竺靈
鷲小巖何年飛來因名天竺山飛來峯靈隱
寺。石城山齊武帝沙門僧護於劍縣石城
山鑿石造彌勒佛後有僧淑僧祐相繼鑿成

高十一丈天神謂宣律師即護祐後身世
稱為三生石佛。唐昭宗吳越王遠瑞相寺
以奉石像。羅浮山唐玄宗勅羅浮山是華
首善體住屢特立延祥寺。五臺山記云山
形五峙周五百里中臺高四十里上有文殊
彌勒石像東南有清涼寺文殊所居。太平
寺。唐高宗勅沙門會曠詣五臺見金光滿
殿空聲善哉。蜀賓沙門佛陀波利至五臺
遇老人令還西土取佛頂尊勝咒云。代宗
沙門法照詣五臺見金門樓觀文殊普賢分
座說法因建竹林寺。憲宗無著禪師入五
臺見山翁牽牛隨入一寺呼均提童子進玳
瑁盃對飲酥酪。穆宗裴度奏五臺文殊見

從者萬眾。宋太宗勅內侍往五臺造金銅
文殊萬菩薩像重飾真容華嚴十寺。大洪
山唐文宗善信大師斷足而化張武陵父子
侍立亦解化人稱大聖二聖云。峨眉山志
云昔蒲翁入山見普賢大士真相自茲顯迹
宋太祖敕往峨眉山莊嚴佛像因嘉州妻普
賢見相。太宗勅往成都鑄金銅普賢像安
峨眉山白水寺三峨高出五岳秀甲九州為
震旦第一山。通判王褒往峨眉見瓦屋山
皆變金色中有普賢。敕造寶冠袈裟往峨
眉普賢寺見大士乘紫雲行空中。鷹蕩山

山頂大池相傳為鷹蕩下二潭為龍湫諸矩
羅尊者所居。補陀山唐宣宗補陀
山在大海中去鄞城東南水道六百里大悲
經所謂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山有潮音
洞洞前石橋瞻禮者或見大士善財淨瓶頻
伽云天下名山不止於此
空教感通
魏正始康居沙門康僧會入吳吳主令求舍
利潔齋懇求三七日鏗然有聲云
晉成帝蘇峻亂焚燒官室獨樂賢堂所置釋
迦像不壞
宋文帝將軍王玄謨將形夢人教念十句觀
音經遂得免此齊武成孫敬德有罪當死夢
僧教誦經千遍臨刑刀三折宋嘉祐龍學梅
摯妻失目夢白衣教誦十句觀音經雙目復
明此三前
齊武帝劉彞母疾誦觀音數萬夢僧曰夫人
冀盡當為申延六十日。竟陵王夢中作維
摩一契詠之群鶴飛舞。晉安王七歲母病
請僧行道銅鑿蓮花鮮紅七日。明帝騰曇
恭五歲母病思瓜俄有僧遺一瓜
比魏文成踞勒國進佛袈裟長二丈帝命焚
試終日不熱。孝莊永寧寺淨齋夏東萊人
見在海中

隋煬帝為智者設千僧齋觀溢一人感謂化
身來受國供開視重塔唯空牀虛帳

唐高祖李錄事亡往餘法師慶聽法與人言
曰人頭以上便是鬼神諸天充滿。高宗英
禪師修設梁武水陸感奏莊嚴王張儀等致
謝云。憲宗法師智誓炊飯散郊外祝之曰

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往鄴城開講
座下千象皆年少。官軍與吳元濟戰鄧隱
峯振錫飛空兩軍仰觀歎異。懿宗禁中設
萬僧齋有長眉僧來應供受觀畢陵空而去
昭宗文矩禪師謁西院時五百僧俱染時
疾師以杖點之隨杖而起

宋太祖至相國寺見僧醉嘔窻令小塔取吐
物則真乳香。上親征揚州以固拒欲阮之
有沙門稱清範來乞恩有翌日幸龍興寺見
殿上羅漢手擎草表。真宗開寶寺金色光
見上幸敬觀地上獲舍利五千粒。仁宗夢
龍塘景德寺地遣使視之僧道隆卧門外召

見為建院云。相州發塔基得佛髮舍利引
之甚長人從中過往來不斷。神宗雷峯才
法師為靈芝元照等授菩薩成見觀音像放
光。朱壽昌刺血書經求母五十年得於同
州。哲宗張商英遊五臺見文殊在金光中
。楊傑詣雙林灌大士輪藏自轉。登封令

持誦功深
晉安帝沙門曇翼誦法華感普賢來試云。
沙門法柱誦法華房門神兵衛護。沙門曇
蓮赴日鳩神祠講法華九十月
宋孝武沙門僧瑜常持法華是年入禁齋焚

身所居生雙桐樹。沙門惠蓋誦法華焚身
帝駕往勸止不從詔焚慶遠樂王寺
梁武帝虔誦法華舉家聞上行先生已生
淨土。元帝瑛法師誦般若經獲延年
北魏博士盧景祐繫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
隋文帝沙門惠盈誦法華五道大神請授戒

持誦功深
晉安帝沙門曇翼誦法華感普賢來試云。
沙門法柱誦法華房門神兵衛護。沙門曇
蓮赴日鳩神祠講法華九十月
宋孝武沙門僧瑜常持法華是年入禁齋焚

身所居生雙桐樹。沙門惠蓋誦法華焚身
帝駕往勸止不從詔焚慶遠樂王寺
梁武帝虔誦法華舉家聞上行先生已生
淨土。元帝瑛法師誦般若經獲延年
北魏博士盧景祐繫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
隋文帝沙門惠盈誦法華五道大神請授戒

法
唐高祖書生荀倩空中書金剛經曰擬諸天
讀誦後大雨其地丈餘不濕異僧曰此地空
中有經諸天以寶蓋覆之。太宗岑文本常
念普門品乘舟兵舟覆隨波至岸後於家
設齋一僧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定終至富

貴太宗朝為中書令。玄宗沙門慧金誦法
華經至寶塔品塔忽現前。遂州任善病亡
同一僧至闕王所僧曰常誦金剛經忽有五
色雲迎僧舟夫真官謂善曰汝亦曾誦即令
放還漣水趙壁路達亡妻言今受苦可取衣
葦造金剛經一部將畢因過墓所老人云汝

妻已生天。蘇珪合家常誦金剛經妻崔氏
以瘦悴竊食肉為骨骸氣絕見闕王責曰汝
夫是肉身菩薩汝何為食肉賴有誦經切延
壽二十年遂蘇。肅宗沙門抱玉入京受戒
帝夢吳僧誦法華口出五色光云。代宗沙
門道遵置法華經院舉高行十四人常持法

華以燭繼晷。別駕周伯達常持金剛經忽
見梵僧自稱須菩提謂曰汝誦經何不斷肉
佑達悚懼即蔬素祥感屢見。父宗尚食厨
烹雞子忽群如呼觀音菩薩救不得用雞子
又一日食蛤蚧有聲不開者俄變為大士形
因詔天下寺院皆立觀音像

宋太祖詔沈義倫以金銀字寫金剛經召沙
門崇蘊入內講演。孝宗四明沃承璋行雪
月大師般若經開云。光宗都官陸沉日誦
法華三部及檢蓮華香氣自口鼻而出
西遊樂園
晉廬山東林遠法師與西林永法師劉遺氏

宗炳嘗次宗十八賢結社念佛

梁武帝度誅家人聞空聲云上行先生已生淨土

北魏太武繼沙門玄高惠崇殺之弟子法進

號呼即見高於空中問和上與崇公當生何

所高曰我往惡處度生崇公已歸淨土

唐太宗善導法師至京師造彌陀經十餘萬

卷畫淨土變相二百餘壁滿長安中並從其

化云德宗法照法師於并州行五會教人

念佛帝聞東北方有念佛聲遣使尋至太原

乃迎入禁中教官人念佛亦及五會沙門

以廣徃新定化郡人念佛每外座唱佛衆見

一佛從口出連唱十聲則見十佛後放異光

數道而逝宣宗白居易畫西方淨土一部

晝夜供養一夕念佛而化懿宗湘山全真

禪師生亡世稱無量壽佛化現

宋太祖吳越王錢氏請畫禪師居永明日暮

姓別峯念佛後焚香告衆加趺而化仁宗

文彥博在京師與嚴禪師結僧俗十萬人念

佛○哲宗楊傑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

威佛來迎蘇軾嘗攜阿彌陀佛一軸曰此

軾徃生西方公據也高宗金虜破四明通

湖心肇律師北行至京口謂人曰吾西歸矣

即聞笙歌之聲一時軍民咸見師面望念佛

而化○待即吳秉信被召至蕭山驛舍聞天

樂聲即曰金臺已至言訖而化○孝宗龍舒

王日休念佛日千拜一夕云佛來接我也吃

然立化為淨土文行於世若欲知古今後生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三

佛十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三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一 七九〇頁上三行「方山」，徑作「万

山」。四行同。

一 七九一頁上二行「終目」，徑作「終

日」。

一 七九一頁中二三行第四字「白」，

徑作「舊」。下同。

一 七九三頁中五行「瑜伽地師論」，

徑作「瑜伽師地論」。

一 七九四頁上二三行「泉玉山」，徑

作「玉泉山」。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四

宋咸淳四明福泉沙門

志慧 撰

歷代會要志第十九之四

三教出興 三教允運

三教誦儀

內律分財 僧制治罰

僧先道後 僧籍免丁

賜謚封塔

褒恤終亡

臨終瑞相

君臣慢法

韓歐排佛

化胡偽經

事魔邪黨

毀法惡報

三教出興

釋道儒

周昭王二十六年

四月八日

佛徒母夫人

右脇而出自行七步

舉右手而言曰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

四月八日五色光氣入青紫

徵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

老聃姓

三十四年

穆王五十五年

二月十五日

佛

在俱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入般涅槃

二月十五日

西方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山川震

動太史尼多曰西方聖人終亡之相

穆王

時父殊目連西來化王於終南山造三會道

場王子造迦葉佛像

義王三年秦繆公獲

石像由余曰佛神也

秦始皇四年西域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持

經至帝囚之有丈六金神破戶出之

漢武帝元狩四年霍去病討匈奴得祭天金

人長丈餘帝列於甘泉宮焚香禮敬

成帝鴻嘉二年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

漢明帝永平七年帝夢金人大六飛行殿庭

傳教曰西方聖人其名曰佛帝乃遣蔡愔等

西域於月氏遇摩騰竺法蘭得佛像梵經

戰以白馬達于洛陽

列子著書稱孔子答商太宰曰西方之人

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

而自行

文中子或問佛曰聖人也其教如何曰西

方之教也

周定王三年九月十四日老子生於楚陳郡

令著道德經西之流沙

漢靈帝光和二年老君降天台山以大洞靈

寶經并三籙感應篇授仙人葛玄

北魏太武延和二年嵩山道士寇謙之遇太

上老君命為天師又遇老子玄孫李善父授

唐高宗乾封元年幸亳謁老君上尊號曰玄

元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后

玄宗開元二十九年上夢玄元皇帝遣使得其像置興慶宮

命畫真容置諸郡開元觀詔諸郡立玄元皇

帝廟天寶元年老君降丹鳳門令田同秀

奏性尹令曰宅掘取金匱寶符以鎮國改元

天寶二年上老君號曰大聖祖玄元皇帝

七載上老君號曰聖祖大道玄元皇帝

十三載上老君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

玄元天皇大帝

僖宗詔成都老君玄中觀

改名青羊宮近官田地多植蔥蒜與穢薰蒸

賜錢買歸靖廬

周靈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魯陬

邑景王十年孔子朝周問禮於老子

敬王十九年為魯中都宰二十一年為司空二

十二年為大司寇諫少正卯墮三都魯定公

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遂適衛三十六

年自衛反魯則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以魯

參孝為作孝經三十九年魯公西狩獲麟孔

子傷麟出非時遂絕筆於春秋四十二年四

月乙丑孔子卒葬泗水上弟子三千人身道

六藝者七十二人

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孔子褒成宣尼公

宋孝武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

梁武帝天監四年詔天下立孔子廟

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詔孔子為文宣公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曰制釋奠以周公為先

聖孔子為先師至是房玄齡建議請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陪饗詔可。高宗幸魯祠孔子追封大師。武后追謚孔子隆道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南齊生弟子封公侯伯。

宋真宗祥符元年幸曲阜謁孔子廟特拜加謚玄聖文宣王。五年避聖祖諱改至聖文宣王。仁宗教賜兗州先聖廟飛帛御書殿額祭文。神宗封孟子鄒國公陪饗文宣王廟。哲宗賜先聖廟田百頃。寧宗監詣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徽宗崇寧三年以王安石陪饗文宣王廟五年詔文宣王冕

十二旒服九章政和元年勅先聖廟用二十四戟賜禮器大成新樂。欽宗勅毀王安石陪饗。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敕兩京諸郡立齊太公廟。肅宗上元元年追封太公為武成王祭典同文宣王。

宋真宗祥符元年封太公昭烈武成王。哲宗幸武成王廟肅摺。三教危運。儒道釋。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以詩書百家語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盡市三十五年以諸生誹謗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人阮之威

陽 漢桓帝延熹八年宦官告司隸校尉李膺交結生徒詔捕黨人辭及二百餘人皆天下名賢父之赦黨人禁錮終身。靈帝建寧元年宦官殺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捕宗親賓客悉誅之李膺諸獄考死黨人死者百餘人天下儒學有行死徒廢禁六七百人。唐景宗天祐二年朱全忠入長安冀宰相裴樞朝士三十餘人殺之投屍于河。宋哲宗紹聖三年詔父孝博三十七人為元祐黨人。徽宗崇寧三年置元祐黨籍司馬光三百九人刻石文德殿門五年禁出西方

詔毀文德殿黨籍。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請與西竺摩騰角法不勝貴叔才自感而死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並令出家。梁武帝天監二年率群臣士庶發菩提心永業道教十六年敕廢天下道觀道士皆友俗。北齊文宣天保六年道士請與釋角法不勝詔道士並從剃度自是齊境並無道士。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并罷釋道二教。晉安帝隆安二年桓玄輔政詔沙汰僧尼廬山遠法師上書力辨遂寢。陳後主至德三年朝議令僧尼無業者皆休

道智禪師即侍披簡。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帝信司徒崔浩說策誅天下沙門焚毀經像後崔浩以罪腰斬族誅帝為常侍宗愛所弑文成即位大復佛法。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帝信術元嵩說并罷釋道二教並令還俗宣帝即位詔復佛法。靜帝大定元年詔復釋道二教杜折入冥見周武在鐵嶽受苦。

隋文帝詔周朝廢寺咸與僧管戶口出錢建立經像。煬帝大業五年詔僧徒無德業者並令罷道智者弟子大志上表然臂乞與三寶認竟不行。

唐高祖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乞廢佛法凡七上疏詔僧道戒行虧闕者悉令罷道月餘停前沙汰奕惡病死有人入冥聞已付越州泥黎。玄宗開元二年宰相姚崇奏沙汰僧尼偽濫者萬二千人並令還俗禁度僧道寺

鑄佛寫經。開元十五年勅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之功德移入近寺公私望風凡大屋大像亦被殘毀。文宗太和九年翰林李訓請沙汰僧尼毀大內靈像夜大風壞殿屋城門帝懼敕停沙汰。武宗會昌五年用道士趙歸真宰相李德裕謀毀拆天下寺院

道智禪師即侍披簡。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帝信司徒崔浩說策誅天下沙門焚毀經像後崔浩以罪腰斬族誅帝為常侍宗愛所弑文成即位大復佛法。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帝信術元嵩說并罷釋道二教並令還俗宣帝即位詔復佛法。靜帝大定元年詔復釋道二教杜折入冥見周武在鐵嶽受苦。

隋文帝詔周朝廢寺咸與僧管戶口出錢建立經像。煬帝大業五年詔僧徒無德業者並令罷道智者弟子大志上表然臂乞與三寶認竟不行。

僧尼歸俗者二十六萬人長安人夜見穆王
家史云李炎奪壽去位宜宗即位捕趙真
寺十三人誅之李德裕與死崖州
周世宗顯德七年勅民間銅像鑄錢廢
寺院三千三百所不許私度僧尼有武將周
百勝入冥見世宗卧鉢鉢鉢受罪本朝太祖大

後佛法
宋徽宗詔釋氏水陸道場不當設三清等位
天帝不應與鬼神同列道法師曰毀佛之禍
兆於此矣○宣和元年用道士林靈素言詔
改佛服天尊服僧尼中冠執簡稱德士高僧
日華嚴等不奉詔開封尹威章捕文叔殺之

左街求道法師上書諫上怒流道州臺臣言
靈素妄議遷都改除釋教上寤故死温州二
年詔大復僧尼○高宗紹興十二年詹叔義
上表乞住賣度牒十五年敕僧道納免丁錢
侍郎吳秉信請度牒論而出靈隱道昌禪師
乞行度牒不報侍郎吳子才乞行度牒罷歸

田里二十年大欽民間銅器寺觀佛像鐘磬
並令置籍每斤收錢二十
文中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
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
備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社

三教孰偽 儒 道 釋
秦李斯初學于荀卿及為秦相請以詩書百
家語誥守尉雜燒之
漢宣帝中平初鉅鹿張角輩黃老以符水療
病攝太平道十餘年間眾數十萬時稱黃巾
賊皇甫嵩討平之
北魏孝莊時冀州沙門法慶渤海李暹伯率
鄉人為亂自號大乘佛新嘗僧尼焚燒經卷
元道討破之
唐武后右有女人自稱聖善權召見時大安樟
師至問曰聞汝善觀心我心何在三問皆驗
師復問之女辭屈變作牝狐下階而走
三教談論

宋明帝幸莊嚴寺觀三教談論
唐高祖幸國學命博士徐曠沙門惠柔道士
劉進善講說○太宗詔祭滿孔頤遠沙門惠
淨道士蔡晃入弘文談論三教○德宗聖節
勅給事中徐岳沙門單延道士葛參成講論
三教○勅沙門端甫入內殿與儒道論議

敬宗教沙門道士四百人於大明官談論說
齋○文宗聖節詔秘書監白居易沙門義林
道士楊弘元談論三教○宣宗勅諫議李貽
孫國師知玄同道士談論三教
僧道角法
漢明帝五年八山道士乞與西竺摩騰竺法

簡焚經角法不勝呂應通等並令出家
宋明帝逸士劉權作夷夏論意當道教司徒
秉繁為論以駁之謂孔老教俗釋氏出世當
待何鎮之亦以言抵權言道家經籍簡陋
陳宣帝南岳慧禪師降伏道士歐陽正則十
四人數穿罪給事僧眾

北齊文宣道士陸備靜等乞與釋氏角法不
服並令剃度不從者殺四人
北周武帝詔群臣沙門道士於內殿博議三
教法猛法師立論理勝司隸大夫甄鸞上笑
道論三十六篇
隋客問三教優劣李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
儒五星也

唐高宗詔沙門義褒等入官談論道士李榮
理屈語塞令黃門引榮退席○玄宗道士吳
筠造論毀釋氏浙西觀察使陳少遊請神色
法師面決邪正筠竟敗北○代宗沙門崇志
與道士角法告勝賜紫衣

僧先道後
宋明帝顛權作論以佛道二教齊乎造化
北齊魏收撰魏書作佛老志
唐太宗詔老子李姓是朕之祖名位宜在佛
先沙門智實論關中理不許○上謂弘福寺
主道歸曰佛老尊卑道人自繼朕宗 柱下

故先老子凡有功德金向釋門太原舊第亦以奉佛未嘗創道觀也。高宗敕道士隸宗正寺班在諸王次。武后敕僧尼依曰位在道士上。

宋太祖詔令僧道每當朝集僧先道後並立殿建僧東道西若遇都天道左僧右僧。徽宗勅道士位居僧上。高宗廬山道法師申劉都省崇觀之後道士叨視資品林靈素輩視兩府者甚眾遂令道士冒居僧上靖康建炎道士視官已行退毀而國忌行香寺院聚會猶敢傲然居上今欲復正祖宗舊制云續據太常寺釋因草禮肆赦故事道左僧

右嘉祐編勅與新書並以僧道寺觀立文政和條內道在僧上並已刪去尋蒙朝旨應行香立班諸處聚會並依祖宗成法以僧居左。紹興十三年臨安府道正劉若謙申省乞道士位僧上都僧正善遠乞檢準紹興三年都省批送法道法師狀總蒙朝旨依祖宗

曰制以僧在上告示劉若謙取知委內律分財。唐德宗勅亡僧資財曰制送終之餘分及一眾比來因事官收並緣擾害令仰依曰一律文分財法官司仍前拘收者以違制論僧制治罰

漢武帝制僧尼犯過依佛律行罰北魏僧犯殺人依俗格斬餘犯付昭玄都統以內律判之。唐太宗詔僧徒有過準內律明為條制詔頒遺教經付京官刺史僧尼業行與經不同者公私勸勉。高宗美法師奏二事一者正觀

以老子位在佛上二者僧道有過同俗推勸。唐太宗詔僧徒有過準內律明為條制詔頒遺教經付京官刺史僧尼業行與經不同者公私勸勉。高宗美法師奏二事一者正觀

流千里。宣和八年吳國公主敬重空門敕品官庶民如有毀辱僧尼罵稱禿字者照祥符三年指揮施行。孝宗乾道元年鄭國公主出家數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罵稱禿字者依祥符宣和敕旨品官勒停庶民流千里仰天下州

軍編提曉諭僧尼過犯官司不得擅理須奏取指揮施行。僧籍免丁。唐武后延載元年勅僧尼曰隸司實。今改隸祠部。玄宗開元十七年詔天下僧尼三歲一造籍。二十四年勅僧尼隸鴻臚寺

明年仍舊隸祠部道士隸宗正寺以李宗也。天寶六載勅僧尼屬兩街功德使始令祠部給牒用錢索。德宗建中三年勅僧尼事故三綱申州納符皆注隸在京於祠部納告。憲宗元和二年詔僧道隸左右街功德使。文宗太和五年敕州郡造僧尼籍

梁太祖開平元年勅僧尼改屬祠部。晉天福二年以楊光遠為天下功德使凡寺院皆屬焉。宋太祖勅僧道隸功德使出家求度策試經業闕祠部給牒。高宗紹興十五年勅天下僧道始令納丁錢自十千至一千三百凡九

寺謂之清閑錄年六十已上及殘疾者免賜誡封塔。晉孝武潛法師亡詔賜錢建塔。唐太宗化度寺僧菴士上敬倬賜帛勅李百藥撰碑歐陽詢書。中宗神秀國師亡賜誡大通。玄宗金剛智三藏亡賜誡灌頂。清

源惠禪師退謫弘濟禪師歸真之塔。南岳讓禪師亡謫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憲宗勅曹溪六祖謫大鑑禪師電照之塔。神宗元撰碑。穆宗汾陽業禪師賜謫大達國師。宣宗敕重建東林寺退謫遠法師曰辨覺。馮山祐禪師亡賜謫大圓。黃孽運禪師亡

賜謫封塔。晉孝武潛法師亡詔賜錢建塔。唐太宗化度寺僧菴士上敬倬賜帛勅李百藥撰碑歐陽詢書。中宗神秀國師亡賜誡大通。玄宗金剛智三藏亡賜誡灌頂。清

源惠禪師退謫弘濟禪師歸真之塔。南岳讓禪師亡謫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憲宗勅曹溪六祖謫大鑑禪師電照之塔。神宗元撰碑。穆宗汾陽業禪師賜謫大達國師。宣宗敕重建東林寺退謫遠法師曰辨覺。馮山祐禪師亡賜謫大圓。黃孽運禪師亡

賜謫封塔。晉孝武潛法師亡詔賜錢建塔。唐太宗化度寺僧菴士上敬倬賜帛勅李百藥撰碑歐陽詢書。中宗神秀國師亡賜誡大通。玄宗金剛智三藏亡賜誡灌頂。清

賜謚衡際。懿宗德山鑿禪師亡賜謚見性。臨濟玄禪師亡賜謚惠照。洞山珙禪師亡賜謚悟本。追謚南山宣律師曰澄照。趙州諡禪師亡謚真際。雲居廣禪師亡謚弘覺。曹山寂禪師亡謚元鑑。唐莊宗間道於三聖惠然及亡謚廣濟大師。

通寂之塔

宋

中

宋太祖永明壽禪師亡賜謚智覺。太宗道謚東林遠法師曰圓悟西林永法師曰覺舜。明教大師天息災亡謚惠辨。傳教大師法賢亡謚玄覺。徽宗崇寧元年赦書節父天下名德未有謚號者仰所屬以聞唐宣律師賜謚法海慈雲式法師謚法南屏臻法師謚實相孤山圓法師謚法惠。摩騰三藏謚啓道圓通法師世法蘭謚開教捨持法師得大士。紹覺大士李長者顯教妙嚴長者。高宗天童覺禪師亡謚宏智塔曰妙光。徑山景禪師亡謚普覺塔曰寶光語錄入藏。先宗惠光訥法師亡謚宗廣慈塔曰普照。煖師終亡。宋文帝惠嚴法師亡詔賜錢五萬布五十疋。齊武帝僧遠法師亡帝致書慰勞弟子法獻。隋文帝雲延法師亡帝親視朝教王公往臨。唐太宗僧道法師亡賜帛教李百藥撰碑歐。

陽詢書。玄琬法師亡遺表僧有過乞以內律治之上。嘉納達皇太子臨予勅給英具。高宗英法師亡帝哭之。衡慶朝五日勅用合棺銀柳五詔。文宗清源國師澄觀亡上親視朝三日重臣編書勅英終南山石室。勅宰相葉休撰碑。

宋真宗天息災三藏亡勅有司具禮送終。法賢三藏亡勅送終如天息災禮。臨終瑞相。

宋仁宗天錚元禪師別父身博曰入滅去焚。龔烟白才博手執瓶離瓶烟入瓶中舍利填滿。神宗明教高禪師亡火浴莫舌眼睛耳。聚數珠玉物不壞。歐陽脩居頰上屏酒看。臨終借華嚴經讀至八卷而化。文典可謂。崔公度曰經言不妄語。舌覆面上即吐舌至。眉三摺之後沐浴冠帶正坐而化。趙抃從。重元禪師問心要開辟歷聲豁然大省是年有大星殞于庭。跌坐而化。徽宗蘇軾卒於毗陵。錢濟明問曰公平生學佛如何。軾曰此語亦不受。遂化。高宗章太后建延祥觀。遂圓法師于馬腦坡陶甌舍利無筭。孝宗朱政錢端札問道于元禪師。後徵疾謂撰禪師曰。地水火風暫時湊泊遂歿目而化。君臣慢法。

周襄王秦繆公獲石像。秦馬坊中夢天帝書。誠以問由余性視像曰佛神也。魏吳主孫皓得金像。灌以不潔。俄得腫疾。諸。願僧會受成疾愈。齊東昏侯取瓦官玉像。為潘貴妃作釵釧。唐高宗英法師諱因明。論尚藥呂才作辭毀。

之有旨令公卿領才就法師禮懺。宣宗京城進士孫燕上書言武宗毀二十七萬僧。陛下奈何興之於已廢之後。帝怒不納。宋太祖河南進士李勗造滅邪集。以毀佛。竊。藏經以為金事。勗流沙門焉。徽宗勗左。街道楷賜紫衣師。猶楷表辭上怒。流淄州。

筠州惠洪生交張商英。派崖州。詔改佛法。水道上書諫。上怒。派崖州。高宗宰相秦檜。以徑山宗景為張九成黨。派衡州。韓歐排佛。唐憲宗迎鳳翔佛骨入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本夷狄之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齒之餘。豈宜以入官禁。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帝大怒。貶潮州刺史。愈至潮。聞大顛禪師名。請入郡。問道。留旬日。尚書孟簡。聞愈與大顛遊。以書嘉之。愈答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故自山召至州。郭留數十日。實能外形骸。不為事物侵亂。

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簡復報之曰釋氏之教大明善惡之異路敷天下神道報應之微為廣其道奈何韓君以惡人下律翁姬之情見待之邪柳宗元送符翁浩初序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所取焉浮畜者友不及在墨申韓之怪僻險賊邪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未盜跡而賊孝札由余乎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韓退之作原道云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亦庶乎其可也○女琴墳文云愈為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可一掃去王荆公非韓云人有樂孟子之距揚墨而以斥佛老為已切莊子所謂夏虫者斯人之謂乎蘇子瞻非韓云退之於聖人之道知好其名而未樂其實其論至於理而不精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西蜀龍先生作非韓百篇明教嵩禪師作非韓三十篇祖印訥禪師與歐陽公論退之排佛老

宋仁宗諫議歐陽備著本論謂佛法為中國愚又曰今佛之法可謂森邪又曰千年佛老賊中國備左遷滁州將歸廬陵遊廬山謁祖印訥禪師與之論道爾然心服平時排佛為之內銷祖印謂曰退之倡排佛老之下今又和之將使後世好名之士援韓氏歐陽氏以為法豈不為威德之累足下所著本論孜孜以毀佛為務以蒐狩喪祭御飲之禮為勝佛之本是猶退之原道實未知道備大驚報師復為說悟心之旨自此頗有省發及入參大政每舉於公卿之前歲時書問未嘗絕出知揚州高麗遣使問魏武注孫三處要義關注詔問備不知答飭使者往問祖印師曰兵者機密之事不可以示人使及命以其言應詔歐陽外傳云歐子撰謝唐書如高僧玄奘神秀諸傳及正觀為戰士建寺之父並與削去司馬君實云永祿不喜佛曰唐史有涉其事者必去之因曰篤性命道德之空言者韓文也派治亂成敗之實教者斯書也孝宗御製原道論云朕觀韓愈原道論徒文繁而理迂耳化胡偽經普成帝道士王符撰樞老子化胡經墮地獄

受苦北魏孝昭道士曇域引關天經說老子西入化胡以佛為侍者沙門曇謙言佛生昭王時後三百四十五年定王時老子始生太尉蕭綜劾奏關天偽經罪當眾詔流斌馬邑唐高宗詔議老子化胡經沙門法明曰既無翻譯朝代豈非偽造乃勅令搜粟偽本一處禁棄○武后沙門惠澄乞休前朝毀化胡經勅八學士議○中宗敕毀化胡經及畫壁變相違者科罪事魔邪黨未尼火扶者初波斯國有蘇魯支行火杖教弟子來化中國唐正觀五年其徒穆護何祿詣關進杖教勅京師建大秦寺○武后延載元年波斯國拂多誕持二宗經偽教來朝○玄宗開元二十年敕未尼本是邪見妄稱佛教既為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天寶四年敕兩京諸郡有波斯寺者並改名大秦○大曆三年敕回紇及荆揚等州奉未尼各違大雲光明寺六年回紇請荆揚洪越等州置摩邪寺其徒白衣白冠○會昌三年敕天下未尼寺並廢京城未尼七十二人皆死在回紇者誅之諸道五年敕大秦積護火扶等二千人並勒還俗○梁貞明六年

陳州亦尼反立母乙為天子朝廷發兵會斬之其徒以不茹葷飲酒夜聚雜戲重慶王踞坐佛為洗足云佛止大乘我乃上上乘白雲萊者徽宗大觀間西京寶應寺僧孔清覺居抗之白雲卷立四果十地造論教為教於流俗亦曰十地萊覺海惠禪師辨之有司派恩州嘉泰二年白雲卷沈智元自轉道民進狀乞額臣察言道民者契萊事魔所謂在民者也既非僧道童行自拉黨與千百為群挾持杖教擊誓愚俗或以備橋砌路斂率民財創立私菴為遺逃淵藪乞將智元長流遠地拆除菴宇以為傳習魔法之戒奏可

白蓮業者高宗紹興初吳郡延祥院僧弟子元休微天台出圓融四土圖晨朝札鐵欠偈歌四句佛念五聲勸男女修淨業戒護生為尤謹稱為白蓮導師有以事覺論于有司者流之江州其徒展轉相教至今為感

良渚曰此三者皆假名佛教以誑惑俗猶五行之有沆氣也今摩尼尚扇於三山而白蓮白雲蒙有習之者大惑不事葷酒故易於裕足不殺物命故近於為善愚民無知皆樂趨之故其黨不勸而自感甚至第宅相去為麗女所誘入其眾中以備徵念佛為名而實通姦織有識士夫宜如禁

止

卷

卷

魏高貴鄉公嗣賓國王嘗師子尊者白乳酒高數尺王臂尋墮七日命終晉安帝嘗無識在涼譯經後西歸涼王遣人刺於路王見神人以劍刺之遂卒

宋沙門惠琳者黑白論與佛理相違後感症膚肉糜爛竟死時以為叛教之報○簡靜寺尼用書經箱為兒衣身瘡白蟲滿叫而死

梁武帝沙門智叅值寇還俗道士孟志遠勸為黃冠引佛教潤色諸道經恭年為道士請西昇經忍失音舌卷於塵委頓而死望蘇

今殺牛飲啖卧佛堂上白癩病死宋真宗慈照禪師郡守管之師曰教它平地起骨堆守全家死○神宗王安石子秀實性險惡既亡荷鐵枷告父安石請以江寧園廬為僧寺即牛徽宗宣和廢佛法楊戩議廢太平興國寺瘞佛像於殿基已而獸病胸

腹潰裂而死○詔天下建神霄宮太平州將拆承天寺主議者石儀嘗一子為金甲神納于火曰石某絕嗣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四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四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四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四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四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四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四

佛祖統紀卷第五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南藏本。
一 七九頁下三行第五字「白」，
作「舊」。下同。

一 八〇四頁中一三行第八字「飭」，
徑作「飭」。

佛祖歷代通載序

一

浮圖氏之論世動以大劫小劫為言中國文字未通蓋不可知也摩騰竺法蘭至漢而後釋迦佛之生滅可以逆推其歲年自是中國之人得以華言記之自天竺及旁近諸國東

來者莫感於西晉至于姚秦石趙等國其人則鳩摩羅什佛圖澄那連耶舍曇無讖諸師而東土卓絕奇偉之士生肇融敷等相為羽翼翻譯經義盡為華言而佛理之精無不洞究先覺之士至有逆知其至理之未至者佛

學之行莫博於此時矣彌天道安至於遠公辟地東南佛陀耶舍遠相從游而辟世君子相依於離亂之世乃若寶公雙林諸公起而說法而佛學大盛於東南矣若夫智者弘法華於天台三藏開般若於唐初清涼廣華嚴

於五臺密公說圓覺於草堂宣公嚴律教於南山金剛啟秘密於天寶大小三乘唯識等論專門名家豪分縷析汗牛充棟學者千百有皓首而不能窮極者焉達磨之來則有五傳其水五宗斯立同源異派自梁歷宋謂之

傳法正宗我

國朝秘密之典義學之廣亦前代之所未有此其大畧也記載之書皆有寶林等傳世久失傳而傳燈之錄僧實之史僅及禪宗若夫經論之師各傳於其教宰臣外護因事而見

錄豈無遺闕近世有為佛祖統紀者擬諸史記書事無法識者病馬時則有若嘉興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得臨濟之首於晦機之室禪悅之外博及羣書乃取佛祖住世之本末說法之因緣譯經弘教之師承法嫡傳之

齋正派旁出散聖異僧時君世主之所尊尚王臣將相之所護持論駁異同參考訛正二十餘年始克成編謂之佛祖歷代通載凡二十二卷其首卷則言彰所知論器世界情世界道果無為五論則我

世祖皇帝時
爰思八帝師對
御之所陳說是以冠諸篇首其下則以天元甲子紀世主之年因時君之年紀教門之事去其繁縟錄其存其證信不誣而佛道世道

汗隆感衰可並見於此矣嗟夫十世古今不離當念塵影起滅何足記哉嘗見瀉山有問於仰山仰山每有年代深遠之對則亦憫先覺之無聞者乎而法華一經前劫後劫十號無二又曰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則此書宜在

所取乎至正元年六月十一日微笑卷道人虞集序

華本梅屋常禪師本傳通載序

夫語言文字載道之器傳遠之用歷千古微簡牘何以紀事實耶大成至聖春秋作而賊亂權大覺世尊經律集而賢哲興其五經六藝諸

子百家立言垂訓後之來學明今酌古遊心仁義非編冊之益乎佛祖歷代通載梅屋禪師之所作也其文博其理明敘事且實出入經典考正宗傳殊有補於名教至正辛巳翰林道園虞公序冠其首蓋尊建之禪師世居

華亭黃姓父文祐母楊氏初析嗣於觀世音
 忽一夕夢僧龐眉雪髮稱大長老託宿焉因
 而娠至元壬午三月十有二日誕于夜神光
 燭室異香襲人適日不散既長喜焚香孤坐
 風骨秀異氣宇英爽年十二懇父母求出家
 母鍾愛之誘以世務終莫奪其志遂舍之依
 平江圓明院體志習經書尚備錄財義表
 櫻心律典元貞乙未江淮總統所授以文憑
 薙髮受具弱冠遊江浙大叢林博究群經宿
 師碩德以禮為羅延之皆攜謙弗就至大戊
 中佛智晦機和尚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
 禪師往參承值上堂佛智舉太原亭上座開
 角聲因緣頌云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
 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閣有者於言
 下授文室呈所解佛智頌之遂俾掌記室屬
 之曰真吾教偉器外護文苑之奇材也服勤
 七年延祐乙卯佛智遷往山禪師職後版表
 率明年
 朝廷差官理治教門奉遺還瑞世嘉興祥符
 至治癸亥夏五乘驛赴

京繕寫黃金
 佛經暇日得以觀光三都遊覽勝槩禮五臺
 粵殊室利披燕金遺墟之跡由以動司馬撰
 書之志出入翰相之門討論墳典陞諸名師
 堂真講解經章如司徒雲麓洪公別峯甲公

皆專愛之

帝師命坐授食開大喜樂密乘之要自京而
 回姑蘇萬壽主席分半座以延說法眾服其
 有德自非宿有靈姿稟慧多生曷以臻其明
 敏著述祖禩彰顯正教致公卿大人萬敬也

耶至大間愚執侍佛智獲奉教于禪師知梗
 槩而序之禪師諱念常梅屋其號馬至正四
 年三月松江余山昭慶住持比丘覺岸謹序

佛祖歷代通載凡例

- 一世祖皇帝玉音一百段出私教集皇帝
- 師大臣欽承對首謹置于編
- 一帝師所說彰所知論冠于篇者事之也
- 一吾佛世尊未生以前時代本不與書欲

便初學故自太古始

- 一往古帝王即位改元崩殂及借國之主
- 宰臣護教專法者略見始末餘不書
- 一帝王於聖教御製贊序及大臣碩儒撰
- 述其間有關大教者皆具載焉

一僧道對折論辨詳收始末以備參考

一世尊示滅之後凡經百年必書其於旃

檀像及教被東土之年做此

一佛祖傳法偈翻譯詳見梁大同六年

一教門隆贊並依史籍編錄使末學知有

自馬

一諸祖事實備載于示寂之年做先經終

義之例

一屏山居士鳴道集說凡二百一十七篇

今錄一十九篇蓋彰其識見耳

一教門事要異同訛正略加考定據諸傳

記撰集不以私臆譯加論辨或恐繁

失於冗簡失於陋以疎博雅之士改

而正之

一太史公史記稱黃帝三十八年命風后

定甲子始因而編之隨年列為橫曆
于上

佛祖歷代通載凡例終

佛祖歷代通載目錄

第一卷

七佛偈
日輪
諸星宿
情世界總有六種
三未多王及諸王種
人祖大梵
器世界境并贊
妙高山三十三天

彭所知論器世界品
月輪
天皇
人皇

第二卷
盤古王
地皇
天皇
人皇

五紀
燧人氏
有神農氏
伏羲氏
神農氏
少昊
帝嚳
顓頊

唐尧
夏后氏
周文王
成王廟制
四國諸侯
殷舞
殷湯
武王
稷神
康王

第三卷

周昭王
世尊示降生
穆王
世尊示成道
世尊示說法
瑞像緣起

孝王
第一祖摩訶迦葉
秦非子
世尊示涅槃

厲王
二祖阿難
宣王
三祖商那和修
王殺杜伯感報

平王
四祖優波迦多
莊王

五祖提多迦
夏王
六祖彌遮迦
定王
老聃生于楚
七祖婆須密

靈王
孔子生于魯
景王
八祖佛陀難提
敬王

九祖伏馱密多
貞定王
十祖脇尊者
第四卷
周安王

十一祖富那耶舍
顯王
十二祖馬鳴大士
赧王
十三祖迦毘摩羅

秦始皇

室利防等十八化人

十四祖龍樹尊者

西漢文帝

十五祖迦那提婆

武帝

十一

十六祖羅睺羅多

昭帝

十七祖僧迦難提

宣帝

論師無著天親

成帝

十八祖伽那含多

新室王莽

十九祖鳩摩羅多

東漢明帝

帝夢金人

摩騰竺法蘭

二十祖闍夜多

第五卷

安帝

教派東土

釋道比較要經

二十一祖婆伽婆

桓帝

安世高至洛

靈帝

竺佛朔至洛

十一

獻帝

牟子理惑論

袁宏論佛

二十三祖鶴勒那

三國魏文帝

蜀先主

吳大帝

維祇難支謙

明帝

曹植傳

齊王芳

康僧會至吳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高貴鄉公

蜀賈詡亂累釋

二十二祖摩訶羅

黃巾作叛

九

漢史范曄論釋

康猛竺大力至京

道始作靈寶懺章

吳闞澤論佛

曇摩迦羅等傳律

陳留王

沙門朱士衡講經始

第六卷

西晉武帝

吳陸駿神祠及梵宇

竺法護至京論

育王塔緣起

惠帝十六國附見

鮑靖撰三皇經

愍帝

維衛迦葉石像至吳

元帝附見

沙門吉友至建康

明帝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成帝

三藏惠理至杭

何充議不應禁俗

穆帝

佛圖澄示寂論

沙門于法開醫術

唐永議令僧拜俗

釋涉公入寂

東帝

詔竺潛講經

却起兼佛

廢帝

釋道安法師論

孫綽

許詢

簡文帝

詔法曠撰皇

第七卷

東晉武帝

東林慧遠法師

符泰德星理獲安什

北魏道武帝

安帝

太山竺僧朗

北

羅什法師論

道融與婁羅門辯論

僧敷四海僧望

天竺弗多羅尊者

相玄下書令僧慧俗

劉道民卒

秦主姚萇感報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

北魏與佛教詔

道愷僧正

道愷道標抗末行道

僧肇詳定經論

佛陀耶舍尊者

沙門不敬王者論

招洲明人社

法顯西天取經始

道生法師堅石為徒

玄高禪師被讚

齊著作魏收佛老志

北魏崔浩為惡謀之論

宋文帝

神僧杯渡

帝幸大注嚴寺

求那跋陀羅入朝

謝靈運伏誅

求那跋摩三藏

帝幸曲水

詔法瑗主天保寺

魏寇謙之修張魯術

魏武受錄建觀輪宮

魏崔浩伏誅論

沙門曇始至魏教法

佛陀跋伽被擯

法果初受封爵

三藏學無識至姑臧

北魏崔浩為惡謀之論

齊著作魏收佛老志

宋文帝

神僧杯渡

帝幸大注嚴寺

求那跋陀羅入朝

謝靈運伏誅

求那跋摩三藏

帝幸曲水

詔法瑗主天保寺

魏寇謙之修張魯術

魏武受錄建觀輪宮

魏崔浩伏誅論

沙門曇始至魏教法

魏又下詔復釋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詔道猷為新安法主

中興寺寶亮法師

右司陳僧慧俗

毛人高闍及累釋

朱靈期過聖僧

甄興欽重僧道

明帝

寶誌大士

詔僧理為僧正

齊太祖

帝幸僧遠所居

武帝

勅法獻為僧主

寶誌獄中顯化

顧歡夷夏論

孟景翼正一論

魏詔度僧尼

東昏侯

陳顯明造步虛經

和帝

僧伽跋陀羅律藏

第九卷

梁武帝

唐居師頌公

魏史釋老志

玄暢首述華嚴頌論

曇超為龍說法

司徒袁宏跋夷夏論

張融作門律關之論

甄興欽重僧道

明帝

寶誌大士

詔僧理為僧正

齊太祖

帝幸僧遠所居

武帝

勅法獻為僧主

寶誌獄中顯化

顧歡夷夏論

孟景翼正一論

魏詔度僧尼

東昏侯

陳顯明造步虛經

和帝

僧伽跋陀羅律藏

第九卷

梁武帝

陶弘景造太清經
 詔誌公任便宣化
 帝舍邪歸正願文
 帝注大品命法雲講
 詔僧受講勝經
 宗廟祭祀戒殺

魏胡太后建寺
 僧朗及道基神異
 僧達入水觀
 藏登御座
 魏書佛老志

沈休文中食論
 惠皎著高僧傳
 帝受歸戒
 僧藏諫帝律僧
 魏評釋道

初祖達磨大師論
 劉勰出家
 惠約法師
 譯佛祖偈始末
 古今書籍之數

梁史魏徵論
 簡文帝
 北齊台宗惠文釋師
 元帝
 真諦三藏

荆山居士陸法和

北齊詔稱釋師
 敬帝
 北齊勅陸修靜與曇顯角試
 北齊杜弼
 周惡黑水廢釋
 齊著作王劭述佛

陳高祖
 柏岩稠釋師
 寶璣法師
 廢帝
 天台惠思禪師
 宣帝
 周武帝三教伸述利病
 周武滅佛
 道安著二教論
 靜講以法滅舍身
 隋文帝
 下詔復教
 釋尼智仙傳
 李士謙論報應說

洪偃法師
 衛元嵩上疏滅僧

甄鸞上笑道論
 周武登座序廢喜義

任道琳伸請復教

法師善足授帝八戒
 律師靈藏陪駕
 二祖惠可大師

天台智者禪師
 文中子講道附負茶葛
 詔問洪山智度禪師
 楊帝
 詔僧遺華俗明瞻登對而羅

三祖僧粲大師
 恭帝
 神僧法喜傳
 第十一卷
 唐高祖

楊宏聖僧道論議

詔僧道論議定優劣
 李師政內德論附成
 太宗
 帝問羣臣治政難易
 玄奘往西天求法
 詔度僧尼建寺
 詔道先釋後
 詔三學秀異論議
 華嚴杜順法師
 丞相蕭瑀傳

傳奕疏請滅釋
 詔汰釋道二教
 初建寺以度陣亡
 初聖玄琬法師
 太子問張士衡奉佛事
 初魏王泰登虞世南
 惠琳被踏
 傳奕感報
 帝幸弘福寺

祇羅國主仰唐聲教 原州瑞石記國禎祥

玄奘齋經歸朝 三藏進新譯經請序

秘識女主代有天下 帝勸獎師羅道為政

獎陳解願終身行道 帝製三藏聖教序謝表

太子繼聖教序 賜獎百金磨納謝表

詔創弘法院留獎師 詔建大慈恩寺

詔獎陪駕 史贊并論

第十二卷

唐高宗

四祖道信大師 勅建大慈恩塔

惠富暹師及姐信相 天竺致書獎師謝表

立法師斥呂才論 制設官監護譯經

御製大慈恩寺碑謝表 獎法師示疾

詔辨二教先後 牛頭法融禪師

追僧道論議 獎法師表辭還山

復追僧道論議 屈僧拜俗道宣上疏

法師玄奘示寂 道世法師辯道經真偽

南山道宣律師 詔僧道定華化胡經

五祖弘忍大師謝表 佛陀波利尊者

慈恩苑基法師 道世著法苑珠林

則天武后

始定安服及建明堂 譯華嚴大經

詔嵩山惠安禪師 淨表三藏自西土回

飲僧錢鑄佛像論 詔賢首法藏講新經

鑄像成百像禮祀 夫

中宗

房融潤文譯楞嚴 詔六祖不起

大通神秀禪師依說 神僧萬回法雲公論

詔僧道齊行並集 安國師卒

詔三藏實文難提 泗洲大聖

名道岸律師授戒 菩提流志譯寶積經

詔一行赴闕不起 泗洲大聖

唐睿宗

六祖惠能大師 善提流志譯寶積經

玄宗

永嘉玄覺禪師 詔一行禪師赴闕

嵩岳元珪禪師 天竺三藏無畏至京

宋璟禮六祖塔 詔一行改撰大行曆

智昇上藏經目錄 一行製黃道儀成

邪行女官齋感報 牛雲來總感應

日本始有律 三藏菩提流志卒

嵩山破黨堂 一行示寂論

般若心經序依說 重定五服制

三藏金剛智卒 義福禪師卒

恒州張果先生 三藏無畏卒

不空三藏降狂象論 法秀獻回向寺玉篇

李長者著華嚴合論 青原行思禪師

興唐寺普寂卒 太子詹事嚴挺之

詔本淨禪師赴闕 南嶽懷讓禪師

詔道士具筠問道 制僧尼給祠部始

詔不空驗羅思遠 鶴林玄素禪師

詔立毘沙門天王祠 台宗左溪玄朗禪師

天台法門議謝表 魯山元德秀空論

肅宗

閩州斬黨條 納幾度僧道始

新羅無滌凌空立化 詔南陽惠忠禪師

詔置放生池碑謝表 王摩詰卒

真如升天授十三寶

第十四卷

唐代宗

良貞造新仁王經疏 道義始作五蘭盆會
杜鴻漸問法於無住禪師論
清涼澄觀國師 忠國師武木白山人

詔徑山國一禪師 牛頭惠忠禪師

忠國師試大耳三藏不空三藏碑藏耶
曇一律師碑孫庸 三祖鏡智禪師碑獨孤
撫州寶應戒壇記顯真 史華與僧崇惠用法
李源訪圓澤 詔乾源開無縫塔話

天柱山崇惠禪師
德宗

千臂千鉢文殊經序 南岳明瓚禪師
荆溪湛然禪師 止觀統例作疏
御製大乘六波羅密經序

馬祖道一禪師 大珠惠海禪師
石頭希遷禪師 詔清涼講華嚴經題
詔清涼講華嚴經音 東林照律師碑許克
黃石岩記劉勰 雲峯法詮律師
陸羽傳 東都聖善疑公

第十五卷

順宗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濟上人歸淮南序子厚
南嶽放州和上碑子厚

鸚鵡舍利記子厚 帝問法於佛光滿禪師

唐憲宗

蕪湖大義禪師 寒山拾得豐干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 荊州天王道悟禪師論
江西北蘭讓禪師 上問政竟猛氣元
信州草衣記德興 上問澄觀華嚴法界

無著禪者入五臺 詔懷輝禪師居上寺

龐居士 彌陀和尚碑子厚

永州淨土院記子厚 智晉法師施食感報
道樹法師降天幻 百丈懷海禪師
大明律師碑子厚 馬總奏六祖謚碑子厚

五臺鄧隱峯 歸宗智常禪師
布毛會通侍者 重巽赴中丞請序子厚
陝右馬郎婦 上弘律師碑子厚
台教元浩禪師 詔迎佛骨韓愈排佛表
韓潮州遇天顯辯論 潮陽大顛禪師

穆宗

柳州刺史子厚 北山神清法師
烏窠禪師 詔無業禪師不赴
龍潭崇信禪師 杭永福石壁經記元微
王有真自禁異戒壇 福州古靈禪師

第十六卷

唐敬宗

詔劉從政資資仙華

文宗

藥山惟儼禪師碑 李翱作復性書二

蘇州重玄石經碑白居 丹霞天然禪師
凌行婆 蛤蚧中現菩薩像

李訓上疏沙汰僧尼 南泉普願禪師
大達法師碑吳休 清涼國師碑銘
圭峯宗密禪師

武宗

潭州雲岩晟禪師 帝親意永山德道
作望仙臺於禁中 勅併省天下佛寺
詔下廢釋黃

宣宗

第十七卷
補陀示現事跡

詔復釋氏
 貶李德裕詔
 黃蘗希運禪師
 復廬山東林碑其碑作
 李節贈疏言序
 香山居士白居易
 華林善覺禪師
 詔弘辯問南北宗旨
 鴻山靈祐禪師
 詔羅浮軒轅問攝生生

唐懿宗

大慈寰中禪師
 臨濟義玄禪師
 洞山良价禪師
 裴相國禪源詮序
 德山宣鑑禪師
 長沙景岑禪師

僖宗

夾山善會禪師
 昭宗此下
 岩頭金谿禪師
 悟達國師知玄傳
 詔迎佛骨史黃

仰山惠齊禪師

雲居道膺禪師

五代

梁太祖朱溫
 雲峯義存禪師
 趙州從諗禪師
 玄沙師備禪師

惟勁集寶林傳

明州布袋和尚

唐莊宗李存勳

興化存獎禪師

長慶惠稜禪師

打鐘息苦緣起

遼主德光御汴宮

漢劉知遠

雲門文偃禪師

周郭威

南院惠顛禪師

世宗

聖節設立試僧科

清涼文益禪師

德韶國師示奔

永明智覺禪師

宋太祖

詔佛經一藏

風穴延沼禪師

宋太祖

吳越王作宗鏡序

御製三藏聖教序

詔立譯經院

香林澄遠禪師

首出省念禪師

帝製繼聖教序

詔諸路建天慶觀

汾陽善昭禪師

大陽警玄禪師

長水子璿法師

御製廣燈錄序

楊岐方會禪師

李觀留意佛書

詔懷遠禪師住淨因

宗鏡後序楊無為作

黃蘗備大宋僧傳

趙普報應

南安自嚴尊者

道原集傳燈錄

孤山智圓法師

賜天台教入藏

四明法智講師

慈雲遵式懺主

慈明楚圓禪師

言法華

浮山法遠禪師

雪竇重顯禪師

達觀曇穎禪師

歐陽脩問臨終事

英宗

雲峯文悅禪師 詔賜民間寺額

第十九卷

宋神宗

圓通居訥禪師 明教契高禪師
白雲守端禪師 華亭惠辨都師

吉州慶閣禪師 舒州教育禪師

嘉興真如法堂記同馬光作

金國李屏山論 明道厥科舉立論

金國屏山有辨

哲宗

送襄拱辰參照覺吳集 高嚴義天僧統

晉水淨源禪師 潯山贊元禪師

蘇若泉圓覺院記 東坡磨納贊

圓通法秀禪師 東林常聰禪師

手泉承皓禪師 辨才元淨法師

淨因道緣禪師 智海慕諱禪師

雲居元祐禪師 佛印了元禪師

瑞光宗本禪師 黃龍祖心禪師

徽宗

御製續燈錄序 蕪州五祖法濟禪師

法雲善本禪師 大樹惠持入定

女真叛遼

靈芝元照禪師

黃龍惟清禪師

上聽林靈素講經

改佛鼎滅僧寺

學範德洪禪師

第二卷

南宋高宗

西竺蘇陀室利

虎丘紹隆禪師

牧庵法忠禪師

感山悅空禪師

孝宗

應庵雲華禪師

大禪了明禪師

普庵印肅禪師

瞎堂惠遠禪師

詔刊天台教藏

蔡京食鴉感夢

帝幸玉清昭陽宮

死心悟新禪師

林靈素以術要君

佛鑑惠懃禪師

大金立國

張無盡傳

詔道法師復僧服北淵錄附

圓悟克勤禪師

佛智端裕禪師

真歇清了禪師

宏智正覺禪師

徑山宗杲禪師

石室稜珍禪師

慶壽教才禪師

帝製原道論升觀自贊

德藏可觀法師

帝註圓覺經揚徑山

宋遣宇文虛中使金

光宗

王孝禮言影表

淨慈秀元禪師

寧宗

靈隱樂岳禪師

佛照德元禪師

紫微觀記元道

叶哈囉悉利幢記

寶壽尼無著禪師

第二卷

大元太祖皇帝

天竺迦峯宗印講師

憲宗

慶壽海雲印簡大師

世祖上

聖製東忠太係恭頌中書省事制

帝師說鵝屠儀軌序

劉太保神道碑

謚劉太保文貞制

帝師楚愈八行狀

聖旨僧道辨折

焚諸路道藏經序

辨偽錄隨函序

辨偽錄二十四章八七

世祖下

辨偽錄^{九之}

梵道藏經^{十四}下火文

江南禪教登對錄

世祖私教玉音百段

成宗

五臺真覺禪師

武宗

勅撰臨濟正宗記

上都華嚴至溫禪師

仁宗

三藏沙囉巴譯師

勅建瑞像殿記

京都崇恩講師

三藏達益巴國師

英宗

詔各踏建帝師駁碑

手山普安寶嚴講師

大都妙善尼舍監藍

今上皇帝萬歲

諸禁道藏經品目

僧道持論經名術

徑山雲峯妙高禪師

子玉

膽巴金剛上師

乞台薩里碑

華僧衙門論

秦州普覺英辨論師

加封普庵官命

京愷普慶法蘭律師

京師寶集妙文講師

五臺普寧了性講師

天目中峯明本國師

臨壇夫德德漢律師

佛祖歷代通載目錄終

佛祖歷代通載序凡例及目錄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一 八〇六頁上一行「佛祖歷代通載序」，清作「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一」及「序」各一行。

一 八〇六頁上四行第九字「逆」，徑、清作「逆」。下同。

一 八〇六頁中一三行至一四行「十二卷」，清作「三十六卷」。

一 八〇七頁下一〇行第五字「贊」，清作「替」。

一 八〇八頁上三行「凡例終」，清無。

一 八〇八頁上四行「佛祖歷代通載目錄」，徑作「佛祖歷代通載目錄卷第一」；清作「第一卷目錄」。

一 八〇八頁上五行「第一卷」，徑、清作「第二卷」，下至「第十一卷」，卷次例同。

一 八〇八頁上一〇行「三末多王」，清作「三末多王」。

一 八〇九頁下一六行第一二字「拜」，清作「拜」。下同。

一 八〇九頁下一九行「佛圖證」，徑、清作「佛圖澄」。

一 八一〇頁中一五行「崔皓」，清作「崔浩」。

一 八一頁下一七行「勅魏王秦祭虞世南」上，徑、清有卷次「第十三卷」。

一 八一頁上八行「第十二卷」，徑、清作「第十四卷」。

一 八一頁上一七行前，徑、清有卷次「第十五卷」。

- 一 八一二頁中一四行「第十三卷」，
〔經〕、〔清〕作「第十六卷」。
- 一 八一二頁下八行「法秀獻回向寺
玉簫」上，〔經〕、〔清〕有卷次「第十七
卷」。
- 一 八一三頁上一行「第十四卷」，〔經〕、
〔清〕作「第十八卷」。
- 一 八一三頁上一三行「南岳明瓚禪
師」上，〔經〕、〔清〕有卷次「第十九卷」。
- 一 八一三頁中五行「第十五卷」，〔經〕、
〔清〕作「第二十卷」。
- 一 八一三頁中一七行「重巽赴中丞
請序」上，〔經〕、〔清〕有卷次「第二十
一卷」。
- 一 八一三頁下六行「第十六卷」，〔經〕、
〔清〕作「第二十二卷」。
- 一 八一三頁下一五行與一六行之間，
〔經〕、〔清〕有卷次「第二十三卷」。
- 一 八一四頁上七行「第十七卷」，〔經〕、
〔清〕作「第二十四卷」。
- 一 八一四頁上一五行夾註「此不十
三處」，〔清〕作「此下十三處」。

- 一 八一四頁上一六行「趙州從諗禪
師」上，〔經〕、〔清〕有卷次「第二十五
卷」。
- 一 八一四頁中一七行「第十八卷」，
〔經〕、〔清〕作「第二十六卷」。
- 一 八一四頁下一〇行前，〔經〕、〔清〕有
卷次「第二十七卷」。
- 一 八一五頁上二行「第十九卷」，〔經〕、
〔清〕作「第二十八卷」。
- 一 八一五頁上五行「惠辨都師」，〔清〕
作「惠辨禪師」。
- 一 八一五頁上一六行「智海慕詰禪
師」上，〔經〕、〔清〕有卷次「第二十九
卷」。
- 一 八一五頁中九行「第二十卷」，〔經〕、
〔清〕作「第三十卷」。
- 一 八一五頁中一四行「晚瑩禪師」，
〔經〕、〔清〕作「晚瑩禪師」。
- 一 八一五頁下一行與二行之間，〔經〕、
〔清〕有卷次「第三十一卷」。
- 一 八一五頁下九行「第二十一卷」，
〔經〕、〔清〕作「第三十二卷」。

- 一 八一五頁下一八行「梵諸路道藏
經碑」上，〔經〕、〔清〕有卷次「第三十
三卷」。
- 一 八一五頁下末行「第二十二卷」，
〔經〕、〔清〕作「第三十四卷」。
- 一 八一六頁上四行「徑山雲華妙高
禪師」上，〔經〕、〔清〕有卷次「第三十
五卷」。
- 一 八一六頁上一〇行「羊僧衙門論」
上，〔經〕、〔清〕有卷次「第三十六卷」。
- 一 八一六頁中卷末經名，〔清〕作「佛
祖歷代通載卷第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

中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本念常生

七佛偈

毘婆尸佛過去莊嚴劫中佛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像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禁頭母禁頭婆提居禁頭婆提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人神足二一名審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在展劫第九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曜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昆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于無量
毘舍浮佛在展劫第十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

出世種利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鞞城坐博洛叉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名扶遊二名辦多摩侍者齊滅于妙覺

拘留孫佛見在賢劫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德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毘樓侍者善覺子上勝拘那

含牟尼佛賢劫偈曰佛不見佛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優婆塞羅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禁那二轉多樓侍者安和子婆師迦葉佛賢劫偈曰一切眾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

城坐尼拘類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進單釋迦牟尼佛賢劫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何曾法姓利利父淨飯天母大淸淨居舍衛城坐菩提樹下說法一會弟子一千二百五十人度人無數神足二一舍利弗二目捷連侍者阿難子羅睺

古佛應世綿歷無窮不可以周知悉數也世尊有云我以如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故按佛名經紀過現二劫千如來暨于釋迦但標七佛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諸樹於中成正覺佛祖偈翻譯乃高僧雲笈一同天竺那連耶舍三藏於龜茲國譯出本末載於梁大同六年

大元帝師登合思巴說

影研知論

漢薩博學叢書藏經卷之六師師已譯

器世界品

器世界所成之體即四大種種具生故地

堅水濕火暖風動是等六種最極微細者
曰極微塵亦名隣塵塵不能辨釋彼七隣
塵為一極微彼七極微為一微塵彼七微
塵為一透金塵彼七透金塵為一透水塵
彼七透水塵為一免毛塵彼七免毛塵為

一羊毛塵彼七羊毛塵為一牛毛塵彼七
牛毛塵為一遊隙塵彼七遊隙塵為一蠅
量彼七蠅量為一蠶量彼七蠶量為一麥
量彼七麥量為一指節三節為一指二十
四指橫布為一肘四肘為一弓五百弓量

成一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此是度
量世界身相成世界因由一切有情共業
所感云何成耶從空界中十方風起互相
衝激堅密不動為妙風輪其色青白極大
堅實深十六洛又由旬廣量無數由暖生

雲名曰金藏降注大雨依風而住謂之庄
海深十一洛又二萬由旬廣十二洛又三
千四百半由旬其水搏激上結成金如熟
乳停上凝成膜即金地輪故水輪減唯厚
八洛又餘轉成金厚三洛又二萬由旬金
輪廣量與水輪等周圍即成三倍合三十
六洛又一萬二百五十由旬其前風輪坐
娑界底地水二輪四洲果底於地輪上復
澍大雨即成大海被風鑽擊精妙品聚成
妙高山中品聚集成七金山下品聚集成

輪圍山雜品聚集成四洲等其妙高體東
銀南琉璃西玻璃河北金所成餘七唯金
四洲地等標品所成彼輪圍山唯鐵所成
其妙高量入水八萬輪結那比於餘山皆
悉高妙故曰妙高然復次第七金山者一

輪乾陀羅高四萬由旬二伊沙陀羅高二
萬由旬三佉得羅柯高一萬由旬四修騰
婆羅高五千由旬五阿輪割那高二千五
百由旬六毘泥但迦那高二千五百由旬
七尼民陀羅高六百二十五由旬

一神雙山二神輪山三勝木山四番
見山五馬耳山六象鼻山七魚背山
洲外有輪圍山高二百一十二由旬半彼
等廣量各自與出水量同七金山間諸
龍王等遊戲之處名曰戲海八山間七海
近妙高者一輪乾陀羅海廣八萬由旬二
伊沙陀羅海廣四萬由旬三佉得羅柯海
廣二萬由旬四修騰婆羅海廣一萬由旬
五阿輪割那海廣五千由旬六毘泥但迦
那海廣二千五百由旬七尼民陀羅海廣
一千二百五十由旬盈八功德水八山七

海其相咸方外海味鹹尼民陀羅至輪圍
山二山相去三洛又二萬二千由旬其外
海水雖無有分由妙高色東海色白南海
色青西海色紅北海色黃現是等色故稱
四海是彼周邊三十六洛又七百五十由

旬外輪圍山周圍三十六洛又二千六百
二十五由旬其外海南瞻部洲者狀如車
廂狹向鐵圍三由旬半餘三邊者各二千
由旬周圍六千三由旬半有二中洲東遮
摩羅此云西莫羅摩羅此云摩瞻部中央

摩竭陀國三世諸佛所生之處次此向北
度九黑山有大雪山名具吉祥其山北邊
有香醉山是二山間有大龍王名曰無熱
所居之池曰阿耨達無熱其狀四方各
五十由旬周圍二百由旬池內徧滿八功

德水從此池內出四大河東流如河從象
口中流出銀沙共五百河流歸東海南辛
渡河從牛口中流出琉璃沙共五百河流
歸南海西縛勢河從馬口中流出玻璃珂
沙共五百河流歸西海北悉恒河從師子

口中流出金沙共五百河流歸北海是彼
四河從無熱池右遠七匝隨方流轉是香
山北度二十由旬彼處有岩名難陀岩面
各五十由旬周圍二百由旬高三由旬半
又有八千小岩其岩北邊二十由旬有娑
羅樹王名曰善住其根入地四十方量高
八十方量七重行樹羅列圍繞東邊度二
十由旬有緩流池其狀圓相廣五十由旬
周圍一百五十由旬又有八千小池盈八
功德水內有蓮華葉若牛皮其莖如軸花

若車輪味甚如蜜是處又有帝釋臨戰所
乘象王名曰善住與八千象案四月時住
金岩兩熱四月時住善住所兩四月時住
緩流池無熱池側有瞻部樹果實味甚其
量如薏熟時墮水出瞻部音龍化為魚吞
噉是果得者過流成瞻部金由此樹名故
號瞻部此洲向西有烏佃國大金剛宮持
種所居金剛乘法從彼而傳南海之中山
曰持船觀音菩薩居止其頂聖多羅母居
止山下東有五峯文殊菩薩居止其上有

十六大國千數小國又有三百六十種人
七百二十種異音其外海東洲曰勝身狀
若半月對妙高邊三百五十由旬餘邊六
十由旬周圍六千三百五十由旬其洲二
邊有二中洲北提訶此云南毘提訶身此云
是彼三洲越餘洲等七多羅樹或曰洲人
相見端嚴其身勝故名曰勝身其外海北
是洲曰鳩婁其狀四角巽方相似邊各二千
由旬周圍八千由旬其洲二邊有二中洲
一名鳩婁此云二高羅婁彼洲人

等所有受用出如意樹臨沒七日其如意
樹出不美音報曰當七日死或曰洲人早
古即割食肉鬼音故曰鳩婁是不美音其
外海西洲曰牛貨形如滿月徑二千五百
由旬周圍七千五百由旬有二中洲南舍

此云北提恒羅具始此云恒羅此云恒羅此云恒羅
等多寶牛貨故曰牛貨洲海山等向下皆
悉八萬由旬近金地故近瞻部洲星割棘
洲金洲月洲等者係瞻部洲餘大洲等小
洲亦尔次上空中四萬由旬純淨無礙勝

堅風輪從右而旋日月星宿空居天等依
正而住
日輪者火珠所成徑五十一由旬周圍百
五十三由旬厚六由旬零八分上有金
緣其上復有金銀琉璃玻璃珂等秀成四
角日天子等所居宮殿由風運行一晝一
夜遠四大洲日行向北時日即長南行時
短行南北閉時晝夜停由遊處光即有寒
暑為冬夏際北行六月南行六月行至中
道曰日月四星輪歷徧謂之一歲

月輪者水珠所成徑五十由旬周圍百五十由旬厚六由旬零十八分其上復有金銀琉璃玻瓈珂等秀成四角月天子等所居宮殿是彼日月相去遠近自影增減由增一分即生上半十五分單謂之圓滿由減一分即生下半自影覆彼十五分單曰不圓滿由增減故名曰宿空由一晝夜名曰宿地如是三十名曰一月

條四王衆

妙高山者有四層級始從水際向上相去十千由旬即初層級從妙高山傍出十六千由旬向上相去一萬由旬即二層級傍出八千由旬向上相去一萬由旬即三層級傍出四千由旬向上相去一萬由旬即四層級傍出二千由旬彼妙高山其頂四角各秀一峯高四由旬半廣百二十五由旬周圍五百由旬有藥叉神於中止住是山頂上三十三天中央城曰善見純金所

成高一由旬半面各二千五百由旬周圍萬由旬其城體金俱用百一樓寶嚴飾其地柔軟如兜羅綿是城四面有一萬六千寶柱寶梓寶椽寶簷四面四門又有千數閣一小門四大衛道有諸小衛其四門側五百天子皆服堅鎧守護是門城中有帝釋殿曰寂勝處亦曰殊勝殿其狀四方高四百由旬半面各二百五十由旬周千由旬百一却敵一却敵各有七樓一寶樓各七小樓一樓各七池沼一池沼

各七蓮華一華上各有七數童男童女奏種種樂歌舞歡娛善見城東有諸所乘曰衆車苑高千由旬南臨戰慶曰廣慈苑西諸行慶曰相雜苑北游戲慶名歡喜苑縱廣同前其苑等外度二十由旬有善地曰衆車廣慈相雜歡喜量同四苑善見東北有如意樹名波利闍多亦名圓生樹根深五十由旬高百由旬枝条傍布五十由旬能施欲樂下有盤石曰阿嚩摩嚴歌色白如氈面各五十由旬周二百由旬善見

西南諸天集處名善法堂周九百由旬其狀圓相是堂中央有帝釋座純金所成其座周圍有三十二輔臣之座咸皆布列三十三天向上度八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寶所成○離淨天宮量若妙高山

頂二倍上度一億六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寶所成○兜率天宮量如離淨縱廣二倍上度三洛叉二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寶所成○化樂天宮量如兜率縱廣二倍上度六洛叉四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寶所成○他化自在天宮量同化樂縱廣二倍此即欲界上有初禪如是四洲七山妙高輪圍欲界六天并初禪等諸四洲界一數至千為小千界一小鐵圍山圍繞此小千界一數至千為中千界一中鐵圍山圍繞此中千界一數至千為三千大千世界一大鐵圍山圍繞如是有百億數四洲界等皆悉行布鐵圍山等諸洲山間黑暗之處無有晝夜舉手無見○初禪天量等四洲界○二禪天量

等小千界○三禪天量等中千界○四禪天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其相去量皆倍倍增謂曰色界○無色界者無別處所若有生者何處命終即彼生處住無色定故曰無色

情世界品

謂情世界總有六種一者地獄二者餓鬼三者傍生四者人五者非天六者天此等六種名義云何謂所壞肢體故曰地獄飢渴所逼故曰餓鬼傍覆而行故曰傍生

多分別故名曰人摩訶沙義身及受用雖與天同微分鄙劣或由無酒故曰非天阿修羅義從梵身生遊戲娛樂或應供養故謂曰天是提婆義一地獄者瞻部洲下過二萬由旬曠廓四方二萬由旬純鐵所成土火焔洞然有八熱獄一曰更活二曰黑繩三曰衆合四曰號叫五曰大號叫六曰炎熱七曰大炎熱八曰無間○更活獄者生彼有情先業所感執衆器仗互起冤憎迤相斫害改改墮落悶絕暫无空音更活彼

等有情即便更活復相斫害彼壽量者四天王天一生之期為一晝夜如是算數壽五百歲受是苦楚○黑繩獄者其獄卒等於有情身從頂至足拚界黑繩以火鋸鐵解斫肢體由先業力解下上生彼壽量者

切利天一生之期為一晝夜如算數壽一千歲受是苦楚○衆合獄者生彼有情以鐵槌打或二鐵山猶如羊頭二山相合研碾摧壞二山開時復自然火又被摧壞彼壽量者難諍天一生之期為一晝夜如是

算數壽二千歲受是苦楚○號叫獄者生彼有情怖執鐵池入稠林中火焔熾盛永歲焚燒由先業力其舌縱廣千由旬甚有神犁其舌彼壽量者兜率天一生之期為一

晝夜如是算數壽四千歲受是苦楚○大號叫獄者亦與前同其苦倍增彼壽量者化樂天一生之期為一晝夜如是算數壽八千歲受是苦楚○炎熱獄者三重鐵城火焔洞徹內受苦楚彼壽量者他化自在

天一生之期為一晝夜如是壽數萬六千歲受是苦楚○極炎熱獄者亦同其前其苦倍增彼壽量者等半中劫受是苦楚○無間獄者於鐵室內身一聚焔受極苦楚彼壽量者等一中劫○十六增獄者八熱

獄傍面各四所一塘煖增土深皆沒膝有情遊彼才下足時皮肉與血俱焦爛糜餘刺其骨舉足還生平復如本二尸糞增不淨淤泥沒有情腰於中多有攔矩吒蟲箭利如針鑽皮透骨啞食其髓三峯刃增復有

三種一刃刀路謂於此中仰布刀刃以為大道有情遊彼才下足時皮肉與血俱斷碎墜舉足還生平復如本二劍葉林謂此林樹純以鈹利劍刃為葉有情遊彼風吹註葉墜斬刺肢體骨肉零落有鳥駭狗齧擊

食之二鐵刺林名鈹摩利謂此林樹有利錢刺長十六指有情被逼上下樹時其刺別刺上唯刺筋骨有鐵箭鳥探啄有情眼睛腦髓爭競而食刀刃路等三種雖殊而鐵

仗同故一增攝四烈河增名曰無渡橋滿極熱烈灰汁水有情入中或浮或沒或逆或順或橫或豎被蒸被煮骨肉糜爛如大鑊中滿風灰汁置稻米等猛火下然米等於中上下迴轉舉體糜爛有情亦然故欲

逃避於兩岸上有諸獄卒手執刀鎗鞭撻令回無由得出此河如壘前三似苑彼等名曰近邊地獄○八寒獄者一曰水疱二曰火疱裂三阿吒吒四阿波波五嘔啞啞六裂如罽鉢羅華此云青蓮華七裂如蓮華八裂

如大蓮華○水疱獄者生寒水間極甚嚴寒隨身生疱曰水疱獄彼壽量者摩伽陀國所有大斛八十斛麻百年除一若芝麻蓋彼壽亦爾○疱裂獄者由極嚴寒其疱而裂黃水滿流彼壽量者倍前二十○阿

吒吒獄者由大嚴寒咬齒忍耐彼壽量者倍前二十○阿波波獄者忍寒音聲彼壽量者倍前二十○嘔啞啞者由寒號泣出是苦聲彼壽量者倍前二十○裂如罽鉢羅華獄者嚴寒身裂如罽鉢羅華葉被毒

量者倍前二十○裂如蓮華獄者嚴寒身裂如蓮華開彼壽量者倍前二十○裂如大蓮華獄者身裂越前如大蓮華開教多葉彼壽量者倍前二十○孤獨獄者在曠野提曠野山間一晝一夜受苦受樂相雜受

故八熱地獄八寒地獄近邊孤獨如是名為十八地獄二餓鬼者王舍城下過五百由旬有餓鬼城名曰黃白亦名憐淡彼鬼王曰閻羅法王共三十六眷屬等居其類有四一者外

障二者內障三者飲食障四者障飲食一外障者飲食音聲亦不得聞二內障者獲微飲食口若針竅不能得入設能入口咽如馬尾無能得過設若過咽腹若山廓不能飽滿雖滿腹中脛如草莖無能舉動受

此大苦三飲食障者見飲食時無量獄卒執諸器仗守禦無獲四障飲食者食飲食時由業所感鐵丸銅汁瀉置口中從下流出如是四種皆是餓鬼彼壽量者人間一月為一晝夜如是算數壽五百歲即當人

間一萬五千歲或居人間寒林等處食血肉等皆餓鬼類三傍生者多居河海亦如酒糟混浸而住以大食小以小食大互相驚怖由海波濤住所不定或處人天彼壽量者長如龍王

壽半中劫短如蚋等壽一刹那身量無定四人者住四大洲八中洲等及諸小洲彼壽量者如瞻部洲人初成劫時其壽無量次後漸減今六十歲次後漸減至十歲間次復漸增無有定量壯鳩婁人定壽千歲

東勝身人壽五百歲西牛貨人壽二百五十歲除北鳩婁餘有天橫彼等受用北鳩婁中食自然稻衣服瓔珞出如意樹餘三洲者食殺肉等資寶受用彼等身量瞻部提人身量四肘東勝身人身量十六肘北鳩

婁人身三十二肘人等面相亦如洲狀其小洲人亦如大洲身各減半故如是說五非天者妙高水際下過一萬一千由旬山曠廓間光明城內阿修羅王曰羅睺羅此云衆衆眷屬居又過一萬一千由旬星勢

城內阿修羅王名曰項壽來春屬居又過一萬一千由旬堅牢城內阿修羅王名曰妙鎮又曰大力衆眷屬居又過一萬一千由旬甚深城內阿修羅王名曰毘摩質多羅此云種種衆眷屬居常共帝釋

比對闍諱城曰具金殿名奏樂如意樹王名即恒鉢唵聚集之慶名曰賢財石名其賢苑名普喜妙喜家喜甚喜善地亦名普喜妙喜家喜甚喜臨戰所乘象名無能敵遊戲所乘象名豐雪馬曰峭勝是等非天

共三十三天諱須陀味及修羅女為戰諱故從山廓出身服金銀琉璃玻璃珂等堅固鎧甲手執鈎擿標鎗了箭領四部軍彼阿修羅王羅曠羅項壽妙鎮毘摩質多羅等或前三來或四皆來是時帝釋五守諸

東一住戲海頹樂白法龍王等衆與非天軍聞戰今迴龍若不勝去堅守所共二守護復與修羅聞戰又若不勝去持鬚所共三守護復與聞戰又若不勝去恒橋所共四守護復與聞戰又若不勝去四王所共

五守護復與聞戰四大天王率四軍衆服寶堅鎧執諸戈杖闍戰多分四天王勝若不能却去切利天前白帝釋曰我等守護不能回彼修羅王應却敵如是白已天主帝釋衆善住象告三十三天衆等曰汝等

應知今修羅軍至妙高頂當服堅鎧取所乘車與修羅戰說走語已彼諸天子各服寶鎧執持戈仗去來車死取所乘車入窟惡死身心轉惡出善見城共修羅戰若修羅勝侵至城內若天得勝遂修羅軍至第

一海闍戰之時天與非天斷其頸腰彼等即死手足若斷復生如本若薄伽梵辟支佛轉輪聖王住世間時諸阿修羅不起諱心設若相持諸天必勝世間善增天衆亦勝世不善增阿修羅勝是故諸天護持善

事
六天者欲界六天色界十七無色界四欲界六天者蘇迷盧山第一層級首衆居第二層級持鬚衆居第三層級恒橋衆居持雙山上北方有城名阿那迦壽帝多聞

天王藥叉衆居如是東方城名賢上有大天王名曰持國乾闥來居西方有城名曰衆色有大天王名曰廣目龍神衆居南方有城名曰增長有大天王名曰增長鳩摩衆居餘四層級七金山等日月星宿鐵圍

輪山膽部洲山多羅樹所四王部衆亦共止住咸屬四王是謂一部彼壽量者人五十歲為一晝夜如是壽量經五百年若其身體一俱虛舍四分之一三十三天妙高頂上天主帝釋住窟勝處共非天女名曰

妙安同衆天女受諸欲樂無有厭足復有臨戰所乘象王名曰善住遊戲苑中所乘象王名曰鷲羅筏等此云神二象周圍各七由旬各以八千小象衆居又有馬王名迅疾風與八千馬居天主輔臣數三十二

是故名曰三十三天諸天子等耽五欲樂若放逸時有大天鼓鼓聲出音警諸天曰諸行無常有漏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與修羅軍聞戰之時出除苦音警曰天頹得勝頹修羅敗官殿城池樹巢石等如前

所辨彼天壽量人間百歲為一晝夜如是
算數壽一千歲其天身量半喻闍那○始
摩天者三十三天共非天壽此離淨故名
離淨天彼天壽量八二百歲為一晝夜如
是算數壽二千歲其天身量二喻闍那○

兜率陀天者有慈氏尊紹世出世法王之
位受大法樂謂曰兜率是俱樂義人間四
百年彼天一晝夜壽四千歲身量四喻闍
那○化樂天者自化受用謂之化樂人間
八百年彼天一晝夜壽八千歲身量八喻

闍那○他化自在天者受用他化謂之他
化自在彼中天王威德自在即是魔主人
間千六百年彼天一晝夜壽一萬六千歲
身十六喻闍那下從無間至他化自在天
謂之欲界耽著欲樂所食陵食故如是說

○色界一十七天者四靜慮攝○初禪三
天者謂梵眾梵輔大梵彼天壽量梵眾半
初梵輔一切大梵一切半彼天身量次第
半由旬一由旬一由旬半○二禪三天者
謂少光無量光極光彼天壽量少光二初

以上四天四十中初為一大初無量光四
已下諸天八十中初為一大初無量光四
初極光八初彼天身量少光二由旬無量
光四由旬極光八由旬○三禪三天者謂
少善無量善廣善彼天壽量少善一十六
初無量善三十二初廣善六十四初彼天

身量少善十六由旬無量善三十二由旬
廣善六十四由旬○四禪八天者無雲福
生廣果三是凡居無煩無熱善現善見色
究竟五是聖居名曰五淨居彼天壽量無
雲百二十五初福生二百五十初廣果五

百初無煩一千初無熱二千初善現四千
初善見八千初色究竟一萬六千初彼天
身量無雲一百二十五由旬福生二百五
十由旬廣果五百由旬無煩一千由旬無
熱二千由旬善現四千由旬善見八千由

旬色究竟一萬六千由旬始從梵眾至色
究竟皆名色界出離欲樂非離色故故名
色界○無色界四天者無有身色亦無處
所從定分四謂空無邊廣識無邊廣無所
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彼天壽量空無邊廣

二萬大劫識無邊廣四萬大劫無所有處
六萬大劫非想非非想處八萬大劫彼等
四處謂無色界非離定色出離廣色故名
無色彼等壽量謂歲劫時其量云何時寂
少者名為剎那百二十剎那為一恒剎那

六十恒剎那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年
休多須臾三十年休多為一晝夜三十晝
夜即為一月十二箇月即為一年劫有六
種一中劫或地二成劫三住劫四壞劫五
空劫六大劫一中劫者或瞻部人從無量

歲漸漸減至八萬歲時即成劫攝從八萬
歲減至十歲謂中劫初復增八萬歲減至
十歲為一轉輪如是增減十八數者為十
八中劫然後十歲至八萬歲中劫後際前
後中間十八轉輪為二十中劫二成劫者

始從風輪至無間獄生一有情器世界成
經一中劫如前已說
情世界者此三千界火壞後成從極光天
天人命終生大梵廣孤生疲勦嗚呼若有
同分生此界者有何不可發如是心雖非

念力極光天人有命終者即生彼處先生
之心而作是念由我食生故世成稱人祖
大梵如次梵輔梵東他化自在乃至四王
次第而生北鳩婁洲西牛貨洲東勝身洲
南瞻部洲次第而生時瞻部洲人壽無量

歲飲食喜樂有色意成身帶光明騰空自
在如色界天有如是類地味漸生其味甘
美色白如蜜其香馥郁時有一人稟性耽
味嗅香起愛取嘗便食亦告餘人隨學取
食食陵食故身光隱沒由眾業感日月便

出照曜四洲次地味隱復生地餅其味甘
美色紅如蜜競耽食之地餅復隱次林藤
生競耽食故林藤復隱有非耕種自然稻
生眾共取食此食蘆故即餘滓穢根道俱
出爾時諸人隨食早晚取香稻食後時有

人稟性懶墮長取香稻儲宿而食餘亦隨
學香稻隱沒隨共分田慮防遠盡於已分
田生憚護心於他分田有懷侵奪故生爭
競是時眾人議一有德封分田主眾所許
茲故謂曰大三未多王所許王多有子相

續紹王嫡子號曰光妙彼子善彼子寂
善彼子靜善是等謂曰威劫五王靜善王
子名曰頂生彼子妙善彼子近妙彼子具
妙彼子嚴妙是等謂曰五轉輪王嚴妙王
子名曰捨帝彼子捨雙彼子捨圖尼彼子

固室彼子善見彼子大善見彼子除礙彼
子金色彼子具分彼子離惡彼子妙高彼
子定行彼子甚吼音彼子大甚吼音彼子
能安彼子方主彼子賢廉彼子能廣彼子
大天此王種族五千相承其家後子七十

相承曰阿思摩迎王家後子八千相承曰
鳩婁王其家後子曰具頭王有九千王其
家後子名曰龍青有一萬王其家後子恒
弥留但一萬五千其家後子名瞿曇氏即
甘蔗商彼子相承甘蔗王種一千一百數

其家後子甘蔗種王名曰增長即懿摩摩
王王有四子一名面光二名象食三名調
體伏象四名嚴錫稱釋迦氏嚴錫有子名嚴
錫足彼子致所彼子牛居彼子獅子頰王
王有四子一名淨飯二名白飯三名斛飯四

名甘露飯淨飯王子即婆伽梵次名難陀
白飯王二子一名帝沙即調達二名難提
迦軒飯王二子一名阿尼婁跋二名跋提
梨迦甘露飯王二子一名阿難二名提婆
達多婆伽梵子名羅睺羅釋迦種族至斯

已矣○又別種王依法與教如來滅度後
二百年中印土國王曰無憂於瞻部提王
即多分中結集時而為施主與隆佛後
三百年瞻部西北方有王名曰割屋尸割
三結集時而為施主廣興佛教梵天竺國

迦濕那羅國勸國龜茲國捏巴辣國震旦
國大理國西夏國等諸法王東各於本國
興隆佛法如來滅度後千餘年西番國中
初有王曰呀乞唵贊普二十六代有王名
曰捨陀朵唵思頰贊是時佛教始至後第

五代有王名曰雙贊思甘普時班弥達名
阿達陀譯主名曰端美三波羅譯教法修
建捨薩等處精舍派傳教法後第五代有
王名曰乞唵贊贊是王師善海大師達
華生上師迦摩羅什羅班弥達東成就人

等毘盧遮那羅佉但及康龍身護等七人
翻譯教法餘班班達共諸譯主廣翻教法
三摩禁戒典源在國後第三代有王名曰
乞哩侏已勝是王界廣時有積那多并
漏連但羅善提班班達等共思割幹吉祥
積酌羅龍幢等已翻校勘未翻而翻廣與
教法西番王種至今有在班班達等翻譯
譯主善知識果廣多有故教法由興
北蒙古國光福果熟生王名曰成吉思
始成吉思提北方王多音國如鐵輪王彼

可時子名曰幹果戴時稱可罕紹帝王位疆界
早千蓋前有子名曰古偉紹帝王位成吉思皇
帝次子名朵羅朵羅長子名曰蒙哥亦紹
王位王弟名曰忽必烈紹帝王位降諸國
土疆界豐廣歸佛教法依法化民佛教倍
前光明熾盛帝有三子長曰真金豐足如
天法寶莊嚴二曰厄各辣三曰納麻質各
具本德係嗣亦爾茲是始從釋迦王種至
今王種
始帝王祖三未多王是時田分互起便盜

初發偷盜被王推問言不曹偷始起妄語
王法誅戮即有殺害不善法生爾時衆生
造不善法命終之後即生傍生火生餓鬼
漸生地獄次無間獄生一有情時成劫終
如是有情行諸不善善量漸減受用之少

閻浮提人壽八萬歲無間地獄生一有情
是二同時如是情世界成十九中劫器世
界成即一中劫如是成劫二十中劫閻浮
提人八萬歲時始為住劫住劫亦經二十
中劫至十歲時刀兵災起唯七晝夜疾疫

災起七月七日飢饉災起七年七月七日
多分死疫餘者相親起希有心互相睦戀
遠離殺害漸生善故壽量受用復增益感
至八萬歲增上之時轉輪王出依法化民
下滅之時婆伽梵出授濟衆生增滅時開

獨覺出世今諸有情而作福田住劫亦經
二十中劫始壞劫初情世界壞無間獄中
無有情生先生業盡即生別趣若有未盡
生上地獄或別世界地獄中生無間獄空
如是向上地獄漸空生餓鬼趣如是餓鬼

傍生趣空人趣之中除鳩婁人餘共欲天
無師法然獲初靜慮生初禪天北鳩婁人
生欲界天獲初靜慮生初禪天無師法然
獲二靜慮生二禪天從無間獄至梵世空
如是亦經十九中劫然後四洲有七日出

初不降雨藥草叢林悉皆枯槁二日出時
溝池乾涸三日出時號伽河等悉皆枯竭
四日出時無熱池竭五日出時海水沒膝
六日出時大海亦竭七日出時彼器世界
一聚火管從無間獄直至梵世以火燒壞

經一中劫壞劫總經二十中劫空劫亦爾
如是成住壞空即八十劫總此八十名一
大劫為梵衆等壽量之數
器世界壞有其三種火水風壞者亦如前
說如是七次後世界復成又被水壞至二

禪天從極先天即生大雲降注大雨其器
世界如水化鹽消踏皆盡彼水自竭一水
災次復七火災度七火災還有一水如是
水災滿至七次復七火災後世界成被風
災壞至三禪天其風之力吹散妙高何况

其餘第四禪天雖無外災是等有情生與
財生命盡嚴隱如是器情世界并成壞等
咸皆說已

念常讚曰新書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其間必有名世者誠哉是言也追我

皇元混一區宇萬邦咸寧敬崇佛乘禮請
法王上師薩思迦大珙孫達賢思巴惠幢吉

祥賢為帝師廣興好事詔製

大元國字師獨運筆畫作成稱旨即頒行朝
省郡縣遵用迄為一代典章今茲彰所知

論迺

裕宗潛邸時請師所說也大旨約標器情道

果無為五法總攝一切所知故名此論大

器依念履日歲起世等經論對法相應之
義而錯綜其宏綱爾苟非具大智辯窮法

實相其孰能明空初隣虛之細大昭然如

庵摩勒果觀於掌中哉歎惟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道契佛心德超義

聖弘護大教錫以

呈天之下一人之上西天佛子大元帝師暨

策寵優其尊師重道豈特為萬世
帝王之彝典耶抑亦燦發塗迷惑之真燈也
姑錄器情二章著于編首餘道果無為三
章具於本論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八一頁上一三行眉註，清無。以下及各卷同。
- 一 八一九頁中七行「二百」，清作「三百」。
- 一 八二一頁中一三行「麓惡苑」，經作「麓惡苑」。
- 一 八二三頁上二行「或逆」，經、清作「或逆」。
- 一 八二五頁中八行「善現善見」，清作「善見善現」。
- 一 八二五頁中一一行「善現」，清作「善見」。一五行同。
- 一 八二五頁中一二行「善見」，清作「善現」。一五行同。
- 一 八二五頁中一四行「由句」，經、清作「由句」。
- 一 八二五頁下一九行「疲勦」，經、清作「疲倦」。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

三

嘉興學士中祥符神帝像神華本念常集

太古諸君 自虎通解也 古此今也 居主也

盤古首君治一萬八千歲 古列子曰 神心也

日高一丈 地厚一丈 廣廣者 曰天

頭極東 足極西 左子極南 右子極北 則

日為暉 月為夜 呼為晝 呼為夜 呼為晝

馬八就九 國之大 其號與多 三皇五紀

天皇氏一身十三頭 韋昭曰 兄弟十三人

分地 治化各一萬八千歲 古今記曰 天

皇一身十三首也

地皇氏一身十一頭 韋昭曰 兄弟十一人

治一萬一千年 帝王甲子云 九千年也

有云三皇皆一萬八千年

人皇氏一身九頭 韋昭曰 兄弟九人 分治

九州 帝王甲子云 四千五百年 人皇六

十五代 四萬五千六百年

五紀

五龍紀 五姓在位 二十七萬三千六百年

時人食葉居巢

攝提紀七十二姓在位六十四萬九千五

百二十年 始分晝夜 時月朔月馬玉

毛瓊鑿金鳥 三足出於桑 沒咸池也

合熊紀 三姓在位六萬三千年也

連遠紀 六姓在位六萬九千年 韋昭曰 三

萬二千年 叙命紀 四姓在位四萬年也

有巢氏 百代不記 年禮曰 昔先王未有宮

室 冬則居營窟 夏則居橧巢 未有火化

食草木之實 鳥獸之肉 飲血茹毛也

燧人氏 鑽木出火 禮曰 燔黍擘豚 注曰 中

古未有釜 甑 擇米 脾肉 加于燒石之上 食

矣 古今記曰 以木德

王治八萬年

大古以還 四時既序 晝夜長短 分至 斯與

書曰 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以閏月定 四

時 歲歲 天體至 圓周三百六十五度 四

而過一度 則在 天而少一度 則在 地

地 一歲 而天 行一度 則在 天而少一度 則在 地

天 一歲 而地 行一度 則在 天而少一度 則在 地

地 一歲 而天 行一度 則在 天而少一度 則在 地

天 一歲 而地 行一度 則在 天而少一度 則在 地

得百四十 三十一 一得六 不盡 四百 四十八 通計

四十一 三十一 一得六 不盡 四百 四十八 通計

三十一 一得六 不盡 四百 四十八 通計

一得六 不盡 四百 四十八 通計

不盡 四百 四十八 通計

四百 四十八 通計

四十八 通計

通計

雷氏曰 上古洪荒 起自

太昊伏羲氏 風姓 號太昊 母曰華 胥 履 巨

首之 王 州 小 在位 一百一十年 始 畫 八

卦 造 書 契 以 代 結 繩 之 制 嫁 娶 日 禮

男 婚 女 嫁 以 取 魚 雁 之 禮 焉 焉 焉

曰 娶 造 網 罟 以 取 魚 雁 之 禮 焉 焉 焉

謂 之 聖 造 網 罟 以 取 魚 雁 之 禮 焉 焉 焉

女 媧 氏 姓 風 伏 羲 之 妹 造 笙 簧 長 四 尺

中 施 黃 大 者 十 萬 物 也 造 笙 簧 長 四 尺

狀 如 鳥 羽 鍊 五色石以補天 缺 斷 龍 足

如 鳥 羽 鍊 五色石以補天 缺 斷 龍 足

鍊 五色石以補天 缺 斷 龍 足

五色石以補天 缺 斷 龍 足

以立四極在位一百四十年

共工氏 大庭氏 栢皇氏 中央氏

陸栗氏 曠連氏 赤胥氏 尊盧氏

混沌氏 吳英氏 葛天氏 朱襄氏

陰康氏 無懷氏凡一十五代通一萬

社神 普共工氏有子曰后土能平九州

社神 普共工氏有子曰后土能平九州

社神 普共工氏有子曰后土能平九州

炎帝 神農氏 姜姓說炎帝姜女登氏感神

四十年 葬長沙易曰神農氏斷木為耜

柔木為耒始教天下播種五穀又嘗百

味為本草治醫藥演八卦為六十四作

市并貨易作祭禮製五絃琴象五行也

自下帝承帝臨魁帝明帝直帝來帝衷

帝榆陶凡八代五百四十年

黃帝有熊氏姓公孫名軒少典次子生

長而教於成而神靈而能辨少典次子生

代帝作於夫在之天下咸成伏虎龍相

顯鐵斷吸沙吞石是山海之精以服人龍

下戰于阪泉之野受新于中帝神農氏

造合官製衣服使魯班造舟車舟車

有葬禮禮曰天子七日而殯五月而葬

風后定甲子一云○帝即位三十八年

用天老力牧太山稽為相

及三何樹以松樹使辛之樹以柏大夫

高八尺樹以栗樹以高四尺樹以桐大夫

樹以槐大夫樹以楊柳

首莫數問道廣成子蒼頡為史岐伯辨

草木俞附定脉經伶倫制律呂以調律

九寸以竹為之或置九州應帝紀云黃

五帝三王其前帝娶大庭氏生二

子大曰高意 凡十八代一千五百二十

年

五帝 中唐子曰帝者體也內心無為

雷氏曰少顯雷氏

少昊金天氏姓己名摯字青陽母曰女節

年王金德都窮奈又還曲阜立坊市用

度作樂置一百二十行以為紀官鳳皇

至凡十代四百九十年

顓頊高陽氏姓姬名顓頊黃帝孫昌意子

水德都帝立陽作曆以孟春為元造

三公九儀二十四司養材任地戴時象

天神人不標萬物有序生八才子謂之

八凱平九黎之亂制氣以教化潔誠以

祭祀辨君臣之道作五莖之樂行之根

帝嚳高辛氏姓姬名嚳黃帝孫玄枵子

已酉立位在位七十九年王木德都

師赤松子置五行官以勾芒為木

正之子祝融為火正頊項收為金正

少昊冥為水正吳子少昊土為土正

之子生八才子謂之八元造鑄鏡鞅鐘

位十六年始甲戌林已百東地至會
既年曰歲建實為正作大夏蘇葬用
聖氏長四十七尺

啓禹之子 啓未立 在位九年
一云 郊禘祖宗 祀黃帝 文祖 郊禘

太康 啓之子 啓未立 在位九年
二昭 五廟 啓祀立廟 純壇 太祖禹

仲康 啓之子 啓未立 在位九年
仲康之弟 辛酉即位

帝相 仲康之子 啓未立 在位九年
夏臣 靡 桀 桀之子 啓未立 在位九年

寧 癸卯立 在位十七年

槐子 庚申立 在位二十六年
芒子 丙戌立 在位十八年
泄子 甲辰立 在位十六年
不降 庚申即位 治五十九年
高 乙未立 在位二十一年

孔甲 庚辰即位 治二十年
三十一 始生

桀 啓之子 啓未立 在位九年
一云 郊禘祖宗 祀黃帝 文祖 郊禘

凡十七代通四百三十二年
仲康 啓之子 啓未立 在位九年
仲康之弟 辛酉即位

湯 桀之子 啓未立 在位九年
湯之弟 伊尹即位

丙 主壬 主癸 報丁 報乙 報甲
相伐之 承祚 東征 西怨 南征 北怨 大旱

七年自責六過 燒身乃丙乙未立 大治
十三年壽一百歲 建丑為正 年白祀

外丙 湯次子 治三年 仲壬 治四年

太甲 湯長子 治三年 仲壬 治四年
治三十三年 立廟 六廟 二廟 太甲 郊祀

太庚 丁治三十年 今云 二十五 年 古
小甲 太庚之子 治十七年 二月 甲
雍巴 小甲之子 治十二年

仲丁 太庚之子 治十七年 二月 甲
外壬 丁治十五年 河 夏甲 遷于相 康
祖乙 夏甲之子 治十九年
祖辛 乙之 治十六年 沃甲 治二十

五年

祖丁治二十五年○南庚子治

二十九年

陽甲治十七年

盤庚治十八年

小辛治二十一年

小乙治二十二年

武丁治五十九年

歲願號高宗

祖庚子治七年○祖甲治十六年

康辛治六年○庚丁治四年

治廿一年

武乙治四年

太丁治三年○帝乙治三十年

七年

紂辛一名受

紂辛一名受... 紂辛一名受... 紂辛一名受...

武王... 武王... 武王... 武王... 武王...

凡三十主通六百二十九年

周雷氏曰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蜜鞫○公劉○慶節○皇傑○差弗

類○大王重父○高圉○亞圉○公祖

季歷... 季歷... 季歷... 季歷... 季歷...

古本... 古本... 古本... 古本... 古本...

名大王... 名大王... 名大王... 名大王... 名大王...

也少... 也少... 也少... 也少... 也少...

武王發... 武王發... 武王發... 武王發... 武王發...

兵洧水諸侯不期會者八百皆云討可

伐矣戊午日兵臨孟津癸亥夜陳于商

郊甲子戰于牧野前徒倒戈血流漂杵

既克殷大定天下

干戈在位七年

十四國諸侯

吳太伯

紂辛... 紂辛... 紂辛... 紂辛... 紂辛...

祭三 祀也。祭者，以酒食養神也。祭之於天曰祀，於地曰禘，於土曰禋，於水曰醴，於木曰苴。祭之於廟曰祭，於野曰禘，於壇曰禋，於壝曰醴，於壇曰苴。祭之於廟曰祭，於野曰禘，於壇曰禋，於壝曰醴，於壇曰苴。祭之於廟曰祭，於野曰禘，於壇曰禋，於壝曰醴，於壇曰苴。

祭三 祀也。祭者，以酒食養神也。祭之於天曰祀，於地曰禘，於土曰禋，於水曰醴，於木曰苴。祭之於廟曰祭，於野曰禘，於壇曰禋，於壝曰醴，於壇曰苴。祭之於廟曰祭，於野曰禘，於壇曰禋，於壝曰醴，於壇曰苴。

祭三 祀也。祭者，以酒食養神也。祭之於天曰祀，於地曰禘，於土曰禋，於水曰醴，於木曰苴。祭之於廟曰祭，於野曰禘，於壇曰禋，於壝曰醴，於壇曰苴。祭之於廟曰祭，於野曰禘，於壇曰禋，於壝曰醴，於壇曰苴。

祭三 祀也。祭者，以酒食養神也。祭之於天曰祀，於地曰禘，於土曰禋，於水曰醴，於木曰苴。祭之於廟曰祭，於野曰禘，於壇曰禋，於壝曰醴，於壇曰苴。祭之於廟曰祭，於野曰禘，於壇曰禋，於壝曰醴，於壇曰苴。

宋晉衛楚四國成王封

宋徽子 曰伯父異姓者長

宋徽子 曰伯父異姓者長

宋徽子 曰伯父異姓者長

宋徽子 曰伯父異姓者長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

世安李利錯不用四十餘年治五十二年癸亥即位

世安李利錯不用四十餘年治五十二年癸亥即位

世安李利錯不用四十餘年治五十二年癸亥即位

世安李利錯不用四十餘年治五十二年癸亥即位

世安李利錯不用四十餘年治五十二年癸亥即位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八三〇頁中一〇行夾註左「逆推」，
〔經〕、〔清〕作「逆推」。
- 一 八三〇頁中末行夾註右末字「唐」，
〔清〕作「唐堯」。
- 一 八三〇頁下七行夾註右「葬子」，
〔清〕作「葬子」。一五行夾註左同。
- 一 八三〇頁下九行夾註左「梳前後」，
〔經〕、〔清〕作「梳前後」。又「藻王」，〔清〕作「藻玉」。
- 一 八三一頁上一行夾註左第三字「鈴」，〔清〕作「鈴」。
- 一 八三一頁上三行夾註右「厲卯」，
〔經〕、〔清〕作「厲卯」。又左「而有六孔」，
〔經〕作「有六孔」。
- 一 八三一頁上一二行「牝羊」，〔經〕、〔清〕作「牝羊」。
- 一 八三一頁中五行夾註「左傳曰驪兒」，〔清〕作「左傳曰驪兒」。

<p>一 八三一頁中七行夾註左「構機」， 〔清〕作「構机」。</p> <p>一 八三一頁下五行夾註右「目其名」， 〔清〕作「因其名」。</p> <p>一 八三一頁下九行夾註左「扁廬」， 〔經〕作「為廬」；〔清〕作「扁廬」。</p> <p>一 八三一頁下一〇行夾註「四百三 二」，〔清〕作「四百三十二年」。</p> <p>一 八三二頁中六行夾註右第七字 「婁」，〔經〕、〔清〕作「嬖」。又「未喜」， 〔清〕作「妹喜」。</p> <p>一 八三二頁中一行首字「殷」，〔清〕 作「商」。下至次頁上六行同。</p> <p>一 八三二頁中一行夾註左「二九」， 〔清〕作「二十九年」。</p> <p>一 八三三頁上二行夾註左「祖辛弟」， 〔清〕作「祖辛子」。</p> <p>一 八三三頁上五行夾註「改殷曰商」， 〔清〕作「改商曰殷」。</p> <p>一 八三三頁上八行夾註左「諒間」， 〔經〕、〔清〕作「諒間」。</p> <p>一 八三三頁上一行夾註左「商道」，</p>	<p>一 八三三頁上末行夾註右「炮卷」， 〔清〕作「炮烙」。又左「衣寶玉衣」，〔清〕 作「割娠婦胎」。</p> <p>一 八三三頁中七行夾註「三十七八 百六七」，〔清〕作「三十七主八百六 十七年」。</p> <p>一 八三三頁中一〇行夾註右「復敬」， 〔清〕作「復收」。</p> <p>一 八三三頁中一四行夾註右末字 「岐」，〔經〕、〔清〕作「歧」。</p> <p>一 八三三頁中一八行夾註「七數二 十二」，〔清〕作「七數二十八」。</p> <p>一 八三四頁上五行夾註右「駁曰」， 〔清〕作「駁曰」。</p> <p>一 八三四頁上末行首字「祀」，〔清〕作 「祀」。</p> <p>一 八三四頁中三行夾註右第八字 「弟」，〔經〕、〔清〕作「弟」。八行夾註右 第八字同。</p> <p>一 八三四頁下六行夾註「太悼太保」， 〔經〕、〔清〕作「太傳太保」。</p>	<p>一 八三五頁上一二行夾註右「白賤 黑」，〔清〕作「白與黑」。</p> <p>一 八三五頁中一行夾註右「徒野 王縣」，〔清〕作「徒野王縣」。</p>
---	--	--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會常集

年

昭王瑋 康王子王道徽 缺國勳 治五十一

二十五年四月八日大聖現白象瑞七支案地乘雲而下降神大術胎中右脇而住

豈若虹樞現表厥命世者也 二月八日世尊生子迦毘羅衛國藍毘尼園波羅義樹下從母摩耶夫人右脇而出

姓刹利父淨飯天母大清淨生時九龍吐水金盤沐浴周行七步自言吾受最後後生身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相好莊嚴具三十二大人之相諸經有別且依一又三十二千編輪故三子柔軟如兜羅綿四指開網

十一月開白卷三十二名張賦七種如天 更有八十隨好具如般若等說 太子三歲父王携謁天神廟神像起立王驚嘆曰天中天

太子七歲詣師習世間書典 太子十歲與兄弟擁力以手擲象城外射

透鐵鼓九重世尊示出家太子出遊四門見生老病死苦北門見出家人生欣樂心

二月八日夜淨居天報言太子出家時至 遂乘馬逾城至檀特山拔劍斬髮入彌樓山阿藍迦處習不用屢定今依六年苦行

三十成道之教也有說十二月八日出家 諸部說異玄贊疏云總會諸文而為二說 一云諸部說十九出家三十成道本起因緣經亦十九歲思維無相三昧經三十成道智論亦十九不說成道時佛住世實八

十年有會十九出家五年事仙人行樂行 六年行苦行三十成道智論用此二云亦有諸部及大乘說二十九出家三十五成道增一中雜三阿含經出曜經和須密論並說二十九悲華經善見論說三十五

成道本起經云三十五也菩提流支引經 傷云八年作嬰兒七年作童子四年學五 明十年受五欲六年行苦行三十五成道 四十五年中教化諸眾生真諦及西域記 並同此說金光明經報恩經等同說佛壽

八十年也甲子但七十九年畧釋傷曰五 顯者增如釋云一者月明有二月相一 顯者正因果相二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相一 相二示光明有二種相一示摧伏他勝勝利 相二示光明他勝勝利相三他勝勝利亦 有二相一示安立字界及能成立相二示 歸工巧勝利相四示斷已不生善巧相三示 更生病體善巧相四示斷已不生善巧相

桑榜王滿子用造父為御乘乎八駿日行 千里具如治五十五年身一冠即位作 甫刑重約五刑為三千五百刑各一刑制 二百者曰大刑是偶偏乃罪之極也化 人北山曰入水大寶金石千變萬化不 乃可變與王欲之若聖藥中天靈王來知

五者工巧明善諸世法三端六義等言 一者四教如釋二樂武舞三射安三書八 六者四教如釋二樂武舞三射安三書八 日禮通持風俗在宮六太子時性自仁智 射門大衆曰射九重輪廣日 射門大衆曰射九重輪廣日

弟子佛

世尊示成道苦行六年既滿沐浴於淤泥連河受牧牛女之乳康納吉祥之軟草詣菩提樹王坐金剛座上三十四心示成正覺諸天人師具一切智住世垂訓四十九年

說法三時初中復善以有空言破空有執二邊既離中道斯存俾利鈍機發備自行故演而伸之為八萬四千之法藏也博施濟眾因果張馬斷惡德善聖凡別矣群生自茲有仗也初入麻菟度五比丘度優樓

類羅迦葉十人出家

佛象頭山為龍鬼說法等

佛度舍利弗目犍連二百五十人出家

須達長者布金買祇陀園建寺奉佛

佛在拘耶尼國為婆陀和菩薩說苦行般若等經

佛在柳山為純真陀羅王等說法

佛在織澤為阿拙摩說法及升切利天

拈檀像始建世尊成道八月上初利天為母說法經九十日優闍國王思慕如來命

大目連及毘首羯摩天化為匠人詣天宮摹佛相好以拈檀香木刻像供養既而夏滿下降中天王及大臣及國人民同往迎佛其像騰空向佛問訊佛為摩頂受記曰我滅度千年以後汝往震旦廣利人天

佛還摩竭國為弗沙王說法等

佛為彌勒說備行本起經

佛還迦毘羅國為父王說法普曜經載此

佛於欲色二界說大集等經

佛始說十六會八部般若等經

佛始檢約徒眾擬置戒律

佛從弟阿難始出家

阿難請佛度摩訶波闍波底比丘尼等出家

佛說金光明并法華等經于靈山會上

年世尊拈花示眾百萬人天皆茫然唯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分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承傳化聽吾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

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傳付於汝轉授補盧慈氏母令斷絕諸花之華樹國王公對佛慈問佛經中真義但此經多言聞家帝王之事載之極府世故無聞二月十五日世尊示涅槃應世七十九年

化緣周畢於拘尸羅國金沙跋提河間娑羅雙樹下說涅槃經及遺教經已安住常寂滅光名大涅槃右脇而卧於中夜寂然無聲闍維得舍利八斛四斗後分具明時有白虹一十二道南北貫通連宵不滅穆

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衰相現也王曰朕常患此今既滅度更何憂耶西上諸王以香木闍維分身建塔震旦計十九處

共王繫危子王有聖德治十二年王嘗游

王懿王難子共王周室衰始人制之建都

十五年命周之世康公履歷王之

考王辟方王時外國有進二尺虎又進四角犀治十五年

第一祖摩訶迦葉摩竭陀人也姓婆羅門父飲澤母香志昔為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毘盧尸佛入涅槃後四眾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為無烟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為號也緣是志求出家與度諸有佛言善

來比丘須髮自除袈裟者體常於眾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絕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眾會萬源師正宗記詳如未嘗諸比丘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與摩訶迦葉是也迦葉者當為汝等作大依止然王宗者豈人母相傳授不可必知其處與時也以能動之則法華先而涅槃後也才說法華之乘既及涅槃而不在其會吾謂付法之時其在二經之間耳或謂寶山出花又曰行法於多子塔前然此未見所出香塵稱取亦不放棄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以為當也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

賓鉢羅窟觀勝光明即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然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疾即至雙樹間悲戀踴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茶毘金剛舍利非我等事

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賓鉢羅窟時阿難為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眾言此阿難

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備多羅藏大眾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問語信受觀察眾心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眾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眾僧足升法座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其處說甚饒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

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屬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

是偈已乃持僧伽黎衣入難尼山俟慈氏顯下生即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

秦非子其先高陽之後始女所大業行乃大原其孫為相人言為太武之卿中清無燕來榮之光也顯氏復之非子周孝王使主焉又大善息村于秦城也後穆公始秦仲家稱平文宣出武德宣城穆

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為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為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以夙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為侍者後阿闍世王白言仁

者如來迎葉專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
故悉不能親仁者故涅槃時願垂告別阿
難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况
復衰老豈能長久又念阿闍世王與吾有
約乃詣王官告之曰吾欲入涅槃故來辭

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開阿難曰俟王覺
時當為我說時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
飾千萬億眾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
折其柄珍寶瓔珞悉墜於地心甚驚異既
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語已失聲踴傷哀

感天地即至毘舍離城見阿難在恒河中
流踟躕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傷言稽首三
界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冀般涅
槃時毘舍離王亦在河側復說傷言尊者
一何速而歸寐滅場頭住須臾間而受於

供養爾時阿難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
傷言二王善嚴住勿為苦悲戀涅槃當我
淨而無諸有故阿難復念我若偏向一國
而般涅槃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
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

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中五百仙人親
致瑞應飛空而至禮阿難足胡跪白言我
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阿
難然受請即變現伽河悉為金地為其
仙眾說諸大法阿難復念先所度脫弟子

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為諸
仙人出家受具其仙眾中有二羅漢一名
商那和脩二名末田底迦阿難知是法器
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
葉入定而付於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

受吾教當聽傷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
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阿難付法眼
藏竟躡身虛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
分身四分一分奉舍利天一分奉娑竭羅
龍宮一分奉毘舍離王一分奉阿闍世王

各建寶塔而供養之乃屬王十年癸巳歲
也
世尊入滅一百年夫
傳曰百歲已前人傳雖異法味一如五
師傳教首迦葉波傳之阿難阿難傳商

那和脩商傳優波迦多優傳末田底迦
自此百年之後法味一味水乳兩和拆
豈分金各宗異見源流派別二部斯興
一上座部二大衆部三百年來展轉分
破大衆本末別成九部大衆部一說部

說出世部鷄胤部多聞部說假部制多
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上座本末
成十一部說一切有部上座部犢子部
法上部賢胄部正量部毘林山部化地
部法藏部飲光部經量部為呼正法加

然以麻嘉謨增乳以水慕道者感于異
端孰非易是悲哉
共和元年王崩王時求道諸百姓不
是作九代王子孫共相建視之以自由
周召九伯行政務共和九十七年
宣王靖王之子初王奔燕太子歷召公家
國人國之公以子代之太子方得

既既長周召二伯生之周王甫文武成
東之風治後宗周時天下大早王自
其身乃治四十六年王臣史籒改蒼頡
古文為大篆今篆下石版有數字
鄭桓公友屬王少子康後使魯今封
新鄭是王由公弟乙為魯自威
下武莊屬魯聖魯屬復聖魯降威

三十三卷二百八十一卷
第二十三卷二百八十一卷
第三祖商那和備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莫斯姓毘舍多父林勝母憐者邪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羅漢聖人降生則此

草生於淨地祖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備於此地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祖出家證道慶喜尊者法眼化

導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地以建梵宮祖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叱利國得優波耆多以為給侍因問耆多曰汝年幾邪答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為髮白邪心白邪祖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備知是法器三載後遂為落髮受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正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傷言

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說傷已即隱於窟窟南象白

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耆多有五百徒眾常多懈慢祖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傷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祖乃作十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耆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百比丘各持一幡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二十二年乙未歲王無辜

殺杜伯一日出畷見杜伯持弓矢射王中心墮車折脊而死事見墨子載也
幽王官淫王子褒如生伯厚褒太子乃華嬖嬖大欲諸侯皆至又具無褒如大笑王程德申徒與夫成同伐王下乃拔木于宜為王以來周祀山莊
位十一年
携王伯服王無子西伯殺王伯服乃立周人不服未幾年而廢之
東周都于西
平王宜曰西王太子東遷洛京以辟難治
五十二年

諸侯寢威政出方伯
世尊示滅二百年矣
第四祖優波耆多叱利國人也亦名優波

多又名鄔波耆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眾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恐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祖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環絡摩之于頰及祖出波旬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為華鬘更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環絡甚是珍妙吾有華鬘

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為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畫已神力不能移動乃并六欲天告諸天王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乃為說偈令其回向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靈懺悔耆多告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不作燒害否波旬曰

我捨回向佛道永斷不善祖曰若然者汝
 可口自唱言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
 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傷曰
 稽首三昧尊十力聖太子我今願回向勿
 令有劣弱尊者在世化道證果最多每度

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
 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
 香來禮尊者志求出家祖問曰汝身出
 家心出家否曰我未出家不為身心祖曰
 不為身心復誰出家曰夫出家者無我我

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
 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祖曰
 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
 種即為剃度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
 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

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
 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
 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躡身虛
 空呈十八變然復本坐踞跌而逝多迦以
 室內善用焚其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即平

王三十年庚子歲也
 王四十九年乃魯隱公元年孔子春秋編
 年始于此
 桓王林平王太子在位二十三年
 莊王侏王在位十五年

第五祖提多迦者摩伽陀國人初生之時
 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
 堵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池四流後遇耄多
 尊者為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
 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

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本名香來
 師因易名馬梵語提多迦此云通真量
 也多迦開師說已憶喜踊躍而唱偈言
 魏七寶山常出智慧泉迴為真法味能度
 諸有緣耄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

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提
 多迦開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
 國有八十大仙彌遮迦為首聞尊者至率
 眾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
 阿私陀仙人授我仙法師達十力弟子修

習禪那自此報分殊塗已經大劫尊者曰
 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
 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
 汝却後大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
 遇非宿緣邪願師慈悲令我解脫尊者即

度出家命聖授戒餘仙眾始生我慢尊者
 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乃
 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
 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
 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

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躡身虛空作
 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
 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
 即莊王五年己丑歲也

聖信王胡齊治五年○五霸次與中
 子曰霸者假也用威刑而防使使仁美
 而不淫秦漢晉諸國也春秋稱五霸者
 子稱焉五霸之名晉文公曰天子於
 河陽有稱德也秦穆公曰天子於
 盟津有稱德也宋襄公曰天子於
 諸侯有稱德也齊桓公曰天子於
 諸侯有稱德也
 七惠王閻而後作王弄斯鄭伯代類

○我之立王時齊桓伐楚治二十五年

○子責包茅不貢入周矣王奔

年

○不世尊入滅三百年矣此後龍猛菩薩造中

等年諸大論師述百論

○第六祖彌遮迦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

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雄堞之上有金色祥

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為吾法嗣

乃入城於閻闍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逢而

問曰師何方而來欲往何所師曰從自心

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師曰此是

觸器而負淨者曰師還識我否師曰我即

不識識即非我又謂曰汝試自稱名氏吾

當後示本因彼因說偈而答我從無量劫

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密師

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

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

頗羅墮名婆須密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

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即立而

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缺一如來寶座

彼佛記我云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

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師即與披剃復圓

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

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

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說偈已入師子

奮迅三昧躡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

坐化火自焚婆須密收靈骨貯七寶函建

浮圖實于上級即棄王十五年甲申歲也

項王壬辰棄王治六年楚莊王

旨匡王班項王在位六年

李○有云此年世尊入

定王瑜世王治二十一年。大小經重之

老聃氏於是年九月十四日生于楚國陳

郡苦縣賴鄉曲仁里魏書云老聃父姓韓

名軋字元單母曰精教二合而娠孕八十

年而生於李樹下因以為姓名耳字伯陽

身長四尺六寸額凸眉龐反唇鸞鼻體美

脰潤聃耳髮頭故謚曰聃以疑獨之道秘

于心三寶之德資于用一日慈二曰儉三

曰不敢為天下先景王己卯紫氣浮關劄

往流沙時有函關令尹喜知道之人也乃

請言教老氏遂著道德二篇合五千言皆

評大道也既而弗克至于流沙斃于槐里

年八十四歲時有秦佚之弔三跡而出是

知天命殞于周也墓在槐里西南三十里

渭水之陽今興平縣也佛先三百四十五

年

第七祖婆須密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

墮常服淨水執酒器游行里閻或吟或嘯

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

自慳前緣投器出家授法行化至迦摩羅

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一智者自稱

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

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

提知師義勝心即欽伏曰我願求道露甘

露味尊者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

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

偈曰心同虛空界平等虛空法證得虛空

時無是非非法尊者即入慈心三昧時梵

天帝釋及諸天眾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

劫聚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為
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眾云我所得法
而非有故者識佛地離有無故說此語已
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座起七
寶塔以蓋全身即定五十七年辛未歲也

早簡王夷_{子史}王治十四年

丁五。老氏仕周為守藏史時年二十二矣

五。老氏遷太史令時年三十四矣一云柱

下史自是五十四年不調時人目為史

隱也王十四年魯襄元也

黃靈王泄心_{子儲}王生而有髮治二十七年

夏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老氏五十五歲

矣

孔子生于魯國兗州鄒邑縣平鄉晉昌里

實隱公後第九代襄公二十一年冬十一

月

月初四日按殷本紀孔子父姓紗梁名紇

為鄒邑縣宰先娶鄒氏女生子孟皮不才

後娶顏氏女名徵夫婦禱尼丘山神而生

孔子生而有髮身長九尺六寸腰帶十圍

垂手過膝河時海口龍顏方頰鳳頸燕頰

亂髮虎視有中和之德衣莊而嚴色溫而
勵有四十二表如世家自易姓孔氏名丘
字仲尼至唐玄宗謚曰文宣王丘先殷之
後裔諱考叔弗何祖焉至紇移居康易姓
叔孫後孔子追昔先生姓字以子配一更

姓孔氏是不忘本仁也學無常師自然英

才詠秀聖德不羣世號素王太宣文教矣

魯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修文教於洙泗

之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風約魯史而

修春秋周平魯隱始之自己未終敬王魯

哀壬戌記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明王室衰

諸侯霸廢貶得失絕筆于獲麟之句也而

傳有五左丘明公羊高毅梁赤鄒氏邾氏

剛詩三百而詠國風雅頌正變之道也而

傳者分為四詩毛韓魯齊詩以關雎首之

明有夫婦次有父子君臣之道三綱遂順

辨其國政定尚書凡百篇始于二典次及

三王典謨誓誥之文備悉明也秦火之後

漢儒伏生口授裁于餘篇正禮樂有一禮

記四十九篇而以曲禮首之終于喪服之

制俾夫孝弟施行安上治民廣大悉備而

傳者徐生首為周禮者六官之屬五百七

十五明宗廟社稷王侯等差朝格典禮大

全其式矣齊易道始于太極是生兩儀四

象八卦萬物生焉作十翼書以明之謂上

繫下繫上象下象上象下象文言說卦教

卦雜卦而傳者古今眾矣齊學三千達者

七十有四科十哲德行顏回閔損冉耕

仲弓言語宰予端木賜政事冉求仲由文

學子偃卜商子鯉伯魚孫伋子思皆預其

數壽七十三歲薨佛先三百九十九年

素世尊示滅四百年矣_{時迦濕陀羅國五百}

論沙

景王貴_{子史}王治二十五年

第八祖佛陀難提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

曇氏頂有肉髻辨捷無礙初過婆羅門尊

者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提迦國城

毘舍羅家見其舍有白光上騰謂徒眾曰

此家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

知觸穢耳言說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

曰我求侍者曰我有一子名伏獸密多年
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
說真吾弟子祖既見之遂起禮拜而說偈
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
誰是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

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
有相佛與汝不相似火識汝本心非合亦
非離伏獸密多聞祖妙偈便行七步祖曰
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慶父母愛情難
捨故不言不履耳時長者遂捨令出家祖

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
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
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
理密多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
當得為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
時尊者佛陀難提即現神變却復本坐儼
然寂滅泉與寶塔蓋其全身即景王十年
丙寅歲也
至孔子時年二十六適周問禮於老聃聃主
年已七十九老聃是年薨壽八十四歲

至四月王崩劉子單子立王子猛六月子朝
作亂十月魯納王子于城十一月猛卒
至敬王弟王劉缺公單穆公韓宣等伐子
朝立王治四十二年

至十一年乃魯定元
至孔子為魯司寇年已五十二矣

至孔子去魯適衛
至孔子之宋如陳
至孔子微服過宋

至孔子厄於陳

至二十八年魯哀十一年孔子自衛返魯作

春秋定六經時年六十一歲矣

至第九祖伏獸密多者提伽國人姓毗舍羅
既受佛陀難提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

籍有長者香蓋携一子而來勝禮尊者曰此
子處胎六十年因難難生復嘗會一仙者
謂此兒非凡當為法器今遇尊者可令出
家祖即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
仍感舍利三十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既

而師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
獲念之乃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
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尊者付法已
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旃檀
闍維真體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寺即敬

至王三十三年甲寅歲孔子絕筆于獲麟

至王四十年魯哀十六年夏四月八日孔子

薨于曲阜四十二年吳滅矣

至元王仁治八年○始爾矣

至貞定王介子在位二十八年

至世尊示滅五百年矣

至第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

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

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復值伏

獸尊者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

席遂躡脇尊者馬初至華氏園憇一樹下右

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

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

者合掌前立尊者問曰汝從何來夜者曰

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

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於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今入三摩諦祖知其意即度出

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法無行亦無止付法已即現神變入于涅槃化火自焚四眾以衣械威舍利隨處興塔焉即貞王二十

七年己亥歲也

考王薨一名暹治十五年

威烈王午在位二十四年

王十九年魏斯好賢即文侯之德

通鑑始于此宋司馬光集

王命趙魏韓皆為諸侯自此躡為七雄

日東比丘溥銘助刊此卷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四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行首千支紀年不屬眉註範圍，以下各卷同。
- 一 八三七頁上九行「生子」，清作「生子」。
- 一 八三七頁上一行「淨飯天母」，清作「淨飯王母」。
- 一 八三七頁下一九行夾註右「山州」，清作「山川」。
- 一 八三九頁下七行夾註左第八字「憑」，清作「惡」。
- 一 八三九頁下一〇行夾註左第八字「出」，清作「以」。
- 一 八四〇頁上一五行第九字「頭」，清作「願」。
- 一 八四〇頁中八行首字「商」，徑、清作「商」。下同。
- 一 八四〇頁下一四行夾註右「作乳」，徑、清作「作亂」。
- 一 八四二頁上五行眉註右首字「化」，徑作「此」。
- 一 八四二頁下一九行夾註右「楚井王」，清作「楚莊王」。
- 一 八四三頁上九行第一五字「送」，徑、清作「逆」。
- 一 八四三頁中九行小字「楚莊王始焉」，清作「楚莊王始霸」。
- 一 八四四頁下一一行「三百九十九」，徑作「二百九十九」。

佛祖歷代通載第五

五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會常集

韓魏趙

雷氏曰

魏韓齊燕楚及秦是為七韓

韓武子

自武子至王安十一君一百九十六年

魏武子

魏武子之復與周穆武王

魏武子

魏武子之復與周穆武王

魏武子

魏武子之復與周穆武王

魏武子

魏武子之復與周穆武王

魏武子

魏武子之復與周穆武王

安王驕治二十六年

二年晉分為三晉趙魏及韓同謀滅晉三分其地也

分其地也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華氏國人姓瞿曇

氏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因問曰我欲識

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悟悟首歸依遂求

剃度祖謂眾曰此大士者昔為毘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悲悲鳴因號馬鳴馬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權

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眾興寶塔以闍全身即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

皇烈王喜安王于王時天治七年是歲日食

顯王扁王在位四十八年

二年秦惠始稱王矣

王十二年

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悟悟首歸依遂求

剃度祖謂眾曰此大士者昔為毘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悲悲鳴因號馬鳴馬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權

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眾興寶塔以闍全身即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

皇烈王喜安王于王時天治七年是歲日食

顯王扁王在位四十八年

二年秦惠始稱王矣

王十二年

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悟悟首歸依遂求

剃度祖謂眾曰此大士者昔為毘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悲悲鳴因號馬鳴馬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權

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眾興寶塔以闍全身即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

皇烈王喜安王于王時天治七年是歲日食

顯王扁王在位四十八年

二年秦惠始稱王矣

王十二年

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悟悟首歸依遂求

剃度祖謂眾曰此大士者昔為毘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悲悲鳴因號馬鳴馬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權

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眾興寶塔以闍全身即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

皇烈王喜安王于王時天治七年是歲日食

顯王扁王在位四十八年

二年秦惠始稱王矣

王十二年

三世專示滅六百年矣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為殊勝故名馬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坐前仆地師謂眾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踊出一金色人復化為女子右手指師而說傷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傷已瞥然不見師曰將有魔來與吾校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

師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師儼然於坐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蠅蟻潛形坐下師以手取之示眾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師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師問曰汝名誰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師曰汝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為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

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悟悟首歸依遂求

剃度祖謂眾曰此大士者昔為毘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悲悲鳴因號馬鳴馬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權

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眾興寶塔以闍全身即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

皇烈王喜安王于王時天治七年是歲日食

顯王扁王在位四十八年

二年秦惠始稱王矣

王十二年

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悟悟首歸依遂求

剃度祖謂眾曰此大士者昔為毘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悲悲鳴因號馬鳴馬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權

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眾興寶塔以闍全身即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

皇烈王喜安王于王時天治七年是歲日食

顯王扁王在位四十八年

二年秦惠始稱王矣

王十二年

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悟悟首歸依遂求

剃度祖謂眾曰此大士者昔為毘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悲悲鳴因號馬鳴馬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權

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眾興寶塔以闍全身即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

皇烈王喜安王于王時天治七年是歲日食

顯王扁王在位四十八年

二年秦惠始稱王矣

王十二年

知師即為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立
 三昧六通由茲發現毘摩羅聞言遂發信
 心與徒眾三千俱求剃度師乃召五百羅
 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
 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
 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法已即入
 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
 滅四眾以真禮藏之龍龕即顯王四十二
 年甲午歲也

慎親王定顯王治六年王時六國皆自稱王
 王披王延慎親王治五十九年東西周分治焉
居人無異王徒
都太子治東

第十八年

三十年宋滅矣

第十三祖迦毘摩羅華氏國人也初為外
 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
 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
 尊者名請於官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
 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
 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中有一石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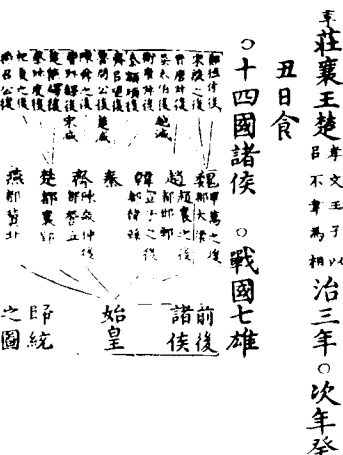
師可禪寂于此否祖曰諾即入彼山行數
 里逢一大蟒祖直進不顧遂盤繞祖身祖
 因與三歸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
 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
 所止答曰我昔嘗為比丘多樂寂靜有初
 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忘答起嗔恨
 想命終墮為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
 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祖問曰此山
 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
 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為龍眾說法
 我亦聽受耳尊者遂與徒眾詣彼龍樹出
 迎尊者曰深山孤窅龍蟒所居大德至尊
 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
 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
 繼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吾以意知但辨
 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尊者
 即與度脫及五百龍眾俱受具戒復告龍
 樹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
 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
 法非愚亦非知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

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瘞之即披王四
 十六年壬辰歲也

○王與六國攻秦昭王怒攻西周平懼伏
 乞
 七年丙申三月二十五日秦滅西周
 右周合三十七君八百六十七年

秦 雷氏曰昭襄孝文莊襄始皇胡亥
 昭襄王稷惠文王水德都咸陽
 治五年至始皇時建安正通霸五十
 一年

世尊示滅七百年矣
 孝文王戊昭王元年脩先王功臣褒厚親
 施苑囿除喪在位三月運數一年
 莊襄王楚昭王子不韋為相治三年。次年癸
 丑日食



秦始皇政 莊襄子於四十八年正月五日
 卒 王自統始 於二十三年 萬世傳 曰朕為
 年 始 於二月 朝 永 德 傳 曰 朕 為
 王 守 尉 監 長 城 名 曰 萬 世 傳 曰 朕 為
 事 趙 尉 監 長 城 名 曰 萬 世 傳 曰 朕 為
 併 秦 六 國 一 天 下 分 三 十 六 郡 自 後
 驕 橫 周 遊 天 下 四 之 會 稽 仰 仰 運 至 汝
 丘 息 患 病 七 日 治 三 十 七 年 壽 五
 丙 申 崩 于 平 臺 去

皇下今逐諸侯客李斯諫而止

滅韓

滅趙

滅魏

滅楚

虜燕王喜

滅齊

二十八年東巡郡縣上鄒嶧山及登瑯琊
 刻石頌德又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值風而
 於松下因封五大夫又遣徐福求仙

沙門室利防等一十八人來自西域帝
 其異俗以付獄俄有金剛神碎獄門而出
 之帝懼即厚禮遣之時國事區區弗克
 奉

築長城

李焚書

坑儒作阿房宮第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
 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毘羅尊者得法
 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
 為說妙法遂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
 徒言佛性誰能觀之尊者曰汝欲見佛性
 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尊者曰非
 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
 聞理勝悉回初心尊者復於座上現自在
 身如滿月輪一切眾唯聞法音不覩師相
 彼眾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眾曰識
 此相否眾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識提婆曰
 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
 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
 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傷
 言身現圖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
 用辨非聲色彼眾聞傷感顯出家以求解
 脫尊者即為剃髮命諸聖授具其國先有
 外道五千餘人作大幻術眾皆宗仰尊者
 悉為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

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

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傷
 言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
 無瞋亦無喜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
 變復就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
 眾共建寶塔以葬焉即秦始皇三十五年
 已丑歲也

二世胡亥

位第三子
 始皇二十一年
 傳秦陳勝吳廣起天下大亂矣

三世子嬰

二世子
 二世子嬰
 二世子嬰
 二世子嬰

右秦

自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
 右秦 自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

西漢

雷氏曰 漢高祖邦
 漢高祖邦 雷氏曰 漢高祖邦

漢高祖邦

漢高祖邦 雷氏曰 漢高祖邦

雷氏曰

雷氏曰 漢高祖邦

雷氏曰 漢高祖邦

法而滅秦為漢以蕭何為相韓信為將張良為謀臣漢有三傑焉
西楚霸王項羽名籍下
月餘天下下未幾四
楚項羽之孫身長八尺目有重瞳擊可拔山力能舉鼎兵
中子弟皆稱之秦二世元年從秦父項梁起兵東至三年滅
秦自號西楚霸王立五年漢會諸將下
項下大漢滅之遂至馬江自刎而死矣

西楚霸王項羽名籍下

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抵謫罪

餘去秦法項羽

高使英布殺義帝于緜是年滅韓趙魏三國

代滅齊

滅燕與項羽約洪溝為界以分天下

李會諸將圍羽於垓下虞姬自刎

重改咸陽為長安

孝惠盈字日滿高祖子母呂氏十七即位

治七年始有笛帝時五仲作之笛者

五孔笛三孔也

起長安西市脩建倉教

高后雉姓呂氏甲公女少帝母太后

治八年考七

地震六月晦晨行八鉢錢

秋星晝見

五年南越王自稱武帝

春星晝見行五分錢

正月日食

文帝恒高祖次子母薄姬初呂后封諸呂

文帝三年也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南天竺國人也姓毘

舍羅初來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

將及門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

置於座前提婆見之即以一針投之而進

忻然契會樹即為說法不起於坐現月輪

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師語眾曰今此瑞

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師得法後

至毘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

樹生大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

羅曠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直而復生

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時尊者知其宿因遂

至其家長者問其故尊者曰汝家昔曾供

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露信

施故報為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

享之餘即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曰七十

有九尊者乃說傷曰入道不通理覆身遠

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傷

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舍

次子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

第二五百年為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

因即與剃髮執侍至巴連弗城聞諸外道

欲障佛法計之既久尊者乃執長幡入彼

眾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

又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

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又曰我欲得佛祖曰

我灼然得佛又曰汝不合得祖曰无道我

得汝實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

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

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

名迦那提婆彼既風聞祖名乃悔過致謝

時眾中猶互興問難尊者折以無礙之辯

由是歸伏乃告上足羅曠羅多而付法眼

傷曰本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實無
證無終亦無始說傷已入奢還定身故入
光而歸寐滅學東與塔而供養之即前漢
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景帝帝啓黃老二子今官人皆爾之開改子

治十六年

三年月昆蟲集七國皆反連周亞夫特
謝七國天下大定矣

世尊示滅八百年矣

夫功大獄職之速而血而死

武帝帝徹改建元景之中子孝王夫人嘗得
治五十四年

武帝帝徹改建元景之中子孝王夫人嘗得
治五十四年

武帝帝徹改建元景之中子孝王夫人嘗得
治五十四年

武帝帝徹改建元景之中子孝王夫人嘗得
治五十四年

武帝帝徹改建元景之中子孝王夫人嘗得
治五十四年

武帝帝徹改建元景之中子孝王夫人嘗得
治五十四年

武帝帝徹改建元景之中子孝王夫人嘗得
治五十四年

武帝帝徹改建元景之中子孝王夫人嘗得
治五十四年

武帝帝徹改建元景之中子孝王夫人嘗得
治五十四年

四月初作詰定之有詰始此
第十六祖羅摩羅多者迦毘羅國人也行
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
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
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
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
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
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
邪心定邪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
有出入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
全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
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
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
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曰金若出井在者
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
曰彼理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曰彼義不成
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曰我義雖成法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曰我無
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
曰仁者師於何聖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
那提姿證是無我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
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曰我已
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
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尊者曰汝
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鉢
舉至梵官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
生厭惡之心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
即命僧伽難提分坐同食衆復訝之祖曰
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坐者即
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慳物降迹汝輩亦
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
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
竊疑馬羅羅多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
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澗水悉甘
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
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草木枯悴
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改元丹

經言記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尊者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内外云何起付法已安坐歸寂

四衆建塔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改元封

改太初

改天漢

改太始

改征和

改元

宋昭帝弗受遺詔以周公輔政至戊申四月

治十三年改始元

改元鳳

改元平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者室羅婆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

世樂以偽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隨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為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德尊者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為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岩前有石窟焉乃燕寐于中父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

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邪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當何所表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

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昌邑王

昌邑王

宣帝

改本始

治二十四年

改地節

改元原

我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即就樹下起塔當

昌邑王名賀表王神之子武之孫在位二十七日事宣光與田延年白太后解璽漢之昌邑王廢其國諱昌邑王

宣帝名詢改本始元元年五月丙子生而

帝改神爵
夏改五鳳

帝改甘露

甘露(帝與自民間知民味苦相和丙吉為相
帝與甘露為太子視取壽昌嘉祥常平倉
以刑)

世尊示滅九百年矣

時北天竺富婁國有大論師名憍尸迦
三子同號婆蘇槃豆此曰天親長曰阿僧
佉此云無著首暢大乘阿瑜闍國大講堂
中請聖慈尊說瑜伽論廣明五十七地

義次曰伐蘇呼徒此云世親首學小乘造
俱舍論後從化演暢真宗造唯識等竅
探大義幻曰比隣持佛姿提此云獅子覺
達集論釋大有研尋異矣我三弘中道並
譽五天妙旃檀林字容荆棘俱求知足歸

真應期御世談玄難可詳矣

帝改黃龍

晉元帝興改初元宣之子二十七歲即位戊
子五月崩于未央宮葬渭

治十六年

帝改永光

帝改建昭

帝改竟寧
成帝驚改建始字本孫元帝子二十即位
以諱身五鳳等為別後更
驚神建始三月崩未央宮

在位二十六年

帝改河平

帝改陽朔

帝改鴻嘉光祿大夫劉向傳此
光祿大夫劉向傳此
帝改永始

第十八祖伽那舍多摩提國人也姓鬱頭
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時有
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
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重持鑑出遊
過難提尊者得度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

摩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
羅多問曰是何徒眾曰是佛弟子彼聞佛
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久自扣其門
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吾無者誰羅多聞
語知是異人遽開闔延接尊者曰昔世尊

記曰吾滅後一十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
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
摩羅多發宿命智提誠出家受具訖付法
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
礙當生生不生付法已躡身虛空現十八

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眾以舍利起塔
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帝改元延

帝改綏和

哀帝欣改建平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十
九即位六年庚申六月崩
改元壽康漢成帝六月氏王
平帝衍改元始

治五年加王莽為大司馬又
立莽女為后莽加宰衡

孺子嬰宣帝玄孫廣成後嗣之子莽既
行周公故事在廣成後嗣之子莽既
改初始

治三年

新室姓王氏即長安雷氏曰養玄字子

在位十五年改元建國

改天鳳

改地皇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為自在天人欲界第一見善隨環

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為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蒙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又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尊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特為凡人但見仁天暴毒違害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廢滅時聞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

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聞夜多承旨領旨即獲宿慧懇求出

家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歸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焉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祖曰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坐上以指爪勢面如紅蓮開

出大光明照耀四眾而入寂滅聞夜多起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淮陽劉玄字聖公景帝七代孫光武族兄侯蘇著精太字利子發生聖公為王扶馬于郡下因流舉手不能言二年因光武使郡為弟子朝禮治二年改元更始

劉盆子太山人陽城王章之後或武破

東漢光武子劉盆子治一年

世祖武帝秀字文粹南蔡人高祖九世孫

封孔子為褒城侯

改中元京師有醴泉出飲者疾愈矣

明帝莊光武第四子十歲通春秋三十即帝位

治十八年改元永平

帝夢金人身長丈六項佩日輪飛至殿庭

旦集群臣占所夢通人傳殺奏曰臣按周書異記昭王二十四年中寅四月八日

平旦之時暴風忽起宮殿人舍咸悉震動夜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徧於四方盡作青紅色王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也對曰

西方有大聖人生也王曰於天下何如對曰此時無他後一十年聲教被及此上王使雙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以年計之至今辛酉一千一十年也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信以為然即遣中郎將蔡愔博士

王遵秦懷等十有八人西訪其道至大月氏國果遇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三藏持優

騰蘭塔成九層高二百尺明年光又現有金色手出塔頂尺許如瑪琍中見天香郁然帝駕幸華瞻光隨步武旋繞自午及申而滅矣

填王第四造白蛇像并四十二章經等奉迎而歸于洛矣

法蘭出十地斷結經

至洛陽帝令模像置濟涼臺及顯節陵

道士褚善信等西欲相比較時南嶽道士桓文度等東嶽道士焦德心等嵩嶽道士呂惠通等諸山道士費科才祁文信等

并洛京西門以示萬姓梵漢二經安蘭堂石室

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築壇火驗時道士等將真元五訣符錄等五百九卷茅成子等二十七家

詔以釋迦寶像奉安顯節陵及清涼臺供養帝於城西雍門外立寺與騰蘭居之以

二百三十五卷通計七百四十八卷置之壇上諸費之徒焚香呪已遂使火之諸子道書皆滅灰燼積費二人自感而死火將梵本火然赫奕死如鼎新更增光潔時摩騰法師神變凌空然偈曰狐非師子類

白馬駝經而來遂名白馬寺騰蘭初譯四

寺安尼寺之得名自斯而始儻如佛道論石室論云昔西域聖人之教既非秦周暴秦之君能致然西漢二三英主有可致之德而聖教亦不至獨現夢於願宗

十二章經帝幸其寺騰蘭進曰寺東何館

凡近古高僧皆推聖人去世登千載而後教至曾未有著著願宗之德有必感聖人之理此予通論所以作也夫兩漢有天下傳一十四世有君德者二祖四宗而已二祖蓋立極之主固無可議若三宗各有其美而不能亡其弊唯願宗

帝曰昔有阜無因而起夷之復然夜有光

按天竺金藏詮所誌阿育王藏如來舍利

惟民呼為聖冢因祀之疑洛陽神也騰曰

於天下凡八萬四千所今支那震旦境中十有九處此其一也帝大驚即日駕幸聖冢而騰蘭隨往禁起忽有圓光現冢上三

自現光中侍衛呼萬歲帝喜曰不遇二大

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于上受制度於

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于上受制度於

騰法師神變凌空然偈曰狐非師子類

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于上受制度於

騰法師神變凌空然偈曰狐非師子類

士安知上聖遺祐哉詔塔于上受制度於

騰法師神變凌空然偈曰狐非師子類

為至焉有太宗恭儉之美而文雅威重過之有世宗經畧四夷之勳而無世宗淫侈之弊有中宗政治之明而崇儒尚德過之斯蓋兼有三宗之長而無三宗之短是以班固傳教頌其勲德於漢為

最感然世之學者不以班傳為信徒見鍾離意傳謂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蔽為明遂以此為顯宗實錄嗚呼豈焉論哉昔仲尼平章討論五帝三王治具以貽後世迨其後遺暴秦燔毀之餘世宗

僅能舉之而已至顯宗乃始躬行儒術尊養三老五更饗社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是時冠帶搢紳之士圍橋門而觀聽者德萬計濟濟乎洋洋乎由三代以來儒風之盛莫甚於永平時也及章和之後諸儒問館授道者籍者動逾千數蓋永平之化行猶周南麟跡之應也初雖獄訟繁劇帝臨政刻意裁斷精嚴善善惡惡之實猶孔子為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暫臨夾谷而盡

誅優倡此誠不可以少假仁恕也謂之褊察則過矣予謂使孔子復生必曰顯宗吾無間然矣由顯宗包舉西漢三宗之美躬行古帝王之道此所以精爽與吾佛感通而聖教因之被于中夏與儒

相表裏而廣天下以善也夫豈偶爾哉及第二十祖閤夜多者壯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開城敷揚頓教彼有學眾唯尚辯論為首者名婆脩盤頭此行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衆

阿羅祖將欲度之先問彼眾曰此徧行頭陀能脩梵行可得佛道乎眾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若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眾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識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阿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權善讚歎尊者又語彼眾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結急即斷故

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通對眾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

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求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况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邪唯願大慈以妙道垂誨

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理事竟付法已不起於坐奄然歸窅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五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八四八頁上一二行夾註右末字「徒」，清作「徒」。
- 一 八四八頁中六行「忘荅」，清作「應荅」。
- 一 八四八頁下四行夾註右第七字「漸」，清作「慚」。
- 一 八四八頁下圖表八行「魯周公」，經、清作「魯周公」。
- 一 八四九頁上一行夾註左第一一字「位」，經、清作「傳」。
- 一 八五〇頁上六行「傷人及抵謫罪」，清作「傷人及盜抵罪」。
- 一 八五〇頁上一七行「倉敷」，經、清作「倉敷」。
- 一 八五〇頁中七行夾註右「太平」，經、清作「太平」。
- 一 八五二頁上一四行小字右「六畜」，經、清作「不畜」。

- 一 八五二頁中二行第五字「令」，經、清作「今」。
- 一 八五二頁下一四行夾註左末字「色」，經作「邑」；清作「免」。
- 一 八五三頁上一八行夾註右「二十七歲」，經作「二十七歲」。
- 一 八五三頁下九行夾註左「編入」，經、清作「編入」。
- 一 八五三頁下一〇行夾註左「自之人」，清作「有之人」。
- 一 八五四頁上一七行第一三字「逆」，經、清作「逆」。
- 一 八五四頁中五行「懇求」，經、清作「懇求」。
- 一 八五四頁下一行夾註左「巖子陵」，經、清作「巖子陵」。
- 一 八五五頁上一八行第七字「梨」，經、清作「拜」。本頁中三行第五字同。
- 一 八五五頁中二行「琉璃」，經、清作「琉璃」。
- 一 八五五頁中六行夾註右「梵王英」。

- 一 清作「楚王英」。
- 一 八五五頁中一九行「恭奕」，經、清作「赫奕」。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六

六

嘉興路合祥符禪寺住持華本會常昇

東漢

章帝初改建初一名世明帝第五子十九
一拜號廢治十三年

廢帝令鄭玄等諸生作白虎通

帝改元和徐州刺史王景上金人頌○有神
皇白鹿白

改章和

立和帝肇改永元章帝第四子十歲即位乙巳
前章帝前廢壽二十七年

在位十七年

改元興

章帝隆改延平和之子隆延平日即
年和之子隆延平十二月時

安帝祐改永初章帝孫清河王慶之子
年十三即位乙丑二月日

改元初

在位十九年

改元初

在第二十一祖婆脩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
毘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

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

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象至
其家光蓋設禮賢象端坐受之嚴一出釋
賢象辟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固測其
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賢象試其真偽賢象
即受之珠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
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辟之賢象
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
當為世燈慧日故吾辟之非重女人也賢
象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脩盤頭則
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鶴子昔如來在
雪山脩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
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百五
年生羅閱城毘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矣
矣後一月果生二子尊者婆脩盤頭年至
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舍佉菩薩與
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
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尊者
曰羅閱城土風與此同異尊者曰彼土曾
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曰二師者
誰尊者曰佛記第二百五百年有一神力大

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
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
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我大王能
遵佛旨即與受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
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尊
者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眾
仰瞻虔請復坐跏趺而逝茶毘得舍利建
塔當後漢安帝十一年丁巳歲也

帝改永寧

帝改延光

王十八年也

北鄉侯懿帝弟立之元年三月即位至十月而
順帝保改永建安帝子第十一登位梁商
年八月崩王

帝改陽嘉

帝改永和

帝改漢安

帝改建康

旨冲帝炳改永嘉
順帝八月即崩人建康

而南
王

質帝續改本初
帝初即位也

桓帝志改建和
十五年即位

丁未
帝

安息園沙門安清
字世高本世子當嗣位

九部一百七十六卷
絕筆于靈帝建寧三年

下廟神靈甚能分風
送往來之舟有乞神

竹者未許而祈神怒
獲其舟致竹斫處過

者雀息汗下高之舟人
奉牲請福神輒降

語曰舟有沙門乃不與
俱來耶高至廟下

神復降與高語奮因泣
曰弟子家此湖十

里皆所轄坐宿多嗔
今報形極醜又旦夕

且死必入地獄有繼
千段并雜寶玩當滿

建塔為冥福高許之徐
曰能出形相勞

苦手神曰形惡奈何高
曰第出之於是出

其首帳中蓋巨蟒也高
梵語呪之蟒若兩

淚俄不見高舟未幾有
少年跪前高又呪

之乃去舟人問誰氏子
高曰廟神已脫蟒

形故來謝耳高至豫章
建寺即今大安是

始也由高而名蓋江淮
寺塔之始

支識至洛陽少時習語
大通華言遂譯經

至中平年凡二十一
部六十三卷永興元

年桓帝於宮中鑄黃金
浮圖老子像覆以

百寶華蓋身奉祀之由
是百姓嚮化事佛

彌威

世尊示滅一千一百年
矣

改元嘉

改永興

改永壽

改延熹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者
那提國常在王

之子也年三十過婆
術師出家傳法至

西印度彼國王名得
度即瞿曇種族歸

佛乘勤行精進一日
於行道處現一小

塔欲取供養眾莫能
舉王即大會梵行

禪觀

咒術等三衆欲問所
疑時尊者亦赴此

會是三衆皆莫能辨
尊者即為王廣說

塔之

阿育王造塔

今之出現王福力之
所

致也王聞是說乃曰
至聖難逢世樂非

即傳位太子授祖出
家七日而證四果

尊者深加慰誨曰汝
居此國善自度人

今異

域有大法器吾當化
令得度曰師應迹

十方勸念當至寧勞
往那尊者曰然於

是發

香達語月氏國鶴勒
那比丘曰汝在彼

國

教道鶴衆道果將證
宜自知之時鶴勒

那

為彼國王寶印說
備多羅偈忽觀異

香成

穗王曰是何祥也曰
此是西印度傳佛

心

印祖師摩拏羅將
至先降信香耳曰

此師

神力何如答曰此
師遠來佛記當於

此土

廣宣玄化時王與
鶴勒那俱遙作禮

尊者知已即辭得
度比丘往月氏國

受王與鶴

勒那供養後鶴勒
那問尊者曰我止

林間

已經九白

有弟子龍子者幼而

聰慧我於三世推
窮莫知其本尊者

曰此

子於第五劫中生
妙喜國婆羅門家

曾以

羅旃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聽敏為眾
 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眾尊者曰汝
 第四劫中輩為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
 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眾中無有一人堪
 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

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命赴會
 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
 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為鶴
 眾相隨鶴勒那問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
 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實汝當聽受化未

來際而說傷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來聞傷飛
 鳴而去尊者跣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實
 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不改永康

大教至東夏二百年矣
 帝靈帝宏改建寧十一即位已巳四月崩而
 官者二十二年
 李政熹平
 蓋是年天竺沙門竺佛朔至洛陽譯道行般

若經葉文存貨深得經意至光和中同支
 識譯般舟三昧經共三卷是歲采息園優
 婆塞都尉安立至洛邑同清信士嚴佛調
 譯經七部于時復有沙門支曜康巨康猛
 詳曇果竺大力皆善方言終漢世譯經凡

三百餘部

三百餘部
 詔刻五經文字立于太學門外

改光和中

改中平)道始黃巾作叛初詔嚴張角假
 為人著黃巾以誦天書年號中平三十六

南末世安州錄自於大恐果在中郎將皇
 然俱都而書
 傳首京師而書
 災子起兵作亂天
 相自稱天子馬
 巨農王辯收歸人無少長斬之天改順寧

獻帝協政初平
 在位三十年
 長安三年王允呂布共謀

帝初平中牟子未詳名字世稱牟子既修
 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
 法然猶讀馬融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
 信以為虛誕會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
 潁州姜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

殺長生之術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
 士莫敢對馬先是牟子將母辟世年二十
 歸六歸蒼梧娶太守聞其守學請署吏
 特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任宦意
 竟不就是時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

其博學多識便致敬荆州牟子以為榮爵
 易讓使命難辭會牧弟豫章太守為中郎
 將管融所殺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
 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乃謂牟子曰弟為
 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嘗遣劉都

尉行恐界外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
 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
 通路何如牟子重違其意諾之適其母卒
 遂不果行久之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
 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舍玄妙為酒漿說五經為琴篋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

名曰牟子理惑云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覺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者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止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殃不行而到無作而光故號為佛也

問曰何謂之為道德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為牽之無前引之無

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宛絕其外毫釐為細間闕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為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之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

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為重所希為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夫道德猶調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

道道之為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牟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艱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

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

山阜破羊凌其巔深不絕消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針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

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

而自足焉知其然哉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孤棗備寒絳綵御暑舟與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

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為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將俱問一孝而仲尼各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為不修之手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美為後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或竊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樂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命

病者良君子博取象善以輔其身子貢云
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壽事務成
且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
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猶白鹿之與麒麟燕
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與之况佛

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舍而不學乎
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
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
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

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親駢駢言馬腫
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皋陶鳥喙文王四
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僕伏羲龍鼻仲尼反
字老子日角目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
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異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
傷曾子臨沒啓手足啓于足今沙門剃頭
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
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
夫訛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

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須臾之儀也論何容
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攬
臂掉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甦夫
掉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
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
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斷髮文身
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
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斷髮
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沙

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讓之
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
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
為勇而死義不聞讒其致茂也沙門剃除
須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其過於無後
沙門棄妻子捐貨財終身不娶何違其福
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
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
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膠蔭大夫

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為道之妙也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
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論詩書修
禮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
此中士所施行恬悛者所不恤故前有隋

德^其殊後有虓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
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桀巢木夷齊餓首陽
聖孔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讒其
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遊世之樂
反淑賢以貨妻子之歡是不為奇孰與為

奇是不為異孰與為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制衣服飾箕子陳洪範貌
為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為三德始又曰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
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

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儀無盤旋之容正何
其遠貌服之制垂指紳之飾也牟子曰老
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
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
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之飾哉然

其人稱有德而敦龐正信而無為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為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濫其性故其道為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更復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

已復呼誰或曰呼其冤鬼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則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鬼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鬼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已得道身滅耳老子

曰吾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為道亦死不為道亦死有以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既死神當其殃惡

夫聞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禍之與福如白方黑馬得不異而言何易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無說生

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淡泊歸志質朴何為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而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

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受敬死事哀戚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為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為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

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待不對耳鐘鼓豈有自鳴者柝加而有聲矣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聞道德之

實闕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任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詰瞽叟生舜而頑

器由余產狄國而霸秦晉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上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

不相傷隨壁不相妨謂人為惑特自惑乎問曰孔子稱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御孫曰儉者德之共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仲尼之言疾者而無禮御孫之論刺淫公之刻楮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遺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鏡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責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

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傅負鴈以盤飧之惠全其所居之問宜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况領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

者應之以詐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福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為上孔子食不厭精給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

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廉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吸獵令人心

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為履不為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介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靡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

於朝堂衣狐裘以當紿質被絺綌以御黃鐘非不麗也非其屢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膏孟軻之說諸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

道而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為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問曰老子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耻其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

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為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青糲應寒庭賓重裝備而雖早不免於飢老子所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老子不云乎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子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

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賤也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辨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蘧瑗曰國有道則

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為當言論而不行哉問曰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為淡泊世人學

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亦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也牟子曰至味不合於眾口大音不比於眾耳作咸池鼓大童發籥韶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為下俚

之曲和者千人引商激角象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闕之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鷲之分而刺仲尼皆就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

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尋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為非俗所見不為譽者責不為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真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吾非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

未成實矣吾既觀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窺豁谷登萬仞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以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靡之說褒讚佛行雖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赤中而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岱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解

欲滅江海操耕未欲損崑崙倒一拳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論曰牟子理惑三十有七篇梁僧祐律師載之宏明集可謂所從來遠矣觀其

崇德辯惑開邪御侮發揮大教之耿光蓋閱覽博物之君子也當是時吾佛法源濫觴之初凡西域沙門至中國者由騰蘭而下不過十人所新出經三百餘卷俱小乘教若微妙大乘諸經皆所未

至牟子乃能玄鑑頓悟契佛心宗得法味若是之深比夫漢末稱衡陳元龍孔北海諸公虛負奇資終於不聞道不過為一俗士而死矣然則牟子賢以哉惜其書不能備載聊取二十篇輔成通論

大抵世之感也者雖世尊在世尚莫能無矧今去聖逾二千載欲天下之靡靡皆正信其可得哉雖然書正不可不以垂世也漢書西域傳史官范曄論曰西域風土之

載前史未聞也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受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戍已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海以望大秦拒五門陽關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習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障嶺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渡之道身熱首痛風災是難

將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
善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
審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超雖列其
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
所傳述予聞之說也其國則啟乎中土玉

矣

子

炳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聽之所挺生神
迹詭異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
外而騫超無聞者豈非道秘往運數開叔
葉乎不然何詭異之甚也漢自楚王英始
風齋戒之祀相帝又備華蓋之飾將微表

未諱而但神明之耶詳其清心釋繫之訓
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派也且好仁惡殺
彌滿救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
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
周蠅角之論尚未足以繫其萬一又精靈

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
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
疑說則大道通矣辟字蔚宗生晉末仕於
宋凡史籍議論釋氏自辟而始
宋宏漢紀曰永平十一年浮屠者佛也西

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覺悟童
生也其教以備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
清淨其精者號為沙門漢言息心益息意
去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
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

矣

子

所貴行善備道以鍊精神不已以至無為
而得為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
中佩日月先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
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
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

其名曰佛其形長大因遣使天竺問其道
術圖其形像而還有經數千萬卷以虛無
為宗包羅精微無所不統善為宏闊遠大
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
世俗之人或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

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
莫不矍然而自失焉本朝東坡居士曰此
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
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羹食之耳其後實與
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虛之所以

美未有絲毫加於羹食時也宋宏漢紀論
佛世年見全篇東坡大全集所載宋宏論
佛說乃唐章瓌太子注漢書楚王英傳所
引用漢紀者當以此全篇為正云

異處改與平

子 一石各二十五萬家與
五 改建安帝東歸洛
丁 五 司空則獨為豫州以謙為 ○是年千歲寶堂
和尚至自西土
資沙門康猛竺大力譯四諦及興起本行等

經六部凡十一卷於洛陽
辛 邑 曹 操 與 東 歸 將 旗 比 戰 于 官 渡
已 吳 周 瑜 破 曹
五 公 於 赤 壁 矣
第二十三祖 鶴勒那者 言 物 那 梵 語 鶴 即 華
氏 移 其 故 名 月 氏 國 人 也 姓 婆 羅 門 父 千 勝

母金先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頂
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
孕年七歲遊行東落觀民間法祀乃入廟
叱之曰汝妄與禍福幻惑於人歲費徒年
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

58 2 2 8 4

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過摩竭
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
無畏海崇信佛道尊者為說正法次王忽
見二人緋素服尊者王問曰此何人也
師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為說法故來

禮耳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
總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
有迷廬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
然時尊者演無上道度有緣眾以上足龍
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彊記事婆羅門厥

師既逝第後云亡乃歸依于尊者而問曰
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
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
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
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問是言

已即入佛惠時尊者忽指東北問云是何
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
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尊者曰其兆云何
曰莫可知矣尊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
竺國當有難起要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

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
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無可得待時不
說知師子比丘問偈欣愜然未曉將羅何
難尊者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
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

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
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眾聞偈遂不復分
就馱都之坊而建塔焉即後漢獻帝二十
年己丑歲也

○道始作靈寶魏陵客居鶴鳴山作此

始以成百姓後傳子衡衡傳子晉自魏三
始以成百姓後傳子衡衡傳子晉自魏三
始以成百姓後傳子衡衡傳子晉自魏三

東漢十二君一百九十五年

三國蜀吳魏魏文帝曹芳雷氏曰
摩武帝操操子曹芳雷氏曰

太祖武皇帝
文帝五月崩武帝子漢景帝改黃初治七年

先主備字玄德雷氏曰

昭烈大帝字玄德雷氏曰

論曰自漢以來天下一統建安之後禹時
始分秉會統遂於中原劉孫分席於江峽

五嶽塵擁九牧雲屯或二祀而啓帝國或
三分而陳霸業故使魏祖挾天子而令諸

侯劉宗馮劬聞而規雍董孫氏英略高統
長江橫武牙牙龍威力割據一域吞壘
為心各踞疆場牙嚴關塞廣延後義以佐
股肱厚禮賢能實為國寶良臣妙法後此
但求僧會通具舍利釋靈於江左迦羅游

魏禁律初落於洛都歸戒自此大行國塔
由斯特立擇人隨俗仍彼方言出經逐時
便題名目故有吳品蜀晉釋馬重疊再說
由此而始派流失譯良在於茲且三國峙
居夫何西蜀一都獨無於代錄今大吳次

紀而以魏朝道俗具列于左方云

吳蜀後主禪字公嗣先主子改元建興在位
年或係平景元四年
降于魏蜀建興二年

沙門維祇難降此云天竺國人同沙門竺律
炎至武昌郡譯經二部及祇難卒律炎後

於揚都譯經三部凡三卷時優婆塞支謙
者字恭明月氏國人初遊洛邑受業于支
亮亮字紀明受業于支識世稱天下博知
不出三支謙博覽經籍為人習長黑瘦眼
多白而睛黃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黃身雖

細是智憂及辟地歸吳主見而大悅拜為
博士譯經一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
丁未明帝敕改太和字元仲魏結文之子
年壽三十六在位十三年
陳思王曹植者字子建武帝中子十歲誦

詩書十餘萬言善屬文太祖見而異之曰
汝倩人耶植曰言出成論下筆成章願面
試桑何倩人乎及長於世間藝術無不精
練邯鄲淳見而駭嘆稱為天人植每讀佛
經留連嗟玩以為至道之宗極轉讀七聲

升降曲折之響世皆謂而則之游魚山聞
有聲特異清颯表婉因做其聲為梵贊令
法事中有魚山梵即其遺奏也始魏武欲
立為嗣植荒酒自穢以故得免文帝頗嫉
其才柳而不用嘗求自試帝不允既而十

一年中三徙其藩植滋不得志而薨年三
十一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志
遂營墓遺誠其子令濤葬植在日不甚信
黃老著辨道論見意今載藏經中弘明集
旨吳稱帝遷建業改元黃龍

李吳改嘉禾
登改青龍
王改景初建丑為正月
吳蜀改延熙○吳改赤烏
曹齊王芳改元始字蘭明帝無子曹芳王
幼官省事人皆不知年

八歲承繼至嘉平治十三年
康僧會至吳按吳書赤烏四年有康居國
大丞相子姓康名僧會素俗歸縉以遊化
為任行至建康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
初見謂為妖怪異有司奏聞主欲幽之詔至

問狀會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
舍利神應無方昔阿育王奉之為八萬四
千塔此其遺化也權以為誇已曰舍利可
得當為塔之苟無驗則國有常刑會假請
七日謂其屬曰大法慶興在此一舉當加

意洗心潔齋懇求至期無驗乃展二七又
無應權趣烹之會默念佛名真慈夫豈違
我哉更請展期以死祈之又七日眾懼無
人色五鼓矣聞鏗然有聲起視餅中五色
錯發大呼曰果吾願矣黎明進之權與公

卿聚觀歎曰希世之瑞也會又言舍利威
神一切世間無能壞者權使力士槌之砧
碎而光明自若於是建塔度人立寺以其
所名佛陀里寺曰建初奉會居焉
闕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為農澤

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自給所寓既畢即能誦由是博覽羣籍屢翻見而稱之曰闕生矯傑仲舒子雲流也仕吳官太子太傅僧會入吳吳主因問澤曰漢明何年佛教入中國何緣不及東方澤曰永平十

一年佛法初至計今亦為四百年則一百七十年矣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乞與西僧角法於是善信負妄而死其徒以尸歸葬南嶽凡中國人例不許出家無人流布加之罹亂歲深方至本國吳王曰

孔子制述典訓教化來業老莊脩身自玩放蕩山林歸心澹泊何事佛為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教

見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也出宗海

頭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羅摩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尊者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憤而

來尊者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

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華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徹物非動

攝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師開悟心地朗然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舉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觀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

珠童子遂開手珠珠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為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親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舍其子出家祖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曰吾師宥有懸記懼難非久如

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傷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尊者說傷已以僧伽梨衣密付斯多伴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當魏齊王芳元始八年丁卯

歲也尊者以難不可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為釋子形象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事既敗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

寶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祛除釋衆復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否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怪於頭王即揮劍斷尊者首滿

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僊人者深明因果即為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者集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尊者付婆舍斯多心

法信衣為正嗣外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
二師祖羅難時乃在魏高貴卿公已卯歲
也

世改嘉平

嘉平二年西竺曇摩迦羅及婆浮陀至洛

陽與康僧顛等翻譯衆經四分律鈔云自

漢以來法流滋勝比丘特剪髮而已未有
律儀供會齋儀事同祠祀至曹魏之初一

同漢式迨嘉平開天竺曇摩迦羅^{此云及}
梵僧曇無德康僧藏師地梨茶耶乃阿瑜

闍第九世弟子也藏承其後妙善律宗准
用十僧大行佛制而以戒心為日用立羯
磨受具中夏戒律之始也

辛未吳改太元

世尊示滅一千二百年矣

庚吳王亮^{字子明}權之少子十歲即位改元
孫休元

吳高貴鄉公髦^{字士奇}文帝孫東海定王霖

改正元治六年

吳改五鳳

吳改甘露○吳改太平
吳蜀改景耀

吳王休^{字子休}權第六子孫休廢亮立之
吳蜀國賊竊釋子形服作亂王怒以為釋
子不知恩遂毀伽藍羅釋氏二十四祖師

子尊者遇害而寂

慶陳留王吳改景元

魏文發足于闐求正本漢地講經自此而始
策蜀改炎興魏鄧艾兵至後主出降國亡
右蜀漢二主四十四年

魏咸熙元
吳王皓^{字元宗}孫和之子初號明主後愆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六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八五八頁中二行末字「拜」，^徑作「拜」。
- 一 八五九頁上四行夾註右第三字「日」，^涑作「目」。
- 一 八五九頁上一五行第七字「舊」，^涑作「舊」。
- 一 八六〇頁下一五行「逆賊」，^徑作「逆賊」。
- 一 八六二頁中一五行「須髮」，^涑作「鬚髮」。
- 一 八六四頁中一三行「商鞅」，^涑作「商鞅」。
- 一 八六五頁上三行「設大童」，^涑作「設大童」。
- 一 八六五頁上五行「拊手」，^涑作「拊手」。
- 一 八六五頁中一五行「宏明集」，^涑作「弘明集」。

- 一、八六五頁下六行「莫能」，釋作「不能」。
- 一、八六六頁中八行第五字「先」，釋作「光」。
- 一、八六七頁上七行「所化」，釋作「行化」。
- 一、八六七頁上一六行「佛惠」，釋作「佛慧」。
- 一、八六七頁下八行夾註左「六二」，釋作「六十二年」。
- 一、八六八頁中末行夾註右「蘭鄉」，釋作「蘭鄉」。
- 一、八七〇頁上一八行夾註左第九字「之」，釋無。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七

西晉

雷氏曰

高祖宣帝懿

景帝師

文帝昭

晉武帝炎

實為陳留王

之後者

所成已

魏齊五

祠波及

毀也乃

理辨鋒

至問曰

主以孝

仁德育

應惡亦

如之故

為惡於

願求而

誅之為

惡惡亦

如之故

為惡於

願求而

誅之為

惡惡亦

如之故

為惡於

願求而

誅之為

惡惡亦

如之故

為惡於

願求而

誅之為

惡惡亦

如之故

為惡於

願求而

誅之為

求福不回雖佛與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說

不飲深言故畧示其跡佛教不止淺言故

陛下以為嫌何也皓無以酬之遂罷他日

宿衛治國得金像皓使置微處蒙不潔以

為笑樂俄得腫疾晝夜呻吟占者曰坐犯

神祠禱諸廟不効官人有奉佛者曰乃不

請福於佛耶皓仰視曰佛神若是怪乎曰

佛之威靈視神如天淵皓乃悟曰吾以慢

像致此耳趣迎像龕而供事之仍請會說

法悔罪會為闡示玄要并取本業百二十

願分二百五十事使皓行住坐卧增蓋善

意及授之五戒少頃疾愈由是奉會為師

崇飾寺塔

太始元年月氏國沙門曇摩羅奈晉言法

護至洛陽護學究三十六國道術兼通其

語及自天竺大骨梵本婆羅門經達於五

器門因居燉煌世歸燉煌菩薩後游洛邑及

之江左永嘉中隨處譯經未嘗暫停時傳

漢塞爾承遠執筆助翻卷四百卷及承遠

卒其子道真者詢稟答承法護筆授外道

真自譯經六十餘卷時晉沙門譯法炬法

立支敏度及優婆塞衛仕度等譯出眾經

外炬與立等每相參合廣略異同編次部

類凡一百四十餘卷復有沙門曇良妻至

安法欽也叔蘭白法祖支法度等各出眾

經所以西晉已未宣譯漸盛

論曰吳黃武初陸績有言曰從今更六十

年天下車同軌書同文及恭康改元

而具平天下一統果如績言自是才二

十載至永寧之初正道虧頹羣雄嶽峙

趙王勗基叛逆篡主於朝張軌繼請外

遣擅據涼土內外靡沸仍漸亂階劉淵

所以平陽李雄因壘并絡懷帝蒙塵外

那愍后播越長安既道藉時興而兩都

版蕩法由人顯屬二主懼惶為姓崩離

歸信靡託百官失守釋種無依時有沙

門竺法護及釋法炬等忘身利物志在

宏宣匪憚苦辛聞法為務護於晉世譯
經最多且晉雖不文才實著翻傳妙
典日有賞音所以禮樂衣冠晉朝始備
信源道種相資而興焉
吳改寶曆

丁亥大教東流二百年矣

己丑 吳改建衡

庚 吳改鳳凰

辛改咸寧 吳改天冊

壬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癸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甲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乙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丙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丁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戊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己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庚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辛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壬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癸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甲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乙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丙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丁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戊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己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庚 吳改天璽明年又改天紀

一七五六 佛祖歷代通載 卷七

治十七年

辛亥改元康又改永平

道安三皇經乃鮑靜所撰十四紙也彼曰

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為國王大夫有此文

者為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錢財自聚婦

人有此文者必為皇后既犯國諱永康中

被誅出晉史後人改曰三洞至唐二十年

貞觀間吉州囚人劉結妻王氏有五嶽真

仙圖及鮑靜所撰三皇經時吉州司法參

軍吉辨因檢囚於王氏處得之申省勅令

刑部郎中紀懷業等追京下道士張惠示

成武英等勅問得在先道士鮑靜所撰安

為墨本非今元等所造勅令毀除追諸道

士及百姓有此文者其年冬並集得之遂

置於禮部廳前悉焚之瑞像到龜茲國已上

一千二百八十五年在西竺是年始到丘

茲凡住六十八年

永平四年天竺沙門着域至洛陽指沙門

竺法淵曰此菩薩從羊中來指竺法興曰

此菩薩從天中來又曰比丘衣服華嚴大

違戒律非佛意也望見帝都官宣曰大畧

似切利天官然人天殊分疲民之力繕刻

如此不亦侈乎未載而洛陽亂城歸天

竺數百人遮道請中食乃行域許之明日

百餘家城分身同時赴之家喜其來及葺

跡洛南城徐行而追者不及即以杖畫地

曰於此訣矣是日有出長安者見城在寺

中有賈胡濕登者其夕會城宿於流沙蓋

一昔萬里沙門神迹於此為顯云初域來

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舟

人見是胡僧輕而不渡及船達岸城已前

行路見兩虎虎耳耳掉尾城以手摩其頭

虎下道而去見者皆敬焉

雷改永康

雷改永寧 正月趙王倫

十六國 自永寧之後所在分十六國五

雷氏曰張軌據涼蹄曰前涼九主六七

符堅侮亡 李特據益說曰

後蜀六主四六桓温戮辱

八二一八七三

劉淵平陽王曰前趙四主二六
石勒平勒

石勒襄國王曰後趙六主三二
冉閔除討
苻健長安王曰前秦五主四四

姚萇反臣
慕容暉鄴王曰前燕二主二二
滅於苻堅

姚萇長安王曰後秦三主三二
劉裕即真
乞伏金弼曰西秦四主二八
赫連使賓

呂光姑臧王曰後涼四主十三
姚興復種
慕容山中王曰後燕四主四二

馮跋滅焉
烏孫廣武王曰南涼三主十九
熾盛僭王
慕德廣固王曰南燕二主十一
劉裕得天

李嵩燉煌王曰西涼二主二四
蒙遜威種

蒙遜燉煌王曰北涼二主三九
拓跋乃昌
赫連朔方王曰大夏二主二五

魏有天下
馮跋昌黎王曰北燕魏滅二主
二十八年是十六國雜晉魏間

前涼張軌字士勇安定烏氏人漢張耳
之子也立十三年晉成太原城

後蜀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康
至蜀自稱益州牧
蜀武帝雄字仲孫特第三子母曰羅氏
于頭六日而卒壽六十一

改水興
前趙劉曜字元海新興羌人開明之
頃也
寶改光熙蜀改晏平
丁卯懷帝熾改永嘉生而姿奇後無罪為劉聰

房之壽
三十歲
治六年
趙改永鳳

趙和字玄春涇之子身長八尺既立改
號

趙劉聰改稱漢
帝改元光武在位八年時河東大饑
出黍豆竟食食矣

辛未 漢改嘉平
晉愍帝鄴改建興
字彥奇武帝孫吳王晏之
子初即位時長安城中不

治四年
涼張寔字安遠在位五年
寔兵中是年有維衛迦葉二佛石像汎海而

至吳淞江滄濟口遙見浮遊道士巫師往
迎並風滿涵湧具陳末廣奉正法乃同
數人共迎像於是乘流自到首有銘誌登
舟其輕如羽乃奉安通玄寺供養
日隕

甲戌三日並出西方
漢星隕平陽化肉

漢改建元
漢改麟嘉

東晉

雷氏曰元明成康穆康廢

丁丑元帝康改建武百一十四年

晉帝曾孫王恭南渡建康于隆平內
魏破後梁王恭南渡建康于隆平內
壽四十七
治六年

敘曰經云三界無常有為非父晉氏之
基魏室遠系乃誅曹爽而絕其宗設帝
策而陳其績金承土運曆數在躬平蜀
而降大吳升平而布寬政文既允備武
亦戡戎百六奄臻王官失守天下大亂

莫匪斯焉於時道俗崩離朝不謀父寄
政江表法隨代興沙門信士於是攸集
故就紀之別歸東晉元帝者宣皇曾孫
恭王觀之子也諱康字景文初生之辰
內有神光一室盡明白毫生於日角之

出

左累官都督揚州諸軍事左丞相懷愨
敗後百官分難或走江南或為俘戮長
安失據帝幽平陽江東於時忽有五日
並出都下勸康宜稱晉王統攝萬機以
臨億兆愨帝崩後遂即居尊立元達武

因都建鄴避愨帝諱改名建康先是泰
康二年吳舊將管恭作亂太史伍振筮
曰恭即滅矣然更三十八年揚州當有
天子至是果如其言又泰始時望氣者
云其金陵山五百年後當出天子始皇

忌之因蒞兵鑿金陵山斷改稱秣陵異
絕其王凡自政至曆五百二十六年有
晉金行奄君四海又時謠曰五馬浮渡
江一馬化為龍永嘉亂宗室中唯瑯
琊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江表
而康首基為帝將知受命上感天靈欲
跨與圖下資地勢地負其勢始皇鑿之
而弗亡天降其靈劉曜破之而莫蓋爰
自建武至於元熙凡十二主一百四年
華戎道俗譯經律論垂六百卷而弘法

之務至是特風馬
發改大興

前趙劉曜字永明劉元海漢子少孤貧
後趙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人其先匈奴

天竺沙門吉友抵建康丞相王導見之曰
我輩人也太尉庾亮光祿周顛廷尉桓彝
一特名公皆造門結友聲名著播紳聞嘗
對王導解帶盤礴尚書下望之適至友正
容肅然有問其故對曰王公風道期人下
今軌度格物吾正當以此應之耳相委欲
為友作日久之未得友曰屍黎密此云可
謂卓朗美絕嘆以為畫品目之極大將軍
處仲聞友為諸公器重心未然及見不覺
手足增敬周顛為僕射領選將入局過友

嘆曰為朝廷選賢得如君真令人無愧耳
及顯發友慰其孤對靈作梵唄清響凌雲
又咒語千餘言而去王渠嘗戲之曰外國
有若一人而已友笑曰使我如諸君今日
豈得在此時以為名言譯孔雀經梵名屍

黎密蓋讓王位出家如具恭伯然

黎明帝紹改太寧字道興元之長子敬有德

孝愷子年下承未改以勃州獲克後大

平前帝二十七年治三年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屬賓國人也姓

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句
因而有孕既誕奉左手過師子尊者顯
宿因蒙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
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歸無我暮
先為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議幸而勝
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點論
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
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曰無心為義祖
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當名
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

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
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為辨非義是名無名
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
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
於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

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適達
於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
供養王有二子一克暴而色力克勝一和
柔而長嬰疾苦祖乃為陳因果王即頓釋
所疑又有咒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於

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
家祖即與受具後六十載太子德勝即位
復信外道致難於祖太子不如家多以進
諫彼囚王遮問祖曰子國素絕妖詭師所
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
我所傳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
年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
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
曰子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
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家授我信水

法偽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於囊
中出承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
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乃叔太
子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家
當為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

為何事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曰當
為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
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官受具羯磨
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
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

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
非我今悟本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家多聞
偈再督祖曰法水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為
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
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家多聞語作禮而退
祖現於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
高一尺德勝王翔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
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成帝衍改咸和字世明帝長子五歲即
位廢百監改壽二十五年
治十七年

三藏理法師名惠理西竺人也東晉咸和初來遊此土至杭州見山岩秀巖曰吾園中天竺靈鷲山之一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時多為仙靈所隱今此亦復爾耶洞舊有白猿遂呼之應聲而出人始之信

飛來由是得名師即地建兩刹先靈鷲後靈隱常宴坐岩中踞理公岩今瘞塔在焉

趙改太和
樓趙改建平
燕慕容訖立

蜀班字世文班兄之子初署南平將軍

趙私字大雅勃之次子立一

趙石虎勃之子立一

趙改咸康○趙改建武

蜀期字世道後第四子立三年改元五

後趙大旱米斗直金一斤
咸康六年成帝勿冲庚冰以元舅輔政秦沙門應盡禮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

致拜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合而門下承水風旨為駁尚書令充僕射褚壹諸葛恢尚書馮懷戴廣等奏曰世祖武皇帝以威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於時沙門不易屈膝願以不變其脩善之法所

以通天下之志也臣等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為長水固謂應盡敬下制曰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旁通誠當無性况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後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蓮

盤辟哉良有以也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有佛耶無佛耶有則其道固私無則義將安取縱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體違常度易禮典棄名教

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味且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忘昧依稀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失凡流傲逸憲度又是吾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將通之

於神明得之於胸懷耳執憲宏謀固不可廢之於正朝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辨假服飾以凌度抗殊俗之微禮直形駭於萬衆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圖器也悟言則當

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術焉充等重抗未曰臣等暗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謹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然改其遺文鑽其旨要五戒之禁實助王化

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精妙且與自漢世迄至于今雖法有隆衰而榮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議有損也况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岳區區之况上

禪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脩善之俗廢於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怨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愚敢以偏見疑懼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為之制無虧王度而幽冥之格可無壅滯是以復

陳愚誠乞垂省察水猶以為不可復下制曰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篤言所畫然較料其大人神常度粗復有分例用大率百王制法雖文質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恢誕雜化者也豈量聖之不達來

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與世主略其禮敬服禮重矣故大夫為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城之民非好卑也而尊卑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斯最重所以憲章國體

宜而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備其事脩之家可以脩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耶省所陳果亦未能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未不可以參治而况都無而當以兩行耶充等三上章執奏曰臣等雖誠愚弊不通遠旨至乾乾夙夜思循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早憲度無或斬斷也今沙門之守戒專尊然及為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三身不恪曷敢以形骸而慢禮故我每見燒

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裕之備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然天綱恢恢疎而不失臣等懷懼以為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

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戴之施下有守一脩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水議遂寢何充字次道廬江潛人魏光祿大夫寔之孫少以文義見稱初為王敦掾敦死舍守廬江貪污敦嘗於坐稱之曰家兄在

郡定佳廬江士人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彼郡人所聞異此敢默然坐客皆為不安充宴然自若丞相庾亮嘗薦之於明帝曰何充器苟方樂有萬夫之望若能總錄朝端為老臣副及充拜尚書令推能用功不私樹恩世甚重之初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前古充需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卿圖作佛不亦李季卒年五十有五其後門世事佛甚精厥孫尚之及顯胤等並見大義闡明佛法云

晉康帝欲改建元字世同成之母弟年二十三英昌陵

治二年

甲辰 蜀勢字子仁壽之長子身長七尺九寸和復死

乙未 穆帝 賈改永和字彭祖康之長子二歲即於顯陽殿英永下陵

在位十七年

丙午 蜀改嘉寧

丁未 涼張重華字大陽張次子主

戊申 後趙佛圖澄諫殺太子宣

己酉 後趙改太寧即帝位尋死而國亂

前燕佛字子英祖名處字美昌世居止夷邑於蓟家之野有封燕王遷都龍城子魏佛乃龍之次子也居鄴四十二年

天竺佛圖澄至洛自言百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呪役使鬼神腹旁有孔以綿塞之夜讀書則拔綿出光照室又每臨漢從孔中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能聽鈴音言吉凶莫不奇驗會洛陽寇亂潛

雪為性豈亦道遠乎於是注道遠為學者宗之王濛嘗極精思作數百語詣道曰與君別久而君了不長何也濛漸汗曰絳鉢之王何也却起嘗問謝太傅曰適談何如

如殷浩太傅曰臺臺論辯恐當抗衡超拔淵源設有慚德超後與親舊書曰林公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隆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太和二年廢帝海西公在位適抗表辭還山有詔資給敷道諸

公祖餞于征虜亭蔡子琳者先至近道林坐適起而謝萬亟趨其處子琳還令樽舉萬投諸地萬曰幾損我面子琳曰吾初不為卿面計其為當時所慕如此晚居山陰講維摩許詢為都講道通一義眾意詢不

能難及詢設難又意道不能通而賓主之難相尋無窮聽者多言自得道音詰之標夫者即色遊玄聖不辨知等論有遺其馬者畜之曰吾愛其神駿耳有遺其鶴者縱之曰冲天之物豈耳目玩哉君子多其達

及卒載達過其塔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計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也

却起字嘉賓少有曠世之度談論義理精微標志慕佛加好行檀大將軍相温辟為將軍時王珣同府珣為主簿超表其身

短小府中語曰髯蔡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謝安王坦之詣温府温先令超卧帳中聽其論事俄風動帳開安笑曰却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超喜隱遁聞拂衣者必為起屋器具器用道之支道林每謂其造

微之功足參正始甚重之又與汰法師厚善嘗約先歿者凡幽冥報應當以相報俄而汰卒一夕見夢口向與君約報應之事今皆不虛願君無忘修德以報濟神明超由是循道彌篤云

秦改建元
廢帝奕奕
改太和在治五年
大教東使三百年集
得道安者姓衛常山扶柳人陶澄之門學

家世英儒早失覆廢為表兄所養悼年詩書一覽無忘十一出家而能日記萬言終為緇林奇表寧康初安於襄陽檀暹寺建浮圖鑄銅像能起自行至方山而止光明燭天傾都瞻擊歡呼動山谷秦主苻堅送

外國金飾佛像金縷結珠彌勒等安每講說以作證一夕像光照室視之頂有舍利焉習鑿萬襄陽高士先以書通好乃詣安自稱曰四海習鑿萬安曰彌天釋道安相得歡甚即以書抵謝東山稱安蓋非常勝

士恨公不一見耳孝武帝聞安名詔曰法師以道德照臨天人使大法流行為蒼生依賴宜日食王公祿所以時資給安固辭不受未幾符堅攻陷襄陽得安而喜謂

左右問為誰曰安公一人習鑿萬半人也安入關沙門萬數皆隨師姓而名安曰師莫如佛世也應沙門宜以釋為氏又增一阿舍經至乃云四河入海無復異名四姓出家同稱釋氏遂與經符合焉世益重之

又藍田得古鼎容二十有七斛腹有篆文
朝無識之者有以問安安曰魯襄公所鑄
也由是符堅勅三館學士有所疑皆師於
安國人語曰學不師安義不禁難時符氏
東極滄海西併龜茲南包襄陽北盡沙漠

唯建康未服堅雅意欲取而有之羣臣諫
不從太尉符融者叩頭請安為蒼生一言
安諾及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
翼連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
形寧可參廁堅怒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

天下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詔翼扶安
登輦於是翼跪而掖之堅願謂安曰朕將
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以巡狩登會稽以
觀滄海不亦樂乎對曰陛下應天御世當
有八州居中而制四海宜樓神無為與充
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師求厥田下下之
土東南地區勢卑氣厲昔舜禹遊而不返
始皇適而不歸以貧道觀之未見其可乎
陽公懿戚石越重臣皆憂國至深其論可
聽堅曰非此域不廣也朕欲簡天心明大

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且有格言儻如高論
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必欲往宜駐
蹕洛陽枕戈奮銳傳檄江南如其不服伐
之未晚堅不納太元七年堅自將步騎百
萬次壽春為晉徐州刺史謝玄所敗單騎

遁還安每踰經義必求聖證一日感龍眉
尊者降安出所製似之尊者欽歎以為盡
契佛心仍許以密助私通安識其為賓頭
盧也因設日供祀之今供賓頭自安而始
門弟子通其業者數十人知名于是有法

遇者傳教長沙門徒數百有私飲者遇縱
而不敢安無知之即封荆以寄遇袍荆而
泣曰董眾無狀而遠遺師憂於是俯伏躬
受其誥太元十四年正月晦日安命其徒
具浴忽見異僧出入隙中安以生處問之

僧指西北即雲開見樓閣如幻出曰彼兜
率天也是夕有數百小兒皆就浴而去識
者以為應真之侶也二月八日聊跌而逝
安貌悅而姿黑博學善詞章諺曰漆道人
驚四隣左臂有肉方寸許隆起如印時跡

印手菩薩著僧尼執範及法門清式二十
四條世遵行之

論曰法源濫觴之初由佛圖澄而得安
由安而得遠公是三士化儀軌則茲
無以異至於出處操尚若相戾者何哉

大抵晉室渡江自明帝之後當代時君
雖無可稱者然而朝廷紀綱法度未始
或虧當是之際故遠公得以遂其高天
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若澄安二公失
身偏霸之朝萬一不區區俯仰曲徇其

情彼季龍符堅其肯容之高卧山林而
不為之屈耶此古所謂易地皆然三大
士有之矣孟軻氏稱伯夷伊尹柳下惠
皆曰聖人者良以其道通方而善趨時
也世謂澄安之操不逮遠公吾弗信矣

孫綽字興公父楚有重望綽博學美文辭
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初隱稽山披
情山水作遂初賦以見志友道林間綽曰
吾何如許答曰高情遠志弟子早已伏膺
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嘗作天台賦示友

人范崇期曰御式以擲地當作金聲崇期曰恐此金聲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筆語於吾道多有論撰具見弘明等集年五十八卒史臣稱紳有匪躬之節不徒文雅而已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魏中領軍允曾孫也操心學佛甚為江左諸公仰慕蘭文帝高其風每月白風佑思清言妙理必造焉至其聲響簡文不覺前席達旦忘倦帝謂親友曰玄度才情故未易有劉真長為時譚宗而與結清言友每謂人曰吾不見玄度幾為輕薄令尹又嘗曰清風明月何嘗不思玄度

榮王均與弟珉捨宅為寺今虎丘是也
平符堅滅燕

晉司馬桓溫末年奉法有尼造之溫敬而不倦浴必移髮許而私覲見尼揮刀自割截支分臂有頃尼出溫以情問尼曰君志若遂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此悵然乃止尼遂辭不測所之出麻通錄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七

晉高 晉文帝字道萬元之少子神識怡暢無平陵改咸安是年慧星現帝崇法曠獲之曠曰陛下當勤修德政以實天譴貧道當畫情帝乃齋懺災遂滅天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八七二頁中一五行「少項」，徑、清作「少頃」。
- 一 八七三頁上末行夾註右第四字「雲」，徑、清作「虐」。下同。
- 一 八七三頁下一八行「六七」，清作「六七年」。
- 一 八七三頁下末行「四六」，清作「四十六年」。
- 一 八七四頁中一四行夾註左「二十」，清作「三十」。
- 一 八七五頁上六行夾註右「十一」，清作「十二主」。
- 一 八七六頁中一二行第三字「即」，徑作「師」。
- 一 八七七頁上一〇行小字「壬辰」，徑無。
- 一 八七七頁中一行第二字「慧」，徑、清作「拜」。下同。

一 八七九頁上末行末字「商」，徑、清作「商」。

一 八七九頁中末行「瑰石」，徑、清作「瑰石」。

一 八七九頁下七行「寓之」，徑作「遇之」。

一 八七九頁下一〇行「三王」，徑作「三皇」。

一 八八〇頁上七行夾註右「西戎」，徑作「西戎」。又左「艸付」，清作「艸符」。

一 八八〇頁中一四行夾註「二十五」，徑作「三十五」。

一 八八〇頁中一七行上，徑、清有紀年「甲子」。

一 八八〇頁下五行「朱門」，清作「朱聞」。

一 八八一頁上三行「慚汗」，徑、清作「慚汗」。

一 八八一頁下一九行「阿舍經」，清作「阿舍經」。

一 八八三頁上一六行「末年」，徑、

清作「末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八

一八

集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

晉東晉孝武帝曜改寧康字昌明南文第一

太后昭烈二月始改禪年未始有臣

兵志三月庚遷始親十月不弟神八頓

年改太元○梅檀瑞像是一年到長安住一十

七年

秦後秦姚萇字艾生武川人其先有

取精而神運雄符聖而謀其安併五八

年改建興

西秦乞伏國仁本西胡人其先自漢北

平上後勇上則勇德金城國仁自胡大

後涼呂光字世明涼州人也父安妻任

四寸日有重瞳子猛兒而四之舉以九

後燕慕容皝字季舒棘川人也父皝母

好威儀神勇周甲其子皝年十歲

吊符丕

吊符丕字仲堅

後秦改白雀

大元九年法師惠遠以秦亂來歸于晉遠

出鴈門賈氏少為儒生博極群書尤邃周

易莊老嘗與弟惠持造安法師席下聞出

世法而悅之歎曰九流特糝糠耳遂出家

安門徒數千遠居第一座及關中擾亂安

散其徒皆諄諄規誨而遣之遠別獨不與

一言遠惟問安曰若汝吾何言哉遂自荆

州將之羅浮抵潯陽見匡山愛之廬於山

陰太守桓伊為剏精舍一昔風雷拔樹誠

沙石蕩平基致木于土特以為神運馬初

太尉陶侃鎮廣州有漁于海得文殊像送

寒溪寺寺嘗經火而像屋無恙其後侃鎮

武昌使人迎之十輩不能舉既而輟力致

之舟舟輒沒遂失其像特誦曰侃唯劍雄

像以神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及遠初寺

心祈之於是像冷然自至時晉室微而天

下奇才多隱居不住若彭城劉遺民豫章

雷次宗鴈門周續之新蔡申頴之南陽宗

炳張士民李碩等從遠遊并沙門千餘人

結白蓮社於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期生

淨土及聞羅什法師入關遠望風欽敬遣

書通好詞曰去歲得姚右軍書且承德闡

仁者曩日殊域越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

聞風而悅項承懷實業將則一日九馳徒

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畫寫目望途增其勞

佇夫梅檀移植則異物同薰摩尼吐耀則

象珎自積且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

獨善於前踪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為

著之什答曰既未言面又文詞殊隔導心

之路不通得意之緣玆絕傳譯來脫粗述

德風比何如必備開一途可以蔽百經言

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易哉仁者善私

其事夫才有五備福戒情開解十深智無

之者道隆未具皆凝滯仁者備之矣所以

寄言通好因譯傳心豈其能盡粗酬米烹

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

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爲媿耳今往常所

用輪石雙口澡灌可以備法物數也并遺

偈一章曰既已捨染樂心得喜攝否若得

不馳散深入實相否畢竟空中其心無所樂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虛誑弄無實亦非停心處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遠復答以偈曰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一微涉動境成此頽山勢感想更相乘觸

理自生滯因緣雖無主開塗非一世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來問高悠悠相與期暮歲物中國未有涅槃常住之說且云壽命長劫遠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哉乃著法性論略曰至極以

不變為性得性以體極為宗羅什見論歎曰遠未及見經暗與理會豈不妙哉秦王姚興致書餉遠龜茲細縷雜變像以伸款敬安城侯姚嵩獻珠像并釋論曰大智論新記龍猛所作法師當冠以叙文以昭示

萬世此邦道人同所欲聞也遠以大論文廣謙讓不諾乃抄其要為二十卷而別叙之相玄輔政勸安帝沙汰僧尼詔曰沙門有能伸述經論者當優其律行備整可官寄大化者聽依所請

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遠以書抵玄陽縱而陰奪之速傳其詔遠嘗稽者禪宗別傳之旨源流所自及祖師達磨之來遂皆符合云陶淵明隱居柴桑從遠問道深相敬仰謝靈運投名入社遠拒之不內及宗炳

著明佛論頽延之析達性論周顒駁夏論鄭道子著神不滅論皆尊遠是正馬至隆安中桓玄重申庾冰之義欲沙門盡敬王者朝廷承風旨多與玄合因以問遠曰此一代大事不可使朝廷失體也得八座

書今以似君君其件件詳論不敬之意以釋其疑便當行之遠答其書并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劇陳所以不拜之意玄始意堅及得遠論即緩其事未幾篡位乃下書曰佛法私大所不能測推奉主之情欲

與其敬今事既在已宜體謙冲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安帝還玄還次潯陽詔遠見于行在輔國何無忌勸遠一出遠固辭以疾帝再詔問勞勸九江太守歲時送米資奉卜居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客

以虎溪為限弟惠持亦有高行蓮社眾數千持居第一座太尉王珣嘗問豫章刺史范甯遠公與持孰愈甯曰賢弟兄也珣曰但令如弟所未易有况復賢耶遠臨終其徒進窆者遠懼違律令左右檢律未終

卷遂合掌西面而逝年八十有三有匡山集三十卷行于世
宋朝明教大師契嵩過遠影堂列六事題之其辭曰陸脩靜異教學者而送過虎溪是不以人而棄言也陶淵明耽酒于酒而

與之交蓋簡小節而取其達也跋陀高僧以顯異被擯而延且舉之蓋重有識而矯嫉賢也謝靈運以心雜不取而果沒于刑蓋識其器而慎其終也盧循欲叛而執手求舊蓋自信道也桓玄示威而抗對不屈

蓋有大節也大凡古今人情莫不畏威而苟免忘義而避疑好名而昧實當執而忍孤飾行而畏累自是非人孰有道者一代為賢者師肯以片言而從其人乎孰有夙稟勝德為行耿潔肯交醉鄉而高其達

乎孰有屈人師之尊禮斥逐之容而申其
賢乎孰有拒盛名之士不與於教而克全
終乎孰有義不避禍敢睦故舊而信道乎
孰有臨將帥之威在殺罰暴虐之際守道
不撓而全其節乎此固遠公識量遠人獨

出於古今矣若其扶荷至教廣大聖道垂
裕於天人者非蒙乃能盡之其聖歟賢耶
偉乎大塊噫氣六合清風遠公之名聞也
四海秋色神山中覺遠公之清高也人龍
僧鳳長揖兼許遠公風軌也白雲丹壑王

樹瑤草遠公棲處也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少孤事母以孝聞
才藻自負不委氣于時俗雖寒餓在已威
福當前其意湛如也司徒王謐承相桓玄
侍中謝混太尉劉裕咸嘉其賢欲相推薦

程之力辭乃之匡山託于遠公遠曰官祿
魏魏何以不為程之曰君臣相疑流賢相
虧堂室無磐石之固物情有累卵之危吾
何為於遠然其說大相器厚太尉亦以其
志不可屈與群公議遺民之號旌焉時雷

次宗周續之畢頴之張秀實宗炳等同依
遠公遠曰諸君之來豈宜忘淨土之遊乎
有心焉當加勉勵無宜後也以程之最文
使誌其事號蓮社摺文其辭曰維歲在攝
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法師釋

東遠真感幽興霜懷特發乃延命同志息
心正信之士雷次宗劉程之等百有二十
三人集于廬山之陰般若精舍阿彌陀
佛像前率以香花敬薦而摺惟茲一會之
衆夫緣化之理既明而三世之傳顯矣遷

感之數既符則善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
潛論悟無常之期切審二報之相催知除
阻之難苟此其同志諸賢所以夕惕宵勤
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
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咫尺苟求之

無方則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謀而感念心
西境叩篇關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於寢
泰欣權首於子來於是雲圖表暉景俾神
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
運求萃者夫可不克心克念重精疊思以

凝其慮哉然景續來差功福不一雖晨期
云同而夕歸攸隔即我師友之眷良可悲
矣是以慨然齊命整袵法堂等施一心亭
懷幽極摺茲同人俱游絕域其有警世絕
倫首登神界則無獨善於雲嶠忘兼全於

幽谷先進後升勉思黨征之道然後妙觀
大儀啓心真照識以悟新形由化華藉美
蕙於中流陰瓊柯以詠言飄靈衣於八極
沉香風以窮年體忘安而彌穆心超樂以
自怡臨三途而約謝傲天宮而長辭絡衆

靈而繼軌指太息以為期究茲道也豈不
私哉

大元初符秦盛時德善屢現太史秦外國
當有智人入輔及秦主政襄陽得法師道
安喜以為應安讓讓不致當問勸秦主迎

龜茲國法師鳩摩羅什堅從之即其驍騎
將軍呂光以鐵騎七萬伐龜茲謂曰若獲
羅什馳驛送歸光軍至什謂龜茲王曰純
曰國運替矣有勅敵從日下來宜供奉之
勿抗其鋒純不納拒之大為光所破遂獲

羅什光見什齒少凡人戲之妻以龜茲王女什苦辭以為不可光飲以醇酒同閉室中遂為所逼及光還而符堅已敗因偕王姑威父子相繼皆庸才不知道什蘊深解混居其國巨所宣化秦主姚萇者西戎荒

也符堅之敗萇為宿將率其部屬反叛堅與之戰不利遂為萇殺之于佛寺萇襲其位都雍閣改長安為常安在御八年符堅領鬼兵白日入宮刺中其陰出血石餘而崩子興即位降帝號而稱天王未幾千戈寢息風化大行嘉祥沓現及樹連理初生於殿庭咸謂智人入國之端乃遣姚碩德伐涼呂隆迎羅什法師至秦主深加禮遇待以國師大闡經論震旦宣譯至符秦并什法師等兩朝出經律論三藏凡八百餘卷云

旨符不改大安
西秦改建義
北朝魏
雷氏曰

太祖道武帝珽

其先十一主國代晉北齊神武五山有覺增其地不日方五道數坐其下是時身日官制生帝意慮平文帝思帝神聖通中國口神神其先出自晉帝

太祖道武帝珽其先十一主國代晉北齊神武五山有覺增其地不日方五道數坐其下是時身日官制生帝意慮平文帝思帝神聖通中國口神神其先出自晉帝

前秦符登
後秦改建初稱帝
涼改大安

西秦乞伏乾歸
西秦改太初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德勝王之太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相將至玉與

梵志同觀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者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眾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尊

者至先見宮墻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為祖曰將度眾生日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拈之忽在彼眾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尊者怒其愚感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為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又謂王曰此國常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纏絡故人謂之纏絡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

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何行急即答云汝何行慢或問何姓乃云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祖同車而出見纏絡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答師演摩訶般若我特甚深修多羅今

日之事蓋異昔因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内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真性地藏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者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頭王於寂上乘母忘外護即還本坐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皇後涼改麟加

登祈檀瑞像此下至江南住一百七十二年矣

前秦苻崇改延初十月為乾麟後秦姚興改皇初字子長二十二年五歲

五歲

六

上

安帝德崇太子長子生而不意至於寒暑不能辨年三十五歲即位治

後涼改龍飛稱涼

後燕慕容寶字道祐第四子立二

北魏改皇始字天孫第四子立二

南燕慕容德字玄明少子身長八尺二清室既滅廣固自立三年初南涼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其先與魏同蓋北邊于河西呂世祖武都郡改

北涼改業張掖西涼李暠字玄盛西成祖人漢將軍苻堅弟立十七年八世祖竺僧朗京兆人也專以講說為任而踈食布衣志耽物外自皇始移上太山蘿茅居

之時閒風而造者百有餘焉道德辯懷千里哲人競湊芳聲播遠五朝天子移風育物飛符孰能並駕一符堅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大聖應期靈權超逸蔭蓋十方化融無外若四

海之養群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生存死澄神弈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隔萬機不獲簪駕今遣使人安車相請庶冀靈光迥蓋京邑今并奉紫金數斤供鑿形像續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備洒掃至人無違

幸望納受想必玄鑒見朕意焉既請已師禮事之

二晉武帝曜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敷德光時聲飛東嶽乃至思與和上同養群生至人通微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

色珠像一軀光錦五十疋象牙簾五領金鉢五枚到願受納三後燕成武帝慕容垂書曰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澄神靈緒蔭蓋巨國凡在舍生孰不蒙潤朕承籍纂統方夏事膺昔蜀不

恭魏武舍慨今二賊不平朕豈獲安又元戎克與狂掃暴亂至人通靈隨權指化願兵不血刃四海混伏委心歸依久敬何已今遣使者送官絹一百疋絮裘三領綿五十斤幸為呪願

四魏太祖道武帝書皇帝敬問太山朗和上承妙聖靈要須經略已命元戎上人德同海嶽神算選長真助威謀克窺荒服今遣使送素絹二十端白氈五十領銀鉢三枚到願受內

五南燕慕容德親與齊州朗和上建神通
書與師書曰敬問太山朗和上遭家多難
災禍屢臻昔在建熙王室西越賴武王中
興神武御世大啓東夏極拔區域遐邇蒙
蘇天下幸甚天未忘定武王即宴永康之

始東傾西蕩京華播越每思靈闕屏營欲
淚朕以無德生在亂兵遺民未幾繼承天
祿幸和上大恩神祇蓋護使者送絹百疋
并假東齊王奉高山荏二縣封給書不盡
意稱朕心馬五朝御督師卷回荅恐煩不

錄見唐弘明集

北涼改神璽

後燕改永康

後燕慕容盛字道元之庶子立三年
北魏是年即帝位改元天興道武下詔曰

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
沒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勅有司于京師建
飾容像脩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正
是歲作浮屠殿二所謂者闡演彌別構擇
房法座莫不嚴具焉

後秦改私始後燕改長樂字道武之子在位
後涼呂纂改咸寧北涼改天璽

李南涼利祿字叔元改天璽
是年作法師卒鳩摩羅什此翻童壽天竺
人也家世勅烈父鳩摩羅炎有美節避相

位出家龜茲王聞請為國師以妹妻焉遂
生什曰誦千偈三萬餘言大小乘宗莫不
該覽符秦建元十三年德星現之符堅使
呂光西討及聞堅敗據姑威稱涼弗獲師
面姚秦弘始三年三月庭樹生連理道遙

園有慈變蓋以表智人應入中國九月呂
隆來降十二月二十日迎師居道遙園興
以國師禮待之甚見優寵仍命譯經論三
百餘卷資學三千拔萃有八曰道生僧肇
道融僧叡道恒僧影惠觀惠嚴等各有著

述如別傳明可謂一時之盛千載光華又
舉僧碧為僧正以政僧事沙門惠嚴精識
遠到隨什傳焉每與叡言西方辭體特重
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觀王
者必有贊德經偈皆其式也嘗歎曰吾著

大乘何毘曇非迦旃延比也時無深識者
因懷然而止獨與秦王著實相論二卷秦
王機政之暇躬與什對譯尋覽舊經多所
訛繆什釐正之嘗講經草堂寺及朝臣沙
門數千象肅容觀聽一日王謂什曰法師

才明超悟海內無雙可使法種不嗣哉遂
以宮嬪十人逼令受之什亦自謂每講有
二小兒登吾肩欲障也自是不住僧房別
立解舍諸僧有効之者什聚針盈鉢謂曰
若相効能食此者可畜室耳舉已進針

如常鑄諸僧愧止初在龜茲隣國諸王會
同每請什說法必跪伏座前命什踐肩而
登座嘗與母謁大月氏國北山尊者北山
謂其母曰善護此沙彌年三十五毘尼無
缺度人如優波鞞多不爾正俊法師耳杯

渡比在彭城聞什入關歎曰吾與此子戲
別三十年矣相見杳然未期遲於來世耳
什嘗升座每曰譬如臭泥中生蓮華但取
其華勿取臭泥也居秦才九年而疾口出
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

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集眾告別曰因法相逢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自以聞短譯充傳譯所出經論唯十誦律未及刪繁若義契佛心焚身之日舌不焦壞言訖而逝闍維日舌果若紅蓮色而不壞

云

論曰漢光武生於南陽而南陽無賤士羅什至關中而奇才畢集經稱聖賢出世皆有因中同行開士隨從下生以佐佑其化信不誣矣方魏晉以來大法草昧西域沙

門至者例以神迹顯化中國雖有奇傑開出然多園情外學追什公之乘然後大法淵源始溥學者得以盡心方等而蔑視老莊蓋什公有力於法門豈小補哉持以宿障之累致其居關中才九年所蘊十未行

一而不克壽秦王有致什之功而弗能成其美嗚呼使什公姿德梵行副其所蘊獲永天年以光大教之序雖獨勒出世尚何加焉

法師道碧以秦律精苦為秦王所重自什

公入關僧尼以萬數頗多行濫秦王患之遂置僧正下詔曰大法東遷於今為極僧尼寔多宜設綱領宣搜遠視以濟類緒若法師早有學誼晚以德稱可為國僧正給與吏力資侍中秩傳詔羊車各二人又以

史

史

僧遷禪惠為悅眾以法欽惠斌為僧錄班秩有差尋加親信仗身自從各三十人時師子國有婆羅門號聰明為異道之宗聞什在關中獻其書至乞與僧辯論關中沙門相視缺然什謂法師道融曰子可以

當之融顧外道經書未讀乃密使人錄其書目一覽即誦剋日議論秦主與公卿大集婆羅門以能博觀為誇融數其書并秦地經史三倍之什乘勝朝曰卿乃未聞秦有博學者乎敢輕遠來於是婆羅門愧服

再拜融足下而去

法師道融幼事後母以孝聞母亡去為沙門從什公遊什愛其才與道標齊名秦主雅聞二人有經綸術業今尚書姚顛宣言敦勉羅道輔政恒標抗表陳情略曰漢光

武成嚴陵之節魏文帝全管寧之高陸下天縱之聖議論每欲遠華竟於今乃冠巾兩道人反在光武魏文之下主復命什君等勉諭之必欲遂其心什碧等奏章叙其事略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恒標業已

史

史

毀除須髮著不正之衣今使處簪紳之朝非其志也且大秦龍與異才輩出如恒標等未為卓越主又下書於是舉眾懇乞乃得寢恒歎曰名進真道之累乃與標去入琅邪山終世不出

法師僧寂幼有盛名及徒羅什受業妙悟絕倫秦主嘗問司徒姚嵩曰寂公誰可比嵩曰未見歸宿及朝會公卿大集寂風神朗徹主指以謂嵩曰四海僧望也寂講成實論什公曰此諍論中有七處破吐曇子

能辨乎寂舉以應問皆當其意什歎曰子真精識傳譯有賞吾吾何恨焉

法師僧擊幼家貧為人傭書遠博觀子史尤善莊老蓋其粗也年二十為沙門名震三輔什公在姑臧擊走依之什與語驚曰

法中龍象也及歸閣中詳定經論四方學者輻湊而至設難交攻擊迎及而解皆出意表者般若無知論什覽之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傳其論至匡山劉遺民以似遠公公撫解歎曰以為未嘗有也復著

物不遷等論皆妙盡精微秦主尤重其筆札勅傳布中外學卒年三十有二當時惜其早世云

北涼沮渠蒙遜順涼肅水胡人其先為涼

後燕慕容熙改光始三十六年

元興元興元年

元興元年天竺弗多羅尊者至秦義學沙

門數百人從之於中寺出十誦梵本公翻譯及半而弗多卒會沙門曇摩流支至亦善毘尼匡山遠公聞而喜走書閣中勸流支出其律足成之流支乃與什公續而終焉律儀大備自此而始

天竺尊者佛陀耶舍至姑臧聞什公受秦宮女歎曰什如好綿其可使入棘刺乎什聞耶舍為已遠來恐相失而返勸秦王迎之使至耶舍曰明旨遠降便當驛馳副檀越待士之勤脫如見禮羅什則貧道當在

北山北矣使還王欽佇不已復遣使蓋禮致之耶舍乃肯來王郊迎別躬精舍處之供設如王者耶舍一無所受時至分衛一糲食而已善毘婆沙論而髮赤時號赤髮毘婆沙後遊匡山為遠公所重躬自負鐵於

戴寶峯頂鑄塔以如來真身舍利藏其中今存焉

元興二年太尉桓玄久懷篡奪及升辛輔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沙門致拜君親玄與八座書重申何處議沙門不敬王者以謂

虛意在尊王而禮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跡大佛之為化雖誕以范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恭敬其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亦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

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在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實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在君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尚

書桓謙中書王謚等抗諫曰今沙門者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如育王禮比丘足魏文侯之揖于木漢光武之遇于陵皆不令屈體况沙門之人也於是亟其書咨于遠公遠慨然惜之曰悲夫斯乃交喪之所

由千載之否運愚大法之將淪感往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敘微意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或詳覽焉

沙門不敬王者論在家第一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處為異出處之

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畧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

主之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
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
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
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不在今則宜
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謹以
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後勸此皆影響之報
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也
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深固在
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游觀
沉湎世樂不能自免而特出是故教之所
檢以此為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
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失其德而遺其禮沾
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
奉親而獻君變俗而投簪者必待命而順
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
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
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內外
之分以明在三之志略叙經意宣寄所懷
沙門不敬王者論出家第二

違惠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
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
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
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
及者也若斯人者日擔始於落替立志形
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遜世以求其志
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章服不得與世典
同禮遜世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
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
廣開天人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
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亦已協契
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
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
此而觀故知超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
篤照太息以語仁則功末而惠溥若然者
雖將面冥山而游安猶感恥問其風豈况
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向其孝敬者哉
沙門不敬王者論求宗不順化第三

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
者也
沙門不敬王者論體極不兼應第四
問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
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
其統所謂唯天為大惟堯則之始此則非
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照有所不盡
自無理可盡以此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
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
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為謬也固已全
矣若復顯然驗此乃希世之聞
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
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檢維應世
之具優劣萬差至於典成在用咸即民心
而通其分至則心其智之所不知而不
閱其外者也若然則非躰極者之所不兼
無之者不可並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
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
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須說况其外者乎
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類六合之外存而

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辨辨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辨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或亂此三者皆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閑鍵而不聞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內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常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辨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

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躰極之至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知為誰此所謂先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期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即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謂先乖而後合者也若命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

涯於一檢若命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歸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或衆塗而駭之而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適若以對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以明矣

沙門不敬王者論形盡神不滅第五
問口論旨以化盡為至極故造極者必違

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君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靈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固是陰陽之化耳既化而為生又化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以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粗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本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

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反本則異氣數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並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之生氣之聚散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之徒則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耶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矣

答曰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封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言依係神也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粗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

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歸悟徹者及本感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弘之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稱黃帝之言形有美

而不化又云火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此曲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形神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稟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耶受之於神耶若受之於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

矣若受之於神是為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合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物雖靈鈞差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况降茲已還乎驗之於理則微言而

有徵按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通論成後有退居之實步朗月而宵游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少許慮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道家之名

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効來報玄而未應乃命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同夫素餐之譏耶王人良久曰請

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當資以糶糧錫以與服否答曰然王人曰類可尋矣天稱沙門者何耶謂其能蒙俗之幽昏啓化表之玄路方將以無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

高者揖其同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觀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耐其始培之心况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奇視夫四事之供若雀蚊之過乎

其前耳泔泔之惠復馬足語裁眾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為功息心以淨畢為道乃忻然怡於詠言而退

魏改天賜
改義熙

南燕慕容超改太上
夏赤連勃勃
西涼改建初

天竺尊者佛跋陀自義熙二年至長安

什公倒屣迎之以相得遲暮為恨議論多發藥跋陀曰公所譯未出人意乃有高名何耶什曰吾以年運已往為學者要相粉飾公雷同以為高可乎從容決未了之義彌增誠敬秦太子姚泓延至東宮對什論

法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眾微成色色無自性故色即空又問既以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以一微故眾微空以眾微故一微空沙門寶雲譯出此語不省其意皆謂跋陀所計微塵是常更申請之跋

陀曰法不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眾微微無自性則是空矣寧當言不破一微乎時秦尚玄化沙門出入宮闈者數千跋陀墮然而已偶謂弟子曰昨見天竺五舶俱登應合至矣又其徒自言得初果僧正

道碧曰佛不許言自所得法五船之論何
所窮詰弟子輕言誑惑控律有違義不同
屢跋陀遂渡江入匡山見遠公議論不為
遠屈遠高之遺書閣中雪其狂後於江都
謝司空寺譯華嚴經六十卷感二青水童

子每旦自庭沼中出炷香添瓶不離座右
暮夜則潛入治中日以為常至譯經畢遂
絕迹不見

夏改龍升

後燕高雲字子明惠文熙之子自云高陽之後因以為姓然死節立一

淵明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解印去居栗

桑與廬山相近時訪遠公遠愛其曠達招
之入社陶性嗜酒謂許飲即來遠許之陶
入山久之以無酒攢眉而去

南涼改嘉平

北燕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小字乞直

西秦改更始

魏明元皇帝嗣元永興在位十五年壽三十二崩西宮

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是歲明元
皇帝進加僧統言允愜賜封輔國宣城子
忠信侯安城公之號師皆固辭帝親幸其

居以門巷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瞻敬
慰問若此年八十餘卒帝三臨其喪追贈
老壽將軍趙胡靈云

法顯自西域還初顯於隆安二年同
惠景曇首等入西域求法渡流沙迷失路

以日準東西視人骨處進行遭熱風惡鬼
不顧至葱嶺積雪有毒龍飛砂路盡空而
進不顧皆萬仞險崖梯而過者七日以繩
為梁躡而濟者水闊八十步漢張騫甘英
皆所未至也過小雪山寒甚惠景膠栗而

死顯哭之慟收涕孤征又三十餘國至中
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里入一寺問者闍維
山路僧曰日暮矣彼多師子且食人不可
往顯念吾欲瞻靈境幸至而晚今夕若死
吾志不酬身非所愛乃畏師子乎顯既至

日已夕遂留山中流涕拜曰我不知至
此也坐樹下誦經夜三更師子踰蹠欲斃
顯以手循之曰欲肉醉我遲誦經畢乃可
耳於是安尾而去明日歸老僧植杖立揖
不荅徐去有少年來顯問者年謂誰曰頭

陀大迦葉也顯追之至山有石塞岩竇不
得往至南天竺得摩訶僧祇律泥洹等經
留三年學梵字以經像附商至師子國同
侶皆無存翩然自止會有以統扇供佛者
顯見之動東歸之思又二年達于青州太

守李嶷躬迎之護送入于京師

西秦熾盛六不政元永康北涼改玄始

西域三藏雲無識由龜茲至姑威涼王沮
渠蒙遜素奉大法識居久之遍曉華言譯
大般涅槃大集等經六十餘萬言猶以涅

槃品數未足復還西域訪求得之至涼譯
成四十二卷凡一萬偈識神異頗多時拓
跋珪王中山間識思一瞻禮遣使來迎遜
不許珪再遣高平公李順策琴遜涼王加
九錫論之曰曇無讖道德廣大朕思一奉

見可馳驛送至遜曰臣奉事朝廷亡所負前表乞留識今復來追此臣師也有死則已欲往則不可也順曰朝廷欽王忠義故顯加殊禮今乃以一道人虧損大功不忍一朝之忿吐所不當言夫朝廷待遇之意

切為大王不取也遜曰如公之言誠美第恐情不副此耳遜竟不遣識於是拓跋珪街之道進者後識求授菩薩戒識曰當自悔七日乃未既而詣識識怒進曰此宿障也遂精備三年夢中感釋迦世尊為授

戒法是夕十餘人同夢如進所見於是復詣識望見大喜曰善哉已感戒矣今為汝作證及固辭西歸遜怒其去已密遣親信中路刺殺之物識出關日謂送者曰業期蘇至矣雖上聖不能逃非愛死而固欲相遠

也未幾遜心愧悔白日見鬼以劍刺之而卒其國為魏所併

夏改鳳翔
道生法師天縱妙悟初涅槃後品未至生熟讀久之曰阿闍提人自當成佛此經來

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交攻之經以為邪說於律當擯生白象推曰若我所說不合經義須於此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舍壽時據師子座於是袖手南來入虎丘山豎石為聽徒講涅槃經至闍提有佛性

慶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不群石皆肯之遊居山居銷景若聞空若無識重譯涅槃後品至南京果言闍提皆有佛性生慰喜不自勝遂捨死奉法
魏改神瑞

後秦泓興之子立二年晉劉裕魏改秦常

西涼李歆立三年

夏改昌武次年改真興

恭帝德文改元熙安帝母弟水初元年別

治二年是年梁誌公生

西秦改建弘
西涼冠軍改永建

北朝魏秦常五年光祿卿崔浩被詭帝命浩以公歸第因脩服食養生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大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使之清正道教又遇

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直經六十餘卷并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奉其書獻于太武朝野多未之信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太武忻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南重臺五級道徒由此而盛

宋司馬文正公曰老莊之書大旨欲同生死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脩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

劉歆七畧敘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有符水禁咒之術至謙之逐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崔浩不信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昔咸文仲祀鷄鵠孔子以為不智如謙之者其為鷄鵠亦

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謹哉

禪師玄高居靈巖山與沙門曇私友善聞曇無毘自北山至涼妙禪觀高往親之旬日即悟無毘歎異以為勝已及無毘西歸

有妖比丘嫉高潛於河南王世子粲曰高今聚徒將為國害粲信之欲殺高其父不許遂擯於河北居林陽堂山山蓋地仙所宅夜有鐘聲聲高門弟子百餘輩拔萃者玄紹有神力嘗指地出水以給眾如紹者

又十有一人河南王迎雲私至問王何以擯高其人希世之瑞也王厚禮迎之高欲赴命山中草木為摧假亂石塞路高曰吾志弘道自滯苦實無益也路乃可行王郊迎之禮以為師後游涼土沮渠蒙遜禮遇

尤勤弟子僧印自謂得阿羅漢高假以神力使於定中見十方無盡世界及聞諸佛所說之法各各不同即於一夏尋其所見不盡方生愧懼明年魏使請高入于平城拓跋肅在位益加誠敬今太子晃師事之

齊著作魏收著魏書佛老志其畧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耶王及金人率長文餘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

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中景雲受日月氏王口授浮圖經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傳教始以佛對帝遣中郎蔡愔等使於天竺馮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還洛陽得四十二章經

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之置清涼堂及顯節陵絨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菴相轉也譯云淨覺言滅穢明道為聖悟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三世神識常不滅也

凡為善惡必有報應多積勝業陶冶齋鄙經無數形藻練神明乃至無生而得佛道其開階次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繩緣欲習虛

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情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淫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智信同奉持則生天人勝處窮則則隨惠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髮須釋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備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栴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為名也上根者以備六

度進萬行整度億流彌歷長遠登覺境而號為佛也本號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備哉濟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於四月八日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

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涅槃我淨明無遠謝及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者權應謂和光六道同塵

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特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

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之不焦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花致敬募建宮宇謂之為塔猶宗廟也故時稱為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途往來者咸言見之

初說教法後皆著錄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為本後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替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云論曰唐太宗世既脩晉書復有勸脩南北

七朝史者太宗以元魏書甚詳故特不許以今攷之信然也凡佛老典教於儒者九為外學或欲無之自非夙薰成熟願力再來莫能窺其彷彿况通其旨歸而祖述源流者乎異哉魏書佛老志不介馬而馳遠固之閒御靡旌以摩荀楊之壘步驟雍容有足觀者然則魏收兼三聖人難兼之學平四作者不平之心厥書獨見信於後世顧不美哉

比丘一清書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八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八八五頁上六行夾註左「廿四年」，圖作「二十五年」。
- 一 八八五頁下一行第九字「紀」，經、圖作「紀」。
- 一 八八六頁上八行「未有」，圖作「未有」。
- 一 八八六頁中一九行第七字「勅」，經作「初」。
- 一 八八八頁上末行夾註左「四九」，圖作「四十九年」。
- 一 八八八頁中五行夾註左「不通中國」，經作「來通中國」。
- 一 八八八頁中六行夾註右末字「目」，經作「自」。
- 一 八八九頁上一二行末字「矣」，圖無。
- 一 八八九頁上一六行夾註左「三十上」，經、圖作「三十七」。

- 一 八八九頁上一九行夾註右第四字「乘」，清作「垂」。
- 一 八九〇頁上一八行末字「正」，清作「止」。
- 一 八九〇頁中一七行「精識」，經作「精誠」。
- 一 八九〇頁中一九行第五字「商」，經、清作「商」。下同。
- 一 八九二頁中一六行「徧信」，清作「徧信」。
- 一 八九二頁下五行「沾其惠」，清作「沾其惠」。
- 一 八九二頁下七行第二字「於」，經作「爲」。
- 一 八九二頁下一〇行「慨然」，清作「慨然」。
- 一 八九三頁中五行第八字「目」，經、清作「自」。
- 一 八九五頁上五行「黃帝」，經作「皇帝」。
- 一 八九五頁下二行「夏赫連勃勃」，經、清作「夏赫連勃勃」。

- 一 八九六頁上七行「治中」，清作「沼中」。
- 一 八九六頁上一七行夾註左第五字「方」，清作「方」。
- 一 八九七頁下一七行第一二字「遂」，清作「遂」。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九

九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子金童

宋 趙氏雷氏曰高少文或前明後顯

高祖武皇帝裕改永初 彭城縣與里人

漢高帝元王交二十世孫彭城侯彭越而

漢高帝馬帝任晉為太守有碑才大器而

清簡 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交

唐 唐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宣宗

西秦改建私

西涼冠軍恂改永建

歲四月上祖

營陽王義符改景平 小字多乘 失重 太子

文帝義隆改元嘉 小字 長七尺五寸 聰明 仁

魏世祖太武帝燾改始光 明元 長子 壽 四

夏赫連昌改永光

北燕有女人化男子 魏崔浩自比張良

元嘉三年神僧杯渡初出冀州如清狂者

擊十木杯渡水必乘之因騎馬嘗自孟津

乘杯絕岸至金陵時年四十許狀寒寒每

怒不常遇感寒輒火水而浴或著履登山

或跣足市中行荷一蘆團時造延賢寺沙

門法意遇之尤勤忽棄去行瓜步欲登舟

舟人不即應遂乘杯絕北岸廣陵村有李

氏方飯僧渡徑入以蘆團置庭中坐席上

眾環目之渡自若座有怒者見蘆團礙道

移之鏡力不能動渡食畢挈之而去笑曰

四天王時有童子竊見園中有四小兒皆

長數寸眉目如畫及追之失所在由此顯

迹及卒後復時時有人見之云

西秦慕容改永弘二年夏滅之

夏赫連定立二年改勝光次年魏滅之

北涼改承玄 魏改神曆

臣天竺求那跋陀羅至金陵文帝遣使郊迎

跋陀神情爽邁帝見之大悅命居祇桓寺

屢延入內供奉僕射何尚之彭城王義康

南燕王義宣並師事之請講華嚴跋陀以

未通華言乞觀音為增智力夜夢神力士

易其頭旦起猶覺痛甚遂遍曉華言即為

眾講之時以跋陀妙大乘宗旨因踰摩訶

衍

北涼改義和

北燕馮弘改大興 子 自立七年

魏改延和

九年文帝幸大莊嚴寺設大會親同四眾

地坐及齋眾疑日過午不敢下著帝曰日

才午耳法師道生在席即曰白日麗天今

天言方中何謂過耶眾鉢便食一眾從之

帝大悅下詔留生止都下一時巨公王弘

范泰顏延之等皆造門結友生每以經文

未能達諸佛之旨而學者多滯聞見因著

論善不報論頓悟成佛論二諦論佛性有常

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皆

網羅舊說發其淵與皎如日星又明年正

月庚子升法座詞音朗潤聽者悟悅俄塵

尾隨地隱几而化

北涼牧虔 子 自立七年

是歲謝靈運以謀叛棄市初靈運與顏延

之齊名其文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遠則弗及襲封康樂侯居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放蕩為娛太守孟顛事佛精懇為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須惠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此語及顛入朝屢為裁抑不得召用晚為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法為有司所糾司徒遣隨州從事鄭望生收之運即與兵叛逸遂有逆志望生追擒之送廷尉帝矜其才減死徙廣州既而復叛有旨棄市年四

十九

十一月天竺三藏求那跋摩初讓國出家解四阿舍精貫三藏誦數百萬言屬國諸王皆從之稟受歸戒每謂諸王曰道在精通過緣即應但依慈悲勿故發害意足矣遊蘭婆國其王欲出家事跋摩群臣固請不可乃令國中曰若率土奉大和尚歸戒勿殺害賑給貧乏即從爾請於是群臣士民稽首遵命朝廷推聞其名沙門惠觀等白於文帝請遣使致之有詔交州刺史津

遣沙門道冲等航海遊之冲至跋摩欣然附柏抵廣詔聽乘驛詣關道由始興愛其山類靈鷲為留周奉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東辟戲作定光佛童子髮像極妙夜輒有光嘗在定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候之見

白獅子仰躡柱而戲彌空背青蓮花沙彌

驚走大呼寺僧爭至輒無所有至金陵引

對帝近勞殊勤因從容問曰寡人每欲持齋以身應物不獲所願法師遠來陋邦之

幸何以教寡人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

已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身

賤名微言今不威倘不克已苦節何以為

用帝王以四海為家萬民為子出一嘉言

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臣以和刑不

天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寒暑應節百

穀滋繁桑柘鬱茂以此為持齋不殺亦大

矣安在輒半日之檢全一禽之命然後為

私濟耶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

如法師之言可與論天人際矣命居柅桓

寺講法華并十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

法席之盛前此未聞也摩即於寺譯菩薩

善戒經等十八卷

魏改太延

十二年京尹蕭謨之請制建寺鑄像帝以

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讀經

不多比日彌復無暇因果之事昧然未究

所以不敢立異者以卿輩時秀率皆信敬

耳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法度本任濟世

必求妙道當以佛經為指南比見顏延之

析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其說汪洋大明

至理若使率土之民皆敦此化則朕坐致

太平矣夫復何事昨蕭謨之請制即以相

示委卿增損必有以戒遏浮滯無傷私獎

者乃當著爾尚之對曰橫目之俗聞不敬

信以臣庸陋獨有愚勤實懼缺薄上玷大

法更蒙獎論重有愧身然前代群英則不

負明詔自渡江而來王導周顛庾亮王蒙

謝安郁超王坦之王恭王謚郭文謝尚戴

逵許詢及亡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孫

綽張玄殷凱或字輔冠冕或人倫羽儀或

致情天人之際或抗迹雲霞之表靡不側心歸依其間比對如蘭護關潛淵道崇遂並亞逾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論便爾若志舉者夷夏漢魏奇傑輩出不可勝數惠遠云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

自教源齊物亦為要務竊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鄉千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室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

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故國澄通趙二石滅暴靈塔放光符健損履神道助化昭然可觀謀之請制不謂全非但傷靈道俗本在無行僧尼然而情偽難分去取未易耳至土木

之工雖若靡費且植福報恩不可頌絕臣比斟酌進退未安今日面奉德音實用竹杯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學非臣愚所宜預聞切恐秦楚論強兵之術孫晷蓋

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消倘以孫吳為志動期吞併則將無取於亮身之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悅謂尚之曰釋門之有知猶孔氏之有季路也自是帝尊釋典益重玄化及顏延之著難藏論及論檢勅法師惠嚴辨其同異耐醉終日帝笑曰卿等殆不愧支許矣

早文帝幸曲水公卿畢集帝命賦詩沙門惠觀詩先成奏之句有奇勝之韻帝悅以示百官皆歎服其才觀與惠嚴謝靈運等詳定大涅槃經頗增損其辭因帝為神人呵之曰乃敢妄以凡情輕濟聖典觀等惶懼而止

時有僧惠琳者以才學得幸于帝與決政事時號黑衣宰相致門下車蓋帝不容迹琳妄自驕蹇見公知纒寒暄而已著白黑論毀佛叛教遂感現報膚肉糜爛歷年而死論曰世智辨聽人情所欽慕以為英靈者

也佛世尊則以為八難之一何哉靈運恃才傲世以謀叛伏誅惠琳毀形木僧伽黎而竊與朝政既叛教矣復從而毀佛遂蒙惡報以死嗚呼蓋世智之為難也明矣觀嚴二人妄以凡情輕議聖典向使不遇神

人呵之則世智之難亦幾不免大哉跋摩尚之對制之言可謂百窮大體而識盡精微真天下之通論也

是歲文帝詔求沙門能述生法師頓悟義者刺史庾登之以釋法瑗開召對顧問瑗伸辨詳明何尚之歎曰意謂生公之殘微言永絕今復聞象外之談所謂天未喪斯文也未幾天保寺成詔瑗主之王景文至值其講歎曰所舉皆所未聞所指皆出意外真法中龍也湘宮寺成復移瑗居之帝

臨幸聽法時以為榮

魏太武帝即位改太平真君

真君三年上詣道壇受籙

是年北魏太武以戊寅平蕩中原江北盡臣伏又為寇讎之倚崔皓為天師故改真

君之號迨今五年崔信冠術憎釋愈甚太子見師事法師玄高崔皓妬見讒於太武疑之令幽死覓求衣於高高為作金光明懺太武夢其先祖讓之曰不當以讒疑太子既寤以所夢語群臣下皆稱太子無

過待之如初其相崔皓懼太子將不利於已白太武曰太子前實有謀仍結玄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若不早誅必為大害太武大怒收玄高惠崇害之高弟子玄暢居雲中聞高遇害日馳六百里至魏關泣

曰和上神力當為我起於是高開眸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且然但惜汝等行如我耳或恐過之矣唯玄暢南渡汝等死後法當更與善自修心母令中悔言訖即化沙門法進號呼曰聖人去世

我何用生應聲見高於雲中進頂禮乞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棄汝耶曰和尚與崇公並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救護衆生崇已歸安養矣言訖不見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雍州人早好

仙道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亡效有仙人成公與求謙為之弟子相與入華山居石室與採藥與謙之服能不飢又共入嵩山石室尋有異人將藥與謙之皆毒蟲臭物謙之懼走與歎息曰先生未仙正可

為帝王師耳未與與仙去謙守志嵩山忽遇大神乘雲駕龍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地上曠戕汝文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錫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以來

不傳於世汝宜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子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謙之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色鮮麗云

是歲即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三月丙戌長安與崔皓皆信重寇謙之而奉其道皓特不喜佛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入其室見大有

兵器出白太武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同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合寺僧閱其財產大有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物以萬計又為窟室以匿婦人皓因說帝將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

謙之切諫以為不可皓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燒經像還官勅臺下四方命一依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并季之世莫不眩焉由是政化

不行禮儀大壞九服之內擄為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其餘一切蕩除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淫人銅人者門誅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三月十五日過斯不

首身死有司宣告鎮將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切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太子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預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

丁遺

魏真君九年天師寇氏龜帝以京之東南地建觀輪天官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開古未有應受符命帝然之遂受符錄建觀輪天官令極高大不聞雞犬之音要與天神交接工力萬計經年不成其寇謙之惡疾死功遂止

曹真君十一年崔皓嘗見妻郭氏讀金剛經乃奪之火焚棄則初崔皓為魏司徒自恃才畧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大武以皓

監祕書其黨閹漢者勸皓判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皓從之於是刊石立於郊壇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皓於帝以為暴陽國亞帝大怒使有司按皓罪狀皓惶惑不

能對執皓檻車置于城南道側使衛士路人行復其面呼聲替替徹于道曰此吾投經溺像之報也凌遲而死時年七十矣崔冠二家乘夷五族坐及僚屬凡百二十人皓既初魏主除蕩釋氏及經像毀廢皓行

路見秦像必停車溺之及族誅尸無收者又積怨在人於是就溺皓尸至糜潰乃止北史九論曰崔皓之不智司馬溫公論詳矣夫托跋氏起自沙漠未遑都時性殘忍殺人如甘美飲食其俗習然也初太子冕被讒而玄高等數僧受誅頗見其無辜矣及羅釋氏沙門誅而坑之者豈勝道哉此雖虜人性凶亦崔皓當權用法如此既而皓被讒迹其所坐蓋作史之失在唐世不過黜官禁投之荒裔而已假令誅之亦不過一已乃遂夷滅五族何哉蓋以無辜而施於人也深則其報之於已也必厚此天道常數而不易者也至於吾釋之經像於皓庸有傷害哉而皓每見必停車而溺之及皓未旋踵而尸亦為人溺之至糜潰而止嗚呼皓不畏聖人之言而欺天也又如此故天復為之速報以警勸乎人世也可不戒哉

魏改正平

世尊示滅一千四百年矣

魏朝元會沙門曇始振錫至官門吏白太武曰趣斬之刃下無傷又白臨殿陸太武抽佩劍自斬之亦不能傷劍微有痕如線今收捕投虎檻中虎皆怖伏不敢躡左

右請以天師試之虎即虺乳太武大驚延謝始上殿再拜悔謝魏書佛老志云沙門惠始清河張氏子初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學習禪定於白渠北晝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識者高之武帝滅姚氏留子義

真鎮長安及義真為赫連屈所敗始身被及而無傷屈局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劍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後至魏多所化導自初習定至卒五十餘年未嘗寢卧既行足不沾泥愈加鮮白世號白足阿練

若太武深加敬禮始預知終期齋潔端坐僧徒滿側泊然而寐停尸十日容色不變闕十餘年改葬兒亦如存舉世歎異及葬日送者萬餘人皆號慕哭之勳中書監高允為傳頌其德云

允為傳頌其德云

魏太武以癘作二月五日卒矣

魏文帝濟改與安 景穆帝長子先太子

正平十月一日吳王亦前立太子濟之
弟在位十二年壽二十六崩太子

二十九年魏太武帝殂吳王立未幾而薨

高宗文成帝即位乃太武之孫也群臣勸

請興復釋氏下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祇奉

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

雖在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喜崇明

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况釋教如來功濟

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

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

善性排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草

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世祖太武皇

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

誠如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

如林夫山海之深寧免奸媮之儔得容假

託講寺之中致有內黨是以先朝因按假

登戮其有罪所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

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

鴻緒君臨萬邦思遠先志以隆斯道今制

諸州郡製居之所各聽建佛園一區其有

好樂道法欲為沙門性行素篤鄉里所明

者聽出家於是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

所毀園宇絕像並還備復有剝賓王種沙

門師賢者東游涼城至魏值嚴教權假藥

術守道不改於復教日即為沙門同輩五

人高宗親為下髮命師賢為僧統明年有

旨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

文像五尊各長丈有六尺用赤金二十五

萬斤云 北魏書

武帝駿改孝建 子休龍小字道人文帝弟

魏改與光 二十五年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土人也既

得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

乘尊重供卷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

王有三子其季闍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

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

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

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喻化非尊者

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善提多羅曰此是

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

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

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

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

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

其寶實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

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

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

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辨難

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

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取高曰

於諸物中人我取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

取大曰於諸物中法性取大尊者知是法

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

世衆皆號絕唯第三子善提多羅於極前

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尊

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

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傷曰心地生

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
起尊者付法已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
各放光明二十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
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
收以建塔當宗孝武帝建元年甲午歲

也 正宗紀云宗孝武之世也注云以建唐
傳大十七年計之當在宗孝武建元年
丁酉非

孝建元年宗孝武帝舉兵誅元凶而求那
跋陀羅逃民間其後王玄謨軍梁山孝武
令軍中得跋陀者驛馳至臺俄得之送金

陵引見帝曰企德日久乃今始遇開闢未
歸亦有恨乎曰亡所恨但念夙緣過此遂
成熱耳帝慰之且戲曰尚念燕王乎對曰
古人不忘一飯王飯我十年乃敢遽忘耶
念當從陛下求為王長修冥福帝懷然改

容中興寺成有旨命位持帝宴東府公卿
畢集名跋陀至曠然清羸孝武望見謂謝
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必能悟人情
跋陀趨升帝曰摩訶衍不負遠來唯有
一在即應聲曰貧道客食聖朝三十載恩

德厚矣所欠者一死耳帝大悅移席相促
一座盡傾

魏改大安

孝武詔沙門道猷為新安寺鎮寺法主初
文帝問惠觀頓悟之理孰精觀以猷對有

旨召入內盛集名流猷敷宣有緒法義
粲然聞者開悟有攻難者猷必挫以釋之

帝拊髀稱善至是為天下法主甚允時望
帝拊髀稱善至是為天下法主甚允時望
帝拊髀稱善至是為天下法主甚允時望
帝拊髀稱善至是為天下法主甚允時望

也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然珠生合
浦魏人取以照乘玉在耶耶秦人請以華
國天下之寶不可自尊當與同之也自是
亮名益重晚居靈味寺講席冠京邑弟子
三千餘亮英氣駸駸逼人辭鋒錯逸議者

或蔽於理亮釋之莫不渙然
焉改大明

是歲有羌人高闡反累及沙門曇標乃下
詔付所司精加沙汰遂設諸条自非戒行
精苦之者並令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

平魏改和平

大明六年九月右司陳言臣聞遠拱疑居
非期弘峻拳跪伏豈止恭敬將以昭彰

四維締制六萬故雖儒佛法派名墨條流
至於崇親嚴上厥絲靡蕪唯浮圖教特異

於此凌滅禮度僣居尊威失隨方之妙迹
迷至化之淵美臣聞佛以謙儉自牧以忠
順為道不輕比丘達人必拜目連大士遇
長則禮室有屈膝四輩而間禮二親稽顙
耆臚而直駭萬乘者耶故咸康初議元興

再述而事屈於偏黨道對於餘分今鴻源
遠洗群流仰鏡九仙瞻寶百神葦戩而畿
輦之內舍弗臣之民階席之間延抗禮之
客懼非所以澄一風軌詳示景則者也臣
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

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制可
法師僧遠聞而歎曰我剃頭為沙門本出
家求道何關於帝王即日拂衣歸于林空
是歲吳郡朱靈期者自高麗還船為風擄
至一洲洲有山因意登之十餘里聞午梵

知有寺七寶所成見僧數輩皆石像欲
亞有呼靈期再拜得食香味香美非世間
有也有人云此去金陵二萬餘里嘗識杯
渡道人否靈期曰識之其人指北壁一婁
并瓶錫曰乃其鉢具耳今取附君并書又

以青竹杖授之曰見杯渡即付之令一沙
弥送至船沙弥命靈期以竹杖置前水中
三日而至石頭淮遂失竹杖有須渡來得
鉢大笑曰我不見此鉢且四千年矣以擲
雲中又接之乃去渡屢示寐已而後游於

世後至齊諸家同呂道惠社天期水丘照
三大士在馬踏大驚即再拜渡曰年大凶
無忘修福業法意道入德高可觀之以獲
突俄門楣上一僧呼渡仰見之即辭去後
不復見

帝釋釋僧道京北人也十歲從師所學弘大高
王者之敬初姚興欽重出入同輩後帝悅
其賢躬為壽春立光山寺勅開講首曰昔
王宮托生雙林見滅自爾已來歲逾千載
淳源永謝澆風不迫給苑丘墟廢園蕪穢

九十五種以趣下為升高三界群生以火
宅為淨土豈知上聖流涕天上懷惶者哉
因即涕泗四象為之改容
巨靡帝業繁榮和小子法即考或長子不仁不
按之年十七歲光
華嚴本位一年

魏文成帝末年疏勒國王遣使送佛袈裟
一頂長二丈餘帝審是佛衣應有靈異置
之猛火經日不然於是駭然心形俱肅信
乎出此
明帝或改太始字在炳小字榮期文帝弟
十一子好事鬼神嚴酷暴

唐書三十四孫于景
孫啟在位七年
魏獻文帝弘與太子自羅水上直二十三
改永光
魏改天安

木大教東被四百年矣 ○魏改皇興
魏是年建永寧寺浮圖七級高三百餘尺
為天下第一又鑄釋迦文像高四十三亦
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又造三級石
浮圖

寶誌大士於是年往來皖山劔水之下疑
而徒跣著錦袍俗呼為誌公面方而堂傲
如鏡手足皆烏爪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
婦上巳日聞兒啼應巢中梯樹得之舉以
為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倫出家專備

禪觀至是顯迹以剪尺拂子掛杖頭負之
而行經聚落兒童譁逐之或徵索酒或累
日不食嘗遇食餽者從求之食者分啗之
而有輕薄心誌即吐水中皆成活魚時時
題詩初若不可解後皆有驗

邵碩者本康居國人大口醜目狀如狂小
兒得侮慢時時從酒徒入肆酣飲後為沙
門號碩公與誌取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
意欲為之則去游益州諸縣皆以滑稽言
事能發人權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將亡

謂沙門法進曰願露骸松下然兩脚頂著
展進諾之已而化昇其尸露之明日往視
失所在俄有自耶縣來者曰昨日見碩公
著一履行市中曰為我語進公小兒見欺
止與我隻履進驚問沙弥答曰昇尸時一

屢墮行急不及繫也

命明帝詔僧理為天下僧正止靈根寺帝多諱忌犯者必殺之種每臣諫類免者甚眾時京邑諸師立二諦義有三宗宗各不同於是汝南周顒作三宗論以通其異然異

譏不敢傳法師智林者寂有特望以書抵顒畧曰切聞三宗論鈞深索隱蓋眾生之情靡而通之盡諸佛之意使法燈有種豚利無窮借使國城妻子之施何以遠此哉傳者以為公畏譏評故欲中輟詎可特纏

疑障自發現行乎顒得書懼然悟此論遂行于世矣

袁元魏文帝宏改延興感文長子生多祥居之度馬太后臨朝制十七始受親政改九年齊三十三年齊大改

釋老志曰有魏孝文者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于洛二十年改姓元氏文章百篇冠絕今古初登詔詰假手有司太和以後並自運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凡下七詔大興三寶帝建康

野廬苑二浮圖岩房禪室無不嚴麗

手改秦豫四月上殂太子昱立十歲

後廢帝昱改元徽不道廢馬茶王壽十

魏政承明

丁巳順帝準改昇明守佛學字智觀明帝第三

事戊午三月以太僧馬相國又加九錫遠

魏政太和

右宋八主六十年而傳

大祖高皇帝道成姓高氏字紹伯小字開

孫祖聖通江居晉陵遷馬關陳人皇考承

是年高祖有事于鍾山因幸沙門僧遠所

居遠床坐辭以老病不能出迎高祖特詣床下見之左右以房閣狹不容輿蓋遂駐蹕遣使勞問卧起而去遠居山凡五十餘年初猶有食食不繼稠飲二十餘年天下仰其高行及終武帝致書沙門法獻曰承

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知遠上此去甚得

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

師方可叙瑞夢耳今為作功德所須可具

疏來

武帝頤改永明字宣遠高帝長子性儉約

布帛不可稱計壽五十四

帝前對制稱名而不坐中興寺僧鍾對帝

稱貧道武帝訝之以問中書王儉儉曰漢

沙門多稱貧道而預坐晉庖水桓玄皆欲

屈之然竟不可行今亦稱貧道帝曰獻暢

二師道行如此猶稱名朕以稱名乃得宜

可著令以為定式初獻公慕法猛西遊自

巴蜀出河南經芮芮國到于闐欲度葱嶺

會棧道絕不得往獲佛牙一枝舍利十有五粒并經論梵夾而還暢公精究經律博貫子史百氏之言初華嚴未有疏暢首為之學者得以祖述焉風誥高簡弘道輔世有功國家莫年特聽肩輿入殿時稱黑衣

二傑馬

明教高禪師論曰近古高僧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譽與及門而床坐不迎虎溪惠遠天子臨潯陽而詔不出山當時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

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如其近於道也後世之慕其高僧者文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得况如惠遠之見天子乎僧遠之自若乎望吾道之與吾人之備其可得乎存其教

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也

寶魏始服袈裟乘御輦

魏祀負丘方澤作孔子祠

永明七年帝怒大士寶誌感眾收逮建康

獄是日國人咸見大士游行市井既而檢

校仍在獄中其語吏曰門外有兩輿食

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

送供至建康令呂文顯以聞帝梅謝迎至

禁中俄有旨屏除後宮為家人宴誌例與

眾暫出已而猶見行道于顯陽殿比丘七輩從其後帝驚遣吏至問吏白誌久出在省中及視之身如塗墨馬帝益神敬之後在華林園忽重著三頂布帽亦不知自何而得之未幾而帝崩文惠太子豫章王相

繼而殂果如其識靈味寺沙門寶亮者欲以衲被遺之未及有言誌忽來牽被而去王仲熊問任何所至不答直解杖頭左索與之仲熊初不曉後果至尚書左丞馬建武末平旦出門忽塞裳走過曰門上血腥

及明帝遇害果以犢車載尸自此門出舍闍人徐龍駒宅而帝頭血流被門限初譚林多害宗室高士江必憂南康王問誌誌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徐陵兒時父携之謁誌誌拊曰天上石麒麟也陵後果

顯于世

沙門曇超者居錢塘靈苑山一夕有異人至曰此邦蒙師留養生之福然富陽民無故斃山麓斷壞群龍之室龍忿不致雨今二百日矣欲法師一往梅龍為養生請福

豈有意乎超曰此檀越事吾何能為哉神曰弟子力能吐雲不能致雨超諾之至赤庭山為龍說法俄大雨因止臨溪縣令聞超在辨舟迎之超即日遁還靈苑

未幾

逸士顧歡隱居不仕尚黃老南史云歡以

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其略曰辨是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王夫人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後年四月八日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於是佛

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曰釋迦成佛有塵沙之數或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試論之曰五帝三皇未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右孔老非聖誰或當之然二經所說若合

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迹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耀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

群戎之服全形守禮繼善之風豈負易形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無盡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為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

乎造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是車可涉川而舟可行陸乎屢見刻有沙門守株道士互爭小大交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垂爭之由淆亂之

本也尋夫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涇洄儂化各是一術佛說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返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讎劫除法可以退奪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倉人可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從前佛徒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導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方方圓有體器既

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與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宜用為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歎雖同二法而意靈辯道教司徒素祭託為沙門通公駁之略曰

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固非入闈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躄坐為恭道以三統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土爰及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前趙王見周三環而

上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良必變變本後道不薄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迎其人或同觀其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獲斬既殊其歸亦異又仙

化以變形為尚涇洄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為蠟而未無死陶神者使塵感日損而湛然常住涇洄之道無死之地陶神若此何謂其同時何常侍鎮之觀願歎和同二教大不平之以書抵歎劇言道教不

足以擬釋氏歎吞其書固自封執鎮之重與之書振靡逆釋光詳淵况既和光道佛而涇渭釋李觸類長之爰至暮奔然數佛弥過精旨愈昧所謂馳走滅迹跳動息影焉可免乎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夫太

極判判兩儀妄立五陰合與形識謬彰識以派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三皇之前民多顛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父子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沉欲淪波觸涇

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感常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自此而言萬像斯照故知天竺者居婆娑之正城度淨善之善舍故能感過於至聖

中土於大千聖應既彼聲彼則此觀日月之明何假嵩朱之察雷電之音奚事于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礙同道左右兩儀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道則兩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

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猶一俗亦猶二畫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真必其違俗是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是為韶光潛漢匡救褊心立仁樹義將近順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性自

我外物乃為盡善不為盡美蓋是有涯之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善提比聖牟丘執且佛教教數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疎兩級精疎兩級則則柔一致是以清津幽暢誠視易准夫以視為負者易以手為

負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撮法華制用尤拙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石食霞非徒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可長唯在五千之文全無為用全無為用未

能違有違有為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禪通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也禪經微妙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未能至今云道在無為得一而已無為得一則棄契千載

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道違風流者當廢學精思不亦意哉豈道教之筌耶敬學所辨非徒不解佛亦不解道也反亂一首聊耐唇齒

亂曰運往兮韜昭明玄聖兮幽幽驛長夜元兮悠悠衆星兮晰晰太暉灼兮昇曜列宿奄兮消蔽夫輪桶兮殊材歸敷繩兮一制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遠逝下和慟兮判側豈偏允兮楚厲良篤慶兮詖若馬相責兮智慧時復有朱常侍昭之因何鎮之

書乃作難夷夏論而朱廣之作諸夷夏論並章分句解以破顧歆之蔽於淺也汝南周顒高僧惠通並著駁夷夏論歆之作遂不勝其詞矣復有法師紹正者著二教論其略曰佛明其宗道全其生守生者蔽明

宗者通今道名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華老莊立言之旨齊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並酷好佛竟陵者淨住子四部二十卷闡揚佛教有吳興道士孟景翼者頗有時譽太子召入玄

圖象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弗禮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略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老子抱一以為天下式一之為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購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莫之名而

強號為一在佛為實相在道為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頃道歸一歸一即回向句

正即無邪邪觀既遺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常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備徧備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思議哉

司徒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這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鬼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汝南周顒顯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寐

12/10 428

生入滅之年並不相類大抵西域山川之
廣國土之多佛化之盛各承一宗此亦一
家之說不可廢故附著于此

右蕭齊七主二十四年

生入滅之年並不相類大抵西域山川之廣國土之多佛化之盛各承一宗此亦一家之說不可廢故附著于此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九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九〇二頁上九行「逆志」，**徑**、**清**作「逆志」。
- 一 九〇二頁上一〇行第四字「徒」，**徑**、**清**作「徒」。
- 一 九〇二頁下一三行「增損」，**徑**、**清**作「增損」。
- 一 九〇三頁上七行「千人」，**徑**、**清**作「十人」。
- 一 九〇三頁下一〇行第一四字「願」，**清**作「願」。
- 一 九〇四頁下一七行第五字「切」，**徑**、**清**作「一切」。
- 一 九〇五頁上一行「子遺」，**清**作「子遺」。
- 一 九〇六頁中五行「脩復」，**徑**作「脩復」。
- 一 九〇七頁上六行夾註左首字「大」，**清**作「來」。
- 一 九〇七頁上一七行第三字「名」，**徑**、**清**作「召」。
- 一 九〇七頁下二行「右司」，**清**作「右司」。
- 一 九〇七頁下一二行第一三字「董」，**清**作「董」。
- 一 九〇八頁中二行「大上」，**清**作「大士」。
- 一 九〇八頁中五行夾註右「殺之」，**清**作「殺之」。
- 一 九〇八頁中一八行末字「亦」，**清**作「尺」。
- 一 九〇九頁中四行夾註右「揚玉夫」，**清**作「揚玉夫」。
- 一 九一二頁下一〇行末字「句」，**清**作「向」。

大乘心水離邪見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肅行和南

十一日勅門下曰大經中說九十六種唯一佛道是其正道餘皆邪也朕捨道以事諸佛正內之道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

菩提心老君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

是歲詔隱士何點點以巾褐入見帝帝賜之酒侍除侍中點前席持帝頂曰乃欲臣

老子耶固辭不受復詔何胤胤謂使者曰吾年五十七矣月食四斗米不盡那復有實情耶帝知不可致有旨給白水尚書祿胤苦辭晚入虎丘之西寺講維摩經及將終夢天女六十餘人列于前及寤猶見之

如故即具浴儼水冠少頃而卒何氏自晉司徒充宋司徒尚之並建大義申明佛法累葉遵承至胤姪侍中敬容而止

五年帝注大品臣僚命法師法雲講之雲辭疾不赴帝遣使強起之曰將冀流通非

高德無以憑也雲始從之雲最有譽當世雅為昭明太子所敬儒釋兩優為天下第一

魏改永平

八年魏主於式乾殿為諸僧及朝臣講維

摩詰經時魏朝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雋上疏以為漢光武魏武帝雖

在戎馬間未嘗廢書先帝行師還都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輟故也陛下升

法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

經治世之楷模應務之所先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時洛

陽中國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遠近承

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凡一萬三千餘寺僧至二百萬

十年詔法師僧受入惠輪殿講勝曼經帝臨聽公卿畢集有旨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妙選奇傑番次主之時以曼為第一當

講日聽者傾都堂無容足名士劉業嘗謂

曼曰法師佛學有餘何故私義夕仲儒旨曼曰昔生公以頓悟通經次公以毘盧發論若貧道初不以儒釋限但據文義所向耳沙門道超者頻年力學慕曼公之講華欲齊之夜夢神告之曰曼公毘盧尸佛時

預宣法化君新發意者何能類之第自求成名不必苟齊也曼性謙冲不恃能矜物一時公卿道俗咸推仰之

魏改延昌

十一年有旨命寶亮法師授涅槃義疏帝

為之序畧曰離文字以談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清制六師而正

四倒送八邪而歸一味則法雨降而焦種受榮慧日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憐憫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三施等於前五大陳

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發各隨意卷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有本

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旨非因非果不起不作義高萬善事絕直非空空不能測其

實際玄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乎寺

心合無生則金墻五室豈易入哉
卷下詔曰夫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肉
省食絕欲天下水陸不令蒐捕又勅太醫
不使肉藥公家織官錦帛並斷又造斷酒
肉文及著淨業賦

甲天監十三年誌公和尚示辨

是年特進沈約卒約字休文婺州東陽人
左目重瞳腰有紫誌少為書生名聞一時
以風流見稱而肌體清臚時謂沈郎瘦甚
為武帝所重官業具南史嘗出意撰聲律

以革古詩後世取則號曰四聲約甚精佛
理著中食論理趣甚高其略曰人所以不
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
於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
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易三則甘旨肥醲榮

名雖日用於心要無卷刻之累妖妍靡易
方之已深甘旨肥醲為累甚切萬事紛紜
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
道無從可得乃為之法使簡而易從若也
直云三事惑本並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

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違雖有禁之之旨而
事難卒從譬如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
岸河流湍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
靡久而獲至非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
事事宜有端何則食之於人不可頓息其

於情性三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
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
在始末專在久自習於是東以八支紆以
不禁戒靡易之欲無由得前榮名眾累稍隨
事違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食此蓋是違

累之筌筌道之捷徑而惑者咸謂止於
不食此乃迷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又嘗
著設會謂意謂如來在日眾居伽藍不置
食其時至則分衛持鉢以福眾生今之僧
徒一皆違廢不止不持中食甚者甘腴厨

鮮豐美飲食或遇請召得蔬藪之具莫不
饜感以為不能甘也此豈有志於道哉其
論略曰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律炳然不
許立厨帳并蓄淨人今既取足官守行乞
事廢或有持鉢登門便呼為僧徒鄙事既

為眾所鄙耻不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
寡將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由淨飯王子
轉輪之貴持鉢行乞以福施者豈不及千
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
乎行乞受請二事不殊今不復行乞又不

赴請則行乞之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
僧非佛種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地矣約有
文集百餘卷行于世

不是年魏胡太后詐永靈石窟二寺極土木
之美而永靈尤盛有金像高丈八尺如中

人者又十軀為浮圖九級築基下及黃泉
其高九十丈上立剎復高十丈每夜靜鈴
鐸聲聞十餘里佛殿如太極殿三門如端
門僧房子楹玉珠錦綉駭人心目未幾雷
電火熱其塔遠近咸見烟焰中有塔升空

而沒後月餘有自東州來者云此日見塔
乘空飛海上而望海者時亦見之

魏孝明帝詔
明太子六年即位
在位十

魏改神龜

吳會稽沙門惠皎以寶唱所撰名僧傳頗多浮汎因著高僧傳十四卷始元漢永平十年終于是歲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有七人附見者二百餘人闡其德業大略爲十例其自叙曰前古撰集多曰名僧然

名者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若馬用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世以爲確論

釋僧明者常誦法華風度變速飲啗不常每出一狗一猴隨之日循乞得飲膳即置

木盂中食畢舉其餘以飼猴狗善作龜藏或時手足頭頸俱縮不見又嘗登舟初無篙力朗坐其中猴狗馴側舟自泝流而上法師道英初隱太行山禪宴樹枝繁結如蓋覆之居久之棄去行龍臺潭觀游魚愛

之即解衣入水宴坐深淵七日而出又嘗隆冬觀嚴冰愛其瑩澈就卧其上信宿而起晚居瀟州普濟寺一日講起信至真如門奄爾氣絕衆意其逝矣有都講識之即謂衆曰此入滅盡想耳三日乃甦矣

季改普通○魏改正光

普通元年帝於禁中築圓壇將更受歸戒妙選德行尤異者爲之師朝議以惠約法師望高詔至約以禮遜讓不許夏四月丁巳帝行問道禮懺約爲師授具足戒方羯

磨次甘露降于庭有三足鳥二孔雀歷階馴伏帝大悅賜約別號智者自是入朝必設特榻處之而帝座其側凡太子諸王公卿道俗從約授戒者四萬八千人沙門雖在者文亦重更授獨法雲公曰吾既戒矣

其可以佛法爲人事耶於是議者高之特時有達禪師者得水觀三昧每入此定有窺之者唯見清水凝滄滿室沙門道儂從達遊得火光三昧所居之室玄夜大明焉帝留神法門時釋子多縱率主僧儒不能

制帝患之欲自以律行僧正事詔下京城大德無敢議者獨藏法師以爲佛法淵博非一人能盡之執不奉詔帝訝之召入光華殿問狀藏面陳大旨秉執有據帝不能奪遂從之藏退謂諸僧曰上以佛法爲已

任誠當推順然衣冠家子弟十輩猶不能俱稱父意今糴糶五方之衆而以一已好惡絕之戒律將廢矣諸君不慮此何也法雲公歎曰教理深致未能多謝一日之事良可愧服

帝自愛其寢處略同沙門雖宮禁每亦怒僧游覽獨禁御座而已藏公一日昇殿登之左右呵止之藏曰貧道定光金輪之裔寧愧此座倘見殺不應無受生處帝聞置之弗罪藏少時遇相者曰法師壽不過三

十一歲藏懼日誦金剛般若至期夢前人復來告曰法師以般若力故壽倍增矣又嘗夢維摩詰降其房與語臨別以素塵尾遺之而去藏自是玄辯日新矣魏正光元年孝明帝加元服命沙門道士講道於禁

中時道士姜斌沙門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否姜斌曰按開天經云老子西入化胡佛克侍者明是同時曇謨最曰老子當周何年而生斌曰定王三年生簡王四年仕於周敬王四年年八十五西入

化胡最曰吾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誕生
穆王五十二年滅度自世尊滅度至定王
三年凡三百四十五年老子方生及敬王
元年老子西游則世尊示寂已四百二十
五年矣據此相去懸遠而言化胡無乃謬

乎斌曰佛生周昭之世有何文記最曰周
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
制法於佛迥無文記何也最曰孔子有三
備十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於中備
斌曰孔子聖人何假十乎最曰佛是象聖

之王達一切含識先後際吉凶終始不假
卜筮自餘小聖雖晚未必然藉著龜方通
休咎時侍中劉騰宣勅曰姜斌論無宗旨
宜退席又問問天經何從而得是誰所說
可疾取來及取經至帝命群臣詳定其偽

時太尉蕭綜太傅季寔洎公卿士夫百六
十餘人覽畢劾奏曰老子止著五千文更
無他說今姜斌所據文詞鄙俚宗旨乖謬
既濟先師又同聖聽罪當感眾制可將抵
以刑三歲善提派支素解斌特流馬邑臺

謨最善大小乘有律行初在邯鄲說律感
異比丘六十餘輩降席聽戒流支每見稱
為東方開士焉

魏書佛老志曰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
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履玉京為神

王之宗下在戴微為飛仙之主千變萬化
有德不德隨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
我肩教帝營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
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戴字升玄飛步
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

其為教也咸蠲去邪累深雪精神積行樹
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長生世上是
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思所在追
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樂大徐氏之
誅然其道惑人効學非一靈帝置華蓋於

濯龍設壇場而為禮及張陵按道於鶴鳴
因傳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
大行齋祠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
百二十宮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
頗竊佛經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

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
行符勒水奇方妙術方等千條上云羽化
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華
事之初文帝入賓于晉從者云登僊伊闕
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與中儀曹

郎董謚上服食仙經數十篇乃置仙人博
士立仙坊煮煉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
今死罪者服之多死無驗久之太祖意少
懈乃止

魏用正光曆

奔鑄鐵錢民盜鑄者多物價騰踊

魏改孝昌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天竺南印度國香至

王第三子也王薨師出家遇二十七祖般

若多羅付以大法因問我既得法宜化何
國多羅曰汝得法已俟吾滅度六十餘年
當往震旦國闡化曰彼有法器堪繼吾宗
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多羅曰汝所化方得
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度後彼有劫難水

中文布善自降之汝至時南方不可久留
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憐憫暗
度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火昌昌
復演八偈皆預為識至多羅示衆師演化
本因會其姓異見王者輕毀三寶師遣其

徒波羅提微現神力攝化歸正師以震且緣
熟即別其衆而異見王枉駕見師曰告之
曰當勤修福行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
即回王泣曰對既有緣在彼非吾所留唯
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遂具大舟實

以衆寶至躬率臣僚送至海濱師同商馭舟
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昂館之表閣奏有詔
迎見師入朝帝問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
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
帝曰何功並無師曰入天小果有漏之因

雖有非實帝曰何謂真功德師曰淨智妙
明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帝曰何
為聖諦第一義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
誰曰不識帝不省玄旨師遂留數日遂度
江之觀止於嵩山少林寺終日壁觀而已

有僧神光者因神人發起來見師師端坐
不顧會天大雪光立雪中至積雪過膝師
憫而問曰汝父立雪中求何事耶光曰唯
願大慈開甘露門廣度群品師曰諸佛無
上妙道曠劫難逢豈小德小智輕心慢心

欲冀真乘徒勞動苦光聞誨勵喜不自勝
即以利刀自斷左臂置於師前師曰諸佛
最初求道重法忘身汝今斷臂吾前求亦
可矣光承其言即易名惠可復問曰諸佛
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匪從人

得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未與
汝安可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
竟久之為可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其辭
曰
夫入道多雲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理入

二行入理入者謂籍教悟宗深信含生同
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若
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一等
堅住不移更不隨於文教此則與理冥符
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之理入行者有

四一報寃行二隨緣行三無所求行四稱
法行謂報寃行者凡修道人若受苦時當
念我從往昔無數劫中棄本逐末流浪諸
有多起寃憎違害無限今雖無犯是我夙
殃惡業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見與甘心忍

受都無怨恨作是觀時與理相應體寃進
道故名報寃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並緣
業所轉苦樂齊受皆從緣生若得勝報榮
譽等事皆是過去夙因所感緣盡還無何
喜之有得失從緣心無增減喜風不動冥

順於道名隨緣行無所求行者世人長迷
屢處貪著智者悟真安心無為萬有皆空
無所希冀三界久居猶如火宅有身皆苦
誰得而安了達此慶息念無求故經云有
求皆苦無求乃樂是則無求真為道行故

名無所求行稱法行者性淨之理因之為
法此理衆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
云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信解此理應
當稱法而行法體無慳於身命財行檀捨
施心無慳惜達解三空不倚不著但為無

垢稱化衆生而不取相此爲自行亦獲利人莊嚴菩提之道權施既爾餘五亦然爲除妄想修行六度而無所行是名稱法行大同元年十月師將示寂道副居總持道育惠可等侍側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

所得乎時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師曰汝得吾肉居總持曰我今所見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皮道育禪師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慶無一法可得師

曰汝得吾骨大師惠可即禮三拜復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即頌謂可曰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吾吾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可跪受其水願聞指示師曰內傳法

印以契真心外付法水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謂吾西土汝乃此方憑何得法以何爲證或過難緣但出此水用以求信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餘年水止不傳法周沙界潛符密契千萬有餘汝當聞

化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有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付與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吾自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遊海

越漢爲法求人際會未諳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乃與其徒往禹門千聖寺有期城太守楊銜之問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遺云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銜之曰弟子素奉三寶而智

慧昏蒙願師慈悲開示宗旨師以偈答之曰不親惡而生嫌不觀善而勤措不捨智而近愚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明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銜之問偈乃稽首曰願師慈忍久住世

間師曰吾化緣已畢傳法得人吾即逝矣是日端坐而寂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魏使宋雲西域回過師于葱嶺手携隻履翩翩獨過雲問師今何往曰西天去及雲歸朝具言其事門人啓墳唯空

棺隻履存焉梁武帝聞師顯化始末如此遂親撰碑刻于鍾山

論曰昔高僧傳法正宗記稱達磨住世凡數百年諒其已登聖果得喜生身非分段生死所拘及來此土示終葬

畢乃復全身以歸則其住壽固不可以世情測也傳燈錄云師以九月二十一日至廣州刺史以表聞奏帝遣使資詔迎之師以十月一日至金陵然自廣至金陵亡慮三千餘里將命者往而復師

方啓行豈以十日之間能歷三千里乎又謂魏孝明帝欽師異迹三屈詔命師竟不下少林及師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師于葱嶺孝莊帝有旨令啓墳如南史普通八年即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

歲四月癸丑殂師以十月至梁蓋師未至魏時孝明已去世及其子即位未幾爲爾朱榮所弒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而分割爲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值其

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其國至於分割又矣烏有孝莊今廢墳之說乎唐史云復魏末有僧遠度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慈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乃

實錄也又謂光統律師菩提流支數下毒害師師遂不救嗚呼甚哉光統流支法門龍象詎能爾乎是皆立言者快也雖然吾宗從上來事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政二祖禮三拜後依位而立當爾之

際印塵劫於瞬息洞刺海於毫端直下承當全身荷正所謂過玄峯頂不是人間入此門來不存知解者也抑烏有動靜去來彼此時分而可辨哉

魏莊帝子攸 獻文之子 魏彭城王第 三子 是年二月 孝明

高祖太后 魏之 時 周 宋 梁 王 帝 即位 二年 改 元 建 興 永 安 二 號 復 使 欽 奉 進 求 九 錫 九 月 入 朝 帝 知 召 宗 子 殺 之 其 弟 周 恭 帝 明 帝 兵 向 洛 立 東 魏 王 魏 改 元 建 興 又 以 魏 諱 遠 避 之 而 更 立 孝 文 之 姓 廣 德 王 恭 是 為 魏 開 帝

旨政中大通

九月上幸同泰寺舍身禪臣以錢一億萬奉贖回宮十月上幸同泰寺陞座講涅槃經十一月講般若經是年四月昭明太子薨太子諱統字維摩天監元年生於霸府三日而建康平議者以為天命所集切聽

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能誦誦八歲於壽光殿講孝經名儒重臣畢集座則太子詞吐華暢淵源無滯皆欽服以為聖童年十二於內省決獄判斷平允自是數使聽訟賴活者不可勝數性慈孝

美容止讀書數行俱下過目憶誦無違帝既留心內典躬自講說太子亦天性好佛凡釋部經論披覽略備於東宮別立惠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撰次法事儀注及立三諦等義世咨美之母薨每哭輒

動絕水漿不入口帝勅左右宣言曰豈不減性聖人所制不勝哀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即可強進飲粥太子奉旨始進粥體素肥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帝尋委以軍國政事太子屢決無留滯引

納天下奇材賞愛無倦東宮有書凡二萬餘卷群賢畢集文雅之盛由晉已來未之有也嘗游後池乘絲文舸摘芙蓉以嬉姬人蕩舟泛溺而出感疾動股恐貽帝憂不以聞遂薨天下哭之如喪其親焉

劉惔者名士也雅為太子所重撰文心雕龍五十篇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裕遂博通經論區別部類而為之序定林寺藏經即其詮次也中書令沈約絕重其文章置几按閣凡都下寺塔及名僧碑碣皆出其

手累官通事舍人表求出家先燔須自誓帝嘉之賜法名惠地 安定王朗政中興十月高歡起兵

節閔帝恭政普恭 是年 安定 王 節 閔 帝 皆 為 高 歡 所 殺 右 魏 自 太 祖 登 國 丙 戌 九 十 二 主 大 通 而 分 西 魏 孝 武 修 政 永 熙 字 孝 則 弟 文 帝 歡 不 臣 之 跡 帝 欲 除 之 欲

覺華兵內發帝悉齊女眷休開
西大都督宇文泰在位三年壽
二十〇相是年高歡逐

登大通五年義烏雙林大士者姓傅氏名俞
法號善惠年十六納劉氏女妙先為室生
二子普建普願嘗有西域沙門萬頭陀者

見大士曰吾與汝昆婭尸佛所同登誓今
兜率宮水鉢現在何日當歸因命臨水觀
其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爐輔之
所多鈍鍊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為急何
思彼樂乎居無幾常見釋迦金粟定光三

如來放光襲其身大士喜曰吾得首楞嚴
三昧即舍田宅及賣妻子得錢五萬以設
法施會迷於松山之頂因雙構樹初寺而
居故名雙林日自營作夜則行道有偈云
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

流水不流復一日於山頂繞連理雙樹行
道感七佛相隨釋迦前引維摩接後唯釋
尊頻顧大士共語由是異迹日顯是年
正月十五日遣弟子傅暉致書於朝其
辭曰

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惠大士白國王教
世善薩今欲修上中下善悉能受持其上
善畧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無相為因涅
槃為果其中善畧以治身為本本國為宗
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畧以護養眾

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皆粟六齋令聞皇
帝崇法欲申論義未遠標懷故遣弟子傅
暉告白暉投書太樂令何昌昌曰約法師
猶置啟翁是國民又非長老殊無謙卑豈
敢進達暉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

皓法師勸速呈二月十一日進書帝覽之
遽遣詔迎既至帝問曰從來師事何人答
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太
子問大士何不論義答曰菩薩所說非長
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

復有何言帝曰何為真諦答曰息而不滅
帝曰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如此
則居士未免流俗答曰臨財無苟得臨難
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答曰一切諸法
不有不無大千世界所有色像莫不皆空

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如法不出真如
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
視一切眾生有若赤子天下非道不安非
禮不樂帝然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光
殿講金剛經聖師云大士能耳帝即召大

士大士對帝執拍板講經唱成四十九頌
遂還雙林至陳大建元年四月將示寂謂
其徒曰此身甚可厭惡眾苦所集要在護
持三業精勤六度若墮地獄卒難得脫常
須懺悔又曰吾滅已不得移寢林七日當

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于此弟子問
既歸窈後形體如何曰山頂焚之問若不
遂復何如曰勿用棺歛但累甕為壇移尸
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隨意
安立又問諸佛滅度時皆說功德師之發

迹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為度汝等
次補釋迦故大品云有菩薩從兜率天來
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
訖加跌而逝壽七十有三至七日上人法
猛果持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來鎮龕所

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晉天福中錢王發塔取靈骨十有六片皆紫金色并道具就府城南建龍華寺塑像安置大士寄著心王銘一篇其辭曰
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名無相大有神力

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為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盪珠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

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瞋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密慕道真士自觀自心

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于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能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

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雖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勤好自防慎利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盡在身心無為法實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

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東魏孝靜善見改天平李文之孫

重之子高歡迎立鄴洛河宣王

十一即位治十七年壽二十八歲

東改大同○惠約法師垂誠門人言訖合掌而逝帝輟朝三日素服哭之葬誌公塔之

左方嘗從約授戒者四萬八千人皆服總麻哭送至塔約嘗所乘青牛垂淚悲鳴及雙鶴繞塔來啖彌月而去

東魏定州孫敬德虔事觀音為賊橫引坐

罪臨刑念救苦觀音刀三斫不傷三換刀俱折有司以聞高歡歡為表請免死敬德還家事像項有三痕今世謂高王經出此他

李李胤之得佛舍利遂大赦○東魏改元象

東魏元象元年有使西域回至葱嶺見達磨隻履單已而西還門徒欲壞視之唯存雙履

東魏改興和

佛祖傳法偈按禹門太守楊術之銘系記

云東魏靜帝興和二年庚申西魏文帝大

統六年梁武大同六年高僧雲啟往西域

求法至龜茲國遇天竺三藏那連耶舍欲

來東土傳法雲啟曰佛法未興且同止此

遂將梵本譯為華言云啟去游印土那連

親將至西魏值時多故乃入高齊以宣帝

禮遇甚厚延居石窟寺以齊方受禪未暇

翻譯別經乃將龜茲與雲啟所譯祖偈因

緣傳居士萬天懿乃殷勤扣問深悟玄旨

遂將校勘昭玄沙門曇曜同天竺三藏吉

迦夜所譯付法藏失於次序兼無偈識焉

本進去魏朝證其差謬付法藏傳乃魏武

真君年中崔浩冠謙之邪說毀滅佛法至

文成帝和平中重興故缺梁簡文帝聞魏

有本遣使劉玄運往彼傳寫歸建康流布

江表唐貞元中金陵沙門惠炬將此祖偈往曹溪同西天勝持三藏重共忝校并唐初以來傳法宗師機緣集成實林傳光化中華繼玄偉禪師集貞元以來出世宗師機緣將此祖偈作其基緒編為聖賢集開

平南嶽三生藏惟勁頭陀又錄光化以後出世宗匠機緣亦以祖偈為由集成續實林傳宋景德中兵僧道原集傳燈錄進于真宗勅翰林學士楊億工部員外李淮太常丞王曙同議校勘具奏詔作序編入大

藏頒行天聖中附馬都尉李遵勗叅石門聰禪師發明因緣聚禪學僧列此祖偈世系事緣成廣燈錄上仁宗御製序文勅入大藏流通建中靖國元年沙門惟白將此祖偈以為標本成續燈錄進上云他宗不

知其原謂七佛偈無譯寡聞淺識一至妄謬良可笑也時隱士阮孝緒陳留人也家世仕宦父彥大尉從事中郎孝緒年十三通五經大旨十六丁家難終喪入鍾山聽講父之母有

疾緒在席心驚而歸合藥須生人參躬入鍾山採求未獲忽一鹿在前心異之至鹿息慮果得人參藥成母疾得愈齊尚書令王晏來候之緒惡其人穿籬而遁及晏被誅以非黨獲免嘗以麻林為精舍環以林

池杜絕交游世罕得而見之御史之丞任昉欲訪焉而不敢進乃指麻林謂其兄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跡是朝貴絕於造議唯與裴子野交好天監未累召不赴天子以為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二何孝緒並

得遂其高馬南平元襄謂曰昔君大父奉不以來游取累吾弟獨執其志何也緒曰若膺塵盡可參馭何以異乎驛驛於鄱陽忠烈王其姊夫也歲時之饋一無所愛與劉著作同年劉卒緒曰吾其幾何即辨後

事數日而亡壽五十八孝緒博極群書無一不善精力強記為學者所宗既卒門人謚曰文貞履士初漢劉歆著七畧齊王儉著七志孝緒普通四年著七錄前五曰內篇六曰佛法錄七曰仙道錄謂之外篇劉

歆七畧則以道家為諸子以神仙為方技王儉七志則先道而後佛孝緒七錄則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七錄內外圖書總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

卷凡天下之遺書秘記盡於此矣內佛法錄經律論等五部凡五千四百卷至隋文帝仁壽間嘉則殿書凡三十七萬卷及唐開元中秘府以甲乙丙丁四部為次列經史集四庫并唐之學者所著之書共八萬

二千三百七十四卷今唐書藝文志四部著錄者凡五萬二千一百卷不著錄者二萬七千六百三十卷共七萬九千八百三十卷其間釋部特載僧俗二十五家所著之書凡三百九十五卷而已此古今書籍

之數也東魏政武定沙門尚圓為武陵王遣宮中鬼恠一稱南無佛陀鬼皆失所自爾安靜○是年黃門侍郎顧野王為成上目天監以來事佛

長齋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

齊政中大同

帝政太清

太清三年夏四月逆賊侯景陷臺城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上殿拜訖帝神色自

若使引向三公坐榻謂曰御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皇懼不能對出謂左右曰吾每據鞍臨敵矢石交下了無所怖今見蕭公使人畏懼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復見之矣及景自稱大丞相而徵求無已帝憤之遂

寢疾然蕭戒不衰日夕念佛不絕於口獨

皇子侍側五月丙辰大測不能進膳久而苦索密未至而舉手曰荷荷遂崩於淨居殿年八十有六帝日角龍顏古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右手文成武字幼

嘗蹈空而行所居之室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蕭慄前後受命符瑞凡六十餘事及即位太極殿常有六龍各守一柱其神奇異瑞自書契以來人君皆所未有幼而好學六藝備聞恭登逸品至於陰陽緯候

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並洞精微雖登大位萬機多務猶手不釋卷然燭灑尤常至戊夜探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經義注講疏等合二百餘卷贊序詔詰銘誥箴頌奏諸文凡一百二十卷晚奉佛道

中

元

日止一食膳無鮮腍唯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擁不暇就食日才過中便漱口而坐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惠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暇即於重雲殿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眾常萬餘衣布水綿皂帳

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不飲酒不取音宗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舉樂動於政事每冬月四更竟即勅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近侍愆犯多縱捨

坐是政刑弭紊每決死罪常矜哀流涕然後可奏性方正為居小殿暗室常理水冠小坐暑月未嘗褰袒雖見內豎小臣如遇嚴宵馬謖曰武皇帝廟號高祖

史

史官魏微曰高祖圖天攸縱聰明稽古道

亞生知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不羈之度屬昏凶肆管天倫及禍糾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鄴剪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畧固不可得而稱矣

中

元

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春而布澤施仁悅近來速開蕩蕩之王道卑靡靡之高俗大修文學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冒仁義折衝樽俎聲振寰區澤周遐裔千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

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息末敦本斲雕為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幾終夜不寐或日旰不食非弘道以利物唯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蔡虛廁倉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

大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慈高祖屏除嗜欲春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其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

論曰魏鄭公論梁武帝可謂天下仁人

之言也而新唐史蕭瑀傳贊亦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浸微而已故餘社及其後裔以此驗鄭公之論益可詳矣然韓退之嘗曰梁武餓死臺城蓋謂其屏嗜欲絕午後食至

臨終齋戒不衣在恣情量莫享用者視之近乎餓死耳猶孔子稱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其微意乃所以成其美焉豈謂不得食而餓死哉凡謂得失成敗如魏鄭公之言乃春秋責備賢者之旨得不

為萬世之公道哉

奉簡文綱改大安 字世簡小字大通武帝第
安二年景

右東魏十六年而高洋

北齊 姓高氏五雷氏曰神武文襄
主都子都 文宣孝昭

高祖神武帝歡 字實六 滎陽海陵人
武帝二十九年

文襄帝澄 字子惠高祖長子為梁
將所害高祖次子承也

文宣帝洋 字子進高祖次子承也
相位朝臣使受運使中

有於顯陛下速法竟奔孝靜始

沙門慧文禪師嘗齊高之世獨步河淮法門非世所知履地戴天莫知高厚閣中論釋發明論是龍樹所說故遷東馬是為台宗

二祖北齊尊者

侯景 豫州人初仕高歡為將軍
死於梁後及政梁祖立簡登

元帝 諱承聖 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弟
立百日陳霸先殺之

西魏廢帝欽 受帝太子宇文泰立
帝不勝憤憤除之泰覺遂廢

世尊示滅一千五百年矣
承聖元年三藏真諦將歸天竺至廣州刺

史歐陽頠延之制止寺沙門東愷等請釋起信俱舍等論諦有氣宇風神爽邁頠之子紇居別墅在可泊開諦每訪紇以坐具

數水面踟躕其上飄然往還坐具畧不需潤或不敷具即折荷葉而濟時好事多圖畫而泰祀之荆山居士陸法和少隱江陵清溪山服勤沙門執弟子禮及長出游語音巴楚容色異常以操行絕寺為梁相東

王所重即以聞散甚為諸公欽敬初侯景始降法和知其必叛以語朱元英元英不果宜待熟景遣將任約擊相東王法和就乞軍禦之對壘赤沙湖賊因風縱火燒廬

法和以白羽揮風風即返約軍大潰士卒求約不獲法和曰洲際有水約約在其下也可往擒之果得約抱刺仰頭出鼻法和捨之謂王曰他日當得力約後果立効法和所至江湖必立放生池切戒殺生湘東

王即位是為元帝以法和為郢州刺史始法和欲大舉定魏帝不許法和笑曰吾嘗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窺人王位耶但於空王佛所與王有因緣如不能用則奈業何帝敗歸齊齊宣帝喜其來封太尉賜甲

第法和乞為佛寺身居偏室日手持香爐行道禮佛燒香疑坐預期死日時至坐去尸縮三尺許題辭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二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指婁太后也人懼

塗削之終不能去其神異如此

承聖二年北齊高帝詔僧稠禪師稠將欲行而峯巒振響飛走悲鳴如是者三日而止稠至京師降蹕迎候命入宮授菩薩戒盡俸五方鷹犬及傷生之具禁境內屠殺

稠留禁中四十日出居外寺尋有旨嚴議席俾沙門盡習禪觀稠入諫帝以為私通教理漸誘童蒙正賴講授願勿禁也從之及宣帝即位嘗謁稠稠林坐不迎其徒有勸迎者稠曰昔賓頭盧尊者迎阿育王起

行七步致王失國七年貧道維寒德異帝獲福耳俄以此被諸帝銜之將復入寺按其不敬誅之稠以知之及帝入寺預出十里許候之帝恠問稠曰恐身血汚伽藍故速來就刃耳帝懼然悔謝謂其臣楊遵曰

朕不明幾妄黷聖師即奉之如故因從容啟帝曰陛下前身羅刹也今好殺蓋餘習耳帝問何以知之稠請以盆貯水自咒之命帝臨觀果自形正羅刹之狀仍有群羅刹隨之帝大驚自是絕葷終日坐禪禮佛

行道如旋風馬

教帝方智字惠相小字法貞元第九子元王僧辯而帝即位以顯先為相連封陳王明年受禪帝十六歲終在位二年西魏恭帝廓以柳判之古廢欽立公時年十有五歲其叔宇文護

改紹泰

後梁姓蕭氏雷氏曰宣帝弟雷

宣帝字理孫雷氏曰宣帝弟雷

北齊勅二教角試天保六年九月下詔勅諸沙門與道士連者十人親自對校于時金陵道士陸修靜等初為梁武所棄遂奔入魏至是頗盛而齊文帝復事佛靜等忌

之詰闕請與釋子用法有旨命上統法師起日較勝負至期大集公卿修靜等以術咒僧水鉢及宮殿梁柱皆舉震動諸僧相頤缺然無對於是萬眾諠譁得以道派焉勝修靜等雀躍魚視高自矜誇以已為神

仙童也又言沙門現一我即現二今以小術誘之耳帝願謂上統曰佛門豈無人哉統曰方術小技儒俗鄙之况出家人也既承天命令拒可令家下座僧對之于時有法師曇顯不知何許人居下位被酒昂兀

而坐統令二人扶上高座登而笑曰向咒水柱而飛動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今取稠禪師衣鉢置地使咒之靜徒併力作法逾時不能動帝勅取水一加十葷並不能舉顯即自取置諸梁上使咒梁柱亦不能

動顯又曰我先醉耳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果爾否靜曰然顯乃翹一足曰我正現一請卿現二靜徒默無所為相顧慚縮失色獨修靜更欲以頰舌勝之即曰爾佛自言為內內即小也以道家為外

即大也顯應聲曰然則天子居九重之內亦應小於百官耶靜氣咽無對羣臣皆呼萬歲折躍而罷顯風度弘曠趣向叵測彼不知終帝親鑒底否於十月乙卯朔日也是月丙辰文帝詔曰法門不二真法在一

求之正路寤泊為本祭酒道者中世假妄俗人未悟乃有祇崇翹翹是味喪昧虛宗既乖仁祀之源復違祭典之式宜從禁止無或導風應道士自謂得神仙者可上三爵臺飛騰遠舉不能爾者並宜改迷歸正

諸昭玄上統剃度出家錄是齊境道流遂絕矣杜弼字輔言中山曲陽人年十三進士甄琛問策下筆如流王澄見所答歎曰王佐才也仕高歡甚見敬使魏帝知弼深於佛理問經中佛性法性何異弼曰正是

一理帝曰說者言法性寬佛性狹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體非寬非狹帝曰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狹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成狹若定是狹亦不能為寬以非寬非狹故能寬能狹所成雖

異能成常一帝曰善奉使稱旨既還文襄問政要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八而天下喜罰一人而天下服二事得中自然盡善文襄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蓋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異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心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善捨常樂我淨書辨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念達人則謹

後齊 叙曰元魏將季其祚分崩肅宗孝明帝崇高佛法胡太后親臨國政一紀之內天下晏然及帝崩太后死高歡誅賊爾朱榮於鄴燒洛陽宮室奉清河郡王立于鄴凡一

其身口修其定慧平等解脫究竟善提及僻者為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右梁五十七年而陳 後周字文氏王不德雷氏曰太祖

十七載扶翼魏朝至太清三年武帝崩數亦先殞世子澄襲相王位未幾而殂魏靜帝乃孫位於高洋即歡之第三子也世族武川仍都鄴下神用卓詭智愚混兼十餘年間教法中興僧至二百餘萬寺院凡四

叙曰周之魏祖宇文覺者即魏大丞相泰之世子也泰舉高陽王為帝遷都長安號西魏凡一十八年廢帝更立齊王為帝四年而秦亮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魏高

萬餘所六主相承二十有八年為周所滅齊書著作王劭述佛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禦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游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游神而已此之所言豈第於

帝四年而殂乃立弟邕邕即周武帝也閱十餘年至建德初惑於道士張寶等妖言惡黑衣之讖除廢釋氏毀寺院四萬餘所僧三百萬悉令還俗洎滅齊未幾改元宣政五月而殂太子賁自立稱天元皇帝

大象二年五月崩太子衍立明年二月禪位于隋周五主凡二十五年國除初宇文泰及大冢宰宇文護並崇重佛法與西域三藏十餘人宣譯經論天文等凡百餘卷云

周太祖文帝字黑獺郡代武川人其先出于支

帝之後炎為黃帝賦子孫通居朔野有商孫黃帝四餅得玉璽三細文曰皇帝應四以為天璽俗謂天曰字乃遂以國號宇文
孝閔帝覺字泰字羅尼文帝弟二德不改年號王本在位二年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九一五頁中五行第三字「登」，清作「勞」。
- 一 九一六頁中五行末字至六行首三字「維摩詰」，經、清作「維摩詰」。
- 一 九一八頁下一三行同。
- 一 九一六頁下一行第一三字「夕」，經作「欠」；清作「多」。
- 一 九一七頁中三行「端急」，清作「端急」。
- 一 九一八頁上一〇行第一〇字「備」，經、清作「備」。
- 一 九一九頁上一六行「士夫」，經作「大夫」。
- 一 九一九頁中一九行第一五字「劫」，經、清作「劫」。次頁中五行第五字同。
- 一 九一九頁下一八行「法器」，經作「浩器」。
- 一 九二〇頁上五行第五字「姓」，清作「姪」。
- 一 九二〇頁上七行第一四字「曰」，清作「因」。
- 一 九二〇頁上一〇行「不忘」，經、清作「不忘」。
- 一 九二〇頁上一一行第一五字「商」，經、清作「商」。下同。
- 一 九二〇頁中一五行「多雲」，經、清作「多門」。
- 一 九二〇頁中一六行末字「問」，清作「同」。
- 一 九二二頁上一六行夾註右「朱榮」，經、清作「朱榮」。
- 一 九二二頁中一四行「法集」，經作「法席」。
- 一 九二二頁中一六行首字「動」，經、清作「慟」。
- 一 九二二頁下一五行夾註左「之文曰孫」，清作「孝文之孫」。
- 一 九二二頁下末行夾註左末字「欲」，經、清作「歡」。

- 一 九二四頁中一八行第三字「事」，
〔瀆〕作「視」。
- 一 九二四頁中一九行「他」，〔瀆〕作
「也」。
- 一 九二五頁中九行第一〇字「未」，
〔經〕、〔瀆〕作「未」。
- 一 九二六頁中一二行「音宗」，〔瀆〕作
「音樂」。
- 一 九二六頁下二行「肆雷」，〔經〕、〔瀆〕作
「肆虐」。
- 一 九二七頁下三行「泰祀」，〔經〕、〔瀆〕作
「奉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我一

陳郡建雷氏曰陳高霸先文發宣後合為五三十三年
五高祖武皇帝姓陳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帝通稱即位年五十七崩于岐嶼在位三年

改元永定周閔帝字文覺從兄護叙曰有梁祚微禍難自作東魏賊侯景因隙乘奔高祖建義內之封為河南王乘寵作亂遂陷臺城先是梁湘東王出鎮荆陝使王僧辨陳霸先等平金陵未幾湘東王

為西魏所滅侯景既誅僧辨仍為霸先所較太平元年梁敬帝遜位霸先即帝位于金陵以姓為國蓋吳興長城下里人也世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陳寔之裔身長九尺二寸臂長三尺垂手過膝神明高放有

大志略眾所推重既臨大寶復梁舊政宗重釋氏金陵舊來七百餘寺侯景焚蕩幾盡陳高祖悉皆脩復翻經講道不替前朝自創國至禎明三年凡五主三十三年國入于隋其二十四年與周同政九載與隋

同政時天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陀羅陳言真諦十四年間隨慶譯經論疏傳等四十八部凡二百三十二卷云
真觀法師釋門龍象也時徐僕射領軍禦世欲僧兵之師馳書勉止其言傷恒足以

發回向之心又著無性因緣論

周明帝毓小字統萬字文之長子周用明在位四年改元武定
文帝字華高祖元昭烈王與武帝故遺部立之天康七年
周明帝中從兄護

沙門稠禪師乃魏跋陀三藏之資也受具往嵩山少林又抵單懷王屋之相岩寺解二虎開由是舉世知名齊乾明元年示寂于龍山雲門寺

齊孝昭帝演改皇建字延安神武第六子聰敏仁孝勤于政治

周武帝邕改保定小字弼羅字文之第四寶神斷華綺上階聰敏不施權權無金
法師洪偃雅為文帝所重及齊使崔武子

有專對才朝廷憚之帝以偃才學兩優命館伴武子武子加嘆而歸由是朝儀欲奪其志欽以兇中偃聞命即絕食以死自誓帝以其確誠從之特稱偃四絕謂姿容德行文章草隸臨終謂其徒曰世人為貪心之所暗貪已則惜落一毫貪他則永無厭足至於身死之後高其墳重其柩必謂九泉之下還結四隣一何可歎今瞑目之後以脯腊鄙形布施飛走及辛弟子如其誠有文集二十卷詔藏秘閣

法師寶瓊陳宣帝命為僧統綏禦有法四眾安之屢入重雲殿講道帝尊之為師初梁魏間僧統威飾杖直僧擬官府至瓊秦罷之每出從數頭陀杖笠而已于時海東有十二國聞瓊道德不可見遣使奉金帛求瓊畫像其為天下敬慕如此及卒法師曇行繼為僧統亦有重名衍初生下四十齒已具舉世異之

後梁世宗歸政天保字仁遠第第三子在位二十三年
齊武成湛改太寧神武第九子注龍無度信用嬖寵傳

策

位太子在位四又改河清

年壽三十二崩

周保定三年有牛生

齊後主字仁嗣武帝長子昏亂暴虐

旃檀瑞像至此三百六十七年在淮南

是年衛元嵩上疏減僧初周武崇佛氏天

保六年嵩上十一條省寺減僧云僧多急

情貪財冒利不足欽尚各百僧入內道場

七日伺過不得無何乃止嵩後感惡疾而

卒世尊曰獅子身中蟲蒿何不當之矣

廢改天康○周天和用

女廢帝伯宗改光太十九歲而卒

大教東被五百年矣

台宗三祖惠禪師姓李氏武津人也少

以寬慈頂生肉髻耳有重輪象視牛行與

世自異夢梵僧勉令出俗辭親入道及稟

具戒日唯一食不受別施聞北齊惠文聚

徒眾法清淨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若

節營僧為業於三七日中得宿命智而習

漏未盡後於定中放身倚壁未至閻闍爾

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

特勝背捨徐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示眾

曰遺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

覓覓亦不得亦非真後在大蘇幹於烽

警山侶不違安廢得四十餘僧徑趣南岳

時陳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也至即告

曰吾至此滿十年耳先是梁僧惠海居衡

嶽寺及見師欣然讓之時稱思大和上或

問何不下山教化眾生思答曰三世諸佛

被我一口吞盡有何眾生可化嘗不豫因

念曰病由業生業由心起心緣不起外境

何伏業病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身遂

輕安陳高祖徵至都安置栖玄寺甚蒙咨

揖久之辭還南岳師曰寄迹茲山止十年

耳期滿當移時衆不識其肯及還大集門

學連日說法苦勸呵責聞者寒心陳大建

九年丁酉六月二十二日咸聞異香師更

攝心諦坐至晝頂煖身軟顏色如生春秋

六十有四師奉菩薩三聚淨戒至如繒纊

皮革多由損生故其服章率皆以布寒則

艾衲用犯風霜至於所被法衣都無褻服

縱皆受法不云得成若乞若得委縛作衣

准津結科斬捨定夫約情貪附何由縱之

唯南嶽獨斷高遵聖檢也今之列其派者

華悟諸服恐尚鮮覽得無惡乎

宣帝項改大建字紹世小字即那別王

尺三寸大有身力善騎射生五十四年

周武天和四年帝命名儒僧道伸述三教

利病沙門道安作二教論二十篇以儒道

九流為外教釋氏為內教意謂上古朴素

墳典之誥未私淳風日澆丘索之文乃著

苞綸七典統括九流咸為治國之謀蓋是

脩身之具若派而分之數應為九若總而

合之則同屬儒宗今乃一化之內今九流

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辨豈不上傷皇

極莫大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哉及闡

譯內典奏之于朝久而無報安動於奉母

凡薪水飲食皆自力營進其徒有代之者

安曰吾母也豈可勞人哉及周武廢教以

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絕尋以大教埋

阨蹶慟而卒

周武天和四年謠言黑衣武以猜為心有
殺道士張賓之等謫詐罔上私構其黨以黑
釋為國忌以黃老為國祥帝納其言信道
輕釋親受符錄躬服衣冠是年己丑三月
十五日召三教名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

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道最先出於無名
之前起乎天地之表議者紛紜弗定至二
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帝曰儒道二教
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念議陳理
無由除削至四月物更依前集雖極言陳

無得面從也又各理伸弗克定矣遂勅司
隸大夫甄鸞詳審二教至于天和五年鸞
詳二教上笑道論三卷其表略曰
切以佛道二教事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
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件相對佛

者以因緣為宗道者以自然為義自然者
無為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春秋傳曰君
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猷其可以去其否臣
亦何人奉勅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二篇
可為儒林之宗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

剛定按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
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大笑之不
笑不名為道臣諷率下士見為笑道論三
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
十六條者笑其道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

呈心蒐失守出弘明集
周武至五月十日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
為傷靈道法不愜本圖火焚而已論其如
弘明集周大夫甄鸞者寔高識君子也弗
知懼大敵而勇於小敵者馬王令詳定二

教優劣直以正見剖折無使偏意在懷而
著此論寔貶感否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
回其此之謂夫傷哉火矣
又上道安所著二教論二十篇帝詳審諸
以問朝宰無有抗者遂寢其事其論略曰

鍊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
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儒流漢書藝文
志曰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
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
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

仲尼其道最高也道家者流蓋出史官清
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面南之
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
曆象日月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法家者

流蓋出理官信賞罰以輔禮制易曰先
王以明罰勸政此其所長也名家者流蓋
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數異孔子
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墨家者流蓋出清

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
是以墨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
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縱橫家者流蓋
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使乎使乎

言其當權受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
長也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各名
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制無不貫之此其
所長也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
穀勤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曰一曰食二

曰貨此其所長也若冰而別之則應有九若總而合之則同儒宗其論文之作內外該括文詞峭拔義理淳簡誠可敬也

齊改武平
齊改建德

周廢釋建德三年五月十七日周武終成始忌信張賓之議欲偏廢釋教因大集百僚命沙門與道士辯優劣預令張賓之飾說辭以挫釋子與即其義負而擯之于時法師知炫對帝抗辭吐精壯帝意實不

能制即暹天威垂難鋒左右叱炫聽制旨炫安詳應對陳義益高陪位大臣莫不動容欽歎帝不能屈明日詔下遵兼道教罷之

齊改隆化
周兵陷并州上走郡傳位太子恒

周伐齊至鄆齊王緯走獲之封為溫國公
幼主恒改承化
與後主俱走青州周兵執之國亡
右高齊五主二十八年宇文周并之
後周武承光二年滅北齊據鄆都用章孝實揚堅等善東平高氏名前僧大德並赴殿

下帝登座序廢立義其略曰六經儒教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真佛無相遙敬表心佛經廣敷崇建浮圖徒廢民財凡是經像皆毀滅之一切僧尼並令還俗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

統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已除義非孤立眾各默然下勅催答並相顧無色俛首垂淚于時有沙門惠遠者姓王氏乃臺始和上之門資也聲名先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眾是依豈以杜言

謂能通理遂排眾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相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類聞經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何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

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虛空是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有五帝等法當時諸人何故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語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

無福故須廢者則國家七廟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又不答乃曰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國家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

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亦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立若是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

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義通行者其震且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闡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遵佛經而令獨廢帝又無答遠曰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

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是者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假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備

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
權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若
速抗聲曰陛下今情王力自在廢滅佛法
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
不怖帝愕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

百姓得樂朕亦不鮮地獄諸苦遠曰陛下
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
鼻何處有樂可得帝屈無對所圖意盛更
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
字帝已行尾師知時不濟隱居楚澤青蓮

山養道造涅槃等疏有擲筆凌空之驗武
既怒佛道二宗俱被廢滅東川寺觀凡四
萬餘區並賜王公僧道三百萬人悉充軍
民財產並收入官帝以為得志焉湯武
法師靜謐者聞詔下慨然曰食周之粟而

忘其事謂之忠乎即詣闕奉表求見武帝
許之及引對極陳毀教禍福報應之事指
證明白帝為改容頽業已成既行之詔不
可逆因謝道之謫遂而泣曰大教既塞吾
何忍見之遂遁入終南山帝尋欲官之遣

衛士求謫謫聞從入太一山衛士不獲而
返謫以法滅涕泣七日夜聲不絕撰三寶
錄二十卷假設主賓抑揚飛伏廣羅文義
私替大乘并錄見聞事實藏諸岩洞庶後
代之再興耳尋告弟子曰吾生無補于世

將事捨身衆踴泣不許因令侍者出山謫
瀝血書偈一篇遂坐盤石留一內衣自條
其肉布於石上引腸胃掛于松枝五臟皆
外見餘筋肉手足頭面均拆都盡以刀割
心捧之而卒侍者歸山猶見捧心而坐餘

骸並無遺血但見白乳傍流凝於石次聞
者靡不流涕時年四十有五云
晉周武承光三年既克齊改元宣政帝癘疾
稍作五月一日歸長安延壽殿癘甚二十
四日遷雲陽宮六月一日殂子贇立于同

州○唐史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自言外
祖為隋僕射封齊公親見文帝問死還活
者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上聞大隋天子
昔日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
為滅佛法受大極苦願帝為我助作功德

也帝以庫藏不敢私費乃化天下人各一
錢為追福懺罪也

周宣帝贇字乾伯武長子即位未及
帝驕佚淫酒改元大成又改大業
年三十二崩葬定陵在位一年
釋任道琳以學業淹博得近周武議論

二十餘日耐醉七十番周武窮極精思不
能屈嘗許以復教會其崩不果至是道琳
伸請允力帝從之

周宣帝二月二十六日詔曰佛法弘大前
古共崇詎宜沉隱舍而不行自今應王公

下逮黎庶並宜備事知朕意焉○四月二
十六日復詔曰教義幽深神奇弘大難以
廣開化儀通其備事而崇奉之徒勿須剪
髮以乖大道宜視菩薩儀軌權服冠纓所
司條為儀注於是琳等妙選舊沙門懿行

貞粹聲望卓異者百二十人入陝岫寺仍
舊住持

周靜帝衍更名闡位之長子大業即
十二月封為隋國公入市觀錢
後佛道二教大定元年孫位子隋
居于別宮隋氏奉帝為介國公環
飾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稱表恭

五

不稱表恭不稱諡隋開皇元年五月帝年十九而崩葬於泰陵在位一月○五月天元正朔以天元皇后之

周改大定 正月改元 封國公也

右宇文周 十五年 共二年

隋高祖文帝名堅 小字阿摩 華陰人也 其先漢太尉揚震之後 八世孫 仕北平太守元壽仕魏武川司 馬惠暉太子守烈平原太守定 遠真隋國公忠生帝堅相周封 王大定元年受周禪八年發梁九 年平陳天下統一統克儉為良主 于龍首山故長安也仁壽四年太 子廣獄之壽六十四葬之太陵在 位二十三年

改年開皇

黃上殂太子立○設無礙會舍身

器後主拜寶政元至德字元秀小字黃奴 官井隋文帝長城公至仁壽四年 五月十二歲在位六年

隋初行甲子曆

後梁琮字溫文歸太子寬仁大度 其封金華王即位改元廣運 奔陳時朝隋乃廢琮為庶 國公在位二年而柔絕矣

柔改禎明

自右陳五主三十三年而後梁三主三十 四年而隋

慶隋文帝開皇十年

序曰天命有隋膺斯五運帝君榮祐宅此 九州所以誕育之初神光洞發君臨已後

靈瑞競臻故使天龜文水浮五色地開 泉醴山響萬年雲慶露甘珠明石變鸞聞 暫視啞語雙行禽獸見非常之祥草木呈 難紀之瑞是知昔聞七寶匪苟金輪今則 神異四時徧知玉燭往以赤若之歲黃屋

馭宸土制水行興廢毀之佛日火乘木運 啓嘉號於開皇高祖以周靖帝大定二年 黃龍降於舊第卿雲見於城闈二月十三 日周以帝祚歸禪在隋景命既臨服黃贊 皇廢六官依漢三省佛日還曜法水潛通

其冬有周沙門賈西域梵經式百餘部曆 期而至下勅所司訪人翻譯開皇二年仲 春之月便就宣傳季夏詔以龍首之山川 原秀巖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凡城殿門縣 園寺皆以大興為額三寶慈化自此而興

萬國仁風緣茲遠大伽藍巒峙法宇交臨 開士肩聯信心踵接及仁壽晉旆寶塔是 興百有餘州皆陳瑞應于斯時也四海靜 浪九州無塵大度僧尼將三十萬崇緝寺 宇向有五千翻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

論垂五百卷及煬帝嗣錄卜宅東都仍於 洛濱上林園置翻經館四事供養無乏于 時今叙一朝兩代三十七年祖師碩儒高 僧法匠十有五人顯大隋我教之隆感焉 法師雲延安度瓊異身長九尺六寸垂手

過膝目光外射才望與惠遠相將述諸經 義疏議者謂標舉綱目遠不逮延文句愜 當延不逮遠齊大祖從之問道給月俸會 周使周弘正來聘大臣舉延接伴弘正恃 才氣出人上見延悠然意消及還求延畫

像并所著疏論而歸帝益重之進位昭玄 上統周武廢教延遁入太行山及隋受禪 即日削髮以沙門謁見文帝大悅下書復 教久之歲早有旨命延率眾祈雨雨不降 帝問故對曰事由一二帝遣京尹蘇成問

一二之意延曰陛下躬萬機之政群臣致股肱之力雖通治體然俱愆玄化欲雨不雨事由一二也帝識其意勅有司擇日於正殿設儀命延授以八戒群臣以次受訖方炎威如焚而大雨沛然傾注帝悅自是

延每入朝必親手奉御饌供之臨終以表辭帝託以外護帝哭之哀甚葬日百僚縞素送之內史薛道衡文祭略曰往逢道喪玄網落紐棲心幽岩確乎不拔高位厚祿不能回其慮嚴威峻法不足懼其心經行

宴坐夷除莫二戒德威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爾緇衣爵為稱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之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踪澄什超邁安遠矣季釋尼智優者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

有戒行長通禪觀時言凶成敗事莫不奇驗居般若寺會文帝生於寺方季夏歲暑乳母遽扇之帝寒甚幾絕不能啼左右大驚尼就視之曰兒天佛所祐宜勿憂也即舉之乎曰那羅延因以為小字抱詣太

祖語曰兒來處絕倫俗家穢雜不宜留請為養之太祖遂割宅為小門通寺以兒委優視育後皇妣來抱忽見兒為龍驚墮于地優失聲曰奚為觸損我兒今曉得天下及帝稍長優密告之曰汝後大貴當自東

方來佛法時滅賴汝而興及周武廢教優或隱其家內著法衣戒行彌篤至是帝果自山東來入為天子大典釋氏優前此而卒帝對群臣稱阿闍黎以為口實又云朕與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定從道人中來

少時在寺長育至今樂聞鐘磬之聲是年開輔早帝引民就食洛州先是律師靈藏者帝為布衣交至是命藏陪駕既而趣向藏者極威帝聞之手勅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

師度之藏由是度人前後教萬間有謂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為善弟子禁人為惡言雖有異意則無殊是年季士謙卒士謙字約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其族長伯瑒每歎曰此子吾家顏子

也善天文術教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如此積三十年雅好舉止約以戒定有謂其備陰德士謙笑曰夫陰德其猶耳鳴唯已知之人無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知何陰德之有最善玄言客有疑佛報應

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徵耶佛曰輪轉五道無復窮已而賈誼亦云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至若鮪為黃能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來為虎君子為鶴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

黃母為黿宣武為鬻鄧艾為牛徐伯為魚羊枯前身季氏子此皆佛家變異形報之驗客人曰形子才云世有松栢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業豈關木乎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

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去論曰北史史官蔣沈等記李君之事詳悉如此豈非心懷佛德盡已之誠不敢欺誅後之來者歟士謙以日月星方三教然乍觀似有優劣至若照明世界運

轉生靈則一德也是三者闕一則安立不成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賢哉李君吾見其深於性命之大原也

壹二祖惠可大師示禪於開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也師虎牢人少博極群書尤精玄

理及覽佛經超然自得遂出家依龍門香山寶靜禪師得度具戒年甫四十忽一日定中神告曰將證聖果無滯於此須臾頓覺頭痛如刺欲行求治空中有聲曰此換骨耳非常痛也因以告師師視其頂有五

峯隆起乃曰神既助汝可行求道吾聞天竺達磨近至少林宜往依之師至少林投機授法語載達磨章中及少林歸禪師繼闡玄化嘗至北齊遇一居士不言姓氏且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師曰將罪來

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師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佛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其心亦然

佛法無二也師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寮授具戒畢乃告之曰達磨大師來自天竺以正法眼廣密授於吾吾今付汝并達磨信依汝當護持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

有種花亦不曾生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曰師既預知願聞示誨師曰昔達磨傳教若多羅識記云心中雖言外頭函吾校年代正在汝身當審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夙累今要償之師於

鄴都隨宣行化經三十四年乃時迹混俗或過屠門或入酒肆有性而問之者荅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最後於莞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雲集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說稍稍

引去和不勝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侃惑其說加師以非法遂怡然委順年一百有七識真者謂師償債葬磁州淦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
正天台智者禪師示寂於開皇十七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師諱智顛字德安姓陳氏穎川人有晉遷都寓居荊州華容縣舉散騎益陽公起第二子母徐氏夢香烟五彩紫回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誕育之夜室

內洞明信宿其光乃止憶先靈瑞呼為王道即必合掌坐必面西年長時口不妄取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啓一編即得二親邊絕不許更誦志學之年仕梁承聖屬

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依乎舅氏尋討名師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法緒出家授以十戒仍北度詣惠曠律師北面橫經具家指誨又詣光州大蘇山南嶽禪師受業心觀乃於北山行法華三昧始住三夕誦至

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師慶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思為印可嘗今代講思躬執如意在座觀聽語學徒曰此吾徒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學成往辭

思恩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入南嶽大師詣金陵綿曆八周語默思林澤乃夢岩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見一僧搥伸手臂挽師上山以夢通告門人咸曰此天台也因挾道南征隱淪

斯岩陳少主降勅徵入前後七使師乃赴都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講智論及金陵敗獲策杖荆湘會大業在蕃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欲遵戒法致書累請師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來同學三辭不免開皇十一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設千僧會為王撥戒未幾王入朝師旋台嶽躬率禪門行光明懺仍立誓曰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從速化不久告眾曰吾當卒此地矣誠曰宜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大石像前秦秋六十七矣弟子章安親傳戒法焉

蕭改仁壽
初文帝龍潛時遇梵僧以舍利一裹授之曰檀越他日為普天慈父此大覺遺靈故

留與供養僧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帝登極後嘗與法師垂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竟不能定遂曰諸佛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帝始作七寶箱貯之至是箱是海內大定帝憶其事是以岐州等三十

州各建塔焉
是年六月十三日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眾生津濟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脩福業使當今現在及末世永作善

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請解法相魚塘宣道者各將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片分送舍利往前三十州建塔每州僧三百六十人為朕及皇太子后妃諸王內外官僚士庶懺悔及於相州戰場立寺七日行道任人布施限十文而止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復正丁及用庫物別外州郡僧尼普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中午同下石函總管刺史下至縣尉自非軍機停務七日專檢校行

道務盡誠敬副朕意焉是日帝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按典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眾生乃取金瓶琉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

蕭陸為泥塗蓋而印之諸沙門各奉而行初入州境總管刺史夾道步引四部大衆威儀齋肅共以寶蓋幡幢華蓋優曇佛帳徑與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圍繞讚頌依阿舍徑舍利入拘尸那城法於是

沙門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眾生切於骨髓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填之深至懇惻涕零及宣讀懺悔文至舍利將入函沙門高奉寶瓶

巡示大衆人人拭目諦視共觀光明哀變踴泣聲響震地凡是安置之處悉亦如之帝於十月十五日中午時在大興宮之大殿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人播蓋香花讚頌音樂自大興善寺來

居殿堂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及舍利入塔訖帝曰爾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屢慶表奏皆如其言見著作王郎合刊感應記

三年文中子王通既冠慨然有濟世之志

西遊長安見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道導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恢恢乎運天下於掌上帝大悅曰得生幾晚天不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憂通知謀之不用也作

東征之歌而歸乃續詩書正禮樂脩九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者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如晦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寶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王珪温

彥博潁川陳琳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餘往來受業者千餘人大業中累徵不就十三年疾病間江都有變法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遂卒門人謚曰文中子

嘗為中說以擬論語其周公篇曰詩書威而秦世滅非孔子之罪也玄虛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文中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

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觀皇極譏議三教於是乎一免通弟續亦著書辨東臯子文中子講道于白午之磯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數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

俄而有負笈者儲儲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收曰史何為者而徵吾數負笈者曰服朱者亦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數是六腑五藏不能受也吾是以問收曰收聞之師易者道

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吾是以歎負笈者曰文王馬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

義謂氏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先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迷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副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龜毛亂者安得龐歎而

嗟文王負其本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問之曰隱者也右室論曰宋司馬文正公曰文中子云佛聖人也審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見矣弟今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

大言以相勝使學者依依然蓋入於迷妄因廣文子之意作解禪頌六首果如此言雖中國亦可行矣不然則吾所不知也其卒章曰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為賢為大聖是名佛菩薩噫文正公

繼孔孟荀揚為大賢者也庸有不知佛哉觀其頌則文正公平生所為皆佛菩薩之心也特禪之一法雖吾門亦標束以為教外別傳自非積三二十年息心絕慮則莫能究其旨謂之隱語大言似

是而實非也何則東臯子猶以伏羲畫卦泄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知者不知大朴散矣矧不立文字之禪宜指人心於語言形迹之表詎可常程義理而求其言說耶是不獨文

正文文中于揚孟諸賢未暇留神吾徒傳教大法師輩固不知而與謗者故先德云千人萬人中撈得一箇半箇而已夫豈易信也哉

開那岷多西天竺人也帝時至長安大興

善寺奉勅譯法華等經是年示滅

仁壽初詔曰皇帝敬聞章洪山之南谷智舜禪師冬月極寒味道安隱勉弱蒼生成就聖業惟慈願力朕實嘉焉今遣開府盧元壽宣朕意起禪師赴關舜以疾辭不赴初舜從稠禪師出家習定或時覺有妄念即以錐刺股由是塵慮不入至不得已或出一言不過戒定慧而已如是十餘年稠奇之曰汝於人事殆無心哉而今而後可與言道矣後舜入贊皇山好事者奉來勸

供之舜舜去一不受或問故舜曰山居椽乘足以禦饑何煩於人其簡易如此見啗肉者必慘容戒之曰六道殊形汝無不經一切有命皆父母一切有生皆女叢形而食其肉者是食女父母女心安忍忍聞

者俊輩也

諺謂度支並付太子廣上疾揚素使張衡入侍上暴崩太子即位
皇計八下戶口抄
皇場帝廣小字阿度高祖次子基立子仁壽東京發河南人夫數百萬開通濟渠而達淮泗龍舟鳳舸又至江都民不堪命而群

冬煬帝有事于南郊詔僧道並同俗華道派莫敢言諸沙門例不奉詔帝詰之曰詔條久頒卿等固不奉命何也時法師明瞻者對曰陛下若使准制罷道則微軀敢不

奉命如知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敬俗之禮帝曰何以致拜周武曠曰周武任威縱恭仁德不施不足為有國者法陛下聖政惟仁不枉非罪是以貪道得盡忠言帝默然而罷有司以瞻抗對將抵以罪曠

曰所坐者曠也願不以非律加吾徒帝壯其不撓而不問凡敬主之議由此而絕焉是歲三祖僧璨大師示寂師或云徐州人初以白衣謁二祖既授衣屬周武廢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人無識者隋開皇十

二年有沙彌道信禮師曰頽和尚大慈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授具戒已屢驗以玄捷知其緣熟乃付衣說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

下種花地盡無生并付法衣曰吾既得汝能事已畢即優游江湖厭羅浮諸山復還舊止士民樂其歸相率致供師為四眾說法已於法會大樹下儼立合掌而逝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曰鑑智禪師著信心銘一篇其辭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

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
兩邊寧知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道有
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
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功須更
反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

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才有
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
不生萬法無從無法不生不心能隨
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
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

精蘊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
狐疑轉急轉遂執之失度必入迷路放之
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道遠絕惱繫念
垂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
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

無為惡人自縛法無異法要有愛者將心
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弊亂悟無好惡一切
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虛花何勞把捉得失
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
不異萬法一如如如體玄兀爾忘緣萬緣

齊觀後歸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
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
窮極不存執則契心平等所作皆息狐疑
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
自然不勞心力非思量度識智難測真如

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
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
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
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遠未有即
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

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此何慮不畢信心
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亦始平今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會
義法廷命法師惠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
永通欲先立義淨曰道流入寺義有主賓

汝安得先於是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體一
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混則正混
之時已自成一是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
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然則二非一起

矣求通茫然不知所對無言而罷煬帝臨
去暮極侈乘龍舟錦帆汴汴而下入于揚州
天下諸侯反叛稱帝王者各據一方凡五
十二處太原唐公李淵起義兵而來救萬
矣

字唐師至江都帝以手琢素曰渠有奇相渠
得之矣十一月唐師入京遙尊為太上皇
立代王侑為帝紹隋室也
恭帝侑煬之孫元德太子之子十三即位
禪位與唐封為酈國公武德
二年薨唐十五年即位二年

五改義寧上在江州漢唐日甚字文化及因思
歸之士復入宮武帝及宗室皆死
神僧法喜者貌寢陋年若四十許嶺表父
老咸言兒時見之談晉宋間事歷歷可聽
又自言嘗從東林遠公游語默不常然皆
為吉凶之兆煬帝幸維揚聞其有異召之

俄一日繞宮中徧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
尉手足銀鐺禁衛嚴甚喜日于市飲食
自若有司以聞帝命按視封鑰如故及啓
戶視之唯見架案覆黃金骨骨皆連鎖遠
以白帝勅長安王怛覈實如狀詔以香泥

樹骨塑之是夕喜以泥像起行言笑如故
遂釋其禁未幾示疾命嘗所善者去其薦
置身簣上下以熾炭炙之數日半身紅爛
即死葬之香山寺側後數歲有自海南歸
者見喜無恙其人發冢視之唯空棺爾計

是時喜已三百餘歲矣及煬帝於江都遇
弒方悟喜索羊頭之驗云

石室論曰唐牧之云昔有相士稱文帝
當有天下後果篡奪得之周末楊氏為
八柱國公侯相繼久矣一旦以男子偷

竊位不三十年老壯嬰兒皆不得其
死彼知相法當曰此為楊氏禍乃可謂
善相者牧之之論誠為驚絕然文帝削
平天下混一海宇君臨萬國者二十四
年初置禮樂法度多為唐所遵用仁壽

間天下戶至八百七十萬以唐疆宇之
廣歷五朝至天寶末纔九百餘萬戶隋
文開統而身及太平固一代之英主也
惜其末年任一楊素而弗獲其終嗚呼
豈唯隋文而已哉凡魏晉以來符石姚

劉二蕭陳高宇文楊氏十三朝興亡因
果循環之驗皆毫末無差吾教所以誕
敷六合有大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言因
果報應之事與天道大合有以助天為
勸沮也故鴻經廣論深切著明必欲人

人會信因即如是果亦如之莫可違也
儒雖曰其事好還然未伸勸沮之理此
所以牧之唯詆隋文而不遂推累朝積
習循環之弊獨唐家之興則異於彼故
其運祚靈長益足以為天下之至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九三二頁上四行夾註右「宇興國」，
〔徑〕、〔漚〕作「宇興國」。又左「長成」，
〔漚〕作「長城」。
- 一 九三二頁上五行夾註右「送禪」，
〔徑〕、〔漚〕作「遜禪」。
- 一 九三三頁上一七行末字「若」，
〔徑〕、〔漚〕作「苦」。
- 一 九三三頁中一行第二字「伏」，
〔徑〕、〔漚〕作「狀」。
- 一 九三四頁中三行第七字「諷」，
〔漚〕作「報」。
- 一 九三四頁中一三行第九字「火」，
〔漚〕作「大」。
- 一 九三五頁上末行第四字「眷」，
〔漚〕作「春」。
- 一 九三六頁下五行第一〇字「搏」，
〔徑〕、〔漚〕作「搏」。
- 一 九三七頁上六行夾註左首字「仕」，

- 一 九三八頁上末行第四字「乎」，清作「呼」。
- 一 九三八頁中二行第六字「遂」，徑、清作「遂」。
- 一 九三八頁下一三行「形子才」，徑、清作「邪子才」。
- 一 九三八頁下一九行「欺誅」，徑、清作「欺昧」。
- 一 九三九頁中四行第七字「依」，清作「衣」。
- 一 九四〇頁上一九行第一四字「裏」，徑作「裏」。
- 一 九四一頁上四行夾註左「舍利感應訖」，清作「舍利感應記」。
- 一 九四一頁下二行第一〇字「送」，徑、清作「送」。
- 一 九四四頁上一七行第八字「未」，清作「未」。
- 一 九四四頁中二行「毫末」，徑、清作「毫末」。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七

我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令常集

唐 魏李氏王上 雷氏曰神太高則中亦大

文武宜銘信昭表漢亡 肅代德順憲穆景

高祖神堯皇帝淵改武德 起人其先武昭

王李萬之後李欽弘農太守重耳金門鎮

將熙李天錫周八杜虎西魏賜姓公野氏

柱國號人柱也虎平周也功封唐國公

公生賜襲封唐公高祖也任隋馬安州

總管生高祖於長安紫氣充庭體有三乳

性寬仁厚又襲公孫榮帝建封唐王既

太宗世民知隋必亡謀舉大事祖從之既

七月恭遜位於高祖即位於長安改國號唐

在位九年壽七十一崩葬獻陵內禪太宗

太宗佛心天子也創基定業廓清方維傳

世二十九年九十二歲也自開闢以來

有天下者俱未若唐甚盛也香敬感以常

與帝道相宜由是內外護聖賢之多與章

之備亦無出此類故於唐頌稱全書幸名

徽君子與夫焉後

之末者有以稽考焉

七廟制 東西直櫺門 三穆居右次序如是

帝受隋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拱立一面

鄂國公尉遲敬德金吾衛將軍劉文靖奏

曰僧未登聖俱是凡夫何乃高揖王侯父

母反拜孰可忍也帝令定儒釋優劣編入

朝典議訖表聞不合拜上

易定租稅法

第七年二月丁巳高祖釋其於國學召名儒

僧道翰義道士劉進喜問沙門惠乘曰悉

達太子六年苦行求證道果是則道能生

佛佛由道成故經曰求無上道又曰體解

大道發無上心以此驗之道宜先佛乘曰

震旦之於天竺猶環海之比鱗洲老君與

佛先後三百餘年豈昭王時佛而求敬王

之道哉進喜曰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齋勃

洞靈之中燿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也乘

曰按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本周易五運

相生二儀斯闢妙萬物之謂神一陰一陽

之謂道寧云別有大道先天地生乎道既

無名易由生佛中庸曰率性之謂道車胤

曰在己為德及物為道宜有頂戴金冠身

披黃褐鬚垂素髮手執玉璋居大羅之上

獨稱大道何其謬哉進喜無對已而太學

博士陸德明隨方立義偏折其要帝悅曰

三人者皆勃敵也然德明一舉輒蔽之可

謂賢矣遂各賜之帛

旨太史令庾儉恥以術官薦傳奕自代奕在

隋為黃冠甚不得志既承革政得志朝廷

及為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頗閑曆學乘輿

為太史丞遂與之附合上疏請除罷釋教

事十有一條其略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

漢譯胡經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

而指君親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賦演其

妖書述其邪法偽啓三途譟彰六道恐誅

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究

根源信其矯妄仍追既往之罪虛擬將來

之福至有躬造惡逆觸法抵刑方乃獄中

禮佛口誦梵言曉夕忘疲視免其罪且死

生壽夭本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君而

愚僧矯託皆言由佛竊人主權攘造化理

其為害政良可悲也書曰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自五帝三王皆未有佛

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始立胡祠

令西域乘門自傳其法西晉已前不許中

國之人髡髮出家洎符石亂華乃弭厥禁

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梁武齊宣尤足為戒昔褒姒一女嬖惑幽王致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耗天下者乎陛下以十萬之眾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自可足食足兵四海免吞食之患百姓知威福所自則妖妄之風息而淳朴之

化還也且古今忠諫鮮不遠禍近非齊章仇子他獻言僧尼糜損國家塔寺虛費金帛為諸僧尼附會宰相依託妃主陽諛陰謗子他卒死都市及周武入齊首封其墓

臣雖不敏竊希其踪疏奏不報

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後七上疏請除罷釋氏詞皆激切帝春秋高而優柔無斷頗信之以其疏付群臣雜議大臣皆言佛法與自累朝私善過惡冥助國家理無廢焉獨

太僕卿張道源附奕稱其奏合理宰相蕭瑀廷斥奕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實嚴行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事君此則忠孝之禮著臣子之道成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

情所親瑀非出於空桑而又尊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曰地獄正為此人設也已上見唐史帝復以奕疏頒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時法師法琳者姓陳氏穎川人祖因從官

寓襄陽後住長安齊法寺作破邪論二卷博引圖史及道教經籍大略申明佛教微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特域中之治未揚遠矣非盡究竟之理凡出家者守志明道私善與福啟迪昏迷利國非淺法師明察

作決對奕誇佛僧事八條法師惠乘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李仲卿十異九迷之謬琳等奉表奏上并致啓秦王而門下三書典儀李師政著內德論三篇開陳佛化之益仍自序而進之其詞曰若夫十力調御

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塵厥軌清逸而難蹈華夷任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

精以考真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亡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摩惠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謠

書甚宜尼之說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釋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履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稜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

惟數九功惟叙總萬古之徽猷改百王之餘弊網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羣夷群惡逆四部之穉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縉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蠱起或謂三王無

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於奉佛蓋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興王足證浮偽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私釋教而開

皇之命無虞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
咎佛僧實非通論且佛唯私善不長惡於
臣民戒本防非何損治于家國若人人守
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福無由
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以致遠藥石徒豐

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算
石氏與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為違之而暴
亂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
復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居於淫祀此而
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

迷民與謗反功德以為尤此深訕上非徒
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
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嗟所或積愆
於茲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不
信今則為信而無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

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為討論之未究若今
探曠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篤敬志
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鈞深識不臻妙必
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
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

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覆之以
群言考之以眾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析
淫祀之虛非徒有斯意實泛其材屬詞鄙
陋援證膚淺雖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
於未愈者聞淺壁而深悟也如藩籬之卉

或謁疾於腹心藜藿之食儻救餒於溝壑
若金丹在日玉餌盈按顧瞻非薄良足陋
矣內德論辯或篇第一其略曰有辨聰書
生謂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主於天竺備
多出自西胡名號無備於周孔功德靡稱

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速
攝摩騰之入漢及康僧會之游其顯舍利
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
圖沙門盛洙泗之眾精舍類王侯之居既
營之于塊塏又資之以膏腴摧備幢而曜

日擬甲第而當衛王公大臣助之以金帛
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在何
違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象
可以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為之貴
廢僧以從編戶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

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諸闕而効愚忠上
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矣吾
子以為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
歟余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同
吾子之言論良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

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過而責躬則臨
餐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迷而
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者又甚於曩
日之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
請辯傳君之惑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傳謂

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余昔
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出自
西戎輔秦穆而開伯業日碑生於北狄侍
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
取其同俗而捨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為尊

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為勝不計於避遵
若夫尚仁為美去欲稱高成積惡之餘殃
勸為善以避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
辭但褊淺而未深至齷齪而不周廣其怨已
品及物孰與佛之弘乎其觀未知本孰與佛

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佛之廣乎其明
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道妙
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生於異域而
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實夫絕群之駿
非唯中邑之產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

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
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尚於
此而為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
物出於戎夷禁咒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
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

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
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親疎
乎况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
在於彼域不在此方矣傳計詩書所未言
以為修多不足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

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秘與地理山川
之卓詭經脈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咒之方
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
吉凶有時而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
又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

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
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
能事未與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
宇易檣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食茹
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

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
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得隆修多晚至而
當替人有幼敬藜藿長飯粱肉少為布水
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請勝粱肉之
味侯服晚遇不如布水之貴乎萬物有遷

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化身示隱
顯之迹法體絕與亡之數非初誕於王官
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脩
促于來去乎傳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
書而非佛教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

然矣夫釋老之為體一而不二矣同蠲有
欲之累俱顯無為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
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非非
佛若果非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
異人懷向背之殊既同眾祖之喜怒又以

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育漆園內
外之篇雅興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嘗論
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
抑又論夫死生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
釋氏之所創明黃老未之言及不知今之

道書何因類於佛典論三世以勸戒出九
流之軌矚若目觀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
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
則同不當非相師則師不可毀舉道而非
佛何諍之甚哉傳云佛是妖魅之氣寺為

淫邪之祀此其未患之甚也妖唯作孽豈
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八正之道妖
猶畏狗魅亦懼貓何以降帝釋之精心摧
天魔之神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患
遠之倚高德高名非醉非狂豈容捨愛辭

榮求魘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魘魅之妖
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而禁妖言
處廢而斷法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
營魘魅之堂塔入魘魅之徒眾又有率輔
冠蓋人倫羽儀王導庾亮之徒賦造許詢

之草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之表並崇
然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奉奉魁
以自任乎良由觀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傳
氏之先教字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
顯宗之祥慶證金人之冥感釋道東被殺

有功焉竊按傳令之才識未可齊於武仲
也何為毀佛誣法與其先之反乎且尚書
今闕澤對其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
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
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法天奉而行不敢

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關子斯論
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
乎夫夫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
謀於國也忠矣而歷代實之以為大訓何
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之加故也傅氏觀

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心而肯
法輕絕福而與徒何其為國謀而不忠乎
為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觀
過患而豫防惟百齡之易盡差五福而難
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久而天長三塗極

迥而查查四派無際而茫茫憑法舟而利
濟藉信翻以翔翔宜轉然而為福何因念
而作狂也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况今
天下僧尼二十萬衆此又不思之言也若
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衆豈得以古有

叛臣而棄今之名士隣有逆兒而逐已之
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
天之下出家之衆非雲集於一邑實星分
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關河無徵發
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三五兇險一

二關提既無緣於鳥合亦何憂於蟻聚且
又沙門入道豈懷亡命之謀女子出家豈
求帶甲之有何乃混計僧尼之數當同衆
猥之黨架虛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
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關尼父

之夫皂服為非豈是釋尊之咎僧于朝憲
尼犯俗刑譬誦律而穿齋如讀禮而驕倨
但以人稟頑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
開逆亂之源而今染於惡人不皆賢法實
惟善何因怒惡而反善咎人而棄法若夫

口談夷惠而身行桀黠耳聽桀黠而口廢
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
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焉
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穉穉以
殖嘉苗庸奸回以清大教所深頌矣所深

頌矣傳云道人土象皆是貪逆之惡種此
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
學道離貪逆若云貪善提道逆生死派則
傳子與言未及斯肯觀沙門之律行也行
人不能行止人不能止具諸釋典可

得而究蠕動之物猶不加害况為象鏡之
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為况為禽獸之心
乎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塵之下物援
有道之賢俊比無知之庶類毀大慈之善
衆媿不祥之惡鳥謂道人為逆種以梵行

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及正頓如此乎余
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法去
鬚髮謂其及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
悟其不然矣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煞身
而稱仁勵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

美見色而致命禮防陪難而苟免何得一
髮而訶毀傷雷同而頑膚髮割股納肝傷
則甚矣別須落髮損乃微焉立忠不顧其
命論者莫知欲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
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敷蕙愛欲

磨足而至頂况夫上焉君父深求福利須
髮之毀何足頑哉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
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秦伯其
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
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恃禮莫甚

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秦伯可謂至德矣
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
虧百越布德全乎三讓故秦伯棄衣冠之
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搢紳之容亦
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
而信道歸心類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備
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延歷劫之深慶其
爲忠孝不亦多乎浪謂沙門爲不忠未之
信矣傳又云西域胡人因淫而生是以便
事塗瓦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漢

寓尊形所用多塗非獨塗瓦或彫或鑄則
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繡素復
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
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
育邪親不可忘故爲之宗廟佛不可忘故

立其形像以表固極之心用申如在之敬
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爲過者故
亦以惡爲功矣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
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
則謂能仁設教皆聞淫靈之風菩薩立言

專私狹計之事以宜其論之殊不然矣夫殷
衰太實大與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
姒之笑二代之亡皆此懼也三乘之教豈
斯尚乎佛之爲情慈悲喜捨齊物而等怨
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
佛既私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經甚戒
之矣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苞籠昇淫
琴宇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遵少欲
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以用其謀湯
武焉得行其計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

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違
乾溪之難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
祚於無窮過危亡於未兆傳謂有之爲損
無之爲益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佛何譬而
誣之至此佛何負而疾之若讐乎傳又云

未有佛法之前前皆淳和世無篡逆此又
未思之言也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
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
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奸宄作士
命於臯陶獯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傳

謂佛興篡逆盜法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
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敢淳和之道
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
國以治勸家以和私善示天堂之樂懲非
瀕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豈止五刑
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
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若海矣輕
而不避良可悲夫於是善生心伏而色愧
避席而謝曰僕以習俗生常違道自佚忽
於所未究罷其所先迷背正法而異論受

邪言以同失令聞佛智之玄遂乃知釋教之忠賢豁然神悟而理德足以蕩迷而祛疾雖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戒以為口實矣

論曰昔司馬文正公議元魏崔浩昧於擇術若傳令者不善擇術尤可數也方夫意大啓唐祚而太宗以天權聖人示現出世為千載道德威明之主豈易遇哉有文中子者身任百世師儒出河汾間凡太宗一時宰輔若變煙閣上諸公皆

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當是時使傳令稍知向方預出王氏之門則其施設縱非公台之任亦不失為名卿士大夫徒以十史占候下技位貌既卑無以自逞乃以夙昔私憾謗黷大教規竊聲譽

及太宗登位天下文明諸公雍容廟堂論道經邦制禮作樂雖堯舜之運止以加也此時奕之學素荒而伎且索矣抱慚自廢于家真無聊而斃也可知矣妙哉李君內德論熟覽之蓋天下精識識

論也其通命一篇以儒所謂命釋所謂業原始要終合而通之尤為警絕惜辭多未能具載云

是歲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將與內難而又邊境屢擾軍國務殷傳

奕妄生毀佛之行廢教之請復云云未決及法琳等諸僧著論辨之合李黃門內德論同進之于朝帝由是悟奕等舉道毀佛為協私大臣不獲已遂兼汰二教而施行馬五月辛巳詔曰

釋道釋迦闡教清淨為先遠塵離垢除去貪欲所以私宣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庶品是以敷演經教檢括學徒調攝身心捨諸染着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大覺遷謝道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損乃有狠殘之侶規自尊高游墮之民苟辟徬役妄為剝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已致有出入閭里周旋閭閻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為生沽販為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或有躬

行劫掠身自穿窬造作奸訛交通豪猾考羅憲綱自蹈重刑清玷真如虧損妙法譬夫稂莠有穢菑苗類若淤泥混乎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清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開曠之地唯趨

誼雜之方繕綵嶮嶮亭宇殊錯拓外隱惠誘納奸邪或有接延邸邸隣近屠沽塵埃滿室腥羶盈路徒長輕薄之心有虧崇敬之美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無為遠情外物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

乖宗旨朕應期御宇與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不令乏短其不能精進無行業弗堪供養者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教法違制之坐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毀之六月四日秦王以府兵平內難高祖以秦王為皇太

子付以軍國政事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
前沙汰二教詔甲子高祖遜于位稱太上
皇太子即位于東宮是為太宗

太宗文皇帝世民政貞觀高祖太子廢性
仁賢輕財重義
破家忘死由汝
隋末起義兵高祖謂之曰破家忘死由汝
太宗亦由汝馬牛與唐室皆太宗

帝對群臣太息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
魏徵對曰大亂之治譬饑人之易食帝曰

古不云乎善人為邦百年而後勝殘去殺
徵曰此不為聖哲之論聖哲之治其應如
響蓋不其難僕射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
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
不能非能治而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
國家不足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
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願所行何如耳
黃帝戰蚩尤七十而戰勝其亂因致無為
九黎害德顛頊征之既克而治桀為亂湯
放之紂無道武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

漸澆詭不復撲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
化之哉德要不能對然復以為不可帝雅
以徵對為然他日帝嘗召傅奕賜之食而
謂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
有徵驗汝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西

方桀點欺誅夷狄及流入中國尊尚其教
皆邪僻織人模寫莊老玄言飾其妖妄無
補於國家有害於百姓帝惡其言不答自
是終身不齒

皇○放宮女三千

七月蝗害稼帝在苑中擷蝗而言曰民以
穀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
在于一人汝而有靈當食朕身無害吾民
將吞之左右恐致疾遠求代帝曰所貴移
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由是終帝世蝗
不為害冬十二月癸酉詔曰有隋失道九
服沸騰朕親總見戎致茲明罰其有桀犬
嬰此湯羅衛鬚義憤終于擗節各徇所奉
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切恐九泉
之下向淪禹鑊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愀然

疫懷無忘興寢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
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虞為義士凶徒殞
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
振變灾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
露所司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

修院宇具於事條以聞稱朕矜衆之意仍
命虞世南李伯樂諸遂良顏師古岑文
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碑銘以紀功業上
皇○禁官背法

十月天下斷獄死罪二十有九人東南薄
海西極于嶺北窮玄塞戶不夜閉旅不費
糧取給於路米斗三錢天下大治蠻夷君
長衣冠帶刀宿衛帝喜謂群臣曰此魏徵
勸朕仁義之効也惜不令封德彝見之因
追念初平天下時手誅千餘人不及享太
平即以御服施諸寺命僧禮懺薦福焉
帝詔僧尼拜父母
○縱死囚四百還家
七年三藏法師玄奘游天竺求法達于主

舍城裝生洛州緜氏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慨前代譯經多所訛畧志游西土訪求異本以參訂焉以三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即私遁自原州出玉關抵高昌高昌王麹文泰奉裝行資護送達于剎

賓從僧伽論師決俱舍因明大毗婆沙等論至大林國從婆羅門學中論及異道與籍時婆羅門七百餘歲至僕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從月胄論師學衆事分毗婆沙至祿勒那

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經部毗婆沙及薩婆多部辨真等論至翅闍國從毗邪犀那三藏學二毗婆沙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裝與胡商八十許人渡宛伽河彼俗以人祀天裝與諸商被執以裝風度特異將

殘以祭俄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暎彼衆震懼以裝為聖人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衆居士為裝開輸伽師地即入王舍城彼預聞裝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陀寺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裝見上方戒賢論

師時春秋一百有六道德為西土宗師號正法藏國主以十城租賦奉之裝祥以求法意賢咨嗟流涕曰吾頃疾病且死忽夢文殊大士謂吾曰汝未應厭世後三年震旦有大沙門從女受道自爾已來今三稔

矣於是慰喜交集有同宿契焉裝見王王給象車從者三十輩日供上饌饌有龍腦香乳蘇蜜及大人米米香聞百步然國產不多唯君長與后及王法上德與焉裝寓其國從正法藏窮探大乘秘奧日益智證

云
某九年十月法師玄琬卒于延興寺遺表陳聖帝明王賞罰三寶不濫痛懲沙門犯法不應與民同科乞付所屬以僧律治之并上奏養論三德論各一卷帝嘉納有詔傷

悼遣皇太子臨吊敕有司給葬具唐數葬沙門由琬而始十一月詔曰三乘結轍濟度為先八正歸依慈悲為主流智慧之海膏澤群生剪頰禍之林津梁品物任真體道理叶至仁妙

果勝因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恭膺寶命至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欲使人免蓋纏家臻仁壽比緣喪亂僧徒減少華臺寶塔窺戶無人紺髮青蓮櫛風

寺之處宜度僧尼數以三千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華夷當處所度多少有司詳定務取德業精明其往因城省還俗及私度白衣之徒若行業可稱適在取限必無人可取亦任其闕數比聞多有僧徒溺於流

俗或假託鬼神妄傳妖怪或謬稱醫巫左道求利或灼鑽膚體駭俗驚愚或造詣官曹罵致賊賄凡此等類大虧聖教朕情在護持必無寬貸自今宜令所司依附六律

為君明為臣忠為子孝則福祿永反是則禍至矣時太子有逆志故士衡因對以箴

之

百帝幸洛京下詔曰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
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
途論其宗也私益之風各致然太道之興
難肇于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

况是國家先宗宜居釋氏之右自今已後
齋供行位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
之前庶敦返本之俗暢於九有貽於萬葉
京邑沙門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時有沙門
釋教實者落下賢僧也手度舊額內外兼明

贊諸宿德隨駕表奏於關口其畧曰僧某
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
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
實等雖在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無隱
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繫出自柱下

宗祖之風形於前典須告天下無德而稱
今道士在僧尼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
尋其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初無
改易不立觀宇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
隱龍德而養性今道士等不遵其法所着

冠服並是黃巾之徒實非老子之裔行三
張之鬼術棄五千之玄言反同張陵謾行
章醮從漢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委託
老君之後即是左道之苗若在僧尼之上
誠恐國家同流有損國化遂以道經及漢
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具陳如左帝壯其
志於教遣宰相岑文本諭旨遣之實固執
不奉詔帝震怒杖實子朝堂民其服流之
鎖表而卒年三十有八物實得罪有議其
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之詔不可
易所以爭者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聞者
莫不歎惜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九四六頁上四行夾註左「二百九十二」，經作「二百九十二年」。
- 一 九四六頁中一九行第三字「者」，經無。
- 一 九四六頁下一一行第八字「送」，經、清作「逆」。下同。
- 一 九四八頁中一七行第二字「商」，經、清作「商」。
- 一 九五〇頁上四行第五字「字」，清作「字」。
- 一 九五〇頁中一五行「青衿」，經、清作「青衿」。
- 一 九五〇頁下一一行「梟鏡」，經、清作「梟鏡」。
- 一 九五二頁下九行「奸究」，經、清作「奸究」。
- 一 九五三頁上二行「沙汰」，經、清作「沙汰」。

- 一 九五三頁上五行夾註右「忘軀」，
〔徑〕、〔澆〕作「忘軀」。
- 一 九五三頁上八行夾註右「尉遲敬
德」，〔徑〕、〔澆〕作「尉遲敬德」。
- 一 九五三頁中六行「築點」，〔徑〕、〔澆〕作
「築點」。
- 一 九五三頁中一七行「見戎」，〔澆〕作
「元戎」。
- 一 九五四頁上四行「原州」，〔澆〕作「涼
州」。
- 一 九五五頁上四行「大道」，〔澆〕作「大
道」。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三

我三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會常集

及十二年尚書虞世南卒帝手勅魏王泰曰
虞世南與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過無日暫
忘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夫必犯類

而諍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
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帝賦往代興亡詩
一篇輒歎惜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
朕此詩將何所示令褚遂良持詣世南靈
帳讀畢焚之翼其神識感悟焉明年夢世

南進謙言有如平生因下詔曰故禮部尚
書文懿公虞世南德行純備文為辭宗夙
夜盡心志存忠益奮從物化忽移時序昨
因夜夢修觀斯人兼進謙言有若平生之
日追懷遺美良用悲悼宜資冥福申朕思

舊之情可即其家齋五百僧造佛像一軀

出舊唐書
秋八月詔三學秀異於弘文殿論議道士

蔡子晃問法師惠淨曰法華稱序品第一
未審序第何分淨曰如未入定放光現瑞

假遠開近為破二之鴻基啓一真之由致
此其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故曰序品
第一是難曰第者弟也為弟則不宜稱一
言一則不應稱弟兩言矛盾何以會通淨
曰向不云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不省

名義安能難人見忙亂曲為之詞淨乘勝
劉折遂蒙慚而退淨雅與房玄齡厚善尤
為太常褚亮所敬亮嘗謂人曰淨俯視安
遠碩茂生聲真當世獨步也及天竺三藏
波頗那羅譯大莊嚴論詔淨筆授并敕趙

郡王孝恭詹事杜正倫同監護

十三年方士秦世英詣法師惠琳著論訕
毀皇宗有旨捕琳琳知之變服自繫詣關
請謹制旨曰據爾論有念觀世音者臨刑
不傷今詳罪犯當坐大辟賜假七日爾可

勤念之貴臨刑自免琳奉制一無所念至
期詰問所念觀音感應如何對曰隋季失
德四海沸騰陛下廓清寰宇道洽生靈琳
自七日已來不念觀音唯念陛下帝討其
言遣御史韋琮問琳所以念朕之狀對曰

觀音至聖垂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救
陛下御臨宸極萬國惟心文治至平靈鑿
無外聖與觀音齊等所以唯念陛下且琳
挺志蓋弘宣釋氏之法以助皇化翼民懼
報應畏刑罰而遠惡也琳何求而敢訕謗

哉陛下察琳忠於所事則所謂臨刑自免
若唯謹是信則琳伏尸無地琮奏其語有
旨免刑流于益州法師惠琳正論八卷馬
被誅矣
孝○定嫂叔甥舅服

華嚴法師法順卒順生杜氏亦稱杜順如
晦族長也長安萬年人以陳永定二年生
少為隋文帝所重給月俸供之有病者師
對之危坐少頃即愈或生而尊者順召之
與言耳即聽或生而啞者順就與之語即

能言或狂而顛者順使人領住向之禪定
少選彼即拜謝而去又嘗臨溪隨侍者懼
不可濟順率同涉水即斷流其神迹類如
此而順憤然初不以介意尤遠華嚴宗旨
帝素敬重之嘗引入宮禁導迎善氣妃主

威里諸貴奉之有如生佛集華嚴法界觀門弟子智儼尊者傳其教

傳英感報於十四年秋卒暴而亡冥報記

曰奕初與傳仁均薛蹟同司太史仁均先死蹟昔欠仁均錢五千未償後夢仁均索

討蹟問先所欠錢當付與誰仁均曰付與

淫人又問淫人者誰曰傳奕也是夕馮長命少府亦夢同焉又多見先亡者問佛經

之虛實彼曰實也曰傳英毀法當受何報彼曰配越州淫人長命入殿庭告蹟蹟亦

言如之時有唐臨在側蹟送錢與奕及告

其夢不數日奕果暴亡或為望梨中人也

相國蕭瑀字時文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入隋晉王妃實瑀姊官右千牛

嘗疾不肯呼醫自信天命嘆曰吾更餘年

則從此遁矣及晉王踐祚姊為后聞其言

召責之以其不安小官後病損拜內史侍郎以直言事頗為煬帝憎隋亂瑀出為河池郡守唐高祖入關以書招之因擊郡歸封宋公委以樞要帝不名呼為蕭郎瑀家

世貴曾自武帝以來皆奉佛清修瑀及其孫勉精嚴尤甚太宗即位屢入相既而房

杜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嘗乞度

為僧帝許之瑀尋度不能而止事兩朝凡五入相位年七十四薨瑀性忠鯁雅薄福

青善屬文通儒柳顧華皆高其才唐史稱

之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愛微而亡故餘祉及其後裔自瑀

逮遠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感哀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十五年五月戊辰帝幸宏福寺召大德道

懿等五人賜坐諭以勸寺為專一追崇穆太后言發淨寒懿及左右皆哽咽遂巡自

製疏施絹二百疋自稱皇帝菩薩戒弟子

今回向羅頌謂道懿等曰頃以老子是朕

先宗故今名位在前卿等應恨恨也道懿

曰陛下尊祖宗降成式懿等蒙荷國恩安

開學道詔旨初下咸皆懼悅詎敢有恨帝

曰尊祖重親有生之大本故先老子以別

親疎之序非不留心於佛也自有國以來

未嘗勅立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僧舍雖往

日操戈臨陣亦未始縱威濫殺今所在戰

場皆立佛寺至於太原舊第亦以奉佛朕

存心如此卿等想未諭也道懿等遽起趨

謝帝曰少坐此是朕意不迷則人不知天

時向熱寺宇未備今所施可別造經寮令

衆僧寬展行道

十六年三藏玄奘法師發王舍城入祇羅

國國主郊迎之已而問曰而國有聖人出

世作小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英

粗陳帝神武削平天下躬行堯舜之治其

王大驚東向稽首曰我當朝覲與師偕行

也英因出所撰制惡見論似之王欽嘆曰

此論一出可謂日光既昇螢火奪明矣即

以青象名馬助裝駝經而還

國功臣於凌烟閣

八月四日原州松昌鴻池谷忽有五石皆

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

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十年太子李治

書燕山人士樂大國主尚汪譚獎文仁邁

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風毛才子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為善原州奏于朝字初若不甚顯及群公擬定遂槩然明著十一月辛卯有事于南郊詔遣

使以王帛詣原州鴻池谷祭之曰嗣天子諱柞繼鴻業君臨寓縣宿與肝食無忘於政道德齊禮愧於前備天有成命表瑞徵符文字槩然層數惟永旣旌高廟之業又錫眇身之柞迨於皇太子治亦降貞符具

紀李氏于石言仰瞻霄漢空名大造甫惟寡薄彌增實懼敢因大禮重薦王帛上謝冥靈之貺以伸祗慄之誠

百十九年正月丙子法師玄奘嘗經像歸于京師留守房玄齡館于宏福寺以表聞帝

士辰裝如東都二月己亥見于儀鸞殿帝曰師去何不相報對曰當去時表三上以誠願微淺不蒙諒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惟深愧懼帝曰師出家與俗珠隔能委命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

固不煩為愧但念山川阻遠方俗異心惟師能達也對曰裝聞乘疾風者造天地而非遠馭龍舟者涉江海而不難自陛下擢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聖威震蕙領之外所以戎夷君

長每見翔雲之鳥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歛衽而敬之况玄奘國頂方袍親承化育者耶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帝曰此長者之言朕何敢當因廣問雪嶺以西甲度之境王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七

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無得而載者裝既親游其地記憶無遺隨問而對皆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經一百餘國可盡擬其山川風俗撰大唐西域記以遺復來不亦美乎裝奉詔將罷帝謂侍臣曰昔符

聖稱道安為神詔舉國遵敬朕親法師詞吐溫雅風節貞峻非徒不愧古人實過之遠甚司徒長孫無忌曰誠如明詔道安雖高行博識然弘法之功固不如法師躬趨聖域討論衆妙究探宗極者矣時車駕將

問罪高麗聞法師之還期暫引見及對談論不覺日暮帝曰匆匆言不盡懷欲共法師東行省方觀俗指揮之職別更談叙可乎對曰玄奘速歸兼有病疾不堪陪駕帝曰師向能孤游絕域今此行如跬步耳尚

何辭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伐亂誅姦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無所裨助虛負道路之費且兵刃交戰佛制沙門不得觀視惟陛下矜察帝嘉納而止裝因奏西域所獲梵本經論凡六百五十七部乞

就嵩山少林寺為國宣譯帝曰朕頃為穆太后勅宏福寺極為虛靜可就彼翻譯所須並與玄齡平章裝因進曰百姓無知見裝速歸妄有窺看不徒妨廢法務兼慮不測之患願得監門官以防禦帝悅曰此

言可謂保身之計當為處分及罷即別有旨差官監護
二十二年七月辛卯法師玄奘表上新譯菩薩藏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大乘雜集論凡五部五十八卷請帝為聖教序

降手勅曰省書具悉雅意法師夙標高行
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開
度門弘闡大猷蕩除眾罪朕學淺心拙在
物猶迷况佛道幽微豈能仰讚側請為序
非已所聞裝重表請曰伏奉墨教猥垂獎

諭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英行業空疎謬
參繙侶幸屬九瀛有截四海無虞憑皇靈
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避冒險難勵愚
誠纂異懷荒實資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
譯見成卷軸未有銓序伏惟陛下睿思雲

敷天華景爛理苞繁表調遠咸英跨千古
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切以神力無方非
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非聖澤何以
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睟冲
逸不蒙矜許撫躬累息相頌失圖笑聞日

月麗天既分輝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
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秘響於鑿贖金玉奇
珍豈韜彩於愚蒙敢緣此理重有千祈伏
乞雷而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爰與
二曜而俱懸然則驚嶺微言假神筆而弘

遠鷄園典託英詞而宣揚豈止區區梵
衆獨荷恩榮養蠶生方超塵累而已制
許之

未○作翠微官於終南山
是歲帝得秘識云唐三世而後女主武王

代有天下遂密召太史令李淳風訪其事
對曰臣據術推之其兆已成今在陛下宮
中矣逾三十年當有天下誅唐子孫殆盡
帝曰疑似者殺之何如對曰天命不可易
且真王者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

今既在宮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
衰老老則心慈雖受終易姓於陛下子孫
或不甚損今若戮之即當復生少壯嚴毒
况又立讐則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帝善其
言而止

帝二十二年六月帝在玉華宮召法師玄奘
至乃曰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宮泉石既涼
氣力稍佳然憶法師故茲相屈涉塗當大
勞也笑謝曰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聖躬
不安則率土燧灼伏聞鑿典至此御膳順

宜凡預含靈孰不舞蹈願陛下永保崇高
與天地無極玄奘庸薄蒙齒齒街荷而
來不覺為勞帝以法師德業冲博儀表絕
倫欲令嚴道共康庶政因曰昔三五帝王
靡不以六合務廣萬機事朕不能過理故

周憑十亂舜託五臣翼亮朝猷酌諧邦國
彼盛明之后且爾况朕寡昧而不寄眾哲
哉意欲法師脫縲服掛練衣升鉉路以陳
謀坐槐庭而論道師意何如對曰玄奘微
生伏奉明詔稱三五之君不能獨治寄諸

賢哲共而成之此陛下盛德舍先謙讓之
詞在理則不爾也何哉使臣能至治桀紂
相靈之君豈無臣耶以此而言不必由也
伏惟陛下聖哲之治一人紀綱萬事咸得
其緒况撫運已來天地休平中外寧晏皆

陛下不荒不矜不麗不侈兢兢業業雖休
勿休居安思危為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
預焉請粗陳其梗槩陛下經緯八紘驅駕
豪傑戡定禍亂崇闡雍熙聰明文思之德
體元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無假於人一

也敦本棄末崇儒尚德移曉風於李俗反
淳政於上古賦尊薄刑用輕典九州四
海稟識懷生俱沐恩波咸遂安逸此又聖
心自化無假於人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
洽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炎州北窮玄

塞彫題鼻飲之俗升服左社之人靡不候
風瞻兩稽顙屈膝獻琛貢寶充委夷邸此
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三也檢狃為慮其
來自又五帝所不止三王莫能制遂使渭
河為被髮之野鄴鄙為鳴鏑之場中國陵

遇凶奴得逞故周以來不能據珥至漢武
窮兵衛霍盡力雖收枝葉根本猶存自是
而後無聞良策陛下御圖一征斯珍傾巢
倒穴無後牙遺跡海無然之域盡入提封
單于弓騎之人俱克臣妾若言由人則虞

舜已來賢輔多矣何因不獲故知有道斯
得無假於人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揚
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伐攻城無傷半堞
掠卒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返陛下
暫行提數萬騎摧駐蹕之強陣破遺蓋之

聖城振旅凱旋倬轍三十餘萬用兵御將
其道不殊隋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
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
氤氳慶雲紛郁五靈見質一角呈奇白狼
白狐朱鴈朱草昭章雜沓無量億千不可

編舉皆應德而至無假於人六也明詔乃
欲比喻前王奇功十亂切為陛下不取總
復須才今亦伊呂多矣矣裝庸陋何足以
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其誠願
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大悅曰師所陳並

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
自致哉師既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違高志
中書令褚遂良曰今四海廓清九域寧晏
皆陛下聖德實如法師之言帝笑曰不如
此珠裘豈一狐之腋大厦必眾材共成何

有君能獨濟法師欲自全雅操故澁相光
飾耳因問比譯何經對曰瑜伽師地論帝
輔曰明何等此對曰此彌勒大士所造明十
七地義曰何謂十七地笑曰六識相應地
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三

摩四多地有心地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
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
餘依地無餘依地是為十七及標舉綱目
陳列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取論入宮凡一
百卷帝自詳覽觀其詞義宏奧非向所聞

謂侍臣曰朕觀法師新譯經論猶瞻天瞰
海莫極高深頃既軍國務殷未暇委尋今
而後知宗源有曠預備道九流猶汀滢之
方溟渤耳因敕有司揀秘書手寫新譯經
論各九部令宣賜九道總管展轉流布冀

率土之內同稟未聞之法
司徒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奏曰佛教
冲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
伏惟陛下至道照明輝光昱日澤露遐界
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致法師當

叔葉而秀質闡千載而挺生陟重險以求
經履危塗而訪道見跡異俗具獲真文歸
國輝宣若庵摩之始說精文與義猶金口
之新開皆陛下聖德所感臣等愚瞽預此
覓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况天慈廣遠使

布之九州蠢蠢黎黎俱食妙法臣等億劫
忻逢不勝慶幸

六月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成御慶福殿
百官倍位宣法師玄奘升殿賜座勅私文
館學士上官儀以序對羣臣宣讀霞煥錦

舒極褒揚之美其辭曰蓋聞二儀有像顯
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
以窺天鑑地膚憑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
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
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

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
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冲虛乘幽控
窅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
神力而無下大則彌於宇宙細則攝於毫
釐無滅無生歷萬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

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
流港穿指之莫測其原因知蠢蠢凡愚區
區庸鄙投其自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
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啟夢照東域
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迹之時言未馳而成

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
迹歸真遂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
光麗像開圓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
被拯含類於三塗遠訓還宮導羣生於十
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

違邪正於馬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
而是非大小之乘乍必時而隆替有玄奘
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
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
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

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
出夏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以陵
遲棲慮玄門慨深文之訛闕思欲分條折
理廣彼前聞裁偽續真闡茲後學是以翹
心淨土往游西域乘危遠邁仗策孤征積

雪晨飛塗開天地驚沙夕起空外迷天萬
里山川澄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曠霜露
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於西宇十
有七年窮歷異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
道滄風鹿苑驚峯崎竒仰異承至言於先

聖受真教於上賢探曠妙門精窮奧義一
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
波騰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華
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
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番聖教闢而

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燬共拔
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
業墜善以緣升升墜之端唯人所記譬夫
桂生高嶺零露方得滋其華蓮出綠波飛
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

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
則濁類不能沾夫以丹木無知猶資善而
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
茲經沉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
坤而永大於是御筆親書綴于新經之首

法師奉表謝曰六爻探賸局於生滅之場
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遠惟義網觀真
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普歸其美恭惟
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
掩百千之日月廣利代之區域納恒沙之

法界遂無給孤精舍盡入提封貝葉靈文
咸歸罔府玄英往因振錫聊謁岷山經途
萬里恃天威如咫尺步乘千葉詣雙樹如
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
窮驚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

尋蒙下詔勅使翻譯玄英識垂龍樹譯忝
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譯
經論純舛尤多遂荷天威留神製序文超
象繁之表理括衆妙之門忽以微生親聞
梵響踴躍懼喜如聞授記無任感荷之極
手勅荅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
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慚鄙拙機翰墨
於金簡標九磔於珠林忽得表書諒承褒
諸循躬省慮攝益厚頌善不足稱虛勞致
謝

特皇太子親聖序遂撰述聖記法師進啓
承謝帝復覽新譯菩薩藏經愛其辭旨微
妙因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後序其辭曰
蓋聞義皇至曠精粹止於龜文軒后幽通
雅奧窮於鳥篆若丹書而索隱殊味實際

之源徵錄錯以研幾蓋非常樂之道猶且
事光圖史振薰風於八埏德洽生靈激堯
波於萬代伏惟陛下轉輪番拱而化漸鷄
園勝殿疑旒而神交鷲嶺總調御於徽號
匪文思之所窺極般若於輪言豈象繁之

所擬由是教羣溟表感傳八解之音訓決
寰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三千世界畫棟
生而可封百億須彌入提封而作鎮尼蓮
德水通帝里之滄池舍衛庵園接上林之
茂苑雖復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業深妙
無幽不關所以大權御極導法流而靡窮
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體均相具不可
思議校美前王馬可同年而語矣爰自開
闢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文尚隱漢皇精
感託夢想於玄宵晉后翹誠降脩多於白

馬有同蠡酌豈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靈
窮七曜之奧泊乎皇靈遐暢威加域國之
表至聖發明德破金剛之際恒沙國土普
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實路龍宮梵說之
獨畢華清臺現吼貝葉之文咸歸罔府灑

茲甘露普潤芽莖乘此惠雲徧霑翔走豈
非皈依之勝業聖政之靈感者乎菩薩藏
經者大覺義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已證
無生菩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密關鍵
所資四無量心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涉

正覺之梯航者馬負觀宇中身毒歸化越
熱坡而頌朔跨懸渡而輪琛文軌既同道
路無壅法師玄英振錫尋真出自玉關長
驅柰苑於天竺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
奏上降旨翻譯於是畢功余以問安之暇
澄心妙法之寶奉述天旨微表讚揚式命
有司綴于卷末帝自是情信日篤平章法
義不輟於口與法師相得之深無時暫闕
凡衣服卧具頻詔換易如家人焉

八月丙申賜英百金磨衲并寶刺刀英奉
表謝略曰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
銛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斷
塵勞之網帝自代遼而還氣力不逮平昔
有受主之慮既過法師留神大教稍遂平
復出問欲植法門之益何所宜先英對曰

衆生寢惑非惠莫啓惠芽植法爲之資
私法須人即度僧爲最帝悅

九月乙卯詔曰隋季失御天下分崩四海
塗炭八埏鼎沸朕屬當觀亂履兵鋒亟
犯風霜宿于馬上項加藥餌猶未痊除比

日以來方遂平復豈非福善之致耶京城
及天下諸州寺各度僧五人時天下寺三
度僧凡一萬
七十餘人
十月車駕還京師勅有司於北闕紫微殿
西南勑弘法院留契居禁中晝則陪御談

論夜分就院譯經

十二月皇太子爲文德皇后勑大慈恩寺
成詔遷京城宿望五十大德各度侍者六
人入居新寺是月丙辰太子備寶車五十
乘迎諸大德并緣亭實數數百具奉安新

獲梵夾諸經及瑞像舍利等勑太常九部
樂及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花幡導引
入寺帝御安福門樓執爐致敬經像過畫
始罷皇情大悅

二十三年四月帝幸翠微宮法師玄奘陪

駕每談叙淵奧帝必據袂曰與法師相值
恨晚耳未盡弘法之意夏五月不豫詔太
尉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入卧内囑曰
公等忠烈者在朕心昔漢武託霍光劉備
屬諸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

必須盡誠輔導永保社稷無忌等叩頭流
涕帝復執太子手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事
汝無憂矣是年崩于含風殿年五十有三
唐史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
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

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
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
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有
時闕略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
君其卓然者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

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
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
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政治
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
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變復立浮圖好大

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
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
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論曰君子謂立言之難其實非難特爲
好惡所欺耳如歐陽文忠公作太宗本

紀贊雖筆高語奇傑出諸史至貶太宗
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類中材
庸主所爲而不取予謂文忠責備之深
而爲好惡所欺也方貞觀之世天下昆
蟲草木咸被其澤至於日月霜露所至

之國皆款關而脩職貢獨高麗莫難支
叛道阻命太宗身任千載道德英雄之
主其肯坐視之留爲子孫憂而不少假
輕略乎蓋其威德之盛其勢之必然非
好大喜功之謂也昔黃帝平蚩尤七十

戰而勝其亂高宗伐地方三年而後克
太宗舉偏師而陰山平臨驛而高麗
服然黃帝高宗經孔子而未嘗少貶文
忠特以爲太宗之疵庸詎非責備之過
與以太宗威德大業如此猶曲駁之將

恐後之君子懷免貶之難而無意於功名也文忠徒欲高尚其事而不知此亦自蹈好大之失夫至於後立浮圖乃所以和順道德而齊天地鬼神之心以開濟天下後世之人爲無窮之益也文忠

表三

子

以爲不當則是太宗暗於取捨矣使太宗果暗於此則當時房杜王魏之流亦因循尸祿而暗於取捨者耶或曰文忠慕韓愈爲人故不得不爾嗚呼文忠何忍哉慕人毀佛而兼棄太宗之道德是不爲好惡所欺耶孔子立名教者也老氏則非毀之及孔子刪禮則曰吾聞諸老聃云然孔子亦以人而廢言乎亦若世情之好惡耶况真佛也者耶聖凡本有之體毀之乃所以自毀之也詎傷於真佛哉嘗聞文忠一夕夢爲勇士數輩攝至太宗之庭太宗怒而責曰吾文武勳烈如此不能逃子之貶何也文忠震懼而寤後欲追改之而業已進書頒行矣遂不克改嘗慨然曰平懷最難此殆

非偶然而云耳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三

表三

子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九五七頁上一〇行第六字「翼」，清作「美」。
- 一 九五七頁上一三行第一二字「忽」，經、清作「忽」。
- 一 九五七頁下八行夾註左首字「諸」，清作「譜」。
- 一 九五九頁上一〇行「眇身」，清作「眇身」。
- 一 九五九頁中五行「葱嶺」，經、清作「葱嶺」。
- 一 九五九頁下一一行末字「穆」，經作「與」。
- 一 九六〇頁下一三行「栢靈」，清作「栢靈」。
- 一 九六一頁中七行第七字「切」，清作「切」。
- 一 九六一頁下一〇行末字「翼」，清作「翼」。次頁下一三行末字同。

一 九六二頁上一八行「有趣」，徑作「自趣」；**清**作「旨趣」。

一 九六二頁中一三行末字「折」，**清**作「析」。

一 九六二頁中一七行第四字「潑」，**清**作「撥」。

一 九六二頁中一八行「周淤」，**清**作「周遂」。

一 九六二頁下八行第一四字「記」，**清**作「託」。

一 九六二頁下九行「零露」，**清**作「雲露」。

一 九六二頁下末行「利代」，**清**作「歷代」。

一 九六三頁上一行第四字「無」，**清**作「使」。

一 九六三頁上一四行首字「諸」，**清**作「讚」。

一 九六三頁下六行「梯航」，**清**作「梯航」。

一 九六四頁上一行第六字「惠」，**清**作「慧」。第九字同。

一 九六四頁上一六行「梵夾」，**徑**作「梵本」。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我四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會集

唐 高宗治政未微字為善小名權叔太宗弟在位三十四年一云三〇復以周公為先十六年或云三十年 聖孔子為先師

辛未世尊示滅一千六百年矣

四祖道信大師示寂師姓司馬世居河內後徙新州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夙習既紹祖位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末領眾至吉州值羣

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怖師憫之教誦摩訶般若既而賊眾望堞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中必有異人遂即引去武德中始居破頭山學徒奔湊嘗一日於黃梅道中逢一小兒骨相秀異師曰汝何姓答

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耶答曰性即空故師默識其為法器令侍者詣其母求之出家母以夙緣故了無難色以至傳衣付法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

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嘗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大師曰莫是和上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師曰善貞觀末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

彩詔赴京師師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者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至山諭旨師乃引頸就刃神色怡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歎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及是忽垂誠門人曰一切諸法

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前爾後門人不致復閉代宗諡大賢禪師云 李鴈塔成太宗二十二年上在春宮日天陰

掌疾問及左右對曰應是太子洞玄下針處于是思報昊天追崇福業命有司擇地為母文德順聖皇后建慈恩寺凡十餘院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度僧三百員勅樊三歲為上座盛事如碑所載至今永徽三年

帝用七宮亡者衣物財帛而建此塔於慈恩寺其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做西域制度而有五級并象輪露盤高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葬舍利不啻萬顆上層以石為室南面立碑載二聖所製三藏聖教序記

乃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筆也○西域之制以塔為方墳然有四類輪王一級聲聞四級獨覺十二級菩薩如來十三級各有表也 至四年禪師惠寬卒生楊氏父為道士號三

洞先生姊信相生而知道終日凝然禪寂寬五六歲日與信相譚論俱非世事家世奉道寬獨不喜父詬罵使拜天尊竟不得已跪之鐵像蹶然崩壞舉族驚異回錄每與信相所論言句先是龍懷寺禪師曇相

臨終語弟子會曰吾報緣當生廣漢綿竹峰頂楊氏家後七年汝來見吾言訖而逝其後會願忘之一夕夢相責以負約會驚寤遂造峯頂而扣其扉寬曰扣扉者誰會遽曰弟子會也寬笑曰何以知吾而稱子

會曰得師聲猶昔日聲也遂相見其父出

所錄每與信相譚論示之蓋大莊嚴等論

會即乘寬再歸龍懷寺落髮由是神異日

顯俗呼聖和上其姊信相亦隨出家嘗曰

淨惠寺異僧入定滿寺紅焰旦然而人未

識之信相曰此火聚尊者入火光三昧耳

曰入其寺入水觀一室湛然唯水不見其

形異僧歎歎以為得果時亦號聖尼寬十

世為大僧今十生記存焉累朝賜謚不一

五年中天竺國摩訶菩提寺遺僧致法師

玄奘書并獻方物其辭曰微妙吉祥世尊

金剛座側摩訶菩提寺諸多聞眾所共圍

繞上座惠天致書摩訶支那國於無量經

律論妙盡精微木又阿遮利耶敢問無量

少病少惱我惠天必勿令造佛大神變讚

頌及諸經論比量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

往此無量多聞長老德阿遮利耶智光亦

同前致問鄔波索迦日援稽首和南今共

寄白鬘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性其少願

領彼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木又

阿遮利耶願知及法長辭還差卷長老智

光書其畧曰往年使還承王法藏大師無

常奉問摧割不能已已嗚呼苦海舟沉人

天眼滅邊奪之痛何可述歎昔大覺潛輝

迦葉紹宗洪業商那遷逝鞠多聞其嘉猷

今法將歸真法師次任其事惟願清辭妙

辨共四海而弘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

久玄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

小三十餘部即日大唐天子聖躬萬福率

土安民以輪王之意敷法王之化所出經

論並蒙神筆製序今所司抄寫國內流行

爰及鄰邦亦俱遵奉雖居像季之末而教

法光榮豈嘗穆穆亦不異室羅筏迦多林

之化也伏願照知項信度河失經一默今

錄名于後有便請為附來并有片物供養

願垂納受是歲特首度沙彌窺基為大僧

入大慈恩寺參譯經正義基姓尉遲代郡

人郭國公使德之姓金母裴嘉掌月輪

吞之而孕誕夕神光盈室六歲能著書

初法師笑公於西域得一童子教悟絕倫

曰獲之諸宗宗呼基出拜笑使誦所著兵

書且數千言其數目童子及基誦畢笑給

之曰此古書耳宗未之信笑令西域童子

覆誦之不差一字宗大怒以基竊古書問

已將殺之笑就丐出家基曰聽我御筆也

晚膳即從出家不然寧伏劒死不為賊死

笑愛其俊而許之遂從入道每覽疏記過

目成誦義亦頗解善大小乘既參譯經從

笑受瑜伽唯識宗旨著論凡百部時號百

本論師然性豪侈每出必治三車亦號三

車法師

六年五月法師玄奘譯曰明論沙門神春

等各造義疏釋之法師稱玄者以其論示

尚藥奉御呂才才深藝之士也頗毀其文

作曰明注解破義圖輕薄者聽信之秋七

月譯經法師惠立致書左僕射于志寧斥

其諺辭曰聞諸佛之立教文言真遠旨義幽

深等圓穹之象廓類滄波之浩瀚談真如

之性相居十地而尚迷說小草之曰緣處

無生而猶昧况有紫纏八邪之網沉淪四

倒之流而欲窺究宗旨辨彰其理者無乃
或哉切見大慈恩寺翻經法師惠基早樹
智力夙成行潔瑤璋操逾松杞遂能躬泐
聖域詢稟微言擅三藏於肯懷苞四合於
掌握嗣清徹於兼哲扇遺範於當今實李

俗之舟航信緇林之龜鑑者也所翻聖教
已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日明詮論難
之旨歸序推邪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
妙亦非造次之所知近聞尚藥呂奉御以
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說造日明圖釋宗曰

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充聲譽妄為穿
鑿排衆德之正說任我慢之愜心姝街公
卿之前置論閭卷之側不慙頽厚靡勅神
勞數易炎涼心猶未已然奉御於俗事少
閒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魃見見奎龜之堪

陟乃言崑閩之不難蛛螫觀棘林之易羅
遂謂扶桑之可網不量涯分無以異斯况
大音希聲大辯若訥所以淨名契理杜口
毘耶尼父德高恂恂鄉黨未聞誇矜自媒
而獲摺紳之推仰也立致書其事稍息

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以其事寢作
歸歎書并偈敬博經太德求畢其說於是
法師明濟春還述頌并書極大尊嚴而訓
呂才妄舉柳宣得書即勅呂才列奏其事
有旨集公卿學士領才詣慈恩寺見法師

受辭悔謝而退

改願慶正月丙寅立代王弘為皇太子是

日於慈恩寺齋僧五千員勅黃門侍郎薛

元超主其事日問法師玄奘前代翻經之

式對曰漢魏既遠未可詳論晉宋已來翻

經皆有監閱詳緝之官故符堅時曇摩難
提譯經黃門趙整執筆姚興時羅什譯經
興及姚嵩執筆後魏菩提流支譯經侍中
崔光筆授以至梁陳周隋之代並亦如之
貞觀初年波頗那羅譯經先帝勅趙郡王

孝恭詹事杜正倫監護今特闕如又大慈

恩寺壯嚴輪奐今古罕儔尚未建碑會道

懷此二事願聞之於上也元超奏其語制

可是月王申朝會中書令崔敦禮宣勅曰

大慈恩寺法師玄奘新翻經論文義須精

宜今左僕射于志寧吏部尚書來濟禮部
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
李義府杜正倫時為省閱或不穩處隨事
潤色朝罷連內給事王君德報法師曰承
須友人助翻經已為慶分于志寧等其慈

恩寺碑朕望自作不知師意如何且令相

報奘奉旨即率衆詣闕抗表陳請未幾高

宗親製大慈恩寺碑文成道長孫無忌徧

示群公其辭曰蓋聞乾坤締構之初品物

權輿之始莫不戴形厚土藉履穹蒼然則

二曜輝天靡測盈虛之像四溟紀地豈究

波瀾之極况乎法門虛寂出生不滅之前

聖教牢籠示有無形之外故以道光塵劫

化洽生靈緬惟王宮發迹運披起步之花

神治騰光樹曲高堤之餘演德音於鹿苑會

多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群生與將滅之人

代能使下愚抱道骨碎寒林之野上哲欽

風身沒雪山之傷絲流法雨清火宅以辭

炎輪昇惠日皎重冥而歸畫朕邀覽細史

詳觀道義福永劫者其唯釋教敷文德皇

太后憑柯瓊樹疏派泉源德照塗山道光
殿媽泐派芬彤管彰懿則於八絃垂訓紫宮
扇徽猷於萬古遠而乾精掩月永載貞輝
坤維絕紐長淪茂輒撫奩鏡而增感望陟
祀以何追伸由與歎於千鍾虞丘致哀於

三失朕之罔極實有切於終身故戴懷與
緝勅斯金地却背郊野點千莊之樹錦前
臨終嶽吐百仞之峯蓮左回八川皎池光
而分鏡右隣九達飛羽蓋以連雲抑天府
之奧區信上京之勝地迹其彫軒架迴綺

閣凌虛丹空曉烏煥日宮之泛麗素天初
兔鑿月殿而澄輝薰徑秋蘭疎亭佩紫芳
岩久桂窈戶鼓丹燈皎繁花焰轉心中之
鶴幡標迥劍綵縈天外之虹飛陞參差含
露文露而栖玉輕簾舒卷網罽面而編珠霞

班低岫之紅池漠泛烟之翠鳴珮與宵鐘
合韻和風共晨梵兮音豈直香積天宮遠
慚輸兵閣風仙闌遙愧彤華而已哉有玄
英法師者實真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遠若
清風之蕭長松緜思繁蔚如綺霞之輝迥

漢騰今照古之智挺自生知鑑解懷真之
鼎誠發乎鄙訛孤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迥
鼎秀千齡架澄什而光後以爲淳風替古澆
俗移今悲巨夜之長昏痛微言之永翳遂
投迹異域廣食秘教乘杯雲漢之外振錫

烟霞之表滔天巨海浸驚浪而羈游巨地
嚴霜犯悽氛而獨逝平郊散叙衣單雪嶺
之風曠野低輪肌弊流沙之日遐征月路
影對宵而警雙遠邁危峯形臨朝而水集
思窮妙境探曠至真心馨玄津研幾秘術

道昔賢之所不達悟先典之所未聞遂得
金牒東流續將絕之教實傷西徒補已關
之文時睽靈基栖心此地弘宣與首葉重
翠於祇林遠關攸關波再清於定水朕之
虔心八正肅志雙林真延景福式資冥助

奉願皇太后道遙六度神游丹闈之前偃
息四洲寬升紫極之境悲夫玉燭易往促
四序於炎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野漏恐
波遷樹在移溟海以變桑田地是勢非淪
高岸而爲幽谷於是敬刻貞石式旌真境

銘不錄
三月庚申百僚奉表美揚聖製別詔禮部
尚書許敬宗送碑文示法師玄奘甲子奘
率徒詣闕奉表謝曰造化之功既播物而
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而見情然則書卦

垂文空談形於器宇設爻分象實未越於
寰域義皇之德尚見稱於前古姬后之風
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正以
摛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
之表情該日月之外校其優劣斯爲盛矣

共惟陛下金輪在運玉曆乘時化洽四洲
仁覃九有道苞前聖功茂乃神縱多能於
生知資率由於天至始悲奩鏡即初招提
俄樹勝幢乃敷文律若乃天華歎發層藻
波騰吞筆海而孕龍宮掩詞林而苞鶴樹

內該八藏外覈六經與而能典宏而且密
使祇園遺迹託寶思而彌高奈苑餘芳假
瓊章而不朽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途諒
以鎔範四天牢籠三界者矣獎以其文宜
得聖筆自瀉因抗表勸請制不許再表遂

許之

四月八日英率京城僧尼備禮備寶簪香
花梵儀扣芳林門迎御製碑勒太常九部
樂并長安萬年二縣樂戲及咸里侯王者
羞送之是日以雨不克十四日遂迎之舊

史本紀云帝御安福門樓觀法師玄英迎
御製大慈恩寺碑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
甚盛帝望之大悅

五月法師玄英寢疾勒尚藥奉御持葺章
針醫上官察專視病又遣北門使者伺氣

候遞報消息英曰陳先朝以釋氏名位次

道流之下先帝晚年許為改正又永徽初
勅僧尼罪犯情難知者同俗法推鞠英慮
疾病委頓永隔天顏附內使以聞即日
勅使報曰所陳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

事須平章其同俗勅即為除落師宜安意
將息英疾尋愈

十一月會天后難月命入宮祈福及分難
神光滿宮自庭燭天曰號佛光王即中初
帝嘗謂英曰若生男子即聽出家至是英

奉表請許佛光王出家紹隆三寶制可

二月幸洛陽詔英陪駕五月英辭還陳留
改葬父母勅有司給葬具
六月召法師惠立與道士張惠先拜二教
先後大臣臨證惠先義負

金陵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
姓韋氏年十九學道經史尋閱大部般若
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
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
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石室有百

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
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
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
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云此去山
中十里許有一頓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

莫是道人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
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
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起曰師自何
來嘗識道信大師否曰即貧道是也融再
拜請示心法祖曰夫百十法門同歸方寸

河沙妙德盡在心源一切戒定慧門神通
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
本自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幻夢無三界可
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
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
欠少與佛何殊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
亦莫息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
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造眾惡行住坐卧
觸目遇緣皆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
為道融曰心既具足復誰是佛又誰為心

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融曰既不
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
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何
由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
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易
吾受摩大師頓宗法門今以付汝汝諦受
吾言可止此山當有五大士紹汝玄化祖
付法已歸于雙峯師至顯慶二年閏正月
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寺壽六十四臘四十
一窆于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廣如傳燈

具載

於道道為際源榮曰亦通耳慶曰若本際與道得相返則亦可自然與道不相法也榮曰道法自然自然不道法復曰若爾則道本於際本際不本於道矣榮意前言之失不復主義以他語嘲發發正色曰對

萬乘之前立論申明邪正以簡帝心宜以他辭塵瀆天聰榮慚服帝嘉之令引榮退席揖黃顛對發談論極莫而罷是歲法師玄英抗表辭入嵩山少林寺專意譯經降御札報曰省表知欲晦迹若泉

追道遠而架往託慮神穿軌澄什以標今仰揖風規是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生智啟心燈定疑意水非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

華亭橫空竊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取來鍾言勿復重請則市朝大隱不獨貴於前賢見聞私益更可珍於即代榮進啓奉謝略曰昔季重蒙魏君之禮唯叙聯離意遠辱晉后之書才今給米未覩解懸空竊可舍

之旨誨示大隱市朝之情故知人主之懷窮真聲俗綜有該無超義軒而更高駕曹馬而逾遠者矣時英公道震天下謀欲禁止舊經唯弘新典有禪師法冲者吾榜伽宗旨雅為房梁公所重曰見英而諫之曰

聞君將廢舊經不許私宣此未可也法師項依舊經入道今若棄舊崇新則法師亦當返初復依新經出家可乎英悟而止

宋四年帝在合璧宮追僧道論義法師會隱立

五蓮義法師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李榮著書壽不知名義茫如夢海難事往返而廓落無歸遂物道士立義於是李榮立道生萬物義法師惠立問曰先生立道生萬物未審此道是有知耶是無知耶榮曰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既為天地之法豈曰無知立曰必若有知則合唯生於善何故亦生於惡既善惡升沉載雜混生則無知矣請試劇陳之如上古未開闢時何不早生今日聖明子育黔黎與之榮樂乃先誕共

罷工蚩尤祭紂幽屬之徒而殘賤斯民耶人羣之中何不唯生稷契夔龍之輩而使飛廉惡來斬尚新莽之儔諛語其君致邦國傾亂耶羽族之中何不唯生鸞鳳嘉禽而鳥更生景鏡惡鳥乎毛群之中何不唯生麒麟麟驎騶復生豺狼豪喙乎以至草木等類

知不能生物云何得稱天地取法而生萬物乎據佛世尊窮理盡性之教則天地萬物是業衆生以業力故所感不同以善業勝者則琉璃為地黃金為道瓊樹蔭陌玉葉垂亭甘露充食綺衣為座惡業多者沙壤為地九磔為衢糲飯充饑麻衣蔽體泥

行兩宿霜積暑耕皆自業所感無人使之惡吾子心迷不識妄言道生一向可憫榮愕

然不知所對惠立乘機拂弄亦杜默遂
報然下座播黃壽前席立老子名義法師
會應以老子國家先宗既難其名恐有觸
犯即奏曰黃壽身預黃冠不知諱忌城狐
社鼠循事依憑國家遠承龍德之復陛下

老子子孫豈有對人子孫而公談祖諱至
如五千言中大有好義壽不能標列而說
壽聖人之名計罪論別死有餘及帝肯首曰
固當別立義壽既遭沮挫慚汗失圖雖事
言對而次序乖越及罷帝曰朕觀二家之

論宗旨竟未分明法師惠立駁對曰二家
之論宗旨未明實如明詔何則衆僧立義
道士不識其源既恥無辭遂譎誇語至
如會隱立五蘊義黃順以陰名米難且陰
以覆蓋為宗陰以積聚為義如色有十一

聚在色名之下識有八種積在一名之中
舉總以收稱為蘊義若以陰名見難義理
全乖又神泰立九斷知義道士生來未聞
此名論座雖登不知發問之處無以遮漸
遂浪作餘語由是宗旨不明沖瀆天聰過

在道士然佛法大宗因緣為最故云未嘗
有一法不從因緣生且如目見燈柱須具
五緣一識心不亂二眼根不壞三藉以光
明四有境現前五中間無障必具此緣方
得見柱若曠光已沒龍燭未明縱有朱楹

何由可見又如嘉穀陽和之月假水土人
工則能萌芽夏盛甕中冬藏地陷緣不具
故畢竟不生工人亦然內則業感為因外
則父母為緣身方得生父母亦違緣無生
其理乃至羽毛萬彙悉亦如之故經云深入

緣起斷諸邪見由佛智慧窮法實相是稱
無上正覺為人天師外道之輩則不如是
或計諸法自然即同此方莊老或言無因
或云宿作並是邪宗不明法本又對御說
休他遍計圓成三性之義及辭出官少誤

敕內給事王君德傳宣曰師等因緣義甚
好何不早論詣道士李榮等傳勅曰何不
學佛經於是榮等羞縮為之氣塞
是歲帝勅笑三藏于玉華宮譯般若經至
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統畢凡六百

卷進上帝嘉歎曰朕以軍國務殷不及委
讀今觀佛經之大若其瞻天望海莫測高
深以儒道九流方之如河漢之類溟渤也
而世云三教齊致者是妄談耳

屈僧拜俗詔帝初崇三寶後復憐憫四月
十五日下詔令沙門致敬君親恐爽恒請
至十六日勅付有司詳議是月二十一日
大莊嚴寺威秀等上不拜表至二十五日
沙門道宣等上雍州牧沛王倫不拜表二
十七日宣等又上榮國夫人揚氏不拜俗

啓及上叙佛教隆替事狀大意是前朝代
興替然後引經不拜俗文芻網經云出家
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拜六親
不敬鬼神不禮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
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相

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五
十三卷云輪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
禮佛足以佛言王今可禮優婆塞并諸比
丘足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足
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子經云若

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
豈此沙門不垂開教之義者矣
沙門威秀等謹錄佛經沙門不合跪拜父
母有損無益其文如左梵網如前順正理
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畧曰玄教東漸六

百餘載上代皇王無不微經敬仰也僧威
秀等言竊聞真俗異區乘門割有生之戀
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同越情道
仍并物伏惟陛下匡拯遠猷提獎幽榮既
已崇之於國亦以行之於家且使捨俗無

習俗之儀出家絕居家之敬護法斯在提
福莫先自然教有可動人知自勉不勝誠
懇之至謹表表以聞于時上表者衆不煩
具錄備如私明集至五月十五日大集
文武百僚於中堂將議其事京邑沙門道

宣等三百餘人競陳狀啓紛爭不定有司
各以表聞一右司成令狐德業等五百三
十九人表請不合拜一右兼司平太常閻
立本等三百五十四人表請合拜帝覽已
下詔朕諭確群議深研幽蹟然其頑之風

高尚其事遐想前代固亦有之今於君處
勿須致琴其父母所慈育極深祇伏斯曠
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宜跪拜至者施行
又至六月八日京邑老人程士顯等上表
畧曰且高尚之風人主猶有抗禮豈唯臣

下及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
頽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
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
琴俗之條從茲泯定矣

皇帝苦風疾委政武后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九六八頁中五行「商那」，**經**作「商那」。
- 一 九六八頁中一四行第八字「項」，**經**、**法**作「項」。
- 一 九六八頁中一九行第一一字「哺」，**經**作「甫」。
- 一 九六九頁上二行「惠基」，**法**作「窺基」。
- 一 九六九頁中二行「太德」，**法**作「大德」。
- 一 九七二頁下一〇行「菓鏡」，**經**、**法**作「菓鏡」。
- 一 九七二頁下一八行「九磔」，**經**、**法**作「瓦磔」。
- 一 九七三頁上一五行第六字「蔭」，**法**作「蔭」。
- 一 九七三頁中五行「曦光」，**經**、**法**作「曦光」。

一 九七三頁下二行眉註「是談耳」，

〔徑〕作「妄談耳」。

一 九七三頁下六行「怕請」，〔徑〕、〔清〕作「恒情」。

一 九七四頁上一三行第一三字「同」，〔清〕作「固」。

一 九七四頁上一六行末字「提」，〔清〕作「提」。

一 九七四頁中五行「請確」，〔清〕作「商確」。

一 九七四頁中一一行第二字「及」，〔清〕作「反」。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五

我五

嘉興路帝梓符禪子住持華本會常集
觀改麟德武后專恣

二月初五日法師玄奘寢疾命弟子大衆
光錄所譯經論凡一千三百三十有五卷

得受想行識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
識界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
得不可得亦不可得復命左右同聲三唱
南護慈氏如來應正覺願與舍識達奉

慈顏南護慈氏如來所居內院頡捨壽必
生其中遂右脇安卧而逝春秋六十有三
是夕白虹四道自北豆南貫并宿真慈恩
寺塔計聞于朝帝哭之甚哀顧左右曰朕
失國寶矣輟朝三日自終及葬五降御札

哀錄道典勤恤長事俄異僧奉栴檀末香
至請依天竺法用塗法師之體大乘光等
以掩龕日久不欲開其僧曰別奉進盲倘
見拒即具奏遂啓龕而顏如生香氣觀
郁其僧室單恍然不見識者以為兜率

內院人也夏四月初準佛世尊故事欽以
金棺銀槨塔于渡東門弟子神泰栖玄會
隱惠立明濟義夜大乘光等皆法門龍象
馬道造偽經天皇甲子西京諸觀道士郭
行真等東明觀李榮姚玄劉道合會聖

觀田仁惠郭蓋宗等將隱改道書重更修
改私竊佛經改換文句入法名數三乘六
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品大小法
門並偷安道經并改長安經為太上靈寶
元陽經改餘佛經別號勝年居經或云太

平經等及改酒脯祭祀用乾菓香水以惑
後人妖妄作矣沙門道世表聞以辯真偽
其畧曰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茲而起青
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聞玄玄以化民
或明空空而救物檢之圖牒指掌可知所

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
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
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親聞自餘經制
皆雜凡情何者前漢王褒造洞玄經後漢
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二十四卷長葛孝

先造上清經晉世王浮造化胡經又鮑靖
造三皇經齊朝陳顯明造六十四真安虛
經梁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靈儀十卷周
武張賓之焦子順馬翼李暹攬佛經一
千餘卷隋輔惠祥改涅槃經為長安經突

道論曰道家妄註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
經又按漢明帝時褚善信等總將道經諸
子書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晉葛洪
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灾之法凡九
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宋太始七年陸

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
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九卷已行
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又檢玄都
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
卷為道經今玄都經目云依中陸氏所上

之目乃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
百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並未
見據此前數目有無不同虛妄明矣增加
卷目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言
名山唱出或云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

英賢不觀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道士後世之經為是老子別陳為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資說處代年邦月復是如何如其有據容可汗行若也妄言理須焚翦伏願當今明朝云云由是邪行

真等捨邪歸正啓願文具如佛道論
錢
改乾封○尊老君為玄皇帝○米斗五

中大教東被六百年矣○用麟德曆
南山律師道宣卒師京兆錢氏父吏部尚

書申母夢月輪貫懷而孕又夢梵僧語之曰所孕者梁僧祐律師也處胎彌十二月而生九歲徧覽羣書十二善習文墨十五師日嚴頽公十六誦法華兩旬而徹十七落髮二十依首師進具戒三衣唯布常坐

一食武德四年再依首師學律性好禪那期修正定頽曰戒淨定明慧方有據始聽未聞持犯焉識七年徙居終南紆麻蘭若始製行事鈔正觀四年行般若三昧于清宮精舍經九十日龍化人形禮觀聽法沙彌

深心願聘其女龍怒欲害之念師教誡頓息惡心攝毒吐井白師勿飲此水及往視之其井涌沸又於雲際寺行此三昧前後二十會常感天童為之給侍十九年偕英公翻經弘福筆受潤文推馬首永徽元

年復居紆麻乾封二年春天人告師曰師報緣將盡當生彌勒內宮十月三十日果見空中幡華交列異香天樂天人同聲請師歸觀彌勒上聞之詔天下寺院圖形奉祀穆宗製讚曰代有覺人焉如來使龍鬼

歸降天神奉事聲飛五天群驚萬里金鳥西沉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聲律宗主懿宗朝謚澄照師所撰剛定僧戒本一戒行剛定比丘尼戒本一注僧戒本三戒疏四注羯磨經二羯磨疏四行事鈔二比丘尼鈔

三拾毘尼義鈔三亡物輕重儀章服儀師教儀正行懺悔儀新學教誡儀各一法華義苑三十卷釋迦方誌二佛道論衡四續高僧傳三十後續僧傳十廣弘明集二十三寶感通記三天人感通傳大唐內典

鈔卷
改總章○詔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偽百官臨證僧法明者預選入方三教首座議論紛紜明察其非是即排眾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為作華言之耶

為作胡語誘之若作華言則胡人未善必作胡語既傳此土須假翻譯未審道流所謂化胡經者於何朝代翻譯筆授證義當復為誰於是舉眾愕然無能應者公卿列辟咸服其切當訢躍而罷有教搜聚天下

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既而洛京恒道觀桓彥道等奉表乞留詔曰三聖重光玄元統叙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款還淳情存去偽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寃而必錄自今道經諸

部有記及化胡事者並宜削除有司條為罪制
李改咸亨
管上稱天后稱天后
是歲讓和上四月八日生有白氣六道貫

天太史奏聞有德之象當應空門帝曰在何方位史曰安康分野有項金州太守韓偕具表奏聞帝曰道人之德國之善慶勅偕親詣撫恤兼厚賜養育之費一家蒙之後長出家果傳六祖心印住于南嶽光大

教門也

帝成政上元

是年五祖弘忍大師示寂師新州黃梅周氏子生而岐嶷兒時有異僧款曰是子關七種相不速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

於破頭山咸亨中有盧居士者名惠能自遠來參師問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求何事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鳥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其異乃訶之曰著槽廠去能禮足而退便入

五

六

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經旬月祖知付法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將為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言冥符衣法皆付時會七百餘衆神秀居第一座學通內外衆所推仰秀亦自負無出

其右者不復思惟乃於廊壁間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惹塵埃祖因行次見偈心知秀之所為曰給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道果衆聆此語人各諷誦他日能在碓房聞偈乃問同

侶此誰為之同侶告以和上將欲付法各令述偈此乃秀上座所為能曰羨則羨矣引至廊間能自執燭令童子於秀側寫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

善

物何假拂塵埃祖復見此默念必能之所為因故為之語曰此誰作亦未見性衆以師弗許皆莫之顧即於是夕潛使人自碓坊喚能至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隨機大小而引化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

五

七

等法以為教門然以微妙祕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迦葉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菩提達磨大師屈于此土得可祖承襲以至於吾吾今授汝并所傳袈裟用以表信汝善護持勿令斷絕聽吾偈曰有

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能受單乃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師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勿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

善

之人命如懸絲能曰當隱何所祖曰達懷且止遇會即藏能禮足捧衣而出通夕南邁衆皆未知祖由是三日不上堂衆疑之因致問祖曰吾道行矣又問衣法誰傳祖曰能者傳之衆意盧居士名能必此人也

共力推尋能已不在至有相率而物色追之者祖既付法已復經四載而寂塔于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舊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者本天竺王子以讓國出家得禪宗妙法云自釋迦相

傳有衣鉢為記世相傳授達磨將衣鉢航海而來初至梁國武帝問以有為之事達磨不悅乃至魏隱于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其年魏使於蔥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達磨傳惠可可嘗斷臂以

求其法可傳僧聚聚傳道信傳私忍忍
姓周氏黃梅人與信並住東山寺世謂其
法為東山法門

論曰舊史敘諸祖雖簡略然大要與寶林
傳燈之說皆合至謂達磨遇毒而卒及魏

使復於蔥嶺見之則毒與卒果有之乎世

稱五祖前身蓋我松道者往見四祖將付
以衣法俄惜之曰汝耄矣雖嗣化能復幾

何倘再來可也五祖因託質周氏無父而
遂生母幾受禍僅死而免四祖果忍死以達

其來界以大法噫五祖出入死生正游戲

耳自非果位上聖孰能與於此哉

聖子改儀鳳

北印度佛陀波利尊者至五臺清涼山達
一叟問曰爾來何為利曰求禮觀文殊叟

曰帶佛頂尊勝呪來否利曰未也叟曰此
土衆生滋惡而出家者犯四棄尤多不持
此呪隨行遠來奚益能回取之以泚此土
可乎波利作禮而返以開耀元年取其呪
至於長安有旨命日照三藏翻譯帝聞此

呪靈驗特異祕之禁掖波利屢奏請布中
外高宗不得已從之利即辭入五臺後不
知終時南天竺有菩提流志智頭陀行從
耶舍瞿沙受道為西域宗師名震中夏帝
聞風而悅之因使西域有詔敦請

聖改調露

聖改永隆

聖改開曜

聖改永淳

是歲慈恩法師窺基卒世壽五十有一有

詔傷悼御製畫像贊勅葬樊川北渠近樊

公之塋基貌豐碩長八尺氣舉萬夫項上

有玉枕十指紋皆盤折如印見者龜息然

心慈善誨人晚節祈生內院循戒攝焉嘗
造玉文殊像及金寫大般若經皆瑞應初

南山宣律師以弘律名震五天感天厨供
饌每薄基三車之玩甚不為禮基嘗訪宣
其日過午而天饌不至及基辭去天神乃
降宣責以後時天日適見大乘菩薩在此
翊衛嚴甚故無自而入宣聞之大驚於是

避過增敬焉先是樊公親後西域戒賢師
瑜珈師地唯識宗而基蓋領其妙恢廓源
流天下後世尊之目為三乘法相顯理宗
謂之慈恩教
隱士孫思邈卒年百餘善莊老及陰陽推

步醫藥之術尤重釋典世稱孫真人焉

後廢分太子顯即位
太宗偏諱故以字行三學洞貫嘗慨教藏

及古今圖史之博而學者難以備究因撰
法苑珠林凡一百卷各開門類識者重其
精博云

高帝於是年崩中宗即位數月天后廢為
廬陵王幽于房州天后臨朝稱制是為則

聖

天明年七月沙門十輩詣闕上大雲經感
稱則天當即宸極則天大悅賜十沙門紫
方袍銀龜袋頒經于天下郡國各建大雲
寺九月則天革唐命改國號周自稱聖神

皇帝

中宗顯政元嗣聖二月改文明正月立
天下與李玄何不可二月天后廢上馬
廢陵王立其弟理王且為帝居於別殿天
朝后臨

則天武后製政元光宅水人也父武士後官
至工部尚書封國公天后嘗見而驚
為尼於感業寺時年十四天皇幸寺而

悅之還為昭儀進院家妃帝崩后攝政立
諸武為王甲辰天定及天后疾深公仁
勝等迎廢王登位明年乙巳崩于上
陽壽八十一於乾陵在位二十一年
改垂拱○制母齊緩古者母止養年而已
喪服葛云天無二日世無二主國無二君
家無二尊以一制養年禮也自天皇上元

元年天后表請父在為母三年下詔依行
至今垂拱始編入格

貞觀五年欲建明堂勅孔穎達等十人定
議制度不成乃上天皇永徽三年宣問無

式樣群儒執議不定又止乾封三年下詔
又令群儒取議復不克定而止焉至天后
垂拱二年又取議群儒創制垂拱四年正
月五日功畢其制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
西南北各三百尺而有三層下設四方中

十二辰上設二十四氣鑄鍊為槽二十四
步為辟雍之水造舟為梁以通道路與前
代制度有別夏曰世室殷曰垂屋周曰明
堂也

是年有慶山始出唐五行志曰垂拱二年

九月雍州新豐縣有大風雷電震吼涌出
一山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有龍鳳
之形禾麥之異天后以為休應故名曰慶
山
改永昌

改天授○二月辛酉后策貢士於洛城殿
殿試始此○九月改元建國號曰周至朔
同日用周正

改如意又改長壽
改延載

改證聖九月又改天冊萬歲
是歲則天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作七
寶符闡于闐國梵本華嚴大經即遣使奉
玉帛往求之并請彼國善梵學者一人隨
經以來於是于闐主以寶文難提此云妙
善學妙

華嚴宗旨遺赴命則天見之大悅詔入大
遍空寺同三藏菩提流志法師神測玄景
復禮等翻譯華嚴則天時幸其寺親施供
饌馬至聖曆二年十月八日功畢成八十
卷

天冊萬歲元年詔沙彌康法藏於大原寺
開示華嚴宗旨方緒經題感白光晃然自
口而出須臾成蓋停空久之萬眾懽呼嘆
異都講僧恒奏其事則天悅有旨命京城
十大德為嚴授滿分戒賜號賢首詔入大

遍空寺恭譯經
是歲詔萬嶽惠安禪師入禁中問道與神
秀禪師同被欽重則天嘗問安甲子幾何
對曰不記曰何以不記安曰生死之身有
若循環無起盡焉用記為况識心流注

無有間斷見漚起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
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則
天嘆美久之時安春秋百餘而天下之人
稱為老安國師
改萬歲登封又改通天萬歲

高改神功

高改聖曆迎中宗于房陵立為太子姚玄崇

五月戊辰淨義三藏自西域還夾梵本經論四百餘部及金剛座真容舍利三百餘

立

粒則天降蹕上東門迎勞安置佛授記寺未幾詔入大遍空寺同實義難提等譯經證義明年十月譯新華嚴經成實義難提等奉表奏上則天親製序引御太極殿宣示百官其護法弘通無出天后之德矣法

師姓張齊州范陽人家世珪璋十五有西行志三十七歲方遂雅懷是年乃旅也

聖天后重眉八字○慶山佛現勅建寺宇○李白生

季改火視○十月復夏正

詔欽天下僧錢日一文聚作大像於白馬阪宰相狄仁傑上疏諫曰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念群生迷謬弱畏無歸欲令像法兼行親相生善然今之伽藍制過宮室窮奢極壯刻繪畫功寶技殫於綴嚴瑤

材極於輪奐工不役鬼物不天來既皆出於民將何以堪之且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攜楚游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慚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

彼我皆託佛法掛誤人里陌動有經坊開闢尤多精舍化誘諄切倍於官徵法事供需嚴逾制勅膏腴物業水磴莊園富有其多不知猷數逃丁辟罪駢集法門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劫人財臣

每念之實切悲痛昔梁武簡文捨施無算及三維浪沸五嶺烟騰列剎盈衢莫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動主之功况壯風塵屢擾征役稍繁遽與此務力所未堪伏惟功德無量何必與建大像以勞費為名乎

立

立

雖欽僧錢百未及一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遍臣今兼採眾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善濟群品是其用心豈以勞人而存虛飾哉疏奏則天不納論曰法師支遁曰沙門之於世也猶靈

舟之寄大壑耳其來不以事退亦乘閒四海之內竟自無宅邦亂則振錫孤游道洽則忻然共萃蓋謂吾徒於天下固無事人也至末法敗道之徒苟安衣食者於狄梁公之論殆不可得而諱焉嗚

呼是豈真沙門者所為哉疏謂如來設教以普濟群品為心詎以勞人而存虛飾此不獨匡則天之失抑有以輔吾佛之正教也與夫後世泛然排佛老以苟名者雲泥矣

高改大足又改長安

則天將建大像御史張廷珪復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不可

立

立

以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豈非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徧於天下久矣蓋有為住相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知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其福甚多不如有人於此經中受持

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說則陛下傾四海之財竭萬夫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寺極治之金以為尊像勞則多矣費則甚矣其所獲福乃不若禪房之匹夫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為之法

不足高也況此營建事因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所碾壓虫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憫蠢動而不忍害其生乎又役鬼不可惟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屨朝區暮役勞筋苦骨算

食孰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歟畜產而不忍苦其力乎又營築之役僧尼是稅雖展轉乞丐窮乏愚尤多州縣徵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粥費以充怨聲載路和氣不洽豈佛標喜

捨之義慈惠蒙而不忍奪其產乎且邊朔未寧軍裝日急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其福德若東南西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於住

相彫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哉臣以時政言之則宜先遠境奮府庫養人力以佛教論之則宜救危苦滅諸相崇無為伏惟察臣之言行佛之行為以理為尚無以人廢言疏奏則天大悅御長生殿召見廷珪賜

以金帛

聖

去

是歲詔賢首法師法藏於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嚴經至華藏世界感大地震動逾時乃息即日召對長生殿問帝網十重玄門海印三昧參合六相總別同異成壞之

義藏數宣有緒玄旨通貫則天驟聞茫然驚異伸請再三藏就指殿隅金師子為曉譬之至所謂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則天豁然領解由是集其語目為金師子章初雲華寺儼尊者傳杜順華嚴宗旨藏

執侍儼畫傳其教及儼去世藏以巾幘說法於是京城耆德連名抗表乞度為僧尼廣落髮受具皆則天特旨又嘗為則天以十圓鏡置八隅上下皆使相向中安佛像然燭照之則鏡鏡現像互相攝入及觀之

者交羅齊現以表刹海十界普容無蓋之旨歲沒清涼國師澄觀宗其教天下學者宗之目為念圓融具德宗謂之賢首教

責○初試武舉

是年則天鑄像之費將具納言李嶠上疏

聖

去

諫曰臣聞佛法慈愍菩薩護持唯志利益羣生非假修崇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非假州縣祇承不能濟辭且天下編戶貧弱者眾或傭力客作以濟糶糧或賣田貼舍以供王役今造像錢數已有

一十七萬緡若以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尚濟一十七萬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廣人主亭毒之意則人神胥悅功德無量則天不納是冬像成率百僚禮祀

臣中宗改神龍

高宗第七子母曰則天皇后

則天于上陽宮冬前二月復開號曰神龍

正月流房融于高州夏四月融於廣州遇

梵僧般刺密諦費楞梵夾至刺史請就
制止道場宣譯融筆授及譯經十卷畢般
刺復薨梵本歸于天竺

籍是月中宗降御札召曹溪六祖惠能入京
其辭曰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奉萬機之

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
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
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以
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
欲得會道當須坐禪集定若不因禪定而

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
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耶經云若見如來
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則無所從來亦無
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
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况坐耶簡曰

師弟子回朝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
令得見性明道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
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簡曰明喻智
慧暗况煩惱學道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
惱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

者此是二乘小兒羊車等機上智大根悉
不如是簡曰何謂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
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
處凡愚而不滅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
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

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
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
何異外道師曰外道將滅止生以生顯滅
滅猶不滅生說無生我說本自不生今亦
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欲知心要但一切

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
常住妙用恒沙簡禮辭歸闍表上師語帝
咨美久之尋遣使賜絮裘瓶鉢等喻天子
嚮慕之意

師大通禪師神秀入寂中書令張說製碑曰

謬夫總四大者成半身矣立萬始者主乎
心矣身是虛哉即身見空始同妙用心非
實也觀心若幻乃等真如名數入馬妙本
乖言說出馬真宗隱故如來有意傳要道
力持至德萬劫而遙付法印一念而頓授

佛身誰其弘之實大通禪師其人也禪師
尊稱大通諱神秀本姓李陳留尉氏人也
心洞九流懸解先覺身長八尺秀眉大耳
應王霸之像合聖賢之度少為書生游問
江表老莊玄旨書易大義三乘經論四分

律儀說通訓話音參吳晉欄子如雙孔翠
玲然如振金玉既獨鑿潛發多聞旁施速
知天命之年自授人間之世企聞斯州有
忍禪師禪門之法胤也自菩提達磨天竺
東來以法傳惠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

傳弘忍繼明重迹相承五光乃不遠遐阻
翻飛謁詣虛受與沃心懣會高悟與真乘
同輒縷指忘識湛見本心住寂滅境行無
是處有師而成即然燈佛所無休而說是
空王法門服勤六年不捨晝夜大師歎曰

東山之法盡在秀矣命之洗足引之並座
於是涕辭而去退藏於密儀鳳中始隸玉
泉名在僧錄寺東七里地坦山樵目之曰
此正楞伽孤峯度門蘭若陰松藉草吾將
老馬雲從龍風從虎大道出賢人觀岐陽

華之地就去成都華陰之山學來如市未云
多也後進得以沸三有超四禪升堂七十
味道三千不是過也爾其開法大略則忘
念以息想極力以攝心其入也品均凡聖
其到也行無前後超定之前萬緣盡閉登

慧之後一切皆如特奉楞伽_經為心要過
此以往未之或知久視年中禪師春秋高
矣詔請而來跌坐觀君有與上殿屈萬乘
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止面
有盛德者無巨禮遂稱兩京法主三帝國

師仰佛日之再中慶優曇之一現然慶都
邑婉其秘旨每帝王分座后妃臨席駕鸞
四匝龍象三繞時熾炭待礦故對默而心
降時詠飢投味故告約而意領一兩曹露
於衆緣萬籟各吹於本分非夫安住無畏

應變無方者孰能至爾乎聖敬日崇朝恩
代積當陽初會之所置寺曰度門尉氏先
人之宅置寺曰報恩賦閭名卿表德非擬
局狀誼聲長儀虛整累乞還山既聽中駐
久矣表德無他患苦魄散神全形遺力謝

神龍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夜中殞命跌坐
泊如化域禪師武德八年受具于天宮寺
至是年丙午復終于此寺蓋僧賜八十矣
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
其數也三界火心四部水背樓崩梁壞雷

動兩泣凡諸寶身生是金口故其喪也如
鸞執親馬詔使弔哀王侯歸期三月二日冊
謚大通展飾終之義禮也時厥五日假安
關塞緩及葬之期懷也宸駕臨訣至午橋
王公悲送至伊水羽儀陳設至山龕仲秋

既望還詔乃下帝諾先許冥遂風心太常卿
鼓吹導引城門即監護喪葬是日天子出
龍門法金櫬登高駐蹕日盡迴輿自伊及
江扶道乘候燻花百輦香雲千里維十月
哉生鬼明即舊居後岡安神起塔國鐵嚴

飾賜逾百萬巨鍾蓋先帝所鑄群經乃後
皇所錫金榜御題花幡內造塔寺尊重遠
稱標絕初禪師形解東洛相見南荆白霧
積晦於禪山素蓮寄生於坐樹則雙林變
色泗水逆流至人連代同符異感百日卒

哭也在龍華寺設大會八千人度二十七人
二祥練縞也成就西明道場數如前會萬
回菩薩乙施後官寶衣盈箱瓊價敵國親
舉寵貴侑供巡香其廣福博因存沒如此
日月逾邁榮落相推於戲法子永戀宗極

痛慈舟之遺失恨涌塔之邊關石城之歎
也不孤廬山之碑馬可作竊比夫子貢之
論夫子也生於天地不知天地之高厚飲
於河海不知河海之廣深強名其迹以慰
其心銘曰頽珠內隱匪指莫効心鏡外塵

匪塵莫照海藏安靜風識牽樂不入度門
執探法要停哉禪伯獨立天下功收密諸
解却名假諸無所得解亦都捨月影空如
現於悟者無量善眾為父為師靈清熱惱
光射昏疑莫將住世萬壽無期奈何適際

一朝去之嗟我門人憂心斷續進憶瞻仰
退思付囑蓋不離定空非滅覺念茲在茲
敢告無學時岐王範及徵君盧鴻一皆勒
碑製碣舊唐史有傳稱沙門被王者禮敬
古未之有

未改景隆

神僧萬回入官賜號法雲公館于集賢
給二美人奉事未幾忽求開河河水左右
倉皇莫能得又曰第穴堂前地可得也既
得之回飲水畢湛然而逝賜號圓公圖形

集賢院初回切能三千里致九書朝往晨
歸因號萬回高宗聞其名詔入官度為沙
門則天在位延之禁中賜錦衣令官人給
侍莊惠太子始生則天抱之示回回曰此
西域樹精養之宜兄弟及安樂公主怙重

后将謀逆回遇之望塵嚙曰血腥不可近
未幾安樂果誅玄宗在蕃嘗私謁回回拊
其背曰五十年太平天子睿宗為相王每
將出回必告市人曰天子米少頃而相王
至其神異類如此示寂于長安醴泉里壽

壽七十四矣

論曰法雲公嘗有偈曰明暗兩忘開佛
眼不繫一法出蓮鼓真空不壞靈智性
妙用嘗存無作功聖智本來成佛道寂
光非照自圓通熟味厭育益大乘了悟

之言也而法雲特以小乘神異顯化至
於佛菩薩出世宏正法眼必涵光遊世
未始泄露密機直至臨終方有付囑然
則法雲章章顯異抑聖賢之權與
是年七月庚辰下詔曰釋典玄宗理均述

異拯人化俗教別功齊自今每緣法事聚
集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齊行並集初太宗
以老子為皇宗升於釋氏之上至則天朝
復在釋氏之下今此已往遂為水式令齊
班並集云

國師惠安卒誠其徒曰吾氣盡將尸置林
中恣野火焚之偶神僧萬回至與安握手
言論其徒側聆俱莫之省至八日合尸偃
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其徒奉命昇尸
林中果野火至聞維之得舍利八十粒五

粒最巨而紫紅色光耀奪目詔留禁中云
是歲再詔于闐國三藏寶笈難提至帝降
蹕迎勞備兩街法儀旌幢鼓吹送之載以
青象安置薦福寺難提風神宏曠儀韻秀
整著大小乘通華梵語

泗洲大士僧伽詔入官供養度惠優厚岸
木义三人為侍者帝親書所居寺額曰普
光王未幾遷止薦福寺明年京畿旱有旨
命大士致雨僧伽以瓶水散洒即有濃雲
自所居而涌大雨傾注又明年二月示寂

壽八十有三神采如生敕就薦福寺塑身
建塔即穢氣滿城帝炷香祝之許送歸淮
言訖異香郁然傾都歎異遂奉全身歸泗
洲普光王寺建塔帝嘗問法雲公萬回曰
僧伽何如人對曰觀音大士化身耳神化

事迹具如蔣穎叔所著傳大師自西國來
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
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答曰我
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
於泗上欲搆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

居師曰此本為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
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眾謂
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為寺額
云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是歲召律師道岸入官為妃主授歸戒因

留禁中別日帝至諸師皆辟席岸獨遊巡
長揖而已帝高其量圖形於林光宮御製
讚曰戒珠皎潔惠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
八定學妙真宗貫通實性維持法務綱紀
德政律嚴真芳傳芳像教因而光盛時以

為榮焉

戎五

子五

八月乙卯以高宗舊弟興聖寺有柿樹天
授中枯死至是忽重榮因大赦天下賜百
官封爵普度僧尼道士凡數萬

九月詔三藏菩提流志於北苑白蓮池甘

露亭譯大寶積經勅中書陸象先尚書郭
元振宰相張說潤文經成凡五十九會總

一百二十卷

唐是年三月勅東都留守韋安石賈詔起嵩
山沙門一行赴闕行辭疾不赴適入荊州

當陽山舊唐史云行姓張氏初名遂刺國
公公瑾之孫武功令擅之子少聰敏覽觀
子史嘗詣道士尹崇借太玄經讀之數日
而還崇曰此經精微吾尋積年尚來曉子
宜研究無忽也行曰已究其義因出所撰

太行玄圖并義決崇覽之大驚因與談其
淵奧退謂人曰此後生類子也由此知名
於世初武三思慕其學行就請結交行適
匿辟之尋出家徧歷天下訪求異術至天
台國清寺見別院古松數十門有流水行

立門屏間僧於庭中布算聲而證其徒曰
今日當有弟子自遠來求吾算法已合到
門豈無人導引乎即除一算曰門前水當
西流弟子亦至矣行返顧溪水果已西流
遂承其言遽趨入再拜求其法彼盡授
與之遂洞曆象陰陽推步之學回入嵩山
依普寂禪師參決禪門宗旨及適當陽山
又從律師惠悟學毗尼經籍一覽畢世
不忘

卷五

五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五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九七七頁上一九行「般若」，清作「般舟」。
- 一 九七七頁中五行「華愛」，清作「華受」。
- 一 九七九頁上一九行「開曜」，德、清作「開曜」。本頁中八行同。
- 一 九七九頁下末行末字「帝」，清無。
- 一 九八〇頁中一八行「復問」，清作「復聞」。
- 一 九八一頁上四行「淨義」，清作「義淨」。
- 一 九八一頁上末行第八字「盡」，清作「盡」。
- 一 九八一頁下五行第一一字「得」，清作「待」。
- 一 九八二頁上一〇行「貧屨」，德作「貧窶」。
- 一 九八三頁下一一行「重迹」，清作

「踵迹」。

一 九八四頁上一九行第六字「像」，
[徑]、[漣]作「懷」。

一 九八四頁中五行「冰背」，[漣]作「冰
指」。

一 九八四頁中一一行「大常卿」，
[徑]作「大常卿」。

一 九八五頁下末行「入宮」，[漣]作「入
言」。

一 九八六頁中七行末字「到」，
[徑]作「關」。

一 九八六頁中八行末字「當」，
[徑]作「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

我六

壽靈齋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吳唐宗旦改景雲

高宗第八子初封豫王武后廢封相三廢五立為帝者七子任宋景雲景雲為政帝太平安公主

功專橫在

李初改太極又改延和又改先天七月

先天元年三十三祖惠能大師示齊姓盧

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

柳巷及長家貧師樵米以給一日負薪至

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客曰此何法

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

大師歸告於母以為法尋師直抵黃梅忍

大師一見默識之後傳衣法今隱於懷集

四會之間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屆於南海

及返曹溪兩大法雨一日示眾曰諸善知

識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

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

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

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

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諸法

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

事安閒恬靜虛融淡泊此名一相三昧若

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

即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

地有種能舍歲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

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

汝等佛性譬如種子遇茲沾沾悉得發生

承吾言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

師說法度人往來學者常逾千數明年七

月辭歸新州故宅國恩寺其徒泣曰師歸

當復來不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

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

者通至國恩寺以八月三日示眾曰吾受

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

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舍各自努力

隨緣好去吾涅槃時至珍重即跏趺而逝

於是山林變白鳥獸哀鳴綠雲香霧連日

不開既時廣州都督韋捷率韶新二郡官

吏迎奉全身歸於曹溪寶林寺建塔真身

今尚存焉舊唐史曰則天聞神秀名詔

至都有輿入殿親加跪禮敕當陽山初度

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及京城士庶

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伏日以萬數初神

秀與惠能同師弘忍而行業相傳及忍卒

能住韶州廣果寺韶陽山中舊多虎豹一

夕去盡遠近驚歎咸歸伏秀嘗奏則天

請召能赴闕能固辭秀復自作書重邀之

能謂使者曰吾形貌魁陋北土見之恐不

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可違

及中宗召之竟不度嶺而卒天下散傳其

法謂秀為壯宗能為南宗

唐高宗第三子嬰陽貴妃

李隆基改開元

李隆基改開元

李隆基改開元

李隆基改開元

李隆基改開元

李隆基改開元

李隆基改開元

李隆基改開元

丁亥二年十月十七日永嘉玄覺禪師示寂妙
戴氏卅歲出家博貫三藏精天台止觀圓
妙法門與東陽禪師偕謁六祖師至振
錫繞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
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憐師

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
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
曰如是如是師乃具威儀恭禮須臾告辭
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無動豈有速耶
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

女甚明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耶
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曰
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及回學
徒奔奉著證道歌一篇梵僧傳歸天竺彼
皆欽仰目為東土大乘經又著禪宗悟修

圓旨十篇及觀心十門垂盛傳于世

於三月八日玄宗遣禮部郎中張洽齎詔詣
當陽山起沙門一行赴關行以再命不許
辭赴之有旨安置光祿殿帝數訪以安國
撫民之要行啓陳無隱未幾永穆公主出

降詔依太平公主故事傳厚發遣行諫以
為高宗末年唯有一女所以特加優禮而
太平竟以驕僭得罪不恩引以為例帝納
其言遽追勅但依常禮其忠諫多類此或
謂行優於憶誦帝一日命出官籍示之行

閱畢令內侍執本對帝復之不差一字帝
驚異顧謂左右曰聖人也自是頻召咨贊
佛心之要行雍容啓沃聖春日隆天下之
人以帝從之問道稱為天師焉
夏嵩嶽元珪禪師示寂師居嶽之麗塢一日

有異人峨冠威服擁衛而至珪曰善來仁
者胡為而至彼厲聲曰師寧識我耶珪曰
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曰
我此嶽神也能生殺於人師安得一目我
哉珪曰吾本不生汝安能殺吾視身與空

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使果能
之吾則不生不滅也况汝不能焉能生殺
我耶神稽首曰我聰明正直過於餘神詎
知師有廣大智慧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
珪曰汝既乞戒即既戒矣所以者何戒外

無戒又莫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
求師戒我身願為門弟子珪即張座秉爐
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即曰能不爾即曰
不神曰謹奉教曰汝能不矯乎神曰亦堅
也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神曰能曰汝

能不盜乎神曰無乏我也安有盜取哉曰
非謂此也謂饜而福淫不供而禍善神曰
能曰汝能不殺乎神曰實司其柄焉得不
殺曰非謂此也謂有濫悞疑混也神曰能
曰汝能不妄乎神曰我惟正直焉有妄哉

曰非謂此也謂先復不令天心也神曰能
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曰如上為佛戒
也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
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而不為
精後天地死而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

動畢竟齊滅而不為休悟此則雖娶非妻
也雖饜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
雖醉非憊也是謂無心而已無心則無戒
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亦無我無
汝則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去佛幾何曰

汝神通則十句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
不能神疎然辟席曰可得聞乎 玆曰汝能
 度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相能也玆曰
 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弗能
 也玆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

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
 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
 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是謂三不能也然
 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眾生界本
 無增滅廓無一人能主有法無法無主是

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
 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耳神
 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
 行今願報慈德勅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
 物觀法無常了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

我為世間事展我神功使已發心未發心
 信心不信心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
 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吾
 無用是為曰佛亦使龍神護法師寧隱叛
 佛耶玆隨意示誨師不得已曰東岩寺之

驪障莽然無樹止岫有之然而背非屏擁汝
 能移止樹於東嶺乎神曰既聞命矣恐昏
 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門
 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威
 霽烟霞紛綸間錯幢環佩凌空隱沒是

夕果有暴風迅雷奔雲電掣宇掃蕩宿
 鳥驚呼師謂眾曰無怖神與我契矣拂旦
 和霽則北山之松盡斃嶺森然行植焉師
 誠其徒曰吾後復無令外知若焉口貴人
 將妖我矣師伊闕人姓李氏勿歲出家具

戒得法于老安國師壽七十有三云
 論曰荆國王文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去
 孔子百年而有孟軻此後迨孔孟者為
 誰何吾道之寥寥乎文定沉吟久之曰
 有人第恐過之耳曰誰耶文定曰南嶽

讓嵩山珪馬祖石頭丹霞無業若此類
 孔孟之教學勸不住故歸釋氏矣文公
 深肯之其後張公無盡問之數曰達人
 之論也然嵩山蓋祖庭之秀出者也其
 威應超絕說法沛然如此則南嶽而下

的傳正續宗師世教勸不住端可見
 矣二三公之讓論渠不信夫

是歲天竺三藏法師無畏至京師帝嗣位
 之初一夕夢梵僧謁見風度瓊異及寤追
 憶不已因追畫工授以形段圖於殿壁及

畏至入對帝無視蓋夢中所見僧也疎然
 異之館於西明寺宣薩諸王皆降禮欽重
 其後秋旱帝庶知無畏能致龍道內使傳
 詔請雨畏難之奏以早數當家若苦名龍
 恐暴物帝再遣諭言人苦秋者雖暴風疾

雨適足快意長諾之有司設壇儀華絳光
 屢畏笑曰是以致雨耶命撤去之獨持
 滿鉢水以小刀攪之誦咒語百餘番即有
 微物如蚪龍從鉢矯育水面頃之復沉畏
 咒遣之白氣自鉢騰涌語詔使曰速歸雨

即至矣詔使馳出回顧有雲如練自講堂
 盤旋而上頃刻風雷電掣使趨入泰御
 水中已透濕於是震風凌雨飄蕩塵舍士
 羈民懷懼彌日而息又嘗霖霖逾時詔長止
 之是於寺控泥爐五軀向之作梵語若左

罵者即刺而膏其神驗類如此帝敬之若神未幾通華言輝庭帝歲賦廬遮那蘇真地羯羅等總十餘部禪師一行三歲寶月等參預其事長性簡靜好禮觀每勸學者習之累求求遠帝堅留不許

是歲廣州節度宋璟入曹漢禮祖塔塔曰弟子願畢世外護大法祈一樣瑞來信言訖微風飄香氣襲人俄而甘雨傾注唯徧一寺之內珠玑躍而去未幾召入與姚元崇相繼執政世稱姚宋為中興賢相

唐朝廷以麟德曆暑日蝕比不驗詔禪師一行改撰新曆行受詔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度數可考者皆合而著之久之道士邢和璞謂太史令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昔洛下閎造大初曆

常記曰八百年後當差一日必有聖人出世糾正之今年期差滿而一行推大衍數以糾數家之謬闕之言不誣矣情亦以為然行復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表請初置之制可

帝注法孝經并製序

是歲沙門智昇上釋教經律論目錄凡二十卷餘次大藏經典及聖賢論撰凡五千四十八卷自是遂為定數

十一年十月癸酉禪師一行製黃道儀成

帝自為之銘詔安武成殿庭以示百官其儀準圓天之像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外絡二輪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東行一周日西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以十九分度

之二十九轉日有餘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以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候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

地中略施輪軸關鎖交錯相持當時稱其妙以為神功無幾銅鐵漸澁不能自轉遂藏之於集賢院

是歲改政事堂曰中書門下省

○有登州文登縣郭行妻王氏生女鶴唳

將表自言酬先世嘗齋之報以此示人

沙門牛雲者少慧因詣臺山禮文殊初至東臺見老人問曰胡為而來曰願見大聖求聰慧耳老人曰文殊居北臺不往見之雲奉教趨北臺老人亦在彼矣雲意甚

即文殊也遂拜之老人曰汝沙門也不應禮俗士雲拜不已老人憐之為入定觀雲前身蓋牛也以嘗馳經故獲比丘報老人起定為雲言之復云汝性厭迷中有骨肉在當為汝鏤去之因戒雲閉目無輒開

雲如約頗覺老人以鏤鋤其胸然不甚差少頃心懷開豁頃異往時及開眸見老人現身為文殊妙相端嚴謂雲曰與汝聰明竟雲喜躍作禮及起身而文殊隱雲自是總持辨悟為特導師以夙因故牛雲稱焉

日本國沙門榮叡普照等至於揚州奉僧伽黎十領其上綴以山川異物之狀蓋其國主附之以施中國高行沙門於時律師鑒真受其衣數外國人有佛性欲往化之會叡照等亦勸請遂附舶而東為惡風

飄入魚蛇等海以真律行高皆脫禍既至
結日本彼王預知枉駕逆勞館于毗盧遮那
殿未幾請真授歸戒夫人羣臣皆以次稟
授日本自是始有律教

第三歲菩提派志卒春秋一百五十有六派

志南印土國王之子以讓位出家高宗聞
名有詔要之以垂拱中至京師凡四十年
如華嚴寶積經等皆出其手帝及重臣敬
之如生佛葬日特給鹵簿羽儀塔于龍門
之西原賜謚曰開元一切徧知三歲名德

之威古未有焉

時嵩山破竈隨和上者不稱名氏言行巨
測初見老安國師契悟心要隱居嵩山
有廟靈甚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烹宰
無虛日師領徒入廟以杖擊竈三下云咄

矣

士

此竈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
烹宰物命又擊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
有一人青衣峨冠設拜師前曰我本廟竈
神久受業報今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
當生天上特來禮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

非吾強言神再拜而去少選徒眾問師其
等人在和上左右未嘗指示靈神得何徑
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
成別無道理為伊眾無語師良久云會麼
眾云不會師曰日本有之性為什麼不會眾

僧乃禮拜師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於是
其眾皆悟玄旨後有義豐禪師舉問安國
師國師歎曰此子會靈物我一一如可謂如
朗月虛空無不見者只是難湊伊語脉豐
曰未審什麼人湊他語脉安曰不知者又

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
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禮謝師曰日本有
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
來有僧從牛頭處來師曰來自何人法會
僧進前叉手繞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

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上邊叉手而立師
云果然果然僧却問應物不由他時如何
師曰爭得不由他僧云恁麼即順正歸原
去也師曰歸原何順曰若非和上幾錯招
恁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見後道時

來僧乃繞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
古如然又僧侍立次師曰祖祖佛佛只說
如人本性本心此外別無道理會取會取
僧禮謝師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
亦然師後不知終

矣

士

是年十一月己丑禪師一行寢疾于華嚴
寺舊唐史云帝一夕夢游其寺見一室繩
床竹窗氣象蕭索及旦行以疾聞帝遣中
使候問使還奏行居處之狀與所夢冥合
帝歎久之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為行結壇

經祈禱既而行疾少間詔陪駕幸新豐未幾
行疾革帝親候問遂沐浴端坐而逝春秋
四十有五帝哭之哀甚輟朝三日有詔傷
悼聽停龕三七日與中外瞻禮行容貌如
生而鬢髮日長帝親製碑書之於石出內

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惠禪師
帝嘗從容問國祚幾何有留難不行曰變
與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故不答
退以小金盒進之曰至萬里即開帝一日
發盒視之蓋當歸少許及探山亂駕幸成

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與歸昭宗初封吉
王而唐以昭宗而滅故云終吉有里橋素
供行而媪一子坐殺人將之刑媪悲泣請
赦行憐之令弟子捕生物得稚豕七日日
藏其一於篋中為梵語咒之七日壯斗盡

宋

沒朝廷震驚太史奏將有變請避正殿禳
之帝密以問行對曰此無他蓋妖魔也凡
嗔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若賜赦天
下則妖不能為帝然之速大赦媪子由是
得免行日出一豕則一星現至七日而斗

復如故其秘術多此類著多論十二卷大

衍論二十卷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七政
長曆三卷釋氏系錄大衍玄圖心機算術
括通甲十六局六壬連珠詩六壬髓經天
一太一經太一局遁甲經各一卷五音地里

經十五卷宰相李吉甫奉詔撰一行傳一
卷並見唐藝文志十六年詔特進張說曆
官陳玄景等編次一行所撰大衍曆施用
三月駕幸溫湯道由一行塔所帝為駐蹕
徘徊令品官詣塔告以出豫之意賜帛五

十足令塔前松栢其為聖眷如此宋史
官歐陽文忠曰自太初至麟德曆凡二十
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至一行則密矣其
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
皆依倣而已沙門道深者生黃州與侍郎

張敬之厚善能言吉凶亡不明驗嘗為中
書張說視宅戒曰無穿東北壬隅也他日
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
坎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
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容土無氣與土脉

不不連辟身瘡痛補佗肉無益也其後說諸
子皆汚祿山以斥死果如其言

論曰歐陽文忠公雅嫉吾釋未始略有
倣借獨於唐志尊一行大衍之作而宋
景文於方技篇削一行玄奘等傳而獨

宋

著道泓地理之說或者以為唐浮圖行
業無足為二公取者故止於是而已夫
豈然哉蓋大衍所以統天時地理則切
於人事是宜史筆取也若吾釋之盛莫
甚於唐凡三百年間以道德為天下宗

師

師者不可悉數歐宋以為奉異方之教
故諱之而不書猶春秋時雖老聃鄭子
之賢返不若江人黃人得書於經豈亦
老氏不足取哉蓋國經之典凡禮樂刑
政呀及貴賤必書若吾浮圖大絕世累

明

穎脫塵表者與刑政何與焉宜其不參
於世典也由是言之歐宋默吾釋其微
意乃所以尊之也感我一行前膺洛下
闕八百年之讖當時則明天子號之稱
為聖人及其製作施於後世緼天地貫

幽明歷數百年而其餘益驗果聖賢耶
善弗得而知矣

初初以上生日為千秋節○用大衍曆

是年太師燕國公張說薨說為唐宗臣朝廷
大述作多出其手為文屬思精壯尤善釋典

嘗嘗謫岳州而詩益懷婉時人謂得江山之助

天下不稱姓而曰燕公著石刻般若心經序
釋曰萬行起於心人之主三乘歸於一法
之宗知心無所得是真得見一無不通是玄
通如來說五蘊皆空人本空也如來說諸法

空相法亦空也知法照空見空捨法二者知見復非空即是故定之與慧俱空法中入此門者為明門行此路者為超路非夫行深般若者孰能證於此乎謝馬都尉祭陽鄭萬鈞深藝之士也學有傳僻書成草聖乃揮洒手

翰鐫刻心經樹聖善之寶坊啓未來之華業佛以無依相而說法本不生我以無得心而傳今則無滅道存文字意齊天壤國老張說懸聞而嘉馬辨揚佛事題之樂石又製法池院二法堂贊并序曰法池西三歸院二法堂

茲院長老初上禪師所造也禪師姓彭氏名知至性篤孝親之喪七日不食微言寡行志道探玄究易老莊太一之旨善正書擅鍾王品格其點畫燒秀毫縷必見如折稿荷麀文石筋理洒颯固非人力之所

致也中朝名士山數高尚法流開勝遠近慕焉及晚年專意於禪頌平生事業脫若遺塵至常歡帝王父母許我出家兩露生成恩惟一揆依如來教初是功德萬一乎獻福二官潛祐七祖將與一切咸登道場

於是三歸堂以長安元年辛丑子月望日癸卯立善法堂以開元元年癸丑五月望日戊辰建禪師母弟仁婉弟子啓疑及沙彌令哲左右斯業實有力焉而作贊曰敬告諸佛子一心清淨觀欲求真正道當從

信根入是佛六虛空相是法微妙光定慧不相離是僧和合義人空法亦空二空亦復空住心三空實是名三歸處至我初上人建立善法堂彰翠三世佛莊嚴清淨眼能運無礙心普入於一切見若不染色知若

不取識是名真實見亦名解脫知佛觀離生滅諸法等如是
是歲定五服制蓋出自古至天后請母三
聖年及盧氏駁議有異開元五年盧履水上
言衆議紛紛自是卿士之家孝服有異今

為二十年蕭高帝改修五禮勅下依行五服禮者一三年服為父曰斬衰哀情至切斬裁其心為母曰齊衰次其父也然二十七箇月終矣十二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二月十七月禪服更加一月心喪服之終也齊

新服以縗麻臣孝於君亦爾二期年服十三箇月為祖父等三大功九月為叔伯等最四小功五月堂兄弟等五縗麻三月三從兄弟等內外族等餘如五服注疏全之八月壬申朔三歲金剛智告其徒曰白月

圓時吾遊矣至時遊吐虛像頂梵夾退歸寢室跣趺而遊賜謚灌頂國師教中書杜鴻漸撰紀德碑智西域人本玉種出家從龍智阿闍黎傳密教及來東土初達南海廣州節度聞於朝有旨驛馳赴闕入見帝

大悅館於大慈恩寺未幾夏旱詔智祈雨最智結壇圖七俱胝像約開時即雨閱三日像果開眸有物自壇布雲彌空斯須而雨帝特降詔褒美明年辭游瀛門不允遂遷薦福寺為人語默與居容止凝粹喜愠不

形于色見者莫測其涯所至必結灌頂道場弟子不空傳其教初不空事智智授以梵本悉書及聲明論不逾旬而誦之智奇其駿引入金剛道場以柳花驗之智以為勝已不空因求瑜伽五那智未之許不

空擬入天竺求之智一夕夢京城佛像皆
東行及寤以詰不空空啓以西游意智曰
汝有投道之資吾何靳哉即授以五部及
吐盧遮那經蘇息軌範及智沒不空奉遺
教游天竺增廣其學

是歲禪師義福卒舊唐史云福得法於神
秀禪師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二
十餘年未嘗出宇之外嘗隨駕幸東都蒲
號二州刺史及官吏士民皆貴楮花迎之
所在塗路充塞及卒有旨賜號大智禪師

莫伊闕之上送者數萬人中書嚴挺之高
製碑初神秀維德行為禪門之傑得帝王
欽重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義福普眾
始於京城傳教二十餘年人皆仰之

督恒州刺史韋濟奏方士張果有長年秘術

自言數百歲矣則天嘗召之果祥死不赴
今復見之帝聞遣中書侍郎徐嶠實書
迎之果至帝聞其變化不測而疑之時邢
和璞者善算能知人壽大帝令算果愕然
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帝召

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不能見帝
聞飲薑汁無苦者真奇士會天寒以薑汁
賜之果飲三卮醺然如醉顧左右曰非佳
酒也傾之取鏡視幽則盡黑命左右取
鏡如意擊幽墮盡更出神藥傳其斷頭

之齒復繁然如故帝始信之將妻以公主
果預知苦辭獲免後懇辭歸山下制曰恒
州張果先生游方之外者也迹造高尚深
入窈窕早渾光塵應詔城關莫詳甲子之
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

特行朝禮爰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
通玄先生其年果入恒山後不知終
二十三年三歲無畏卒春秋九十有九詔
鴻臚丞李現監護喪事塔于龍門之西山
廣化寺藏其全身畏本釋種甘露飯王之

後以讓國出家道德名稱為天竺之冠所
至講法必有異相初在烏茶國演述那經
須臾果會成見空中有毗盧遮那四全字
各尋丈排列久之而沒又嘗過龍河一托
野馳負經沒水畏懼失經還隨之入水於是

龍王遊之入宮講法不許彼請至為留
三宿而出所載梵夾不濕一字其神異多
類此

是歲三歲不空於師子國從普賢阿闍黎
求開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
之法其王一日謂象俄而羣象逸莫敢禦
之者不空遽於衢路安坐及狂象奔至見
不空皆頓止跪伏少頃而去由是舉國神
敬之

論曰自大教東流諸僧間以神異助化
是皆功行成熟契微心源自覺本智現
量獲聖絕非咒力幻術所致也殆自東
晉尸利密已降宣譯祕咒要其大歸不
過祀鬼神驅邪妄為人禳災釋惠而已
其間往往不無假名比丘自外國來挾

術驚愚有所謂羅漢法者正公庸邪術
下劣之技亦猶道家書公法之類也茲
單高道巨德私禪主教者齒武及闍元
中西域金剛智無畏不空三大士始傳
密教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即其神功

顯効幾與造化之力均焉故三大士雖
宏密教抑本智現量發聖與嘗慨資治
通鑑稱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咒術
能令人立死復咒之使蘇太宗擇飛騎
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因以問傳奕奕

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
必不能行帝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
史僧忽僵仆若為物所繫遂不復蘇此
恐好事者曲為之辭何則若使果有是
則僧非真僧咒非真咒正謂邪術耳固

不足以張吾教之疵也矧萬萬無此理
向使彼能自西域遠至長安厥術能死
人而復蘇乃不暇自衛其身對常人無
故而僵死雖兒童莫之信也又當是時
三大士者雖俱未至若京城大德僧惠

乘玄琬法琳明瞻諸公其肯坐視絕域
偽僧破壞教門不請峻治乃留帝命傳
奕辨耶佛制戒律維春暎生草猶不許
比丘踐之恐害其生况說斷人命咒傳
于世乎故予謂好事者曲為之辭斷可

見矣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九八八頁上六行夾註右首字「功」，
[圖]作「恃功」。
- 一 九八九頁中二行「末年」，[徑]、[清]作
「末年」。
- 一 九九〇頁上一行眉註與二行眉註，
[徑]互置。

一 九九〇頁上一〇行「增減」，[清]作

一 九九〇頁上末行小字「弟子」，[清]
作「願」。

一 九九〇頁中三行第一五字「師」，
[徑]、[清]作「使」。

一 九九一頁上五行第三字「累」，
[徑]作「屢」。

一 九九五頁上一行「京城」，[徑]、[清]作
「京城」。

一 九九五頁中一八行「四金字」，[清]
作「四金字」。

一 九九五頁中一九行至末行「托馳」，
[徑]、[清]作「駝馳」。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七

我七

喜興路帝梓梓禪寺傳華志念堂集

賈○始建賈州學

二十六年沙門法秀者夢異僧勸置家
五百領施回向寺僧既覺歎其遂乞巧造

之然徧訪所謂回向寺者咸無得馬一日
道達一僧遂而問曰託置家案今成未秀

曰成矣僧曰吾導女入回向寺女可襄糧
戴燧從吾以往秀曰諾翌日隨之入終南

山行二日至深絕處所見唯雲物掩焉崑
洞崎嶇連過石壇共止其上僧命秀鑽燧

^出出火柱香望層霄拜之忽雲開見崖半有
朱門高聳刺旛飛揚秀忻然與之攀躋而

上漸聞午梵清圓鐘磬交作頃更望見其
寺有頽曰回向其僧即趨而入命闍者授

秀館因具儀謁上方老宿次見諸僧皆奇
偉雍穆相勞問曰秀出家幾遍寺施之
老宿謝畢携秀入一空房呼侍者取尺八
俄頃侍者持玉蒲至老宿曰此唐天子舊
居之室也向在此好聲樂故降為人主父

當復歸秀止再宿不得留老宿授與王蕭
并袈裟獨曰持歸獻唐天子即遣僧送秀
出寺行未遠回望而雲霧四合秀慨歎而
還詣闕表上所寄帝覽之因取玉蕭調弄
宛如夙御馬其後燕沉香亭詔李白為辭

帝吹玉蕭楊妃起舞舞歡甚疑飄搖而仙去

帝

弟○封孔子文宣王承取見南面十節
國七十二賢朝聖

長者李通玄唐宗子也開元二十八年順
世長者以七年至太原孟縣有高仙奴者

識其為大賢館之齋中每旦唯服粟十顆
栢葉餅如七老者一枚終日濡毫臨紙未
嘗接人事如是三稔遷馬氏古佛堂側築
土室以居晝日危坐而已閱十年忽囊負
經書而去行二十里偶一虎當途馴伏玄

卷

撫之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能為擇棲止
處不即以經囊負其背而隨之至神福山
原下土龕之前踴駐玄取其囊置龕中虎
即安尾而去其龕瑩潔廣六七肘圓轉上
下稱之蓋天設以界有道非人力所為也

長者著論之夕心窮玄奧口出白光以代
燈燭于時忽有二女子容華絕世皆可并
年衣布衣俱以白巾懷首曰為長者汲泉
炷香奉紙墨每於卯辰之間靜具淨饌置
長者前齋畢徹器則引去莫測所之如是

五載至長者著論畢遂滅迹不見長者美

疑

疑疑辨明眉目丹唇紫肥冠樺皮衣麻衣長
裙博袖散腰徒跣而行放曠人天靡所拘

執嘗一日出山遇里人高會燕樂長者就
語之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眾驚其去有

送入山者至龕而謝遣之即於是夕煙雲
疑布崑谷震蕩有二白鶴翔空哀啖其餘
飛走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共往候之則已
端坐示寂于龕中壽九十有五華嚴論四
十卷決疑論四卷會釋二卷十門玄義排

卷

科釋略及緣生解迷十明論各一卷十玄
六相普賢行願華嚴緣觀偈詩賦等里
人聚於方山逝多蘭若大曆中沙門超廣
始獲之遂行于世
十二月青原行思禪師示寂吉州安城人

也姓劉氏幼年出家物見六祖問當何所
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師曰聖
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
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及居青原有沙
彌希遷者見師師云子何方而來曰曹溪

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
曰怎麼則用去曹溪作什麼曰若不到曹
溪爭知不失還問曹溪還識和尚不師曰
汝今識吾不曰識又爭識得師曰衆角雖
多一麟足矣他日又問還汝什麼處來曰

曹溪師乃堅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
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
天不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更道曰和
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
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又令遷往南岳

^釋和尙處下書曰汝達書了速回吾與汝箇
鉢芥子住山還至彼未呈書便問不重已
靈不求諸聖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
不向下問還曰寧可永劫沉輪不慕諸聖
解脫讓便休還回師問子返甚速書達不

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
舉前語了便云去時象和上許鉢芥子便
請師垂下一足還禮謝辭往石頭即石頭
和上是也及是師既歸寂門人咸尊為七
祖焉

時京都興唐寺禪師普寂卒舊唐史云寂
生河東馬氏少時徧尋高僧學經律師事
神秀凡六年秀奇之盡以道授之秀入京
因薦與則天得度為僧秀歿天下好釋氏
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行特下制令代

神秀統其法衆開元十三年有旨移寂於
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爭來禮謁寂嚴重
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
重之及卒凡京城士庶曾謁見者皆制弟
子之服有勅賜號大照禪師葬且河東尹

裴寬及其妻子並哀麻列于門徒之次士
庶傾城哭送市易幾廢

辛改天寶

九月太子詹事嚴挺之卒少有風操累登
顯用皆著聲績天下引領望其為相帝亦

^註知其賢欲逐相之晚馬李林甫所抑鬱
不得遂至是預為墓誌曰天寶元年挺之
自絳州刺史抗疏陳乞天恩允從許養疾
歸聞兼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三十五官每
承聖恩常忝獎擢不盡驅策為塞何階仰

谷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為上士所悲
其年九月寢疾于洛陽之私第以某月其
日薨于太昭和上塔次之西禮也直忠事
君叨戴國史勉拙從事或布人諸陵谷可
以自紀文章馬用馬錦初挺之師事大照

禪師惠義深明釋典及遺莖大照塔次示
不忘其德見舊唐史

裴帝遣中使楊庭光入司空山采常春藤光
因詣無相寺問本淨禪師曰弟子慕道斯
久願和上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

碩學咸會京城天使足可管決貧道撰山
傍水無所用心楊再拜師曰天使休禮貧
道天使為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昏昧未
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曰若欲求佛即心
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

佛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庭光跪受回關具以山中所遇聞奏即勅庭光賞詔起師以是冬十二月到京安置白蓮事明年正

月上元日追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共師闡揚佛理有遠禪師者問如禪師所見以何為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

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以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體甚小却會此理師曰汝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遠曰請禪師於相上說出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呵見與道相應大德若

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迷懈汗而退如迷者又七人往復論道師皆縱口詞辯傾注帝及四眾莫不稱善而罷

三年南嶽懷讓禪師示寂元和中名儒張

正甫製其碑曰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于衡岳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元和十年故大師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讓感塵劫遷還塔樹已拱懼絕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至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

託於廢文強名無跡以慰乎罔極之恩曰自騰蘭演教于此土也殆將千歲達磨傳心至六葉也分爲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慧曾溪教旨於是乎傳弘而信之觀音其人

康即爲郡人影年俊發聰悟絕衆群言所涉一覽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棄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顧影形儀顯若窟在鏡中三及厥像如初沛然而心手獨得還步未輟聞於空中曰佛法津梁侯子

而大既應付爾直勉之乃深割愛線亞從刺落以荆土律藏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馬攝衣從之既進而後法峻整冠於等輩以嵩嶽禪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馬籍首答之既授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厭離

文字思會宗元周法界以冥搜指曹溪而遐舉能大師方弘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閭者十三馬躡其堂室者又十一馬師以後學弱齡分於未席虛中而若無所受善閉而唯恐有聞能公異馬置之座右會一

音吹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馬而友暢異馬而躬合同受秘印因爲宗師乃陟武當窮樓十霜竭來衡岳終焉是託般若勝槩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而以高號或微言折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撰山

靈借留而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荆吳雲趁影附風動川至靈山聖會古今一時至矣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鍾陵鷲鳥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追琢琬瑋搗子故山揚其

耿光以示來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于左
式明我教之有開焉

旨○立楊太真為貴妃矣○道士吳筠是年
詔見于大同殿帝問道要對曰深於道者
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割耳復問

神仙治錄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
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陳皆名教世務以微
言諷天子天下重之沙門嫉其見遇而高
力士素事佛共短筠於帝筠知不得留辭
還山下詔為立道館後徙茅山由會稽刺

中卒初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其文深詆
釋氏議者譏其背向時浙西觀察使陳少
游大惡筠所為因命法師神邕著論折之
邕著翻述論以訂其妄筠論遂廢給事中
竇紹見邕論歎曰邕可謂摩外摩尼論中

師子

夏五月制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今謂
之祠部者自此而始也

是歲不空三藏自西域還詔入內結壇高
帝灌頂賜號智威國師時方士羅思遠者

穎以術得幸有旨令與不空驗優劣他日會
于便殿思遠持如意向之言論次不空就

取如意投諸地令思遠舉之思遠鏡力不
能舉帝擬自取不空笑曰三郎彼如意影
耳即舉手中如意示之思遠欽服而罷不

空凡祈禱必張榜摩手持木神誦呪擲之
神自立于座四眾環視必見其神目吻瞬

動所禱雖造化之功可奪朝野奉之如佛
馬是年鳳凰現

嘉世尊示滅一千七百年矣

東潤州鶴林寺徑山大師玄素卒左補闕李

華製碑其畧曰嗚呼善提位中六十一夏
父母之生八十五年赴哀泣者可思量否
至有浮江而莫望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
香雲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

日四眾等號捧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原
象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申哀慕

江湖震悼叢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
之夕倚桐雙枯虎狼哀號磬破山谷人祇
慘慟天地晦冥及發隱登原風雨如掃慈

鳥履野靈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門
入法鏡法海親奉徵言繕崇龕座善陸戒

弟子故吏部侍郎齊翰故刑部尚書張均
故江東採訪使劉日正故廣東都督梁昇
故潤州刺史徐嶠韋昭理故給事中韓延

賞故御史中丞李丹道流人望莫感於此
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

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
深者大理評事楊詣過去聖賢諸功德藏
志之所至無不聞知曾史從告况乎傳信

其文曰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

至乃見膏漬注然光明外過陽升律應草
木皆變啓迪瘡臂唯吾大師慈言成教捨
法與悲展極不動風波自移境由心寂道
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為性本非垢云

何淨除身心冥寂大極淪胥內光無盡萬
境同如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

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
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
化諸天寂寂靈塔泊泊逝川恒沙劫壞智

月常圓

卷西蕃寇圍涼州帝命三藏不空祈陰兵救之空誦仁王家語數番有神介胃而至帝親見之問曰神謂誰空曰北方毘沙門天王長子也空誦容語連之數日涼州捷報

有神兵至威武雄威賊畏懼卷甲而去帝悅詔天下軍士皆立毘沙門天王祠

左漢玄朗法師卒明如意中得度就會稽叩宗法師商畧律部依恭禪師研究心法行頭陀教初南岳惠文禪師悟法華宗旨

以授惠思禪師恩授天台智顛頭授章安灌頂頂授縉雲智威威授東陽惠威朗奉事東陽蓋傳其道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岩穴凡三十年宴坐左溪因以馬號每曰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

以此始亦以此終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懺其闡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親近彌勒心不離定口不嘗藥或水弊食絕布紙而綻掬泉而齋如繒續之温如滑甘之飽或問萬行俱空云何苦行答曰本無苦樂安

習為因象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擬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夫家廓也一日告門人曰吾五印道成萬行無得或為心本爾等師之言訖而逝春秋八十有二弟

子神邑玄淨法燈消辯湛然等數十人傳其教補闕李華誌其碑陰畧曰禪師海人匪勸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載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不重味居必偏厦非披閱聖教不空然一燭非瞻禮尊儀不虛行

一步其微細修心皆循律法之制是以遠方沙門隣境首宿擁室填門若冬暘夏陰不召而自至也其後翰林梁肅深得台教之旨趣嘗著天台法門議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心

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普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大小之義播於諸部聚然殊派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

道其實為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喻之以眾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諸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洎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空室塞各權所得互為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

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茲遠其風東扇說法者枉拮於文字莫之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證慧解

之道流以亡反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惠聞惠思或雖相繼法雷之震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子喜現之超悟備帝堯大舜之休相贊龍

樹之遺論從南嶽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成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是故教無遺法法無素人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

師教門所以為威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
為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為慈氏
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為如來所使
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感應跡雖往
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

三藏又况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信
信而不已者歎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
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昏禪關者或以
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
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馬斯言且

不逞耳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
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
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舉塵外道為
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
濟其於天下焉不倖矣自智者傳法五世
至今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為予言之如此
故錄之以繫于篇

是歲魯山令元德秀卒德秀字紫芝河南
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
其母至京師母亡屢基刺血罵佛經數

千言絕筆感異香芬發彌日而息食不鹽
酪藉無茵席調南和耐德秀不及親在而
妻不肯嫁人以馬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
先人得祀吾何憂焉初兄子襁褓喪親無
實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涌流能食乃

止家苦貧求為魯山令歲滿符餘一緡駕
柴車運愛陸潭佳山水乃定居家無僕妾
歲賦或日一甞酒酒陶然鼓琴以自娛房
瑋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
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

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家唯枲
屨單歎而已族弟元結哭之慟或曰子哭
甚過哀禮典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
至大夫弱無固杜無尊老無在死無餘人
情所就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

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綉未嘗求足苟辭佚
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
未嘗究布帛而水具五味而食吾妻之以
誠荒媼食佞綺純梁肉之徒耳
論曰凡諸史雜傳俱未有卓行履唐史

持設此題載元魯山數人而已觀魯山
行已之操及其弟元結所稱儼然一高
僧耳實唐史數千人中選新然傑出願
不美哉舊史稱其居母喪刺血罵佛經
數千言絕筆感異香芬發彌日而息而

新史削之夫魯山居喪所為出乎至誠
宋景文何嫌而削之若謂惡求福於佛
佛國未嘗遊魯山魯山自為之而不疑
何佛之嫌若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應毀則乳亦婦人之事非男子有也魯

山尚能出乳以食兄之子獨不當以血
為母罵經何也景文深存名教然君子
百行殊途同歸莫必斯斯然以儒釋歎
哉

○安祿山請以善神三十二人代漢時
十一月及兵十五萬餘德宗幸
肅宗有改至德元載
於肅宗時日即位李泌為相鄒子儀年五十
二崩葬建康
五月送賊安祿山陷長安玄宗幸蜀或謂
車駕入蜀之初有守臣與祿山偕反者其

人曾為關守有畫像在路次玄宗忽見之不勝大怒命侍臣以劍斬像首其人時在陝西不覺其首無故墮于地及是駕至成都渡萬里橋悟一行金盃當歸之識於是泯然忘憂云

秋七月皇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旬日諸鎮節度兵至者數十萬乃以房琯為相兼元帥討賊未幾為祿山所敗于時寇難方刻或言宜憑福祐帝納之引沙門百餘人行宮結道場朝夕誦唄帝一夕夢沙門

身金色誦寶錄如來名以問左右或對曰賀蘭白草谷有新羅僧名無漏者常誦此佛頗有神異帝益訝之有旨追見無漏固辭不赴尋救節度郭子儀諭旨無漏乃來見于行在帝悅曰真夢中所見僧也既而

三藏不空亦見于行宮帝併留之託以祈禳

自正月安祿山子慶緒使李猪兒弒祿山而自立九月制元帥郭子儀破安慶緒復京師十月帝至自靈武十二月太上皇至自

西蜀○未幾於內禁立道場講讀讚頌甚嚴宰相張錫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字善風俗未聞區區佛事能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擾聖慮帝不納尋敕五藏各建寺廟還高行沙門主

之應白衣誦經五百卷者度為僧或納錢百緡請牒刺落亦賜明經出身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萬餘人進安納自此而始改乾元復稱年○史思明殺安慶緒復及

是歲新羅僧無漏示寂于右閣門合掌凌空而立足去地尺所左右以聞帝驚異降蹕臨視得遺表乞歸葬舊墓有詔護送舊居建塔至懷遠縣下院輒舉不動遂以香泥塑全身留之於院

是歲遣使詣韶州曹溪迎六祖能大師衣鉢入內供養詔南陽惠忠禪師赴關忠越州諸暨人自受曹溪心印居南陽掌山谷中凡四十年足不下山門嘗示衆曰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

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豈為人師若汝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介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所堪及是赴詔初安置千福寺一日帝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忠起身而立曰會麼帝曰不會

願左右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問如何是無詩三昧答曰檀越踏毘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忠曰陛下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益不曉於是齋沐別致十問其一曰見性已後用布施作福否忠對無相而施

合見性二曰日久作何行業合得此道忠答無功而修合此道三曰或有病難將何道理修行抵擬忠對無功而修了業本空得不動轉四曰臨終時作麼生得清涼自在無疑忠以努力自信道為對五曰煩惱

起時將何止息忠以本心湛然煩惱回歸妙用六曰見性已去用持戒念佛求淨土否忠對性即是佛性即是淨土七曰捨此陸了當生何處忠以無舍無生自在生焉對八曰臨終時有花臺寶座來迎可赴否

忠以不取相為對九曰作麼生得神通似佛國忠以見性如貧得寶如民得王對十曰只依此本性修定得作佛否忠對定得作佛佛亦無相無得乃為真得前十對皆廣有其辭今約科目為對耳帝由是疑心

元大

玄旨三月己丑詔天下州郡各置放生池

冬十月昇州刺史顏真卿撰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并序曰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

光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

之初乾筆勞謙勵精為理推誠而萬邦奮悅克已而天下歸仁思信侔於四時英威達于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迴紇呈寶契丹大食循蠻之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

志

大

茲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遮關五年推鋒而助効死推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陰伏行就沸鼎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

天子之孝同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詰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隨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孀煦萬類憂勤四生乃以乾元二年歲次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

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

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劔南黔

中荆南嶺南浙西諸道迄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帝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

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洎鳥獸魚鱉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函之網漢武垂惠纒致銜珠之各離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社於終古

志

元

豈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鳥池鰲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頌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踴躍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深深無以上報謹緣率陶遠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

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甲雍容聖明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碑銘不錄

李改上元

書尚書左丞王維率維字摩詰臨終無病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工草諫書畫名賦

於開元天寶間蒙英貴人虛左以迎之寧薛諸王待以師友書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非由學致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第三疊取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

信與弟縉皆為志奉佛食不葷血衣不文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歌湖竹里館柳浪菜羹濟羊夷塢與裴迪將其間賦詩相酌為樂喪妻不娶於居三十年母喪表請以輞川弟施為佛祠

責改寶應四月庚戌楚州龍興寺尼真如悅

若有人接之升天見天帝帝授以十三寶

謂真如曰中國有安宜以第二寶鎮之甲

子楚州刺史崔悅奉表獻于朝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可長八寸闊二寸二曰玉雞黃玉也有文云碑兵後二曰玉雞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九九七頁上一九行「俄項」，德、清作「俄頃」。
- 一 九九七頁中八行夾註「十哲圖」，德、清作「十哲坐圖」。
- 一 九九七頁中末行眉註「注華嚴合論」，德無。
- 一 九九八頁下七行末字「其」，清作「某」。
- 一 一〇〇一頁下三行第四字「諸」，清作「諸」。
- 一 一〇〇二頁上一行第二字「送」，德、清作「送」。下同。
- 一 一〇〇四頁下一行第一字「甲」，德作「申」。
- 一 一〇〇四頁下一八行「第二寶」，清作「第一寶」。
- 一 一〇〇五頁上卷末經名，德、清作「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七」。

七文慈備 三曰教璧徑六十果粒 四曰西
 白玉也 五曰碧色寶徑七寸 六曰如意珠形如卵 七曰紅珠大如八日
 珠徑如珠 八曰珠玕珠二枚 九曰玉瑛如紫四分 十
 曰玉印有文如麻以印 十一曰皇后抹香
 鈎長六寸形如著屈 十二曰雷公斧長
 六寸開其 十三曰帝覽之大悅以置日中
 則白氣屬天名之曰空國寶帝以獻自楚
 州即皇太子始封之國又聞中原有灾宜
 以第二寶鎮之遂詔皇太子攝政事大赦
 天下

五月太上皇崩年七十有八帝自春至夏
 多不豫及太上皇崩哀感號慟致疾相距
 十四日而崩年五十四皇太子即位是為
 代宗

佛祖通載通載卷第十七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八

我八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

發代宗豫改年廣德肅宗是子玄皇諸孫百位後用元載為相而點李泌及林元載發即用揚幹年五十三崩肅宗內殿葬元陵在表八

位十

乙改年永泰○九月鑄金銅佛像於光順門

率百僚拜祀之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內出仁王經輦送西明諸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寇平○帝夢六祖惠能大師請衣鉢歸于

曹溪翌日遣中使送還是時寇難屢逼帝寢以為憂宰相王縉曰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憑雖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派諱曰方燭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敵而辟群諱曰戎戎米寇未及戰輒去非人事也帝由是為

意佛道修祠詔天下官司無奪僧尼禁中講誦仁王護國經詔命不空三藏重譯舊本帝親為之序官不空特進鴻臚卿是年詔法師良賁於大明宮之桃園造新仁王經疏成賁以表進呈略曰洗心滌塵

扣扉求音發明啓自天宮加被仰憑佛力咸約經論演暢真宗亦猶集群玉於荆山約百川於濱海火生於木並兩曜而俱明識轉於如體一相而等照成道者法也載法者經也廣度群有同於大通足菩提心

如陛下意帝覽之稱善改大曆元年

道義禪師是年建金閣寺勅十節使助之

以二稅七月始作孟蘭盆會于禁中設高祖太宗已下七聖位備饗舉建巨幡各以帝號標其上自太廟迎入內道場鏡吹鼓

舞旌幢燭天是日立仗百僚於光順門迎拜道從自是歲以為常癸未太廟二宮生靈芝帝賦詩美之百僚皆屬和

丁未○大教東被七百年矣

七月宰相杜鴻漸出撫巴蜀至益州遣使

詣白崖山請禪師無住入城問法曰弟子聞今和上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未審此三句是一是三無住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無妄名慧然一心不生則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曰後句妄字莫非從心否

無住曰從女者是曰有據否無住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又問師還以三句接人否對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溼停識浪清水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

時庭樹鴉鳴公曰師還問否曰聞鴉去矣

又問師今聞否曰聞公曰鴉去無聲云何言聞無住顧四眾曰正法難聞各宜諦聽聞與不聞非聞聞性本來不生今亦不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

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流轉乃至色香味觸亦復聞性則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喜躍稱善又問弟子頃著起信論疏二卷得名解佛法否曰夫造疏皆用心思量分別但可著成傳蓋初學據論云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何由體解佛法公稽首曰師今

別但可著成傳蓋初學據論云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是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何由體解佛法公稽首曰師今

從理確論合心地法門實不思議然何由
得不生不滅契解脫去答曰見境心不起
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
塵所縛當處解脫公曰何謂識心見性答
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不識真心

不見本性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
不依寐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舍不
沉不浮無為無相活縱緩平常自在此心
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
見性也鴻漸由是棲心禪悅嘗有詩云長

高僧 願追禪理安能措化源晚以疾辭宰相釋
位三日而薨臨終沐浴儼朝服加僧伽黎

剃髮髮而逝遺命休沙門法葬
論曰無住說法簡當明妙雅合首楞嚴所
謂聞無生滅之旨宜乎聞者悟悅而信解

也鴻漸靈武兼立功臣家世奉佛其臨終
剔髮鬚服僧衣遂與宋朝王文正公旦肖
焉雖文正公巨德元勳究名高節卓冠名
臣之表非鴻漸所能彷彿然暮年付囑諸
子及其友楊文公大年丁寧曲折文公談

死者之甚詳茲可想見知佛之深而見道
之明也嗚呼吾宗直指當人見聞覺知一
段大事本爾現成奈何人自棄昧往往終
身役役為他間事長無明者天下碌碌皆
是若二公能自回頭存心後世打徹大事

夫豈易得也哉

公清涼國師澄觀字大休會稽人姓夏侯氏
生於開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
口四十齒目光夜發晝乃不昀天寶七年
出家至肅宗二年丁酉受具是年奉詔入

內勅譯華嚴初至德中即以十事自勵曰
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
背法界之經性不深情碍之境足不履尼
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
練古不味過午之銷手不釋圓明之珠宿

不離衣鉢之側從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
宗旨授華嚴園教於京都說禪師至是大
曆三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
烏潤文大德既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置
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栖身佛境心體真如

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緣是博
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
字及四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談洽
至建中四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一夕夢
金容當陽山時光相顯顯因以手捧咽面

門既覺而喜以謂獲光明徧照之徵自是

落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為四
科理無不包觀每慨舊疏未盡經旨唯賢
首國師頗涉淵源遂宗承之製疏凡歷四
十年而文成又夢身鳥龍矯首南臺尾蟠北

臺宛轉凌虛鱗燦耀日須臾變百千數塊
鯉青冥分散四方而去識者以為流通之
像也初為衆講之感景雲凝停講堂庭前
之空中又為僧叢等著隨疏演義四十卷
隨文手鏡一百卷云

是年帝召國師惠忠入內引太白山人見
之帝曰此人頗有見解請師驗之忠曰汝
蘊何能山人曰忝識山識地識字算算曰
山人所居之山是雄山是雌山山人茫然
不能對忠曰識地否曰識忠指殿上地問

曰此是何地荅曰容弟子算方知忠曰識字否曰識忠於地上畫一畫曰此甚字山人曰是一字忠曰土上一畫是王字何謂一字耶又問能算否曰能忠曰三七是多少山人曰國師琉璃弟子三七豈非二十一

忠曰卻是人昇貧道三七是十何謂二十一復問更有何能荅曰弟子縱有亦不敢向國師開口忠曰縱汝有能亦俱未是師卻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地不識字問算不解算陛下何處得此情

漢來帝謂山人曰朕有國位不足為實師乃國寶也山人曰陛下真識寶者矣是歲詔徑山道欽禪師至闕下帝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朕欲賜欽師一名忠欣然奉詔遂賜號國一禪師後辭歸本山馬祖大師令門人智藏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只今便回師曰傳語卻須問取曹溪又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卻向汝說至貞元八年示寂賜諡大覺禪師

旨牛頭惠忠禪師示寂師得法於威師馬牛頭宗第六祖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鍤

嘗有供僧較二廩盜者窺伺虎馬守縣令張遜者入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否師敲牀三下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及移居莊嚴寺將建法堂有古樹群鶴巢其上師謂巢曰此

地建堂汝可速去言訖群鶴遷巢他樹及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潛資夜役不日而成由是學徒雲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妄直心真實菩提道場至是將終石室前掛錦樹掛水藤無故枯死師

集衆布薩訖淨髮浴身是夕有瑞雲覆其院空中復有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俄頃風雨暴作震折林木有白虹貫于岩壑云西域大耳三歲至京師自云得他心慧眼帝令入光宅寺請國師惠忠試驗忠問

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忠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三藏云和上是一國之師何得往天津橋看弄糊孫又問老僧即今在什麼處三藏曰和上是一國之師何得去西川看競渡忠第三問語亦如前三藏

良久問知去處忠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

論曰四祖下融大師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棧子此黃蘗運公語也以黃蘗大機大用逸格手段作如是說則其然矣異時

學人相似語言以為禪之者凡貶剝諸方往往猶不止於此嗚呼世謂學不躡等矧吾宗單傳心印用以了生死者其可以躡等乎觀牛頭諸祖道盛一時於死生之際感驗昭著有生而百鳥叩陀虎狼給侍者

有滅而鳥獸哀鳴逾月乃止者有異香經旬而歇者有山林變白溪澗絕流者有空中神幡從西而來遶山數匝者有所居舊院林木變白七日而復者及是忠禪師所感皆不思議事出於造化之表自非神德

妙行蔽天地而不耻關百聖而不漸者焉以臻此邪如大耳三藏分證小果得五神通及見國師初二度國師以有所緣心則灼見其靈及第三度國師入甚深秘密大窳定門大耳於是茫然不知然則證果有

表 階級大道有淺深端不誣矣或謂亞威相非如壺子堪擬國師者自性圓通與夫區區術數烏可同年而語哉

是年大廣智三藏不空示疾誠門人曰普賢行願出無邊法門汝等勤而行之宜觀

菩提心本尊大印直詮阿字了法無生證大覺身又命弟子趙遷執筆授所撰涅槃軌範以貽後世使準此送終以表辭帝詔遣內使賜湯藥券問就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辭讓數四不允不空

歎曰吾以法濟世不意垂死濫汗封爵乃以先師金剛智所付法物因中使李憲誠進之遂沐浴更衣吉祥安卧而窳闍維頂骨不壞中含舍利光彩奪目御使嚴郢撰記德碑太常徐浩書之于石其辭曰

和上諱不空西域人也氏族不聞於中夏延詳故不書玄宗燭知至道特見高仰述蕭中代宗三朝皆為灌頂國師以玄言德祥開佑至尊代宗初以特進大鴻臚襲表之及示疾不起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

表 國公皆半讓不允特賜法號曰大廣智三藏大曆五年夏六月癸未滅度于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諡大辯正廣智三藏和上茶毘日詔遣中謁者齋祝文祀祭申如在之敬廢詞深切加

薦令芳禮冠群倫舉無與比明年九月詔以舍利起塔于舊居寺院和上性聰朗博觀前佛法威要旨縹門獨立遊蕩蕩其無雙稽夫真言字儀之憲度灌頂升壇之軌迹即時成佛之速應聲儲社之妙天釐且

彌地普而深固非末學所能詳也敢不稟見序其大歸昔金剛薩埵親於毘盧遮那佛前受瑜伽加奴上乘義後數百年傳於龍猛菩薩龍猛又數百年傳於龍智阿闍黎龍智傳金剛智阿闍黎金剛智東來傳於

理說 和上和上又西遊天竺師子等國詣龍智阿闍黎揚摧十八會法法化相承自毘盧遮那如來至於和上凡六葉矣每齋戒留中導迎善氣登壇皆各福應較然溫樹不言莫可紀已西域隘巷狂象奔突以慈眼

視之不旋踵而象伏不起南海半渡天兵鼓騷以定力對之未移晷而海靜無浪其生也母氏有毫光照燭之瑞其沒也精舍有池水竭涸之異凡僧夏五十年七十自威重至于晚暮常飾供具坐道場浴蘭

焚香入佛知見五十餘年晨夜寒暑未嘗有傾欹懈倦之色過人絕遠乃如是者後學陞堂誦說有師法者非一而沙門惠朗受補處之記得傳燈之旨繼明佛日紹六為七至矣哉於戲法子永懷梁木將絕本

表 行託予勒崇昔承微言今見几杖光儀眇漢壇宇清滄暮書昭銘小子何讓銘曰嗚呼大士起我三宗道為帝師秩為儀同昔在廣成軒后順風歲逾三千復有肅公瑜加上乘真語容契六葉授受傳燈相繼述

者勝之爛然有第陸伏狂象水息天兵慈
心制暴慧力降愚寐然感通其可測乎兩
極夢黃雙樹變色司空寵終辨正旌德天
使祖祭宸衷悽惻詔起寶塔舊庭之隅下
歲舍利上飾浮圖跡殊生滅法離有無刊

石島碣傳之大都

越州律師曇一卒補關梁蕭製其碑曰釋
氏先律師諱曇一字覺胤報年八十僧夏
六十一以大曆六年十二月七日滅度于
越州開元寺遷座起塔于秦望山之陽製

緣會葬者以千百數大師南陽張氏曾祖
隋太常伯始家會稽之山陰大師誕鍾粹
氣聰悟夙發幼學五經因探禹穴至雲門
寺遂依沙門諒公出家景龍中剃度尋受
具戒天縱辯慧益以軌儀翕然已為人所

矣開元初西遊長安觀音亮律師見而奇
之授以毘尼之學又依崇聖寺壇子法師
學俱舍唯識從印度大沙門無畏受菩薩
戒探道親與出類拔萃期月之間名動京
師大師崖岸峻峙機神坦邁體識詳雅應

用虛明得三藏之隱蹟究諸宗之源底加
以素解女儒勞總曆緯長老闡風而悅服
公卿下榻以賓禮由是與少保克國公陸
貞緒謀議庭誨為儒釋之遊莫達之友其

道世皆先之以文行弘之以戒定入蘭室
而馨香自發臨水鏡而毫髮必鑑不知其
所由然矣開元二十六年復歸會稽謂人
曰三世佛法戒為根本本之不修道遠乎
武故設教以尸羅為主取鄴郡律疏合終

南事鈔括其同異詳發正義學徒賴焉大
凡北際河朔南越荆閩四分之宗自我而
盛烈炬之破昏黑群流之赴潤澤適來之
時行化也如彼有鳥而生乘化而息草木
潛潤慈雲無心適去之時處順也如此人

世遷轉道存運往瞻望不見寐察空山哀
哉銘曰越水淖湯崇山回合大師化滅式
建靈塔緬慕上士誕修淨法有威有儀不
為窪不雜德薄化洽雲從海納勒銘垂後千
萬億劫

是歲淮南節度使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延
賞狀舒州三祖行實請謚于朝夏四月天
子賜謚曰鏡智禪師刺史獨孤及製賜謚
碑曰按前志禪師號僧榮不知何許人出
見于周隋間傳教於惠可大師撫衣鄴中

得道於司空山謂身相非真故示有瘡疾
謂法無我故居不擇地以衆生病為病故
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中間
故必言不以文字其教大略以寤照妙用
攝群品流注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

見身不見心乃至心離名字身等空界法
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禪師率
是道也上膺付屬下拯昏疑大雲垂歷國
土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
之行其來不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絮

染與法俱付悟者道存影謝遺骨此山今
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庚戌某
刻符是州登禪師遺居周覽塵跡明徵故
事其茶毘起塔之制實天寶景戌中別駕
前河南尹趙郡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

隋內史侍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河南房公瑄繼論撰之而導道之與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連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潤松俱老痛先師名氏未經邦國與禪衆寺大律師澄

我

三

俊同寅叶恭亟以爲請會是歲嵩山大比丘釋惠融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慕我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懼象法之根本墜于地也願申無違衆生之弘誓以

紆罔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於是六年夏四月上帝然降輿廢繼絕之詔冊謚禪師曰鏡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掃洒供養天書錫命輝煌產谷衆庶踴躍謂大乘中興是以大比丘衆議立

石于塔東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中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第一義諦者不過布施持戒天下惑於報應而人未知禪世與道交相長至善提達磨大師始示人以諸

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思而未修迨禪師三葉其風震廣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之根皆發葉恣沐雨露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言始行於世間決於人心當時聞道於禪師者其淺

者知有爲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於言下如燈照物朝爲凡夫夕爲聖賢儼奉大師道信其入也其後信公以傳弘忍忍傳惠能神秀秀公傳普寂寂公之門徒萬人陞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弘正

公之師廡龍象又倍焉或化嵩洛或之荆楚其自是心教之被於世也與六籍侔盛於禪師之下生不爲諸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乎亦猶堯舜既往周公制禮仲尼

我

古

述之游夏弘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慶之徒可得而祖焉夫以聖賢所振焉木鐸其按一也諸公以爲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碑銘今將令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王命之迫

崇在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其嘗味禪師之道也久故不讓其銘曰人之靜性與生偕植智誘於外深爲妄識如浪斯鼓與風動息淫駭貪怒爲刀爲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如來憫之爲闍度門即

妄了真以證覺源啓迪心印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如如禪師應期弘宣世溷法滅獨與道金童蒙求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法身乃圓性身本空我爲說焉如如禪師道既棄世將

二十紀朝經乃屆皇明昭賁億兆模拜凡今後學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李魯郡公頽真卿撰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曰如來以身口意業難調伏也淨尸

我

十五

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又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迎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

三五葉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十尼自遠而來烏尼受具後秦姚興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耶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中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

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惠光先傳雲暉願願傳隱樂洪雲雲傳遵傳智首傳道宣宣傳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省亮傳雲一道岸超惠澄澄傳惠欽皆口相授受臻於靈奧欽俗

姓徐洪州建昌人也蓋漢孺子之後年十二尋師於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隸于高安龍崗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中特潞法銳欽智度冲深神用高奕行無權嘗

身絕開遮闡律截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游京師充福先大德常誦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金剛經又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曰是名動輦載屬祿山作

亂杖錫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比初置蘭若山泉之美頤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輪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

作者三年真卿表添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涅槃經古基基局儼然軒陛摧圮高行頭陀僧智清者者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績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

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為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嵩新輪輿其輿也勃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涼善弘羅浮圓覺佛跡本喻餘杭惠達洎常州海

通海岸等同住熏修以資景福僉以為學徒雖增尼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木鐸焉仍俾龍崗道幹天台法商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歡智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智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

於是遠近駭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廷臯脫俗歸真其法名曰壞網為稱首焉又欽此年已來為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

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於是二眾三百餘人請法齋敷演而休止之後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律茲能辯深嗟嘆而讚美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內

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私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眾乃命智晃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初立戒壇以行欽公之末儀且施摩訶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齋齋肅乎渡海浮囊分

毫絕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有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黎者名香普熏神足無極半月可勝紀而無絕乎有唐大曆辛亥歲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志之

其九年道士史華以術得幸因請立刀梯與沙門角法有旨兩街選僧剋日校勝負沙門崇惠者不知何許人常誦首楞嚴咒未請挫之帝率百僚臨觀史華履刀梯而上命惠登之惠矚刃而昇往復無傷惠承勝

命聚新于庭舉烈燬惠入火聚呼史華令入華慚汗不敢正視帝大悅而罷賜崇惠號護國三歲後不知終沙門圓澤者寓東都惠林寺與隱士李源厚善惠林即源舊第也父愷守東都為祿山所害源以故不

任常居寺中與澤談嗷終日偶相率游我岩山源欲自荆州泝峽以往澤欲由長安解斜谷源以為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強遂自荆州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襜負篋而汲者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此者

鳥是源鸞問故澤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為之子不逢則已今既見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呪助我令速生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為信後十三年於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表具浴至暮而澤亡

婦乳三日源往視之見果軒渠而笑即具以語其家葬訖源返寺中後如期自洛之吳赴其約至期於葛洪井畔聞有牧童扣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實月吟風莫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

性常存源曰澤公健否荅曰李君真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近惟勤修不惰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江山尋已徧却回烟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後歸惠林至長慶初年八

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薦曰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沉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沈然抱此真節棄於清世臣竊為陛下惜之務宗下詔以源守諫議大夫不赴尋以壽終

邦國師惠忠將終既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麼生忠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護身符子作麼乃入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忠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請師塔樣忠良久曰會麼帝曰

不會忠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以十二月九日右脇而窈門弟子奉全身於黨子谷建塔賜謚大證禪師帝尋召應真入內舉前語問之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

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紅瑠璃殿上無知識代宗嘗在便殿指天下觀軍容使魚朝恩謂忠曰朝恩亦解此子佛法朝恩即問忠曰何者是無明無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乘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

解問佛法豈非乘相今現朝恩色大怒忠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朝恩復抗聲曰有人言師今是佛得否忠曰朝廷有人言汝是天子果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實非天子忠曰我不是佛所以二尊

不並化朝恩曰師長作凡夫無成佛時耶忠曰我向後必當作佛汝姓什麼朝恩曰姓魚忠曰我向後作佛不名惠忠汝向後若作天子改卻姓莫不姓魚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此去實不敢向師論佛

法忠謂帝曰幾帕殺此奴

丁十二年宰相元載王縉有罪載伏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榘八百斛他物稱是縉貶括州刺史縉素奉佛不茹葷晚節尤謹妻死以第為佛祠初帝未知重佛每從容

問縉所以然縉必開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由是官中祀佛梵唄齋熏無少懈群臣承風旨言死生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議者以縉與杜鴻漸泥佛太過云

癸年○米斗三文○猫鼠同乳

癸三月上崩太子即位

十四年天柱山崇惠禪師示寂師彭州人得法於牛頭威禪師後居天柱寺僧問達磨未來此土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師曰萬

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闍黎會麼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太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為汝錐破卦文才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卜底人曰汝才出門時便

不中也問宗門中請師舉唱答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間如何是西來意曰白猿抱子歸青嶂蜂蝶啣花綠藥

間及是遷化肉身不壞數百年猶在

德宗迨改年建中代宗長子諱天下勿上祥瑞放馴象出宮文用

德宗為相致米此之亂幸奉天壽六十年四月帝崩在位二十五年○立論為

沙門惠超於五臺乾明寺錄出大廣智三

藏不空所譯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鉢大教王經其序文曰大唐開

元二十一年歲次癸酉正月一日於薦福寺道場內金剛三藏與僧惠超授大乘瑜伽金剛五頂五智尊千臂千手千鉢千佛

釋迦曼殊室利菩薩祕密菩提三摩地法遂於其後受是法已不空三藏奉事經于

八載至開元二十八載歲次庚辰四月十五開奏開元聖上皇於薦福道場內至

五月五日奉詔譯經卯時焚燒香火起首

繡譯三藏演梵本惠超筆授大乘瑜伽千臂千鉢曼殊室利經法教十二月十五日

纔訖天寶元年二月十九日三藏將此梵本及五天竺阿闍黎書並付與梵僧目叉難陀婆伽今送此經梵本并書將與五印土南天竺國師子國本師寶覺阿闍黎經今不回後於大曆九年十月再至大興善

寺大師大廣智三藏和上遵復傳咨決大教瑜伽心地祕密法門得將千鉢曼殊經本至建中元年四月十五日到五臺山乾元菩提寺遂將舊繡唐言梵音經本於寺校證至五月五日惠超重與抄寫出一切

如來大教王經瑜伽祕密金剛三摩地三密聖教法門述經祕義諸佛出世應物隨意志求者智鏡玄通念之者無憂不入根緣感赴必籍此經登菩提山除去邪執契傳二密得究瑜伽要祕法門窮理微妙身

口意業用智修持戒定慧學顯現通達證如來地以信為首乘般若舟速超彼岸今述曼殊之德靈迹疏伽聖覺無方神力潛運以多塵劫悲願不住菩提一主無二尊現為菩薩自茲金色世界來其忍土清涼

之山導引羣品而即現燈現雲及萬菩薩
 信生奇特現光現相人皆發明正智爲利
 益三世蒼生有趣悉證菩提也
 括富商錢出萬緣者官借其餘以供軍
 稅開架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八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一〇〇八頁上五行第七字「玩」，
 〔漚〕作「玩」。
- 一 一〇〇八頁上六行第七字「算」，
 〔漚〕作「弄」。
- 一 一〇〇八頁中一四行第六字「妾」，
 〔漚〕作「忘」。
- 一 一〇〇九頁中二行「肅中」，〔漚〕作
 「肅宗」。
- 一 一〇一〇頁上一二行「誕鍾」，〔漚〕
 作「延鍾」。
- 一 一〇一〇頁中五行第一三字「送」，
 〔徑〕、〔漚〕作「逆」。
- 一 一〇一〇頁下三行「鏡智」，〔漚〕作
 「鑑智」。次頁上一三行同。
- 一 一〇一一頁中一八行首字「撥」，
 〔徑〕、〔漚〕作「揆」。
- 一 一〇一二頁上末行第七字「曰」，
 〔徑〕、〔漚〕作「由」。
- 一 一〇一二頁下一一行第八字「請」，
 〔漚〕作「讀」。
- 一 一〇一三頁上末行第一三字「暮」，
 〔徑〕、〔漚〕作「暮」。
- 一 一〇一四頁上一行第七字「怕」，
 〔漚〕作「怕」。
- 一 一〇一四頁上一七行第七字「干」，
 〔漚〕作「于」。
- 一 一〇一四頁中一五行首字「送」，
 〔徑〕作「教」。
- 一 一〇一五頁上四行「富商」，〔徑〕、
 〔漚〕作「富商」。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九 我九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志念常集

唐

嚴改興元○是年壽州毛罕妻生子毛債猪頭象耳黑足魚腮人身鐵杖自鞭金田掃

地償盜常住錢債也南嶽明瓚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宰相李泌乾元中辭入衡嶽瓚隱居上封泌往謁之瓚誦經其聲先悲悽而後悅豫泌隱知音因謂曰將非避隱者有雲霄意乎瓚啞之曰莫相賊莫相

賊泌色不為動瓚久之見泌立候不懈乃曰飯未泌曰未也瓚撥火出芋食與語久之辭去瓚撫其背曰好做十年宰相至是泌感事為帝言其高行有詔徵之使者至石窟宣麻命曰尊者起謝恩瓚寒涕垂願

疑坐畧不以介意使者難其淳正不之迫回奏其事帝咨美之數四不已瓚著歌一篇其辭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真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莫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

向外充功夫總是癡頑漢糧不蓄一粒達飯但知帶世間多事人相趁潭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鐵米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馬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腳著娘

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轉相悞若欲度眾生無過且自度莫謗天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熏鍊心是無事心面是娘生面切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

為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乞飯從頭捋將功用功展轉昏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真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

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懷夜月為釣即藤蘿下塊石枕頭不奉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道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梁荆溪湛然禪師臨終告其徒曰大道無方無體生歟死歟其首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聊與汝等談道而快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既不不一異謂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為三德蕝炷則初後

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斯而已爾其志之言訖而化翰林梁肅題其碑陰曰聖人不與必有命世者出焉自智者以法付灌頂頂再世而至左溪朗道若珠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其受業身

通者三十有九人而縉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受教者數十師嚴道尊遐邇歸仁自至非命世亞聖曷以臻此改貞元二年翰林梁肅修天台止觀論成著止觀統例曰夫止觀何為也道萬化之理而復

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

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持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御大車以禦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

盡性至順而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闢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

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也者相對之義中道也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舍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

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未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為小為大為通為別為頓為漸為顯為秘為權為實為定為不定循迹以返本則

為一為大為圓為實為無住為中為妙為第一義是一三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為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為言者也中者妙萬法而為言者也破一切惑莫感乎空建一切法莫感乎假究竟一切

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自假則何法非假舉聖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

則化則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禱萬劫而不違盡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萬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德乎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

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途之關也五畧者舉其弘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始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修之

要也乘者何也載物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徧破者徧無所破

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為章自推而廣之不為繁統而簡之不為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離也如懸鏡不可捨也如通川不可遏也識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正義非虛說也辯

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為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思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疎漏耶或稱不

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鷄而說大鴨夏虫之識層水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尋泉池無益初學豈

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為事乎是大不然凡所謂上聖之域豈隔闕遠復與凡境香絕與是惟一性而已得之謂悟失之謂迷一理而已迷而為凡悟而為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

也止觀之作所以離異同而究聖神使群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于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已乎

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黨並熾空有云云為坑為窞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滌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窳

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為密者有齒舌潛傳而為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為祖繼祖為家及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緡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荆溪然公須於同門中慧解第一能承師

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為本故也或失則繁或得則野當三威之際緡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不學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其嗜欲深耳目塞雖學而不知斯為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蔽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

年不能得其益是則業文為之屢校措足也禁句為之蔽糠眯目也以不能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感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樞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

之透其辭之鄙或難除之或潤色之大凡浮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於是祛鄙滯導懷謹賂諸他人則吾豈敢若同見同行且不止觀罪我亦無隱乎爾建中上元甲子首事筆前三年歲在析

木之津功畢云爾
般般若三藏新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成代宗皇帝親製叙文曰大朴既散有為遂作名利牽乎德巧智喪乎真愛惡攻乎性情因緣堅其深習內則百慮無節外則六

根競誘天理滅而莫知道源迷而忘返淪溺苦海劫盡還初惟至人了萬物之宗越三界之表廓獨立而不改徧諸有而常然故能開導群迷濟拔流品六波羅蜜經者眾法之津梁度門之圓極也昔日月燈明

如來為菩薩說歷劫曠遠真偽寂家文殊師利於耑會中與彌勒菩薩語及其事成一切種智會無量義因唯佛能知唯佛能說教必有主其在茲乎是以釋迦如來為法而生俟時而現三身不異故慶代而

常萬行無修故隨方而自在運慈悲之
力開攝護之門因其六塵示之六度集於
法分全證法身結習紛綸乘理而悟是真
般若之旨也故有慈氏普問大音讚言天
垂寶花雲集仙蓋甘露流光明燭幽使

卷九

迷方淺深皆得自然之慧恒沙德泉能通
般若之知嘗試論之先儒有言誠者自成
而道自導也夫誠已於內則不勉而中不思
而得誠物於外則不言而應不為而成其
內者證法之身其外者大悲之力德產之

致密化育之功也夫春風吹發萬類咸滋
旭日升晝群陰盡釋乾坤易簡之道是則
大同神明幽贊之情執云區別殊途一致
其理固然朕虔奉玉圖保又蒸庶思建皇
極以升大猷遐想靈蹤期於叶契舍城妙
說又秘梵文徒懷瀉瓶未啟遺夾微言不
昧將或起予於是蜀賈沙門般若受旨宣
揚光宅沙門利言為之翻譯時大德則資
聖寺道液醴泉寺超悟慈恩寺應真莊嚴
寺圓照光宅寺道岸等法門領袖人中龍

象證明正義澤潤玄文知釋迦之寶城識
東華之滿宇以貞元四年歲次戊辰十二
月二十八日於西明寺講成上進凡一部
十卷神龍翔術如從金口之傳梵衆護持
無異毫光之現朕肅心游慮仰味宗源開

卷九

所未聞寔為希有聊因暇日三復斯經雖
法海甚深波流不護乘其梗槩昭悟將來
二月江西馬祖大師道一示寂師漢州什
邠人姓馬氏容貌豐偉牛行虎視引舌過
準是有二輪文過懷讓禪師密契心法始

自建陽連臨川次南康所至聚徒說法初
建禪林大層中始居豫章開元寺嘗示衆
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佛達
磨大師自南天竺國來此中華傳上乘一
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
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
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
為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
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取惡淨穢兩
邊都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

性故故云三界唯心森羅及萬像一法之
所印凡所見色即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
故有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善
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色知
色空故生即無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

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復有何事汝
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只
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即不生師於開元示
寂寂先是師嘗經由豫章泐潭之石門愛其
山水奇勝洞壑平坦願謂其從曰吾朽質

之日歸骨于此至是門弟子奉靈骨舍利
建道場于石門相國權德輿為之碑宣宗
賜謚大寂禪師得法弟子凡百三十有九
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無窮禪宗至此大
盛于世

卷九

大珠惠海禪師者建州人初參馬祖祖問
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
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
拋棄散走作什麼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
麼佛法師遂禮拜問那箇是惠海自家寶

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禮謝畢服勞火之後以受業師年若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現癡訥撰頓悟入道要門一卷為好事竊出及馬祖見之即告眾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眾中有知師本姓朱者遂共尋訪師由是道望顯著說法彼翻海湧浩然無礙有頓悟門及廣語行于世

奉迎佛骨

六年石頭希遷禪師示寂師得法於清原天寶中居衡山南寺寺東有石其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南嶽鬼神多見身聽法師皆與之授戒大曆中江西主究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並濟二大士之門書示眾曰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連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跡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

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等知之無所不備師初聞筆論云會萬物為已者其唯精聖人乎遂豁然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因著奉同契其辭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

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像聲元無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

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親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

處事存函蓋合理應前鋒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馬知路進步非遠近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

○張滂請稅茶得錢四十萬鑿茶稅之始

也

早十二年宣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說備禮迎法師澄觀入京觀至有旨命同罰宥三藏般若翻譯烏茶國所進華嚴後分梵夾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差僧寂光依亮

僧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僧事與欲清淨觀承唐旨翻宣既就進之帝命開示華嚴宗旨群臣大集觀陞高座曰我皇御宇德合乾坤光宅萬方重譯來貢東風入律西天輪越海之城南印御書北闕獻朝宗

之敬特回明詔再譯其詮光闡大猷增輝新理澄觀顧多天幸欽屬威明來詔譯場器承旨幽贊朴謹兢惕三復竭愚露滴天池喜喜舍百川之味塵培華岳無增萬仞之高極虛空之可度體無邊涯大也竭滄溟而

可飲法門無盡方也碎塵刹而可數用無能測廣也雖覺所覺朗萬法之幽遠佛也芬敷萬行榮耀東德華也圓茲行德飾彼十身嚴也貫攝玄微以成真光之彩經也總斯七字為一都之宏綱將契本性非行

莫階故說普賢無邊勝行起解絕智證
圓明無礙融通現前受用帝大悅賜觀狀
方袍號教授和尚其後相國齊抗鄭餘慶
高郵請撰華嚴綱要三卷相國李吉甫侍
郎歸登駙馬杜琮請述正要一卷又為南

九元

三

康王韋韋相國武元衡著法界觀玄鏡一
卷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一卷司徒
嚴綬司空鄭元刺史陸長源請撰三聖圖
融觀一卷節度使薛華觀察使孟簡中書
錢徽拾遺白居易給事杜羔等請製七處

九會華嚴界圖心鏡說文十卷又與僧錄
靈運大師十八首座十寺三學上流製華
嚴圖覺四分中觀等經律論關脉三十餘
部皆古錦純金隨器任用云

昇十五年清涼受鎮國大師號進加天下大

僧錄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簪迎教授
和上澄觀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觀陞高
座曰大哉真界萬法齊始包空有而絕相
入言象而無迹妙有得之而不有真空得
之而不空生滅得之而真常緣起得之而

交映我佛得之妙現真覺廓淨塵習寂寂
於萬化之域動用於一塵之中融身刺以
相含派聲光而遮燭我皇得之靈鑿虛極
保合太和聖文掩於百王淳風扇於萬國
敷玄化以覺夢垂天真以性情是知不有

太虛曷展無涯之照不有真界豈淨等空
之心華嚴教者即窮斯旨趣盡其源流故
恢廓宏遠包納冲遠不可得而思議夫指
其源也情塵有經智海無外妄惑非取重
玄不空四句之火莫焚萬法之門皆入冥

二際於不一動十變而非多事理交涉而
兩忘性相融通而無盡若泰鏡之互照猶
帝珠之相含重重交光歷歷齊現故得圓
至功於頃刻見佛境於塵毛諸佛心內衆
生新新作佛衆生心中諸佛念念證真一

九元

七古

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一毫之善空界盡
而無窮語其定也冥一心於無心即萬動
而常寂海湛真智光含性空星羅法身影
落水心圓音非叩而長演果海離念而心
傳萬行忘照而齊修漸頓無得而雙入雖

四心廣被八難頓超而一極唱高二乘絕
聽當其器也百城詢友一道棲神明正為
南方盡南矣益我為友人皆友馬過三毒
而三德圓入一塵而一心淨千化不變其
慮萬境順通于道契文殊之妙智宛是初

心入普賢之玄門曾無別體失其旨也徒
修因於曠切得其門也等諸佛於一朝諦
觀一塵法界在掌理深智遠識昧辭單塵
蹟聖聰退座而已帝時默湛海印朗然大
覺顧謂群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辭典而

富扇真風於第一義天能以聖法清涼朕
心仍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朕思從來執
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斯為甚倒群臣再
拜稽首頂奉明命由是中外台輔重臣咸
以八戒禮而師之

九元

五

是歲廬山東林律大德熙怡卒許充佐製
其碑曰大師熙姓曹氏桂陽人也舊勳前
烈垂休積慶史氏詳之矣夫真如不遠其
要在乎無垢妙理不深其要在乎見性本
於真實暢其虛無俾聆芳咀潤孜孜請益

則大師之教也大師體識深靜風度端敏
受具戒於南嶽脩律儀於東林常默坐一
室而四方學者差肩踵踵發此柔軟納其
歸依堯言玉振微文冰釋故崇德雅美臨
壇持法垂五十年嘗以至德初隸東林寺

居耶舍塔院數逾二紀而信心長者懷甘
未輒紛然並進監厨守藏不違祇受既而
悉歸精舍領于衆僧大師率同門人布衣
糲食而已故推己以見相因相而歸空搜
閱精微鑽研旨要嘗苦背閭而對石不能

及也故於中夜累數有神人撫背殊形狀
物斯須乃去自茲窮討經論切砥心要加
以律儀端靜受持動至感通之應故難盡
書至於山鹿歸仁林鳥効祉大師之室不
足駭也大曆五年躋五老峰望彭蠡臨瀝

布乃初凌雲精舍為經行之地旁引泉
以滌塵迷近躡松壑以求清涼丹崖雲岫
勢若屏牆然越風望景攀危警重翼如而
至者難以數記積十餘年乃至大林精廬
泮法刃然慧炬俾夫恂恂圍繞者剖其辨

導其迷沈然而自得貞元中歸東林戒壇
院以吾道已成吾教已行十五年秋七月
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史寂滅僧臘五
十報齡七十一大師精貫六藝旁達百氏
嘗與故太師魯國公頹真卿故丞相趙公

標故御史大夫盧公群今吏部侍郎湯公
於陵為恭禪之侶幽鏡洞發玄言兩得門
人法象等十餘人傳其教焉高僧傳誌庶
怡異迹尤多而堯佐之文美雅故錄其文
而不載其傳

十六年逸士劉軻游廬山之黃石岩遇高
僧異之因為記曰古老有言太極之氣積
成山嶽洩為川瀆然則匪阜之境其大者
乎庚辰歲山客劉軻來拾桂異自巖至頂
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岩岩中有樓禪子

不知其幾騰乃噴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
地及問其往年但以手指松桂曰毫髮我
植今環人臂為飛兔走吾復何齒列卯戌
之昏旦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頽去留之
泫泫雖云云自彼而於我哉如也於戲句

非若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其宜
也復何言哉觀夫雲烟雜乎履鳥嵐霧生
於襟袖群形浩擾併人眸子每烟雨初霽
山光澄練冷冷仙語如在耳右况又雙屐凌
兢上冥冥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

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
也禪師生宜春姓黃氏名常進以師久住
遂以其姓易其若名馬南嶽雲峯律師法
證示齊師族郭氏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
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峯

以為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
咸用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儀莫
不震動悼懼如聽提命由其外者聞大師
之稱道要莫不懷欬忻踴如獲肆有故時
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凡

度學者五萬人壽七十有八僧鵬五十七
河東柳子厚銘其塔復為之碑曰乾元元
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
主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獄求敬元德
以儀于下惟茲獄上于尚書其首曰雷雲

大師法證凡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
沒其徒曰諡曰遠曰振曰異曰素凡三千
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特器
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以尊嚴整齊
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為有來求道者

吾師示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
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踴
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
吾師冬不爨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
群經俾聖言必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伍

伐木葺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
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
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
無不為生而知未始未沒而知未始往也
其道備夫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

日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夫子之詔維大中
以告後學是幼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
直溪馬而不積同馬而皆得茲道惟則師
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以興祠官遂
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郭世德有奕從佛

於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闕不冒
遺烈厥徒蒸蒸惟大教是膺惟憲言是德
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
崩終古其承之

年○雪下一丈○丹霞出家年六十四矣

案隱士陸羽卒羽字鴻漸初為沙門得之水
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
于陸其羽可用以為儀乃以陸為姓氏名
而字之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
絕後嗣得為孝乎逃去為優人天寶中太

龜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貌倪陋口吃而辨
上元中隱苦溪與沙門道標皎然善自號
桑苧翁閩門著書名拜太子文學不就嗜
茶著茶經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
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

突間祀之為茶神初開元中有逸人王休
者居太白山每至冬取溪水敲其精茶者
煮茗共客飲之時覺林寺僧志崇取茶三
等以驚雷笑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
香待客起茶者至以油囊盛餘滴以歸復

有常伯熊者因盧仝茶詩深信飲茶之益
乃取羽之論復廣著茶功御史李季卿宣
慰江南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而
前季卿為再舉杯時又有舉羽者召之羽
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

縣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致回紇入朝驅馬
市茶焉

是歲東都聖善寺大師疑公卒翰林白居易
易作八漸偈吊之其序曰居易嘗求心要
於師師賜教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

曰通曰濟曰捨由是入於耳貫於心嗚呼
今師之報身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
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
而贊之廣一言為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
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陸也

既而并于堂禮于床跪而唱泣而去傷曰
^觀觀以心中眼觀心外相從何而有從
何而喪觀之又觀則辨真妄覺惟真
常在為妄兩家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不離
妄有而得真空定真若不滅妄即不

起六根之源港如止水是為禪定乃脫生
死慧專之以定定猶有繫濟之以慧
慧則無滯如珠在盤盤走珠慧明定
慧相合合而後明照彼萬物無遺形如
大圓鏡有應無情通慧至乃明明則

不昧明至乃通通則無礙無礙者何變化
自在濟通力不常應念而變二相非
有隨求而見是大慈悲以一濟萬捨
眾苦既濟大悲亦捨苦既非真悲亦是假
是故眾生實無度者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出僧曰學人未領旨在此師曰去師上堂示
眾曰心若無事萬象不生意絕玄機纖塵
何立道本無體因道而立名道本無名因
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

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拍蹤之極則向上一
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夫大道
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絕際何用稱量空既
如斯道復何說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
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

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
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
心即佛金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禪
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
石含玉不知王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

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
為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
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
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為增語禪德且須自
看無人替代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

空佛依何住瓊機不動寂爾無言觀面相
觀呈更無餘事玳重師將順世告眾曰有人
貌得吾真否眾皆將焉得真呈師師皆打
之弟子普化出曰某甲貌得師曰何不
呈似老僧普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

向後如風狂接人去在師既化勅益疑
竅大師真際之塔
是歲監察御史柳宗元送滑上人歸淮南
序曰金仙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
眾德歸於空無其數演敷戒於中國者雖

為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
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專嚴法容以儀範於
後學者以為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
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
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

受賜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
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道揚本
教頗其稱旨京師士眾方且翹然仰大雲
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退
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

錫東顧振於晨性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
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游始築其
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祝之
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詞曰上人
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形後學者歎誨

於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觀于高堂視遠如遇其本教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後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攜先乘章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故乘章之比得序而生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南嶽般舟和上卒柳子厚作第二碑其詞曰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修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

日悟和上盡得師之道以補其處為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上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毘尼為之室字遂執業於東林思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觀文字懸判深微登壇灌

事度比丘衆歲凡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愚以為去凡即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活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邊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一十而忘不

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即崇嶽是作精室闡林莽劍岩巒殿舍宏大廊廡修直不命而敵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頌念佛三昧者

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上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處壇場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改念為寶相不取於法故律為大乘壞衣不飾

揣食不味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損而勿用不自知其意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直者動而成群不自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恒如穿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申

藝明陳解俾刊之茲碑銘曰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儀有嚴戴闢其門吾師是嗣增濟道源度衆逾廣大明聲威乃與毘尼微容是論八萬總結彰於一言聲聞熙熙遐邇通來奔如不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與妙

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祈祈功庸以敷如水期壘派之無垠帝求人師登我先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官爰作負揭致貨時摩要約袒奮程力不呼辭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斷層架孔碩以延

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動而不勞在用恒寂寂而不傲在捨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觀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薦薦茲石

旨順宗誦改永貞德宗長子好浮圖教禮清

文詳壽四十六前咸亨

是歲九月大尉中書令章阜薨章初生厥父飯僧祈福忽有應真尊者至齋畢乳媪抱兒求咒願尊者起謂衆曰此兒諸葛武

侯也它日有美政於蜀宜以武字之言訖恍然不見其後阜游官出處節義功名大槩與武侯相類治蜀二十有一年封南康郡王有德在民四川至今奉祀之雅好釋氏法嘉州石像初成阜為之記畧曰頭圍

千尺目廣二丈其餘相好一一稱是世美其簡而雅又嘗訓鸚鵡念佛鸚鵡竟以赤繩門故事聞維之得舍利卓為之記曰元精以五氣投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夫或炳耀為火或冥其蒼精皆應

表九

主

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覺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仙之道聞

西方有珍禽群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戴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押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我教特佛名號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

仰首奮翅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異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無念為真際緣生不吞以為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嚙後和雅音

小穆如笙管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嗚呼生有辰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梓爾不憚七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而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

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歛翼委足不震不仆揜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以聞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烟爾耀目榮然在

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觀嘗詣三學山巡禮聖迹聞說此鳥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甓建塔旌異之余謂此禽存而有道歿而有徵古之所

表九

主

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媧蛇軀以嗣帝中行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况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故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于辭是歲八月順宗遜于位皇太子立是為憲宗初順宗嘗在東宮

佛光

問佛光如滿禪師曰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今佛在何處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眾生來去為眾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

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曰佛向王官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滿復答曰佛體本無為迷情妄分別法身

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眾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又嘗問心要於清涼國師國師答之其畧曰至

表九

主

道本乎其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若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唯證

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
 若無照無悟則昏蒙掩蔽於空門若一念
 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
 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
 迷悟相依真妄相待若求真去妄如素影
 勞形若體妄即真似塵陰影滅若無心忘
 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皆知則衆行爰啓
 放曠任其去性靜鑑覺其源流隨照不失
 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亡知辨論
 觀則雙照辨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
 非證不了是以悟辨無辨真知無知以知
 辨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亡之中道

佛祖歷代通載第十九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一〇一六頁上末行第六字「算」，
〔徑〕作「算」。
- 一 一〇一七頁中七行第五字「聖」，
〔徑〕作「空」。
- 一 一〇一七頁中一七行「始末」，
〔湊〕作「始末」。
- 一 一〇一七頁下一八行「醜鷄」，
〔湊〕作「醜鷄」。
- 一 一〇二〇頁上九行第二字「彼」，
〔湊〕作「波」。
- 一 一〇二二頁中末行末字「句」，
〔湊〕作「苟」。
- 一 一〇二二頁下一三行上「辛巳」，
〔湊〕無。
- 一 一〇二三頁中一行「夫子」，
〔湊〕作「天子」。
- 一 一〇二三頁下二行「精榮」，
〔徑〕作「精瑩」。
- 一 一〇二五頁上末行「一十」，
〔徑〕作「二十」。
- 一 一〇二六頁上一五行第三字「特」，
〔湊〕作「持」。
- 一 一〇二七頁上六行末字「忘」，
〔徑〕作「妄」。
- 一 一〇二七頁上末行「第十九」，
〔徑〕作「卷第十九」。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平金常集

我十

唐

梁惠宗純政元和

明帝長子以止爽厥水唯
官為純師者天下安寧藏中興之主
北方天帝降夢今與佛法帝不承命受

我十

服丹藥致性燥毒後為中官陳弘志狀
之壽四十三歲葬于景陵時有名賢柳
錫白居易等在位十五年

信州戴湖大義禪師者衢州須江人也姓

徐氏李翱嘗問師大悲用千手眼作麼師

云今上用公作麼有一僧乞置塔李尚書

問云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無

對僧却未問師師云他得大關提上詔入

內於麟德殿論議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

諦師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

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云法師

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云如

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云法師

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師却問

諸碩德曰行住坐卧畢竟以何為道有對

曰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

識安得知者是道乎有對無分別是道師
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
得無分別是道乎有對四禪八定是道師
曰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是
道邪眾皆杜口師又舉順帝問尸利禪師

大地眾生如何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
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
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
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
益加欽重師於元和十三年正月七日歸

衆壽七十四勅謚惠覺禪師見性之塔時
寒山子者不知其氏族鄉里隱於台州唐

羣興縣寒岩故父老以寒山子稱之為人癯
野好冠椀皮冠著木屐屐納履屐狀若風
狂笑歌自若其所居近天台國清寺寺僧

曹子者亦非常人也每自薪水力於杵臼
以給衆用與寒山子為方外友先是曹千

行赤城道中聞兇啼聲來問視之見孩童
十餘歲問其出處初無言對心異之引歸
寺令掃除以其得之於野因名拾得既長

頭陀苦行精敏絕倫甚為曹千寒山所器
與之偕遊三人者相得惟甚寺僧皆訝之
然中心疑而莫之省也拾得日常滌器與

時戲村保寓事感懷輒有詩以見意茲書
石壁或樹葉間或酒肆中語皆超邁絕塵
雖古名派未能髣髴也自述云元非隱逸

士自號山林人在魯蒙白幘旦愛裘疎巾
道有異許操屣為堯舜巨綱猴羣帽巾非
學辟風塵又曰欲得安居屢寒山可長保

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班日人喃
喃誦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又曰
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迂

延倚岩生足間青草生頂上紅塵墮以見
世間人靈床施酒果又曰玉堂掛珠簾中
有婢娟子頰良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

春露合西舍秋風起更足三十年還如甘
蔗滓其句語若此者甚夥拾得嘗掌供獻
至食時對佛而食又於橋陳如像前訶斥

之曰小根敗種何為者耶寺僧深怪之不

使直供又如藍神粥飯多為鳥獸所殘拾得杖擊神而鳩罵曰汝食猶不能護馬能護伽藍乎神禱夢寺僧曰拾得鞭我至日互以語及一皆同志是象駭之輩于出雲遊貞元未間丘胤出守台州秋之官我

病頭風名醫莫善豈干偶至其家自謂善療此疾聞丘聞而見之干命水灑濡之須臾所苦頓除因是大喜甚如敬焉問所從來曰天台國清曰彼有賢達者不日有之然不可以世故求也寒山拾得師利普賢

示迹二子混于國清公若之官當就見不宜後也聞丘南來上事未久入寺訪豐干遺迹但見茆宇蕭條廟伏舍側復入寺謁二大士寺僧引至後厨間丘拜謁二大士起走曰饒舌彌陀汝不識禮我何為遽返

寒岩次日聞丘令遣贈寒山見使至罵曰賊賊遂隱入岩石拾得亦潛去後不知終至荆州城東天皇道悟禪師協律郎符載撰龕碑其略云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休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

林寺初參國一服勤五年大曆十一年隱于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城東有天皇寺頃因火廢僧靈鑿將謀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主必能攝我時江

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迎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愈如敬石頭之道貽感于此師患背痛臨終大衆問疾師募召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野壽六

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世曰惠真曰幽間曰文賁實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也元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天王道悟禪師入府唐正議大夫戶部侍郎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丘玄素撰碑云道悟諸官人姓崔

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五春長沙寺墨翁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三參石頭頰沐指示曾未授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

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屬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反荆州去郭不遠結草為廬後因節使顧問左

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才歸乃見過街火發內外洪饒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烟鏡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水節使重申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

府西造寺頌彌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闍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壽八

十二夏六十三嗣法一人曰崇信即龍潭也○論曰
宗音尊者曰荆州天王寺道悟禪師如傳燈明則曰道悟禪師姓張氏年十四出家休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於杭州竹

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夫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游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毫釐攪瑣蕩而不復至人則反靜於動復性於情天壽仁鄙之

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梯梯耶建中二年于吏役道干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為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携手按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為楞嚴妙旨毘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它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及帝問國師澄觀曰華嚴所詮何謂法界奏曰法界者一切眾生之身心本體也從本

以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真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見見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微法之慧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

故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全以真空簡情事理融攝周遍疑礙帝天縱聖明一聽玄談廓然自得於是勅有司

備禮鑄印遷國師統冠天下繼徒號僧統清涼國師時禪者無著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大士至金剛窟前炷香作禮瞑坐少頃聞有比丘牛者著遽開眸見山翁野貌瓌異牽牛臨溪而飲著起揖山翁曰爾來何為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也翁牽牛歸著躡迹隨之俄入一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著升堂堂宇皆金壁所成翁踞床指綉墩命著坐童子俄進玻璃盃貯物如酥酪揖與對飲著納其味頓覺心神卓朗翁曰近自何來著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未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眾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如何住持翁曰龍

蛇混雜凡聖同居曰眾幾何翁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緒及莫著欲留翁不許著惡惡不即去翁投杖起叱童子引著出之著不得留行未遠問童子適何寺童子曰般若寺也著悽然悟彼翁者即文殊也不可

再見即稽首童子足下願丐一言為別童子隱身而歌曰面上無真供養具口裏無真吐妙香心內無嗔是珠寶無垢無染即真常著因駐錫五臺往往頻與文殊會語云師嘉禾語漢朱氏子七歲依本邑常樂寺今崇福寺

亦有詔移京兆章教寺懷憚禪師入居上寺玄徒輻湊禪示眾曰至理忘言時人不悉強習它事以為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境所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

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眾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為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性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為無虧實相權說指若姓謝曹龜傳編錄權德輿作記余如傳燈錄

薛居士龐蘊字道玄街陽人世業儒貞元初
謁石頭和尚玄言妙契一日石頭問予自
見吾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對曰若問日用
事即無開口處乃呈一項曰日用事無別
唯吾自偶諸頭頭非取捨處勿張乖朱

紫難為說立山絕照埃神通并妙用運水
及舫狀石頭然之後魯馬祖問不與萬法
為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
江水即向汝道居士於言下大悟自爾玄
機妙句疎動諸方與丹霞最友善一日訪

百靈和尚路次相遇靈問昔日石頭得意
句還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靈云舉向
阿誰來士以手自指云龐公靈云直是妙
德空生也讚歎居士不及士却問師得力
句是誰知靈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為道

路靈一去更不回首又訪則川和尚川云
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否士云猶得阿
師重舉在川云情知久參事傍士云阿師
老毫不曾龐公川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
士云龐公鮮健差勝阿師川云不是勝我

只是反簡懷頭士云恰與師相似川大笑
而已因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師還是
我否川云不是老僧洎答公話士云有問
有答蓋是尋常川乃摘茶不聽士云莫恡
適來容易借問川不顧士云這無禮儀漢

待一一舉似明眼人在川乃拋却茶籃便
歸方丈又訪松山和尚與茶次士舉茶索
子云人人盡有分因什麼道不得山云只
為人人有分所以道不得士云阿兄因什
麼却道得山云不可無言也士云灼然灼

然山便喫茶士云阿兄喫茶何不攝客山
云誰士云龐公山云何須更攝後丹霞聞
之乃云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作亂一
上士聞之乃令傳語丹霞何不會取未
舉索子時又訪齊峯和尚峯云俗人頻來

僧舍討什麼士回顧兩邊云誰恁麼道誰
恁麼道齊峯乃咄之士云卻在這裏峯云
莫是當陽道底士云背後底峯回首
云着着士云草賊大敗峯無語又訪石林
和尚林豎拂子云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

士奪卻拂子乃豎起拳林云正是丹霞機
士云與我不落着林云丹霞恁麼龐公息
龍士云恰是又一日林云有箇借問居士
莫惜言向士云便請林云元來借言向士
云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林乃掩耳士

云作家作家一日丹霞訪居士見女子靈
照取菜次霞問居士在否女子放下籃子
歛手而立又問居士在否女子便提籃子
歸去時居襄陽靈照常隨製竹濼籬售之以
供朝夕居士將終命靈照視日及中即報

靈照遂報日中矣而有餘也居士出觀
日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端坐而逝居
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居士更延七日
襄州牧于公枉駕候問居士談笑良久居
士顧謂公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

無好住世間猶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逝
袁永州司馬柳宗元製南嶽彌陀和尚碑其
詞曰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為國師乃言其
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
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場用

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岩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此自幽都來求厭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爇以爲僕役而煤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

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卷刺豁谷不勤誘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皆負希帛斬木石委之岩戶不拒不營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中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之餘則施與餓疾者不尸其功公始學

成都唐公次資川說公說公學於東山忍公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定趣安樂國見蒙蔭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

教育焉乃從而學傳之天下由公之訓公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于寺美于寺之南岡刻石于寺大門之右銘曰一氣回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爲通始末

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人無迹示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放其中服鹿草木藪宇窪仰華俯取食以充形游無極交大維天子稽首順風四方奔趨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

臨洪咨謀性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公化派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于南岡幼曰私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是歲永州修淨土院成司馬柳宗元爲之記曰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釋迦

牟尼如來示現之地彼佛言西方過十萬億國上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毒八難般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群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上者苟念力具足則生彼國然後

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大師著釋淨土十疑論宏宣其教周憲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迹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

史李承睦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西偏常奉斯事遠今餘二十年廡陽毀頽圖像崩墜會異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析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

實相境與智舍事與理并故雜性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華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餘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繒蓋幢幡以成就之嗚呼有

能及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墻宇使觀者起信焉法師智誓者悟解絕倫多所撰著然其徒但因業講居衡嶽寺每覽所撰必一唱三歎以爲吾達解如此而不遇實音偶一日

有耆宿至借誓著述而閱之乃曰汝識至高頗符佛意今黨徒衆蓋闕人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况初心者乎可辨食布施飛走卻後二十年當自有衆言訖恍然不見誓遂如其教需衣單易米炊之散郊外感

群鳥大集搏飯而去誓祝之曰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晉往鄴城開講座下有衆千餘人果皆少年比丘

是歲道樹禪師卒師初參神秀禪師得旨結茅于壽州三峯山有野人服色素朴言

譚詭異或時化現佛菩薩聲聞天仙等形或放異光或出聲響天幻百端師之徒衆常為驚怖皆莫能測如此凡十年方滅迹不見師告衆曰野人作無限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緣是遠近聞之靡不欽服所謂見恠不恠其恠自欺云

○吳元琳拒官軍又

是歲正月百丈懷海禪師示寂春秋九十有五師福州長樂人卅歲離塵三學該錄

屬馬祖開化江西師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室時馬祖之門會學千二百大士為角立焉及祖遷化師往新吳百丈山居未期月而玄學之徒四方輻湊師雖臘高凡作息必與衆同均嘗謂一日不

作則一日不食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有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

相似名為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一切聲色無有滯礙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縛脫

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奇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為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于懷兼食接命

補破禦寒兀兀如愚如鷲相似稍有親令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即被解境風漂卻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

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空心如木石相似不為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僧問如今受戒身心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吞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問云何是心解

脫吞曰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無求為是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苦不受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為解脫無疑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為便了有河沙無漏戒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莫

待耳聾眼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裏惶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理手脚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用不著為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變為好境隨所見重慶受

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吞曰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凡讀經者教皆須兜轉切就

自也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諸法境轉其名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名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縱令誦得十二韋陀經只成增上慢卻是誇佛不是修行讀經

看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眼人邊數此是墮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語言義句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患佛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一

切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截去如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主握土為金變海水為酥酪破須彌山為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每說法竟大眾下堂

乃召之大眾回首師云是什麼諸方日為百大下堂句
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溪以來多居律寺說法住持未有規度乃初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既為

化主即處於方丈不立佛敬唯樹法堂表佛祖的傳受當代為尊也學眾無多少無高下並入僧堂依臘次安排談長連林施燈檠架掛搭道具必斜枕床唇以其坐禪既久畧偃息而已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

惰或上或下不拘常准其闔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座主事徒眾馬立側於主賓問時激揚宗要齋粥二時隨眾均遍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寮合每用主領一人營眾事令各司其局或有假號

竊形混于清眾并列置喧擾之事即離那檢舉抽下太位掛搭撥令出院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眾燒水鉢道具違逐由偏門而出以示恥辱焉其大要如此其後叢林日盛當代宗師從而廣之今所謂

禪苑清規者備矣
是年河東柳子厚製南嶽大明律師碑其詞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以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

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高尼無滌等命高道僧靈與為

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擬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族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佛空泊侶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泊昱

以通經教而與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三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遷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三年又命衡山立異尼藏詔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

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執巾區表杖屨為侍者數百剪髮被教戒為學者數萬得眾若獨居尊若早晦而光介而大浩浩焉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詞曰儒以禮行覺以律與一歸

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正窮
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量垂裕無際詔事
碩德威儀有繼道獨大洲徵音勿替祝融
西麓洞庭南嶺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子厚復題其碑陰曰凡獲大浮圖無處完

其於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
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
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
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獲大浮
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

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用施禪不大
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獲大浮圖
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
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
故書之碑陰而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

漢齊公映李公泌趙公保尚書曹王臯裴
博公曾侍郎令狐公垣或師或友齊親執經
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
縞冠素馬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
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筮聲之聲

咸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
染動以為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
貴今主衡山戒法

南海經畧馬總以曹漢六祖未有謚請于
朝天子賜謚曰大鑑總乃命河東柳宗元

撰賜謚碑其詞曰扶風公廡開嶺南三年
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踞開於上詔謚
大鑑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
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
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

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
人莫不欣踴奮勵如師復生則又感悼涕
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聞奉
相賊殺喪其本實詩非淫流莫克返于初
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史楊墨黃老

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運
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作有為師達
磨機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鑑大鑑始以
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
動遂受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

為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為人師會學去
來常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有以空洞為
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
以性善不假耘耔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
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

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漢大鑑去世
百有六年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
莫能揭其號今乃始告天子得大謚豐佐
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
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

毒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鉞來蒞南海
屬國如林不殺不怒而人畏無疆克克光
于有仁昭列大鑑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
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達磨乾乾
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鑑是臨勞動專照

終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
在漢之曹龐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
唯道之衰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源奔軼
乃萬其趣匪思念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鑑
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

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
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覽謚不紀由扶風
公告今天子尚書既復大行乃詠光于南
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善惟師教
所被泊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
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
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胤不已
宋紹興二年東坡居士過曹溪題曰釋迦
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
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首楞嚴則委曲

精盡勝妙獨出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
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
今而南華今無石刻長老重辨師儒釋兼
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
多矣未有通亮典則如子厚者蓋推本其

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誦
之乃具石請于書其文

望臺山隱峯禪師自衡嶽之五臺道由淮右
屬吳元濟阻兵蔡州達拒王命官軍與賊
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少解其志乃震

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歎異聞
心頓息以是官軍得成其功馬師姓鄧氏
幼若不慧又母聽其出家既具戒參馬祖
言下契自一日推車次祖展脚在路上師
曰請收足祖曰已展不收師曰已進不退

遂推車碾過祖脚損歸法堂執斧子曰適
未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
頭就之祖乃置斧其後過歷諸方所至輒
有奇詭反之以神異顯顯恐成感眾乃入
臺山金剛窟前將示舜問於眾曰諸方還

得化坐去卧去吾皆見之還有立化者否眾
曰有之師曰還有倒化者否眾曰未嘗有
亦也師乃倒殖而化亭亭然其衣亦皆順體
眾為昇尸茶罷屹然不動遠近瞻禮歎異
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附近而吐之曰

若兄平日惱亂諸方不循法律况更變惑
於人乃以手推之憤然而踏於是聞維收
舍利塔于五臺云
歸宗智常禪師目有重瞳遂用藥手按摩
久而目首俱赤世號抉眼歸宗江州刺史

李渤問曰教中謂須彌納芥子渤則不疑
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云人傳史君
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
擲椰子大萬卷書向什麼處著渤恍首而已
又問一大藏教明得什麼邊事師舉拳示

之云會麼渤云不會師云這箇措大拳頭
也不識渤云請師指示師曰會則途中受
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師嘗示眾曰從上古
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派今
時不能自成自立空度時光諸子莫錯用

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
前只是依他作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只
為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無人
能解僧云向者如何師云有向即乖僧云
豈無方便令學人得入師云觀音妙智力

能救世問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
敲頂蓋三下云還聞麼僧云聞師云我何
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復一上堂云
吾今欲說禪諸子趁近前大眾趁前師云
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僧云如何是觀

音行師乃彈指云諸人還聞否僧云聞師云一隊漢向這裏覓箇什麼以棒趁下大笑歸方丈師沒有賢者贊其像曰知見一何高拭眼避天位回觀洗耳人千古未為愧

供奉吳元卿者敏悟絕人憲宗殊喜之一日在昭陽宮見群芳敷榮賞玩徘徊修聞

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元卿猛省志脫塵俗帝一日游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勿不食

葷志願從釋帝曰朕視卿若昆弟但富貴欲出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既決句而容見瘦頓帝憫而詔曰如卿願任選日遠近奏來元卿荷恩致謝尋得鄉報母患乞歸寧帝厚賜津遣元卿至家會韜光法師勉之謁烏巢禪師啟曰弟子七歲離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為出家故休官願和尚授與僧相烏巢曰今時為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元卿曰日本淨非珠磨元明不隨照曰汝若了淨智妙團體自空

舜即真出家何假外相汝當為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孫許之流也元卿曰理雖如此然非本志倘蒙攝受則華嚴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始光為勸請曰官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攝受其誰能度之

烏巢乃與披剃具戒法就會通晝夜精進誦大乘經習安般三昧忽一日固辭遊方烏巢曰汝將何往曰會通為法出家以和尚不垂慈護今往諸方學佛法去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悟玄旨時號布毛侍者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二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明永樂北藏本。
- 一 一〇二八頁上七行夾註右「元微之」，徑、漚作「元微之」。
- 一 一〇二八頁下一行「班曰人」，徑、漚作「班白人」。
- 一 一〇二八頁下一四行「侍若生」，徑、漚作「侍若坐」。
- 一 一〇二九頁中一六行第一一字「春」，漚作「於」。
- 一 一〇三〇頁上一行夾註右「示疾」，徑作「示寂」。
- 一 一〇三〇頁上一五行夾註右第七字「益」，漚作「益」。
- 一 一〇三二頁下一三行「鋒捷」，漚作「鋒捷」。
- 一 一〇三三頁中一二行第三字「上」，徑、漚作「上」。
- 一 一〇三三頁下一行第二字「友」，徑、漚作「求」。

一 一〇三四頁上七行「天幻」，清作「天幻」。

一 一〇三六頁上一行「是慧」，徑作「是心」。

一 一〇三六頁上五行末字「穴」，清作「穴」。

一 一〇三六頁中一四行「乖溼」，徑、清作「乖溼」。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

校勘凡例

一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的底本以趙城金藏為主;趙城金藏缺佚,則以高麗藏等作底本。各卷所用底本的名稱及涉及底本的其他問題,均在校勘記的第一條中說明。

一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選用的參校本共八種,即房山雲居寺石經(石)、宋資福藏(資)、影印宋磧砂藏(磧)、元普寧藏(普)、明永樂南藏(南)、明徑山藏(徑)、清藏(清)、高麗藏(麗)。

一 校勘記中的「諸本」,若底本為金藏,即包括石、資、磧、普、南、徑、麗、麗全部八種校本;若底本為麗藏,則包括石、資、磧、普、南、徑、麗全部七種校本。其他情況若用「諸本」,校勘記中則另加說明。

一 校勘採用底本與校本逐字對校的办法,只勘出經文中的異同及字句錯落,一般不加評注。參校本若有缺卷,或有殘缺、漫漶等字迹無可辨認者,則略去不校,校勘記亦不作記錄。

一 一經多卷,經名、譯者、品名出現同樣性質的問題,一般只在第一卷出校,並注明以下各卷同;分卷不同時,以底本為主出校。

一 古今字、異體字、正俗字、通假字及同義字,一般不出校。如:

- 古今字: 宀(肉); 猗(倚); 趾(跛); 鉞(矛); 誼(義)等。
- 異體字: 豚(彘); 剌(利); 只(貌); 惱(惱); 旱(碍、礙、閑)等。
- 正俗字: 怪(恠); 滴(滲); 體(躰); 刺(剌); 閒(閑)等。
- 通假字: 惟(唯); 嫉(疾);

同義字: 言(曰); 如(若); 弗(不)等。

頻(頻、頻); 搯(搯); 鮮(鮮)等。



21161000434456